皇

經世文編

三

皇朝經世文編

皇朝經世文編

皇朝經世文編

蛟川朱錦章題

皇朝經世文編

蛟川朱錦章題

光緒壬寅年蒲月
上海煥文書局印

皇朝經世文編敘

賜進士出身　誥授通奉大夫江蘇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賀長齡譔

事必本夫心璽一也文見於朱者千萬如一有璽籀篆而朱鳥跡者乎有朱籀篆而璽鳥跡者乎然無星之秤不可以程物輕重生權衡非權衡生輕重善言心者必有驗于事矣法必本夫人轉五寸之轂引重致千里莫御之跬步不前然恃目巧師意匠般爾不能閉造而出合善言人者必有資於法矣今必本夫古軒挠上之甲子千歲可坐致焉然昨日之歴今日不可用高曾器物不如祖父之適宜時愈近勢愈切聖人乘之神明生焉經緯起焉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矣物必本夫我然兩物相摩而精出焉兩心相質而疑形焉兩疑相難而易簡出焉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又曰周爰咨度周爰咨謀古之內恃其心也如是古之不敢自恃其心也如是古之必求入夫人人之心善出其人人之心以自㤩其心也如是切焉劘焉委焉輸焉蟠焉際焉之謂禪效焉法焉之謂事創之因之謂之后王君公承之宣之謂之大夫師牧役智效能分事亹亹達之天下謂之

府史胥徒農工賈商卒伍人積人之謂治治相嬗成今古有洿隆有敝更之謂器與道君公卿士庶人推本今世前世道器之洿隆所由然以自治外治知違從知伍參變化之謂學學為師長學為臣學為士庶者也格其心身家國天下之物知奚以正奚以修奚以齊且治平者也繞鉞其好惡教養其喜樂兵刑其怒哀亹亹乎經曲淼淼乎精微則遵襲循守與創制同諏詢謀議與施措同膠葛紛紜至纖至悉與性命流行品物同殽諸事則右史所述賾諸言則左史所記事者一成而不可易言則得失粲矣違從係矣參伍具矣先王以之備矇誦知民務集羣慮研幾微究中極精窮蜎蠖不為奥博周倫物不為末元黃相反不為異規矩符疊不為重故聚　本朝以來碩公龐儒俊士畸民之言都若干篇為卷百有二十為綱八為目六十有三言學之屬六言治之屬五言吏之屬八言戶之屬十有二言禮之屬九言兵之屬十有二言刑之屬三言工之屬九則總理于魏君讐校于曹生告成于

道光六年柔兆閹茂之仲冬也

皇朝經世文編重校本敘

一技之微及其至也皆與道通文章亦技耳然學術之純疵政治之得失悉於文焉該之文也者技之精道之寄也故文以載道道以經世學者擇而精焉而體用於是乎備雖然風俗與世移易今與古有不能彊爲沿襲者迂曲之士或膠守偏執罔所變通是猶醫者不識病機執古方治今病欲以濟天枉未見其有當也耦耕先生具經世才思以良法貽天下於當代名人論議廣搜博覽凡有裨世用者毋論長篇短幅裒而錄之不泥古而切於時務分門別類都爲一編體例仿切問齋文鈔而詳備過之書久布濩乎海內坊間鋟板競售差謬良多讀者病之東鄉饒新泉別駕家富藏書爲獄官湖湘日久多惠政以此編關繫世教足爲仕學模範延黃東軒廣文詳加校訂復縮爲袖珍本以便舟車擕隨公之於世屬余敘其緣

起余謂一事不知君子猶恥矧經世之學而不講恥孰甚新泉斯舉可謂知要而又功於賀公吾知書之不脛而走自此益加遠矣太史公云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天下之疾蒿目恤心徯醫亦孔亟矣是編也取材近選言富利病若白黑分調劑各有法古方今病之誚庶乎免矣夏工從長施治審經絡之端委識藏府之苦欲而鬬炙之而鑱石之案而調之藥而起之毋實實毋虛虛壽世仁民之道不可勝用矣少云乎哉技云乎哉

同治癸酉春暮上饒辜滢題於星沙旅次

皇朝經世文編五例

一審取　書各有旨歸道存乎實用志在措正施行何取紓途廣徑既經世以表全編則學術迺其綱領凡高之過深微卑之溺糟粕者皆所勿取矣時務莫切於當代萬事莫備于六官而朝廷爲出治之原君相迺羣職之總先之治體一門用以綱維庶政凡古而不宜或汎而罕切者皆所勿取矣會典之沿明制猶周官之監夏殷然時易勢殊敝極必反凡於勝國爲藥石而今日爲筌蹄者亦所勿取矣星歷掌之專官律呂秪成聚訟務非當急人難盡通則天文樂律之屬可略焉勿詳也論議之與敍事本皆要文而碑傳之紀百行難歸各類今惟蠻海各防閒存公案數則其他紀述之作雖工焉勿登也例盡則義耑宗定則志一

一廣存　有利必有害論相反者或適相成視智亦見仁道同歸者無妨殊轍是以保甲之難易軍屯之礙通封礦之閉開喪祭之聚訟差徭則均雇相難河流則南北爭持鹽課有歸商歸稅之殊耗羨有歸公歸官之辨籌畿輔則水性土性異宜議轉漕則殷運海運旁出桑漳築堤而謂宜去堤吳淞建閘而謂宜去閘涇渠爲千古大

利而或極言其害釀酤爲古今通禁而或極陳其難主擯互形偏歧難定惟集思而廣益庶執兩以用中則取善之宜廣也文無難易惟其是詎容喜素而非丹聖有謨訓擇于狂未可因人以廢論矧夫適用之文無分高下之手或邇言巷議涓流輒裨高深或大冊鴻編足音寥同空谷故有錄必披無簡可略匪但專集宜蒐亦多他書別見則網羅之宜廣也見聞或限於方隅惠郵尙資夫益友

一條理 綱舉固目張事繁則理賾方嚴分疆畫界之規豈妨會通觸類之旨漕儲國事專戸而河漕相關則幷宜問之工矣水利動涉事係工而農田救荒又牽連夫戸矣有治人無治法故倉儲保甲各專門者仍挈其原於吏知治家卽治國故宗法家敎皆自修者而屬其政於禮經筵徧陳天下之庶政而義主陳誨則政本歸焉風俗備羅人事之缺失而義箴非禮則正俗統焉他若出禮入刑服制通乎斷獄寓兵于農保甲亦可審丁此異而同者也至于同類之中各有倫族之紀一荒政而蝗蝻疫癘胥該一農政而蠶桑牧樹咸屬學校則包貢舉馬政則兼驛傳錢幣先以礦廠地利旁及城堡下河本淮揚水利而入之河防則淆滹桑爲畿甸河工而濫之

水利則混此同而異者也甚至數篇之內先後毋移兩文之閒切磋互發物其多矣方以聚之右有左宜是在君子

一編校　氏里官爵總彙卷端考陸氏切問鈔之敘乃乾隆四十載所刊時海峰東原歸然並存而風俗時憲已收數作殆以切時之言無須身後始出今茲所錄咸據槧本保無子瞻海外未辨存亡樂天時人已疑今古彼既行世之書吾取經世之益其有見聞所及確然生存則止旁注集名虛其氏字庶文資乎救時復例絶夫標榜若夫論事尙簡明而公牘之蔓冗易晦建議期切實而臆見或擇焉不精不節冗將以無文妨行遠也不去偏將以小疵廢大醕也豈必待韓而削荀抑亦捐瑕以全璧至于句讀以省瀏覽圈識以明章段上法老泉讀孟近彷梨洲文定云爾

一未刻　創編之始蓄願頁奢尙有會典提綱廿卷以稽其制皇輿圖表廿卷以測其地職官因革廿卷以詳其官更輯明代經世一編以翼其旨庶幾自葉流根循源達泐質之往古如貫串措之當世若指掌欲脫全稾尙待他時先出是編以當執贄蓋欲識濟時之要務須通當代之典章欲通當代之典章必攷屢朝之方策選舉考

察職掌之必悉而後可以審立官賦權俸餉出入之周知而後可以制國用度律等威服制不明其別何以辨五禮之儀文山川關塞郵驛不審其方何以籌九州之控馭明罰敕法準乎律例如程物之有衡隄防疏濬各有情形必左圖而右史蓋土生禾禾出米米成飯而耕穫舂炊之節次宜各致其功不可謂土能成飯也脉知病病立方方需藥而虛實補瀉之萬變宜各通其要不得謂一可類推也必有眞儒徵斯實用狂簡不敏敬有俟焉

皇朝經世文編總目

皇朝經世文編生存姓名

戴均元號可亭江西大庾人乾隆乙未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

九十七卷河防二 擬改河由六塘歸海疏

一百二卷河防七 緩堵各工借清刷淤疏

一百三卷河防八 請工料照時價實銷疏

孫玉庭號寄圃山東臨清人乾隆乙未進士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兩江總督

四十六卷漕運上 卹丁除弊疏

五十卷鹽課下 鹽法隅說

松筠號湘浦蒙古正藍旗人官至協辦大學士

八十一卷塞防下 西藏巡邊記

蔣攸銛號礪堂直隸寶坻人鑲藍旗漢軍乾隆甲辰進士今官體仁閣大學士

十三卷用人 謝頒遇變 諭旨陳言疏

四十六卷漕運上 擬更定漕政章程疏

茅豫號少山浙江山陰人乾隆丁未進士官至知府

九卷政本上 請行實政疏

阮元字伯元號芸臺江蘇儀徵人乾隆己酉進士今官雲貴總督有揅經室集

二卷儒行 國史儒林傳序

五卷文學 文言說

四十二卷荒政二 陝川煮賑圖後跋

四十六卷漕運上 糧船量米捷法說

四十八卷漕運下 海運考跋 海運考上 海運考下

五十卷鹽課下 吉蘭泰鹽池客難

五十六卷大典下 商周銅器說 商周兵器樣器說

八十三卷海防上 廣州大虎山新建礮臺碑銘 總任昭

八十五卷海防下 瀛洲書記序

一百四卷運河上 邳宿運河宜增三閘議

一百十七卷各省水利四 荊州窖金洲考

一百二十卷海塘 致杭嘉湖道李坦書

張鵬展字南松廣西思恩人乾隆己酉進士官至太常寺卿

二十卷大吏 請釐吏治五事疏

八十九卷勦匪 練鄉勇核軍需狀

顏檢字惺甫號岱雲廣東連平州人乾隆丁酉拔貢生官至漕運總督

三十三卷賦役五　覆議減差均徭利弊疏

張師誠號蘭渚浙江歸安人乾隆庚戌進士官至禮部侍郎

二十七卷理財下　杜州縣積弊議

楊芳號誠邨貴州松桃廳人今官陝西提督

六十八卷兵制下　練兵陣法疏

楊景仁號靜巖江蘇常熟人乾隆舉人官至刑部主事有籌濟編式敬編

三十六卷農政上　田制說

四十一卷荒政一　勘災　報災　煮賑　興工　備雜糧　通商　弭流移　安富救貧說

一百六卷水利通論　修水利

英和姓索綽絡號煦齋滿洲正白旗人乾隆癸丑進士今官協辦大學士理藩院尚書

三十六卷理財下　開源節流疏

三十五卷八旗生計　會籌旗人疏通勸懲四條疏

四十八卷漕運下　籌漕運變通全局疏　再籌海運折漕章程疏　駁議盤運章程疏

賈允升字東愚山東黃縣人乾隆乙卯進士今官兵部侍郎

十六卷吏論下　請除外省積弊六事疏

程含章號月川雲南景南廳舉人今官山東巡撫有嶺南江右等集

十二卷治法下 復林若洲言時務書

二十一卷守令上 通飭各官熟讀律例

二十三卷守令下 論息鬭書

二十六卷理財上 論理財書 論洋[illegible]

三十八卷農政下 與所屬牧令書

八十五卷海防下 上百制軍籌辦海疆書

一百八卷直隸水利中 復黎河帥論北方水利書

一百十卷直隸河工 總陳水患情形疏 擇要疏河以紓急患疏

宋如林號仁圃鑲紅旗漢軍乾隆舉人官至貴州按察使

二十七卷農政中 勸種橡養蠶示 請種橡育蠶狀 通飭黔省種橡育蠶檄

帥承瀛號仙舟湖北黃梅人嘉慶丙辰進士前官浙江巡撫

五十卷鹽課下 清查浙江鹽課疏

姚文田字秋農浙江歸安人嘉慶己未進士授修撰今官都察院左都御史

四十六卷漕運上 論漕弊疏

朱桂楨字幹臣江蘇上元人嘉慶己未進士前官山西巡撫

二十四卷屯墾 論南田開墾狀

康紹鏞號　山西興縣人嘉慶己未進士今官湖南巡撫

二十七卷理財下 請豁安省歷年虧空疏

程祖洛號梓庭安徽歙縣人嘉慶己未進士今官河南巡撫

四十八卷漕運下 覆奏海運疏

李鴻賓號鹿蘋江西德化人嘉慶辛酉進士今官兩廣總督

二十七卷理財下 釐剔安徽虧空疏

張井號芥航陝西膚施人嘉慶辛酉進士今官南河總督

九十七卷河防二 請改河避淤擊溜疏 安東改河議 一百卷河防五 籌疏浚河身事宜疏

陶澍號雲汀湖南安化人嘉慶壬戌進士今官江蘇巡撫有印心石屋文集

四十卷倉儲下 勸設義倉章程疏 二十七卷理財下 釐安徽虧空章程疏

四十八卷漕運下 進呈海運圖疏 覆奏海河幷運疏

七十五卷地利下 與百制軍論孫文定南游記書

二百四卷運河上 漕船由丹徒閘出江疏 論丹徒新河避淤濟運書

四十二卷荒政二 陳辦災各弊疏

二百十八卷各省水利五 黑水攷

李文耕號復齋雲南昆陽人嘉慶壬戌進士今官浙江鹽運使

三十三卷守令下 復方本府求言札子 上汪制軍書

六十九卷正俗下 跋藏經 上趙觀察論粤俗書

八十四卷海防中 覆趙制軍論臺灣兵事書 臺灣班兵議上觀鎮軍 論埔裏社書

張作楠號丹邨浙江金華人嘉慶戊辰進士今官徐州府知府

一百十三卷江蘇水利下 上魏中丞議濬劉河書

齊彥槐號梅麓安徽婺源人嘉慶己巳進士今官金匱縣知縣有文集

四十二卷荒政一 圖賑法

四十八卷漕運下 海運南漕議

劉鴻翱字次白山東濰縣人嘉慶己巳進士今官太湖同知有綠野堂

十一卷治法 封建論 井田論

五十四卷禮論 禮論

周凱號芸皋浙江富陽人嘉慶辛未進士今官護黃德道

二十七卷農政中 種桑詩說 勸農民種桑說三則

章謙存安徽銅陵人今官寶山縣教諭

三十九卷倉儲下 備荒通論上 備荒通論下

包世臣字慎伯安徽涇縣人嘉慶戊辰舉人有小倦游閣文集

四十六卷漕運上　剔漕弊
四十九卷鹽課上　淮鹽三策
一百二卷河防七　論治河優[illegible]　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說　[illegible]　辨爬沙船轉水學之弊

錢泳號梅溪江蘇無錫人
一百十一卷江蘇水利上　三吳水利贅言

欽善字吉堂江蘇婁縣人有吉堂文稾
二十八卷養民　松問

潘諮字少白浙江錢塘縣人有小白山人集
二卷法語　常語

朱雲錦字絅齋直隸　人有豫乘識小錄
二十七卷理財下　戶部平餘案畧
二十九卷賦役一　田賦說
三十卷賦役二　戶口說
四十七卷漕運中　河南漕運說　拾浙二運議
五十卷鹽課上　河南鹽法說
七十一卷兵制下　河南採辦硝磺議略

七十八卷地利上　汴城建置說　河南關塞形勝說　汴洛二都說　洛陽險要說
七十九卷地利下　地圖說　豫乘識小錄序
一百五卷運河下　漳衛合流說
一百十五卷各省水利二　田渠說　豫省河[illegible]

張生洲字淵甫江蘇震澤舉人有觀妙齋文稾
六十三卷喪禮下　柩不入門辨
六十七卷祭禮下　兄弟異昭穆論

張瓚昭字絢甫湖南平江人有天文分野說
六十九卷正俗下　分野考

侯敦復字念勤江蘇上元人有文稾
七十八卷地利上　論魏延出子午谷書

毛嶽生字生甫江蘇寶山人襲雲騎尉有文稾
六十五卷　叔嫂無服議

龔自珍字璱人號定菴浙江錢塘人嘉慶戊寅舉人今官內閣中書有定庵文集
一卷學術　著議
七卷原治　平均篇

五十六卷大典下 擬上今方言表 蒙古聲類攷序 蒙古字類表序 蒙古冊降文

五十八卷宗法上 農宗

八十卷塞防上 蒙古氏族表及在京氏族表總序 蒙古像教志序 擬鎮守吐魯番[illegible]大臣論[illegible] 蒙古地志序

八十一卷塞防下 西域置行省議 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道光壬午舉人有清夜齋文集

五卷文學 曾子章句序 子思子章句序

四十八卷漕運下 復魏制軍詢海運書代 籌運全案序代 道光丙戌海運記代 海運全案跋代

五十八卷宗法上 廬江章氏義莊記

六十卷家教 封股對

六十八卷正俗上 書宋名臣言行錄 再書宋名臣言行錄

七十六卷兵法上 孫子集註序

七十七卷兵法下 城守篇

八十卷塞防上 答人問西北邊域書

八十六卷蠻防上 湖南苗防錄序

八十八卷苗防 防苗 乙酉湖貴征苗記 湖南按察使贈巡撫傅鼐傳

管同字異之江蘇上元人道光乙酉舉人有文稾

七卷原治 擬言風俗書
三十六卷理財上 禁用洋貨議
施彥士號　江蘇崇明縣舉人候選知縣
四十八卷漕運下 海運議
謝占壬號　浙江鄞縣人候選布政司理問
四十八卷漕運下 海運提要序
一百二卷河防七 呂宋疏海口法
梁傑廣東高要人見學海堂集
五卷文學 四書文源流考
張杓廣東番禺人見學海堂集
二卷儒行 日知錄跋
吳其濬號瀹齋河南固始人嘉慶丁丑科進士授翰林院修撰
一百十六卷各省水利三 治淮上游論
陸獻字彥若江蘇丹徒人嘉慶辛巳科舉人
一百四卷運河上 丹徒橫閘改建議
賀長齡字耦庚湖南善化人嘉慶戊辰進士官江蘇布政使

專集

顧炎武字甯人號亭林江蘇崑山人有亭林文集日知錄菰中隨筆天下郡國利病書等書

黃宗羲字太沖號梨洲浙江餘姚人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詞不赴有南雷文定明夷待訪錄等書

李容字中孚號二曲陝西盩厔人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詞不赴有二曲集

張爾岐字稷若號蒿菴山東濟陽人有蒿菴集蒿菴閒話等書

陸世儀字道威號桴亭江蘇太倉人有桴亭文集思辨錄等書

張履祥字考夫號楊園浙江桐鄉人有楊園先生集

任源祥原名元祥號王谷江蘇宜興人有鳴鶴堂集

黃晉良號廬菴福建閩縣人有和敬堂集

王錫闡字寅旭江蘇吳江人有困亭齋集

易學實字去浮江西雩都人有犀崖文集

鄭與僑字惠人號確菴山東濟甯人有文集

劉餘祐字申徵號玉芊順天宛平人順治元年授侍郎官至戶部尚書有燕香齋文集

陳之遴字彥升號素菴浙江海甯人順治四年授祕書院侍講學士官至國史院大學士有旋吉堂集

王永吉字修之號鐵山江蘇高郵人順治元年授大理寺卿官至國史院大學士諡文通有鐵山文集

周亮工字元亮號櫟園河南祥符人順治元年授兩淮鹽運使官至戶部侍郎有賴古堂集

趙進美字韞叔山東益都人順治初授太常博士官至福建按察使有淸止閣文集

龔鼎孳字孝升號芝麓安徽合肥人順治元年授吏科給事中官至禮部尚書有稻香樓集

梁淸標字玉立號蕉林直隸正定人順治元年授編修官至保和殿大學士有蕉林集

趙開心號洞門湖南長沙人順治元年授陝西道御史官至戶部侍郎加工部尚書銜有洞門文集

熊文舉字公遠江西新建人順治元年授戶部郎中官至兵部侍郎有雪堂文集

衛周祚字文錫號聞石山西曲沃人順治元年授吏部郎中官至保和殿大學士諡文淸有奏議

孫廷銓字伯度號沚亭山東益都人順治元年授天津推官官至秘書院大學士諡文定有沚亭文集及漢史億等書

姚文然字弱侯安徽桐城人順治三年授國史院庶吉士官至刑部尚書諡端恪有端恪內外集

賈漢復字膠侯號靜菴山西曲沃人順治十一年授都察院理事官官至兵部尚書有靜菴未定藁

高珩字蔥佩山東淄川人順治元年授編修官至刑部侍郎有栖雲閣集

白允謙字子益號東谷山西陽城人順治初授秘書院檢討官至刑部尚書有東谷集歸庸齋集

蔡士英字伯彥號魁吾正白旗漢軍官至漕運總督兵部尚書諡襄敏有撫江集督漕奏議

徐必遠號甯菴江蘇上元人順治中授秘書院檢討有甯菴文集

田六善字兼三山西陽城人順治丙戌進士官至戶部侍郎有鷗樓幔坡集

朱之錫字孟九號梅麓浙江義烏人順治丙戌進士官至河道總督兵部尚書有河務疏略
陳協字念蓋順天文安人順治丙戌進士官至倉場侍郎有念蓋文集
魏裔介字石生號貞菴直隸柏鄉人順治丙戌進士官至保和殿大學士諡文毅有兼濟堂集
魏象樞字環極號庸齋直隸蔚州人順治丙戌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諡敏果有寒松堂集
朱裴字小晉山西聞喜人順治丙戌進士官至御史有栢臺巡方等奏疏
畢振姬字亮四號顚雲山西高平人順治丙戌進士官至湖廣布政使有西北文集
李呈祥字吉津號木齋山東霑化人官少詹事有東郁集
趙廷臣字君鄰鑲黃旗漢軍順治乙酉由附貢生授知縣官至浙江總督諡清獻有奏議
傅維鱗字掌雷直隸靈壽人順治丙戌進士官至工部尚書有四思堂集
李之芳號鄴園山東武定人順治丁亥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諡文襄有奏疏
王訓字敷彝號念泉山東安邱人順治丁亥進士官萬全縣知縣有悔齋文集
李復興字賓瑩號斗山山東濱州人順治丁亥副榜進士官婁縣知縣有斗山文集
唐夢賚字濟吾號豹巖山東淄川人順治己丑進士官祕書院檢討有志壑堂集
盧紘字元度號澹巖湖北蘄州人順治乙丑進士官至蘇松督儲參議有四照堂集
靳輔字紫垣鑲黃旗漢軍順治己丑進士官至河道總督諡文襄有治河方略及奏疏
郝浴字冰滌號雪海直隸定州人順治己丑進士官至廣西巡撫有中山文集

劉子壯字克猷號稚川湖北黃岡人順治己丑進士官修撰有屺思堂文集

熊伯龍字次侯號鍾陵湖北漢陽人順治己丑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有熊學士集

施閏章字尚白號愚山安徽宣城人順治己丑進士官湖西道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詞改翰林院侍講有愚山文集

趙吉士字天羽號寄園安徽休甯人順治辛卯舉人官至戶科給事中有萬青閣集

湯斌字孔伯號潛菴河南睢州人順治壬辰進士官嶺北道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詞改翰林院侍講官至禮部尚書諡文正從祀　聖廟有湯子遺書

范承謨字覲公鑲黃旗漢軍順治壬辰進士官至福建總督死耿進忠難贈兵部尚書諡忠貞有吾廬存稾

徐越字山琢號存菴江蘇山陽人順治壬辰進士授行人官至御史有存菴奏疏

沈荃字貞蕤江蘇華亭人順治壬辰進士官至禮部侍郎諡文恪有充齋集

陸壽名號芝庭江蘇長洲人順治壬辰進士官甯國府教授有鳳鳴集

王命岳字伯咨福建晉江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給事中有恥躬堂集

王澤宏字涓來湖北黃岡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有鶴嶺山人集

孫光祀字怍庭號渊玉山東平陰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兵部侍郎有澹餘集

慕天顏字鶴鳴甘肅靜甯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漕運總督有奏疏

楊雍建字自西浙江海甯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兵部侍郎有景疏樓集及奏疏

汪琬字苕生號鈍翁江蘇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以戶部主事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詞改編修有鈍翁類稿
張惟赤字螺浮浙江海甯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給事中有入告編
徐旭齡字元文號敬菴浙江錢塘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漕運總督諡清獻有奏疏
徐旭旦字西泠旭齡弟官知縣有世經堂集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歸德人順治中副貢生有壯悔堂集
計東字甫草號改亭江蘇吳江人順治丁酉舉人有改亭文集
李蕃字錫徵號懶菴四川通江人順治丁酉舉人官黃縣知縣有雪鴻堂文集
唐甄原名大陶字鑄萬四川夔州人僑寓崑山順治丁酉舉人官長子縣知縣有潛書及圃亭集
佟國器字滙白盛京瀋陽人官至浙江巡撫有撫虔奏疏
熊賜履字敬修號素九湖北孝感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諡文端有經義齋集
葉方恒字嵋初江蘇崑山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至濟甯河道有全河備考
陳廷敬字子端號說巖山西澤州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諡文貞有尊聞堂集午亭文編
王士禎字貽上號阮亭山東新城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諡文簡有帶經堂集
張貞生字幹臣號簣山江西廬陵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有庸書及唾餘錄
侯七乘字仲轄山西汾陽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至廣信府同知有孝思堂集
曾王孫字道扶浙江秀水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至四川按察司僉事有清風堂集

張宸字靑琱江蘇上海人官至兵部主事有平圃遺稾
謝文洊字秋水號約齋江西南豐人有學庸切已錄謝程山集
彭士望號躬菴江西南昌人有恥躬堂集
邱維屏字邦士江西甯都人有邦士文集
魏際瑞原名祥字善伯江西甯都人有伯子文集
魏禧字冰叔一字叔子際瑞弟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詞不赴有叔子文集
魏禮字和公一字季子禧弟有季子文集
沈受宏字台臣江蘇太倉人有白漊先生集
姚文燮字經三安徽桐城人官知縣有無異堂集
朱澤澐字止泉江蘇寶應人有止泉集及朱子聖學考略等書
范驤字文伯浙江海甯人有愛日堂集
徐元文字公肅號立齋江蘇崑山人順治己亥進士授修撰官至協辦大學士有含經堂集
鄭日奎字次公江西貴谿人順治己亥進士官禮部主事有靜菴集
黃與堅字庭表號忍菴江蘇太倉人順治己亥進士以知縣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詞改編修有忍菴文稾
彭鵬字九峯號無山福建莆田人順治庚子舉人官至廣東巡撫有古愚心言等集
黎士宏號愧曾福建長汀人順治庚子舉人官至陝西布政司參議有託素齋集

于成龍字北溟山西永甯人順治庚子副貢生官至兩江總督諡清端有政書
馬世俊字章民號甸臣江蘇溧陽人順治辛丑進士授修撰官至翰林院侍讀有匡菴集
許三禮字典三號酉生河南安陽人順治辛丑進士官至副都御史督捕侍郎有政學合一集
張玉書字素存江蘇丹徒人順治辛丑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諡文貞有張文貞集
羅人琮字宗玉號紫羅湖南桃源人康熙辛丑進士官至御史有最初園集
葉映榴字炳霞江蘇上海人順治辛丑進士官至湖北布政司參議死夏包子難贈工部侍郎諡忠節有忠節遺稿
董以甯字文友江蘇武進人有正誼堂集
施琅字尊侯福建晉江人官至臺灣水師提督封靖海侯諡襄壯有奏疏
萬正色號中菴福建晉江人官至雲南提督有平岳平臺等奏議
萬斯大字充宗浙江鄞縣人有儀禮商等書
萬斯同字季野斯大弟有石園文集及羣書疑辨讀禮通考等書
王槩字安節浙江秀水人僑寓金陵有山飛泉立堂集
趙士麟號玉峯雲南河陽人康熙甲辰進士官至吏部侍郎有讀書堂綵衣集
沈珩字昭子浙江海甯人康熙甲辰進士舉己未博學鴻詞授編修有耿巖文選
盛符升字珍示江蘇崑山人康熙甲辰進士官至御史有誠齋集

衛既齊字爾錫號伯巖山西猗氏人康熙甲辰進士官至貴州巡撫有伯巖集
田雯字山薑山東德州人康熙甲辰進士官至戶部侍郎有古歡堂集
柴紹炳字虎臣浙江仁和人有省軒文鈔
王鳴雷字震生廣東番禺人有空雪樓集
繆彤字歌起江蘇吳縣人康熙丁未進士授修撰官至翰林院侍講有雙泉堂集
張英字敦復安徽桐城人康熙丁未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諡文端有存誠堂篤素堂等集
任辰旦字千之號待菴浙江蕭山人康熙丁未進士官至兵科給事中有介和堂集
儲方慶字廣期號遯菴江蘇宜興人康熙丁未進士官清源縣知縣有遯菴集
邱志廣字粟海一字洪區山東諸城人康熙初歲貢生官長清縣訓導有柴邨集
周篆字籀書江蘇吳江人有草亭先生集
周拱辰字孟侯浙江嘉興人有聖雨齋集問魚篇
孫寶侗字仲愚山東益都人官都察院經歷有惇裕堂集
李光地字晉卿號榕邨福建安溪人康熙庚戌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諡文貞有榕邨全集
張鵬翮字運青四川遂甯人康熙庚戌進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諡文端有治河書
陸隴其號稼書浙江平湖人康熙庚戌進士官至御史贈內閣學士諡清獻從祀　聖廟有三魚堂集
葉燮字星期浙江嘉興人康熙庚戌進士官寶應縣知縣有已畦集

徐乾學字原一號健菴江蘇崑山人康熙庚戌進士官至刑部尙書有憺園集
王原祁字茂京號麓臺江蘇太倉人康熙庚戌進士官至戶部侍郎有王少農集
趙申喬字松伍江蘇武進人康熙庚戌進士官至吏部尙書謚恭毅有恭毅賸藁自治官書
韓菼字元少號慕廬江蘇長洲人康熙癸丑進士授修撰官至禮部尙書謚文懿有有懷堂集
徐秉義字彥和號果亭江蘇崑山人康熙癸丑進士官至內閣學士有培林堂集
蔣伊字謂公江蘇常熟人康熙癸丑進士官至河南提學副使有奏疏及莘田集
彭定求字勤止號南畇江蘇長洲人康熙丙辰進士授修撰官至翰林院侍講有南畇文集
許承宣字力臣江蘇江都人康熙丙辰進士官至工科給事中有青岑文集
王奐曾字元亮號誠軒山西太平人康熙丙辰進士官至御史有旭華堂集
宋犖字牧仲號漫堂河南商邱人由侍衛考授通判官至吏部尙書有西陂類稾
錢中諧字宮聲號庸亭江蘇吳縣人順治戊戌進士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詞改編修有三吳水利條議篋衍諸
集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浙江秀水人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詞授檢討有曝書亭集
毛奇齡字大可號初晴浙江蕭山人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詞授檢討有西河文集
潘耒字次耕號稼堂江蘇吳江人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詞授檢討有遂初堂文集
吳任臣字志伊號託園浙江仁和人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詞授檢討有禮通及託園文集十國春秋南北史合

註等書
張貞字起元號杞園山東安邱人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詞以丁憂未試官翰林院孔目有杞園文集
周清原字雅楫號蝶園江蘇武進人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詞授檢討官至工部侍郎有蓉湖文集
蔡方炳字九霞號息關江蘇長洲人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詞不赴有恥存齋集
馮景字山公號少渠浙江錢塘人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詞不赴有解舂集
閻若璩字百詩號潛邱山西太原人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詞有潛邱劄記等書
李良年字武曾號秋錦浙江嘉興人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詞有秋錦山房文集
夏駰字舂茵號宛來浙江烏程人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詞緣事未試有爛溪集交山平寇本末等書
張篤慶字歷友山東淄川人有崑崙山房集
邵長蘅一名衡字子湘江蘇武進人有青門簏稿
盛楓字黼衣號丹山浙江秀水人康熙辛酉舉人官安吉州學正有鞠業集
胡衍虞字盤嶠山西太谷人有居官寡過錄
李發甲字瀛仙雲南河陽人康熙甲子舉人官至河南巡撫有瀛仙奏議
張伯行字孝先號恕齋河南儀封人康熙乙丑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諡清恪有正誼堂集
陳遷鶴字介石福建安溪人康熙乙丑進士官至左春坊左庶子有上臯堂春樹堂等書
俞長城字甯世浙江桐鄉人康熙乙丑進士授檢討有甯世文集

陶元淳字子師江蘇常熟人康熙戊辰進士官昌化縣知縣有南厓集
鄭梁字禹梅浙江慈谿人康熙戊辰進士官至高州府知府有寒村集
趙俞字文饒江蘇嘉定人康熙戊辰進士官定陶縣知縣有紺寒亭集
盧錫晉字子弓山東單縣人康熙戊辰進士官至正定府知府有尚志館集
田從典字克五號嶢山山西陽城人康熙戊辰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諡文端有嶢山集
顧祖禹字景范江蘇無錫人有讀史方輿紀要
胡渭字朏明號東樵浙江德清人有禹貢錐指
王心敬字爾緝號豐川陝西鄠縣人乾隆元年舉賢良方正以老未就有豐川先生集
揭暄字子宣江西廣昌人有兵法百言及璇璣遺述等書
魏世傚字昭士江西甯都人有昭士文集
魏世儼字敬士世傚弟有敬士文集
梁份字質人江西南豐人有懷葛堂文集
劉淇字武仲號南田山東濟甯人有衛園集
何焯字子懷號虹橋江蘇元和人官司經局正字有介亭集
邱嘉穗字秀瑞福建上杭人康熙庚午舉人官歸善縣知縣有東山草堂集
劉榛字山蔚河南商邱人有虛直堂集

田蘭芳字梁紫號簣山河南睢州人有逸德軒文集

楊名時字賓實號凝齋江蘇江陰人康熙辛未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諡文定有楊氏全書

陳鵬年字北溟號滄洲湖南湘潭人康熙辛未進士官至河道總督諡恪勤有道榮堂集陳恪勤集

張永銓字賓門江蘇華亭人康熙癸酉舉人官徐州學正有閑存堂集

高其倬字章之鑲黃旗漢軍康熙甲戌進士官至戶部尚書諡文良有味和堂集

朱軾字可亭江西高安人康熙甲戌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諡文端有奏疏及文集儀禮節略等書

嚴虞惇字寶成號思菴江蘇常熟人康熙丁丑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有嚴太僕稿

姜宸英字西溟號湛園浙江慈谿人康熙丁丑進士官編修有湛園未定稿

張廷玉字衡臣號硯齋安徽桐城人康熙庚辰進士官至保和殿大學士封三等伯諡文和配享　太廟有澄懷園文存

沈近思字位山號闇齋浙江錢塘人康熙庚辰進士官至左都御史贈禮部尚書諡端恪有天鑒堂集

史貽直字敬弦號鐵崖江蘇溧陽人康熙庚辰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諡文靖有奏疏

朱書字字綠安徽宿松人康熙癸未進士官編修有杜谿文稿

俞益謨字禹庭號澹菴甘肅寧夏武進士官至廣東提督有辦苗紀略及奏疏

方苞字靈皋號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丙戌進士官至禮部侍郎有望溪集

彭維新字石原湖南茶陵人康熙丙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有墨香閣集

嵇曾筠字松友江蘇無錫人康熙丙戌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諡文敏有防河奏議
王思訓字疇五號永齋雲南昆明人康熙丙戌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有滇乘詩文集
孫鵬字圖南雲南昆明人康熙戊子舉人官泗水縣知縣有圖南文集
余懋杞號瞿菴浙江諸暨人康熙戊子舉人有東武山房集
蔡世遠字聞之號梁邨福建漳浦人康熙己丑進士官至禮部侍郎贈尚書諡文勤有二希堂集
惠士奇字天牧號仲儒江蘇吳縣人康熙己丑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有紅豆齋時術錄
李紱字巨來號穆堂江西臨川人康熙己丑進士官至直隸總督禮部侍郎有穆堂初稾別稾
胡煦字滄曉河南光山人康熙壬辰進士官至禮部侍郎有葆璞堂集
陶貞一字改一江蘇常熟人康熙壬辰進士官編修有退菴文集
朱倫瀚號涵齋正紅旗漢軍康熙壬辰武進士官至副都統有閒青堂集
梅文鼎字定九安徽宣城人有績學堂集
沈寓字寄廬江蘇崇明人有白華藏稾
程京萼字韋華江蘇上元人有野處堂文鈔
楊繩武字文叔江蘇吳縣人康熙癸巳進士官編修有古柏軒集
淩如煥字榆山江蘇上海人康熙癸巳進士官至兵部侍郎有榆山文集
孫嘉淦字錫公山西興縣人康熙癸巳進士官至協辦大學士諡文定有奏疏

張漢字月槎雲南石屏人康熙癸巳進士官河南府知府舉乾隆丙辰博學鴻詞授檢討改御史有留硯堂集

甘汝來字遜齋江西奉新人康熙癸巳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諡莊恪有遜齋文鈔

陳儀字子翽號一吾順天文安人康熙乙未進士官至直隸營田按察使有直隸河渠志、

陳萬策字對初福建晉江人康熙乙未進士官至正詹事有近道齋集

莊亨陽字元仲號復齋福建南靖人康熙戊戌進士官淮徐海道有秋水堂集

王懋竑字予中江蘇寶應人康熙戊戌進士官教授以薦授翰林院編修有白田草堂集

楊椿字農先江蘇武進人康熙戊戌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講學士有孟鄰堂集

鄭元慶字芷畦浙江歸安人有今水學石柱記箋釋等書

李漁字笠翁江蘇太湖人官知縣有資治新書

李光坡字耜卿號茂夫福建安谿人有皐軒文編

鄂爾泰姓西林覺羅號毅菴滿州鑲藍旗人康熙四十二年以舉人用侍衛官至保和殿大學士封襄勤伯諡文端配享 太廟有奏疏

田文鏡字　正黃旗漢軍由縣丞官至河東總督兵部尚書諡端肅有撫豫宣化錄

陸奎勳字聚侯號星坡浙江平湖人康熙辛丑進士官檢討有陸堂文集

王士俊號犀川貴州平越人康熙辛丑進士官至河南巡撫有吏治學古編

顧棟高字復初號震滄江蘇無錫人康熙辛丑進士乾隆中以經學薦授國子監司業加祭酒銜有震滄文稾

錢陳羣字集齋浙江嘉興人康熙辛丑進士官至刑部侍郎加尚書銜諡文端有香樹齋集
儲大文字六雅號畫山江蘇宜興人康熙辛丑進士改庶吉士有存硯樓集
晏斯盛字一齋江西新喻人康熙辛丑進士官至湖北巡撫有楚蒙山房集
沈起元字子大號敬亭江蘇太倉人康熙辛丑進士官至光祿寺卿有敬亭集
高斌字東軒滿洲鑲黃旗人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諡文定有奏議
岳鍾琪字東美四川成都人官至川陝總督定西大將軍封威信公諡襄勤有薑園蛩吟等集
陳訏字言揚浙江海甯人康熙中貢生官淳安縣教諭有時用集
童華字心朴浙江山陰人官至漳州府知府有銅政條議等書
李繼聖字希天湖南常甯人官萬年縣知縣有尋古齋集
郭起元號復齋福建閩縣舉人官至泗州知州有水鑑及介石堂集
陳之蘭字禳儒江西臨川人有香國集
王沛恂字汝如號青巖山東諸城人官至兵部主事有匡山集
李鍾份號秘園福建安谿人官至刑部郎中有旅囊餘草
吳詢號畫谿安徽桐城人有畫谿逸語
黃中堅字震生江蘇吳縣人有蓄齋初集二集
潘均燦字象承浙江錢塘人有未信錄

黃六鴻字子正號思湖浙江新昌人官至工科給事中有福惠全書
蔣薰號丹崖浙江嘉興人官知縣有留素堂集
吳定字殿麟安徽歙縣人有紫石泉山房集
林潞號鹿菴錢塘人有鹿菴文鈔
高熊徵字渭南廣西岑谿人康熙間拔貢生官至兩淮鹽運使有郢雪齋前後集
藍千秋字長清江西宜黃人以薦授國子監學正官至盛京戶部員外郎有藍戶部集
陳倫炯號資齋福建同安人官至高雷廉總兵有海國聞見錄
陳芳生字漱六浙江仁和人有捕蝗考
張泓號西潭盛京鐵嶺人漢軍官至迤西兵備道有實桐軒集滇南新語
尹繼善姓章佳字元長號望山滿洲正黃旗人雍正癸卯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諡文端有文集
劉統勳字延清號爾鈍山東諸城人雍正癸卯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諡文正有奏疏
蘇霖渤字海門雲南趙州人雍正癸丑進士官至御史有海門文稿
徐以升字階五號恕齋浙江德清人雍正癸卯進士官至廣東按察使有南陔堂集
陳宏謀字汝咨號榕門廣西臨桂人雍正癸卯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諡文恭有培遠堂集
陳祖范字亦韓號見復江蘇常熟人雍正癸卯進士乾隆中以經學薦授國子監司業有見復文集
汪由敦字師敏號松泉安徽休甯人雍正甲辰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諡文端有松泉文集

王文清號九谿湖南甯鄉人雍正甲辰進士官至宗人府主事有考古源流鋤經文略等書
王峻字次山江蘇常熟人雍正甲辰進士官至御史有艮齋文集
彭啟豐號芝庭江蘇長洲人雍正丁未進士授修撰官至兵部尚書有芝庭文集
楊錫紱字方來號蘭畹江西清江人雍正丁未進士官至漕運總督謚勤慤有四知堂集
梁詩正字養仲號薌林浙江錢塘人雍正庚戌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謚文莊有矢音集
李治運字甯人號漪亭江蘇吳江人雍正庚戌進士官至福建按察使有漪亭集
陶正靖字稺中江蘇常熟人雍正庚戌進士官至太常寺卿有晚聞存稾
曹一士字諤庭江蘇上海人雍正庚戌進士官至給事中有四焉齋集
陳大受字占咸號可齋湖南祁陽人雍正癸丑進士官至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謚文肅有奏疏
汪師韓字抒懷浙江錢塘人雍正癸丑進士官編修有上湖分類文編
邵大業字徇齋號厚菴順天大興人雍正癸丑進士官至徐州府知府有謙受堂集
任啟運字翼聖號釣臺江蘇荊谿人雍正癸丑進士官至宗人府府丞有清芬樓稾
牛運震號階平山東滋陽人雍正癸丑進士官秦安縣知縣有空山集
邱仰文字襄周號省齋山東滋陽人雍正癸丑進士官南充縣知縣有碩松堂集
桑調元字伊佐號弢甫浙江錢塘人雍正癸丑進士官工部主事有弢甫集
彭端淑號樂齋四川丹稜人雍正癸丑進士官兵部主事有白鶴堂稿

張靄生號留埜浙江仁和人有河防述言

陶元藻號鳧亭浙江山陰人有泊鷗山房集

魯之裕字亮儕湖北麻城人直隸候補道有趣陶園集

周振業字右序江蘇吳江人雍正癸卯副貢生有義亭集

藍鼎元字玉霖號鹿洲福建漳浦人官至廣州府知府有鹿洲初稿續稿及平臺紀略等書

方觀承字宜田號問亭安徽桐城人雍正十一年由監生授內閣中書官至直隸總督諡恪敏有問亭集

雷鋐字貫一號翠庭福建甯化人雍正癸丑進士官至副都御史有經笥堂文鈔

陳兆崙字星齋號句山浙江錢塘人雍正庚戌進士舉乾隆丙辰博學鴻詞授檢討官至通政司有紫竹山房文集

夏之蓉字芙裳號醴谷江蘇高郵人雍正癸丑進士舉乾隆丙辰博學鴻詞授檢討有半舫齋集

杭世駿字大宗號堇浦浙江仁和人雍正癸卯舉人舉乾隆丙辰博學鴻詞授編修有道古堂集

齊召南字次風號息園浙江天台人舉乾隆丙辰博學鴻詞授檢討官至禮部侍郎有寶綸堂集及水道提綱

胡天游字稚威浙江山陰副貢生舉乾隆丙辰博學鴻詞有石笥山房集

張甄陶字惕菴福建福清人舉乾隆丙辰博學鴻詞乙丑進士由編修改廣東知縣有學實政錄松翠堂集

秦蕙田字味經號樹峯江蘇金匱人乾隆丙辰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諡文恭有味經窩類稿

全祖望字紹衣號謝山浙江鄞縣人乾隆丙辰進士改庶吉士有鮚埼亭文集外集

趙青藜字然乙安徽涇縣人乾隆丙辰進士官至御史有漱芳居文鈔
金門詔號東山江蘇江都人乾隆丙辰進士官編修有金東山集
曹秀先號地山江西新建人乾隆丙辰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諡文恪有奏議
蔡新字次明號葛山福建漳浦人乾隆丙辰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諡文端有緝齋文集
單作哲字紫溟山東高密人乾隆丙辰進士官至池州府同知有紫溟文集
黃永年字靜山號崧甫江西廣昌人乾隆丙辰進士官至常州府知府有南莊類稿
陳黃中字和叔號介巖江蘇吳縣人有東莊遺集
沈彤字冠雲號果堂江蘇吳江人預修一統志議敘九品官有果堂集
王應奎字柳南號東漵江蘇常熟人有柳南文鈔
趙一清字誠夫號東潛浙江仁和人有東潛文稿
茅星來字豈宿號鈍叟浙江歸安人有鈍叟文集
德保姓索綽絡字仲容號定圃滿洲正白旗人乾隆丁巳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有樂賢堂集
林枝春號青圃福建福清人乾隆丁巳進士官至通政司副使有青圃文鈔
喬光烈字敬亭號潤齋江蘇上海人乾隆丁巳進士官至湖南巡撫有最樂堂集
阿桂姓章佳字廣庭滿洲正白旗人乾隆戊午舉人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誠謀英勇公諡文成配享
太廟有奏疏

莊有恭字容可號滋圃廣東番禺人乾隆己未進士授修撰官至協辦大學士諡文恭有滋圃文集
程景伊字聘三號雪堂江蘇武進人乾隆己未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諡文恭有雪堂集
沈德潛字確士號歸愚江蘇長洲人乾隆己未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諡文慤有歸愚文鈔
裘日修字叔度江西新建人乾隆己未進士官至工部尚書諡文達有裘文達集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浙江錢塘人乾隆己未進士官江甯縣知縣有小倉山房集
官獻瑤字瑜卿號石谿福建安谿人乾隆己未進士官至司經局洗馬有石谿文集
儲麐趾字梅夫江蘇宜興人乾隆己未進士官至宗人府府丞有雙樹軒集並奏疏
張大受字可之號蔚園江蘇常熟人有蔚園文鈔
沈大成字學子江蘇金山人官黟縣教諭有學福齋集
聶繼謨字樂山湖南衡山人有文集
王善橚字令樾安徽含山人有石壁山房
劉大櫆字畊南號海峯安徽桐城副貢生官黟縣教諭有海峯集
金誠字閑存江蘇華亭人有易經貫一及文集
法坤宏號鏡野山東膠州人乾隆辛酉舉人官大理寺評事有學古編及鏡野文鈔
竇光鼐字元調號東皋山東諸城人乾隆壬戌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有省吾齋集
王太岳字芥子直隸定興人乾隆壬戌進士官至雲南布政使有青虛山房集

錢維城號稼軒江蘇武進人乾隆乙丑進士授修撰官至刑部侍郎贈尙書諡文敏有茶山文鈔
黃桂號月軒雲南雲龍人乾隆丁卯舉人官國子監博士有月軒文鈔
韓錫胙字介圭號湘巖浙江靑田人乾隆丁卯舉人官至松江府知府有滑疑集
朱仕琇字斐瞻號梅崖福建建甯人乾隆戊辰進士官夏津縣知縣有梅崖居士集
朱珪字石君順天大興人乾隆戊辰進士官至體仁閣大學士諡文正有知足齋集
馮浩字養吾號孟亭浙江桐鄉人乾隆戊辰進士官至御史有孟亭文集
陳道字紹洙江西新城人乾隆戊辰進士官知縣有凝齋先生遺集
周於禮字綏遠號立崖雲南嶍峨人乾隆辛未進士官至大理寺少卿有聽雨樓集
王元啓字宋賢號惺齋浙江嘉興人乾隆辛未進士官將樂縣知縣有祇平居士集
盧文弨字紹弓浙江餘姚人乾隆壬申　恩科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講學士有抱經堂集
陸燿字靑來號朗夫江蘇吳江人乾隆壬申舉人官至湖南巡撫有切問齋文集
王鳴盛字鳳喈號西莊江蘇嘉定人乾隆甲戌進士官至光祿寺卿有耕養齋文集
紀昀號曉嵐直隸獻縣人乾隆甲戌進士官至協辦大學士諡文達有文集
王昶字德甫號蘭泉江蘇靑浦人乾隆甲戌進士官至刑部侍郎有春融堂集
錢大昕字曉徵一字辛楣號竹汀江蘇嘉定人乾隆甲戌進士官至少詹事有潛研堂集
盛百二號柚堂浙江秀水人乾隆丙子舉人官淄川縣知縣有柚堂文存

沈聯芳字蕘山江蘇元和人乾隆丙子舉人有邦畿水利集說

韓夢周號理堂山東濰縣人乾隆丁丑進士官知縣有理堂文集

彭紹升字允初號尺木江蘇長洲人乾隆丁丑進士有二林居文集

蔣士銓字心餘號藏園江西鉛山人乾隆丁丑進士官編修有忠雅堂集

張邦伸字石臣號雲谷四川新津人乾隆己卯舉人官固始縣知縣有雲谷文鈔及雲棧紀程等書

畢沅字湘蘅號秋帆江蘇鎮洋人乾隆庚辰進士授修撰官至湖廣總督有靈巖山人集

孟超然字朝舉號瓶菴福建閩縣人乾隆庚辰進士官至吏部郎中有孟氏八錄及瓶菴居士文鈔

趙翼字雲崧號甌北江蘇陽湖人乾隆辛巳進士官至貴西兵備道有簷曝雜記及 皇朝武功紀盛廿一史劄記

余廷燦字存吾湖南長沙人乾隆辛巳進士官編修有存吾文稿

檀萃號默齋安徽望江人乾隆辛巳進士官祿勸縣知縣有法書十卷

段玉裁字若膺號茂堂江蘇金壇人乾隆辛巳舉人官巫山縣知縣有經韵樓集

姚鼐字姬傳安徽桐城人乾隆癸未進士官至禮部郎中有惜抱軒文集及筆記經說等書

施朝幹字鐵如江蘇儀徵人乾隆癸未進士官至宗人府府丞有一勺集正聲集

褚華字秋萼江蘇上海人有寶書堂集

程嗣立字風衣江蘇安東人有水南先生集

羅有高字臺山江西瑞金人乾隆乙酉舉人有尊聞居士集

閻循觀字懷庭號伊蒿山東昌樂人乾隆丙戌進士官吏部主事有西澗草堂集

張九鉞字度西號紫峴湖南湘潭人乾隆丙戌進士官知縣有陶園文集

魯仕驥字絜非江西新城人乾隆辛卯進士官夏縣知縣有山木居士集

程晉芳號魚門安徽歙縣人乾隆辛卯進士官編修有勉行堂文集

錢澧字東注號南園雲南昆明人乾隆辛卯進士官至通政司副使有南園集

龔景瀚字海峯福建閩縣人乾隆辛卯進士官至蘭州府知府有海峯文集

傅鼐字重菴浙江山陰人官至湖南按察使贈巡撫有文集

吳俊字蠡繡江蘇吳縣人乾隆壬辰進士官至山東布政使有榮性堂集

百齡姓張號菊溪正黃旗漢軍乾隆壬辰進士官至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諡文敏有奏疏

汪志伊號稼門安徽桐城人乾隆辛卯舉人官至浙閩總督有近腐齋集

秦瀛字淩滄號小峴江蘇無錫人乾隆甲午舉人官至刑部侍郎有小峴山人集

趙希璜字渭川廣東惠州人乾隆甲午舉人官知縣有研栰齋集

師範字荔扉雲南趙州人乾隆甲午舉人官望江縣知縣有金華山樵文集及滇繫等書

汪縉字大紳號愛廬江蘇吳縣人有汪子文錄

周錫溥號半帆湖南湘陰人乾隆乙未進士官知縣有安愚齋集

楊于果字碩亭陜西秦安人乾隆乙未進士官荊州府通判有審巖遺集

汪輝祖字煥曾浙江蕭山人乾隆乙未進士官至道州知州有佐治藥言學治臆說

戴震字東原安徽休甯人乾隆乙未　欽賜進士改庶吉士有東原集

章學誠號實齋浙江會稽人乾隆戊戌進士官國子監典籍有婦學及實齋文集

吳省蘭字泉之號稷堂江蘇南滙人乾隆戊戌進士官至工部侍郎有奏御存稿

戴祖啟字敬咸江蘇上元人乾隆戊戌進士官國子監學正有師華山房集

法式善號梧門蒙古人乾隆己亥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有存素堂集

陶必銓字士升號萸江湖南安化人有萸江詩文存

武億號虛谷河南偃師人乾隆庚子進士官至知州有授堂文鈔

鄭光策字蘇年福建閩縣人乾隆庚子進士有西霞文鈔

謝振定號薌泉湖南湘鄉人乾隆庚子進士官至御史有知恥齋集

丁杰字小雅浙江歸安人乾隆辛丑進士有小雅文集

王友亮號葑亭安徽婺源人乾隆辛丑進士官至通政司副使有雙佩齋集

孫星衍字季逑號淵如江蘇陽湖人乾隆丁未進士官至山東督糧道有岱南閣集

王芑孫字念豐號鐵甫江蘇長洲人乾隆戊申　召試舉人官國子監典簿有淵雅堂集

凌廷堪字次仲安徽歙縣人乾隆己酉進士有次仲文集及禮經釋例

洪亮吉字稚存號北江江蘇陽湖人乾隆庚戌進士官編修有卷施閣集
呂星垣字叔訥江蘇武進人官贊皇縣知縣有白雲草堂集
汪家禧字漢郊浙江仁和人有東里生燼餘集
趙懷玉字味辛江蘇武進人乾隆庚子舉人官至青州府同知有亦有生齋集
方積號有堂安徽定遠人乾隆己酉拔貢生官至四川布政使有敬恕堂集
曾鏞號鯨堂浙江泰順人官知縣有復齋集
惲敬字子居江蘇陽湖人乾隆癸卯舉人官瑞金縣知縣有大雲山房集
周鎬字懷西號犢山江蘇金匱人乾隆癸卯舉人官至衢州府知府有犢山類藁
謝金鑾字退谷福建侯官人乾隆乙卯舉人官教諭有蛤仔難紀略泉漳治法及文集
黎世序號湛溪河南羅山人嘉慶丙辰進士官至南河總督諡襄勤有湛谿文集
嚴如熤號樂園湖南溆浦人嘉慶丙辰舉孝廉方正授知縣官至陝西按察使贈布政使有苗防備覽洋防輯
要三省邊防備覽及詩文集
張惠言字皋文江蘇武進人嘉慶己未進士官編修有茗柯文集
陳斌號白雲浙江德清人嘉慶己未進士官至安徽同知有白雲文鈔
程同文字春廬號密齋浙江桐鄉人嘉慶己未進士官至奉天府丞有密齋文集
陳庚煥字道獻號惕園福建長樂人嘉慶歲貢生有惕園初稿

汪中字容甫江蘇江都人嘉慶拔貢生有述內外篇
焦循字里堂江蘇江都人嘉慶戊午舉人有里堂文集
吳騫字槎客號愚谷浙江海甯人有愚谷文存
張士元號鱸江江蘇吳江人嘉慶庚申舉人有嘉樹山房集
岳震川字一山陜西洋縣人嘉慶辛酉進士官內閣中書有賜葛堂集
吳倬信字頊儒江蘇昭文人有澹成居文鈔
紀大奎字愼齋江西臨川人嘉慶辛酉舉人官博平縣知縣有雙桂堂稿
鄭振圖號涵山福建閩縣人嘉慶辛酉舉人官臨城縣知縣有涵山文集
謝階樹字子玉號向亭江西宜黃人嘉慶戊辰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講學士有約書及守約堂集
俞蘭臺字定甫江蘇震澤人有晚香堂集
高培源字蒙泉江蘇靑浦人有海運備採
張海珊字越來號鐵夫江蘇吳江人道光辛巳舉人有小安樂窩文集
劉開字東明號孟塗安徽桐城人有孟塗文集

補遺

張望字樱壇號閏榻江西武甯人有閏榻先生集
徐文弼字襄右江西豐城人官知縣有吏治縣鏡

唐仲冕字六枳號陶山湖南善化人乾隆癸丑進士官至陝西布政使有陶山文錄

皇朝經世文編姓名總目二

別見 內有詳其所卒之官者祗據上疏時之官書之而並載氐等 ○以下均未見文集其生平別有著譔可考者亦附錄于下

土國寶 山西大同人順治元年授總兵官至江甯巡撫

趙宏文 山東泰安人順治二年授巡按御史

楊時化 順治四年官給事中

張懋熺 順治三年官御史

何承都 福建晉江人順治己丑進士官陝西巡按御史

劉餘謨 順治九年官給事中

周曾發 順治十年官給事中

魏琯 山東壽光人順治二年授御史官至兵部侍郎

武攀龍 山西交城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至江鎮道

艾元徵 山東濟陽人順治丙戌進士官至刑部尚書

林起龍 順天大興人順治丙戌進士官至漕運總督

葉舟 江蘇上元人順治丁亥進士十三年官兵部員外郎

高爾修 字正菴直隸靜海人順治己丑進士授知縣官至御史

李贊元 山東海陽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督捕侍郎

王益朋　浙江仁和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太僕寺正卿

柯聳　字素培浙江嘉善人順治壬辰進士官至戶科給事中有鬱園詩集

季振宜　江蘇泰興人順治丁亥進士官御史

姜希轍　字二濱浙江餘姚人官至奉天府府丞有左傳統箋

姚延啟　浙江烏程人順治己丑進士十七年官給事中

蕭震　字長源福建侯官人順治壬辰進士十七年官御史

王啟祚　順治十七年官給事中

張尚賢　盛京鐵嶺人漢軍順治十八年官奉天府府尹

魏雙鳳　字雖伯直隸獲鹿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至宗人府丞

王明德　康熙四年官通政司經歷

徐惺　江蘇江寧人順治己丑進士康熙四年官兵科給事中

張德地　鑲藍旗漢軍順治九年授宗人府主事官至四川巡撫

陸祚蕃　字式園浙江平湖人康熙癸丑進士官至廣西提學道有粵西偶記

陳紫芝　浙江鄞縣人康熙己未進士二十六年官御史

姚祖頊　康熙十九年官給事中

王懿　山東膠州人康熙戊辰進士官至順天府府尹

劉楷 字子端安徽南陵人康熙乙未進士官至光祿寺卿

胡德邁 康熙三十六年官御史

陳世倌 浙江海寧人康熙癸未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諡文勤

劉子章 康熙四十一年官山東道御史

許惟謨 康熙五十六年官御史

劉於義 江蘇武進人康熙壬辰進士官至協辦大學士諡文恪

畢誼 字元復江蘇婁縣人康熙戊戌進士官至鳳陽兵備道

張允隨 盛京廣寧人康熙辛丑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諡文和

海望 姓烏雅滿洲正黃旗人雍正元年授內務府主事官至戶部尚書諡勤敏

周學健 江西新建人雍正癸卯進士官至河道總督

胡蛟齡 安徽涇縣人雍正癸卯進士乾隆十八年官御史

尹會一 字元孚直隸博野人雍正癸卯進士官至戶部侍郎

陳其凝 江蘇上元人雍正庚戌進士乾隆十二年官御史

顧琮 姓伊爾根覺羅滿洲鑲黃旗人以算授員外郎歷官江南河東河道總督

王安國 字書城江蘇高郵人雍正甲辰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諡文肅

范咸 乾隆五年官御史

柴潮生乾隆五年官御史

孫灝乾隆七年官御史

田懋山西陽城人由廕生授刑部員外郎官至侍郎

碩色姓烏雅滿洲正黃旗人官至湖廣總督

萬年茂湖北黃岡人乾隆丙辰進士十年官御史

彭紹洙乾隆十年官御史

都隆額宗室授奉恩將軍

赫泰乾隆十年官御史

和其衷乾隆十年官御史

彭樹葵河南夏邑人乾隆丙辰進士官至湖北巡撫

訥親滿洲鑲黃旗人官至保和殿大學士

孫宗溥乾隆十六年官御史

龔學海乾隆十八年官光祿寺少卿

周濤乾隆十七年官御史

德舒乾隆十九年官福建布政使

胡澤潢字中咸號星岡湖南寧鄉人乾隆壬戌進士官戶科給事中

史茂乾隆二十[illegible]年官御史

吳士功河南光山人雍正[illegible]進士官至福建巡撫

李湖江西南豐人乾隆已未進士[illegible]廣東巡撫贈兵部尚書諡恭[illegible]

湯世昌浙江仁和人乾隆辛未進士二十七年官御史

吳受紹乾隆二十九年官御史

輔德乾隆二十九年官江西巡撫

楊應琚正白旗漢軍官至大學士雲貴總督

舒赫德滿洲正黃旗人官至大學士

李宏正藍旗漢軍官至江南河道總督

良卿乾隆三十一年官貴州布政使

戈濤乾隆三十年官御史

高晉乾隆三十四年官兩江總督

文綬乾隆三十七年官陝西總督

胡季堂河南光山人由廕生官至刑部尚書

溫福乾隆二十四年官伊犁將軍

福康安姓富察滿洲鑲黃旗人官至東閣大學士雲貴總督封忠銳嘉勇貝子贈郡王銜諡文襄配享太廟

王杰 字偉人陝西韓城人乾隆辛巳進士授修撰官至大學士謚文端

秦承恩 號芝軒江蘇江甯人乾隆辛巳進士官至刑部尚書

姜開陽 湖北黃陂人乾隆辛卯進士嘉慶五年官甘肅按察使

馬慧裕 字朗山正黃旗漢軍乾隆辛卯進士官至湖廣總督禮部尚書

方維甸 字葆巖安徽桐城人乾隆庚子進士官至直隸總督謚文恪

楊昭謹 嘉慶七年官御史

倭什布 嘉慶九年官兩廣總督

裴行簡 江西新建人嘉慶十年官直隸總督

馬履泰 號秋藥浙江錢塘人乾隆丁未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

喬遠煐 湖北孝感人乾隆戊戌進士官至知府

徐端 浙江德清人官至南河總督

右見皇朝奏議

孔毓珣 字東巖號松菴山東曲阜人康熙庚午貢生官至江南河道總督謚溫僖

楊琳 號玉峰正紅旗漢軍官至廣東總督

李維鈞 浙江嘉興人由貢生授都昌縣知縣官至直隸總督

李衛 江蘇銅山人由捐納員外選授戶部官至直隸總督謚敏達

何世璂山東新城人康熙巳丑進士官至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諡端肅

黃叔琳字崑圃順天大興人康熙辛未進士官至正詹事加侍郎銜有硯北易鈔叢錄等書

鄂彌達姓鄂濟滿洲正白旗人官至協辦大學士諡文恭

魏廷珍直隸景州人康熙癸巳進士官至工部尚書諡文簡

毛文銓鑲白旗漢軍雍正二年官雲南布政使

楊永斌字壽延雲南昆明人康熙巳卯舉人官至吏部侍郎

費金吾字曉亭浙江烏程人康熙癸酉舉人官至湖北巡撫

尹泰姓章佳滿洲鑲黃旗人官至東閣大學士諡文恪

邁柱姓喜墖臘滿洲鑲藍旗人官[illegible]英殿大學士湖廣總督諡文[illegible]

王國棟鑲紅旗漢軍康熙癸巳進士官至刑部侍郎

高成齡直隸任邱人康熙丙子舉人雍正二年官山西布政使

謝敏字肅齋江蘇武進人官至工部侍郎

南天祥雲南昆明人雍正十一年官松江提督

萬際瑞福建人雍正六年官登州總兵

楊天縱陝西渭南人官至貴州提督諡襄莊

石雲倬山東德州人康熙丙戌武進士雍正六年官建福提督

李如柏甘肅寧夏人康熙戊戌武進士雍正中官宣化總兵

路振揚陝西長安人官至兵部尚書古北口提督

潘之善甘肅靖遠人官至固原提督

丁士傑雍正三年官貴州總兵

田畯雍正五年官廣西提督

黃焜雍正五年官湖北布政使

阿克敦雍正五年官廣東總督

徐鼎河南遂平人康熙癸巳進士雍正五年官分巡杭嘉湖[illegible]

李元英雍正六年官陝西蘭州按察使

郭鈉雍正六年官廣西布政使

金鉷雍正中官廣西巡撫

趙宏本雍正七年官雲南按察使

王柔雍正七年官湖北按察使

右見雍正硃批奏疏

梁上國號九山福建長樂人乾隆間官通政使

何道生字立之號蘭士山西靈石人乾隆丁未進士官至九江府知府

右見　皇清文穎

嵇璜 字尚佐號拙修無錫人雍正癸丑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諡文恭

白鍾山 正藍旗漢軍官至河道總督諡莊恪

蘭第錫 乾隆中官河道總督

李世傑 號雲巖貴州黔西人官至兵部尚書諡恭勤

吳璥 號葵圃浙江錢塘人乾隆戊戌進士官至協辦大學士

鐵保 姓東鄂字冶亭號梅菴滿洲正黃旗人乾隆壬辰進士官至兩江總督

徐寅亮 嘉慶十一年官御史

莫瞻菉 嘉慶卒官工部侍郎

右見南河成案

張照 字得天江蘇婁縣人康熙己丑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諡文敏

右見　欽定律呂正義後編

鞠珣 字冠玉山東海陽人順治丙戌舉人官至御史

孫宅揆 號毅齋山東館陶人

劉汶 字魯田山東濟甯人康熙丁卯舉人

李光型 字義卿福建安溪人官彰德府同知舉乾隆丙辰博學鴻詞

孔繼汾 字體儀號止堂山東曲阜人乾隆中官戶部主事有闕里文獻考孔氏家儀

陳慶門 陝西盩厔人雍正癸卯進士官至綏定府知府

張鈴 字蘇泉山東即墨人乾隆辛卯舉人

丁愷曾 號尊亭山東日照人有說詩偶筆

右見切問齋文鈔

袁一相 順天宛平人順治九年官四川道

張汧 山西高平人順治丙戌進士官至湖北巡撫

李上楨

右見資治新書

盧詢 順治中官兵部尚書

章九儀

劉源濬 字導九河南滑縣人順治丙戌進士官至饒南九道

王登聯 鑲紅旗漢軍順治六年由貢生授知州官至保定巡撫加工部尚書銜諡懿敏

張朝珍 字玉筍正藍旗漢軍官至湖廣巡撫兵部尚書

李鵬鳴 康熙元年官吏部給事中

胡秉忠 康熙元年官御史

朱訓詁山東聊城人順治已亥進士康熙元年官給事中

右見 昭代治書

盧崇峻鑲黃旗漢軍順治五年由佐領官至川陝總督

紀元順天文安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淮安府同知

馬逢皐順天人順治中貢生官至廣東按察司副使

右見治安文獻

黃懋

陸曾禹

王灼

邢蘇圖

右見荒政輯要

張若溎安徽桐城人乾隆中官左都御史

右見八旗通志

賀應旌字懷菴直隸肥鄉人官丹陽縣知縣

趙之符字爾合順天武清人順治已亥進士官至左僉都御史

王鼐山西長治人順治丙戌進士

右見畿輔通志

張朝璘字溫如正藍旗漢軍官至福建總督封一等男

董衛國字佑若正白旗漢軍由佐領官至湖廣總督

盧傳直隸晉州舉人官巡按

孔兼江西新城人

李芳春康熙間官[illegible]州府知府

右見江西通志

宋士吉康熙元年官仁和縣知縣

嚴有穀

右見浙江通志

周之夔

右見福建通志

楊錫鎬

胡在恪字念蕎湖北江陵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江西驛鹽道

鄭昱字方南湖北黃岡人康熙庚戌進士官至安徽布政使

右見湖南通志

俞森號存齋浙江錢塘人康熙中官至湖廣布政司參議有荒政叢書

右見河南通志

張鵬康熙二十五年官山東巡撫

岳濬字厚川號星源四川成都人康熙末以父襄勤廕授同知官至山東巡撫左遷通政司參議

何國宗雍正三年官內閣學士

右見山東通志

鄂海姓溫都滿洲鑲白旗人由筆帖式授內閣中書官至川陝總督

通智

右見陝西甘肅通志

王全臣湖北鍾祥人康熙甲戌進士

王我師

黃廷桂字丹崖鑲紅旗漢軍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川陝總督封忠勤伯諡文襄圖形紫光閣

項誠湖北人雍正七年官成都府知府

何滄源

王隲山東福山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戶部尚書

右見四川通志

麻勒吉姓瓜爾佳字謙六滿洲正黃旗人順治壬辰繙譯進士授修撰官至九門提督

耿麟奇字念亭正黃旗漢軍雍正十一年官廣西按察使

高輯廣西岑谿拔貢生官陽朔縣教諭

熊飛渭字漁濵江西南昌人康熙甲辰進士官融縣知縣

元展成字允修直隸靜海人雍正八年官廣西布政使

右見廣西通志

蔡毓榮正白旗漢軍官雲貴總督兵部侍郎

王芝成字梅郵雲南浪穹人官土典史

右見雲南通志

李及秀字公愚順天玉田人順治丙戌進士官至御史

佟鳳彩正藍旗漢軍官至河南巡撫諡勤僖

閻興邦鑲黃旗漢軍康熙舉人官至貴州巡撫

潘超先盛京甯遠貢生官至貴州布政使

右見貴州通志

韓世琦字心康正紅旗漢軍官至四川巡撫

趙振業山東益都人官至山西督糧道

趙錫孝 江蘇常熟人雍正甲辰進士

右見蘇州府志

張超 浙江桐鄉人順治丙戌進士官華亭縣知縣

張宏恩 鑲紅旗漢軍官至兩江總督

張世友 湖北歸州拔貢生官至松江府同知

胡寶瑔 江蘇青浦人乾隆丁巳舉人官至河南巡撫贈兵部尚書諡恪靖

右見松江府志

陳詵 字叔大號實齋浙江海寧人康熙壬子舉人官至禮部尚書諡清恪有易經述

沈夢蘭

右見兩浙海塘志

史奭

右見揚州府志

彭釪 廣東番禺人

金鎮

汪牲 號容川江西浮梁人乾隆年進士官至岳州府同知

右見兩淮鹽法志

桂芳 姓愛新覺羅字香東滿洲鑲藍旗人官至漕運總督贈尚書諡文敏

劉台斗 字建臨江蘇寶應人嘉慶己未進士官至同知

右一見密齋集一見揅經室集

牟願相 字亶夫山東棲霞人

王克掞 字幼藻山東膠州人

右見山右文鈔

溫瑞栢

唐化鵬

何絳 廣東順德人

楊仲興 廣東嘉應人雍正庚戌進士官至湖北按察使

顏鳴漢 廣東嘉應人乾隆庚辰武進士官至福建提督

右見粵東文海

楊暉吉

劉彬 雲南永北人

倪蛻 字蛻翁雲南昆明人

張機南 雲南永北人

王師周雲南鄧川人

傅爲詝字蓮齋號巖谿雲南建水人雍正癸丑進士官至左都御史

嚴烺號匡山雲南宜良人嘉慶丙辰進士官至甘肅布政使

右見滇繫

徐宏先字文青山西臨汾人順治丁卯舉人官至主事

王復初字雲將山西絳州人順治戊子副貢生官至同知

曹續祖字陶菴山西大甯人順治甲午舉人

右見晉垂棘

林晉奎

右見懷遠縣志

楊友敬安徽六安人

右見六安州志

李本樟山東武定人雍正癸丑進士官至池州府同知

謝榮

右見池州府志

德楞泰姓鄂密特蒙古正黃旗人官至西安將軍晉一等公

右見平定三省邪匪方略

高攉

右見饒州府志

汪价字价人號三農里居未詳自稱吳人有中州雜俎

周永年字書城山東歷城人乾隆辛卯進士官編修

屠述濂湖北孝感人官至按察使

馬源安徽桐城人

張杰字伯瓦湖南澧州人官至深州知州

葉機字萊山浙江定海人官至高郵州知州

鍾畹

右得之傳鈔

華學泉字天沐無錫人有春秋類考

右見五禮通考

梁鳳翔

右見孝感縣志

夏大觀

右見洞庭湖志

韓振字抑之浙江會稽人

右補傳鈔

學術一 原學

學術一 原學

辨志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張爾岐

人之生也。未始有異也。而卒至於大異者何也。人生而呱呱以啼。啞啞以笑。蠕蠕以動。惕惕以息。無以異也。出而就傅。朝授之讀。暮課之義。同一聖人之易書詩禮春秋也。及其既成。或爲百世之人焉。或爲天下之人焉。或爲一國一鄉之人焉。其劣者。爲一家之人。七尺之人焉。至於最劣。則爲不具之人。異類之人焉。言爲世法。動爲世表。存則儀其人。沒則傳其書。流風餘澤。久而愈新者。百世之人也。功在生民。業隆匡濟。身存則天下賴之以安。身亡則天下莫知所恃者。天下之人也。恩施沾乎一域。行能表乎一方。業未大光。立身無負者。一國一鄉之人也。若夫智慮不離乎鍾釜。慈愛不外乎妻子。則一家之人而已。耽口體之養。徇耳目之娛。膜外槩置。不通痾癢者。則七尺之人而已。篤於所嗜。瞀亂荒遺。則不具之人。因而敗度滅義。爲民蠹害者。則爲異類之人也。豈有生之始。遽不同如此哉。抑豈有驅迫限制。爲之區別。致然哉。習爲之耳。習之不同。志爲之耳。志在乎此。則習在乎此矣。志在乎彼。則習在乎彼矣。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言志之不可不定也。故志乎道義。未有入於貨利者也。志乎貨利。未有幸而爲道義者也。志乎道義。則每進而上。志乎貨利。則每趨而下。其端甚微。其效甚巨。近在胸臆之間。而周天地之內。定之一息之頃。而著之百年之久。志之爲物。往而必達。圖而必成。及其既達。則不可以返也。及其既成。則不可以改也。世之誦周公孔子之言。通其義以售於世者。項相望也。周公孔子之遺教。未聞有見諸行事。被於上下者。豈少而習之。長而忘之歟。無亦誦周公孔子。志不在周公孔子也。志不在周公

孔子則所志必貨利矣以志在貨利之人而乘富貴之資制斯人之命吾悲民生之日蹙也今夫種之播於地也種粱菽則粱菽矣種烏附則烏附矣雨露之滋壅培之力各如所種以成效焉粱菽成則人賴其養烏附成則人被其毒學不正志而勤其佔畢廣其聞見美其文辭以售於世則所學於古之人者皆其毒人自利之藉也嗚呼學者一日之志天下治亂之原生人憂樂之本矣學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故未官者必使正其志教而不知先志學而不知尚志欲天下治隆而俗美何繇得哉故人之漫無所志安坐飽食而已者自棄者也舍其道義而汲汲貨利不知自返者將致毒於人以賊其身者也自棄不可也毒人而以賊其身愈不可也且也志在道義未有不得乎道義者也窮與達均得焉志在貨利未必貨利之果得也而道義已坐失矣人苟審乎內與外之分必得與不必得之數亦可以定所志哉

民貴

余廷燦

厥初萬物權輿與元黃同剖判者其圓頂方趾之民乎民質也有因民之質而文之者則曰聖賢民萌也有因民之萌而達之者則曰君相二者非有異於民也以民明民也以民衛民也非用民而爲民用者也此天地之心也然治民者且曰民賤何異足日荐地而不思去地則足懸無所附雖有飛廉跨空之足僵仆頓踣而已矣何異魚日在水而不知水涸則魚相與處於陸雖有橫海之長鯨螻蟻治其命而已矣揚雄氏曰周之士也貴然文王武王周公之貴民也亦明矣愛其子者隆其師貴士正所以貴民也塞其足者傷其心民不貴卽士亦不可得而貴也明人竭三百年膠庠甲科之力以舉數千百褒衣博帶之士而此數千百褒衣博帶之士顧知有文章聲氣不知有民事譚吏術則恥之其所報國家者何也夫姚姒子姬孔孟之聖與賢天所靳而不輕生

者然及其旣生天亦止欲其護吾民耳使以姚姒子姬孔孟之賢而於吾民夷然不屑尙謂逆天奈何𢧐然絕吾民於士一以爲珠玉一以爲糞土小民方與相爲仇敵國家雖欲長與士共天下其可得哉今夫投棄詩書家必敗也固也秦之賤士是也今夫歌誦詩書不絕口與之觀溝川澮譚黍涂稷桑麻則吐棄如臭惡是道竊天地之性而棄生人之命也又豈眞能歌詩誦書者哉

儲功篇上

陳遷鶴

讀書之士喜虛名而不務實功使素儒徒勇之人得攘袂奮臂於其間此儒術之衰也夫儒者竊守圭竇安取天下事謀之然而其道則有焉虞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君相治世使賞罰勿失其平則功立儒者治心使好惡勿乖於則則今日之心平而他日之功亦立且人亦知夫亂之所生與治之所起哉天心喜治憎亂而治日常少亂日常多陰陽之氣溢則災害萌生春秋內傳曰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四時之氣不中溢冬之寒至夏而伏溢夏之熱至冬而衍春秋書雨大水隕霜殺菽李梅實其事小聖人謹之儒者之愼修也固未有慶賞刑威之事矣而喜怒哀樂則慶賞刑威之藏也聞譽而躍然以喜留之不忘至於後時卽譏諂面諛之人來聞謗而震然以怒守而不化至於後時卽浸潤膚受之隙開諺曰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禮信者人所以行禮者人所以立而於喜怒之時失焉可畏哉其溢之也昔者諸葛亮之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善雖微而必賞惡無纖而不貶政刑雖峻而人無怨者由其用心恕而勸戒平夫勸戒之平豈但孔明治蜀爲爾古之賢相莫不皆然人當匡居論事若有可聽至於事來動輒舛妄此其患不於大而卽在於愛憎之細無故蹴之而驚欲不露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不可得也

勿驚細故則大節持之凝重其氣足用也小物嘗之而甘能卻聲色貨利而自居於淸靜未之有也不爲利誘則三公弗易介入國不僥倖其守可崇也詩曰君子如喜亂斯遄已君子如怒亂斯遄沮已亂大事也喜怒細故也細故得當大事以理無他喜者賞之原怒者罰之由也治天下有道正其賞罰勿使偏而已矣道有本劑其喜怒勿使溢而已矣吾故曰儒者今日之心平則他日之功立此之謂也

儒功篇下

陳遷鶴

陳子讀皇皇者華之詩一章云周爰咨諏二章云周爰咨謀三章云周爰咨度四章云周爰咨詢喟然曰爲此詩者其知治天下乎儒者之正己也固已守仁體信無殘人之事矣然而古今異宜時變多歧九州殊俗人情相遠執一人之意見扞天下之物理傷民戕物竟與慘刻者同類交譏是以性命之學與經濟之學合之則一貫分之者兩途有平居高言性命臨事茫無措手者彼徒求空虛之理而於當世之事未嘗親歷而明試之經濟之不行所爲性命者但等諸枯禪無用甚矣夫三代以下自名曰儒者之迂疏也皇皇者華之詩其眞善言治者乎咨善爲諏矣有難之事在必加之謀已謀之矣禮義之經可不以二也必重之度已度之矣愛我者無如屬親是其成敗利鈍與我同之而不忍以欺者必申之以詢凡此者豈敢爲鰓鰓自下哉凡所以周知天下之人情使不至於迂而鮮通疏而貽陋耳漢昭烈訪士於司馬徽對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時務者何也一時之務也蕭曹之規不能行之於房杜楚漢之策不必施之於王竇智士與時推移愚人泥不知變夫其能與時移者留心於經世而講求之道詳也夫其泥而違時者自用乃師心而講求之道闕也蘇子瞻曰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歷山川但抒吟咏而不考其形勢閱井疆但觀市肆而不察其風俗攬人才但肆淸談侈浮華

而不揣其德之所宜才之所堪若而入者掩抑弗彰獨無失爲善士倘或司民之牧秉國之鈞俾之因革委以調劑興剏不知孰利改革不辨誰害薦舉不識其賢黜陟不知其不肖徇陋踵弊貽毒已滋忽然倡建自申論議非觸戾人情犯時之好卽膠固成迹滯古之法爲患甯可勝道哉夫士欲任天下必自勤訪問始其勤訪問必自無事之日始齗齗者不可與言矣如有志於天下國家而欲成其務吾謂皇華之詩不可不三復也

性功　　唐甄

儒有三倫大德無格大化無界是爲上倫上倫如日無遇不徵無方不利是爲次倫次倫如月已獨昭昭人皆昏昏其倫爲下下倫如星亦有非倫非倫如螢螢不可亂星不必爲辨日之上升天地山河無有隱象堂房奥窔無有隱區靑黃錯雜無有隱色上倫如斯月之上升九州道塗可見諸方車馬可行衆農耒耜可施鳥獸棲伏可興次倫如斯星體非不明明不外光光非不照照不遠及不能代日不能助月物無所賴不如樹燭可居不如懸燈可導下倫如斯天有三明人心亦有三明人心三明可以爲星可以爲月可以爲日胡乃爲星而不爲月不爲日堯舜仲尼爲日伊周顏淵子輿爲月後儒爲星辯者恒謂聖賢無位不可校功仲尼子輿何功不智莫甚於此仲尼爲夜之日子輿爲晝之月謂二聖人無功猶夜處而論日謂日無光晝處而論月謂月無光謂後儒得位亦有功猶晝處而論星謂星亦可照萬方若是者何一形一性萬形萬性於已必盡於彼必通是故道無二治又非一治以性通性豈有二治通所難通豈爲一治世之人動曰天地萬物在我性中夫必眞能以性合於天地萬物如元首手趾皆如我所欲至如是乃謂之能盡性也繫辭中庸廣大精微入而求之雖有其方難得其樞性本在我終日言性而卒不識性之所在於是求性者罔知所措矣孟子則告之曰性非他仁

義禮智是也。於是求性者乃有所據焉。仁能濟天下。以堯舜爲準。義能制天下。以湯文爲準。禮能範天下。以周公爲準。智能周天下。以五聖人爲準。必若五聖人而後四德乃全。守隅而不能徧。具體而不能充。雖有前言往行。遵而行之。皆爲襲取。終非我有。而卒不能全其德。于是爲仁義禮智者又罔知所措矣。孟子則告之曰仁義禮智非他人心是也。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因其自然。毋違毋作而已。天下豈有無心之人哉。四德我所自有。非由外鑠。於是言仁義禮智者乃知所從焉。心體性德。既已自修。天地萬物。何以並治。必措之政事而後達。昔者堯舜治天下。風之則動。教之則率。不賞而勸。不刑而革。後世風之而多頑。教之而多犯。賞之罰之而不以爲懲勸。于是爲政者又罔知所措矣。孟子則告之曰堯舜之治無他。耕耨是也。桑蠶是也。雞豚狗彘是也。百姓既足。不思犯亂。而後風教可施。賞罰可行。于是求治者乃知所從焉。故夫但明己性。無救於世。可爲學人。不可爲大人。可爲一職官。不可爲天下官。昔者天地初闢。有道無德。有治無政。清靜淵默。各養其身。黃帝穀神之書。老聃稱述。傳爲道宗。迨堯舜生人日衆。情慾日開。不能與鳥獸雜處。黃帝所治。不復可治。政教乃起。學問乃備。使五穀爲食。五行爲用。五教爲序。五兵爲衛。心原身矩。以溉生匡俗。至於釋氏。則又大別。斷絕塵緣。深抉本眞。知生死流轉之故。立不生不滅之本。老養生。釋明死。儒治世。三者各異。不可相通。合之者誣。校是非者愚。釋出天地外。老出人外。衆不能出天地外。不能出人外。一治一亂。非老釋所能理。是以乾坤筦鑰。專歸于儒。故仲尼子輿。言道德必及事業。皇皇救民。輪轉亂國。日不甯息。身既不用。著言爲後世禾絲種。釋惟明死。故求眞心實性。以天地山河爲泡影。老惟養生。故求歸根復命。以萬物百姓爲芻狗。儒惟治世。故仁育義安禮順智周天地山河萬物百姓。即所成性。離之無以盡性。世儒嘗空釋而私老。究其所爲。吾見其空。未見其實。

吾見其私。未見其公。學能盡性。四通六格。備在一身。如酌水于井。取火于石。井無盡水。石無盡火。世不用我。如不酌不取。而井之無盡水者自若。石之無盡火者自若。夫井之通水廣。故其濟亦廣。石之藏火廣。故其用亦廣。今之言性者。知其精不知其廣。知其廣不能致其廣。守耳目。錮智慮。外動利怵變異。守己以沒。不如成一才專一藝。猶有益于治。破其隘識。乃見性功。

中庸論

張爾岐

中庸之見尊於天下也久矣。而小人每竊其說以便其私。宋儒已力明之。至近日而復晦者何也。蓋以言中庸而不指名其物。人得本所見以為說。摹求形似。以妄意一當。故高之則以為渾渺幽元之事。卑卑者則以為義理損其半。情嗜亦損其半。此中庸耳。遯此之所是。避彼之所非。此中庸耳。衆所可可之。衆所然然之。此中庸耳。從前之說。既不可致詰。從後之說。又為游移熟便猥近之稱。而人之自寄於中庸者。於是乎衆矣。此無他。不明中庸之所指者何事。既無所持以繩其是非。故人得自美其名以各慰其不肖如此也。愚嘗讀其書而思之。其要至者兩言耳。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喜怒哀樂。一日之間屢遷矣。自天子至於庶人。苟非聖賢。必不能遽中節也。聖人必知人之不能遽中節。又必不肯聽其不中節而無以節之。節之則有其物矣。不然則喜者樂者何以適得吾仁。哀者怒者何以適得吾義。何所藏以為智。何所決以為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祭祀喪葬禪代征誅之故。百司執事典章儀物之數。飲食言語揖讓登降之節。何以明得失。生變化。富貴者何所稟以為功。貧賤憂患者何所恃以自強。四時鬼神之所幽。山川百物之所明。天地之所統。綱紀之所維。帝王之所公以為制作。匹夫之所私以為學問。士君子之所循以為出處進退。則又何物以善其

會通吾知必禮也由禮而後可以中節中節而後可以爲中庸則中庸云者贊禮之極辭也中庸一書禮之統論約束也夫禮抑人之盛氣抗人之懦情以就於中天下之人質之所不便皆不能安不安恐遂爲道裂指禮之物而贊以坦易之辭以究其說於至深至大至盡之地所以堅守禮者之心而統之一途也故其言始之天命以著從來曰斯禮也命與性先之矣不然不汝強也極之倫彝典則以表大業曰斯禮也帝王之所考名教之所責無之或二也要之誠明以立本事曰斯禮也非明無以通微非誠無以正隱非所以爲外也於是使愚不肖者知所跂而賢智者亦厭其意而不敢求多爲此中庸之書所以繼六經而鞭其後也使其漫無所指懸一至美之稱在事實之外聽人之所擬豈聖賢著書道善禁奸之本意乎難之者曰禮者道之文也子舉中庸蔽之於禮聖人之道無以加於禮乎曰禮者道之所會也雖有仁聖不得禮無以加於人則禮者道之所待以徵事者也故其說不可殫聖人之所是皆禮同類也聖人之所非皆禮反對也易之失得書之治亂詩之貞淫春秋之誅賞皆是物矣蓋六經之說而後可以究禮之說而後可以究中庸之說中庸者禮之統論約說非其詳者也而孔子之告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仁不得禮無以爲行並無以爲存也禮之所統不既全矣乎吾故斷以中庸爲必有所指而其所指斷乎其爲禮而非他也漢儒取以記禮爲得解矣世方樂中庸之便其私其疑吾說也必甚烏知吾之說固古人之說耶

準孟上

汪縉

有兩說于此其一說公說也其一說私說也二說者兩相持且孰屈曰私說必屈然而屈其說未屈其心果得謂之屈其說乎哉吾立公說與私說衡蓋欲屈其心焉爾屈其說因屈其心是屈一而得兼也是操公說者之

大樂也說之公私惡乎分曰仁義也曰利也順之則吉逆之則凶此百世不易之準也公說也雖然聖人休焉百家游焉託足假宿姦志厷焉堯趨舜步容服修焉及其見利而奔眈眈逐逐盡變舊態不足更緣飾古義波委瀾翻潰橫不可隄制公說驟歷如莛拂楹不爲動義利是非之界犬牙錯不辯且又惡得而屈之雖然不屈其將何底乎無已則就其說因其所明正其所處之非據警動其心以屈之其可乎何言爾利害者私說之所明也其說曰民命衣食者也古者取之草木而有餘食取之毛羽而有餘衣衣食之涂寬故爭心伏今者耕而食耕者且未必得食織而衣織者且未必得衣衣食之涂隘故爭心起利事愈多爭心愈少利事愈少爭心愈多凡今之爭以愈少故愈爭不爭是無以爲命也然則上之人所由制民命者在利之涂矣屈之曰說之以利事愈少則愈爭固也吾不謂不然抑知少之原之緣于爭乎抑知愈爭則利事且愈少乎今置田萬畝十人均之人千畝仰事俯畜養老送終嫁娶之事寬然足給而且里黨敦睦通有無以義資歟不見謂少貪黷者出覦所有欲然不厭貪強挾詐侵冒兼并以自敍智力等者見其然而效之樸慉積憤不平激發相助勝負反覆互傾奪不可遽已奇零斷割而千畝之業或半失或十失八九而少數覩矣故曰少之原緣於爭而愈爭則愈見少也且說之以愈少愈爭者彼微特不明于少原于爭愈爭愈少之分而實未明于不爭不患其少之分也今置田百畝十人食之不可謂不少然人受十畝終其身和其鄉隣食時而用節即遇凶歲何至爲溝中瘠矣故曰不爭不患其少也爭則將並無以有其少也且將並無以有其命也上以利制民命民以爭制利見利而動若鳥駭獸走霍然解散豈得制其命也哉說又曰利者人所必聚也故有國者必使利權盡歸于上而後可以噏萬民而聚之譬之齊民之家足衣食數人則數人聚之足衣食百人則百人聚之談說仁義而不足以衣食

人則人轉而衣食于人矣是則民之聚于利不聚于仁義斷可識已屆之曰民以利聚民情乎吾固謂利之不足以聚民也吾尤不謂民之聚散之不以利也雖然有辨焉曰聖人之聚民也以利術家之聚民也亦以利烏乎辨曰辨之于其心辨之于其政而已聖王者情愛民欲其安全也則爲之計飽煖欲其安全之永永也則爲之播禮教上治風雨下治山澤中治彝倫飲食牀笫之私罔不周悉若父兄之慮子弟也其政之行于下者正經界止淫情開其利原塞其濫溢之竇自十一而外一絲一粟上無利焉故民樂其生服其教遇饑饉兵戰之厄蟠固而不散術家者情欲利欲利欲博欲專民不聚利不博不專民不仰不仰不聚不聚不威不威不專是故藉民之力而博之也藉民之力而專之也其于民也若豪猾之馭臧獲若屠販者之役牛馬豢犬豕也厚其直時其飢飽廣其芻牧堅密其圈牢剔抉其蠹害之者非有愛也以爲吾將有以用之也故其民仰利畏威不識君父親戚寡廉恥惟利威之嚮故其民可耕可戰至與之犯危難威利少倍此則立解嗟夫利害者私說之所明也仁義者私說之所昧也私說之明利害固有未盡明焉如此也公說明仁義利與害有不足明然其明利害至盡矣私說之明利害則祗得半也且其利害又非特如前所陳而已公說行利澤溥害端絕淸和咸理奕禩襲休無窮期私說行朝爲夕利禍害蘊隆潛伏不可勝較爲私說者乃竟未之究明也其無幾于仁義也宜也夫戰國之趨利亟矣天下羣沒溺焉孟子援之明仁義乃其告梁王獨隱其三極之微言徒比切利害若相與爲角勝者竊怪焉既而究其旨作而歎曰利竇之決也甚洪水塞其竇之難也甚治洪水使逆其洶驟而制之恐隄不能立而傷轉大也順而殺之流將分漸安于瀆然後直之隄焉過其後銜此治水之道也若夫君子之繩已則不然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未有失其心而可以爲人者也未有人而可以不由此路者也是故

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豈曰利之云乎必也溯其原壹其向復焉熟焉久而安焉如魚在水而不知水則與之化矣苟利而仁焉是假仁也苟利而義焉是襲義也假與襲譬猶中而藁外也終亦必亡而已矣擇術者其愼諸哉

準孟中　　汪縉

憂民憂樂民樂王道終始之大端也唐虞三代之憂樂其民者詩書可考也書之無逸詩之七月言王道之憂書之賡歌詩之由庚華黍言王道之樂王道之憂樂固若此也後之不能爲唐虞三代也固也無憂樂乎民之心也繼百王而憂樂乎民者有孔子孔子作春秋一病民必書一息民必書不得位不能行其志託憂樂乎空言誠繫于中不能竟恝也繼孔子而憂樂乎民者有孟子孟子之憂民之憂也孟子之樂民之樂也著于七篇者備矣後之不能爲唐虞三代也固也無憂樂乎民之心也吾嘗論之無是心而倖其有濟者是以涂之人慮衽席之事也有是心而猶患其無濟者是以父母慮其子之事而患其有弗獲也無是心而徒濟其私者以涂之人而與爲市易也後之不能爲唐虞三代也固也無憂樂乎民之心也非謂無希高慕遠者也後之爲人君者而有是心非必希高慕遠天下已受其福後之爲人君者而無是心夫卽希高慕遠天下轉受其禍後之爲人臣者而有是心非必希高慕遠天下已受其福後之爲人臣者而無是心夫卽希高慕遠天下轉受其禍夫以涂之人而慮衽席之事卽其智能材力什百于室之人必無益者彼固涂之人也心之所不屬也以室之人而慮衽席之事其智能材力卽什百不如涂之人必有益者彼固室之人也心之所屬也心之所屬有甚于父母慮其子者乎父母慮其子之事未有不濟也心屬焉也心屬焉者必有濟若漢文帝宋仁宗是也漢文帝宋

仁宗非希高慕遠者也徒以有勤卹民隱之心此其治之獨得效也心不厲焉者必無濟若漢之武帝宋之神宗是也武帝之功愜于文帝神宗之志大于仁宗可謂希高慕遠者矣海內卒爲騷動非其功之不如志之不如而徒以其勤卹民隱之心之遠不如也今夫憂民之飢也而食之憂民之寒也而衣之憂民之露處也而廬舍之衣之食之廬舍之此固至庸至近無奇之事然非有父母之心者不能周也文教患不美武功患不遒涂飾治具之事患不古若意誠廣矣然而民之飢也不暇食之民之寒也不暇衣之民之露處也不暇廬舍之是猶涂之人也一拱手患失容一開口患失言至目擊其人飢寒露處之狀淡然不以關慮工好語慰藉若不可已足未出繩樞已釋然已固也涂之人也漢之文武宋之仁神以此故不相若也且後之爲人臣者若漢之諸葛亮唐之陸贄夫未嘗希高慕遠也其事君也口不必曰堯舜其處身也口不必曰伊周其勤卹民隱之心即堯舜其君伊周其身者不之過也口堯舜其君口伊周其身卑漢陋唐薄諸葛輕陸者有人矣宋之王安石是也希高慕遠力主其所謂新法者行之海內海內蒙其殃清議大譁仡仡不少動非不爲動也彼固無憂樂斯民之心也然則安石者固涂之人也若何與之議室家事哉彼固不知王道之奚所倪也王道之所倪倪于飩然具有父母之心者也父母憂其子之飢既食之矣憂其子之寒既衣之矣憂其子之露處既廬舍之矣以衣食之惡之不如美也則又美之以廬舍之庳之不如完也則又完之衣食美廬舍完以非有禮義辭讓之節不可久完美也于是則又禮義辭讓之節以爲家室之道在是也而不知憂飢寒露處之憂如是其勤勞也而遽遽爲之嗚呼衣食之之未能也何能美其衣食也廬舍之之未能也何能完其廬舍也衣食之廬舍之之未能也更何能修其禮義辭讓之節也嗚呼此唐虞三代之治所以不可復見也然則因簡陋者得乎曰因簡陋者

是與民爲市也彼亦憂民之憂樂民之樂矣利在也利不在則又不暇憂樂民之憂樂而唯巳樂之樂巳憂之憂矣是故利在則楚越人爲左右手利不在則楚人掉臂而觀越人凍餒也越人掉臂而觀楚人凍餒也淦之人也故吾嘗曰後之善理天下者立一古者司市之法而有餘治矣謂其無父母之心也孟子之時齊宣王梁惠王之徒淦之人也孟子若曰吾無以動其父母斯民之心驟與陳王道有入乎動其父母斯民之心而後唯吾說之信而莫吾閼也惠王立沼上顧樂鴻鴈麋鹿此何關于民自孟子言之則曰與民偕樂古之所以能樂也宣王以羊易牛此何關于民自孟子言之則曰可以保民而王宣王好貨公劉好貨乎自孟子言之則曰與民同之謂公劉好貨可也宣王好色太王好色乎自孟子言之則曰與民同之謂太王好色可也宣王好勇文王武王好勇乎自孟子言之則曰救民于水火謂文王武王好勇可也凡以動其父母斯民之心而巳矣嗚呼此唐虞三代之治之所由以終始者也吾故曰王道終始之大端憂民憂樂民樂是以治具畢張而化理洽也

準孟下　　汪紹

三代之治天下以道其道具其器備也三代後之治天下也以術其道微其器亡也古者治天下之大器有三曰封建曰井田曰學校蓋自有封建而後有公侯伯子男有公侯伯子男而後有吉凶賓軍燕饗賑膰慶賀之禮有吉凶賓軍燕饗賑膰慶賀之禮而後禮制行于諸侯禮制行于諸侯而後若卿若大夫若士若阜若輿若僚若僕若臺圉若牧以次相承而禮制得行于天下之爲人臣者矣是則封建者制爵制祿之大器也有井田而後有鄉州黨族閭比有鄉州黨族閭比而後有讀法會民祭祀喪紀昏冠飲酒之禮有讀法會民祭祀喪紀昏冠飲酒之禮而後禮制行于民閒禮制行于民間而後若圃若工若商若牧若嬪若衡虞若閒民以次相舉而

禮制得行于天下之爲人民者矣是則井田者任地任民之大器也有學校而後有君在父在兄在之禮有君在父在兄在之禮而後知有子臣弟之義知子臣弟之義而後禮制行于王太子禮制行于王太子而後若王子若羣后之太子若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若俊秀之子以次相觀而禮制得行于天下之爲人子者矣是則學校者明人倫之大器也繼三代而爲治者封建廢郡縣興舉古所謂考禮正刑一德之治變爲簿書算數遂以吏胥得操官府之柄其弊也官府視爲具文吏胥據爲姦藪其極也官府與吏胥共手而淩民生則紀綱弛矣紀綱弛而鬬爭急鬬爭急而刑獄繁矣井田廢兼幷興舉古所謂保受葬救賙賓之治變爲傭徒市隸遂以富民得制貧民之命其弊也富民侈于王侯貧民夷爲奴婢其極也暴君汙吏征斂橫出富與貧交困則生計蹙矣生計蹙而飢寒迫飢寒迫而盜賊起矣學校廢制科興舉古所謂升之司徒詔之樂正者變爲有司之程尺遂以空言而獲倖進矣其極也倖進不以空言而輸金輸粟則擁厚貲者得美官矣擁厚貲者得美官而流品雜矣流品雜而名器濫矣于斯時也欲復三代之器不亦遠闊于事情哉善治天下者其惟有信賞必罰以御下鋤姦擊暴以齊民絕干請抑僥倖以取士而已然則封建廢而郡縣興井田廢而兼幷興學校廢而科舉興此古今一大消長也吾嘗求其消長之故三代之器至于澌滅無遺者以秦之得志于天下商鞅之言用于前李斯之言踵于後也鞅斯之言得見用于天下者以孟子道之不行也孟子蓋嘗有意于維持三代之封建井田學校矣今考其書道則三代之道也器則三代之器也以三代之器行三代之道三代必可復也由此觀之孟子之道行則商鞅李斯之言絀秦不能得志于天下則三代之器不至澌滅無遺然則孟子道之不行鞅斯之言得見用于秦者是又古今一大消長之樞也嗚呼三代之器積之非一朝修之非一王竭數聖人之心

思歷千百年爲之而後以大備及其衰也以孟子之賢學孜孜汲汲求維持完復之不足以軼斯偏家小說漸滅之若炎火燎鴻毛焉何天之無意于三代也吾嘗深思其故天下有不弊之道無不弊之器道猶規矩也器猶方員也規矩出乎天出乎天者不弊方員成乎人成乎人者雖經神聖之創造必歸于弊三代之器至于周末固有必消之勢焉何也封建者所以明君臣之分也自爭奪起篡弒作而君臣之禍亟矣此封建必消之勢也井田者所以均民地之數也自侵暴興經界亂而民地之律紊矣此井田必消之勢也學校者所以養賢材之具也自學術壞橫議生而賢材之敗極矣此學校必消之勢也有所消者必有所長此孟子之所以不能行道于天下秦之所以得志于天下也秦既得志于天下于是毀滅三代之器泯然無遺餘後代即有願治之君終不能復然而其器亡非其道亡也誠得其道矣器雖不具變而通之可也秦以後善言治道者莫董子若矣其言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此直上直下亘古今塞宇宙者也在自立而已矣善言治器者又莫若賈生矣其言有與孟子相表裏者曰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此孟子發在所損之指也曰禮貌大臣以厲其節大臣厲而後可以率羣屬羣屬率而後可以治邦國此孟子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之指也知是則三代封建之遺意已行于郡國之間矣其曰定經制曰毆民而歸之農皆著于本著于木而後得以食其力食其力而後得以安其分安其分而後得以著其辨此孟子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也如是則三代井田之遺意已行于兼并之日矣其曰諭教太子能諭教而後能修身能修身而後能事親能事親而後能愛人能愛人而後能君人此孟子所謂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也如是則三代學校之遺意已行于制科之日矣非然者臣節不厲而君子犯義矣民分不安而小人犯刑矣太子不知學則上無禮下無學而賊民興矣此三代下治天下之

極弊也嗟乎孟賈者治器之大匠也執斯者壞器之賤工也孟子修之于未壞之前賈生言之于已壞之後在治天下者善用之而已矣後之儒侈言三代者多矣然不明其道術之大分消長之大機乃于暴秦煨燼之餘摭拾遺文挂一漏百以爲治天下之道在是施之于政而輒敗吾未見其得爲大匠也適爲賤工所竊笑而已

繩荀上

汪縉

元黃剖判萬物混形血氣凝動嗜欲蠢蠢嗜欲欲遂不遂則爭奪生人弱物強物害乃滋聖人出爲之驅物衞民于是羣然戴附之以爲君師故君之立民立之也物害既除民又自相攻擊爲人道憂治之者非如治物之可以力捍勢御械羈智絡也聖人憂之因其天制之爲禮以善人道然後人道立所謂善人道者何始也曰始于因因也者因其天是故因德賢小大制君臣禮因生生相禪制父子禮因男女胖合制夫婦禮因同腹昭蘇制兄弟禮因異系相歡制朋友交接禮由五者又推通焉制之差等使其嗜欲不得亂以紀綱人道人道由斯乃不壞是故後之君天下者誠能察其始修禮以養人之欲天下相安于禮之中君臣同德父子一心夫婦相嚴兄弟戢樂朋友道終敬讓之風行于海內則人道立人道立則天下清甯萬物得所日進于治進于治者禮治之也不能察其始不能修禮以養人之欲天下相爭于欲之中君臣離德父子異心夫婦相讁兄弟相猶朋友道不終乖戾之氣積于宇內則人道窮人道窮則天下否塞萬物失所日趨于亂趨于亂者欲亂之也然則已亂在養欲養欲在由禮由禮在修禮君天下之大法蓋在是矣荀子曰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辨也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禮禮莫大于聖王又曰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此君所由立

禮所由起君天下者不可不一察此言也且夫君天下者億兆人中之一人焉也以一人養億兆人之欲欲給養焉蓋難矣雖然得其說而養之無難也夫能養億兆人之欲也必其能先寡一巳之欲者也能以禮養億兆人之欲也必其能先以禮寡一巳之欲者也人君不能以禮先寡其欲勢足以爲縱之幾不斷億兆人之欲以滿一巳之欲也幾不隄億兆人之欲以流一巳之欲也卽虧卽滿卽隄卽流此億兆人畏刑惡辠亦卽靜然安虧安滿安隄安流未嘗敢誰何而人君之志殫人君之威亦且大白矣然而億兆人之安虧情不安虧也億兆人之安隄情不安隄也億兆人之安人君之滿也非其情也億兆人之安人君之流也非其情也積威刼之也亡何而虧者驟滿隄者驟決滿者驟傾流者驟閼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顧猋旋獸駭風舉雲搖而人君之欲虛矣秦是也後之人君而絀以無欲之說絀以以禮寡欲之說吾知其難也苟用其虧億兆人之欲之才用其隄億兆人之欲之才以養億兆人之欲豈庸主中主所得追其步驟乎而不勝其欲以及茲也且不勝其獨欲以及茲也嗚呼未有樂獨欲而不底于覆亡其欲者也是故太上養欲其次同欲其下獨欲獨欲者秦是也同欲者順人之欲以遂己之欲者也三代之賢君漢唐之治主是也且天下之所欲者何也士之欲存乎名農之欲存乎粟工之欲存乎器械商之欲存乎貨賄順欲者敬士重農勸工通商使各得其欲士知愛重農多蓋藏工役技能商樂通流于斯時也君則何憂欲之不遂哉臣榮者君必不辱也家富者國必不貧也肆良者庫必不楛也市盈者府必不虛也君則何憂欲之不遂哉彼憂欲之不遂者必其侮士賤農墮工病商使天下咸失其欲者也與人同欲者則又何憂欲之不遂哉然則能同天下之欲與不能同天下之欲其效可覩矣雖然必有養欲之主而後禮教明必有寡欲無欲之主而後養欲之治修養欲之治修而後倫理得天下肥是謂大順

堯舜禹湯文武是也

繩荀中

汪縉

君天下者宅中而總四海之衆聚則治散則亂聚于一則治聚于二則亂聚散一二之分治亂由焉矣且天下之勢至渙也聚之至難也散之至易也聚難聚聚易散何道之從其不在官人乎有分之者有統之者分之者有司也官人者因事分職相絕相通相輔相察是故患其侵也而相絕患其隔也而相通患其疏也而相輔患其姦也而相察因職任能宜專宜簡宜責成宜宥小眚是故欲其竭情也宜專欲其裕才也宜簡慮其怠于後也宜責成慮其怯于前也宜宥小眚職分則事舉能分則職舉職有大小不可偏稽能有高下不可猝知奠其大小隸其高下則必有統之者矣統之者宰相也官人者相誠得其人推其類拔之朝在朝者復推其類布天下書稱百寮師師同寅協恭和衷唐虞之所以興也相不得其人徧布私人于朝私人復推其類徧布于天下詩人究王訩春秋書尹氏周之所以衰也天下治亂之機其在此矣然則官人者君天下之要術擇相者又官人之要術也荀子曰彼持國者不可以獨也然則強國榮辱在于取相矣又曰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又曰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嗚呼此萬世君天下者之大法也雖然吾患擇相者之難也吾所謂難不于賢主于英主不于有事之時于無事之時宰相者天下之士之特也人主能屈節于天下之士然後能得天下之士之特而用之賢主以禮待士其能屈節于天下之士也明矣英主以駕御之術待士其不能屈節于天下之士也又明矣天下之士之特可招以禮不可招以駕御之術且英主當有事之時所駕御者

必天下之雄駿也當無事之時駕御中材而已取宰相于雄駿取宰相于中材必有知其難易者況取宰相于有事之時能否立覩取宰相于無事之時其能否有覩于數年後者有當時謂之能後世不謂之能當時不謂之能後世謂之能者此吾之所謂難也雖然不可以不擇也荀子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爲之也千歲之信士何表也荀子曰此夫以千歲之法自持者也以千歲之法自持者何表也荀子曰曉然獨明于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黑白是其人者也其取之奈何荀子曰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又曰官人守數君子養原信斯言也則取相者其不在于修身乎其不在于修身乎

緼荀下

汪縉

論一世之得失億萬世備焉有立前觀後者矣荀子之論秦也有舉往鏡來者矣賈子之論秦也秦以强兼天下二世而亡非强之辠强而不審于本末之辠也古之天下未有不得之强失之弱者强者百治以喜則懷以怒則威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守則完以攻則破以禮樂則雍以政刑則肅弱者百亂以喜則狎以怒則離以令則梗以禁則匿以守則削以攻則疲以禮樂則飾以政刑則玩得失之數可覩矣然而强于本者植强于末者折强于本者開無盡之藏塞無隙之竇强于末者盡其藏矣隙其竇矣此本末之效也秦之强本邪末邪刑賞農戰强之具也道德仁義强之本也剛決刻急强之末也强之具藏之深則愈完暴之急則速敗剛決刻急所以暴之也道德仁義所以藏之也古者藏刑賞農戰于道德道德威藏刑賞農戰于仁義仁義張秦孝公商鞅知有强之具不知有藏以强立强勢已易竭始皇李斯吏從而暴之暴之不已而具竭竭之不已而具敗矣

其卒蠹于胡亥趙高也立也蓋其始也以強立國以民力立強以刑立民力其繼也以強竭強以民力竭民力以刑竭刑其卒也以強敗強以民力敗民力以刑敗刑強之所由立者刑并民力于農戰所由竭者刑并民力于恣睢所由敗者刑并民力于昏虐立于孝公商鞅竭于始皇李斯敗于胡亥趙高蓋失其本也久矣此藏之不深之禍也荀子曰力術止義術行賈子曰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蓋貴其藏之不深耳曰義術曰仁義藏也所以完之也此論一代之得失也謂之億萬世係焉者蓋億萬世之大計有三一曰重天下之根本一曰開天下之壅塞一曰端天下之風尙根本重則天下不搖根本者言乎民也重之者勿傷民財聚其田廬林園器賄則有餘財勿傷民力寬其心志耳目手足則有餘力勿傷民氣保其父子夫婦兄弟則有餘氣天下患不足不患有餘有餘者可以處無事可以支有事不足者無事則愁苦有事則畔散不可以處不可以支此天下之大計一矣壅塞開則天下不決壅塞者言乎諂諛之臣也開之者勿自多其智以盡匹夫之慮盡匹夫之慮國乃利勿自堅其辟以詔百官之匿詔百官之匿謀乃拙勿惡逆而喜順以來細人之佞來細人之佞乃斷萬民之命君民一體也一體流通者疾不作一國流通者病不伏此天下之大計一矣風尙端則天下不疑風尙者言乎師儒之道也端之者勿以勢利消廉恥廉恥消民乃竊勿以新進踰老成老成輕下乃爭勿以小才易大德大德易後必失師儒者國之準繩規矩也無準繩何以不窮于爲平爲直無規矩何以不窮于爲方爲員無師儒何以不窮于爲國此天下之大計一矣秦獨糜爛其生民湛溺于諂諛放棄其師儒然則天下之根本已絕也壅塞積風尙頹而國亦亡矣嗚呼此秦之失大計也古今得失之林視此矣上觀百世下觀百世凡纂主之失其理者千萬端未有不由于輕民者也聖主之得其理者亦千萬端未有不由于重民者也國之亡古有千

萬未有不由于民心之背上國之興古亦有千萬未有不由于民心之嚮上民心之嚮背乎上君心之輕重乎民為之也佞臣之事主失其理者千萬端未有不由于阻上下之情忠臣之事主得其理者亦千萬端未有不由于通上下之情阻上下之情者古有千萬未有不由于諂曲通上下之情者古亦有千萬未有不由于質直民情之通阻臣之質直諂曲為之也歷年而短失其理者千萬端未有不由于苟一時之利不顧後世之害歷年而永得其理者亦千萬端未有不由于顧後世之害不苟一時之利苟一時之利不顧後世之害者古有千萬未有不由于輕師儒顧後世之害不苟一時之利者古亦有千萬未有不由于尊師儒歷年之多寡師儒之降替為之也古今得失之林具此矣嗚呼論一秦而前乎秦後乎秦者之得失昭焉矣此億萬萬世之計也

衡王

汪紹

六經同體而異用文中子因其用而識其體識其體而達諸用其述易也於遁行之智有以知其時其述書也於變化之制有以識其中其述詩也於興衰之由有以得其要其述禮也於三才之接有以達其奧其述樂也於九變之治有以觀其成其述春秋也於王道之輕重曲直有以取其衷其讀經也傷遷固而下述作紛紛帝皇之道暗而不明天人之意否而不交制理者參而不一陳事者亂而無緒不得已因貳以濟非敢以仲尼自居也稽仲尼之心而已矣其以蒼生為心也其以中國為訓也其蘊諸天命者也其以之建皇極敘彝倫也凡以稽仲尼之心一中而已是中也亘古今橫四海而無不在焉者也順之則吉悖之則凶者也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無遠近高下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其知命者乎曰已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其知心知性者乎又曰聖人之道若寒暑進退物無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其

知化者乎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其知王道者乎命也性也心也化也王道也一中而已矣中也者亘古今橫四海而無弗在焉者也龍川陳氏聞其風而悅之修皇帝王霸之學見聖賢之精微流行於事物而不息於是力持三代以下爲經世非爲漢唐也秦隋之不能一天下者嗜殺而已漢唐之能一天下者不嗜殺而已此其卒爲天心之所眷民命之所繫也陳氏於是持之甚力予其心也亘古今橫四海而無弗在焉者也雖然龍川知天理之在人心者萬古不息不知天理之在人心萬古不息者必以堯舜爲至知天理之在人心萬古不息者流形於事物不知天理之在人心流行於事物者皆備於我龍川之學蓋得文中子之粗者而已文中之學至精故有取於兩漢然無欣羨兩漢之心也以故經綸於事物然未嘗滯心於事物也龍川則已有欣羨漢唐之心矣則已滯心於事物矣故曰得其粗然天理之在人心者萬古不息此即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也龍川失在欣羨漢唐之心未去耳去其欣羨漢唐之心堯舜之至者即天理之在人心者而已天理之在人心萬古不息者流行於事物此即其備於我者也龍川失在滯心於事物耳去其滯心於事物皆備於我者即其流行於事物者也其不可以一變而至道者乎吾故附於河汾而極論之

著議　　龔自珍

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學也一代之學皆一代王者開之也有天下更正朔與天下相見謂之王佐王者謂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載之文字謂之法即謂之書謂之禮其事謂之史職以其法載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謂之太史謂之卿大夫天下聽從其言語稱爲本朝奉租稅焉者謂之民民之識立法之意者謂之士士能推闡本朝之法意以相誠語者謂之師儒王之子孫大宗繼爲王者謂之後王後王之世之聽言語奉

租稅者謂之後王之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與以有成者謂之治謂之道若士若師儒法則先王先冢宰之書以相講究者謂之學師儒所謂學有載之文者亦謂之書是道也是學也是治也則一而已矣乃若師儒有能兼通前代之法意亦相誠語焉則兼綜之能也博聞之資也上不必陳於其王中不必采於其冢宰其太史大夫下不必信於其民陳於王采於宰信於民則必以誦本朝之法讀本朝之書爲率師儒之替也源一而流百焉其書又百其流焉其言又百其書焉各守所聞各欲措之當世之君民則政教之末失也雖然亦皆出於其本朝之先王是故司徒之官之後爲儒史官之後爲道家老子氏清廟之官之後爲墨翟氏行人之官之後爲縱橫鬼谷子氏禮官之後爲名家鄧析子氏公孫龍氏理官之後爲法家申氏韓氏世之盛也登於其朝而習其揖讓聞其鐘鼓行於其野經於其庠序而肄其豆籩契其文字處則爲佔畢絃誦而出則爲條教號令在野則熟其祖宗之遺事在朝則効忠於其子孫夫是以齊民不敢與師儒齒而國家甚賴有士及其衰也在朝者自味其祖宗之遺法而在庠序者猶得據所肄習以爲言抱殘守闕纂一家之言猶足以保一邦善一國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至於夏禮商禮取識遺忘而已以孔子之爲儒而不高語前哲王恐蔑本朝以干戾也至於周及前漢皆取前代之德功藝術立一官以世之或爲立師自易書大訓雜家言下及造車爲陶醫卜星祝倉庾之屬使各食其姓之業業修其舊此雖盛天子之用心然一代之大訓不在此也後之爲師儒不然重於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則不知也重於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則不知也生不荷耰鋤長不習吏事故書雅記十窺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睹上不與君處下不與民處由是士則別有士之淵藪者儒則別有儒之林囿者昧王霸之殊統文質之異尚其惑也則且援古以剌今囂然有聲氣矣是故道德不一

風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隱不上達國有養士之資士無報國之日殆夫殆夫後必有受其咎者而非士之謂夫

通今日知錄

顧炎武

漢時天子所藏之書皆令人臣得觀之故劉歆謂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而司馬遷爲太史令紬石室金匱之書劉向揚雄校書天祿閣班斿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東京則班固傅毅爲蘭臺令史並典校書曹褒於東觀撰次禮事而安帝永初中詔謁者劉珍及博士議郎四掾府史五十餘人詣東觀校定五經諸子傳記竇章之被薦黃香之受詔亦得至焉晉宋以下此典不廢左思王儉張纘之流咸讀秘書載之史傳而柳世隆至借給二千卷唐則魏徵虞世南岑文本褚遂良顏師古皆爲秘書監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手書繕寫藏於內庫而元宗命宏文館學士元行沖通選古今書目名爲羣書四錄以陽城之好學至求爲集賢院吏乃得讀之宋有史館昭文館集賢院謂之三館太宗別建崇文院中爲秘閣藏三館眞本書籍萬餘卷置直閣校理仁宗復命繕寫校勘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書成藏於太清樓而范仲淹等嘗爲提舉且求書之詔無代不下故民間之書得上之天子而天子之書亦往往傳之士大夫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來舊本藏之秘府垂三百年無人得見而昔時取士一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廢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古司馬遷之史記班固之漢書干寶之晉書柳芳之唐歷吳兢之唐春秋李燾之宋長編並以當時流布至於會要日歷之類南渡以來士大夫家亦多有之未嘗禁止今則實錄之進焚草於太液池藏眞於皇史宬在朝之臣非預纂修皆不得見而野史家傳遂得以孤行於世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今是雖以夫子之

聖起於今世學夏殷禮而無從學周禮而又無從也況其下焉者乎豈非密於禁史而疏於作人工於藏書而拙於數教邪遂使帷囊同毀空聞七略之名冢壁皆殘不覩六經之字嗚呼悕矣

與友人論學書

顧炎武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歎夫百餘年以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弟子之賢於子貢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予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忮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

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以文曰行已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予取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

國初承明季之弊故其言如此至於近日而違行己之恥與置四海之困窮者又不在內心之儒而在術末之士矣

安福修學記　施閏章

天下之盛衰人才之得失皆視其學之興廢兵革未息則不暇治學及其既平吏困於簿書士窮於衣食淹月累歲卒以無成故非強幹有爲者不爲功新野進士焦君榮治安福之三年承水旱之後適與相接漕艘之營作屯卒之勾補兵艦之驛騷山民之獷悍事頻節促不遑寧晝於此而從事學宮進諸生治俎豆吾見其才行之去人遠矣雖然古者有學無廟羣師弟子日習其中而因祭菜以明敬也後世有廟無學置博士之長僅司俎豆而弟子不與居也然則學雖具而闃無人焉以滋茂艸猶無學也名隸而實背途一而趨岐雖委粟於地以飽寠士猶無學也夫學者求諸聖人之道而以之育才則才出以之莅事則事治者也漢人多倘經學服官斷獄之事無一不出於經今人首倘制舉業而以其餘力治經父師之所傳子弟之所習詩易春秋之指甚且稍謬於聖人非惟無學亦無經也又或自以爲經而不知何者爲學也由斯以觀聖人之經果何益于今之世哉安福於吉爲中縣士湻而材茂舊多君子明正嘉間以理學稱者鄒公守益最著次則劉公陽及文敏邦采

諸公皆反身切理深入而自得故一時從之者甚衆其後學者之患或離經史侈空談于是劉公陽嘗極論之以爲世儒道堯舜之孝弟而鄉黨無稱小溫公之誠實而然諾不踐深言幽獨而無忌於可指可視高言著察乃未及乎行之習之吾讀其言未嘗不撫卷歎息深吾道之憂也居今之世志聖人之道雖聱巖而處負經而鋤居子子行踽踽苟其氣專而力深吾知其必有獲也況士湆材茂聚族於學而弦誦飲食其中者乎工有肆農有畔士有學各其所也亦各其業也由其塗者衆而收效者寡則吾所不敢信也

經義制事異同論　　王昶

古無經術治術之分也必衷諸道道者所以制天下之事裁其過引其不及循循然使民共由于道中故禮樂者道之器也兵刑者道之斷也食貨者道之資也他若可驚可愕非常之舉猝然臨之而聖人不以爲異以爲異者吾固有常者以節之要皆使不繆戾于道焉乃止然聖人又慮後世之未明乎道之故也垂之言筆之書且其所爲筆於書者反覆詳焉而不厭俾後世因吾言以求夫道因夫道以制夫事而聖人之道已大白于天下故古之經術治術無別也自六經中厄于秦火漢儒掎摭掇拾于煨燼中爲之箋解訓故貫串鈎穴功亦可爲鉅矣其間往往有以易候氣以洪範驗五行以齊詩測性情以春秋決疑獄以禮定郊禘大典而缺畧放軼不能盡悉聖人之道之所以大於時爲管商申韓鄧析子之學者遂得竊起持政事之柄而經生僅僅守其空文以相號召經與事遂判然爲二雖生心害政未嘗不歸咎于異說而諸儒之迂疎無實用或有以致之也宋胡氏瑗憂之因分經義治事爲二各因質所近以教授諸弟子其後用之于世莫不班班然有成效可紀夫胡氏治事粹然一出于正盡掃管商申韓鄧析刑名法家之積習使學者知王道所本洵可爲造士者法矣然其

所治經義者將抱聖經而止斤斤焉佔畢乎抑亦將以不嫺治事之人而使之仕乎恐治經義者仍歸于迂疎無用而聖經終以虛文傳世也然則學者之爲業也惟就其質以擇所事事焉而六經中所有言其事者悉反復考證以端厥本使異日出之皆爲有用材庶經術與治術合大道其不分同異也夫

傳信錄序

方苞

古之所謂學者將明諸心以盡在物之理而濟世用無濟于用者則不學也古之仕者自下士以往皆實有可指之功以及物故其食于上也爲無愧而受民之奉也安自學廢而仕亦衰博記覽騖詞章囂囂多言而不足以建事平民是不知學之用也治古聖賢人之說歛然爲儒者之容以取世資而出于身者不必然是不知學之本也故其仕也不大刻于民則自以爲無愧而人亦諒之其遇事而惘然不知所措與失事之理以枉于人而自以爲安者皆是也朱子曰凡事之難以通曉于事者之少也知其分寸而一一以應之則人無欺慢而事易集夫周之季世先王之教衰矣而自公卿大夫以暨小臣隸圉當官治事而井然不紊者皆是也豈材之獨盛于古而通曉于事者之多歟毋抑其所學者然歟會稽章君惺村爲江南都使司政教所及吏士翕然尤善治獄雖老姦宿豪從容以數言折其機牙莫不畏服屢董大役嚴明無犯而役者懷之蓋其存于心者隨在恐背于義理而又明于在物之數誠所謂知其分寸一一而應之者也使非局於官之所守則其功之及于物者豈可量歟君居官甚貧而下車即治明道先生祠功訖費逾千金暇時輒採古人嘉言善行手錄而藏之蓋其設施之所自者非苟然也然君語人每曰吾未知學此君之學所爲不類于今人歟習于君者集其治政處物之方可以觸類而有所開通者曰傳信錄余傷夫學者之昧所以也爲序而傳之蓋感君所學之能濟世用而

非以其相好之私也。

治安文獻序　陸壽名

天下之事盡于六曹。國家設立六部。下逮州縣之官。亦分六掾庀厥事。其來久矣。虞廷岳牧九官。不以六位官。而其事不能出于六曹之外。周官三百六十屬。統于六卿。古之六卿。即今之六部。周書所謂董正治官。各率其屬以倡九牧也。今夫天下之事盡于六曹者。非謂天下之官皆六部之官。乃天下之官所治之事。皆六曹之事也。天下之事。必隸于天下之官。用天下之官。而後可以成天下之事。故吏爲首。治天下者用人理財。政之大者也。故吏先而戶次之。禮樂不興。則王道不成。禮定而樂以行。故禮居三。聖人所以威天下者。莫大于兵。故兵居四。聖人所以斷天下者。莫大于刑。故刑居五。聖人成天下之務。莫大于工。故工居六。六者天下之事所由全。天下之治亂安危所由出也。天下官吏有定員。錢穀有定數。等威有定儀。戍守徵發有定制。服宅錢敕有定律。營建將作有定衡。此六曹之槩也。得其人則制治于未亂。得其人則保邦于未危。然則治亂安危之故。不惟其官。惟其人而已矣。使天下之爲吏者。進退人才。既公且愼。則仕路以淸。天下之爲戶者。上下損益。不踰鈞石。則國用以足。天下之爲禮者。君舉必書。鑒于成憲。則秩敘以明。天下之爲兵者。四征九伐。張皇六師。則武備以敕。天下之爲刑者。色聽簡孚。謹循三尺。則兩造以服。天下之爲工者。若杗鳩僝。奮庸不作。則徭役以平。仕路淸則君子進矣。國用足則倉廩實矣。秩敘明則民志定矣。武備敕則國威強矣。兩造服則天下無冤民矣。徭役平則庶民子來矣。由此觀之。天下治亂之數。安危之理。固不難知也。然時代異制。習俗異宜。沿革異令。緩急輕重施行者異序。於是有數奏之陳。有文告之體。有條議之方。有詳請之申。有補偏救弊之規。有窮變通久之法。以一

人之耳目爲視聽則聽明不能盡也合衆人之耳目而聽明盡矣以一人之心思爲謀猷則事理不能悉也合衆人之心思而事理悉矣自其言之可採者而書之則謂之文自其人之可存者而書之則謂之獻文獻立而六曹之學思過半矣昔堯舜之世三載考績九德咸事周官以六計弊羣吏盡之以廉則知察吏爲安民之本而興廉又爲察吏之本也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此之謂也我　皇上勵精圖治嘉與中外大小臣工亮天工熙帝載以進于唐虞三代之隆則斯編之成庶幾寸壤細流或少補高深之萬一云爾壽名不敏爲世祖皇帝親政之年所取士自惟薄劣伏處林泉無所表建于世而讀書論世恥爲雕蟲之業念經史而外旁達世務不爲無用之學者莫備于六曹仰惟當代賢士大夫嘉謨善政存十一于斯編聞見固陋多所闕遺世之君子或亦有諒于此也

日知錄序

潘耒

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若夫雕琢辭章綴輯故實或高談而不根或勦說而無當淺深不同同爲俗學而已矣自宋迄元人尚實學若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與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極古今通達治體曷嘗有空疏無本之學哉明代人才輩出而學問遠不如古自其少時鼓篋讀書規模次第已大失古人之意名成年長雖欲學而無及間有豪雋之士不安於固陋而思嶄然自見者又或採其華而棄其實識其小而遺其大若唐荊川楊用修王弇州鄭端簡號稱博通者可屈指數然其去古人有間矣崑山顧甯人先生生長世族少負絕異之資潛心古學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

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抄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當明末年奮欲有所自樹而迄不得試窮約以老然憂天閔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當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語學問必斂袵推顧先生凡制度典禮有不能明者必質諸先生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生為通儒也先生著書不一種此日知錄則其稽古有得隨時劄記久而類次成書者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謬誤至於歎禮教之衰遲傷風俗之頹敗則古稱先規切時弊尤為深切著明學博而識精理到而辭達是書也意惟宋元名儒能為之明三百年來殆未有也耒少從先生遊嘗授是書先生沒復從其家求得手藁較勘再三繕寫成帙攜至閩中鳩工刻之以行世嗚呼先生非一世之人此書非一世之書也魏司馬朗復井田之議至易代而後行元虞集京東水利之策至異世而見用立言不為一時先生固已言之矣異日有整頓民物之責者讀是書而憬然覺悟採用其說見諸施行於世道人心豈小補哉如第以考據之精詳文辭之博辨歎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

學古錄序　　朱珪

治者道之迹也唐虞以來禮樂政刑之迹不同其所以為治一也六經之道微矣其迹惟周官禮較著王莽之世劉歆依仿時事以僞經竄入其間今漢制可考者班氏十志而外淩儀王氏抄撮傳注凡得四卷而鄭氏多以漢法說經畸零詰屈殆等於不賢者之識小焉唐之六典開元禮宋之政和五禮元典章明集禮會典諸書迹具在也而不盡衷於道至唐杜氏宋鄭氏馬氏之通典通志冡通考類能言其所當然而不盡能言其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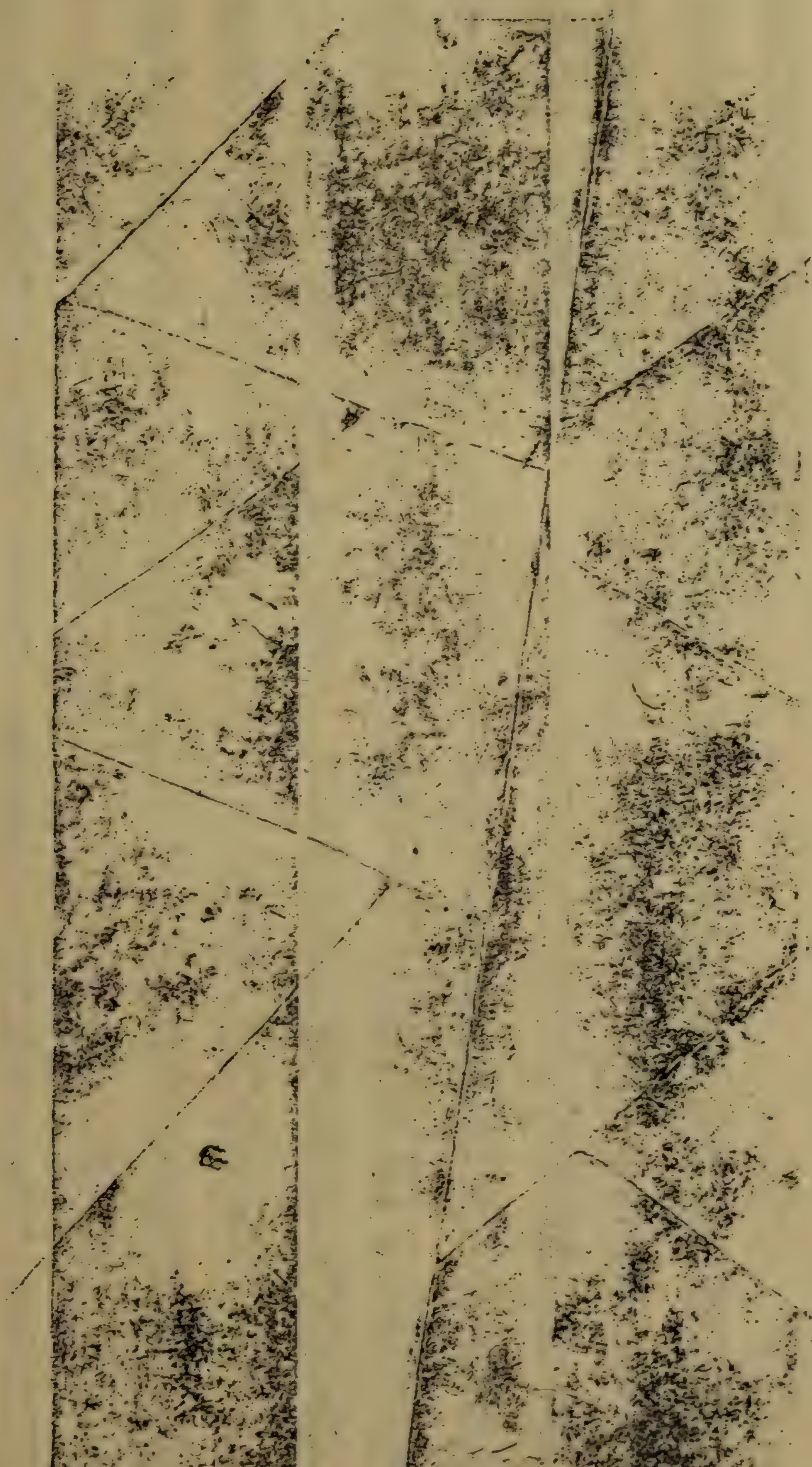
然學者知古今之變博取而約之也精而後由其迹以觀聖人之道之心將所謂一以貫之與夫百世可知者胥在是矣東安曾氏受一玩性命之旨者數十年嘗撰次孔子孟子下至宋元明諸儒爲學聞錄八卷以繼往學又以舉政之暇舉歷代禮樂政刑治亂得失之大推本經義閒涉諸史成學古錄百數十篇攬其綱要而無叔孫緜蕝之勞擷其菁華而非舉子兎園之册以是爲有本之學亦以是爲有用之文昔曾氏鞏之文論者以經術最醇故其言三代禮樂之制如聚處一堂而與之進退玆之無意爲文而文且若是者則以其學廣其思精其體大雖治之迹古今不同而無異道即無異治予之學抑已末矣乎是編而卒讀之庶幾見末知本如見古聖人禮樂政刑之迹之心而不至面牆也矣

讀大學衍義補膚見序

盧文弨

前明胡端敏公前發甯王宸濠不軌事以罪去後事驗得雪復用于時人以是稱之至今而不知其侃侃正論有關于天下國家之大計者正多也公爲吾邑臨江鄉人其裔孫以公所著膚見二卷示余屬爲之序蓋公讀邱文莊公大學衍義補而著其所欲設施者如此其中有云吾嘗于某疏中備陳之則此爲公登朝以後之書也嘗慨夫世之學者自爲秀才時即專以決策發科爲念一旦得志推之無本而措之無術鮮不爲國家病夫士當其困窮里巷其於朝廷政事之得失容或不能盡知若既已在其位矣於事有所不便令有所難行疾苦之所致禍患之所伏豈可以不知既知之則當思所以處之思處之則必取古人之良法美意而推擇用之然彼溺於富貴者既不足以語此其少欲有爲者又或囿於一偏之識不知通變之宜達古而失泥古亦失國家何賴焉若公此書或增成文莊之義以爲必可行或摘抉其弊以爲必不可行文莊之以微文見意與其所遷

就而不敢言者。公則一一引伸而別白之。余讀公之書而歎公之識微知著。其議論平正通達。實過文莊遠甚。何以明之。史稱文莊性褊狹。與劉健王恕不相通。御史言事不合意。輒面斥之。公有是乎。方大禮議起之時。公家居持論頗與張璁桂萼合。然終身未嘗與之比。迨諸君子廷杖。而公復上書諫。其虛衷觀理。庶幾可與其中立而不倚矣。且即其書求之。邱氏言敬大臣。而公則以爲體羣臣亦當詳也。邱氏極論周官安富之道。而公則以爲今有司之爲富家役者亦多也。邱氏欲以餘田準丁。謂如是則丁不匿。而公則以爲是教之使匿也。邱氏既知鈔法之不便。而又欲強立一法以必其行。公則以爲斷然不可行也。邱氏有取於董摶霄運糧之法。而公則以爲如其言百里當用三千六百人。日遞米二百石。實計人日運米五升五合餘耳。奈何以爲便而取之。殆未之思也。至若宦官近習之弊。在當時所宜救正者。事孰大于此。而邱氏無一言及之。公獨危言正論。一無所撓。此尤爲人所不易及者。余故以公爲過於邱氏。非私言也。夫以公之通曉治體如此。而於論治河也。猶曰身未親歷。未敢以爲必然。其論西番也亦如是。不諱其所不知。然則是惟無言。言則必明見其可行而後從而言之。此豈與世之以冥冥決事者可同日而道哉。學者讀是書。當知古人仕學之不苟。而求其所以用心。雖處極盛之朝。瞿然思所以爲持盈保泰計者。亦致不可忽也。文莊之書。世多有得是書輔而行之。不益盡善而無弊乎。書之以諗天下之留意於治道者。



皇朝經世文編卷二目錄

學術二儒行

學術二 儒行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國史儒林傳序 揅經室文集　　阮元

昔周公制禮太宰九兩繫邦國三曰師四曰儒復於司徒本俗聯以師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分合同異周初已然矣數百年後周禮在魯儒術爲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與藝合兼備師儒顏曾所傳以道兼藝游夏之徒以藝兼道定哀之間儒術極醇無少差繆者此也荀卿著論儒術已乖然六經傳說各有師授秦弃儒籍入漢復興雖黃老刑名猶復淆雜迨孝武盡黜百家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矣東漢以後學徒數萬章句漸疏高名善士半入黨流迄乎魏晉儒風蓋已衰矣司馬班范皆以儒林立傳敍述經師家法授受秩然雖於周禮師教未盡克兼然名儒大臣匡時植教祖述經說文飾章疏皆與儒林傳相出入是以朝秉綱常士敦名節拯衰銷逆多歷年所則周魯儒學之效也兩晉元學盛興儒道衰弱南北割據傳授漸殊北魏蕭梁義疏甚密北學守舊而疑新南學喜新而得僞至隋唐五經正義成而儒者鮮以專家古學相授受焉宋初名臣皆敦道誼濂洛以後遂啓紫陽闡發心性分析道理孔孟學行不明著於天下哉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爲二傳不知此即周禮師儒之異後人創分而闇合周道也元明之間守先啓後在於金華洎乎河東姚江門戶分岐遞興遞滅然終不出朱陸而已終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訓家法寂然無聞揆之周禮有師無儒空疏甚矣然其間臺閣風厲持正扶危學士名流知能激發雖多私議或傷國體然其正道實拯世心是故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誚也我朝

列聖道德純備包

涵前古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 聖學所指海內嚮風 御纂諸經兼收歷代之說迨四庫館開風氣益精博矣 國初講學如孫奇逢李容等沿前明姚江之派陸隴其陸世儀等始專守朱子辨偽得眞高愈張履祥等堅苦自持不愧實踐顧炎武閻若璩等卓然不惑求是辨誣惠棟戴震等精發古義詁釋聖言近時孔廣森之於公羊春秋張惠言之於孟虞易說亦專家孤學也且我朝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門戶不相黨伐束身踐行闇然自修嗚呼周魯師儒之道我 皇上繼 列聖而昌明之可謂兼古昔所不能兼者矣綜而論之聖人之道譬若宮牆倫物訓詁其門逕也門逕苟誤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學人求道太高卑視淺近譬猶天際之翔出於豐屋之上高則高矣戶奧之間未實窺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論聖道又若終年寢饋於門廡之間無復知有堂室矣是故正衣尊視惡難從易但立宗旨卽居大名此一蔽也精校博考經義確然大或踰閑小便出入此又一蔽也臣等備員史職綜輯儒傳未敢區分門逕惟期記述學行自順治至嘉慶之初得百數十人仿明史載孔氏於儒林之例別爲孔子世家之意至若陸隴其等今 國史已入大臣傳茲不載焉

正學論一

程晉芳

古之學者日以智今之學者日以愚古之學者由音釋訓詁之微漸臻於詩書禮樂廣大高明之域今之學者瑣瑣章句至老死不休何雅俗大小之不同也且海內儒家昌言漢學者幾四十年矣其大旨謂唐以前書皆寸珠尺璧無一不可貴由唐以推之漢由漢以溯之周秦而九經史漢注疏爲之根本宋以後可置勿論也嗚呼爲朱學者未嘗棄漢唐也爲漢學者獨可棄宋元以降乎然而學士大夫相率而趨同塗合轍莫有異者何

也余嘗靜而思之有二故焉曰天也人也天之道氣運往復而已矣自明中葉以後士人高談性命古書束高閣飽蠹蟫其所教人應讀之書往往載在文集眞所謂鄉塾小儒抱兎園冊子者足令人噴飯也物極則反宜乎今之儒者得唐以前片言隻字不問其理道如何而皆寶而錄之討求而纂述之此非往復之道乎若夫人心之巧則又有暗與事合者唐以前書今存者不多升高而呼建瓴而瀉水曰我所學者古也致功既易又足以動人若更淺浮於宋以來七百年之書浩乎若涉海之靡涯難以究竟矣是以羣居坐論必爾雅說文玉篇廣韻諸書之相礪角也必康成之遺言服虔賈逵末緒之相討論也古則古矣不知學問之道果遂止於是乎又其甚者因考據字義而旁及於金石文字夫金石文字之足以資助史學者不過訂日月校職官證瑣事而於制度云爲安危治亂之端則其所繫者至小歐陽子固嘗篤好之然亦其才力有餘偶一旁及耳迨趙德甫而所見益淺矣所爲鑒古而知今畜德以致用者果如是而已乎勞心終日惟外之求而茫然不知身心之所在試之以事而顚頓失措臨之以恐懼患難而失所操持由其玩物喪志在平時故了無肆應曲當之具以此爲儒果足爲程朱供洒掃役乎誠使有志之士吾知必不爲俗拘不泥古不遺今博學而反求諸約養心而不蔽於欲斯卓然爲儒大宗矣豈必專守一家齪齪小夫之誚哉

正學論二

程晉芳

有儒者有學人儒者讀書不過多而皆得其精以內治其心外治其事學人旁搜博覽靡所不通而以經史爲歸期適用而已儒者學人合而爲一則爲大儒世不多覯也　國朝以來有三儒焉曰湯文正斌陸清獻隴其楊文定名時清獻之立朝治人可以無憾所微惜者攻陸王太過猶墜講學習氣也若潛庵賓實則昭昭乎與

日月並行玉粹金堅吾無間然矣而或者猶恨二公著述不多無以輔翼經傳夫顏淵仲弓之賢固嘗有著述耶必經傳輔翼而後稱賢則匡衡馬融為賢於龔舍王烈耶三大儒之外有三學焉曰處士顧亭林炎武黃黎洲宗羲大學士李安溪光地安溪之學最醇仕太平之時事　仁聖之主其所施行皆有用無弊而人不以大儒歸之者以其心術之微多作用也亭林黎洲博極羣書其於古今治亂興廢得失之數皆融貫於胸中因筆之於書以為世世法然亭林生於明末目擊寬弛之弊思以嚴厲矯之說近申韓幾不自覺使其術行必有磽确不安處幸而不試故人寶其言而要之不可盡廢在審所用之而已黎洲於出處進退大端言之可謂確矣而其主意以為不封建不井田則世不可以治此則迂生習見不宜出於學人之口烏有經天緯地之才而不能達權通變者乎前乎三人者有程雲莊焉金正希蔡維立之師也當時如念臺石齋輩皆尊服之謂是三代以下第一人鼎革之後逃於禪今其書具在其高明廣大之識信乎為曠世材而舉拂清言詆譏二氏究適依其門戶宗事儒者亦已戾其大端賢哲不世出間一見焉而其歸也不必由川以達海豈不重可惜乎今之學者不必求為過高之行亦無煩多讀未見之書惟是行已有恥自盟幽獨之中孝弟慈惠以自將希賢希聖不躐等而進則亦庶乎其可矣

正學論三

程晉芳

夫古人為學皆以自治其身心而以應天下國家之事故處則為大儒出則為大臣未有剖事與心為二剖學與行為二者也由漢及唐孔孟之眞傳不顯而其學行默與古合者亦代不乏人及宋賢出而修己治人之法程功進序之方燦然大明毫釐不爽程朱諸儒亦既小試之而事無不治自是而降守其教者四百年志節功

行先後相望雖其末流亦往往有迂拘濡緩之弊則學而不及者之過非前人立教者之過也我朝顏息齋目擊闖賊之亂求其故而不得乃歸咎于講學以爲學者但當從事日用不得高言性命其門人李剛主力闡其傳別註四子書自謂直接孔孟望溪方氏爲剛主作誌銘已詳論其弊矣近代一二儒家又以爲程朱之學卽禪學也人之爲人情而已矣聖人之教人也順乎情而已宋儒尊性而卑情卽二氏之術其理愈高其論愈嚴而其不近人情愈甚雖日攻二氏而實則身陷其中而不覺嗟乎爲斯說者徒以便已之私而不知其大礙仁義又在釋老楊墨上矣夫所謂情者何也使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則依然情之本乎性者也如吾情有不得已者順之勿抑之則嗜慾橫決非始於情之不得已乎匡張孔馬迫于時勢而詭隨馬融蔡邕迫於威力而喪節亦可以不得已諒之乎今士大夫一語及講學則譁然應之曰人苐以躬行爲尚耳奚講之有其言誠是及退而察其所行則無一事可質之人者此又何說耶嗟乎魏晉之際禮法蕩然而士夫猶有持淸議維名教者孰是振靡起衰一反流俗之謬而還之醇樸乎

贈錢獻之序

姚鼐

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怒嫉妬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敝也雜之以讖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盡魏晉之閒空虛之談興以淸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頹壞迄亡天下然世猶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尙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眞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

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尚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闚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甯非蔽與嘉定錢君獻之強識而精思爲今士之魁傑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雖然是猶居京師庬淆之間也錢君將歸江南而適嶺表行數千里旁無朋友獨見高山大川喬木聞鳥獸之異鳴四顧天地之內寥乎芒乎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於余論將益有合也哉

安慶府重修儒學記代

姚鼐

古有成均鄉黨州閭之學而無祀先師之廟釋奠則於學設席以祭祭而徹之後世學廢而孔子之廟興至宋乃因廟爲學自元明至　國朝悉因其制觀仰聖人以啓學者效法之思制異於先王而意未嘗不合也安慶府治始於南宋嘉定年黃勉齋先生之所營建意此府學之興亦必始勉齋矣恭維我列聖御宇以朱氏之學訓士而勉齋朱子之高弟也其守此郡以朱子之學教於一方雖當時支撑江淮戎馬之間不竟其志事而其意可思也昔當朱子時有象山永嘉之學雜出而爭鳴至明而陽明之說本乎象山其人皆有卓出超絕之姿而不免賢智者之過及其徒沿而甚之乃有猖狂妄行爲世道之大患者夫乃知朱子之教之爲善也近時陽明之燄熄而異道又興學者稍有志於勤學法古之美則相率而競於考證訓詁之塗自名漢學穿鑿瑣屑駁雜猥雜其行曾不能望見象山陽明之藩其識解更卑於永嘉而輒敢上詆程朱豈非

今日之患哉安慶府學歷代屢有損壞修復今某來撫此土又值其年久功敝乃合官民計畝出財而修之自嘉慶十三年某月起工至次年某月畢工用銀一萬幾千幾百兩自大成殿外及門廡附砌及旁附祠靡不整飭吏民請紀其事余幸當海宇清晏庠序大興之日臨勉齋之舊治仰企勉齋道德渺不可追惟近推 望天子崇教之心而遠循朱子勉齋之舊訓願諸生入是學者一遵程朱之法以是爲學毋逐異說至其修建與革之細碎者則不足載云

近思錄集註後序　茅星來

近思錄集註既成或疑名物訓詁非是書所重胡考訂援據之不憚煩爲曰此正註之所以作也自宋史分道學儒林爲二而後之言程朱之學者往往但求之身心性命之間而不復以通經學古爲事於是彼稍稍知究心學古者輒用是爲詬病以謂道學之說興而經學寖微噫何其言之甚歟夫道者所以爲儒之具也而學也者所以治其具者也故人不學則不知道不知道則不可以爲儒而不通知古今則不可以言學夫經其本也不通經則雖欲博觀今古亦泛濫而無所歸也宋史離而二之過矣伊川分學者爲三曰文章曰訓詁曰儒者夫六經皆文章也其異同疑似爲之博考而爲辨之卽訓詁也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儒者之文章乎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非儒者之訓詁乎然則文章也訓詁也而儒之所以爲儒者要未始不存乎其間然而伊川且必欲別儒於文章訓詁之外者何也蓋謂求儒者之道於文章訓詁中則可而欲以文章訓詁盡儒者之道則不可其本末先後之間固有辨也奈之何進訓詁章句之學於儒林而反別道學於儒之外其無識可謂甚也夫道學於政術判爲二事橫渠猶病之況離道學於儒而二之耶甚矣其蔽也

蓋嘗竊論之馬鄭賈孔之說經譬則百貨之所聚也程朱諸先生之說經譬則操權度以平百貨之長短輕重者也微權度則貨之長短輕重不見而非百貨所聚則雖有權度亦無所用之矣備著漢唐諸家之說以見程朱諸先生學之有本俾彼空疎寡學者無得以藉口焉

答顧甯人書　　張爾岐

辱惠教言訓勵諄切多所獎牖且示以康成泰山徂徠三先生之遺烈而期之修述此豈猥陋敢希萬一雖然自有識來於六經亦常稍涉其流矣見諸儒先之言經者後先繼出注疏之典核程朱之深醇語詳而擇精似已各極其至學者苟能席其成業尊所聞而行所知上者可至於聖賢下者亦足以效一官濟一隅名一善而無難私謂士生今日欲倡正學於天下似不必多所著述正當以篤志力行為先務耳不識高明以為何如論學書粹然儒者之言特拈博學行己二事以為學鵠確當不易眞足砭好高無實之病行己有恥一語更覺切至學之眞偽祇以行己為斷行己果有恥也博學固以考辨得失即言心言性亦非窕語行己未必果有恥也言心言性固恍惚無據即博學亦未免玩物喪志之失此愚見所以於二語中更服此語之有裨世教也爾岐老矣於博學已無及敢不益勵其恥以終餘年乎在愚見又有欲質者性命之理夫子固未嘗輕以示人其所與門弟子詳言而諄復者何一非性命之顯設散見者歟苟於博學有恥眞實踐履自當因標見本合散知總心性天命將有不待言而庶幾一遇者故性命之理騰說不可也未始不可默喻侈於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驗諸己強探力索於一日不可也未始不可優裕漸漬以俟自悟如謂於學人分上了無交涉是將格盡天下之理而反遺身以內之理也恐其知有所未至則行亦有所未盡將令異學之直指本體反得誇耀所長誘吾黨

以去此又留心世教者之所當慮也寡昧之質樂求師資不敢苟異亦不敢苟同惟幸裁正拙作本欲請教既承近日不作文字遂亦不敢復以此等相瀆所以然者欲先生永不破除此戒耳獨中庸論一篇似與論學書旨有偶似者謹錄奉覽倘肯一涉筆繩削乎

與汪容甫書　　王昶

昨過竹西足下論三禮甚悉洵矣足下能信古能窮經也然不審足下之窮經將取其一知半解沾沾焉抱殘守缺以自珍而不致之用乎抑將觀千古之常經變而化之謂之通推而行之謂之事業乎古人三年通一經十五年而五經皆通盈科而進成章而達皆此志也通五經實所以通一經孔孟謂博學要歸反約故孔子之後自周以歷秦漢千有餘年山東大師多以一經相授受紉其師說雖父子兄弟亦不肯兼而及之其兼及者惟鄭君殊尤絕質多聞爲富始於六藝咸有箋註甚至及於算術讖緯其後孔氏沖遠因之然周禮儀禮仍以讓之賈氏未常侈其淵浩兼通而並釋者蓋以兼通必不能精不精則必不能致於用也　本朝制度六官沿明之舊實本之周禮圜丘方澤之祭亦法之春官朝踐爲祫移之於歲暮饋食爲禘用之於升祔祀論烝嘗四時之祭定於四孟不復筮日其餘隨運會之變而稍加損益焉是猶周監二代之意耳士民之禮著於會典詳於　大淸通禮頒在禮部未及通行各省則禮臣之咎也昔何休註春秋率舉漢律鄭君注三禮亦舉律說此窮經好古者之則也至儀禮惟冠昏相見鄉飲酒射及士喪禮以下五篇可以推而致之餘則皆未備實有難通今之學者當督以先熟一經再讀注疏而熟之然後讀他經且讀他經注疏并讀先秦兩漢諸子并十七史以佐一經之義務使首尾貫串無一字一義之不明不貫熟一經再習他經亦如之庶幾聖賢循循慥慥之至

意專於每經中舉數條每註疏中舉數十條抵掌掉舌以侈淵浩以資談柄是斯人之學古人必不取矣又聞顧亭林先生少時每年以春夏溫經請文學中聲音宏敞者四人設左右坐置注疏本於前先生居中其前亦置經本使一人誦而已聽之遇其中字句不同或偶忘者詳問而辨論之凡讀二十紙再易一人四人周而復始計一日溫書二百紙十三經畢接溫三史或南北史故亭林先生之學如此習熟而纖悉不遺也廣陵多聰穎士幸足下以此教之毋遽務躐等速成矜奇炫博之學則幾矣某白

娛親雅言序

段玉裁

以說部爲體不取冗散無用之言取古經史子集類分而校舉其所知以爲書在宋莫著於困學紀聞當代莫著于日知錄近日好學之士多有效之者而莫著于偃師武虛谷之羣經義證次則吾友嚴久能之娛親雅言余嘗以爲學者記所心得無忘所能可以自課可以持贈同人莫善於是顧爲之者其弊有二一曰好爲異說一曰勦說雷同皆中無所得藉此邀名自謂知古學而已聞之東原師曰知十而皆非眞知不若知一之爲眞知也洞徹其本末務剖其是非核之羣書而無礙反之吾心而帖然一字一句之安妥亦天地位萬物育之氣象也久能所說皆得諸眞知故近以自娛娛親遠以娛人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其傳世行後無疑也抑余又以爲攷覈者學問之全體學者所以學爲人也故考核在身心性命倫理族類之間而以讀書之考核輔之今之言學者身心倫理不之務謂宋之理學不足言謂漢之氣節不足尙別爲異說簧鼓後生此又吾輩所當大爲之坊者然則余之所望於久能者勿以此自隘有志於考覈之大而已矣

朱子小學跋

段玉裁

嗚呼此小學二本乃我師博野吏部侍郎尹公元孚之所賜也乾隆丁卯余年十三先君子授以小學是年應學使者童子試試之日能背誦小學四子書詩書易周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尹師爲孺子可教賜飯餽贐之遂面授以新刻梁谿高紫超氏所注小學奉書而歸先君子及先孺人喜甚線裝皮閑帷謹即此本是也蓋師之學宗朱子尤重朱子小學督學江蘇以培植人才爲先務命諸生童皆熟小學爲養正之功以坊間所行陳恭愍注未善惟高氏注條理秩然得朱子編輯本意重刊頒布而其手畀玉裁也蓋有厚望焉謂先君子曰此兒端重必教之成大器勿自菲薄也顧玉裁不自振作少壯之時好習辭章坐耗歲月三十六乃出爲縣令不學而仕者十年政事無可紀四十六引疾歸養二十餘年癸亥先君子見背今又七年所矣歸里而後人事紛糅所讀之書又喜言訓故攷核尋其枝葉略其根本老大無成追悔已晚蓋自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詖厖而朱子集舊聞覺來裔本之以立教實之以明倫敬身廣之以嘉言善行二千年賢聖之可法者胥于是乎在或以爲所言有非童蒙所得與者夫立教明倫敬身之大義不自蒙養時導之及其長也則以聖賢之學爲分外事我所與知與能者時義辭章科第而已矣嗚呼此天下所以無人材也或又謂漢人之言小學謂六書耳非朱子所云也此言又悖夫言各有當漢人之小學一藝也朱子之小學蒙養之全功也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非教弟子之法乎豈專學文是務乎此編之教童蒙者本末兼賅未嘗異孔子教弟子之法也玉裁自入都至黔至蜀久不見此本在巫山曾作家書上先君子請檢寄之先君子寄以他本而夢寐閒追憶在是五年前乃於四弟玉立架上得之喜極繼悲泣蓋痛我師及吾父吾母之皆徂又不克如趙襄子之簡探諸懷中愧恨何極年垂老耄敬謹繙閱繹其指趣以省平生之過

以求晚節末路之昌全以訓吾子孫敬觀熟讀習爲孝弟恭敬以告天下之教子孫者必培其根而後可達其枝勿使以時義辭章科第自溺也此則小子之微意也

復戴東原書　陸燿

來教舉近儒理欲之說而謂其以有蔽之心發爲意見自以爲得理而所執之理實謬可謂切中俗儒之病乃原其病之所起則爲名之一念實爲之蠹自宋儒言理而歷代推尊以爲直接孔孟者程朱數大儒而已未可以虛而附也夫理懸於虛事徵於實虛者易冒實者難欺唯言理而著之於事證之以跡空虛無實之談庶不得而妄託西山大學衍義此其宗乎至於朱陸朱王之辨近世尤多聚訟其所訟者皆在毫釐影響之間若尅舉朱子之創社倉行荒政難進易退知無不言與象山之孝友於家化行於民陽明之經濟事功彪炳史冊以爲理學眞儒之左契則矍相之圃庶有存者矣顧以此求之詎易多得而擇其言之切於今者莫如顧崑山行已有恥田寶山利之一字蝕人最深二語爲廢疾膏肓之藥石能用力于此庶幾於風俗之盛衰吏治之得失民生之疾苦在在與民同好惡而不私於閣下之教得毋近之而不止以其名乎近日從事文抄一編大指如此憾是所見不多網羅難盡淺人易服決擇未精其中不無遺憾是以未敢郵正今大教諄諄似欲匡其所不逮者又可不獻其醜拙耶入便附上一冊燿再拜

記收書目錄後　張海珊

嗚呼斯文興喪之故雖曰天也抑豈不以人哉自漢氏後二千餘年儒林文苑相望如漢魏之文章騷賦唐之詩宋元之經學雖其間遞興遞衰而莫不各有一時好尙以成其所學之盛顧學者則古昔稱先王則惟有宋

人之學爲能直接三代聖賢統緒而列代不得與焉修己治人之要聖經賢傳之蘊已發者無不明未發者無不發而異端之徒與夫功利詞章之習亦遂迸揖退聽而不敢與斯文之事士生其後得有所持循而不惑何其幸也我　國家承明後　國初諸儒頗亦稱盛而竹垞西河之徒輒挾其泛濫之所得集矢於紫陽談爻辰推卦氣而大易寡過之旨晦守毛序攻三家而詩人逆志之義乖專小學于六書訓故而以聖門孝弟謹信之成法爲不足講歸學庸于小戴而以知本復性之實學爲不必求自時厥後談經訓者遂分漢宋門戶益浸淫至今日而其禍烈矣穿鑿於故訓文字之微張皇於名物器數之末拾前人之唾餘謬述爲家法及進詢以本經之大義則瞢然莫知也於是鄙躬行爲陳言斥廉恥爲小節唯知嗜貨利競功名以便其耳目口鼻四支之欲班氏所呼爲利祿之途然者豈不信歟夫漢人功誠不可沒然固以其抱殘守缺而有以待乎後之人是故宋人之功漢人之功也尊宋乃以尊漢也譬之稽田漢任其開墾而宋任其斂穫今乃舍粒食之功而鹵莽滅裂日求所爲開墾者事之亦可怪甚矣海珊自十七八歲始知誦讀家無書籍稍稍從賈客購取則宋人著作極盛而時賢解經之書往往兼金不能得自某年迄某年約所收數百卷皆賈人之以爲陳年故紙而無人過問者也嗚呼誰生厲階浸昌浸熾而致此燎原之勢則信乎俗學功利之習深錮于人心故一唱而和者易衆惟其有以便人之私也抑天人之際盛衰之循環要有不得不然者歟聊志于此以爲自厲之道云爾

與法鏡野先生書

羅有高

循復二敍破經師之陋發先聖昔賢之蘊使後世學者卽事爲之著求性命之歸微顯一致內外同條誠不必外民生日用空談名理至于雕盤藻繪虛飾輪轅愈無識爲善學者苟得先生之緒言而講貫之可以知所致

力矣雖然本末先後之敍亦有不可強合者聖人作春秋束規西矩南衡北權中繩五則不爽萬物就裁其本在于學易學易之本在于謹彝倫愼言行內之于禮人之彝倫言行壹于禮則性復仁全措之正施之行變化生而經緯天地之事起此聖人所自盡而願天下萬世同歸而無岐者也南宋諸大儒所為固因持堯舜孔孟之道于國事倥偬之會者此春秋之義也謂別無說以易之也道不可以二故也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賊其民者也建三才橫六合一道而已二之則惑反之則亂禮大傳所云不可變革者也亦卽先生所云滄海橫流經常大義确乎可知者也南宋之君不能勉強信用不專諸大儒之說未嘗一日得施于行事是以卒成為南宋也孟子述唐虞三代于戰國擾攘之時朱陸陳誠正義利之辨于南宋南北交訌之日其揆一也先生答懷庭書謂南宋儒先不識時宜持方柄而內圜鑿乎夫所云時宜者立權度量攷文章改正朔易服色異器械殊徽號得與民變革者也聖人鼓舞盡神化裁盡利旣竭聰明焉至于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則無所謂時宜也南宋諸大儒之所諍論天經也地義也人行也烏得而不斤斤也先生其熟思之懷庭云亡吾道益孤每過虎坊橋輒有腹痛之感近公復解組其出處令人敬慕去先生之居未遠可以往復尊著繕寫成務令朋好盡意斟酌歸于至善勿留遺憾

答衍善問經學書　戴祖啓

汝欲知經學之說乎今之經學非古之經學也學經必暗誦五經之正文潛玩功令所立之註訓旁及諸家漸有心得反之身心體究親切措之民物實可施行一言而獲終身之益一句而尋無窮之味日就月將心醉神化夫然故觀其容貌則沖和靜重可望而知也察其氣質則溫良恭儉可樂而玩也稽其行事則中正平易可

述而知也師其文詞則淵懿樸茂可愛而傳也施之天下國家則明通公溥不習而無不利也功烈于是乎出忠孝廉恥於是乎生文章於是乎根深而柢固古之學經者如此今之經學則不然六經之本文不必上口諸家之義訓無所動心所習者爾雅說文之業所證者山經地志之書相逐以名相高以聲相辨以無窮其實身心不待此而治也天下國家不待此而理也及其英華既竭精力消耗珠本無有櫝亦見還則芒然與不學之人同耳吾家東原蓋痛悔之晚嬰末疾自京師與余書曰生平所記都茫如隔世惟義理可以養心耳又云吾向所著書強半爲人竊取不知學有心得者公諸四達之衢而人不能竊也世俗之士方汲溺於科舉之文耤聖經爲禽犢等古字於蟲書陋劣不堪故吾於上所云亦兼有取蓋今之所謂漢學亦古三物教民之一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遺雖不能備或亦庶幾要在善學之而已今海內之所羣推者抱經盧學士辛楣錢少詹事此兩公者能兼今人之所專而亦不悖於古之正傳故爲獨出而辛楣于諸經列史古文詞詩賦有韻四六駢體皆精之天文地理算術國家之典世務之宜問焉而不窮索也而皆獲可謂當代鴻博大儒矣汝既師之但當一心委命必有所開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其當看之書及當識之人另開在別幅噫古無所謂理學也經學而已矣夫子雅言詩書執禮興立成於詩於禮於樂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在是卽程子得不傳之學亦祇於遺經之中不能理於經索不能經於理虛於是乎兩無成焉末學支離禪言幻渺汝小子其愼之哉

文士詆先儒論　閻循觀

予觀近代文士以著述自命者往往傅會經義以立言然於程朱之學則或者尋釁索瘢而深寓其不好之意予竊惑焉夫程朱之言皆本六經也學者苟近思而求之則有以見其理之一而本末之無殊致矣然而攻之惟

恐不勝者則是未嘗致思於其間也夫未嘗致思於其間宜若六經之言皆有所不好焉然而崇之惟恐其不至者則是刦於勢而不敢犯也夫人雖甚愚聞有非毀聖人者則怒斥之矣衆人皆以爲嚴而一人以爲侮而不之顧將如大惡大罪之犯衆誅焉至於程朱去今未遠無聖人之號稍有異議人亦不甚怪於是以其宿怒積忤於六經之意盡發舒於程朱而不能復忍者其勢也又有說焉文士所愛者辭也六經之辭古雅深奧利於引据增文章之光悅故雖棄其實而猶取其華程朱之言直陳事理或雜以方言無雕琢之觀華實兩無取焉而其言又顯切近今情事足以刺譏吾之所爲而大有所不利則是安得不攻也哉然不敢攻其大者何也其大者君臣父子之經修身治人之理皆燦著於經詆之則爲詆經詆經則犯衆誅故不敢乃取其訓詁字義考論故實之異於他說者窮極其變至刺刺累幅不已或詆之爲愚爲愎嗚呼六經程朱之所傳者非字義故實而已也其道在於君臣父子之經修身治人之理人道之所以經緯天地之所以貞固鬼神之所以昭明者皆在焉如以字義故實而已則古之善是者宜莫如記醜而博之少正卯而見棄於聖人何也況其所據以攻程朱之說又多程朱所辨而廢之者而非其博聞之有不及也然且呶呶焉不知止多見其猥瑣陋劣而不智也甚矣秦人有敬其老師而誚其師者或問之曰老師衣紫師衣褐或曰然則非敬其老師也敬紫也今之尊六經以辭華而侮程朱者是敬紫之類也

送萬季野先生之京師序

鴻　景

方今之患士有市心而無經術風俗日敗壞而不可救嘗與山陽顧在瞻言而痛之在瞻曰士無經術故至此苟稍稍讀書明義理必知自愛寧有市心乃爾邪予曰然世之厭薄經術者以爲無適用其巧於自媒者涉其

藩而緣飾之便能立致通顯鼓天下浮薄不才之子而從之是市之尤者也嘗謂經術之亡不亡於厭薄者而亡於緣飾者然尙賴世有老師大儒窮年樸學心知古人之意行已尺寸而吾特惜乎其抱雌節而不鳴於世也先生之道純乎天隱於學無所不貫既絕意人事徒以故人徐相國之招禮聘三至乃强起詣京師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友由先生之道可以禹貢治河以春秋斷獄以周官致太平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以半部論語治天下矣而不適用也抑不惟是而已聞先生之淸節凡緣飾儒術相持爲市者必知所愧勵今之患庶其有瘳乎先生至京師以予言示在瞻何如也

送張少淵試禮部序

張海珊

今天下大弊在名實之不覈上之所以求乎下者未嘗不以實也而下乃羣冒乎至美之名以應其上夫使相與爲名則尙可苟且以致治最可患者恃名之掩覆粉飾其外而內緣以爲奸及其後天下既已忘乎其名而苟有爲之詰責則猶將持空名以相拒而上卒無如之何此天下所以寖寖乎日趨于潰敗而不知覺也制舉一事人才之所從出而　國家制治之源也專其職者主試學使以下及學校之官中年而考校三年而賓興問所以取之者四子也六藝也名美矣盡矣而漢唐對策之制則命之第三場使士子得切劘於時事而有以自見其才其所以試之者如此其詳也然今天下之取士有試之之法而無教之之法學使秩尊與士既濶絕而　國家之文法務使之睽隔不相通其三場之策疑可以展所欲言則又恐主試學使與士子之得以潛通也而禁之言時事由是上未嘗以素教也士亦未嘗以素學也如是則雖堯舜之知人我恐其無以得士矣若夫學校之官闒茸猥瑣無一能舉其職者而頑鈍嗜利者比比也然而爲學使者率知而不問夫以學使秩尊

而所以謝　國家者無他焉則夫學校之職無一舉者宜也然則天下之大故可知已上之所以取士者第以其名而未嘗責其實則士之冒乎美名者將隨上之所投而無不可冒焉以相應其一二矯矯自命之士不安于故習則又以向之不素教不素學之故一旦置諸紛劇遂眩掉迷罔而無所措其手足一跌而敗則夫冒焉以應者皆將引爲鑒而其習益堅持而莫破而于是天下之事終不可爲嗟乎庸庸者不足責吾惜夫賢士大夫能自立不因循者而亦託乎中庸之途第冒焉以應也雖然　國家固亦有使之然者矣一在文法密一在忌諱多天下之事自六曹以下至州縣一老吏居于中鉤考審比則雖命世之才悉被鉗制而無能轉手運足稍稍一試所欲爲今有備位九列以疏文小小違式而鐫級矣求之于古有諸乎雖有殊能絕特之士將汲汲焉救過不遑而有餘力謀　國家事乎故方其爲士也以忌諱之故不使一言之得及于時事及其任事又不使一事稍軼於格令之外一或不然吏議隨之不以爲好事則以爲躁進然則曷怪乎冒焉以居者之多也故愚竊以爲今之治首在省虛文而屏名寔事事求其實使名不得以相冒循乎其名則其實亦不得以稍誣而制治之源尤在制舉一事一事舉則其餘將次第以舉而所以教之之法自四子六經外必于天下之務使相講求庶乎一旦居其位不至眩掉迷罔而爲吏胥之所制雖然余之說聖君賢相所樂聞而忌諱者所必黜也我友少淵蓋亦未嘗切劘于世事者于是計偕北上服王官有日矣苟無志于從政則此行爲無名苟將以政學也吾恐日有所不給然愼無冒焉以相安之猶夫人也

寄張墨莊書　陳宏謀

士子實學全在講究於平時非可勦襲於臨試近揣其弊似有二種一則作文不解書理師生案頭止守時下

講章一部不問精切與否于經書語句畧觀大意卽欲敷衍爲文全無體認親切之處文不足以載道學何能以經世一則秀才讀書惟知學古不知居今應試文策考據雖詳記誦雖博然多泥于古而戾于今及入仕途未免拘迂鮮通方枘圓鑿適不相入世人以讀書人爲無用皆由于此其故總緣不留心邸報之故黃陶庵先生因館于某當事家每日備閱章疏抄報故爲文皆切實不浮可以坐言起行愚意城鄉學館中俱令看邸報或寒生力有不能則同邑同館數人同看費亦無多凡近日　朝廷用人行政及內外諸臣工條奏皆得見聞使之增長識見見之文策自更親切不愧通儒矣士人惟功名得失可以聽之于數至于學問器識全由人事有一分工夫便有一分進益處可以用功之境值可以用功之時而因循錯過不但他人見輕卽自已亦不免于後悔學問要看勝于我者境遇要看不如我者隨時隨事以此着想則無自足自棄之病亦省却多少希冀妄想矣范文正秀才時以天下爲已任王文正平生志不在温飽夫誠能以天下之温飽爲已任則又何暇知有自已之温飽哉

讀書簡要說序

彭士望

天下之治亂繫于學術未有學術不素具而足以有爲于天下者也三代而上有學而無術而放桀遷桐居東討叔皆自然之綂郤曲折赴之以無失天理之正馴至戰國以暨後世之僞儒則有術而無學堯舜亦世事之名沿緣已私以人國僥倖雖至于殺身而不悔王文成謂漢唐宋之有大名于世者不過得鄉愿之似而顧命已爲狂嗚呼難言之矣且夫學術未有不由于讀書者也秦皇以不讀書愚黔首明太祖以讀書愚黔首仇士艮以不讀書愚其君明之奄豎以讀書愚其君自制藝盛而天下士人之讀書誤進內大鑒編自豎宦而人君

之讀書愈誤此積重難反之勢涓涓炎炎以有今日詩書有時而不驗聖賢有時而不信天地鬼神有時而不靈俾俊傑利益萬世之言曾不獲一時之用仁人志士爲之呼搶飲血徒以其書沉之井泥傳之異代博後之人一唱嗚呼可不謂大哀耶包山有石樵先生焉余十年前即知其人丁巳夏相見視其行事探其學術之所由來與之語生平及天下事聚旬日而知其託基于讀書簡要說三千言事無巨細遇無窮達世無阻夷與人無智愚賢不肖讀書無古今經史稗雜而皆一本于實用實用者簡要之所自出也而其功非一日之積一人之資一行一官之庇大之貫穿數千年之成事包六合之內外細則儆履敗緼啜菽飲水食豕祝雞一瞬一息一嚬一笑皆有皇帝王伯之故相取于無窮此子琴張桑戶之相與于無相與有未易一二爲人言者也石樵自述著是說垂十年其遊自滇黔而齊魯而燕于以周知天下人之情僞四方之阨塞形勝不爲不深自王侯將相下迨愚夫婦工賈窮氓賤隸方伎之徒不爲不久且熟三四十年間所經歷戰爭攻守饋餉財賦吏治民生人才之治忽常變安危成敗贏詘損益得失進退臧否何去何從何因何革固已了然于心了然于手而獨不得了然于行與事則亦姑存是說以爲後世讀書之法之用然是說出人罕再讀立義簡要而人或以爲窮大失居則詞章之錮人其弊久矣歐陽永叔蘇子瞻既成進士益慚恨其取科第之文棄舍之以求進于古[illegible]其文章遂以名天下而傳後世而況億兆人生命之所維繫千百年世運國脈之所丕基一代之習尚風化所爲瞻矚豈翳易事而不極深研幾窮險阻而求簡要而欲捷得速成之資勢利也耶抑嘗思之至簡至要之法固無過于立志秉心故曰皐夔稷契何書可讀又曰宰相須用讀書人是二者宜互用之是則石樵之微旨也矣

日知錄跋

張杓

亭林先生挾經世之才。懷匡時之志。慨然以世道人心爲己任。所著天下郡國利病書。於廿一史外博採天下圖經及有明一代實錄。下至公移邸報。凡有關民生利害者。悉萃錄之。旁推互證。務質之今日所可行而不爲泥古之說。誠古今一大著作也。書凡三十二卷。餘錄四卷。乃先生讀書有得。隨筆記錄之文。尤生平精詣所在。自經史而外。凡國家政治大而典禮財賦。小而館舍郵亭。無不援據典籍。疏通其源流。而攷論其得失。至於風俗之敗壞。世教之陵遲。則陳古諷今。尤三太息。蓋先生目擊明季之政。故不覺言之深痛如此。雖其中攷經之失。如幽幷營三州不在禹貢九州之內。攷史之失。如宣房既築。導河北行。而梁楚之地無水災之類。皆不免疎舛。又譏說文穿鑿。至謂武后制字。荊公作書。皆濫觴於許氏。立言亦過當。閻百詩錢辛楣先後糾正之。均足爲先生諍友。要之先生之才。體用兼備。固不屑屑以攷訂見長。而亦不徒以經生自命也。即以經學論。書中所錄及世所傳五經同異類。皆折中衆說。不名一家者。是先生學期心得。不尚苟同。而亦非立異。正不必於馬鄭程朱之間。爲先生強分主奴也。論者不察。乃據音學五書。謂古音復萌自先生始。遂推先生爲漢學。或又以下學指南一書。謂先生尊信朱子。力辨上蔡橫浦象山諸人之非。因目先生爲宋儒。議論嘵嘵。自以爲推崇先生者至矣。而惡足當先生意哉。

讀日知錄

程晉芳

余讀顧氏日知錄。而歎讀書之難也。由明以上。迄于秦漢。儒家者流。學博而精。所見者大。坐而言可起而行者。殆無幾人。惟亭林及黃黎洲于書無所不通。而又能得古聖賢之用心。于修己治人之術。獨探其要。其所論述

實有可見諸行事者然不患其書不傳患在後之人以爲言言可信將悉舉而行之更易成憲曰趨于綜核煩瑣而不覺是又不可不辨也亭林欲以米絹易銀行均田改選法之數者有必不能行有行之而必不能無弊其可行者惟學校貢舉耳雖然豈易言哉不徐徐有以易之鮮有不潰敗決裂者黎洲則必欲復封建井田此則童孺皆知其不可矣眞儒不世出而同時並生言可爲後世法猶或錯襍紕繆若是後之人其何賴焉古之名臣如蕭曹丙魏房杜韓范輩其讀書正不必若後儒之多且精而知天下之不可妄動也則相與優游甯謐之以無事爲治而天下卒無不治譬之人身勞勩倦埶之餘閉關習靜屏退私欲使從容舒展而百病可除苟無以養之雖日服補益之劑而勞勩不休則病猶未減況施之攻伐之劑哉王荊公方正學皆以信古誤人家國此吾輩所宜愼也至其所論正人心厚風俗省刑薄斂練武修文則自唐虞三代以還萬世由之而無弊者也太原閻伯詩有補正日知錄一卷所見者猶小余故論定之毋使不善讀書者以兩先生爲口實焉

陳言夏傳

王鳴盛

陳瑚字言夏蘇州太倉人弱冠爲諸生當明季天下多故與同里陸世儀相約講求經濟大略謂全史浩繁難讀乃編爲四大部以政事人文別之政部分曹事部分代人部分類文部分體爲鉅帙各數十字如黑蟻皆自掌錄略能背誦又旁通當世之務河渠漕運農田水利兵法陣圖無不研貫暇則橫槊舞劍彎弓注矢其擊刺妙天下崇正壬午舉應天鄉試赴試禮部試不第歸時婁江湮塞水旱洊至民大饑瑚上當事救荒四政書其預備之政四曰築圍岸開港浦廣樹藝預積儲防挽之政四曰愼災眚早奏報懲游惰勸節省補苴之政四曰通商勸分興役弭亂軫恤之政四曰招流亡緩征索審刑獄恤病困又陳支吾三議其議食四條曰勸義助勸

轉輸。招商米。優米舖。議兵八條。曰嚴保甲。練鄉民。設偵探。勸習射。練脚夫。練牙兵。備城守之人。備城守之器。議信六條。曰勵士節。稍大戶。巡郊野。安典鋪。清獄囚。嚴督察。又上巡撫王公開江書。一審勢。二經費。三役兵。四賞法。皆精切可施行。而時無能用者。自言其學如醫之治病。求之於古猶治方藥也。求之於今猶切脉也。按脉以求病。按病以定方。按方以用藥。故百發不爽。然主人諱疾。則良醫束手。識者以爲篤論。乙酉以後。避兵行遯。不交人事。嘗初冬。驟寒。客有重裘者。知瑚被單袷。欲解以贈。竟夕不敢發聲。退語人曰。乃知今世復有陳無已也。其孤介如此。晚益困阨。常至絕食。終不肯干人。康熙乙卯年六十三卒。瑚之學閎濶俊偉。博通古今。其論申韓曰。申韓刑名之學。刑者形也。其法在審合形名。故曰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又曰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蓋循名責實之謂。今直以爲刑法之刑。過矣。其論理財曰。管子富國之法。大約籠山澤之利。操輕重之權。在上不在下。而富商大賈無所牟利。漢桑孔之徒師其意。以爲均輸平準之法。而不知其合變。何也。管子霸道也。可施之一國。不可施於天下。苟利吾國。鄰國雖害不恤也。爲天下則不然。此有餘。彼不足。不足者亦王土也。此享其利。彼受其弊。弊者亦王民也。故桑孔用之漢。而耗王莒用之宋。而亡。其論賦役曰。有田則有租。卽粟米之征。有身則有庸。卽力役之征。有戶卽有調。卽布縷之征。唐租庸調。三代之遺法也。楊炎變爲兩稅。卽今之條編。合丁田戶三者而一之矣。唐法之不善。在於口分世業。其意雖倣井田而實有不便者。後陸贄極論其弊。以爲專治資產。故不善。竊以爲不然。田租當從兩稅。而有身之庸。則但當役於本邑。如今之牙行匠戶。當官相似。問丁不問田可也。至如白糧之類。解送京師。自當計畝出財。行僱役之法。如今之官運可也。至有戶之調。則亦當問戶而不問田。但輕其稅可也。今之併戶田爲一者。亦非也。又曰三吳田事全重

水利其田亦當如禹貢分上中下三等此在縣令可以意行之不必俟上命也或於閑暇之日循行郊野分高低平三等遇旱則寬高等之租稅遇水則寬低等之租稅遇全荒然後及於平等此均農之大要也所著書有蔚村講規聖學入門書社學事宜開江築圍書薦先祀神權宜禮菊窗隨筆荒政全書今皆不傳　舊史氏曰國初東南多隱君子以志節自勵而博達多通毅然以經世自任陳先生實爲之魁當避兵時至崑山之蔚村村田沮洳導里人築圍岸禦水用兵家束伍法不日而成至今賴之蓋其學用之必有實效而不爲空言斯可睹矣顧屏居窮野不求人知當世遂無知之者予求其遺書二十年不得聊掇所聞千百之一不足以傳先生然藉此存其梗槩庶幾承學之士猶或聞風而興起焉

答楊邁公書

羅有高

前惠書足下所偁引若朱文公小學陸子制用篇司馬公家訓呂氏鄉約陽明子拔本塞源論甚善終身守而行之有不能盡者雖然飲水必尋源伐木宜至根古經諸先輩立訓之根源也曰畏天命曰愼獨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又諸先輩治經之根源也古經廣大悉備矣天道浹人事周徹幽明靈蠢紀貫洪纖要其根源不越畏天命愼獨敬義而已願足下自三古順流而下不願足下溯洄而上溯洄而上功力浩費而成未可必雖成不全順流而下半事倍功更願足下炳其大根大源存微積微造微優游盤樂于微以聖人遯世无悶四言正其鵠希著則敗矣故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毛氏著者也其言僞虛憍恃氣好治辟說陵駕古儒先蕺苑螟螣也放絕之湯陸百世之師也嚴事之然蒙于陸之攻擊陽明子也無取焉是市井相訾也失儒者之度矣靈壽之政聖門弟子之從政也其自居也嚴其與人也恕其子民也誠其攻擊陽明子明之偶有所蔽也不足

掙其醇前李氏經生也其業盛矣而未落其實也其書瑕瑜半其瑜者往往失之巧是故欲著而不忍欲闇淡簡溫而不能者也孫氏未之詳也蔡先生有高師承之源也誠樂善而幾于充實者也彭先生仕而逸者也其出若雲其處也介于石古之閉關人也後李氏其始也著其末路知反而潛于陸其于文也無迎距其論議禰激好以記問勝豪者也方先生其服古之辭也篤其論文術義法詳矣其失也局小學三家未之有明焉故其文力求雅馴而未免俚夫文之爲道也視其源源盛矣隨地理之高下曲折放而之海而已矣而義法自生焉不前定也小學三家蕪塞久足下有志于古文尙修之顧氏古忠孝之士也有闇淡之意者矣攷證之學近世未有先焉者其日知錄所言類純實不泛雜有裨于治其論學則強而爲知者小玷唯此耳其音學五書一廓從來通叶之蔽使學者復聞三代古音其功鉅其用力勤近休甯江先生愼修更彌縫之古音完矣若顧氏所謂豪傑之士也朱氏溫秀有雅材然非顧氏比何毛氏之可儕邪足下並舉焉誤矣然足下誠精治古注疏則有高所論贅疣也不足縣于心府足下其以爲信然否也

彭紹升曰毛氏謂西河也湯陸文正清獻也前李氏安溪先生也彭先生先曾王父侍講公也後李氏臨川穆堂侍郎也方先生望溪也顧氏甯人先生也朱氏竹垞也鄧先生元昌字寨瀫江西贛州人羅所師事也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目錄

學術三 法語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

學術三法語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說經日知錄

顧炎武

其在政教則不能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而所司者籩豆之事其在學術則不能知類通達以幾大學之道而所習者佔畢之文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小人則无咎也有大人之事以小人之事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故君子爲之則吝也

好古敏求多見而識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進乎是者六爻之義至賾也而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三百之詩至汎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三千三百之儀至多也而曰禮與其奢也甯儉十世之事至遠也而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雖百世可知百王之制至殊也而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此所謂予一以貫之者也其教門人也必先叩其兩端而使之以三隅反故顏子則聞一以知十而子貢切磋之言子夏禮後之問則皆善其可與言詩豈非天下之理殊塗而同歸大人之學舉本以該末乎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觀其會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語德性而遺問學均失聖人之指矣

損不善而從善者莫尚乎剛莫貴乎速初九曰已事遄往六四曰使遄有喜四之所以能遄者賴初之剛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其遄也至矣文王之勤日昃大禹之惜寸陰皆是道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爲政者玩歲而愒日則治不成爲學者日邁而月征則身將老矣召公之戒成王曰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疾之爲言遄之謂也

羽翰之音雖登于天而非實際其如莊周齊物之言騶衍怪迂之辨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者乎以視車服傳於弟子弦歌徧於魯中若鶴鳴而子和者孰誕孰信夫人而識之矣西晉之亡蕭梁之亂豈非談空空覈元元者有以致之哉翰音登于天中孚之反也

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苟非大受之人驟而當天下之重任鮮不恐懼而失其守者此公孫丑所以有動心之問也升陑伐夏創未有之事而不疑可謂天錫之勇矣何以能之其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之謂乎學湯之勇者宜何如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近之矣

蔿言褻言也若鄭享趙孟而伯有賦鶉奔之詩衛侯在鄄而臧孫識蘘士之言是也君子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狎侮之態不及於小人謔浪之辭不加於妃妾自世尚通方人安媟慢宋玉登牆之見湣于滅燭之歡遂乃告之君王傳之文字忘其褻論敘爲美談以至執女手之言發自臨喪之際齧妃脣之詠宣於侍宴之餘於是搖頭而舞八風連臂而歌萬歲去人倫無君子而國命隨之矣

君子不親貨賄束帛戔戔實諸筐篚非惟盡飾之道亦所以遠財而養恥也萬歷以後士大夫交際多用白金乃猶封諸書冊之間進自閽人之手今則親呈坐上徑出懷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話無非此物衣冠而爲囊橐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若乃拾遺金而對管寧倚被囊而酬溫嶠曾無媿色了不關情固其宜也然則先王制爲筐篚之文者豈非禁於未然之前而示人以遠財之義者乎以此坊民民猶輕禮而重貨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日之夕矣而不來則其婦思之矣朝出而晚歸則其母望之矣夜居于外則其友弔之矣於文日夕爲𡖓是以樽罍無卜夜之賓衢路有宵行之禁故曰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至於

酒德衰而酣身長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氣乖而晦明之節亂矣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稱須臾言不敢久也記曰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而書酒誥之篇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是豈待初筵之規三爵之制而後不得醉哉

善惡報應之說聖人嘗言之矣大禹言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湯言天道福善禍淫伊尹言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孔子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豈眞有上帝司其禍福如道家所謂天神察其善惡釋氏所謂地獄果報者哉善與不善一氣之相感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不期然而然無不感也無不應也此孟子所謂志壹則動氣而詩所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者也其有不齊則如夏之寒冬之燠得於一日之偶逢而非四時之正氣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若曰有鬼神司之屑屑焉如人間官長之爲則報應之至近者反推而遠之矣

國亂無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見理於是不得不愬之於神而詛盟之事起矣蘇公遇暴公之譖則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屈原遭子蘭之讒則告五帝以折中命咎繇而聽直至于里巷之人亦莫不然而鬼神之往來於人間者亦或著其靈爽於是賞罰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蚩蚩之氓其畏王鈇常不如其畏鬼責矣乃君子猶有所取焉以輔王政之窮今日所傳地獄之說感應之書是也惟明明棐常鰥寡無蓋則王政行於上而人自不復有求於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所謂絕地天通者如此而已矣

立言 日知錄　顧炎武

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

張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與達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即許庶人之議矣故盤庚之誥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國有大疑卜諸庶民之從逆子產不毀鄉校漢文止輦受言皆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猶存魯山令元德秀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蔿元宗爲之感動白居易爲盩厔尉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憲宗召入翰林亦近於陳列國之風聽輿人之誦者矣

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時而其效見於數十百年之後者魏志司馬朗有復井田之議謂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宜及此時復之當世未之行也及拓跋氏之有中原令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給授而口分世業之制自此而起迄於隋唐守之魏書武定之初私鑄濫惡齊文襄王議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縣於市門若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雜鉛鑞並不聽用當世未之行也及隋文皇之有天下更鑄新錢文曰五銖重如其文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而開通元寶之式自此而準至宋時猶倣之朱子作詩傳至於秦風黃鳥之篇極言以人殉

葬之害爲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爲常而莫知其爲非也歷代相沿至明代英宗始革千古之弊盖御極之初即有感於憲王之奏而亦朱子詩傳有以發其天聰也嗚呼仁哉

唐書李叔明爲劍南節度使上疏言道佛之弊請本道定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爲民詔下尚書省議已而罷之至武宗會昌五年始用其言併省天下寺觀而有明洪武中亦稍行其法元史京師恃東南運糧竭民力以航不測泰定中虞集言京東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如此可以寬東南之運以紓民力而游手之徒皆有所歸事不果行及順帝至正中海運不至從丞相脫脫言乃立分司農司於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爲農師歲乃大稔至今水田遺利猶有存者戚將軍繼光復修之薊鎮是皆立議之人所不及見而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行夏之時固不以望之魯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獨以告顏淵及漢武帝太初之元幾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顏淵告漢武也孟子之欲用齊也曰以齊王猶反手也若滕則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嘗貶於齊梁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嗚呼天下之事有其識者不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然則開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

雜言日知錄　　顧炎武

讀屈子離騷之篇乃知堯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則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則謂之耿介反是謂之昌披夫道若大路然堯桀之分必在乎此

老氏之學所以異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塵。此所謂似是而非也。卜居漁父二篇盡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從也。而義有所不當爲也。子雲而知此義也。反離騷其可不作矣。尋其大指。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爲莽大夫與。

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彌謙彌僞。彌親彌泛。彌奢彌吝。

巧召殺。忮召殺。吝召殺。

江南之士輕薄奢淫。梁陳諸帝之遺風也。河北之人鬬狠劫殺。安史諸凶之餘化也。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日北方之學者是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今日南方之學者是也。

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僊。夫一生仕宦。投老得閒。正宜進德修業。以補從前之闕。而知不能。及流於異端。其與求田問舍之輩。行事雖殊。而孳孳爲利之心則一而已矣。宋史呂大臨傳。富弼致政於家。爲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已以成物。豈以位之進退。年之盛衰。而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於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禮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顦顇。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弼謝之。以達尊大老而受後生之箴規。良不易得也。

貧者不以貨事人。然未嘗無以自致也。江上之貧女。常先至而埽室布席。陳平侍里中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古

人之風吾黨所宜勉矣

中庸餘論

李光地

元亨利貞天德也元之氣爲春其職生亨之氣爲夏其職長利之氣爲秋其職收貞之氣爲冬其職藏人之生也得乎元之德以爲仁得乎亨之德以爲禮得乎利貞之德以爲義智及感物而動也由仁而發則爲惻隱由禮而發則爲辭讓由義而發則爲羞惡由智而發則爲是非故曰人者具天地之德陰陽之交五行之秀氣也仁義禮智者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性情皆道心也達乎天德者也雖然理乘於氣而行故道心麗於人心而發人心者愛也惡也欲也懼也愛之發爲喜惡之發爲怒欲之發爲樂懼之發爲憂人心動而吉凶判焉是故喜者吉之根也怒者凶之根也樂者吝之根也憂者悔之根也必也愛而仁斯其喜也道矣惡而義斯其怒也道矣欲而禮斯其樂也道矣懼而智斯其憂也道矣必也動乎惻隱是謂愛而仁矣動乎羞惡是謂惡而義矣動乎辭讓是謂欲而禮矣動乎是非是謂懼而智矣必也由仁而喜也道斯有所吉矣由義而怒也道斯無所凶矣由禮而欲也道斯無所吝矣由智而憂也道斯無所悔矣吉凶悔吝之介與衰治亂之幾也是故喜者治之象也怒者亂之象也樂者盛之象也哀者衰之象也必也喜而仁斯治可致矣怒而義斯亂可止矣樂而禮斯盛可保矣哀而智斯衰可興矣禮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樂者先王之所以飾樂也兵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刑者先王之所以飾哀也必也禮而行於仁斯喜可以致治矣樂而節以禮斯樂可以保盛矣師而出於義斯怒可以沮亂矣刑而折以智斯哀可以扶衰矣是故喜怒哀樂心之機學之要也自此而上則通於天君子以之順性命之理焉自此而下則關於世君子以之持氣數之權焉

喜樂陽也怒哀陰也喜極則生樂怒過則生哀以類相生者也哀生喜樂生怒反類相生者也雖然哀生喜也易致樂生怒也難持心滿則愈不足也氣溢則愈不制也智昏則愈不思也是故怒生哀哀生喜亂而向治者也喜生樂樂生怒治而入亂者也善檢身者不於樂生怒之時而於喜生樂之際

木金水火統之者土也仁義禮智統之者信也愛惡欲懼統之者思也喜怒哀樂統之者和也是故誠則仁義禮智存矣思則愛惡欲懼正矣和則喜怒哀樂平矣土周流始終而旺於四時之季四時之季者相生之界也故愛欲惡懼相生之界則當節之以思也喜樂怒哀相生之界則當節之以和也節之者謂遲焉而勿容遽也節之以思則理明而氣定節之以和則氣定而理明

木火金水運而木德常伸仁義禮智行而仁道常貫故愛欲惡懼之叢生欲其愛心之常在也喜樂怒哀之雜發欲其喜氣之常流也

四德主於貞五常妙於智是故懼者平惡而節愛欲者也哀者殺怒而生喜樂者也憂懼亦情也而君子以制其情焉

是非與懼同位知是非則知懼矣怵惕而後惻隱是仁之情生於懼也恭而後敬是禮之情生於懼也羞而後惡是義之情生於懼也懼者衆情之攝也生人之命也小人爲畏威學者爲畏義君子爲畏天

喜而懼則不至於樂矣樂而懼則不至於怒矣怒而懼則不至於哀矣哀者必懼故能生喜也

吉凶悔吝四氣也而無咎其土德乎不期吉而祈免乎凶悔吝者無咎之謂也無咎者不自外至自省自修而已矣易之道有曰吉无咎者矣是雖吉而可以有咎也有曰凶无咎吝无咎悔无咎者矣是雖凶悔吝而可以

無咎也立乎無咎之域則吉其致也凶悔吝其值也雖然震无咎者存乎悔又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是故中和土德也而體中導和非戒謹莫先焉

學言 蒿庵閒話　　張爾岐

人同於始而異於終學不同也人同而學異者志不同也故莫先於辨志志定而後可言學所志甚大而所成不逮或相背馳者操術有異也故次辨術術擇其正而又有奪之者則業未顓也人多所習者皆以爲不可廢辨之而後緩急可知則一源之道也故又當辨業學聖而行不至猶之未學也徵其跡而或學或不學不可掩矣故次辨跡跡者人所同適也君子履之小人亦或履之誠與僞之殊也聖者履之賢者亦履之安與強之殊也不僞而誠則成矣安之則爲聖強之亦不失爲賢故次辨成

綜核之說可除蒙蔽其病必至苛察權謀之說可開昏塞其失必爲機詐曠達之說可破拘攣必至敗名檢清靜之說可息囂競必至廢人事報應之說可以勸善懲惡必至覬倖而矯誣緣業之說可以寬忿寡怨必至疏骨肉而忘修爲養生之說可拯殉慾之害而已必至貪天而違命

備忘錄論學　　張履祥

一善在身幼而行之長而不之舍也善將自其身以及諸人以及其子孫一不善在身幼而行之長而弗之改也不善將自其身以及諸人以及其子孫愼之哉

人之德有大有小才有大有小量有大有小有自其性有自其學大能兼小小不能兼大然亦有能大而不能小者取人者不可不知

以己之所能愧人以己之所不能病人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小人之情狀也執此以衡人不蹈其失者罕矣

未有啓寵而不納侮者也未有恥過而不作非者也

每事責己則己德日進以之處人無往不順若一意責人則己德日損以之接物無往不逆此際不可尤人但當責己也故爲學者自是則自暴自足則自棄

百僚師師則德日以崇業日以廣卿士師師非度則民彝大泯亂家人朋友何往不然是以君子愼其所與居所與遊

禮以防德上智之事也刑以防淫下愚之事也命以防欲中人之事也

學者固不可不讀書然不可流而爲學究固須留心世務然不可遂入于功利修諸身見諸行事可以刑家可以範俗窮達一致終始一節方不失爲聖賢之徒也

董江都嚴氣正性多得之春秋王文中溫良正直多得之詩書凡人專精致志於聖賢遺經得效自是不同是以遜志時敏學於古訓不可不力

極敝之法得良人爲之亦不至于大厲極良之法使不善人行之亦足以爲害正如青苗之行當時程明道韓魏公所治之部決不病民周家徹法陽貨榮夷等行之決是爲暴所以求賢用人不可不汲汲也

五行無制則不成用金不得火之制則不成從革之用火不得水之制則不成炎上之用水不得土之制則不成潤下之用土不得木之制則不成稼穡之用木不得金之制則不成曲直之用故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師友者制我以有成者也

雜說

魏際瑞 原名祥

或有問於東方生曰子游於大人無所求重於州里有司無所關說於財無所取於人無所貸不亦廉乎子之事物皆有籍子之圖書記其目於卷之首與冊之足者必辨且詳而子之立事也必預不亦勤乎食無兼味寸紙不棄不亦儉乎[illegible]贈不遺財物無所長不亦慨然乎所爲不擇吉所向不避忌小禮不拘小嫌不介不亦達乎受寄不通其物受諾不顧其餘不亦貞乎親者不諱其惡讐者不諱其善不亦直乎小人詼之而不喜君子責之而不怒不亦公乎己不欲而勿施諸人不亦恕乎童子俗人與爲戲謔正人君子與爲恭敬不亦無方而有執乎臥而持書行而執卷不亦好學乎於事不求其備於物不求其完不亦知足乎聞斯行之不亦果乎行而必遂不亦才乎學之而輒得不亦多能乎不畏彊圉不亦剛乎不侮鰥寡老弱不亦仁乎不憂不患不計不營不亦樂乎子何爲而至于斯也東方生曰噫嘻人莫苦於不自知而樂於自欺是以欺世而盜名者久假而不知其非也吾之無所求無所關說爲不能忍辱也無所取爲無可以取也無所貸者無所以爲償也新而貸焉吾懼人之恠其驟也故而貸焉吾懼人之疑其不償也遇物而不能不目靡臨財而不能不心動吾以知吾貪也事物有籍爲善忘也記卷首與冊足畏其煩於簡取也事必預不耐於臨事思也吾是以知吾惰也儉者嗇於財也吾知吾非好儉贈施者不得已也吾知吾非能慨然也不擇吉不避忌爲有妨於作也不拘小禮不介小嫌吾知吾躁而不屑吾知吾非達也不通物不顧其餘生而硜硜非貞也不諱惡不諱善性而行行非直也小人詼之而不喜不能容也君子責之而不怒不能奮也吾知吾非公也不欲勿施諸人姑息也童子俗人與爲戲謔簡也正人君子與爲恭敬愧也吾知吾非恕非無方而有執也臥而持書行而執卷吾知吾非好學

也不能靜也不求完備吾非能知足也懼災禍也聞斯行之躁也行而必遂倖也知不遂者不行吾知非吾才也學而輒得吾知吾不能專且久也不畏彊圉吾知吾匹夫之勇也不侮鰥寡老弱吾知吾婦人之仁也不憂不患不計不營憚思也吾非能樂天知命而泰然不動也人莫難於自知又莫易於自知吾所能者吾自知而已矣魏子曰東方生其不自欺矣乎人之疑我是不可欺也人之信我是愈不可欺也人不可欺故欺人者曰自欺而已矣

魏子客于范公楚人之爲客者請於魏子曰聞子有言於公而公莫不聽也信乎曰信曰然則何以不我聽也曰范公之必聽者兩無兩有其必不聽者亦兩無兩有無私無求有情有理非獨吾言之聽行道之人言之而亦莫不聽也有私有求無情無理非獨人言之而不聽公卽自言而亦莫肯自聽也夫本乎兩無兩有之必聽者以爲言雖非范公安得而不聽之於是楚人嗒然而若失

善謊必假于眞善諛必假于諍善貪必假于廉善深必假于淺爲文以艱深文淺陋者爲人且以淺陋文艱深也

積勞可以當病積懼可以當災能常病者無卒死能受挫者無終敗

有獨至之情者雖于凡物無情皆可謂之有情無獨至之情者卽于凡物有情總可謂之無情天下無不近情之君子天下無不溺情之小人太近情者不能入道不近情者不能得道

油枯出于油而去油蔗餳出于蔗而解蔗鳥毒之地牧靡乃多蝮蛇所生鴆鳥乃出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恩以多而怨作樂以極而悲生蓋日月往來之理寒暑推移之序也故遠怨者薄責人而自厚君子之治天下

後其樂而先憂

水不淸者其詞物也不鮮質不素者其設色也不妍平淡乃絢爛之極寂然爲大智之原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鷙鳥未擊不能勝其身也礪鑑者至昏治至明濯厌者至汚治至淸君子于此觀天地萬物之情焉

不經疾病不知健時之康也不歷患難不知平時之福也不跋涉泥淖不知除道者之功也不阻絕津梁不知濟航者之德也不設身處地不知人之有不得已也不知人論世不知事之有不得不然也不臨文受窘不知平日學問之優悠也不臨窮遇報不知隨事種德之利益也圖維屢有不足而后知養我者之恩思索屢有不通而后知教我者之德也憂譏而后不敢輕乎毀被痛而后不敢輕于刑也見佻巧者之可鄙而后知大雅之可貴聽滑稽者之易厭而后知禮要之有味也不親其事不知任者之憂勞不監其工不知造者之煩苦也不臨期遇變不知固執之難憑不力竭無計不知責備之難盡也我憚于改過當知責人之貴輕我疾惡太嚴當知責己之貴重也我受誣而仍有不白當毋以事棄人我受德而多所不覺當無以理責報也故曰人恒過然後能改禍福相依疑悟相長豈不誠哉

人于極喜極怒之言多不由本心故君子不恃人之喜不藏人之怒

不強人便是恕不自恕便是強此之謂強恕也以理傳欲如虎傅翼愼之哉

心有拘束則反安舒常懷不足則有餘

常自謂性直必麤躁暴戾之氣未除也自謂性樸必鄙野苟且之氣未除也自謂不好事必怠惰惛散之氣未除也自謂守理必執拗矯僻之氣未除也人性各有一弊而皆取其似美者以自慰此之謂自欺

待至誠之人當以至誠待譎詐之人尤當以至誠蓋譎詐之人病在不誠若以爲其人未可誠動偶參譎詐則彼必愈增其技以加我我又加之是不惟不得動彼以誠并且陷我于詐也而曰人之多詐豈不謬哉

納諫進言在己有愛莫助之之誠將以如不得已之意然後我之本心可以無罪悔也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哭夫以禮哭子以情也舜不疑象武王周公不疑管蔡丹朱啓明堯以爲嚚訟不與天下待兄弟以親愛待子以義方也夫婦多私昵故君子節之以禮兄弟易疏忌故聖人純之乎仁世俗反之

水無不清停之斯驗矣民無不良良有司治之斯驗矣

善人不幸人咸歸罪于天以爲無知是天且因善人而得罪矣爲善之權顧不重哉

上世變中古中古變叔季而叔季不得不反乎太初小惡畏大惡大惡畏極惡而極惡不能不制于大善

人責我所有而不改責我所無而不勉不可以爲君子人稱我所無而不愧稱我所反而不怒斷斷乎其爲小人矣

理皆正也偏而著之則成邪物皆純也淆而亂之則成雜邪與雜匪他卽正與純之偏著淆亂者是也然則君子豈敢恃曰吾純吾正也哉

事理物情必極之于至盡反有空隙惟有餘不盡爲無隙蓋至盡則無餘無餘則有隙有餘不盡則有餘者既無欲盡之意不盡者其地反得有餘有餘故無隙也

思辨錄論學　陸世儀

天子所與治天下者士人也而士人所習不過帖括制義空疏無用之文限其出身卑其流品使不得並于士人君子者吏也而吏胥所習錢穀簿書皆當世之務士人共治天下則所當親也而遷轉不常歷官如傳舍吏人不與流品則所當疏也而終身窟穴公庭長子孫而無禁天下何由致治哉周子曰善治天下者識其重而亟反之今欲復古亦反前弊而已矣凡士人未入官之時當養于學校自學古論道之外凡當世之務俱宜練習其吏胥則惟用識字者取其足備書寫而已仍三年一換已經充役者不得復入如此則官日智而吏日愚可無舞文弄法之弊矣

禮者天理之節文故有一代則有一代之制作皆有意義不必是古而非今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則知生百代之後者其禮必將損益百代乃秦漢以來其制作禮樂者多非明理之儒而明理之儒則又多是古非今動輒有礙其原多由誤認非天子不議禮之語蓋中庸所謂不議禮者謂不敢輕議而改時王之制也若私居議論考訂折衷此正儒者之事亦何罪之有焉孔子荅爲邦之問是一証也朱子儀禮經傳集解亦是此意而此書成于門人未及折衷且亦多泥古禮而不能揆之于今使後世無所遵守愚意欲一依朱子集解所分之目如家禮國禮王朝禮之類自三代以至近代一一類載其禮而後以己意爲文以折衷之名曰典禮折衷庶幾議禮之家有所考據格致工夫議禮居其大半今人全不講此可慨也

薛文清云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當熟讀深考愚謂孔子動稱周家法度雖周公制作之善亦從周故也予每怪後儒學孔子亦動稱周家法度而于昭代之制則廢而不講亦不善學孔子者矣況居官而讀

律令所謂入國問禁也昔陸文量公嘗言國家當設宰相及讀律令有以後官員人等有妄言請設立丞相者滿朝文武大臣即時執奏將本犯凌遲處死不覺失色因嘆居官不可不讀律令今之學者奈何忽諸

文獻通考與綱目相表裏綱目詳歷代之事實通考詳歷代之典禮世全不觀所以鮮實學之士也鄧元錫函史下編朱健治平略二書宜與通考參看修己治人之道莫備于大學西山衍義瓊山衍義補則旁通而曲暢之者也能讀衍義衍義補二書則知天下無一書不可入大學其不可入大學者皆無用之書皆無益于人己者也

讀史當以綱目爲主參之資治通鑑以觀其得失參之紀事本末以求其淹貫廣之二十一史以博其記覽然約禮之功一綱目足矣資治通鑑與紀事本末猶不可不讀二十一史雖不讀可也備查足矣二十一史列傳甚冗亂其諸志却不可不讀蓋一代之禮樂刑政存焉未可忽也予嘗欲去二十一史紀傳別取諸志合爲一書天文地理各從其類是誠大觀文獻通考亦彷彿其意但終不若獨觀一代爲覩一代之全耳

讀史有必不可少諸書如歷代地圖建置沿革歷代官制建置沿革年號考甲子考帝王世系帝王授受建都考歷世統譜秋槃錄等書俱不可少意欲彙爲一集名曰讀史要覽亦是便學者之事

水利農田是一事兩書可互相發能知水利則農田思過半矣

看書不可看重疊書徒費心目如唐荊川左編鄧元錫函史上編不過摘史中諸人分門別類不必觀也

凡讀書分類不惟有益兼省心目如綱目等三書所載大約相同若綱目用心看過則此二書不必更用細閱但點過便是譬如復讀極省工夫然須同時理會不可閱畢一部再閱一部久則記憶生疏也其餘若理學書

如先儒語錄之類。作一項看。經濟書如文獻通考函史下編治平略大學衍義補經濟類編之類。作一項看。天文兵法地利河渠樂律之類。皆然。成就自不可量也。

凡人自二十四五以前。古文不可不學。至二十四五以後。則學道爲主。無暇及矣。須少年時及早爲之。陽明未遇湛甘泉講道時。先與同輩學作詩文。故講道之後。其往來論學書。及奏疏。皆明白透快。吐言成章。動合古文體格。雖識見之高。學力之到。然其得力未始不在少年時一番簡練揣摩也。學道之儒。不重作古文辭。只恐人溺于辭章之習。若藉以發揮道妙。則此一段工夫。亦不可少。

君子之于天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苟吾書得行。吾言得用。使天下識一分道理。享一分太平。則君子之心畢矣。凡有功業。皆與人共之者也。著述者無論矣。讀而傳之者。居其半。表章而尊信之者。居其半。舉而措諸行事者。居其半。苟于斯道有一分之力。則于斯道有一分之功。不任其功。而反欲任過。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潛邱劄記　閻若璩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主數而言也。理在其中矣。明太祖有言曰。爲惡或免于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此主理而言也。數有所不足道矣。又曰。彼爲善而無福。爲惡而無禍。特時有未至耳。又未嘗不以數言。大哉王言。眞可垂訓世宙矣。

蘇子瞻一生。人知其見阨于荊公。而不知極得力於荊公。方新法之行也。子瞻力爭。以致竄逐瀕死而不悔。既成其爲元祐之正人。及新法之敗也。子瞻鑒此。遂不復言變更制度。一意勸上以安靜。又免其爲早用之安石。

故由前言之則是其不善者惡之由後言之則是其不善者而改之子瞻之爲子瞻其妙正在于此

蘇子瞻不附荊公易不隨溫公難感歐公之知易感韓公之愛難辯曾鞏之當舉易劾周穜之妄舉難

予最愛淮南子曰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蓋性也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安命也二語之妙置之先儒中殆不可復辨後讀莊子達生篇乃知其全本于莊子但易生字爲性字便覺淮南爲勝郭象注曰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二語亦妙

今人廉稱廉恥其實廉易而恥難如公孫宏布被脫粟不可謂不廉而曲學阿世何無恥也馮道刻苦儉約不可謂不廉而更事四姓十君何無恥之甚也蓋廉乃立身之一節而恥實根心之大德故廉尚可矯而恥不容僞

天下極厚道人可富可貧可富者天補之可貧者人制之也

孔子爲命一章其示人以作文之法乎小子一章其示人以作詩之法乎孟子論武成取二三策便識得讀書之法論北山以意逆志便識得讀詩之法

近代文士務博而不明理好勝而不平心未有過于楊用修慎者也楊用修平生不喜朱子以不喜朱子故遂幷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康節諸大儒一一排詆甚至以孟子爲無稽朱子爲不識字以不喜宋儒故遂幷宋人之文章議論爲繁冗爲不公不明宋人之功業品行爲不及前代以不喜宋人故遂幷宋帝王之統系爲偏安爲似晉無論其言之是否只此一念之增遝而不已尙可爲讀書識字者耶噫亦可哀也

竟陵鍾伯敬集有遊武夷山記攷其時乃丁憂去職枉道而爲此予謂伯敬素稱嚴冷具至性能讀書不應昧

禮至此昔二蘇兄弟居喪禁斷詩文再期之內不著一字陸文安稱爲知禮何伯敬嚴冷反不及二蘇之放曠者與登山何事聞訃何時而竟優游爲之耶予尤怪譚友夏撰墓銘不爲隱避不爲微詞反稱其哀樂奇到非俗儒所能測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豈不俗人之所能免歟

以禹貢行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斷獄或以之出使以甫刑校律令條法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以周官致太平以禮爲服制以興教化斯眞可謂之經術矣

程功錄　　楊名時

堯之讓孔子之讓與天之不言所利同四時之行至冬歲功成而退非有美不居讓德之大者乎聖唯不居其美故日進無疆

人至夕而修省若不及故德業日新養身之道至暮夜而虛其腹元氣所以運轉不窮其理一也

學所以成己也豈以此求人之知論語首章卽言不慍中庸以闇然爲達天之基易首爻言龍德言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始之終之祇此一義此無名所以爲大

夏至之日盈而必反故君子忌盈盈不可久也臣道守月幾望之戒欿然常虛以從道也

含容有二不足校者視其等不當校者視其理

畏天之命畏聖人之命畏君父之命守而安之所謂舍命不渝也畏天故尊聖而盡力於事父事君君父人之天也雨露霜雪風日雷霆皆所以生成萬物

行善於身行善於家所以自愛其身家卽所以愛君國天下也

天地易簡故貴簡故狂簡近道

伊尹太公之徒修身愼行咨諆哲人以求濟天下之具其昧爽幽獨之中時時積誠爲世請命故自天佑之卒能傾否也

泰伯箕子所至風教必爲之移君子於及物處驗己之德

鴻漸之羽可用爲儀所謂不用之用不爲之爲也

能大有爲者豈獨其幹濟優必器量寬廣神情暇豫若將安焉無急急之意無切切之容唯植本濬源則柯長流遠時事迫我必不容巳乃應之耳故禹稷顏淵視天所命

取人以剛明爲最次則取其刻苦者爲其終有成也若浮游淺薄則爲廢材

才猶水也不濬其源疏其壅則涸竭無餘矣日濬之疏之始必涓涓而來久且成爲江河勤學好問是所以濬之疏之之要也護其生意無所折傷專確之至如雞抱卵及其充積流通則如深山大澤無所不長育容納也

神使如蟄龍骨使如鎮嶽口使如緘囊氣使如春和量使如淵谷然後可以入聖哲之門戶植邦家之基命

形重氣重神堅則爲令器有形重而氣輕者矣有形重氣重而神不堅則不能細入無間者矣氣重則能鎮紛維神堅乃能探幽微故心細如毛髮毛猶有倫細入無形神之爲也

有德量有器量有才量見道明而涵養到自然不狃於血氣之私此德量也天分豁達宏闊不計較於戔戔之閒此器量也恢廓周通不爲事物境遇所困阻此才量也

亦不喜事亦不畏事事至則安閒依理以應之無戚戚之色有汪汪之度清而不激和而不流君子倚之爲庇

小人得之爲歸斯爲國器矣

有精神斯有光氣渭濱之叟傅巖之胥能入明王之夢者唯其精神全而光氣發耳

學斷天人窮理之樂也篤信固執修身之樂也經綸在我卷舒從時行藏進退之樂也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之身亦然睟於面盎於背四體辭氣之間皆和風甘露景星慶雲也非古所謂吉人歟

逸於傅相壽於顏子更何所希於造物而不免戚戚邪誠得居蓬廬讀書求志以終吾生古今之樂未有過此者

大小逆境皆神明所以試人器量之淺深而稱其福以報之捷於影響延及後嗣愚者昧之是辭吉就凶畏福樂災也君子明於天道故學誠焉廣隘由心未有學之誠而不可至者

天之亂乃天之刑所以芟夷暴惡而開太平耳草木不經嚴冬則生意不固人不經憂患則德慧不成

寒花耐久春夏之花則不然故生於憂苦亂離之人多堅實由此言之風霜之威天之殺物正以成物耳禍患之降天之困人正以成人耳遇之而摧者乃凡卉庸流非天心所貴者

當天地之艱難任君親之責備骨幹乃堅精氣乃實

天心未格人心未孚皆智昏德薄之驗士庶人時存此心則身可修君子時存此心則國可治

君子患德之不修而不患道之窮道之行止天實爲之在我固不能爭亦不必爭或否於當時而昌於後世古之聖賢非歟夫何憂

時有淸濁俗有美惡故泰伯居夷而化孔子在魯而七十子之外多譏之亦視其自立者而已若得位則風行

草上矣

主持氣運者自上而下順而易所謂君子之德風然有志之士雖無君相之位能維持補救於下則碩果必有發生之時其所係大矣

鳳皇芝草人皆知其美瑞青天白日人皆知其清明修德而人未化君子以爲德未至也

生寄也死歸也死之歸不同文王在帝左右唯與天帝同歸故陟降帝旁也五方之帝之佐皆聖賢既死而其神靈爲之人往往有死而爲司一事之神者司一方之神者各如其德業之大小而成賢者之歿歸於高明正大之域不肖者反是此知生則知死之說

人君不可以不自反也人君自反則卿士以至庶民咸自反矣天下知自反則天下可以寡過故曰誠能動物學文修行一以身先之然後以言與事提撕勸誘之不率者懲之辱之

君子斯民之司命也一日間無時不存仁人之心言仁人之言行仁人之行於道猶恐未合於民猶未必果有所利況乎萌不仁之心言不仁之言行不仁之行是自絕於人類矣何言道乎

天下之治非一人所能成也而常轉於一人故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機常有所自動也道消道長之故大易示之詳矣

王政必酌人情權時變井田封建之不可復勢也言治不得古人之意則膠固而不可通難以望其成矣

政有二難一難於知人知人無奇法試其言以觀其才因才而授以事乃考其績蓋失者寡矣一難乎禦敵士必平時訓練恩信既結然後可用若猝御不習之士先察一軍中賢能士校爲衆信服者任之使宣上意達下

情則恩信易徧乃明賞以鼓其氣必罰以肅其志申諭激勸以發其忠使萬人如一乃可用也臨敵以戒懼爲主甯重無輕愼修戰守之備先爲不可敗以待釁而動防姦用間發機造謀俱無以僥倖出之要之平時必文武調和勿以小嫌生隙有事乃能協恭謀國耳

君子三月失位則皇皇焉憂世之思切也以爲當吾世而不用則民不得被吾澤迨吾老而後用則民亦不得長被吾澤也庸臣在高位而不知進賢則君子之道何自而升乎故孔子誅竊位而孟子惡蔽賢

君子自量其道之與世不合也姑小試焉以觀其機見其不可則韜藏焉以俟時而已若銳志必行則德業兩喪

果熟自落旨哉斯言質堅如金體重如石則能待之植根深而揚條遠也昔之賢者自存心之微以至一言一動必擬議於聖人故氣質變而性復爲之而成其道可以百世何所禁制而不爲乎

凡人憂明通之無日顯揚之無期昏惰之氣庶幾少振孟子舜發於畎畝一章當日日三復也

學者氣質直須到如麟如鳳方可言能變化也試思麟遊鳳翔是何等氣象

困勉齋私記　　閻循觀

存心處事當與古人較得失不可與今人較得失臨深爲高小善易足

譽有益於名無益於實毀有損於名無損于實故君子務實而已毀與譽俱無與于我也

謹小愼微非迂也大小巨細總是一理稍不在理卽是欲小事苟則大事必苟矣理欲大小之分一故也一事不慊他事皆覺强爲致曲之功可不務哉

聖賢之術未嘗爲之則望而覺其難嘗試爲之則履道坦坦幽人貞吉也何樂如之

人即巧詐百出未有一見樸誠之人而不心服情輸者患吾誠未至耳勿患人欺也

粗究其說而不細求其理不智也細求其理而不實體諸身不仁也不智不仁何以爲學終于庸愚而已矣

損文就質易培文副質難

去其不當爲之事則於居敬有益存得常不放之心則於集義得力所謂交相輔者歟

用力於本原者專而易檢點於末流者勞而難

觀書如交友久與之習必有薰染宜擇而觀之

道不足應事則以術輔之誠不足感人則以詐濟之術行而道全詘矣詐萌而誠益隱矣愼之愼之

自孔子作春秋而君臣父子之分益嚴自程朱明禮教而夫婦之道益謹

聖賢未有自足者惟其知道也知道之難盡則知己之不足

學者於此理既知之矣更反覆思之體驗既久涵泳既熟自然中心悅豫若方稍稍有得即置之而他求如有所迫而然者心氣勞耗所必然矣

學者用力先將切己大病痛加懲治去得盡而後可兼及其餘若能判一年之功專治一病無不去者一病既去百病皆輕不然終無進道之日

臨事裁度義理與計較利害此心止爭毫髮惟存養熟則易於剖判凡處一事能全不用權術者鮮故程子嘗人之患莫大於自私而用智

有帥以正而人不從者誠未至也觀楊綰爲相而人化之知聖賢身教之非迂
長吏所禮接者賢士也耆年也不問而知其政之美矣長吏所禮接者勢宦也富民也豪商也不問而知其政之疵矣

明不可學而可學寡欲窮理習事明之要也

虛己下問是第一有益事而於爲政尤亟武侯一生得力於此君子之志雖大而分則有止苟其時其力之所不能爲雖一毫不敢強爲故常樂苟其時與力所當爲者一毫不肯自寬故必有事焉

任事必擇大名目而後爲之祇是好名之心其於日用平常不足立名之處必多所不盡矣

事不可徇俗亦不可有意戾俗俗者吾之所欲正也而先使人畏避之可乎

春秋賢大夫各國人材國勢無不籌度在胸中故必能識周天下全勢方可以治一國

知人有三知人之短知人之長知人短中之長知人長中之短用人有二用人之長避人之短教人有二成人之長去人之短

常語 少白山人集　　潘諮

終日遠視不見常理終身渺思不辨常事

理欲岐未有確見寧介子勿圓通

不善人胸中必顯有所恃而默有所怯破其所恃懾其所怯不敢不服然不如釋其所蔽見理明透自無惡念

多衣者視不珍笥存一衣惟恐見黦毀之輒怒善寡故也褐夫得袍服而過市對人時拂其塵爲一善而輒欲

人見者其無他袍也夫

暐日張無不塵德日暴無不爽君子愼之

植木十年折於一息倘耐得此息千百年矣惟千百年刻刻有此一息故恐懼是剛毅

聖人視道爲千古公器爲公守之爲公用之彌滿其量非我費也適如其量非我嗇也賢人以道爲一身命根儘力守之儘心用之務充其量而不爲名後人以道爲祖疇舊業須我守之須我用之開墾其中籬籓其外而頗自矜厲名流以道爲店面華器自我居之非我用之須人見之需人買之未賣時輝煌几案將賣時膽厲品價已賣去輒見支絀故非潛自求者不能任斯詣也

水以濯垢自汙石以攻錯自隳

鈞用刃一劍用刃二四刃不斷八刃不入

好名之說古之君子以克己今之君子以繩人

不辨而明不爭而勝不行而達

市賈之友以利成世儒之友以譽合

心盡與事到究竟有別在旁觀當慨然在自己當歉然

范蜀公與溫公理道節概可謂莫逆而論樂反覆雖無憤氣卻漸有爭勝氣惟不至朱陸之相詬耳投壺奕棊各以笑語自解此正恐以議論至相敵也凡知己朋友有必不可不辨之事詳詢極商須自察聲色和與不和心氣平與不平庶學問兩有進益蓋朋友論學理固自著久必明白非如危難大節不容轉盼不得不凜然盛

氣也。

知乞米之苦。而甘爲庸人所笑。正是君子毅力。

利冀實得名冀妄獲。世人於利心常實。名心常虛。

廉入者必慎出。

君子無他技能。惟寡欲及善補過耳。

庸人以禮爲恥。見兄肅起。見長隨行。禮也。而愚者恥之。

事必使人可效法。必使人可行。

君子不當爲一身阜財。當爲天下惜財。雖積之有餘。如所當用而止。蓋天地內只有此物。用譬一甕水。一百人飲。一人多飲一杯。必有一人少飲一杯。潑灑一杯。則人已皆渴矣。

古之負盛名而債天下。未有過于殷深源王介甫者也。介甫舉動僻戾。法深源。而胸次究與晉人少異。蓋標襲孔孟。其初轍必自實理行始。行不篤而人欲間之。則敗。若標襲老莊。則烟煬雲浮。其立足固已無把者已。

忍而不之舍。怯而未敢斷者。皆事之賊也。

行事太高與久必蹉失。太矯激久必虛怯。太窮艱久必退阻。太近時久必庸濫。

秦漢後文至昌黎傑矣。究其原多出自孟子。而挹注於荀子楊子。荀楊者俯物而敢詈。讀之久。氣峥嵘日漸厲。孟子抗己衞道。懷嬰赤而與衆鬬。嚴氣正色。嶄然而不可犯。學古人事。美未臻而弊恒過焉。韓子宏遠閎深。而意象每崖岸。與儔類語。若師坐而呼訓子弟。於呂毉山人。殆近僕隸叱矣。踵門而善。聞訕而怒。似皆非可充其

致者孤行於莽莽之中而求同志聞履聲則自壯道不合則相抗不能下自古君子所以致斷斷者亦有自也竊疑之葢數年讀司馬公與王介甫書乃見忠告善道與張坻語溫而嚴敬而不肆竊願學焉

逸語

吳論

傳聞之辭多失其實修飾之辭多失其實形容之辭多失其實雄辨之辭多失其實是故君子聞人之善則詳之聞人之惡則忘之玉非不良也不去其璞則無以成器五穀非不美也不去其糠粃則無以奉粢盛有嗜筍者合其籜煑而食之筍非不𥳑也合籜則澁矣孔子之於詩書也則刪之刪之何義也食筍而去其籜也雖有越人華佗之術不能諸方並進活人於旦夕之間雖有大匠之才不能杞梓棫棘雜樹而成巍煥焜煌之宮觀故培樹者必芟其繁枝讀昔人之書者必芟其繁節

無善可遷無過可改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有善可遷有過可改撥雲霧而見青天聖人以受大杖爲曾子罪子夏喪子而喪其明亦自以爲無罪曾子卽以此爲子夏罪曾子孝而過子夏慈而過孝慈而過獲罪於天進道其有涯乎

大凡與人並生天地之間者雖孩蟲天地視之皆其子自人視之皆其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彼愚而人知彼弱而人強彼苦而人樂彼賤而人貴憫之憐之寘其所而安之因其危而護之兄弟至情天地父母喜也淡漠遭之天地父母憂也戕而害之暴而虐之天地父母之所怒也尺地生蝗尺水生魚天地好生而已王者與天地合德極於鳥獸魚鼈咸若爲宰相燮理陰陽匹夫啓蟄不殺

吾觀嬰兒之於慈母也而得孝子之心焉吾觀慈母之於嬰兒也而得孝子之術焉慈母之於嬰兒也誠也而

誦行乎其間誦也者誠之至也

聖人治天下首修身次得人次教養井田學校不遽復倣其意而變通之次去游民使天下之人盡歸士農工賈次不虛一寸地不虛一粒粟

古之君子之事親也親之所夢亦夢之左則左之右則右之不踰尺寸詩云其釣維何維魴及鱮溥言觀者

茂樹鬱林不畜鳥而鳥繁江海不種魚而魚肥聖人不求福而福自至天道忌有望有望則妄无望則无妄

養生之道不憂爲先次寡欲次愼寒暑飲食勞逸心體憂鬱必有私欲隱伏于內蟲之既生木果味敗

極惡渠魁萬世罹其凶害而莫之或挽者廢井田者當之矣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又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甸徹也而禹甸之禹之明德遠矣漢人之積穀也善補過也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無半畝者八口之家各勤其業一月得四十五日倚其清苦升合可積也三十年之通倉廩可盈也

鳥獸草木詩無言也風雨露雷易無文也敬無體之禮也和無聲之樂也齊東野人是堯而詈桀春秋之朔也大音音也白賁色也元酒大羹無味之味也孟氏屈利乃見天則也堯典曰欽皇建其有極也渾沌氏生民之權輿也孩提之童我生之初也夜氣艮也孺子入井而怵惕何思何慮也山下出泉冷而清也大虛大也屯天地之心也蓓蕾喜怒哀樂之未發也乾吾父也坤吾母也萬物吾與也常五行之精也臟五行之海也手足相衛萬物一體也蝌斗字也蠅繩也網蟲網也北斗斗也南箕箕也蠶上上也下下也烏父父子子也陽鳥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也天地氤氳侶予和汝也聖賢之數明也忠臣烈女摯於情也天君泰然貴也反身而誠富也仁義利也子孫瑞也震驚百里敬也墟墓生哀誠也木果仁也美目神也蝍蛆甘帶嗜也鳥憎西施威也豺獺祭

也。亂避戊己時也。春王正月禮也。窈窕淑女官也。洪鐘無[illegible]也。明鏡無嬋娟也。甘受和白受采后稷教稼天性然也。華如桃李顧我則笑也。何草不黃中心是悼也。性者先天之習習者後天之性大任之胎教也。嬰兒失母大舜之號咷也。寡婦夜哭其夫放臣之騷也。高山峙也。流水流也。格天饗帝弟子職也。或禪或征夏葛而冬裘也。屨必雙也。足蹶而驚孔跖同也。愛親而援敬長而顧猱蝯而援玃父而顧也。饑食也。寒衣也。萬古不易者天地一息不停者水火也。松柏貞也。交讓遜也。蘭生空谷中不以無人而不芳也。

君子少不言慈。老不言孝。

君子七不食。不適性不食。不養身不食。其于賈也爲多倍不食。專殺不食。兼味不食。怒不食。父母未食不食。

福善禍淫。天道之常也。福淫禍善。天道之變也。常者八九。變者二三也。究而言之。善即福不必福。惡即禍不必禍。又究而言之。善而得禍禍即福。惡而得福福即禍。又究而言之。君子爲善非爲福也。不爲惡非畏禍也。又究而言之。善而得禍。善終不可不爲。惡而得福。惡終不可爲。

何以能安貧。曰衣食當須紀。何以能樂天。曰如履薄冰。

無肉而有肉。莫善于晚食。無車而有車。莫善于緩步。無井田而有井田。莫善于積穀。由升合以至于三年之畜六年九年。家可使富也。由家而天下。天下可使富也。賈生曰古之治天下者至纖至悉。充大倉者粒之積。百萬古者刻之積。滄海不竭者涓滴之積。聖人神明不測者謹小愼微之積

五嶽可未遊而遊。婚嫁可未畢而畢。君子不患無魚而患無淵。不患鳥之不至。而患林之不密。不患事不簡。而患不踦其心。

節儉與鄙吝異輕財與濫用異紀衣食與志溫飽異薄富貴與傲王侯異非紀衣食不能薄富貴非薄富貴不能紀衣食

吾觀蹇著之往來得治生之道焉陽不生午生子陰不生子生午漸也豫也詩曰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禦寒也始于四月呂叔簡曰吾完國課先歲而備其值

張伯高將渡江而問其友之疾舟師曰惡風將作請姑待之伯高曰吾聞之君子論是非不論利害遂渡江而沒于中流其弟痛兄之亡誓終身不復乘舟一日江如鏡其父自江北召之不往夫此二子者或論利害或論是非然皆誤矣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常也經也不得已則去兵不得已則去食變也權也

損言以養氣損思以養神損錢財可以無飢損交遊可以無嬉損之時義大矣哉困於貧賤則用心淸而入道有根困於艱阻則用心苦而學道有門困於天資愚下則知耻而能發憤以合天困之時義大矣哉天運蹇而良材後彫人事蹇而大器晚成臣道蹇而孤忠動乎天地子道蹇而至孝通於神明蹇之時義大矣哉

學問得之易者雖深而味淺得之艱苦者淺而味深今夫天台雁蕩東南之名嶽也有登天台三年不寄家書家人不知其何往而後買舟歸者方歉然未盡石橋之勝或問其三年之久往問之問者口如懸河答者不足以厭之問者退而告人曰彼雖三年不如我數日之讀志

禍將至而未至虩虩然彊爲善祈天赦罪道心長欲念漸消父母震怒人子所可爲者惟此而已

君子之家十不至門斥異術僧道不至其門不惑于星命術士妄言禍福者不至其門終身讓畔訟師不至其門薄滋味酒肉之徒不至其門辭尙體要存詭遇之心以弋獲者不至其門惜分陰無荒日月牧豬奴戲者不

至其門勤且儉索逋者不至其門早完課催租人不至其門絕聲色戒嬉遊酣歌恒舞者不至其門率本性凡趨炎熱干勢利者不至其門

利井田也名學校也宇宙惟名利不朽名利毀聖人之經綸息矣求小名而昧實效見小利而忘大害者名其名非聖名利其利非聖利名實之名也舍實無名利義之利也舍義無利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夫豈無實之名鄙細人之利

周于利凶年不殺而後謀道不謀食疾沒世名不稱而後遯世不見知不悔道不同不相謀而後仁不必同非義一介不取與而後輕財重義以天位爲艱而後有天下不與勞于求賢而後逸于爲政畏後生而後集前聖之大成知方寸而後知宇宙洒掃庭內而後出而治國不慮而後百慮不侮鰥寡而後窺大人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而後爲清白吏見其大萬事不關于心而後能慎輕裘緩帶好整以暇而後能勤不恥縕袍而後榮如華袞羣陰皆至而後一陽來復下學童蒙而後上達神聖魯男子而後柳下惠不貪而後好貨寡欲而後好色懲忿而後好勇小心翼翼而後身大不及膽涓滴而後滄海萌芽而後千尺微塵而後大塊賞罰明而後不賞而勸不怒而威不求人知而後天下歸仁作民父母而後毒天下而民從安愚而後知守拙而後巧鳥抑而後揚龍屈而後信無味而後五味和無聲而後八音作能退而後能進

皇明経世文編

九

皇朝經世文編卷四目錄

學術四 廣論

學術四 廣論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思過圖序

邵大業

易有之君子以遷善改過春秋之義大改過善自衛齊敦敏而外古昔聖賢未有不以改過造道者抑聞之記曰退思補過夫唯思之乃得見而改之也思之義大矣哉分水柯澹齋舊繪小像而顏之曰思過手執玦玦者決也風雷之象也座設環環者還也從善如流之義也思深哉余因之有感矣夫人苟非甚不肖未有明知其為過而躬蹈之者也當其失心植行恪然以繩墨自守惴惴焉恐入於非道而譽者輒至其初譽之未嘗不自疑既而取以自証乃竊然喜漸則譽者益多聞者益恬久而自信其有譽於人也遂并信其寔有善於己於是聞譽若素聞毀則怫然不任受而毀者之言遂不至於耳乃至疚累日積譽者日益堅而陷溺既深遂至有明知其為過而躬蹈之者噫嘻諍友面折不可求而得矣其淺淫淪失以至於斯極者豈非不思之過哉余昧道憎學往往獲譽於族鄰而世故結轖未由發其深省嘗用滋懼今覩茲圖則遂然深念矣夫由穠華而進於淡泊一變也由淡泊而進於恐懼又一變也充此心以至於耄耋其所造曷可量而其兢兢亦甯有窮乎

學說

白允謙

方鴻問學曰子何學之問學不同乎曰不同上焉者得學之樂而為之其次審學之益而不敢怠世俗求仕之學又其末也昔人有言學問不可以小成公卿不可以苟處仲尼不聽子羔為宰子產不使尹何為邑皆不欲輕仕而薄學也是故貧賤之人而與貴富者較分常遠焉貴富之人而與學者較則亦遠焉術誼之正也是故

莫貴于知道而軒冕爲微莫富于博聞而金玉爲嗇貧賤而不忘學斯可以揆學之益也老死而不忘學斯可以悟學之樂也天之有時以興百物人之有命以建萬事非學則廢時而逆命宇宙之罪人也是故有徇聲之學成名而止矣有求仕之學安祿爵而止矣有才猷之學治效邦邑而止矣有致盛之學爲人主大臣功加于時而止矣有道躬之學奉之爲言行出入而不可失也有純化之學任之爲死生旦暮而不可離也日月行于上而弗知萬變當於前而弗動居非此無以爲畜行非此無以爲力耄老非此無以自全身非此無其身心非此無其心也然後乃知學之樂孰因人以爲事

茂才　　張望

天以降才山川以鍾才學以養才或才而聖或才而賢才而日茂者上也才而止者次也才而萎者下也夫才而萎書契以來有之矣天也山川也學也有所歸也韙哉猶有郄今將鑄說以錮之人肖天地其生也造形嘘氣於其父母始生腎腎有兩左水法天之一右火法地之二天地人無水火不能成乎三才腎以水爲體以火爲用其藏精與志其主骨精者腎之眞氣也易曰精氣爲物言氤氳化生也水之流行無遠弗至志之象也骨者水之凝也是故饑之不楞渴之不竭寒之不栗暑之不煩霜之不頳霧之不迷風之不攪繭之不劾血之不辛絕高不顚險若坦夷其內大充其應無窮若是者孰爲之精爲之矣是故其位置也自高其待己也甚厚其望世也實深以悲乎天命以閔乎人窮毋苟飽毋營居家必孝國必忠如射者之中的不中弗已如御者之致遠不致弗歇若是者孰爲之志爲之矣是故擔君父之重當四海之變定傾側之危冒嫌疑之際持鎭靜之操朝廷著其節天下服其勇若是者孰爲之骨爲之矣夫天地之水火在人身用之經數十年而飲食焉男女焉

六淫焉七情焉曲禮曰三十壯四十強五十艾六十耆七十老八十九十耄素問曰四十而衰衰者腎之衰也水衰則濫火衰則焚其正委權其邪當事於是精衰則狂惑而喜忘矣志衰則悗歲以愒日矣骨衰則骫骸無堅直矣人身也者自無而之有也三月而孩不能精也不能志也不能骨也始乎腎者卒乎腎此亦消氣歸根自有而無之驗也天之所降山川之所鍾及其衰也天與山川不能扶世之論才者原始要終雖或憾其不茂而至於萎方自返其父母之天而冥芒莫之省也夫惟聖人者學以養之聖人之才與年加茂聖人不能離乎飲食男女六淫七情學焉而節之潤之乎詩書之膏游之乎仁義之府以葆其精以磨其志以申其骨以扶其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終其身焉而已矣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煥然愈彰甚矣夫學者變化之神能也

澹泊明志論

徐旭旦

人之所以能伸于萬物之上者志也人之所以克遂其志者不爲外物誘也蓋心一也而奪之者百辨之弗嚴而守之弗定鮮不爲其所動矣惟知我之得于天者本無不足而窮達之數一任其自至而無所加損焉則是我尊而物卑我大而物小極生平之所建立無不可于隱居日信之昔武侯訓子曰澹泊明志請申其旨夫人自成童而入大學必棄幼志以順成德是人之有志豈不于離經時早辨之哉第志有未明口極芻豢耳窮鄭衞目悅膏澤而心矜勢能之榮外有所增內必有所損外有所取內必有所棄試思志爲誰之志而竟令紛華靡麗移也凡以不能淡志故至此古之人志有未得渭可釣也莘可耕也版築之勞不辭也疏水簞瓢之貧不厭也夫豈以淡泊鳴高哉誠以不歷盡天下之窮不足以明吾志之貞不閱盡天下之困不足以明吾志之異辨之也嚴故其守之也定守之也定故其歷久暫皆有以自信而不疑時而蕩軸此志也時而廟廊亦此志時

而裋褐此志也時而華袞亦此志時而藜藿此志也時而鼎烹亦此志也人悅聲色志定而聲色不足悅人好貨利志潔而貨利不足好人矜權勢志高而權勢不足矜人慕功名志大而功名不足慕夫豈惡此而逃之蓋我之所得于天者本無不足惟澹泊以明吾素足矣而豈以區區外物攖吾志哉後之君子亦嘗有志于是矣然不明于所性之存而養之未裕得失亂于中利害迫于外不勝遷徙誘慕而志以隳為天下竊笑吾是以于武侯澹泊明志之訓三復不置云

變化氣質論示弟

趙青藜

士不學不足為士學不變化氣質不足為學張子曰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周子通書於氣質分剛柔更於剛柔中分善惡凡屬氣質即宜變化而吾謂變化之在陽剛者為尤急何則一事也為天理所不容為人情所未有從旁觀者莫不憤然攘臂思爭而其燄方張卒莫敢攖陰柔者有退讓於私已耳而陽剛者必起而大聲疾呼庭辱之以為快且激於靡靡者之退讓於私也愈必大聲疾呼庭辱之以為快苟不有以變化之勢將為狂為顛為使酒罵坐為游俠亦卒以是致殺身之禍設以聖人處此必不若是然而當日快之筆之於書今日快之誦之於口苟非聖人之道其孰從而折之使之屈首抑志以肆力於變化哉聖人之道莫若使之自見其心誠於激而有發後清夜自思得見其所謂已甚者而變化之得見其所謂小不忍者而變化之見所謂小不忍而并得見其變化之尚非所安以求其安而安者得而心之本體乃見蓋其不思不見者平日認氣為心而習弗察也其一思必見者蔽止在氣未汩於世故而心自靈也由是周旋乎禮樂之文含咀乎詩書之味從容於朋友相觀之善優游於仁義中正之域以涵養其心時時見所謂未安者而庶幾其可無大過也

嗟乎以今日之氣習風尙安得有陽剛暴耳戾耳忿爭焉耳甚者飾爲矯然之節以陰行其容悅以欺人自欺直陽剛之賊耳變化焉而客氣退正氣伸自不患其舉之不能勝而于以配道義塞天地嗟乎士必有一變至道之志而後有百折不回之氣微斯人吾誰與語此

答張一衡書

魏禮

天下去樸久矣樸者人之本萬物之根世道治亂之源也夫惟樸去至于盡而小人盜賊弒逆烝報殺戮之禍害相尋矣故世之治也必先反樸而其亂必先之以浮靡巧詐言行乖戾以醖釀殺機天地莫可如何遂聽人之所爲日月星辰易其度山崩川竭震坼貿亂之變成兵戈疾疫水旱之災其勢有所不得已蓋不如是則不足以芟除廓清其氣運使天下之人困憊無聊巧詐莫能發財竭力盡浮靡無由作于是噩噩渾渾太古復出猶秋冬凋殺木葉盡脫元氣悉反于根荄而春始萌矣而君子之修身亦然善用其智巧者亦然智巧而不本于樸則終必顚躓覆溺而智巧窮夫土石至樸也峻宇雕牆黃金白玉之璫資傳麗焉草木之根至樸也華實資生焉故曰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蓋愚者大智之基也拙者大巧之基也僕竊觀足下書指何其樸也人莫不自侈其家世而足下樸言之夙遊處于公卿大人而樸未嘗漓其謂僕語亦甚樸無溢辭因思古來當去樸之時必有二三君子留其樸以還天地使綿續于後故一代有一代之盤古中古叔季叔季復爲盤古理固然也足下蓋守樸君子僕甚恨覿面而失之也方筍輿各熟視舉手時見足下無澆漓之氣心竊異之友人見足下者謂足下太樸不宜任有司其殆見足下之樸而未見足下以樸爲基之用者耶僕因感足下樸而究言之

樂儉堂記

朱彝尊

太原劉炳請名其所居之堂予名之曰樂儉而爲文記之曰儉之爲德匪直以撙節日用飲食而已君子將收其放心必自此始夫象犀琛貝綃紈錦綺臺池僕御之盛人咸慕而趨焉及危機既觸紛華盡去悔尤隨之往往退而喪其所處未有百年不易者然後知儉之能久惟其可久而樂存焉蓋我既閑其侈心天下無不足之境食之穢穀而充然置之膏脂而不潤宜其無戚戚之容而樂於中者有不能自已者已太原唐叔之遺墟也儉唐風也請爲予歌唐蟋蟀之詩曰蟋蟀在堂歲聿云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憂時之易去思行樂之方也既而曰無已太康又曰好樂無荒因爲樂之一言申誡至再則誠未嘗樂矣其二章曰職思其外其思可謂深矣猶未免蹶蹶也其三章曰職思其憂夫至于思其憂則其可憂者已去而祗見其可樂焉夫然後曰良士休休焉此樂儉之說也今太原之俗所不足者非儉也儉而能樂者鮮矣知其樂者子試以予言告之

示程在仁

汪縉

程生在仁由海虞來蘇適予有來安之役遂從予遊焉予念生少失恃無兄弟離其家聲從予遠遊也又念生有意於文學欲被服於此也予之期望乎生者甚至其愛生也甚切念欲告生必也終身可誦者乎予今以閱歷自得之言告生曰被服文學必與年俱進吾無容驟以盡告生也至若人之所以成人其流品之高下數言可決者在見己之過見人之過誇己之善服人之善而已但見己之過不見世人之過但服人之善不知己有一毫之善者此上流也見己之過亦見世人之過知己之善亦知人之善因之取長去短人我互相爲用者其次焉者也見己之過亦見世人之過知己之善亦知人之善因之以長角短人我分疆者又其次焉者也世人但見人之過不見己之過但誇己之善不服人之善者此下流也終身流品之高下其定於此吾嘗驗之於身

驗之於人百不失一。生其終身誦之以副予望勿加予憂。

原人上　　方苞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董子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非於聖人賢人徵之於塗之人徵之也。非於塗之人徵之。於至愚極惡之人徵之也。何以謂聖人賢人爲人子而能盡其道於親也。爲人臣而能盡其道於君也。而比俗之人徇妻子則能竭其力縱嗜欲則能致其身。此塗之人能爲堯舜之驗也。婦人之淫男子之市竊非失其本心者莫肯爲也。而有或訐之則怍於色怒於言。故禽獸之一其性有人所不及者矣。而偏且塞者不移也。人之失其性有禽獸之不若者矣。而正且通者具在也。宋元凶劭之誅也。謂臧質曰覆載所不容丈人何爲見哭。唐柳燦臨刑自詈曰負國賊死其宜矣。由是觀之劭之爲子燦之爲臣未嘗不明於父子君臣之道也。惟知之而動於惡。故人之罪視禽獸爲有加。惟動於惡而猶知之。故人之性視禽獸爲可反。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痛哉言乎。非明於天性豈能自反於人道哉。

原人下　　方苞

自黃帝堯舜至周之中葉。僅二千年。其民繁祉老壽恒數百年不見兵革。雖更姓易代而禍不延於民。降及春秋。脊脊大亂。尚賴先王之道澤以相維持。會盟討伐。徵辭執禮。且其時戰必以車而長兵不過弓矢。所謂敗績師徒奔潰而已。其俘獲至千百人則傳必特書以爲大酷焉。自戰國至元明亦二千年。無數十年而無小變。百年二百年而不馴至於大亂者。兵禍之連動數十百年。殺人之多每數千百萬。歷稽前史所載民數。或十而遺其四三焉。或十而遺其一二焉。何天之甚愛前古之民。而大不念後世之民也。傳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不

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三代以前教化行而民生厚舍刑戮放流之民皆不遠於人道者也是天地之心之所寄五行之秀之所鍾而可多殺哉人道之失自戰國始當其時篡殺之人列爲侯王暴詐之徒比肩將相而民之耳目心志移焉所尙者機變所急者嗜欲薄人紀悖理義安之若固然人之道既無以自別於禽獸而爲天所絕故不復以人道待之草薙禽獮而莫之憫痛也秦漢以還中更衰亂或有數十百年之安則其時政事必少修明焉人風必少渲實焉而大亂之興必在政法與禮俗盡失之後蓋人之道幾無以自立非芟夷蘊滌不可以更新至於禍亂之成則無罪而死者亦不知其幾矣然其間得自脫於瘡痍之餘剝盡而復生者必於人道未盡失者也嗚呼古之人日夜勞來其民大懼其失所受於天耳失所受而不自知任其失而不爲之所其積也遂足以干天禍而幾盡其類此三王之德所以侔於天地也與

天人篇

張鉿

天之所以成形者氣爲之也人之所以成質者亦氣爲之也人既有是氣必有主宰乎是氣者則心爲之也心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正目而不見其形傾耳而不聞其聲而實流行于四肢百骸而不可遺也夫以人而視天氣之至微者也以至微之氣而猶有主宰者存豈大虛之廣遠大化之幽深而謂無物焉以主宰之無是理也程子曰以其主宰而言謂之帝固非路遠言妖如泰西之所述然陰陽純會之處造化微妙之所無臭無聲必有元精焉以爲之主宰不可誣也或曰然則天人感應之故皆是主宰者有以察之故或則培之而或則覆之也曰無庸也天人一體者也何以明其然也三才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形而上者一理之充周形而下者則一氣之融結也天之所以成形者是氣也人之所以成質者亦是氣也氣猶水也魚之遊於江海也噓吸而

吞吐魚腹之水即江海之水也離之而無可離晝之而無可晝也其感應之不爽也理有以相通即氣有可以相觸也如心之於四肢百骸也一髮之痛心必覺之一肢之癢心必知之降祥降殃是以捷如影響也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及之云者言乎其體之一本也而人之自絕於天者見爲己之身也不知其爲天之身也縱嗜欲蔑禮義喪志伐性所以病乎天之身者無所不至在天方悄然以悲惻然以痛而彼昏不知且謂天道夢夢於我何有也不亦大可哀耶嗚呼古聖人於天人之際三致意焉蓋欲人知其體之本一耳不悟其體之爲一而幽獨之中可以惟我所爲其甚者遂至爲天所絕而忍降之罰如毒疽潰癰雖一身之物亦有時決而去之不復惜可不懼哉

書天人篇後

陸燿

天人一氣呼吸感通修吉悖凶惟人自取今人行一善事即期福報久之寂然謂天果夢夢不以厝意也然見作惡之人曾不旋踵顯受殃禍又謂天之報施似急於癉惡而緩於彰善者不知人有望報之一念即日降之福而常見其不足猶人血肉榮衛日受滋養而初不知感及內有臟腑之憂外有瘡瘍之疾藥餌鍼砭攻救並施如所謂毒疽潰癰決而去之不惜者然後知向者之飲食起居晏然無事皆所以報其無病之軀天之降福於人猶是矣豈曰緩於彰善哉且善亦有辨苟非讀書窮理將日從事於不善以爲善爲之愈力不善之及人愈遠天之欲決而去之當不啻其毒疽而潰癰也如教子弟之徒以詞章功利待朋友之徒以聲氣請援事上官之徒以逢迎餽問治百姓之徒以寬縱因循凡人之所謂爲善皆天之所謂不善以是而責報于天安有不爽焉者然則人宜朝夕自省曰吾之所爲其毋乃爲疽爲癰爲天所欲決而去者乎而奈何飲食起居猶得晏

然無事乎如是則不善之途塞望報之念消天人感應之理眞見如心之主宰乎四肢百骸而不可遺矣

天道論上

張爾岐

吾鄉邢先生作天道難知論以紓其怨予讀而傷之釋曰天道之難知也求天道者之自爲不可知也其視天若有國之君然日懸賞罰以待功罪銖銖而衡之毋怪其愈推而愈不應也推而不應因以衰君子之心而作小人之氣吾懼其說之長也夫天與人之相及也以其氣而已寄其氣於人而質立質立而事起事起而勢成而天之氣因之任之若水之行於山崖澗谷莽曠之墟爲奔爲跳爲洄洑爲人立爲安流亦不自知其至也聖人逆觀其勢而知其衰與決之數百年之前應在數百年之後若有鬼神人以爲聖人之於天道如是其著明也而垂之訓者不過曰惠廸吉從逆凶福善禍淫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而已矣其曲折必至之勢不能爲人言也而人執此一言以衡古今禍福之數見其不應以爲無天道甚矣其固也古今稱善不善之最著者無如周秦人以周八百秦二世爲天道又卽以周八百而滅於秦秦祖孫繼惡而卒滅周爲無天道不知周之八百周之善氣足以及之也亦文武周公能積其善以勢而被之八百也其亡也則勢盡而善與俱盡無是勢無是善則亡焉宜爾秦之以惡滅周也秦用其惡以乘人之衰無文武周公之善之勢以抑制之故勝也二世而惡之勢極惡之氣亦極極則盡則人之怨怒之勢以極而全也而世之人快指之曰天道曰天道者猶之曰自然而已矣勢之所必至氣之所必至安得不曰天道也國之興替則然年命之永促子孫之單繁隆降以至卒然之禍無妄之福或以類至或以不類至此其勢安出歟曰天之生是人也猶父母之生子也氣至則生矣而人之得之也則曰命其得失也若器受物狹則受少宏則受多而已矣其命是也若以物與人適多則與多適少

則與少而已矣其善而短也淸純之氣適短也其惡而長也則濁亂之氣適長也永促定於其生之初迨期而盡天亦不可如何也至於子孫則天之氣與其父母之氣相爲多少也父母而賢而氣適少天不能以多與也父母而不賢而氣適多則子孫或得厚焉或得多焉適値其淸或得賢焉血脈性情起居倫類皆氣所乘之勢也賢者之爲善人見之氣之多寡人則不見執所見以疑所不見則過矣然則惡人之子孫逢吉者百年不得一人焉其非天有以抑制之然歟曰不善人之不足以召善也猶濁律之不能爲淸聲也其用天之氣則如烈火之化物費者實甚子孫逢吉安可以數數見也至衰季之際則不然天之氣背旦而向暮若羣汲之井淸者不給其時之君若臣又日以其昏戾淫僻之治參和撓逆結爲客氣天亦若詘其常然之性以聽所爲凡爲孛爲彗爲震爲霾爲水爲旱爲疾疫爲蝗螟殺人害物者皆惡人之所沃灌滋益醞而自蓄者也世所爲禁奸防民之具又適足以制善人賢人君子之求自善而止不知取聖人之經法以破陰邪之勢富厚榮利子孫蕃庶不彼之歸而孰歸哉要之勢極則盡耳盡則天之常然者於是復伸勢之所至善惡從而消息焉不止國家之大也禍與福之適然者何也曰是亦不可歸之適然也其致此者甚漸人不知以爲適然耳善者之適禍必有召其適禍者也不然則周身者疏也周身疏不以善免如袒者之當白刃也若惡者之適免也必有宜免者也不然則欺人而適售也欺人而人不知惡草之得薇芝蕙且不及矣曰善惡之氣之行以勢如是惡者其知所恃乎曰否否善惡之事不自一身止也是且被之人亦不自一人止也是且被之人人被以善而不喜被以惡而不怒豈情乎勢也者積人人之喜怒而成之者也善惡之勢成人喜人怒之勢亦成勢成而惡者自防之勢皆怒者可藉之勢也其不以此事應而以他事應不以此時應而以他時應需其成耳故善之勢失可以制於

惡惡之勢成且終制於善善可使極惡不可使極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則勢既成之故也奈之何可不一於善也故古之爲善人者嚴思慮訖嗜慾以杜費考得失愼言動以利用親君子附衆人以增烈正基緒敎子孫以永世動而得吉人以爲天之報善人者厚也亦知善人之積以自全者如此哉人之求天道者則積不至其分而責所應應已至其分而猶責所應是朝種而夕然炊隕霜而求嘉禾也不可得矣然則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此數說者非天之衡人者至歟曰非也人之不可絕於天也猶草木之不可絕於地也根荄不屬非地故奪之而自不生人之受是氣也其末在人其本在天持其末以動其本爲善爲惡必有相及者矣相及而逆其常然之性則自爲竭絕之道也夫子所云動天所云獲罪言人與天之以氣相屬也故善惡之自喩者吾達乎天之實也人與人同繫於天善惡之被人者亦其相連而達天之實也至於善惡既形積而成勢勢之既成禍福歸之書所云惟德是輔言其勢之既成天與而人歸也其絕之也非天之故絕之其輔之也非天之故輔之積於善惡者之所自致耳方其積之未至亦必有其受損受益者矣小益而人不及見小損而人亦不及見而積而至大者世不恒有人所以終疑天道爾曰伯夷比干積不至乎曰伯夷之賢賢以餓比干之仁仁以死惜伯夷比干而以餓與死疑天道是惜其賢與仁也伯夷而千鍾比干而苟存則何以惜之因勢以成吾志亦曰天道而已矣則甚矣疑天道者之與於惡也於善惡之數未識其所歸禍福之應不詳其所起徒欲銖銖而求之天道豈若是勞乎吾故曰天之於人也不能相御以心而相及以氣則天道虧盈而益謙之說也又曰因勢所至而歸之自然則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二者皆天之說也

天道論下

張爾岐

曰。以天道爲必不可知者非也。不可知。是天不足恃也。以爲必可知者亦非也。必可知。是天可以意也。不足恃。是爲不量天。可以意。是爲不量己。不量天。則視天過疏。長中庸之怠而奪小人之忌。不量己。則信己過。是忘修悖之慮而責陰陽之失。二者誣天均也。其以爲不可知者。又未有不始於妄意可知者也。以爲可知而責之。責之不得。以爲不可知而委之。責慈於父。必無孝子。責禮於君。必無忠臣。責福應於天道。必無良士。責天之過篤者。責己之過薄者也。其心曰。我之所爲已是矣。無非矣。天之列我何等也。豔人之得之。曰彼何長於我而得之。我何不遽得也。於人之失。曰是於法宜失。及身處憂患。又訝其何以並及也。有一得則曰天道。有一失則曰無天道。百年之內。不能有得而無失。故疑爲有。疑爲無。反覆而不能自決也。天不以物之惡殺而廢秋冬。不以人之惡險而廢山海。不以人之惡禍而廢消息也。明矣。奈何初責之以可知。而遽委之不可知也。消息之所之。天不知其何以至也。人於其中得盛衰焉。人秉天之氣而然耶。天之自著其氣於人耶。固不能爲愚者息機。亦不能爲智者易軌。而君子之所爲福。小人必不能得。小人之所爲福。君子必不肯受。是盛之氣一也。取盛者異其質。君子有時得禍。必不同於小人。小人免禍者多方。有時甚於君子。是衰之氣一也。履衰者異其事。以爲可知耶。是欲天異己於衆人之例也。君子固有其禍。小人固有其福。天已不異君子矣。以爲可知。是不量己之過也。以爲不可知耶。君子小人固已不同量矣。此修悖之最可據。而予奪之不可誣者也。以爲不可知。是不量天之過也。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之不可知如何。不能爲君子異者如是也。又曰。易者使傾。危者使平。天之有以予君子者然也。天道終古予君子。而世人終古疑天道。則何也。以故分不可得而明也。人君予人而人知之。人

知其故分之多寡也雖有上智必不能知天所予之故分矣後之予之不得而知也奪之不得而知也而或予或奪必有不如其故分者可以意而決也吾驗之養生而知其然人之死生必有其期矣然精明強固毎得之淡嗜慾平心氣之時知生之可引以長也昏惑疾病毎得之恣歡娛極思慮之時知生之可迫以短也有時養者未必長而不養者未必短其及是適止也安知不養之不先是止也其能及是乃止也安知善養之不更進於是也人之命不可前期誰能指所餘之分爲天所予之分乎富貴福澤亦是類而已矣人不知君子之分莫見天之予君子人不知小人之分莫見天之奪小人世又鮮自疑其非君子而驚所獲之已優者故疑其可知不可知無已時也乃君子之奉天也漸漬積累唯日不足於欲易給而不求於害輕受而不懾富貴則大吾業貧賤則精吾事默聽天之所爲而盡吾力之所可至循於自然之野以休焉其於可知也曰可知者如是聊以自慰也其於不可知也曰不可知如是吾以自威也可知不可知交信其必有而已不然孰睦閒而疑幽紛抱侈志而責逾量舍日用飲食而眩瞀於禍福微應之間亦惑矣

原命

張望

古之原命者合天與人先理而後氣今之言命者離人於天任氣而遺理嗚呼何其言之悖而不可訓也夫人事有順逆天命有治亂理與氣不同立治與亂故異命自生民來幾千萬歲矣蔚之爲事功顯之爲德行古今益以日遠天地久而長存者天命常始人事常因人事常主天命常輔然而命不可以一日不治則理不可以一日或屈氣不可以一日使伸何以明其然也夫理猶君也氣猶臣也君有聖庸臣有忠橫理得其衡則氣效順氣效順則氣輔其理而天命治理失其衡則氣侵權氣侵權則理役於氣而天命亂是故有治命有亂命有

命將亂而復治者有命將亂而人治之者有命亂而人治之者有命亂而不可復治者治命者何堯舜湯武之惠迪吉桀紂幽厲之從逆凶是也亂命者何羿得以篡夏秦得以代周咸陽之士無孑遺長平之屍數十萬是也命將亂而復治者何孔子畏於匡圍於陳蔡是也命將亂而人治之者何焚廩可以下謨蓋可以出微服可以遠是也命亂而人治之者何少康之復夏光武之興漢是也命亂而不可復治者何跖修而回夭牛疾而鯉亡孔窮於魯孟老於鄒是也夫前古天人之際如此其大較也故曰人事有順逆天命有治亂理與氣不同立治與亂故異命吾以是嘆聖人之立身也聖人之事天也奉天之治違天之亂不奉天之亂違天之治奉天之治而得福爲恒違天之亂而得福亦爲恒而有時皆爽焉聖人不懼奉天之亂而得禍爲恒違天之治而得禍亦爲恒而有時皆爽焉聖人不爲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子思子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孟子曰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又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然則自內者盡人以符於天自外者進天而退乎人夫乃眞知天命矣今也不然庸庸以自好沓沓以爲事愚者昏弱而不進黠者貪汙以自賊雖闞其愚懲其黠不憚告之以人理彼且曰有命焉有命焉則離人於天者矣任氣而遺理者矣離人於天曾有事乎哉任氣而遺理不謂之亂命可乎哉惟昔聖人知生死之故也審然莫知生之時莫知死之日及乎事已至而效故遂然後歸之於天而已不與非徒釋衆疑以堅爲善而已抑誠氣之加乎其理者無可如何耳未有怨其事而任其命者也有人於此苟焉怠其事而棄其生不能衣食而凍餓且死豈命乎如曰命也前乎死

者將責其惰與。抑逆料其死而姑不責與。設是自奮以有衣食而不凍且餒。將憫其勤與。抑逆料其不死而不用吾憫與。於多行不義以致客改而貌若何以異是。嗚呼。其可謂不思也已。其亦異於望人也已。其眞不知命也已。

書立命說辨後　　羅有高

明中葉有袁子者作立命說。其說曰。人爲善則美報隨之。有一善必有一報。善之大小。立之格。日籍之計日課數告天。天將絜其多寡長短輕重以疇適其等不差爽厥分。濟陽張子聞而非之曰。是異端曲說也。是衒小惠微勤與天地鬼神市者也。爲人臣而矜功伐邀寵利。不可謂忠。爲人子而顯勤勞邀厚分。不可謂孝。藉小惠微勤邀福報于天。不可謂善人。不可謂畏天人。捨六經語孟所教之公善誠善而學僞善以自私。雖曰吾以濟物也。私僞之心積。以望報。報不至將疑。報既至將怠。其濟於物幾何矣。羅有高曰。張子之閑道高矣。雖然吾懼杜塞中下爲善之路也。記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上焉者之于善也。成膚革毛髓悉善氣之充。中焉者灼知善之益。若水行之資舟壺也。其見不善也。浼之若涂。中下者之于善不善也。如景然。如嚮然。不必辨晳也。顯之嚴王法而勉也。幽之嚴鬼神而勉焉。或名譽之動而勉焉。或章服之監而勉焉。依朋類因習而上下焉。下焉者之于惡也。成其爲欲也。邪僻而悍。干冒王法。欺誣鬼神。以徑遂其欲者也。其爲惡也。名譽祟之不爲變。譏毀集之不爲變。公爲之不甚畏。人知誠爲之必不屑以僞善參之也。故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下愚不移。是故上焉者天地清純之氣之萃而閒有者也。下焉者天地濁駮之氣之萃而閒有者也。常有者中人爾。而中人者有欲畏。先王知夫中人者之欲畏之大可因也。是故樹之皇極以正其

觀敍之彝倫以理其統紀之禮儀以定其位文之頌辭以馴其野飾之筦籥燕好以聯其情慮有閡而不明也於是通之師友講說以極其奥慮有強而不遜也于是啓之音樂鼓舞以感其天繇焉而才美出于其倫于是乎榮之爵賞以旌之教周備而恬不率放敖倘張子是乎施之刑撻以威之移郊遂晝非彊以媿艾之刑賞昭而欲畏壹欲畏壹而王道亢若是其近且難也當其時無欲無畏中道若性者固宜有之矣而緣欲畏而服教適善者不其衆矣乎慕風聲凛象魏然後明好惡之鄉定欲畏之分以畏爲隄以欲爲表勉而趨事者不逾衆矣乎是皆不能離乎私且僞者也先王不忍殊異之容保無疆總而教之博之藝術以怡翫之寛之歲月以堅樹之及其成也和順浹誠信通欲惡泯天則著德產精微之致人人曉爲固有曲殺經等繁委之數貫習說樂而調敦比而不厭而王道四達矣上焉者無欲畏而功無所事吾教下焉者邪僻無所畏吾之教施之而窮唯誅殛竄流之待耳中焉者之好仁惡不仁也誠不誠雜而其于欲畏也無不誠其于欲畏也誠斯其良知能之見端可牖馭而充之者也故曰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故曰議道自已而制法以民張子之說得無所謂不以鳥養養鳥以已養養鳥者吾見爰居之駭笙鏞而竄匿也且其于天人之際也似察而蕭離未邃之游意而爲之辭者也曰大禹孔子之言天蓋以理勢之自然者爲天非謂紀功錄過絲絲而較者爲天也蓋言天之可畏非謂天之可邀也是則然矣夫張子之所謂自然者猶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云爾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其非覼縷闊略偶會其適之謂至神至精肖類應辨若刻符契眇不睹其朕故曰各正性命物與无妄也夫然則天之紀功錄過絲絲而較視人自疏簿書尤密數矣權衡不言而人取平焉度不言而人取幅焉概斛不言而人取量焉繩墨不言而人取曲直焉規矩不言而人取方圓焉此其程品幷辨極于錙銖釐忽累黍

而人不謂苛數者之陳于前卽大姦猾無所施其譎巧而詭遁人人之準威福于天地鬼神如斯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也故夫先王之嚴天地鬼神則白矣本太一專陰陽柄四時記日星發地則曰降之社仁義則曰降之祖廟興作則曰降之山川制度則曰降之五祀郊之日皮弁聽祭報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氾埽反道鄉爲田燭帝牛必在滌三月蚩蚩蠢黎無不祓以奉天之寳者爲社事單出里爲社田國人竭作邱乘供齊盛蚩蚩蠢黎無不祓以奉地之寳者發爵賜服于禘出田邑發秩政于嘗大政大禮大兵大刑大役無不臨之以天祖綱之以百神神明之惠下畀煇庖翟閽之賤報饗之禮逹于貓虎中天下而立而不敢擅一事專利萬物而示上有所承稟精蠶祀典不雜以淫祀而不遺小鬼神之勞非以爲文也誠徹知夫神明之德幽明之故諸生之原其情深其禮恪其事忠其服之以躬也詳其敷之于治也察故其時黎民雖熙鬼神敍懷胎卵遂育繇斯道也去聖遠失義而陳數主者怠嫚勉強踵故而行與工祝同昧秦漢之際器數壞散飾淫巧雜釆陋儒愚巫之法施之太常後儒鑒其誣黷不經矯枉而枉一切虛冒之曰理命謂無物視前聖禮制幾若優伶之爲張子祖其意不復尋揣本末從而辭之是欲人之誠于善而杜誠之原欲人之畏天而以闊略覡影爲教也張子曰吾病夫志爲善而不本于六經語孟也夫六經語孟之與袁氏之説相縣也顧待辯說哉雖然吾且通之買無良金所夾之金不中程一倍之再倍之程與良金捋則主物者與物矣其與夾惡金而彊買者殊矣其與造僞金冗良金者又殊矣其與徒手而求竊者又殊矣其與操刃而奪者又殊矣使有告者曰畜良金金不貲而貨好彼其不信乎又有告者曰勉畜良金無以貨爲也將有謁而請之者彼其不信乎故吾以爲奉袁氏之說而誠勸循行而不怠是將可與語六經語孟矣吾竊懼夫奉袁氏而若存若亡也則其善芽

已焦也吾又懼夫精造僞金與良金亂也篡六經語孟翼虎而𢌿飛也等而下焉不猶曰金不中程吾恥之造僞金吾猶有所貿不若徒手而竊徒手而竊不若操刃而奪邪張子曰當其爲惡不參一善及其爲善不參一惡是惡齊桓晉文而取高洋朱溫邪取其爲惡不參一善以其彊資爲可用之于善邪是謂操刃而奪者爲可風以純用良金不欺邪其不可得已張子曰人胃有積蟲于是乎不嗜五穀嗜泥炭積蟲奪其飲食之正矣知其爲病急捨所嗜用藥殺蟲漸進五穀則元氣可復不然是且不得爲完人吾亦曰胃有積蟲未可驟進五穀也進五穀將牾而噦無裨其胃而反傷焉必先用藥殺蟲矣袁氏之說即未必其按古湯液亦殺蟲從治之劑也何也世之談天地鬼神也久矣明之中葉紀綱紊政刑弛國法不足爲威勸而有人焉取威勸于天取威勸于鬼神其有省身懲惡之意矣張子曰人之胃中積蟲何物哉躁進幸得之念是也吾則曰誠躁進與幸得與黠桀者將騖走權寵之門求遂焉务而索之矣而信奉袁氏之徒固猶移其近權寵之心以上邀者者之天與不見不聞之鬼神不敢空邀而必自課其小善微勤以求鑑循是而不休將有覺其躁進幸得之念之非反于公善誠善而不難蟲殺而五穀進將有味之而甘厭飫而不捨者矣易曰納約自牖孟子曰教亦多術矣夫天地鬼神之德之盛也其甚哀矜斯人也與人之恕也與善之博也其必不專一道也可推而明也張子之意蓋曰天也者積理之精博者云爾鬼神者氣之能理之用云爾故曰理勢之自然而不知其墮于覡巫闒略也欲致其尊畏而不知其敝之流于空蕩而嫚也論語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釋之曰民義者鬼神之奧務民義者敬鬼神之實也遠之者猶曰天難諶也皇天無親也一念善鬼神好之不以往惡介一念惡鬼神惡之不以往善贖好惡無常唯善惡之鑑非若骨肉之屬倫類之與之相纏綿也以斯之謂遠之也故曰父尊而不

親天尊而不親鬼尊而不親命尊而不親火尊而不親火也者日用于人也失居則燔無所擇不以久用于人有愛也以斯之謂遠之也易大傳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狀也者體質之頌也情也者好惡也其容微故曰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好惡充盈周流乎六虛故曰體物而不可遺也允矣哉

功行錄序

陸隴其

聖賢之書勸善戒惡而已或以義正或以福誘而勸同或以義禁或以禍怵而戒同夫禍福之於善惡猶影之於形也君子衡理不衡數而其教人未有不兼言禍福也者理足以聳天下之君子而言福然後足以引天下之中人言禍然後足以懼天下之不肖其見于經傳者固已深切而著明矣君子雖不以欲福而爲善不以畏禍而不爲惡而夫子猶曰君子懷刑是以聖賢自勉而恒以不肖自防也於乎此其所以爲君子與周禮司徒掌邦教以擾安邦國保息六以養之本俗六以安之三物以興之八刑以糾之月吉而始和歲終而受會鄉州黨族閭比之中莫不以時而讀法故其爲教也有本有根博而貫簡而詳蕩蕩焉平平焉無細碎蔓衍之說而其時之人亦但以爲道而不以爲利知畏法而不知畏天吉凶休咎之說僅見於聖君賢相之誥誡而非所以爲教民之具明明棐常絕地天通此其所以爲盛也聖賢不作教化不明法足以禁顯惡而不足以禁隱慝惟天之報施終古不易以濟人之所不及而又不能無盈縮遲疾之異錯綜參互之變原始要終不失累黍而當時鮮不以爲杳渺而不可知蓋禍福之自人者直而彰自天者微而變直而彰者既有所不及而微而變者又不能以天下信則中人以下將無所畏而靡所不爲仁人君子能無憂乎不得已而博考古今述其福善禍淫之迹而備著其所由以明天道之必然家懸一律令於屋漏之中戶置一斧鉞於衽席之上使覽者惕然於心

以去其所疑而堅其所畏雖其言若屑屑焉而離類析歸鈎深索隱略顯惡而嚴隱匿其察物也無遁形可不謂慎獨之助與宋之季也而感應篇出焉明之季也而功過格出焉是皆仁人君子居下位不得已而救世之作也故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王道不明於上而夫子作春秋今雖萬不敢比是而意則庶幾焉此固非盛世之所宜有也雖然既已有作則雖盛世有所不廢又豈獨不廢而已必將為之敷暢其說擴其所未備闡其所未至以丁甯天下之耳目而惟恐其不信以從是亦仁人君子之所用心也繆邑李子蓀奇所輯功行錄廣義余甚敬其用心之厚用力之勤也嗚呼士君子得志於時身任民物之責舉先王之教而明之大綱舉萬目張無取乎細碎蔓衍之說而所以勸戒人者亦不俟乎天降之威福則是書可以不作今李子既不得志於時蘊其意而無所發蒿目而不能已於言而又不欲其言之大且深以無當於流俗也乃取夫世所易信之書廣為衍說平易樸茂不飾不文而勤懇曲至應規入矩期無失於聖賢之意而後已昔賢有云不為良相則願為良醫李子之書其亦世之藥石與假令李子得有為之柄以行其所欲而不徒見諸空言其所就果當何如也

州泉積善錄序

姜宸英

客曰古人謂陰德如耳鳴已可得知人不可得而聞今積善錄之刻何居曰此其故人八十歲翁朱紘氏之所為也非吳子之意也且吾徵之孔氏矣昔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矣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遺其金孔子曰君子之舉諸身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者非獨適其身之行也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不廉不受則後無復贖自今

以後魯人不復贖矣夫受牛貪也不受金至廉也孔子之於二子其所與如此而所見非如彼甚矣聖人之樂善無已也苟其可以誘人於善也利且不避而況於名乎昔宋富鄭公於青州趙清獻公於越州賑荒之法一時名儒皆爲文紀之而元之何長者至微末也胡汲仲亦爲文具述其事此錄所載賑荒施藥救災助喪施棺諸事皆有良法可守後人倣而行之爲利無窮君子之與人爲善也不獨從而稱道之又以其法之不可沒也復樂書其事以貽之後焉苟曰是嫌於名與利而避之見之者亦曰是近於爲名近於爲利吾無述焉是私也非公也宜爲聖人之所不取矣吳子名之振字孟舉浙之石門人博學善文辭方需次京職有重名於時云

感應彙傳序

彭定求

竊惟天地間萬有不齊一感應之道盡之矣感應者理與氣合而參焉者也溯夫穆清之始一理渾全所謂粹然至善也一陽一陰錯綜往來莫之終窮人生而清濁以殊剛柔以判於是有善不能無惡而禍福乘之運之者氣也宰之者理也此感應之必然莫之致而致者也今者學士大夫之論有二一則欲舉感應而諱之一則欲舉感應而略之其諱之者富貴利達之習重機械變詐之術深輒援天道遠人道邇之說以自便其私謂夫太上云爾者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以儒者而襲道藏之緒言非愚則誕故有强辨飾非縱至歷報彰明之後而不肯前車是鑒是誠無忌憚之流也其略之者玩心高明之域遊心曠遠之途遂舉無善無惡之說而誤任之謂爲善去惡即涉於計功謀利之門初非君子之所以立教將人人盡託於上智而防檢日疎補救日懈則亦偏執之過也循是二說糾紛煽惑如痼疾之中於膏肓而不可解所以善不敵惡禍不掩福宜夏子之愀然深憂而彙成是傳矣吾謂是傳之善也有三一曰翼聖經一曰贊王化一曰順天心蓋福善禍淫之大旨具見於

五經四書而篇中因綱列目使人返身而按據事而稽所以爲家喻戶曉之書有是傳以爲之條晰爲之貫通無非愼獨工夫之條目故曰翼聖經也士行浮靡民俗偷薄勸之以章服齊之以刑罰而冒濫旣多倖免尤衆則所以格其非僻者斷非刑驅勢禁之所及有是傳而天地鬼神如臨如質庶幾惕心聳目可以潛移默奪故曰贊王化也上天之仁愛斯人至矣風雨露雷無非至教昊天曰明昊天曰旦豈涉於矯誣之謂哉神道炳靈格於穹壤有是傳而義聲於道人之鐸兆顯於卜史之繇故曰順天心也吾願或登梨棗爲持異論者示之鍼砭云

與翁止園書　方苞

僕晚交得吾子心目間未嘗敢以今人相視及遘禍所以恫其顚危閒以理義者皆不背於所期是吾子所以交僕之道已至也有疑焉而不以問則於吾子之交爲不稱故敢暴其愚心近聞吾子與親戚以錐刀生隙嘖有煩言布流朋儕雖告者同辭僕堅然信其無有然蘇子有言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毋吾子之夙昔尙有不能大信於彼人者乎僕往在京師見時輩有公爲媟瀆者靑陽徐詒孫曰若無害彼不知其不善而爲之也吾儕有此則天厭之矣昔叔孫豹以庚宗之宿致餓死叔向娶於巫臣氏而滅其宗蓋修飭之君子不獨人責之天亦責之詒孫之言可謂究知天人之故者也僕自遘禍永思前愆其惡之形於聲動於事者無幾也而遂至此極者旣將以士君子爲祈嚮而幽獨中時不能自濯濯故爲鬼神所不宥吾子高行清德豈惟信於朋友雖鄉里閭愚無知者猶歎羨焉然則子之行身其愼矣哉僕又聞古人之有朋友其患難而相急通顯而相致皆末務也察其本義蓋以勸善規過爲先僕自與人交雖素相親信者苟一行此

必造怒而逢尤僕每以自傷然未敢以忖吾子於前所聞既信吾子之必不然於後所陳又信吾子必心知其然是以敢悉布之

答門人問學　李中孚

承謂靜坐中反覺思慮紛拏此亦初入手之常惟有隨思隨覺隨覺隨斂而已然緒出多端皆因中無所主倘以始焉未能遽免不妨涵泳聖賢格言使義理津津悅心天機自爾流暢以此寄心勝於空持強制久則內外澄徹自成一片矣所存於己者得力則及於人者自宏在在處處可以轉移人心縱居恒所應之事所接之人有限而中心生生之機原自無窮此立人達人邦家無怨之本也欲知孔顏之樂須知世俗之憂苟無世俗之所以憂便是孔顏之所以樂樂則富貴貧賤患難流離無入而不自得卽不幸至於饑餓而死俯仰無怍莫非樂也輪迴之說吾儒未嘗道君子唯盡其在己者三塗八苦四生六道有與無任之而已若因是而動心則平日之砥修乃是有所為而為卽此便是貪心利心又豈能出有超無不墮輪迴中耶積善有餘慶積惡有餘殃報應之說原眞非幻卽中間善或未必蒙福惡或未必罹禍安知己之所謂善非天之所謂惡人固有勵操於昭昭而敗檢於冥冥居恒貌似謹愿無非無刺而反之一念之隱有不堪自問者況卽表裏如一粹乎無瑕而艱難成德殷憂啓聖烈火猛燄莫非煅煉之藉身雖坎壈心自亨泰至於惡或未卽罹禍然亦曷嘗終不罹禍明有人非幽有鬼責不顯遭王章便陰被天譴甚或家有醜風子孫傾覆念及於此眞可骨慄以形骸言之固顏夭而蹠壽若論其實顏未嘗夭而蹠亦曷嘗壽也噫盡道而夭雖夭猶壽況又有不與亡俱亡者乎昧道而壽雖壽猶夭況又有不與存俱存者乎詩稱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在帝左右原非誑語而孟氏所謂名之曰幽

處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然則生前之享年雖永諡者蓋所羞齒夫亦何可并衡也理本至明何不可解之有總之學貴知要而晰疑須是循序方談靜功而輒泛及於位育參贊等說未免馳騖恐非切問近思之初意也

荅范彪西書

王復初

承賜經訓極爲敬服豪虛懷下詢弟就其所見者言之今夫人性本善聖賢體用人人俱足止爲氣稟物欲汨迷顛倒以致天淵懸隔蚩蚩之衆日用不知者勿論矣乃有學富才雄師心自用以致機械變詐罟擭陷阱流爲小人而無忌憚何也古人幽獨之中儼若上帝臨汝神明降鑒故妄念不生天理來復此戒愼恐懼之正脈乃邇來談道之士以爲談理而不必言應夫無所畏而不爲惡是生知安行也君子懷刑知者利仁生安者幾人乎生安者不可得而掃除感應不幾開人之縱肆乎羿奡禹稷南宮之問夫子不答正是深契于心彼之問明明折貶三家推尊孔子若一答之未免有礙而極稱其君子再讚其尙德則夫子之嘉與可知而善惡之報斷然不爽可知也又謂地震陰雨之棼棼是偶然耳不與人事夫天之垂象所以警人人之作德所以挽天故成湯自責而致甘霖宋景一言而挽星變日變修德月變修刑諸如此類史不勝載聖天子倘多脩省而敢云不關人事乎又謂人死無知夫死而無知則無鬼神也無報應也他不具論獨以易稱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又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夫鬼神不惟有其理且有其情不惟有其情且有其狀人世有賞罰亦有報應事神事鬼知生知死一以貫之此孔聖之訓而非後人之臆說也又有謂聖人歿後其氣亦散然則郊社禘嘗在帝左右俱屬空言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俱誕妄不經矣然則報應森嚴之理非徒勸

愚流亦以警賢知也愚流猶知信而賢知不信其釀害更深矣先生譚理必取其精當而一以勸善警惡爲指歸弟之佩服出於中心之誠然耳偶因辱問敢布繫心

持盈論

劉開

盛則必衰滿則必虧天下莫不同之卽君子之道亦不免也名節盛而黨錮之禍興道學盛而僞學之禁起物忌太盛非徒世運之咎也積財踰萬而盜竊焉積書踰萬而火敗焉天非不知積書之愈於聚財也而災卽隨之者數不可盈也夫天之惡盈也甚於其惡不善也人之惡滿也甚於其惡不義也齊桓公以義會葵邱而畔者九國以其矜也王莽之包藏禍心而始皆悅之者以其下人也夫天道之於人情亦不甚相遠矣高者抑之卑者揚之一定而不可易善則福惡則禍理之宜然者也善有時而禍惡有時而福數之適然者也虛則無不福滿則無不禍理數之皆然者也理不可過數不可極無論善惡自損者益伊古迄今百不失一有盛卽有衰有喜卽有戚君子小人迭爲禍福聖賢知其如此故應天不以樂而以懼接人不徒愛而加以敬柔能克剛弱能勝強是以積微而彰持盈戒滿爲道紀綱非惟聖賢爲然也雖天地亦不敢自處於盈焉非天地之力有不敢也道固如此天地不能違也是故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日中必昃月盈必虧春夏生長秋冬斂藏四時且有退位也飄風不終日急雨不終朝風雨且不敢過常也夫天地日月四時風雨所不能者而人敢居之乎夫舜之五臣子孫皆有天下以其功德之及於民者鉅也天之篤生孔子其前世之德必遠倍夫諸聖人之積累矣而孟僖子所稱者不過曰恭夫恭者道之所與天之所佑神之所福也而從事君子之學者可以察盛衰盈虧之故而不必徒以善惡論天道矣

貴齒論

劉開

古之時天下無生而即貴者也故雖天子之元子亦比於士當其入學必與衆齒焉所以明有尊也天下無生而終賤者也故雖在庶人年踰八十以上天子必加禮焉所以明有敬也尊齒敬老之義始于朝廷及乎天下罔不同之自三代以來未之有易也今世情之賤老而貴少者何也新進之人多速成之念重學不以序而名可倖得也此所以鄙老而無用而輕視齒也班固有言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用力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使之優游其心志以漸通夫修己治人之道也故當其未出之時而所以開濟民物之理已講之熟矣及至四十道明而德立乃可以仕至於五十更事既多乃可以服官政夫仕不必盡待四十服政不必盡待五十然而以是爲斷者豈非養恬靜之風杜浮競之習哉且古人三十而通五經學既成矣必遲之十年而始責以仕蓋欲以漸摩夫學問諳練夫時事也且欲以涵養其性情增益其智識也是以出而圖君措之裕如澤加于生民功垂于方策後世學務早達束髮成童即期以富貴所尚者非通經也應舉之文也所求者非致用也干祿之術也終身出處之事而旦夕圖之賢者不能寬以歲月以深其稽古之功愚者無所勞其心思而皆有驟獲之意一旦得志授之以政無怪其不知所措矣學之出於鹵莽治之所以敗壞豈不由此是以舉世紛擾澆薄成習士競急於利祿年甫踰三十而不登第者則咸有不遇之感遲暮之悲嗟乎亦知古人是時尚未敢言仕耶夫昔之以衰老爲懼者恐其德不加修而行不能力也後人以衰老爲懼者其未達則歎進取之無望其既達則恐豪華之難久也故世有宿儒耆彥學行重於一時而後生初學輒輕侮之而不爲加敬而其人亦自傷朽鈍無復毅然之氣此何故也古之人以其身爲仁義道德之身年彌高則識彌進而令聞日隆故

天下皆以齒為貴後之人以其身為聲色貨利之身年愈衰則力愈耗而不能有為故天下遂以齒為賤也夫齒者先王所以尊之敬之而不敢忽者也國家優老之典未嘗不隆也而世情以早達為重馴致其習以至厭棄老成三代如彼而貴後世如此而賤可以觀人心之變矣

是亦樓記

全祖望

袁正獻公世居城南其講堂即所稱城南書院者也講堂之旁有小樓名以是亦正獻游息登眺之所也深甯居士述正獻之言曰斯區區者直不高大耳是亦樓也不特斯樓推之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莫不皆然即更推之我生通籍以來之宦情皆作斯樓觀曰直不高顯耳是亦仕也蓋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其廣大並其高明我固有之朝夕摩厲不容少怠若自安於流俗而曰是亦人耳則吾所不敢也蓋正獻命名之意如此予嘗謂聖賢之學總不容苟且之說故不特不可以苟生亦不可以苟死不特不可以苟取亦不可以苟與苟生苟取斯其人本庸下之材雖欲為之起懦而不能斯流俗之所為也苟死苟與則固有求異於流俗之心而不知此急功近名之見君子恥之乃獨有不妨於苟者則惟居處日用之間孔子所以稱衛荊之善居室也從來文章家所敘次園榭之勝不過流連光景張皇其位置之工未有以儒林之法言入之者故予於正獻之樓特詳其語以見斯樓之存即先哲之學統所寄也正獻之歿五百有餘年矣予重求遺址而出之俾承學之過此者返而省心如聞瞿瞿濯濯之在耳焉於以去其求安求飽之念而不求至於聖人不止是則正獻之所望也

與友人書十首

顧炎武

大難初平宜反已自治以爲善後之計昔傅說之告高宗曰惟干戈省厥躬而夫子之繫易也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左傳載夫子之言曰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苟能省察此心使克伐怨欲之情不萌於中而順事恕施以至於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則可以入聖人之道矣以向者橫逆之來爲他山之石是張子所謂玉女於成者也至於臧否人物之論甚足以招尤而損德自顧其人能如許子將方可操汝南之月旦然猶一郡而已未敢及乎天下也不務反已而好評人此今之君子所以終身不可與適道不爲吾友願之也

每接高談無非方人之論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執事之意其在于斯乎然而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是則聖門之所孳孳以求者不徒在于知人也論語二十篇惟公冶長一篇多論古今人物而終之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是則論人物者所以爲內自訟之地而非好學之深則不能見已之過雖欲改不善以遷于善而其道無從也記此二章于末其用意當亦有在願與執事詳之

古之疑衆者行僞而堅今之疑衆者行僞而脆其于利害得失之際且不能自持其是而何以致人之信乎故今好名之人皆不足患直以凡人視之可爾

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僕自一讀此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于文人也懸牌在室以拒來請人所共見足下尚不知耶抑將謂隨俗爲之而無傷于器識耶中孚爲其先妣求傳再三終已辭之蓋止爲一人一家之事而無關于經術政理之大則不作也韓文公文起

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槩爲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猶未敢許也此非僕之言當日劉乂已譏之

能文不爲文人能講不爲講師吾見近日之爲文人爲講師者其意皆欲以文名以講名者也子不云乎是聞也非達也默而識之愚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君子之爲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某自十五以後篤志經史其于音學深有所得今爲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絕之傳而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爲今人道也向時所傳刻本乃其緒餘耳

孔子之刪述六經卽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蟲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也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謂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見于此故凡文之不關于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而旣以明道救人則于當今之所通患而未嘗專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辟也夜夢作一書與執事曰過蒲而稱子路之平陸而責距心嗟乎夢中之心覺時之心也匹夫之心天下之心也今將暫別貴地民生利病望悉以見教人雖微言雖輕或藉之而重

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然此等故事不欲令在位之人知之今日之事興一利便是添一害如欲行沁水之轉般則河南必擾開膠萊之運道則山東必亂矣

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風俗則教化紀綱爲不可闕矣百年成之不足一日敗之有餘

君子將立言以垂于後。則其與平時之接物者不同。孔子之于陽貨。蓋以大夫之禮待之。而其作春秋則書曰盜。又嘗過楚。見昭王。當其問答。自必稱之爲王。而作春秋則書楚子軫卒。黜其王。削其葬。其從衆而稱之也。不以爲阿。其特書而黜之也。不以爲亢。此孔子所以爲聖之時也。孟子曰。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今子欲以一日之周旋。而施之久遠之文字。無乃不知春秋之義乎。

接讀來詩。彌增愧側。名言在兹。不啻口出。古人有之。然使足下蒙朋黨之譏。而老夫受虛名之禍。未必不由於此也。韓伯休不欲女子知名。足下乃欲播吾名於士大夫。其去昔賢之見何其遠乎。人相忘於道術。魚相忘於江湖。若每作一詩。輒相推重。是昔人標榜之習。而大雅君子所弗爲也。願老弟自今以往。不復挂朽人於筆舌之間。則所以全之者大矣。

羇旅之人。疾病顛連。而託跡于所知。雖主人相愛。時有蔬菜之供。而饔飧一切。自給在我。無怍于彼。爲厚此人事之常也。若欲往三四十里之外。而赴張兄之請。則事體迥然不同。必如執事所云。有實心向學之機。多則數人。少則三四人。立爲課程。兩日三日一會。質疑問難。冀得造就成材。以續斯文之統。卽不能遽依白鹿之規。而其遺意。須存一二。恐其未必辨此。則徒餔啜也。豈君子之所爲哉。一身去就。係四方觀瞻。不可不愼。廣文孫君與弟有舊。同張兄來此。劇論半日。當亦知弟爲硜硜踽踽之人也。

孟子章句序

翊源

學術五 文學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鈔書自序

顧炎武

炎武之先家海上世爲儒自先高祖爲給事中當正德之末其時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甯書坊乃有刻板其流布於人間者不過四書五經通鑑性理之書他書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而寒家已有書六七千卷嘉靖間家道中落而其書尙無恙先曾祖繼起爲行人使嶺表而倭闌入江東郡邑所藏之書與其室廬俱焚無孑遺焉洎萬歷初而先曾祖歷官至兵部侍郎中間莅方鎭三四淸介之操雖一錢不以取諸官而性獨嗜書往往出俸購之及晚年而所得之書過於其舊然絕無國初以前之板而先曾祖每言余所蓄書求有其字而已牙籤錦軸之工非所好也其書後析而爲四炎武嗣祖太學公爲侍郎公仲子又益好讀書增而多之以至炎武復有五六千卷自罹變故轉徙無常而散亡者什之六七其失多出於意外二十年來贏縢擔囊以遊四方又多別有所得合諸先世所傳尙不下二三千卷其書以選擇之善較之舊日雖少其半猶爲過之而漢唐碑亦得八九十通又鈔寫之本別貯二簏稱爲多且博矣自少爲帖括之學者二十年已而學爲詩古文以其間纂記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餘年讀書日以益多而後悔其嚮者立言之非也自炎武之先人皆通經學古亦往往爲詩文本生祖贊善公文集至數百篇而未有著書以傳於世者昔時嘗以問諸先祖先祖曰著書不如鈔書凡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讀書而已先祖書法蓋逼唐人性豪邁不羣然自言少時日課鈔古書數紙今散亡之餘猶數十帙也學士家所未有也

自炎武十一歲即授之以溫公資治通鑑曰世人多習綱目余所不取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爲自作也班孟堅之改史記必不如史記也宋景文之改舊唐書必不如舊唐書也朱子之改通鑑必不如通鑑也至於今代而著書之人幾滿天下則有盜前人之書而爲自作者矣故得明人書百卷不若得宋人書一卷也炎武之遊四方十有八年未嘗干人有賢主人以書相示者則留或手鈔或募人鈔之子不云乎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今年至都下從孫思仁先生得春秋纂例春秋權衡漢上易傳等書清苑陳祺公資以薪米紙筆寫之以歸愚嘗有所議於左氏及讀權衡則已先言之矣念先祖之見背已二十有七年而言猶在耳乃泣然書之以貽之同學李天生天生今通經之士其學蓋自爲人而進乎爲己者也

經部總敘 四庫全書提要

經稟聖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所論次者詁經之說而已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詁訓相傳莫敢同異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肅稍持異議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賈啖趙以及北宋孫復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攝及其弊也雜洛閩繼起道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斥以爲不足信其學務別是非及其弊也悍學脈旁分攀緣日衆驅除異己務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學見異不遷及其弊也黨主持太過勢有所偏材辨聰明激而橫決自明正德嘉靖以後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談臆斷考證必疎於是博雅之儒引古義以抵其隙 國初諸家其學徵實不誣及其弊也瑣（如一字音訓動辨數百言之類）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爲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疎薄

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蓋經者非他卽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參稽衆說務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爲十類曰易曰書曰詩曰禮曰春秋曰孝經曰五經總義曰四書曰樂曰小學

易類總敘 四庫全書提要

聖人覺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詩寓於風謠禮寓於節文尙書春秋寓於史而易則寓於卜筮故易之爲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傳所記諸占蓋猶太卜之遺法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一變而爲京焦入於禨祥再變而爲陳邵務窮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易遂日啓其論端此兩派六宗已互相攻駁又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爲說而好異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說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則多戒占者聖人之情見乎詞矣其餘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今參校諸家以因象立教者爲宗而其他易外別傳者亦兼收以盡其變各爲條論具列於左

子部總敘 四庫全書提要

自六經以外立說者皆子書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區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軋自董仲舒別而白之醇駁乃分其中或佚不傳或傳而後莫爲繼或古無其目而今增古各爲類而今合大都篇帙繁富可以自爲部分者儒家之外有兵家有法家有農家有醫家有天文算法有術數有藝術有譜錄有雜家有類書有小說家其別教則有釋家有道家敘而次之凡十四類儒家尙矣有文事者有武備故次以兵家兵刑類也唐虞無皐

陶則寇賊姦宄無所禁必不能風動時雍故次以法家民國之本也穀民之天也故次以農家本草經方技術之事也而生死繫焉神農黃帝以聖人爲天子尙親治之故次以醫家重民事者先授時授時本測候測候本積數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百家方技或有益或無益而其說久行理難竟廢故次以術數游藝亦學問之餘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藝術以上二家皆小道之可觀者也詩取多識易稱制器博聞有取利用攸資故次以譜錄羣言岐出不名一類總爲薈萃皆可採摭菁英故次以雜家隸事分類亦雜言也舊附於子部今從其例故次以類書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廣見聞愈於博奕故次以小說家以上四家皆旁資參考者也二氏外學也故次以釋家道家終焉夫學者研理於經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徵事於史可以明古今之成敗餘皆雜學也然儒家本六藝之支流雖其間依草附木不能免門戶之私而數大儒明道立言炳然具在要可與經史旁參其餘雖眞僞相雜醇疵互見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節之足以自立即其不合於聖人者存之亦可爲鑒戒雖有絲麻無棄菅蒯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在博收而愼取之爾

論泥古之弊 十七史商榷

王鳴盛

昔顧甯人宿傅青主家晨未起青主呼曰汀芒矣甯人怪而問之青主笑曰子平日好談古音今何忽自昧之乎甯人亦不覺失笑古音天呼若汀明呼若芒故青主以此戲之然則古可好不可泥也聲音固爾文字亦然蓋聲音文字隨時而變此勢所必至聖人亦不能背時而復古文字雖易變說文不亡則字學常存此書殆將與天地無終極字不虞其變也聲音雖易變皆變在未有韻書之前李登呂靜沈約諸人過小功大既有韻書音亦不虞其變也蒼頡古文史籀大篆李斯小篆不可不知也如用之則吾從隸書吾從衆也惟是隸書中去

其舛謬太甚者使不違古篆之意且於唐宋史鑑所無徐鉉新附所無之字屏而不用亦足矣古音不可不知也如用之則吾從唐宋亦吾從衆也要惟讀周漢以前書用古音讀晉唐以後書用今音斯可矣大約學問之道當觀其會通知今不知古俗儒之陋也知古不知今迂儒之癖也心存稽古用乃隨時並行而不相悖是謂通儒聲音文字學之門也得其門者或寡矣雖然苟得其門無復他求終身以之惟是爲務其他概謝曰我弗知此高門中一司閽耳門戶之事熟諳雖極行立坐臥不離乎門其所造詣終不能踰此不敢擅自升階況敢窺房奧乎予於此等姑舍是因讀新舊唐志附論之

與從子掌絲書

盧文弨

所疏不知出處及疑義若干條具答在別紙此士安所謂遭人而問少有窗日者也掌絲之虛懷而勤力也至矣雖然吾竊以爲更有進焉者蓋人之爲言皆曰學問將學焉而繼之以問邪抑問焉而即以是爲學也夫寡聞寡見之嶄至於多聞多見也有道焉得其道則耳目可以不勞思慮不至厖雜而其爲功也易近世類書頗多又諸文集亦多有注釋箋解然則讀書之易宜莫如今日然吾以爲殫見洽聞之助不在是也蓋已經翦截割裂於事之始末語之原委必有不能通貫曉析者矣今以掌絲之資性日力計之吾不必誅以高遠難行之事六經之外如爾雅說文史記漢書皆所當讀也然後博覽羣書其不解者鮮矣此言初聽若迂然吾爲掌絲細籌之事無有捷於此者且不必遽爲程限但日日讀之一卷畢則此一卷之事與言見於他書者自一覽而得也推而數卷至數十卷莫不然初可以省問之一二繼可以省問之五六又繼可以省問之八九矣苟若是則其用安有窮哉然此猶爲記誦言之也若夫以之明理以之處事則所得者益不可以數計此事逸而功倍

之道也不然則掌絲數月以來所不知者豈盡於此乎吾所縷析以答者能一一記之後不復問乎同一事也而出於人之所援引者又各不同其能明乎此而卽無惑於彼乎吾是以深嘉掌絲之好問而尤願掌絲之好學也掌絲果從事於吾言則其於問也亦必有更進於此者矣

姜宸英與子姪論讀書曰讀書不須務多但嚴立課程勿使作輟則日累月積所蓄自富且可不致遺忘歐陽公言孝經論語孟子易尚書詩禮周禮春秋左傳準以中人之資日讀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稍鈍者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可畢今計九年可畢則日讀百五十字東方朔上書自稱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陳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此時朔年正二十二自十六學詩書至十八而畢又自十九學兵法至二十一而畢皆作三年課程三年誦二十二萬言每年正得七萬三千三百餘言以一年三百六十日成數算之則一日所誦纔得二百零三言耳蓋中人稍下之課也夏侯氏東方先生像讚經目而誦於口過耳而諳於心其敏給如此今其所自誇大不過中人稍下之課可見古人讀書不苟非獨恐其務多易忘大抵古人讀一書必思得此一書之用至於終身守之不失如此雖欲多不得也

與友人論易書　　顧炎武

承示圖書象數卜筮卦變四考爲之歎服僕嘗讀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所謂輔弱扶微兼包大小之義而識時人之保殘守缺雷同相從以爲師說未嘗不三復於其言也昔者漢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不專於一家之學晉宋已下乃有博學之士會

粹貫通至唐時立九經於學官孔頴達賈公彥爲之正義即今所云疏者是也排斥衆說以申一家之論而通經之路狹矣及有明洪武三年十七年之科舉條格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詩主朱子集傳俱兼用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猶不限於一家至永樂中纂輯大全幷本義於程傳去春秋之張傳及四經之古注疏前人小注之文稍異於大注者不錄欲道術之歸於一使博士弟子無不以大全爲業而通經之路愈狹矣注疏刻於萬歷中年但頒行天下藏之學官未嘗立法以勸人之誦習也試問百年以來其能通十三經注疏者幾人哉以一家之學有限之書人間之所共有者而猶苦其難讀也況進而求之儒者之林羣書之府乎然聖人之道不以是而中絕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昔之說易者無慮數十家如僕之孤陋而所見及寫錄唐宋人之書亦有十數家有明之人之書不與焉然未見有過於程傳者且夫易之爲書廣大悉備一爻之中具有天下古今之大而注解之文豈能該盡若大著所謂此爻爲天子此爻爲諸侯此爻爲相此爻謂師蓋本之崔憬解繫辭二與四三與五同功異位之說然此特議其大者而已其實人人可用故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故夫子之傳易也於見龍在田而本之以學問寬仁之功於鳴鶴在陰而擬之以言行樞機之發此爻辭之所未及而夫子言之然天下之理實未有外於此者素以爲絢禮後之意也高山景行好仁之情也諸姑伯姊尊親之序也夫子之說詩猶夫子之傳易也後人之說易也必以一人一事當之此自傳注之例宜然學者舉一隅而以三隅反可爾且以九四或躍之爻論之舜禹之登庸伊尹之五就周公之居攝孔子之歷聘皆可以當之而湯武特其一義又不可連此四五之爻爲一時之事而謂有飛龍在天之君必無湯武革命之臣也將欲廣之適以狹之此舉業以來之

通弊也是故盡天下之書皆可以注易而盡天下注易之書不能以盡易此聖人所以立象以盡意而夫子作大象多於卦爻之辭之外別起一義以示學者使之觸類而通此即舉隅之說也天下之變無窮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者亦無窮若但解其爻義而已韋編何待於三絕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詩書執禮之文無一而非易也下而至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秦漢以下史書百代存亡之迹有一不該於易者乎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恐嘗勸人以學易之方必先之以詩書執禮而易之為用存乎其中然後觀其象而玩其辭則道不虛行而聖人之意可識矣不審高明以為然否

與程秀才書

錢大昕

承以所著易源待正稾相示僕於經義素非專門圖書術數之指尤所不解今讀足下書所謂欽其寶莫能名其器者也竊嘗思之宣尼學易但云可以無大過其贊顏氏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聖賢學易不過欲保此身使無大過而已小過雖聖人未敢自信為必無也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又曰无咎者善補過也聖人唯自覺其有過而悔之即已不覺而人告之亦怵然為戒即悔即改此不遠復无祇悔之所以元吉也若夫亢而有悔迷而終凶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矣古之聖賢求易于人事故多憂患戒懼之詞後之儒者求易于空虛故多高深窈妙之論聖人觀易不過辭變象占四者今舍象占而求卦畫又舍卦畫而求畫前之易欲以軼出文王孔子之外自謂得千聖不傳之秘由是自處至高自信至深謂己之必無過且患人之言其過辯論滋多義理益昧豈易之教固若是乎此僕之所以不敢言易也

唐初三禮漢書之學

趙翼

六朝人最重三禮之學唐初猶然張士衡從劉軌思授毛詩周禮又從熊安生劉焯授禮記皆精究大義當時受其業者推賈公彥（士衡傳）公彥撰周禮義疏五十卷儀禮義疏四十卷公彥子大隱亦傳其業又有李元植從公彥授禮學撰三禮音義行於世（公彥傳）王恭精三禮別爲義證甚精博蓋文懿文達皆當世大儒每講必徧舉先儒義而暢恭所說（孔穎達傳）王元感嘗撰禮記繩愆徐堅劉知幾等深嘆賞之（元感傳）王方慶尤精三禮學者有所咨質必究其微門人次爲雜禮答問（方慶傳）他如褚元量韋逌高仲舒唐休璟蘇安恒皆精三禮見各本傳今諸儒論著見於新舊書者如王方慶張齊賢論每月皆告朔之說（舊方慶傳　新齊賢傳）王元感三年之喪以二十七月張柬之以二十五月一本鄭康成說一本王肅說也（舊柬之傳　新元感傳）史元燦議禘祫三年五年之別（韋縚傳）朱子奢議七廟九廟之制（子奢傳）韋萬石沈伯儀元萬頃盧履冰等議郊丘明堂之配（沈伯儀傳）皆各有据依不同勦說其據以論列時政者如盧履冰元行沖論父在爲母三年服之非彭景直論陵廟日祭之非康子元駁許敬宗先燔柴而後祭之非黎幹駁歸崇敬請以景皇帝配天地之非唐紹蔣欽緒褚元量駁祝欽明皇后助祭郊天之非陳貞符論隱章懷懿德節愍四太子廟四時祭享之非皆見各本傳李涪風辨太微之神不可爲天見蕭德言傳韋述議堂姨舅不宜服見韋縚傳無不援引該博證辨確切可爲千百世之準其後元行沖奉詔用魏徵類禮列於經與諸儒作疏成五十篇將立之學官爲張說所阻行沖又著論辨之大歷中尚有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以禮名其家學此可見唐人之究心三禮考古義以斷時政務爲有用之學而非徒以炫博也次則漢書之學亦唐初人所競尚自隋時蕭該精漢書嘗撰漢書音義爲當時所貴（該傳）包愷亦精漢書世之爲漢書學者以蕭包

二家爲宗(愷傳)劉臻精於兩漢書人稱爲漢聖(臻傳)又有張冲撰漢書音義十二卷于仲文撰漢書刊繁三十卷是漢書之學隋人已究心及唐而益以考究爲業顏師古爲太子承乾注漢書解釋詳明承乾表上之太宗命編之秘閣時人謂杜征南顏秘書爲左邱明班孟堅忠臣其叔游秦先撰漢書決疑師古多取其義此顏注漢書至今奉爲準的者也(師古傳)房元齡以其文繁難省又令敬播撮其要成四十卷當時漢書之學大行又有劉伯莊撰漢書音義二十卷秦景通與弟暐皆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當時治漢書者非其指授以爲無法又有劉納言亦以漢書名家(敬播傳)姚思廉少受漢書學於其父察(思廉傳)思廉之孫班以察所撰漢書訓纂多爲後之注漢書者隱其姓氏攘爲己說班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其家學(姚璹傳)又顧允撰漢書古今集二十卷(允傳)李善撰漢書辨惑三十卷(善傳)王方慶嘗就任希古受史記漢書希古遷官方慶仍隨之卒業(方慶傳)他如郝處俊好讀漢書能暗誦(處俊傳)裴炎亦好左氏傳漢書(炎傳)此又唐人之究心漢書各稟承舊說不敢以意爲穿鑿者也至梁昭明太子文選之學亦自蕭該撰音義始入唐則曹憲撰文選音義最爲世所重江淮間爲選學者悉本之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行淹羅各撰文選音義行世善撰文選註解六十卷表上之賜絹一百二十四至今言文選者以善本爲定杜甫詩亦有熟精文選理之句此則僅詞章之祖而未可與經史根柢之學並論者矣

曾子章句序

夫子殁斯文未墜于地則惟曾氏以至誠紹其宗授子思孟子爲萬世極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唐志及北宋御覽咸有之迄南宋而亡今惟存大戴禮者十篇各冠以曾子與小戴曾子問皆夫子語者固殊盍洙泗大

義微言武城畢生踐履於是在凡孟子彼富我仁彼爵我義之文董仲舒尊聞行知高明光大之義皆見其中而小戴祭義則全取大孝篇文事父母篇坐尸立齋之云則小戴删取大戴明證也子思樂正子門人述之齊魯秦漢儒者罔不誦法稱道之絜小學大學樞要宜日夕奉師保臨父母者也奈何小戴去取不倫而鄭康成氏又不注大戴禮既以此不列于經又不獲與大學中庸同表章後世徒相沿緯書行在孝經語以爲眞夫子授曾氏書曾氏書顧若明若滅斷簡中千載莫過問焉曾子得聖道宗孝盡性誠立孝敬存誠萬倫萬理一反躬自省出之初罔一言內乎深微外乎閎侈惟爲已爲人進退義利際諄諄提撕而辟呼之百世下如見其心焉暨天圓篇原聖人制禮作樂之由以明人性之最貴日用則神化也庸德則大經也不越戶庭明天察地體用費隱貫於一不遺不禦也少習孤經懿好攸在茫茫絕緒問津不聞謁而五諸塞而榛諸微言未窺大義誰揭不揣狂簡綱之紀之仰鑽既竭告語如聞而其軼時時見他說者亦網羅而部彙之爲五篇於其後嗚呼曾氏之以書傳非曾氏意也曾子固以身教而不以言教者也其志蓋將以夏道之忠捄周文之敝也姬公制作之精意湮然以清沕然以肫者唯曾氏爲得之儒行缺世教漓視人生之初幾若茹毛飲血之不可復見于世嘗試與之陳尼嶧之遺文稽龜麟之舊册則亦歷歷然若曚誦之熟諸口也鼻比之習于耳也忽忽乎若來若去之無戚于懷也逃空谷者聞足音而起厭稻粱者易以黍稷而或樂則茲編之晚顯于世也其亦將天之有意乎世乎其亦末學之有幸於迷途乎智小任重言僭行竄是以戰戰兢兢若履薄冰云爾

左傳濟變錄自序

謝文洊

處國家之事惟變爲難得失成敗恒在幾微呼吸之間使闇者當之惘惘然莫得其方神亂氣沮一再躊躇而

大事已去智不足也智稟於天而未嘗不得之於學恃天者每有奇中之能然事遂功成往往以不善居而敗知於始而闇於終有足悲者惟得之於學以勇則沉以養則遂遇事不震不徐而適投其機功成之後又恬然若未嘗有事者雖有猜主妬相而不假以隙此之謂大智夫學明理於經而習事於史史於學居十之六而閱歷煅煉又居其四事變無窮莫可究詰然能舉古人之成案精思而力辨之置身當日如親受其任而激撓衝突於其間如是者久之則閱歷煅煉已兼具於讀史之中矧身世所遭得之於動忍增益其力又有大爲者乎以此知得於學者全而得於天者半身任天下者烏可無智欲智者又烏可無學也游生也闇幸而天下事未嘗及身年已望六可免覆餗之恥賤貧多暇授徒左傳見其時名卿大夫濟君國之險艱識深力堅誠有不可及者因每國取數事評註得二十八篇又余友魏裕齋有杜預辯深謀至計一一摘抉出之發從來讀左者所未發輯左傳經世一書予多取之夫以余之闇又老且賤安能與一時英少抵掌談天下事惟是取古人陳迹紬而明之以補天所不足雖不徵之實事庶幾心目開則俾不至於闇終則厚幸矣乃若明體識用之學非全力不足以幾自共學以至於立立而至於權不容淩節而施亦不容畫地而限夫學至於立則窮不失已達不離道似亦可以自畢然使時勢安常則以立者居之有餘一有變故非權曷濟故學不至於能權則才不足以御變天下事既以身入其中能保其有常而無變耶至於立之未臻而急於用權則將以義爲利詭御思猶此又豈識聖人之所謂權者耶春秋時諸名卿大夫之權未必一一不謬於聖人惟是學之有道則變化在我雖以小人之智毒如烏堇亦未嘗不可泡而製之以神吾生人之權得是意而推之將博觀全史以盡古今之變區區守一左氏猶恐不足以濟吾闇也

萬充宗墓誌

黃宗羲

五經之學以余之固陋所見傳註詩書春秋皆數十家三禮頗少儀禮周禮十餘家禮記自衞湜以外亦十餘家周易百餘家可謂多矣其間而未見者尚千家有餘如是則後儒於經學可無容復議矣然詩之小序書之古今文三傳之義例至今尚無定說易以象數讖緯晦之於後漢至王弼而稍霽又以老氏之浮誕魏伯陽陳摶之卦氣晦之至伊川而始明又復以康節之圖書先後天晦之禮經之大者爲郊社禘祫喪服宗法官制言人人殊莫知適從士生千載之下不能會衆以合一由谷而之川川以達於海猶可謂之窮經乎自科舉之學興以一先生之言爲標準毫秒摘抉於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而大經大法反置之而不道童習白守等於面牆聖經興廢上關天運然由今之道不可不謂之廢也此吾於萬充宗之死能不慟乎充宗諱斯大吾友履安先生之第六子也其家世詳余先生誌中充宗生逢喪亂不爲科舉之學湛思諸經以爲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註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註之失何謂通諸經以通一經經文錯互有此略而彼詳者有此同而彼異者因詳以求其略因異以求其同學者所當致思者也何謂悟傳註之失學者入傳註之重圍其於經也無庸致思經既不思則傳註無失矣若之何而悟之何謂以經解經世之信傳註者過於信經試拈二節爲例八卦之方位載於經矣以康節離南坎北之臆說反有致疑於經者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證諸春秋一在魯莊公元年一在十一年皆書王姬歸於齊周莊王爲平王之孫則王姬當是其姊妹非襄公則威公也毛公以爲武王女文王孫所謂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非附會乎如此者層見疊出充宗會通各經證墜緝缺聚訟之議渙然冰泮奉正朔以批閏位百法遂無堅城而老生猶欲以一卷之見申其

後息之難。宜乎如腐朽之受利刃也。所爲書曰學禮質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儀禮商二卷。禮記偶箋三卷。初輯春秋二百四十卷。燼於大火。復輯絕筆於昭公。丁災甲陽草各一卷。其閒說經者居多。萬氏家譜十卷。噫多矣哉。學不患不博。患不能精。充宗之經學。由博以致精。信矣。其可傳也。然每觀古人著書。必有大儒爲之流別。而後傳遠。如蔡元定諸書。朱子言造化微妙。唯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故元定之書人皆敬信。陳澔之禮記集說。陳櫟之禮記解。吳草廬曰。二陳君之說禮。無可疵矣。故後皆列之學宮。自蕺山先師夢奠之後。大儒不作。世莫之宗。猶居放言小智大黠。相煽以自高。俱有講說而無經術。充宗之學。誰爲流別。余雖嘆賞。而人亦莫之信也。充宗爲人剛毅。見有不可者。義形於色。其嗜義若饑渴。張蒼水死國難。棄骨荒郊。充宗葬之南屏。使余誌之。春秋野祭。盎不異西臺之哭。爲父友陸文虎。甬中所稱陸萬是也。文虎無後。兩世之喪。皆在淺土。充宗葬其六棺。凡所爲皆類此。不以力絀隻輪而自阻也。崇禎癸酉六月六日其生也。康熙癸亥七月二十六日。其卒也。娶陸氏。子一人。經。諸生。能世其學。

與陳扶雅書

汪家禧

扶雅孝廉閣下。近世雅重漢學。妄論眞漢學亦不繇傳。孟氏之學。當時已有微論。況歷久至虞氏。其中條例。斷不能無增設。而必謂商瞿之傳即此。閣下試思易經四聖人手定。道冠諸經。必如虞氏云云。則按例推文。直如科會檢牘。比擬定詳。恐經旨不如此破碎也。鄭荀同學費易。何以立說又不同。鄭從馬學。何以與馬又不同。焦京同原。而卦林災異何又不同。道無二致。一是必有一非。出奴入主。究何定論。尙書力闢古文。妄謂今時伏鄭本文久已放失。近世復古者。所本仍用僞孔。不過一二補綴。如交廣人嵌螺鈿盒。其木質仍漆也。即鄭注無有

者。仍不得不用孔義以通之。用其說而闢其書。何足令人心服。詩四家同本荀卿。何以詩旨殊。作詩之人殊。篇章次第又殊。閣下試思一堂受業。縱有異同。又何至大相楚越。恐今世所傳未必盡經師本旨。而或出陋儒附益也。必欲一一信之。眞所謂陳已棄之芻狗矣。妄謂漢儒經學以適用爲貴。董子明陰陽五行。究天人之原。賈生明禮達用。盡通變之術。劉更生數陳七略。辨官禮之條分。通立言之本旨。許叔重詁字義。而六書之用彰。鄭司農究典章。而三禮之要舉。諸大儒之書。皆當各存其宗旨。而不必割裂以附遺經。又不必曲說以添膠結。至於唐宋以來名儒。接踵各有精微。亦當一一參稽。斷不可概爲抹殺。如必限代讀書。則太倉歷下。用其說於詩文者。今復用之於經學。恐千秋定論。斷不能廢程朱而但遵伏賈也。高明試思狂言。亦可擇否。且今時最宜亟講者。經濟掌故之學。經濟有補實用。掌故有資文獻。無經濟之才。則書盡空言。無掌故之才。則後將何述。高冠褒衣。臨陣誦經。操術則是。而致用則非也。班史無韋賢。鄴都無王粲。精專則是。而闊覽則非也。矢臆狂談。幸勿以荒唐罪我。

文解

張望

文者何。匪文其文而已。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也。昔者聖人嘗爲文矣。如日月之照耀。爛然天地而不渝。然天之予德。不惟聖人。而天下之人從乎同。天下之人從乎同。有不爲文。爲則必同其能。人之生也渾然耳。已而孩未幾而能言矣。未幾而能謳矣。由是授之以古之經。自茲以往。卒然有遇於家國天下之故。萬事萬物之紛紜而不能抑。遂能取之心而注之手。以爲文。然則自孩言謳以至於能爲文也。天下之人無弗同。喜慍憂樂同其情。抑揚抗墜同其節。疾徐趨舍同其容。一唱三歎同其音。觸而發之。不知孰爲予。凝而永之。不知孰爲留。優優

乎德之固有而不外而求故曰有不爲爲則必同其能是故敷榮暢遂其言藹如者有仁之意焉優游不迫動中規矩者有禮之容焉明重大舉紀綱鉤元蓬奧無之不入者有知之用焉發潛德之幽光誅姦佞於既死字若狹秋霜辭足貫金石者則非信與義而孰與之存焉是故可以格豚魚可以感鬼神可以懾姦邪可以動仇怨布之遐方傳之異代也好古之士諷于口而悠于神乎者使澹泊深者使杳冥高者使激昂沉者使幽抑哀者使涕洟樂者使舞蹈蓋有不知其然者矣然而卒有能有不能何也則于德有消長於爲有勤暇盛衰之數存乎其間者非一世矣人之至於聖務修德而事學修德事學以至聖於爲文何如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而況文乎

非文

唐甄

古有文典禮威儀辭命皆是也不專以名筆之所書筆之所書謂之言若書傳之言謂之文者數之曰文成幾何蓋指六書而言六書有義故謂之文非緣飾其辭而謂之文也說如其事辭如其說善說者有倫有敘博徵曲喻聽盈耳焉善辭者有倫有敘博徵曲喻書之於策五采絢焉是言也不謂之文也古之善言者根於心矢於口徵於事博於典書於策簡采色焜燿以此言道道在襟帶以此述功功在耳目故可尙也漢乃謂之文失之半焉唐以下盡失之迨乎近世之言文者妄謂有體妄謂有法妄謂有繩墨規矩二十三代之編籍閼塞其心序論傳志之空言矯誣其理是以秦以上之言如臠肉唐以下之文如菜羹秦以上之言雖少也重於鈞金唐以下之文雖多也輕於車羽是何也務炫於文束於俗格而不遂其言也文必有質今世求文之弊盡失其質矣技巧而非眞心勞而無用可以娛目前而不可以傳久遠也物有象象有滋取則爲書有蝌蚪篆籀之文

迨于末世。變爲俗書。媚容佻姿。盡亡其制矣。圖書者。鑄于鐘鼎以垂法。繪于衣裳以明尊。施於屏壁以示戒。迨于末世。爲川巖。爲草木。爲羽毛。爲士女。以取悅于人。盡失其意矣。古之言變。爲今之文。亦猶是也。彼二者雖失也。無與于治亂。若夫文流爲曲。工流爲末技。以取悅諧俗。使人心輕氣佻。竊響失眞。道喪于此。其亦百十之十一也。

論文 日知錄　　顧炎武

詩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巧言亂德。夫巧言不但言語。凡今人所作詩賦碑狀。足以悅人之文。皆巧言之類也。不能不足以爲通人。夫惟能之而不爲。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剛毅木訥爲近仁。學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

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漢言之。東都之文。多于西京。而文衰矣。以三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于六經。而文衰矣。如惠施五車。其書竟無一篇傳者。記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

二漢文人所著絕少。史於其傳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或十數篇。或三四篇。史之錄其數。蓋稱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則以多爲富。夫多則必不能工。卽工亦必不皆有用於世。其不傳宜矣。

李因篤語予。通鑑不載文人。如屈原之爲人。太史公贊之。謂與日月爭光。而不得書於通鑑。杜子美若非出師未捷一詩。爲王叔文所吟。則姓名亦不登於簡牘矣。予答之曰。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昔唐丁居晦爲翰林學士。文宗於麟德殿召對。因而授御史中丞。翼日制下。帝謂宰臣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時諺。謂杜甫

李白豈爲四絕問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嘗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爲中丞（冊府元龜）如君之言其識見殆出文宗下矣

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命爲文人者矣宋史言歐陽永叔與學者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黃魯直言數十年來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奬後生故華而不實明朝嘉靖以來亦有此風而陸文裕所記劉文靖告吉士之言空同大以爲不平矣

舜曰詩言志此詩之本也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此詩之用也荀子論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此詩之情也故詩者王者之迹也唐白居易與元微之書曰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又自敘其詩關於美刺者謂之諷諭詩自比於梁鴻五噫之作而謂好其詩者鄧魴唐衢俱死吾與足下又困躓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邪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聞於上邪嗟乎可謂知立言之旨者矣

孔稚珪北山移文明斥周容劉孝標廣絕交論陰譏到溉袁楚客規魏元忠有十失之書韓退之諷陽城作爭臣之論此皆古人風俗之厚也晉葛洪抱樸子曰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

子書自孟荀之外如老莊管商申韓皆自成一家言至呂氏春秋淮南子則不能自成故取諸子之言彙而爲書此子書之一變也今人書集一一盡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呂覽淮南之類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爲之庶乎其傳也與

宋人書如司馬溫公資治通鑑馬貴與文獻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爲後世不可無之書而其中小有舛

漏尙亦不免若後人之書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傳所以然者其視成書太易而急於求名故也伊川先生晚年作易傳成門人請授先生曰更俟學有所進子不云乎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言公

章學誠

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於天下而所志無不申不必其言之果爲我有也虞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以言語觀人之始也要在試功而庸以車服則所貴不在言辭也誓誥之體言之成文者也苟足立政而敷治君臣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周公曰王若曰多方誥四國之文也蓋聖臣爲賢主立言是謂賢能任聖是卽賢主之言也曾氏鞏曰典謨之文豈止載堯舜之功績併其精微之意而亦載之是豈尋常所及哉當時史臣載筆亦皆聖人之徒也由是觀之賢臣爲聖主述事是謂賢能知聖是亦聖人之言也文與道爲一貫言與事爲同條猶八音相須而樂和不可分屬一器之良也五味相調而鼎和不可標識一物之甘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于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夫子曰述而不作六藝皆周公之舊典夫子無所事作也易有大傳夫子之言也然用古人成說而未嘗有所識別焉元善之訓先誦於穆姜是也誦易之言而不標爲易恒三之辭証義於巫醫是也不忮不求之美季路誦不以富之歎夷齊未嘗言出於詩也允執厥中之述堯言元牡昭告之述湯誓未嘗言出於書也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詩書初無識別蓋亦述作無殊之旨也夫子之言見於諸家之稱述而論語未嘗兼收蓋亦詳略

五託之旨也夫六藝爲文字之權輿論語爲聖言之薈萃創新述故未嘗有所庸心蓋取足以明道而立教而聖作明述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周衰文敝諸子爭鳴蓋在夫子既沒微言絕而大義之已乖也然而諸子思以其學易天下固將以其所謂道者爭天下所莫可加而語言文字未嘗私其所出也先民舊章存錄而不爲識別者管氏弟子之職孔叢子爾雅之篇是也記其言行而非其身所論述者管氏之述其身死後事韓非子載其李斯駁議是也呂氏春秋先儒與淮南鴻烈之解同稱蓋謂集衆客而爲之不能自命專家然呂氏淮南未嘗以集衆爲諱如後人之掩人之長以爲己有也諸子之奮起由於道術既裂而各以聰明才智之所偏每有得于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固將推衍其學術而傳之其徒焉苟足顯其術而立其宗而援述於前與附衍於後者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自謂竊取其義焉耳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借爲存義之資也世之譏史遷者責其載尚書左氏國語國策之文以爲割裂而無當世之譏班固者責其孝武以前全襲遷書以爲盜襲而無恥此則全不通乎史學之論也遷史斷始五帝沿及三代周秦使舍尚書左國豈將爲憑虛亡是之作乎必謂左國而下爲遷所自撰則陸賈之楚漢春秋高祖孝文之傳皆遷之所採摭其書後世不傳而徒以所見之尚書左國怪其割裂焉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固書斷自西京一代使孝武以前不用遷史豈將爲經生之決科同題而異文乎必謂孝武以後爲固之自撰則馮商楊雄之紀劉歆賈護之書皆固之所原本其書後人不見而徒以所見之遷史怪其盜襲焉

可謂知白出而不知黑入者矣屈賈孟荀老莊申韓之標目同姓侯王異姓侯王之分表初無發明而僅存題目褒貶之意默寓其中乃立言之大者也作史貴知其意非同於掌故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則史氏之宗旨也苟足取其義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漢初經師抱殘守缺以其畢生之精力發明前聖之緒言師授淵源等於宗支譜系觀弟子之術業而師承之傳授不啻鳧鵠黑白之不相混焉學者不可不盡其心也公穀之於春秋後人以爲假設問答以闡其旨爾不知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後著之竹帛非如後人作經義苟欲名家必以著述爲功也商瞿受易於夫子其後五傳而至田何施孟梁邱皆田何之弟子也然自田何而上未嘗有書則三家之易著于藝文皆悉本于田何以上口耳之學也是知古人不著書其言未嘗不傳也治韓詩者不雜齊魯傳伏書者不知孔學諸家章句訓詁有專書矣門人弟子援引稱述雜見傳記章表者不盡出於所傳之書也而宗旨卒亦不背乎師說則諸儒著述成書之外別有微言緒論口授其徒而學者神明其意推衍變化著於文辭不復辨爲師之所詔與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觀之者亦以其人而定爲其家之學不復辨其孰爲師說孰爲徒說也蓋取足以通其經而傳其學而口耳竹帛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嗚呼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爭於文則言可得而私矣實不充而爭於名則文可得而矜矣言可得而私文可得而矜則爭心起而道術裂矣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後人之言欲以欺世非心安於欺世也有所私而矜焉不得不如是也古人之言欲以淑人後人之言欲以炫己非古人不欲炫而後人偏欲炫焉有所不足與不充

藉不得不如是也故操術不可不慎也古人立言處其易後人立言處其難何以明之哉古人所欲通者道也不得已而有言譬如喜于中而不得不笑疾被體而不能不呻豈有計於工拙敏鈍而勉強爲之效法哉若夫道之所在學以趨之學之所在類以聚之古人有言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即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傳之其人能得我說而變通者即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窮畢生之學問思辨於一定之道而上通千古同道之人以爲之藉下俟千古同道之人以爲之輔其立言也不易然哉惟夫不師之智務爲無實之文則不喜而強爲笑貌無病而故爲呻吟已不勝其勞困矣夫外飾之言與中出之言其難易之數可知也不欲爭名之言與必欲爭名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通古今前後而相與公之之言與私據獨得必欲己出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立言之士將有志于道而從其公而易者歟抑徒競於文而從其私而難者歟公私難易之間必有辨矣安得知言之士而與之日進於道哉

言公于世則書有時而亡其學不至遽絕也蓋學成其家而流衍者長觀者考求而能識別也費直之易雖亡而鄭王之學出費氏今王易具存而費氏之易未亡也孔氏古文雖亡而史遷問故於安國今遷書具存而孔氏之書未亡也韓氏之詩雖亡而許慎治詩出韓氏今說文具存而韓嬰之詩未亡也劉向洪範五行傳與七略別錄雖亡而班固史學出劉歆（歆之漢記漢書所本）今五行藝文二志具存而劉氏之學未亡也亦有後學託之前修者褚少孫之藉靈于馬遷裴松之之依光於陳壽非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又有道存術近其書不幸亡逸藉人之書以存者列子殘闕半逃于莊生楊朱書亡多存于韓子蓋莊列同出於道家而楊朱爲我其術自近名法也又有才智自騁未足名家有道獲親幸存斧琢之質者告子杞柳湍水之辨藉孟子而獲傳惠施白馬

三足之談因莊生而遂顯雖爲射者之鵠亦見不羈之才非同泯泯也又有瑣細之言初無高論而入於有心之聽遂與經訓同垂孺子濯足之歌時俗苗碩之諺其喻理者卽淺可深而獲存者無俗非雅也凡若此者非必古人易而後人難也古人巧而後人拙也古人勤而後人惰也名實之勢殊公私之情異而有意于言與無意于言者不可同日語也故曰無意于文而文存有意于文而文亡

聖人之言賢人述之而或失其指賢人之言常人述之而或失其指人心不同如其面也而曰言託於公不必盡出於己者何也蓋謂道同而德合其究終不至於背馳也且賦詩斷章不必若自其口出而本指有所不拘也引言互辨與其言意或相反而古人並存不廢也前人有言後人援以取重焉是同古人于己也前人有言後人從而擴充焉是以己附古人也仁者見仁知者見知言之從同而異從異而同者殆如秋禽之毛不可偏舉也是以後人述前人而不廢前人之舊也以爲並存於天壤而是非得失自聽知者之別擇乃其所以爲公也君子惡夫盜人之言而遽鏟去其迹以遂掩著之私也若夫前人已失其傳不得已而取裁後人之論述若遷史之于古文尚書說文之于韓嬰詩傳則其無可如何而賴有是之僅存耳然遷史未嘗不參以今文而說文未嘗不參齊魯之說焉是又在乎專門絕學辨析微茫心領神會所以貴乎知言之士也

說文一首贈立夫　茅星來

詩與文之日就衰且薄也蓋自有專攻爲詩與文者始矣古之時無有以詩文爲教與學者也漢時如下帷講誦設絳帳爲諸生說經要不過讀書是務讀書之功既至則隨其材質之高下淺深而皆必有所獨得得之於心斯應之於手于是乎信口吟咏而自然合節焉率臆抒寫而自然成章焉其有不能不強使爲苟其聞見廣

博學問淵深雖無著述要不害其爲通儒也蓋自幼以詩文爲教與學者未嘗有也此在魏晉後學者猶然故其時凡所著述留傳至今者猶往往以質實勝而非後世所可及也自唐以來國家以詩文取士而學者始專務記覽爲詞章以售有司父兄以是爲教子弟以是爲學凡其所以口不絕吟手不停披而矻矻以窮年者無非欲以供吾賦詩作文之用而已然則苟有可以不必讀書而工爲詩與文者焉則彼且詡詡然自以爲得計而爭趨之恐不及矣夫以王勃李賀輩之天才穎異應口成文識者猶以爲非遠大之器況乎持不逮之資而強進力取僥倖一第以爲榮此宋人閔其苗之不長而助之之術也蓋不待其子之趨視而已知其無不槁矣然而天下但見其長之速也而于是乎競相慕效不務實學惟獵浮華以苟簡爲便利之門以揣摩爲必得之道白帖徐記紛紛交作後之人踵而甚焉不可紀極所以痼蔽學者之心胸塗塞斯人之耳目所爲教與學者如是故講求所以爲詩與文之法者至唐而加詳而要之詩與文之日就衰且薄也亦實自唐而積漸使然也善乎胡宏氏之言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噫爲欲供賦詩作文之用而著書其書未有不雜且陋者也爲欲供賦詩作文之用而讀書其讀未有不雜且陋者也天理人欲之辨辨之于此此豈獨關識者與夫賦詩作文之得失而已然則世之有志于學者亦惟去其有所爲之意而後可與語于古

論文　魏禧

門人問曰古人言文章與世運遞降果然乎曰古今文章代有不同而其大變有二自唐虞至於兩漢此與世運遞降者也自魏晉以迄於今此不與世運遞降者也三代之文不如唐虞秦漢之文不如三代此易見也上古純龐之氣因時遞開其自簡而之繁質而之文正而之變者至兩漢而極故當其氣運有所必開雖三代聖

人不能上同於唐虞而變之初極雖降于兩漢猶爲近古故曰與世運遞降也魏晉以來其文靡弱至隋唐而極而韓愈李翺諸人崛起八代之後有以振之天下翕然敦古梁唐以來無文章矣而歐蘇諸人崛起六代之後古學於是復振若以世代論則李忠定之奏議卓然高出於陸宣公王文成之文章又豈許衡虞集諸人所可望蓋天下之運必有所變而天下之變必有所止使變而不止則日降而無升自魏晉靡弱更千數百年以至於今天下尙有文章乎故曰不與世運遞降者也曰古之文章足以觀人今之文章不足以觀人者何也曰古人文章無一定格例各就其造詣所至意所欲言者發抒而出故其文純雜瑕瑜犂然並見至於後世則古人能事已備有格可循有法可學忠孝仁義有其文智能勇功有其文孰者雄古孰者卑弱父兄所教師友所傳莫不取其尤工而最篤者日夕揣摩以取名於時是以大姦能爲大忠之文至拙能襲至巧之論嗚呼雖有孟子之知言亦孰從而辨之哉

文章不可苟作

侯七乘

柳子厚復杜溫夫書譏其見柳州一刺史即周孔之至潮之二邪當得二周孔若至京師則不勝周孔噫何周孔之多也斯言也艾東鄉嘗舉以爲大士戒謂大士許人一文當如許人一女不可草草予於是嘆東鄉之識高於世人遠甚非弇州南溟輩所得而及也唐世文宗時長安文士爲貴人作碑誌若市賈然天官卒其門如市甚至諠競爭致不由喪家此雖卑卑固無足道朱晦菴嘗言陸放翁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牽去不得全其晚節及後放翁再出果爲韓侂胄作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淸議元史姚燧嘗以所作就正許衡衡賞其辭而戒之曰文章先有能一世之名何以應人之見役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皆罪也由此觀之語言

文字人品攸關斯言之玷駟馬難追如陶穀悔作禪詔孔文仲悔作伊川彈文朱文公悔作紫岩墓碑姚雪坡悔作秋壑記李西涯悔作佐明宮記與其悔之於後何若愼之於先韓柳作誌傳皆不輕與人歐陽永叔撰尹師魯墓誌銘但敍辨所以作墓誌之意鑿鑿不少假借子瞻生平未嘗爲人銘墓所銘五人皆盛德若富鄭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張文定公也此外趙康靖公滕元發二銘亦代文定所爲者在翰林詔撰趙瞻神道碑亦辭不作又前輩諸大家從未有爲宦官屬文者韓退之送俱文珍序編在外集李漢所錄蓋公所棄之篇也趙松雪爲羅司徒致鈔百錠于胡汲仲請作乃父墓銘汲仲怒曰我豈爲宦官作墓銘者是日汲仲正絕糧其子以情白坐客咸勸之郤愈堅如此風節豈在韋貫之楊藺里之下哉李治曰文章有不當爲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蠹俗四也不可示子孫五也噫是道也自漢魏以來已不免慚德矣信州鄭文恪一書離奇瑰異予所心醉然其病亦在德政序神道碑布滿集中不擇人而文之遂不擇人而周孔之作者人品以此減價甚爲可惜吾於是歎東鄉之識高於世人遠甚也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序　[illegible]錫

近世文有時文有古文時文代聖賢立言義至深而情實泛古文即儒者立言旨即淺而裁自心故欲窮古今之變考政教之遷觀學士大夫之所得求之于古文較近竊謂作者難取而集之者抑不易何以言之文章者天地之精華也散而洩諸古今才智人之口若二氣五行之分布于百草木其盛其衰隨乎時會而其爲用于人也其陰陽水火之性即其華實本末之際而用不同故取材必愼而後得其精華之所注蓋自六經四子諸書外一代之作一家之言有純有駁有離有合舉漢唐宋以來寥寥數大家均不能免也服飾雜人身之病也

論著雖人心之病也于此而欲探輯羣言網羅一世出時賢之甘苦爲後學之砭針又豈易事乎哉是故文取載道吾以爲必先有見道之實淵然寂然以日以年舉人世功名富貴成敗得失一不入于其胷中而後可與論天下之文嘉禾丁君子復攜其里故齋先生所輯國朝二十四家文鈔以示予先生于近代文均有選而本朝尤加意焉蓋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亦當世得失之林也嘗自言其去取之意大率取其有益于人有用于世有補于修齊治平而其文復工絕可令人往復不厭者空談心性與夫臚陳故實者皆不與焉一切庸俗譸張之辭盡行剗除嗚呼持是以論天下文盡之矣每嘆古今文章之病立一說每不顧吾說有益之與無益有用之與無用且詹詹然蘄以文勝其實則中無所見究竟文亦何由勝談心性病虛妄矣臚故實病支離矣其庸俗譸張之病或且至于蔽陷離窮而不可究極此無他所以游之乎詩書之源者無其學所以行之乎仁義之途者無其養心未能怡然渙然于天地民物變化云爲之故而欲怡然渙然于口手之間必不能也觀先生斯鈔其亦可以見其槪矣諸家文體之奇正醇肆鈔中論之特詳丁君復屬序于予又何如即先生之所自言以弁先生之所手輯使夫人伏而誦之尤得其要領也耶

贈居生倬序

陳　斌

吾見若居生者安可得邪生嗜讀書通旁藝嘗與遊括蒼之間所謂珞珞如玉者也吾自十八九來於杭仰屋獨坐三年未識一儕輩今更閱十八九年矣稍稍知數人其數人者則皆居生之知其爲人者也吾是以又知居生而喜生之從吾遊焉告之曰生知人之取於世者乎士取於不足農取於有餘夸取其名烈取其氣畸人取其意或與之浮湛則浮湛而取之或與之攫搏至不顧盡其力則亦攫搏以取之其取於道者寡焉夫道不

可取養而自至有義理之味而幾矣吾故曰驚世之人不在多技已疾之方不在多藥生且省之將與爲取乎將遂爲養乎將汲汲於世必至於病而後息乎聞古之謂才賢者隆然而雷燿然而日蜺吐冰茹耐歲而貫時及其歸泊然而有所止吾之於是知晚矣居生甫二十未晚也豁達以取積成致厚以爲養蘄至於其未至則吾言然乎不然乎吾惟怵居生之先我更以其愛吾言也故有以贈居生

與友人書

李容

著述一事大抵古聖賢不得已而後有作非以立名也故一言而炳若日星萬世而下飲食之不盡其次雖有編纂亦不必當時誇詡于人或祇以自怡或藏之名山至其德成之後或既死之日舉世思其餘風想其爲人或訪諸其子孫或求諸其門人思欲得其生平之一言以爲法訓斯時也是惟無出一出而紙貴洛陽千門傳誦矣此正如華陀之青囊一付內丁至今爲恨惟恐其不傳也所以然者以華陀當年行之而有驗也今有庸醫方患羸疾偶有奇方不能自服以療其身忽見世之同疾者遂以此方授之且曰此神方也傳自異人君宜敬修合而服之毋輕忽也而彼患者方且啞然而哂茫然不敢信何者彼方見我尪羸日甚我雖剖心相示彼又安肯信我此方之眞可以已疾哉比見足下以其所著諸書輒出以示人人之服我者固多而議我者亦復不少其服我者不過服我之聞見精博能彙集而成書也其議我者直謂我躬行未懋舍本趨末欲速立名適滋多事也凡諸議足下之言僕所得聞者想猶其一二然已覺切中足下之病若夫所不得聞者不知又當幾許耶僕雖不肖既蒙足下左愛則不啻骨肉若矣人之議足下是議我也足下之不能韜光剷彩是僕寐所未恬也是烏容以無言耶言之雖過切直想在所不罪也

消積說贈友人　　李容

曩昔與蒲城楊應王翁過從夜話一友患食積翁教以服消積保中丸余因言痰積食積丸散易消惟骨董積難消非藥石所及翁詢其故余曰詩文蓋世無關身心聲聞遠播甚妨靜坐二者之累廓清未盡此便是積廣見聞博記誦淹貫古今物而不化卽此是積推之卽功業道德之見胷中一毫消融未盡亦卽是積其淺深雖不同其爲心害則一也吾足下刻意爲己之學言及詩文若將浼焉惟服膺先儒之書竊以爲志趣如此將來所就必卓離索日久傳聞近日惟聲律是哦詞翰是攻僕疑未之信而來札忽至求評所纂昭明文選前後不類令人難解是書連篇累牘莫非雕蟲有何可取而嗜之若飴耶魏莊渠先生遺王純甫書云傳聞對客談及詩文駸駸有好意竊恐不知不覺留下種子他日終會發也昔過太平門見有老父與一童子並走爭先因歎吾人旣有志于道而與詩人文人爭長亦何異此老父哉由斯以觀夫亦可以廢然思返矣學道須鈍須拙須閒淡乃與眞合今方日日售聰明釣聲譽其去道也不亦遠乎

與友人論文書　　錢大昕

前晤我兄極稱近日古文家以桐城方氏爲最予常日課誦經史於近時作者之文無暇涉獵因吾兄言取方氏文讀之其波瀾意度頗有韓歐陽王之規撫視世俗冗蔓獶雜之作固不可同日語惜乎其未喻乎古文之義法爾夫古文之體奇正濃淡詳略本無定法要其爲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經世曰闡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後以法律約之夫然後可以羽翼經史而傳之天下後世至于親戚故舊聚散存沒之感一時有所寄託而宣之於文使其姓名附見集中者此其人事迹原無足傳故一切闕而不載非本有可紀而略之以爲文之義

法如此也方氏以世人誦歐公王恭武杜祁公諸誌不若黃夢升張子野諸誌之熟遂謂功德之崇不若情辭之動人心目然則使方氏援筆而爲王杜之誌亦將舍其勳業之大者而徒以應酬之空言予之乎六經三史之文世人不能盡好閒有讀之者僅以供場屋餖飣之用求通其大義者罕矣至于傳奇之演繹優伶之賓白情詞動人心目雖里巷小夫婦人無不爲之歌泣者所謂曲彌高則和彌寡讀者之熟與不熟非文之有優劣也文有繁有簡繁者不可減之使少猶之簡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勝于公穀之簡史記漢書互有繁簡謂文未有繁而能工者亦非通論也

復魯絜非書

彭紹升

來書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其文之至者耗洩天地之元氣故自古文人子孫鮮克自振起此甚非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其流行于物者爲元氣是氣也根極于一滑于萬其來無方其應無跡得之者與天地合其德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生生不窮而利賴及于萬世是惟文王周公孔子之文始足以當之自玆以降思孟之深醇董韓之閎達程朱之精詳陸王之易簡類能契天地之心故其文與天地之元氣相輸貫相望于數千載之中繼聖人而命世其他二千年間百家諸子以文自名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分畛域不能相通然使其言誠有濟于時適于用當于人心足以止惡而進善則君子取之取之者何也謂其文足以效能于天地也夫上自聖人下至諸子百家其言果有裨于當世天地之心實寄之奈何恨其耗洩不予其身又陰奪其子孫如足下言天之不仁也甚矣至謂名者造物所忌名浮于實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夫造物亦何忌人之有名者風力所鼓生滅無常與其人了不相涉彼且無所挾以爲有造物者又安從而忌之且夫忌之情生于妒而成于爭彼造

物者于人吾知其不爲妒與爭也決矣足下毋爲此戚戚也然則何爲而有人禍天刑也曰畢不虛生業由自作人禍之以其見惡于人也天刑之以其見絕于天也是必有陰慝與熟惡者丰之而非名之所得爲也是其身之禍與刑且無與乎其名況其爲子孫者哉以一念爲感卽以一念爲應一念者通人巳幽明而一貫者也於己取之非人所得而與也故名非君子所務也實固不可以不急也懼名之浮當孳孳焉惟實之求實之旣至俯仰浩然視外境之相值無一毫足動于中又何有子孫之干其慮哉星命之術君子所不道卽億而屢中亦復何補於人世如以星命可憑則善者不必福而惡者未必禍矣僕於文素不專力自遇𡉏山知此道之不可苟習之久頗識其利病常欲網羅放失成一家言故於當代遺文佚事搜括頗詳幸賴前人之餘蔭沐聖朝之教澤早竊科名觀光 闕下遂得以閒居歲月歌頌太平激揚忠孝原本康衢擊壤之意而益暢其末流是其爲言宜若無乖於世夙昔撰述麤有就緒從今當銘足下之言日凜惜陰之戒篤棄文字益趨闇然以副明誨惟望垂察不宣

四書文源流考

梁傑

天下之事惟無所爲而爲者乃可以不朽宋王介甫作新法當時之人岌岌不可以終日而爲四書文開其先乃更數世歷六七百年而不廢其所撰諸經新義列之學官用之取士天下靡然皆王氏之學其力亦鉅矣南渡禁革遂罕有過而問者而四書之文緣之而起學者舍此幾似無書可讀創之者非耶因之者是耶習之積者不移利所在者偏重其初本論體之小變特專以四書語命題其源蓋出於唐之帖經墨義北宋以前大學中庸尚在禮記唐試經義未立孟子而以禮記爲大經治諸經者皆兼孝經論語亦有以論語爲論題者如顏

子不貳過論皆其濫觴也至代言口氣八股對仗雖備於前明其實南宋楊誠齋汪六安諸人已爲之椎輪至文文山則居然具體而文山之文存于世者或疑贋作蓋不可得而辨也有明一代用之科目天下之士竭才盡氣畢力以從事於此蓋自漢唐千有餘年以來數篋讀書之規模氣象至是一變而時文之法日以密體亦屢遷景泰天順以前渾樸未開隆慶萬歷以後風氣漸降其間巨手未可指屈約而綜之王守谿造其極歸震川振其緒金正希持其終他若于廷益之忠節陳白沙之理學薛方山之史才唐荊川茅鹿門之經濟楊升庵季彭山之婉雅出其餘技皆勝專門自古天之生才惟在極盛之朝與興亡之際孝宗在位君明臣良故昌明博大之製與神廟怠荒國事日壞熹懷相繼遂以淪胥故志微噍殺之音作雖應制干祿之言非盡由衷而心聲所感皆潛與運會轉移于不覺正希僉事文節並峻其時又若黃陶庵陳臥子者皆秋霜皎日其文直湖顚於西江之四篤五家遂以結明代時文之局而劉念臺黃石齋諸公又不以此論也西江之派既盛精裁學者推艾千子時與錢吉士稱選家之最時文之道與他著述異魯壁之經汲冢之策丹枕之鴻烈胡盧之漢書古則愈貴時文云者既以逢時時過則菁華既竭褰裳去之而新科墨刻且汗牛充棟而來與之代興矣詩賦盛于唐試之作諸家集雖間存一二而藝文志集部盡載俳諧傳奇笑林雜說惟試律之詩官韻之賦絕無專書著錄則史體宜爾時文設科與彼何異而尊之者以爲代聖賢立言朱子曰詩賦卻無害理經義大不便分明是侮聖人之言宋時經義卽已如彼使聞者不知語出朱子鮮不以爲怪妄康熙初　聖祖仁皇帝諭內三院九卿廢時文用策論不數年而廷臣奏復善夫蘇子瞻之議貢舉文字謂雖知其無用而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明代作家有掄元之訣有決科之式有坐闈三年者有闈稾五易者有七作

乎常徧粘四壁者有首藝甫成嘔血滿地者諸君皆君子也其心果止為代聖賢立言乎況其下者乎然知其不過如此而竟莫之能廢者何也衆楚人咻之則求其齊語不可得置之莊嶽數年則求其楚語又不可得習之說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利之說也如此則不收於藝文志也宜故曰天下之事惟無所為而為者乃可以不朽

時藝類編序

周永年

或問于余曰今海內鴻駿君子皆厭薄時文以為不足學子乃復從事于斯何也余曰同年邵二雲世所推鴻駿君子之一也其厭薄時文也尤甚以孟子孫氏疏率略思更為之余嘗謂之曰孟子班爵祿章所言封國之制與諸經皆不合先儒多以為疑偶讀魯啓人不能五十里附于諸侯曰附庸題文則孟子與諸經約略可通子疏孟子將毋亦有取于是二雲笑應曰然然則時文固箋傳之苗裔而未可以流俗之沒溺于腐爛本頭而廢之也或又曰選粹律髓詩賦分類至今學者猶病之子選時文而以類區之毋乃更為大方所笑乎余曰前輩讀書之法其不傳于世也久矣呂氏童蒙訓曰安定先生主湖州學使學者各治一事如水利農田之類其後從學者多有實效蘇子瞻曰書富如入海人不能兼收盡取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則學成可以八面受敵朱子嘗取以教學者蓋類分則討論易記憶便四子之書乃諸經之總滙求之亦可以得諸經之門戶矣且今之人材力自忖視子瞻東萊何如而乃以分類為陋乎故選是編以當舉隅其他文則學者自取而分之可也且果由是以稽經諏史取古人之書區分類聚提要鉤元觀其會通得其典禮安定湖學之法朱子讀書工程程畏齋之所輯宋潛溪之所述其端緒畧具于是編矣世有異敏之士得吾說而潛心焉異日海內所號

爲鴻駿君子者安知不卽以是編爲千里之跬步而又何必厭薄時文也哉

謝周南制藝序

朱仕琇

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揚子雲曰言心聲也心之蘊於人難知也而據聲以知之聲之發各於其[illegible]若子貢問師乙以歌師乙舉類而使之自擇是也其心之不正者發爲姦聲若子夏譏四國之失志是也文辭之於聲於言葢其精者據以察其人之枉直厚薄無不可知之漢時鄭朋張博傾危故其文夸誕公孫宏匡衡邪諂故其文庸懦雖飾以詩禮之澤周召之正而姦慝發於辭氣之餘不可掩也國風之好色騷人之怨誹司馬遷之憤激相如之浮靡裁以聖人之道皆不得性情之正要因言以考其人固倜儻非常之士也葢人心正則氣直氣直則言隨其情之所觸而不自諱故發爲文章其淵疎邁往潔勁涫直深遠纏緜而能自得者必君子也卷曲依附輕纖回護浮誕刻戾軟妥圓滑而無可非刺者必小人也昔宋蘇軾譏徐積獨行而文章之怪如盧仝以爲多反嘗讀積文橫肆恣睢浩然直舉胸臆此至性人之所爲耳豈有反哉前明制義若項煜之儇利周鍾之襲取眞小人也不待其失節而後知之至黃道周金聲之文崛強自遂其忠義之性可以想見然則知言知人葢驗諸數千載而不爽者也武平謝君周南嘗出其制義若干余讀之奔發雄放絕去尋常嵬瑣之習予笑曰是向者子瞻之所疑於節孝者也今益有以信君之爲人矣君方有志爲古文以求聖賢之旨竊謂孟荀以來諸君子之言具在其爲人皆可知也君以吾言察之而古文之道益可知已

文言說 揅經室集

阮元

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始傳久遠其著之簡策者亦有漆書刀削之勞非如今人下筆千言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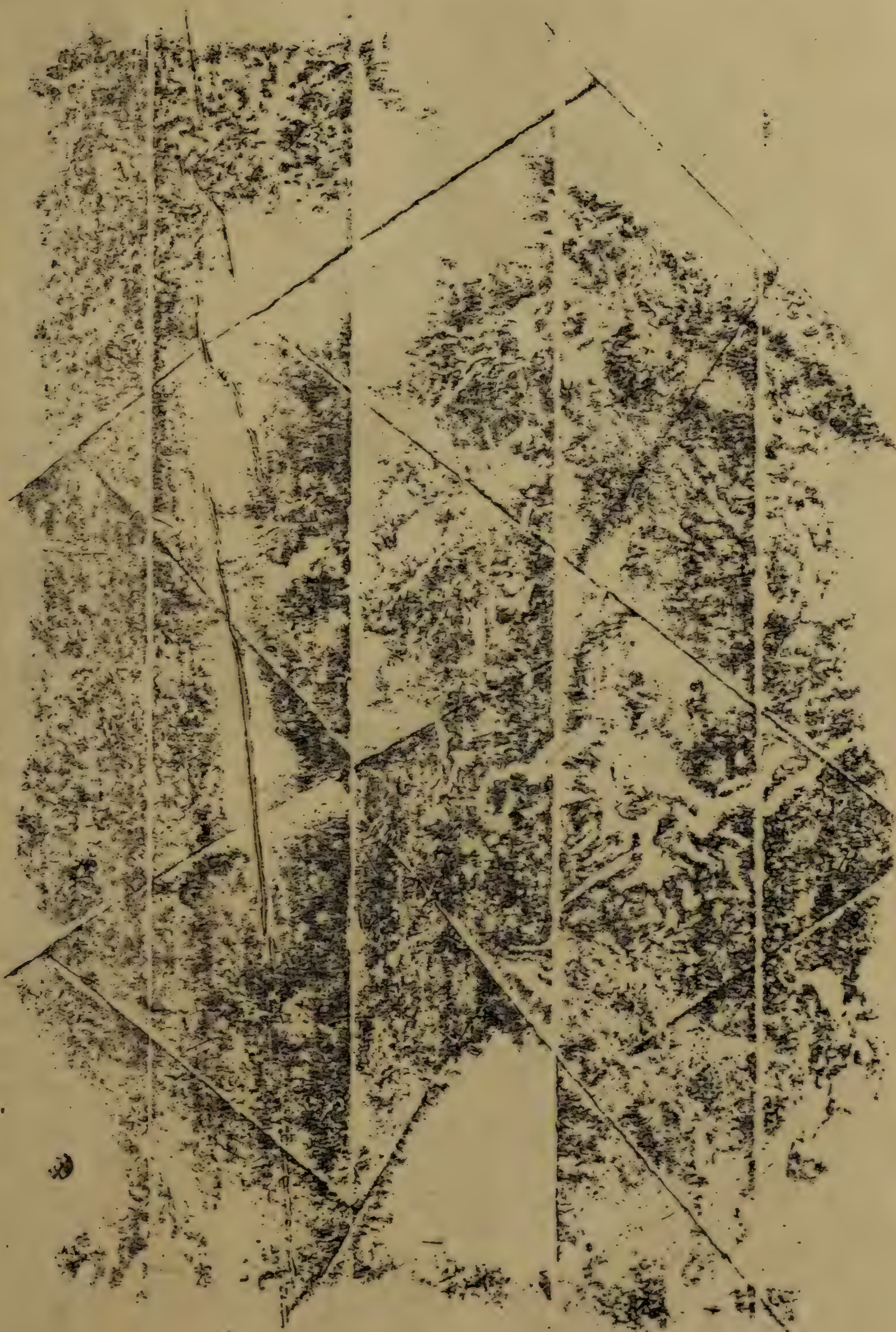
事甚易也。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爾雅釋訓。主於訓蒙。子子孫孫以下。用韻者三十二條。亦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說文曰詞意內言外也。蓋詞亦言也。非文也。文言曰修辭立其誠。說文曰修飾也。詞之飾者乃得爲文。不得以詞即文也。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公卿學士皆能記誦。以通天地萬物。以警國家身心。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即如樂行憂違偶也。長人合禮偶也。和義幹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閑邪善世偶也。進德修業偶也。知至知終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聲同氣偶也。水溼火燥偶也。雲龍風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潛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偕極天則偶也。隱見行成偶也。學聚問辨偶也。寬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後天偶也。存亡得喪偶也。餘慶餘殃偶也。直內方外偶也。通理居體偶也。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考工記曰青與白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說文曰文錯畫也。象交文。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此篇雖專論文體。然原本古訓。以正後世策論時文之支派而自命古文者。亦不爲無益。故附存之。

子思子章句序 〇〇

中庸之爲子思子。尙已。而坊表緇衣與焉。有徵乎。曰有。隋書音樂志載沈約之言曰。禮記月令取呂氏春秋。緇衣中庸坊記表記取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一也。御覽引子思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今見表記。二也。文選注引子思子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淸。國家以寧。都邑以成。今見緇衣。三也。且坊表言必稱子。而引論語之文。間一。又數引春秋。間二。且獨稱子云子言之。與他書記聖言體例不倫。間三。三徵旣明。三間俱釋。於是敍曰。聖人憂患天下來世。其至矣。刪詩書。正禮樂。皆述而不作。有大義。無微言。豈預知有論語。爲後世入道門哉。假年絕韋。來天人性命之理。進修聚辨之方。无咎寡過之要。胥於易乎在。子思本祖訓發揮之。故中庸一易道也。表記言正而合道。見稱伊川程氏。則論語輔也。易之誠。論語之仁。皆古聖未發。而夫子發之。不讀中庸。不知誠爲盡性之要。不讀表記。不知敬爲求仁之方。而望易論語精微。猶入室不由戶也。坊緇之文。其閎深誠與庸表有間。然禮坊德。刑坊淫。命坊欲。綱萬事於三端。聖人旣以敍彝倫。建皇極。而緇衣敷理化得失。爲百世君民臣主師。尼門五尺所言。要非霸世所得聞者。蓋易論語明成德。歸詩書禮春秋。備經世法。故坊記以春秋律禮。緇衣以詩書明治體。用顯微同源。其貫于道之大而能博者。其亦具體而微矣。世人惟知史記子思作中庸。故著祭之。而此三篇之爲弟子述所聞者。則自唐後二十篇書原不存。亦遂如濆迷濟海。論碣矣。予悼斯道之湮微。乃別而出之。各爲紬繹。而中庸則專以易道發之。用補苴先哲。其軼言時時見他說者。亦輯成篇。而後祖孔師曾。迪孟之學。大略明且備。剛矣。誠矣。高矣。明矣。宋汪晫編子思子。妄攙孔鮒贋書。而顚昧四篇之正經。棄天球寶康瓠。僨莫甚焉。今遂擯勿道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引坊記君子不盡利以遺民一章稱爲孔子之言蓋子思垂訓本多祖述如道德齊禮與夫南人有恒之言皆錯見于諸篇不害其全篇之爲子思也禮記鄭目錄于坊表緇衣三篇不言出子思子者猶三年問篇全出荀子而鄭目錄亦不言及也劉獻稱緇衣公孫尼子作者案漢志公孫尼子七十子之弟子或其嘗受業子思故稱述師說以成斯篇歟然則坊緇之文未能閎深亦詎不一手故也有以此三事獻疑者因各爲條之如此



皇朝經世文編卷六目錄

學術六 師友

學術六 師友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師說

夏之蓉

古之師也以道今之師也以藝古之爲師者得之於心徵之於事本於禮樂詩書達之家國天下大用之大效小用之小效故曰道也今之爲師者本之於心徵之於言始之佔畢訓詁終之以文詞而其實歸於無用則藝焉而已夫人才者所以用天下者也人才之盛衰由師道之得失天下日競於無用之藝而欲以求古者明體達用之材其不可得也審矣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天下之藝衷乎道者也國家以制舉業取天下士非以困天下之才使之相率而出於無用也萬物之理莫備於六經約六經之旨而明白簡易上下精粗本末無不該悉者莫備於四子書國家以是取士蓋欲其明天下之理見之行事也其不爲論說而體製異於古者何也曰以意爲斷者其說易於縱恣而無以得其歸以古人之言爲言者則譬如水焉受之以器方員曲折必肖之而不能踰故制舉業者所以研天下之心而求古人之意道也非以爲藝也今之爲師吾惑已六經子史之書其理與四子書相發明者概束之高閣而日取坊閒雕刻流傳平庸熟爛之文轉相授受窺其意不過以此散漫無町畦易於雷同勦襲而已夫道降而藝識者以爲人才憂況取夫藝之下而又下者與且其立心如是則不獨學殖之荒落而於人世羞恥之事尚能知之者蓋亦鮮矣夫天下不患無才智聰明足以有爲之士而當其童穉之年已汨沒於庸師之手迨稍稍知自振拔而時過後學悔已無及其有少年科第脫穎以去者又不知其所學之誤直以制舉業爲無當於用也而因薄夫藝而益以輕夫師則道終不明而天下之人才將益以衰若

夫爲子弟擇師不復審其授受之故而惟取其人之易與而受直也廉彼之用心吾又惡足以知之

取友論

韓菼

孔子言損友益友以取友不可不愼也玉以攻而良蘭以湛爲美友固學者之所取資然損者多而益者少往往然也而取友之道在韋布之士猶易何也彼之願友而來者第恐或不如己者耳不如己者在我固失而彼未始不得也我之取友曷嘗不取其不如彼者哉如其非不如己也則必其合志者也必其願共風雨晦明者也必其可與同患難者也彼便辟善柔便佞三者之徒亦何求於我而至哉夫此三者之奔趨而至者大概爲膏粱子弟耳彼亦何慕而至不過以損者之三樂進焉而子弟敗矣夫膏粱且然而況公卿大夫乎六月之詩美吉甫之功而終之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善哉乎詩人之辭約而義當也有一孝友之張仲而吉甫之受祉誠多矣大將軍有一長揖之汲黯顧不重耶且夫便辟善柔便佞亦多非庸人其始進也每資緣文字以自見蕭望之之門乃近一鄭朋朋之奏記筆亦可觀然跡其反復便辟善柔便佞無一不極足以死望之而有餘矣馬融班固千秋之作者也自融在梁氏而李固誅矣固在竇氏稱功頌德祇取殞身焉二君子者非辟耶柔耶佞耶而又何責於朋哉至於大臣當畏罪引嫌之時尤宜闔門謝客深自省譴田蚡言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議論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爲嗚呼蚡言可謂巧中矣而魏其亦不善自防此亦輕通賓客者之炯戒也

問說

劉開

君子之學必好問問與學相輔而行者也非學無以致疑非問無以廣識好學而不勤問非眞能好學者也理

明矣而或不達於事識其大矣而或不知其細舍問其奚決焉賢於己者問焉以破其疑所謂就有道而正也不如己者問焉以求一得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也等於己者問焉以資切磋所謂交相問難審問而明辨之也書不云乎好問則裕孟子論求放心而并稱曰學問之道學即繼以問也子思言尊德性而歸於道問學問且先於學也古之人虛中樂善不擇事而問焉不擇人而問焉取其有益於身而已是故狂夫之言聖人擇之芻蕘之微先民詢之舜以天子而詢於匹夫以大知而察及邇言非苟爲謙誠取善之宏也三代而下有學而無問朋友之交至於勸善規過足矣其以義理相咨訪孜孜焉唯進修是急未之多見也況流俗乎是己而非人俗之同病學有未達强以爲知理有未安妄以臆度如是則終身幾無可問之事賢於己者忌而不願問焉不如己者輕之而不屑問焉等於己者狎之而不甘問焉如是則天下幾無可問之人人不足服矣事無可疑矣此唯師心自用耳夫自用其小者也自知其陋而謹護其失甯使學終不進不欲虛以下人此爲害於心術者大而蹈之者常十之八九不然則所問非所學焉詢天下之異文鄙事以快言論甚且心之所已明者問之人以試其能事之至難解者問之人以窮其短而非是者雖有切於身心性命之事可以收取善之益求一屈己焉而不可得也嗟乎學之所以不能幾於古者非此之由乎且夫不好問者由心不能虛心之不虛由好學之不誠也非謂不潛心專力之故其學非古人之學而好非古人之好也不能問宜也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聖人所不知未必不爲愚人之所知也愚人之所能未必非聖人之所不能也理無專在而學無止境也周禮外朝以詢萬民國之政事尙問及庶人是故貴可以問賤賢可以問不肖而老可以問幼惟道之所成而已矣孔文子不恥下問夫子賢之古人以問爲美德後之君子以問爲恥然則古人所深恥而後世且行之

不以爲恥者多矣悲夫

廣師　顧炎武

苕文汪子刻集有與人論師道書謂當世未嘗無可師之人其經學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顧子寧人李子天生其內行淳備者吾得二人焉曰魏子環極梁子曰緝炎武自揣鄙劣不足以當過情之譽而同學之士有苕文所未知者不可以遺也輒就所見評之夫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讀書爲己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至于達而在位其可稱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之所得議也

士相見義　胡天游

天下始易合者常若可悅而不知其不可久始難合者常若煩曲而持之可至于終身君子于世必無于然不與人接之理也與人接矣斷斷然守其廉隅謹其文與辭若甚重而不可輕而不以爲罔者易曰物不可以苟合苟而後易生焉未有不敗者也若是者其何以久吾於士相見之禮知聖人之意之深將進天下于君子使相與於義而相從於道也今夫諸侯之見天子卿大夫之見諸侯兩國之君朝聘相見擯而請焉贄幣而交焉爲其禮之不可已也至于士則朋友之職耳非其庠序素習之人即其等夷同伍之屬然且非介不通非贄不接辭讓揖拜至于再三非其爲僞度以爲迂闊無當者之所爲聖人顧嚴爲之制必不使去者何也天下之薄

苟且之端皆起于人之相狎而情之相瀆狎與瀆其初非不甚親漸而忽漸而離漸而愈離焉今夫閭巷之徒市井之鄙細名姓未相習猝然成交往來相逐未幾則疾如寇仇焉同類笑合不以道而無義以固其中也聖人知狎與瀆之不可故明之以禮使謹其文與辭則不敢苟矣守其廉隅則難親而有所自持矣有所持而不苟士與士之交久必相敬矣士與士其交敬且久必以德義相砥切便佞匪僻者無由而至矣且夫聖人之意固非獨如此而已也聖人以爲今日之士即他日之公卿大夫也惟以禮養之深而守使固使知夫素習之人等夷之伍苟非禮猶不可接況不以禮而輕見諸侯奔走卿大夫之家者乎士相見之禮日行之于身而非其甚重者也苟或失之然且不可況違冒妄進以徼倖功名之間乎是以古之君子從其教服其度其于交未嘗妄且多其始之難也終合而愈固而朋友之節不衰于仕也必由其道退易而進難其立乎朝廷也亦無改乎韡而不爍之美及乎後世士相見之禮既廢不行戰國游說之徒上書侯王盜取富貴至漢東都末爭以浮譽相尚聲類相附應徒步千里而會者或數萬人而黨錮之禍起焉嗚呼道衰而禮失禮失而弊彰弊彰而害起然後知聖人之制不獨進天下于君子且逆知其事有所必至而以防害也害不可極即何不以禮而禁而止也

答尹元孚書 方苞

太夫人葬祭之禮酌今古而取其中甚愜予心惟虞後更有卒哭之祭尚仍舊說又於謝賓引四禮疑儀禮節略語類與經背不知新吾高安何踈忽至此宜究切而辨正之令嗣始相見即告以英華果銳有用之日力不宜虛費於時文今居大母之喪自達其情而應乎禮經乃聞見中所寡有又欲置科舉之學而學禮偉哉能如

此設心卽聖人之徒也北方之學者近有孫湯遠則張程不過終其身不違於禮而已孔子之告顏淵惟以非禮自克蓋一事或違於禮一時之心或不在於禮則吾性之信智義仁皆虧而無以自別於禽獸長君信能設誠而致行之天下後世將推原於賢父之倡正學大毋之集天休於世俗所謂功名洵可以視之如敝屣矣而賢欲使從學於某則不敢自匿其情戴記七教分朋友而爲三朋友之長者卽師也其幼者卽弟子也師之道周官復分而爲二以賢得民之師乃大司樂職所謂有德者也以道得民之儒卽大司樂職所謂有道者也義者賢通書于某辭意類孔石二公之於孫明復固辭至再三而意益誠語益切遂不敢終辭蓋以師儒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使時人得聞孔石二公之義實有關於世道人心而孫氏之說春秋某自忖省亦可以無愧焉今長君欲學孔顏之學非兼道德而有之如程朱者不可以爲師某章句陋儒雖麤知禮經之訓詁於外行疏節亦似無瑕疵而淸夜自思父母兄弟無一不負疚於心所謂薄於德於禮虛者也何足以爲長君師而賢乂擬之西山父子之於考亭則於賢亦爲過言矣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惟君子乃能矣古之以禮成其身者類如此而世尤近事尤詳莫如朱子長君果有志焉一以朱子爲師足矣必欲受業於愚則講其節文而導之先路竊比于胡李二劉而已耳所以自成必於管子所云日自循省焉望更以此申告之

與何商隱論教弟子書　　張履祥

凡人氣傲而心浮象之不仁朱之不肖只坐一傲而已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傲則爲戾爲狠浮則必薄必輕論其質固中人以下者也傲則不肯屈下浮則義理不能入不肯屈下則自以爲是順之

必喜拂之必怒所喜必邪佞所怒必正直義理不能入則中無定主習之即流誘之即趨有流必就下有趨必從邪此見病之勢有然者也藥石之施在起其敬畏以抑其傲進之誠實以去其浮莊以涖之正容以悟之庶其有敬輕言輕動最所當忌說而後入之至誠以感之倘其有信疾之已甚持之過急亦所宜戒法語之言能無從乎從而不改此由于傲巽與之言能無說乎說而不繹此由于浮雖則不從不以不從廢法語傲有時不得行雖則不繹不以不繹廢巽言浮或者去太甚此正術也始固未嘗無所敬無所畏羣非衆議加于所尊所親怨惡積而狠戾日長初亦豈遂無所說無所信顯誘隱導出于爲殘爲忍智詐萌而輕薄有加既已積爲怨惡久與相持終徒勞罔功既已用其輕薄強爲摩切將求理彌亂譬諸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譬則替隙顛躓已及則掖而後先之莫若授之以甚說而易之以所服服則敬心生說則語易入雖未必盡受十猶有一二較之每必相反其益已多雖不必盡善猶未至潰決較之事後追咎所全尤大迂愚無術食息以需之中夜以復之不越此也猱固有升木之性馴服之禁制之猶顧忌未敢導之使升即跳躍四出莫之收矣薪蒸匪爲棟宇之材修剔之封植之厥成有可俟傷其根本將枝葉零敗沸甚滋已

取善

唐甄

孔孟之教人也嚴其與人也寬唯聖人乃能無闕若與之不寬則天下無人無可與之共學無可與之居位矣其人而廉者與吾取其廉而略其才其人而達者與吾取其達而略其節其人而博者與吾取其可問而略其自用夫如是則天下之人可爲吾之師友者多矣若必求備焉冉有之賢也而爲季氏聚斂季路之賢也而死不合義子貢之賢也而好貨子夏之賢也而哭子成瞽曾子傳仲尼之道者也乃其初不察于夫子之言幾誤

喪死之大故此五賢者孔門之儁也親承聖人之教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亦甚勤矣然學之未至自得之未深猶多闕焉若是況其下焉者乎若必求備焉以其短而棄其長則五賢皆所不取彼廉達博問之士更若噲等之不可爲伍矣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所謂三人行者乃偶遇而與之偕行非素共學之人也所謂善不善者乃偶見之行事非可與論學之人也而夫子教人之取益也則若是矣其在于今道喪學廢德孤無鄰不得大賢以爲我師不得小賢以爲我友雖芻蕘之屬賈販之流皆可以三人有師之法求之也若其中有志于學者悅仲尼之道以求淑其身心雖爲人多疵其在于今爲不易覯吾不與之而孰與哉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此言與人之道也非自處之道也君子之自處當如書之所云矣書云與人不求備檢身如不及蓋與人當寬自處當嚴也夫玉天下之寶也古人得美玉使良工琢之必去玷以成器若玷不去終非寶器人不以爲重矣修身之道亦必去玷玷非履邪違道之謂也凡一動一趨之不合於度卽爲玷矣聖人制禮朝聘喪祭燕饗飲食以時以節無敢違失登降有數揖讓有數酬酢有數豈故爲是繁曲以勞人之四體哉疎於外者懈於內略於文者亡其實是修身之要道制心之切務也是故孔子教人罕言心性謹之以言行約之以篤實而心性之功在其中矣其在於今亦有學道之人未移於風性成於習好名而求聞好動而惡靜閒居無日皆出門嬉遊之時也羣居笑語竟夕忘反博奕飲酒而務悅於人誤以爲朋友之交當然也而實同於市人之行矣世雖昏濁人心自明眞僞自見賢不肖自別其出於衆人之口者不可罔也是以君子爲學不敢自罔而卽不敢罔人兢兢焉一言一行時自謹省恐人之議其後也非有弔賀之事也而數見於鄉閭之會則人議其流非問學請益也而數見於朋友之家則人議其瀆名不登於仕籍也而

數造於貴人之左則人議其諂非有干旌之賢大夫也而時稱大官之相知則人議其汙是故君子之論不敢違也鄉人之刺亦可畏也古人有言曰禮義之不愆何恤於人言謂夫誹謗之口非謂衆論之同也且果禮義之不愆乎是故庶人之謗鄉校之議皆所以考德也武王聖人也受一獒之貢而召公則戒之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士志於學而乃役役焉往來於名利之中德盡喪矣豈一獒之累乎哉道盡崩矣豈一簣之虧乎哉

善施

唐甄

記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此受交之道非致交之道君子于人歡必不盡忠必不竭驕客者富貴之恒疾下人于揖坐近人以辭氣不可以免其驕也饋金于人視其人之有闕而厚之不可以免其吝也直能與善忠能致謀博能益寡須濟以財則反之臨財可以辨賢吳人有姊之喪有鄉先生來弔蚤未盥攬衣而出先生責之人皆稱直焉他日舉殯衆助之而謝弗與也吳人有族大夫富居教之居仕教之仕鄉人稱愛焉他日罷縣乞其貧而歸之半也施學而居財世多其人矣學必非學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取友之道也詩云心之憂矣之子無服交友之道也大信必謹于小急難相要苟非忍者不失其言也是不足以爲信必釜鬵之約三年不忘不易其日不易其物有賈于交廣者或語之以欲得椰實比及三年而反其人已死矣乃陳椰實于位而告以復之唐子聞之曰推斯義也可以寄社稷矣亂國之人心散非信不能結也貧士之言輕非信不重于人也其不然者不由于中其外若喻積之不漸其行不洽唐子之妻問于唐子曰子行忠信而人多不悅其故何也曰稻麥穀之美者也炊之不熟人將棄而不食豈可以咎人哉吾反而求之甑中矣唐子

曰善佞者必以信行佞善詐者必以信行詐世多悅之不悅非君子所病也君子之處貧七渫非難不慢爲難慢者非禮文之疏飲食之薄也拱揖不失其親若無問答不失其語若忘是慢也禮有儀有實見尊于已者而下之見已敵者而衡之見卑于已者而上之禮之儀也接賤士如見公卿臨匹夫如對上帝禮之實也儀有尊卑實無厚薄也揚人之善德之大者也能揚一鄉之善者必使聞于一鄉能揚一方之善者必使聞于一方能揚天下之善者必使聞于天下知善不揚是蔽其善蔽善之人天命不祐揚人之善不啻顯其善也善既廣聞與之者衆必有周其窮乏救其急難者唐子之母弟之子隍來自番禺數千里求葬不獲問于唐子曰子何以得葬吾姑唐子曰吾友魏叔子葬之也曰吾聞叔子之死先姑之葬四年前貲之乎曰非也吾著書而人不知叔子樂稱之人多知之者以是得助是葬吾父母者叔子也用財之道必先凍餓葬次之婚次之今年不葬可待來年今年不婚可待來年不惜重施之爲其足稱于人也朝不食不能待夕夕不食不能待朝綴絮無溫蜎體不直一日寒侵強者病弱者死忽其急而緩是謀昧于施矣惠人之道必先孱弱強有力者次之敏多謀者次之忠獻之後次之天薄其生人憎其貌吾不恤之是助天人爲虐也自致有半所藉有半助之易矣從而壹之則不得其平況反之乎聽訟之道必先貧擔巨室多財次之奪之十束薪立絕其食負千金于萬金之家曾不少損其啓處有司常置小而論大是重餘財之得失而輕夫婦之生死也爲政之道必先田市死刑次之盜賊次之殺人之罪一縣之中歲或一二人多盜之方一府之中歲不數見其爲害也恒少農不安田賈不安市其國必貧無殘而民多死亡無盜而室多空虛農安于田賈安于市財用足禮義興不輕犯法是去殘去盜之本也千金之產其生百五十分而三之一以爲食一以待不虞一以周飢寒倍之則凶歲可備焉千金之營可

惠戚友五倍之富可惠鄉里十倍之富可惠鄉黨百倍之富可惠國邑天子之富可惠天下

與友人論師書　　錢大昕

日者足下枉過僕以事他出未得見頃遇某舍人云足下欲以僕爲師僕弗敢聞也蓋師道之廢久矣古之所謂師者曰經師曰人師今之所謂師者曰童子之師曰鄉會試之師曰投拜之師人生五六歲始能識字稍長則習舉業之文父兄皆延師教之父兄曰汝師之吾從而師之非必道德之可師也巫醫百工之人皆有師童子之師猶巫醫百工之師稱之曰師可也鄉會試主司同考之于士子朝廷未嘗許其爲師而相沿師之者三百餘年然令甲又有外官官小者迴避之例則因明予以師之稱矣漢人於舉主有爲之制服者而門生之名唐宋以來有之語其輩行則先達也語其交誼則知己也因其一日之知而奉之以先生長者之號稱之曰師亦可也今之最無謂者其投拜之師乎外雅而內俗名公而實私師之所求于弟子者利也傳道解惑無有也束修之問朝至而夕忘之矣弟子之所藉于師者勢也質疑問難無有也今日得志而明日背其師矣是故一命以上皆可抗顏而爲師而橫目二足販脂賣漿之子皆引而爲弟子士習由此而媮官方由此而隳師道由此而壞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古之好爲師也以名今之好爲師也以利好名之心僕少時不免迄今方以爲戒而惟利是視則僕弗敢出也足下於僕非有一日之好而遽欲師之僕自量文章道德不足以爲足下師而勢力又不足以引拔足下若欲藉僕以納交一二鉅公俾少爲援手則僕之硜硜自守不干人以私友朋所共知僕固不欲自誤而亦何忍以誤足下乎如以僕麤通經史可備芻蕘之詢他日以平交往還足矣直諒多聞謂之三益不識僕之戇直得附足下益友之一否惟足下裁察

遊說　　張海珊

古之時所謂遊之說者二焉有孔孟之遊有戰國之士之遊孔之周遊孟之遊齊梁諸國曰以行道也以救民也然則如孔孟之人則有孔孟之遊苟非孔孟之人將不得爲孔孟之遊乎則又不然孔子雖生知之聖然必如周觀禮自衞反魯然後樂正孟子七篇亦大都成於遊齊梁之時其論士曰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是故苟自命士矣則天下之理皆我所當知天下之事皆我所當爲生民之故郡國之利病雖嘗得之于簡冊而苟非目稽口詢確然有得于其中則他日或當其任將遂有嗛然不足之患此其道固非遊不可雖然今世之所謂遊則戰國之士之遊而已矣自天下兼并民無常產百姓交馳橫騖若鳥獸散上之人不得問焉而其尤不肖者則莫甚于士學校之員既增一縣之數無慮數百國家之科目既無以容又其人大都遊手空食更不能自爲生計則皆從事于遊昌黎所謂奔走形勢之途伺候公卿之門足將進而趦趄口將言而囁嚅者其視戰國之士抵掌捭闔且以爲豪傑之士不可多得蓋遊之途日廣而遊之事愈下于是好修之士每諱言遊珊少有志四方既長讀古人之書雖嘗博覽徧攷時患抑鬱無以發每念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爲之慨然以懼思遂決然舍去以從己之所志雖然以前之說則有不得不遊之道於後之說則又恐涉於今世之士之跡於是將以商之同人作遊說

顧亭林與人書曰人之爲學不日進則日退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久處一方則習染而不自覺不幸而在窮僻之域無車馬之資猶當博學審問古人與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幾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戶又不讀書則是面牆之士雖子羔原憲之賢終無以濟於天下矣

南遊記節錄

孫嘉淦

遊亦多術矣。昔禹乘四載。刊山通道以治水。孔子孟子。周流列國以行其道。太史公覽四海名山大川以奇其文。他如好大之君。東封西狩以蕩心。山人羽客。窮幽極遠以行怪。士人京官之貪而無事者。投刺四方以射財。此遊之大較也。余皆無當焉。蓋余之少也。淡於名利。而中無所得。不能自適。毎寄情於山水。既登第。授館職。苑繫都門。非所好也。巳亥之夏。以母病告假歸省。其秋遂丁內艱。罔極未報。風木餘悲。加以荊妻溘逝。稚子夭殘。不能鼓缶。幾致喪明。學不貞遇。爲境所困。欲復寄踪山水之間。聊以不永懷而不永傷焉。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此之謂也。東出故門。道井陘。過眞定。歷淸苑。觀脊水於獲鹿。食麥飯於滹沱。望恒岳於曲陽。訪金臺於易水。仰伊祁於慶都。思軒轅於涿郡。巳而北走軍都。臨居庸。登天壽。東浴湯泉。遂至漁陽。上崆峒。下玉田。涉盧龍。懷孤竹。浮沈其中者又累月。家世塞北。今到遼西。三過風景。約略相同。時値冬暮。層冰峩峩。飛雪千里。叢林如束。陰風怒號。不自知其悲從中來也。因而決計南行。返都中治裝。適吾友李子景蓮不得志於禮闈。遂與之偕。辛丑二月二十四日出都。此則吾南遊之始也。都中擾擾。緇塵如霧。出春明門。覺日白而天青。過盧溝橋。至琉璃河。盧溝者。桑乾也。琉璃河者。聖水也。南至白溝。昔宋遼分界之處。南至雄縣。有湖一望。烟水瀰漫。河北巨觀也。過任邱。有顓頊氏之故城。南至於河閒。九河故道。漫滅不辨。滹沱易淸衡漳潞衛高交淇濕皆經其境。以入海。南出阜城。至景州。東至德州。入山東境。州城臨運河。船桅如麻。東南至齊河。自涿州背西山而南。七日走九百里。極目平疇。至齊河。始見山。途中矯首欲望東嶽。然余從泰山之北來。午前見背。午後見脅。至泰安州始當其面。次早欲上。土人云。不可。山頂有娘娘廟。領官票而後得入。票銀人二錢。曰香稅。夫東嶽自有神。所謂娘娘

者始於何代功德何等愚民引夫婦奔走求福爲民上者既不能禁又因以爲利不得已亦領票二更起貧民男女數千宿止道旁燃炬以丐錢教養失而民鮮恥可慨已四更至迴馬嶺階級愈峻如行壁上雞鳴至玉皇廟謂至頂矣導者笑曰甫半耳既至其上紆迴攀躋見所謂娘娘廟者在秦觀峯下堂上有三銅碑明末大璫所鑄餘無可觀東廡簷下石柱中斷俯視有字拂拭辨之則李斯篆也登秦觀峯乃泰山之巔也舉頭天外俯視寰中登泰山而小天下果不誣也峯巔有殿庭中石崛起意古者金泥玉檢之文皆封於此日觀在東月觀在西高皆與秦觀等古蹟名勝不可徧觀薄暮遂下至松山而少憩回思三觀如在天上次早由泰安趨曲阜葢在山上視泰安城如掌大汶水一線環於城外徂徠若堵蹲於汶上出泰安城不見水與山也行五十里見大河廣闊乃汶水也又五十里見崇山巍峩乃徂徠也相去百里而俛視不過數武其高可想矣徂徠之西曰梁父對峙若門從門南出平疇沃衍泗水西流孔林在泗水南洙水在孔林南曲阜在洙水南沂水在曲阜南孔林方十餘里其樹蔽天其草蔽地至聖墓有紅牆墓產蓍草西偏曰子貢廬墓處牆東南有枯木石欄護之子貢手植楷也門外有洙水橋距曲阜城可二里入曲阜之北門折而西則孔廟之東華門也廟制如內廷宮殿而柱以石爲之蛟龍盤旋乃內廷所無至聖與諸賢皆塑像石刻至聖像有三車服禮器藏於衍聖公家聖公入覲不可得觀殿南有亭顏曰杏壇壇南有先師手植檜高三丈餘而無枝文皆左紐子貢之楷雖不腐而色枯此則生氣勃發焉吾於是奮然興也夫孔子者天所篤生以教後世者也攷其生平三歲喪父七歲喪母中年出妻晚年喪子夫哀死而傷離甯獨異於人哉今觀志學一章七十年內日進月益不以遇之窮而少輟其功葢其自待厚而所見有大焉者矣余乃戚戚欲以身殉何其陋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

心向往之。曲阜東南爲鄒縣。縣南有孟廟。滕縣在鄒南。地平曠。可以行井田。滕南有嶧山。始皇刻石其上。嶧東有陶河。過陶河。至邳州。邳南有落馬湖。黃河所溢也。湖南曰宿遷。又南曰桃源。黃河之北岸也。南至清江浦。黃河南曲。運河北曲。兩河之間不能一里。而運低於黃數十丈。河性衝突。設有不虞。淮揚其爲魚矣。淮安南曰寶應。寶應南曰高郵。地多湖。四望皆水。高郵以南。始見田疇。江北暮春。似河北之盛夏。草長麥秀。花紅樹綠。風景固殊焉。南至於揚州。揚州自古繁華地。當南北水陸之衝。舟車輻輳。士女遊冶。兼以鹽商聚處。僭擬無度。流俗相效。競以奢靡。此其弊也。南至於瓜州。遂渡江。揚子江闊而清。含虛混碧。上下澄鮮。金焦在中。如踞鏡面。過江由小河入山。至鎮江府。鎮江古京口。四面阻山。形格勢禁。以臨天塹。實南北必爭之地也。南至於丹陽。聞有練湖而未見。自丹陽西。見山綿亘百餘里。至無錫曰九龍山。其南峯曰惠山。惠山之東曰錫山。惠山之南曰夫椒。夫差敗越之所也。夫椒之南曰陽山。越敗夫差之地也。陽山以南。羣峯列峙。巍然而蔥鬱者。靈巖穹隆支硎元墓上方諸山也。虞邱南六七里。蘇州城也。姑蘇控三江。跨五湖而通海。閶門內外。居貨山積。行人水流。語其繁華。都門不逮。然俗浮靡。人誇詐。百工士庶。殫智竭力。以爲奇技淫巧。所謂作無益以害有益者。與登虎邱而四望。竹樹擁村。濃陰沈綠。然賦稅重。民不堪命焉。南出吳江。由藍溪至浙東。嘉杭之間。其俗善蠶。地皆種桑。家有塘以養魚。村有港以通舟。麥禾蔚然。茂於桑下。靜女提藍。兒童曬網。與三吳之繁華。又別矣。南至武林門。棹舟竟入城中。出候潮門。至江口。一望浩渺。大不減揚子。而色與黃河同。則錢塘江也。錢塘西湖之勝。自幼耳熟。既見江。急欲至湖上。居人曰。遊西湖者。陸轎而水船。余曰不然。江山之觀。一入轎船。則不能見其大。且異境多在人跡罕至之處。轎與船不能到也。因步行至蘇堤。堤西有園亭。潭北有亭。翼然水面者。湖心亭也。亭北突起而

韶秀者孤山也山上紫垣繚繞者　行宮也其東直抵杭城者白堤也蘇堤縱而白堤橫孤山介兩堤之間焉其西有岳武穆廟廟外鐵鑄秦檜夫婦而其首爲人擊碎嘗讀史至國家興亡之際不能無疑於天也當武穆提兵北伐山東河朔豪傑響應韓常內附烏珠外奔使其予秦檜以暴疾假武穆以遐年復神州而返二聖至易易耳而顧不然待其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易代而後乃復祀武穆而擊檜豈天心悔過而假手於人耶抑天終不悔而人奮其力與天爭耶人之言曰善惡之報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今問秦氏盛而岳氏式微此又何說焉使天不好善而惡惡人之好惡之心何由而生也天之好惡既與人同胡爲誤於其子孫而終不悔耶嗚呼此其故聖人知之矣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君子長而小人消曰泰小人長而君子消曰否運之有否泰數也天之所不能違也非小人得志而害君子則運不成故萬世之人心好君子而惡小人者天之理之常一時之氣運福小人而禍君子者天之數之變萬物之於天猶子之於父臣之於君也龍逢比干其君不以爲忠申生伯奇其父不以爲孝孝子不敢非其親忠臣不敢懟其君而於天何怨焉由岳墳而西道出北高峯下路旁皆山蒼松翠柏蔽岫連雲沿溪深入有坊題曰飛來峯過坊而西有寺扁曰雲林時値四月八日寺於此日齋僧遠近僧來者甚衆本寺住持披法衣上堂講經其大和尚曰締暉年可九十餘矣巍然據高座首坐二人侍者八人其下行列而拜跪者可三百衆比邱與比邱尼咸在其威儀俯仰皆嫺謹獨惜所講無所發明即成書而誦之其下不必盡聞聞者不必盡解徒聽侍者拜云則拜起云則起而已嗚呼佛法入中國千餘年矣愚民絕其父子之天性飲食男女之大欲而爲僧自宜求成佛而佛又必不可成不成佛而徒自苦奚取於爲僧且此堂上堂下說法聽法諸衆非不自知服本諷誦隨人跪起之不可以成佛然而必爲此者蓋有所不得已也貧

無所養不能力作因削髮而爲僧而天下之愚夫愚婦非爲殿宇莊嚴戒律威儀以聳動之不能發其信心而得其布施故此濟濟而楚楚者名爲學佛實爲救飢計也非田久廢學校不興彼既無田可耕又不聞聖人之道以爲依歸窮而無所復入無足怪也出天竺而南至于忠肅公之墳于墳之南南高峯也此中名山古刹甚多屈指不能數其名累月不能窮其境吾始知吾之足力不能徧至也而遂還留數日遂渡江而東惜時非八月不能觀大潮渡江至蕭山蕭山有湘湖產蓴絲嘉魚旱則引湖水以溉田潦洩於海風景似西湖而有用過之蕭山東則山陰道上矣千巖萬壑山下皆水大溪小港泛舟入山陰城出城至於鑑湖由鑑湖遊吼山返棹乃謁禹陵禹陵之山高圓若冢衆峯環拱有如侍衛廟旁有窆石亭相傳葬禹時所用石高五六尺圓如柱端有圓孔似孔廟之漢碑記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窆石似楹蓋葬碑也由禹陵至南鎭南鎭者會稽山也其下有廟爲歷代祭告之所迴舟夜泊山陰城外月幾望矣天水相涵空明一片人在舟中身心朗徹恍然若有所悟予棹舟在山陰道上三日夜有山皆秀無水不清迴環往復不辨西東蓋紹興之西南皆山而東北近海吼山在東蘭亭在西禹陵南鎭在其南北也由紹興復返杭州自杭州溯浙江至於富陽富陽以南川勢漸窄則桐廬也轉而西則富春也南北皆山其中皆水不餘寸土兩釣臺在北山下石峯直起旁有子陵祠高山流水之觀止矣西至於嚴州高山四塞大水環周可稱天險南入横溪至於蘭溪自杭州至蘭谿四百餘里岡巒綿亘雄於富陽清於桐廬奇於富春秀於蘭谿人在舟中兩岸之山次第從船牕中過如畫圖徐展舟行之樂無踰於此蘭谿南曰金華川勢大開西至於衢州西至玉山復登舟至於廣信爲江西界西北至貴溪聞貴溪有象山陸子靜讀書其上嘗曰雲山泉石之奇目所未睹問之人而不知知有龍虎山張眞人而已西至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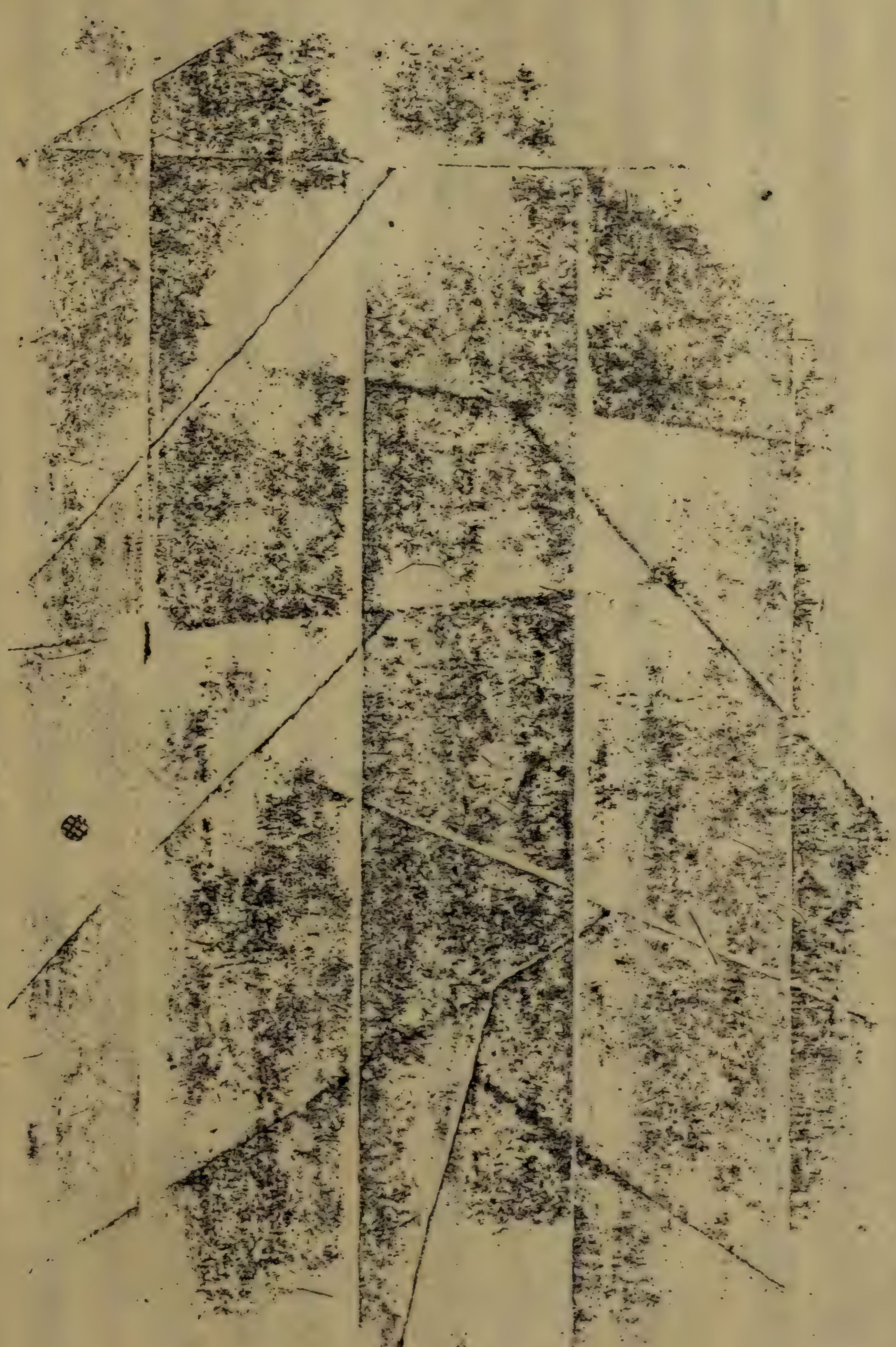
仁地平曠南至瑞洪遂入鄱陽自安仁以西四望不見山至瑞洪以南四望并不見樹湖水甚濁波濤皆紅出湖入章江至南昌登滕王閣南昌阻風泊舟於生米渡次蚤渡江幾至不測余自維揚登舟過揚子泛吳淞涉錢塘溯桐溪經鄱陽在舟數月僥倖無恙習而安焉設非遭此遂安其危而忘垂堂之戒也豈可哉南至於豐城西入清江至臨江府西過新喻山尤多分宜之山清而秀袁州之山奇而雄至蘆溪乃陸走過萍鄉復登舟徑醴陵出淥口至湘江入湖南境右江風俗勝於三吳兩浙男事耕耘兼以商賈女皆紡織所出麻枲棉葛松杉魚蝦米麥不爲奇技淫巧其勤儉習事有唐魏之風獨好訐而健訟則楚俗也湘江之水清而文南至衡州謁南嶽凡嶽鎮非獨形偉其氣盛也向登泰山鬱鬱葱葱靈光煥發渡江以來名山無數神采少減焉兹見南嶽乃復如睹泰山連峯爭出高不可止複嶺互藏厚不可窮予九面望而卒未嘗見其頂始歎衡山之雲之難開也西至永州自右江至衡陽數千里間土石多赤一望紅原綠草碧樹丹崖爛若繪絢至零陵山黑而石白天地之氣一變城下瀟江北合於湘西入湘口水愈清西至於全州爲粵西形勢之地南至於興安有海陽山半山有分水嶺山脊流水可以泛舟至嶺而分其北流者爲湘江南流者爲灕江一水而相離故曰湘灕也予自長沙溯湘江至永全挽舟直上如登峻坂山腰迴舟轉入灕江下桂林如建瓴源泉混混咫尺分流而北入北海南入南海其嶺之高可知矣南過靈川至於桂林過夏時時跨馬出遊郊坰負郭山水之勝皆見之兹行也在桂林之日爲久猺苗土獞蚺蛇山羊錦雞孔雀黑白之猿荔枝佛手之樹黃皮白蠟之林芭蕉之心長大如椽天雨之花其紅射日可謂見所未見獨其俗凶悍褊小嗜利好殺天地之靈鍾於物而不鍾於人何哉七月暑退登舟返棹北至於長沙西有嶽麓山其巔有道鄉臺昔鄒志完謫長沙守臣溫益逐之雨夜渡江宿於

此後張敬夫爲之築臺朱子題曰道鄉道鄉者志完之別號也凡地之美惡視乎其人不擇地而安之皆可安也予過五嶺泛三江望九嶷歷百越皆古遷客騷人痛哭流涕之所入而遊焉花鳥水石皆有會心比及長沙山林雅曠水土平夷已如更始餘民復睹司隸雍容賈太傅乃不自克而抑鬱以死語云少不更事太傅有焉北過橘州昔范質夫南謫夫人每罵章惇過橘州舟覆公自負夫人以出徐曰此亦章惇爲之耶予性褊服膺范公以自廣今過其地想見其爲人過黃陵入洞庭浩浩蕩蕩四無涯涘吾遊行天下山吾皆以爲卑水吾皆以爲狹非果卑與狹也目能窮其所至則小之矣物何大何小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莫不小蘇子瞻曰覆杯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其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閒有方軌八達之路乎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閒也猶杯水也舟猶芥也人猶蟻也吾烏知蟻之附芥不以爲是乘槎浮海及其水涸而去不以爲是海變桑田耶四海雖廣應亦有涯目力不至則望洋而歎因所大而大之耳今在洞庭吾目力窮焉即以洞庭爲吾之海可也北出涇河口入岷江西北一望荊襄漢沔沃野千里似燕趙兩河之間洋洋乎大國之風也江南岸爲臨湘嘉魚蒲圻之境連延皆山赤壁在嘉魚雄峙江滸北至荊口兩山對峙北曰沔口沔口之北西曰漢口漢陽府也東曰夏口武昌府也據山爲城塹江爲池武昌城內包三山漢陽城內有兩湖漢陽城外有大別山予嘗登大別之巔以望三楚荊衡連鎮江漢朝宗水陸之衝舟車輻輳百貨所聚商賈雲屯其山川之雄壯民物之繁華南北兩京而外無過於此然江漂湖滙民多水患盜賊乘之楚俗悍輕鮮思積聚山藪水洳流民鳩處其人率皆盜龐雜而難治亦可慮也北入孝感北出武勝關右列方城左排穆陵所謂冥阨之塞北至於信陽信陽古申國東鄰息申息者楚之

北門也又東鄰蔡昔桓公侵蔡蔡潰遂伐楚非上策也由蔡至郢崇山大小不可勝計所謂方城爲城漢水爲池無所用衆能伐楚者莫如秦出武關下漢川則撤荊襄之藩籬出三峽下夷陵則扼鄂岳之要害故秦并六國亦地勢然也北至於葉縣爲沈諸梁之封邑北渡汝水至襄城西至禹州大禹之封邑北至告城古陽城地也臨潁水面箕山負嵩嶽左城皋右伊闕崇山四塞清流縈迴其高平處有周公測影臺巨石屹立高可七尺下方五尺上方三尺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影短日北影長日至之影尺有五寸卽此也北至登封介嵩山太少二室之間太室之巔櫛比若城垣少室之峯直起若臺觀雖無岱宗衡華之高奇而氣象雍容神彩秀朗有如王者宅中居正端冕垂紳以朝萬國不大聲色而德意自遠中嶽廟在太室之南少林寺在少室之北盡山岳之奇麗非筆舌所能傳也出嵩山渡洛水至偃師道中北有緱山北上北邙望見洛陽由孟津渡河至孟縣孟縣者河陽也北渡沁水上太行太行之上首起河內尾抵蘇邃碣石恒山析城王屋皆太行也實天下之至險登太行而四望九州之區可以歷指所謂天下之中地之腹也過太行而北則吾山西境矣總而計之天下大勢水歸二瀆山分三幹河出崑崙江源岷蜀始於西極入於東溟大河以北水皆南流大江以南水皆北注漢南入江淮北入河雖名四瀆猶之二也太行九邊西接玉門東抵朝鮮是爲北幹五嶺衡巫西接峩嵋東抵會稽是爲南幹岷嶓華嵩是爲中幹岱宗特起不與嵩連亦中幹也北方水位故燕秦三晉之山色黑而陂陀若波東方木也故齊魯吳越之山色青而森秀若林楚南閩粵峯尖而土赤粵西黔蜀石白而形方天有五行五方應之江性寬緩河流湍急焦白鄱紅洞庭澄清其大較也斯行也四海濱其三九州歷其七五嶽睹其四四瀆見其全帝王之所都聖賢之所處通都大邑民物之所聚山川險塞英

雄之所爭古蹟名勝文人學士之所歌詠多見之焉獨所謂魁奇磊落潛修獨行之士或伏處山巔水湄混跡漁樵負販之中而予概未之見豈造物者未之生耶抑吾未之遇耶抑雖遇之而不識耶吾憾焉然省吾心之善取則於山見仁者之靜於水見智者之動其突兀洶湧如睹勇士之叱咤其淪漣娟秀如睹淑人君子之溫文也然則謂吾日遇其人焉可也抑又思之天地之化陰陽而已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故大漠之北不毛而交廣以南多水文明發生獨此震旦之區而已北走胡而南走越三月而可至崑崙至東海半年之程耳由此言之大塊亦甚小也吾以二月出都河北之地草芽未生至吳而花開至越而花落入楚而栽秧至粵而食稻粵西返棹秋老天高至河南而木葉盡脫歸山右而雨雪載途轉盼之間四序環周由此言之古今亦甚暫也心不自得而求適於外故風景勝而生樂性不自定而寄生於形故時物過而生悲樂常有幾而悲無窮期焉吾疑吾之自立於天地者無具也宋景濂曰古之人如曾參原憲終身陋室蓬蒿沒戶而志竟充然有若囊括於天地者何也毋亦有得於山水之外者乎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非虛言也爲地所囿斯山川有畛域爲形所拘斯見聞有阻抑果其心與物化而性與天通然則自玆以往吾可以不遊矣而吾乃無時不遊也已

此篇之所以入選之旨具見前篇張氏游說中矣古者男子生而有四方之志惟二十以前博學不教內而不出及三十而後則友天下之士出門交有功固斷不可少者矣太史公自敘所學而以浮江淮登會稽爲言邴原游學四方乃成名儒明儒胡敬齋晚年自以足跡不出鄉里無以廣其見聞發其志意乃徧遊吳越楚粵而後返以此爲游夫豈猶夫世俗之守甕牖與夸結駟者乎故以二篇附于師友之後云



皇朝經世文編卷七目錄

治體一 原治上

殿試策

諸方慶

治體一 原治上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王霸辨

俞長城

王霸之辨何辨乎辨之于心也漢宣帝曰漢家之法以王霸雜之夫純則王雜則霸安有王雜乎霸者明太祖論漢曰高帝創業未遑禮樂孝文當復三代之舊乃逡巡不爲故治不古若夫道德仁義禮也禮樂刑政用也無體有用徒文具耳烏得王然則二君之言非特不能致于王并不知王霸之道者也心有誠僞則治有純雜王道之行如黃河發源于崑崙歷積石下龍門達乎九州而放乎四海分爲川瀆決爲浸澤盈爲溝澮聚爲井泉其出無窮而其流不息有本故也七八月之雨集來易盈而去易竭無本故也王之與霸亦然治顯者自微始治外者自內始治疏者自親始治遠者自近始明此而王道之本末可知矣夫使舍其本而徒務其末則養民莫若井田教民莫若學校固宗藩莫若封建輔元良莫若豫教求人才莫若鄉舉里選阜財用莫若重農抑商厚風俗莫若先禮後刑來遠人莫若修文偃武凡此數者三代以後皆能倣其意而行之而終不能致于王何也如徒以末而已則禁內侍干政而璫禍息戒母后臨朝而戚屬衰收兵權而藩鎮弱重臺諫而專擅杜嚴邊備而不庭服寬賦役而盜賊止凡此數者三代以後優爲之而終不能進於王何也今夫周官者古今治法之全也然周公制之以治周則王管仲變之以治齊則霸商鞅廢之以治秦則強王安石復之以治宋則亂豈其法之有異哉心之有不同也喜怒哀懼愛惡欲王道之源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王道之綱源深則流遠綱舉則目張故爲人君者必正其心于平居無事之時而盡其誠于人倫日用之大然後推之天下禮樂刑政

莫不畢舉而王道四達霸者本之不圖而規規於法制之末飾于昭明而偷于闇昧勤于變亂而怠於治安慎于重大而失于幾微成于少壯而敗于老耄其善者不過偏陂駁雜之治而下之或不免于亂亡揆之王道相去遠矣予嘗謂三代以前無霸三代以後無王桓文霸也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亦霸也等而上之周宣王亦霸也秦穆作書悔過近于古人而三置晉君以為德其僞亦甚也故尙書錄秦穆誌秦興也國語逈宣王誌周衰也周宣秦穆其王霸升降之會乎夫人主之患莫不始于有為而終于不繼當其始也如日之方升如月之方生如木之方長如水之方達如火之方然志盈氣溢不難侈言道德而粉飾仁義迨乎功已成年已老歲月有限而嗜好可娛則向之所謂道德仁義者一旦而棄之矣若此者由其以血氣為主而無義理以養之故血氣盛則盛血氣衰則衰此其弊不在于怠荒之日而在乎奮勵之初故人言漢高不事詩書而霸然光武投戈講藝而亦霸唐太宗閨門不肅而霸然明太祖修女誡嚴宮政而亦霸宋太祖乘勢竊位而霸然昭烈仗義討賊而亦霸蓋所謂王與霸特在于心辨之而區區事為之迹固不足以定之也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此自然之理而必至之勢也今而曰物不必格也知不必致也意不必誠心不必正而身不必修也我治天下而已耳是猶不踰跬步而欲至千里吾見其不能及也是猶不階尺寸而欲登萬仞吾見其不能上也高宗肜日定祀典耳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以為王不格則祀典不得而定也旅獒卻貢獻耳召公曰志以道甯言以道接以為不衷于道則貢獻不得而卻也周公告成王曰厥或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以為怒蓄含則始雖或忍之而終必發也古之王者于敬小慎微之中皆有正本淸源之學故過日去而善日臻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

定矣董子曰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君心正則雖節目疏闊不害其爲王君心不正則雖治具畢張不免于爲霸故三代以前無霸而三代以後無王也汲黯謂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嗟乎人主之患莫大于多欲夫所謂欲者豈必聲色貨利之悅人也哉苟安欲也欲速欲也好名亦欲也蠱既入于聲色貨利而猶蹈于苟安欲速好名則善自外入不自中生故勢不可久也今自中主以上莫不有爲善之心而不能致于王者惟其無以充之也唐肅宗外能克復兩京而內無以安上皇宋太宗生能身致太平而死無以見杜后漢武之才過文景而卒不得免戾太子之死唐開元之治比貞觀而終不能庇楊貴妃之誅則能推不能推之效也唐太宗始用魏徵既死而仆其碑明神宗師事張居正旋籍滅其產豈始明而終暗哉亦以心本不正特勉強以從之耳善爲主惡爲客則惡不能攻惡爲主善爲客則善不能固故霸足以致治亦足以致亂治亂之機一反手間耳譬之患癰毒在腹心而治之乃在皮毛遏之愈久其毒愈深一發而潰則死矣然則所謂正心者何如也曰治之純雜在誠偽心之存亡在敬肆敬則未有不誠者也肆則未有不偽者也曰正心而不求治法無乃入于黃老之學乎曰黃老之學蕩佚其心而不存者也王者之治檢持其心而不失者也且夫正也者豈徒正之也哉正身則心在身正家則心在家以之正國正天下則心在國與天下心貫萬事而無有不謹無有不實則王也故曰王霸之辨辨之于心也

去爭論

錢維城

天下之患皆起於爭而爭起於不平吾不能去天下之爭乎其不平者而已矣在易坤上艮下爲謙其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損山之高以益地之卑而地無不平故必裒已之多以益人之寡乃可

以稱物而平施夫地上有山此地之不平也然而不爭者謂非取彼之所有以附此也山高於地而地大於山大與高相稱其象曰厚下安宅下厚而宅乃安矣然猶必損山益地而始爲謙可知剝下以奉上者之必爭而不安也吾觀世之所謂謙者坐次行立節之小者也傴僂鞠躬再拜揖讓語刺刺不休及事有小利益輒爭先焉雖親戚有不顧是謂有謙之名無謙之實愈謙且愈爭耳好利者人之情也好名者亦人之情也飾謙之名以攘利之實是爭固爭謙亦爭也且謙亦安得有其實哉千金在前卻而不顧是讓也非謙也讓者有所不受而謙者在於能施不受不過無損於人能施則且有損於已夫不取人之有以自殖千百中無一二人而況能損已以益人耶聖人以爲人之不能謙猶山之不能平故曰地中有山謙惟謙者人情之所不能故天下多不平多不平故多爭多爭故多亂聖人慮亂之不可弭而人情之不可不平也故歸其責於君子而推其應於天地鬼神天地鬼神果何愛乎謙哉人情之所好惡則天地鬼神亦好惡之而已耳故君子之於治也小則損其財大則損其心吾損吾財乃可以平天下之財吾損吾心乃可以平天下之心大學曰絜矩而天下平平者平其不平者也

持滿論

錢維城

天下之事百變不能言也言其已然者而已天下之患百變不能知也知其必然者而已春霪雨秋晴暑極則風鬱熱乃雨氣寒則冰天地之氣且然況人事乎人生四十所見者三世六十以上行業已著善惡已分吾以知其子孫十六以下學業未成血氣未定吾以信其祖父人好內則以瘵死好酒則以疽死好強則以鬬死暴疾死此不獨智者知之也然而有不盡然者此不可知也夫不可知而不知必可知而後知則無爲貴智矣今

夫天人相應之數。不必其適相值也。要在適相當耳。賈人挾貲以求利。百物惟所置。酌其盈虛。權其輕重。錙銖無爽。若是者謂之相值。及其售也。物急則速。物緩則滯。本大者利厚。本小者利微。若是者謂之相當。人不能以相值者責報於天。天自以其相當者陰賦於人。惟其相當。故不必其相值也。事變之來。每在所備之外。非必智慮有所不及也。事未至而慮及之。則天且奔命於人。而無權。故天之乘人也。每於意之所疏。而事之所反。憂在內者患在外。憂在外者患在內。以嚴著者以寬敗。以緩稱者以暴亡。往往然矣。聖人不務爲弭患之術。而惟求無致患之隙。務使天與吾相安而不相乘。所謂無致患之隙者何也。弊必起於所偏。而萌於極盛。日中則昃。月盈則蝕。滿招損。謙受益。天之道也。處盛而矜。則患必中之。聖人持之以危。故曰危者安其位者也。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注水滿杯而復斟之。則未知其流之於此乎。於彼乎。而溢則必矣。夫盛滿之爲患。而驕矜之取敗。夫人而知之。而賢智不免者。暇豫則智計不生。而危苦之言不能入也。故言其已然。則言可盡也。知其必然。則知不必盡也。

權實

唐甄

天下奚治。令行則治。天下奚不治。令不行則不治。令不行者。文牘榜諭。充塞衢宇。民若罔聞。吏委如遺。民吏相匿。交免以文。格而不遂。舉而易廢。始非不厲實也。既則怠。久則忘。本政之地。亦且自廢而自掩之。是以百職不修。庶事不舉。奸欺日盛。禁例日繁。細事糾紛。要政委棄。譬之樹木。傍蘖叢繆。而枝幹枯朽矣。當是之時。皆謂在位無賢也。行政不善也。良策無出也。是猶牽車者。但求厚載。而不顧轂之利轉也。若如今之致行者。雖官皆聖哲。政皆盡善。使閎夭散宜生之屬議爲憲令。周公裁之。召奭貳之。史佚文之。布于天下。亦不能少有補救也。會

稽之東有石氏者其季女病瘠迎良醫治之久而不除謝醫使去其父思之以爲是良醫也奈何瘵之而病不除他日竊窺之見其舉藥不飲而覆於牀下也乃復迎醫進以前藥三飲之而疾已夫國有善政而德澤不加於民者政雖善未嘗入民也猶石季之飲藥也十口之家主人雖賢然令不行于子則博奕敗趨令不行於僕則析汲不勤令不行於妾則壺餐不治令不行于童子則庭糞不除以此爲家其家必索況天下之大乎駿馬病躄不如駑馬之疾馳勇士折肱不如女子之力舉是以聖人貴能行也昔者唐子之治長子也其民貧終歲而賦不盡入璩里之民五月畢納利蠶也乃徧詢于衆曰吾欲使民皆桑可乎皆曰他方之土不宜桑若宜之民皆樹桑毋俟今日矣遂已他日遊于北境見桑焉乃使民皆樹桑衆又曰昔者阿巡撫令樹榆於道鞭笞而不成今必不能不聽違衆行之吏請條法示於四境唐子笑曰文示之不信於民也久矣乃擇老者八人告於民五日而遍身往告於民二旬而遍再出遇婦人於道使人問之曰汝知知縣之出也奚爲乎曰以樹桑問子老者老者知之問于少者少者知之問于孺子孺子知之三百五十聚之男女無不知之者三出入其廬慰其婦撫其兒語以璩里之富于桑不可失也一室言之百室聞之三百五十聚之男女無不欲之者唐子曰可矣乃使璩民爲諸鄉師而往分種焉日省于鄉察其勤怠督賦聽訟因之不行一檄不撻一人治雖未竟也乃三旬而得樹桑八十萬長子小縣也樹植易事也必去文而致其情身勞而信於衆乃能有成夫多文藏奸拂情易犯不親難喻無信莫從所從來久矣是以治道貴致其實也羣臣奏入下于有司公卿集議復奏行之其所行者著爲故事因時增易百職準以決事自漢以來皆然舍是無以爲政然有治不治者以實則治以文則不治若徒以文也譬之優偶之戲衣冠言貌陳事辨理無不合度而豈其實哉以娛人之觀聽也君有詔旨臣有

陳奏官有文書市有榜諭此文也此藉以通言語備遺忘耳奚足恃乎君臣相親朝夕無間飲食作坐同之如匠之於器日夜操作則手與器相習而無不如意主臣一心夜思蚤謀無謀不行無行不達三月必達終歲必效三年必成五年必治十年必富此實也苟無其實則謹守成法者敗治之公卿也明習律令者敗治之有司也工於文詞嫺于言貌者敗治之侍臣也三者非不美也而專尚焉則衷暴日厚忠信日薄察于內外稱職常多核其行事無過可舉問其治功則無一事之善成無一民之得所上下相蒙以成苟免之風雖有志之士亦將靡然而不得自盡其情此治化之所以不行也雖然行難矣近與遠異風少與衆異勢門庭之內常不盡見伯仲之間亦有異心況天下之大乎海內之地爲府百六十二爲州二百二十爲縣千一百六十必官其地治其事者皆如長子之樹桑而後天下乃治是不亦難乎權者聖人之所藉以妙其用者也今夫與一人期至者十八與三人期畢至者十五與九人十人期畢至者十一何則權不在也大將居中提兵十萬副參遊守都總以及隊百什伍之長轉相貫屬如驅羣羊齎生赴死不敢先後何則權在也乘權之利如軸轉輪乘權之捷如響應聲乘權而不能行恥莫甚焉官有萬職君惟一身賢君之用官如大將之御衆以一用十以十用百以百用千以千用萬是則君之用者有萬而濕之者惟十約而易操近而能燭夫尊卑次屬職之恒也而奚有異蓋不善用之則萬職之利轉而奉之於十善用之則十職之修轉而布之於萬十職能修澤及海內其功大功大者賞厚十職不正毒及海內其罪大罪大者刑重此舜所以誅四凶也人有甚愛其子者使妾母之而妾不恤教之不從則罵之罵之不從則撻之撻之不從則去之改而後已夫人情之愛莫甚於妾人生之重莫過于母次于妻者又莫貴於妾而輕于去之者何也不去則愛不及子子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夫人臣之愛未必踰

于妾也。人臣之重。未必過於子之母也。人臣之貴。未必等于妾也。乃愛之而不忍傷之。重之而不敢拂之。貴之而不能抑之。斯人也。未嘗操刃而百千萬億之刃。肆行殺傷。有不期然而然者。當是之時。雖上有賢君。惠澤日施。寬恤日行。考績日嚴。流殺日具。而民常苦生而甘死。夫雨露至渥也。不能入陶穴而滋生。泉流至澤也。不能越隄防而灌溉。何則有隔之者也。是故善爲政者。刑先于貴後於賤。重於貴輕於賤。密於貴疏于賤。決于貴假于賤。則刑約而能威。反是則貴必市賤。賤必附貴。是刑者交相爲利之物也。法安得行。民安得被其澤乎。恩義之大。莫如君臣。親臣爲腹心。政臣爲股肱。疆臣爲拇指。庶臣爲毛髮。戎臣爲衣履。是以人君之待其臣。安富同樂。疾病同戚。厚之至也。聲色不和。貧勞不恤。猶爲亢而少恩。況加之以刑罰乎。此以待良臣也。若夫專利蔽主。阿私黨邪。是民之讎。國之賊也。若之何不刑。愛德爲祥。愛殺人之人。斯爲愛乎。忍德爲凶。忍于殺人之人。斯爲忍乎。刑不可爲治也。而亦有時乎爲之者。以刑狐鼠之官。以刑豺狼之官。而重以刑匿狐鼠豢豺狼之官。國有常刑。有變刑。常刑者。律刑也。有司議之。人主不敢私。變刑者。雷霆之威也。英主神之。羣臣不得與。常刑以齊小民。變刑以治元惡。元惡之臣。多援要譽。其罪雖見。察之而不得其罪。質之而不得其罪。速之獄而不得其罪。非雷霆之用。何以治之。德外無治。不言德而言刑者。猶醫之治寒疾也。不郤穀而飲藥。其人必危。疾愈。郤藥而反穀也。不遠矣。

富民

唐甄

財者國之寶也。民之命也。寶不可竊。命不可攘。聖人以百姓爲子孫。以四海爲府庫。無有竊其寶而攘其命者。是以家室皆盈。婦子皆寧。反其道者。輸於倖臣之家。藏於巨室之窟。蠹多則樹槁。癰肥則體敝。此窮富之源。治

亂之分也虐取者取之一金喪其百金取之一室喪其百室兗東門之外有鬻羊餐者業之二世矣其妻子傭走之屬食之者十餘人或誣其盜羊罰之三石粟上獄其一下擭其十盡鬻其釜甑之器而未足也遂失業而乞于道此取之一金喪其百金者也潞之西山之中有苗氏者富於鐵冶業之數世矣多致四方之賈椎鑿鼓瀉擔輓所藉而食之者常百餘人或誣其主盜上獄其一下擭其十其冶遂廢向之藉而食之者無所得食皆流亡于河漳之上此取之一室喪其百室者也虐取如是不取反是隴右牧羊河北育豕淮南飼鶩湖濱繅絲吳鄉之民編蓑織席皆至微之業也然而日息歲轉不可勝算此皆操一金之資可致百金之利者也里有千金之家嫁女娶婦死喪生慶疾病醫禱燕飲齎饋魚肉果蔬椒桂之物與之為市者衆矣緡錢鎦銀市販貸之石麥斛米佃農貸之四布尺帛鄰里黨戚貸之所賴之者衆矣此藉一室之富可為百室養者也海內之財無土不產無人不生歲月不計而自足貧富不謀而相資是故聖人無生財之術因其自然之利而無以擾之而財不可勝用矣今夫柳天下易生之物也折尺寸之枝而樹之不過三年而成樹歲翦其枝以為筐筥之器以為防河之埽不可勝用也其無窮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生之也若其始植之時有童子者拔而棄之安望歲翦其枝以利用哉其無窮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絕之也不擾民者植枝者也生不已也虐取于民者拔枝者也絕其生也虐取者誰乎天下之大害莫如貪蓋十百于重賦焉穴牆而入者不能發人之密藏群刃而進者不能奪人之田宅禦旅于塗者不能破人之家寇至誅焚者不能窮山谷而徧四海彼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獵人之財所獲既多則有陵已者負篋而去既亡其上復取于下轉亡轉取如填壑谷不可滿也夫盜不盡人寇不盡世而民之毒于貪吏者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以數十年以來富室空虛中產淪亡窮民無所為賴妻

去其夫子離其父常歎其生之不犬馬若也今之爲吏者一襲之裘值二三百金其他錦繡視此矣優人之飾必數千金其他玩物視此矣金琖銀罌珠玉珊瑚奇巧之器不可勝計若是者爲之能吏市人慕之鄉黨尊之教子弟者勸之有爲吏而廉者出無興食無肉衣無裘謂之無能市人賤之鄉黨笑之教子弟者戒之蓋貪之錮人心也甚矣治布帛者漂則白緇則黑由今之俗欲變今之貪是求白于緇也治貪之道賞之不勸殺之不畏必漸之以風禮曰知風之自昔者明太祖衷襦之衣皆以梭布夫衣可布何必錦繡器可瓦何必金玉梁肉可飽何必熊之蹯玉田之禾吾聞明之興也吳之民不食粱肉閭閻無文采女至笄而不飾市不居異貨宴賓者不兼味室無高垣茅舍鄰比吳俗尙奢何樸若是蓋布衣之風也人君能儉則百官化之庶民化之于是官不擾民民不傷財人君能儉則因生以制取因取以制用生十取一取三餘一于是民不知取國不知用可使菽粟如水火金錢如土壤而天下大治爲君之樂孰大于是哉

尙樸

唐甄

孫子問于唐子曰聖人之於天下何由而治乎唐子曰毋立教名毋設率形使民日由善而不知孫子曰請聞其要唐子曰其尙樸乎樸者天地之始氣在物爲萌在時爲春在人爲嬰孩在國爲將興之候奢者天地之中氣在物爲茂在時爲秋在人爲老多慾在國爲將亡之候聖人執風之機以化天下其道在去奢而守樸家無塗飾之具民鮮焜燿之望尙素棄文反薄歸厚不令而行不賞而勸不刑而革矣孫子曰民既苦于禮義不可強而從則民之趨于奢也亦如水之下壑也何以能逆而反之乎曰請徵諸故跡昔者秦奢而漢樸及其治也世多長者之行隋奢而唐樸及其治也錦繡無所用之夫二代之君未聞堯舜之道也與其將相起於微賤

亡國之弊以田舍處天下人之化之則若此豈惟君天下者哉卿大夫亦有之荊人效服有爲太僕者好罽布鄉人皆效之帛不入境染工遠徙荊之尚罽布也則太僕爲之也豈惟卿大夫哉匹夫亦有之陳友諒之父好衣褐破斬不殺衣褐者有洛之賈在斬以褐得免歸而終身衣褐鄉人皆效之帛不入境染工遠徙洛之尚褐也則賈爲之也穀帛衣之貴者也布褐衣之賤者也貴貴賤賤人之情也有望人爲反之能使一鄉之人貴其所賤而賤其所貴蓋風之移人若斯之神也洛賈且然況太僕哉太僕且然況萬乘之君哉孫子曰敢問行之之方曰先貴人去敗類可以行矣先貴人若何曰捐珠玉焚貂錦寡嬪御遠優伎卑宮室廢苑囿損羞品卻異獻君既能儉矣次及帝后之族次及大臣次及百職莫敢不率貴人者萬民之望也貴之所尚賤之所慕也貴尚而賤不慕世未有也去敗類若何曰吾嘗牧羊於沃州之山羊多病死有教之曰一羊病則羣羊皆敗子必謹視之擇其病者而去之不然且將盡子之羣從其言而羊乃日蕃治天下亦然好名者無才而人稱其才無德而人稱其德使人巧言令色便媚取合而失其忠信之情是敗類之人也多言者以議論害治以文辭掩道以婞直亂正使人尚浮夸而喪其實是敗類之人也此二者表僞之旗也雖樸之刃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是故善爲政者務先去之也孫子曰始吾以爲天下之難治也今而後知天下之不難治也苟達其情無不可爲也唐子曰天地雖大其道惟人生人雖多其本惟心人心雖異其用惟情雖有順逆剛柔之不同其爲情則一也是故君子觀於妻子而得治天下之道觀于僕妾而得治天下之道觀於身之驕約家之視效而得治天下之道先人有言曰語道莫若淺語治道莫若近請舉其要古之賢君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存心若赤子處身如農夫殿陛如田舍衣食如貧士海內如室家微言妙道不外此也

六善

唐甄

句踐問爲政之道。唐子曰。六善備。可以爲政矣。何爲六善。曰。遠己。從人。愼始。循中。期成。明辨。是爲六善。堯舜聖人之雋也。猶不敢自用。而況聖不及堯舜者乎。況賢遠於堯舜者乎。況不賢不見堯舜之履迹者乎。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之非道。逆己非逆。遜己非遜。勿己之是。惟道之歸。是謂遠己。天下有天下之智。一州有一州之智。一郡一邑有一郡一邑之智。所言皆可用也。我有好。不卽人之所好。我有惡。不卽人之所惡。衆欲不可拂也。以天下之言謀事。何事不宜。以天下之欲行事。何事不達。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人無賢愚。皆我師也。是謂從人。凡事見以爲可。而其中有不可者焉。見以爲不可。而其中有可者焉。惟一再思之。更覆思之。不必上智。其端必見。其識必及。若不思而遂行之。其爲悔也後矣。不思而遂不行。其爲惜也多矣。發政如發矢。矢發不可復反。政發不可復收。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鵠之度在目中。不省則不見也。是謂愼始。始非不愼也。迨其後有欲速而不達者。有厭倦而若忘者。遂有中道而廢者矣。中道而廢。則民多玩。後雖有作。不可爲矣。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又曰。不震不動。不戁不竦。言不欲速也。毋厭倦也。如農夫之耕耘。四時不失序焉。日月見其長焉。是謂循中。始既已愼矣。中既已循矣。而有不保其終者。小器易盈。志滿則驕也。宣王中興之君也。及其德衰。而小雅之刺者三章。桓公五霸之盛也。及其氣矜。而葵邱之叛者九國。不曾此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武王聖人也。召公猶慮其服九夷八蠻。或啓侈心。而進一簣之戒。而況德本中人。智劾一官者乎。是故政必期于有成也。無樞易拔。無軸易脫。不可謂遠己。左言則左。右言則右。不可謂從人。卿士盈廷。發難不已。不可謂愼始。牓牒申命。日遑歲結。不可謂循中。考績多良。治功不見。不可謂有成。

若是者辨之不明故也集人成己始終一貫物不能蔽人不能欺功之成不于成成立志發令已立其成明辨于此而後六善備焉六善備可以爲政矣

大命　唐甄

歲饑唐子之妻曰食無粟矣如之何唐子曰以栖他日不能具栖曰三糠而七栖他日猶不能具其妻曰三糠七栖而猶不足子則奚以爲生也曰然則七糠而三栖鄰有見之者蹙額而弔之曰子非仕者與何其貧若此也意者其無資身之能乎唐子曰不然魚在江河則忘其所爲生其在涸澤之中則不得其所爲生以江河之水廣涸澤之水淺也今吾與子在涸澤之中故無所資以爲生也子曷以弔我者弔天下乎唐子行于野見婦人祭于墓而哭者比其反也猶哭問何哭之哀也曰是吾夫之墓也昔也吾舅織席終身有餘帛今也吾夫織席終身無完席業過其父命則不如是以哭之哀也唐子慨然而歎曰是天下之大命也夫昔之時人無褻敝席者也今之時人鮮衣新帛者也唐子曰天地之道故平平則萬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則彼薄此樂則彼憂爲高臺者必有洿池爲安乘者必有繭足王公之家一宴之味費上農一歲之穫猶食之而不甘吳西之民非凶歲爲麥粥雜以荍稈之灰無食者見之以爲是天下之美味也人之生也無不同也今若此不平甚矣提衡者權重于物則墜負擔者前重于後則傾不平故也是以舜禹之有天下也惡衣菲食不敢自恣豈所嗜之異于人哉懼其不平以傾天下也

平均篇　龔自珍

龔子曰有天下者莫高於平均之尙也其遝初乎降是安天下而已又降是與天下安而已又降是食天下而

已最上之世君民聚醵然三代之極其猶水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巵焉降是則勺者下僂矣巵者上僂矣又降則君取一石民亦欲得一石故或涸而踣石而浮則不平甚涸而踣則又不平甚有天下者曰吾欲爲邃初則取其浮者而挹之乎不足者而注之乎則羣然喙之矣大略計之浮不足之數相去癒遠則亡癒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萬載治亂興亡之數直以是券矣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運之本也人心亡則世俗壞世俗壞則王運中易王者欲自爲計盍爲人心世俗計矣有如貧相軋富相燿貧者阽富者安貧者日癒傾富者日癒壅或以羨慕或以憤怨或以驕汰或以嗇吝澆漓詭異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極不祥之氣鬱於天地之間鬱之久乃必發爲兵燹爲疫癘生民噍類靡有孑遺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之爲之爾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卽至喪天下嗚呼此貴乎操其本原與隨其時而劑調之上有五氣下有五行民有五醜物有五才消焉息焉渟焉決焉王心而已矣是故古者天子之禮歲終大師執律而告聲月終太史候望而告氣東無陼水西無陼財南無陼粟北無陼土南無陼民北無陼風王心則平聽平樂百僚受福其詩有之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王心誠深平畜產且騰躍衆多而況於人乎又有之曰皇之池其馬歕沙皇人威儀其次章曰皇之澤其馬歕玉皇人受穀言物產蕃庶故人得肆威儀茹內衆善有善名也太史告曰東有陼水西有陼財南有陼粟北有陼土南有陼民北有陼風王心則不平聽傾樂乘欹車握偏衡百僚受戒相天下之積重輕者而變易之其詩有之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又曰度其夕陽言營度也故積財粟之氣滯滯多霧民聲苦苦傷惠積民之氣淫淫多雨民聲囂囂傷禮義積土之氣秏秏多日民聲濁濁傷智積水積風皆以其國瘥昏官所掌也且夫繼喪亡者福祿之主繼福祿者危迫之主語百姓曰爾懼兵燹乎則將起其高

曾於九京而問之懼荒饑乎則有農夫在上之繼福祿之盛者難矣哉龔子曰可以慮矣可以慮可以更不可以緊且夫唐虞之君分一官事一事如是其諄也民固未知貿遷未能相有無然君已懼矣曰後世有道吾民於富者道吾民於貧者莫如我自富貧之猶可以收也其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堯固甚慮民之識知以違吾則也水土平矣男女生矣三千年以還何底之有彼富貴至不急之物賤貧者猶且筋力以成之歲月以靡之舍是則賤貧且無所託命然而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郁必有賈三十家之城必有商若服妖之肆若食妖之肆若翫好妖之肆若男子咿唔求爵祿之肆若盜聖賢市仁誼之肆若女子鬻容之肆肆有魁賈有梟商有賢桀其心皆欲併十家五家之財而有之其智力雖不逮其號既然矣然而有天下者更之則非號令也有五挹五注挹之天挹之地注之民挹之民注之天注之地挹之天注之地挹之地注之天其詩曰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有三畏畏旬畏月畏歲有四不畏大言不畏細言不畏浮言不畏挾言不畏而乃試之以至順之法齊之以至一之令統之以至濟之心龔子曰有天下者不十年幾於平矣

釋左傳

魏禧

禮者人之情天理之節天子逮匹夫弗能渝焉故棄禮必敗謙受益知憂知懼免於難故驕且肆必敗敏則有功勤則不匱故惰必敗決者事之斷也故需必敗君子不以呴呴爲仁不以仡仡爲勇故植婦人之仁衡匹夫之勇必敗重則愼輕則脫愼固脫離故輕必敗人之有信車之有輪輻也故食其言必敗止戈爲武故好戰必敗弛武備者張戎心故忘戰必敗獸困則鬭民困則畔故亟作土木急苛役必敗厚味腊毒多藏厚亡故掊歛黷貨必敗治國如治病然而用小人是飲酖酒以攻疾也故退賢進不肖必敗人有諫臣拂士猶瞽者有相故

愎諫怙過必敗萬物本天人本祖故蔑祖慢神必敗人神之主也有德則祥降之無德則妖興故棄人道賢鬼者必敗剛不可惡柔不可弱也是謂一張一弛故過剛必敗過柔必敗民者邦本天地之心故虐用其民必敗傳曰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故謀及婦人以男事女者必敗立國家必正紀綱綱紀不立則其敗也絅絅如崩土而不可維故妻妾嫡庶長幼無紀必敗始進善善緣善始進不善不善緣不善故不豫教必敗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故怙而不止必敗蠭蠆有毒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故不勤小物惕近事必敗厝足之地不出扶集於獨梁則顛矣故不謀遠必敗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故有恃而無備必敗機事不密則害成故疏必敗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故翳賢德蔑強大必敗一人欲爭則羣起讓則伏是以相讓則有餘爭則不足故爭必敗君子瘠已以腴人故削人自封殖者必敗親親天之合披其枝者傷其心故疏外骨肉夷同姓必敗天道福善禍淫淫則亂亂則禍生故姦必敗語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自盤古以下無獨君故自用不用人必敗魚不脫於淵利器不可授人故委柄不治者必敗松柏之生薄雲霓立霜雪震風淩雨不仆蔦蘿施其末則秋風下之故因人成事不自立者必敗出赤心入人腹則人樂死故多疑必敗人心之不同如面焉立如劇驂據其過續之迹而識其面不亦難哉故輕信人必敗凡此之敗未有能一易此者是故反其道則必興

書貨殖傳後

姚鼐

世言司馬子長因已被罪於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寧靜淡薄先海內無校於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乃令其民仿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賢士困於窮約素封僭於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逐取十一行至猥賤而鹽鐵酒酤均輸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爲足羞也故其言

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整齊之夫以無欲爲心以禮教爲衞人胡弗富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競黔首恨恨焉思所勝之用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財懷促促不終日之慮戶亡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譏其賤以繩其貴察其賤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鞭箠夷蠻雄略震乎當世及其伺睨牧長寡婦之貲奉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意促訾吸汁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貲乎嗚呼蔽於物者必逆於行其可慨矣夫

請譯進大學衍義疏

順治　年內翰林秘書院檢討徐必遠

爲請翻譯有用儒書恭呈備聖覽以助　君德事臣惟自古哲后未有不留心聖學而能興起太平永延歷數者況我　皇上首開姬籙式啓堯圖數月以來　躬親萬幾仁育義正史不勝書誠堯舜之君再見於今日凡爲人臣者安敢不以堯舜其君之道進臣自八月初六日入署後見所翻通鑑漸次就緒勤敏從事告完有日顧通鑑一書載前代得失興廢以備觀省凡一代之始大約由于親君子遠小人躬勤儉愛民力及其衰替日也莫不由于親小人遠君子習奢靡重賦歛猶就一代言之也至一主之身其初與賢士正人合心圖治則天心豫順民物豐亨及治效少成四方無虞或耽於逸樂漸失法度或憸邪崇用善政中止或移情異學或修志武功或經制煩匱而言利之臣進或民賦過重而災變之害興雖曰人心之易放實由學問之不恒通鑑悉詳記之洵萬世帝王以人爲鑑之資也然治亂之迹載于通鑑而聖學淵源如所爲格物致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不能探源端本而一一言之者紀事之書不遑迴理之全也惟宋臣眞德秀所輯大學衍義得內聖外王之正道備六經列史之精華舉身心家國天命人情無不撮其要領上而主德修進涵養薰陶

下至撫御機宜罔不該貫誠　宸座之良規九重之寶鑑也伏乞　天語渙發命翻鑑之餘便將此書用心譯進俾　皇上萬幾之暇時時　賜覽間召羣臣相爲質證辨析其義庶調養性情宰御事物用人行政之間退處服習之際必有日進日新潛滋　睿德於不覺者古訓有曰愼終於始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臣謂　皇上聖心純一從容中道天授之資非人力所及獨聖學精微願加留意蓋　皇上一人之心法將來　聖子神孫之心法也　皇上今日之治統將來萬世千秋之治統也關係匪小借資必廣格心之益成斯有本之化達矣

殿試對策　皇清文穎　馬世俊

臣對臣聞治天下者當全盛之時而爲善建不拔之計非破庸俗之論以鼓豪傑之心則其道無由昔唐太宗與房魏論創業守成之難易而曰與我取天下者知創業之難與我安天下者知守成之難周書曰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今天下正所謂兼創垂之盛而持危亂之防者也人才不可謂不盛而未盡所以取才之方吏治不可謂不肅而未盡所以馭吏之道懲貪不可謂不嚴而未盡所以止貪之術俗尙亦數變矣而未盡所以靖俗之謀兵制亦甚精矣而未盡所以弭兵之要故有謂今天下爲已安已治遂可晏然無事者皆庸俗人之論也臣竊嘗見夫古來全盛之時不可以數遇而往往弊之所伏卽伏於其盛而又竊嘗慕夫賈誼之議蘇軾之對皆能舉一代之治而斷其何以治何以亂何以治而不亂何以亂而復治蓋有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才以應之臣有志焉而欲陳久矣今當拜獻之始豈可自誣其所學乎天下文武之臣莫不願畢志竭忠以待用人才亦已輻輳矣而獨謂未盡所以取才之方者何也古者人才既用而嘗有未用者存於既用之

外故尙書曰有三宅有三俊而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今天下巖野川澤之中其隱然備公輔之器者誰耶泛然而取之泛然而應之又泛然而任之取之者不知其何以取應之者不知其何以應任之者不知其何以任欲兵則兵欲刑則刑欲錢穀則錢穀古之聖人一人止任一事者今則以一庸人兼之而有餘古之聖人終身不易其官者今則一日應之而亦無不足是亦理之所難信也今卽不必用九品四科之制而州郡之薦舉將帥之徵辟似亦不可少也若乃掣籤而使按資而陞賢愚同科茫然無據彼論而後官量而後入獨不可稍存其萬一乎程才莫先於計吏而臣謂未盡所以馭吏之道者何也古親民之官莫重於二千石有以公卿而爲之者唐宰相出爲刺史李泌常袞皆然若夫守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今之郡縣官大抵如傳舍與民情漠不相接監臨使者顧盼威動所薦未必賢所糾未必不肖其趨謁勤者卽爲才其應對捷者卽爲敏則何若專重郡縣之責外聽責成於督撫內聽考核於銓部而用唐虞三載之法以黜陟之彼監臨之所薦所糾不亦可以已乎且今天下可汰之吏亦甚多矣勢有不能盡汰者慮庸人之無所容耳夫不慮庸人之無所見而反慮庸人之無所容此從來之積弊也卽以今日之計吏言之亦莫亟於懲貪矣而臣謂未盡所以止貪之術者又何也凡人之溺於賕賂而不能脫者大抵有田園妻子之見以惑其中也故有昔居環堵而今則擁田宅昔泣牛衣而今則列姬姜昔無半頃而今則連阡陌詰其所從來不貪何以有是耶誠能稍限其田宅媵妾之數而爲之禁其有敢於踰禁者卽坐以僭肆不敬之罪彼有私金於筐篋而受貪黷無恥之名雖愚者亦必自笑其所爲矣臣嘗見敗壞風俗之事必自卿大夫開之而後愚民從而效之此臣所謂靖俗之謀猶有未盡者巫風淫風有一於身家必喪今之卿大夫多爲淫靡無益之事煽惑愚民而後優兒舞女之裝寶馬畫船之飾探丸

跳劍之俠刺猴刻楮之巧靡所不甚且富者必有術以求其富而聖人馭富馭貴之權皆何所施乎今富者之必貴既有厳譏以禁之而貴者之必富獨相習而以爲固然如是而欲風俗樸厚教化興起不可得也且夫天下馴服於教化而不能變者無事則頼文有事則頼武今日師武臣之力亦可謂膚功畢奏矣而臣獨謂用兵雖精未盡所以弭兵之要此又非無說也處今日而欲如古者遂人治野之法鄙長旗鼓之節藏兵於民則誠迂然必使兵與民習民與兵習一旦有事毋論兵勇於鬬而民亦各有護其田疇廬井之心此不戰而自勝者也今則兵之所輕者民而民之所畏者兵一旦有事則民自爲民兵自爲兵天下未有民自爲民兵自爲兵而能久安長治者也宋藝祖𥨊意賞罰平蜀之役賞曹彬而罰全斌夫亦賞其與民相安罰其與民相擾者而已矣行間之功罪即以此定之可也凡此者皆臣所謂當已安已治而亟亟焉爲善建不拔之計者也雖然治天下有本有末得其本而治之則無不治矣所謂本者何即　制策所云紀綱法度是也紀綱法度治則吏治以肅民俗以清文德於焉誕敷武功於焉赫濯創之有其基而守之亦有其漸者也紀綱法度亂則吏治以乖民俗以壞文德傷於優游武功失於爭競創不可以憲後而守亦不可以承前者也故曰紀綱法度者不可得而損益者也我　國家之典章至簡便而至精詳至嚴明而至仁厚似無以加矣而臣尤有進者唐貞觀時天子問山東關中之同異而其大臣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不宜示同異於天下裴度既平蔡即用蔡人爲牙兵而曰蔡人即吾人今天下遐邇傾心車書同軌而猶分滿人漢人之名恐亦非全盛之世所宜也誠能盡捐滿漢之形迹莫不精白一心以成至治則贊贊者皆臯益之選也桓桓者皆方召之儔也將見江南靜橫海之戈而冀北息桃林之乘即以躋於唐虞三代之盛亦何難乎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

之至臣謹對

殿試對策　皇清文穎　　繆彤

臣對臣聞帝王之統御天下而綿歷服於無疆也必有其爲治之本焉必有其致治之要焉夫用人不可以不愼吏治不可以不清賦稅不可以不均此三者固治天下之大端也而猶非其本也抑猶非其要也蓋所謂本者何也人主之一心是也所謂要者何也人主之以一心行仁者是也故仁以舉賢而愛惜人才則收用人之效矣仁以擇吏而澄清吏治則成廉潔之風矣仁以理財而撫循百姓則致豐亨之象而臻樂利之休矣唐虞三代之盛所以庶政畢修民生克遂而登上理者此道得也故善治天下者不恃有馭天下之術而恃有治吾心之道不徒有愛百姓之名而貴有愛百姓之實以是內之百僚有師濟之盛外之羣吏有廉法之操上之府庫有充盈之積下之閭閻有康阜之風是堯舜三代之豐功茂烈不難再見於今日者也臣嘗緬懷上理追念先猷而知古帝王爲治之本無過內治之心而治心之要無過吾心之仁何也蓋有純王之心斯有純王之政言政之必本乎心也有關雎麟趾之風斯可以行周官之法言心之可以立法也故欲求國用之足未有不由民生之遂而可得也欲求民生之遂未有不由吏治之賢而可得也欲求吏治之賢未有不由用人之愼而可得也欲求用人之愼未有不由　皇上之仁以立心而可得也伏讀　制策有曰國家簡任賢良以共襄治化必如何用當其才人稱其職此我　皇上闢門籲俊之盛心也朝廷選用人才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殆將用其能以理不能用其明以理不明者耳其在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言所以長育人才之道也故方其未用也嘗患其多及其既用也恒患其少與其用不足而後取何如多取以待用凡有人而不用與用

之而不當皆可惜也故賢能不可不惜也以內而言之臺省之內升本以賢能而升者反逸之山林之內升而候缺不如遇缺候升久置之拾遺補過之列非無益也外而言之監司郡縣之轉遷亦以賢能而升者又留以未竟之案有功而升者仍以有過而留苛求於錢穀刑名之間亦已甚也總之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必得知人之佐而行以保任之法然後眞才輩出矣臣每見今之在位者見一賢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問其故曰避嫌也避嫌之念生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矣臣故曰仁以舉賢則愛惜人才而可以收用人之效者此也伏讀　制策有曰貪風未息誅求下吏以奉上官遂至不肖有司私派橫徵民生益困何法而可革其夙弊與言及此眞百姓之福也夫今日之百姓誠苦矣苦於有司之剝削也今之下吏亦苦矣苦於大吏之誅求也大吏之取於小吏必飾其名曰公費不知藏之私橐之中者爲公乎爲私乎有司之取於百姓者飾其名曰樂輸不知得之敲撲之下者爲樂乎爲怨乎臣恐雖文致其辭而終無以掩人之耳目也於是一田之入而有兩田之出使吾民曾不得賣絲而糶穀焉一定之稅而有無定之徵使吾民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耒耜方思東作而輸將不待西成使吾民曾不得水耕而火耨焉貪吏之弊一至於此民生安得不日困乎以臣計之懲貪之法不可不嚴也懲其吏之小者不若懲其吏之大者夫大吏之貪不止賦斂無度已也其位愈尊其害愈大其害愈大而人愈不敢言卽有不畏强禦之臣出力而排之不過舉其大槩而不能悉其實也莫如訪其貪之最者而懲之彼貪冒無恥止爲室家妻子計耳以今日居官之所得爲後日平居之所樂何憚而不爲之惟行漢世懲貪之法宋人禁錮貪吏之制彼又何利而爲此耶此非過於刻覈也蓋除吏之蠹也去民之害也殺一二人而天下皆生也是天下之至仁也臣故曰仁以擇吏則澄清吏治而可以致

廉潔之風者此也伏讀　制策有曰國用浩繁繫惟正之供是賴乃催科之不善者每昧於撫字茲欲使草野免追呼之苦而度支恒足此以見愛民裕國之宏模也今之賦猶古之賦也今之民猶古之民也何以古則上有餘而下無不足今則上未嘗有餘而民又患不足豈非撫字催科之道得則俱得失則俱失者乎故善催科者必爲民治農桑焉必爲民廣畜牧焉必爲民緩刑罰焉必爲民通有無焉如是而民力裕而上之所求無不應矣不善催科者惟日夜取民之財窮民之力日朘月削寖以大窮將元元安所歸命哉臣嘗觀小民之家其初牛羊果蔬熙熙然若爲子孫百年之計也者一往過焉則爲墟矣再過三過焉則又爲墟矣問之其隣或曰逃亡也或曰賦重而不能守也是非催科之所迫而然耶故撫字之道不可不講也惟　皇上宏豈弟之恩立慈惠之師使天下之爲吏者寓催科於撫字之中則上有倉盈庾億之慶兼撫字於催科之內則下有家給人足之風臣故曰仁以理財則撫循百姓而可以致豐亨之象臻樂利之休者此也然臣反覆思之欲爲　皇上更進一籌而終無易於仁以存心之爲要也書曰皇天無親惟仁實親又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此之謂也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殿試策

儲方慶

臣對臣聞帝王致治也在求言忠臣事君也在直諫二者雖有各盡之道然未有上之求言不切而下克自盡其愚者也何則人君之尊猶天也其威則雷霆也臨之以天之尊震之以雷霆之威天下莫不惴惴焉惟恐一言之不當以自即于罪戾況敢肆胸臆觸忌諱干君上之怒乎故夫天下之事不能言者常少不敢言者常多不敢言之言其言類皆切于國家之利害而每不便于當事之臣往往阻抑之使不得進于人主之前幸而進

于人主之前矣而不敢言之言又多忌諱少順適易至逆人主之耳然其言利于人主耳利于人主之國家耳利于人主之子孫百姓耳非有利于言者也夫以人主之尊撫有天下國家之盛非不尊且貴矣而汲汲于求賢而錄用之者正惟人材之得失國計之盈虛恐其未協于至當而欲聞夫切直不諱之言耳而爲人臣者顧皆有所畏而不敢言則亦何藉于若人而用之乎欽惟　皇帝陛下踐祚以來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郡縣親民之官皆已澄清司農計一歲之出入皆已充足四海之窮民復其業者皆已休息于無事天休至祖業光　陛下恭默無言治己臻于上理矣夫豈有一事之未當一物之未安爲足廑　宸慮而資延訪者雖然天下之患每伏于晏然無事之日方今天下席強大之威守不拔之業東西南朔車書所及罔不率服羣臣百姓相與生息休養坐享夫太平美大之盛近古所未有非有可憂之形與未萌之患也然而比年以來公私凋弊民力困極上懷愛民之心而下不知下負迫蹙之情而上不覺天下至治而若亂四方無事而益貧推厥所由莫知其故此其端必隱于宮府之中故其毒徧流于薄海之內然臣于此猶有不敢盡言者蓋聖人不爲未信之諫今臣草野之臣也冒昧而出之卽刑罰不隨而以不足輕重之言視若罔聞而置之其何益之有然臣區區之心豈以是遂已哉其遠且大者臣不敢盡言也敢因　明問所已及者言之以求無負于陛下而已伏讀　制策有曰國家簡任賢良以共襄治化必如何而後用當其才人稱其職歟臣以爲方今用人無所謂才也地而已矣無所謂人也資序而已矣地之貴者不問其才不才而輒予之官資序之深者不問其何如人而輒任之責　朝廷之于人才亦既忽視之矣有忽視人才之心而一旦責之曰用當才人稱職天下其誰與我　陛下誠有意于得天下之眞才則當論天下之才不當論滿漢之地滿人才不必參之

以漢人也。漢人才不必臨之以滿人也。今自三公九卿爲　陛下之疑丞輔弼者。莫不並列滿漢之名。督撫大臣。則多寄於滿人。而漢人十無二三焉。其意不過謂　國家受命之地。其人皆與國休戚。非若漢人強附以取功名者。故信滿人之心。常勝于信漢人。不知帝王初興。皆有豐沛。一時從龍諸臣。相與戮力以承天命。故其貴顯爲侯王者。亦非異地所能比。至于數傳之後。天下已定。人主擇人而任之。特視其才能何如耳。固不必限于開創數州之地也。　陛下既爲天下主。即當收天下才。供天下用。一有偏重于其間。臣恐漢人有所顧忌而不敢盡忠于　朝廷。滿人又有所憑藉。而無以取信于天下矣。今何不略去滿漢之名。惟擇其才之優者以爲用。則下之人不敢有所挾以覬人主之爵祿。而激厲羣臣之術。未必不由乎此也。至于滿漢之外。復有漢軍一途。其仕之貴顯者。亦列于公孤之選。然位雖尊于天家。而名仍隸于私室。方其得位之時。非不赫然貴矣。一遇其主。則俛首帖耳。執役之不暇。舉人世可卑可賤之事。恒視爲固然。而不敢少有所牴牾。夫以公孤之尊。天子且改容禮之。然猶不免于爲人役。則所以養其廉恥者何在。爲人臣而廉恥之不恤。則立功立名之念。皆不足。入其胷中。惟有貪位固寵。希合上旨。取日夕榮耀而已。安望其爲國任事。卓然不苟耶。　陛下何不斥去此弊。以養臣子之節。其有關國體。非淺鮮也。若夫黜陟之法。固人主所操以進賢退不肖者也。豈徒曰積日累勞已哉。今自六官之長。以至郡縣吏。苟有遷轉。必按其受職之先後以爲次第。前之人未去。而後之人復來。陳陳相因。莫有振起之日。士之出身加民者。自其授職之初。而已知其終身之所至。如是安得有奮發之心。勉強于爲善者。且夫六卿爲百僚之長。其位至崇。故禮樂兵刑。虞帝各因其才命之。至老而不遷。今九卿六部。亦有等級。遞進而屢遷之。往往以一人兼六曹之用。必今之尚書其才加十倍于禹稷而後可。萬一尺有所長。寸有

所短移彼之才以應之此莫保其無蹉跌焉縱使禹稷諸聖人起而事 陛下莫有能以功名終者矣如曰居其名不必責其實其于用當才而人稱職之謂何臣以爲資序之說斷不可施之六卿而郡縣吏亦當有不次之擢以破拘攣之見則鼓舞人材之術在是矣然臣于此猶有所未盡者以今天下不患無才而患求才之太急不患無人而患用人之太廣求人太急用人太廣則入仕之門必多入仕之門多則懷僥倖之心乘間何隙思以攫功名取富貴者攫攫而不知止 陛下既厭之而狹其途矣然士之待命于銓衡者何其多也臣以爲止狹其數耳未狹其途也何謂數三年試于禮部者幾何人三年試于行省者幾何人歲貢于鄉者幾何人國家有大慶賞大臣之子孫應得官者幾何人以貲任者幾何人投誠者幾何人吏胥無過者幾何人此所謂數也何謂途科目一途也貢監一途也任子一途也投誠一途也貲郎一途也吏胥一途也八旗世職一途也此所謂途也今者病選人之多不務狹其途而止狹其數如三年試禮部者向以三百人而今止一百五十人試行省者一百五十人而今或不及百人且或止以半焉 陛下以爲狹其數矣可以疏壅滯之弊矣然自科目而外如任子如投誠如吏胥入貲者非若科目之有定額也則既開其途又不限其數數多而積之于銓衡以定其年限是 陛下不過狹科目一途之數而欲以救十數途之壅滯無惑乎愈疏而愈壅也 陛下求疏而不得疏銓曹患滯而日益滯在下者慮得官之難而奔競之心愈切在上者挾名器之重而嗇吝之意愈形退讓者目爲迂誕廉介者比于無能其弊起于進仕之多端其流極于人心之喪失 陛下思救其弊莫若狹其途狹其途而寬其數可以塞天下之倖心可以疏人材之久滯可以養高蹈之節可以破世祿之私一舉而四善備焉夫何憚而不出此至于用人之途孰得孰失此在 陛下擇耳以臣私計論之莫如

吏胥與科目併言吏胥明習吏事科目學于聖賢二者合于政治得失之本故漢收用吏之效而自唐以來一出于科目今縱不專任科目但當參之以吏胥至于任子用則天下有世官投誠用則天下多盜賊貲郎用則天下少廉士在　陛下毅然去之而已矣伏讀　制策有曰邇來貪風未息誅求下吏以奉上官遂致不肖有司私派橫征民生益困何法而可革其夙弊歟臣以爲　陛下之言及此是天下之福也何也今日之百姓其有不忍言者矣然其望救之心猶未至于盡絕者特曰　陛下未知耳誠知之則必赫然震怒舉天下貪吏盡寘之法以安百姓今而曰民生益困是　陛下知民困矣又曰不肖有司是　陛下知有司不肖矣又曰誅求下吏以奉上官是　陛下并知上官誅求矣知而不爲之所　陛下之民終于無所救有司終于剝民以奉上大吏愈敢恣睢自肆而不復有所顧忌矣雖然　陛下不惟言之且思所以救之則轉禍爲福之機于是乎在顧救之之法必舉法之已行而不效者一切屏去不用更設法以馭羣臣百姓之困庶幾可以少蘇何則方今除貪之法不過督撫舉劾已耳　陛下卽位以來糾貪之章日告懲貪之令日行宜乎天下之有司有所畏而不爲矣乃其貪日益甚者何哉臣以爲止貪之法不可專責之下吏并不可專責之上官蓋下吏之貪或由于上官而上官之誅求亦非無因而致　陛下思革其弊則當究其源源清則流自潔表直則影自正今夫郡縣有一不肖吏則郡縣之民無甯居者矣督撫有一黷貨之人則所屬之郡縣無一休息者矣部院諸大臣不能奉公守法則天下之督撫無一廉者矣勢有相因而弊有必至　陛下何不以待有司之法施之于大臣乎大臣之受罪者不過一人而天下可以知警今舍一人之罪而求之千萬人千萬人之心雖以貪獲罪而其心猶有所不服故僥倖于法所不及者復肆其貪而不知止臣聞法行自近令出惟

行法不加于貴顯而足以禁奸除暴未之有也抑臣更有進者　陛下以法繩羣臣之貪不若使羣臣皆不犯法夫馭臣而至于用法以相御已非情之所堪言者矣臣以爲與其嚴之于事後不若愼之于事先　朝廷命一督遣一撫不當如郡縣吏委之銓衡已也地勢有艱易民情有頑良因地以擇人因人以置長此在陛下斷之于中耳彼其受任之初未嘗有所因緣則可以獨行己志而不忍欺君之念亦激發于特達之知又安有督責下吏以困斯民者乎如是而猶有不肖之人貪于貨財虐侮其民然後舉而寘之于法以戮辱其身家則可以服臣下之心而懲貪之典庶乎其不謬　陛下舉此措之易易也且今督撫之官率皆久任下吏習熟于左右可以測其好惡豫爲之將順間者有巡方以破其局而今又見撤矣臣以爲重權不可假人假之以權而使久于其任又無以制之此甚不可者也權重則易恣久任則易狎無以制之則奸不得上聞三者爲患不可勝窮故前朝以一歲一易之巡方破其久任之弊使下吏不知其所備得以豫謀而又皆新進寒賤之人平時與仕宦少結納者以至輕馭至重爲術至微也今何不復設此官少佐人主耳目所不及乎伏讀制策有曰國用浩繁伊惟正之供是賴乃催科不善者每昧于撫字玆欲草野免追呼之苦而度支恒足其道安在臣以爲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君則在民今欲民有餘而國無不足兩利俱全者勢必至兩害俱發以今之大勢計之追呼苦而度支足者其幸也追呼苦而度支仍不足者其常也追呼不苦而度支常足者必無之事也然臣獨有一久安長治之策天下皆笑以爲迂闊而臣以爲可萬全必效者曰願　陛下絕口不言財利夫不言財利其于恤民誠然矣至于足國之法則將若何臣敢以是進者非故爲是誕謾不稽之說以欺　陛下也蓋以天下之田賦至于不可復加魚鹽鼓鑄之利不可復益關市方物之貢不可復增考核不可

復嚴奏銷侵欺之案不可復見舉凡言財言利之人所以效忠于前者其言已行而其效可覩矣其言已行其效可覩而其法必不可加則莫若反其術而用之夫生財之道聖賢不廢孔子之論治國曰節用而愛人曾子之釋平天下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而朱子釋之曰量入爲出由此一聖二賢之說思之則節儉之外別無生財之法況自秦漢以後天下之利皆歸于上雖管商復出無由效其奇策惟有裁省費用痛抑奢淫可以上佐司農下全民命昔者漢文得此意以致治躬務儉嗇爲天下先至其末年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今　陛下籌國用計民生責正供念追呼當以德爲本以財爲末先之以淡泊參之以節儉專之以務農重粟一意休養元氣愛惜百姓積之數年之後百姓家給人足則國賦可裕民力可紓天下可治　陛下爲天下主何求而不得哉臣不揣疏賤不察事機徒以束髮讀書二十餘載平居所學志在忠直今幸遇　陛下策問若不悉心陳說後日何以事君故臣不避斧鉞之誅祈所言有補于萬一臣草茅新進罔知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擬言風俗書 異之文集　管同

臣聞之天下之風俗代有所敝夏人尚忠其敝爲野殷人尚敬其敝爲鬼周人尚文其敝也文勝而人逐末三代已然況後世乎雖然承其敝而善矯之此三代兩漢俗之所以日美也承其敝而不善矯之此秦人魏晉梁陳俗之所以日頹也而俗美則世治且安俗頹則世危且亂以古言之蓋有歷歷不爽者我　清之興承明之後明之時大臣專權今則閣部督撫率不過奉行　詔命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給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論

列明之時士多講學今則聚徒結社者渺焉無聞明之時士持清議今則一使事科舉而場屋策士之文及時政者皆不錄大抵明之爲俗官橫而士驕　國家知其敝而一切矯之是以百數十年天下紛紛亦多事矣顧其難皆起於田野之奸閭巷之俠而朝宁學校之間安且靜也然臣以爲明俗敝矣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蓄人材今夫鑒前代者鑒其末流而要必觀其初意是故三代聖王相繼其於前世皆有革有因不力舉而盡變之也力舉而盡變之則於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禍何者患常出於所防而敝每生於所矯臣觀　朝廷近年大臣無權而率以畏懦臺諫不爭而習爲緘默門戶之禍不作於時而天下遂不言學問清議之持無聞於下而務科第營貨財節義經綸之事漠然無與於其身蓋自秦人魏晉梁陳諸君皆坐不知矯前敝　國家之於明則鑒其末流而矯之者至矣是以成爲今之風俗也上之所行下所效也時之所尙衆所趨也今民間父子兄弟有不相顧者矣合時牟利者是爲能耳他皆不論也士大夫且然彼小民其無足怪嗟夫風俗之所以關乎治亂者其故何哉臣民之於君非骨肉也其爲情本易渙也風俗正然後倫理明倫理明然後忠義作平居則皆知親其上而不相欺負臨難則皆能死其長而無敢逃避相繫相維是以久而益固今自公卿至庶民所懷如是幸而承平亦既骫法營私無所顧戀矣一旦有事其爲禍安可復言滑縣之寇鼠竊狗盜何足以云哉揭竿一呼從者數萬入京邑戰宮庭而內臣至於從賊非狂寇之智足以大致吾人也吾之人漠然不知有倫理稍誘脅之遂相從而唯恐在後焉耳臣聞之天下之安危繫乎風俗而正風俗者必興教化居今日而言興教化則人以爲迂矣彼以爲教化之興豈旦暮可致者耶而臣謂不然教化之事有實有文用其文則迂而甚難用其實則不迂而易昔者漢承秦敝其爲俗也貪利而冒恥賈誼所云孳孳嗜利同於禽獸者也自高帝孝

文困辱賈人重禁贓吏遂不久而西漢之治成其後中更莽禍其爲俗也又重死而輕節光武乃重敬大臣禮貌高士以萬乘而親爲布衣屈亦遂不久而成爲東漢之治由是言之移風易俗所行不過一二端而其勢遂可以化天下不爲難也今之風俗其敝不可枚舉而蔽以一言則曰好諛而嗜利惟嗜利故自公卿至庶民惟利之趨無所不至唯好諛故下之於上階級一分則奔走趨承有諂媚而無忠愛教者以身訓人之謂也化者以身率人之謂也欲人之不嗜利則莫若閉言利之門欲人之不好諛則莫若開諫爭之路今天下有河工災務國用不足故競言生財夫生財不外乎節用若其他非害政之端即無益之舉耳近者 皇上憂念庶務非食惡衣以儉聞天下然臣意以古較今則猶多可省漢貢禹有言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宜講而行之而杜口不言利事有言利者顯罪一二人示海內夫如是則天下皆知上之不好利往者 皇上新即大位嘗命臣民率得上書矣既而言無可采遂一切罷去夫言無可采其故有二一曰爵之太輕故奇偉非常之士不至一曰禁忌未皆除故言者多瞻顧依違不敢盡其說今日者宜損益前令令言官上書士人對策及官僚之議乎政令者上自 君身下及國制皆直論而無所忌諱愈戇愈直者愈加之榮而阿附逢迎者必加顯戮夫如是則天下皆知上之不好諛夫上不好諛則勁直敢爲之氣作上不嗜利則潔淸自重之風起 天子者公卿之表率也公卿者士民之標式也以 天子而下化公卿以公卿而下化士庶有志之士固奮激而必與無志之徒亦隨時而易於爲善不出數年而天下之風俗不變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士囂囂然爭言改法度夫風俗不變則人才不出雖有法度誰與行也風俗者上之所爲也有其美而不能自持故自古無不衰之國周漢是也有其敝而力能自變則國雖傾覆而可以中興東漢是也今者繼世相承則舉而

變。之事易而功倍矣。此當今之首務也。

皇朝經世文編卷八目錄

治體二 源治下

皇朝經世文編卷八

治體二原治下

雜論史事菰中隨筆

顧炎武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漢未絕則光武中興漢絕則昭烈再世是以功德本乎祖宗滅秦者秦非六國誅莽者莽非漢兵是以推戴繫乎民心才高天下則漢祖唐宗才醜德齊則三國南北是以戡定在乎人事五胡藩鎮積數十年已成之形則河山分裂隋季元終僅十餘年之羣盜則不傳其子是以分合視乎成形世祖自信於會宛之日少康甚淺於牧正之時是以大器觀乎人主

六國首事之時憂在亡秦而已而不知劉項之分爭者五年舂陵起兵之日誅莽而已而不知赤眉王郎劉永張步隗囂公孫述之各據者十二三年初平起義之時討卓而已而不知傕汜二袁呂布之輩相攻二十餘年而卒爲三國晉陽舉事之日患在獨夫而已而不知世充仁杲建德之倫十餘年而始克平之是知相因之勢聖人不能回而已見之形非智士之所患也深思而逆爲之計豈不在乎識微之君子哉

羣盜之興天之所以開眞人也王莽之世劉崇翟義之倫既不能克不生羣盜則海內不亂而眞人亦無所憑以出故新市平林爲光武之先驅及寇剽日久野無所掠人窮反本厭兵愁泣而太平之兆已開於是甲齊熊耳兵散歸田而天下定於一矣故盜賊之生不得不生其散不得不散勢有相因而天心繫焉係今證古則天意若有可知者申生之縊韓原之獲子圉之逃若此者爲文公也衛太子之不得其死孝昭之無嗣昌邑之不君若此者爲中宗也孝成之絕嗣哀平之短折王莽之篡代若此者爲光武也傳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故惠

懷之際國幾亡矣而君子以爲天之啓晉居攝之年漢中絕矣而議者以爲天之祚劉明封疆之律因嚴而待死事之臣太薄且如州縣之吏或蒞任未久或兵力不支與城俱亡雖無益於邊陲之事而其人之責則已塞矣惟督撫大臣不可以此寬其失地之律然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古人亦未之苛也非其人而遣之則罪在中樞當其事而舉之則罪在主者而死事之臣自可錄其節而掩其眚庶乎平明之論與

人富則難使也夫人之輕于生必自輕于貨也始古之士大夫不封殖不厚奉視天下之物無以干其中彼且不知世利之足戀也而後可以決然于一死今且舉天下之士大夫而莫不愛金官日尊而金日益多金多而愛與之終始彼又安肯一旦舍此纍纍者而死也田單天下之奇人也能以二城復興齊國及至封爲安平奉以夜邑娛以淄上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則無死敵之心矣是故人富而重其生絕吭伏劍不出素封千戶之家感慨自裁多在婢妾賤人之輩嗚呼富未必富也生未必生也古之偷生蒙恥幸免而歸爲鄉里所不齒者未若今之甚也非特不齒也破其廬刦其資燔其室而後厭於人心者何哉古不富而今富也富然後樹怨深富然後人思奪之於是靦然面目者不敢見人而藏顏有北之鄉匿影曦光之下嗚呼雖悔之何及哉

古之善治兵者營平久駐湟中月計糧穀茭藁數十萬未見累民古之善理民者乖崖甫至成都即奏罷陜西米數萬未聞餒士古之善養兵者荊州十年之積不煩轉運古之善利民者內史牛車之輸不費追呼

明宣宗時特著三法一久任二不次遷擢三不限流品

萬歷庚戌丙辰用閣臣言館選隔科一舉故二科獨無庶吉士本舊制也至崇禎甲戌丁丑復行之

守令之難有四。坐堂皇。撫一邑。專精課治。何業不就。而時日耗于趨迎。精神殫于餽遺。咨諏羈縻。東西奔馳。其難一。工於彌縫。善事上官者。蹤薦遷。不者輒以他事中之。畏簡書不若其畏上臺。其難二。首尾牽制。文移把持。尺寸以上。不得輕有所舉。長材無以自見。掣肘之患。其難三。官如行馬。僅一過耳。書役爲主人。官者爲客。則其弊不可得知。知不可得竟。其難四。既責其拊循。而以征輸不及額議罰。既戒其貪墨。而以設處不誤公爲程。有以己之不廉。成己之不法。亦有以己之不法。成人之不廉。

萬家之邑。必有士夫數十。諂諛相先。侈靡相耀。子女姻亞。童僕坐較金帛以爲意色。稍不能忍。必且譸張恣睢。而取必於官。

海忠介惟有一袍一僕之風。始能建言世廟。陸文定惟有焚香啜茗之致。始能不謝分宜。

茅屋數椽。穜稑百畝。僅給衣食。如吳介肅之高持。剛介寡與。誓不營私。終身不渝。如何文肅之正大。倘假于人。牝馬亦非己有。如陳茂烈之風紀自持。

卑者積俸以取遷除。巧者闚捷以營津要。

漢之能吏。多出掾史。唐節度所辟書記。亦往往入而爲大官。即明之初。吳訥以醫起中丞。郁新嚴震以人才登八座。楊士奇以白衣薦舉而直綸扉。陶魯以恩蔭而至金吾。黃福以貢士而爲六卿。胡儼以鄉舉而爲司成。況鍾蔚能以吏員而爲郡守。

龔子芻言。謂今江南雖極大之縣。數萬金之富不過二十家。萬金者倍之。數千金者又倍之。數百金以下稍殷實者不下數百家。以戶口數十萬之大縣。而富戶不過千餘。於千家之中。而此數十家者煩苦又獨甚。其爲國

任勞即無事之時宜加愛惜況今多事皆倚辦富民若不養其餘力則富必難保亦至於貧而後已無富民則何以成邑宜予之休息曲加保護毋使奸人蠶食使得以其餘力贍貧民此根本之計又曰一邑之中食利于官者亡慮數千人恃訟煩刑苛則得以嚇射人錢故一役而恆六七人共之若不生事端何以自活宜每役止留一正副供驅使餘並罷遣令自便營業而大要又在省事事省則無所售其嚇射即勒之應役將有不願而逃去者尤安民之急務也

盧九台告人曰不肖十分精神七分調停宰輔臺省一分消耗簿書期會其籌兵設策只二分餘耳若得五分辦賊亦不至任彼猖狂

古之治兵者必治賦古之治民者必籌兵而漢之太守皆自爲將自古守令將帥之不相爲用未有如今日者也

熙豐之法有至今不變者經義也武舉也茶馬也崇觀之法有至今承用者鄧洵武之官階也

孫沔以張禹李林甫斥呂夷簡而夷簡以爲元規藥石之言恨聞此遲十年爾又如文彥博請召還唐介宋時相臣尙有此

巴蜀被文翁之化易議刺爲文章南陽被召父之化易商賈爲本業潁川被黃韓之化轉爭訟爲篤厚

非常之策陳湯不奏於公卿度外之功班超不謀於從事

不備不虞不可以師韓世忠京口之戰只不曾備得無風及火箭二事遂敗於兀朮故用兵者在先識己之瑕而後可以待敵

顧炎武

有天下而欲厚民之生正民之德豈必自損以益人哉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所謂弗損益之者也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詩曰奏格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所謂弗損益之者也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其道在是矣國猶水也民猶魚也幽王之詩曰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五行志以爲魚陰類民之象也逆流而上言民不從君爲逆行也自人君有求多于物之心于是魚亂于下鳥亂于上而人情之所嚮必有起而收之者矣

君子之於小人也有知人則哲之明有去邪勿疑之斷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使憸壬之類皆知上志之不可移豈有不革面而從君者乎所謂有孚于小人者如此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盛世之極而亂萌焉此一陰遇五陽之卦也孔子之門四科十哲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于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盛矣而老莊之書卽出于其時後漢立辟雍養三老臨白虎論五經太學諸生至三萬人而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爲之稱首馬鄭服何之注經術爲之大明而佛道之教卽興于其世（胡三省曰道家雖宗老子而西漢以前未嘗以道士自名至東漢始有張道陵于吉等是道與佛教皆起於東漢之時）是知邪說之作與世升降聖人之所不能除也故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嗚呼豈獨君子小人之辨而已乎

人主坐明堂而臨九牧不但察羣心之向背亦當知四國之忠姦故嘉禾同穎美侯服之宣風底貢厥獒戒明王之愼德所謂敬識百辟享也昔者唐明皇之致理也受張相千秋之鑑聽元生于蔿之歌亦能以謇諤爲珠

璣以仁賢爲器幣及乎王心一蕩佞諛日崇開廣運之漕致江南之貨廣陵銅器京口綾衫錦纜牙檣彌亘數里靚妝鮮服和者百人乃未幾而薊門之亂作矣然則韋堅王鉷之徒剝民以奉其君者皆不役志于享者也易曰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若明皇者豈非享多儀而民曰不享者哉

成王作周官之書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夏商官倍者時代不遠其多寡何若此之懸絕哉且天下之事一職之微至於委吏乘田亦不可闕而謂二帝之世遂能以百官該內外之務吾不敢信也攷之傳注亦第以爲因時制宜而莫詳其實吾以爲唐虞之官不止于百而其咨而命之者二十有二人其餘九官之佐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之倫暨侍御僕從以至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以名達于天子者不過百人而已其他則穆王之命所謂愼簡乃僚而天子不親其黜陟者也故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夏商之世法日詳而人主之職日侵于下其命于天子者多故倍也觀于立政之書內至于亞旅外至于表臣百司而夷微盧烝三亳阪尹之官又虞夏之所未有則可知矣杜氏通典言漢初王侯國百官皆如漢朝惟丞相命于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懲吳楚之亂殺其制度罷御史大夫以下官至于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補歷代因而不革洎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賜其賣官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勅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寖移于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故劉炫對牛宏以爲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此政之所以日繁而沈既濟之議欲令六品以下及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唐書百官志曰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才足矣）後之人見周禮一書設官之多職事之密以爲周之所以致治者如此而不知宅乃事宅乃牧宅乃

準之外文王罔敢知也然則周之制雖詳而意猶不異於唐虞矣求治之君其可以爲天子而預銓曹之事哉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夫使機智日生而姦僞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險膚之族則高后崇降弗祥有譸張爲幻之民則嗣王罔或克壽是故有道之世人醕工龐商樸女童上下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于神明矣然則祈天永命之實必在于觀民而斲雕爲樸其道何由則必以厚生爲本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孔氏曰私人皁隸之屬也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故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周之衰也政以賄成而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左氏襄公十年傳）又其甚也私人之子皆得進而服官而文武周公之法蠹矣候人而赤芾曹是以亡不狩而縣貆魏是以削賤妨貴小加大古人列之六逆又不但仍叔之子譏其年弱尹氏之孋刺其材瑣而已自古國家吏道雜而多端未有不趨于危亂者舉賢材愼名器豈非人主之所宜兢兢自守者乎

彼醉不臧不醉反恥所謂一國皆狂反以不狂者爲狂也以箕子之忠而不敢對紂之失日（韓非子）況中材以下有不尤而效之者乎卿士師師非度此商之所以亡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此楚之所以六千里而爲讎人役也是以聖王重特立之人而遠苟同之士保邦于未危必自此始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釋訓曰夸毗體柔也（後漢書崔駰傳注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也）天下惟體柔之人常足以遺民憂而召天禍夏侯湛有云居位者以善身爲靜以寡交爲愼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抵疑）白居易有云以拱默保位者爲明智以柔順安身者爲賢能以直言危行者爲狂愚以中立守道者爲凝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寖而成俗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且愼默積于中則職事

廢于外強毅果斷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謂幸職而居正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法者不通于事變是以殿最之文雖書而不實黜陟之典雖備而不行（長慶集策）羅點有云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沈則曰有量衆皆默已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已獨淸則曰立異（宋史本傳）觀三子之言其于末俗之弊可謂懇切而詳盡矣至于佞諂日熾剛克消亡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容容之福苟由其道無變其俗必將使一國之人皆化爲巧言令色孔壬而後已然則喪亂之所從生豈不階于夸毗之輩乎（樂天作胡旋女詩曰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圓轉）是以屈原疾楚國之士謂之如脂如韋而孔子亦云吾未見剛者

彊禦多懟卽上章所云彊禦之臣也其心多所懟疾而獨窺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聞外事則假流言以中傷之若二叔之流言以間周公是也夫不根之言何地蔑有以斛律光之舊將而有百升明月之謠以裴度之元勳而有坦腹小兒之誦所謂流言以對者也如此則寇賊生乎內而怨詛興乎下矣卻宛之難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所謂侯作侯祝者也孔氏疏采荅曰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于小人也不可愼哉

小人所腓古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見司馬法）隨車而動如足之腓也（傳曰腓辟也箋曰腓當作芘皆未是）步乘相資短長相衛行止相扶此所以爲節制之師也繻葛之戰鄭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乘彌縫卒不隨車遇闕卽補斯已異矣（古時營陳遇闕處仍以車補周禮車僕掌闕車之萃注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注游車補闕也）大鹵之師魏舒請毁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注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爲伍分爲三伍）爲伍陳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專任步卒以取捷速然亦必山林險阻之地而後可用也步不當騎于是趙武靈王爲變服騎射之令而後世因之所以取勝于敵者益輕益速

而一敗塗地。亦無以自保。然後知車戰之爲謀遠矣。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車戰之時。未有斬首至于累萬者。車戰廢而首功興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于多殺也。殺人之中。又有禮焉。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不亦宜乎。宋沈括對神宗言車戰之利。見于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于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于無事之日耳。

金鐸所以令軍中。木鐸所以令國中。此先王仁義之用也。一器之微。而剛柔別焉。其可以識治民之道也歟。

古之時。庸醫殺人。今之時。庸醫不殺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間。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夫藥有君臣。人有強弱。有君臣則用有多少。有強弱則劑有半倍。多則專。專則效速。倍則厚。厚則其力深。今之用藥者。大抵雜泛而均停。既見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易曰。裕父之蠱。往見吝。奈何獨取夫裕蠱者以爲其人雖死而不出于我之爲。嗚呼。此張禹之所以亡漢。李林甫之所以亡唐也。朱文公與劉子澄書所此四君子湯其意亦略似論

古之爲禮以祭祀燕享。故六牲之掌特重。執豕于牢。稱公劉也。爾牲則具。美宣王也。至于隣國相通。則葛伯不祀。湯使人遺之牛羊。而衛戴公之廬于曹。齊桓歸之牛羊豕雞狗皆三百。其平日國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而用大牲則卜之于神。以求其吉。故左氏載齊國之制。公膳止于雙雞。而詩人言賓客之設。不過兎首炰鼈之類。古人之重六牲也如此。自齊靈公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之。索馬牛皆百匹。而吳人征魯百牢。始於貪求。終于暴殄。於是范蠡用其霸越之餘謀。以畜五牸。而澤中千足彘。得比封君。孳畜之權不在國而在民矣。

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而刑繁矣衆治之而刑措矣古之王者不忍以刑窮天下之民也是故一家之中父兄治之一族之中宗子治之其有不善之萌莫不自化于閨門之內而猶有不率教者然後歸之士師然則人君之所治者約矣然後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愼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夫然刑罰焉得而不中乎是故宗法立而刑清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以輔人君之治罔攸兼于庶獄而民自不犯于有司風俗之醇科條之簡有自來矣詩曰君之宗之吾是以知宗子之次于君道也

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貧有富貧者至於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爲吝嗇之計於是乎有爭心矣夫子有言不患貧而患不均夫惟收族之法行而歲時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財之義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而鄉三物之所興者六行之條曰睦曰婣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矣此所謂均無貧者而財用有不足乎至于葛藟之刺與角弓之賦作九族乃離一方相怨而餠罍交恥泉池並竭然後知先王宗法之立其所以養人之欲而給人之求爲周且豫矣

古人以財爲末故舜命九官未有理財之職周官財賦之事一皆領之于天官冢宰而六卿無專任焉漢之九卿一太常二光祿勳三衛尉四太僕五廷尉六鴻臚七宗正八大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九少府（應劭曰少者小也師古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大農掌財在後少府掌天子之私財又最後唐之九卿一太常二光祿三衛尉四宗正五太僕六大理七鴻臚八司農九太府大略與漢不殊而戶部不過尚書省之屬官故與吏禮兵刑工並列而爲六至于大司徒教民之職宰相實總之也罷宰相廢司徒以六部尚書爲二品非重教化後貨財之義矣

古者君子其國之卿大夫皆曰伯父 鄭厲公謂原繁 叔父 魯隱公謂臧僖伯 曰子大夫曰二三子不獨諸侯然也曲禮言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陪臣某然而天子接之猶稱其字宣公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曰季氏而弗聞乎成公三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曰鞏伯實來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 伯氏謂荀躒 又曰叔氏而忘之乎 注叔籍談字 周德雖衰辭不失舊此其稱字必先王之制也 春秋凡命卿書字皆本于此 周公作立政之書若侯國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並例于王官之後蓋古之人君恭以接下而不敢遺小國之臣故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而成上下之交矣

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槖于囊國所以足食而不待豳土之行也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國所以足兵而不待淮夷之役也苟其事變之來而有所不及備則耰鉏白梃可以爲兵而不可闕食以修兵矣糠覈草根可以爲食而不可棄信以求食矣古之人有至于張空弮羅雀鼠而民無貳志者非上之信有以結其心乎此又權于緩急輕重之間而爲不得已之計也明此義則國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廟至于輿臺牧圉之賤莫不親其上死其長所謂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豈非爲政之要道乎

明主勞于求賢而逸于任人韓非子云王登爲中牟令 呂氏春秋作任登 言中牟士中章胥己襄主曰子見之我將以爲中大夫其相室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君耳而未之目耶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此執要之論也善乎子夏之告樊遲也曰舜有天下選于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爲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 黃氏日鈔讀王制曰必本子上農夫者示祿出于農

等而上之皆以代耕者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于三代之下矣

歷代風俗 日知錄

顧炎武

春秋終於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歲西狩獲麟又十四年爲貞定王元年癸酉之歲魯哀公出奔二年卒於有山氏左傳以是終爲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歲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歲初命齊大夫田和爲諸侯又五十二年顯王三十五年丁亥之歲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爲從長自此之後事乃可得而紀自左傳之終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攷古者爲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史記秦本紀孝公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于逢澤以朝王蓋顯王時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李康運命論云文薄之敝漸於靈景辨詐之僞成於七國馴至西漢此風未改故劉向謂其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弊貪饕險詖不閑義理觀夫史之所錄無非功名勢利之人筆札喉舌之辈而如董生之言正誼明道者不一二見也蓋自春秋之後至東京而其風俗稍復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變齊至魯之功而惜其未純乎道也自斯以降則宋慶歷元祐之間爲優矣嗟乎論世而不攷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余之所以斥周末而進東京亦春秋之意也

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鋪張其滅六王并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風俗在泰山則云男女禮順愼遵職事昭隔內外

靡不清淨在碣石門則云男樂其疇女修其業如此而已惟會稽一刻其辭曰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淸何其繁而不殺也攷之國語自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後惟恐國人之不蕃故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內傳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吳越春秋至謂句踐以寡婦淫泆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當其時蓋欲民之多而不復禁其淫泆傳至六國之末而其風猶在故始皇爲之厲禁而特著於刻石之文以此與滅六王幷天下之事並提而論且不著之於燕齊而獨著之於越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三王也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於秦卽以爲亡國之法亦未之深攷乎

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於天下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尙於東京者故范蔚宗論以爲桓靈之閒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儒林傳論）所以傾而未頹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爲（左雄傳論）可謂知言者矣使後代之主循而弗革卽流風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奬跅弛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汚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與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意皆同）於是權詐迭進姦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

已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求利爲先至正始之際而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風俗又爲之一變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後之人君將樹之風聲納之軌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

光武躬行儉約以化臣下講論經義常至夜分一時功臣如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閨門修整可爲世法貴戚如樊重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以故東漢之世雖人才之倜儻不及西京而士風家法似有過於前代

東京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無守卓死驚歎無識觀其集中濫作碑頌則平日之爲人可知矣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後人爲立佳傳嗟乎士君子處衰季之朝常以負一世之名而轉移天下之風氣者視伯喈之爲人其戒之哉魏明帝殂少帝（史稱齊王）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則太傅司馬懿殺大將軍曹爽而魏之大權移矣三國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於雒下乃其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顚危若路人然卽此諸賢爲之倡也自此以後競相祖述如晉書言王敦見衛玠謂長史謝鯤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於時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宋書言羊元保二子太祖賜名曰咸曰粲謂元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王微與何偃書曰卿少陶元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南齊書言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緖有正始遺風南史言何尙之謂王球正始之風尙在其爲後人企慕如此然而晉書儒林傳序云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清

高此則虛名雖被於時流篤論未忘乎學者是以講明六藝鄭王爲集漢之終演說老莊王何爲開晉之始干寶晉紀論曰風俗淫辟恥尙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辨而賤名儉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以至國亡於上教淪於下羌戎互僭君臣屢易非林下諸賢之咎而誰咎哉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昔者嵇紹之父康被殺於晉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時而山濤薦之入仕紹時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一時傳誦以爲名言而不知其敗義傷教至於率天下而無父者也自正始以來而大義之不明徧於天下如山濤者既爲邪說之魁遂使嵇紹之賢且犯天下之不韙而不顧夫邪正之說不容兩立使謂紹爲忠則必謂王裒爲不忠而後可也何怪其相率臣於劉聰石勒觀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動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餘憾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以示意嚮眞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爲高廉恥相尙盡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嗚呼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爲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爲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剝上九之言碩果也陽窮於上則復生於下矣

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競宋自仁宗在位四十餘年雖所用或非其人而風俗醇厚好尚端方論世之士謂之君子道長及神宗朝荊公秉政驟獎趨媚之徒深鉏異己之輩鄧綰李定舒亶蹇序辰王子韶諸奸一時擢用而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干進之流乘機抵隙馴至紹聖崇甯而黨禍大起國事日非膏肓之疾遂不可治後之人但言其農田水利青苗保甲諸法爲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變士習爲朝廷之害其害於百姓者可以一旦而更而其害於朝廷者歷數十百年滔滔之勢一往而不可反矣李應中謂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此可謂知言者也詩曰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夫使慶曆之士風一變而爲崇甯者豈非荊公教猱之效哉

歷九州之風俗攷前代之史書中國之不如外國者有之矣遼史言契丹部族生生之資仰給畜牧積毛飲湩以爲衣食各安舊風狃習勞事不見紛華異物而遷故家給人足戎備整完卒之虎視四方強朝弱附金史世宗嘗謂宰臣曰朕嘗見女眞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眞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異日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他日與臣下論及古今又曰女眞舊風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耆老接賓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不可忘也乃禁女眞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裝犯者抵罪又曰女眞舊風凡酒食會聚以騎射爲樂今則奕棊雙陸宜悉禁止令習騎射又曰遼不忘舊俗朕以爲是海陵習學漢人風俗是忘本也若依國家舊風四境可以無虞此長久之計也邵氏聞見錄言回紇風俗樸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勁健無敵自有功於唐賜遺豐腆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室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爲之虛耗而其俗亦壞昔者祭公謀父之言犬戎樹惇能帥

舊德而守終純固由余之對穆公言戎翟之俗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其所以有國而長世用此道也及乎薦居日久漸染華風不務詩書唯徵玩好服飾競於無等財賄溢于廪用驕淫矜侈浸以成習於是中行有變俗之譏賈生有五餌之策又其末也則有如張昭遠以皇弟皇子喜俳優飾姬妾而卜沙陀之不永張舜民見太孫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而知契丹之將衰後之君子誠監於斯則知所以勝之之道矣

史記言匈奴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鹽鐵論言匈奴之俗略於文而敏於事宋鄧肅對高宗言外國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繁繁故遲遼史言朝廷之上事簡職專此遼之所以興也又曰皇帝四時巡守宰相已下於中京居守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皇帖權差從行在所取旨出給誥勅文官縣令錄事已下更不奏聞聽中書銓選然則外國之能勝於中國者惟其簡易而已若舍其所長而效人之短吾見其立弊也金史食貨志言金起東海其俗純實可與返古初入中夏民多流亡土多曠閒遺黎惴惴何求不獲於斯時縱不能復井地溝洫之制若用唐之永業口分以制民產倣其租庸調之法以足國計何至百年之內所爲經畫紛紛然與其國相終始邪其弊在於急一時之利踵久壞之法及其中葉鄙遼儉樸襲宋繁縟之文懲宋寬柔加遼操切之政是棄二國之所長而併用其所短也繁縟勝必至於傷財操切勝必至於害民訖金之世國用易匱民心易離豈不繇是與作法不慎厥初變法以救其弊秪益甚焉耳其論金時之弊至爲明切

魏太武始制反逆殺人奸盜之法號令明白政事清簡無繫訊連逮之煩百姓安之宋余靖言燕薊之地陷入契丹且百年而民亡南顧心者以契丹之法簡易鹽麴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是則省刑薄斂之效無所分於中

外矣

清議名教 日知錄

顧炎武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爲之立閭師設鄉校存清議於州里以佐刑罰之窮移之郊遂載在禮經殊厥井疆稱於畢命兩漢以來猶循此制鄉舉里選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君子有懷刑之懼小人存恥格之風教成於下而上不嚴論定於鄉而民不犯降及魏晉而九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遺意未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即廢棄終身同之禁錮（晉書卞壼傳）至宋武帝篡位乃詔有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一皆蕩滌洗除與之更始自後凡遇非常之恩赦文並有此語（齊梁陳詔並云洗除先注當日鄉論清議必有記注之目）小雅廢而中國微風俗衰而叛亂作矣然鄉論之汙至煩詔書爲之洗刷豈非三代之直道尚在於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猶見於變風之日乎予聞在下有鯀所以登庸以比三凶不才所以投畀雖二帝之舉錯亦未嘗不詢于芻蕘然則崇月旦以佐秋官進鄉評以扶國是儻亦四聰之所先而王治之不可闕也

陳壽居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沈滯者累年阮簡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爲他賓設黍臛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溫嶠爲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留之嶠絕裾而去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謝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文行於世坐廢不豫榮伍張率以父憂去職其父侍伎數十人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聘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爲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世論服闋後久之不仕官職之升沈本於鄉評之與奪其猶近古之風乎

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禮部議凡十惡姦盜詐僞干名犯義有傷風俗及犯贓至徒者書其名於申明亭以示懲戒有私毀亭舍塗抹姓名者監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時按視罪如律制可十八年四月辛丑命刑部錄內外諸司官之犯法罪狀明著者書之申明亭此前代鄉議之遺意也後之人視爲具文風紀之官但以刑名爲事而於弼教新民之意若不相關無惑乎江河之日下已

司馬遷作史記貨殖傳謂自廊廟朝廷巖穴之士無不歸於富厚等而下之至於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而仲長敖覈性賦謂倮蟲三百人最爲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唯賴詐僞迭相嚼齧等而下之至於臺隸僮豎唯盜唯竊乃以今觀之則無官不賂遺而人人皆吏士之爲矣無守不盜竊而人人皆僮豎之爲矣自其束髮讀書之時所以勸之者不過所謂千鍾粟黃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懷利以相接遂成風流不可復制後之爲治者宜何術之操曰唯名可以勝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潔者顯榮於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廢錮於家即不無一二矯僞之徒猶愈於肆然而爲利者南史有云漢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蓋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爲利而猶使之以名爲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洿之俗矣

獎廉恥 日知錄

顧炎武

今日所以變化人心蕩滌污俗者莫急於勸學獎廉二事天下之士有能篤信好學至老不倦卓然可當方正有道之舉者官之以翰林國子之秩而聽其出處則人皆知向學而不競於科目矣庶司之官有能潔已愛民以禮告老而家無儋石之儲者賜之以五頃之地以爲子孫世業而除其租賦復其丁徭則人皆知自守而不

貪於貨賂矣豈待菑川再遣方收牧豕之儒（公孫宏）優孟陳言始錄負薪之子（孫叔敖）而扶風之後特賜黃金（尹翁歸）

涿郡之賢常頒羊酒（韓福）遂使名高處士德表具僚當時懷稽古之榮沒世仰遺清之澤不愈於科名爵祿勸人

使之干進而饕利者哉以名爲酤必自此塗始矣

唐書牛僧孺隋僕射奇章公宏之裔幼孤下杜樊鄉有賜田數頃依以爲生則知隋之賜田至唐二百年而猶其子孫守之若金帛之頒廩祿之惠則早已化爲塵土矣明代正統中以武進田賜禮部尚書胡濙其子孫亦至今守之故竊以爲獎廉之典莫善於此者

古人治軍之道未有不本於廉恥者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尉繚子言國必有慈孝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對武王將有三勝一曰禮將二曰力將三曰止欲將故禮者所以班朝治軍而兎罝之武夫皆本於文王后妃之化豈有淫芻蕘竊牛馬而爲暴於百姓者哉

後漢書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大行嗚呼自古以來邊事之敗有不始於貪求者哉杜子美詩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一本作廉恥將詩人之意未必及此然吾觀唐書言王佖爲武靈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每於河壖先貯材木皆爲節帥遣人潛載之委於河流終莫能成蕃人知佖貪而無謀先厚遺之然後并役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至今爲患由佖之黷貨也故貪夫爲帥而邊城晚開得此意

者邪書燕說或可以治國乎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爲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已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源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彫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頃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爲此言尚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閹然媚於世者能無媿哉

尚重厚 日知錄　顧炎武

世道下衰人材不振王伾之吳語鄭綮之歇後薛昭緯之浣溪沙李邦彥之俚語辭曲莫不登諸巖廊用爲輔弼至使在下之人慕其風流以爲通脫而棟折榱崩天下將無所芘矣及乎板蕩之後而念老成播遷之餘而思耆俊庸有及乎有國者登崇重厚之臣抑退輕浮之士此移風易俗之大要也

侯景數梁武帝十失謂皇太子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張說論閻朝德之文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今之詞人率同此病淫辭豔曲傳布國門有如北齊陽俊之所作六言歌辭名

爲陽五件侶寫而寶之在市不絕者誘惑後生傷敗風化宜與非聖之書同類而焚庶可以正人心術四明薛岡謂士大夫子弟不宜使讀世說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推是言之可謂善教矣防其乃逸乃諺之萌而引之有物有恆之域此以正養蒙之道也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鄧颺之行步舒縱坐立傾倚謝靈運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後皆誅死而魏文帝體貌不重風尚通脫是以享國不永後祚短促史皆附之五行志以爲貌之不恭昔子貢於禮容俯仰之間而知兩君之疾與亂夫有所受之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揚子法言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

崇儉約 日知錄

顧炎武

國奢示之以儉君子之行宰相之事也漢汝南許劭爲郡功曹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入郡界乃謝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遂以單車歸家晉蔡充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爲人所憚高平劉整車服奢麗嘗語人曰紗縠吾服其常耳遇子尼在坐而經日不自安北齊李德林父亡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反葬博陵崔諶休假還鄉將赴弔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李僧伽修整篤業不應辟命尚書袁叔德來候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夫惟君子之能以身率物者如此是以居官而化一邦在朝廷而化天下魏武帝時毛玠爲東曹掾典選舉以儉率人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唐大歷末元載伏誅拜楊綰爲相綰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劍南西川節度使甯之弟家富於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即日潛遣毀撤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坐中音樂減散五分之四京兆尹

黎幹每出入騶從百餘亦即日減損惟留十騎而已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氈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此則禁鄰人之泰侈奚必於三年變雒邑之矜誇無煩乎三紀修之身行之家示之鄉黨而已道豈遠乎哉

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故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然而王陽黃金之論時人既怪其奢公孫布被之名直士復譏其詐則所以攷其生平而定其實行者惟觀之於終斯得之矣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五十頃子孫衣食悉仰於家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夫廉不過人臣之一節而左氏稱之爲忠孔明以爲無負者誠以人臣之欺君誤國必自其貪於貨賂也夫居尊席腆潤屋華身亦人之常分爾豈知高后降之弗祥民人生其怨詛其究也乃與國而同敗邪誠知夫大臣家事之豐約關於政化之隆汚則可以審擇相之方而亦得化民之道矣

備忘錄論治

張履祥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以至游民日衆強暴橫行雖有堯舜無以使老有所終壯有所養幼有所長有王者起田制必當變師儒不以孝弟忠信造士而相率爲浮文以壞亂其心術學校必當變取士不以實行而專

以藝文不足以得賢才科舉必當變自一命以下至於雜流俱命自朝廷雖舜禹爲選司無以知人銓法必當變職事相牽制雖有才能不得展舒官制必當變入仕之後無論賢不肖一槩資格序轉賢者雝於上達不肖者優游以取高位資格必當變養兵以病民而兵不足用軍政必當變一州之土物自足以養一州之人民而使西北必仰給于東南賦法必當變士人不知法令他日無以守官掾史世其家得以因緣爲奸當做進士觀政監生歷事之例自京朝以至郡邑使生員貢生主文移獄訟錢穀之事而去其吏員掾史等而下之衙役必當變

后妃駙馬不求名德而必選之微賤之子刑餘寺人得與士大夫抗禮親賢不得並用而藩府官屬必無賢人國學生徒納粟納馬教坊道士典司樂職君臣無坐論之禮殿廷行笞辱之事此皆明代之陋制也

禮制輕而風俗敗矣科目行而人才失矣資格重而官方替矣著述多而學術亂矣不特此也坐論廢而致君難近侍橫而士氣沮官冗祿薄而廉恥喪兵多餉少而精銳減生徒衆教養失而學政弊若乃遊民衆盛水利不講屯軍坐食而土地日荒海內虛耗則又本根之病也

用意刻深之人不可與處漸積既久用心日薄必至害於而家凶于而國

務本節用足國之道不外乎是學者治生亦豈外此乎外此卽商賈之智儒者羞爲挾術雖工人心不順天道不祐殆哉

所重民食喪祭國家植本之治如此國祚安得不長食所以養生喪祭所以送死其效爲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慎終追遠而民德歸厚卿士庶人之家能存此意亦可久長也

司馬溫公議改科舉法。范忠宣曰。朝廷欲求衆人之長。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莅衆之義。不若清心以俟衆論。可者從之。不可者更俟衆賢議之。忠宣此言。深得君相之道矣。亦不止君相爲然。凡居上以蒞衆者。非用此道無以集衆思廣。

三代之祭。皆以夙興有事。夏后氏祭其闇。爲最早。殷人祭其陽。爲日出以後。稍晏。周人以朝及闇。爲日初出而未明之時。在夏殷之間。舊以闇爲日將落。以陽爲日中。以朝及闇爲自朝至暮。皆非。蓋日中日暮。俱非正道。而自朝逮暮。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志。不能不倦怠也。

書言天工人代。故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臣曰帝臣。賢才之生。天意所屬。故曰簡在帝心。尊居人上。而使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甚者與羣小比一時。君子則摧折禁制之。使不得達。其逆天理至矣。天命安得不亟去之。所以自古應天之實。修省爲先。進賢退不肖次之。問民疾苦修政易令又次之

朝廷言路開。豈無不善之言。雜然而進。然而忠言得至於耳。凡夫政事之闕失。四方之變故。天下之賢才。官方之臧否。皆得聞知。所以治安而國家可保也。若言路閉塞。小人害國之言。固不得入。然而忠言不至于耳。細大之務。咸罔聞知。所以亂作而至于危亡也。

井田封建。固能使物物各得其所。然行之實難。故曰堯舜猶病也。聖人治天下。只通功易事。使有菽粟如水火。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有恆產有恆心。不至于放僻邪侈。陷于刑罪而已。若大勢所不能。亦不强也。

官多則人才不足。必濫取以備員。祿薄則難以養廉。必詭利以欺人。朝廷與士人兩失之道也。

皇朝經世文編卷九目錄

治體三 政本上

治體三政本上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履卦說　　錢大昕

履象上天下澤。天極其尊。澤較地而逾卑。上下各安其位。而無覬覦之心。此守成極盛之象也。五居尊位。四陽輔之。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具大有爲之資。無自暇逸之志。宜乎利有攸往矣。而夬履之厲。聖人惕然戒之。何哉。陽健於上。陰說乎下。有將順而無匡救。孔子所謂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若是者雖正亦危。況未必皆正乎。兌之義主乎說。以一陰加二陽之上。二陽不能說其君。而六三一陰獨專之。上下相說。說且不解。上不知其眇且跛也。而委以視履之柄。下亦忘其眇且跛也。而矜其視履之能。力小任重。窮大失居。非干覆餗之刑。即致負乘之寇。不特自詒伊慼。抑且禍及國家矣。故於彖有咥人之戒。而於六三著咥人之凶。

抑尊　　唐甄

聖人定尊卑之分。將使順而率之。非使亢而遠之。爲上易驕。爲下易諛。君日益尊。臣日益卑。是以人君之賤視其臣民。如犬馬蟲螘之不類於我。賢人退。治道遠矣。太山之高。非金玉丹青也。皆土也。江海之大。非甘露醴泉也。皆水也。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是以堯舜之爲君。茅茨不翦。飯以土簋。飲以土杯。雖貴爲天子。制御海內。其甘菲食。暖麤衣。就好辟惡。無異於野處也。無不與民同情也。善治必達情。達情必近人。陳五色於室中。滅燭而觀之。則不見。奏五音於堂下。掩耳而聽之。則不聞。人君高居而不近人。既已瞽於官。聾於民矣。雖進之以堯舜之道。其如耳目之不辨何哉。人君之於父母。異宮而處。朝見有時。則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人君之

於子孫異宮而處朝見有時則曰天子之慈與庶人異人君之於妻異宮而處進御有時則曰天子之匹與庶人異骨肉之間驕亢釁成是以養隆而孝衰教疏而恩薄讒人間之廢嗣廢后易於反掌不和於家亂之本也親雖至暱亦有難諫友雖至私亦有難語師雖善誘亦有難教而況君乎人君之尊如在天上與帝同體公卿大臣罕得進見變色失容不敢仰視跪拜應對不得比於嚴家之僕隸於斯之時雖有善鳴者不得聞於九天雖有善燭者不得照於九淵臣日益疏智日益蔽伊尹傅說不能誨龍逄比干不能諫而國亡矣蜀人之事神必馮巫謂巫爲端公禳則爲福詛則爲殃人不知神所視聽惟端公之畏而不惜貨財以奉之若然者神不接於人人不接於神故端公得容其奸人君之尊其猶土神乎權臣嬖侍其猶端公乎無聞無見大權下移誅及伯彝賞及盜跖海內怨叛寇及寢門宴然不知豈人之能蔽其耳目哉勢尊自蔽也直言者國之良藥也直言之臣國之良醫也除膚瘍不除癥結者其人必死稱君聖謫百官過者其國必亡所貴乎直臣者其上攻君之過其次攻宮闈之過其下焉者攻帝族攻后族攻寵貴是瘍醫也君何賴乎有此直臣臣何貴乎有此直名是故國有直臣百官有司莫不畏之畏之自天子始昔者明顯帝食庖人進鱉顯帝食而甘之舍箸而問曰吾聞劉光緒禁鱓鱉之屬安所得此鱉也左右對曰取之遠郊顯帝曰自今勿復進此恐犯御史禁也以萬乘之尊下畏御史可以爲帝王師矣位在十人之上者必處十人之下位在百人之上者必處百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處天下之下古之賢君不必大臣匹夫匹婦皆不敢陵不必師傅郎官博士皆可受教不必聖賢閭里父兄皆可訪治尊賢之朝雖有佞人化爲直臣雖有奸人化爲良臣何賢才之不盡何治道之不聞是故殿陛九仞非尊也四譯來朝非榮也海唯能下故川澤之水歸之人君唯能下故天下之善歸之是乃所以爲尊也

納諫　　　　熊伯龍

立國者不可以瑱也諫官國之威神也凡天下大姦大害之所伏其始也以諫官折之而有餘其後也以君相制之而不足故諫官有彈壓而後朝廷有綱紀而後天下有風俗人君有正一官而百官莫不正者其惟臺諫哉我　皇上宵衣旰食勵精唯勤凡內而宮庭外而臨御其所以昭德塞違者悉飭不惜餘力而天下亦未嘗有大姦隱害之不可詰也宜若無需于犯顏敢諫者雖然賈山之至言陳于露臺惜費之主魏徵之十漸陳于道不拾遺之世其時皆英主也治朝也而兩臣至秦之隋之豈其迂戇而過計乎蓋天下政事之修救唯可望之治朝唯可望之英主彼蔽明而覿禍者奚用以說爲矣然則君之畜犯顏敢諫者誠莫此時若也然而致此則又有道矣蘇軾曰人主能聽言而不能使其臣之必言不可謂眞能聽言之主人臣能進言而不能使君之必聽其言不可謂眞能進言之臣言乎上與下之相感以誠也以愚論之臣之進言其遇主誠有命殊不可强所可自主者聽言者耳楚莊王出而謀其臣其臣不逮退有憂色唐太宗神采英毅羣臣對之多畏沮者每遇言官必霽色以待之夫不得其言則爲憂得其言則爲霽二君之性情過于韶鐸矣此申臣之所以賀而貞觀之治之所以成也此其道人主莫不知而卒不爲者則以顧忌之心中之耳夫人非堯舜豈必每事盡善漢高非創業之君哉以酈生之言而刻印以張良之言而銷印一銷一刻有同兒戲而後世稱之者不足累高帝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也後之人君問宏農則喜問南陽則怒問府中則喜問宮中則怒內外彼此之形膠結而不可解雖百汲黯其能爭之乎則請進一箴曰夫如荼之悶腸者不少也石戛戛其性可以攻玉顧　皇上察邇言則又進一箴曰康莊之仁我也是不如太行願　皇上明詔臣工朕不似漢文帝命釋之卑

之勿甚高論也則又進一箴曰夜行者前其手然而橋足也開明于東不主寶而萬卷皆燭顧 皇上窮理以知人知人以知言而四聰廓如也

勤政殿說

徐乾學

臣伏讀月令明堂十二室天子以時適居所以法天之行順時之紀勤民事而出治道非獨侈隆其制已也葢古者皇居取象辰極義取自强不息之意焉 今皇帝景昊天之成命法 祖宗之恭儉凡一切宮室制度自非國本所關政事所出無替于前無侈于後玆勤政殿在西苑以歲之夏日聽政於其中每旦接對羣臣批覽章奏少暇則紬繹經典繙閱圖史臣昔起家侍從待罪公卿之後常因奏事殿中得奉清燕流覽寓目殿不甚閎敞視正殿絕差前爲長廊中闢層軒體製朴略羣臣仰頌 聖德以爲唐堯土堦大禹卑宮殆無以過臣深惟天行無息之義以爲人主惟能勤而後能儉勤則清明之氣勝物莫投其所好故不與儉期而儉至不勤則晏逸之志勝物得進焉之主故不與奢期而奢至由此觀之相因之理必至之幾也臣竊覩 皇上深宮問夜未明求衣至于日晏不遑上自宮府下逮黎庶外及山陬海澨日入月出之所惟恐一事之未理一物之未安卽位二十五年兢業常如一日間者鯨鯢蕩定兵革偃息海宇乂安民生樂業羣工體宵旰之勤詞人進太平之頌頤怡神暇景閒日 視朝 皇帝赫然震動竦然吁咈益勵憂勞無敢怠惰功業已盛而常懼其荒民庶已安而獨居其瘁是以侈心遏絕儉德益光漢臣有言古之王者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竊觀詩書所載雅異于此周公進陳無逸文王日昃終身未聞其以逸樂繼也然則虞始之道方自今日載筆之臣豈能紀其萬一昔華林有清暑之賦驪山著九成之碑並鋪張巨麗有乖典則臣躬逃 聖德上

竊大易自强之義遠覽尚書無逸之訓推陳堯禹不與之衷發明文王小心之德雖未能編之詩書亦庶幾垂示來者謹拜手而爲之說

鼻息說　　馮　景

天子元首也二三執政股肱也諫官王之喉舌也此見於詩書傳記天下之公言也庶人鼻也其歌謠詛祝謗議猶鼻孔之息也此景一夫之私言亦天下之通義也人莫不曰一身之中首爲元股肱次之喉舌又次之至於鼻具體而已其爲息也微而吾曰不然息最重有息而後有鼻有鼻而後有口有口而後有喉舌有元首有股肱盍九竅百骸四體之衰彊存亡懸於鼻息矣其微也乃其所以成鉅也哉身常存而精力彊健者氣爲之噓吸吐納也口可以終日閉而鼻息不可一刻絕今使緘其人之口而又塞其鼻之息外不得呼而內不得吸則其死也不旋踵夫然後知口可以終日閉者以鼻息爲之通也古之聖帝明王知之其取於臣也略而取於民也詳諍臣七人耳時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而師箴而瞍賦而矇誦而百工執藝事以諫而庶人謗而士傳言而官司相規徇木鐸於塗採臚言於市登其歌謠審其詛祝察其謗議於以明四目達四聰而股肱良元首康也鼻息之重何如如曰吾有口鼻可塞視其喉舌雖具而若無口既旦旦鉗結莫得開說以爲常而鼻息又塞則周身之氣堙閉而不通氣不通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眩亂以致疾而危其身故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則與吾說有合也

漢詔多懼詞　　趙　翼

文帝詔曰朕以不敏不明而久臨天下朕甚自愧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元帝詔曰元元大困盜賊並興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虧咎至於此朕甚自恥爲民父母若是之薄謂百姓何又詔曰朕淹于王道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政令多違民心未得東漢明帝詔曰朕承大運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難懼有廢失若涉冰淵而無舟楫實賴有德左右小子又詔曰比者水旱不時邊人食寡政失于上人受其咎章帝即位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戰慄不敢荒甯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章不中可不憂歟岐山得銅器詔曰今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斯器曷爲來哉和帝詔曰朕奉承鴻烈陰陽不和水旱違度而未獲忠言至謀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歎所思孔疚又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雪今春無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安帝詔曰朕以不德不能興和降善災異蜂起寇賊縱橫百姓匱乏疲于徵發朕以不明統理失中亦未獲忠良以毗闕政順帝詔曰朕涉道日寡政失厥中陰陽氣隔寇盜肆暴憂瘁永歎疢如疾首以上諸詔雖皆出自繼體守文之君不能有高武英氣然皆小心謹畏故多蒙業而安兩漢之衰但有庸主而無暴君亦家風使然也

漢儒言災異

趙翼

上古之時人之視天甚近迨人事繁與情僞日起遂與天日遠一日此亦勢之無可如何也即以六經而論易最先出所言皆天道尙書次之洪範一篇備言五福六極之徵其他詔誥亦無不以惠迪從逆爲吉凶至詩禮樂盛于商周則已多詳於人事而天人相應之理略焉如正月繁霜諸作不一二見也惟春秋記人事兼記天

變。蓋猶是三代以來記載之古法。非孔子所創也。戰國紛爭。詐力相尙。至於暴秦。天理幾於滅絕。漢興。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數其禍福。傳以洪範。五行志序而後天之與人。又漸覺親切。觀五行志所載天象。每一變必驗一事。推既往以占將來。雖其中不免附會。然亦非盡空言也。昌邑王爲帝無道。數出微行。夏侯勝諫曰。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時霍光方與張安世謀廢立。疑安世漏言。安世實未言乃召問勝。勝對洪範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謀上者。光安世大驚。宣帝將祠昭帝廟。旄頭劍落泥中。刃向乘輿。帝令梁邱賀筮之。云有兵謀不吉。上乃還。果有任宣子章匿廟間。欲俟上至爲逆。事發伏誅。京房以易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每先上疏。言其將然。近者或數月。遠或一歲無不屢中。翼奉以成帝獨親異姓之臣。爲陰氣太甚。極陰生陽。恐反有火災。未幾孝武園白鶴館火。是漢儒之言天者。實有驗于人。故諸上疏者。皆言之深切著明。無復忌諱。翼奉謂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變見於星氣。猶人之五藏六體。藏病則氣色發于面。體病則欠伸動于貌也。李尋謂日失其度。晻昧無光。陰雲邪氣在日出時者。爲牽於女謁。日出後者。爲近臣亂政。日中者。爲大臣欺誣。日入時者。爲妻妾役使所營也。孔光謂皇之不極則咎徵薦臻。其傳曰。有日月亂行。諸變異也。而尤言之最切者。莫如董仲舒。謂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欲止其亂也。谷永亦言災異者。天所以儆人君過失。猶父之明誡。改則禍消。不改則咎罰。是皆援天道以証人事。若有秒忽不爽者。而其時人君亦多遇災而懼。如成帝以災異用翟方進言。遂出寵臣張放於外。賜蕭望之爵。登用周堪爲諫大夫。又因何武言擢用辛慶忌。哀帝亦因災異用鮑宣言。召用彭宣孔光何武。而罷孫寵息夫躬等。其視天猶有影響相應之理。故應之以實不以文。降及後世。

機智競興權術是尚一若天下事皆可以人力致而天無權即有志圖治者亦徒詳其法制禁令爲人事之防而無復有求端於天之意故自漢以後無復援災異以規時政者間或日食求言亦祇奉行故事而人情意見但覺天自天人自人空虛寥廓與人無涉抑思孔子修春秋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二彗星見三夜恆星不見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以及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鸜鵒來巢晝暝晦大雨雹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八月殺菽之類大書特書不一書如果與人無涉則聖人亦何事多費此筆墨哉

漢文帝論

方苞

三王以降論君德者必首漢文非其治功有不可及也自魏晉及五季雖亂臣盜賊閹姦天位皆泰然自任而不疑故用天下以恣睢而無所畏忌文帝則幽隱之中常若不足以當此而懼於不終此即大禹一夫勝予成湯慄慄危懼之心也世徒見其奉身之儉接下之恭臨民之簡以爲黃老之學則然不知正自視缺然之心之所發耳然文帝用此治術亦安於淺近苟可以爲而止其聞張季之論猶曰卑之毋高蓋謂與先王之道以明民非已所能任也孔子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書曰周公師保萬民若文帝者能保之而不能師也夫是乃雜於黃老之病矣夫

唐元宗焚珠玉服玩論

程嗣立

唐元宗承貞觀之治懲亡隋之失開元二年六月敕出珠玉錦繡服玩於正殿前焚之觀其設施雖大有爲之君何以過之乃未幾縱房幃之私卒致天寶之亂或者曰珠玉錦繡不服玩足矣奚焚爲元宗矯情飾貌邀譽一時故不能持久以迄于敗其不足有爲已具見於此何待出延秋而幸西蜀也噫是何言歟當開元之末也

其時朝無骨鯁之臣內有褒妲之寵精明之氣消於房闥敬畏之心侈於貢諛假使天寶而後姚宋猶存玉環當不入宮祿山當不得方鎮抑或姚宋死而林甫國忠不相繼爲相其禍亦不至若此烈誠以輔弼得人尙能制其欲而節其情也是故聖人立教治情爲先情欲之動如火之於物觸之而然卽不可撲滅夫以武王之聖西旅厎貢厥獒而召公陳戒不遺餘力蓋慮開嗜好之端而援之之力將不能勝也漢高祖居山東貪酒好色及入關財貨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而范增懼矣秦欲滅西戎饋戎王女樂戎王愛而受之而由余遂行則此服玩嗜好之端卒關政治得失興衰治亂之本可不愼哉方元宗之焚珠玉錦繡也一時英銳之氣奮發有爲是以開元之治方諸貞觀論者顧乃以訾之其亦苛矣

封駮

顧炎武

人主之所患莫大乎唯言而莫予違齊景公燕賞於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此畜君之詩所爲作也漢哀帝封董賢而丞相王嘉封還詔書鍾離意爲尙書僕射數封還詔書自是封駮之事多見於史而未以爲專職也唐制凡詔勅皆經門下省事有不便得以封還而給事中有駮正違失之掌著於六典如袁高崔植韋宏景狄兼謩鄭肅韓佽韋溫鄭公輿之輩並以封還勅書垂名史傳亦有召對慰諭如德宗之於許孟容中使嘉勞如憲宗之於薛存誠者而元和中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勅有不可者卽於黃紙後批之吏請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也何名批勅宣宗以右金吾大將軍李燧爲嶺南節度使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倣封還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別召中使使優人追之節及燧門而返入臣執法之正人主聽言之明可以並見五代廢弛宋太宗淳化四年六月戊寅始復給事中封

駁而司馬池猶謂門下雖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以下非所以防過舉也明代雖罷門下省長官而獨存六科給事中以掌封駁之任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給事中駁正到部謂之科參六部之官無敢抗科參而自行者故給事中之品卑而權特重萬歷之時九重淵默泰昌以後國論紛紜而維持禁止往往賴科參之力今人所不知矣元城語錄曰王安石薦李定時陳襄彈之未行已擢監察御史裏行宋次道封還詞頭辭職罷之次直呂大臨再封還之最後付蘇子容又封還之更奏復下至於七八子容與大臨俱落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祖宗德澤百餘年養成風俗與齊太史見殺三人而執筆如初者何異

三習一弊疏 乾隆元年

左都御史孫嘉淦

臣一介庸愚學識淺陋荷蒙風紀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慮仰贊高深於萬一而數月以來捧讀
上諭仁心仁政愷切周詳凡臣民之心所欲而口不敢言者皆已行之矣事無可言所欲言者　皇上之心
而已我　皇上之心仁孝誠敬加以明恕豈復尚有可議而臣猶欲有言者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
而有所慮焉故過計而預防之也今夫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坤陰極盛而陽生乾陽極盛而陰始事當
極盛之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而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返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
慎戒也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原非
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
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蹌諂脅顧盼而皆然免冠叩
首應聲而即是在臣工以為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

憚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士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愼辦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已而不見其所過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發槩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主臨政願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爲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於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即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貌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豈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爲之弊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 皇上聖明首出無微不照登庸者碩賢才彙升豈惟並無此弊亦並未有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既成則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

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大過且有小過可知也聖人在下過在一身聖人在上過在一世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也文王之民無凍餒而猶視以爲如傷惟文王知其傷也文王之易貫天人而猶望道而未見惟文王知其未見也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知之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欲望人之繩愆

糾謬而及於所不知難已故望　皇上之聖心自懍之也危微之辨精而後知執中難允懷保之願宏而後知民隱難周謹幾存誠返之己而眞知其不足老安少懷驗之世而實見其未能夫而後欲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間夫而後知諫諍切磋者愛我良深而諛悅爲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耳目之習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態一見而若浼取舍之極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說無緣以相投夫而後治臻於郅隆化成於久道也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歛心爲愼愼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稍慰夫賢良輔弼海宇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寬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轉則嗜好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是豈可不愼戒而預防之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滿與驕泰者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一心之敬肆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　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於此矣語曰狂夫之言而聖人擇焉臣幸生　聖世昌言不諱故敢竭其狂瞽伏惟　皇上包容而垂察焉則天下幸甚

益崇聖德疏乾隆七年　　御史柴潮生

竊惟君咨臣儆治世之休風益謙虧盈檢身之至理臣伏讀本年三月內　上諭有云爾九卿中能責難於

君者何人。陳善閉邪者何事。此誠唐虞之一堂交儆。而我　皇上虛懷若谷從諫弗咈之盛心也。不獨九列大臣面承　訓諭者悚仄不安。凡屬臣工。稍有心知血氣者。靡不感愧思奮。以圖仰贊　高深。臣伏念堯有水患湯有旱憂。自古帝王之世。難免災祲。論者以爲氣數適然。臣愚以爲正天之保佑申命。而俾之愈勤其懋修也。故舜言洚水儆予。湯以六事自責。其德益純。其操益密。而有感斯應。捷若影響。今歲入春以來。近京地方雨澤未經霑足。　宵旰焦勞。無時或釋。惟是天時之雨暘。難以淺見窺測。而人事之修省。不妨過爲責難。然。修省於事爲者。一動一言。純雜易見。修省于隱微者。不聞不見。朕兆難窺。蓋君心爲萬化之源。普天率土。百司萬姓。皆於此託命焉。　皇上出治臨民。固無一不準乎天理。合乎人情。治臻美備矣。而小臣私意管窺。以爲萬幾餘暇。豈無陶情適興之時。但恐一念偶動。其端甚微。而自便自恕之機。或乘于不及覺。遂致潛滋暗長。而莫可遏。則俄傾間之出入。即爲　皇功疏密所關。雖　深宮之糾虔。自必備極縝密。萬非微臣所能參度。而報效無由。寸心激切。不得不鰓鰓過慮。伏乞　皇上於百爾臣工所不及見。左右近習所不及窺之地。朝夕愈加敕毖。致審于惟幾惟康。而力求乎制心制事。則　聖德益隆。　聖心益溥。豈特隨時修省。僅致感召之休徵已哉。

請繕進經史以資聖治疏 乾隆二年

給事中　畢誼

臣猥以空疏。備員給諫。　聖明在上。圖治方殷。臣日夜思竭駑鈍。以仰答　聖主求言之誠。下盡人臣補袞之義。而學識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其薄物細故。則又不敢苟爲摭拾煩瀆　宸衷。謹就心得之愚。一效芻蕘之獻。竊惟聖王之治。皆本於心。而聖王之心。必求諸道。道本無窮。是惟充之以學問。則日進。學亦無

窮惟持之以不息則日純三代之治媲美唐虞賢聖之君靡不由學蓋治得其本故化極其神而事本至庸則人每易忽是以秦漢而降世變風移儒者則區文章經濟爲兩途人主則視天德王道爲二事但務求治而不言向學不知詣未深乎原本則政多苟且以自安志不期於化神則功以小成而自足治不古若職此之由伏惟 皇上萬幾在御非若靑宮無事之年卷帙至繁豈有秘殿紬書之暇竊思一日之間延接臣下之時多晤對聖賢之時少兵刑錢穀所以紛 睿慮者多往行前言所以益聖心者少則功憂間續卽治恐純疵且夫社稷民人何者非學而聖德大業咸備於書若欲希美於聖神固必借資于典籍卽思收效於廣聽亦當參考於成編臣愚欲乞 特勅史臣取經史諸書及古來奏議不論卷帙亦毋拘忌諱日派二人繕寫數幅依時進呈伏乞 聽政之餘必賜披覽率以爲常更不間斷昔千秋金鑑唐臣以之稱觴陸贄奏疏宋臣以之進御凡皆欲弼成君德是以借助前言然足備乙夜之覽觀難免深宮之作輟如臣所論每日奏進不異披覽章疏無記誦之迹案牘之煩然而是非得失之林治亂興亡之故苟一經乎 御目必有動乎 聖心日就月將固必見日起有功之象卽習見舊聞亦足收溫故知新之盛以臣愚陋退食之餘偶一展卷猶必有所感觸況 皇上秉上聖之資懋日新之學則所以發聖性之高明致治功於堯舜者理有可必效亦不遲也

請開言路疏 康熙三十六年　　御史　胡德邁

奏爲請寬言路之處分併 賜召對諸臣以收聽言之實效事竊惟 朝廷愼選台垣以資諫諍原欲其啓迪 皇躬匡弼國政也恭讀 太宗文皇帝諭諫官朕躬如有不德卽行規諫如實允行如虛亦不加爾罪并不令爾等質對 世祖章皇帝令言官各據見聞極言無隱所言果是卽與 採用若未當不

必加罪。煌煌　祖訓。已垂法萬世矣。近來吏風逾壞。寵賂日章。　聖心業已洞曉。諸臣豈皆聾瞶。總以賚緣行賄。事最曖昧。明知而無確據。不敢妄瀆。且與受同罪。定以發覺者爲虛誣。公然行私。實無可如何。皆因臣等不肯顧忌畏縮。不能冒例糾劾。緘默之愆。抑又何辭。茲當　聖主省已求言之日。亦諸臣實心悔過之時。合無寬其處分之定例。俾得率臆直陳。發姦剔弊。其有骨鯁無私者。褒勵一二。過于戇直者。亦曲示優容。兩班諸臣日侍　御前。秉公挾私。何難立辨。惟在　皇上平素留心黜陟。時自有甄別。臣聞古帝有詔鐸之求。漢世設極諫之科。求之如此其切。尚有不肯盡言者。豈拘以處分之例。猶望其直言無隱乎。至各衙門三品以上官。或卽係科道內陞。或歷事中外最久。此皆諳練之員。豈無識見。但定例開載。非係言官條陳者降調等語。因而忠君愛國之念。不勝其愛功名之念者有之。凡遇災異修省。便許直言。事過卽止。夫有聞必告。臣誼當然。豈得分災異與平時爲二致乎。合無以後但聽一例條陳。則言路愈寬。而人心愈奮矣。若夫治道之大。貴通上下之情。我　皇上憂勤崈政。每日令部院各衙門堂官及科道等官。以次近前奏事。原于宵衣旰食之中。寓鑑別人材之法也。但進趨唯諾。不過片時一二語。卽章疏御覽。亦或不能盡悉隱情。竊觀歷來督撫提鎮諸臣。皆得　特諭陛見。面諳方略。口陳利弊。豈在京近臣。獨不可瞻對　天顏。謹抒胸臆乎。伏乞　皇上于萬幾之暇。不拘在京衙門大小官員。　聖衷所稍知者。皆得不時　召對。詢以政事闕失。民情疾苦。并命各舉所知。以備擢用。夫獨聽則私。合聽則公。進見人少。則被召者或得挾偏私之見。以干冒　宸聽。惟　聖聰既廣。自可折衷至當。而人亦難逃　洞鑒之中矣。語云。芻蕘之言。聖人擇焉。況此皆股肱耳目之臣。甯無一得自獻乎。大凡條奏。或有虛實可否。至于口陳。必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是則諸臣才具之短長。心術

之邪正品行之優劣皆爲 皇上淵衷所默識會推簡用之際可以立斷無疑不但通達下情而且洞知舉朝之賢否矣至于容貌辭氣人各不同 天威咫尺或恐有畏憚忌諱而不敢言者惟望假以 霽顏誘之納誨以壯敢言之氣是又在 如天之涵覆非微臣所敢知也更有請者明良交儆乃盛世吁咈之風近諸臣章疏每多浮泛譽詞是不以堯舜期望吾 君雖白簡時陳夫亦何益今後嚴切 皇躬一遵祖制許令規諫其頌美浮詞相應飭禁臣言官也惟知以言效忱而管見有限伏願我 皇上集思廣益兼聽並收則忠告日聞太平可立致矣

請召對羣臣疏 順治六年

給事中 魏裔介

竊觀今天下時事亦孔亟矣民不聊生亦日甚矣山左之萑苻遍野畿輔因以燎原江右之叛將甫擒雲中忽而豕突又若巴蜀遊魂湖湘遺孽何在非勞 聖主宵旰者臣以爲此皆不足慮也所慮者上下之情未通滿漢之氣中格或闒茸以保富貴或鉗結以惜功名綱紀日弛法度日壞貪官惡吏轉相吞噬鴟張以鳴得意惟我 皇上獨立於上日夜焦心勞思不得與天下生民共享一日太平之樂也臣實憂之昨者撤賣參之役正朱羅江之罪 傳諭滿漢官員同寅協恭勿得彼此偏向遠近懽呼茲又特奉 上傳痛念生民之不得已博求除弊興利長策自非 天縱如神烏能洞見萬里如此臣雖至愚結草有心不忍不言而負陛下也竊以爲督撫鎮按不得其人有司朘削民難自存蠲免稅賦有名無實此皆驅民爲盜之由我皇上亦既知之稔矣即謂此數者不足盡天下之務然更絃易轍盡反其平日所爲固足以致太平而無難要此數事非精思熟慮未有能得其要領者昔唐太宗勵精圖治開館閣引用房杜等一十八人更日直宿暇則

從容燕見講求治道或至夜分然後就寢是以當時君臣便殿問答如家人父子相見于一堂之間君頗聞而臣無不言臣盡言而君無不納所以貞觀之治至今膾炙人口也臣敢請　皇上朝罷之時或　御乾清門或　御便殿大霽　天威特召滿漢大臣俯賜　清問凡政治之得失生民之疾苦官評之淑慝以及某省尚可支持某省災荒特甚盜賊如何可清貪風如何可息部院督撫如何可以得人河工重運如何可以不誤令各條答事宜必言救時切務在諸臣留心　國家利弊生民休戚豈無補救一時之術與久安長治之道借箸前籌者乎至部院諸臣各有攸司于啓奏之時　皇上亦當召問果能諳練政務通達民隱者方為不負職掌如此則足以明目達聰而民間利病無不周知矣

懇勤召對疏 順治二年

御史 趙開心

從來治天下者將欲求君民一體必先由君臣一體乃疏通一體之脈則莫如言路此不徒在章奏也古來明目達聰敷求讜言必朝夕接見諫臣盈庭天子咨詢百官獻納而後下無不達之隱君無不善之施我　朝御極以來用賢納諫言路亦既廣矣前偶以事歸六部內外頓成隔絕乃不久旋復舊制誠　聖明舉動大快輿情但立政之始凡一事之得失一言之通塞關天下萬世之利害其中大綱大法固須講求即細節隱情尤須洞晰惟是有奏疏不能盡陳而封章不敢頻瀆者伏祈　皇上開懷延納時　垂清問不拘　朝見燕見不分滿洲漢官不拘內院及九卿科道時假　召對霽以溫文一切用人行政與民間利病所關許各官隨事條議一臣言之羣臣商之　皇上聽之或可或否或行或止斟酌立斷仍命史臣立書記注如唐太宗召宰相入內平章國計史官隨入預聞政事元仁宗曰言事者當直至扆前如是則人情以此而上達恩澤以

此而下施所補救者非一人一事所勵精者非一朝一夕也抑臣更有請者科道職在陳言輔臣悉心襄贊崇卑雖殊而致 主之心則一臣考前代凡入內閣預機務者點檢題奏擬議批答隨時啓沃因事納忠是進言初不專在言官也今閣臣學士等官俱改兼殿閣諸銜體制既備職務宜修伏乞 皇上查復舊制令內閣諸臣贊理機務之餘每遇事關重大隨宜具疏敷陳可否取自 上裁則臣不虛責上下交而治乃可圖矣

請復封駮舊制疏 順治十七年

御史季振宜

奏爲垣臣職掌宜明封駮舊制當復以收直言之實效我 皇上一日萬幾夙興夜寐甯有過舉獨是事故多端有可以行之今日不可以行之將來有可以行之一隅而不可以行之天下者倘以依違待政事已行之後始紛紛條奏請收回成命則 朝廷有反汗之嫌部臣已執奉 旨爲定例矣明知其不可緘口腹非不忠莫大焉臣請 勅下科臣凡值發抄之日務詳加磨核少有可議即奏請改票縱其議有不當再經 皇上推敲裁奪是誠已治而求其益治已精而求其益精矣至于 上傳密本近來有不由科臣而竟發各部者夫六部六科之設相爲表裏原有深意科臣既任耳目之官欲以不見不聞責其揣摩于冥漠之途抑亦難矣況 上傳密本每經一年半載而後知之及知之矣復以爲 上傳密本拘忌展轉遲之又久補救雖工行如流水嗟何及矣臣子挾姦懷詐徇情市恩往往在閒暇從容之時若夫封駮倘中原無成見朝發科抄夕上封事鑽營固有所不逮變態亦何能猝成是封駮之制復而 皇上永無過舉各部盡洗前非矣

請詔令宜信疏 康熙十二年　　御史 魏雙鳳

臣聞人君所以鼓動天下者在乎詔令而詔令之敷布于天下者尤貴遵行苟發之不妄而持之必行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則敷天之下莫不竦聽而悅服書曰令出惟行傳曰令重則君尊故詔令不可不信也臣閱邸報見今日已經奉　旨定例之事奉行不力者有之臣以為當慎持于未發之前不宜輕格於既發之後否則詔甫下而不遵令未及而輒變不特各官陽奉陰違有負職掌揆之　國體　王章誠未見其可也如徵收雜項錢糧銀七分錢三分之例奉有　旨矣今直省州縣存留收放未嘗力行也如每錢十文作銀一分之例奉有　旨矣現在戶部每發錢一千作銀一兩而市肆貿易每錢一千竟作八錢一二分不等也如不許行使舊錢之例奉有　旨矣今各直省貿易舊錢開雜如故也夫舊錢攙和則制錢壅塞制錢價賤則錢法不通豈非奉行之不力乎如禁濫留衙役之例奉有　旨矣今各直省大小衙門衙役蜂擁或改換名色或幾人朋充未嘗遵定額也如禁聚會燒香之例奉有　旨矣今直省各處鳴鑼張幟斂錢號佛未止也如禁服飾奢侈之例奉有　旨矣今街衢微賤雲綺奢華自若也如擅用非刑之例無辜斃獄之例擅索夫馬之例俱奉有　旨矣今職官故犯列之彈章者比比也凡此之類難以枚舉皆因內外臣工積玩成風全不實心擔當實力遵守是以　皇上有不忍人之心無人代為宣播百姓何由而得知　皇上有不忍人之政無人代為奉行百姓無從而得所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煌煌　天語炳若日星而官不遵令民不守法何以示信于天下伏乞　嚴勅內外部院督撫大小諸臣嗣後洗心滌慮精白承休凡一切奉　旨定例之事有益于民生有利于風俗者實心舉行一體恪遵內而五城外而有司如奉行不力

當郎題參弊在必剔勿計考成姦在必釐勿畏強禦事當爲卽爲之勿事苟且以塞責事當言卽告之勿存避諱以誤公則法令永遵而人心大定天下共仰 皇上之明且斷矣

請因變修省疏 順治十四年

左都御史魏裔介

臣聞之天道與人事非有二理也感應之際甚微而休咎之徵不爽故天心仁愛人主必屢出災異以警之人君敬謹天戒則亟修仁政以回之茲者自春至夏雨澤未降重煩 宸慮俾羣臣齋心祈禱又閱邸報見陝西巡撫題報異常火災三月之內連焚二堡臣思火災皆係旱徵復察禮部移文內稱欽天監具題推算本年五月初一日癸卯朔日食五月十四日夜十五日丁巳望月食臣備位台端覽之不勝悚懼謹按經傳月食者日光遇望遙奪月光是爲陽勝陰日食者日月同會月掩日精是陽不勝陰也今五月朔日食在易卦爲姤陰微而卽抗陽其變非細于五月望復月食爲日月交食況月食至旣亢屬災變此在漢唐宋令主尚能遇災恐懼因事禳救況我 朝尙德緩刑無事無念不敬天勤民修省之實可弗講乎昔漢文帝癸亥日食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今 皇上虛懷求言言路未嘗壅閉但累年以來豈無敢言之士緣事降斥沈滯下僚屢逢 恩詔未見湔洗所宜 勅下該衙門速爲察奏取自 上裁以開言路者也昔漢明帝十月日食詔以輕用民力繕修宮宇自戒今 皇上孝思不匱創建內殿以修祀事其工難緩至此外土木之工不論大小請 勅諭所司一切報罷予以省財足用專意養兵恤民昔漢光武七年三月晦日食大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國無善政讁見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今官司貪墨立法不赦功令森嚴人知懲懼然自古相傳律有枉法似宜稍加分別若錢糧考成參罰太急降調日多循吏不免似

宜　勅下吏戶二部採取眾議最從寬減地方守令果係賢能如因錢糧鐫論仍聽撫按保留務從民望昔漢明帝十三年十月日食詔刺史太守詳刑理冤存恤鰥寡今恤刑巳畢又屢經援赦豈尙有刑之未詳冤之未理所慮有司奉行不實蠹役上下其手況皇華之使道遙驛路隨意稽遲今宜請　勅下該部各將應赦事宜馬上飛傳各直省督撫按速爲清理仍將開釋過冤滯姓名件數復報部院以憑稽察若夫鰥寡孤獨王政所先裁減議及所省甚微五品以下俸祿更薄似宜一併照舊支給昔漢章帝永平十一月晦日食于是避正殿寢兵詔有司各上封事今連年征戍寇盜未靖將欲進取必須足餉然天行亢旱飢饉可虞　廟堂勝算宜令南方專意招撫固防險隘旗下戍兵減其二三省數千里往來之勞節數百萬供應之費俟歲稔財豐方可決意大舉以上各款臣不敢爲無稽之說考諸往古驗之當今俯竭愚忱仰瀆　睿聽伏冀　皇上深思遠慮圖之于未變之前修德恤刑持之于既變之後念海宇之初平則以寬大爲務恐驕盈之易至則以節儉爲先民力將竭用一緩二撫字宜圖疆場靡甯招攜懷遠文德是尙仍　嚴勅內外大小臣工改過洗心勉盡厥職以國爲家視民若子勿徒襲自劾之虛文勿止修救護之故事庶可以消彌災沴雨暘時若而三光亦爲之改色矣

亢旱應　詔言事疏　　儲麐趾

臣以庸愚忝居言路自分區區涓埃報效無過於言又當　皇上貶損威嚴下剴切求言之詔於此時也而終緘默不言揆諸分誼臣心實有難安臣聞天道若持衡然故雨暘燠寒無時不得其平而氣化偶偏必於亢陽伏陰示其象然往來推行久而必復其常者天道之無私也君道法天亦若持衡然故喜怒刑賞無事不得

其平。而意見偶偏。必於用人行政露其機。然斟酌損益。終必歸於大中至正。者君德之極盛也。漢臣董仲舒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天人相應。捷於桴鼓。春秋所以詳書災異也。皇上至聖極明。一切措置施爲。雖堯舜無以加之。豈有纖芥之事。足以召祲致災者。但愚臣蠡測管窺。以爲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過。自古人主患不斷。惟皇上患斷之太速。即如今之擢一官。黜一差。要皆外庭所莫測者。在滿臣未必盡然。而於漢臣特加意行之。務令出人意表。爲擬議所不及。此則皇上意見之稍偏。而愚臣所謂聖明英斷之太過者也。史臣之贊堯曰。迺聖迺神。宋儒朱子曰。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夫所貴乎不測者。錯綜參伍。與時偕行。而非於彼於此。不可思議之謂也。此雖不足上累聖德萬分之一。然臣尤願皇上開誠布公。太和翔洽。要使天下服皇上用人之至當。而不必徒使天下驚皇上用人之甚奇。若云防微杜漸。不得不爾。則國法具在。試問諸臣行事之邪正。又誰能欺皇上之洞鑒者。抑臣又聞之。唐臣韓愈曰。獨陽爲旱。獨陰爲水。君陽臣陰。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今皇上宵衣旰食。焦勞於法宮之中。而王公大臣。拱手備位。曾不聞出一謀獻一畫。上贊主德。輔宣聖化。是君勞於上。臣逸於下。天道下濟。而地道不能上行。其於致旱之理。或宜然。臣區區之忱。願皇上虛中無我。一切用人行政。不改鑑空衡平之體。又於一二純誠憂國之大臣。時賜召對。清晏之餘。資其輔益。必能時雨時風。銷殄旱災矣。臣冒瀆天威。仰答明詔。不勝戰栗待罪之至。

因災變請止巡行疏　康熙十八年　　蔣伊

爲聖心惕厲方殷。皇躬起居宜慎。謬竭愚忱。仰希嘉納事。臣惟自古地震之變。史策常有。然京師根

本重地而震驚如此則斷非細故八月初三日夜半流星犯斗人心惶懼訛言繁興兼之穀價日增竊盜閒作星變於上民困於下臣鰓鰓過計深切隱憂伏念敬天之實敬身與敬百姓而已蓋 皇上一身 天地所福饗臣民所待命四海八方所仰瞻不可不愼也邇年以來臣每閱邸抄見時屆秋冬 皇上間有境外之巡行雖觀風問俗下悉民瘼原非比於遊畋然當地震之變臣愚以爲此後 乘輿必不宜遠出方今時事多艱萃工曠職將士久露於邊外而兵氣未銷災荒疊見於四方而民生日瘁 皇上宜日御便殿咨諏治道俾內外大小臣工如何永絕苞苴如何更張琴瑟用兵之地如何令其早奏膚功被災之民如何令其咸登衽席若復涉歷郊原萬一獸驚馬逸非所以節勞而愼動也 皇上憂勤惕厲並未有巡行之意而犬馬愚忠不得不豫爲陳請昔漢光武帝西巡郭憲當車而諫曰方隅初定車駕未可遠行明宣宗好微行楊士奇諫曰陛下奈何輕出萬一變起倉猝何以備之臣不敢妄希古人而竊懷報 國迂疎寡識然愛 君之念實出一片樸誠伏冀 睿鑒涵宥事關 聖躬起居不敢不密疏縷陳

議封禪巡狩疏康熙二十三年

任辰旦

頃者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封禪巡狩二事一併具奏此我 皇上睿知文明好問好察愼重大典之盛心也臣仰荷 特恩捐糜難報雖自揣原無知識而此心不敢隱藏竊以爲封禪之說惟秦始皇漢武帝宋眞宗諸君行之固猥陋無足道矣若夫巡狩則顯載舜典王制諸書及考之堯湯文武其事未嘗概見亦祗有虞以攝位舉行與夏后氏塗山之會史冊紀焉蓋古者行封建之法天子自治其畿內千里而畿外亦皆諸侯分治之慮不無議禮制度陰相紊瀆者故覲后之日即取其律度權量正朔服色與夫戶版之興衰民情

之向背而正之別之同之協之以審其畫一與否此巡狩所以不得不行者時與勢也今天下一家車書一統
皆畏懷遐路梯山航海莫不修我職貢又三年大計民生吏治時時周知並無有指臂扞格煩我綜核者況我
皇上功德巍煥聲教四訖普天率土人人奉一　聖天子以爲治是省方固與神禹齊蹤即垂拱亦仍
大舜並美揆於三五靡不合轍亦無關於巡狩之行不行也且典禮重大久廢之後實同創始簡略則難於觀
瞻備美則繁於費用皆不可不熟籌而遠計也竊見我　皇上至聖配天允恭克讓卽東蕩西滌大告武成
開闢以來莫此爲盛然且不受　尊號謙而益光諒此一事自有　宸斷調劑古今與世咸宜垂爲令典
特臣以區區之誠思備　採擇伏祈　睿鑒施行

請止北巡疏

熊賜履

臣聞古之人主出入必謹起居必愼黴無名之動誡非事之遊故設衞而後出幄張幄而後登輿遮迾而後轉
轂靜室而後息駕誠恐以一時輕忽之行致貽意外莫測之悔不得不如是之愼且重焉若夫盤遊田獵尤從
古聖帝明王之所深誡載在史冊班班可考也伏覩前月駐蹕南苑旬餘始回茲道路傳云　車駕將幸關外
恭惟　皇上一身上則　宗廟社稷所倚賴下則中外臣民所瞻仰前有　祖宗創垂之艱後有
子孫久遠之計一舉一動當何如其愼重而乃忽有邊疆千里之役此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可也諺曰家
累千金坐不垂堂況萬乘之主乎昔周穆致祈招之箴漢武來逆旅之辱卽前代英武之主具有明鑒前事之
不忘後事之師也況乎冒霜霧蒙塵埃跨塹陵險射猛逐逸萬一鳥飛兎起猝犯淸塵不無可慮舍九重萬乘
之安而出萬有一危之途以爲娛此則臣之所大懼也且目今水旱頻仍流亡遍野而乘輿一出扈從千官多

乘輿爲供億匪易是亦不可不爲之念也伏乞　皇上俯采芻言即收回成命以馳騁郊原之功裁決幾務以校獵苑囿之日講究道理明堂清廟之中廣廈細旃之上丞弼廣颺於前師儒拜稽於後優游泮渙喜起一堂以視櫛風沐雨驟馳銜橜疲精勞力於寒烟沙漠之間其愉快果奚勝也如不得已而從事講武則請如古蒐苗獮狩之禮按期舉行非時不出仍祈倣起居注例遴方正儒臣二員朝夕簪筆左右　皇上一言一動皆書之簡冊宣付史館以垂永久則出入起居罔有弗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其以成就君德裨益萬幾休息民力所關非淺鮮也臣一念樸誠愛　君有素昧死敷奏干瀆　宸嚴無任戰兢隕越之至

請行實政疏嘉慶六年　御史茅豫

奏爲　釋服屆期敬陳下悃事欽惟我　皇上親政以來敬以　飭躬誠以御下臣管窺蠡測不能上擬　高深竊以爲主敬則有常至誠則無息自古治功之極盛皆由初政之不移臣謹就三年中　皇上已行之實政約舉數大端而久道化成即在是矣從來君以知人爲明臣以盡職爲良君知人則下情上達臣盡職則百廢具舉　皇上親政以來整飭官常振興臣節彰癉悉符輿論陟黜一秉至公是以三年中大法小廉各勤職守而揣摩趨附一變爲砥節勵公吏治蒸蒸日上臣愚以爲用人之道逾時覺其難惟濬哲之原常裕于任使之先則雖情僞百出而清明在躬自可收兼聽並觀之益此慎簡賢僚伏願　皇上永念于釋服以後者也人主賞罰並用使罰不及惡何以戢姦暴而安善良自承辦之員加等問擬而刻覈浸成爲風氣

皇上親政以來飭法務在準情科罪悉依本律法無可貸未嘗稍事姑容罪有可矜必使量從末減是以三年中吏守規條案無枉縱治獄固極爲明允矣臣愚以爲立法之初皆原于厚而奉行之久每致于嚴惟好

生之德常深于弼教之中則雖獄訟繁興而持衡益謹自有以握潛移默化之權此欽恤庶獄伏願 皇上時廑于釋服以後者也至于世風之奢儉每隨君德爲轉移各省呈進方物原爲日用所需從古皆然行之無弊自臣下好言進奉往往踵事增華而民力始疲于下矣 皇上儉樸性成親政之初卽嚴禁辦貢違者照例治罪誠不欲以無益害有益也是以三年來封疆大吏不致藉端派累其餘逢迎餽送各陋規均已一律革除風氣之澹厚實未有過于此時者也臣愚以爲人情由奢入儉難由儉入奢易伏願 皇上釋服後黜華崇實杜漸防微庶人心益安古處而風俗長此敦龐矣 國家財賦所入費有常經軍興至今支用浩繁現屆大功將次告竣自應寬籌善後 皇上以君民爲一體親政之初惟期藏富于民不欲操之自上故諸臣調劑有意近加賦事涉病民者必深拒勿納而且酌裁官欠核減稅銀查辦漕糧增修河務蠲緩以蘇歛收之困賑濟以恤一隅之災不惜 內帑之頻頒惟恐一夫之失所是以三年來民安畎畝戶有蓋藏百姓之樂業實未有過于此時者臣愚以爲臣下之言利既明禁于籌款之時 聖主之惠民益有加于蕆功而後伏願 皇上釋服後仍當以撙節愛養爲良圖損上益下爲盛業則民力舒而國用愈足國本固而貽澤孔長矣凡此實政之在民業于三年中次第施行者也臣伏願我 皇上聖德日新勵精于已治已安之後 愼修思永勤求夫可久可大之謨處之以恆而被于物者治行之以漸而入于人者深常存初政之 淵衷卽是萬年之景祜矣

御製遇變罪己詔恭跋 嘉慶十九年 桂芳

癸酉九月之望有賊七十餘人闌入禁門倡爲逆者畿南姦民林清捕得之並寘於法 上以爲此非常鉅

變前史所未有。聖躬夤惕。思致變之由。亟 飭綱紀。申 誥誡。凡所以 宵旰殷憂者。既旃於事功。亦宣諸 謨訓。洵乎 至誠動物。血氣之倫。罔不感奮。又況臣日侍 禁近。親承 明諭者乎。一日侍郎趙秉沖。 召見出。傳 旨內廷諸臣。凡兩月餘。先後 發下 御製文七篇。其各書以進。臣誠惶誠恐。既齋沐以書。而輒舉弇陋之識。綴言於末。伏惟 皇上御極以來。承 列聖深仁厚澤。無日不以愛民為政。四海之內。莫不聞覩。今茲事變。豈不怪異。而臣竊以謂此誠不足為 聖德之疚者。昔孔子論仁。至於濟眾。論敬。至於安百姓。而皆曰堯舜其猶病諸。豈真以堯舜之聖為未至哉。夫天下之大。萬民之眾。而決其無一夫之梗於化。蓋自古以為難。然而揆之人事。實則有所未盡者。夫林清先以習教被繫。既釋歸。轉益煽亂。數年之間。往來糾結於曹衛齊魯之間。其黨至數千人。內而閹寺職官。有與其謀者。而未事之先。曾無一人抉發。是吏無政也。藏利刃。懷白幟。度越門闕。飲於都市。無訶而知者。是邏者門者無禁也。禁兵千計。賊不及百。闖門而擊之。俄頃可盡。乃兩日一夜。始悉擒戮。是軍無律也。夫吏惰卒驕。文武並弛。而法制禁令為虛器。則事之可憂。豈獨在賊。我 皇上觀微知著。洞悉天下之故。 詔曰。方今大弊。在因循怠玩。至哉言乎。臣敬繹之。蓋因循怠玩。亦有其本。無才與識。則有因循而已矣。無志與氣。則有怠玩而已矣。是故得人而任之。則因循怠玩之習。不患其不除。儻非其人。微獨不能除其習而已。就令除之。不因循而為煩苛。不怠玩而為躁競。其無裨於治則均耳。而豈 聖人諄諄示戒之旨哉。

御製盡心竭力仰報天恩諭恭跋 嘉慶十九年

桂芳

天篤生 聖人以 君天下。予以億萬赤子。使嫗煦而覆育之。其克受 付畀。 天亦遂嚮之而降

之福祥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蓋天之愛民甚矣天之數不可得而測而天之心固可得而知天心維何一仁而已矣我 大清受 命代有 聖德無不以愛民爲本 皇上親政之歲日月合璧五星聯珠蓋 天所繫屬是以十有餘年之間川陝楚邪孽以次削平濱海數省洋盜息跡號令萬里之外藩部親附四夷響風不其盛歟辛未八月彗星見於析木之次犯紫垣者數夕纔乃移於天河以沒以今驗之禁門之變滑臺之亂 天已示之象矣而伊瑪圖之 回蹕趣以山潦故林清愿作 車駕已及近郊九月十五日夕巨霆一震凶渠喪魄亦惟 皇上至仁合於 天心故 天之佑相至於如此然而猶有犯上作亂之民致煩 睿慮者蓋仁心與仁政有端有委官吏不職不能宣 上意此由政之未孚非行仁之遂有不效也夫重典之說見於周禮先儒有以爲周秦間晚出之書非周公所手定者有以此語爲劉歆所竄入以佐莽者皆不可知而要非古聖人之法也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曾子語士師亦以道失民散宜於哀矜蓋姬周之興數百年至于春秋禍變已極誠可爲亂國而孔曾之言如此則重典之無時而可用亦審矣夫五刑之用期於當罪故曰 天討若故峻其法而使民莫之犯究之此枉而彼縱是法已不平而何姦之能格故重典之用非特不可亦實無益耳大哉洋洋乎 聖人之情見乎辭雖遇至變不改至常其所以答 天者亦始終一仁而已矣

桂芳

御製致變之源說恭跋嘉慶十九年

昔帝堯命舜之辭僅數言耳而兢兢於四海困窮蓋聖人憂民之大誠莫有過於此者 皇上以一亂民之故推而及於民窮官困而思亟變之天下幸甚臣惟財貨之在天下此朒則彼贏必有所專聚而後衆匱此其

恆也則嘗以是考之　國家損上益下大府無溢羨之藏而如往代之權臣外戚強藩宦官傾天下之財[illegible]之者又皆蔑有則財貨之散于下宜莫如今日而官與民皆若有不足之患者此何以故蓋天下物之輕重權於幣幣重則有餘幣輕則不足自有明至於我　朝皆以銀與錢二品爲幣相權而行凡下之所輸上之所予粟不及十之一餘皆銀也然則上與下所謂有餘不足者皆幣爲之而已矣臣伏觀康熙雍正以及乾隆之初民間百物之估按之於今大率一益而三是今之幣輕已甚矣而官之俸兵之餉所得者幣耳民間如富商巨賈皆操幣以逐利者也紳士吏胥僧道役夫奴僕皆以幣爲衣食者也惟百工與農需幣者少而亦不能以闕幣輕則用繁天下無三倍於昔之幣而有三倍於昔之用官吏庶民俱汲汲以患不足者直是故耳而取民之制如賦稅之入不能以其幣輕而益之至於　國家歲下雖循常則而有司竭蹶則必他有侵冒以爲取償而如河工料價軍需口糧之屬已多溢於例矣然則幣輕而不足於用其病于　國又必然之勢也夫幣者上之所制以馭天下之富然而其輕其重常轉移於下而上不能與之爭蓋古有以幣輕而更之者龜貝鹿皮大錢五十當百之屬是也古有以幣不足於用而益之者鈔是也然而數更幣則民不信不信則不行驟益幣則百物騰貴而幣愈不重然則欲其幣重而足於用是當求諸民矣蓋民多務本則幣日重民多逐末則幣日輕此自然之勢也夫粟菽布帛者齊民衣食之所資也民貧而至於凍餒皆貧於粟菽布帛而不貧於他然而賤粟菽而貴珍錯賤布帛而貴文繡於是百人致之以給一人之食百人作之以供一人之衣而此百人者卽其舍本而逐末者也故奢儉者貧富之大源也誠使工無作淫巧商無致罕異驅遊惰之民而返之南畝令粟菽布帛之積所在充牣如是久之則百物之估當無不平者而幣重矣歷觀前史當一代盛時其幣必重繼乃日

患其輕則盈虛消息之理可見於此矣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以天下運會之所趨而還淳返樸與民更始非夫　聖人之時而奚恃乎

御製原教恭跋嘉慶十九年　　桂芳

古之教者明於人倫而已人之有倫貴賤所同故士大夫之與小民無異教也然而士大夫之於教必其知之無不明而後行之無不當若小民者導其所當爲禁其所不當爲而已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士大夫者小民之標準也彼其於教必先躬行而實踐之而後可以教於民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然則教之不能驟責諸民也審矣昔韓愈之闢異端其言曰甚矣人之好怪也歐陽修則曰甚矣人之好善也臣竊以修之說爲近似蓋人之惑於邪教者大率以爲此善事也彼蓋習聞夫因果利益之說蔽錮於胷中不知其何者之爲善而惟福之求而邪教者乘其惑而誘之則翕然從之矣夫小民希福亦其嗜利之常耳然而因貪而憒因憒而妄羣妄人相聚而處於是有巨姦者煽而脅之則不幸而陷於大惡矣方今邪教所在多有大率皆起於前明之世其黨多者千計少亦百計誅之不勝其誅屏之遠方不勝其屏　明詔許其自悔誠至仁之德也臣愚以爲邪教所聚必有其魁誅之屏之惟魁之除則其黨亦必知所悔而自返是故自悔者悟而悔者也治而使之悔者畏而悔者也既悔矣則邪教者齊民也亦姑置之再聚則再求其魁而治之如是而已王制曰執左道者殺蓋左道之作衆必惑之誅其執左道者衆乃解矣此法之善也昔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而不及其徒亦治左道之法乎若夫修明教化使天下曉然於邪正之分眞僞之辨出其至性至情以實而致諸倫常之地使衆知倫外無教則邪教熄矣此尤善之善也

皇朝經世文編

十四

二

皇朝經世文編卷十目錄

治體四 政本下

進書劄子　夏之蓉
進呈經史二篇　陶正靖
進講經義摺子　彭啟豐

治體二政本下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進呈圖繪疏康熙十八年　　蔣伊

爲民生當恤士氣當伸謹就耳目見聞繪成十二圖恭呈　御覽事臣惟聖王之治天下也雖當已安已治之時必存猶溺猶饑之念誠欲周知萬方之疾苦而軫其艱難也臣三年於外凡有見聞登之圖繪計十二帙第一爲雛民妻女圖第二爲刑獄圖第三爲寒窗讀書圖圖中情事各爲一本第四爲春耕夏耘圖第五爲催科圖第六爲鬻兒圖現在催徵不得錢糧已蒙　皇上蕩蕩洪恩仰見　聖天子恫瘝至意固已洞悉民瘼矣第七爲水災圖第八爲旱災圖備荒積穀業經諸臣會議雖有芻蕘末議臣亦不敢復贅第九爲觀榜圖第十爲廢書圖第十一爲暴關圖第十二爲疲驛圖學校則以取數太隘而貧士有改業之嗟關課則以蠹弊叢興而商人有裹足之歎以致衝邑之轉輸疲驛之煩苦此皆久在　皇上離照中方今軍需正殷臣一時未敢連章累牘冒瀆　宸嚴也伏念　皇上愛民如子求賢若渴鑑臣迂疎　俯賜觀覽則四方顛連瑣尾之狀燊燊乎如在目也呻吟愾歎之聲殷殷乎如在耳也我　皇上一舉念閔而斯民日被堯舜之澤矣

進講經義摺子　　楊椿

益稷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

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臣案有虞氏之世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可謂盛矣宜其恭己無爲坐饗昇平之治而作歌之日猶君臣責難祇畏天命有如此蓋君者天之宗子大臣者宗子之家相也明王奉若天道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故其位爲天位職爲天職功爲天功敍典秩禮命德討罪無一不本於天自昔聖君賢相當太平極盛之會尤莫不天命爲兢兢在易豐之彖曰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朱子謂豐大也以明而動故能成盛大之勢然至於過盛則又有憂道焉聖人以徒憂無益故謹之於未然也繫辭傳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夫制治保邦之道存乎事行事之要本乎心心之敬肆則又在責難之言君有以儆惕乎臣臣有以啓沃乎君也前代有爲之主始以德義爲心惟恐人之不言每曲導之使言繼則聞人之言悅之而已不必其盡從也久則恐人之言言之而不必受受之而亦有難色又其甚者或引之於當道輒自以爲己知或格其心之非輒自以爲無失自以爲已知自以爲無失是自以爲賢矣自以爲賢其下因莫不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以唐太宗之英明於魏徵尚有不平之語而欲其臣之無隱袞職之無闕豈易得哉今觀於舜惟幾惟康惟動丕應徯志豈尚有時幾之未敕百工惟時撫於五辰庶績其凝豈尚有未與之事未慎之憲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豈尚有未省之成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豈尚有叢脞之患惰與隳之憂而舜以之責難於臣皋陶以之責難於君舜於皋陶之責難從而拜之即從而俞之蓋聖人之於臣惟願其弼直不願其面從於進言者惟論其理之是非不計其辭之工拙鑒其心之誠摯不復問其事之有無皋陶平日之告舜曰無教逸欲有邦益曰儆戒無虞無怠無荒夫舜豈教逸欲

而好怠荒者哉而諸臣言之而不以爲迂帝舜受之而不以爲非古大臣之愛其君與君之自愛其愼微防患保泰持盈之至意不得不如此也有虞氏之治所以弗可及而君道臣道爲千古人倫之至者在是也

進呈經義

趙申喬

詩小雅鹿鳴首章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臣案鹿鳴序以爲燕群臣嘉賓之詩夫群臣而以爲嘉賓其情洽矣進而詠鼓瑟詠吹笙則所以和其聲者至矣更進而詠承筐是將則所以勸之飲食而致其禮義之殷勤者無不用其極矣遂乃質言之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諄諄乎若惟恐其吝此周行而不以遽示者於此見聖人好問之殷取善之切其舍己從人之意何其懇以摯也夫士人自束髮讀書以來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斯亦聞之熟矣豈其策名委贄而敢忘諸必俟夫吾君之如是其委曲以重之乃始出其中所素藏以與吾君權施報哉然而聖人必以爲不如是而不得者何也蓋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分極而不以情通之則隔禮勝而不以樂和之則離彼夫希榮荷祿者無論矣卽夫稍知大義矢諸夙夜非不懷入告之誠及乎質對大廷而其分嚴而其禮敬往往多所畏懼卒懷疑而不敢前史稱唐太宗神彩英毅群臣進見者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顏色冀聞規諫夫太宗之納諫宜無不昭然共白於臣庶而猶必假奏事者以顏色而羣臣進見至失舉措則凡人臣之對越於君者其難其愼亦概可知矣聖人爲之備著其儀於燕琴瑟竽笙以大鳴其豫幣帛勸侑以厭飫其心俾得優游夷懌而嚴者以舒敬者以和乃坦然直吐其胸臆而有不知知無不言有不言言無不盡也故聖人之如是其委曲以厚之者凡以爲中材勸云爾且夫周行大道也以道培國運則當盛明之時進

憂危之語以道律皇躬則當晏安之地陳怠荒之防以道格君心則當嗜好之萌嚴性情之正甚且以萬無一有之事設若或有一之慮如禹之於舜而謂無若丹朱周公之於成王而謂無若殷王受臣方惴惴恐懼以為獲罪滋大乃君不惟恕其狂聱而且直探其心之所存以為人之好我此固純臣志士所日夜切切以祝之吾君未敢必之吾君者而不意吾君之體恤之一至於此也臣誰無心忍不相率而入告乎故不獨師保以為啓沃疑丞以為贊襄庶士御事相與獻可替否補闕拾遺而瞽以典史以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蓋莫不畢至於其前而效周行之示則賡揚之休可繼泰交之治可成此聖人所以因燕而作是詩復歌之以為燕儀用垂訓於萬世歟

杭世駿

經筵講義

皋陶謨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臣按治道有汚隆王化有遠近皆決於王心之疏密而已易云幾者動之微樞機之所以發[illegible]之所以分吉凶之所以兆莫不循是以之乎彰顯焉故云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蓋言幾也後世言治者昧於其幾而第言有萬則萬幾云者宜若為有天下者之恒言而不知人君於此不可不明察其微而慎持其隙也蓋幾有萬則其彰顯者不止於萬可知矣一日二日而有萬幾則朞月旬朔之間不止於萬幾又可知矣一幾之不慎則一事釀其弊一方受其害猝至雜投其忽不及謀者必衆待其不及謀而思補救之何如先其未及發而豫籌之乎我　皇上秉神聖之資勵精圖治朝乾夕惕卽以之希踪三代盛王豈有不及然臣竊觀今日之治理其美者僅僅如漢之文景唐之貞觀開元宋之渻化嘉祐而止甚且尙有不及焉者何也則以

仁心仁聞能設誠而致行之者之難也夫有仁心仁聞而苦於設誠而致行之者之難此其間有幾焉蓋辨之不可不審辨也臣聞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値聖人之時甚難聖人以天地父母爲心愚臣卽以堯舜吾君爲責伏願　皇上于深居淵默之時隨事審其幾微行政或恐未當於天心用人或恐未慊於衆望議夫女謁未必有而內寵近侍恩澤或恐其踰制瓊宮璇室未必盛而巖居川觀巡遊或恐其過時窮邊征戍宜時䘏其饑寒閭巷恫瘝宜周知其疾苦有一夫不獲若已納隍之心有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之念夫然後坐明堂而出政治風動從欲之休不難再見於今日矣

經筵講義二篇　　　秦蕙田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臣案平天下之道首重用人人品不同賢與邪二者而已用舍有定任與去二者而已其始貴有鑑別之識灼然而不淆其繼加以剛健之力毅然而不惑蓋賢與邪之判在心術而心術之辨在公私心術而果出於公歟其氣象必有光明磊落之概其行事必有平直正大之體難進易退爵祿非所戀也矯枉從正時議所弗徇也潔己獨立而不藉聲援竭忠盡愚而不避艱險在大僚則以責難陳善爲恭而不以趨走承順爲敬在下位則以恪勤匪懈爲事而不以營求干謁爲心隱微幽獨之中但知有愛君奉國故曰公也如心術而或出于私其情狀必有掩飾閉藏之態其行已專以圓熟軟媚爲工始而患得終而患失脂韋諂俗而惟取模棱因循緘默而但求保位其幸而循資歷俸以至大僚則容悅固寵而全無建白倘或淹滯下僚則逢迎希冀而不憚卑汚處心積慮第知有身家名位故曰私也公與私之辨彰彰如此而任之去之往往有未當者則貳與疑者之過

也夫賢者之事君也議事則據理而不事揣摩奉職則秉法而不容假借如事在可行縱破成例而不顧如不可行雖違成命而不辭處唯唯諾諾之中獨有謇謇諤諤之概而奸邪之人惡其不便己也遂委曲隱約以中傷之不曰沽名則曰賣直不曰歸過則曰攬權日䆮月潤漸疏遠而不覺甚且有不原其大節而微疵小過指摘交加吏議亦隨其後者此從來善人君子每不能久安于朝廷之上皆貳之故也彼邪人之保位者方且反以是為戒苟同隨俗務為彌縫非之無非刺之無刺當利害得失之交全不以民生國計為念其所輾轉籌躇者不曰拂上意則曰礙人情調停之外無他長承順之外無他術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貪營係戀而不去雖人主穆清之中時多鑒察然以其小心無過也則寬大以容之矣以其備位年久也則姑且以留之矣不知職事已為之漸廢人心已為之漸靡風俗已為之漸偷紀綱已為之漸弛而其人享有祿位方晏然自以為得計此則疑之說也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亦曰惟誠而已矣剛而已矣誠則不貳剛則不疑果能確知其賢而任之開誠布公推心置腹與之斷大事而不疑其擅與之圖密計而不患其私與之進退人材而不嫌其黨與之賞罰事權而不慮其專有所言而裁之以理無弗聽也有所行而規之以成無弗從也有所忤而曲諒其心無弗恕也有所薦而明試以功無弗用也光明洞達表裏如一則眞意交孚融洽膠固雖欲稍自退諉而情有所不安稍為欺隱而心有所不忍矣夫然後利有舉而必興害有除而必去朝廷之上寧復有委靡觀望之習待人主之焦心勞思別求挽回轉移之法哉至于陰邪之輩一有覺察則立加罷斥雖無大過亦勒令退居不使倖位以妨賢路如此則賢安有不任邪安有不去天下安有不治者此以誠為體以剛為用之效也夫以大舜之德有虞之治其存心豈復有不誠不剛而益顧以是諄諄進戒者實有見于誠之難盡而剛之未易足也是以大

學釋平天下首重用人而論用人則申言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之命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之過卽勿貳勿疑之說也而歸本于慎獨然則欲任賢去邪以平天下舍誠意正心將何以哉

龍德而正中者也

臣謹案聖賢之道惟貴一中唐虞首著執中之訓人但知始自尚書不知其原實出于易易者天地自然之法象一卦三爻而二得中重卦六爻而二五得中乾爲君道乃全卦之首九二一爻以龍德居下卦之中乃易卦三百八十四爻居中第一爻也是以孔子於此特著明正中之義以爲通卦之凡例舉聖賢之心法治法一以貫之由是而推之全易六十四卦彖傳象傳中言中者凡五十有五其不言者僅九卦而已苟得乎中雖否剝亦吉苟失乎中雖泰復亦凶夫卦之分吉凶莫甚于否泰剝復而中不中之得失相反乃若是然則帝王御世日理萬幾其本精一之學以用中于民者豈易言哉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夫權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大君之執中御物亦猶是焉從來勢之所趨畸輕畸重之弊雖極治之朝猶或不免我　皇上奉三出治執兩用中舉凡用人行政皆一一權度而後行之宜無有不中矣然有本一善政而奉行稍未當以致不合乎中者亦有勢之所趨不無輕重而尚未全反以適于中者卽如貴粟重農善政之先務也購買倉儲乘時預備良法美意莫過於此然行之不力歉歲固有米少之憂行之未善豐年亦有米貴之患迺者直省大吏因倉儲未足動支公帑糴穀貯備飛檄刻期舟車絡繹輦集于江廣產米之鄉牙行藉以爲奸商販聞而戢迹以致產米與待米之鄉價皆踊貴負擔小民日謀升斗於市蠅頭微利尤覺難堪雖以今歲雨暘時若可望豐收而外省米價猶未甚減如下江之米向例以一兩爲平價者今猶至一兩四五錢不等昔人謂穀貴傷民良可念也故現

今秋收以後地方官不患其畜聚之不力而患其調劑之未平蓋恐行之太驟爲之過急遠近各省同時購買風聲所被富戶藉以居奇倘仍價值高昂公私均有未便蓋市易之情緩則平賤急則騰貴勢有固然古者三年餘一九年餘三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積漸致之本非旦夕況年歲既豐米穀大裕流通之後自見贏餘縱使從容調劑不出數月之內斷無遲誤之事乎至于務本之民不外業戶佃戶二種業戶輸賦佃戶交租分雖殊而情則一乃始也患業戶之侵淩今則憂佃戶之抗欠蓋業戶中其田連阡陌者百無一二大抵多係奇零小戶其勢本弱一遇強佃抗欠有呑聲飲氣無可如何者地方官率漠然不顧曰吾但能催賦豈能復催租于是佃愈頑而業戶之苦一無所愬既無所愬而其田又非他人所敢承買也不得不減價以售之于佃而甘爲貧困無藉之民及頑佃既得業之後遂以抗租之故智易爲抗糧之刁風甚有恃其鄉村遼僻攘臂以辱催徵之吏者此皆臣平日所親見人心風俗之弊所關匪淺而地方大吏不能深悉民隱猶往往以抑業戶伸佃戶爲請雖抑而不行然其意見之偏大概可見此臣竊謂奉行未得其平而難免失中者也至于設官分職內外相維體統相制在京之官執法奉令可以通達政體外省之吏承流宣化易于練察民情要之政以治民民爲政本原無分別況內外之員迭居互任國有章程故定例縣令行取爲部曹欲使習民事者司部務也郎攷選爲科道欲使悉民隱者司言路也科道部曹復出爲道府欲使達政體者肅吏治也法制精詳防維周密但有兼資而互長未容分道以揚鑣是以國家得有成材而內外不分輕重今行取之法雖行而得缺甚少部曹鮮習民事處事不無偏蔽之處科道不悉民情條奏但陳膚泛之語六部直省之綱維也督撫之考成章奏之得失皆司員執筆得操簡而議其是非責任不小而議者每以不勝任之郡守歸於部用夫既不勝任則有年老

及疲軟與才力不及勒令休致之例在乃以一郡之廢材歸于部用毋乃輕重失倫乎此勢之所趨有未盡挽回而合于中者也臣侍直　內廷伏蒙　聖製垂示有曰彼民有隱情孰爲達其意或政有偏頗孰爲防其弊恭讀之下曷勝感奮謹因說經之次敬陳愚昧伏惟　皇上睿鑒

進呈經義　　陶貞一

周易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臣竊案包荒者仁之德用馮河者勇之德人必兼智故不遐遺有勇且義故朋亡此卦專言保泰之事此爻以臣位言之而其說莫詳于程子伏惟　皇上撫泰甯之運當勞於求賢之時臣請就程子之說條舉而核之程子曰九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於二君德本剛而有取於柔者非柔無以盡臣下之心也臣道宜柔而有取於剛者非剛無以任天下之重也類於剛矣而不必得中慮爲申棖之慾近于中矣而不本于剛又慮爲胡廣之中庸也若是而一以柔道御之是猶以水濟水必無以成交泰之功伏惟　皇上紀元之初嘗舉韓愈感激媕阿之句以風厲羣臣於今三年果已感激思奮乎抑踏常襲故而未克變也臣聞王者以仁育萬物必以義正萬民民之貴於物也則知義之行當自貴者始義行于貴斯仁溥于物矣所謂百官正而萬民莫不一於正也不然則壅遏沮格之患可勝言哉程子曰泰甯之世人情習于久安安于守常惰于因循憚于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爲於斯時也凡程子所指二者之弊自三代以至漢唐宋元明盛極而衰罔不由此臣觀今日在廷之意指蓋包含之意居多其見諸施爲者則似乎寬裕而實縱弛似乎詳密而無關體要至樂因循而憚改變則尤爲切中且如羣臣條奏下部議者其說在可否之間行之固屬無益不行

亦復無害而一紙空文可以塞責則姑議行之以稱　皇上求言之心以示不拒人言之意其他則以爲難行而置之者有矣臣竊謂事當論是非不當論難易苟是矣雖難而當行若其非也雖易而必不可行昔之所謂難行者若暨豔之欲清流品於吳杜弼之欲懲勳貴於魏以至唐之末造用師於太原邠岐是盇處分裂之朝與積弱之勢誠有所甚難方今天下一家海內之勢固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也而　皇上好生之德又洽乎民心必無驚駭物聽之慮何嫌何疑而一切以難行報寢哉夫治病者必究其本浚井者必達其源將欲革弊正俗不從其本源治之而區區維挽於末流曾何益之有爲人臣而懼失物情莫肯任怨此便私自營之計非程子所謂英烈之輔足以任天下之重者也程子釋朋亡之義謂如禁奢侈則害於近戚限田產則妨于貴家不能斷以大公而必行是牽於朋比也龔煥曰九二大臣所以進退天下人才者惟亡其朋類則能用天下之賢兩義相較則龔說爲優極而論之豈惟大臣如治文書者以律令爲可否而不牽於請屬則庶事無不釐矣司糾繩者以義理爲權衡而不奪於知交則宵小無所容矣此則朋亡之極致雖屯可使泰也而豈有平陂往復之慮哉朱子曰包荒非混而無別之謂故必斷以行之明以周之公以處之然後用舍舉措無不合乎中道蓋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者已不外乎此雖成康文景將有恧焉惟　皇上之仁明庶克比隆前聖臣敢以責難之義效狂瞽之說仰冀　垂神察納天下幸甚

進呈經說　程夢星

尙書梓材篇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臣謹案詩之言天子萬年天子萬壽者不一而足蓋雖出於頌祝之詞而皆本於忠愛之意是以聖人錄而存

之若夫推本於先王之明德而下及於民依固未有如此之懇切著明者也夫周自后稷始基靖民積累深厚本有享國長久之理至成王時郟鄏之鼎已定卜世卜年不爲不久矣而周召諸臣所惓惓致望者如此豈誠有私天下之心哉一姓相承僭竊不作兵革不興使民皆安樂壽考無夭札疵癘之患斯宗子家相之責克盡而無媿耳然則其所謂欲者非獨抱此虛願爲必將有綢繆式固之事焉是故先王之成憲不可不遵書所謂無作聰明亂舊章者是也唐府兵之制壞於張說明開中之制壞于徐溥二人號爲名臣而輕變舊法貽害無窮其他狥私廢法之徒不足論矣末俗之弊政不可不革易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者是也東晉陳郡之議格于王導而不能從韓范天章閣之對仁宗用之而弗克竟江左是以偏安而宋室卒于不振其他因循苟且之弊抑亦不勝數矣至於百年之計樹人則人才其先務秦誓所謂保我子孫黎民者也臣嘗妄論三代以後開國之初戡亂致治之佐皆敦樸厚重思深而慮遠足以歷數百年之規模此非教化所致也氣運隆則人才與俱隆焉及其耗也文恬武熙詭隨容悅以竊祿而已甚至背公植黨角立爭勝雖有願治之主而國事靡所與屬蓋觀於唐宋明之季年可爲長太息者矣惟望人於方隆之會修教正俗使士皆崇本實厲名檢通經學古則朝野之間常有所倚重以弭其隙而折其萌其爲益匪細也三者皆欲至萬年之大要也三者皆得則雖有小疵不足以累大體固可以蒙業而安故說者謂三代之君能守其祖宗之法雖至今存可也蓋非虛言也

進呈經義　趙青藜

周易損上九弗損益之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益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臣案朱子本義謂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爲損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爲益是損之

上九受下之益者也損卦之主爻也益之初九受上之益者也益卦之主爻也既爲二卦之主爻則上九當言益上初九當言益下矣今考二爻之辭於損之上專言益下於益之初獨言益上聖人之垂訓至矣蓋人君以一身受天下之益必思所以擴其兼容幷包之量而動天下以愛戴歸附之誠舍益下奚以焉攷之周禮大司徒所掌辨之以土宜養之以保息安之以本俗聚之以荒政凡所以爲下計者至周且悉而其所以爲益者又皆藏富於民無解衣推食之勞而自有家給人足之樂此弗損益之之道也何咎之有如或煦煦爲仁而從事於移民移粟之間其道不足以行遠其心不能以入人雖亦有救於時而究不勝其狹小之私其於不言有無惠而不費者未有聞也故又曰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蓋爲天下君而不自利於己莫非王臣而不親爲私屬可大可久王道之至極也三代以下若漢之文帝唐之太宗宋之仁宗皆能合四海爲一家聯兆姓爲一體其於爻所陳弗損之規模獲益之氣象殆庶幾乎至夫居下而受益於上者大澤非可倖邀殊恩豈易報稱是必勞悴有所不辭利害有所不顧身家有所不恤知無不爲爲無不盡此大作之道也然又恐志大而才小任重而謀疏有忠君之心而無濟世之策亦徒足以速謗而增咎耳豈所稱元吉无咎者乎易未有以元吉爲戒辭者此爻本義以爲必元吉然後得无咎故必如漢之汲黯丙吉唐之杜如晦房喬宋之韓琦富弼文彥博范仲淹等視國事如家事爲人之所不能爲所不敢爲乃於此爻之義爲不愧焉要之上之於下猶父母之於赤子下之於上猶手足之於腹心也父母之於子未聞有以家計者卽罄其家之所有以與子而父母不惜也損之得臣无家父母之志也手足之於腹心未聞有以力作爲勞者卽竭其振奮之勤以效用腹心而手足不靳也益之利用大作手足之誼也君臣一體之理上下相關之故聖人於損益之初上二爻觀其深矣

經筵講義五篇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蔡新

臣謹案天人治亂之機其微矣哉欲治而不亂者天心之仁愛也不能有治而無亂者氣數之乘除也惟其亂而保其治者人事之所以維氣數而體天心也自盈虛消息言之則天心有時不能勝氣數以制治保邦言之則人事亦有時而符天心謂數不可逃六月雲漢之詩何以光復舊物謂時有可恃元狩天寶之治何以不克令終知此意者於泰之三爻見之矣夫泰極盛之時也三亦猶陽長之候也聖人於否至四而後有喜詞於泰當三而即多戒懼憂患之意深矣蓋天下之亂也不於其亂而生于極治之時何也開創之始國勢方興人心未固君若臣早夜孜孜無非爲天下謀治安爲子孫措磐石其精神之所周貫天人實繫賴之履泰以後上恬下熙漸忘其舊君以聲色逸遊爲無害生民臣以持祿養交爲安享暇豫進諫者謂之沽直遠慮者謂之狂愚其上下之精神謀畫莫不狃目前之安而圖一己之利夫圖一己之利者未有不貽天下之害者也狃目前之安者未有不來日後之悔者也則堂陛之玩愒其一也開國之初簡節疏目綱漏呑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恃法也昇平以後巧僞漸滋則文網愈密以繁文縟節爲足以黼黻太平以科條律例爲足以釐剔姦蠧由是百里之命可寄而顆粒銖兩之出入不敢專焉鈞衡之司可秉而是非輕重之權宜不敢問焉使其君子無所恃以盡設施其小人有所援以售巧僞行之既久人人但以簿書期會爲盡職而立法之初心設官之本意茫然莫辨矣則政令之煩瑣其一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當泰之時民物滋豐而民之游惰耗之俗之侈靡耗之朝廷之征斂愈密經費日增耗之古者以庶而愈富後世則以庶而愈貧古者論貧富于民間後世則計贏

絀於內府古者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後世籌度支則因出而經入由是雖有恤民之令而民不見德徒有足國之計而用不加饒則物力之匱竭其一也人才者國家之元氣撥亂之世尚功致治之初尚文皆有經世之遠猷泰運既開承平日久朝廷漸厭讜論士大夫諱言風節拘牽文義以爲學熟習圓通以爲才卑順柔詭以爲德靡曼繁縟以爲文俗以此爲尙家以此爲教莫不漸染成風揣摩干進夫貴之所向賤之所趨也家之所修廷之所獻也在朝無骨鯁之臣工則草野之誦讀皆市心矣居鄉無廉隅之砥礪則登進之事功皆苟且矣則人才之委靡其一也風俗者盛衰之本源初泰之始其室家婦子里黨閭巷多有敦龐定集之思厥後生齒繁則家庭之訴訐日起生計迫則里巷之任恤漸衰商賈之豪奢逾仕宦狙獪之險健欺善良朝廷敦寬大之政然法行於愚憨而疏於奸民是長其桀驁之氣也吏治博安靜之名而蠹胥之弊竇日啓雀鼠之案牘常懸是釀其刁悍之習也則風俗之澆漓又其一也此數者或由矯枉之過正或因時勢之遞遷皆人事與氣數相因而至者也聖人知其然故于泰之三爻即戒以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霜雖未冰月已幾望誠甚懼乎其終也然可謂之氣數人事而不可謂之天心蓋天心之仁愛甚矣自古雖當衰亂之運其君臣能恪謹天戒側身修行則天猶未有不予之以治者況其未雨之綢繆乎誠使爲人君者凜兢業之小心存無虞之儆戒念六月雲漢之詩鑒元狩天寶之治廟堂之上恪恭震動百爾臣工惟懷永圖罔敢玩愒以迓天庥然後崇簡易敦大體重責成戒叢脞則政令不煩矣省浮費戒屯營修地利薄征稅則財用不匱矣審好尙公賞罰獎忠直黜浮華則人才咸奮矣敦孝弟重農桑嚴豪猾清獄訟則風俗還淳矣保大定功和衆豐財有苞桑之固無復隍之憂豈不于食有福哉而必自君心之無玩愒始則欲盡人事以體天心而維氣數者誠不外艱貞之訓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臣案唐虞之世臣之于君規儆之意多而頌揚之詞少其見于經者帝德廣運益之所以頌堯也然亦在舜即位之後後世之公言也不聞堯之時有此也帝德罔愆皋陶之所以贊舜也然亦舜以明刑協中讓功于皋陶故皋陶以好生之德歸美于舜善則歸君之義也外此則所謂贊頌者無聞焉而戒慎儆惕之詞不一而足至皋陶此篇明示以逸欲之不可開兢業之不可忘而萬幾之不可曠則信乎爲君之難也夫自公卿大夫以及士庶莫不各有當爲之事則莫不宜存兢業之心然不過一身一家焉耳一官一職焉耳豈若人君爲天下臣民之主四海兆民皆仰賴焉苟稍有自暇之思則萬幾之來日積月累欲姑置之則恐紀綱之不振將分委之又慮威福之潛移故自古明聖之君惟無逸而已矣無欲而已矣逸者欲之漸欲者逸之根也何以克之敬而已矣兢兢業業敬之至也蓋逸欲之萌初或以爲無關於政治之大無害于臣民之故莫不始于微而終于著始于細而終于鉅始多因一念之自恕而終漸至衆欲之交攻其性情心術必有潛移默奪而不可遏者生心害政發政害事甚可慮也惟敬則以天監爲必不可欺以民情爲必不可忽以清晏昇平爲必不可恃以水旱災祲爲必不可忽以左右近習爲必不可狎昵以聲色貨利爲必不可邇殖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兢兢業業持守此心者未嘗敢有須臾之怠此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也三代以下不無勵精圖治之主然不敬則不純漢武帝建元之治是也不敬則鮮終唐明皇開元之治是也不敬則多擾宋神宗熙豐之治是也其柔闇之君固不足以語此即負不世出之資具大有爲之志者亦每每患此此無他兢業之心微而逸欲之念錮于中也抑自古未聞有以逸欲教人者而皋陶顧以教有邦爲言何也蓋天下之從好不從令也

久矣人君誥誡號令或重巽以申而人不從至于心術嗜好之微動作起居之細有外廷所不得知而天下從風而靡者有諸內必形諸外獨之不可掩如此也此皋陶所爲惓惓也夫舜大聖人也有虞之天下至治安也而廷臣之所以進戒者至極之於怠荒傲虐甚之以朋淫殄世類皆中主所不肯爲而亦若危亡之立至者而已鄰于詆譭近于毀謗乎乃諸臣苦口陳之舜虛懷受之上下之間無少疑忌葢深見天命之不易人心之惟危而戒懼之不可以怠也後世臣心益靡主極日隆大臣無有格心之論人君不聞逆耳之言泄泄自安委蛇朝右夫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此李林甫所以誤唐元宗也豈足法乎惟漢汲黯之於武帝唐魏徵陸贄之于太宗德宗庶幾近之武帝多欲德宗猜疑非能聽言者獨太宗從諫如轉圜然于魏徵亦嘗怒之曰會須殺此田舍翁而于封德彝宇文士及則明知其佞而用之此以見厭直好諛非獨拒諫之君爲然亦明主所不免也或又謂人君開諫諍之門獎敢言之士則臣下爭爲激切之論以釣直聲而取世譽徒使求言納諫之君轉而厭聞激聒之論亦勢所必至者然此則論語有之矣曰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其言而是則行之使之知勉言而非則置之使之知愧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不奪臣下之名而凡臣下之名皆君上之名也若未問其言之可採與否而逆計其心之有爲而來則忠讜之路必有逡巡而不進者不幾于因噎而廢食乎且人既日以正言告其君則必不敢顯以邪行示于衆君既虛公採納而予之以名則臣亦必天衷感動而報之以實是始而希譽既而避毀終而革心矣此又以善養人轉移風化王道之大者也予以迓天休而邀景福不難矣臣故因唐虞交儆之意而並論之云

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臣謹案觀人之法。德與才而已。德者就其身言之。所謂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者也。才者以其事言之。所謂載采采者也。先儒釋之以爲論其人則曰斯人也有某德。言其德則曰是德也有某事。誠有見於唐虞之取人。必才全德備。體用兼優。然後爲純品也。抑臣考其文義。按其本末輕重之倫。而知皋陶立言之意。固非漫無先後于其間也。蓋德者本也。事所從出者也。事者末也。德之見端者也。世固有有德而短于才者。然亦不過拘愨謹愿無大設施耳。非若有才無德之徒。其本既失。其事雖或可觀。舉無足信也。觀人者必言其人大概有德。乃可驗其某事某事之善。若徒即事以求之。未有不失之者也。宋臣崔與之曰。天生人才。自足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存者次也。人君求賢。豈不欲盡得其上者用之。而不可必得。則與其才浮于德也。毋甯德浮于才。唐虞之世。方鳩僝工。終於擯棄。而漢唐宋以來小人接踵而起者。皆信之于一二事也。且夫小人而至威權氣燄。足以籠絡臣民。使一人惟吾言之是聽。而爲所欲爲者。非實有英奇幹濟負出羣之資者不能。昔司馬光欲復差役。期以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尹蔡京獨如期奉約。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呂惠卿知大名。鐵騎過洛。寂不聞聲。語曰。伊川乃知之。歎曰。其才亦何可掩也。故自古未有無才而能爲眞小人者。亦未有無才而能動人主聽者。更未有無才之小人而能害人家國者也。幸而遇精勤之主。明察之君。權無旁落。術不盡售。雖時露其巧計逢迎。亦終有所逡巡畏縮而不得逞。此封德彝宇文士及不能爲害于唐。而丁謂王欽若未至貽毒于宋也。倘或喜其英奇。而樂其幹濟。勢且入其術中而不悟。就使不竟其用。猶將爲安石之禍宋。若一任其設施展布。俾得逞其陰賊險很之才。幾何不爲商鞅之治秦乎。夫安石毅然復古。欲與三代之治。商鞅審時度勢。坐收六國之全。亦豈後世瑣瑣薄技。嗜利懷私所

可比者而其害已彰彰如此此虞書所以爲重有德也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臣謹案樂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易簡者禮樂之端而禮樂者刑罰之本也易繫傳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天地惟易簡故五行之吏四時之官各司其職而寒暑晝夜長養收藏視此矣聖人惟易簡故命官分職選賢授能各舉其事而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視此矣此政簡刑清治道之所以隆也後世人不足而問之法法不足而濟以刑上疑下之難知而故爲不測以神其術多爲防閑以定其志下疑上之難事而爭爲揣摩以迎其機巧爲隱匿以逃其罪其始也起於上下之相遁其究也必至上下之相蒙易事易知兩無當矣夫法制禁令聖王之所不廢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然要皆以人用法非以法用人也以法用人毋論法未必盡行卽使令行禁止而商鞅尙不可以治秦毋論無法未必有合卽使引今酌古而王安石終不可以治宋無他弊常生于所防之外而情每拂于用法之中也昔汲黯奉使以便宜持節發河南粟賑貧民寇準欲擢指揮使吏以例籍進準曰用牙官尙須檢例安用我輩是二事者下不以此自疑上不以此爲罪誠有得于易事易知之意者也若必須天下而納之於科條律例之中則燮理鈞衡之職掌幾何不等於吏胥而學士大夫之繩束且將自同于輿隸政體有虧而廉隅日頓正蘇洵所謂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國不足以爲國者也是以人主於此彰好愼惡信賞必罰使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汲汲于辨人才而不汲汲於講法令是緇衣命篇之意也夫

　唐太宗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有司奏事嘗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

不能道一況諫者怫意觸忌非陛下假之詞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詞色愈溫

臣謹按有唐賢君莫有過太宗者太宗之德以納諫爲首稽史冊所載如孫伏伽戴胄之執法以爭無殊於張釋之皇甫德參之激切上陳不異於汲黯帝皆優容嘉納可謂盛德矣而魏徵猶勸帝假詞色以受盡言者太宗以神武定天下卽位之初置館殿側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選天下文學之士令更日直宿論講前言往行商確政事其天資英邁博識古今當時廷臣才識未有能幾及之者也意其臨朝之際或不免有神聖文武之資稍形于詞色故孔穎達以爲位居尊極炫燿聰明則下情不達諸臣召對之多失次三分不能道一其以此歟然此猶就陳事者言之未及乎怫意觸忌而諫者也怫意觸忌而諫者人臣之所極難也顯言之則近於賣直諷言之則鄰于刺譏援引言之則疑于迂疏激切言之又幾于毁謗總之皆逆耳也夫君之于臣上下至懸殊也臣之爵祿君所賜也榮辱君所定也不甯惟是卽身家性命亦君所成全也旣已託命于君誰不願爲將順以自結於媚茲而獨甘爲逆鱗以嘗試于不測必其實有忠愛愷惻之忱不容自已者也不然則其賦性戇直者也不然亦其顧名思義者也不若是巧者必揣摩以迎合拙者緘默以取容矣李絳之對憲宗曰人臣生死係人主喜怒誰敢發口諫者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十無二三與徵所言意正相類是以聖明之君邇言在所必察陳言有所不厭言及主躬不嫌於過當言及時政無妨於過激卽有一二無稽勿詢之說亦第勿聽勿庸已耳夫豈無狂愚不知大體以自觸罪悔者賴聖哲以免也太宗惟能聽受故羣臣上書亦多可采而貞觀之時號稱盛治況由此而上之爲夏禹之懸鞀置鐸大舜之善與人同又有大焉者乎然則諫草之稀不必盛世直臣之衆愈彰聖主讀臯益之謨可以觀矣

經筵講義五篇

任啓運

仲虺之誥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臣案稱湯之德至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可謂至大而必先之以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者蓋人君之心百官之所待照也萬幾之所待理也譬之明鏡一塵之不集而後其照全偶有一物之翳則明有不照之處而用人處己皆不能無誤矣故所謂聲色非必若鄭衛之音燕趙之女恒舞于宮酣歌于室也所謂貨物非必若鹿臺之財鉅橋之粟人以賄進政以貨成也凡一切可喜可樂之物其與吾耳目爲緣者皆聲色貨利之類而吾心清明之翳也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吾身耳目之物皆與聲色貨利爲緣而聲色貨利之物又日與吾耳目爲誘嚴以防之猶懼其引況可曰是區區者何足以爲吾清明之累而邇之而殖之乎微塵集而鏡已失其明微欲滓而心已失其虛心不虛卽不靈而天命已汨其源率性已違其則如是而求用人處己之各得必不能也邵雍曰情之溺人也甚於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故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從之矣心者性之郛郭也心傷則性從之矣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從之矣夫食味別聲被色固人所以生乃聲色貨利之易溺而不戒之於微謹之於漸且曰是區區者何足以爲累馴至於傷吾身傷吾心傷吾性并用人處己之道無所不傷是以載舟者覆舟也可不爲大懼哉古之聖君知其然也謹之於至微戒之於漸習左右前後罔非正人寢食起居罔非納誨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瞽史有教誨之道暬御有誦訓之箴與其以聲色樂吾身何如以規誨養吾心與其以貨利奉吾身何如以理義飫吾心如此則何人非師何人非保是惟無過過必不貳湯之所以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由此道也抑其所以不邇不殖

者又有本焉伊尹曰顧諟天之明命孔子曰君子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身也者親之枝也性也者天之命也一失其身不可謂事親一失其性不可謂事天試當悅聲怡色玩貨美利之際惕然自問曰天之所以命我者何如必有心爲之戰骨爲之驚而絕去之惟恐不速者而安敢邇之安敢殖之耶故用人行政以不邇不殖爲根而不邇不殖尤以顧諟天命爲本

易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臣嘗紬繹二卦之義而知臨之道在君能下賢以自益觀之道在君能觀民以自考也然而安民之道未有不在於下賢者故孔子雜卦傳於他卦皆分釋之於臨觀獨合釋之蓋卦之例陽主施故能與陰主受故能求臨卦二陽在下主與四陰在上主求觀卦四陰在下主求二陽在上主與夫陽明陰晦臨之五六曰知臨大君之宜何哉蓋初二咸臨咸者感也二陽在下積誠以感乎上是臨之所以爲與六五虛中下賢能取下之陽明以自益是臨之所以爲求舜曰臣哉鄰哉又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孟子曰舜樂取於人以爲善是臨之爲卦臣道在二之能與而君道在五之能求也綜之則爲觀矣就觀象觀之九五陽剛中正以觀天下是上有聖天子也其下四陰仰而觀之民無不順臣無不恭是至治之世也然臣於此卦竊有懼焉初曰童觀小人之道君子之羞也二曰闚觀女子之貞丈夫之醜也三曰觀我生進退可進可退不專於事君也四曰觀國之光以受寵爲榮非不有其身者也惟上與五同心曰觀其生君子無咎然曰其者位在事外徒有其心無所用之故子曰志未平也讀此卦者能無有君無臣之嘆乎周公繫爻曰觀我生君子无咎孔子傳曰觀我生觀民也言臣下惟知有己不以民事入告於君君欲自知政治之得失不可不於民觀之也天下之民有一飢者一寒者君觀

之而曰是卽我厚生之未藎也天下之民有一不若於道者君觀之而曰是卽我正德之未至也堯曰下民其咨武王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蓋聖天子之憂民如此其切矣然則君於此將奈何孔子知觀民之道仍不外於知臨大君之宜也故於雜卦合而言之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明乎觀民而欲有以與之必思下賢而有以求之孟子曰分人以財謂之惠言計口而食之終不能徧民生而厚之也曰教人以善謂之忠言家喻而戶曉之終不能徧民德而正之也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言堯舜民人之育在得禹稷人倫之明在得契故曰安民之道不外下賢也人君果如堯之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之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念茲在茲無日忘之則如上之君子无咎固與五同心者也卽初之童觀養之以正未必非將來柱石之臣可以保我子孫黎民矣二之闚觀幸之以正未必不如周南召南之婦人女子皆化文王之德而化行俗美罝兎之士亦干城腹心矣況三原欲進者有不後先胥附乎況四巳來觀光者能不致身罔懈乎上誠求之下必誠應如此而謂上有堯舜下無禹皋上有湯武下無伊周必無是理也孟子曰樂取於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或與或求之道惟舜兼盡之臣不敏敢以此爲說

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臣案蕤賓之義是時純乾陽德方盛微陰始生似陽爲主而陰爲客而先儒皆謂陰主而陽客者蓋陰既生而在內則在內者爲主在外者爲客有必然之勢矣國語曰安靜神人獻酬交酢也蓋陰之性柔而善下能順能悅陽見其柔順可親歡然酬酢似相得之晚而不知由此以前自復而臨而泰然後大壯大之壯也如是其難

卽至於夬而猶一號有厲卽至純乾而猶終日乾乾夕惕若厲若是乎其難也乃甫一姤而易已言女壯矣陰之壯也如是其易故古語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墜吾心理欲之幾賢姦進退之界國家治亂興衰之故皆隱於至微遷於不覺甚可危也甚可懼也君子以一心之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要不外於齋戒兩言齋也者湛然虛明無一物之得擾吾心也戒也者惕然儆懼無一刻之敢或戲渝也月令於仲冬仲夏兩言齋戒仲冬陽之始也所謂於復見天地之心也仲夏陰之始也所謂於姤見柔之遇剛也君子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何時不齋戒何地不齋戒而於此兩言之者陰陽之始善惡之幾也中庸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愼其獨此之謂也而於仲冬言去聲色禁嗜欲於仲夏言止言節似於不必盡去之禁之者非寬之也蓋是時乾德全盛陽德方隆焉日中則昃而於此未見其昃也月盈則食而於此未見其食也驟而語之以聲色必去嗜欲必禁似非人情然而曰止曰節已若怵乎爲戒者其辭若寬其意深切矣蓋天地之道有陽不能無陰而此耳目口鼻之欲亦人所不能無也然天命之理藏於心而耳目口鼻之欲乘乎氣合心與氣以爲身心者氣之帥氣者心之充而身者天下國家之本也心足以帥氣則足以檢身而理天下之本立矣故安吾心乃所以定吾氣也安吾氣乃所以安吾身也今夫心萬物之鑒萬事之衡微塵集之而鑒已不空矣燥溼移之而衡已不虛矣聲色者欲滋味皆所以蠱吾鑒而移吾衡也偶一卽之曰是何傷誠無傷也偶一快意曰是何害誠無害也然而姤者微陰之始也而易曰女壯矣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甚危乎其始凝也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甚懼乎其先集也浸假而聲之悅吾耳者沓而來浸假而色之悅吾目者踵而至浸假而滋味之適吾口者紛而集我於此能不留情乎能不逐物而化於物乎故曰止之危乎其不復能止也曰節之危乎其不復能節也又

況聲之來必有進是聲者色之來必有進是色者滋味之來必有供是滋味者必爭曰是何傷是何害且必曰非是不足以怡情適性而愛養其身非如是愛養其身安得精神以理國家天下之煩任國家天下之重所謂其言大甘其中大苦者不可不察也蓋陰之性善下若最有禮者莫如之其用以柔若最適吾意者莫如之然始而窺吾欲繼而中吾欲又繼而逢吾欲而耆欲遂無能復節矣又況陰得其志且假陽之勢竊陽之權駸駸乎堅冰之至哉君子之齋戒也於聲色之來怵然若驚曰此伐性之斧乎於滋味之至惕然爲戒曰此晏安之酖毒乎常以道心爲吾身之主而人心之動於氣者皆退聽焉則陰陽不至於爭而生理常存而命自我立矣至於百官亦戒以靜事而毋刑蓋天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率乃祖攸行蓋陽主動陰主靜陽動而妄則陰慝乘之而作故凡國家之多故未有不由於喜事者也其曰毋刑者陽爲德陰爲刑董仲舒言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功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此以見任德不任刑也如是而養吾身之太和并養天下於太和而陰之生者不惟不足以害陽而反足以助陽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位天地育萬物其道應不外此如此則乾德統天陰雖浸長而陰止爲陽之助不敢爲陽之敵豐之彖曰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子曰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言王心無欲如日之中則中天之治且萬世無疆矣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臣案天地之德仁而已矣聖人之心亦仁而已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非二物也義者仁之大用也由仁民而上之則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仁民原親親之心所自流焉耳由仁民而下之則數罟

不入斧斤以時繁桑之樹雞豚狗彘之畜凡於物用其愛者亦仁民之政所必及焉耳董仲舒曰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孟子言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而文王繫易首言元亨利貞孔子文言言利者義之和又言利物足以和義非特言利且合利與義何哉蓋天生百物皆以養民故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天地之大利即天地之大義而即天地之大仁也非利物而無以和義非和義而無以爲仁故理財者聖人之所爲利物聖人之所爲義以成仁也夫後世之天下猶古聖之天下天地之生物未嘗息也然而古常有餘後常不足此無異故惟理財之不講也理財之不講則以正辭與禁民爲非之不講也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夫生衆爲疾道之所爲開其源也食寡用舒道之所爲節其流也以臣統觀天下之大勢大約西北之財之不理在不能開其源東南之財之不理在不能節其流夫雍州之域禹貢所謂厥田上上也冀州之域禹貢所謂厥賦上上也虞夏殷周之疆理在焉古稱沃野千里粟支十年則以經理備而畜積多耳降及後世問所謂溝洫畎澮尙有存焉者乎蓄洩無資灌溉無術其民但知畜牧之利不知稼穡之利逐末者日多務農者日少其名爲農者於耕耘種植大抵皆疏畧而不精此臣所謂源之有未開也東南之民於耕稼之術工矣山澤之利皆盡爭之幾於搜山而採竭澤而漁矣其所入每不足供所出其弊曰好奢曰尙鬼如江寗之俗非百金不能葬吳下之俗非百金不能娶家無擔石而出必美其服鮮其履若服麤布之衣即忸怩而不敢出且有一小讌會而費中人之產者矣一有疾病則巫師簧鼓之謂某神爲祟醮酬祈禳小則數十金大則百金有因一疾病而飽煖之家蕩於一朝者矣一人勤動終歲所入不過十金而衣飾相耀耗之虛文僭制耗之祈禳禱祠妖誕之說又耗之如此而財力不屈者未之有也此臣所謂流之有不節者也要其補救之術則

易所謂正辭禁民爲非者盡之正辭者示之以所當行重本業勸農桑定昏喪之制嚴貴賤之等使知勤之可慕而民樂於勤知儉之爲美而民安於儉禁民爲非者示以逐末之不如務農奢華之不如樸素瀆鬼神之不如盡人事而倡之皆自責者始則因天地自然之利而爲之輔相爲之裁成此利物之所以和義以其大義行其至仁使物物各得其所矣

記曰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臣案富國足民之道具於曾孟兩書大學言生之者衆爲之者疾所以開其源也食之者寡用之者舒所以節其流也孟子言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所以儲富於民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所以禁民使不趨於貧也周禮以九職任萬民自三農生九穀以及百工飭八材商賈通貨賄嬪婦治絲枲臣妾斂疏材閒民移執事而生之者衆矣以九式均節財用自祭祀賓客羞服以及匪頒好用莫不各有定式雖曰惟王不會而要統於太宰有不如式太宰得以均節之亦無濫費也如是則用之舒矣而猶恐九職之民或惰於力故國語曰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而猶恐其或靡於用故上下異服老少異糧未五十不衣帛未七十不肉食凡羣飲有誅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采荼薪樗食我農夫此又爲疾食寡之明證也當其時內外男女各修其職各安其分而又錦繡珠玉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民生不見奢侈之可慕而左道亂政者殺又無妖淫邪誕之說鼓惑其間以故太和洋溢疾疢不生自無水旱即間有水旱而荒政十有二條不過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眚禮殺哀蕃樂多昏索鬼神除盜賊而已初無汲汲不終日之計若漢武移江南下巴蜀之粟以

敉江陵唐西都不登至幸東都之爲者誠以九年之餘其備豫者素也後世王政不講於民聽其自息自耗自富自貧夫口欲甘味身欲衣人之同情也趨奢則易返樸實難人之通患也止知目前相誇相尙之爲美而忘意外後日之憂又細民之所同然也非上之人早爲之所俗安得不日弊民安得不日窮哉臣不敢遠論卽目所見耳所聞以爲論大抵北人好惰南人好奢夫冀之北土唐虞夏殷之都也豳岐豐鎬周之所興關中之地天府之國也今之地利猶古之地利而古之雍冀富今之山陝貧則以三代之溝洫修而今數百里無一畎澮沃野半棄爲石田也其名爲農者耕耘收穫之法亦鹵莽滅裂曾不若江南之惰農此最錯所歎爲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其餘游手者無限古云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男惰而女尤惰三輔左右婦女自吸煙嚼檳榔外初無一事如此而求無凍餒必不能也夫人食穀不過一升價十錢至二十止矣而煙草檳榔之價且半之人安得不日窮至於餒以死也南人好奢而尤佞鬼一讌之費動逾十千鄉里婦女必曳羅綺以爲容夫白穀之表薄紈之裏賈生所太息爲極奢者今且竊爲儉素而不足觀美也一昏而逾百金一葬而逾百金不則甯不娶不葬甚且慮嫁女之無資也生女卽溺之其背理而傷化至矣十家之聚歲必梨園演戲以酬神皆終歲之資也又有一種鄉會舁一土木之神周遊里巷侍從之華儀容之麗鼓樂旌旗縣亘數里至數十里五年之田而不償也一有疾病則史巫之說起而蠱之謂某神爲祟牲牢酒醴之費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如此而求無飢寒烏可得也一遇歲歉卽虛 胥吁之憂而議蠲議賑誠救民之仁政也然臣聞京倉儲蓄止支四五年設有大祲若堯之水湯之旱蠲可盡乎賑可偏乎今以人口日升計之一人終歲食米三石六斗中縣約口不下十萬府必什之省又什之則終歲一縣之民歲需四

十萬石。一省之民歲需四千萬也。故臣以爲經久之計。莫若於北使民易其田疇。於南使民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古溝洫經緯之法。誠不易復。但勸民以力自爲溝塘。就水可蓄者瀦之。大約方一畝之塘。旱可濟禾十畝。其所開之地。即除其田賦。而改爲溝塘之賦。民得開塘之利。則相效者漸多。不數十年。溝渠必多矣。溝渠多而水旱之災漸寡矣。又募南民之精於農者。若古力田之科。優其給而使之教民耕耨之法。有成效則畀之官。若古田畯之職。則農事必漸精矣。其餘從前荒棄之地。聽民佔業。隨所樹藝。不收其賦。蓋從前荒棄之地。縱民樹藝。有秋之時寡。罔獲之時多。民安肯先出什七八之賦。而覬什二三之利哉。間有一年藝之而得利。則姦者必起而持之。貧民酷吏又起而要之。此民所以甯曠而不敢業也。盡除其禁。則民必業之。而民可資以佐水旱之急。是蠲本無之賦。而民徧受不貲之惠。孰與夫散實費之賑。而於民仍不徧哉。記曰山林藪澤民有能取蔬食者。野虞教道之。奈何不教而反禁之邪。若夫樹藝之必禁者。惟煙草。蓋民之食不以時。而最多費者。莫如煙。而煙之易禁者。倍於酒。酒供賓祭之用。而煙非所必需。酒釀於家難察。而煙藝於地易禁也。煙禁。而家之所省。可供一二人之食矣。此南北之所同也。至於南民之奢。尤在以禮節之。昏葬衣食器用。職官當以級爲差。餘酌民情而爲之中制。如衣服品官服綾緞。士子及民五十以上服綢。昏娶禮幣幾金。幾葬惟附於親者從厚。其與從儀文盡爲之節。讌會歲時伏臘。惟得祀其先及里社。其餘淫祀皆禁之。歲例演劇有禁。與神巡遊有禁。史巫祈禳有禁。如是則三年餘一。九年餘三。亦不難馴致也。蓋民之奢非好奢也。倘一人儉則衆共非笑之。夫亦迫於俗囿於習。而不得不然耳。即民之爲史巫所蠱。亦非好邪也。彼見其親之疾危。而有一人言如是則生。則迫而信之耳。誠能使之曉然於如是之爲禮。如是之爲正。彼又豈肯多費而入於非禮。陷於邪妄哉。則一時雖似拂民

之情而實皆生民之性正盤庚所謂丕從厥志者也禮志一定則民生日厚民俗日醇經久之計應莫過此臣因陋敢因說禮而援大學孟子及今所聞見以實之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臣案六經無屯田之說然此即屯田所自始也蓋古無所謂兵兵即民之農者也至戰國有武卒有召募而兵與農始分農出田賦以養兵兵代之征戍以息民夫兵果足以衛民且代之征戍則農力耕而食之亦相報之義無如承平日久兵非兵直惰民也視餉給以爲當然甘其食褕其衣且修飾儀容如婦人好女甚至典其甲胄弓刀以供朝夕之醉飽即朝廷恩恤之令屢下而百金之賞不足供其十日之歡是兵之食無日而足也食不足而兵何以足哉猝有征討之事使令及之則骨戰齒鬬已身且不能自衛況能衛民是農民力耕而輸之司農以養兵者皆虛糜也且兵之少而壯壯而老人之常也身生子子生孫齒日繁糧日益亦必然之勢也老疾既足以糜餉生齒又必爲之加餉日復一日加於胡底若必汰其老疾則彼壯盛亦嘗爲國宣力矣帷蓋之施可遽絕乎若限其新增則必使之不舉子而後可恐萬無此理也則莫如爲之計經久計經久則莫如設屯田古聖人之養民也非人人而衣之人人而食之也道在制民之產使民仰足以事俯足以畜而已後世不能如三代人授百畝之產而於兵則猶可爲計也蓋兵極多不能加於古者一國之民而合計天下其未闢之土亦不下古者一國之地則欲爲兵足食者誠莫若屯田漢文帝時從鼂錯言募民徙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此以民屯而即化民爲兵也屯之一道也宣帝時趙充國擊先零羌罷騎兵而留步士萬人以屯使部曲相保烽燧相通羌人不能擾田者乃蓄積日多此以兵屯化兵爲農也又屯之一道也二者居屯法之

大端矣蓋兵之氣欲其實不欲其驕明戚繼光募兵惟農民許入行伍市井遊手盡驅去之故以戰則勝此卽古人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之遺意也不然養驕兵如富家之養驕子日飽之以肉日啖之以果一不如意則啼幸而不啼則阿保以爲能事而筋柔骨脆一遇風寒暑溼則疾疢大作況望其蒙犯霜露跋履山川哉兵如此而望其爲我戰勝攻取不可得也兵之心欲其一不欲其分家無內顧之憂則其前也有力故曰士飽而歌馬騰於槽氣已勝也不然未行而先顧其家氣早餒矣當出兵之時負甲荷戈贏三日糧而止其遞而輸者懸懸也則係憂之而氣更餒矣故兵之食足於官不如其足於家也足於京不如其足於地也二者非屯田莫由也且屯田則兵與地爲安唐韓重華之營代北也東起振武西越雲中口極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此非爲國守直爲其家守非爲國戰直爲其家戰也視遣戍之與地不習者相去遠矣且屯田則兵亦與農民爲依諸葛亮屯渭濱雜居民間百姓安堵鄧艾屯淮南北農官民田阡陌相屬者四百餘里視客兵之與民不習者又遠矣或曰屯田固善然行之開國則易行之繼世則難用之兵爭之時則易用之承平之久則難蓋耒耜雖勞視鋒鏑之危則安矣當此而使之屯是去其所甚危予以所甚安有不難再計而決者若承平則不然矣昔宋太宗欲行屯於河北東路以陳恕爲營田使恕密奏戍卒皆游惰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恐變生不測因而卒止此非承平日久必不可行之明驗歟然而陳恕之後何承矩亦爲屯田使矣屯雄霸諸州當其時沮之者亦甚衆武臣既恥於營葺而初年因旱霜不成議者益囂譁四起承矩不爲動卒以有成衆乃大服則又何也蓋愚民可以樂成難與慮始不知久遠之安惟偷旦夕之逸禹疏九河徒卒大駭未幾而大使徒衆民樂赴功矣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欲行屯法必先密計天下可耕之地凡幾可使耕之兵凡幾

但先募民之善農而無田者。量給其飲食之費。令其相度何處近水。於稻爲宜。何處陸海。黍稷爲宜。任其擇地之上者自行開墾。不收其稅。入見其收穫之利。必有繼者。不數年而此耕者已成富人。則艷而效之者日益多。且舉其率先而化導多者。授以散職。令焜耀於田所。曰此以農而得官也。由是而兵之願耕。給以牛種。且教導之。獎勵之。願耕者日益衆。然後官爲之疆界。畀爲永業。若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檀順。東至遷民。鎭元脫脫成法具在。略可倣行。其後耕者卽以先耕者爲之師。如此則兵可化爲農。又仿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之法。使先耕者亦與兵同其射獵。則農亦可化爲兵。而兵與民之情膠固。守望相助。出入相友。民之情亦與地膠固。戰則同力。守則同堅。普天皆王土。卽率土皆王民。舉天下若泰山而四維之也。斯足食足兵之至。卽民信之至也。

進呈經義　　尤　珍

周禮地官遂人職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

臣案遂溝洫澮川。聖人之所以備天時。盡地利。以奠民居而爲功於萬世者也。畫野經土。肇自黃帝。至成周最爲詳密。周之興在西北。西北地多廣平。非若東南高下相錯。故東南水利。半由天造。而西北盡關人力。溝洫之制。不容以已也。其後初壞於魯。盡墮於秦。亦非一日之積矣。漢唐宋儒者每言復井田。其論誠爲難通。然以井田之難。而幷置溝洫可乎。夫溝洫之制。不定屬井田也。鄭康成注匠人曰。此畿內之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朱子曰溝洫以十爲數。井田以九爲數。鄭氏注分兩項卻是。是則鄉遂之田。不必盡井。而遂溝洫澮川既

著於匠人又復著於遂人者非以其制之盡善而無以或易也歟匠人言溝洫有廣深之尋尺然此但辨夫家之衆寡別徑路之小大意固謂路下卽溝溝畔卽田惟導之流行而不必拘其深廣且卽其閒暇而相與修除則以一夫治遂徑力無不足積之合萬夫以治川路又豈有不足於力者惟憚於作始而溝洫不治則天時無由備地利無由盡民居無由以奠矣竊計天時之行以十歲爲率其間水旱不過一二年誠使旱有所畜水有所洩則歲當得八九熟者而以其耕餘救其水旱卽歲歲有備可歲歲熟也決矣若夫地利之不盡豈惟荒蕪之謂哉臣習見東南之田一畝所入其上者可得粟三四石最下亦不減一石西北田所入其上者僅得當東南之下夫荒蕪而不治驅民力以墾之可耳治之而未盡將終無盡時矣甚可惜也是以溝洫之制行於西北者成效彰彰不一而足夫以水佐耕者豐得以省挽運之勞以水助守者險足以限戎馬之足昔人已論之詳矣而臣以爲河水之漫溢亦可因以無虞蓋西北河患秋汛爲大所以然者西北之雨多在夏秋其滂沱而無所歸必泛濫而并納於河河不能容而隄將失固非特其天氣使然也溝洫治而高平之地皆成沃壤沃壤之區皆能容水卽皆代河爲消納而汛可遞減大禹自言其治水而曰浚畎澮距川者此爾然秦魯之君卒壞聖人之志者何也蓋其時徒知富國欲加賦於民而惡無由因以其所開之阡陌授之曰我予爾田爾輸吾賦民卽有水旱之苦而國固已獨富矣聖人不忍忘其民故甯棄其地以爲溝洫而正供不妨於儉飽煖必欲其遂究之歲不爲災而戶日以增民無失所而情日以結旣富方穀禮讓可興和氣致祥所得孰多臣故曰此萬世之業也

經筵講義二篇

周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臣按王者以天下爲一家必使天下之民各遂其生而後作民父母之心乃盡然非必家賜而人給之也取材於地而貨不棄於地用民之力而力必出於身力出於身而天下無游民貨不棄地而天下無曠地是以天下之利養天下之民而政之詳備者莫如成周太宰之九職蓋農工商賈之生財人知之至推而及於嬪婦又推而及於臣妾閒民則非周公盡人物之性不能也就九職之中生財最多者莫如農而經曰三農則博民而生穀者無不盡也曰九穀則相地高下量時早晚度種先後所以順土性辨土宜者無不盡也乃其爲天下萬世籌贍足之計而終不慮於人滿者良由園圃虞衡藪牧之政兼修而備舉焉蓋以天下地勢論之不過五土就五土之中可耕者不過墳衍原隰止耳若山林邱陵川澤間或擇其可耕者以授山農澤農而其不可耕者彌望皆是也是生於山林邱陵川澤之民且有時而窮故因地之利而任圃以樹事任牧以畜事任衡以山事任虞以澤事而山林邱陵川澤之民遂得享山林邱陵川澤之利而不至於窮且非惟三者之民不窮已也懋遷有無互相灌輸而商賈所阜通之貨賄從此出矣又嬪婦化治之絲枲卽園圃之所樹也百工飭化之八材臣妾聚斂之疏材卽山澤之所產也至閒民之轉移無非轉移此數者而天下之地利盡天下之人力亦無不盡矣成周以還英君令辟未嘗不宵衣旰食焦心而勞思以農事爲先務也獨至園圃虞衡藪牧之職則廢而不講今自大江以西五嶺以南大概而論山林邱陵居平地三分之一而山則一望而皆童林則一望而如赭高

林大邱羽毛齒革地實生焉今多棄之與不毛之土等而長淮以南大河以北大藪大澤古之鳧雁魚鱉充物其中者今第爲積水之壑而已又燕冀齊魯地宜種植果蓏今車轍所經閭里井宿之間所謂千樹棗千樹栗者不數見也如是而物安得而不匱物匱而天下之民安得而不困就令無水旱之災百穀用成然而無田可耕者已坐而苦饑矣況天時不可恃猝遇凶荒百物騰貴公私交病職此之由爾夫小民趨利如鶩其處於山林邱陵川澤之間者豈果甘爲惰窳不圖富足以聽其山之童林之赭而邱陵川澤舉爲棄壤哉所以相視不前者甲業之而乙戕焉且業之者一而戕之者百焉是利未得而害已及之遂理之於官有司又視爲貲產細故委之塵牘而莫之省此所以寧荒其業而莫謀其生也若爲之明立禁條焚山林者有罰竭川澤者有罰漉陂池者有罰盜取橫侵者有罰頒行郡縣以時申明約束實力奉行有犯禁者官爲申理得實嚴懲或於所治內勸課多方整頓合宜使民得盡地利而無餘力著有成效者優予上考其不稱者罰如之庶幾州縣之官皆以是爲先務而民之良者自相與封殖恐後數年之間吏習民安生之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孟子所云不可勝食不可勝用豈虛語哉夫周官者周公致太平之書也而後世多病其難行以時勢不同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若太宰九職田地之利順民之欲事不煩而人不擾又豈迂闊而難行歟

周禮地官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稻人掌稼下地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

臣按周官溝澮之法先王所爲用人之力以盡地之利任土之宜而補救乎天時之可者也而既有遂人職復

有稻人職者遂人所掌旱田之法也稻人所掌水田之法也顧成周之時遂人之法最詳其爲利最溥彼稻人之職第以佐遂人所不逮而已自周以後稻人之法寖備其爲利亦寖廣而遂人之政竟輟而不講何以明其然也周官職方所掌之州有九其地之宜稻者惟荆揚二州耳其餘諸州皆宜黍稷菽麥者爲多自遂人之政修而此宜黍稷菽麥之土旱常不至於乾水常不至於溢地廣而所入豐則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勢所必至彼稻人之所掌者惟區區下隰之地而已故曰第以佐遂人所不逮而法最詳利最溥者莫遂人若也秦漢以還阡陌興井田廢而五溝五涂之法亦從而廢迺稻人職所謂蓄水之瀦止水之防蕩水之溝舍水之列寫水之澮行於東南者則未嘗廢也豈惟不廢而已方且漸詳漸備漸闢漸廣而歲之所入亦漸多饟之財賦盛於西北者今且轉而之東南矣東南之水田既饒於是言水利者又將以東南之法行之於西北如班固溝洫志所載有鄭國渠龍首渠白公渠其溉田或至五千頃或至萬餘頃皆古稻人之遺法也然同是法也有行之而利者有行之而利害半者有行之未獲其利而但受其害者行之而利必其爲可稼之下地而其土性又宜於秔稻也行之而利害半必其地勢雖下而泉源之遷徙靡常或土性疏而不利乎秔稻也行之未獲其利而但受其害必其土不宜乎秔稻且去水源遠其爲防不因水勢爲溝又不因地勢也夫南北異方高下異勢燥溼異性故旱田之不可爲水猶水田之不可爲旱也今必欲以荊揚之物產遍植之雍冀是第知言水利而不知因地之利以爲利也且果行遂人溝洫之法則西北旱田其利亦何減於東南何則西北諸州其地之廣輪既數倍於東南且穀之種類繁多有宜五種者有宜四種者有宜三種者周原膴膴土脉厚而水源深其肥沃比東南之塗泥又奚翅倍蓰所患者惟水與旱耳溝洫修而水旱有備則西北諸州歲之所入非徒不減於東南且

什伯而無算矣或疑井田既廢欲復遂人之法勢有所不行是又不然夫善復古者亦師其意而已矣觀周禮遂人之法原與稻人行法不同蓋稻田不可一日無水故以豬蓄之以防止之以遂均之矣必以列舍之而後以澮寫之焉旱田則潦之爲患者十之六七旱之爲患者十之二三故遂人五溝之大小不同其實皆溝也揆先王爲溝洫之本意第欲使水多之年水行溝中而不泛水少之年又可畜溝中之水以滋田耳今第相其地之下者以爲行水之區又相其地之最下者以爲畜水之所疏其節而濶其目不用盡復古溝洫之制而已獲溝洫之利矣然此非可以旦夕期也又非一二人可以集事也其道在以治地之法責成有地治之官蓋今之邑令州牧即古鄉遂之吏也三年大比課其事之成否果有明效者大吏以聞或加秩或賜金而毋易其任其未效者亦且課督之以觀其後果無狀乃斥去之其工程尤大者官爲民治之其小者則勸民自治如此則吏思效忠何患不可與圖事民爭趨利何患不可與慮始哉夫今之爲吏者多置西北溝洫之政於不講其講溝洫者又第知有稻人之法而不知有遂人之法此西北所以歲比不登民苦乏食也臣故因周官而推論之如此云

進呈經史說

齊召南

禮記王制大樂正論造士之秀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三代育才之制散見禮經後世進士之名蓋昉諸此也然考其序則由太學而升考其期則通鄉學計之以九年大成爲限考其所業則詩書禮樂爲亟所謂歌永其聲舞動其容固不僅習其篇章已也書始于點畫形象而極於疏通知遠禮始於灑掃應對而要於恭儉莊敬其習之也久其由之也熟是以筋骨彊而血氣和知識

開而精神聚道明德立足備國家任使匪直以詞翰之工而進之也其論之也自大樂正由其人教卽由其人舉情習而親夫豈無阿比之嫌先王以爲擇賢而授諸權不庸復疑其私核實而徵其素不使摸索於不可知之域體之以至公而責之以至明士於是乎服其教而壹其趨此教之所由成也升諸司馬孔氏引周禮釋之是已抑古之學者文事武備未嘗不兼故文王世子篇有春夏學干戈之文則射御之事自始生而志之鄉學而肄之故文武惟其所用公卿卽爲將帥沿至兩漢此風未泯刺史守令多能以武節著保障一方不煩徵調則猶先王之遺澤也科舉之學興士專於揣摩剿說讀經輒從刪削經義尤多假倩而實學微矣其聰敏者不過二三年已能工文詞取科第學欲速之敝中於人心而知類通達彊立不回之士蓋少矣文體代變司教者與持衡者各拘所好往往背馳士乃靡所適從矣文武之判自六朝以後漸不可復國家之經費由此日繁而緩急或亡足恃斯豈生才之不如古哉由教之失也夫士不素養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人才不素其而欲以興道致治猶爲巨室而乏梁棟也成材之道舍經術無由治經之方惟實得爲有用故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亦思所以致其實者而已矣

進呈經說

周禮地官至德以爲道本敏德以爲行本孝德以知逆惡

臣謹案此周制所以教國子之法也蓋人性之大分仁知而已而不能以無偏所謂至德卽知仁聖義中和禮其全而不偏者也所爲敏德卽知之分居多所謂厚德則仁之分居多合之孝友順三行凡皆于根本之地求之非徒取其枝葉而已國學之士自鄉學而升記曰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

揚本末輕重之分較然也漢制孝弟力田之科輔之以鄉評清議故教雖不及于古而人才猶盛自唐以後揚言之典彌備而人才漸衰明時罷詩賦詞曲之陋而舉歸之四書五經蓋將使人因文見道得其所性之蘊而有以施之於事也其簡別頗嚴故士猶有敦本務實之思其後慕文風日盛之虛名輕改舊制人才於是乎始壞臣請備陳其故明初郡學止置廩生二三十人皆肄諸學舍闕而後補人少故擇取之也精試牘少故學臣得親第其高下肄諸學舍故教官得以朝夕稽考而不至舍業以嬉此其制之善所爲隆於唐宋也迨其後置增廣生置附學生人數日多卷帙益繁學舍必不能容則不得不聽其散處學臣決難親覽則不能不有所假手加以傳車周巡不遑寧處其得與諸生相見者僅試後一旅揖而已此雖孔孟復生必無以陶鑄人才此司教之職所以雖勤而實曠也且夫入學之額既廣則倖進者多錄科之人愈衆則薦名者少始見爲易而所業不必精繼見爲難且益以滋怠臣竊計大縣人文之地諸生恆不減四五百人其能以文詞自見中式及拔貢出身者不過十分之一而已其一衿終老者且十之九在北方之士猶能勤苦力作自謀生計南方之士不農不工不商不賈乘學政之積寬而怠于業則并不得爲士其實而言之一游惰之民而已一縣之中諸生之內游惰者已三四百人衣食每無所資而衣冠反有所恃於是躋棄廉隅觸扞文网爲有司患苦國家亦安取此此士風所以似盛而日衰也臣嘗聞 本朝初年入學之額稍隘士轉能力于學以求進今額數日增矣而力學者益寡四書五經以爲干祿之具而不知其爲修己治人之方其所爲文悉是剿說之餘而不足爲躬行心得之驗仁智之性既塞其源惻隱羞惡是非之良亦僅存而無幾本實撥矣枝葉何觀爲學臣者又從而縱之劣等每多缺額劣行鮮能案治用苟悅人情而已非所以爲造就人才計也人才日下則政事皆屬具文風

俗無緣歸厚非所以爲萬年桑土之謀也故爲今日計最上以漸復明之初制其次嚴等第糾劣行學臣循務姑息以溺職治罪猶足持其流若因循不改徒區區焉救正於文體之間豈有益哉至太學者四方所視傚明之初制亦頗詳備有餘粟以給其家有不次之擢以鼓其志有碩學之臣如宋訥李時勉等以爲之長訥傳稱諸生趨走不中節訥危坐自訟時勉傳稱夜分攜酒果巡行勞勉此教之所由成也其後科目偏重監生不得與齒而祭酒一官視同冗散教事遂廢我　皇上命楊名時孫嘉淦相繼爲祭酒而命以成就人才可謂得人且知所先務矣然嘉淦部務殷繁成均之事幾同遙領固不能殫其精神與諸生相爲浹洽也謂宜精求其副貳使諳稟成規而實致之諸生朝稽而夕考言教而動法庶乎有所興起不徒博養士之虛名今監中肄業士約三百人在內者月給僅足餬口在外者止得四分之一每月兩次赴監爲僦車買飯之費而已有費於官而無益於士甚不必也臣察其定規之意緣帑金六千兩不敷分給而大學之士不滿三百則於觀聽不足是以爲此權宜塗飾之計耳臣以爲帑金不敷尚可奏請而養士之道貴精不貴多宜博求而愼取之志於道德者必察其素行志於經濟者必考其史學志於文詞者必折以班馬韓柳之法度其有合焉然後收之各就其長而導進之寬之以六年小成之期俾得專精於學優其廩給無衣食之意而懸不次之格以爲之勸如此則海內才能卓越之士皆將欣然樂就矣然計其足與此選者亦不過百許人不能多也就此百許人者長養而成就之使其進而效用必能有益于時闕而後補亦足以傳緒於後則亦不爲少矣孰與夫多而不精無以異於郡邑之學哉臣竊見近日喉舌節鎭之選其愼其難下至庶僚效奔辦事之才不乏求其深識遠慮憂國如家者實未多見是以庶言頗亡足采庶績未克咸熙錙貸雖煩而百室未臻於盈止澆薄成習而五品未歸於

親遜是皆人才不逮之所致雖　皇上聖明提綱挈領于上百司庶務幸無叢脞然可謂小康未可爲上理竊恐更數十年學術日非人才日陋將復如明之降萬以後臣不勝私憂過計蓋三代以上之人才由于教化三代以下之人才乘乎氣運由于教化者遞衍爲無窮乘乎氣運者一發而易竭必也以教化挽回之使人才迭興乃可以度越唐宋比隆三代臣先於編修任內輪奏曾援王制大樂正升進士之文略陳人才衰盛之故詞不別白無以仰翼　天聽茲復援周禮師氏之文而詳及於明之學制惟　聖主少留意焉

進書劄子

夏之蓉

漢董仲舒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宋馬端臨曰漢初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武帝始立學校之官置博士弟子員皆由仲舒發之

臣謹按國家致治之本首在得人而得人之要必廣其途以儲之使人不敢冒無實之名則造就隆而賢才奮故有其事甚習其術似迂而規制不可不詳者太學是也漢初去古未遠庠序之事已多闕焉至武帝時董仲舒以賢良對策乃進太學養士之說帝善其對置五經博士元朔中復置博士弟子員五十人攷西漢博士入官者有疏廣彭宣夏侯勝轅固后蒼之徒博士弟子入官者有兒寬蕭望之匡衡施讎召信臣之徒或以經術顯或以幹濟著得人之效於斯爲盛然臣嘗有疑焉太學養士自漢以後相沿不廢晉武帝時太學生至三千人唐貞觀中廣學舍千二百間宋立三舍之法生徒來學日益增擴而得人不若西漢之隆者何也所設非所尚所取非所用師法不立而規制不定故也漢崇經術尚吏治舉士必問鄉評入官必試實跡故通春秋郎可以決獄通尚書郎可以治河通周易郎可以卜筮通禮郎可以議儀節定郊祀通詩郎可以朝夕諷誦爲陳善

納誨之實未有不得其用者其敎之也選名儒爲學官經術行誼實足爲弟子所則傚故博士官雖小而朝廷大謀議丞相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外必列博士引經据古以參其是非益重之也試補弟子之法郡國縣邑有敬長上肅政教好文學者由令相丞長遞察之令與計偕其核舉之嚴如此一歲皆輒試通一經以上及高第秀才異等者或補文學掌故或以名聞諸不事學及下材皆罷遣之其考校之精如此故其時充選甚難而成材轉易晉唐宋以來豈不亦崇太學之名然設博士爲五經而晉則競趨莊老設辟雍爲實學而唐則競尚聲韻設成均爲人材而宋則崇工科舉之文晉固不足道也唐宋規模彷彿漢氏而所尚不存徒爲文具則亦輾轉相承日趨日下而已古人有言經師猶易人師實難非獨人師難也經師亦自不易漢之學者通一經可以用之終身後之學者通五經不能見諸一事夫太學國家所以造就天下之英才自非德行道義卓絕於時而經術文章可信今而必傳於後未足勝其任也爲之師者如不過教以科舉之文而已三家之村一閧之市亦必有學究焉成童以上餙科名而工摹擬習見習聞久矣千里負笈以觀光上庠聽其論說觀其儀範不過如此尚足敦教化而造髦彥乎哉且唐宋非無人也陽城爲師而世奮於忠孝胡瑗爲師而士習於經義其明效大驗亦可覩已唐由明經入仕者不如進士士皆重進士而輕明經宋由太學入仕者雖有上舍釋褐而亦不如進士之盛其核舉考校之法又不如漢之嚴且精此太學儲才所以爲虛名也伏惟

陛下稽古右文於鄉會掄才之外各省學臣舉拔貢生暨俊秀之士得升太學者凡百八十人較之晉唐宋以來充入之數若甚減而較之漢時博士弟子五十人之制則已增矣今誠力矯文詞之弊仿經義治事二條詳明規制其屬之經義者易詩書三禮春秋三傳爲一科二十一史通鑑綱目爲一科或專通或兼通分爲差等以時稽之

以月試之以歲省之合者留不合者去其屬之治事者爲田賦爲兵法爲刑爲禮爲歷律各令自署所長分條考核果德藝可觀大司成列諸薦剡以備擢用其餘一切罷遣如此則程材實矣將使參著作之選必有夏侯勝匡衡施讐之徒出焉膺民社之寄必有彭宣兒寬召信臣之徒出焉且非獨於此也京師爲首善之地太學諸生儲才待用則天下黨庠術序靡不聞風興起董子所謂教化之本原不信然與抑又聞之漢世太學之制諸不稱者郡國之濫充博士之失教也是在　陛下加意而已

進呈經史二篇　陶正靖

周禮天官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臣謹案注先鄭以殷爲治律輔爲民之平後鄭則以殷爲衆士輔爲府史以今直省之制準之殷則今經歷理問主簿之屬府史則今書吏也原設官之初如經歷等職名本用以檢詳律令佐治文書顧其出身冗雜入才凡鄙反不如書吏之熟習也於是權浸移於吏而此數官幾爲虛設又以書吏之不足寄心膂也於是別延幕賓幕賓中之才且良者十不得一其餘粗習律例略諳故事而已而不才之尤者或蠱惑其官甚且劫制之而與吏表裏爲奸如往者田文鏡之幕賓鄔姓者威行一省遍布黨羽此中外共知者又有近日粵西之幕賓教其官以殺人滅口逃竄無獲此見於彈章者其干法亂政亦甚矣所以然者幕賓立身事外勸懲弗及是以敢於爲非加以聲氣交通香火情熟凡在上司之幕者必不肯重繩其下其或負罪逃竄望門投止互相容隱是則　國家所與共治外者官也而實非官也幕賓而已幕賓之所習者法也而非法也因緣爲奸利而已刑名家言本不足致上理而又使小人竊持之欲求化民成俗之效不亦難乎往者侍郎吳應棻曾論及此第欲別

設九品掾司仍是苟且遷就之說是以格而不行臣思經歷等官即漢之掾屬唐之幕僚也然在漢唐時長官得自辟署故所用多得人其名聞於朝故功罪有所攷其賢者或升朝列以致通顯故士有所勸今誠欲除幕賓之積弊則亦酌復此法而已試以郡縣言之郡僚宜全置州縣之屬宜增置如所用幕賓之數其資格則自生監及考滿吏皆得為之由長官辟署而聞名於部不法者劾之不勝任者易之其俸祿則取諸其所以延幕賓者於公帑無分毫費其功罪則從其長而以年勞序遷尤異者許特薦兩司之幕亦如之督撫亦如之皆奏名而下諸部兩司以上所薦者得升印官若府佐貳如此則幕賓皆樂趨之而經歷等官多得其才國無冗食之員官收臂指之助斯陳政置輔之義也柳宗元有言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方伯連帥然則經歷等官未可以卑而忽之也此數官之事治則居其上者可不勞而治矣敢緣經義而罄其愚惟　聖主詳擇焉

漢書循吏傳宣帝嘗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

臣謹案漢循吏之治實足以厚民生而興教化為後世所莫及其故何也蓋自罷侯置守而天子所與共治天下者太守而已其下乃有令令以民情白之守守以聞之天子是天子與民相隔無幾也其後增置節鎮為控制計非為牧養計至于大官猥多則守令之承事逾難而民情之壅隔逾甚雖有為民請命之吏上司且層累而遏抑之凶荒待賑往往稽緩訟獄駁詰動淹歲時此吏治之所以不如者一也漢時太守之權最重其兵得自將其僚佐得自辟吏民罪非殊死皆得自決遣苟得其人則千里之內令行禁止盜息民安誠權重之所致

也夫權重固易以爲非亦易以爲功權輕則不能爲非亦不易爲功其賢者苦心幹濟功不其半其中才則謹自守而文深猾賊之徒倚法爲非如故也是謂輕於責功而重於防非此吏治之所以不如者二也漢世遷除之法雖不能詳攷諸史傳或縣令徵拜議郎議郎出爲太守太守入爲公卿階級無多故久任之而不爲淹滯位遇已重故人安於職而不萌苟且今令循資格至太守遠者須數十年精銳之氣已消戒得之患已及固無足與共治矣而其超資躐序者又多得巧利捷給之才徒長營競之風無補敦龐之化此吏治之所以不如者三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甯宣帝又以太守爲吏民之本觀於哀平以後而吏民謳吟思漢用啓中興則吏治之明效也夫治外之權固不能不重而假之於節鎭職名尊而統轄廣不免有隔膜之視甚至有尾大之懼此魏晉至唐所以爲失也若歸之親民之吏則無慮此此漢制之所以爲得也自三代以後享國久長者惟漢唐宋明其爲治亦互有得失若以治外之制言臣竊以漢爲最近古矣

進講經義摺子 乾隆三年

彭啓豐

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臣案盛夏之時發生方遂大君行慶賞之典所以順天時也大尉先儒以爲秦官傑俊謂有才賛則引而升之賢良謂有德必遂其行道之志長大謂有力者則舉建而用之然猶恐有濫及也故申之曰爵必當有德之位祿必當有功之位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記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人君馭羣臣之柄莫大于此設有不當而徇一己之私好則必無以正朝廷正百官也臣愚竊謂所以使之當其位者有三焉一曰尊宰輔以崇其體二曰恤羣臣以達其情三曰久任使以專其職明良之世泰交一德君不疑其臣而臣自不欺其君至于懲

大臣之專擅戒羣情之朋黨此爲夫主威不立庶政不修者言也若夫英明素著躬親萬幾宵旰憂勤無時或替其左右之大臣必有耆艾碩德從容朝廷之上以培養元和自能汲引善類扶植忠良故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既知其爲賢則布以腹心隆以禮貌此國家體統所關而凡陳力就列者皆有所倚重矣至如小臣雖僅邀一命之榮沾代耕之精未能當大任與大議然自其讀書稽古之日積思展布亦已久矣今日之小臣即他日之大臣故聖王每優恤而厚期之其厚期之至意尤在作其敢言之氣有時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不可以位卑言高爲罪也臺諫之官以言爲責固當責以盡言即翰林曹郎亦宜令分班陳奏講明經術敷陳庶事朝廷耳目既廣自能贊成清明之治臣下支體輻輳亦摩厲而不至于廢弃此安坐而獲用人之至計也天之生材至不齊也人之抱才不相假也有嫻于文雅未必能理刑名者即如虞廷諸臣兵農禮樂各有專司一官終身不易其任若甫履其地旋改而之他即以政務必茫然莫辨亦有明習其事而不肯精心辨理者夫既定三載考績之典則黜陟幽明約以三年爲斷非有大故不輕去位俾人與官相習官與事相宜推之郡邑守令有民社之責者使果吏習而民安宜彷古者增秩賜金之制即有殊擢亦不遷其地則惇大成裕之風與明作有功之效相濟而成矣古者累日以致貴積久以致官銓敘之法莫善于簡要莫不善于煩瑣刪訂律籍判別歲年吏胥不得顛倒其間而後畫一可守況人才之造就亦必優游漸漬俟其有成苟非有奇材異能震驚儕俗之望甯循循焉守資格而不變既可免壅滯沈淪之歎亦足息覬覦奔競之私履之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禮之爲敘秩然不可紊能使民志甯一官人者亦較量先後秩其次第則章程燦然志氣恬然矣凡此三者要在人主之一心公平正大悉去偏私舉錯自得其當乾坤之量無不覆載日月之明無不照臨所謂正其本

爲事理者也。書曰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蓋四時皆然。不但盛夏之月也。

皇朝經世文編卷十一目錄

治體五 治法上

治體五 治法上

治法論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陸隴其

帝王之道中而已矣惟中故緩獄措刑而不厭其寬詰姦鋤暴而不厭其嚴治具纖悉而不厭其煩獨持大體而不厭其簡此唐虞三代之治所以萬世莫與京也苟不審其中而徒徇於一偏方其寬也則姦宄肆行而不知詰方其嚴也則無辜觸網而不知恤方其煩也則天下多事而吏弗能紀方其簡也則教弛法廢而上弗知飭安在其能振風俗而感人心乎漢唐宋之所以有古治遺意者則以其寬嚴煩簡偶合於中也其所以不如三代者則以合而有未盡合也今　皇上紹承先烈思所以整齊風俗和輯人心則寬嚴煩簡之間誠不可不加之意然愚竊謂今日爲寬嚴煩簡之說者皆未得其要而徒徇一偏者也故見周禮之委曲煩重則以爲宜用煩見太公之三月報政則以爲宜用簡見漢高三章之約則以爲宜用寬見諸葛嚴峻之治則以爲宜用嚴夫周公之治周誠煩矣然其間豈無簡者存乎太公之治齊誠簡矣然其間豈無煩者存乎漢高孔明誠一以嚴而一以寬矣然寬者豈無用嚴之處嚴者豈無用寬之處乎蓋寬嚴煩簡者爲治之大體因乎時者也寬嚴並用煩簡互施者爲治之大要隨乎事者也故善爲政者貴因時而知變又貴因事而知變苟謂時可寬而一乎寬或可嚴而一乎嚴猶未知寬嚴之變者也謂時可簡而一乎簡或可煩而一乎煩猶未知煩簡之變者也　皇上垂統方新比之於周則正成康制禮作樂之會也其道宜用詳擬之於漢則又文景與民休息之會也其道宜用寬此今日之時則然也然以其事論之則又有不可概論者愚請得指其一二而其他可以類

推爲今日之宜詳者莫大乎尊卑上下之差別宜簡者莫要乎簿書文移之虛名宜寬者在錢糧之詿誤詔獄之株連宜嚴者在吏胥之舞法守令之貪汙尊卑上下之辨所以節淫侈定民志也今胥隸得與搢紳同服商賈得與公卿齊飾而法制不立其間將何所底止乎宜命禮臣酌其差等不厭精詳務爲定式庶貴賤不踰而
朝廷之名器足爲重於天下此以詳爲貴者也簿書文移上下所憑以爲信者也然今上之施於下者非必其盡行也以應故事而已下之申於上者亦非必其盡行也以應故事而已而徒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成其所欲此可不思所以省之乎宜務在必行不爲虛文庶官吏得盡心於職業亦以少損姦豪之虛僞此以簡爲貴者也錢糧之催徵不可寬矣然以分毫之拖欠而遭黜革以限期之稍踰而加譴謫不已甚乎詔獄之審錄有不得已矣然以一事之蔓延而累及千百以一人之有罪而禍及親屬不已甚乎此宜以寬爲貴者也吏胥之舞法亦既屢申飭矣而舞法者自若守令之貪汙亦既屢申飭矣而貪汙者自若豈非舞法貪汙者未必盡發覺發覺者未必盡加誅乎此宜以嚴爲貴者也故愚嘗論之曰寬而詳者爲禮嚴而簡者爲用此今日之中道也致治之謨無踰於此雖然猶有進焉夫寬嚴煩簡者治之迹而非治之本也治之本在　皇上之一心漢唐宋所以不如三代者非獨其政之未盡適中亦其心有未純焉是故以至仁爲心而無雜乎偏私以主敬爲心而無入乎怠弛此又　皇上用寬用嚴用煩用簡之本苟無是心而欲施之政事者烏得其中豈有是理哉

原法

朱仕琇

意者上與下同適于治之路也法者所以象上之意導天下使不迷于路路之紊而譎以越行者始信而終疑

故明法者不可不先之以意。意立矣。則法其所立之景也。長短曲直。天下得進而求之以推其不二。故令下而風行教成而弗叛。意者何。主也。曰仁義忠信是也。四者之爲天下迂久矣。然四者道行。則匹夫負重。旅山海而無憂。一日失之。則兵起于室。故雖前世暴君于肆恣睢而其張下郡縣詔令未嘗不日以四者責望天下。誠見夫四者之足以藏身也。使天下誠如暴君詔令以敦四者。則分明而恩固。雖剝膚椎髓。赤立窮困。猶徘徊濡忍。上下相維。以持暴君。則暴君之意。豈不得耶。故迂四者是未睹四者之利也。暴君利四者曰詔于天下。天下瞠而莫應。以法壞而意不至也。修法奈何。曰刑名之家曰。嚴家無格虜。故明威以行法。細賞深罰以致威。威氣中人則賊心生。其法之行。如裹針于絮而寢處其上。安其柔而不知偪于刺也。息偃輾轉。未幾而身血斃矣。商君以此亡秦。酷吏以此衰漢。法行之時。夜戶不闔。道無拾遺。境內肅清。豪猾屏息。聲震殊俗。遠塞益北。上之人御此威而過自喜也。心泰意侈。巡山告功。刻石頌德。謂天下不足爲。而子孫長治。然忠愛根芟。禍賊胎結。皮傅骨離。形強脈死。九族崩心。安問閭巷。一旦乘機迸裂。遠近冰釋。名號四起。城池自下。國亡之日。求一人死宗廟社稷不可得。秦之二世是也。威極而犯法。極而靡。苟取一切。不可暨于精微。垂之後世。是以明君不用也。故善制法者以意。不善制法者以威。世之說者皆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故爲天下宜明法而隱其意。若是則以詐令也。意倍仁義忠信四者而舉四者之法。挾非質張浮具以愚天下。天下即褫其法而喪其意。還以愚上。上下相譎。幽險荒蕪。則人心敗而世道憂。父不能恃子。夫不能恃婦。恤不能恃婣。任不能恃友。伏亦酒食。隨聲交際。禮容正色。以相篡取。聖口獸心。則四者反爲天下市。故文忠市僞。文愛市忍。陰陽反復。泯泯棼棼。吾不意周公仲尼之訓。直爲盜跖佐姦也。舉天下如此。則君人者何以安其位耶。一的立而萬矢至。斯上人隱意之禍也。故

諸葛忠武治蜀賞罰嚴明與商君治秦無以異也一則車裂而民不憐一則身歿怨家出涕舉國若喪考妣不忍除服白帽成俗宣與幽之效也秦民不敢議令而忠武之震庸主不疑則其心跡之宣與幽固可見矣夫宣者求人知知之則不逆其意幽者畏人知知之則其毒欺已而法詭不行此商君之所處所以爲可危也夫商君禁戎狄爲魯衛法未嘗不舉四者也而其反若此故荀卿曰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有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有上幽而下險上明而下化誠審于理亂之原也故君人者必將以四者著之意矣則哀矜懲創之思闓然人皆見之吹噓百度朝野震動如春將雷百蟄物皆鼓翼頓足啓穴吐土以俟出則雖未下一令未畫一謀而民固已早正以待之矣由是圖議大中以規無弊綱舉目張以持四者原而流之本而生之不于其意少加損焉則其政事之下浩浩乎若江河累累乎若轉丸于壁知必無有滯之者也賞一而勸百刑少而威衆讀詔書則泣樂政成則歌求其自爾無可疑故視聽得一而心志得齊也是以朝廷清明官吏信度上下膠固風俗涫美易世之後其教可復夫意與四者皆不敝之器也兩不敝相合明示天下以繫之其明不可滅其繫不可解此法之所恃以長固也故偷主恃法聖君明意意立而法舉則王路不塞百世長享矣四者之利大見于天下而迂之者杜口矣暴君所日詔而不應刑名之家所一切求而不能無患而此已安坐而致之指撝而天下從其袂叱咤而鬼神應其氣夫近在方寸之間不出衽席之際而兆民之志已通萬世之理已得正非索之幽渺而兢遠不可稽者也則君人者夫何惜而不加之意也耶

管仲論

任啓運

管仲霸之始王道所由絕也而吾謂欲復王道必自管仲始今有人焉自崖而墜萬仞之淵其所由起者必其

所從墜之崖也自中華而適荒外其所由反者必其所從出之塞也管仲者王道所從墜之崖伯功所從入之途也故吾謂欲復唐虞三代之王道必自管仲始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孟子惡其假非惡其仁也不然仲之存邢封衛何異於武王之興滅繼絕仲之連鄉軌里何異於周禮之井邑乘邱鄉長三選何異於鄉舉里選哉今以孟子貶仲之故幷仲所講求之法而盡置之是孟子特惡其假而今乃惡其所假之仁也唐虞三代之遺必不可復矣吾於伊周而後所深好篤嗜者莫如管仲其次則漢之諸葛武侯唐之狄梁公李鄴侯陸宣公宋之韓魏公李忠定公明之于忠肅公王文成公其人皆具旋乾轉坤之力武侯固以管仲自比其實狄梁公以下諸賢其經世之學皆深於仲者也武侯之仁過於仲而治蹟反出仲下蓋仲所承者禹湯文武之遺而武侯所承者季漢之末也今之儒者概以孟子卑仲遂幷仲所承禹湯文武之法盡棄而不道嗚呼此其所以終古不反者歟

養民論　錢維城

治天下者勢而已矣勢之所在道法出乎其中道一而法不一則百變而不離其宗法一而道不一則與世推移而要歸於無弊治民之道無過教養後世之教民非猶夫先王之教民也然求其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各得其所無以異所謂法不一而道一者也養民之法在務本而節用務本者勤之謂也節用者儉之謂也人情無不自愛其力出所愛以圖之必不肯輕所愛而靡之故勤者必儉而勸儉必先勸勤然而後世之患不徒在於不勤不儉也北方之田一夫耕數十畝犁而種之不蒔不培無桑麻布絮之事婦女嘻嘻而坐食南方則不然耕織之業男女同力其勤如此安慮其不儉然而衣食不完與北方等其故何哉蓋後世之財與三代不同

者二古之所謂財布帛菽粟而已皆產於地而出於農今不重布帛菽粟而重金錢農夫紅女終歲勤勞而所獲或不易一握此一握之物又寒不可衣飢不可食而無之卽無以應官吏而行交際夫金錢既寒不可衣飢不可食而重之者謂得之而寒可得衣飢可得食也是其要仍歸於布帛菽粟而止而所貴乃在空虛無用之地以無用制有用於是不耕不織者有權而本計失矣古者計口授田一夫百畝其貧富之分不過地有肥磽人力有强弱勤惰葢無大相懸絕者也今則不然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或無立錐農夫受其田而耕之役使如奴隸豪商大賈挾其金錢買賤賣貴子母相權歲入或數萬金攷史遷貨殖傳富者不過萬金小者千金今富者或以數百萬數十萬計夫布帛菽粟產於地產於地者有恆數積於此必歉於彼今以一家而有數千百家之產則以一家而致失業者數千百家也金錢制於人制於人者無恆數積之既久則其勢愈重而其歸之也愈大是富者日益富而貧者日益貧也此二者後世與三代異者也勢與三代異則務本節用之說適足以長富民而重困貧耳且後世之患尤在於貧者好自修飾而富者多節嗇余幼時見有爲大吏者禁民婚娶不得用綵輿鼓樂而民之業其事閉戶不得食者數百家有勝地禁民不得遊伐其花木而薪之而民之恃其地而食者萬人皆悵悵無所適此不知通變之道者也先王之制爲冠婚喪祭與歲時伏臘令民皆得燕飲歡樂交接往來者豈徒曰將以行禮也哉蓋以順其情而致其用而有無相通之道亦存乎其間也周禮荒政十有二而曰蕃樂多昏索鬼神三者皆繁費之事先王以爲歲饑貧民必無力於此其能致力於此者必其有餘者也因其有餘而導之行禮以通其用而貧民亦因其事而得食此後世以工代賑之法所從來也故多其節目使富民皆得以自暢其情而樂於行禮則貧民之得食者必衆矣節用之道不可概而行之若夫積重之勢不

可驟返則以漸除之而先去其太甚金錢之用不可去也去之失其富者不獨商賈而在國家要使布帛菽粟稍得其用民間貿易尺布斗粟皆許相通惟價極大者及行旅者乃得用金錢則農夫紅女非官租稅無所用之而金錢之勢輕占田多者不能悉舉而歸之官立年而限之自某年始田已至若干者不得增置不五十年亦漸均矣此與世推移之說也

三代因革論一　　惲敬

三代以上十而稅一用之力役用之田獵用之兵戎車馬牛楨幹芻糧器甲皆民供之而民何其充然樂也三代以下三十而稅一力役則發帑田獵兵戎則召募車馬牛楨幹芻糧器甲皆上給之而民愀然拂然若不終日者然何也韓子曰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雖然未旣也一人爲貴而數十人衣食之是七民也一家爲富而數十人衣食之是八民也操兵者一縣數百人是九民也踐役者一縣復數百人是十民也其數百人之子弟姻婭人數十人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是十一民也牙者互之儈者會之是十二民也僕非僕臺非臺是十三民也婦人揄長袂躡利屣男子傅粉白習歌舞是十四民也農工商三民爲之十四民享之是以天不能養地不能長百物不能產至於不可以爲生雖有上聖其若之何古者上有田而民耕之後世富民有田募貧民爲傭一傭可耕十畝而贏畝入十取四不足以給傭饑歲則畝無入而傭之給如故其賃田而耕者率畝入三取一歸田主以其二自食常不足田主得其一又分其半以供稅且困于雜徭亦不足此農病也古者工皆有法度程限官督之後世一切自爲拙者不足以給身家巧者爲淫巧有數年而成一器者亦不足以

給身家此工病也古者商賈不得乘車馬衣錦綺人恥逐末爲之者少故利豐後世一切僭之士人不恥逐末爲之者眾故利減其富者窮極侈靡與封君大僚爭勝勝亦貧不勝亦貧此商病也夫以十四民之眾資農工商三民以生而幾幾乎不得生而三民又病若此雖有上聖其若之何惲子居曰三代之時十四民者皆有之非起於後世也聖人爲天下四民日增其數十民日減其數故農工商三民之力能給十一民而天下治後世四民之數日減十民之數日增故農工商三民之力不能給十一民而天下敝矣聖人之道奈何曰不病四民而已不病四民之道奈何曰不病農工商而重督士而已夫不病農工商則農工商有餘重督士則士不濫士且不能濫彼十民者安得而濫之不能濫故常處不足十民不足而農工商有餘爭歸于農工商矣是故十民不日減不能夫堯舜之時曰汝后稷播時百穀曰疇若予工曰懋遷有無化居所諄諄者三民之生而已殷之盤庚周之九誥皆然此聖人減十民之法也曰三代之時二氏蓋未行也十民之說可得聞乎曰太公之華士孔子之少正卯孟子之許行皆二氏也有遺戍則已養兵有庶人在官則已顧役有門子餘子則已有富貴之游閒者矣其餘皆所謂閒民惰民是也然則有天下之責者其亦于三民之病慎策之哉

三代因革論二

惲　敬

然則三代之養兵可得聞與曰可周制六鄉爲六軍六遂倅之此民兵之制也三代皆同者也夫民兵既同養兵不得不同何也周官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鄭氏康成曰選右當于中夫選右則皆兵也曰屬焉必非散之州牧者也非養兵而何虎賁氏虎士八百人鄭氏康成曰不言徒曰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矣徒皆食于官者也非養兵而何虎賁氏主環衛然武王用之伐殷矣周官八百人而武王三

千是必有倅卒也非養兵而何非直此也古者戍皆更代更代必以期期之內皆不耕者也主芻茭之時有人主糧糗之供有人主兵甲之用有人主壁壘之防有人與養兵何異乎此兵之守者也周公東征至三年之久穆王西征至萬里之遠皆驅之戰者也與養兵何異乎夫司右虎賁氏周之官也則夏殷不能無勇爵不能無環衛之士可知也采薇出車杕杜周之詩也則夏殷不能無屯守之卒可知也殷餘之難荒服之勤周之所由盛衰也則夏殷不能無觀扈之討鬼方之伐可知也是故民兵既同養兵不得不同蓋古者大國不過數百里小國不過數十里疆事之爭多而越國之寇少耕耘之暇可以戰守是故以民兵守其常以養兵待其變至春秋而有踰山海之征連諸侯之役戰國之世抑又甚焉秦漢以降萬里一家一起事或連數十郡一調兵或行數千里是故以養兵持其常以民兵輔其變二者交用各得其宜不可偏廢也且人之受于天也古厚而今薄教于人也古密而今疎故古者士可以爲農農可以爲兵後世驅士于農則士壞驅農于兵則農壞泛令之則詭入詭出于二役而無用嚴束之則積怨蓄怒于一役而不安是亦治天下者所宜深計也夫世之儒者以漢之南北軍爲是而八校爲非唐之府兵爲是而彍騎爲非夫南北軍府兵已非三代之制矣何必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耶況乎郡兵之法未改則八校無害于南北軍屯田之制能行則彍騎無害于府兵宋之保毅義勇明之箭手礦夫則養兵且借助于民兵矣是在養兵者善其制耳不然取後世之民而日以荷戈責之幾何不速其畔也哉

三代因革論三

惲敬

周官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貢賦之外皆役事也起軍旅兵

役也田田役也役力役也追胥守望之役也後世兵出召募而兵役廢兵役廢而田役亦廢守望之役亦廢所不廢者力役而已至并租庸調爲兩稅而力役之征亦廢古之役事無有存焉周官鄉大夫之屬比長閭胥旅師黨正鄉官也遂大夫之屬鄰長里長鄙師遂官也漢曰三老曰嗇夫曰游徼皆賜爵同于鄉遂之官唐曰里正曰坊正則役之矣宋曰衙前督官物曰耆長曰壯丁捕盜賊曰散從曰承符曰弓手任驅使則役之而且虐用之矣周官宰夫八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序以治序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其制歷代皆行之夫軍旅田役追胥之役民役也府史胥徒之役官役也自民役廢而鄉遂之官等而降之以役爲至宋而衙前之役如官役之府史耆長壯丁散從承符弓手之役如官役之胥徒其官中之府史胥徒且若也蓋唐自中葉以來天下擾擾官役不足以周乎其事遂取之于民以助之助之既久則各有職司職司既定則各有功過其始以民役代官役之事而視爲固然其繼以民役供官役之令而亦視爲固然其役以民役任官役之過而亦視爲固然至熙寧之時而民役不可爲生矣是故鄉遂之末流變爲差役差役之末流變爲顧役差役則民勞而財日匱顧役則民逸而費可常天下無無弊之制無不擾民之事當擇其合時勢而害輕者行之後之儒者以熙寧之法而妄意詆誹非知治體者也且以後世官役之害民爲熙寧顧役之弊則尤不可何也熙寧所顧之役民役也後世之官役自周之府史胥徒而已然三代聖人賦之以祿以安其身寬之以時以習其事教之以道以正其向威之以刑以去其私如是而用之豈有虎冠鷹擊蠹蝕射之事哉是故知官役之可顧而官府修知民役之可顧而閭里寧知官役之可減而苛擾之事除知民役之可蠲罷而海內皆樂業矣

三代因革論四　　惲敬

由是觀之聖人所以治天下之道蓋可知矣利不十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此經常之說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此便私挾妄之說也雖然有中道焉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此權衡於前二說而知其重輕俯仰者也夫莫大于封域之制莫要于人民之業莫急于軍國之務而聖人一以寬大行之況乎節目之細尋常之用哉夫人之養生也日取其豐人之趨事也日得其巧聖人節其過甚而已如宮室之度求其辨上下可也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其不同者也而民之蔭室何必同如冠服之度求其行禮樂可也夏之毋追殷之章甫周之委貌其不同者也而民之短褐何必同俎豆之華疏不同于廟干戈之琱塗不同於師車旂之完敝不同于朝粟帛之純量不同于市蓋聖人之治天下有二倫物之紀名實之效等威之辨授之以一成之式齊之以一定之法天子親率諸侯大夫士以放之于民者必使如絲之在繅陶之在甄無毫黍之溢減而天下之心定焉若其質文之尚奢約之數或以時變或以地更故養生不至于拂戾趨事不至于迂回于是首出而天下歸之三代聖人蓋未之能易也彼諸儒博士者過于尊聖賢而疎于察凡庶敢于從古昔而怯于赴時勢篤于信專門而薄于考通方豈足以知聖人之大哉是故其爲說也推之一家而通推之眾家而不必通推之一經而通推之眾經而不必通且以一家一經亦有不必通者至不必通而附會穿鑿以求其通則天下之亂言也矣

封建論　綠野齋文集　　劉鴻翺

自秦廢封建柳子厚以爲封建非聖人意公天下之端自秦始蘇子瞻子由並主其說劉子曰子厚之論封建

是也其言周秦之公私則非也封建之廢存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上有修德之天子封建治郡縣亦治然封建必德大乃治郡縣德稍次亦治其理易明也上無修德之天子封建亂郡縣亦亂然郡縣必大不德乃亂封建德稍衰即亂其理易明也故封建之天下非堯舜禹湯文武之聖不足以懷服郡縣之天下漢唐宋元明之英君懿辟一人獨運於上公卿大夫士承流於下民未嘗不獲安天爲是雖不生堯舜禹湯文武而天下已治矣三代後天不能常生堯舜禹湯文武則不能不廢封建或曰中原之地不郡縣不足以尊天子邊陲之地不封建不足以控四夷余則曰天之廢封建無中外異也以天下之大命將出師反不如一隅之諸侯乎是自割其土地也是倒授兵柄於人也是防邊外之寇而樹邊內之敵國也國家威德鼎盛彼或捍禦外侮以邀天子之寵命一旦凌夷即帝制自爲矣且漢唐皆威服萬里窮髮之邦無不梯山航海而來邊陲不封建未見四夷之必能陵中國也或曰異姓可不封建同姓無土地甲兵欲望其扶危定傾於喪亂之日雖少康不能中興是又不知社稷之安危國祚之短長在王者之祈天永命不在懿親之私土子民天苟未厭漢光武崛起田間克復舊物何嘗有一成一旅哉天苟既厭其德則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當秦滅周時晉鄭之亡已久矣將焉依乎且漢有七國之變晉有八王之亂明有燕甯之禍尤同姓封國之殷鑒也說者又謂吾所謂封建有封建之利無封建之害也如唐顏師古之策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居而治可萬世無虞嗟乎太宗未行師古之策故說者云然太宗行師古之策而受其害則說者不復云矣夫國雖百里其主得操賞罰生殺之大柄則與天子同也今匹夫匹婦之含冤朝告於天子而夕罪其吏矣如師古之策即云不足以長亂國小則僭王室之變滋衛天子而不足而主不賢禍及民生而有餘以一眚之故天子遽廢其君絕其世非所以議功議親也以議功

議親之故而使匹夫匹婦之冤不得伸豈王者不使一夫失所之義乎然則封建之不可復無大小一而已矣吾故曰唐虞三代之封建天也秦之廢封建亦天也漢唐宋元之末海內分裂羣雄割據皆自相攻殺合於一而後已天不生堯舜禹湯文武之君不當堯舜禹湯文武之時而議封建是欲使天下之民無孑遺也豈天道哉

井田論 綠野齋文集

劉鴻翱

三代封建井田之制後世談治法者皆惜其廢然自秦歷漢唐宋元明非無英君誼辟有志復古之主而卒不能復夫封建之廢人主有太阿獨運之便柳宗元曰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井田下有利益於民上無害於君而亦不能復蓋其勢有不行者矣論者曰復井田必奪富民之田以與貧民富民不服必生亂蘇眉山曰使富民皆奉其田歸公計爲川爲澮爲洫爲溝爲遂之繁多必塞溪壑平澗谷夷邱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竭天下之力耑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成井田成民之死骨已朽矣余謂民即不勞不死其勢亦斷不可行何也古者王畿方千里公卿大夫元士采邑畢在其中公侯伯子男附庸皆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等有卿有大夫有上士中士下士其所食之田不過如今之村堡民之力穡以奉其上略如今富民之佃而又大半世祿高曾祖父與民相依爲命地狹則措理易周情親則甘苦不忍以自私又擇民之耆德爲比長閭師里宰黨正歲時簡稼器趨耕耨無異父兄之督率子弟故上以誠愛下噫嘻之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下以誠戴上大田之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上下樂而頌聲作故可行也自秦倂天下罷侯王置郡守州縣之大者兼古方伯連帥之封小者亦在五等之列令之不常如傳舍吏胥士人耻爲民之狹

滑嗜利者應役是時而行井田地既遼濶難周令與民情又疎而不親約一縣之衆不下數十萬戶民之二十受田六十還田者日可數百人令之精神不足以給必假手於吏胥財多者得肥饒財少者得磽薄舞文弄法訟獄繁興從殷之助則防民之自私其力從周之徹則遺秉穉穗皆干罪戾矣豈不殆哉且夫蚩蚩之氓日盡力乎南畝一聞官府之命則駭汗不知所爲者此後世之民情也悍吏之催科叫囂奔逐而民猶有恃者國家一定之賦縱浮收倍取民猶得食其所入之餘也若井田行則民之有田無田皆縣諸令與胥吏之手民不得而自主之矣如何其可行也張子欲買一方之田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重本抑末以示可行夫張子非一方之田則可如合通邑大都之田而井之欲保弊之不叢生雖張子不能何者井田第可施於私土子民之世封建廢而井田斷不能復矣如曰復封建以復井田而國家之治亂又不在乎此故君子勿取於泥古也

限田論　漢史儀　　孫廷銓

哀帝初行限田之制王侯已下至庶人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過科者沒入縣官此其議本於董仲舒欲以抑豪強塞兼并少近古井田之意爲論甚美而卒難施行者以遠於人情也蓋上世淳樸未散萬法相維故其君可以衆建而不爭其民可以耦耕而不亂至周衰霸起而古法已盡廢矣況又數百年欲則古昔而爲治固未有萬法俱廢而一法獨立者也且如天壤之間山高澤深二氣之能冰寒火熱一人之身股長指短萬象之表鵠白烏黔極其不齊之數至於倍蓰無算固孟子所謂物情者也今夫生民之有豪強貧弱亦如是焉矣天地得其理則紛紜萬感而胥育王者平其政則參差羣品而皆安故夏殷之末造井田無改而桀紂之民貧漢之初

興阡陌亦無改而文景之民富在所以撫馭之者而已固不必其齊同也況當軍旅災祲之餘民有非業之作野有不耕之田欲驅天下而歸農苟有辟草萊以贍國賦者惟恨其少及其易世各有分土蒙業而安遂欲裁多就寡摧强爲弱爲此紛紛者貧者因懷非望富者亦有何辜非王政之平也夫人情驟見傾奪必不甘棄其所有此不肯瓜分移寄徒應空名則必有攘奪矯虔適資暴吏而民始膠膠然亂於下矣夫爲治不本人情而好爲高論動以法古爲名甚則爲王莽不甚則王安石祇以厲民而已曷足尚哉

偶記　　陳鵬年

秦之暴不在長城隋之惡不在敖倉元之亂不在治河安石之虐不在八股惟其人既得罪萬世則雖有功於天下者世亦且罪之故爲治當正其本而務其大

識遠則量大雖至可震衒之事視若尋常其實原亦尋常也武侯以王佐才受顧命之重但云先帝知臣謹愼曹彬下江南凱還時但云至江南勾當公事回昔人有德政致猛虎渡河之異對君問但云偶然耳今人夢得一錢至旦還笑揶揄遇朱逾日未忘視此當何如哉

渦河在淮之南商船自淮入渦至河南祥符縣銅瓦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以達陽武陽武去衞河只六十里此元人陸運之故道也倘漕運中梗河道未能遽復而又不經黃河之險此亦備急之一策也

昔人推水學者曰郟亶曰單鍔郟亶詳于治田單鍔詳于治水兼而用之水利舉矣然行之大是不易昔周夏二公治水吳中民初不便詢諸父老父老對曰相公開河功多怨多千載之後功在怨磨二公斷而行之功施到今

書崔寔政論後

袁枚

崔寔政論曰嚴之則治寬之則亂孝宣之治優於孝文仲長統曰人君宜書此一通置之坐側是二人者教後世之君日以殺人爲事者也夫政者正也當其可則政矣古之聖人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議貴議親非寬也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不蔽要囚非嚴也亦曰當而已當則無所不治不當則無所不亂安見嚴者皆治而寬者皆亂也或曰寔之爲此言者目擊元成之衰孝宣之中興故耳是大不然夫元成之衰是昏也非寬也果其寬則蕭傅不殺堪猛不誅王章不死矣孝宣之中興是明也非嚴也若果嚴則不弛酒食之禁不除子匿父之條不縱張敞之亡命矣或曰寔此言爲桓靈之柔懦言之是尤不然善射者有志於殺人其所殺者其仇也不善射者有志於殺人則旁穿斜出必殺數十人而仇猶未死也教英主以嚴猶可教庸主以嚴尤不可當桓靈之昏黨錮牢獄毒流海內李雲寇榮張鈞劉陶之死寔猶以爲未足乎然則子產火烈之說非歟曰火明象也明其法使不犯而已不以焦爛爲功也古之人知英主不世出昏主亦不世出故爲中人說法曰御衆以寬曰寬則得衆曰寬而有制未聞以嚴教者以宣帝之明而有意於嚴故趙蓋韓楊之死猶不厭衆心況桓靈乎吳劉廙作先刑後禮論陸遜非之是矣

名實論

張士元

天下之事有本非格令之所限而蹈常習故若限於格令而不可稍變者按其名則是究其實則非也試言其大略一曰循例一曰避嫌古無所謂例斷之以義而已矣無所謂嫌出之以公而已矣世道既衰上不能無疑於下下亦不能無疑於上於是事之有例者非例不敢爲也其無例者以他事之例例之亦非例不敢爲也令

所當避嫌者固不敢不避矣卽非令之所當避者亦一切避之何則天下明殺之人少而庸懦之人多二事不利於明殺之人而最利於庸懦之人夫不循例不避嫌而遇事奮發有補于國家者未必加賞而循例避嫌者雖逡巡退縮亦不加罰則人臣何爲而不循不避哉此弊仍而不革則舉天下大臣小臣內臣外臣皆奉格令以從事而無由考其賢不賢才不才矣故曰不利於明殺之人而最利於庸懦之人也漢汲黯爲謁者上使往河內視火災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丙吉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以皇曾孫坐事繫其後上有望氣者言使盡殺詔獄繫者吉閉門拒之曰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還以聞武帝亦悟因赦天下夫黯與吉之所全者大矣使兢兢守常事之例豈能成功乎晉祁奚辭於軍尉悼公問孰可奚曰臣之子午可公使午爲軍尉軍無秕政唐太宗任魏徵或告徵私其親戚帝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猶以其不避嫌疑讓之徵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若俱存形迹則國之興喪未可知也帝瞿然悔之夫奚與徵之不避嫌豈可謂私乎又如趙充國備羌詔書屢促其出師力持留兵屯田之議護軍等爭之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於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其上奏曰奉詔出塞引軍遠擊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社稷之福也卒從其言羌人降服然則循例避嫌者得非內有所不足歟惟事關君臣之分禮涉顯微之際則君子必循所當循避所當避不肯冒不韙之名然此乃人臣一時之遇而非謂可概施之常事也且君之於臣固當推心置腹委任責成而爲臣者受國家之任膺重大之責亦宜慷慨赴義有以自效豈得苟且從事而情同局外設臺省之臣以宣布詔諭爲職封疆之臣以承奉文移爲職漫不省得失可否自謂潔

已奉公脫然無累則天下之事果誰任之耶漢世遇天時水旱日星變蝕川溢山頹則三公引咎請退若不可對人者而郡縣被災害什四以上則太守亦坐免後世此道不行雖國家有大災異天子下罪己之詔而大臣恬然不知愆懼以爲我事事取中旨未嘗竊絲毫之權則國之治否民之安危固不任功過也然至國家有大喜慶之時則隆恩殊典錫予稠疊亦未見有固辭不受者是但享其安樂而不共其憂患也豈知巽懦巧避亦有時不能逃其譏責耶是故用人之道在核其名實而已名實既核則忠佞與優劣俱見而朝廷可以收人才之實效矣石慶相齊齊國大化黃霸守潁川治行甚高及兩人爲相皆不能稱職宋王珪居翰林歐陽公以眞學士稱之至于進位平章乃有三旨相公之目假令石慶黃霸終於郡國王珪常爲學士則亦天下之名臣也誠何取乎台鼎之位以暴其所短哉

法制 日知錄

顧炎武

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廢而非所以爲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風俗而已故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周公作立政之書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又曰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其丁寧後人之意可謂至矣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於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太史公曰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奸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然則法禁之多乃所以爲趨亡之具而愚闇之君猶以爲未至也杜子美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又曰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其切中近朝之事乎漢文帝詔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而上擬於成康之盛也諸葛孔明開誠心布公道而上下之

交人無間言以蕞爾之蜀猶得小康魏操吳權任法術以御其臣而亂奪相仍略無甯歲然非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乎

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詳究事勢豫爲變通之地後人承其已弊拘於舊章不能更革而復立一法以救之於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於叢脞其究也旣而不行上下相蒙以爲無失祖制而已此莫甚於有明之世如勾軍行鈔二事立法以救法而終不善者也

論治四則　　魏禧

考覈人才繩以六曹之職如學兵者考其韜畧學刑者考其律例最爲切實不浮然天下之才有未必能專精一曹而獨能明於國家興除之大故强弱之大勢斷非常之事定卒然之變其精强於六曹者至此或束手而無措若必以專才繩之則此等人皆遺棄矣故循名責實之術反有時而失人司用人之柄者不可不知也余制科策分六曹策士而有通論國勢治體之題意蓋以此

古今之弊政有十反重墾令而田益荒行保甲而盜益横講鄉約而不孝不弟益多舉俊秀而子弟益棄詩書行鄉飲酒禮而父老益卑賤顛連失所蠲災荒之租而下益費精庠序之選而士益僞黜公府舊役使良家子代之以除其害而民益困糾罷吏而官益貪懲蠹胥而吏益毒門人問曰可得聞乎曰一言以蔽之上下交征利而已矣佃民田者費一佃官田者費三令下而不應則以法勒其鄰農而近官之民田不敢耕矣是謂重墾令而田益荒一家失盜十家並坐株連囚繫敲扑取貨故不聞官則一家之害止於被盜聞官則十家之害甚於被盜矣於是見盜而不敢指盜亦自知爲官吏之資也公行而無忌是謂行保甲而盜益横以爲不孝不弟

也罪其子弟矣又罪其父兄之失教非行貨不得釋也家有逆子而父不敢聞於人子未懲而父先得禍則姑聽而任之是謂講鄉約而不孝不弟益多詔舉俊秀則下產以上能識字者被蠶食於是易業工商竄爲胥徒是謂舉俊秀而子弟益棄詩書登賓席者破產百金一時師生幸爲肥身報怨之具於是溫飽市人年近五十者聞將舉盛典則挈家逃匿於遠僻日用亡聊愁苦生疾有司或拘囚鞭扑訹以隱匿至有禮請甫臨而懸梁仰藥以求死者是謂行鄉飲酒禮而父老益卑賤顛連失所議上災傷計畝科費急於正供幸而賜免追徵已盡是謂蠲租而下益費減弟子員額以求眞才也則高値而多鬻是謂精庠序之選而士益僞良家子畏近官府破家求免免甲則簽乙乙以下遞免而老吏積胥居然用事故代役之令一下則姦胥愈飽良民愈貧是謂除害而民益困罷吏有糾蠹胥有懲則莫不貴貨而開釋獎勸之於是官胥之富者貧矣貧復求富則思以一月之得償其一歲之失若飢者之望飽而食於民必甚是謂糾罷吏而官益貪懲姦胥而吏益毒語云興一利不若除一害君子不幸而居末世雖有善政吾不忍聞也

治事人最要有畧方處置得宜然有大略有遠略有雄畧目前緊要著數得一二可當千百者曰大略事機出耳目之表利害在數十百年之後曰遠略出奇履險爲人所不敢爲不斤斤於成敗利鈍之算而目無全牛氣足吞敵曰雄略識不遠者不能見大略器不大者不能知遠略識遠器大而無雄才壯氣者不能具雄略雄略天授不可學而至故人當以拓充器識爲先也井田既不可行均田亦不易行惟限田不失古意而可行然前人皆以法繩之亦于人情不順惟蘇洵田制近之又未有畫一之法予覃思五年作限田三篇其法一夫百石止出十一正賦過百石者等而上之加以雜差若田多者貲與無田之人或分授子孫不過百石則仍止出正

賦是同此田也貧者得之則賦輕富者得之則賦重所以驅富民賤賣而田不必均而可均矣私謂三代以後最爲善法質諸君子亦皆歎服獨家伯子以爲不可謂苟行此法天下必自此多事且後世天下之亂止在官府縉紳貪殘民不聊生不係富人田多貧民無田苟刑政得理民自樂業何必紛紛爲此也浙江秀水曹侍郎（名溶號秋岳）則謂此法議之南方猶可若北方貧民傭田者皆仰給牛種衣食于多田之富戶今卽每夫分以百畝耕作所須色色亡有田漸荒而賦不可減數年之後唯有逃亡況望其以賤價買諸富民乎陝西涇陽楊閬佩（名敏芳）則謂田賦倏輕倏重朝無成法官無定規吏因作姦民多告訐非天下縣官人人賢能則擾亂方始矣予以三君言反覆思索凡數夜不寐乃焚其稾因筆記于此以見改法之難爲獨見之難任入當國事切不可輕試紛更也

國家所以明禮義超越前代者四書五經制科之得而非八股之得所以無經術遜前代者八股制科之失而非四書五經之失也以八股可觀德則姦僞輩出以八股可徵才則迂陋已甚以八股可明理則聖學實昌明於宋儒未嘗有八股也故爲經濟題能如漢人制策理學題能如性理中之成文可誦者可矣予于乙酉間作制科策欲以四書五經命題而以論策制體云

論治

陸世儀

周禮是治國之書蓋古人封建王者所治止於王畿以內故書中所詳止於一國之事使諸侯各如是以治其國則天下皆治矣後世治郡縣之天下則不然緊要在擇守令明黜陟若守令得人則青苗保甲之法皆可徐舉而無弊王荊公不識此意初執政柄卽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不問守令若何概以青苗保甲之事强諸天下

是以治國之道治天下也所以不終朝而壞試觀荊公治臨川時青苗保甲原自有成績則知治國之道貴密治天下之道貴疏也古今異宜爲治者不可不審

天下利而已矣善言利者使天下皆利其利故己亦得利其利不善言利者欲一己獨利其利故天下亦各利其利

古之天下禮樂盡之今之天下賦役盡之能平賦役治天下爲得半矣

欲兵之精不如省兵而增糧欲官之廉不如省官而增俸

書王荊公文集後

袁枚

荊公上仁宗書通識治體幾乎王佐之才何以新法一行天下大病讀其度支廳壁記而後歎其心術之謬也夫財者先王以之養人聚人而非以之制人也今其言曰苟不理財則閭巷之賤人皆可以擅取與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然則荊公之所以理財者其意不過奪賤人取與之權與之爭黔首而非爲養人聚人計也是乃商賈角富之見心術先乖其作用安得不悖三代聖人無理財之官但求足民不求足國其時黔首熙熙一心歸附譬之臧獲婢妾仰食于家主然所以畜之者恃有恩意德教維繫其間不徒恃財以相制也後世秦隋兩朝專求足國不求足民卒之與爭黔首者陳涉竇建德之流貧民乎富民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民之有貧富猶壽之有長短造物亦無如何先王因物付物使之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而已春秋時阡陌未開豪強未并孔門弟子業已富者自富貧者自貧而聖人身爲之師亦不聞裒多益寡損子貢以助顏淵不勸子華使養原憲者何也宋室之貧在納幣郊費冗員諸病荊公不揣其本弊弊然以賒貸取贏考其所獲不

逮桑孔而民怨則過之以利爲利不以義爲利爭黔首反失黔首矣悲夫

皇朝經世文編卷十二目錄

治體六 治法下

擬策五道 韓菼

法令應歸簡易疏 盧崇俊

請省奏銷駁查疏 姚文然

請簡承追章奏疏 王奐曾

敬陳時務疏 姚延啟

與安徽李方伯 方苞

敬陳新政四事疏 何道生

敬陳治滇實政疏 蔡毓榮

遂次見聞入告疏 楊椿

答曾君有書 魏禧

復林若州言時務書 程含章

治體六 治法下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擬策五道

韓菼

問天人相與之際。蓋可畏矣。人事兆於下。則天象應於上。災異者。固盛世所宜有。而人君彊勉之所起與。然猶懼矣。我　皇上以沖齡嗣歷。服於天之不假易。蓋兢兢焉。乃卽位以來。彗星見於翼軫。及斐歷十有三舍。京師地震。河北淮南水暴溢。傷廬舍壞城郭。陝西元霜降。大雨雪。偃禾稼。殺人民。山東西大饑。人相食。江北旱蝗。都城隍陷十餘丈。下視水中若廬舍然。或訛言佛出相驚恐。蓋五六年之間。變故多矣。我　皇上飭躬齋精。思與海內更新。求直言。赦罪囚。已逋責。蠲租賦。發倉廩。賑貧窮。恤孤獨。停不時之繇。斥貪酷之吏。恩澤及民甚厚。所以儆大小臣工。修省闕失者甚至。乃入春以來。白氣亘天。長數丈。如疋練。灼爍有光。陝西益饑。民死相枕。河數潰。徙淮上州縣被水災。而畿輔亢旱不雨。五月癸卯。太白晝見。凡三日不滅。垂象著明。赫然可畏。夫變不虛發。緣感而起。厥咎何占。其應云何。何修何飭。而可使風雨節。寒暑時。年穀熟。星緯順序。川后循職。以幾於太和之盛。其悉意直陳。毋以讖緯亂經。毋以偏黨害公。將欲究天人之致。明治亂之樞焉。

問古之聖王。皆賴賢臣以共功名。一時之臣。無大小。無遠邇。咸貢其言。獻其身。任與議常兼。而亡有顧望懷安之心。猗歟。其聲績顯不偉歟。降及後世。往往小臣議。大臣任。發言盈庭。而受裁於執政。用事之臣。任事者之心不堅。而議者亦傾搖懈弛。無復慷慨言天下事。人才敝矣。治亦闕焉。我國家振厲官方。俾官得其職。職得其事。所以訓誡之者甚備。然比見事無鉅細。部院諸臣不任也。必督撫議。督撫不任也。必其屬議。及議上。猶不任也。

復遞下以議何任與議交相待也其果有見於民生利害政事得失外吏言之曰無容議也臺諫言之曰無容議也何任與議交相左也今何以策任事者之心而并以作議事者之氣與比奉　上諭凡文書奏報部院諸臣當以時定毋借端駁察而又諭言事之臣務條利弊毋泛論瀆陳約敕至矣其遂可以破積習而儆惰靡否也夫文移往復糾舉細故非議也堅守成例非任也果何以振飭在位肅然更新以共圖治理俾文章政事卓然有可觀

問古者完要塞備邊竟亡敢輕棄尺寸地所以衛民生而固吾圉也曩以海氛未靖慴姦民之爲賊間也而內徙之濱海處所悉斥爲曠土民竊至其地者輒加法此獨智遠覽無窮之計不惜數千里之地而坐銷姦宄之萌支解寇盜之具也獨是民以遷徙故流冗失業或阽於死亡甚可哀傷比年以來賊益衰息議者頗欲令民返故地毋久失佃漁利欲如議予之耶恐爲姦者不知法禁或潛與賊市以重爲邊竟憂卽勿予是久苦吾民也審何道而可議者或曰今兵多冗食而所棄地故肥饒卽勸之佃作所以收地利省厚費甚便然諸軍士大夫勞苦於外十餘年于今其勤甚矣今巨孽未平猥勞以農夫之事疲其力於久廢不耕之地恐非所以慰征夫而恤遠役也幸今兵威遠屆邊鄙稍寧甚惜此土田不忍長棄捐而未知所以興復之宜試條其可者

問國家歲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令民以道里之費予軍而官復定其耗率三鍾而致二費亦甚矣而江南省復歲運白糧十五萬餘石計其僦費二十餘萬金悉領於縣官之經費以粟賤時計之不啻再倍於正額也往者議罷運令民輸其直於後則行半運而餘輸直如故顧粟賤而官不時其值民甚苦之不得已復歲運之舊然官益蕭然煩費矣我　皇上念官與民之不可以偏困也而思所以變通之因令于歲漕之數量留十五

萬石令輸其直而即以所餘之船與軍齎白糧而致之京師此一轉移間不益漕不僦船不增一卒之費而坐省大司農金錢十二萬餘也然此歲漕十五萬石者不以漕而以金其將安出與均之出于民也其果能時其直以歛民耶抑不然也方今粟錢不得其平稽諸古制宜出金錢以斂民之粟顧益散粟於民間而歛之以金得無使民重病願更有以權之期於官民兩利無獨困此一方民而後可

問貨利於刀流于泉錢之爲言泉也如流泉而百貨通焉往者法錢不行而姦錢日蕃因禁所在無輒鑄錢專令寶泉寶源二局鑄作挾銅積籠奇羨而畢歸之上宜也然官錢益少而民益得挾其僞錢以自便利權散於下錢貨壅于上于法禁未便比者令督撫臣各量其地與應用錢之多寡復開鼓鑄其地丁課稅民得賦錢率什之三而官之予兵及給諸經費亦如之此故往例而益明厲其法欲使必行庶幾乎錢之流通可日月冀與然嘗思其制間有未安官錢之直貴民頗不便之一矣以官之直予兵兵轉而他售將無所讐焉二矣吏操造幣之勢成殺雜爲巧三矣欲毋惜銅愛工使質重而工良又恐杂銅日替究無所取贏焉四矣錢文不精而直又重則隱屏盜鑄者得而乘之五矣凡斯所慮闕而不圖何必計之鮮也能商功利者或不乏矣其務有以權之欲使貨賄流通下以便日中之市而上爲國家收鼓鑄之利期於餘財貫朽而不校稱盛治焉

法令應歸簡易疏 康熙四年

廣東總督盧崇俊

奏爲政歸簡易以端治原事臣聞民生休戚動昭天象國家利弊實繫民生使果弊盡革而利盡興自當有休無戚矣臣竊以爲國之大利在于政治簡易而國之大弊在于法令繁多何也夫法令一多則內外衙門在大官惟成例是遵毋多查駁之煩在有司惟功令自畏有不遑救過之慮豈能計及民生之休戚而施撫字之仁

邪且因簽追之際以致左右作姦則民生愈受其困矣若政治一歸簡易則大小臣工各有暇豫之精神衙門各役莫施鬼蜮之伎倆是害不除而自絕利不興而自溥不必求遂民生而民生自遂故古來止頌寬大之爲美政未聞以文法之繁爲善治也夫一法立則一弊生故法愈多而弊愈滋夫滋弊緣于法多則救弊惟在減法有不辨而自明者矣向來立法之密其意在于除弊安民奚知弊反從此而滋民又從此而擾乎恭逢我

皇上智仁天縱知大計軍政之循陋規知考滿等第之恣營求而毅然停之知四部考成之繁瑣叢弊而歸併戶部綜核知各關差官之騷擾商民而責成地方徵收天下官民商賈已受無窮之福此即多事不如省事之明效也今日求治之法不須遠法前王但就　皇上此念而擴充之將六部現行事例命其逐件講求如書有云刑故無小宥過無大止將貪婪姦私明知故犯者按例處治其餘因公獲過者概免瑣議減之又減直至于必不可減而始存其大且要者則法令簡明大官易于綜核有司得以展舒始能共講撫字之術以遂民生而回天象不難矣

請省奏銷駁查疏 康熙九年

給事中姚文然

題爲請慎奏銷之駁查省冗奏以節　睿勞事臣惟章奏之最繁者奏銷之駁查但錢糧款項未清駁查必不可省言槩省駁查則非矣惟有不應駁而駁者以至內外屢題屢覆頻瀆　宸聽此等之類實屬可省臣舉一二事言之如湖廣省康熙六年兵馬買用豆草等項價值共五萬餘兩初經部覆湖北巡撫劉兆麒湖南巡撫周召南奏銷康熙六年錢糧兩疏內俱云草價與定價相符豆價比上年減少均應准銷於康熙七年五月九月各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乃七年九月部覆湖廣總督張長庚報銷康熙六年兵馬錢糧一疏內又

稱豆草價值已浮難以照算請　敕下該撫覆減具題等語臣查康熙六年該督報銷湖北湖南之豆草即湖南北兩撫所奏銷之豆草三疏本屬一事款項價值相符何爲三月之內一允一駁耶至康熙八年二月及五月內湖南北兩撫具題該部兩疏具覆俱稱豆草等價查已于奏銷康熙六年錢糧案內准銷在案均無容查議等語是康熙七年准銷于前康熙八年照舊准銷于後則中間七年九月內之一駁減可省也省此一駁而後此該撫兩次具題該部兩次具覆皆可省矣又如廣西省鬱林三里全州等營節經經略臣洪承疇該督于時躍等題准該營全支戰餉歷年奏銷無異乃部覆廣西省康熙四年五年奏銷錢糧兩疏內將各營所支戰餉數萬餘兩俱駁令追扣累經督撫提臣疏請免追部覆不允最後該撫金允祖兩疏具題該部于康熙八年八月及十二月內兩疏具覆皆稱該督盧興祖于康熙六年具題減戰兵改爲守兵此四年五年戰兵支過錢糧俱係未定之前支給相應免扣等語是順治十三年康熙元年節次題准全支戰餉于前康熙八年題覆照舊免扣于後則中間奏銷康熙四年五年錢糧疏內兩次駁扣可省也省此兩駁而後此撫臣屢疏請免該部屢疏具覆皆可省矣此臣所舉奏銷兩案皆見于章疏者也舊例疏外更有駁單胥吏查册呈單多者至數十件其中豈無不應駁而駁者乎臣思戶部與別部不同錢糧款項千端卷案牽連數載言事者累月查一二件事後指摘甚易任事者一日行百十件當下稽察甚難因此反復思維該部事務既已因繁得難必須求易于繁而求簡之法先自求詳始蓋省其應省者簡也先辨其應與不應者詳也從來堂官執要司官執詳臣請三言蔽之曰司能詳則堂可簡矣人能詳則事可簡矣始能詳則後可簡矣伏乞　敕下該部詳飭該司凡遇駁查款件無論列疏開單最初槩加詳慎或有關涉兩司者須彼此移覆明白有卷遠遠歲者將舊案細查

原委部例壹則斷兩行之路舊案澈則收胥吏之權應駁者必駁不應駁者即省庶內省章奏之繁外省駁查之累矣

請簡承追章奏疏　王奐曾

伏見我　朝立法遠邁前代提綱挈領百度具修即如吏部考功司職掌議處事件號爲最煩然　欽部事件處分則有彙題盜案處分則有彙題而正項錢糧奏銷戶部會同吏部一省各一次具題以及鹽課驛站等項奏銷類皆先有常期分省總題凡以定例在前臚列題明故事可不煩而整齊易結也獨雜項錢糧戶刑兵工各部隨便將承追未完之官移交吏部議處吏部有並四五案具題者有並二三案具題者亦有一案具題者雖因便并省而一年之內此等處分猶不下六七百疏合之督撫原題一年或至八九百疏章奏之煩於此爲甚我　皇上勵精圖治萬慮周詳即不以煩瑣爲厭然臣子之道列在言路苟有一得可以佐　聖政無煩　聖慮者誼不容茍默已也臣惟承追未完處分自有定例而參處之時則總以其人之承追不力爲詞合無令各省巡撫每年將該省州縣承追雜項錢糧之官查明案件行令每處分晰完欠項款各造一册定於奏銷正項之後具疏總題各部按册核明會同吏部通作一本具題處分仍照定例自該員到任經手之日計算承追一年以上不完者降俸督催其原參亦仍照定例罰俸督催於辦事則甚清於題奏則甚簡提綱挈領法莫便焉臣更有請者各省虧空之案有承追十餘年至二十三十餘年年年參處並不完結者其果家產盡絕耶州縣何不出結詳報司府何不加結轉詳該撫何不據結保題其尙有家產可變耶該州縣身在地方按籍可考該府親臨上官嚴查可得該司該撫若果認眞督催計日可楚乃既不具結保題又不力催結案使

國家徒蒙追比之虛名終不獲完補之實效遷延歲月視爲固然官曠事墮莫甚於此臣請　敕部通查見在各省虧空未完之案若干每案數目若干其承追自原任至回籍共歷若干年造冊進呈行令各該撫逐案備查果係何因遲久不結務期明白立限具疏奏　聞力清積案在外不徒循報參之具文在部不徒幸駁查之爲利體　國奉公實心治事亦振起庶官積玩之一端也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敕部議覆施行

敬陳時務疏 順治十七年　　給事中姚延啓

伏讀　上諭因天旱災變引咎省躬令羣臣得極言時事寬其忌諱臣謹摘時務中有關　君德有裨國計民生者列爲七款伏祈　皇上垂察焉一建言諸臣宜優恤也言官之設原以補袞批鱗爲職若止糾繩臣下而不敢匡弼　君父則唯諾盈廷何貴吁咈今　上諭所云十二十三年有言官處分者如季開生李禋等戇直犯顏業已身膏原野伏祈　皇上特准骸骨歸葬家口還鄉仍加優恤以彰敢諫之忠魂以昭轉圜之盛事其餘流徙降革諸臣亦各加存錄次第擢用則海內無不鼓舞稱慶從此忠鯁之風翕然丕振不致徒以脂韋容悅爲保身家祿位之長策矣一刑獄宜復舊制也　本朝律法刊布天下臣民曉然知所趨避今屢奉　上諭增改律條耳目惶亂即如拾兩籍沒之令原爲懲貪然法愈嚴而貪風不止今又改爲席北大貪大惡反漏網于吞舟之魚又如因民間玩法者衆故增杖罪罰贖之例今貪汙官吏反借此以害民贖鍰盡入私囊愚民不知怨歸朝廷又如欲警徇情之官將承問不公者槩擬大辟立法太重此後刑官承風希指欲免己禍枉入人罪以刻爲明以殺爲威怨咨之氣上干天和此尤近日旱魃之所由致也伏祈沛然更始除去新法盡復舊條則天下歡呼解網上帝必立降甘霖矣一錢糧催科不宜太急也天下之民有圈地

之苦有逃人之苦有喂養馬匹供應大兵之苦有封船之苦有縴夫之苦有打造戰船之苦有落府朘削之苦有驛遞騷擾之苦有盜賊焚掠海寇出沒之苦又有水旱不時之苦天下原未太平民生原未豐裕也今不問疾苦概責之以十分之錢糧而此外又有私攤私派或一年三四次派如河南地方陳德兵馬經過勒派車輛卽輸四萬餘金如此之類過于正賦者不知幾許矣近日閩浙用兵百姓攤派之苦供兵供馬解草料解釘鐵解油炭解船木桅木行賫居送十室九空目前急務謂宜起徵現年將帶徵者寬緩以示軫念民艱之意至于用兵地方更望格外加恤此在　皇上厚下安宅之仁非臣愚所得臆揣也一有司人才摧折急宜從寬久任也夫錢糧積逋非因地方民窮卽由前官遺累雖使龔黃復生亦不能立起沉痾今不敢多舉摘其治行尤卓者如原任松江知府李正華太倉州知州白登明常州知府崔宗太衢州知府袁國梓紹興知府王廷議湖州知府劉愈奇等皆有守有才表表著聲錢糧舊欠不完概令謫罷小民扳轅涕泣莫可如何　皇上欲開久安長治之業須重愛養百姓之官臣愚以爲凡考成應降應革者乞　敕撫按察其治行如果民心愛戴不妨特疏題留帶罪任事則久任㢘能可以免更易之苦黎民得所怙恃矣一兵餉不足度支告匱土木似宜停止也今戶工二部錢糧日絀卽　內帑所積能有幾何各處新舊大兵月餉歷欠動至半年呼庚呼癸苦無以應水衡金錢與其耗之于神宮梵宇何如儲之以飽騰士馬賑恤飢荒伏乞　睿裁酌其可緩者停之其萬不容已者亦乞　敕部因舊增設不得分外糜費省一分卽留無限脂膏節一毫卽養無窮命脈昔漢文帝欲造露臺而惜百金之費以爲破中人十家之產故能馴至般阜府庫充盈海內乂安前事可爲明鑑也一賢路不宜太隘也天生人材原以供　國家之用故宋太宗見制科取士曰天下英雄盡入彀中矣我

皇上屢次開科網羅賢雋超軼往昔而邇者因士風靡敝以爲多收不若約取遂將生童入學科舉之數減之又減大縣止進十五名科舉亦裁其半竊恐讀書者日少既不爲農又不爲儒其抱才負氣者好勇疾貧必至棄詩書而爲戎首聞近日南方盜賊多有廢書不讀之輩夫學校之設原爲養成俊良亦以羈縻奸猾伏乞睿裁仍復三年兩次進學之例其鄉會中額亦再加擴充或比舊例稍減三分之一使跅弛之士不至于牢騷放廢鋌而走險亦敉甯之最要著也一服色不可不辨也歷代帝王創制典禮衣冠之式原不必同但貴賤等威豈容無辨 皇朝定鼎十有七載君臣章服與官役弁冕不甚分別混淆孰甚焉乞 皇上詔禮官博采前代斟酌損益務于 大清衣冠之中仍示上下尊卑之體以爲萬民瞻仰尊 朝廷而重元首名分亦不患于褻越矣以上七款皆臣素日懷之胸中者今幸遇 皇上頒布德音求言若渴謹據實披陳伏祈 睿鑒

與安徽李方伯　　方苞

執事服官有年聲績顯布中外尙恐民治有缺越二千里而詢於愚儒今而知所至稱賢不苟然也安徽諸郡吏民所公患莫若採鐵初額僅七萬斤有奇大府上言宜撥移產鐵之地部議駁責轉以三倍自是無敢及此者倘能與有司詳議白大府密劄奏聞而陰有以慰戶部及內府諸郎吏之心然後露章以請則無釁者進遏之患矣又凡害之已見者人知憂之而伏積於無形者則昧焉往者遂甯張公子爲懷甯縣令謂周官蒐政弛山澤之禁令民得縱漁樵自是以後歲小祲衰惡民千百爲羣決隄防毀墳墓莫可禦止古者山澤隸於官故弛其禁以利民今則民力所自營而租賦之所從出也可任其相刦奪乎用此三十年中臯陸陂池少遠於宅

舍者民皆棄置而不務孳息薪材魚鱉價踴三倍使常利坐失於伏闇之中而亂心生於理平之日非早遏其流異日必爲亂昔宓子治單父齊師將至父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使邑人出自刈傅郭者三請宓子不許曰甯使齊人刈之令吾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此仲尼之徒深明於先王以道立民之意也其他法久弊生而宜革者如鋪設總甲以稽竊賊而爲賊謀主江置汛地以防大盜而爲盜窟宅里立鄉約保正以息爭察訟而鬬辯繁滋蔵生執事久官南中聞此必熟矣若能與所司詳議而改紀之俾良有司奉行有成效則下其法於諸郡非一時之利也凡茲所陳或關於大府或責之有司或議於同官執事皆可爲之樞紐若官中之事以執事之仁明必曲得其次序久矣無待於某之瀆告也

敬陳親政四事疏 嘉慶四年

御史何道生

我　皇上當　親政之初即下直言之　詔凡在臣工自宜各抒所見以備採擇臣職司獻納謹將管見所及列爲四條

一曰禁進獻欽惟　大行太上皇帝至聖至明無微不燭前因各省督撫土貢之外間陳玩好曾經降旨禁飭誠以督撫爲封疆表率首重廉潔若進獻之路一開則不肖者得以藉口進　御需索屬員層層遞取必至派累民間是以加之戒飭　聖意至深遠也諸臣自宜凜遵　聖訓不得復萌故志惟是我　皇上親政伊始誠恐督撫之中有以此爲嘗試者不可不防其漸伏乞　皇上申明　聖訓曉諭諸臣俾知郅治之朝不貴異物諸臣惟當砥礪廉隅潔清自矢以佐上理則吏治之源清矣

一曰飭吏治親民之官守令爲重近年川楚教匪滋事多由守令之不職守令之不職又多由督撫之徇庇蓋

守令之賢不肖惟視督撫為轉移為督撫者果能整躬率屬潔已奉公循良必擢貪劣必懲則一省之中雖不能盡皆良吏而上行下效大法小廉咸知媿厲作奸犯科之徒自無所容今之督撫不能整飭屬員者半由於不能正已半由於迴護處分蓋惟無瑕者可以責人己之不正何能御下而守令獲罪督撫司道俱有失察之咎故隱忍不發以覬後效者有之互相蒙蔽苟圖無事者有之因循姑息遂致釀成事端者亦有之此誠當今急務不可不大為整飭者也伏乞　勅下部臣嗣後各省守令有以貪污不職敗露或因科道論劾或因士庶控告者必嚴究其上司各官徇庇之罪以儆官邪至各該督撫自行參奏者其從前失察之咎不妨稍恕如此庶地方大吏皆知自顧考成無所迴護而吏治可以整飭矣

一曰達民隱伏讀　聖諭以民隱為念而欲其上達此誠　聖王平治之要道也民隱之未能盡達者半由於督撫之徇庇不能整飭屬員半由上控之案情不能徹底根究向來凡有上控之案或交該督撫提審

欽差大臣質訊而統計所辦之案歸罪於地方官吏者不過十之二三歸罪於原控之人者往往十之七八否則不過顢頇了事歸於兩敗俱傷推原其故皆由於外省迴護之惡習牢不可破而彌縫之巧術更屬多端故往訊之人即使矢正矢公長於折獄而本省官吏一聞　欽差之信即將全案情形揑飾裝點不使稍留罅漏查辦之人鮮不受其蒙蔽至於　欽差所過州縣支應供給其弊更有不可勝言者　皇上所差大臣一二員隨帶司員一二人而已大臣司員所帶家人較之定額不止倍蓰所到之處輒假　欽差之勢鞭撻州縣辦差人役徵求無厭里閈不甯公館鋪陳空如席捲即使所訊之案毫無冤抑而沿途已不勝其擾矣伏乞嗣後凡有上控之案其與督撫並無干涉者即交該督撫據寔審辦其干涉督撫恐致迴護者立即提犯

進京交部臣秉公嚴鞫務期水落石出以成信讞倘有必須親至其地踏勘情形者交鄰省大員就近査勘分別奏咨歸案辦理庶驛站不至騷擾而民隱得以上達矣

一曰釐驛政　國家設立驛站凡馬匹人夫皆有定額草乾夫價皆有奏銷原於閭閻毫無擾累乃各省地方官奉行不善借差使之名開科派之路馬價折之民間草豆納之里下一遇緊要差務格外派累者有之差拏民間行旅騾頭馬匹充抵驛騎者有之於是州縣之賢者無不以衝缺爲畏途而不肖者反以衝途爲要缺至於一當衝缺則無論賢不肖皆以辦差爲要務其精神才幹用於籌畫夫馬者半用於奔走伺候者半加以下程鋪墊需索徵求應接不暇雖有循良之吏亦惟有低首下心以苟免賠累爲幸斷不能盡心民事其無能者又皆縱容胥役多方勒派地方之脂膏朘削愈深奸蠹之囊橐分肥愈厚而貪詐者之藉端入己飽其谿壑更不必言矣伏乞　皇上敕下各省督撫申明定例轉飭有驛州縣遇有差務務照部頒勘合夫馬定數支應如有不遵定例額外需索者立卽直揭部科各督撫仍責成道府不時稽察所屬州縣如有藉口辦差派累百姓者立卽揭報參奏倘狥隱不辦別經發覺卽將該上司一併嚴議如此嚴切　訓諭俾各知儆畏庶驛政清釐而民無科派矣

敬陳治滇實政疏雲南通志　蔡毓榮

滇省界在邊荒甫離兵燹迥非承平內地可以優游坐理之時一切整頓地方撫綏民生務以實心而行實政如其因循苟且粉飾太平非　皇上責理於臣與臣奉屬以報　皇上之至意也自受事數月以來周諮利病悉力興除總期上下一心勤求治理無如官斯土者或緣瘴癘易侵接踵報故是以蒐殘難起觸目灰心

率多日夕求去之思否則守邊俸爲待遷之計滇吏之實圖有造於滇者幾人哉是非申嚴課績之條特著考成之令大加振刷逐事講求未易起積隳而成長治也夫所謂實政者一在復丁田前此死徙人丁拋荒田地業據勘明題報矣使徒覬豁除之令不爲補救之謀長此土曠人稀成何景象又或侈語招徠而漫無安撫捏申開墾而攤泒包賠從何時得庶且富耶則所以闢榛蕪謀生聚者之力行宜亟也一在廣樹畜滇人既幸更生而無以謀生其勢不可以久務因時地之利爲開衣食之源今以無主荒山勸民種樹近郊隙地給令灌園但使瓜壺棗栗之微各得其養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安在繼之不爲羸而剝之不易復耶則所以課種植稽畜牧者之力行宜亟也一在裕積儲滇在萬山之中產米無多運糧未便臣前疏請開捐事例用實倉廪亦以官兵交瘁之區常平義倉雖經修舉未能責效於旦夕耳然使以常平義倉爲故事而虛報捐積塞責一時又或不知貴粟重農馴致耕三餘九何以有備而無患邪則所以勸積穀實邊儲者之力行宜亟也一在興教化滇人陷溺數年所習見者皆滅理亂常之事幾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矣今既如長夜之復旦反經定志全在此時臣已飭行有司各設義學教其子弟各以朔望講約闡揚 聖諭以感動其天良各選年高有德之人給以月廪風示鄉里但人情率始勤而終怠其或作輟不常安能久道化成而保民無邪慝邪則所以革民心興民行者之力行宜亟也一在嚴保甲滇當反正之初逃兵逃人豎逆藩舊人之竄伏者正復不少臣前疏請責土司稽查之法業蒙 睿鑒允行尤須嚴督有司釐清內地但使深山窮谷城市鄉村無一脫漏牌甲之人自無一容留姦宄之地特恐奉行不善反以編設擾民又或徇編設之名一報冊結便爲了事漫無督察是有治法無治人其能以虛文收實效邪則所以清逋逃弭盜賊者之力行宜亟也一在通商賈滇南道路險

遠舟車不通商賈罕至吳逆時游棍竄充稅官市棍竄充巡役物無大小地無遠近或一地而兩稅或二三十里一稅到處搜求甚于截刦操奇贏者裹足不前有由然矣今蒙　恩悉除弊政臣已嚴檄所司悉照經制額稅征收其餘痛加禁革仍申嚴塘汛毋許借名盤詰陰肆誅求并會飭滿漢官兵毋容短價強買然而市廛未集百貨未通一粟一絲其價皆十倍于他省軍民困苦長此安窮誠使有司加意招徠多方撫恤悉剔稅中之弊永除額外之征安在日中熙攘之風不可復見于天末邪則所以清關市鼓悅來者之力行宜亟也一在崇節儉仕途之奢儉吏道之清濁係焉儉或不至于大貪奢則未能有小廉者也自吳逆剝民之財逞己之欲其屬共溺于膏粱文繡闘其驕侈釀成僭亂是奢儉尤關于治忽明矣今滇吏萬里之官以裘敝金盡之身當土瘠民貧之地非守已如寒儒而欲保其為良吏得乎夫人無兩用之心豈有一心于聲色貨利而又能一心于官守民依者臣常戒諭庶司約口腹習浣敝減騶從絕餽遺止宴游屏玩好罔已懲紈袴之習遏佚豫之萌矣然人情率易放而難收安必勉然者之幾于自然長以官瘠為民肥地邪則所以惜物力砥官方者之力行宜亟也一在除雜派雜派之禁率土同遵獨滇吏特在邊圉罔思顧畏滇民惟知漏例習以為常故往日各地方有當月里長有值日里長凡有司日用辛工紙張油燭柴炭一切供應食物及答應往來差使慶賀節令生辰皆取給焉乃至各衙門雇募胥役取用夫匠無一不派諸里甲又有上司各行有司採買雞猪牛羊米豆布疋細及檳榔蔬菜之屬有司指一派十短價剝民民之痛切難支莫此為甚臣已痛加禁革有犯必行糾察然而耳目難周法久易玩非藉賢有司共懍　國法實體民艱又安能弊絕風清以養地方之元氣邪則所以守禁令蠲科斂者之力行宜亟也一在恤無告鰥寡孤獨王政攸先況以全滇湯火遺黎復以潰賊殺擄疫癘流

行之慘。或父兄盡歿。幼而無依。或子女皆亡。老而無養。或失其婦。或喪其夫。甚有一戶族而僅存孤寡一二人。一村屯而止遺婦女老幼十數口者。仳離號泣之狀。不忍見聞。臣雖倡率有司量行賑恤。然而壺飧之德。曾不終朝。使地方官無同其憂患之心。無曲爲生全之法。此煢煢而待斃者。將安恃耶。則所以續民命回天和者之力行宜亟也。一在止濫差。州縣差人下鄉。上司差人下州縣。等一害也。夫錢糧案件。各有限期。軍民如或抗違。有司何難申究。有司如或遲誤。司道府豈憚揭參。而必特差催以佐其風力乎。況滇省陋例。督撫衙門員役。竟得與有司分庭抗禮。司道亦擅設承差。公然凌厲有司。一奉差牌。索人夫。索供應。索規禮。甚至咆哮公堂。鎖拷經承。谿壑既厭。取一回文銷差而已。曾何裨于公事。徒有害于官民。臣于受事之初。即已嚴行禁止。仍設稽差印簿。令地方官按季登報。積弊漸除。然非奉行之官。各以息事甯人爲念。行之既久。保無陽奉陰違。及其事發而後處分隨之。地方之驛騷已甚矣。則所以省差催息民害者之力行宜亟也。凡此十事。在腹地或視爲迂緩。在邊疆則最爲急切。臣既董勸兼行。正各官黽勉從事之時。非請 天語特頒。何以發其震動恪恭之氣。即其間已有通行定例。尤必請部行申飭。特示勸懲。凡邊俸已滿二年。即按十事考其十蹟。采其田疇既闢。戶口既增。樹畜既蕃。積儲既裕。化民成俗。靖盜弭奸。市肆殷盈。奢侈不作。正供之外。纖悉皆除。無告之民。全活甚衆。官差足跡。終歲不及州縣鄉村。是爲眞正循良。督撫臣查明奏 聞。部臣核實請 旨優陞。以示鼓勵。如其以十事爲具文。閱二年之久。而迄無成效。亦聽督撫臣題報。分別處分。斯邊吏爭自濯磨。共勉于實心實政。而殘疆自此起色矣。

途次見聞入告疏

楊椿

臣蒙　恩遣往陝西四川祭告岳瀆請　訓之時面奉　諭旨途中聞見有關吏治民生者直陳無隱臣今事竣還京所有見聞敬爲　皇上言之一臣聞樹桑之制詳於孟子七十衣帛著於禮經四川成都等府紡織頗盛第製作華侈非民間日用所宜山西澤潞絳諸州府亦然直隸陝西則紡織甚少卽有亦不視爲急務臣思禹貢九州惟兾雍梁三州不篚織絲疑非地土所宜然豳詩蠶月條桑八月載績魏詩十畝之間桑者閑閑周禮職方氏正北曰并州其利布帛諸葛亮自表成都有桑八百株子弟衣有餘饒皆在今陝西四川直隸山西之境卽古兾雍梁三州也是知禹貢三州無篚以雍梁有織皮兾州不用貢耳非桑有宜有不宜也漢崔寔爲五原太守其俗不知織績冬月無衣積細草臥其中寔賣儲峙詣雁門廣武迎織師教民紡績織紝練縕民得以免寒苦松江府舊無棱布明萬歷間廣東老婦教之遂以成俗夫五原今河外地越老婦至無能耳紡織之益尙能如此況禹貢九州之域加以有司訓教利自十倍於前臣請　敕下直省督撫通行州縣有能紡織者無務華靡無益之飾不能者官發紡織之具迎善織者爲之師不三五年民自勤於紡織而布帛可以有餘矣一黃河水勢東西莫定河灘地畝坍漲靡常每有昨本爲河而忽焉塡淤亦有今方耕種而水至成河不可爲閭閻之恒產卽不能充州縣之正供臣自山西永濟縣渡河至陝西潼關縣聞灘河地方向因蒲朝爭界遣員踏看不論地形高下一總升科令二省並水小民完納不前每多賠累徒有增額之名未獲升科之實伏乞　敕下山陝督撫逐一勘明其實在高地不虞淹沒者照舊升科若低窪之區請將所增糧額永行豁免庶民勸于墾而無後累矣一臣見今之議錢法者皆曰銅少臣愚以爲銅少之故由於下洋太多而僉謂銅有藉於外洋是大不然臣考三代以來錢之多莫過於漢史言元狩前都內錢貫朽而不可校初元永光

閒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王侯將相戚庶之家富至鉅萬千萬或數百萬皆錢也大司農及民閒日用之錢尙不在此數中錢之多有如此而又用銅以作兵器以造器皿終不患於乏銅蓋其時海洋未通以中國之銅止供中國之用故也東漢而下海邦漸至中國之銅始少臣聞長老言 聖祖仁皇帝初未開洋禁民閒銅器頗多盜銷私鑄閒亦有之然未以乏銅爲慮自洋禁開而銅始患少矣臣頃在四川有語臣者云四川雲南之銅每百觔輒有銀數兩中國之人不能出銅中之銀惟外洋能出之姦民每將紅銅賣與洋船俟銀既淨然後復入中國謂之條銅推之他省所出亦當如是是今日洋中之銅名產於洋而實卽自中國者銅之所以日少價之所以日低職此之由臣請 敕下沿海督撫嚴諭諸州縣洋船入境敢以紅銅私與洋船買賣者照硝磺私鹽之律從重治罪則紅銅不得下洋鼓鑄自無少銅之患矣一臣查舊例 朝廷每有 恩詔凡斬絞人犯罪非常赦不原者概行寬免其軍流人犯未至配所亦邀 恩釋放惟已在配所自順治八年八月 恩詔後未有赦宥之條臣近經數省見軍流人犯或隻身遠徙骨肉久離或妻子同行老年鰥獨煢煢異地實可哀矜臣竊思軍流之與斬絞其罪輕重懸殊重者邀 恩悉赦輕者乃有赦與不赦之別軍流中情罪亦各不同有強盜免死發遣者有命案人犯減等發配者有緣雜犯比例遣謫者若命盜二案之正犯中途遇赦得回原籍而比例之雜犯反長繫他鄉於情更覺可憫臣請 敕下直省督撫詳查所屬之軍流人犯共有若干除在配所已經入籍不願還鄉聽其自便外其餘酌其罪之輕重詳其年之遠近具奏請 旨加以殊恩量從赦宥則小民咸沐下車之仁矣一臣見外官自州縣而下有雲貴川廣之人仕於直隸山西亦或江浙福廣之人仕於川陝其路途相去遼遠或萬餘里近亦在五六千里之外舟

車之費跋涉之艱所不待言而且莅任之初語言未曉風土未諳又或憑限稽遲曠官不免更有父母在堂子身遠宦晨昏既曠音信罕通甚之佐雜微員離鄉太遠頂名替職諸弊叢生臣伏見唐時掌選官各就注其地之宜爲令佐者宋時知縣銓選雖甚遠無過三十驛三十驛者九百里也今請略倣其意外官自府及直隸州以上除授不計遠近屬府之州縣離家遠者不得過二千里佐雜等官照教諭訓導例就在本省銓補定以八百里或五百里之限則地便其人人便其地吏治民生均爲有益矣

答曾君有書

魏禧

曩承教以兵學敍及治學敍書欲使禧得獻其愚見念足下意更取二篇點次而鄙意偶有觸發遂出異同欲相正非敢謂不然也然足下高明好學當無取雷同之譽兵爲治學之一於天下事最爲難能不可以輕談敍中兵者人情而已又謂法者皆情變之極致二言者可謂廣大精微矣特以文好斷續格前後欲相爲工遂令其指不暢禧竊以謂明理而適於用者古今文章所由作之本然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是以有文而天下之理與事有不可以盡言者是以有含蓄之指有難於直言者是以有參差斷續變化之法則皆其後起者也辟之於水浸灌萬物通利舟楫此水之本也而江河之行曲折洄洑波瀾漪瀫激瀉此水之後起而勢有不得不然者水蓋不恃此以爲貴兵法萬變不可窮詰人情二語則已得其要領奈何不使一暢其指乎天下之法貴於一定然天下實無一定之法古之立法者因天下之不定而生其一定後之用法者因古人之一定而生其不定蓋匪獨兵爲然也至於治學則天下事無一不在其中非有聖作明述之智文武將相之材鮮有能兼總而條貫之者禧嘗欲集諸同學志當世之務者各因所已知而討古論今以成其說如平居留心官制則使討論

古今之官留心禮樂則使討論古今禮樂人任一書或數書既各成書然後合并貫穿暢其利杜其弊而尤必使衆法雜陳之中首尾不相扞格蓋一代之治條分縷析剛柔文質各異其宜然必有一代制作之大意其纖悉畢到處與其大意必相通屬一法雖善不能獨行必與他法爲表裏辟之作室欂櫨斗栱榱梁必大小相扶持一室之規模成而後一榱一桷始有所附故原其始非一人獨見所能辨要其終又非衆人之各見所可成時不我與諸同志或阻隔千百里外或以飢驅不得卒所學禧畧用心者凡十數條今成說者僅五六至律歷河渠兵法則尤不敢措意蓋自知終其身學焉而不能者也禧生平好讀左氏於其兵事稍有窺得失曾著春秋戰論十篇爲天下士所賞識然嘗自忖度授禧以百夫之長使攻萑苻之盜則此百人者終不能部署而小盜亦終不得盡天下事口言之與手習相去有若逕庭有若南北萬里之背而馳者而況於兵乎今謹以評點二稿呈覽惟足下更教

復林若洲言時務書 篋南集

程含章

足下素抱賈生之心作爲時務一書其論五變也切而中其解七駁也詳而辨崇論宏議疊出不窮而僕前書謂其必亂天下則何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子釋之以爲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大抵開創之君類皆有英明雄畧聖神天授之才又以手夷大難斯世之險阻艱難身所備嘗天下之土俗人情目所親覩前代之善敗得失耳所熟聞其時佐命之臣又多虎變龍驤識微見遠之士故其坐論廟堂垂諸典則以貽子孫者類非後賢後王之所能及昔宋神宗欲變法司馬君實侍經筵讀曹參代蕭何傳神宗曰漢常守蕭何之法可乎對曰甯獨漢也使三代繼君皆守禹湯文武之舊雖至今存可也由是言之祖宗之法惟小有缺墜者

隨時損益之至于大經大法不可變也漢晉以來唐宋元明有不變亂舊章而亡國者乎無有也我 朝
聖祖 神宗繼繼承承一切官禮兵刑監前明而精之法度紀綱纖悉具備誠能守而弗失雖萬年未有艾
也即以海防而論慮匪船之出沒無常也於是乎置水師以鎮之礮臺以守之兵弁有制訓練有方遊巡有時
會哨有地槳船戰船星羅碁布都守之上轄以參遊副將統以提鎮又有兵備各道以分莅之又有督撫以節
制之偷惰者黜勤能者陟疎防者謫失守者誅又慮愚民之表裏爲姦也於是乎編審保甲稽查接濟嚴禁銷
贓地方自道府而下至于捕巡皆有詰姦禁暴之責遞相管束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百數十年太平之效成
在于茲迨乾隆五十四五年海盜漸起禍緣安南篡臣阮光平父子豢賊致寇擾我邊境洎天墜厥命羣盜無
主爭爲雄長招致無賴肆行刦掠乃造米艇大船配兵出捕其時太平日久將吏怯懦緝捕不力地方亦不能
寔行保甲守口員弁因緣爲奸而接濟銷贓諸弊作矣海賊綿延至于今日愈無忌憚焚村莊刦礮臺者歲且
再三告也 皇上軫念沿海商漁 嚴旨責問大憲非無肅清海嶠之心而將官無一果銳忠勇之人責
以畏葸不前則曰賊衆我寡也風色不順也間有一二差強人意者亦止搜羅小醜聊以塞責若大幫洋盜不
敢過而問也邇來參革將弁不爲少矣而泄泄者如故即添船添兵以畀之亦屬無濟于事每歲獲盜多不過
千餘名而無賴姦民受賊雇募入海者尙不止此所誅者少所添者多勞費伊于何底耶由是觀之海盜之不
平非法足累人乃人不奉法諺曰揚湯止沸不如去火抽薪今日之計止宜就無能之將作量力之謀不必遽
言戰也惟專心議守多造船隻招募兵勇分布各港口岸責令將弁日夜訓練把守文武同心力行保甲嚴禁
接濟如有疎漏法在必死凡船不經挂號搜査者毋令出入夜間口外之船概行禁絕漁船止許朝出暮歸不

容多帶薪米商鹽各船責令水師逐程護送使賊外無所掠內無所授不出半年賊夥必散然後掩其不備殲厥渠魁則盜息而費亦可省足下欲謀人國曾不深思遠慮而紛紛然欲取國家之成法一朝變易之如來書云宜簡機深望重大臣一員於閩廣江浙諸省要區開設幕府倣漢唐遺規復辟舉收人才或遣使臣採訪或許以自薦一省陸路許選司道三員司道聽選副使二員一主禦寇嚴防接濟一於商船出洋時抽分餘息雇募鄉兵護同上下水路許選提鎮三員分合巡緝各授一軍約配戰船二十米艇十號仍聽各選諮議一員之數策者僕竊思之無一而可今日督撫之權不為不重矣生殺予奪錢穀兵刑皆其職掌足下又欲別開幕府將廢督撫不用耶則數省事繁非幕府之所能理將仍而不革不受幕府節制耶則事權不一何以圖功將受幕府節制耶無論鞭長莫及緩急難恃以九千餘里洋面責諸一人使懸揣虛擬以圖必勝之策雖呂望復生不敢任此僕竊謂以一省之官辦一省之賊海面情形較易熟習兵將勤惰較易周知呼吸左右較易捷速果其得人安在督撫不可辦賊何必更設幕府事多滯礙耶其不可一也　國家取士之法出正途者有科甲有行伍出異途者有蔭襲有　詔試有投効有吏員有捐納我　皇上親政以來士人上書陳言者苟有可採聞　賜錄用皆所以廣收人才也有功者賞有過者罰銓歸閣部重大柄也遷擢以等惜名器也升調以年杜躁進也保薦必書事實防冒濫也其有奇才異能者例許專摺奏請或　特旨不次超擢可謂四門洞闢矣足下又欲復辟舉之法豈諸路皆不足以得人而辟舉獨可得人乎抑賢人君子不肯應　朝廷諸路之求必待辟舉法行然後出而仕乎徒長虛聲無益實效其不可二也若夫使臣采訪惟據聲名則殷浩慶彈冠矣竊恐奔競請託賄賂諸弊如蝟而起雖嚴刑峻罰以繩之不得而禁其不可三也課績命官故賢能者奮

勇而貪劣者不得進。若令其自薦。則人皆毛遂矣。起奏脫令有一能讀父書趙括出乎其閒。足下將疑而不用耶。則無以服其心。而來天下之賢將舉長平四十萬卒。慨然授之耶。是戲天下于一擲也。夫考試徵名也。枷杖流弊大辱也。密封搜檢棘闈至嚴也。而鎗替懷挾之風。猶不能禁。況立談而取尊官。授厚祿。何事不可爲耶。其不可四也。司道者。百吏之綱維。提鎮者。三軍之司命。皆天子之屏翰大臣也。必其人功績著聞。才識卓異。天子乃簡而授之。非如知府副將以下。督撫可以奏補也。足下竟許幕府自選。以爲有合于古者大國三卿二卿命于其君之義。不知古者封建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故各得命其臣。今則郡縣一統。無私土。無私民。安得有私臣哉。以閩廣江浙四省。悉隸幕府。已轄天下三分之一。又使得自選其屬。則朝廷輕。藩鎮強。足下能保無樹黨營私尾大不掉者乎。其不可五也。廣東官制。三司之外。輔以六道。無可增。不容減。法至善也。足下欲減司道爲三。輔以二副使。何以資彈壓而寄廉訪乎。其不可六也。賊船之來。無定時。無定境也。接濟之奸。非明目張膽也。二者之患。合通省文武之力。猶不能辦。足下乃責之一副使乎。其不可七也。往者招募鄉兵出洋緝捕。意謂勝于營兵也。詎知聞賊礮聲。荒亂無措。不戰而潰。何則。戰陣非其素習。又且工價幾何。孰肯舍身鬬賊乎。足下欲使一副使抽分商人餘息。購募鄉兵護同上下。粵洋三千餘里。一副使豈能盡護耶。果能護。僕猶慮其加賦病民。況烏合鄉兵。必不得力。賊船突至。必遭焚掠。商人以有限之財。供無益之用。雖刀鋸橫陳。不能從命。其不可八也。廣東兼轄水師官將。一提五鎮六協七參八遊。而陸路不在其數。非是不足以資防禦也。足下欲減提鎮爲三。分之則海面遼濶。終形單弱。合之則又顧此失彼。其不可九也。粵東戰艦。舊惟繒船。資以護守。形製皆不甚大也。至乾隆五十九年。海氛猖獗。小船不能敵大。乃造米艇百號。分派各營。每遇盜警。不敷配駕。尚

須添雇商船非得已也賊船之來多者百十號少亦數十號足下欲每軍止用戰船二十米艇十號將謂寡可敵衆乎僕嘗半載在洋與賊連戰數次頗知其畧大抵外海之戰與內河陸路異何則汪洋之中一望無際非有山林險阻可以憑扼要非有林木蔽翳可以伏奔軼其戰也惟恃船隻礮火之多寡大小爲強弱而又有霧有雨不可戰無風大風逆風逆潮皆不可戰必天日晴明風力適中師船乃出船身簸蕩礮發多虛幸而得勝我順風而逐賊亦順風而逃不可驟及東西南北惟其所之不可邀截若到黑水外洋或日色將曛我師不得不回帆矣故其殄滅較難要之方戰之時必以船大礮大爲貴故以大船攻小船如以虎驅羊一可當十以小船攻大船如以卵擊石十不當一是故配船之法大船須十之八九小船須十之一二小船者備淺水捉賊之用不任戰也僕方欲添製加倍大船每幫二三號載以四五千觔大礮俾賊不戰自潰足下乃多用小船少用大船謂大船不若小船之便亦未親臨行陣耳其不可十也若夫用人之道惟於進賢退不肖加之意而已雖行軍之際使貪使詐亦所不廢要必度彼無背叛之心我可制其死命然後可用否則厚賞之可也予之以柄不可也足下謂富鄭公欲收兇險之徒量加任用以爲束縛之計僕謂此特爲小有才智不安貧賤者言耳若夫亂臣賊子豺狼成性雖日抱而哺之不可馴也要在聖主賢臣防微杜漸有則斷而誅之斯亦何能爲者元明季君荒淫失道法紀廢弛故使張士誠方國珍李自成張獻忠之徒擾亂天常足下乃謂其不知收用不知此數人者收而用之有異于莽卓敦溫安祿山之爲耶夫治天下之道惟法與人足下之於法也欲變易舊章於人也欲收召亂賊有一於此尙足致亂況兼而有之乎昔王安石博學多聞慨然有匡濟天下之心卒以才偏性傲以順已者爲賢以逆已者爲不肖遂致流毒縉紳禍人家國足下以海門布衣留心經濟忠君愛民之

意溢於楮墨非豪傑之士烏克有此特以閒散荒邈未得備窺　盛朝制度之精遂泥古先已行之效此亦經生之常無足怪者所願從諫如流改過不吝剛而不愎實而若虛則德業日進令聞無窮矣方今制府誓清海嶠特於省會設立軍工局大頒文告下諸郡縣收羅人才諮訪治道士民中有能出策平匪者許條列款要赴地方官呈遞倘格於有司許赴省局投遞果有成效立功予以出身是亦辟舉之義也足下懷之久矣曷斟酌其辭出而圖之若仍執舊說也僕願且卷而懷之理愈求精義愈求熟俟夫事理通達心氣和平再出而談天下事未爲晚也

以魏叔子答曾君有書及此篇殿諸法之末所以戒妄譚策畧喜事紛更之弊也苟非其人法不虛行

皇朝經世文編卷十三目錄

治體七 用人

皇朝經世文編卷十三

治體七用人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平論一　　魏禧

平己之情以平人情之不平。宣之于口爲是非。誌之于心爲好惡。臚之于衆爲毀譽。施之于事爲賞罰。是非好惡毀譽不平。則風俗亂于下。賞罰不平。則朝廷亂于上。此四者相因而成也。吾何以平之。今曰某某然。必有起而不然之。吾不然。其不然。彼將亦不然。吾然。今曰某某不然。必有起而然之。吾然。吾不然。彼遂亦然其然。是故天下之是非嘗相半。則吾之是非有時窮。然則奈何。曰必衷之以聖人之說。聖人之說如權衡。物有大小輕重以權衡之。各如其數而止。雖然聖人之說不足以厭非聖之徒。則聖人之是非又窮。然則奈何。曰莫如跡其說而攻之。毋務勝之以吾說。凡說之偏。必有所蔽。見于徑者蔽於庭。見于奥者蔽于竈。循其端而披其所疵。則其首尾必有所不通。吾格其所不通。則彼之是非屈。言理者猶談天然。一人以爲天之外有天。吾烏乎辨之。一人以爲天之外無天。吾亦烏乎辨之。故辨理如擣虛。然則奈何。曰是必有以塞之。塞之何如。曰古之人不朽者三。曰立德。曰立功。曰立言。且夫古之人不言而功德立。未有無德與功而徒言者。功德不立。言雖美而弗是也。吾以是平之。

平論二　　魏禧

匹夫而好人惡人。其好不足恃。而惡之無所害。使一旦操賞罰之柄。則一人之意。足以治亂天下而有餘。故欲善賞罰之道者。必先平好惡。吾嘗觀好惡之所以不平。其故有五。一曰性悖。一曰習慝。一曰眩於目。一曰豫於

耳。一曰域於智之所不知。是故能反乎此五者。則好惡平矣。惡賢而好不肖。性悖者也。好其所親近焉而已。習慝也。有善不能擇。擇而不能善者。耳目之過。好惡其所知而不能擴其所不知。以己量人者。域於智也。且夫吾之於人。必有所好惡於其間。則將入乎五者而不能以自救。是故反乎此五者。奈何。性悖之人。謂之天殃。天殃者千萬之中。不可一二見。習慝奈何。非聖之書不敢奉。非義之士不敢親。吾討之古。吾之好惡於是焉法之。吾諏之今之賢。吾之好惡於是焉衷之。潔其好惡之宅。則其來也有以應之而不亂。眩於目。奈何。碔砆之石。其光璘然。人或以為瑤璞而不琢。則苴之矣。故能諂吾之目。吾則好之。不能諂吾之目。吾則惡之。錐之處囊也。其穎立出。襪劍弢弓。雖有長技不得見。是故必謹持其所諂。毋忽其所不足。為於耳。奈何。十人譽之。則吾不敢惡。十人毀之。則吾不敢好。且夫好惡者。必慎於所先入。先者主之。後者奴之。殉其虛必喪其實。執其先必距其後。域于智。奈何。一人之智。四十人絜以百人則詘矣。智四千人。萬人絜之又詘矣。故守一人之智者。必愚一人之好惡。出於性歟。性則懼其悖也。因於習歟。習則懼其慝也。用目則眩。用耳則為也。其何敢以吾為然。四者免矣。懼智之所域也。其何敢以吾為然。

平論三

魏禧

是非定則好惡正。好惡正則毀譽平矣。雖然。毀譽有道。書姝麗者必極天下之粲。書鬼怪者必極天下之醜。非德於姝而讐於鬼。以為否則不足成吾畫。是故譽人者腴其骨。而毀人者瘠其肉。蓋必如是。然後可以成其毀譽之說而已。天道善善而惡惡。聖人之道。善善長而惡惡短。故君子有譽人而無毀人。與其失諸毀。甯失諸譽。雖然。毀能賊人。譽亦能賊人。善毀者如飲之瞑眩之藥。不善譽者如飼炮炙。有毒焉腊其中而不覺也。是故以

譽之不平爲恐失巳者小也譽人而失巳他日吾有譽人不我信而止又其甚則我不自信終其身不敢譽一人爾止大賢之人知爲善而巳故其於毀也昜然從而譽之也昜然中材之人其始也歆於善毀焉則輟矣曰是則然烏乎然爲之或譽則輟焉曰苟能然然且足矣雖然士之伏於蓬蒿也呿口而言莫或然之刻躬而行莫或先之然砥節不衰好學而善下廱然公卿之上愎過拂衆則莫之敢京何前後之戾也此無他富貴者人所不敢忤而譽之者衆也

平論四

魏禧

古今賞罰未有一成而不變者故平賞罰者平其義而巳矣先賞後罰奈何不狃之以恩而蹈以威則從我者懼而解困然如石之脫不可合也是道也其在造國先罰後賞奈何國媮民玩不摘其桀不可悟也先之以賞是以水濟水也迄其後而束之則棄前惠怨讟生是道也其在亂國賞克厥罰奈何天下擾然大兵不興大獄不作大役不發於是乎抉綱而疏之天下不弛是道也其在治國罰克厥賞奈何國可弱不可亡民可渙不可叛也峻法以敕之毋敢作亂是道也其在衰國疑賞疑罰奈何賞疑則從重罰疑則從輕是道也仁主以之功同而賞異罪同而罰異奈何不能者生民心其能者有機焉以操天下之智勇非賞罰之平也是道也權主以之數賞而不勉奈何國無綱紀臣不共君民不畏吏于賞則往如傚市傭可以緩不可以急是道也闇主以之數罰而不懾奈何君以徼爲明吏以多殺人爲能民習搒掠視斧鑕若耒耜不護其生慄而思動可以戰不可以守是道也鷙主以之一舉而巳功則賞之有罪議罰奈何功大從賞罪大從罰或薄其賞以塞其罰是道也厥謂以大赦小罪則罰之有功議賞奈何緩則從罰急則從賞或薄其罰焉售之可也是道也厥謂以急易緩

親麗於罰奈何可議者議之不可議者不以親撓法是道也厥謂以公滅私讐麗於賞奈何賞之而已矣是道也厥謂以直報怨賞溢於親罰溢於讐奈何吾無作於吾心斷之可也遺其跡焉不可或處其時焉督之可也是道也厥謂以義制事賞盡則恩窮罰盡則威窮大賞[illegible]罰不可以輕用也故摩世者必先之小賞小罰以持其心是故善用賞罰者留有餘驟賞奈何賞極而不盈是謂大受驟罰奈何誅不待教是謂大懲驟賞其魁則不足賞已驟罰其魁則不足罰已當賞而財絀奈何吾罰其不用命者則用命者榮矣是之謂以不罰爲賞或曰非賞之也豈之以情故仁人之言溫於繢纊富於車馬詩曰非女之爲美美人之貽是道也以之當罰而勢絀奈何吾賞其用命者則不用命者愧是之謂以不賞爲罰或曰謹持其禮以正之則人不敢犯也故仁義可以爲干櫓尊俎之間折衝易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是道也以之

爲君難爲臣不易論

陶貞一

夫君臣之義因交儆而相成者也使君獨爲其難而臣下拱手受成則其弊仍有面從莫遺之患而所謂難者何所資以出治是有君而無臣也故君道以用人爲最難而臣下稱職之難卽與之俱見今夫覘歡慍候慘舒動中主情舉無謬旨此軟媚之士以稱使令可矣若大臣而出此括囊容身自幸無過人主樂其無過而近幸之士之立朝者見夫如是之得君也從而慕效之久之臣節隳而天下遂無任事之人人主將獨以其身任安危之寄也而可乎鮑宣有言朝廷亡有大儒骨鯁耆艾魁壘之士議論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每誦斯語未嘗不爲掩卷太息也史冊所紀論用人之道詳矣而其最要者有兩言焉謂當求曉事之人不當求辨事之人而使節死義之士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用人者知此可以言治道矣夫勤敏無過者所謂辨事之

人也通達政體者所謂曉事之人也漢之盛時朝廷定大事決大疑議郎博士皆得引經義力爭是通達政體之識即寓於犯顏敢諫之中也及其衰也而韋匡之徒負海內重名天下之所尊禮依違悉縮不敢出一辭吐一氣臣節之不振其效旋見於哀平之朝人主不可不深察乎此也雖然世誠有大有爲之主側席求賢豈不願得其人而用之而卒不可得者何也其積習然也漢汲黯奉使河內不至而返而擅發倉以賑流民唐魏徵諫不納而太宗與之言輒不應裴諝奏事上問榷酤之利久之不對夫違命矯制則專甚也若魏徵裴諝之爲是不敬也其在後世豈能一日容於朝廷之上哉惟明主有特達之識不責以苛細而有以激揚其氣夫然後磊落奇偉曉事之人出骨鯁之臣進得數人焉而天下可得而理矣今夫帷幄之地是宗社所由寄也而但奉職循理焉曰是亦可以無患矣風憲之任是法紀所由立也而但毛舉細故焉曰是亦不爲無補矣設諷以古之名臣如汲黯諸人之節概則震悚色變若將陷於大戮者且以是爲過激之行沽名市直之所爲惟純臣小心翼翼而敢出此試問夫純臣之小心翼翼者果何事也曰吾知辦事而已誠有如朱子所云名爲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如吏卒之爲苟如是則爲臣亦何不易之有苟如是則君之用人亦何難之有嗟夫世誠有大有爲之主憂勤天下不得其人而與若輩圖治不重可惜歟故用人之道得人主以憂勤致無爲不難也用人之道失人主以憂勤濟叢脞無益也治忽之機直決於此而已矣論者曰今用人者率由選舉人材其出於是乎曰是君子小人雜進之途也夫吾所謂用人之難亦難於數人而已苟得其人其餘者將委之此數人而人主之聰明不必其徧及也雖封疆大臣亦將與數人共擇之而百司執事所謂愼簡乃僚者因將使分擇之蓋臣道亦惟以人事君尤不易耳論者曰古今人不相及世無其人人主將誰與圖治曰王褒嘗言

之矣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

讀李文饒近倖論

張英

文饒論近倖之害舉桓靈元成為至蠱以為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漢文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袁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所貴者公孫宏卜式兒寬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類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盧蘇宋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如漢之文武及開元致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文饒之意以謂人君誠能少欲英明則雖有近倖苟得骨鯁賢相輔理於外而亦可以無傷於治理予竊以為不然人君苟不能絕去聲色狗馬遊宴沈湎之樂則此輩連茹並進託處於肺腑隱深之地必不能安分循理勢且招權納賄藉僭威福以行其私此等之事又斷不能為骨鯁之大臣所容使此輩小人明愬於人君之前短長大臣非毀朝政則人君雖至暗必不以近倖小臣微賤之言遽加罪於大臣則此輩之術亦淺矣惟投間抵隙窺貌伺顏或為無意之游談或為儕偶之傳說或因一事之短而類及其餘或因一時之疏而搆成其釁人君方以為自己明察所及中外無遁情而不知已入小人之彀中而不覺矣文饒論文帝之鄧通趙談武帝之韓嫣李延年開元之姜皎崔滌無害於治理不能有加於當時之賢士大夫余以為此特舉其小人之愿者耳如申屠嘉廷辱鄧通而文帝不之問萬一此數輩者皆奸佞狡詐之尤申屠嘉雖賢能終辱之乎江充初見被服輕靡及乎搆禍既深卒成巫蠱之禍天寶末年社稷傾危卒壞於近倖之手恭顯處內蕭望之以賢傅而不免於見殺人君之明果能如漢文漢武未可必也近倖小人之稍愿果能如鄧通韓嫣輩未可必也

以稚闇之主而近尤佞之徒幾何其不顚倒邪正變易是非竊權干紀盡驅天下正人緣引奸邪不止也而謂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果通論哉文饒又謂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是謂游宴非僻無傷於理予竊以爲不然人君之一心天下之權衡四海九州之明鑑也衡一差則輕重失矣鑑一翳則姸媸亂矣淸明在躬志氣如神以臨御之猶懼有所偏有所弊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非謂此數者一事遂足以亡其國謂此端一開則緣此而進者不可禁禦不可測度不可諫救以至於敗亡必然也蓋游宴非僻者小人之門也小人者君子之敵也小人進君子退小人親君子疏小人衆君子寡亂亡之本也乃謂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是古帝王之兢兢業業毋冒貢於非幾者皆不知樂其身而過爲檢束以自苦也豈通論哉蘇子之論始皇彼自謂聰明人傑視斯高輩刀鋸之餘習何足以惑我亂我而不知其禍若斯之烈也人君而知此則視此輩如鴆酒毒脯不敢近之矣

明太祖待解縉方孝孺論　陳祖范

異哉高帝之用人也識方孝孺爲異人而曰吾不能用留爲子孫輔太平僅除漢中教授擢解縉爲御史及縉詆袁泰之奸又慮其少涵養將爲衆所傾遣歸論曰大器晚成其益進于學行大用爾夫賢者之于世患其不生生之患求而未得未有得之矣又姑留之爲異日用也觀縉所上封事指帝之闕失可謂切中非學旣有成者不能道也監察御史以糾惡擊邪爲職諸御史欲糾袁泰無敢執筆縉獨奮然爲之可謂能舉其職矣烏得爲少涵養耶且賢者必忤于不賢所賴君上保持之耳何衆傾之足慮若逆慮其爲衆傾也而先罷去之是賈生不待譖于絳灌而長沙之謫乃漢文帝之所以厚賈生而玉成之也豈不謬哉幸而數年之間縉未死而復

用于文皇耳倘不幸早死則祟之何相文皇未幾忤高煦斥交趾繼又以趙王之讒下獄以死是信乎其爲衆所傾矣夫不爲衆傾其人必不賢爲衆傾又咎其少涵養然則所謂涵養者必周容而詭隨者也竊帝之意豈眞慮其爲衆傾哉誠恐置之于朝屢發其敢言之氣批吾逆鱗則旋就誅戮耳是以急遣去之使吾無殺賢士之失帝亦可謂巧于藏拙者也孝孺之學正大純粹又進于縉而欲留爲子孫輔太平帝若曰乃翁以馬上治天下安事詩書待太平之世而用汝耳今觀高帝之手武臣宿將誅夷殆盡所任者大抵貪鄙嗜利之人可以笞箠而驅使之他如宋濂王禕不過備文學製述之末而已有能傑出于其間而講二帝三王之道者宜乎其不能屈己而用之也若謂留賢以貽子孫所以愛其子孫孰與夫用賢人以教育人才而致人才於不可勝用之爲尤愛其子孫也嗚呼以高帝之英明果毅使能虛己納聽而倚任一二大賢一代之治雖軼漢唐而幾三代不難焉何至身甫歿而燕難發同室操戈而天下之被其毒哉

德才論

王友亮

諺有之無德不可爲君子無才不可爲小人辨人之大端似矣余謂君子蘊于中爲德發于外爲才非有二也分之者其自小人始乎譬諸水然才出于德者乃有本之泉不出于德者若無根之潦即小人亦自知其爲不及也自知爲不及顧反至于相抗而相傾者此何故哉蓋德者人之所不見可見者獨才耳才非君子所尙而不能禁世之無尙小人方暴其才以投世尙又虞君子之弗能容也于是益自結于世所立固而所助多率之以攻異己者其勢遂操乎必勝何則三代以還才德兼優者不數見德優而才不足往往有之小人則一于用才者也世推其所長而愈形夫君子之短則小人勝矣君子有才不欲自見藏之若虛出之以遜小人則急于

見才者也世震乎其外而莫察夫君子之衷則小人又勝矣且夫小人之才與君子未嘗異也所異在用之邪正執此以觀當百不失一矣乃有不盡然者宋王欽若判三司請免積逋千餘萬眞宗問先帝何弗知對曰留與陛下收人心耳卒免之其恤民可謂仁溫公議復差役期以五日同列病其太迫蔡京獨如約以行其治事可謂敏蔡卞知廣州寶貨一無所取及去夷人以薔薇露灑衣送之其持己可謂廉哲宗崩羣臣議所立章惇獨謂端王輕佻不可主天下其論人可謂智金人欲帝張邦昌秦檜抗言請立趙氏宗被脅北去其臨變可謂忠而勇五者皆人所難能也而欽若輩能之則亦何以異于君子哉然其卒異者假公義以市高名而私欲錮于中利害訌于外不能常守也故雖矯激于一時終焉倒行逆施身敗名裂而不顧嗟夫自古人君未有不以進君子退小人爲先務者然每至于相反豈非外惑其才不復深觀其德歟夫君子勢孤難進而易退小人亟于求進植黨以排善類善類既空所植者貪鄙成羣幷求小有才而不得其極也以巽懦無能爲德浮夸喜事爲才則又交失之矣如趙宋之末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重臣論

徐旭旦

國有大事重臣一言鎭之重臣之益於國也如是泛論名實者謂時危乃見重臣夫國家何日無大事疆埸何以警盜賊何以興賦何以增兵何以叛官何以貪不息民何以窮無日此重臣之職也重臣一言則大綱理重臣不言則百官言之進之者雜人君之聽之者不專事之幾泄綱目亂矣大事安得成人君其敬大臣哉大臣其善自重哉

儲大文曰漢文帝時陳平爲左丞相文帝問君所任何職平對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外鎭撫

四夷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誠識宰相之體者也唐太宗時房喬杜如晦爲僕射太宗嘗責之曰公爲宰相當須開耳目求訪賢哲有武藝謀略才堪撫衆者任以邊事有經明德修立性明悟者任以侍臣有明幹清愨處事公平者任以劇務有學通古今識達政術者任以治人此乃宰相之裨益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哉語尤明切故宋文彥博請繼上奏封劄爰述二說以陳之後世譔史序宰相表者不俟煩辭書此二則足矣

用人

儲大文

陸贄奏唐德宗曰當天后時非惟人得薦士亦令士得自薦又曰天后以寬得人陛下以精失士蓋德宗自文藝外宅政宰庸闒疎繆趙憬盧邁賈耽高郢鄭珣瑜輔政胥多歷年所而韓全義李說李錡輩之節鉞不知以何名授之然而在德宗方自謂取士之精其效乃如此也武后改制凡狄仁傑婁師德姚崇宋璟郭元振張仁愿唐休璟薛訥郭知運張說楊炯崔融輩內外文武百餘人率其所拔擢以遺之子孫遂以救高宗之弱勢而啓唐開元天寶之盛而中宗睿宗暨明皇之所自拔擢者率多庸妄也然則令人得薦士士得自薦而以寬收之固治天下者之寶符也陳止齋論李布魏尚孟舒謂李廣賈生皆奇才也文帝徒歎其不遇而疎之布亦以一言而疑尚舒以一戰而奪爵懲羹者吹虀懲噎者廢食文帝懲高帝之寬而過於審不知高祖以易得人文帝以審失士夫以文帝之賢而終爲負李賈二子然則愛惜人才者奚可不寬其格以收之也哉若夫李沆之抑梅詢曾致堯劉僅之抑何景明王九思則又近於娼嫉而欲貌附文帝之詳審焉抑又非矣

知人難

張望

知人難。何謂知人難。同其是而喜者情也。不同其是而怫者情也。有不同其是而無怫者。甯有同其是而不喜者。今有兩人於此。其一人助我者也。同其是也。其一人撓我者也。不同其是也。助我者大都君子也。撓我者大都小人也。又有兩人於此。其一人撓我者也。不同其是也。其一人助我者也。同其是也。撓我者大都君子也。助我者大都小人也。是何也。彼之助我者。有利於事而已。彼之撓我者。勿便於己而已。此之撓我者。不利於事而已。此之助我者。求便於己而已。學成行尊。名字大起。宰相知之。天子用之。顯要繫天下之望。朝廷不能有君子無小人。不能使君子當事。而小人無爲。於是乎同聲相應。同類相從。而助之者至矣。於是乎異臭相反。異色相亂。而撓之者至矣。此其固然然。而吾之心一耳。天下萬有也。人之賢不肖。事之成敗利鈍。知之而豈盡無遺。其從而撓之者。開吾之智也。其因而助之者。蔽吾之明也。夫謂因而助之。而蔽吾之明者。何也。非其心之果是之所以然者。求便於己而已。知其賢不肖矣。與其成敗利鈍矣。曹輩倘或沓默。未同其是。而此一人已依依與歎同其是矣。出於非望矣。此豈其情哉。夫賢者快心恢廓。固自信。固不疑人。方且假借地望。設吾道之援。究大事如此。贊王室如此。而孰知是人之非其情也。養爪銳爲搏擊之資。洗垢求瑕。核吾遲路。異時以敗大名。亦悔之矣。其小者黠名賺色。冒不知人之誚。其大者妄生羽毛。禍人國家。古今亦何可支哉。故曰知人難。

好名論

闕名

人君不可有獨好其名之心。不可使天下無好名之心。好其實故不得獨好其名。因名以責實。故不得不使天下好名。今夫天下善惡二端而已矣。治天下。使天下遷善遠惡而已矣。有善無惡者。人之性。名爲善而喜。名爲惡而惡者。人之情。今使天下渾渾焉不知名之可好。則善不足以爲喜。惡不足以爲惡。喜與惡不加於其情。則

其爲惡也與爲善無以別而亦漸失其性故夫名者先王動天下之微權也先王因民之所好而釆章服物以榮之爵祿慶賞以勸之表宅錫閭以獎異之若曰使人遷善而惡自遠是以不純任刑罰而任禮教名與禮相近而遠於刑故名者所以助禮之行而操於刑之先者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使天下之民日循循焉歸於吾禮教之中則刑罰可以措而不用而天下固已大治故曰名者先王動天下之微權也然其始特不可有自好其名之心自好其名則直以爲名焉已耳自好其名而或蘄天下之名此其意已近於刑而遠於禮欲天下之治不可得也故王道以無欲爲本

鄉愿論

闕名

鄉愿最惡者狂獧有問於鄉愿者曰是人也可殺與曰可可舉而用之與曰可問於狂獧狂獧不然可可否否無所隱避於是鄉愿好其與己同惡其與己異故曰鄉愿最惡者狂獧也夫人至於可殺恨之至也至於可舉而用之愛之至也使其不顧人之可殺與否因其恨而殺之則所殺者或爲君子不顧其人之可舉用與否因其好而舉而用之則所舉用者或爲小人鄉愿之心陰私險巧惟知趨利避害不察事之可否理之是非闇然自媚於世佯爲無所甚好無所甚惡而陰以行其所好所惡之心故天下之好惡莫有甚於鄉愿者也孔子以爲德之賊不信然與夫使天下無狂獧則是君子可殺而小人可舉用也幸而有一狂者獧者乃不幸而爲鄉愿之所惡則是鄉愿之禍不至盡殺天下之君子不盡舉用天下之小人不止始於一人之好惡而流毒於天下國家自古以還天下之事壞於小人者十二三壞於鄉愿者十常八九鄉愿者小人之渠魁也而其禍自惡狂獧始有天下國家者當亟黜鄉愿鄉愿黜則狂獧興矣狂獧興則天下之爲君子小人者各得其理矣易曰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書曰惇德允元而難壬人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之謂也然則何以辨之書不云乎有言逆于女心必求諸道有言孫于女志必求諸非道求諸道者所以辨狂狷也求諸非道者所以辨鄉愿也昔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爲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觀楚文王之御二臣者是又辨鄉愿狂狷之大端也辨之則鄉愿之好惡豈至毒天下哉

除姦 異之文集　管同

君子與小人不可以並處君子與小人並處非君子去小人則小人必害君子然自吾觀之自古及今小人害君子如善射者然發十而中者八九君子欲去小人發矢者十幸而中者一二而已甚矣小人之難除而君子之易見傷也雖然此何故也君子持正不能如小人之善悅其君孤立無朋不能如其多羽翼臨事則聽命無金帛貨財賂要人而求輔助直於言而剛於色不能詭僞欺詐宛轉以求必勝是數者皆不及小人而小人兼之此勝負之所以不戰而分已而吾以爲猶不止此天下之事有道焉有機焉非道也無以得事之正非機也無以濟事之成自古君子於小人平時則疾怒之狀見於顏色若不可與朝夕處一旦欲攻擊則謀之他人考其事實遲濡隱忍不能遽發至於起而攻之又必昌言於朝細數其罪若結訟而上待聽斷者然吁吾謀未成而彼也預防而爲之地者亦已久矣若夫小人則不然彼平日自知不爲君子喜朝夕思慮經營待君子之攻吾而爲之備一旦決發則驟如雷霆疾如風雨巧乎若逢羿彎弓射跛蹩之童稚嗚呼竇武屠於曹節王涯戮於仇士良元祐諸賢竄於惇京天啓諸賢戮於崔魏吾讀史至此未嘗不廢書而流涕也彼君子者何其失機

而小人者何其機之捷也。天下之人死於病者十僅三四。而死於醫者十嘗七八。癰疽大病也。而未嘗遽死也。無扁鵲之技而決而潰之。則其人乃立死。世之小人。其始意止於患得失。彼既知不爲君子所容。則日夜謀爲自保之計。而倒行逆施無所不至。竇武王涯之難。身雖死。國猶延。若夫何進之誅宦官。則身死君奔。而國祚幾亡於是日矣。且夫遇小人者。不攻則已。苟欲攻之。則勢當必勝。勝之如何。曰深鷙捷速。如小人之所以害君子者。而其術得已。夫深鷙捷速。在小人害君子。則爲姦爲邪。而君子用以去小人。則爲忠爲正。吾請證之。昔宋丁謂陷寇準。排李廸。天下譁然不安。莫能去也。及眞宗崩。謂爲山陵使。王曾乃入白太后。謂謂包藏禍心。故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怒。而謂幾立誅。明御史攻嚴世蕃也。疏入沈鍊楊繼盛事。徐階曰。若如是。嚴公子騎欵段出都門矣。手削其稟。獨用通海寇及南昌地有王氣購爲嵩塋等事。疏一上而世蕃棄市。夫謂固姦邪。曾所言豈事實哉。然而必如是者。不出此則謂不可去。其用意正與徐階同。所謂機也。而儒者或曰。事不當求必成。曾所爲不足法。嗚呼。去小人者。爲身耶。爲家耶。爲一己之名節耶。爲君父之憂國家之患耶。今夫擒虎豹者。毒弓矢。設穽檻。以求必獲。而人不以爲非者。除害故也。進獵者而告之曰。是非仁術。汝其袒裼搏之。獵者死而虎豹之害日深矣。

論用人

陸世儀

人才極難得也。善用人者。必審定其才之所宜。授之以職。而終身任之。務使竭盡其材。以唐虞之際。而致治止於五人。此人才之難得也。以五臣之聖。而各專一事。此才之各有所宜也。且各專一事。而至于終身不易。此任之而竭盡其才也。今治不及唐虞。而三歲試士。多至四百。則人才何其多。聖不及五臣。而吏戶兵刑無所不堪。

則才何其大歷官如傳舍旦至暮去而動輒奏績又何其才之易竭也噫

近行薦舉最是良法然有三弊一曰行之太拘葢薦舉之法所以通科目之窮破資格之弊也今必曰某官得薦某官不得薦某官薦得任某職某官薦不得任某職是仍重科目仍拘資格也一曰任之無法葢善惡有類邪正有黨君子所薦大抵多君子小人所薦大抵多小人今不立法詳試而槩任之且宜兵而工宜禮而刑用違其才者又不可勝計也即有眞才亦烏能効用乎一曰繩之太急連坐之法所以待小人非所以待君子故同是人也或始終變節或窮達易操當其舉之未可謂非也舉之而受舉者變節易操則非舉之者之罪也而烏得一概論也且仕途傾險詭譎百出或叢怨舉主而陰中傷所舉之人或傾排所舉之人而并累及乎舉主種種株連爲害不可勝道則雖有賢士在下舉主亦安能不顧身家不惜祿位毅然以舉之乎無怪乎勉强塞責而以柔滑善媚之徒虛應故事也

觀篩米得取人之法焉雖疎節濶目不無遺珠之歎然往往拔十得五又觀匠人得教人與器使之道焉材之大小枉直不一而規矩繩墨之法無不一故能使之咸就條理至於奇瑰之材不可拘以繩墨者則又隨材而器使之故天下無不可用之才而亦無不可成之事今之時教法廢矣而器使之道則又棄而不講使細者爲梁短者爲柱大者爲椽長者爲節乃謂天下無材謂天下之事必不可成豈不寃哉然則如之何曰寬收而嚴試久任而超遷用人之要無以外此矣

舊制舉進士必分試九卿衙門觀政每衙門約三十餘人堂長司僚與之朝夕而試之事會其實以上於天官天官籍註以定銓選隨材授職職必久任故洪永時得人爲盛今之觀政則不過隨班作揖而已名存實亡可

慨也夫

用人之法古今不同三代以上開誠布公主于用君子雖或間容小人然君子易于展布三代以後禁制束縛主於防小人小人終不能防而君子之進退掣肘爲已極矣問設有小人如何曰小人惟有不用法更無防法

中庸曰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則知古人治天下全在懷諸侯今人治天下全在擇守令

人非聖人不能無過故君有過臣諫之父有過子諫之代不乏人獨爲長吏令一邑未聞闕一言路令羣下得言其過失近爲民父母而驕亢反過于至尊無拒諫之名而有弭謗之實誠所不解也今後吾黨得第爲縣令時必尊禮有道祈聞得失月朔必置一櫃令士民投於櫃中言我一月中過差庶無冒昧妄行之弊

潛邱劄記論治　閻若璩

蔡襄曰天子之尊下視民人遠絕不比然出政化行德澤使之速致而均被者蓋其所關行有以始而終之者也惡乎始宰相以始之惡乎終縣令以終之宰相近天子而令近于民其勢固殊然其相與貫連以爲本末是必動而相濟者也

後蒙古取襄鄧入漢濟江長驅南下多用郝經策得宋之奏議周知其形勝要害與其守禦之策用其所保反而攻之我無借箸聚米之勞而彼之地圖兵略皆轉而授於吾矣此亦後事之師不可以不戒也

大清律田宅條例屯田人等將屯田典賣與人軍丁人等發邊衛充軍民發邊外爲民夫典賣尙不可況挖廢之乎此又律例所未載之大罪也

韋孟旣歸猶夢而爭王室之事虞世南旣死帝猶夢其進我讜言眞諫苑之異聞忠臣之盛節也

史稱呂正獻平生以人物爲己任凡當世名賢無不汲引予所尤異者濂洛關陝諸賢皆爲所薦周茂叔傳熙甯初知郴州用趙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程伯淳傳用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程正叔之薦則與司馬光共疏其行義詔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尋擢崇政殿說書張子厚傳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召見授崇文院校書子厚弟戩亦薦焉邵堯夫雖未爲所薦公著居洛中雅敬堯夫恒相從游爲市園宅夫道學諸公之在當世貴近大臣能不出力排擊詆侮者已難又從而薦諸朝廷使一一獲其用焉嗚呼若正獻者不獨得以人事君之義其增光吾道爲何如哉

立儲與用人同一關紐宋王成器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猶丁度對宋仁宗曰承平無事則守資格緩急有大事大疑則先材能之論是也然二者俱以人用法不以法勝人即在承平之世要當以治人爲急耳豈眞先嫡長而不問賢愚據資格而不覈功罪乎

歐陽公議濮禮爲臺諫所共非獨蔣之奇傅會之而後之劾歐公者即之奇也張桂議大禮爲舉朝所不容獨楊文襄極稱之而後之傾文襄者即張桂也故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宋元祐中朝士以類相從有洛黨蜀黨朔黨之分又有不立黨者又有戇直無黨者至章蔡用而諸賢盡錮爲奸黨是君子始異而終未嘗不同也萬歷中與東林相角者有崑黨宣黨又有齊黨楚黨浙黨三方鼎峙之名至魏閹出而諸黨盡化爲逆案是小人始異而終未嘗不同也然君子始異而終同同歸于禍小人始異而終同同歸于利則其是非固不待辨而知矣

徐文貞當國。畢公在言路。舉朝譏畢公甚于文貞。議且出畢公於外。文貞曰。諸公畏之耶。皆踧踖曰。豈謂畏之。黃門切直。慮其府禍耳。文貞曰。不然。吾亦畏之。顧念人孰無私。私必害公。有若人在。不敢自縱。可寡過也。聞者歎服。

韓魏公判大名。上疏極論青苗法。已而文潞公亦以爲言。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便甚。潞公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至哉斯言。眞可以爲人主之龜鑑矣。予因思當仁宗之時。文潞公則能斬史志聰。當英宗之時。韓魏公則能黜任守忠。而天子不以爲專。宰相亦不自以爲嫌。何一再傳之後。二公之人猶故也。宰相之權猶故也。而其言則不能與宦者爭勝負。此無他。人主之敬大臣與不敬大臣而已矣。敬大臣則誠。誠則明。明則左右不得關其說。不敬大臣則疑。疑則闇。闇則左右得以竊其柄。故神宗之弊。不在于過信大臣。而在不信大臣。然則神宗之於安石。亦爲不信乎。曰。以宦者而信安石。吾猶以爲不信安石也。

新安程元初曰。昔諸葛武侯以一隅抗衡魏吳。曾築讀書臺。藉多士之力。攷華陽國志。木牛流馬。亦一士人所獻。武侯採而用之。李德裕曰。帝王之雄辯。不足以服奸臣之心。唯能塞諍臣之口。德裕又曰。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

論官制　　陸世儀

設官分職。所以爲民極也。故官制清則民志定。周制在天下惟公侯伯子男。在一國惟卿大夫士而已。自秦罷侯置守。分爵二十級。而漢唐宋因之。愈棼愈亂。其制有爵有職。官有加官。又有散階勳爵。或一官而兼數銜。或一事而設數官。或古貴而今卑。或古卑而今貴。名目混淆。等第雜亂。欲居官者顧名思義難矣。于以治民。不亦

謬哉故愚謂治天下斷自淸官制始三代以官爲治事之司故其制簡而淸後世以官爲賞人之物故其制繁而亂

周制地官司徒主教養萬民今之戶部但主戶口田賦貢役經費非古制也蓋古者王畿千里千里之外以封諸侯而千里之內又分釆地九賦之歛其入無多故可專意教養今則海內之田賦皆屬戶部勢不得不以教之一字聽之學校而全部專心會計矣明初止分四司而其後又分十三司十三司各分四科誠以庶務之浩繁也然古者有教有養而後世但聞取民世代升降感慨係之矣

夏殷周皆有九卿卽少師少傅少保及六官外此無卿今制六部都通大謂之大九卿而鴻臚太常光祿寺又謂之小九卿以今觀之殊可倂省如鴻臚太常光祿國子監可倂入禮部太僕苑馬可倂入兵部翰林尙寶欽天可倂入吏部此勢之至便而制之至善者也昔宋初雖有九卿之名皆以爲命官之品秩而無執事元豐正名始有執掌中興初倂省冗職衛尉太僕倂兵部太府司農倂戶部光祿鴻臚倂禮部亦惡其頭緖之紛也立官制而能使頭緖井然則治天下之道思過半矣

昔人謂周禮無諫官凡官皆可諫者其言似是而實非也地官之屬師氏詔王善保氏諫王惡則保氏便是諫官故後世之設諫官非周禮意也其必復師氏保氏之舊而在于王所乎

翰林院始于唐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醫卜伎術之流皆直于別院以備燕見而文書詔令則掌于中書舍人未之及也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等草文辭謂之北門學士元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九齡張說等爲之掌四方表疏批荅又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

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禮遇益親至號爲內相又爲天子私人而翰林院始大重然所謂學士皆以親疎遠近爲貴賤未嘗有一定之品秩也宋始有定制職始貴顯至于明制則直以爲儲相之地士子登高第者竟入翰林不數年可坐致館閣夫宰相天下安危之所寄也人主擇相當務取洞悉國體民情者豈可徒取文章華國乎竊謂翰林既爲儲相地當即以相業期之入院之後宜講貫歷朝經制務爲明體適用之學則得之矣

春秋論

孫寶侗

國有與立親與賢二者而已親不親則本危賢不用則政亂此天道人情之極而不可偏廢者也是故一於用親者其國可久而勢必流於弱一於用賢者其勢必強而國不免於先亡觀於春秋之諸國可知矣用親者魯衛鄭宋是也魯之大夫無非公族即有一孔子而不能用也衛事不詳大抵視魯鄭之七穆與國終始宋之六卿無異姓矣之四國者皆孱國也而鄭亡於春秋之後猶垂百年而宋次之而魯又次之唯衛爲最久然則用親之效可知矣其政也必尙恩而其敝也則以姑息情之所洽而相睦釁之所激而相忍其君臣上下大抵聯絡顧望才足自全不能就功亦不敢始禍如人之尫羸而壽考者唯從容以盡其天年而已用賢者齊晉是也齊之同姓前有國崔後有欒高而桓公之所以首霸者則管氏之力也又自樹一陳氏而卒奪之齊晉自獻公盡殺羣公子所用皆異姓也韓欒疏屬僅同行路文悼繼霸天下莫強即三卿亦文所自樹也而卒奪之晉然則用賢之效又可知矣其政也必尙功而其敝也則以詐力欲專其威則去親之偪而不疑欲廣其地則滅人之國而不慚其君臣上下唯務勝人相傾以力相尙以謀而其禍適反中之如人之元氣脫而暴亡者雖良醫之所變而膂力方剛勢常足以自豪也然則兩除其敝而獨收其利者其惟楚之爲國也乎夫楚者聖人之所

絕春秋之所據也而何以許之葢明天討者則不可不正其無王之誅而衡國是者則又不可不權其用人之法也夫子元子玉子蕩子庚子馮子木子西以及春秋以後之屈原皆親也親可用則用之觀丁父彭仲爽鬬穀於菟孫叔敖伯州犂然丹沈諸梁以及春秋以後之吳起皆賢也賢可用則用之賢以代親則同姓不偪親以參賢則異姓有所顧忌於是親疏相維恩義相濟無畸重之勢無偏蔽之情謀易以盡政易以舉而國勢以長振矣是楚之所以負罪滋誅而竟能崛強荊蠻擁天下之半而延九百之祀者豈非此道之得也哉然則立國者亦唯親賢並用而可矣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亦有論楚用親賢一條謂其執兵柄者皆同姓而一有罪則誅之無赦故有其益而無其弊云云當與此論參觀之

讀後漢書書後

程晉芳

三代以降士氣之盛無過於東京論者謂明章尙道崇儒所積而致愚則謂儒林一派開自西京其所由來者漸矣葢自武帝立五經學登用儒士[illegible][illegible]以來風氣爲之一變特不能擇取眞儒舍仲舒之醇雅用平津之矯僞致飾儒術飾淺行以干大用者接踵而起匡張孔馬翟歷事元成遂拱手而授人以家國然而草野之間講習傳授自若也莽之篡也拒聘不仕以死者史不絕書光武明章遠承末緒又從而重之拜老臨雍憲言饋食所謂設誠而致行之者儒術盛而士氣奮矣假令取鑒前車謂文儒適足以誤國講搏擊鉤摘之法崇黃老申韓之術東京之士習果有以優於西京乎噫由漢武以迄桓靈三百餘年積之如此其厚而上無精明濬哲之君柄臣椓人迭遞用事淸議在下黨禍遂興舉端人正士一舉而空之良可惜也夫國家須才至急方其求之

之始下之應也且或眞少而僞多苟無術以擇之必且舍麥菽而取穛稗及其積之旣久眞行著而風俗成雖復抑之屈之務使革而從我而有所不得賢者果無益於人國也哉余論古每以東京士習之醇爲西漢之所釀而成有明士氣之盛爲兩宋程朱之學所蘊而發後有識者當不謂斯言河漢也

論兩漢權要之職 十七史商榷

王鳴盛

仲長統昌言曰光武忿彊臣竊命矯枉過直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是以來三公備員而已所云臺閣謂尚書也蓋尚書令尚書僕射與尚書皆宦者與士人迭爲之權歸于此有事可直達上前故三公無權有事反藉尚書以達公卿之權分于近倖上下否隔禍有不可勝言者然尚書固爲權要而漢又別有中書爲尚書者士人多宦者少中書則皆宦者也以尚書與三公對言三公權不及尚書以尚書與中書對言尚書又不及中書矣前漢蕭望之以前將軍領尚書事而宏恭石顯則中書令僕射也望之卒爲恭顯所殺矣尚書中書皆管機密出納王命其職皆要而官則微百官公卿表篇首敘九卿於郎中令之屬官僕射下雖有尚書少府之屬官雖有中書謁者而表中竝無尚書中書官也望之官之尊在前將軍而其要則在尚書故恭顯使張朌告其罪必候其假歸洗沐方上之要之士人必不如宦者之親密故尚書尤不及中書萬斯同補東漢將相大臣年表有尚書令尚無中書蓋此官侍直宮禁不在朝廷大臣之列其後魏文帝黃初中改秘書爲中書以劉放爲監孫資爲令各加給事中遂掌機密見三國志放傳中書令之爲宰相始於此矣王肅傳注明帝太和中秘書丞薛夏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秘書署耳謂夏爲不得儀當坐夏報曰蘭臺爲外臺秘書爲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然則臺閣之名本在尚書也而又屬之中書矣官不論貴賤惟視其職之閑要而閑要惟視時

主之意向其制無時不改是以書之史籍紛若亂絲使人眩目因論臺閣連及之

唐制內外官輕重先後不同考　　趙翼

有唐一代內外官輕重先後不同有迥相懸絕者太宗時馬周疏云朝廷獨重內官而輕刺史縣令刺史多是武夫或京官不稱職者邊遠之任用人更輕是貞觀時已有重內輕外之弊武后時李嶠唐休璟奏言朝廷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所遣外任者多是貶累之人今請選賢者分典大州王嗣立亦言縣令刺史不加揀擇京官坐負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吏部年老不善刀筆者乃擬縣盧懷愼亦言比見官犯贓者任以江淮嶺磧粗示懲貶其人內懷自棄殉貨掊克益無悛心以罪吏牧遐方是謂惠奸而遺遠州陬邑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明皇時張九齡奏言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加選浙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出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爲斥逐之地或其先附會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爲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其才刺史尙爾何論縣令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京師衣冠所聚聲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內而不在外也智能之士安肯出爲刺史縣令哉是時源乾曜以大臣子多任京職俊乂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請以己子三人任京職者出二子於外以示近始詔褒之倪若水傳亦云時天下承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內任雖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爲大理少卿若水餞之於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爲騶僕可見唐初以至開元天寶內重外輕之風也及肅代以後京師凋敝俸料寡薄則有大反是者通鑑元載當國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侵已乃制俸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綰常袞雖奏加京官俸歲約十五六萬緡然風會

所積利常在外京官之貧如故唐書嗣曹王皐傳云皐爲秘書少監上元中京師飢斗米値數千皐乞外官不允乃故抵微法貶温州長史李泌傳亦云是時州刺史月俸千緡方鎭所取無藝而京官祿薄自方鎭入爲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謫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郎至求爲洪州別駕其節度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爲郎官當遷臺閣者皆不赴取罪去李泌以爲外太重內太輕請隨官閑劇普增其俸爲竇參沮而止此距開元天寶時不及三四十年而外重內輕相反一至於此亦可以觀世變也

大臣薦舉

趙翼

吏治條內所載况鍾翟溥等出守皆由大臣薦然洪宣正統間大臣所薦不特外吏也如顧佐以楊士奇楊榮薦由通政司擢都御史陳勉以士奇薦由副使擢副都御史高穀以士奇薦由侍講進工部侍郎入內閣曹鼐亦以楊榮楊士奇薦由侍講入內閣王來以士奇薦由巡按擢左參政彭勗以士奇薦由教職擢御史督學南畿孫鼎以楊溥薦亦由教職擢御史督學南畿金純以蹇義薦由庶僚擢刑部侍郎陳壽以夏原吉薦由參政擢工部侍郎郭敦以胡濙薦由副使擢禮部侍郎劉球以胡濙薦由主事改翰林侍講周宣以王直薦由郎中擢刑部侍郎楊信民以王直薦由刑科擢左參議後又以于謙薦巡撫廣東羅綺以于謙金濂薦由謫戍復大理右寺丞羅通以于謙陳循薦由河泊所官擢兵部員外郎李賢謫官參政以王翺奏賢可大用遂爲吏部侍郎復尙書入內閣如故崔恭以李賢王翺薦由巡撫進吏部侍郎李紹亦以賢翺薦由學士擢禮部侍郎王越以李賢薦由按察使擢巡撫大同羅璟方謫官以王恕薦擢福建提學秦紘以王恕薦由布政使擢副都御史總督漕運余子俊以林聰薦由知府擢陝西參政韓雍被劾方待吏議會廣西猺獞亂王竑曰雍才氣無雙平

賊非雍不可。乃擢都御史督兵兩廣。以上見各本傳 史又稱李賢爲相。所薦引年富軒輗耿九疇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李紹等。皆爲名臣。蓋洪宣以來大臣薦士之風如此。其時薦賢者。皆採人望。核才品。而後上聞。蘇州一郡逋糧八百萬石。孝宗思得才力重臣往釐之。楊榮薦周忱。遂以工部侍郎巡撫江南。果興利除弊。爲名臣。楊士奇初不識陳繼。夏原吉治水蘇松。得其文。歸示士奇。士奇才之。即薦爲博士。改翰林。而于謙之爲河南山西巡撫也。三楊在政府。皆重謙。所奏請無不允。謙每議事至京。空橐以入。諸權貴不能無望。及三楊卒。謙遂左遷大理少卿。可見三楊等之薦人。皆出於至公。非如後世市恩植黨之爲也。其時人主亦傾心信用。如永樂中擇耆儒侍皇太孫。楊士奇蹇義薦儀智。太子嫌其老。士奇謂智明理守正。帝即用之。虞謙降調。楊士奇力白其誣。言謙歷事三朝。得大臣體。宣宗即令復職。宣宗嘗論朝士貪縱。士奇曰無踰劉觀。帝問誰可代者。士奇以顧佐對。即以爲左都御史。年富爲人所中傷。英宗知其先由楊溥薦。遂不聽。君臣之相信如此。宜乎正人端士布列中外。成當日大法小廉之治也。蓋一人之耳目有限。若慮大臣薦引。易開黨援門戶之漸。而必以己所識拔者用之。恐十不得一二。但能擇老成者碩十數人。置之丞弼之任。使各舉所知。則合衆賢之耳目。爲一人之耳目。自可各當其用。所謂明目達聰也。

司馬司士　　儲大文

王制。辨論官材。獨專於司馬。雖司徒造士。亦屬之。蓋邦國大事。在祀與戎。而戎事尤安危治亂之所繫。故司馬之於官材。雖無不辨論。而實以戎兵爲首務也。周禮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鄭氏

註亦引王制證之王制傳謂夏殷制而周禮司士實屬於夏官司馬賈氏疏亦謂與大司馬進賢興功同然則司馬之辨論官材不必盡如夏殷而其重戎事實同司士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蓋六服胥同之此所以能佐大司馬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而又以九伐之灋正邦國也近世名臣惟高新鄭掌銓時請選擇進士知兵者縣兵部四司晉至兵備道巡撫總督以暨兵部在京二侍郎胥豫儲而遞陞之無與他官互遷補爲有合於司馬辨論官材論定後官司士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之旨江陵仍之彌收厥效此實司樞筦暨平章軍國者之所宜重加意也

侍中之職　儲大文

宦官之禍東漢唐明尤烈者何也昔周公訓立政詳及綴衣虎賁而尤重常伯漢置侍中與宦官同止禁中蓋古常伯之任也光祿勳止禁中掌三署郎衛門戶黃門郎給事黃闥中常侍時得入禁中而金氏至以七傳內侍顯東漢光祿勳權益輕侍中出禁外得內奏而不得止宿中常侍不用士人專爲宦官職獨尚書令僕射六尚書職總內外少能參制之而亦不得止禁中凡百官封事與中書者易以私伺而盜發竇武陳蕃劉瑜尹勳之所由敗也魏置散騎合中常侍號散騎常侍晉江左侍中任尤重殿內門下事胥掌之蓋與領護軍掾中書又有舍人通事如戴法興沈客卿輩名位瑣末執國柄至權震天下而宦官獨尠聞於世唐以侍中爲宰相黃門郎常侍舍人選益清不闕預禁中舉京朝官胥無古常伯之任獨置內侍省日夕天子左右制外廷誅賞而阻閡東西省臺寺監衛閒俾無得內達是故王叔文王伾侍直最號寵暱叔文裁至禁中翰林院伾裁進至翰林院甘露之役決眾罷閤殿門而李訓韓約暨吏卒千餘輩束手胥就夷滅也自梁誅宦官盡罷中尉樞密使

唐宣政使以大臣爲之後唐復名樞密使權益重至宋遂號兩府而實與宣徽使胥內職大朝會常先見內殿凡內諸司所掌隸於唐禁中之樞密使者使副使知院事同知僉書院事胥得判之蓋實兼晉江左侍中領護軍之任是故宦官惕息而狙鷙者不久輙斥去亦卒亡卒不可破之患元功臣子孫胥入宿衛號怯薛勳籍尤顯者多長四怯薛服膳器物胥掌之蓋周綴衣虎賁漢三署郎執戟局衛之任也及品幹焯著輒拜左右丞相平章亦不停宿衛是故宦官雖盛而訖亡能爲患至明而盡廢宋元之制內外判不相合視唐尤甚天子深居禁中亡可它語左右璫監不典兵干政不止唯武宗季年邊帥入侍江彬錢甯輩時奪其黨類把持而不肯解釋之權而其餘柄政權者直是宦官爲虎殿省閣華望官爲狐而時時假之以張厥威也夫聯班而側坐入門而易制固其小焉者也語有之一日不朝其間容刀高拱晨至朝房而猶語人曰今日所宣當是雙馬楊漣二十四罪疏成將對御彈奏而恐少遲而語輒泄也乃循例封進豪切責不少貸官府不通表裏否隔其禍之烈至此而審政要者可無鑒戒而疏厥壅蔽與夫樞密使既難卒復侍中亦久廢而宿衛任猶古也盍綜倣元怯薛諸職秩以正成周常伯名而逆折宦官之蘖芽也哉

與陳撫軍書

黃永年

會議事畢即便北轅不得親詣節下一覲清光少罄所懷曷勝悵望自古人才善類雖自天植然其盛衰視敎學之絕續其翕散張弛視一時在位者之愛憎興壞此非一日之故其由來者漸矣嘉穀之殖無古今一也世人得之則生不得則饑而死有良農焉爲之區別種類播種而穫之故嘉穀不絕而人賴以生借如視賢人善士若稻粱之得則生弗得則死有如良農者爲之時其蓺植滋其華實賢人善士何憂不所在厤列乎范文正

能啓孫明復十年之後爲世大儒張魏公以陳瑩中鄒志完姓名贅發楊廷秀奉以終身是二人者其始見二公時一乞錢竊秀才一下邑丞耳二公片言之頃入人之深遂能成人之美如是其生平推畀好士與人爲善之心積之於中者誠故動於人也切如炊無不熟種無不生然則善人志士何在蔑有不遇大人先生如二公者則其氣不感其美不彰耳國朝湯潛庵先生撫吳時能使貪墨之人改行爲廉吏此皆德威之畏不待聲色爲一世養和平爲造物培元氣伏惟先生清德碩望爲時倚依懷古之道扶樹羣才實先賢之光豈惟區區末學之慶制府尹公豁達和平凡所措注犂然當於人心皖撫魏慎齋先生爲敝鄉長者李方伯一見如舊知其意拳拳惟以護持善類爲念兩江星聚皆人心世道所攸賴者書生之論多襲舊聞先生諒不以爲陳飯土羹而棄之也

上某學士書

潘耒

某聞之衰世之法制禁令與盛世無殊而不能爲治者法意不相孚名實不相副上下相蒙苟且成俗也今天下百官之職掌不爲不明諸司之條例不爲不備防貪禁奸之法不爲不嚴然而紀綱猶不能無廢弛民生猶不能無凋弊天災地變猶不能無至戒者何也由實心求治之人少而大小臣工莫肯以天下國家爲事也爲郡縣者但求錢糧盜案不累考成民生之休戚非所問也爲監司者但求期會簿書得免詿誤官方之清濁非所計也有一大事則彼此瞻狥有一大議則上下揣合如上欲理財則以開設事例爲經費裁減工料爲節用如上欲用人則越次陞轉謂之才能循例保舉謂之卓異內廷外闈莫非委蛇將順之人早作夜思無非彌縫掩護之術視官資如傳舍視仕宦如經商自身家妻子而外更不知有何事甚至以忠言讜論爲忌諱罔上行

私爲得計積習相沿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今　皇上重感天變赫然震怒抉摘譴訶諭以洗心滌慮經各衙門設立科條增嚴加密至爲切要然以言乎致治之本則猶有進夫欲致治則必以實心行實政上下一心眞知天變足畏民碞足憂惕然有同舟遇風之危而相與朝夕講求政治之得失人才之賢否耳目心思相爲統攝痛瘝痛癢無所不關則利不期興而興弊不期除而除矣若徒恃科條以防姦藉律令以止慝有立法之名無行法之實竊恐彌縫掩護之弊更有甚于前也且如今制督撫地方官與在京大臣交通者革職此其所得而禁者輦下拜往之儀文耳使在數千里外私人往來潛通貨賄能知之乎官吏坐贓滿十金者即論死審能如法則人人皆楊震鄧攸矣度今之作吏者能如是乎夫立法遠于人情則必有所不行不行而法故在則必巧爲相遁掩覆之術愈工交通之跡愈密而議者且以爲令行禁止中外肅清也夫天下未嘗無才其才未嘗不能辦事特患無以驅策而激勵之於是以其才智專用之于身家以其聰明專用之于彌縫掩護設也一變其習以其爲身家者爲朝廷以其彌縫掩護者爲拊循保障則何事不可爲何功不可立所賴二三大臣爲　皇上陳其綱領辨其本末以實心實意振起天下之人材以大機大權轉移天下之積習開誠布公信賞必罰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紀綱肅而民生安矣某一介草茅罔知治體蒙閣下虛懷下問至再至三故敢肆其狂言直陳管見以爲今日所獻納者當在正本澄源之論而區區科條律比之事固可以置而弗道也

代應詔陳時務疏

程景伊

臣聞進退用舍上關天命下係民心不可以不明不可以不斷而尤不可以不愼此治理之本而綱紀之原也

我　皇上臨御以來黜幽陟明至公至當中外遐邇固已悅服傾心矣然臣伏見一年之內有奉　旨斥爲懷挾私心卑鄙小人如某人而仍用爲某官有奉　旨斥爲剛愎自用怙過不悛如某人而仍用爲某官近日則更有遞治問罪如某人某人而仍用爲某官某官在　皇上神機獨運固非愚臣所能窺見萬一但以臣思之一人之身或悔心於末路或變節於一朝前後始終固難必其操行之一致然未有今日爲賢明日爲不肖今日爲不肖明日復爲賢今日在囹圄之地方顯然共斥爲罪人明日即授以兵民之司遽責以安邊治民之略如此之驟且速者夫刑賞者人主大權聖王之用刑賞也未用則再三審愼不肯輕施其既用之則毅然必行示人以可信是故法立而民從事行而衆悅假使朝令夕更忽焉而舉又忽焉而錯則天下視聽回惑趨向不專以爲罪狀昭著如某人者尚得復用則僥倖之心生苟免之術起其勢將有用賞而不足以爲勸用罰而不足以爲懲者矣且上年某地之崩坍罪在某某懷挾私心擾亂軍政罪在某某某地之叛亂則罪在某某此兩案固天下所共知者縱釋弗問已爲　皇上寬大之恩矣今乃明知其罪犯顯見其劣蹟而復授以高官大職思徐徐而待其成功在　皇上愛惜人才委曲成就固有無所不至者然以臣觀之譬猶鑿頑石而求井泉養蛀木以爲梁棟豈可得哉至于　皇上所欲用之大臣尤當養其廉恥乃可責以有爲臣見近來大臣行事小有差失必行誚讓如以某人爲妄行瀆奏以某人爲昏憒廢弛以某人爲狡詐無恥是也若果係昏憒廢弛果係狡詐無恥即應在罷斥之列矣乃降革之議方行而復官之　命旋下無論士民官吏各懷侮慢之心即在彼亦必恧焉沮焉無面目復與士大夫相見又何以責其從容盡職乎若以此妄瀆廢弛狡詐之　旨不過出于一時之喜怒而非爲若人服官之定評則如綸如綍之王言出之亦未爲愼矣今夫

郅隆之治首推唐虞君德之隆莫如堯舜然臣觀堯舜之時所用者二十二人不聞於委任方隆之日而黜之罰之也所誅者四凶不聞於放流竄殛之餘而柄之任之也蓋賢否之分既判然而不同則用舍之間亦確然而各異故曰進退用舍不可以不明不可以不斷而尤不可以不慎也雖然此非獨人主一身之事也大臣亦與有責焉何則佐天子以進賢退不肖者大臣之責也使其人而果賢耶則當天威嚴重之下便宜從容執奏力保其無他使其人而果不賢耶則當擢用倚任之時又宜反覆指陳力言其不職今大臣中特立不阿剛方正直者有幾人乎此固在 皇上睿鑒中者 皇上能盡得予違汝弼之大臣而與之權賞罰之施審用人之則乎且夫近日之錮弊則尤在九卿會議之事矣天下是非無中立之形曲直亦無兩伸之理卽各人所見不同原可斟酌妥當何妨黑白分明從公商定今則彼此周旋各懷瞻徇相習爲軟媚圓熟之態而以不辨是非不分黑白爲得計公所議事則互相觀望不發一言故有今日會議閒談而散明日會議復閒談而散者外託老成持重之名內懷持祿養交之念遲之又久偶有出一言者則羣起而和之而及其退也則又引身事外惟恐其禍之及己如此可尙謂實心任事之大臣乎況乎各部議處議罪之案尤爲 朝廷進退黜陟所關近來部件有於援引律例之後用雖字但字加一轉語者蓋因其人之情罪不過如所引之律例而止而揣摩迎合瞻徇營私則援引律例之下加一轉語而無罪者可入其罪且有罪者可出其罪夫人主萬幾日理萬一偶不加察則濫刑僭賞之弊卽此而生揆厥所由必有任其咎者臣故曰非特人主之事亦諸大臣之責也然而端本澄源則尤在 皇上體天德之剛法天行之健凡進退黜陟之間以定識斷之以定力主之勿輕發而驟施勿游移而姑息則順天命而慰民心於是乎在矣

遵　諭陳言疏　　潘耒

竊惟　皇上御宇以來。昭事上帝。勤求民隱。翼翼乾乾。始終匪解。近有地震之變。示儆異常。考諸古書。咎在臣下。乃　皇上深自刻責。罪己求言。復頒　上諭申飭中外臣工。諸凡不法不廉情弊。言之痛切詳盡。臣伏讀之下。感激涕零。敢攄愚忱。敬抒管見。惟　皇上恕其狂愚而採擇焉。不勝萬幸。一曰嚴賞罰。自古帝王斡運天下之大權。不過賞罰二端而已。賞一人而天下勸。罰一人而天下懲。雖堯舜不能舍此以為治。後世未嘗無賞罰也。不能為勸懲者。無他。賞不信。而罰不必也。一法也。用於此不用於彼。則幸免之路開矣。一令也。行於前不行於後。則枉撓之漸啟矣。伏讀　上諭六條。地方官吏刻剝小民。督撫大臣枉法交私。種種罪狀。無所逃於　睿照之下。經各衙門會議。設有條約。所以防奸治貪之法。嚴且備矣。臣以為立法非難。用法為難。行之稍不斷。則或張或弛。而人得逃於法之外。守之或不堅。則一出一入。而人得遁於法之中。聖王用法。較若畫一。賞不遺疏遠。罰不廢貴近。此其要術也。昔者齊威王烹阿大夫。而國中大治。漢文帝不赦薄昭。而朝廷肅清。今當立法之始。尤宜堅如金石。不可稍有曲貸。茲科臣以不職督撫。指名參奏。　皇上赫然震怒。嚴加處分。乃東撫浙撫。已經罷黜。而江督某仍然留任。臣恐天下有以窺國法之不能畫一也。得無以某方在戎行。姑責其摧鋒之效乎。臣按某在江右。最號貪殘。失人心。軍民一體。不能撫民。焉能馭軍。江右本非叛區。自某涖任以來。寇盜蜂起。屢破城邑。致煩大兵撲滅。擾擾連年。僅而後定。才略可槩見矣。京察大典。已經革職。　特恩留任。宜如何報效。乃數月以來。未聞其出一奇。展一畫。身先矢石。陷堅克敵。有可紀之功也。天兵所集。謀臣猛將如雲如雨。何藉此一臣。而為之特撓國法耶。黜罰臧否。不宜異同。臣敢誦諸葛亮之言以為　皇上告。夫

立法而行之不斷。守之不堅。與無法同。臣願　皇上之留意也。一曰廣言路。伏讀　上諭。地方官吏。諂媚上官。苛派百姓。總督巡撫司道。又轉而餽送在京大臣。其於中外情弊。洞悉之矣。乃從前此等情弊。曾經發露者幾人。曾挂刑章者幾人。臣下不法不廉。至於如此。而猶然網漏吞舟。則以未經指摘糾參。　皇上無從而知之。處分不得而加之也。誰司指摘糾參之任者。非言官乎。言官不過二三十人。耳目或有所不及。而又不許風聞言事。彼賄遺交私之狀。至深至秘。無跡可窺。言官自非得實。因難形諸白簡。況此奸貪之輩。又不難以勢力把持。金錢結納。言官稍有沾染。則箝口熟視而不敢言。臣按建言。古無專責。歷代雖設臺諫之官。其實人人得上書言事。梅福以南昌尉而言外戚。柳伉以太常博士而論程元振。陳東以太學生而攻六賊。楊繼盛以部曹而劾嚴嵩。　本朝舊制。京官並許條陳。自康熙十年。憲臣奏請停止。凡非言官而建言。爲越職言事。例當降調處分。夫人主明目達聰。常懼有所壅蔽。故宜導之使言。今乃禁之使不得言。豈盛世之風乎。臣請除越職言事之禁。俾大小臣工。各得獻替。進言之途廣。則罔上行私之徒。不能人人而把持之結納之。庶乎有所忌而不敢爲。於此輩甚不便。於國家甚便也。其在外監司守令等官。若大利大弊。果係眞知灼見者。亦許條奏。地方災荒。督撫不肯題報者。州縣官徑得上聞。如此。則民間疾苦。無所不通。　皇上端拱九重。而周知四海之外矣。更請許臺諫之官。得風聞言事。以作敢言之氣。其大奸大貪。不經糾彈。別行發覺者。言官一併處分。　世祖章皇帝成例具在。可倣而行。有能奮擊奸回。不畏強禦者。不次超擢。庶乎紀綱振而萬事舉也。一曰愼選舉。伏讀　上諭。大臣朋比狥私者甚多。每遇會推選用時。皆舉其平素往來交好之人。但云辦事有能。並不問其操守清正。竊服　皇上之洞見弊源也。夫督撫藩臬。與其甄別於既用之後。不若愼重於方用之初。今廷

臣會推非有衡鑒之素也非有商搉之公也一人唱之衆人和之唯唯諾諾莫敢異同泛而謂之曰才能曾不指其何者為才何者為能亦何以孚物望而協輿情乎皋陶論知人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言稱其人之德必言其某事某事為可信驗也東漢故事選舉牧守委任三府皆咨其行狀度其器能若不稱職尚書奏劾廷尉覆案行舉主之罰是以多得良吏今所推者內而卿貳外而監司或歷部曹或歷仕郡縣豈無治狀可名政績可指臣請自今會推必開載實跡數條確切著明衆議允協乃得奏上有不允者聽不署名異日所推之人若有贓私過犯罰及舉主則朋比之私絕而本原之地清矣一曰褒廉節人主風動天下在明示意指樹之風聲未有令而不從感而不應者也今雖承積弊之後人心士習卑靡已甚然以

聖明在御激濁揚清如泥在陶如金在冶惟所欲為風之以廉讓則廉讓矣與之以節義則節義矣漢宣帝加意二千石凡治行卓絕者或增秩賜金或璽書褒美於是循吏輩出光武即位首封卓茂為褒德侯而東京人才至今稱盛臣願

皇上一倣此意於內外具察察其公忠廉直者褒顯一二或擢自閒散或面加獎諭以風厲天下臣雖愚陋寡所見聞就臣所知如前江都縣知縣軒轅鈖居官潔清惠愛及民罷任之日民為僦屋以居至今歌思不絕前嘉定縣知縣陸隴其慈惠廉平一塵不染去官之日小民焚香攀送巷無居人此皆治行彰聞萬口若一者並以考成詿誤又臣與胡密子同為講官熟知其人端方清介志行卓然前歲河臣請罷生童考試純用捐納奉

旨會議廷臣皆知其不可而莫肯發言惟密子抗言其非諸臣因以定議即此一端足以徵其剛正有守而今歲京察亦被處分夫為縣令者簿書期會之間詿誤有所不免至密子所以察處未見有顯然過失臣願

皇上破非常之格擢用此三人於廢棄之中天下必將曰清廉如某某雖遭罷斥

皇上猶將擢用之也必爭自濯磨不賞而勸豈非轉移積習之一大機歟抑先師有言忠信重祿所以勸士無養廉之具而責人之廉萬萬不能漢制官最卑者食祿百石名爲百石而月俸十六石實歲百八十餘石也唐宋自俸田外又有職田春冬衣仗身人役等以優其力而縣令主祀有至九百斛者夫既厚祿之而猶貪污不法置之重典夫復何辭當今制祿視前代稍薄兵興以來又加裁省官於京師者與從衣裘之費常苦不給頃奉

特恩四品以下官秋冬二季准給全俸仰見 皇上體羣臣之厚意更願沛發德音斟酌古今增其祿飭臣下見 皇上優卹如此其厚無不人人感奮豈非與廉教忠之一道哉一曰培人才國家設師儒之官重衡文之任登秀民於庠序而賓興之蓋以班朝蒞官非通古今有學行之士不可雖其間亦有不肖者而歷代公卿將相之材多出於其中養士之道無過於此異時生員無定額大縣考取或至數十人自定爲十五名而士子已苦數窄近年復減之又減僅止四名南方大縣挾冊操觚之士少者不下千人而三歲之中兩次考取僅得八人視鄉會中式更難十倍人絕進取之望率改業而爲他士人之子多不讀書循此不變數年之後黨塾荒蕪絃誦道息甚可慮也夫此生徒不費 朝廷廩祿不耗縣官金錢何妨國計而裁減及此若以其不率教令敗名壞檢則 皇上遴選學臣嚴爲董率其弊自革至于抗違錢糧有司得而申斥之關涉詞訟有司得而究治之縱有敗類豈可因噎廢食耶且天下聰明才辨之人不出於此則入於彼先王廣厲學官固將收生民之儁異者漸之以詩書摩之以禮義雖有梟雄桀驁之輩循循然不敢爲非爲國家計至深遠也臣願 敕下部臣酌復舊額然後精學臣之選簡師儒之官士風不丕變文治不誕敷未之有也以上數事皆今要務據臣管臆披瀝萬一辭陋指淺不足以仰贊大猷惟 皇上鑒其愚悃抑臣又有請者向來諸臣

條奏。　皇上下部議。部中多以無庸議奏覆。見諸施行者。十不得一。今　皇上重感天變。念積弊未釐。奮然思改。亟更張以作新天下。當勵精圖治之時。雖臣言無足採。而諸臣所奏。必有讜言碩畫。可行者。伏乞
明諭部臣。俾虛衷酌議。勿拘成見。槩以無庸議罷之。則天下幸甚。

請崇恬退明禮讓疏　孫廷銓

竊惟古帝王既開功名之門。以奔走天下士。而又必以禮進退之。所以養天下士大夫之廉恥。而正其趨也。夫人必有廉恥。而後有事功。亦必知進退。而後有廉恥。若舍此而言才言能。則其人品可知也。伏見近年以來。部院諸大臣。鮮能以禮引退者。前京官有甄別之舉。如禮部侍郎李奭棠以疾罷去。先經自請而未得。工部尚書劉昌引年致仕。　恩禮甚榮。而奉　諭自陳之先。可以得請而不請。是二者人皆惜之。或謂　皇上念諸臣經事之久。既不忍其遽去。在臣下何敢遽辭。然臣觀古昔主臣相愛。當必全始全終。若浮沉戀位。過積釁生。不知省改。則小者以罪廢。大者以法死。亦大負　主上愛臣之初心矣。且易進難退者。下士之行也。貪位持祿者。庸臣之態也。設令其陰懷貪位之計。而陽託戀闕之忠。其為大臣也難矣。　皇上本期其戀闕之忠。而或適遂其貪位之計。則所得於大臣之效。抑又微矣。臣愚以為養士大夫之廉恥。當自進退大臣始。凡其有父母之喪。及引年養病。體勘得實者。謂宜許其引退。若果才猷可念。　恩眷未衰。不妨逾時再行起用。不至流為苟且戀位之風。庶幾小臣庶士。瞻望下風。以相感發。廉恥之道明。而氣節事功。從此皆得實用矣。
臣又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朝廷非禮不尊。所以辨明品秩。敬戒官聯。使尊卑大小。皆知遵　朝廷之制。而不敢踰越。即所以尊　朝廷也。　皇上御極以來。孜孜齊民以禮。如官民服物有辨。文武相見有儀。亦既著

爲令甲度　旨飭行矣顧沿習之久積弊猶存或上官而詈罵僚屬士紳而不讓公府庶民而僭品官之衣帶下僚而襲侍從之威儀古人之檢身也取于自約而今率託於自大古人之接物也取于相讓而今率出於相凌甚非所以安上下定民志也伏乞

敕下所司斟酌舊章再加詳定其內外大小衙門除章服已有定制外諸如接見之儀文移之式稱謂之正凡前令所未詳者皆須徵據典文辨白名分確立章程務使卑者不得上陵高者亦不得下慢如其率意肆行僭侈非分不特上陵者明爲厲禁即下慢者亦詳立嚴罰庶大小有別官民有等俾中外臣民人人遵　朝廷之制而　朝廷益尊矣

用人四事疏 順治十七年

吏部尚書 孫廷銓

五月二十五日恭讀　上諭引咎省躬實心圖治悔隱微之失開直言之路令部院等衙門據實條奏直言弗諱以補闕失甚盛德也臣愚昧無以仰副至意謹竭一得臚爲四款爲我　皇上陳之

一曰養廉恥古者刑不上大夫言大夫爲士民之表帥必素有以養其廉恥之心而後可以漸化導及下也近見內外滿漢各官一挂吏議拏送刑部者其罪之有無尚未經詳明即加刑訊雖曰所爲不善刑辱其所自取亦何足惜然于養廉恥之道似有未符臣等竊以爲除謀反叛逆等項大罪即行拏問審眞正法外其餘別項情罪不若先行詳覈明白果係情眞方行擬罪蓋人至貪私壞法良心已滅及見　皇上仍加之以禮貌而不欲遽使同于庶人則感激之心必生其愧悔之念如此則于法既無虧而又以廉恥之道勵士大夫庶風化紀綱兩有裨益其關於　皇上道德齊禮之初心非淺鮮矣

一曰寬考成有司牧民之官也上關　國計下保民生最爲緊要自錢糧考成頭緒繁雜以致降級革職者一

歲不可勝紀。人材摧殘。催科酷烈。爲吏者止以考成爲慮。安問百姓之賣兒鬻女耶。亢旱災疫。鮮不由此。臣竊以爲錢糧係軍國要務。催征自不容緩。但四部銀米物料款項不一。每件定爲十分考成。則處分頭緒太多。顧此失彼。終日救過不暇。今莫若將考成則例。 敕下戶部再詳加考訂。酌量寬減。上不至于虧 國課。下亦不至于詘人才。加惠百姓。仰荅 天和。其于吏治亦有裨益矣。

一曰愼名器。查總督巡撫皆職司封疆。責任重大。自非蕩平寇盜。綏輯兵民。餘俱不足以言功。近如捐助賑濟完漕等事。應加級者。皆得加銜。如加侍郎尚書宮保銜者。固 朝廷優示鼓勵之意。但爵賞原以待有功。而宮保尤以畀有德。夫以重臣如督撫。而止就區區微勞。驟膺卿貳宮保之職。當其任者。莫不圖小功以邀大位。復誰肯竭智畢忠于封守之大計乎。如有封疆大功。又將何以加之耶。今後總督巡撫。除軍功考滿應行加銜之外。餘如捐助等項。止應酌量紀錄。其加級加銜應一槩停止。庶名器不濫。而重臣益自奮厲矣。

一曰儲人才。古語曰。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言儲才當豫也。今滿洲子弟。俊秀者正不乏人。科甲既停。學問益寡。殊爲可惜。稽之漢代。期門羽林之士。皆誦孝經。誠以經學爲人才之本。教化之原也。目今從龍之彥。固自多人。深恐後學不繼。致令有乏才之歎。今查國學內每佐領下止有一人肄業。似屬太少。今酌量每佐領下再各添一人。共作二人。更選老成敦大通治體明經術之臣以爲之師。務得曉暢大義。以備 國家之用。數年以後。將見人才濟濟。而文武之選。皆得其人矣。

請寬臣工小過疏 康熙四年

浙江總督趙廷臣

臣思古今最難得者賢才。上天至愛惜者人品。從來英哲之主。不忘使過之典。尤多求舊之恩。我 皇上睿

天法古銳意治安期于眞才異能共圖上理而又慮人才輻輳選授紆遲當此人浮于官之時臣何敢復持寬于用人之論但思馬必服遠而信其力士必入官而徵其才與其求實績于寸長未試之士其敷奏爲難孰若觀後效于一縣再展之員其圖報倍切目今官員處分之內豈少精明廉幹之才或因公詿誤或小過罷斥以致廢錮終身者比比矣以外吏論之職司錢穀者非不勤于催科而見徵之賦額全完帶徵之參革忽及薄于論功而議于論罪可惜也職司刑名者非不留意平反而有心失入者不任咎無心失出者必罹罪略其大案而繩以微眚可惜也職司捕盜者非不盡心搜緝而詰捕之成效未嘗紀功一盜之疎獲先已挂議沒其勞績而計其小疵可惜也諸如各項職官中士庶百姓亦有稱其廉幹精明者而爲地方受過詿誤去官者不能悉數惟是一才一能皆天所賦畀以爲　國家輔治之資而偶以一節錮其終身在一官之困阨猶淺而揆之大造愛惜人才之意實有含置不得者當如何惻然動念耶外吏如此更進推之　輦轂之下大小臣工數年以來嘗無因公詿誤小過罷斥者乎伏念天之生才如地之產木梁棟之姿每以風霜摧折而後成其大用蓋求眞才于廢棄之內其感激圖報之心尤倍于尋常萬萬也臣愚　皇上敕部將內外大小臣工分別詿誤緣由其中果有才能可錄者仍行甄用庶葑菲亦邀採錄之恩而朝廷愈收得人之效矣

請定京官久任之法疏　王命岳

臣觀自古興朝致治皆由官多久任我　朝設官分職而外各省兩司郡邑猶行三年考績之法在京自京堂而上有半載一遷者有一二月一遷者蓋緣缺一正卿必陞一亞卿缺一亞卿必取諸司寺於是右者轉左少者轉正丞者轉少故陞一官而舉朝之官皆陞也臣思　朝廷建立百官將爲諸臣名位顯榮計乎抑爲　國

家料理庶事計乎。夫人之才智。不甚相遠。初授一官。百事茫然。數月而後知其大略。又數月而後知其節目。又數月而後悉其情弊。雖甚奇才英敏。初不得不問諸吏胥。迨經事既久。肯綮熟嘗。而下人始無所逃其照。此久任之效也。今也不然。其歷任半載者。署中典故。纔略通曉。而此身已爲他衙門所有矣。其歷任一二月者。跋前疐後。未知所措。忽更一署。又復如是。以故廨有十年之吏。堂無百日之官。官生吏熟。官暗吏明。線索在下。百弊叢興。諸臣之官階日崇。而各衙門之政事日壞矣。今欲矯其偏。非久任斷斷不可。蓋久任則歷事久而陞遷遲。歷事久則職業修。陞遷遲則名器重。名器重則 朝廷尊。職業修則郅隆奏。而且人絕僥倖之心。仕靜凌躐之氣。所謂一舉而數善皆備也。伏乞 敕下吏部詳議。凡正卿亞卿。必滿三年之考。其餘卿寺。或宜滿三年。或最滿兩載。酌妥具奏。以便永遠遵行。將唐虞庶績咸熙之盛。可再見於今日矣。毋徒因循現行事例。而不更求良法也。

謝頒遇變 諭旨陳言疏 嘉慶十九年

兩廣總督蔣攸銛

昨歲季秋之事。莠民倡亂。非復人類。雷厲風行。神人共憤。立殲首逆。旋殄邪氛。於是感 天祖之垂佑。敕威愛之並施。推本乎實心實政。而申加 軫念於官民交困之由。此誠 堯舜之用心也。臣回環跽誦。跼蹐靡甯。自恨才識庸淺。無以仰荅 高深。竊思 盛世之民。地大物博。生齒日繁。以致難于家給人足。固非如前代事事取資民力。賦役煩興之困也。今之州縣。固有彌補。有攤捐。有民欠。然爲牧令者。果其勤聽斷。緝盜賊。束胥役。寓撫字於催科。則善政得民心。百里之內。必有自然之利以贍之。再能制節謹度。量入爲出。公私皆可不廢。亦非復供億累萬。賄賂公行之困也。皆由表率不端。以致吏治不清。吏治不清。以致民風日敝。凡

所以激勸維持培養良有司以培養斯民者全賴督撫兩司之公正明斷而去民較近察吏最親承上達下以佐督撫等耳目之不逮則道府之任更專而知府爲尤要亦惟知府爲尤難蓋同一府也此縣之情形不同彼縣均一縣也彼鄉之習氣不比此鄉其茫然不知者無論已眞能知之而積重之勢既恐無其才有其才矣而掣肘之情未必獲於上是外任官莫難於知府且今日之府道即異日之藩臬督撫也知府得其人而上司假以事權則州縣必無濫竽之患知府非其人則州縣無所準則督撫終多隔膜之形其知府之持正者或游陞本省大吏固可爲此邦官民之福若知府之趨時者而爲本省大吏亦倍貽人心風俗之憂是外任官莫要于知府此臣服官三十年心焉數之歷歷不爽者但大僚因屬吏之源而京員尤外官之本天下之道府由牧令起家者十之二三由部院外擢者十之七八誠以司員者可以持進退准駁之衡俾之練習日深通今不致於泥古然後敷施有本坐言即所以起行臣前官翰林時見部院官公議尙明每遇京察之年某部院應保某某員衆口僉詞迨爲牘一出果相符合今之各直省封疆大半皆此其選聞近來部院司員輿論無可揣度實因卓著之少其人此非今之人必不昔若也亦非部院大臣不願拔其尤也推原其故一則滿員之廕生太易一則漢員之捐班太多廕生類皆英俊吏事當有家傳然較之中書筆帖式一二十年繕本立稿循序而進者其歷練之淺深廿苦迥別捐班未始無人才川運例即有六部司員而近年獨形冗雜者則以屢次捐例人多充塞之故名爲學習不過循分行走隨同畫稿即可無所短長堂官雖以甄別非比府州縣才質庸劣者之可立見其短也而郎中一經得缺按資試俸不出十年截取外選即任道府方其在部之日占缺繁多既使正途出身者淹內轉而成頹廢其捐班中富豪子弟用度奢華尤使正途出身之司員耳濡目染日爲轉移講求服食

起居任意揭借利債迨至一釁出守欲顧操守而不能雖有美材皆成棄物其關係實非淺鮮可否 敕下部臣於分部之廕生捐納各員隨時考核其於部務不甚相宜者卽奏明以同知通判遞降外用分發各省差遣歷試冀可漸供器使而各曹各缺庶不至日形壅滯矣又數月以來疊奉 諭旨諄諄嚴甄別以澄汰衰庸減處分以保全幹吏所以爲地方人才計者無微不至第恐汰去之而後來者猶是等倫保全之而進用者不無冒濫究無以仰副 勤求治理之盛心臣愚昧之見今之才守克兼況於下位者不乏其人似當敕令公正大臣選擇聲名較優之員多爲保薦恭候 聖明鑒別擇其名實相副者遞加超擢使之分布中外以收連茹彙征相觀而善之益由是而藩臬道府人人稱職効能下以爲州縣之表率上以爲督撫之始基賢者日進不肖日退爭自赴於亮工熙績之途吏治蒸蒸日上和氣致祥自必豐年屢告民生裕而民志甯也抑臣更有陳者任事之與專擅有義利之分若一人毅然任事卽以專擅陷之則衆口可以鑠金人人樂推諉以苟全矣協恭之與黨援有公私之別若兩人同寅協恭輒以黨援目之則立異可以遠嫌胥吏得乘機而舞弊矣此近今之積習使然誠如 聖諭依違遷就而不竭謀盡力以實心行實政者我 皇上燭照無遺權衡悉當所在爲大臣者力除此習不論人已而祇論是非耳至於翰林固屬詞臣而閣部顯要多出其中侍讀 內廷責任尤重自當崇實學抑浮華養成明體達用之才不必專以文章課殿最科道爲 朝廷耳目之官如果實心盡職則地方大吏之優劣得自輿論者爲最詳其有識見卓越才品清正者似當由京堂而擢卿貳與翰詹衙門參用以廣儲才而各部院保送御史亦當加意慎選出其切者不得輕以平庸充數總之有治人無治法而用人之道因才因地因時人無求備而懲貪者不可宥其瑕疵在集思而職要者弗可撓於衆臣

力小任重。勉供職守未遑。何敢爲芻蕘之獻。然欽繹訓諭。而僅以膚詞奏謝。更覺於心不安。茲因奉到

恩賞器實。感奮惕厲。謹瀝下忱。敬陳管蠡。伏乞睿鑒。

皇朝經世文編卷十四目錄

治體八 臣職

皇朝經世文編卷十四

治體八臣職

崇讓論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韓菼

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言教之本風之自也夫上之所倡下之趨也上以官爲高則官重上以讓官爲高則官輕人情莫不趨於所極重者久之則官愈輕人皆思所以自重而讓道成矣自然之勢也嘗檢晉庾峻敦禮讓疏及劉寔崇讓論皆推本於爲國者以倡何有之化其言咸有補於當世峻之言曰聖王御世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山林之士清劭足以抑貪汙退讓足以息鄙事先王嘉之臣愚以爲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莫若聽時時從志實之言曰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夫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四徵缺擇四徵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徵缺四徵已豫選之矣尚書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八尚書共選一尚書也余嘗韙斯二說夫古者七十致仕固也然四十方仕計用其力三十年爾今有二十而已通籍者矣其亦可以六十爲斷乎至如王陽貢禹之流於今爲不世出之士又不可以六十爲限也父母八十聽終養吁嗟晚矣父母不必皆八十也其有疾病又不論年也今令甲不以年限誠善矣竊聞諸道路或八十猶不以終養請此爲無人道之尤者豈止不能讓而已哉謝章得薦賢自代唐宋猶然今其法已蕩然無存即間有徒費簡紙者不過外任之大僚而京朝三品已上官皆聞命而即

受事如召一吏何以勸讓如實言誠可勵世雖然竊有懼焉懼夫除官而許之薦官薦者之意尙未決而求者已盈門矣不得則怨是爭之府也且使薦者而不公耶有識者固將唾之其公耶必從而效之如實言所謂最多者其必然也而彼欲爭之者第中以朋黨之一言即一網盡矣故此法尙未可遽行嗚呼孰使夫古賢臣之嘉言讜議而有所不可行其非人心之憂也與

大人容物愛物論

儲大文

大人之容物愛物也廣言之則更僕未易數約言之則以培護人才薦延士類爲容物愛物之本不暇遠引請引宋明以來諸宰執證之人物莫盛於宋宰相之賢亦莫盛於宋然嘗謂宋有宰執三人焉寇忠愍范文正歐陽文忠而已忠愍澶淵之役何承矩曹瑋荆嗣馬全節之宿將而用張齊賢雷有終之大臣有威望也而用田敏楊延昭之奇驁也而用盧炎宋搏謝濤之文吏也而用不甯唯是楊億之文也而用向敏中張詠之遠濬也而亦用雖丁謂亦不以李沆故而不用之鎭撫夾河也文正知陝西三州及參大政孫復胡瑗石介之學行也而用李師中滕宗諒孫沔蔡挺之恢廓縱軼也而用种世衡狄青郭逵之將略也而用尹洙蘇舜欽之文也而用王益柔之文而縱軼也而用不甯唯是雖李覯徐復亦不以沉淪困躓而不用也文忠知嘉祐貢舉曾鞏蘇軾蘇轍之文也而中張載程顥之理學也而中而其他薦延者雖王安石常秩亦薦呂惠卿亦薦雖聞邵雍之名而不薦而不啻薦也是故無所不容以愛天下之才以相天子者忠愍文正文忠是也富韓司馬皆號名相而嘉祐治平極盛之世不能不變而爲熙豐元祐不能不變而爲紹聖人才用舍蓋猶有憾焉彼李沆與王曾亦宋之名宰相也然以張齊賢之才又同位東府而沆卒擠之而去以張詠之才又承帝問而曾不能力舉以

自代則非大臣之道也天地生才磅礴鬱積遲之又久而得一人焉而是人之生且爲世詬笑排斥之不暇幸而有以自振至爲天子用而世亦不以不才而疑之如齊賢詠者且不免湮塞之歎而況名位資質萬不及齊賢詠者哉明季諸相皆齷齪無遠畧時引用一二親黨卒不可以爲天子之大臣惟江陵當國於戚繼光李成梁諸將知之而用用之而盡蓋猶有忠愍文正遺畧焉而如用他事概斥之則夫華亭新鄭以上之機鈐互相傾奪吳縣太倉以下之衣鉢密相付授其詆排士類而唯恐人起而軋之則一也而江陵善馭天下之才功固遠矣然而誅賞混淆蒼素易色故予嘗謂蒲坂之罪不在分宜下非激也夫亦歎息痛恨於世之有才而不能容者也然則如忠愍文正文忠者其容與愛有差乎曰生犢破車必致千里夫容之所以愛之也而其用則爲容物愛物而已矣然則如三公者果可爲大人乎曰昔回鶻謦唐古者言當見一大人後郭子儀免冑見之而朱子釋經謂子儀雖未盡道是卽當時之大人也然則如忠愍文正文忠者夫亦有宋以來宰執中之大人而已矣

汲黯論

黃永年

古大臣之格其君也不於其跡之既著而圖之蓋嘗潛消於其幾之未萌與其幾之方動而後人主不道之事乃無所因而長而又非徒恃吾一人介介然廷爭而面折之也夫廷爭而面折人主之所畏而不樂親吾投之以所甚畏彼環其側者或阿意曲順投之以所甚樂則人主有不遠我而親彼者乎則吾一人可以立逐雖幸不嬰碪斧冒鼎鑊或徙之以他官處之於局外吾惟坐觀其成敗而一無所與于朝廷之議夫惟君子者招賢而進士使朝廷之上尊卑上下無非吾同道之人協心併力以輔吾所不及夫是故不勞而功成余觀汲黯之

於武帝其繩愆糾謬可謂至矣帝亦深爲禮敬漢公卿莫匹焉然卒以數切諫不得留內而帝侈心肆欲之舉卒莫能匡正最後遷淮陽太守欷歔泣下忿御史大夫張湯專阿主意已不得出入禁闥拾遺補闕嗚呼其亦晚矣若黯者其可謂閤于大體者矣方武帝卽位之時年十六耳首舉賢良方正極言敢諫之士深嘉仲舒之對既用其言詔郡國各舉孝廉給宿衞其可謂英主者也然又置爲江都相黯爾時當卽以仲舒之賢力爲帝言曰臣覩陛下再三策仲舒眞湯武主也當今賢士無出仲舒右陛下卽位之初天殆以仲舒授陛下陛下欲效唐虞之治必宜亟用仲舒舉一仲舒而朝廷之本立矣而又博求郡國耆碩老成如申生轅固輩多方勸上從容置左右日舉暴秦之所以亡祖宗之所以興使之明治亂之法戒以潛遏其侈肆之心且武帝生平瀆兵革惑神仙興土木幾危天下其幾蓋無不兆于卽位之數年當此而折之固甚易耳且日與君子正人親彼張湯公孫宏桑宏羊之術何自而投於其前也哉易曰童牛之牿元吉孟子曰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一薛居州如宋王何哉黯不於此時乘小人之未進急引賢士以自植待其既用事乃欲以一人之力廷諍而責之亦見其殺身而無能爲已矣吾嘗論商太甲漢武帝皆敗禮敗度之主也反其才而用之卽可以大有爲太甲有伊尹爲之輔導故早正其德武帝則無人焉暨其晚年乃自追悔下詔天下罪已責躬噫黯之不能辭其責亦已明矣雖然黯存而帝猶獲聞戇言有所嚴憚黯死而狂惑愈甚然則黯亦可謂古之拂士者也

重刻陸忠宣公奏議序

沈近思

天地倫理之經莫大於君父儒者性命之學莫先於忠孝昔孔子作孝經而無忠經後儒於是有補不知忠孝

原無二理故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又曰以孝事君則忠四教之垂要之以忠信一貫之唯守之以忠恕六經四子無一非忠經至理特不以專名云爾唐陸忠宣公奏議一書眞可謂之忠經也孔顏曾孟而後周程張朱以前此千餘年間道統幾絕所謂名臣大儒者勳業文章非無爛然類皆雜於功名之私其粹然一出於正而能以道事君者唯忠宣其庶幾乎今取其書而讀之其告君之大者如推誠接下聽言用人改過罪己散財絕賄貯粟定稅馭將治邊天德王道體備用周見古大臣格心正君之學爲總之義利二者辨之至明一切雜霸曲學不敢陳於君前當時導利而害義者莫甚於裴延齡故公有奸蠹一書直言不諱九死不辭其忠誠激烈已足碎奸邪之膽而百世之下聞公之風者尙可激濁揚清嗚呼豈不盛哉恨公生不逢時不能盡其所學以究其用使以堯舜之道遇堯舜之君責難陳善言聽計從恢宏至理展布經綸雖接踵皋夔比肩稷契可也近思來治潁川建社學於北城簿書之暇與項子性存朱子遜稍爲校定公書點讀付梓以授社學諸生自十五入大學讀孝經小學四書本經後即令讀公奏議使君父忠孝大倫早明於天性未漓之日而正誼明道堯舜君民之志不誤於蒙養先入之言則皋夔稷契本領即成童初學而根基已定有以跳脫乎習俗之橫流掃除乎物欲之錮蔽從此而擴其識鍊其才充其學厚其養出而暢發事業其或可以備 聖世耳目股肱之一數爲當今第一流之人物乎刻既竣遂書此語於篇端使有志讀公之書者日就月將精思力踐飲食起居時與公對心神智慮默與公通精粹潔白之操正大光明之業體之則爲眞儒用之則爲純臣庶乎無負讀公之書焉耳

范仲淹論

黄永年

士無英偉冠世之氣不足特起於末流無痌瘝天下之心不足澤被於一世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周子曰志伊尹之所志是志也氣也士之有振衰式靡之責者不可一日而無者也今夫氣蓋一鄉則一鄉齷齪委瑣之習有所不能染氣蓋一國則一國齷齪委靡頹敗之習有所不能染氣蓋天下則天下齷齪委靡頹敗之習有所不能染惟其自立也高故所見也遠及其顯也天下亦翕然從之是故其意念之所經營知慮之所擘畫皆迥然絕異于世俗之所爲當其未出衆日相與接亦未由闚之耳嗟夫觀于宋范文正公仲淹士可不早自立也哉五季以來風衰義喪士惟知苟榮貪位四維既絕人紀淪亡宋初頹風猶是也范質王溥無論已寇準以命世之英方罷中書卽求使相已復附會天書以圖干進蓋風習移人賢者不免百有餘年于此矣仲淹出而始勵廉隅振名節其取舍辭受進退出處斷然有所不苟世俗所謂寵辱毀譽得失死生禍福利害浩然一無足動其意天下之士聞范公之行惕然始知有恥而爭趨于名義之重宋之風俗爲之一變非其氣之淸明剛大烏能與之其自秀才時卽以天下爲已任飲食寢寐惓惓皆經世澤物之心其學自兵刑錢穀水泉農政職官邊陲險塞無所不周一旦出而用之也皆取諸懷而素具始在憂中遺執政書極論天下事他日爲政皆不易其說故其言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言然其行亦然非所謂大丈夫之事與眞仁之世賢相多矣然功存于廟社澤及于一時若夫功在名教道師百世使天下聞風頑廉懦立則惟公一人而已光岳氣偏士風攸墮下者懷溫飽上者希名位詩書用爲竿牘道義假爲淸談後先相師輪蹄一軌古大人豪傑之志事久絕于斯人之夢寐宜乎齷齪委瑣頹敗而俱無覩也儒者之言曰立志以帥氣夫氣也何以必待于帥之哉世之隱足以賊吾氣者甚衆而人之生也資非大賢淸明之氣受于天者無多入世以後汚濁橫流

浸漬衍溢不能留存其清明之體則日漸隨波逐潦沒身而已安望其能自樹立也吾故因論范公之人而及此士之有志者可以省矣

韓琦論

黃永年

夫所謂量者何也斗之量足以受升以斗受升其跡泯然斛之量足以受斗以斛受斗其跡泯然推此而上量愈大其所受愈無跡天下大物也惟其量足以相容而後可以治今夫天下有知而吾欲用其明則知者退天下有才而吾欲用其能則才者退天下有力而吾欲用其強則力者退是其于事也必無措其於功也必無成其量不足以相受也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商容觀周師之入而知周王曰見善不喜聞惡不怒顏色相副是以知之吾嘗論公在朝廷泊然不見其功及物而不形其跡一時之賢能掌故文學皆囿于範圍之內故當天下之大任居天下之令名受天下之大福而無隕也公之遺事史傳多未備在政府嘗與范仲淹論事有不合仲淹至拂衣起忿形于色琦徐把其袂曰希文不容更商量耶和氣滿容仲淹亦釋然歐陽修不信河圖琦與修輔政未嘗一言與及易其平居寮菜造次語言之間從容涵濡潛移補救有入人于不覺者況于朝廷之上乎或有謂琦相業無愧古人獨文學不逮琦曰吾爲相歐陽永叔爲學士天下文章莫大于是琦經緯天地用修潤色鴻業修之文琦之文也斯言尤可以見其所存矣賢者與賢者處時多異同其流遂至於分門異戶紛爭而不已而較短絜長欲上人之心君子不免噫觀于琦人亦何所用其忿嫉何爲而不休容也哉此相臣之則也夫

江陵救時之相論

林潞

蘇文定云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吾嘗據此以論江陵江陵在時舉世皆目爲權臣者也當時羣臣徒見其外而不見其內見其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有不得已而出于救時者由今視江陵似是兩人觀其逐新鄭廢遼王奪情起復幾于無上觀其十五年之經濟乘得爲之時優之以才濟之以剛猛毅而立功名一時廷臣無出其右原其意以爲舉朝因循玩愒方且伺隙于我而我無以肩之則事必不濟兩宮沖聖之倚毗必不副當時觀場之人無論已百年以來曲學腐儒動輒講王霸辨義利不察其本末而概以攬權震主相責夫世廟以來無相久矣生非文武成康而不識救時爲急予以爲逐新鄭廢遼王奪情起復三者罪之大者也其事載在國史怙寵悖理何疑焉吾甯信之豈惟信之且以責之此其事姑未辨洪武初罷丞相以五品殿閣加孤卿名之曰閣臣夫閣臣詞臣也分其任於六曹而職司票擬其不賢者竊一人之鼻息以張威福其賢者宮中府中斡旋調濟上一閣揭回以片言而相之職止此矣功可以竊而罪可以諉莫閣臣若江陵起而變之欲舉相職其進直解進大寶箴進帝鑑圖欲天子敬學進皇陵碑進寶訓進御札欲天子法祖裁進奉諫營造欲天子節儉引見賢能欲天子知吏治圖百官于御屏欲天子體羣臣請大閱欲天子念邊防蠲逋賦欲天子子庶民絕餽遺戒請託欲天子知大臣法則小臣廉不甯惟是當江陵官翰苑時卽志期公輔四方輶軒奉使歸者必往爲造請轍迹所至戶口扼塞山川形勢地利平險人民強弱一一劄而記之肅皇帝二十餘年間彼親見貴溪分宜交相齕而邊備廢弛天子縱有所誅殺卒無成功一旦柄國輔十齡天子綢繆牖戶措意邊防者爲至江陵匪直相也而直以相將將故南北守禦百粵滇蜀必付託得人將帥能效力者量其才崇其責

湔其瑕勵其志鼓之以爵祿假之以事權懔之以三尺破之以疑畏責之以實效數萬甲兵藏于胸而指揮乎數千里之外虛懷咨詢削牘星馳嘗有數什佰相君貫乎將士之心而戴乎將士之首戰勝攻取代爲奏藳當以某事咨稟功成凱至又諭以朝意當以某辭入告某策善後勇怯強弱進退疾徐洞若觀火邊吏奏記政府命之親書以毋泄機宜又必命其書銜擇其重大欵要者一一陳說于天子之前而使至尊識其勞苦知其姓名故能縛大憝殲羣醜以奠安中夏者垂十年至江陵歿而享其餘威以固吾圉者又二十年此江陵所爲舉相職也而且不遺餘力以綜庶務由是而嚴清丈董驛遞度河工疏餉艘詢水利飭學校覈名實辨職掌久視爲具文者按實行之攬權震主之外世所謂益之以操切者也諸葛君曰願陛下責臣以實效不效則治臣之罪夫既已有實效矣兩宮沖聖知之舉朝知之而其心未必知之方其柄國時惓惓致書賢者辨明心曲以爲吾非不知府天下之怨既已肩其任矣吾欲貽沖聖以安不專必不一不斷必不成十年之間兩宮沖聖享其逸江陵處其勞兩宮沖聖任人則逸者也六曹大臣蔭其逸猶曰侵官乃委瑣齷齪者畏之有才無膽者妬之清正拘牽者非之畏難者怨之迎合者憚之深文排詆者疑之蜚語喧騰而欲虛心衡斷其功罪也胡可得哉雖然江陵三罪不可以不辨禁籞何地而奸宄得以闌入親藩入議而大臣不爲援請時際晏安而金革何以變禮卽不曲爲文致而罪已不容逭才大而溢任重而疏以忠君愛國之心而雜以一切吐棄之意此則太史公責淮陰不能學道謙讓不矜不伐者也吾猶有說焉宰相爲天子統百官如裘之有領門之有閑舟之有柁宰相重則朝廷尊百務舉宰相輕則朝廷卑事權雜自江陵歿後而詆江陵者非惟自輕而卒以誤國廟堂諸老委蛇無建白而使神考輕宰相惡諫官燕安無忌礦使四出宮闈挾寵九列無官朝堂不御封疆大患帷幄

無謀以門戶籓邊以朋黨任將一誤再誤宦寺乘之而國不可爲矣思陵之季撫髀思江陵而後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時之相一也

書王介甫諫官論後　張士元

介甫論諫官以士之位任三公之責而天下國家大小之事無所不當言非先王以貴治賤以賢治不肖之意欲使上下各得其分以幾於古治其論則高矣揆之於治體則非也夫古之官未有專司諫者專司諫始於漢武帝之設諫大夫非先王之制也然古之納諫至廣矣官師相規庶人傳語諫固不獨以其官也後世諫諍稱其職而有諫官亦何害哉坊所以止水水即不爲災不可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去之也不幸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則諫官固未必能有爲然遂以爲無用而廢之是因噎而廢食也且公卿行其事諫官僅以言亦安見其卑踰尊而名分不正乎蓋其官尙卑使之得言於朝以其可通上下之情耳如謂士不得言事乃上下之道當然則在上者將曰我公卿也於人言何畏哉在下者亦曰我士也於國家何與哉夫天下之患莫患乎上之人惡聞過而下之人不敢言道之使言猶有不肯言者而可以非其分遂欲去其官耶介甫平日以孟子自命斯言蓋本位卑言高之論不知孟子所論位卑言高之罪因謂凡在下位者而非所論於諫官也他日則又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孟子所謂言責正後世諫官之任也而介甫以官守爲言責因謂官可以言而無用言官亦過矣意者當時館閣諸公言事有不免過激者故懲其弊遂欲并臺諫而去之耶則臺諫之有益於國家亦已驗矣唐德宗退陸贄而進裴延齡日夕入相陽城率諫臣力爭至欲裂其白麻雖不見聽然卒不相延齡宋嘉祐時仁宗春秋高未有繼嗣知諫院范鎭司馬光先後疏請建儲始雖不許

後終感動策立英宗朝野以安其不即聽納者爲功已如此其他聽納之效更可知也至謂不得已立諫官當與丞弼俱進於前使事有所失即時救正不至爭已布之命若唐貞觀之制庶乎其近古此固理之公者也然朝廷已有侍御史之設矣必使諫官與公卿並對則人主所信向者常在公卿而不在諫官諫官於廷論一不合則不可繼言矣且其言事豈皆俟命已布於天下而後爭之哉其命已布而爭之者大臣有以使之也使大臣慮其爭已布之命而謹之於未然此諫官之所以不可無也事有古所無而今有之不失乎先王之意者此類是也惜乎介甫執古義而不深思治體卒以其說亂天下不然以介甫之才又能進賢樂善從容以輔人主不當與韓范富歐爭烈乎

翰林論　　姚鼐

爲天子侍從之臣拾遺補闕其常任也天子雖明聖不謂無失人臣雖非大賢不謂當職而不陳君之失與其有失播諸天下而改之不若傳諸朝廷而改之之善也傳諸朝廷而改之不若初見聞諸左右而改之之善也翰林居天子左右爲近臣則諫其失也宜先于衆人見君之失而智不及辨與則不明智及辨之而諱言與則不忠侍從者擇其忠且明而居之者也唐之初設翰林百工皆入焉猥下之職也其後乃益親益尊益親益尊故責之益重今有人焉其于官也受其親與尊而辭其責之重將不蒙世譏乎官之失職也不亦久乎以宜蒙世譏者而上下皆謂其當然是以晏然而無可爲安居而食其祿自唐及宋及元明官制因革六七百年其不革者御史有彈劾之責而兼諫爭翰林有制造文章之事而兼諫爭彈劾制造文章所別也諫爭所同也其爲言官也奚以異入而面爭於左右出而上書陳事其爲諫也奚以異今也獨謂御史言官而翰林不當有諫書

是知其一而失其一也。是故君子求乎道。細人求乎技。君子之職以道。細人之職以技。使世之君子。賦若相如鄒枚。善敘史事若太史公班固。詩若李杜。文若韓柳歐曾蘇氏。雖至工。猶技也。技之中。固有道焉。不若極忠諫爭。爲道之大也。徒以文字居翰林者。是技而已。若唐初之翰林者。則若是可矣。今之翰林。固不可云。皆親近居左右。然固有親近居左右者。且翰詹立班于科道上。謂其近臣也。居近臣之班。不知近臣之職。可乎。明之翰林皆知其職也。諫爭之人接踵。諫爭之辭連篋而時書。今之人不以爲其職也。或取其忠。而議其言爲出位。夫以盡職爲出位。世孰肯爲盡職者。余竊有惑焉。作翰林論。

軍機處題名記　王昶

軍機處。葢古者知制誥之職。其制無公署。大小無專官。直廬始設於　乾清門外西偏。繼遷於門內。與　南書房鄰。復於　隆宗門西供夜直者食宿。其大臣惟尚書侍郎被　寵眷尤異者始得入。然必重以宰輔。其屬例用內閣中書舍人。舍人改庶吉士則不復入。改六曹御史給事中。遞遷卿寺至都察院副都御史內閣學士入直如故。惟擢侍郎亦不復入。閒有以貲以蔭爲郎得預者。率大臣子弟爲然。而張公若靄鄂公容安又以庶子侍講入直。蔣公炳程公巖又以巡撫罷還京入直。皆奉　特旨行。非故事也。先是雍正七年青海軍事興。始設軍機房。領以親王大臣。予銀印。印藏內奏事太監處。有事請而用之。後六年　憲皇帝晏駕。　上諒闇。改名總理處。三年喪畢。王大臣請罷之。　詔復名軍機處。時大學士爲鄂公爾泰張公廷玉徐公本蔣公廷錫。尚書爲海公望。每被　旨。各歸舍繕擬。明日授所屬進之。後大臣避專擅名。乃令所屬具草視定進呈。自是擇所屬益精愼。至大位者益衆。而　上賞賜亦異於庶僚。紗緞餅餌果蓏時　賜。歲暮　賜魚鹿肉諸

物。幸以爲常。以故　上所游幸。無不從。其職掌在恭擬　上諭。及內外臣工所奏。有　旨敕議者。簽其可否以聞。又外臣章奏。書爲副以藏之。葢　本朝諭旨誥命。其別有四。凡批內外臣工題本常事謂之旨。殯將軍總督巡撫學政提督總兵官權稅使謂之敕。皆由內閣撰擬以進。凡南北郊時享祝版及祭告山川。予大臣死事者祭葬之文。與夫后妃宗室王公封冊。皆由翰林院撰擬以進。然惟軍機處恭擬　上諭爲至要。上諭亦有二。巡幸上陵經筵蠲賑及內臣自侍郎以上。外臣自總兵知府以上。黜陟調補。暨曉諭中外。謂之明發上諭。誥誡臣工。指授兵略。查核政事。責問刑罰之不當者。謂之寄信上諭。明發交內閣以次交於部科。寄信密封交兵部。用馬遞。或三百里或四五六百或至八百里以行。其內外臣工所奏事。經軍機大臣定議取。旨密封遞送亦如之。然內而六部各卿寺暨九門提督內務府太監之敬事房。外而十五省。東北至奉天吉林黑龍江將軍所屬。西南至伊犁葉爾羌將軍辦事大臣所屬。迄於四裔諸屬國。有事無不綜彙。且內閣翰林院撰擬有弗當。又下軍機處簽定。故所任最爲嚴密繁鉅。衵以乾隆庚辰由中書舍人入直。又遷刑部郎中。葢八年於此矣。中閒平定準噶爾回部。西北數十年之患。一朝剗削殆盡。仰見　聖天子武功旁魄。超越萬古。而時又開方略　國史三通諸館。衵皆爲斟酌條例。用副　右文稽古之至意。下至梵夾釋典隸於經咒館。有所紬繹。輒往討論。故雖職事至繁。緜以躬逢美盛爲大幸。軍機處設立垂四十年。尚無記前人姓氏。多亡軼不可考。乃詢於大宗伯張公泰開給事中明公善。並以所聞於先輩者。次第書之。稱職與否。可指數也。詞詳而不殺者。俾後世得以考見故實。且著遭際太平之榮遇云爾。

軍機處述

趙翼

軍機處本內閣之分局　國初承前明舊制機務出納悉關內閣其軍事付議政王大臣議奏康熙中　諭旨或有令南書房翰林撰擬是時南書房最爲親切地如唐翰林學士掌內制也雍正年間用兵西北兩路以內閣在太和門外儤直者多慮漏泄事機始設軍需房於隆宗門內選內閣中書之謹密者入直繕寫後名軍機處地近宮庭便於宣召爲軍機大臣者皆親臣重臣於是承旨出政皆在於此矣直廬初僅板屋數間　今上特命改建瓦屋然擬　旨猶軍機大臣之事先是　世宗憲皇帝時皆桐城張文和公廷玉爲之　今上初年文和以汪文端　由敦長於文學特薦入以代其勞乾隆十二三年間金川用兵皆文端筆也　國書則有舒文襄赫德及大司馬班公第蒙古文則有理藩院納公延泰皆任屬草之役迨傅文忠公恒領揆席滿司員欲藉爲見才營進地文忠始稍假之其始不過短幅片紙後則無一非司員所擬矣文端見滿司員如此而漢文猶必自己出嫌於攬持乃亦聽司員代擬相沿日久遂爲軍機司員之專職雖　上亦知司員所爲其司員亦不必皆內閣人凡部院之能事者皆得進焉而員數且數倍於昔此軍機前後不同之故事也按出納詔命魏以來皆屬中書故六朝時中書令極貴必以重臣爲之而中書令官尊不當親奏事多令中書舍人入奏於是中書舍人亦最爲權要地唐初猶然高宗時始分其職於北門學士元宗時又移於翰林學士於是中書門下之權稍輕迨唐中葉以後宦者操國柄設爲樞密使之職生殺予奪皆由此出而學士及中書俱承其下流是以樞密一官極爲權要昭宗時大誅宦官宮中無復奄寺始命蔣元暉爲之此樞密移於朝臣之始地居要津人所競羨故宣徽使孔循欲得其處輒譖元暉於朱全忠而殺之朱梁改爲崇政院以敬翔爲使後唐復名樞密以郭崇韜爲使明宗時安重誨爲使晉高祖以樞密使劉處尙不稱職乃廢此職歸其印於中書而

樞密院學士亦廢出帝時桑維翰復之再爲樞密使周世宗時王朴爲之是五代時之樞密院即六朝之中書其於唐則國初之中書中葉之學士末季之樞密合而爲一者也至宋金則樞密使專掌兵事與宰相分職當時謂之兩府而他機務不與焉元時軍國事皆歸中書省明太祖誅胡惟庸後廢中書省不設令六部各奏事由是事權盡歸宸斷然一日萬幾登記撰錄不能不設官掌其事故永樂中遂有內閣之設批答本章撰擬諭旨漸復中書省之舊其後天子與閣臣不常見有所諭則命內監先寫事目付閣撰文於是宮內有所謂秉筆太監者其權遂在內閣之上與唐之樞密院無異矣　本朝則宦寺不得與政　世祖章皇帝親政之初即日至票本房大學士在　御前票擬康熙中雖有南書房擬　旨之例而機事仍屬內閣雍正以來本章歸內閣機務及用兵皆軍機大臣承　旨　天子無日不與大臣相見無論宦寺不得參即承　旨諸大臣亦祇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於其間也（按五代宋金樞密院皆有學士供草制今軍機司員亦猶是時之樞密院學士）

軍機處有　廷寄　諭旨凡機事慮漏泄不便發抄者則軍機大臣面承後撰擬進呈發出即封入紙函用辦理軍機處銀印鈐之交兵部加封發驛馳遞其遲速皆由軍機司員判明於函外曰馬上飛遞者不過日行三百里有緊急則另判日行里數或四五百里或六百里并有六百里加快者即此一事已爲前代所未有機事必須發而後由部行文則已傳播人口且驛遞遲緩探事者可僱捷足先驛遞而到自有　廷寄之例始密且速矣此例自雍正年間始其格式乃張文和所奏定也軍機印藏大內需用則請出用畢即繳進自用兵以來軍報旁午日或數起難於屢請屢繳故每請印出則鈐就封函數百以便隨時取用而封函無專員收掌不免狼藉遺失宜專派一員登記月日數目庶更爲慎重

軍機大臣同進見自傅文忠公始。上初年惟訥公親一人承 旨。訥公能強記而不甚通文義每傳一 旨。令汪文端撰擬。訥公惟恐不得當輒令再撰。有屢易而仍用初稿者。一稿甫定又傳一 旨改易亦如之。文端頗苦之。然不敢較也。時傅文忠在旁竊不平。迨平金川歸首揆席。則自陳不能多識。恐有遺忘。乞令軍機諸大臣同進見。於是遂爲例。諸臣既感和衷之雅。而文忠實亦稍釋獨記之勞。然 上眷倚有加。每日晚膳後閱內閣本章。畢有所商榷。又獨召文忠進見。時謂之晚面云。

往時軍機大臣。罕有與督撫外吏相接者。前輩嘗言張文和公在雍正年間最承 寵眷。然門無竿牘。餽禮有價値百金者輒卻之。訥公親當 今上初年亦最蒙 眷遇。然其人雖苛刻。而門庭峻絕。無有能干以私者。余入軍機。已不及見二公。時傅文忠爲首揆。頗和易近情矣。然外吏莫能登其門。督撫皆平交。不恃爲奧援也。余在汪文端第。凡書牘多爲作答。見湖撫陳文恭伻函。不過獐錦二端。閩撫潘敏惠公同年也。餽節亦不過葛紗而已。至軍機司員。更莫有過而問者。軍機非特不與外吏接也。即在京部院官亦少往還。余初入時。見前輩馬少京兆璟。嘗正襟危坐。有部院官立階前。輒拒之曰。此機密地。非公等所宜至也。同直中有與部院官交語者。更面斥不少假。被斥者不敢置一詞云。

軍機撰述 諭旨。向例撰定後。於次日進呈。自西陲用兵。軍報至。輒遞入。所述 旨亦隨撰進。或 巡幸在途。馬上一降 旨。傅文忠面奉後。使軍機司員歇馬撰繕。馳至頓宿之 行營進奏。原不爲遲也。然此營至彼營。七八十里。必半日方到。而兩營之間。尙有一尖營以備 駕中途小憩者。國語謂之烏墩。司員欲誇捷。遂倉猝繕就。飛馳至烏墩進奏。名曰趕烏墩。斯固敏速集事。然限於晷刻。究不能曲盡事理。每煩 御筆改定云。

余直軍機時直舍卽在軍機大臣直廬之西僅屋一間半又逼近隆宗門之牆故窄且暗後遷於對面北向之屋五間與滿洲司員同直則余已改官不復入直矣扈從木蘭時戎帳中無几案率伏地起草或以奏事黃匣作書案而懸腕書之夜無燈檠惟以鐵絲燈籠作座置燈盤其上映以作字偶縈拂輒蠟淚汚滿身非特戎帳中爲然木蘭外有 行宮處直房亦如此惟多一木榻耳余歸田後歲庚子 上南巡余恭迎於宿遷見 行宮之軍機房明牕淨几華裀繡毯不覺爽然失也

聖躬勤政 上每晨起必以卯刻長夏時天已向明至冬月纔五更盡也時同直軍機者十餘人每夕留一人宿直舍又恐詰朝猝有事非一人所了則每日輪一人早入相助謂之早班率以五鼓入平時不知 聖躬起居自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後 上自寢宮出每過一門必鳴爆竹一聲余輩在直舍遙聞爆竹聲自遠漸近則知 聖駕已至 乾清宮計是時尙須燃燭寸許始天明也余輩十餘人閱五六日輪一早班已覺勞苦孰知 上日日如此然此猶尋常無事時耳當西陲用兵有軍報至雖夜半亦必 親覽趣召軍機大臣指示機宜動千百言余時撰擬自起草至作楷進呈或需一二時 上猶披衣待也

章奏批答舉要序

程晉芳

批答宰相事也前明中葉司禮太監實主之閣臣潛與交通則共操厥柄于是爵祿廢置生殺予奪之大權移在倖門而威福非由上出矣我 朝定鼎取監夏殷票擬雖由政府 天子綜核庶務一一覽披毋或敢以意進退高下其間蓋宰相之權輕矣雍正四年始設侍讀二員助相臣勘本于後相臣多入軍機始以批奏付侍讀其有疑難事侍讀奉以請命苟無難焉相臣署押而已方乾隆之初歲批奏二千餘道迄今三十餘年四

方章奏之事。輒以摺代本。達之軍機。否由內閣者少矣。而一歲之中。部本幾六千餘道。三倍于初年。蓋 聖天子英明睿哲。鉅細弗遺。內外臣工。事纖悉。罔敢自專。必陳之、九陛之前。以待 聖人決擇。誠所謂一日二日萬幾者已。于是侍讀之外。增設協辦數員。佐理繁賾。漸增至五六員之多。淩晨而趨。日昃而返。一字一句。敬慎詳核。雖定式之宜遵。貴因時而達變。旁觀者謂密勿重務。咸在軍機。內閣秉成例而行。如郵傳耳。烏知國家大政。內自九卿以下。外而督撫藩臬。凡諸兵農禮樂刑賞之事。胥于是而出納焉。可不謂至重歟。余以乾隆三十三年夏五月。協辦批本。迄歲終。行走七閱月矣。視其事如繭絲牛毛。非一端所能盡。而從事于茲者。敢不兢兢哉。爰以少暇。取部通本式。及簡明本黃檔綸雙簽說帖諸檔。擇而裁之。編為八卷。曰章奏批答舉要。匪曰成書。聊備忘也。至年例有案可稽者。本不悉載。蓋即此七閱月中。事之增改于舊者。已弗勝舉矣。後有作者。以茲書為權輿。增益新條。勒成全帙。宜掌故家之所亟采歟。

蕭長源奏疏序　　張玉書

長源蕭公。受 先皇帝知遇。以順治十七年擢御史。 今上御極之七年秋。用臺班宿望。簡入卿貳。竊覩公立朝本末。毅然以天下事為己任。中外想聞丰采者。亦以公輔之望屬之。不僅以文章著也。夫奏對之言與著述異。廣川家令而後。惟陸敬輿奏劄。通達治體。曲中事幾。不求工于文。而文傳焉。曾魯公亦云。張安道論事入主前。數語立決。皆燦然成文。可書而誦。嗚呼。文章經濟。具見於是矣。蕭公九年來。抗章累百。自密奏外。裒其藁得若干篇。余讀之而歎公得君之盛也。公事 章皇帝未久。甫入臺。即以敦教化之說進。 今皇帝萬幾在御。公益厲謇諤。展布腹心。凡所條列。有朝奏而夕報可者。有補牘再三。部議中格。卒得 俞旨。從

公請者如徵星變郵災荒稽覆奏定紛更核督撫嚴考察澄銓選革挪解朝常國紀吏治民瘼無不條分縷列朗若祭眉至于屯墾事宜區畫尤晰先後續凡五上卒行其議而後止何其偉歟歐陽永叔謂天下大計獨宰相可行諫官可言夫兵刑錢穀問而不答相臣之體也然使諸司有一事不受成宰相則爲失職言官於天下事無專屬假令平日未嘗留心利弊一旦身任建白不得已以一言塞責辭漫漶而無據事迂闊而多舛章下諸司一加奏駁則其說立沮矣卽如屯墾之法歷代有成效我朝二十年來軍興供億嘗算疊增而此法屢議屢罷言事者無成畫而任事者多藉口讀公之疏亦可慨然興起矣乎夫敬輿早年得君風議切諫常在密勿建梁之地然而木蠹生中遭沮抑猶且不卒用是以益嘆公之忠誠能上結主知而又歎我　皇上之從諫如流眞不啻千載一時也是編出使讀者知士君子遭不諱之朝不可以苟且緘默遺天下議豈獨其文傳也哉

志鑿堂序　　姜宸英

余嘗欲條疏古今賢臣建言者分而爲三彙成一書一曰宰相一曰侍從其一則諫官也葢古者諫無專官所最重者宰相有輔導之義侍從有啓沃之任其責任與諫官等耳獨怪今之言事者專以其責屬之臺省於輔弼講讀之臣未有所與焉而爲輔弼爲講讀者亦遂寬然自弛以爲非我之所有事使諫官之能盡其職天下之事有諫官之所不能盡言者矣而況於今之官名爲諫者其能盡其言責者十不得一二而能盡其言者其言之又有行不行行者嘗少而不行者嘗多也然則如之何而不以責諸宰相與侍從者也順治間有　詔命詞臣修玉匣記元帝化書時則檢討淄川濟武唐先生上言以爲不宜崇此非聖之書妄費紙筆爲聖學玷

又爭御史張煊給事中陰潤事忤　旨歸里　本朝之能以翰林共諫職者自檢討始從此考槃般水之陽發憤著書垂三十年予讀其經世之言所爲籌餉積穀銅鈔改漕諸法其訏謨碩算可與賈長沙陸宣公相上下惜其雖能言不得試之實用且身之用不用命也并不得自見其言於朝以待有力者之上而舉行之焉民可悲矣則夫以檢討之文爲窮而始足自列於後世者豈通論哉檢討當放廢之餘愁然以天下生民之事爲己憂顧其中若有所不暇者而當任其憂者反營營終日亦若有所不暇於天下生民之計循是以往斯民之患將安息乎此余之所以不禁三太息於斯文也

趙恭毅公自治官書序　　胡煦

儒者入而考稽出而致用將以敷政宣猷宜民善俗而已而貪利者潰於賄矯世者潰於苛因俗者潰於蠱泥古者潰於滯事榦不立則傷於迎合主見不定則窮於牽制此非裕之以識充之以才而又參之以學力未有不委靡因循鮮克自振者也夫積愛蓄惠使民弗疑莫大於信布公止僻使民弗咈莫大於直定法一聽使民弗易莫大於果信以主之直以斷之果以成之三者既備政無不美者矣信貴能明執偏廢全其失也塞直貴能容任情御物其失也矯果貴能詳疾行寡顧其失也率塞則民惑矯則民遯率則民易三者不去政無不疚者矣是故明以立信誠之通也容以翼直諒之大也詳以出果智之周也才豐而德茂識廣而慮周學優而用裕非政之極量乎恭毅公趙夫子登仕數十年歷內外每治官書不藉助於幕客而貞心亮節天下仰之

聖主嘉之匪惟漢唐以下殊難其選三代之隆恐未易一二比數也讀其書者內當觀其用心外當觀其措行愼勿以文字目之

考槃集序

方苞

衆人之於仕宦常逐逐而不休者彼上之不求所以自致于君下之不思所以負責於人而惟其身之利焉故操之則慄舍之則悲君子難進而易退非以爲名也所見者大故其進也常覺其志之難稱而其退也如釋重負然昔歐陽公生北宋之隆遭時行志功見而名立自世人觀之不可謂非仕宦之滿志者矣及讀公思潁詩然後知公之胸中固有歉然不自足者也古之君子自待厚而不欺其志者皆如此渭師范公家世將相嗣宗職當官侃侃常從　天子出征絕域以材武名師中及凱旋論功遽引疾衆皆詫焉而不知公之竭心奉職與勇于乞身其道固相爲表裏者也公夙好詩及退休益寄情焉集平生所作名曰考槃蓋素志然也譬諸草木枝葉必類本根公之行身有方視仕宦如脫屣則其詩之不類于衆人有以也夫

寄周開捷書

陳宏謀

國家培養百年羣才競奮不少隨分供職之人所少者實心任事之人實心任事者計久遠不計目前務大體不拘小節國家爲重凡一時之得失一己之功過皆不暇顧其迹似乎迂闊近於好事而防患未然慮周事後月計不足歲計有餘今日士風不古學無實用皆由義利不明是以一入仕途其才識本可以爲君子時位亦能爲君子而計得失不計是非一念之差終爲小人之歸來札所謂地方官謹飭有餘親切不足眞切中近日官場中之通弊也大凡吾輩苟心存利濟便覺功業無有盡期而世間事事物物亦到處形其缺陷生平無他嗜好每處一地臨一事卽就其地其事悉心講求以期稍有裨益然志廣願奢百未如願事雖未成心實難已有時過于勞悴而亦不覺覺亦不復惜也年來精力漸不如前而又當此繁劇之地隨事經理已苦難支若過

有疑難心要如此而力有不能者則寢食作止常縈心目不能擺脫不以事累心役物而不役于物捧讀明訓益服知我之切而愛我之深也

寄周人驥書

陳宏謀

聖天子明目達聰廣開言路爲臣子者惟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庶爲盡職不必問之部議之准行與否也司馬溫公云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而汲汲於名者深戒焉此爲臺諫樹之鵠矣竊中言事自以事在可行方不虛建白之意然果有關於 國計民生雖一時格於時議不盡施行而言爲人人心中所欲言事爲近今所共見存此一議安知異日不施行耶此又不在乎一時之從違而在乎情理之不易也若有事在必行而行之無益且不如其不行者則又不如其已矣至于入告之體尤須平心靜氣以出之詞不必已甚意不必過激乃爲得體于事始克有濟古人所以致歎于立說之難也建言者執其一二動以所見不謬極力形容初不知情態不一知有此說而不知更有一說以此動難相服反啓齟齬皆此故耳

與某公

方苞

接來示自分此生恐無緣更畢志於經學此嗜學者之衷言也然古之人得行其志則無所爲書聖人作經亦望學者實體諸身循而達之以與民同患耳一命之吏苟能職思其居天德王道將於是乎寄焉矧膺古牧伯之任環地數千里視其注措以爲休戚者乎僕竊觀近代所號爲鉅人長者大率以生人爲仁而不知生其所不當生則仁於生者而大不仁於死者以有容爲德而不知容其所不可容則德於有罪者而大不德於無辜者傳曰惡人在位弗去不祥惡在他人而引爲己之不祥何也力能去之而任其播惡於衆則惡非其惡也是

謂拂天地之性而虧本心之明其不祥大焉抑又聞君子之行必嚴於終往者環溪魏公踐履篤實立朝謇諤爲勢家所憚造辟之言天下矜誦以爲無愧古賢而論定之後竟不得與湯陸齊稱徒以巡察畿輔不復有特操耳孝先張公天資渾厚可欺以方其撫江蘇閒有過舉未慊衆心一旦奮不顧利害排擊憸壬然後平生志事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吾子歷令守監司漸登大府仁聲義問所至翕然惜無由著直節於中朝然就今所居之地而言其職之所當言則視張爲易視魏則尤易矣信能舉邦人所重足而望海內士大夫所傾耳以聽者揚於王庭使天下知儒者之學剛柔無常應物而動皆可以爲後世標準其有功於學道爲何如又安用口吟手披爲處隱就閒者之經學哉僕晚交得吾子道義之合視平生昵好殆有過焉故所以致相愛重之道者惟兼魏張之直節而比肩於湯陸幸無以爲妄言而漫聽之

調變弭災疏 順治十七年

御史 季振宜

奏爲政輔調變宜施以弭災沴事臣近讀　上諭痛加刻責想天下蒼生莫不涕零舉朝臣子當有愧死者矣但　上諭內興革責之部院條奏責之科道而內閣諸臣反闕焉未及臣聞三公得人則逸不得其人則勞且陰陽之不調宰相責也故有因水旱而策免有不待策免而自引退者往往見之史冊矣夫天下事惟宰相得言之倘用一人不當則一方安危係焉而以人事君者豈容默默箝口乎或行一政未妥則天下治亂關焉而言無不盡者豈肯悠悠從事乎夫用人行政其將用未用將行未行之際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中有不容髮者　天顏咫尺呼吸可通惟有內閣諸臣而已矣身居密勿之地苟懷緘默之風宰相亦何嘗之有一切凡人皆可爲之又何藉乎夢卜以求也哉今日天下大事莫過兵戎錢穀內外章奏或有然眉之急勢如風火

者亦必待各部之議奏曠日持久及其議覆不論當與不當又皆依議矣臣因思內閣諸臣　皇上皆加以六卿之銜原非虛寵以名位而實求其顧名思義無忝厥位況內閣諸臣由六卿進階者強居大半豈在部之時猶知部務改頭換面遂爾忘之耶臣讀　上諭云十二三年間時有過舉夫　皇上親政以來憂勤惕厲百度維新原未見有過舉也　皇上既以爲有過舉是必有過舉矣試問其舉之之時亦曾有言其過者否宰相之不言非其驗歟總之天時不齊不過目前之患可以藉　皇上之修省而感格宰相不言且爲萬世之憂必盡破從前之積習而改圖倘　皇上原禁其讜言危論自今以後敢祈　皇上虛懷下問以收其嘉謨之實效　皇上業以心膂股肱寄之矣而內閣諸臣猶然畏首畏尾空空無遺或避市恩之嫌或以文具自便徒擬票四五字以了宰相事業則生食一品二品之俸死享三壇六壇之祭生死皆荷　君恩曾不若懦夫之立志　皇上優待大臣縱不加以譴責清夜捫心恐有難以自慰者矣

敬陳一德之箴疏順治十七年　給事中　姜希轍

臣聞君臣一德上下同心故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孔子亦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古之君臣交警者原未嘗以憂勞之任獨歸之君父以爲人臣卸責之地也我　皇上孳孳求治日勤萬幾已克殫厥心矣猶以民生未盡遂貪吏未盡除伏莽未靖征調猶繁疾苦時告拯卹未周特下責躬之詔頒行　恩赦加惠黎元四海之民莫不歡欣鼓舞但臣聞之往訓曰人臣之義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今天下未奏太平皆臣職有闕內外臣工責任尤鉅無過于部院九卿及督撫按　皇上不加責而躬爲臣下任咎爲臣者尚靦焉苟安不知痛自刻責引咎省改以勉圖後效豈交警無逸之道乎臣請進一德之箴以爲中外諸臣誡焉　皇上

總攬乾綱。不能躬親庶務。必藉佐理之臣。實心擔任。謀議可否。如民生未遂。何以使家給人足。無犬吠夜驚之擾。貪吏未除。何以使聞風解綬。有暮夜四知之畏。伏莽未靖。征調猶煩。何以使勦撫成功。無更番征戍之勞。疾苦時告。拯卹未周。何以使室家相保。無澤不下究之虞。此皆中外諸臣所當悉心籌畫。合力經營。有事關重大應請　睿裁者。宜分晰條奏。以聽　採擇。有事屬職掌。無可旁委者。宜矢心專力。行諸實事。方見腹心手足一體相關之至意。譬之一家。　皇上猶父母也。臣下則主伯亞旅也。家政未理。父母焦心蒿目。甯有主伯亞旅坐視其兢兢業業。而不思愧憹。以爲分猷補過之地。有是理乎。臣觀今日積習相沿。大約病根有二。其巧于卸肩者。假詳慎之名。以行推諉之實。畏于任事者。飾持重之文。以蹈委靡之弊。此皆諸臣溺職之由也。祈　皇上申飭羣工。諭以各振精神。盡掃推諉委靡之痼疾。凡布一令。必先事後事。謀出萬全。勿顧目前而忘久遠之計。凡立一法。必圖始圖終。慮及隱憂。勿狃成見而憚更張之勞。凡建一議。必在內在外。合成一體。勿介疑信而遂成隔膜之視。此尤克艱無逸之要。而一德一心之猷。皆本于此。庶不虛我　皇上省躬引咎之深衷矣。

責成部議疏

孫光祀

皇上敏皇圖治。萬幾惟勤。於天下之務。期於事事就理。立奏隆平。誠世運民生之幸。而臣竊欲部議諸事。皆當仰體　皇上立政之意。則天下之治原所從出也。夫　朝廷之事。誤於偏私。而尤誤於推諉。興革之道。懼其輕率。而亦懼其因循。即如奉　旨部議之事。倘果不得其始末所在。自當斟酌詳慎。求其萬萬無弊。豈有冒昧從事。嘗試於　皇上之前者。故事關別衙門。則請　旨令別衙門具奏。事關督撫按。則請　旨令督

撫按具奏此事理固然不可易也然恐有慎重之過流於委卸凡事到手未免左顧右盼不肯擔承即有不需行查不需別議之事亦復請

旨聽其另議今試爲設言之就一事而請

旨一疏別衙門具奏一疏本衙門具覆又一疏在京者文移往返在外者時日耽延其閒費番譯者三倍勞

宸覽者亦三倍無論就中稽遲滋弊即使每次各如限期而合前後計之固已經年累月矣幾務所關能堪此坐誤乎伏乞我

皇上毅然申飭以後凡係奉

旨議奏之事務秉虛公力絕瞻顧應移查者固不可自專以任已應直覆者亦無事曲謝以遺人可從則從可駁則駁不必因仍故套當因即因當革即革不必固持成心則官有責成事無沈閣於以起弊圖功端有攸賴矣臣又於垣中見部覆本科臣李榮宗防閑禁地一疏有設防係衛部職掌不必復移刑部之

旨臣再三捧讀益服

乾斷由是行之此即帝王敏則有功之急務也

請復六科舊制疏　曹一士

竊惟設官必分之職責實當循其名使守官者先正其名而後在公者各舉其職查給事一官自漢以來相沿已久以其有事殿廷則曰給事中以其出入瑣闥則曰黃門給事以其統於門下領於侍中則與中書同謂之省前代之中書門下即今內閣大學士職皆居禁垣號曰兩省而御史則謂之臺臺省異地故科道分曹至今目科道曰兩衙門明非一衙門官屬也逮明初始分六科以省知六部之事而糾其弊誤時罷門下省不設而六科獨主封駁以補闕拾遺雖與御史同爲言官而御史職在監察百司故居於外六科職在宣行制敕故居於內所以重王言尊國體內外秩然不可易也　國朝會典開載該科所奉

旨意有灼見未便之處許封還執奏部院督撫本章有情理未協者俱得駁正題參至於朝政得失百官賢佞或特疏或公本奏聞是立制

之初惟在愼重命令別白是非專責以言不任例事庶得從容謀議以殫其心朝夕論思以盡其職且天下民生休戚吏治臧否皆得於退食之餘廣咨博訪以便入告而裨 廟堂耳目之所未及此我 國家立制本意參酌歷代而無弊者也雍正元年以六科內陞外轉一事奉 旨著歸都察院管乃一時權宜之法然自此以後臺臣循照臺例一切城倉漕鹽等差與御史一體開列於是六科各員奔走內外朝夕不遑或遞相署理至有本科秪留一人者本章到科匆匆過目即以付部不及詳細審讀又其甚不得已則閭閻雀鼠之牘雜進於 內朝簿書期會之吏接跡於禁籞判署紛紜輕重倒置非所以欽崇 綸綍整肅聯常也臣請 敕下在廷考正六科之制一切悉還其舊則臺自爲臺省自爲省給事中之名既正而後專責以言孰敢不職思其居竭誠盡愼以仰報 國家者乎至於內陞外轉會典舊例各科將條陳參劾本章造冊移送吏部序俸開列題請 欽定是則資之淺深言之當否 御覽昭然原無待他屬而後定也且 國初以來臺省未嘗合一不聞差遣乏員倘以城倉漕鹽等差事屬緊要人數未敷則但當增置御史之員不必更分給事之任抑臣更有請者會典開載凡內閣交出密本由各該科掛號即將原封送各該部取職名附簿備查是從前密本未有從內閣徑下者即前代中書門下兩省更互校驗之意也今臣到任以來見所發各科本章秪有紅本而密本並未一見至 皇上諭旨徑由內閣發部者臣等遲至浹旬始得從邸抄一讀如此則雖欲有所論列或已無及于事似非設立科臣之初指也嗣後請聽臣等派出本科筆帖式二員每日輪班赴閣恭抄 諭旨併所發各臣條奏密本既省掛號轉發之煩臣等亦可不待邸抄即得預聞 旨意備見奏章庶幾隨時論列以仰贊 高深之萬一仰 祈皇上睿鑒施行

勸忠崇讓疏順治八年　　　吏部左侍郎熊文舉

奏為欲勸臣忠先崇禮讓事臣蒙　聖恩召起田間又蒙　聖恩簡補佐銓循省髮膚罔知所報伏念臣乞假歸田已經七載疊遭大亂生死流離臣父老耄風燭殘年臣侍親闈無心祿仕止以　天恩浩蕩懷中有草未敢輒陳然臣自菀江來備知吏治呰窳民生憔悴竊有一二獻者臣以為吏治不清始于大臣無進退辭讓之大節終于小臣無奉公守法之小心夫大臣者小臣之標表也古者大臣以其身先庶僚于職無所不統水旱不時則大臣引罪今日在廷諸臣固嘗有以此誼陳之　皇上者乎否是不圖而但知以得位崇高為得意以敘陞封蔭為感恩臣未知其可也夫大臣不能謙讓遜辭或者以為　本朝無辭讓之例臣聞人臣以堯舜之道事其君未聞有拘于例而遂泯其辭讓之心者夫大臣既無進退辭讓之大節則小臣自無奉公守法之小心無怪乎官常日壞紀綱日頹士氣陵夷人心囂雜數年之後相習而靡臣懼乎名節風義之掃地也臣請　皇上敕勵大臣共秉丹誠各敦名節務矢靖共之誼常存退讓之心實已頹病無能者許其自陳與以優禮致仕實有至情當遂者許其引請予以歸養依親使人曉然知進退出處之大閑不但為身家妻子而祿仕坊表既立風紀屹然內外小臣亦各顧名思義知畏影衾知愧清夜庶幾吏治清而民困可甦于以作忠猷而勵士氣庶幾其不盡汩沒于風塵而濡染于勢利乎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在廷諸臣驟聞此語亦必有愕然悟而恍然媿者矣臣言疏率無所顧避但舉私衷之耿耿者不敢不入告至臣自揣衰庸已極百脈俱枯老父支牀呻吟入夢揆于諸臣尤為譾劣讓賢求序臣實當先則亦惟望　皇上之早行放逐而已

敬陳弭災修省疏康熙十一年　御史徐旭齡

伏見今年二月彗星見太白經天三月十九日雨雪冰雹臣書生不知占驗竊聞和氣致祥沴氣致異彗者氣之尤沴者也前此一見之後災異洊臻地震幾半天下直省大水大旱民不聊生今妖彗再見萬一復有水旱飢荒之應則以極困之民遭頻仍之患其何以堪大小臣工不能仰體　睿懷每多顧恤身家瞻徇情面莫肯擔當任事爲國爲民是災變之來皆羣臣之咎也竊思天下事權皆總持于六部而分寄于督撫責成至重乃部臣止期偷安而不以天下之利弊爲心督撫止期免過而不以全省之民生爲念因循推諉習以成風伏見六部事務堂官不即決斷而以查照說堂委之司屬該司亦不皆熟諳條例甚至以擬稾委之吏胥或遇事關重大每不肯定議即結而仍推諉于督撫如漕臣帥顏保議裁屯衛冗員歲省俸銀六千餘兩該督身在地方豈無確見何必又行江南督撫議覆如直撫金世德條請曉諭旗莊築牆立柵事關弭盜自應速行通飭何必俟其再奏方始允行又如河工虛報分數錢糧亦多扣剋經新任河臣題知行舊督羅多回奏始議處分在先之估報何無察核至督撫膺全省重寄地方之利弊未見興除屬吏之賢否未必深悉凡事轉行司道據詳具題亦多朦混草率因循委卸錢糧宜清也楚藩劉顯貴一案缺至九萬餘兩竟令優陞離任何無覺察盜賊宜獲也夥盜流入信屬一案浙江推之江西江西推之福建大盜至八十餘人業入閩境而閩撫尚以復往江西爲辭何爲全不踹緝官評宜核也滇省知府李率祖即經白成功告發該撫何不從公察參致煩平藩奏請遣部員審理懲貪至亟也江南知縣陳恭一案移取孔貞來口供福建何爲遲延不覆致使江督屢催縣案多年不結略舉數端內外諸臣之怠玩推諉可見臣聞彗所以除舊布新值今天象示儆正宜大破解弛之積習

而振作有爲之氣。第思每遇災變。何常不特頒　上諭戒飭臣工。而內外諸臣當修省之時。其爲殫心經畫興利除弊者何事也。其能洗心滌慮砥礪廉隅者幾人也。是從來之修省止爲虛文。而全無實事。請乞　嚴諭申飭內外大小臣工。務須兢惕精勤。力更故轍。外而督撫宜屏絕餽遺。盡除陋例。潔己率屬。毋得瞻徇情面。容留不職之員。隱藏失察之弊。　欽命事件。照限速結。地方利弊。諮訪悉陳。內而六部堂官。務將各衙門職掌。逐一講求。統天下之事勢情形。而爲便國便民之長計。見行條例。倘有煩苛窒礙者。不必拘成法而憚更張。重大機宜。有關民生利病者。勿謂難縣議而希推諉。滿漢各司。皆宜熟諳部務。勤敏辦事。逐案當堂定稾。毋得假手吏胥。有庸闇懈怠不能稱職者。堂官立行參處。尤須嚴剔蠹弊。發覺奸私。其他各衙門有官守有言責者。皆當精白一心。矢圖報効。計康熙十二年京察不遠。應即備查遵　諭修省以後行過事蹟。是否實心任事。有無整剔。以新部院。以是黜陟督撫。　皇上卽以是甄別部院各衙門。庶羣心儆惕。百度澄清。吏治登而民生遂。可以化災召祥矣。

請禁咨議停閣疏順治八年　　給事中魏象樞

臣惟立政以寬舒爲本。圖治以振作爲先。我　皇上之仁政仁言。所仰體而奉行之者。在內六部等衙門。在外督撫等衙門。其切要者也。臣見順治八年以前。或一事而奉　旨下部。經年累月而不覆。或一事而行察在外。經年累月而不報。古來有此治體乎。卽從前不必深論。今自正月十二日以後。伏見廟堂之上。雷厲風行。內外之間。官嚴吏肅。不復慮天下事之有稽滯矣。及見一切奉　旨章奏。並各衙門應行事宜。已覆已行者固多。而未覆未行者。尙自不少也。其中雖有行察咨議者。頗需時日。亦有不待行察咨議。而宜奏宜行者。一槩

停閣未知何故似乎近日之鼓舞奮勵又緩于　皇上親政之初臣心竊惜之夫臣子當遭逢　聖主之日爲　國爲民任勞任怨滿漢同心大小竭力此其時矣顧乃因循漸積司官之壅蔽者堂官不問胥吏之遲延者司官不察諉事而虛責成臣竊不取也況督撫按奉行諸事皆視各部之緩急以爲遲速若督限不嚴則在外之稽遲益甚能保稽遲間無徼倖賄縱之情弊乎臣愚以爲事體有輕重道里有遠近限期有寬嚴其咨行在外者地近則限三月地遠則限半年可覆也如果事關重大反覆詳愼者或限至九月或限至一年歸結須將內外行咨咨到批駁申詳併咨覆案呈之年月日咨內逐一註明本內逐一開寫則部院之稽遲參駁有據矣至于在京各衙門事之繁簡不一官之多寡亦不一但近在　輦轂不過司議說堂而定一月之內可覆也如果事關重大長慮熟籌者或遲至一月半或遲至兩月歸結除軍國機密原係密封者自應密奏外其餘諸事內嘗有一二口奏之事口傳之　旨不經發抄者臣思　綸言至重恐有萬一之誤似應悉當具本請　旨與天下共見之若行移發落定期不過五日則吏胥之朦溷耽閣可杜矣

請正人心疏 順治十七年

御史　蕭震

臣竊惟天下事所最可憂者不在今日之盜賊水旱而在今日之人心蓋人心者古今治亂之所係而世道汚隆之所從出焉者也我　皇上以貪吏害民故重懲貪之法然法愈重而貪吏行貪之心愈變而愈幻如河南河內縣孫灝福建古田縣吳來儀皆奇貪異惡敗露于事後者而一則膺行取之選一則濫卓異之例臣誠不知舉者何心也夫不肖之吏何代蔑有迺至以不肖爲賢則必以賢爲不肖由是而是非顛倒毀譽有不可勝言者矣此人心之壞在吏治者一也臣聞宋臣岳飛之言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則天下平今武臣不

特惜死。而又愛錢。除沿海情弊。已經臣另疏指陳外。如腹裏之將。則以剋餉爲心。故營伍日虛。而盜賊日縱。臣聞大名遊擊有宜大明者。家蓄優伶數十人。晝夜酣歌。毋論其醉夢之精神。不能以申約束而討軍實。但即此數十人之鮮衣怒馬。不知出之私囊乎。抑取之軍中也。如調發之將。則以黷貨爲心。故大兵所至。而田舍一空。臣查順治十五年七月內。有山西城守都司苗之秀等。統兵防浙。經過直隸清河縣。索該縣折車銀一千兩。經貢生顧民俊千總董奇俊交與把總郭志史東璧轉交與之秀等。隨將南宮縣車驢越站而去。夫以一都司一縣如此。則其餘又可類推矣。此人心之壞在封疆者二也。臣唯教化行。則禮義興。而風俗美。我 皇上維新之治。已十七載。凡薄海內外。慮無不革面洗心者。乃近如韋成賢以子而逆其父。隨有韋逃賢以弟而訐其兄。王大經等以僕而弒其主。復有王重以主而黨其僕。業經諸臣糾參在案。至于賤妨貴。少淩長。小加大。種種悖逆。皆相率成風。誠非盛世所宜有者。蓋澆薄之端。始自士大夫。而攻擊之禍。遂中于人心。臣蓋不勝有江河日下之感矣。此人心之壞在風俗者三也。雖天下事不盡此數端。然即此數端。已足見其大槩矣。伏惟 皇上敦教化以治之。而後敕法紀以整齊之。其大要在于得人以挽回之。倘內外臣工能共洗偏私之肺腸。一遵蕩平之王道。則人心正而風俗淳。治安之象可立見也。

皇朝経世文編

十九

皇朝經世文編卷十五目錄

吏政一 吏論上

專差宜減疏

靳輔

吏政一 吏論上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馭吏策

周振業

守令者。生民之所寄。國家之血脈也。部司者。政令之所承。朝廷之耳目也。夫人之一身。必使血脈貫通。而耳目清明。焉斯可以康強而無患矣。然血脈行乎肌理。而所以管攝之者。則存乎臟腑。耳目各有官。而所以主宰之者。則存乎志氣。夫督撫者。守令之臟腑也。卿尹者。部司之志氣也。而總以效命乎天君。則一以貫之者也。故天君泰然。則由臟腑以達於血脈。由志氣以率乎耳目。未有不從令者。然而亦間有不從者。蓋血脈散布之處。不能無燥濕之感焉。耳目運動之餘。不能無聲色之引焉。此氣質之偏。雖天君亦不能禁之。而要所以調其和而反其正者。仍必有道焉。不可以不講也。今守令部司之選。既不能不循資而進。按格而升。則賢不肖之雜焉者。此未易遽清其源者矣。然守令之賢不肖。既一委之督撫之舉劾。則亦不患其雜者。蓋一守令之賢者舉。而羣守令之賢者知勸。則賢者益賢。一守令不肖者劾。而羣守令之不肖者知懼。則不肖者亦化而賢。斯亦由臟腑以調血脈之道也。若夫部司之循資而遷補者。卿尹之舉劾。與督撫同。其或由於最薦。或由於保舉。亦一人賢而舉者若與有榮。一人不肖而若與有辱。則知勸知懼。莫不皆然。此亦由志氣以率耳目之道也。故爲人君者。不患守令部司之不賢。而在難乎督撫卿尹之皆正。今有人焉。臟腑受病而不知。志氣昏惰而不檢。由是血脈日益乖。耳目日益縱。而飲之藥者。顧乃舍其本而治其標。惟血脈之是導。譎其過者。亦且指其外而遺其內。惟耳目之是求。抑亦謬且惑矣。由此言之。知人者。尤御吏之大原。握知人之哲。以愼擇督撫卿尹其人而任之。是

則養身者息志甯神以安百體之道也歟

大法小廉論

趙吉士

夫立乎朝廷之上爲天子立綱紀董百官均四海外則爲牧伯屏翰以倡其下者爲大臣其下庶司百執事以逮郡縣之吏趨走而承事者爲小臣無大臣則事權無所歸無小臣則無以承流而逮下是故大小相維內外相輔以佐天子以養萬民誠並重也竊嘗論之古之時爲大臣難爲小臣易洎乎後世則爲大臣易而爲小臣難何以明其然也古之時天地初建人物未甯大利大害之事與時而創見而又有弼教明刑變禮易樂之政隨其後故其時爲大臣者非有神聖之材如禹皋伊旦則無以勝其任而底其功而至於府史胥徒鄉遂吏之屬不過奉行成事而已故其時大臣難而小臣易後世固無事矣坐論者主於承奉詔旨而六官之長又皆有成法可遵不勞施爲坐以無事其在外之大吏又皆聽於六官非六官之所欲行則終不能以有所主故體卽崇貴亦皆以從容坐鎮爲優其無可如何者特羣吏耳簿書之賾期會之繁考成文網之密既已紛擾弗堪而事之難爲者其長必下於所司所司以行於外大吏外大吏又層累而下之以至於郡縣蓋至郡縣而更無可下矣而又有誅求之不測毀譽之無憑瞻顧旁皇救過不暇其波及斯民者吏之餘也一不當而身與名卽敗故曰後世之大臣易而小臣難然則將以吏事責三公乎將使庶司皆出入諷議郡縣藉假便宜乎是又不然蓋天下既平之日不患不能變法而患乎吏法而滋弊不患乎奉法之無才而患乎有才而不廉昔曹參守法民有畫一清靜之歌其時貴廉潔賤貪汚賈人贓吏俱不得推擇漢治之隆由茲而始誠使爲大臣者不以虛文矯飾爲能加以澹泊無欲正己率屬苞苴必絕舉錯必公則守一法卽杜一弊而庶司百執事以逮郡縣之

吏貪者知警而廉者亦不必有善事上官之慮神明自暇手足自寬皆將畢智竭力以盡其職而報　國家矣又安見大臣之必難而小臣之不易易哉記曰大臣法而小臣廉國之肥也斯言其至矣夫

吏議

盧錫晉

民者君之所以立國也孟子曰得乎邱民爲天子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凡君所以宵衣旰食不自暇逸者皆爲此邦本也是故聖王重民然民之散處於天下者一人不能獨理也則爲之設官分職以任其事內而宰相部寺臺垣百司外而督撫藩臬監司太守而後及於州縣之有司夫官至有司亦卑矣然位尊者與民不親其朝夕撫摩吾民如家人父子近處於一室者反不若州縣吏是故聖王重吏吏得其職則民安不得其職則民不安自督撫而下絲聯繩貫遞相覺察遇吏有貪酷不法者既已特疏參處而又以八法懲戒於大計之年宜皆奉職惟謹乃其惠愛之及於下者何少也此無他責之太煩役之太賤處之太褻澄之太清凡吏職之所欲盡而不得者皆坐此四者之故古者任人擇其能量其才而後使之善理刑者不聞其兼明農善禮樂者不聞其兼治兵蓋皋益夔稷皆大聖人也猶且終身一官而不遷況如今日之士者哉且士治一經則鄉考者錄之以舉於禮部而試於　大廷夫豈不欲六經之兼通以爲人各有能不能不可強責焉及至出宰一邑則百務萃之彼誠竭力於錢穀刑名教養撫字亦可謂能矣若夫盜賊刦殺或來自數百里之外而適發於其地吏不能必其無也不幸而一有之雖其治至於夜不閉戶道不拾遺亦無救於參罰降革矣無乃取之者恕而用之者刻邪愚謂宜專其事於防汛之武弁則彼不得有所推諉而疎於遊巡以虛糜縣官之金錢其有警而有司不通報上官者罪之如此則吏不敢遷就隱匿以顧情面而防守者不得不盡力擒獲以求無過彼盜賊聞

之亦將不犯其所難今以此分其罪於吏而防守者反得以有名無實之兵爲影射之弊博弈飲酒以坐待文吏之捕緝爲吏者方役役於風影之不可知倘何暇於民之疾苦耶云盤根錯節以別利器然人之才力豈能盡如虞詡故曰責之太煩以分其心者此也曩時郵驛之政嘗以驛丞領之彼單司一事則力專而勤又出身於三考凡芻牧之事往來接送之勞擾固非其所難也今惟大鎭衝堡僅存其官其餘皆歸併於州縣僻邑猶可支持若一當衝繁孔道則皇華往返日無甯晷而索詐怒詈使人怨恨於心而無可奈何雖功令有直申兵部之例然誰敢冒險以獲罪於欽差之貴臣與親臨之上官哉士惟有氣節而後可用而貴之而知所勸罰之而知所懲者氣爲之也以驛務程其優劣既已困頓而揉靡之而又貽以賠累應付之苦欲其不扣剋芻牧而橫斂於民以救其急其勢固有所不能也故曰役之太賤以沮其氣者此也　國家欲程士以清謹之節必先養其羞惡之良士方爲諸生時上所以養之甚有禮也擇其學行兼優者廩而餼焉間有不肖則使學官教之教而不從然後夏楚隨之爲有司者不得擅行其笞辱有大官行縣則拱立路側一揖而退其培植廉恥如此之厚夫是以士之賢者莫不高自期許不屑爲一切卑汚之行及至出身作吏則人莫不戒曰官不同於士也士如處女官如新婦然愚以爲新婦之敬其舅姑是理所當然也彼舅姑豈欲以不堪者喪其恥哉夫設大官以轄其屬不過欲察賢否公薦劾使不敢肆然於民上而已亦豈嘗令彼奴視之道路郵亭衆目觀望之地直聽其朝服膝行踞不爲讓甚至大官之僕隸亦厲聲斥罵之嗚呼亦甚矣爲吏者始猶怒於心久則相與安之又久則相與賂之夫如是而向之恥心既已喪失無餘於是並其所不屑爲者或不幸而爲之尚欲求其廉不可得也且奴顏婢膝之人何以居民上哉此所謂處之太褻以變其守者也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

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漢宣帝曰小吏勤事而俸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上俸什五宋內外官吏暫給職田凡此者以爲吾先使之俛仰無憂然後責以爲善而罰其不善故人之從之也易今朝廷之於吏非無俸也其於各役非無工銀也計一縣所費歲不下五六百兩不可謂不厚然相傳爲大吏者因其庫有缺額故累年檄令捐補有自除授至陞黜未得蒙升斗者　朝廷豈意其如此哉夫吏卽賢亦豈能不謀其生或賢者猶能不至於大貪耳然百不得其一二也且非但無祿而已其陋弊相沿至較其所治之大小分定數目以獻於一歲之節辰者五謂之曰規禮大數之外以小數與其親幸之僕人謂之曰門包小數之外又與其傳稟之蠹役謂之曰茶儀自太守以上皆取之州縣以轉相餽送至於州縣之官復有何項可取若是而尚能毫髮不累其民愚以爲非陶朱猗頓之富其勢不能也今吏取於民而上司雖知而不能禁者一役取於民而吏雖知而不能禁者百其一者條銀之火耗是也上下習聞不以爲怪於是乎加一者爲良吏甚者明加其一而陰索其二三不等不然者餽送之資何所出也是故陽禁而陰容之能以所得之半賂上官則橫行而不敗矣若夫役之取於民而以百計者約略之詞也其實不可測算彼其人大抵多無賴之徒役之而不養之則必至以法爲弊藪不養而又欲嚴治之則有逃焉已耳夫吏畏其盡逃是以至於不能禁然則民安得不窮此所謂澄之太淸以甚其貪者也今夫富人之養嬰兒也旣已托於乳媼則必潔其衣豐其食使專志於調攜保抱又寵異之不與僕妾等而後可望其愛吾之所託若命以非曰烹宰而賤惡凍餒之乃欲其愛嬰兒若母子之相依此大惑也是故天下之安危係乎民民之休戚係乎吏故曰親民之官莫如縣令知所以重之則能盡其職而循良之效可覩夫如是而吏有害民者雖誅之而無怨矣

正體論　　盧錫晉

三代以前分天下之民於公侯伯子男故諸侯者為天子治民者也大夫莅於諸侯士則莅於大夫是以親民者天下之重任也故尊之凡以見治亂之所由分必先於民而其體不可以不正也及至後世僅存五等之名以待戰功食邑不治事而以民之安危責於州縣之吏是吏所任乃古諸侯事也為上者恐其不能治吾民也於是立之大吏以廉其賢不賢而糾舉之號雖大夫其尊比於諸侯而親民者位不過中士大夫之間大吏以其分之卑也往往倨侮於其上暴慢恣睢不能體 朝廷察吏安民之意有事行縣吏朝服待境上望塵長跪而大吏不少假以辭色禮貌甚至僕隸賤人皆得肆其叱辱以飽其欲部民觀之皆有輕吏之心吏即有讀書懷古求尚其志於夙昔者挫辱既久亦皆愧沮消磨不足以自振甚非所以養士氣而厲廉恥也夫迎送上官與朝服請謁功令所禁亦大吏之所飭行也吏因其折辱之既久則有犯令嘗試以為容悅者大吏心喜其尊己不肯明正其非以言奉法而行乖焉故凡體統之大壞者皆非其定制為之由於大吏之不能奉行焉耳古之為士者始見國君必答拜之曲禮曰君於士不答拜也此言其朝見之常禮也然非其臣則答拜矣大夫於其士雖賤必答拜矣故又曰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夫大夫不敢直受士拜何也解之者以為憂其嫌於國君也今吏職雖卑其實與大吏同為天子之命吏故吏尊大吏拱揖受約束可也猥藉無狀聽其參處可也度 朝廷設官而令其大小相屬不過如是而止乃今處以不堪使淟涊無恥於衆目觀瞻之地使其氣已委靡而尚欲知所自重以特立獨行而成其素志焉亦已難矣且獨不懼其嫌於君哉陶元亮不為五斗折腰棄官而去彭澤彼所謂折腰者僅如今之長揖未至稽首通謁若彼其甚也然今無挂冠之例雖有志者亦

不過因仍苟且以幸其無過而得遷其不肖者必且蒙而貿行無所不至然則遇堯舜之君而天下猶有不安之民者吏體不正故也體褻則人之自待者輕自輕則襟懷卑陋卑陋則任事不勇而持守不堅任事不勇持守不堅則民不被其澤爲大吏者誠當念其責任之重且大而爲之力正其體也嗚呼以大將軍之庭而有不拜之汲黯此豈獨汲黯之美而已乎

守令

閻若璩

今天下守令之苦何其甚也苟不知猶當有以察之而況其彰彰者乎夫以　朝廷日夜所拊循之民而寄之於守令銓部多方所簡拔之才而後任之爲守令而乃使之居於民上皇皇然但知避罪而不肯立功但知奉上而不肯恤下一有恤下立功之心而遂不終日而使去於是守令之苦已極而待治於守令者之苦益復可知如是而猶以爲天下已安已治者吾蓋未之信也今言守令者必曰祿薄不足以養廉權輕不足以行志遷速不足以成功吾卽問之必如漢光武之增秩宋藝祖之益俸而後吏無內顧之憂以樂就吾職此可得之事乎必如漢制令之上止二千石二千石之上止刺史一切以便宜從事無復得而使撓之者此可得之事乎又必如漢之居官者長子孫少亦不下十餘年卽有報政於天子而賜之璽書以復其任焉此可得之事乎不可得而守令之苦如故卽可得而守令之苦猶如故也何也守令之苦在考成而考成之苦在催科昔之設官也以撫字而催科次之今之課吏也以催科而撫字不問焉夫府曰知府縣曰知縣謂其于一府之事與一縣之事無所不當知也今則謂之知一府之錢穀而已矣知一縣之錢穀而已矣有爲守而敢勅縣不得催科如趙槩者乎有爲令而敢詣府請寬限如盧坦者乎但見其戴星而出秉燭而沓者爲錢穀也文簿鉤校於其前鞭

叢紛飛於其下者。爲錢穀也。夫現任之錢穀無論已。而併前官之所逋。與前官之前之所逋。而併萃于一人。是以一人而兼數人之責也。抑今歲之錢穀無論已。而併累年之所欠。與來年之所預借。而併徵於一時。是以一時而兼數年之事也。此即若救火揚沸。如古之嚴酷者之所爲。吾猶恐不足勝其任而愉快。而況猶是一手一足之守令乎。愚聞革弊者必追其弊之所由始。立法者必思其法之所由變。蓋嘗上下數十年間。而知弊之始與法之變。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明之季世也。當崇禎之四年。冬考天下有司。先核在任之稅糧。於是不問撫字專于催科。而法制一變。而明亦遂不可爲矣。我　國家定鼎以來。以財用爲急。沿其法而未改。曰是明之固然者也。而不知其流弊已二十餘年矣。嘗觀漢宣帝號稱綜核名實。人莫敢欺。獨於僞增戶口之王成。下詔褒之。自是俗吏爭爲虛名以應上。而傳至章帝。已百餘年。猶厭苦俗吏緣飾外貌也。夫一事之善。不旋踵而或變。而一事之害。遂至蔓延於無窮。則人主之舉動如此者。蓋不可不愼也。我　皇上誠能鑒明之所以失。而即知明之所以得。釐明末之陋規。而即復明初之善制。則不過一反掌之間。而吏治民生。已蒸蒸然起矣。議者必以國用爲言。夫十八年前之錢穀。不爲少矣。我　皇上以軫念民瘼。遂盡蠲而去之。國用亦未嘗不足。獨奈何踵明末之陋規。而遂莫知變計也哉。果能變計矣。然後精選銓曹。以清守令之始。愼擇督撫。以廉守令之終。由是而大法小廉。共修職業。吏治不遠追乎兩漢之盛者。未之有也。善乎朱子知漳州上封事曰。安民係守令賢否。而本源則在朝廷。故愚以爲今日之事。亦在　朝廷而已矣

爲政　　唐甄

達良輔撫山西。武鄉知縣見。良輔曰。武鄉之民如何。對曰。有生色矣。良輔曰。爾欺我哉。吾使人觀於武鄉有女

子而無袴者矣女子而無袴武鄉之民其何以堪矣平陽知府見艮輔曰平陽之爲縣者孰賢孰不肖知府舉數人以對艮輔怒曰百姓之所謂賢者爾之所謂不肖者也百姓之所謂不肖者爾之所謂賢者也爾不可以爲三十四城之長劾而去之當是之時財賄不行私餽雖不絕於府無有以匹帛方物入二司之門者艮輔之所食日不過肉三斤蔬一筐觀其譏武鄉之言可不謂仁乎觀其察遠縣之賢不肖而不任耳目於知府可不謂明乎已不受財賄羣吏亦不敢受可不謂清乎清且明明且仁宜山西之大治矣而卒不見山西之小治者何也不知爲政故也請假其事以明爲政之道武鄉知縣見艮輔云然且曰吾與子約三年之內必使子之民人有數袴武鄉知縣必曰願受教艮輔則曰武鄉之士雖瘠亦必生也武鄉之民雖貧亦有力也以人之力盡土之生誰謝不能子歸而行四境之內棉桑樹牧省宜時作尺土不棄於山寸壤不棄於谷勿以文示身往勸之必期就子之功於是月觀其舉歲察其利上計之日舍是不以行進退焉平陽知府當逐易知府見以教武鄉者教之督諸縣棉桑樹牧舉而不廢與同功墮而不舉與同罪是縣一其賞一其罰而府三十四其賞三十四其罰也敢不盡心山西之地五府百州縣方數十里不病其廣也縣察其鄉旬一之府察其縣月一之巡撫肆察時一之舉數千里之內轉相貫屬視聽指使如在一室奚啻山西哉宰制四海有餘矣此爲政之大略也

唐子曰近代之政亦堯舜之政也曰三載考績曷嘗不考績乎曰敷奏以言亦求言也曰明試以功亦論功也以治天下而卒莫能治者其故何也昔者堯之命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毋俾四海困窮舜承斯命以攝位朝諸侯命衆職明天時修庶政興禮樂除凶慝咸底於績堯知其能救困窮之民也乃授之以天下其舉事任職雖多不過使民不困窮而已困窮之民祖不得有其孫父不得有其子死喪不葬祭食無烝兄弟仇讐夫妻離

散當是之時民何以爲民君何以爲君是知堯舜之道非異盡於命舜之言矣昔者唐子爲長子知縣將見都御史達良輔賦役傳紛備誦之以待難也都御史不問而問武鄉知縣其問武鄉知縣之言善言也惜哉未知爲政也唐子曰古之賢君擧賢以圖治論功以擧賢養民以論功足食以養民雖官有百職職有百務要歸於養民上非是不以行賞下非是不以效治後世則不然擧良吏而拔之高位既顯榮而去矣觀其境內凍餓僵死猶昔也冢食丐衣猶昔也田野荒莽猶昔也廬舍傾圮猶昔也彼顯榮之擧奚爲乎爲其廉乎廉而不能養民其去貪吏幾何爲其才乎才而不能養民其去酷吏幾何愛赤子者必爲之擇乳母勤謹不懈得主母之歡心可謂良乳母矣然而無乳以餓其子是可謂之良乳母乎廉才之吏而不能救民之飢餓猶乳母而無乳者也是可謂之良吏乎廉者必使民儉以豐財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擧廉擧才必以豐財厚利爲徵若廉止於潔身才止於決事顯名厚實歸於已幽憂隱痛伏於民在堯舜之世議功論罪當受殃民之誅者也安得罔上而受賞哉　朝廷行政羣臣從政未有行左而從右者上不以富民爲功而欲吏以富民爲務豈可得乎爲治不以富民爲功而欲幸致太平是適燕而馬首南指者也雖有皐陶稷契之才去治愈遠矣唐子嘗語人曰天下之官皆棄民之官天下之事皆棄民之事是擧天下之父兄子弟盡推之於溝壑也欲治得乎天下之官皆養民之官天下之事皆養民之事是竭君臣之耳目心思而并注之於匹夫匹婦也欲不治得乎誠能以是爲政三年必效五年必治十年必富風俗必厚訟獄必空災祲必消麟鳳必至或曰子文士也文其言焉而已唐子曰吾之言如食必飽如衣必煖用吾之言三年不效五年不治十年不富風俗不厚訟獄不空災祲不消麟鳳不至則是仁民之政無用于天下矣何子之不達也

曹參論

楊繩武

西漢賢相首數蕭曹曹參相業無所表見惟當去齊時傳稱其屬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無擾也其事至庸近瑣屑而以爲治道無大于此疑其言之過然吾觀漢初論治大率以清靜不擾者爲尙故文景斷獄歲不過數十此卽無擾獄市之意而後之論者以爲與成康比烈則參之爲治可知已孝武之世此意寖失用張禹減宣杜周王溫舒諸人以慘急刻深爲九卿行見知腹誹法而獄始擾矣用東郭咸陽桑宏羊孔僅爲大農丞筦鹽鐵船算立均輸平準法而市始擾矣用楊可縱告緡令籍民錢財物以億萬計田宅亦如之于是商賈中家以上無不破而獄與市互擾矣當是時法令如牛毛言利事析秋毫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論者謂漢治之衰實由于此蓋至是而後歎曹參無擾獄市之言治果無有大于此也傳又稱參爲漢相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覯若畫一曹參繼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甯壹夫蕭何佐高帝定天下奔走戎馬之間日不暇給其所定律令非若周公官禮爲萬世不可易之制作也而參守之勿失其效猶如此大抵國家成法當祖宗創建之初其節目必疏闊而無苛細刻薄之條其課效必從容而無督責旦夕之事後世英銳之主喜事之臣奮其私智非薄前人以祖宗爲不足法思欲更而張之而其弊乃百出而不可救宋熙甯中王安石用新法爲青苗均田雇役數事附會周禮其名甚美而其實不便于民當時與安石忤者悉目爲阻撓而斥逐之于是自太祖太宗以來六七世相承之良法美意蕩然無存而百餘年休養生息之天下靡然騷動不一再傳遂貽靖康之禍由此觀之變祖宗之成法者其弊不極于敗家亡國不止也烏虖可不懼哉夫觀于安石之變法爲宋之所以亡則知曹參之守法爲漢之所以興較然矣世之願治者誠舉曹參治齊治漢之遺意而推行之毋以迂疏疲

驁而不足爲則幾矣

論人材疏雍正四年　鄂爾泰

竊惟　國家政治祇有理財一大事田賦兵車刑名教化均待理於此財不得理則諸事不振故孔子不諱言財曰有大道本諸絜矩而財非人不理人非用不得理故爲政在人人存政舉歸諸修身是用人一事自大吏以至於一命皆有其責而一身之分量等級庶政之興廢優劣胥視乎此未可不勤勤加意者也獨是政有緩急難易人有強柔短長用違其材雖能者亦難以自效雖賢者亦或致誤公用當其可卽中人亦可以有爲卽小人亦每能濟事因材因地因事因時必官無棄人斯政無廢事臣昨歲赴都晉侍五日親聆　天語以用人爲要以得人爲難推誠布公虛衷實踐行如日月天下皆見小試之則小效大試之則大效者也臣跪誦之下心目洞豁浮氣頓除深繹熟思歡忻累日伏念　國家設官分職凡以爲民耳但能利民則寬嚴水火皆所以爲仁而勞怨非所恤如不能利民則刑名教化皆足以爲病而廉惠非所居蓋謬拘臆見薄務虛名不以民事爲事不以民心爲心固未有能奏效者恐廉吏與貪吏罪相等好事較誤事害更大見小不成欲速不達莫之或出此矣臣仰體　鴻慈凜遵　寶訓鏤心刻骨敢一飯之偶忘宣化承流期三年而報可但所有是非可否俱未敢自信惟有實據所知不敢略有隱諱陳請　聖鑒以申愚悃已耳除已經奏　聞及未經親見人員不敢冒昧開注外謹將滇黔大小文武另開一摺各詳注名下恭呈　御覽伏乞　訓示

論用人疏雍正四年　鄂爾泰

竊臣敬陳所知一摺荷蒙　硃批治天下惟以用人爲本其餘皆枝葉事耳覽汝所論之文武大吏以至於

微弁就朕所知者甚合朕意但朕不過就目前之所見斷不能保其後也欽此臣身受　殊知不忍自棄雖爲　國家得人之義未敢忘公而虛明覺照之誠實難斯信捧誦　天語內顧驚慚臣獨何心敢不益自奮勵凜體終身至於明試以功臨事經驗信其已往觀其將來杜窺伺欺飾之源別庸碌才情之用敬繹　寶訓目朗心開此固經權之極則政事之要樞覺因材器使之論猶屬後起未爲先覺者也恭惟我　皇上至誠至明無偏無倚如日在天中魑魅魍魎無所逃遁而寸木小草均被栽培若或自避陽和何由曲施化育人皆自取　天本無心大小臣工羣知審所自處矣臣念可信不可信原俱在人而能用不能用則實由己忠厚老成而略無材具者可信而不可用聰明才智而動出範圍者可用而不可信　朝廷設官分職原以濟事非爲衆人藏身地但能濟事俱屬可用雖小人亦當惜之教之但不能濟事俱屬無用卽善人亦當移之置之臣嘗對屬僚言貪官之弊易除淸官之弊難除實緣貪官壞事人皆怨恨樂於改正淸官誤事人猶信重礙卽更張也但有守有才者實難多得而有才無守之人駕御稍疏卽不用於正惟能動其良心制其邪心使彼熟知利害漸愛身名然後可以濟事臣自揣不逮然不敢不勉至臣屢奉　恩綸比擬逾分一言一字孰啻深思敬念我　慈父午夜披覽時心馳神依無以自解臣復何言惟益努力勉之而已

擬請重親民之官疏 乾隆十九年朝考

紀昀

臣宗道言臣聞聖人在上其智可以周天下之務其心可以通天下之情而其勢不能徧天下之人家至戶曉以爲治相去者遠不相及也古帝王知其然故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用以寅亮天工宣布德意雖封建郡縣其制屢殊而臂指相維事同一致故生民之命嘗繫於親民之官而居是官者其人乃不可以不擇臣

伏見五季紛爭民生彫敝休養生息莫之或遑我祖宗誕受天命混一九州厚澤深仁今已三世陛下卽位以後宵衣旰食百廢俱興升中告成於昭萬禩雖唐虞三代無以加兹也而獨於親民之官若未加意豈以其卑而忽之耶夫寸轄制輪尺樞轉闔權之所在不限大小封疆大吏所任不爲不重然銜天子之命赫然建節鉞以臨之百姓視之僅下天子一等耳其勢愈重其體愈尊而於民間休戚之故愈隔絕而難通故古之循吏下僚多而大臣少勢使然也知州通判其位卑易控愬也其勢近易察核也其所治狹易周覽也其見民數易相習也其資望輕雖履閭閻問瑣屑而不以爲褻也上達下情下宣上德是亦天下之轄與樞矣陛下輕之毋乃未深計耶且夫吏治易弛而難張官方易淆而難澄一不經心其弊百出方今清公守法約已愛人者守令之中豈曰無人然南山之竹不揉自直器車之材不規自圓此千百之一二耳其橫者毛鷙搏噬其貪者谿壑不盈其譎者巧詐售欺其懦者昏憒敗事而貴族權門依勢作威者又錯出于其中一二良吏恐不能補千百人之不及況此一二人者無所激勸亦將隨而波靡哉良由視之太輕核之不力勢遂至此也陛下兢兢業業日有萬幾誠不能于銓除之時一一親見然臣竊觀周禮之法論辨官材掌之大司馬八柄詔王掌之大冢宰源流得失責在大臣請愼簡宰執責以以人事君之道委以進賢退不肖之任於遣任之時以言語觀其才能以容儀觀其德器雖未必周知心術而拔十得五亦足風厲天下磨礪漸久庶乎澄清至於縣令以下雖不當以細事煩大臣亦宜以臺諫等官裁其去取愼之於始與治其敗露之時所得所失相去萬里陛下儻留意焉天下幸甚

條陳用人三法劄子　李紱

奏爲請停揀選分發之例寬公罪處分之條專百官職司之守以收人材之實用事竊惟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我　皇上嗣統以來躬行三年之喪以立百行之原朝乾夕惕孜孜圖治舉用耆舊廢黜僉壬取人以身皇建有極用人之大本立矣用人之大綱舉矣顧封疆大吏猶有一二積習未去足以爲害於用人之法者臣敢冒昧陳之　大行皇帝勵精圖治闢門籲俊正途雜途以至監生生員無不蒐羅務期野無遺賢以圖天下之治而督撫諸臣未知　聖主愛惜人材之盛心私意揣摩迎合紛紛疏請揀選人員分發其地以備任使而候選之員亦藉揀選僥倖躁進在科甲則後科可以壓前科在捐納則後班可以壓前班廣奔競之門亂銓選之序及至其地缺少人多有候至四五年不得官者多至羈棲失所甚無謂也且人之材質中人爲多大約聽上司爲轉移而已其上司貪而已獨廉上司惰而已獨勤者百不得一也其上司廉而已獨貪上司勤而已獨惰者亦百不得一焉而九卿之驗看又不過取辦於俄頃宣陳履歷觀其衣冠應對考驗夫以衣冠整齊爲賢是謂公西赤賢於曾參也其後至於租賃衣冠以應揀選則衣冠亦不足信矣以應對敏給爲賢是謂嗇夫賢於張釋之也其後至於演習履歷以應揀選則應對亦不足信矣且虞廷之治臨下以簡而揀選分發變簡爲煩臣任吏部時月選州縣多者五六十人少亦二三十人不過月具一疏而月選之事已畢至於揀選分發則一疏變爲百疏每官一員初至委署試用者有疏期滿實授有疏繁簡衝僻試用不宜故爲改調以示察吏之勤又有疏候補者多嚴加澄汰或改教職或送回吏部又有疏每官用三四疏舉從前一月所選數十人一疏可畢者今百疏猶不止也君天下者一日萬幾心餘於事則可以智周萬物心爲事役則叢脞之弊必生推此一事以例庶政變少爲多則莅事爲煩焦勞彌甚　聖祖皇帝六十餘年從未揀選分發天下未嘗

不治此分發人員之法斷宜停止以省章奏以息奔競而其他庶政煩苛瑣屑者亦推此意稍爲減省庶幾九重之上政簡心清靜觀其大而羣生無不在宥矣且督撫所以必請揀選分發者殘忍嚴刻妄參屬吏縣缺多而人員不足用也我 大行皇帝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愼遠省成宰作興事蓋 聖人大智因物付物行所無事而督撫之凶愚者妄意揣摩以嚴刻爲公日以參官爲事州縣之吏或一歲半歲而被參或數月而卽逐或一疏而參十數員或一疏而參數十員求其實情並多枉抑朝更夕改人地不習官無固志苟且旦暮至於吏胥視官若居傳舍卽有設施玩不奉行其弊若此豈封疆大臣察吏之法哉 大行皇帝嘗召江撫臣布蘭泰責其殘刻乃有仰體要嚴之對 大行皇帝降旨謂朕聞此言不覺爲之戰慄汗流浹背朕止令臣下秉公何嘗有要嚴之意卽命接任撫臣查其所參屬員逐一申理 聖心大公昭如日月而督撫諸臣以多參屬吏爲秉公者相習成風至今未已夫黜陟幽明治官之典官苟有罪安得不參惟當辨其過故察其公私凡貪贓枉法實有受賄劣跡者罪雖小而必不可留凡因公詿誤或迫於不得已或陷於不及知者罪雖大而不可輒去故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蓋六計弊吏以廉爲主故貪贓之吏刻不可容人非聖人不能無過故寬其處分乃可有爲宋臣范仲淹謂當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誠以畏避公罪則無敢任事者孔子謂觀過可以知仁其論政也以赦小過與舉賢才並稱非赦小過不能舉賢才也今誠酌定處分之法凡因公詿誤降級革職俱許留任三年無過准其開復則居官者勇於任事而可以收久任之效矣夫官惟久任然後事無不習吏不能欺初任則敏者亦難周知久任則拙者亦能自勉近奉 上諭亦既久任以虞廷之人守一官漢世之吏諄諄長子孫爲良法矣但非立定章程則秉銓選之職者不知何以久任臣愚以爲在

京之官宜令久司一職在外之官宜令久任一地京官任事莫要於六部凡主事員外郎中並由本司陞轉陞至郎中果才守兼優亦加以京堂銜俸俾令久管本司他若六科七道亦由本科本道陞轉則人習所事吏不能欺而部院之務可得而理矣至於外官親民者莫過府廳州縣貪酷者罷之庸懦者罷之才品卓異者特拔之其餘中材並以九年爲考滿州縣應陞即陞本府佐貳府佐貳應陞即陞本府知府知府應陞即陞本道雖在中材久於其地則察於民情明於土俗而循良之治亦可冀矣若謂地有肥瘠缺有美惡則外官既已均與養廉之資京官如現在戶部六科均其飯食之費則人無所揀擇久於其職亦其所樂居矣夫治天下之道知人安民二者而已而知人尤先於安民故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賢不可多得而中材皆可器使今誠循資格以待中材赦小過以求後效專官司以盡職守則天下多可用之才天下皆可守之法即天下無不安之民矣

省科條以培治本疏 康熙九年

御史徐越

臣竊惟風俗人心實係治平天下之本有司督撫則關維持教化之源恭繹傳到禮部　上諭首及人心風俗中列致治美政十六條後以作何訓迪勸導責成各官舉行俯獲中外祇遵翕然丕變即堯舜成康之隆理不過此也臣思州縣爲親民之官督撫爲率屬之長欲其教化施行豈可徒恃乎法令我　皇上培養天下百姓必先將治有司督撫之法令寬乎省約使得釋其顧慮寬其拘攣然後能養其精神發其材智盡其實心以從事於教化之途也譬如一家之中父母未有不愛其弟子者若父母終日多憂多懼自顧不暇安能周恤子弟之疾苦故有司之以貪虐害民者可以法繩之而遁法之吏其煩苦吾民者則實無可加之何也何以言之蓋自考成之法嚴而愛百姓之心自不勝其愛功名之心而一味催比敲扑戶無甯宇矣自緝逃之法嚴則

凡有跡涉可疑及挾仇誣首扳連無辜者盡被搜究矣自諱盜之法嚴而被竊之家即受失主之累自緝盜之法嚴而捕盜之役竟成誣良之習矣諸凡此類皆由法令太嚴遂不惜苛擾地方以圖免過總之上惟以法令責有司而欲有司以教化興起百姓此必不得之數也至於總督巡撫爲朝廷封疆大臣正已率屬察吏安民是其職掌乃水旱盜賊何以銷彌士農工商何以綏輯未見有所責成而終日搜求者不過此文移之瑣屑日月之遲速如錢糧則藩司主之督撫止能稽其侵那加派之弊至於冊籍錯誤解色低潮安能一一經手磨驗而參罰併及之則何也刑名則臬司主之督撫止能察其徇枉賄賂之弊至於限期違誤律例疑似一經該部駁改而參罰又及之則何也在處督撫者詳於苛細而略於重大而爲督撫者則又將任重責大之精神材智盡耗竭於苛細之中終日頭緒紛紜料理部件之指摘而不暇給何暇講求民間利害之源流釐察官吏才品之優劣以仰副我皇上教化百姓之盛心也哉臣請敕部議課有司則以愛養百姓使邑中無荒殘流離者爲上考其餘科條槩從輕省俾其游刃有餘多方以行其教化臣未聞教化不行之邑而賦稅猶煩追呼奸宄尚難清肅者也察督撫則以綏靖地方使水旱不侵盜賊漸息官吏澄清兵民和樂者爲稱職其餘參罰各歸有司俾其神閒氣定先端教化之型徐收教化之效臣未聞能使屬員各奉教化而猶有叢脞以累上司之參處者也此即仰體我皇上以教化爲先不專務法令之意實先試於有司督撫以坐致雍熙克臻上理所謂正百官以正萬民者此之謂歟

請省簿書以課農桑疏　乾隆十一年　　禮部尚書　王安國

臣於本月蒙聖恩召對一時冒昧陳奏以中外簿書太繁州縣官疲於查造登答無暇課及農桑胥吏倚

法作姦滋弊轉甚但議及省繁就簡又恐人心即於懈弛仰祈　皇上敕諭部院及督撫大臣留心體察隨事減省而奉　德音以教諭未必人人體恕或致誤會令臣告諸軍機房大學士酌量可行之道並令臣繕摺具奏臣隨至軍機房向大學士訥親張廷玉敬述　聖旨退而思之臣前奏簿書太繁者乃用法之流弊非立法之本意也夫立法之本意所以課功核實而防姦僞也但用之不善則本以課功或因瑣細而轉致闒遲本以核實或不勝煩數而應以具文本以防姦乃本病未去而他病叢生其事不外乎錢穀刑名其弊莫甚於文書駁覈其源始於內部曹司其流極乎藩臬州縣甚至州縣書役藩臬掾吏聲氣相通而本官反仰其鼻息不得已因而用之以求上下之無阻欲其決吏胥壅蔽知小民疾苦何可得哉臣愚以為不加分晰而槩議減省誠恐不知者妄測　聖意務為省事而因以即於懈弛若指明弊端剔而去之使弊去而法行不惟與苟安玩愒之風不相涉且於　聖明勵精圖治之意實可仰體萬一焉謹以臣所深知者臚列具奏如報銷錢糧存留與動支數目不符向經戶部駁查多有逐案登答以某事案內先准銷若干者伏思在外動支無不題咨有案或以案牘浩繁戶部一時無暇遍查似可行令督撫於奏銷時備細聲明戶部查對相符即可准銷至數目之訛舛或在數兩數十兩以上自當照例駁查若止毫釐以上數星以下此不過寫算之偶錯似可核明更正行令於下次奏銷時聲明又報銷工程如所開價值全數含混浮冒過多工部自當照例駁查若一冊之內止一二條不清似可摘出行令登答而其餘准其開銷不必籠統駁飭發回全冊另造如所浮開者畸零無幾似可竟將核減之數行明而其餘准其開銷如此則駁詰登答之無益者可省矣然此猶其易見者也其最細而不勝舉者莫如撫藩之於州縣一徵存而頭緒紛如一動支而項款各別一與修而初估復估完工核

銷詳報不一每詳一次必由府而道而司而督撫于涉糧鹽廩膳兵餉者更由糧鹽兩道學政該管武職淸軍同知糧運通判每衙門有詳文有書冊有實數冊有印結有加結彙於司而題咨於督撫未題未咨之先司府之駁詰已不一而足或數目之差僅止分釐或訛誤之處不過字畫或日月錯塡或語句遺落或序述牌行未及詳備初無關於緊要但有名可借皆嚴駁更改每駁一次則申詳冊結之經由各衙門者必皆另造申送至再至三一案如此積至數案有不叢脞困憊者乎又如命盜案件犯事失事有報檢驗獲犯有報初審覆審有報至於州縣審定解府解司苟府司已經審訊或詳閱全招實有疑竇駁令再審亦欽䘏重刑之道乃有幕賓胥吏逞其私智略大端而搜枝節執一隅而槩全招雖任意指摘毫不中情州縣亦必逐條答覆人犯往返難免拖累而詳驗招冊之重複增添不待言矣查承審造冊各有程限一涉遲延例有降罰司府既經駁核卽可自脫考成而州縣無所逃避掾吏有權可操因而肆爲威福州縣功名念切敢不應其取求此臣所謂簿書太繁皆用法之流弊也伏乞 皇上密諭部院大臣有如臣所奏戶工二部情形者必斟相宜釐頓并 嚴飭各省督撫不時稽查倘司府掾吏弄權苛駁積至數案則提治其掾吏本官如徇庇抗違則分別參奏務令 國家科條法則不至爲舞文作姦者所緣託官司之精神血脈不至爲貪胥猾吏所驅使上下衙門明白相承盡化其疑阻留難之迹而專心於 國計民生早作夜思期自效於職守於以勵其名節策其奮庸吏治端而實效彰天下吏民受 皇上之福庇於無旣矣

請除無益條例疏

李之芳

竊惟各衙門政務紛更失當者固多而吏部考功事例尤爲害政有不可不急除者敢爲我 皇上陳之近

年以來外官參罰處分日密一日降級革職動出意外是以各官救過不暇徒務虛文以爲彌縫旦夕之計不能爲地方盡心愛民卽罰俸一項處分較輕常有莅任一二年罰俸五六年甚至十餘年者官俸有限卽使每年全支尚不免有憂父母妻子之心況節年扣罰則仰給之資勢必取之地方故貪吏常多而不可禁夫十兩流徙功令昭然豈有因其養廉無資而從寬之理若法在必行又未足以服其心其弊一也且例之所在不論賢與不肖而但繩之以苛急之法雖廉能之品一遇小節細故卽不能久安其位如大選急選每次出缺其間以貪庸解任者十無一二大率以公事詿誤而去之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安知後來之人必勝從前之官迎來送往其弊二也況則例紛紜權總歸於胥吏欲輕則有輕條欲重則有重擬卽如違限一事有計月降調之例有怠緩遲延之例又有慢上誤公之例又有置若罔聞之例事同法異難以枚舉總是多立名色便於高下其手其弊三也有此三弊則是該部增設事例秖足以淆亂成法消損人才其不能有裨吏治明矣該部雖亦疏請再議但例外生例舊習難挽恐終有負　皇上革除積弊之意臣乞　特諭部院大臣將該部見行事例徹底推究實實釐定務使永遠可行其因事之法涉於苛細者熟議而酌除之其事蹟相同輕重迥異多設條目致胥吏可借法爲姦者一切刪去誠革弊之一法也再查　世祖皇帝時舊例因出缺太頻參罰太密該部覆准大計處分循例糾劾貪酷提問以至失守城池遲誤軍機各官均應照例議處不准留任外其餘因公事議處等官但令戴罪供職合無酌復舊例省事甯民此又革弊之一法也

專差宜減疏　靳輔

臣惟　皇上因在外諸臣於民生疾苦不爲上聞　朝廷詔旨不行下達廢弛驛站侵冒錢糧民隱莫申民

寃無訴。於是屢遣在內諸臣訪查察究。此 皇上軫念民瘼。惟恐一夫不獲其所。是以不得不然也。但 天使之車塵馬跡。一經絡繹於道途。則閭閻之蒼首黔黎。未免嗟咨於草野。在奉差之臣。未嘗不以 皇上之心爲心。未嘗俱有示威指勒之事。幷未嘗盡縱家人跟役等需索地方官也。然往來供應。雖盡酒粒粟片肉隻雞。盡皆小民膏血。況地方官員。賢能廉介者少。平庸畏事者多。一聞 欽差將至。惟恐有所駁詰。莫不力圖要結以悅之。行賄與否。姑置弗論。而飲食之費。已屬不少。上司雖戒之曰。爾無科民。有司亦隨答曰。斷不妄派。究竟無神輸之術也。更値不肖官員借端多歛。則又不堪言矣。臣愚以爲除軍機重務。必須口授 廟謨於兵主確酌商行者。自當專差馳驛。又在外貪官汚吏。督撫不行題參。被科道糾參。或旁人告發。幷督撫扶同犯法肆行貪婪之事。亦必須遴選部院能員秉公確審。無庸置議外。他如整頓驛站。料理軍需。查勘海疆。恤刑督賑諸務。似應責成督撫。蓋督撫爲封疆大吏。身居八座之尊。位列三台之次。 皇上將數千里地方。數千萬百姓。託之綏懷撫治。乃不夙夜黽勉。力報 君恩。將此等分內之事。闒茸貽誤。甚至揑冒侵欺。致煩 皇上左顧右慮。另差近臣代理。似此不職之督撫。置之於重典。亦不足惜。然天下督撫。賢愚不同。未必盡皆不肖也。臣請嗣後遇有凡督撫司道不能料理。必須差員之事。自當照舊遣差。其督撫司道能行之事。俱責成督撫司道料理。停其另差。如有貽誤生弊等情。卽將該督撫司道。立行從重處分。以爲大吏溺職之戒。如此庶地方不至因供應而頻派擾民矣。

皇朝經世文編卷十六目錄

吏政二 吏論下

吏政二吏論下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請除外省積弊六事疏嘉慶八年　　御史賈允升

竊見今日害民者數事請申嚴法令爲之限制縷陳其事惟　聖主擇焉

一首慈惠以專考課也府州縣官爲　國養民者也而今守令患在知有上司而不知有民定稿案則逆計上司之准駁不問輿情辦差務則迎合上司之歡心不恤民力上司保題考語或云才情練達或云辦事勤能往往聲名平常之人亦濫登薦牘甚有甫經送部引　見而所屬百姓已來京控告擾累者雖所控未必皆實然果平日愛民如子小民具有天良不應至此請嗣後督撫保薦必疏列愛民實政數條不得空言陳奏如守令中有實政及民者偶遇罣誤失察處分准督撫條列事實酌量議抵保題不實大吏治罪庶外間曉然於　朝廷用人之意則逢迎之路塞慈惠之風行再　國史館昭明善惡爲人臣炯鑒而循吏未有列傳似無以爲良吏勸請　勅下史館總裁董率各纂修官遍查諸書自　國初以來守令中有惠政可考者照立忠義傳之例編爲循良傳使中外臨民之官知所企慕似亦揚清激濁之一端於吏治不無裨補

一禁薦託以絕弊累也上司勒薦幕賓長隨許屬員揭報如屬員營求上司因所薦幕賓長隨勾通作弊俱交部議處例禁綦嚴臣風聞此弊竟未能絕上司薦人與屬員派定束修刑名至數百金錢穀亦須二三百金或刑錢俱已無缺更爲添薦一人名刑錢總管修金愈厚收漕地方則添薦一人謂之幫漕是州縣廉俸幾不足供幕賓之費至於長隨自行招用者作弊敗露無難懲逐若上司所薦不免投鼠忌器其尤爲害者上司之幕

友家人亦薦人於屬員往來串通最易為姦甚至稿案准駁藉以挾制本官而本官亦無可如何請　嚴諭直省申明定例凡上司不得薦人與屬員吏請定為條例上司之幕友家人與州縣交通薦託除將幕友家人分別發落外其上司照自薦人與屬員之例議處屬員如行收用照營求上司薦人之例治罪

一省官差以安農務也驛站額設馬匹以資公用其有緊急公務額馬不敷暫向民間雇用豈至病民然此項差役深為民病良由舊設額馬不盡足數而出差官員又往往於勘合定限馬匹外恣意濫用州縣官不敢阻止不得不取用民間因而承票胥役漁利作姦車馬騾驢盡數查拏其實官所取用十無一二餘者均須賄免至於應差之馬芻牧不時驅策無節率多倒斃故每遇官差農民欲業商旅不行為累甚鉅臣訪聞良鄉縣去京纔數十里耳目甚近而拉用官車已深為行旅之病何況外省請　嚴諭各督撫於所屬地方派道府大員清查驛馬務令足額仍申明定例勘合外不許多用一夫一馬違者嚴參倘有緊要差務額馬不敷派吏胥照實數雇用倒斃者賠價將出票辦馬之弊永行禁止

一除官價以靖市廛也外省官價之弊每行設立行頭各衙門需用等物總取諸行頭行頭分斂於鋪戶以應官差凡行頭所繳之物有自來無價者有酌予半價者因之吏胥人等借以作姦用一取十至於日用碎細之物不可名行者大抵予以半值又自門僕胥役剝削數層方能到手每見僻鄉窮黎收拾柴炭雞鴨等物肩挑入市以謀升斗一遇官差則徒手而歸良堪憐憫查定例外省大小官員除日用零星食物外需用布疋紬緞一切貨物俱不得於管轄地方賒買何況以官價累民如此之甚祈　嚴諭督撫務飭所屬出示厲禁將前弊杜絕永不許有官價之名違者嚴參治罪

一懲書役以遏暴橫也查定例司道府州縣不行察訪衙蠹者照徇庇例議處督撫不行訪參者交部議處其訪拏衙蠹及贓私數目年底造册題報外間奉行日久視爲具文六月內 上諭嗣後各督撫當嚴飭屬員於地方詞訟申詳事件務須依限完結卽自理詞訟亦須迅速完結臣查外省聽訟遲延半由不能約束胥役尋常關拏案件衙蠹之饔飧不飽卽訟獄之審辦無期請申定憲令凡胥役犯擾害等罪俱加等科斷本官失察別經發覺者參處能自訪辦者免議若前任衙蠹後任查出量予議敘有能查辦鄰境衙蠹者照拏獲鄰境盜犯例酌量議敘仍責成督撫大員詳悉察訪年終彙題以憑考核庶衙蠹斂跡閭閻得安居樂業矣

一申禁令以挽奢僭也耕夫蠶婦飢不得食寒不得衣而吏胥家人長隨優俳衣服鮮華紗羅綢緞細毛熌燿街市除帽頂補服外無以分別貴賤至於官職紳士恥爲儉樸浮靡相高日甚一日物利因之而絀贓犯因之而興 皇上慎儉德爲天下先宜可以風動四方而流俗之情習爲固然共爲奢僭而不知其非臣思法制之立由近及遠奢靡之風京師在所不免請 諭在京王公大臣官員凡車服器用務爲節儉並各自約束家人吏役毋得踰制庶直省有所觀法人情返樸物價漸平生計可充廉隅可礪也

以上數條臣在籍時皆親見其累民病俗 皇上莅政以來風氣烝烝丕變及今又數年人情習於故常漸復其舊現當三省善後與民休息似應申明憲令掃除諸弊於吏治民風庶亦有助於萬一也

請復實虧空變通驛站疏 皇清文穎 王杰

竊惟 皇上親政以來宵旰勤勞恩威並濟內外臣工無不洗心滌慮共矢廉隅惟是積弊相沿有極重難返而又不可不亟加整飭者臣雖未得其方不敢不縷陳於 聖聽

一虧空宜覈實也臣未通籍以前州縣交代閑雜款項偶短一二三百金不但不敢聞於上司并不敢聞於僚友其時上司亦皆廉潔公正題陞調補無可營求即無所謂餽送州縣食其廉俸自可寬裕無所謂虧空之說迨乾隆四十年以後有擅作威福者稍制中外封圻大臣不能不為自全之計而費無所出遂以缺分之繁簡分賄賂之等差餽送之外上下又復肥已久之習以為常要之此等贓私初非州縣家財也直以　國帑為夤緣之具而上已甘其餌明知之而不能顧問喜其殷勤也有過體恤之懼其訐發也曲意包容之究至於反受挾制而無可如何間有初任人員天良未泯小心畏咎不肯接收上司轉為之說合懦者千方抑勒強者百計調停務使之虛出通關而後已一縣如此通省皆然一省如此天下皆然於是大縣有虧至十餘萬者一遇奏銷橫徵暴斂挪新掩舊小民困於追呼而莫之或恤靡然從風恬不為怪至於名為設法彌補而彌補無期清查之數一次多於一次完繳之銀一限不如一限輾轉相蒙年復一年臣不知其究竟竊謂嘉慶四年以前之州縣此時或陞調他處或早經物故原難責之現任償補然而從前州縣用度不節因而侵挪倉庫今　皇上整綱飭紀一概禁革督撫大吏皆以廉節相尚豈從前上司專講酬應州縣藉屬從容今茲上司各矢清廉州縣轉形拮据耶乃州縣則任催罔應上司亦一籌莫展意或有苦樂不均未之調劑歟有賢否不分因以觀望歟似宜廣求整飭之法以冀倉庫漸歸充實也

一驛站宜變通也查從前州縣設立驛丞專司郵遞其職分至卑俸入至薄職分卑呵斥不為辱俸入薄過往無所貪凡有差使各按品級乘騎之外加增不過二三匹多則驛丞不能派之民間也照常廩給之外一無使費使臣及家人等亦知驛丞之俸入無可誅求也日久相安罕有騷擾之事迨後裁歸州縣而百弊叢生矣臣

請先言其病民者。大概使臣例給馬匹。輕騎減從。原無不敷。自州縣管驛。可以調派里下。於是乘騎之數。不妨加增。日增月盛。有增至數十倍者。隨從多人。無可查詢。由是管號長隨辦差書役乘間需索。差使未到。火票飛馳。需車數輛及十餘輛者。調至數十輛百餘輛不等。騾馬亦然。小民舍其農務。自備口糧草料。先期守候。苦不堪言。又慮告發也。則按畝均攤。甚而過往客商之車騾。稽留賣放。無可告訴。無怪小民之含怨也。至於州縣之耗帑。又有無可如何者。差使一過。自館舍鋪設。以及滿漢酒席。種種靡費。并有夤緣餽送之事。隨從家人有所謂抄牌禮。過站禮。門包。管廚等項名類甚繁。自數十金至數百金。多者更不可知。大概視氣燄之大小。以爲應酬之多寡。其他如本省之上司。及鄰省之大員。往來住宿。亦需供應。其家人藉勢飽慾。不饜不止。而辦差長隨從中浮開冒領。本官亦無可稽覈。凡此費用。州縣之廉俸不能支也。一皆取之庫帑。而虧空之風已成。迨其後任意使用。雖上司明知之。而不可窮詰矣。議者謂驛站裁歸州縣。當時自爲調劑郵政起見。每年一驛錢糧。自數百金至數千金。付之微員。既非慎重之道。抑且遇有緊要差使及護送兵差之類。額馬不足。必須借用民力。是以定議裁改。夫驛站未歸州縣以前。豈無緊要差使。豈無護送兵差之類。當其時原有另設臺站。或調撥營馬。或雜項購買。事竣各自報銷。要與縣站兩不相關。若州縣管驛。則平常供應。即有不可數計者。然則虧空之弊。大半因之。欲杜虧空。先淸驛站。似亦由漸轉移之策也。況體恤民隱。尤爲今日之急務乎。

以上二條。臣愚見所及。久欲陳奏。以軍務未竣。恐致上煩 聖慮。今軍務已竣矣。我 皇上勤求治理。似無大於此二事者。然以積重之勢。不可不思至當之方。或追溯舊章。或博訪衆論。斟酌盡善。斷自 宸衷。從此倉庫盈而郵政肅。天下幸甚。

節儉從以省擾累疏 康熙四十一年　　御史 劉子章

仰惟我　皇上恭儉立德視民如傷內外之冗缺盡裁侍衛之近臣有數即有事　巡幸必省騎減從自裹行糧傳諭官員免其迎送　聖慮周詳誠恐扈從煩則供億多供億多則地方擾驛遞煩苦官民受累故躬自省約力爲澄汰如此也在下諸臣乃不仰體多帶家口漫無節限累及地方喪厥操守謹爲我　皇上縷陳之臣見外任官員除攜妻子兄弟而外其奴婢有多至數百人其赴任離任則有車馬盤纏之費在任則有衣食豢養之費而本官已不勝其苦當其入境出境驛遞則有人夫迎送之苦州縣則有中伙供億之苦在任則行戶有官價市買之苦小民有柴炭力役之苦而地方更不勝其累即本官莅任之初亦常思清廉自矢仰報　國恩而居之數月千百名口嗷嗷待哺不得已取之所屬以供之一次滑手漸至再三久之則幸以爲常而不顧於是地方之官民大困矣故督撫藩臬之家口多則屬員必不能廉而通省受其累府州縣之家口多則本官必不能廉而闔屬受其累彼贓私之狼籍倉庫之虧空大都由此也臣讀漢書見永和四年詔云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多蓄奴婢被服綺縠其申飭有司以漸禁之又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三十人而貢禹言官奴婢遊嬉無事徒稅良民以養之宜免爲庶人由此觀之則奴婢之限自古已然臣愚不識大體伏祈　勅部嚴加裁節制爲定數凡官員家口除妻子兄弟外其奴婢則督撫止帶五十人藩臬四十人道府三十人州縣十五人有多攜帶者一經指參以違制論其過額之奴婢或罰入官賣或免爲庶人如此則地方迎送供億之費少而官民蘇矣本官盤纏豢養之用小而操守廉矣事有似小而實大極尋常而關係地方官民者此也

請定營私自首之例疏 雍正四年

固原提督 路振揚

竊惟 國家設祿養廉立法懲貪恩則至厚法則至嚴而貪黷之弊乃猶未能盡除查例載凡有以財行求及說事過錢者審實皆計所與之贓與受財人同科是皆有應得之罪也又查名例自首條內凡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免其罪猶徵正贓是自首者罪雖免而贓仍追也此固垂世之常經然必使之敗露得其實據而後得以罪之也竊思此等營私之徒彼此容隱其事不易敗露即或有人告發猶必互相掩飾臣愚請倣假冒軍功并官員在京借債過二千兩之 定例開其自首之路凡上司保題之所屬官員并大計軍政卓異薦舉人員若屬員以財行求而上司受其贓私已經染指彼此皆應治罪如與者於事後能據實自首則照原贓倍追給主免其應得之罪止罪受者及說事過錢之人若說事過錢之人能據實盡首除免贓給賞例內分別已詳外亦免其應得之罪止罪與受之人如此則彼此皆存顧慮之心恐為所賣未事則畏懼不敢為既事則爭首惟恐後是或除貪之一法也

敬陳吏治三事疏

汪志伊

臣思自古有治人無治法匹一弊即立一法而法卒不能周立一法又生一弊而弊終莫能除且法愈密則規避愈多則廢弛愈甚由此觀之與其詳於議法不如慎于用人蓋人正而弊自除也顧得人甚難大抵中才多賢者少不肖者亦少察不肖而痛懲之則人心自振而吏治可轉澆為淳見賢者而峻擢之則人心愈勸而吏治必精益求精是中才胥奮發而效賢者之所為斷不至下與不肖者等特患執資格以限之使不得伸其志以作其氣復設科條以縛之使不得久其任以盡其材且扣得項以窘之使不得全其守以正其趨為可惜也

茲與司道公同熟籌謹就閩省民生吏治實在情形爲我　聖主敬陳者有三一征收糧米限期過緊處分太嚴宜仍復舊例也閩省負山環海地瘠民貧非他省可比應完銀糧勢難免於負欠緩則尚可設法催交急則轉以力疲違抗查向例征收錢糧不及分數之展參均有一年之限自乾隆五十三年經部議准湖北巡撫姜晟奏南糧關係兵食請定限三月逾限不完即予以議降實革通行在案竊思糧米固關兵食地丁亦關給餉事本無分輕重而地丁則仍限一年糧米則改限三月緩急未免懸殊經征官欠不及一分即停陞轉接征官二參未完不及一分已予降調是以六十年以前州縣懼干處分每多捏報全完迨兵米不敷給放則挪碾倉穀墊支自大加懲創以後各屬不敢挪墊捏報輒獲經徵不力之咎是前以規避處分而致虧空近以據實造報而增處分計一官到任不過數月初參續參即相繼而至各項戶明知本官不久即當離任益以抗納爲得計該書役亦知參限將屆並不上緊催追甚至乘機滋弊是三月一參之新例原期州縣自顧考成趕緊催科反致呼應不靈逋欠更甚於曩日雖此等因公被議人員俱准給咨赴部引　見仍發本省以原官補用而一二年間往返徒勞交替頻仍於一切公事尤未免廢弛惟有仰懇　勅部將未完糧米展參之期限仍復一年舊例並將前此被議人員亦照舊例改正於吏治兵食兩有裨益一州縣陞調各缺難得合例人員應變通籌議也查乾隆十四年奉　上諭前因郡守縣令當久於其任以歷俸三年始准調繁宜其吏習民安以收績效乃遇衝繁疲難相兼之缺該督撫往往以格于成例調補無人爲說而言官亦稱俸滿者才非幹練幹練者歷俸未久仍請不拘三年俸滿之例則原議限年准調者又扞格而難行將見久任之效未著而要地之缺易懸豈爲官擇人之道著大學士九卿妥議具奏欽此經大學士等議准員缺果係緊要非幹練之員不

能勝任。准令該督撫將其人其地實在相須之處。或應調補。或應陞署。詳悉聲明。專摺奏 聞等因在案。茲于嘉慶四年四月接准部咨。議准御史李蘧條奏。嗣後各省遇有題調缺出。將不合例人員奏請者。臣部議駁時。將該督撫隨本查議。如復以人地相須再行瀆請。應將覆奏之督撫從嚴議處。又調署各員有任意調委及將並無卓異保薦之佐雜委署州縣者。指參等因。又在案。夫前之議定是例也。全爲地方之緊要起見也。今該御史奏停是例也。特爲杜人之營幹起見也。獨不思不合例之人。可以營幹陞調。豈合例之人。卽不可以營幹陞調。與其奏除人地相須之例。貽誤地方。曷若指參徇私作弊之人。以清仕路。蓋弊人易去。而要地必不可廢弛也。臣查閩省知縣一官共六十二缺。除降革離任外。現在以銀糧處分應停陞轉。及命盜鹽課雜項處分在十案以上者共三十九員。其甫經到任。歷俸未滿者十三員。又部選題補等項。尚未到任者十員。往往出一應調應陞之要缺。臣會同督臣暨兩司公同揀選。擬以守潔才優官聲最著者陞調。迨查核處分。輒以降級停陞礙難辦理。或謂該員等如果才守兼優。能認眞辦事。何以屢干例議。若此殊不知地方疲難。民情獷悍。任事多而罹議亦多。罔不得以因公處分之多寡。概定其人治行之優絀。若拘泥現定新例。則陞調旣乏合例之員。而要缺斷無久懸之理。似應照舊不拘三年俸滿及參罰在十案以內之例。仍以人地相須者專摺奏 聞。恭候

欽定。至若知縣缺出。閒於府經縣丞中遴選委署。亦因不得其人。爲一時權宜之計。但佐貳罕有卓異保薦之員。其未經保舉者。誠如部議。出身本雜。未便委以民社。自應飭司遵照查明。次第更正。再漳泉二府屬各縣。陸路搶刦頻聞。械鬬之風未息。素稱難治。甲于天下。若知縣不得久于其任。整飭難而化導尤難。似宜仿照浙江之玉環平陽等一十五廳縣。准其俸滿保題。以陞銜留任註冊。再滿三年。核實題報。准其以應陞之缺題

請陞用其僅止循分供職者卽撤回以簡缺題補倘因循怠忽貽誤地方者卽查參分別議處俾吏習民安以收易俗移風之效一扣廉代賠前任核刪軍需銀兩爲數過多爲時太長應請援免以資辦公也臣思世宗憲皇帝於俸外復設養廉爲官亦爲　國爲民蓋必勵廉隅然後不至侵漁　國帑亦必養廉恥然後不至剝削民膏也兹查臺灣林爽文軍需報銷銀兩除經部臣按例准銷外其因軍興緊急地方官變通辦理實經支給有據而例不准報銷及續經部臣駁删者共銀一百七十九萬四千六百二十餘兩業經前督臣伍拉納奏請統歸於通省司道府廳州縣養廉內分年攤扣歸款在案復經前督臣魁倫照原攤每年額設養廉勻和銀三萬三千四百餘兩之數核算約至嘉慶五十二年方能扣楚爲時太長勢必辦公竭蹷且閩省現任各官均非原辦軍需之員俱代前任捐賠故恭照嘉慶元年　恩詔分賠代賠以及牽連著賠一概豁免之例飭藩司查明造册咨請部示嗣准部覆以此項攤捐軍需銀兩原因從前經手各員辦理不善經部核删攤扣令以通省無辜之官代賠前任無著之項於情理未協而經手承辦之人轉得置身事外更非事理之平行令查明承辦官員分別查取切結另行攤扣追繳等因隨經藩司查明從前承辦軍需各員卽清查案內咨追虧賠之人除田產變繳外率皆由本籍取具家產盡絕甘結咨覆若將此項再行咨查空文往返終屬有名無實臣思閩省自六十年清查以後陋規全除各官全賴養廉一項以資辦公其舊有攤捐者如採買銅鉛批解顏料紙張脚價及緝捕洋盜經費並幫貼船廠工料等項已扣十之三四加以攤扣前案軍需十分之三實得養廉不及一半誠恐不肖之員藉資口實又致侵虧倉庫擾累閭閻可否仍照元年　恩詔賜豁俾現任官員不至代人攤扣仍得辦公有資該員等益當感激力圖報稱更於地方有益以上三條實爲目前更張難行之

事亦海疆政務最重之端臣受　恩深重並不敢固執已見輕議成例市惠邀譽實爲地方吏治民生起見
不揣冒昧謹奏

上制軍條陳利弊書　　周鎬

奉到憲劄令職等條陳地方利弊及時事之當爲變通者各抒所見以備采擇職竊惟州縣爲親民之官位雖卑而所係甚重百姓之休戚天下之治亂恒必由之惟其甚重也故選用不可不精惟其位卑也故體恤不可不至憲劄欲周知利弊夫利弊不勝窮也有一利卽有一弊其始也因利立法而弊卽伏於法之中其繼也變法救弊而弊又生於法之外此雖朝更暮易何補於地方毫末哉故善求治者不任法而任人任得其人則有利無弊任失其人則有弊無利自然之效也方今所患者不患法之未備而患州縣之未得其人更患州縣之雖得其人而未足爲治何也法太密而信不行也法太密則顧忌不得不多信不行則勸懲無以爲據職備位知縣請舉州縣之當與變通者爲閣下陳之一曰資格宜破也夫缺有繁簡才有小大量才授缺則人地適宜今例於揀發試用人員不問短長優劣惟以到省先後及出缺早晚依次挨補如出一繁缺而應補者才有所窮但求合例不顧其事浮於人也出一簡缺而應補者才有所餘亦但求合例不惜其人浮於事也近又定爲實授三年方准調繁之例是使才長者沈於短馭恐有拂鬱頹惰之心卽才短者苦於重肩亦必有覆餗廢弛之患甚非所以勵人材而益國事也爲此議者必曰上司之愛惡不齊屬員之巧拙不一巧者投所愛而先登拙者逢所惡而淹棄惟定爲此例庶督撫無所容其私耳豈知督撫皆　朝廷簡用大臣方且倚爲屏翰爲有區區補一縣令而猶慮其不公不正者哉既不公不正則亦何事不能舞弊而猶可倚爲屏翰者哉是又防所不

牘防也二曰處分宜寬也事無大小靡不始於州縣精神耳目稍有未周百弊即因之而起故以處分督責之小則罰俸大則降革幾於一事一處分矣原其始誠恐州縣之玩延隱諱不得不大爲之防及其後州縣且畏忌處分不得不巧爲之避是直惡其穢而又禁其濯也如定例失察私雕假印誆騙侵盜者降二級調用知而聽行者與犯人同科立法極平極允乃近歲如溫州樂清縣查辦假印誆財一案吏議以雖經自行查辦但行用已在二月以上仍照失察處分是查辦之人與始終失察者全無異也失察不過降調查辦亦不免降調失察之降調遲而未形查辦之降調速而立見則人亦孰肯自發其覆而不安於隱飾也哉卽此類推而州縣之畏處分而匿其事與夫化大爲小避重就輕者不可勝詰矣職以爲案無鉅細凡本任不辦經後任查出或別行發覺者俱照例議處其有自行查辦及查出前任之案續報辦者不論久近應將查辦之員概免處分如此則州縣自顧考成而又樂於免累天下無不明之案矣三曰事權宜假也民情土俗隨處異宜全在地方官因時調劑審其輕重視其緩急而次第布之庶幾可有成效今舉州縣毫毛之事無一得以自專而簿書文報之間苛責不暇稍一強項議已隨其後矣昔宓子賤宰單父猶切切焉以掣肘爲憂而況今日州縣之才之德萬萬不如子賤者乎職以爲宜稍假之事權俾得從容展布閣下則但總其綱領而考其成功其有昏庸不職者立黜去之又不在有權無權也四曰捐款宜裁也古者制祿起於代耕自下士至於卿大夫皆量其出入以爲差等凡使歸於各足而已今州縣廉俸多者千兩少者五六百兩以之延請幕友尙慮不敷加以養父母畜妻子僕役之工餼差使之往來上司之應酬親友同僚之贈答皆人情事勢之所不能已者又其莅任之初以及交代盤查奏銷冊報等項由府房以至司院各房隨舉一事必有規費準之廉俸不啻數倍矣況以捐款派之

一年之間。爲數無定。區區州縣。豈有點金術耶。以故緩則敲筋炙髓而取之於民。急則剜肉醫瘡而盜之於庫。凡今各縣之虧空。捐款居十之四五。其明驗也。夫 國家經費。必有舊章。用民力者。民力承之。無庸捐也。動國帑者。 國帑承之。亦無庸捐也。今也下不在民。上不在國。而曰捐之州縣。豈知州縣且上侵其國。下病其民。而併歸於積欠也哉。職以爲前虧之捐款。槪予豁銷。嗣後則永不捐派。並其各房之規費而痛革之。庶幾州縣之力少甦。而倉庫亦可漸圖彌補矣。五曰名實宜覈也。人之才質不同。而志趨亦異。有專心爲民疏於奉上者。亦有工於奉上而無意爲民者。若以一人之意向爲憑。而不察萬民之好惡。則名實紊而是非亂矣。閣下試思今之所謂之大能員者。取其能治民乎。抑取其能事上乎。如取其治民。則當問民心之愛戴與否。不必問吾心之順適與否也。如取其事上。則彼有逢迎而已矣。結納而已矣。民生之利病。何足關其痛癢哉。且夫名者實之賓。感之則起謳歌。怨之則生謗讟。必然之理也。今州縣之取謗讟者。不察其歛怨之實。盡歸咎於民刁俗悍。其得謳歌者。則又不察其致感之實。而以爲是特市名。夫使名而可市。則彼猛於虎而媚於狐者。何不取美名而市之。而必市千萬人之謗讟耶。在上者循其名而更考其實。焉斯得矣。六曰賞罰宜信也。夫帝王之所以策馭羣才而風示天下者。賞罰而已矣。當賞不賞。是謂沮善。當罰不罰。是謂養姦。每聞各憲之品題州縣。曰某也廉。某也貪。某也才。某也不肖。議論非不公也。而所謂廉而才者。猶夫故也。未見其拔而升之也。所謂貪而不肖者。亦猶夫故也。未見其劾而去之也。昔齊桓問郭氏之亡。野人曰。郭氏善善而惡惡。桓公曰。若是則何以亡。野人曰。郭氏善善而不能用。惡惡不能退也。今日之病。毋乃類此。故賞罰嚴者。鼓天下之中材而進之功業之途。賞罰廢者。推天下之中材而納之暴棄之域。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至論也。夫破資格則收器使之功

寬處分則開自贖之路。假事權則賢才得以行其志。裁捐欵則簠簋得以勵其廉。覈名實則巧僞不能相蒙。信賞罰則惡有所懲。而善有所勸。所謂州縣之當與變通者。蓋如此。方今浙省大吏。類皆潔清自矢。然而政治未能日進者。蓋由上下皆務因循苟簡。以偷目前無事則與州縣爭名。有事則與州縣諉過。豈知州縣當以四境爲一家。督撫司道當以七十六州縣爲一家。州縣得人而治。不必名自己出也。州縣之功。皆其功也。州縣失人而廢。不必過自己成也。州縣之罪。皆其罪也。先之以知人之明。公之以無我之量。而又此六事者變通而力行之。庶乎可以求治矣。若夫地方之利弊。則固不勝窮也。

答汪方伯書　曾鏞

呂叔簡曰。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仕風難。仕風變而天下治。所以然者。民風者從乎俗。非必有干譽干祿之見。罔結而不可變也。士風者從乎學。非遽有患得患失之心。戰悸而不能變也。仕風者富貴之權誘於外。利害之念迫於中。有欲變而不能自主者矣。有變此而無以自容者矣。董子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爲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今下而州縣仕也。任變民風士風之責者也。上而督撫亦仕也。又操變仕風之權者也。督撫之賢者。誠不乏人。竊以爲失於粉飾太平之意多也。州縣之不肖。誠非一端。竊以爲壞於詘支彌補之故。亦不少也。財賦者。國之大政。天下之大命也。盛衰興廢。靡不由之。今州縣虧空之弊極矣。前此爲上司者。既不能慎之於始。姑息調護。釀成巨弊。至於今日。新故相乘。各存一切徼倖苟免之心。其詭弱者。日夜勾稽以免咎。而窮年有所不支。強幹者。苟且補苴以干進。而外此舉所不知。又何暇加意於汎汎然之士風民風。爲從容摩厲於農桑學校間哉。是故言兵刑。向曰辦案。今且有所謂做案者矣。言錢穀。向曰交盤。今且有交賬

者矣此仕風一大弊州縣之不肖亦上司粉飾之過也大臣身膺民生國計之寄卽無慮久久發露罪且及身一旦橫有方千里之災一省突有數州之盜倉皇待濟問何以給雖然欲彌補必設法矣洵思之設何法財賦者不雨於天不湧於地欲舉一二十年之積弊驟取償於歲月非朘民何由得此夫徵斂之際貪墨之府也其所以不敢肆爲谿壑者僅僅恃　國家理財持宏綱大體以隄防之耳更迫以勢之無可奈何予以事之得所藉口明目張膽何所不爲竊恐在虧空之日則相習爲盜臣在彌補之時且相習爲聚斂臣傷邦本以補國計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也愚謂病無良醫與其病民無甯病國與其愛不能割使寅挪卯糧在府庫已缺一年之實而催科訖無甯晷無甯渙其大號破格施恩俾天下一空從前之累而徵輸得循舊章除見在州縣本任虧數立限追補外其確爲前任之所虧者一幷弃去不復窮究於是肅清本源更遵成法按屆輸將庶幾積弊一袪可圖再造料天下賦稅之所入與州縣倉庫之所虧多不過損　國家半歲費耳未爲大病也而府庫無空名之承受歲時無先期之催科民免浮額之誅求吏少借端之剝削不補而財轉實不彌而法已行豈不直截何計出于童穉之所知而事苦於　國家之所難也古今國勢之強弱治亂不患畜積之不多患度支之無實不在災凶寇盜之有無在吏治人心之動靜昔孔子與子貢論政至於必不得已曰去食去之乃所以足之也藉不能爲此則且取州縣之大貪縱者誅之究之奪且追之以懲一時其在中材則且視歷任所虧量其多寡假之歲時或三四年或七八年或十年分年賠補一切急遽苟且之法概行罷去庶幾州縣之職得從容從事守牧以上亦得以風化相董率而不至以財賦偏注于一途　國家之財猶可得而理師帥之風亦不至遽壞而不然者急則敗矣上以此釁之官官必以此刻之民幸而無故取怨讟耳設不幸而小小加以災凶寇盜

一夫偏袒千百景從此時卽欲傾一邑虧補之數爲一邑捍禦之需其可得相當也邪是故國可貧民必不可使窮夫豈獨民不可使窮卽州縣亦不可太窮也民窮則亂官窮則貪貪因亂之由也此當今一變仕風之至急務也至欲正其本原則無非崇節儉節儉之道壞其大者固莫如上司苞苴之公行歲時舟車之繹絡然上能絕之使不上行下不能抑之使不自縱則使能節之於公不能節之於私終無益也每見一行作吏服食起居便改儒素方其涖任負逋不貲而遠近尙視爲金穴輾轉引薦擊履調笙充滿廊廡一人所蝕少者數十多者數百甚或盈千一署之內用以致富者不一嗚乎奈何其不窮且貪也愚以爲胥役衆害民使令衆害官此皆力宜裁抑者也若夫欲循夫職守則莫如少更調古今吏治之壞多起於不久其職漢宣帝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久於其職則民服教化其二千石有治理效輒賜金增秩或爵至關內侯迨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故其時吏稱職民安業號稱中興宋文帝恭儉勤政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期爲斷元嘉之際四境晏安戶口蕃息亦三十年左雄上疏言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久長特選橫調損政傷民咎皆在此此眞達吏治之言也　國家之爵祿崇卑大小固所以鼓人才年限太拘未免沉滯然亦宜稍稍持久不宜太煩庶幾上下相望賢者得以究其所施中材亦不敢心存苟且故吏之不才者雖終朝褫之不爲驟若見一吏才輒調一缺所調員缺又加調焉而更委員署之且無論五月報政期月已可世難其人恐二三強幹之員轉相促急精神作用不在下民專在上司更何怪盡心守職之難概見也愚以爲地方多一衙門適多一地方之累官府多一更調并多一倉庫之累吏胥得乘間舞弊故此尤當謹也若夫羣下之所揣摩大員之所顧忌內自獻納之微外訖軍國之大有非法制可得而閑者而今日未敢悉言也再者嘉湖收漕多逾額自顧歸諸方伯提

其餘存以彌補聞歸方伯去浙之日嘗垂淚言之以爲未及罷此邇者閣下視州縣所斷且如故以爲不去其弊而但提其餘是適以累民也因舉歷來之所謂漕規者嚴禁而痛革之且卽其邑之所取以救其邑之所虧民同此數而官無虛糜葢期於得補卽止此誠不得已一時權宜之所爲竊以爲今年之漕餘卽明年之徵額恐漕餘之外又有漕餘矣悃悃之誠願無使人謂漕餘之有加幾當今如公且亦未之察也敢幷及之

上高撫軍論地方利弊書

張貞

伏聞撫軍入境清節峻邁一洗中外苞苴之舊羨金之禁凜若嚴霜部下守令人思自奮洗手奉公豈非盛事貞獨以爲羨金可減而不可除其禁宜徐而不宜驟何也今之守令誰無家室誰無使令誰無交遊服食器用月奉所入實不足以辦此所資者止此羨金耳今欲遽革而去之則必屏妻子去僮僕閉門塞兌鶉衣鷇食而後可如其不能必將取給於詞訟夫計慮及於詞訟必且變易曲直顛倒是非閭左之禍尙忍言哉葢羨金其利散而人不覺鬻獄其害大而民不堪以此方彼孰重孰輕必有能辨之者是莫若風之以儉朴葢用者無多則取者自少誠得若人卽亟登薦尅予以不次之擢吏治翕然其一變矣區區羨金肯自汙乎此欲其減而卽除禁之徐而實驟者也言訟獄於今日變態可謂極矣近緣東土賦役缺額訐告者又多在隱占矣少則數百畮多則數千頃村落方隅言之鑿鑿聽斷之下了無情實彼奸人豈漫爲嘗試哉葢以吾東土田曠邈下中之戶亦可千畮凡有丈量必不能先後一槪葢尺之長短步之斜正皆足致訛非必眞有隱匿於其間也苟有數弓之贏餘告者已得藉口訊者卽不敢繩以誣告之律一讞再讞雖無可得之罪而一家之產罄矣是投牒之時告者已立不敗之地下檄之日被告已無自全之策況彼奸人原無家業一息尙存又何所失但使上臺肯

受其訟牒已志滿意得爰書之曲直已置之度外矣惟當審慎於受牒之初見其確有足據始下其牒於郡縣務令詳核苟虛告者必立抵以應得之辜上不存姑息之心下自獲和甯之福矣　國家用鹽筴以佐大農其所從來已非一日歷代殊制南北異宜無容悉數以吾省言之召商行鹽爲前代成法我　朝開創之初間有計口納稅而聽民間自相貿易者實良法也後恐迹涉私派遂令永停仍復召商之例如敝縣在官止有一商課金額僅六百乃呼朋引類動數十人分地列肆亦數十處彼將射利民則何堪誠獲私販即蕩產斃命固其宜也間有東村買鹽西村獲之已爲盜販南店售鹽北店見之亦稱私商拷掠索取備極慘毒一歲所網地方之利不下三四千金而國課仍多逋欠者以此輩原屬市非無賴一旦既得重資即輕裘肥馬選妓徵歌不旋踵而蕩然無餘非如南中巨商家本素封量入爲出子孫可世守其業也敝縣戶口四萬有餘每丁歛銀二分其額已足且以鹽銀併徵不覺爲煩國稅以辦而民間所省者不可訾算矣一邑如是一郡可知一郡如是通省可知此當亟爲題請者也至於懋遷有無爲天下之通義況水旱凶豐實四方不齊之數專賴轉粟以救之是以有凶歲而無饑民今之有司往往禁糴於其境中昔秦饑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尚譏以四失迺今天下一家誰非　朝廷之赤子而斥言遏糴是誠何心說者謂天災流行彼地已不能支今復聽其移粟我地亦將爲之續矣不知上爲民謀不如民之自爲謀彼其出而與人相貿易者皆其蓄積之有餘者也且荐饑之方誰肯坐而待死糴亦必不能禁其令一下奸吏蠹胥卽刦制商販恣其啖食谿壑已盈仍聽之去是禁制之令徒爲若輩賈利之地耳何如定爲厲禁有乘凶荒而閉糴者罪之卽爲常平之善政商賈永無吏胥之擾矣生民利病固難指數目前所急莫此爲甚故覼縷言之若夫利害之僅在一家僅在一邑者則屬私情何足以酬

懇懇下問之意乎。

上王觀察書　　楊于果

奉手札言制憲商搉吏治謂如保甲社倉皆良法今則弊不可言飭令某將地方見行事件應如何興利剔弊之處條晰具禀某竊以爲從古無不敝之法此亦時勢使然非盡州縣奉行不力之故論語言政屢矣初未嘗言法孔子酌四代之制求其可以永行無弊者惟虞詔夏時殷輅周冕而已其他概不之及誠以法者與時變通其因革損益皆相時而爲之制如緇衣然敝則改爲如琴瑟然不調則更張非一端所能竟也試以保甲之法言之周之鄙師酇長漢之三老嗇夫宋之什長里魁卽今之鄉耆保甲也古之職此者重其品望復其繇戍與縣令丞尉分治民事是以綱舉目張而教化易行漢文之詔俾三老率其意以導民蓋所以優禮之者至矣今則爲苦差賤役人思脫免追呼奔走且胥役之不若又烏能率意導民哉保甲之任既輕則一切教養之事悉以責之州縣編審之法久已廢格不行山澤齊民非訴訟不見官長上下之情隔閡不通此奸宄所以易生而民之多辟也法者治之具法不能以自行必待人而後行州縣爲奉法之吏法欲其易避而難犯今則科條繁多惟簿書期會之爲急少有齟齬卽干吏議雖有願治之心不能自行其意亦莫不苟且其心思爲自全之計然則所謂教養者徒虛語耳試以常平法言之北省囤糧皆計鼠耗常平倉穀獨無者原以每歲出陳易新價值增減足以敷補也今則以州縣虧缺之故而嚴爲之禁出糶倉穀必先申報上官不報可而出糶卽以專擅論夫無論歲之美惡大約二三月間穀價較昂初春申報逮報可而二麥已稔價固平矣此其不便者一出糶之時又必委員監視資脯餼牽猶屬小費夫倉穀一出一入必有損耗所報價值或有浮冒此亦勢使之然

于己有累則動色相戒其所謂累亦不必重大勞費卽眼前心思稍費籌畫口語稍費開導非盡不能直是不肯不曰何苦乃爾則曰不如其已耳先儒云古之學者爲己其仕也爲人今之學者爲人其仕也爲己文中子云古之仕也養人今之仕也養己呂叔簡云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仕風難此風不變流弊何窮仰惟　聖仁在上愛民課吏事事期于實在要於久遠而行之鮮效此吾輩奉行者之責也大抵今日屬員中能於民事勤勤懇懇不肯漠視者皆有志向上雖所行未盡愜而路數不差自當鼓舞而振作之至於凡事只圖自占地步不顧民生苦樂者雖才具敏捷或自負老到究于地方無益嘗有上司交口推爲能員而體訪輿論竟大不然者三代直道至今在人公聽並觀考言詢事庶是非黜陟上下相爭舉直錯枉則民服耳

寄桐城張相國書　陳宏謀

州縣官一舉一動與百姓息息相關不獨貪廉爲小民身家所係卽勤惰明昧之間緩急寬嚴之別亦爲小民休戚所係現在隨時勸勉戒飭冀其各發天良體　朝廷設官爲民之義不復存自利自私之心庶幾隨其才分之短長漸著其爲民之實效大抵勞來匡直輔翼振德祇完得一教字因事因人隨時隨地一切引人于善禁人爲惡及止惡于未然懲惡于已犯無非教中之能事所以發強剛毅之中具有忠厚惻怛之意近世論治動以主寬主嚴立論主則不免於偏常至積重難挽矯枉過正所謂寬而有制嚴而不苛者乃是一意公平實事求是胸中並無寬嚴之見者存也某學無根柢從政以來始覺淺陋空疎所謂平時不學用時悔也卽欲退而言學實已無及然偶一開編或抽繹向所記誦者參之時事未嘗不隱隱觸發可相印證益信仕途不振皆由所學之非動謂仕可不由於學學亦無補於仕者尤其同牀而各夢也

與各屬論治

陳宏謀

官場陋習上下衙門終日忙迫究竟實在及民者甚少官有事於民而民反不之知民所切望于官而官又不之知官民情意不通雖法良意美行之反以滋弊甚至因偶一有之之弊而廢經久當行之法皆官司苟安自便奉行不實之故也至於州縣尤爲親切交關故州縣得人則一州一邑受福矣　聖主勤政愛民公聽並觀臣工條對意美法良不一而足其言之可聽而行之甚難固多有之然亦有名雖奉行實未曾行者即如每奉部文層層轉行上下衙門案將成帙似乎已經奉行而士民則尚不得知地方何從受益總由上司以轉行爲了事州縣以發房爲了事即出告示亦祇在于城門通衢遠鄉士民何能遍觀盡識出示之後官亦全不照應及至士民或有違犯不曰事不可行則曰民不肯行而不知實未曾行也地方官果肯事事從民生起見每奉行一事體察民情逐處計畫利在何處害在何處惟求有利于民並防有累于民行之而利多弊少則當救弊以全利不可因弊而廢利如此則雖法未能即效亦可補偏救弊漸收其益矣大凡有益于世之事其始也不能不有所難迨其後則又不能一無所累畏其難懼其累必至視天下事皆可以已不但已不可爲且勸人之不爲且忌人之爲見有爲之者則又即其小疵以議其大醇使卒無以自解此所以驅天下之人皆趨于苟安自便之一途而鮮有人焉出而任天下之事也

與粵西當事書

陳宏謀

粵西民窮而愚士樸而陋自來當事持議皆謂安靜但覺鄙夷厭薄之意多而體恤振興之意少竊以有民人則不可無勸懲有土地則皆可以墾植一省之大未有無利可興無弊可革者我　盛朝休養日久生齒殷繁

委員知其如此或竟挾持短長妄意婪索此其不便者二所得穀價解貯司庫至秋稔時又復請領出入之間亦自多故此其不便者三州縣苦其煩難不敢輕言出糶以致倉穀鼠耗霉變日有損耗而不顧也社倉所病大率類此夫商賈居積不盡厲民州縣發斂倉穀以平市價縱使少有嬴餘要之於民有益於事無害此劉晏所謂私用無窮則官物堅好矣乃多方拘禁使貪者冒於法之外黠者巧於法之中廉貞者重足柴立聽其耗折而後設法彌補至于自累此亦法之可議者也榷鹽之法昉於管子顧其事煩瑣可以行之一國不能通之天下漢以下不可考唐之鹽法但於鹽場置官收買轉鬻商人任其所之無餘事也至北宋之季歲課不敷乃至抑配編戶擾民殊甚今行鹽雖有綱地而無抑配之累法至善也至於查禁私鹽例稍密矣律曰私鹽事發止理現獲人鹽註獲鹽不獲人者勿追獲人不獲鹽者勿坐蓋慮其展轉攀指株累無辜也宋之法諸犯榷貨不得根究來歷違者以故入人罪論獨茶法根究來歷乃致妄引平民以報私怨官司不敢沮抑追呼蔓延狴犴充斥經時不能決龜山先生固已極言其弊矣今例載私鹽至三百斤以上須究明買自何處承審官含混完結題參議處州縣獲私鹽恐干功令非以多報少卽寢置不問是立法以禁私販而私販滋甚其理然也其他類此者不可勝數故漢之三老皆能率意以尊民今州縣反不能自行其意此吏治所以日就呰窳而不振也竊以為法者因時損益方今之務其一切無謂之例悉為蠲除令州縣寬然有餘專以教養斯民為急務法簡則事省事省則官易辦官易辦則吏胥可減吏胥減則擾民者少夫齊民力田服賈其所以自謀口食者不必官為經理官不擾民而民自足矣編審卽不可復州縣以時問其疾苦懲其奸慝其習俗旣久驟難轉易者勤加誡訓靡以歲月而令其自化耳目所不周然後輔之以保甲之法仍宜優禮獎勸以觀其效不必限以歲

與各屬論治　陳宏謀

官場陋習上下衙門終日忙迫究竟實在及民者甚少官有事於民而民反不之知民所切望于官而官又不之知官民情意不通雖法良意美行之反以滋弊甚至因偶一有之之弊而廢經久當行之法皆官司苟安自便奉行不實之故也至於州縣尤爲親切交關故州縣得人則一州一邑受福矣　聖主勤政愛民公聽並觀臣工條對意美法良不一而足其言之可聽而行之甚難固多有之然亦有名雖奉行實未曾行者即如每奉部文層層轉行上下衙門案將成帙似乎已經奉行而士民則尙不得知地方何從受益總由上司以轉行爲了事州縣以發房爲了事即出告示亦祇在于城門通衢遼鄉士民何能遍觀盡識出示之後官亦全不照應及至士民或有違犯不曰事不可行則曰民不肯行而不知實未曾行也地方官果肯事事從民生起見每奉行一事體察民情逐處計畫利在何處害在何處惟求有利于民並防有累于民行之而利多弊少則當救弊以全利不可因弊而廢利如此則雖法未能即效亦可補偏救弊漸收其益矣大凡有益于世之事其始也不能不有所難迨其後則又不能一無所累畏其難懼其累必至視天下事皆可以已不但已不可爲且勸人之不爲且忌人之爲見有爲之者則又卽其小疵以議其大醇使卒無以自解此所以驅天下之人皆趨于苟安自便之一途而鮮有人焉出而任天下之事也

與粵西當事書　陳宏謀

粵西民窮而愚士樸而陋自來當事持議皆謂安靜但覺鄙夷厭薄之意多而體恤振興之意少竊以有民人則不可無勸懲有土地則皆可以墾植一省之大未有無利可興無弊可革者我　盛朝休養日久生齒殷繁

縱盡水濱山崖皆為民業猶恐有限之地不足以養滋生之民顧坐視其地有餘力而不為之所輒曰事無近效也或曰毋動為大也以官養民而不以民養民力所不及勢有所窮且以觀天下古今之事愈遠大則愈非旦夕可以觀效而有旦夕可以觀效者決非遠大利害固久而後見是非亦久而益明有識者計久遠不計目前為民物不為一己當時或以為迂而久大之業恒基於此苟有倦心則稍有挫折便生消沮其何以濟哉

與閻阜甯　韓夢周

又作山中客矣拙者伎倆但解詮伏眞屬可鄙但心中無事夢魂常清此則少有佳趣耳位者非己所得專時者難得而易失一日居官則竭一日之心要術無多但於足下所謂誠者勉之又勉耳愛百姓如赤子防胥吏如鬼蜮無要譽於流俗無假意於左右勿取人以言色必求其實勿任情為喜怒必得其當外揆之人內返之心可對　君上可質鬼神則表裏洞達而誠之德充矣又勤敏之中當寓節宣之意急要務略細微戒冗語省閒氣勞而不疲乃可任劇不然叢迫無節必至煩惱煩惱不已遂成躁率既有傷於性情必有害於公事特忙中不察耳大抵事變無常以誠為主宰以從容為節度以安定為統攝其中高下輕重隨時可以權衡矣執法者失之固通情者易於流氣勇者必拗心雜者多為人所乘既欲自立而不知取法古人徒求勝庸流此則五十步百步之說非賢者所肯居也

唐風蟋蟀官箴說　楊錫紱

詩唐風蟋蟀論者以為勤儉質樸有帝堯之遺風是已余嘗細玩之竊謂此聖學也亦即切要之官箴也詩之言曰職思其居心之官則思懼其雜而不慎故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居也又曰職思其外非騖外也人之一

皇朝經世文編卷十七目錄

吏政三 銓選

皇朝經世文編卷十七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吏政三銓選

銓法

任源祥

方今銓政當講求畫一以定一代之制當隨宜變通以收得人之效何也凡國家數世而後貴於遵守而不貴於紛更今雖守實創正講求畫一之時也凡開闢草昧之初利用一切之法以整齊天下而未暇揆其至當今雖創亦守正權宜通變之時也嘗閱邸報於銓政中大小節目或屢更而著爲例或采臺諫議而斷自　宸衷如寄選候選順治來屢變不一今定例投供點卯以免參差又憫候選之苦一議截留再議折半所以重官守而體人情舊例三途而外惟生員得升正印今更定吏員准貢監例俱升正印所以破資格而求異能舊例選期錯出今更定雙月授補單月推升所以絕那移而專視聽六部互升官如傳舍今更定司屬於本部內升轉所以習職掌而責成功至於停薦劾停考選停大計皆所以靜奔競而期實效詳愼如此復何議哉然亦有見於廷議而未行者愚請得而申之一曰科道之改授宜酌也科道職司言路必使品行卓犖敭歷時務者居之舊例行取考選出自　睿裁今惟論俸以道府之郎中換補非設官本意應如臺臣趙玉堂張所志疏內事理或仍行取推知考選推知所升之中行評博改授庶爲得體一曰內院中書之初授宜愼也內院中書係貢監生員加授職銜舊例不以別衙門升用今定得升主事府同知與推知所升之中書科中書無別夫撰文典籍誠爲近侍積勤所當優擢然既優其擢當愼其選合無如臺臣高而明吳愈聖疏內事理或與中行評博一體推授或由推知升補庶得其平一曰外吏宜久任也六部久任乃可責成本部升轉已經允行而有司膺

民社之責。猶席不暇煖。卽長才安所見乎。宜取江撫韓世琦所請留任三年之說。酌而行之。奏最必多也。一曰。州縣宜更調也。地方之難易不同。材力之長短迥別。用違其材。則兩受其弊。人地兩宜。則並奏其效。各省督撫鄭廷佐等紛紛入告。不約而同。宜酌而從之。成效必速也。而愚則更有說焉。掣簽之例。起於萬歷末年。當時有簽部之議。今乃以掣簽爲典要。非特初授掣簽。候補亦掣簽。推升亦掣簽。堂司監掣。科道監掣。凡以遠嫌疑告無罪而已。嗟乎。朝廷所賴於冢宰者。謂其能遠嫌疑告無罪已乎。冢宰之職。惟遠嫌疑告無罪。遂爲勝任而愉快乎。爲官擇人。其難之職乎。豈知人本不可學。而冥行聽數。亦有得半者乎。無已。請於地。類其衝者。僻者。於人。類其傑者。庸者。分而掣之。可乎。簽補簽升。亦於事酌其大小緩急。類而掣之。可乎。諺云。國爾忘家。公爾忘私。當此講求詳愼之時。任事者果不以私家爲念。則嫌疑不必避。而惟以人事君之是圖。上亦稍寬其文法。而一代之制可定。得人之效可覩矣。

職官議　　任源祥

明代官制。遠超漢唐宋。上仿虞周。而控之以機。馭之以權。亦因時制宜之道也。後雖有因革損益。處無有出其範圍者矣。綱紀節目。備載會典。而歷朝事例。參差得失。並見。竊爲之擬議一二。定所從焉。吏部爲職官之要領。吏部之難。難於量材授任。在外取人地相宜。在內取人事相宜。知人則哲。所以難也。查類選急選揀選。皆嚴於資格。切於比例。後因苞苴請託。乃用掣簽之法。以爲公。顧公則公矣。而一任其冥行。能無蹶乎。查推陞不待考滿。有類推。單推。廷推。廷推出於衆議。其單推類推。皆由吏部。吏部雖賢。能盡天下人而周知之乎。折衷而論。註選推陞。皆宜用保舉之法。保舉歷朝各異。總之保舉者。正大之情也。人主之聰明不自用。而寄耳目於吏部。吏

部之聰明有限而寄耳目於內外百官所難者吏部之得人耳擇任尚書是在人主學校所以儲才職官之根本也教官主學校顧以龍鍾歲貢乞恩舉人處之彼既日暮途窮甘心自棄又安望其砥礪名節主持風教後世乃視爲贅疣甚非設官之初意竊謂欲預養職官之用當先重教官之選非實有品行才望者不得居此職職在教士士之賢否爲教官之殿最士之保舉卽以責成教官教官得士多卽與知推一例行取正統中陳敬宗李時勉爲兩京祭酒天下士風一變建文初方孝孺由漢中教授召入爲翰林學士彼時保舉雖未行而厚其報乃所以重其責也司馬光十科取士首推行誼純固可爲師表師表尊而後士知所宗誠治天下之首務也由此言之失職則吏部無補於治道得職則教官有關於銓政故論官有典論政有要查官員久任隆慶二年令在京各官與衙門政體相宜在外各官與地方人情相宜雖資敍當陞照例加級仍管原務以後遷轉郎從加級扣算此卽虞廷三考之法而通之者也後世不遵此法官如傳舍雖賢者豈能盡其才展實效乎六曹政體各有相宜隆慶事例戶刑工三部司屬無故不得輕調竊謂禮兵亦然卽如邊方有警非習於形勢諳於兵馬錢糧者其能調撥無誤指授方畧而有濟乎府州縣有煩簡才有攸宜除吏部量材註選外受事後量材改調此撫按之責所以佐銓政之不逮也查邊缺有二一曰戎馬之地因人之畏苦而或聽告選或聽掣簽皆非銓政之善者也殊不思一人之苦樂猶小而封疆民社關係甚大計戎馬之地當擇其習於邊事才堪禦侮者授之選能而用非以此苦之也果著勞績不次優擢嘉靖事例邊遠司道知府遷轉量減年資竊謂知府以下皆用此例可也烟瘴之地當取其原籍附近風土相宜者而用之蓋習其俗而知其情爲治倍易嘉靖事例遠方縣佐及雜職員缺將附近者銓補竊謂除方面官外皆用此例可也府州縣六曹之事具備而治平之時

教養爲重亂離之後拊循招集爲先至於催科則爲政之末端耳後世考課有司惟以催科爲殿最其餘不過虛應故事不仁者嚴加督責以副考成而國家之元氣日以朘削譬如剜肉充腹待斃之道也地方失事因有司之責然亦須寬其繩墨期於弭盜而止今但有失事即爲降罰勒限不獲即斥逐以致上下相蒙隱忍而不敢報由此釀成大禍遂不可救也總之齊其末則法密而奸積循其本則吏習而民安教養拊循治之本也催科捕盜治之末也舍其本而務其末欲治得乎查布按二司初但設本司正副官後因事添設守巡二道遂以爲例往往一道止實轄一府或數道共轄一府既有該府又有該道殊屬贅疣今之宦途以此爲翱翔之地養望之區往來遷轉如傳舍然於地方何益竊謂一府兵事本合歸重知府而守巡道可裁也問刑衙門既設刑部都察院又設大理寺專主平反駁正愼獄之至意也然使不稱其職雖再設平反之官何益刑得其平如皋陶爲士蘇公爲司寇豈有別衙門駁正乎故大理寺可裁也若鎭撫司益不可不裁也翰林詹事府皆備顧問可裁併爲一甯重爲官擇人毋輕爲人設官禮也中庸曰人存政舉董子曰正一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蓋經制未嘗不善而精神所貫機權控馭因時制宜亦在人主之善用之耳若乃攬要領厚根本綜其典則而一歸之禮則當今釐正之善道也

銓政

儲方慶

用人不可濫也濫則爵祿不足重而天下有僥倖功名之心用人不可滯也滯則激勸無所施而天下有自甘棄廢之患二者之患則均而所以受患者不同要其失則一也今銓政之患將在滯矣說者謂富貴之途人所奔趨必使愼重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故與其失之于濫也毋甯失之于滯不知

滯有以滯而生者亦有以濫而生者以滯生滯者救滯之法不同于救濫以濫生濫者救濫之法卽存乎救濫以今救滯之法不爲不詳且周矣京職既改外員科目復減舊額補者既多而取者復少積薪之患或其無而謁選之人經年累月守候都門而不得一官者比比如故此豈法之猶未備歟則以知滯之出于滯而不知滯之出于濫也以濫得滯而不去其濫以爲疏通之本則雖日從事於改補之令裁減之方徒以阻天下進取之心而滋其壅塞已耳豈能有所裨益于選政哉竊以天下官人之額而計之京省大小之職不啻二萬有奇而士之由甲榜進身者三年之中不過百五十人耳以百五十人之數任此二萬有奇之官卽參之以科貢亦當沛然有餘而今若是其壅遏者乃他途之濫有以使之也他途濫則正途不得不滯不清他途之濫而徒欲減正途之額以求通于滯之中其可得乎至於京職候補者其人固已積日累功以致此一旦今徒以缺少而概補外員則既無以酬服官之勞而後之爲國任事者亦無所望于超遷而生激發之念矣夫濫陞擢之名而滯得官之實則何如廣授任之門而愼登進之始哉然而議者必曰京職少而選人多其不得不滯者勢也而他途並進之法又所以破科目之痼疾安得盡闕之以待天下之士乎愚以爲京職既少矣今獨以主政一官待天下郡縣吏無乃少而益少歟謂宜少廣其途以示風厲也至于科目之弊患在得人之不精而以他途混濟之又未必其有濟何則擇人以識不以法也識不足以知人而曰吾有兼收之法焉竊恐法立而人猶是矣故夫今日之銓政但當嚴核于正途之中而不必任他途之濫以滯正途但當廣開其候補之門而不可任改授之濫以滯進取如曰救滯之法莫善于不次用人也則今之員多缺少久已患之豈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其滯當有更甚于今者矣蓋不次用人可以救滯于滯而不可救滯于濫今

天下之滯。以濫而滯者也。故愚願執事之除其濫焉。

選補日知錄　　顧炎武

漢宣帝時盜賊並起。徵張敞拜膠東相。請吏追捕有功效者。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如淳曰壹切權時也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又循吏傳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此之謂尤異也天子許之。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自漢時縣令。多取郡吏之尤異者。是以習其事而無不勝之患。今則一以畀之初釋褐之書生。其通曉吏治者十不一二。而闒茸無能者且居其八九矣。又不擇其人之材。而以探籌投鉤爲選用之法。是以百里之命付之闒茸不材之人。既以害民。而卒至於自害。於是煩劇之區。遂爲官人之陷穽。而年年更代。其弊益深而不可振矣。然漢時之吏。多通經術。故張敞得而舉之。宣帝得而用之。今天下儒非儒。吏非吏。則吾又不識用之何從也。

南人選南。北人選北。此昔年舊例。宋政和六年。詔知縣註選。雖甚遠無過三十驛。三十驛者。九百里也。今之選人。動涉數千里。風土不諳。語音不曉。而赴任當家之費。復不可量。是率天下而路也。欲除銓政之弊。豈必如此而後爲至公耶。夫人主苟能開誠布公。則自大臣以下至於京朝官。無不可信之人。而銓選之處。有不必在京師者。唐貞觀元年。京師穀貴。始分人於雒州置選。至開耀元年。以關外道里迢遞。河雒之邑。天下之中。始詔東西二曹兩都分簡。留放既畢。同赴京師。謂之東選。是東都一掌選也。黔中嶺南閩中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土人補授。上元高宗三年八月壬寅。敕自今每年遣五品已上。彊明清正官充南選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大歷十四年十二月己亥。詔專委南選使。停遣御史。是黔中嶺南閩中各一掌選也。新書張九齡爲桂州都督兼嶺南按察選補使而九齡又嶺南之人李峴傳曰。代宗即位。以峴爲荊南節度江陵尹知江淮選補使。又曰罷相爲吏部尚書知江淮選舉置銓

於洪州劉滋傳曰興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選事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旱蝗穀價翔貴選人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是江南又一掌選也宋神宗詔川陝福建廣南八路之官罷任迎送勞苦令轉運司立格就注免其赴選是亦參用唐人之法（建炎南渡始詔福建二廣闕並歸吏部唯四川仍舊）今之議者必曰如此多請託之門而啟受賕之徑豈唐人盡清廉而今人皆貪濁邪夫子之告仲弓曰舉爾所知今之取士禮部以糊名取之是舉其所不知也吏部以掣簽注之是用其所不知也是使其臣拙於知人而巧於避事及乎赴任之後人與地不相宜則吏治隳吏治隳則百姓畔百姓畔則干戈興於是乎軍前除吏而并其所為尺寸之法亦不能守豈若廓然大公使人得舉其所知而明試以功責其成效於服官之日乎唐太宗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五品以上各舉一人（元宗開元九年敕京官五品已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為舉者賞罰）有明正統元年十一月乙卯敕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廉潔公正明達事體堪任御史者一人在京四品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六科掌科給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舉廉慎明敏寬厚愛民堪任知縣者一人吏部更加詳察而擢用之夫欲救今時之弊必如此而後賢才可得政理可興也

自南北互選之後赴任之人動數千里必須舉債方得到官而土風不諳語言難曉政權所寄多在猾吏昔唐之季世嘗暫一行之於嶺南矣文宗開成五年十一月嶺南節度使盧鈞奏伏以海嶠擇吏與江淮不同若非諳熟土風即難搜求人瘼且嶺中往日之弊是南選今時之弊是北選臣當管二十二州惟韶廣二州官僚每年吏部選授若非下司貧弱令史即是遠處無能之流比及到官皆有積債十中無一肯識廉恥臣到任四年備知情狀其潮州官吏伏望特循往例不令吏部注擬且委本道求才若擬官廉慎有聞依前許觀察使奏正

事堪經久法可施行敕旨依奏（唐書韓佽元和中爲桂管觀察使部二十餘州自參軍至縣令無慮三百員吏部所補纔十一餘皆觀察使商才補職）此因昔人以爲敝法而改絃者矣處台衡者其可不用讀書人哉

掣籤之法未行選司猶得意爲注擬雖多有爲人擇地亦尙能爲地擇人自新法既行並以聽之不可知之數而繁劇之區有累任不得賢令相繼褫斥者夫君子之道在乎至公存一避嫌之心遂至以人牧爲嘗試昔唐皎爲吏部侍郎當引入銓或云其家在蜀乃注與吳復有言親老先任江南卽唱之隴右史書以爲譏笑以此用人豈能致太平之理哉實錄言洪武四年正月壬辰河南府知府徐麟以母居蘄之廣濟請終養詔改麟爲蘄州府知府俾就養其母聖主之興坦懷待物其所以勸羣臣者至矣

萬歷末常熟顧大韶作竹籤傳其文倣毛穎傳爲之謂籤對主上言上而庶吉士科道之選下而鄉會試取士壹皆用臣臣乃得展其材此憤世滑稽之言然以之曉人可謂罕譬而喻矣夫楚王之厭紐孟子之探符古人之用以立帝立王而今日屢屢施之選人乎

唐時所謂銓者有留有放（唐書選舉志凡取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辨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爲留不得者爲放）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宋白曰長名榜定留放留者入選放者不得入選（長安志曰尙書省之南別有吏部選院謂之吏部南院選人引集之所其榜列於院外墻國忠傳故事歲揭榜南院爲選式是也）已定注則過門下侍中給事中按閱有不可黜之故放者多而留者少景雲中以宋璟爲吏部尙書李乂盧從愿爲侍郎皆不畏強禦請謁路絕集者萬餘人留者三銓不過二千人服其公宋時此法猶存孝宗乾道元年五月乙亥詔未銓試人毋得堂除未有若近代之一登科而受祿如持券者也

停年格日知錄　顧炎武

今之言停年格者皆言起於後魏崔亮今讀亮本傳而知其亦有不得已也傳曰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衆情嗟怨亮乃奏爲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以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秀才止用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惟辨氏族不考人才至于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之士誰復修厲名行哉亮荅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徼幸得爲吏部尚書當思同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乃其本願昨爲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爲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鑑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惟可彍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乘軒責以治效是所謂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敝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有言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猶是也但令將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修義城陽王徽相繼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

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自亮始也（辛琡爲吏部尚書上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使惟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然觀其荅書之指攷其時事由羽林之變既姑息於前武人之除復濫開於後不得已而爲此例令也上無陵歷之勳人下無譟呼之叛黨何疑何懼而不復前王之制乃以停年爲斷乎

魏書辛雄傳上疏言自神龜末來專以停年爲選士無善惡歲久先敘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爲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爲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斂盈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而不用自此中外之民相將爲亂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北齊書文襄帝紀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爲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惟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於才名之士咸被薦擢過于魏制遠矣

通典唐自高宗麟德以後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進者衆選人漸多總章二年裴行儉爲司列少常伯始設長名姓歷牓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官資高下升降以爲故事其後莫能革焉至元宗開元十八年行儉子光庭爲侍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新唐書本傳初吏部求人不以資攷爲限所獎拔惟其才往往得儁乂任之士亦自奮其後士人猥衆專務趨競銓品枉撓光庭懲之因行儉長名牓乃爲循資格）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集各有差等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不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雖小有常規而掄才之方失矣其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例而已自宋以下年資之

制大抵皆本於光庭也

京債 日知錄 顧炎武

赴銓守候京債之累於今爲甚舊唐書武宗紀會昌二年二月丙寅中書奏赴選官多京債到任塡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今年三銓於前件州府河東鳳翔鄜坊邠甯等道得官者許連狀相保戶部各備兩月加給料錢至支時折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帶息債衣食稍足可責淸廉從之蓋唐時有東選南選其在京銓授者止關內河東兩道採訪使所屬之官不出一千餘里之內而猶念其舉債之累先於戶部給與兩月料錢非惟恤下之仁亦有勸廉之法與今之職官到任先辦京債剝下未足而或借庫銀以償之者得失之數較然可知已若夫明初之所行有超出於前代者太祖實錄吳元年七月丙子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賜知府知州知縣文綺四絹六羅二夏布六父如之母妻及長子各半府州縣佐貳官視長官半之父如之母妻及長子又半之各府經歷知事同佐貳官州縣吏目典史視佐貳官又半之父母妻子皆如之其道里費知府賜白金五十兩知州三十五兩知縣三十兩同知視知府五之三治中半之通判推官五之二州同知視府通判經歷及州判官視府同知半之縣丞主簿視知縣又半之知事吏目典史皆十兩著爲令上曰今新授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貸於人則他日不免侵漁百姓不有以養其廉而責之奉公難矣洪武初上謂中書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即令赴任聞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空乏假貸於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滯在京者資用既乏流爲醫卜使人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爲令十七年七月癸丑北平稅課司大使熊斯銘言仕者得祿養親此人子之所願也然

有道遠而不得養其父母者乞令有司給以舟車俾得迎養以盡人子之情廷議以雲南兩廣四川福建官員家屬赴任者官為給舟車已有定例自今凡一千五百里以外者宜依例給之制可（二十二年命故官妻子還鄉者亦給車舟）豈非愛民之仁先於恤吏者乎

居官負債雖非君子之行似乎不干國法乃考之於古有以不償債而免列侯者漢書孝文三年河陽侯陳信坐不償人債過六月免（免侯爵）是也有以不償債而貶官者舊唐書李晟子惎累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沈湎酒色恣為豪侈積債至數千萬其子貸回鶻錢一萬餘貫不償為回鶻所訴文宗怒貶惎為定州司法參軍是也然此猶前代之事使在今日則回鶻當更貸之以錢而為之營其善缺矣

出仕年齒（日知錄）

顧炎武

記曰四十曰彊而仕七十曰老而傳是人生服官之日不過三十年漢順帝陽嘉元年用左雄之言令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宋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梁武帝天監四年令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今則突而弁兮已廁銀黃之列死期將至尚留金紫之班何補官常徒滋士習宜定為中制二十方許應試三十方許服官年至六十見任官聽其自請致仕（實錄洪武十三年命文武官年六十以上者皆聽致仕給以誥敕）無官之人一切勒停是雖蚤於古記之十年要亦不過三十年而已三十年之中復有三衍年大憂及期喪不得補選之日則其人在仕路之日少而居林下之日多可以消名利之心而息營競之俗洪熙元年鄭府審理正俞廷輔言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求其實才十無二三或有年纔二十者未嘗學問一日掛名科目而使之臨政治民職事廢墮民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宜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

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上雖嘉納而未果行積習相沿二三百載青雲之路跬步可階五尺之童便思奔競欲以成人材而厚風俗難矣（宋李伯玉請罷童子科意亦同此）

學仕解

陳祖范

人生不出學仕兩途古之學仕循年躐級無可捷速無可僥倖何則中人多上智少顏淵子奇不可以爲例也按禮記年二十外博學不教內而不出謂專自勤學不敢教人存畜所學於內而不表見於外如是者有年過三十博學無方前之博學也有方恐年少志未堅定或雜而不醇故必示之向方至此則志氣堅定矣無方可也學記云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視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其在斯時歟此爲學之節候也四十曰強而仕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未四十無望仕也未五十無望爲大夫也古者仕於私家仕於庶人在官仕爲閭胥黨正之屬皆謂之仕漢三老嗇夫掾屬之職亦然不遽服政也然雖小官亦得自行其志而無所牽制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其不可而去想亦不俟五十而慨然自廢矣若五十命爲大夫則必道合者也服政二十年己之底蘊無所不展國家既已盡其才竭其力曰吾不忍更勞子大夫子大夫其少安於是去位以讓後來者此古從官之節候也嗚呼人壽幾何二十而冠始成人三十有室始理男事四十以前皆爲學之日四十以後或躐自試之時至五十乃致身矣至七十復乞身爲天假之年從容漸次何其樂也後代則不然自六年就傅父兄即望以仕十餘歲子弟之聰俊者亦唯曰余仕從事科目者學其所學而實非學不以科目出身者益不識所謂學問有自命博學者無不好爲人師而自炫自鬻甯有不教不出者乎凡學官先事士先志故入學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十以外猶遜友視志今學士之志其可問乎仕則人人期於蹤

躋顯要惟智慧能索中路差跌斯已耳安所謂道合不合乎叉官無大小一入仕卽去留皆不由己官卑不肯言去官高又不敢言去而引年予告之義難言矣統計一生其未仕也若渴若飢若驟若馳其既仕也若沉若浮若猿若迷前躋後顧而無所泊棲一朝溘盡身與名同斃如悲夫

明吏部權重

趙翼

明初六部屬中書省權輕多仰丞相意旨洪武十三年中書省革部權乃專而銓部尤要其後制度屢創令入覲官各舉所知自浮山李信始朝覲官各造事蹟圖畫土地民人自崑山余熂始倣唐六典自王府以下諸司各編集所職爲書曰諸司職掌定吏役考滿給由爲首領官選監生爲州縣官兼除教職自泰興翟善始三年一入朝考核等第自沂水杜澤始此洪武中銓政大畧也明史陳修傳 然雖有此等規制而量能授職核功過以定黜陟則惟吏部主之永樂中郭璡爲吏部尚書請自布政使至知府聽京官三品以上薦舉既又請御史知縣皆聽京官五品以上薦舉論者謂其畏怯不敢任事轉啟賓緣之漸璡傳 是璡以前布政等官皆吏部選用也宣德中兩京六部官缺帝命廷臣推方面官堪內任者鄺辰以蹇義薦得南京工部尚書辰傳 是未有此旨以前六部堂官亦吏部推用也天順中罷廷臣薦舉方面大吏專屬吏部李賢傳故事方面官缺三品京官保舉賢患其營競請令吏部每缺舉二人請帝簡用之推之例始此 時王直爲尙書委任郎曹抑奔競凡巡方御史歸卽令具所屬賢否以備選直傳 崔恭爲吏部侍郎賢勸徵薄有所聞皆識之尙書王翺甚倚之恭傳 成化中選郎黃孔昭留心延訪人材以冊書之除官以才高下配地繁簡由是銓敘平允尙書尹敏欲推其鄉人爲巡撫孔昭不可其人暮夜來屈膝孔昭益鄙之敏謂其人曰黃君不離銓選汝不能得也孔昭傳 可見巡撫等官皆吏部所用吏部公正則選用得人否則可以高下在心予奪

任意故嚴嵩當國吏兵二部選郎各持簿任嵩塡發時稱文選郎萬寀爲文管家武選職方郎祁祥爲武管家（于慎行筆麈）至萬歷中孫丕揚長吏部不得已用掣籤法以謝諸賄屬者一時稱爲至公（丕揚傳）亦以吏部注授官職可以上下其手故設此法以防弊也趙南星長吏部搜舉遺佚布列庶位高攀龍等皆其所推用山西巡撫缺入郭尙文求之南星薄其人獨推譚應祥可見其時雖有會推之例然亦皆吏部主之周延儒謂會推名雖公主持者止一二人餘皆不敢言（溫體仁傳）熊開元疏亦云督撫官缺明日廷推今日傳單其人姓名不列至期吏部出諸袖中諸臣唯唯而已（開元傳）合而觀之可見有明一代用人之權悉由吏部吏部得人則所用皆正人如王恕爲吏部尙書所引薦耿裕彭韶何喬新周經李敏張悅倪岳劉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時耆碩宏治二十年衆正盈朝職業修理號爲極盛者恕力也其後天啓初年周嘉謨張問達趙南星先後掌吏部起廢籍諸正人用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秉憲李騰芳陳于廷佐銓魏大中袁化中長科道鄭三俊李邦華孫居相饒伸王之寀等悉置卿貳萬歷廢弛之後賴此數年稍支傾頹未幾易以閹黨而官方不可問矣此有明一代吏部之大概也

民爵論

韓菼

王者詔爵以功故任官然後爵之共之於朝而或授之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春秋時不更庶長已少濫矣商鞅修其品法爲十八級合關內侯凡二十等最錯因建鬻爵之議以實邊粟景帝復裁其價以招民至武帝創立武功爵得入貲補吏故卜式首以家財輸邊超拜中郎將至御史大夫東都之季其弊尤甚有入穀而得關內侯者有入錢買三公者至於晉武帝之時賣官得錢入私門唐至德之後納錢百千賜明經品秩耗蠹於斯極

矣宋時鬻爵亦間舉行入粟六百石與補上造出粟五千餘石賜第班行然隨舉隨罷而明時納粟則止於監生也間嘗論之商鞅之法是賜爵非鬻爵也鼂錯之議是鬻爵非鬻官也考鞅之二十等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賜爵自公士以上不得過公乘餘不以濫賜也然賜爵者有罪得贖貧者得賣與人漢高紀詔曰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抗禮然則公士等猶夫民耳錯之賣爵六百石爲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而已其時雖止賣爵而文帝時有張釋之景帝時有相如皆以貲爲郎此特仟伯中之一二耳安可以一二之賢才概望之仟伯人哉且釋之爲郎十歲不得調後以袁盎薦相如亦病免倦遊後以楊得意薦未嘗以貲進而復以貲遷也黃霸亦兩入錢穀時承武帝之後法已敝矣然僅補馮翊卒史耳馮翊以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則當時公議可知矣而霸自以廉進至大官曷嘗三入四入錢穀哉夫鬻爵非古而賜爵則已舊矣唐時謂之古爵自乾封神龍天寶大歷屢以賜民宋端拱咸平祥符間亦然洪武初賜民爵里士公士雖俱未嘗鬻然至不得已而爲國家謀權宜之利亦當明禁鬻官而修鬻爵之令彼無別途之可倖也而得高爵有令丞抗禮之榮有贖罪之便又得賣與人錢故在也亦必願者雲集而可以佐大農之財亦何至一開鬻官則爵爲空名不特鬻之不應即賜之亦非其所喜人以官爲市滔滔者遂不知極哉又況有如晉武之世錢入私門則失官而復失錢國家何利之有嘗讀滔熙詔書曰理財有道均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貨財賢君誼辟於斯二者皆非所願行而建議者欲取濟一時亦當考於古而權所輕重也

選政策　陸隴其

人才不患其壅滯也天下之才無窮而朝廷之官有限以有限之官給無窮之才前後相守歷歲月而不能即

登庸者勢也是惟上之人有以鼓舞之使已仕者樂於其職而不見有陞轉之難未仕者安於在下而不覺其選授之遲上之人徐擇而用之才愈多則官益得人用之愈遲則天下之才益磨厲而有以效於上故鼓舞之道得則壅滯之端泯善用才者患無以鼓舞之不患無以疏通之也自古人才之多者莫如三代建官之少者又莫如三代然三代之時不聞有壅滯之患者無他鼓舞之道得焉耳後世之人才非加多於三代也建官非加少於三代也然而常患其壅滯者無他鼓舞之道失焉耳今初授者以考定先後爲序陞遷者以歷多俸寡爲序一出於至公矣乃出缺有限選途日艱宜執事鰓鰓以壅滯爲慮而欲求疏通之法爲鼓舞之道也然愚以爲今日之選政當以鼓舞爲疏通不必以疏通爲鼓舞鼓舞之道莫若於循格之中行破格之典使中才不得越次而進以守選法之常而英流閒得超擢以登以通選法之變天下之士將爭自磨厲以求赴上之意而不見有壅滯之形竊以爲凡今在籍候選之人宜令所在督撫每歲各以其職業考之舉其最者一人上送吏部使得越次而選而郡縣有司亦令督撫歲舉其最者一人使得越次而陞越次而選者一省不過歲一人既無礙於選法之常而英流之士得以及鋒而用中才者亦將勉自淬勵而不至於委靡自棄選授之期雖遙而皆有旦夕可選之望則不見其遙陞轉之途雖難而皆有旦夕可陞之望則不見其難如此尚何壅滯之足慮哉此所謂以鼓舞爲疏通者也若夫就疏通言疏通則又有其道矣一曰入仕之途宜淸也今夫仕途之所以雜者以流品之太雜也自科目而外有任子又有例監有投誠有府史雜流此固　朝廷所以廣用人之途而不可偏廢也然其中豈無冒濫而當核者乎宜嚴其例使一才一藝皆得踊躍於功名而不至開僥倖之門一曰考課之典宜嚴也夫不肖者安於其位則賢才不得上升宜令督撫察所屬貪汚者不時糾參而考課之時

不特一二等之擢者不得濫施卽平常留任者亦必奉身寡過有吏習民安之便而後使之久於其任一曰辟召之法宜參用也漢法長官得自辟曹掾一時文學才俊之士皆出其中宜倣其制令天下長官得辟有出身士人爲掾吏既可息奸猾之風而士之未就職者亦得少展其才此三者皆今日疏通選政之道也

答問選舉

王心敬

或問選授外官之宜答曰自前代議法者曲生防範設爲本省人不得官本省之例雖佐貳微員倉巡賤職亦不得仕於本省其意蓋謂本省官本省地近鄉邇不特本官有私礙之情亦莅事有難行之法耳然究之所防之弊正有出於所防之外而中間隱伏十弊重爲國計民生士氣吏治之患害者匪淺也十弊云何其一海內幅幀萬里以極南之人遇極北缺極西之人遇極東缺路途甚有在七八千里外者縱令妻子眷數至少亦且不下八九口十餘口人況等而上之自二十口以至三十口者往往有之卽初　赴任而費已不貲又無論歲中必一一探候父母顧盼全家之費矣方其積年往來京師非變易產業便借貸親知不但科貢從寒士出身爲然卽廕生捐納亦往往一赴遠任卽債累滿身矣夫甫入仕途而有滿身之債貧雖欲廉以莅官而不能自遂其本心官一不廉而害不且隱中於國家歟其二吏爲士民師表首宜使之敦崇孝道作風化之倡今有如兩親已老更無昆弟而一選遠地卽平日至性天成之士不能不違其本心而離親獨往當亦非　國家敎孝之道也其三一選遠方語言不通官民上下之情俱賴通於積年供役之侍吏雖至明者初至必受蒙蔽欺詐之弊更若書生卽終一任而上下均受其愚弄者雖以意量是官與民俱受害也其四南北風氣迥殊一選遠地往往飲食起居不宜有去以十餘口而歸僅四五口甚且有本官不免者是害在身家也其五則路途一遠

行程必淹滯時日卽曠廢職業之弊多是害在廢職曠業也其六一選遠地新舊相接當不能一一交手中間必加一署事之員卽此地之百姓隱受其弊者其端必衆是害在百姓也其七本官有長路跋涉之苦是害在本官之勞於無益也其八本衙之役胥有遠接虛耗之費是害在本官又被於本衙役胥也其九則屬在大吏夫馬騷擾之費卽不可言是害在驛遞也第十則吏之能奏善治者由於洞悉地方之利害情形耳地境一遠一切事情素不能知必當官而後問以知之問果能盡此邑之情形乎且邊缺陞轉大約在三四年內故遠任之員至有官陞已轉而尙不盡悉其州邑之情事者此之爲弊又可勝言哉欲變其弊初無難事亦祇依三單之法而善行之卽以十五省分南北中爲三單北單盛京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五省中單江南浙江江西四川湖廣五省南單雲南貴州福建廣東廣西五省除督撫特差邊將重任司道府尹大僚但論才識不分南北外其餘文自五品以下武自四品以下三單各自論俸不得以極南人任極北缺極北人任極南缺惟是中單盡可通融然通融者亦止於千五百里甚至二千里爲度亦不可過於此限庶幾公私盡便中間暗收無窮之利耳且古不但不避近省亦且不避本省無論昔之魯人仕魯齊人仕齊古有故事又無論昔之朱買臣張鎭周皆守本郡范文正公昔亦曾守蘇州前代更有成例不一而足且如　本朝北京人皆仕　王朝各省中式武科與行伍大小武員本省無不任其試用亦不聞盡屬扶同徇私情法拘礙也卽盛京而天下可推卽武員而文員可推卽前事而後事可推況下至佐貳不過分令長之一臂更至倉巡其實下同役胥里正而必隔省除授遷轉於越省數千里外哉故文官五品以下武員四品以下卽不過本省應得之缺以千五百里爲衡而佐貳以及倉巡則應止以五六百里內外爲衡斯情理允協也

書雷顧二給事監掣疏後　蔡方炳

掣簽之法非古也。起于明萬歷營私擇地屬託公行。始變此法。一時之營求請託。廓然風清。沿及明季。掣簽之中。弊復繁叢。本朝遂分滿漢監視。不獨授權于選司。廓然風清于斯爲極矣。初猶止行于新授。今則兼行于陞補。且滿漢堂司監掣之不足。而益以科道之監掣。廓然風清于斯更無遺憾矣。夫仗一竹之無知。爲官員絕趨競規避之巧。爲銓衡釋恩怨異同之釁。豈不甚善。然念及爲地擇人。爲事擇才。則誠有難于舉措者矣。夫滿漢監掣。科道監掣。法已最密。而糾銓弊者。尚纍纍見告。不得已。乃欲并吏部資俸之冊。亦得職掌以窮其弊。以是爲窮弊則可。若以是爲用人之要務。即按冊而稽。萬無一弊。猶是宋臣所云執簿呼名。一吏已足之謂也。夫未得用人之益。且先除用人之弊。故不得不憑掣簽。然以掣簽爲憑。豈得人人與地相宜。惟督撫于群有司。明試之後。所見必眞。題請調補。正宜覆允。或謂督撫所請不足信。是必其人之不足倚仗也。若果不足倚仗。卽當更易其人。否則既任以一方之事。而不得更置一方之才。分猷無人。提挈不應。何從展布乎。今朝廷以爲欲得其益。先除其弊。故萃精神于監掣之中。行見用人之弊絕。必將課用人之益矣。

吏治因地制宜三事疏　陶正靖

臣惟守令爲親民官。而令之於民尤親。閭閻之疾苦。必由令而上聞。朝廷之德意。必由令而下達。其秩雖卑。其責至重。勸課之方。必須曲盡其宜。未可以苟且概施也。臣少歷四方。於南北吏治之難易。有慨於中。請敬爲

皇上陳之。蓋北省俗醇而事簡。賦少而易輸。州縣治事。自辰迨午。則案無留牘矣。南方俗漓而事繁。賦多而易逋。訟師衙蠹。奸弊百出。自非精敏強力之吏。鮮有不困者。故近日督撫所定衝繁疲難之缺。北方之兼四項

者僅比南之兼三北方之兼二項者僅比南之簡缺此其大較也若夫劃計之方亦必足其日用乃可以杜其侵漁優其遷擢乃可以鼓其志氣今養廉之典卓異行取之法固已具備而臣竊以爲尙有可得而議者凡州縣之費莫費於延幕賓若江浙諸劇邑非七八人不足分辦而就中所尤倚重者非二三百金不能延至統而計之已至千金之外養廉之資罄矣其一切日用交際舟車之費何從出也是養廉者其名而養不廉者其實也明知其不能持廉而不得不姑聽之有發而又不得不案治之是孟子所爲罔民者罔吏也臣以爲兩司以上之養廉不無稍厚而州縣以下未免猶薄劇如江浙瘠如川黔雖多寡懸殊其不足於用則一原督撫定議之初所以苟且如此者拘於本省耗羨之常數欲多留贏餘歸公耳臣恭繹 世宗憲皇帝聖諭贏餘本充地方公用 國家初無所利於其間督撫或誤認爲別儲之項以多留爲功非立法之本指至於普天率土莫非臣子甯以疆域之攸分致詔糈之頓異臣請通盤合算裒多益寡其或不敷凡諸雜稅似可撥支務使經費粗足然後繩以貪墨之法而無辭至於鹽差運使職事本簡徒以舊爲利藪支給亦覺過多所當一併通融定議庶無不均之歎此臣所請因地制宜之一端也昔年縣令行取或擢臺垣一則取其獻納足以周悉民情一則獎其成勞用以激揚吏治今行取之制雖復不過需次部曹計自實授以至正郎速者須六七年通計出身筮仕之初幾及二十年其由舉人出身者須四五十年之外銳精之氣已銷戒得之患垂及矣非所以勸能吏也臺垣之任未更民社言及吏事不免隔膜又非所以周下情也議者以縣令視科道品級相懸多用縣令則編檢部曹不免壅滯臣以爲縣令之難視編檢部曹何啻數倍按其品級亦與編檢相同何至遂成懸隔惟是事簡之地中才可以寡過事繁之地卽長才不免受罰故目今行取之員多係簡地僅得中才尙非分別勸懲

之道臣請就所爲衝繁疲難兼四兼三者約分年限年滿無過並准行取督撫具考語送部 皇上親試之最優者置科道次者或陞外任或除部曹其中缺簡缺行取者仍循常例夫衝繁疲難之地數年而無過其才能必有出人者矣考試而擇其最優其經擢科道者亦少矣此於編檢部曹未至相妨而才能之吏益知奮勉此又因地制宜之一端也考漢代郡縣之任或即用本地人唐制銓除不過千里我 世宗憲皇帝於挑選人員多分發附近省分蓋以至公之心待人而亦恤其跋涉之艱也舊例除官止避本省其後復有五百里迴避之例夫人臣苟不能秉公執法雖在數千里外庸必無姻親故舊耶若其公正無私者雖在本籍又安能撓之臣愚以爲唐制所云毋過三十驛者所當酌從蓋地近則到任之初省借貸之費或家有老親便於迎養推公心以御物而求忠臣於孝子於是乎在此又因地制宜之一端也以上三條臣非敢苟逞臆見妄議紛更稽之以古義度之以時宜於勸課之道似爲有益

敬陳用人三事疏 順治十二年

吏部侍郎梁清標

一崇守令之任民生休戚全關守令漢世特重其官如龔遂黃霸卓茂諸人治績表著或假以便宜寬其文法或璽書褒美賜爵通侯是以古今吏治漢爲獨盛今體統陵替文法拘牽有司力疲于趨承心怵于功令稍失上官之意訶斥頻加兵馬往來橫遭侵辱卽有賢者欲與一利除一害動多掣肘何怪職業不修治平寡效耶臣謂欲課實功必先一體統請 勅下督撫隆其禮文或豪强有凌侮把持者得以申請究治四體寬然庶可展布又查明初有到任須知一書內列規條三十一則綱目森然皆切民事例于銓除之日分授選官使知所遵守其後漸廢不行有司且茫然不識職守爲何事矣今其書具在亦宜重加訂刻照例分發道撲法守上

下交修懋賞以鼓循良重罰以儆墮窳其誰不自勉于吏治乎

一重言官之選　皇上宏開言路以襄盛治責言官既重則選授不可不詳在外推官同知中經舉卓異治行高等者自當優與清華乃倖深序及往往陞轉部曹一憑掣籤及值考選則平平無過者不得不一概行取非所以獎廉能愼名器也察職掌內舊有部郎改授之例至　本朝亦屢行之況其人近在目前才品人所共知臣愚謂宜照舊例除臣部外五部郎中員外主事過考選時許各部堂官遴選品行端方中懷讜直者咨送臣部許卓異推官同知一體考授科道等官斯台垣濟濟才賢不致有沉抑之嘆矣

一嚴功過之銜勵世之權存乎黜陟賢者進之不肖者退之所貴乎銓衡也今止循資俸按籍陞遷雖殊才異能與庸碌等激勸無憑治效曷覩臣請于選功二司設紀功紀過二簿令督撫察所屬各官任內完賦墾荒獲盜清獄凡地方應行事宜有能舉一政者卽開實蹟報部詳註于冊除不肖官員具疏糾參外其有過可指者亦時報部註冊臣部于陞遷時考其政蹟多寡定人才短長上者優擢次者平陞下者左遷在內部寺等衙門亦各將所屬功過不時咨送一同詳註推陞分別之法亦如之如是則循名責實人才競奮矣至于屏浮議核成功任賢人而勿疑信　詔令而勿變是在　乾斷獨操何患積弊不除哉

請復進士觀政之例疏康熙五十六年　御史許惟模

竊思國家養士期於有用古者兵農禮樂各展其能得一材則收一材之效雖曰功名自奮亦因造就多方實可見之施行而不爲空疎無用之學也伏見我　皇上愛養人才近科新中進士又　特命詞臣教習三年實我　皇上壽考作人訓育羣工至意臣以爲未仕視其所學既仕視其所爲士子讀書應試自遊庠以

至登第歷經考校皆以文章分厥次第是凡預進士之選者不患文義不嫻患未能通知世務經濟優長耳然則教習進士皆當以錢穀兵刑等事課其實政不必如教習詞臣窮經學史考校詩文以定高下也臣伏查國初進士原照歷來舊例放榜之後分撥各部觀政三月然後銓選蓋欲令新進之臣曉習部務為理繁治劇地耳然止歷一部而各部各司之事尚未周知臣請嗣後每科館選之外所餘進士仍照觀政之例分派各部每限三月次第徧輪將見行則例俾之講究學習不過二年而六部事務無不悉知其中果有才品超卓通達治體者聽各部滿漢堂官塡註考語破格保題引 見遇應得知縣缺出先用以為鼓舞其餘限滿報明仍歸科分挨選則時日雖少而經練倍多學習非虛而考校更實將來躬膺民社駕輕就熟上承我 皇上教習之深恩庶無負委任之盛意矣

請舉人分部學習疏乾隆九年

吏部尚書 訥親

竊照州縣為親民最要之官任兼教養督撫與之共治一省司道府之表率糾稽皆以牧令為政教之所由起也一州一邑之事官無不周知臣此次奉差外出于經過州縣詢以地方事務竟有茫然不曉者問其出身多係遠科舉人或精力就衰或見聞本陋蓋遠科舉人需次常二十年未揀選之日已甚久月選後分別員缺繁簡調補督撫察其能否稱職或奏請改教或參劾降調然亦須待至一年半年後始能試看得實而此際之事務廢弛已屬不少且更換一官新舊委署之間交代紛繁官經數易民不相習均于吏治有妨臣思姑息在一人則貽誤在一方有不得不為籌畫變通者查從前舉人有分部學習之例後經部議以部中事務與外省州縣不同諸凡錢糧刑名催科聽斷之法自須因地制宜隨時變通非必在部行走方可學習等因停止在案竊

思部務與外省體制雖有不同而所辦卽係各省之事其理無不可通學習人員卽不能實有諳練而出入聞見之間自必知識漸開舉動稍嫺其于服官之資不可謂其無益查該員赴選之時雖例係本省督撫驗看咨部方准以知縣選用但知縣定例不用本省從前督撫多因無關所屬吏治姑爲優容且距驗看之時已經年遠未可遽爲憑信應請暫停銓選行文各省督撫將現在屆選舉人情願領咨赴部者再行加意揀選年力尙强人才可用方准給咨赴部臣部覆加驗看簽派各部學習行走其已經在部投供之舉人等亦暫停銓選令九卿驗看甄別分部學習均于一年期滿之後如才具可用該堂官出具堪勝縣令考語具奏仍交臣部按其科分名次照例選用其有科分在前期滿在後並科分在後期滿在前者統歸各本科挨次銓選如遇外省需人臣部卽將項內舉人一體揀選引　見發往該省准其酌量題補并請嗣後定于各省舉人應選科分之前二年臣部行文各督撫照例陸續揀選送部分派學習期滿具奏咨部選用其不入揀選不稱保奏之人俱以學正教諭銓選有情願告降訓導者准其告降再查教職各官有董率士子整飭文教之責其中進士拔貢等項出身者尙多年力壯盛之人而恩歲等貢生出身者類皆衰老難用應請一并酌議何項照舊銓補何項停其選用并于銓選之前作何揀選甄別詳細酌定俾縣令既各稱其才能教職亦悉盡其官守庶牧民教士均屬得人而　國家設官分職之意亦盡收實濟矣

實試觀政疏康熙十六年

給事中徐旭齡

爲圖政務求實效用人貴儲眞才事竊惟　朝廷會試大典三載一行舊例於　殿試之後卽考詞林除考中者特授庶常入館教習外其餘無分二甲三甲俱撥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衙門觀政三月然後授職

蓋慮諸進士甫慶釋褐。驟膺民社。恐於刑名錢穀。夙未諳習。一日執政臨民。未免有美錦學製之誚。故令其先觀政而後選官。立法甚善也。比年以來。漸失初意。諸進士分撥觀政者。不過視爲故事。方到衙門。未及數日。遂各請假回里。名爲觀政。不知所觀何政。亦當思古人做秀才時。便欲以天下事爲己任。況其身登仕籍。面受特恩。猶因循陋習。罔臻實效。殊非我　皇上側席求賢勵精圖治之意也。臣祈　勅下該部。嚴行申飭。凡觀政進士。須照撥定衙門。每日早到。立簿查核。勿令虛曠。其於各衙門一切事宜。務要悉心討論。如在吏部則究官方黜陟之法。在戶部則核會計盈縮之數。以及禮兵刑工等部。並都通大理寺等衙門。皆紀綱法度之所從出。其于有司各官。尤最爲切要者。若能于此處考核詳明。曉暢大義。則莅任之日。自不至于冒昧周章矣。

議新進士分省學習疏 雍正三年

鄂爾泰

竊照廣西布政使元展成。前請以分發進士派交各府知府學習一摺。荷蒙　硃批。於督撫商酌爲之。欽此。

臣謹按前奉　上諭。以今科中式進士。分派各省藩臬衙門。令其學習三年。卽於所派省分試用補授者。正以藩司衙門。爲一省錢糧之總滙。臬司衙門。爲一省刑名之總滙。但能用心學習三年。必有一長。於該進士大有裨益。卽於該省分大有禆益也。茲據元展成奏稱。通省政事。雖出於藩司。要皆總攬其綱領。與州縣官親民者有別。且收放錢糧事。有成規。可無庸學習。再命盜案件。例由州縣解府審詳。到臬司衙門。已屬成讞。卽有供情未協。亦仍駁回府。其民間細事。非臬司逐一親理。若令入藩臬署內學習。又與內幕相親。亦恐滋弊。是分派各省進士。不如於知府衙門學習之爲親切等語。臣查一應事件。無非情理。守正持平。端視大吏。故宣化爲藩不止司錢穀。弼敎爲臬不止司刑名。此外省樞紐之地。實觀政者之準的也。若不令學習於藩臬。轉令學習於

知府是猶使觀水者舍江河而就溝渚其能識源流者幾何臣愚以為分派學習除藩臬衙門外督撫糧鹽道衙門亦應酌派總在省會易於觀摩似不必分派各府轉不能時常接見無以試驗其優劣也惟是有教斯有學有傳斯有習並非止於陛堂片時令其侍立靜聽而即可望其知能或問發一案令其案批或故作一問令其裁答或實指一事令其條陳或虛設一疑令其剖斷或差令查勘或委令督催或問論吏情或詳說地勢就其言動觀其才識指示是非改正錯謬如此三年庶學習進士或可半有成材至於學習署內恐於內幕相親將來滋弊此事惟在本官即如書吏未嘗不在署內與內幕隔別原不得相通作弊不作弊亦豈限於署內署外各衙門二堂以外儀門以內但擇閒房二三間即可為學習之所其日用薪水應酌量資給俾無窘迫庶益奮興臣現於分發雲南新進士九員內將一等次等者派往撫藩各衙門學習酌又次等二員在臣衙門學習仍不時傳集合考其所學分別勤惰以示勸誡在各省各有不同總期仰體　聖意造就人材並可不必題請通飭

請考試正印官疏

陳廷敬

竊謂與　國家共理此民者外則督撫司道府州縣等官督撫司道彈壓表率以理民者也而與民最親者無踰於知府知州知縣者矣臣愚謂親民之官其職至重至於文移簿書期會訟獄之事皆身自經理不得假手胥吏使夤緣為奸其事又甚難也自捐納以來有未經考試之人輒授正印親民之官者夫古者以經術為吏治必學古然後可以入官今即不能盡然而亦須略曉文義之人委以民社之寄臣查俊秀一項初捐既是白身有司曾未一試而吏部輒與選補則其文義通閡何由得知此項人若一槩束之高閣則既已嘗許其得官

若盡數錄用則自古未有不曉文義之人可以爲民父母者也臣查兵部有考試武職之例凡副將參將遊擊等官單雙月選補先期考試弓箭不合式者不准選補下月復考至於再四必待其合式而後用之武職重之如此何況親民之吏乎臣又查吏部有考試招民知縣之例招民之與捐貲事體相類又不宜彼重而此輕也臣愚謂知府知州知縣凡俊秀捐納有已經考職後捐納者依例選補有未經考職遂行捐納者於補選之時仍行考試文義略曉者即與選補否則且令肄業聽其再試凡考試之時若繩以八股經義既非其所素習亦難以猝然而能合無試以時務策一道判一條但須嚴加防察毋得令其代倩徒應虛名如此則既不絕其功名仕進之路亦使知有鄭重名器之思庶可以責吏治之實效也伏祈　睿鑒敕議施行

疏通選法疏　田從典

臣謹題爲銓政原有定例用人必在及時謹陳舉貢壅滯亟求選法疏通事臣聞帝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人皆踴躍鼓舞自奮於功名而國家因以收用人之效則惟銓政之疏通使之也夫天之生材原足供一代之用特是當其時而用之雖偏長可與奇士爭能而過其時而用之卽豪傑將與庸衆同伍古之用人不拘資格逮後世以資格用人而先後多寡之間乃至於壅滯而人材遂困然行之既久未便驟更按其額數斟酌變通不至紛更破例而有疏通之實我　皇上闢門籲俊連茹彙征而又卓異之舉時聞優者陞以不次寬大之　詔屢下過小予以更新至於慎捐納必廷臣屢請而後暫得舉行疏正途則額數較多而又永著爲例固已人思自奮士慶彈冠矣而臣猶有請者則以舉貢一途尚多壅滯所當急議變通者也夫往者進士嘗壅滯矣疏之而已通舉貢又壅滯矣疏之而未卽通其故何也今以選法論之十七八爲一班推陞捐納共得其七進

士舉貢共得其十不爲不多矣然舉貢以兩途而得五人不特少於進士亦并少於推陞捐納何也推陞捐納人數卽多度不至如歷科揀選之舉人動以千計其途已自相壅滯矣而又益以歷科之恩拔歲副貢生至後之積薪者又不可以數計選法安得而不日滯士氣安得而不日損乎又其甚者舉貢名爲分選而實則有停選之時何者今吏部選法舉貢悉依科分前後宜矣而於每科舉人之後附以教習貢生舉完則及於貢貢完則再及於舉則當舉人挨選之時而貢生曾不預其一及輪至貢生挨選之際而下科之舉人又曾不得預其一其間豈無非常之士率皆坐困於閒居之歲月而不得以自表見於　聖明之世卽幸而一綰半通大槩皆遲暮之年甚可惜也夫士之有老與少猶日之有朝與暮也今乃不用其朝氣而用其暮氣人材可惜不待言也　皇上待舉貢與進士一體而壅滯若是者則以選法定議之時未能仰體　上意一通融其法耳法不通融則雖舉人揀選之例無論由五科減爲三科卽令其一科揀選盡如邊省之例而亦曾何與於選法之數乎臣査舊例選法以十三人爲一班後加至十七人夫加則曷不可屢加也合無量加一人以十八人爲率使舉貢共得六人而又將舉貢分而二之使舉得其四貢得其二無使舉貢有偏枯之時至科分挨次悉如舊例庶每選有舉每選有貢矣所謂不至紛更破例而有疏通之實者此也或曰班數行之已久永爲定例今特以舉貢之故而增人若別途俱請增數奈何臣謂不然夫若合舉貢之人數與別途分晰較之雖加猶爲少也今進士推陞俱得其平無論矣至捐納一途多出勢豪之家非有才能素著而朝出貲而暮綰綬皓首窮經之儒終年戚戚卽諒增其數彼更何說乎此斷宜急變通者也惟祈　睿鑒施行

請速停保舉永閉先用疏　　陸隴其

題爲請速停保舉之捐永閉先用之例以清仕途以安民生事臣伏見臣同衙門御史陳菁疏請停捐納保舉而開先用之例部覆俱無容議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臣竊以爲保舉之捐不可不停而先用之例不可開也夫捐納一事原非　皇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復恐其賢愚錯雜有害百姓故立保舉之法以防弊爲慮深遠矣近復因大同宣府運送草豆并保舉而亦許捐焉則與正途無復分別甚非　皇上立法防弊之初意且保舉所重莫重於清廉故督撫保舉必有清廉字樣方爲合例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是清廉二字可捐納而得也此亦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若夫前此有捐納先用一例正途爲之壅滯至今尚未疏通故　皇上灼見其弊久經停止雖前九卿因運送草豆會議酌開事例亦未及此蓋誠知其爲選途之害而不敢輕議也且捐納先用之人大抵皆奔競躁進之人故多一先用之人卽多一害民之人此又不待辨而知其不可者矣抑臣更有請者臣竊見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參劾者不知此等官員果清廉乎非清廉乎抑或在清濁之間未可驟舉驟劾乎夫既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趨卑陋甘於汚下可知使之久踞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當何如故竊以爲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不但目前先用之例萬不可開而從前先用之人不可不行稽核伏乞敕部查一切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卽行開缺聽其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可安矣

甄捐納以恤人材疏康熙十八年　　蔣伊

臣聞三代之制以德詔爵以功詔祿誠以人材不可不愛養而名器不可不愼重也　皇上三載一舉賓興之典士之得列名天府者正不知歷幾許寒窗辛苦矣乃銓途壅滯勢同積薪查康熙九年起至十八年應選

者不下二千人每過銓除捐納者居十之六應選者居十之四按其資次而用之非二三十年不可縱使靑年釋褐必至白首彈冠夫人臣進身之始膂力方剛莫不卓然思所表見及至髮白齒落之時始得循資躋級其不爲子孫計者幾何哉閒居之日長而蒞官之日短臣恐其身家之念重而民社之念輕矣此臣不得不爲人材惜也從來親民之官莫切於縣令縣令賢則一邑被其澤推而言之天下之民困矣捐納知縣原出於一時權宜之策乃有先用又有即用更有小京職之一途以爲終南捷徑揆其欲速之心莫非取償之計此豈欲望其毋侵漁百姓豈可得乎古稱郎官上應列宿而使僕吏厮養暮給使令旦擁圭符此臣不得不爲名器惜也夫捐納之中未必無賢能而不可不選擇臣請將捐納未選者在內責成吏部行揀選之法身言書判實加考驗取其文理才幹堪爲民牧者照次除授如文義荒謬出身下賤者給以知縣職銜俾爲佐貳以自效其捐納已選者在外責成督撫行保舉之法一年之中試之政事以觀其能稽之操守以定其品如果才長守愼許該督撫保奏不拘資格一體升轉其貪殘闒茸者亟請罷斥如是則銓法澄而吏治端矣臣更有請者現在捐納事例止有廣西一省而近因規避邊缺納者寥寥伏乞　皇上立沛綸音將知縣一項亟行停止其餘事例不妨暫開以濟軍需是所罷者止一時之小利而所持者在一代之大體垂諸史策布諸四方其關繫非淺鮮也

酌議捐納官員疏　徐元文

臣竊見　皇上鼓舞吏治加意澄淸特以軍餉浩繁民力彫敝姑準諸臣之議酌開事例權宜濟用然名器既濫吏道實傷今幸　聖化宏敷蕩平立奏誠董正百官與民休息之日臣伏察康熙十八年定例凡捐納授

官及捐納復職州縣到任三年後稱職者具題陞轉不稱職者題參照例議處其官箴有玷者不時題參是凡捐納之人無論稱職不稱職皆當以三年爲限分別具題也乃今各督撫具題稱職者尚不乏人而以不稱職題參概未之見至有受任四五年而不糾不舉莫能辨其賢不肖者謂非督撫之容徇不可也臣以爲督撫於三年之內察各官治行知之當已久熟宜立一定限報滿之日便須分別去留應降應革卽行開奏不得遷延月日姑留不論不議之人以誤民生而滋姦弊至于佐貳教職等官止須咨部彙題所亟宜酌議者也又如戶部條例道府以下捐銀者三年後免其具題照常陞轉夫　國家大體所關惟賢不肖之辨而已今吏途甚雜所以令三年具題蓋欲使賢者勸而不肖者懼若聽許捐銀是金多者可與稱職者同科矣臣以爲稱職非可捐納而得且此曹以現任之官營輸入之計勢必剝民脂而長貪冒所亟宜停止者也歲貢一項所謂正途自捐納事例漸推漸廣而生員俊秀並得輸納嗣又開捐納生員之例雖復目未識丁而今日納生員他日卽納歲貢名則清流實多銅臭公然冒濫自詡正途臣以爲正途非可捐納而得其由捐納歲貢得官者仍須保舉方與正途一體陞轉所當亟宜更正者也至于諸凡捐納事例總屬一時暫行　皇上釐敍官方至意固久欲停罷臣願于滇南收復之日卽　賜旨槩輟不行不拘前者十二月停止之成命則　聖政一新人心莫不大快矣

復黃湬園書　魏裔介

著書立說只是一事苟坐視生民之阽危而不能救先聖之家法絕不如是也經世編他日刷印另容寄上大計舉行足以激濁揚淸拯救一時之困而新撫數人驅車就道草木亦覺爲之改色矣承教欲糾彈一二人得

其事實生以為此不足為也晉生在掖垣後居憲府從未嘗攻發人之陰私凡所論劾皆見於章奏有實據者契丈欲養大臣之局度正不必爭一二人之得失方今人才最為緊要貲與選試而取之奔走道途而棄之夫捐納者之先用當先用於捐納者之本行耳奈何將歷科進士舉人　皇上臨軒親策之人而並先之也進士為一行舉人為一行例監捐納為一行丞簿捐納為一行教習為一行斯可矣天下之財盡沒於火耗是
皇上之天下其財半入於有司也禁之而不得其所以禁之之方有司火耗收糧書役又有使用雖有禁約一張亭長之壁即高閣戶書之室耳宜令各巡撫定天平法馬等子之式發與州縣其銀錢低昂多少之數照時價徵收每季一報知府職司錢穀不時查核呈報撫院庶銀錢多收之弊可革也武備者國之大事把總者兵之首領而無功卑賤之人賄賂濫收剝削行伍以媚上官水旱之後盜賊竊發何以控禦宜以武舉充之如文舉揀選之例庶冒濫革而營陳壯練也天下之事可言者甚多姑舉思之所偶及者可分疏言之總一疏以陳之若其思所未及者尚不可勝指數也至於糾彈則於章奏中察其破綻臣僚中見其奸邪方可據實奏白簡以聞苟無其人自可正色以待人不必疑似冒奏反中心懸懸數月有誤正事也

請分繁簡重名器疏

顧琮

皇上御宇以來時時求賢事事愛民文教日宣武備雲集值因逆賊犯順計部日以軍需為急而條議者紛紛無不僉從納官之事例開矣在內之官始而不過中書閒曹繼而上及主事員外等項矣在外之官始而不過有司下僚繼而上及道府等項矣夫援納一項頭緒繁多仕途混濁難以枚舉臣姑就知府知縣親民之官言之如知府一官大府管三二十州縣不等錢糧數十萬一二百萬者戶口數百萬者不減一小省巡撫其降級

還職猶可言也而革職者朝而白身暮以五千兩而黃堂矣彼既費有重貲能保其不取償百姓乎伏思

世祖章皇帝別開四十大府以待賢能今合無仍行長法將錢糧多者定爲大府約以八十府爲期其餘小府以爲還職降職援納者之缺非苛刻之也以五千兩驟復四品大夫專司數城未爲不得也夫若知縣輕視之乃百里之寄耳而不知大邑錢糧亦有十餘萬二三十萬不等者土地人民生童胥吏聽其裁成令不問才也能也文理優通也朝爲白丁上一千七百兩而暮則堂堂縣令矣再上一千兩而先用矣再上一千兩而即用矣通計不過三千七百兩即授一小縣而烟火萬家司其政令光榮極矣豈薄待之乎查

世祖章皇帝時招民授職所費七八千兩甚而有萬金者尙行考試文理通順者爲知縣不通者改授守備部案俱在何不舉而行之乎合無以應選縣缺通盤打算除糧重地繁之外分糧輕地簡者十分之三以爲銀川先用即用之缺則銓補各不相妨矣昔仲叔于奚請繁纓孔子惜之謂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夫繁纓微物也聖人猶重焉況大府大縣乎今銀既納矣無可挽矣不得已分別繁簡以存激揚之意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敕部議覆施行

請禁雜流委署疏　　李之芳

臣閱邸報見直撫金具題謹陳新舊交代之弊等事一疏內稱委官署印於百姓大有不便不如通行直省令新舊交代今部覆既不准行勢必照常委署竊念委署之害不止一端惟雜途之鑽營委署其害最甚向來吏部題定吏員委署非督撫具題保舉不得陞轉正印久有成例乃各省委官署印概不論出身履歷則有與定例大相剌謬者如成都府照磨詹文通署新都縣知縣廬州府經歷楊大發署廬江縣知縣布政司理問張文

彬署眉州知州按察使經歷孫艮弼署富順縣知縣又署廣元縣知縣以吏員委署正印者相習爲常不可勝數此其人各堪膺正印該督撫豈不具題保舉以不堪保舉正印之人委署正印則是不敢上聞於　朝廷乃敢擅行於本屬其中徼倖以營幹而得越俎上官以地方而徇情面皆不可知雖委署之官與實授不同然其爲正印則同且委署之害民大有不同於實授者蓋委署官所署之事原非本等職掌所署之民原無情分相關不過爲一時潤橐肥家之計於地方之利害甘苦固無與也況乎么麼小吏無名節之顧惜玩法漁民十有八九彼自視其身固已甚輕而欲其重　國家民社之事豈可得哉臣乞　敕下該部照保舉定例嚴行禁飭凡正印偶缺其吏員出身等項人員一概不得濫委庶幾官方一淸地方蒙福矣抑臣更有請者地方之有署官實由於選補稽遲縣缺日久之故蓋吏部單月急選雙月大選急選所餘之缺必待次月大選然後塡補如三月內急選縣正印三十餘缺五月內急選縣正印二十餘缺是一缺到部無故而耽延不選者常至兩月不知地方已經年受署官之害矣臣愚請除將單月之缺照例俱儘急選外若有餘缺宜將下月應得大選之人卽行序補入爲應選此缺之人缺爲應選此人之缺無所容那移攙越於其間止期於早一日除官地方早濟一日之事少一日委署百姓得安一日之生耳

皇朝經世文編卷十八目錄

吏政四 官制

吏政四官制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制祿議　　　　任源祥

有明官制上彷成周而俸給則大遠於古額數既少又折支焉其非養廉之道也三代以上姑無論卽如漢太守號二千石實食一千二百石中二千石實食一千石今正一品歲祿一千四十四石是三公之俸已不及漢太守實食之數矣內本色俸三折色俸二除支米一十二石外支銀二百一十五兩零是三公實食之俸不及漢三公屬僚實食之數也等而下之至從九品除支米一十二石外歲該銀一十九兩零計八口之家謂足以代其耕否乎且一品至九品皆支米一十二石是無等殺也折色俸徒有其名而以無用之鈔關支是導欺也上之欺下者一下之欺上百矣以律言之職官自俸給外但有所取分毫皆贓既乏衣食之資又乘得爲之勢而一介不取非中人以上不能吾恐三百年來完人可屈指數耳其初文具相取上下相蒙其究貪墨成風雖嚴加誅戮不能止則制祿使然所節者小所虧者大也今縱不能復古制而姑就一千四十四石等而下之之數實給本色量支米絹布錢以足其數則上免導欺之咎下裕養廉之資非甚不肖雖犯贓者亦寡矣古者制賦原以爲宗廟朝廷百官五禮之經費後世兵制不善費天下大半之賦又或者耗於侈靡耗於乾沒而不知察顧獨嗇百官之俸以爲儉果足以爲儉乎食之者寡豈是之謂乎若果入稱其職職稱其官而祿亦與之相稱不亦宜乎不然顯導之欺陰縱之貪朘民膏以爲利而禍亂從之盜賊煩興兵革不息費耶儉耶胡不思耶

俸祿日知錄　　　　顧炎武

今日貪取之風所以膠固於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給之薄而無以贍其家也昔者武王克殷庶士倍祿王制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漢宣帝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有司增百官俸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晉武帝泰始三年詔曰古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祿雖下士猶全上農外足以奉公忘私內足以養親施惠今在位者祿不代耕非所以崇化本也其議增吏俸唐時俸錢上州刺史八萬中下州七萬赤縣令四萬五千畿縣上縣令四萬赤縣丞三萬五千上縣丞三萬赤縣簿尉三萬畿縣上縣簿尉二萬元宗天寶十四載制曰衣食既足廉恥乃知至如資用靡充或貪求不已敗名冒法寔此之繇輦轂之下尤難取給其在西京文武九品已上正員官今後每月給俸食雜用防閤庶僕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員官加一分仍爲常式而白居易爲盩厔尉詩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其江州司馬廳記曰唐興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今之制祿不過唐人之什二三彼無以自贍焉得而不取諸民乎昔楊綰爲相承元載汰侈之後欲變之以節儉而先益百官之俸皇甫鎛以宰相判度支請減內外官俸祿給事中崔植封還詔書可謂達化理之原者矣

漢書言王莽時天下吏以不得俸祿各因官職爲姦受取賕賂以自供給五代史言北漢國小民貧宰相月俸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穆王之書曰爵重祿輕羣臣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此之謂矣

前代官吏皆有職田故其祿重祿重則吏多勉而爲廉如陶潛之種秫阮長之之芒種前一日去官皆公田之

證也元史世祖至元元年詔定官吏員數分品從官職給俸祿頒公田太祖實錄洪武十年制使百官公田以其祖入充俸祿之數是國初此制未廢不知何年收職田以歸之上而但折俸鈔其數復視前代爲輕始無以責吏之廉矣北夢瑣言云唐畢相誠家本寒微其舅爲太湖縣伍伯（伍伯今號雜職行杖者）相國恥之俾罷此役爲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選人楊載宰此邑參辭日於私第延坐與語期爲落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台旨伍伯曰某下賤豈有外甥爲宰相耶楊令堅勉之乃曰某每歲公稅享六十緡事例錢（蓋如今之工食）苟無敗闕終身優渥不審相公欲爲致何官職楊令具以聞相國歎賞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夫以伍伯之役而歲六十緡宜乎臯皁之微皆知自重乃信漢書言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誠清吏之本務謂貪濁之積習不可反而廉靜者眞不知治體之言矣

論官祿

黃晉良

問讀貢禹上武帝書云臣爲諫大夫俸月九千二百廩食大官及爲光祿大夫俸錢月萬二千祿賜益厚家日益富又見蓋寬饒爲司隸俸錢數千半以給吏民耳目言事者然則官至光祿大夫歲得俸錢一百二十金耳便自足爲已富且司隸俸僅及其半而又分給耳目言事者未聞有不足之歎事治民安賢良輩出何哉得無時代近古用度不雜即公卿大臣絕無交際賄請之事賢者固安於爲賢不肖者亦有所制而不敢行私加之以儉易于自足歟及至成帝時益大司馬大司空俸錢月至六萬御史大夫四萬時愈下而祿益厚用度益廣其人才益鄙矣唐初制祿正一品米七百石錢九千八百正二品米五百石錢八千正三品米四百石錢七千大率如此而貞觀永徽人才之盛不可枚舉至大歷中權臣月俸有至九千貫刺史無大小皆千貫故元微之

悼亡詩有云。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奠復營齋。白樂天典校書。亦云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校書小職也。月亦萬六千。其後葦枉迭興。遂至侈靡相尚。貨賄相傾。往往於外以重內。尾大不掉矣。原盛衰之際。豈不由爵祿哉。雖然此猶爲朝制言也。從來小人祿薄者心競。祿厚者心侈。馴至流而不可制固矣。今則不然。官之崇卑大小。其能否視乎得錢之強弱。一概絕口不道俸祿之事。而一取辦于民間。甚至錙銖未便。則以府藏爲外帑。公聽並觀。習以爲常。不足慮也。何則恃有取償之術。不害於其身也。夫以區區遺黎。淫者於此取侈焉。弱者於此取力焉。榮者於此取志焉。辱者於此取助焉。銓敍於此整齊焉。色笑於此休暢焉。喜怒於此和平焉。功烈於此爛漫焉。千古於此破格焉。一代於此備材焉。嗚呼盡之矣。虞書之命禹曰。予欲左右有民。夫古者有民。今者無民。古之治天下而制爵祿。命之曰並生。今之治天下而制爵祿。命之以民而已。命之以民。夫何事而不以民哉。然且孜孜然如傷惻忍之言盈堂。皇蔽亭里。獨掩耳以聆其聲。豈不甚可痛哉。詩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杼柚亦既空矣。如此瘝人何。

臺灣設官議　　鄭光策

臺地之亂何爲乎。以民之疾視其長上也。民之所以疾視其長上者。以朘削日深。而不勝其切心之痛也。然則今日改絃更張。爲之上者。必奉公潔己。皆悉反前此之所爲。固不待再計決矣。雖然人情不甚相遠。廉吏衆所願爲。苟非甚不足於己。亦何樂強取於人。苟非有所甚迫於人。亦何忍自汚乎。已今　朝廷所設官司廉俸。非扣罰。即公捐。非部規。即私例。有名無實。百不一存。然而官之室家賴之。親戚故舊賴之。僕從賴之。而且以延幕友。以賜胥役。以供奉上司。以送迎賓客僚友。而又有歲時不可知之費。計其所需。豈止一端。而況海外情形與

內地不同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渡涉風濤冒不測之險以從事於彼自僚友以至丁役其經費度必倍徙此即廉俸本爲有餘而又上司體恤無意外之苛求尙恐不支況一切無所藉手乎東坡有云士大夫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今即不敢言爲樂然使一切費用艱難節縮困苦拘囚已非治景況勢有迫於無可逃而其用實無所從出自廉俸而外何一非侵漁刻削之端事出於不可奈何而復欲以法繩之何可得哉伏按古者自君公卿大夫皆有采地庶士以下皆有授田其所授者必使足供其所費上下各得其分彼此可以無求盡心宣力以事國家誠爲法良而意美也魏晉以下猶沿不廢名曰職田晉書陶潛以官田種秫宋書阮長之以芒種前一日去官此公田之證也唐宋至元亦間存其制明初葉以後始爲變更今考臺地舊有官莊之設官莊即公田也然聞皆爲武營經費之資與文職無與竊意臺中各屬縣員吏亦宜倣此將各處叛產及流亡無主田畝各撥若干頃以爲公田（官府陋規固隨地皆有然必不能多其多者必其額外苛求者也惟明予之利祿便可不爭每歲公田所入每縣約得萬斛方足以供公私之用）募人耕作官收其租一切出入悉聽之官不得鉤考惟定爲兩稅春糧於某時收受秋糧於某時收受俾交代者不得逾制捐收庶廩給有餘可以無煩別圖漁利夫人非甚不肖養之既厚當必有以自重此亦一時所當變計之大端也顧猶有慮者此項田畝不難於設而難於奏不難於奏而難於將來之報銷鄙意竊節相仁心爲質洞悉吏情一時善後諸事又均得以便宜行事倘得據情陳請似乎

俞旨可邀若以爲格於例必不能行則本地城址當歲修池濠當歲濬又有道路津梁及民壯工食一切公費可以托名開除者盡爲增入置爲公業使官每歲自行核銷不必逐款報部（規制略如教職之學租書院之生息）則官之出入經費可以無掣肘之虞即交代流移亦不必有虧空之弊夫然後責之以廉勵之以節彼既無所藉端一有貪冒之私即操白

簡以議其後是內擇諸吾心而安即外證之人情彼亦赧然而心服矣可否議行統乞裁察

漢郡國官制 十七史商榷

王鳴盛

刺史初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始常置（見百官表）其權甚重而秩則卑蓋所統轄者一州其中郡國甚多守相二千石皆其屬官得舉劾而秩僅六百石治狀卓異始得擢守相如魏相爲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居部二歲徵爲諫大夫復爲河南太守何武爲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虧除免之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而王嘉傳云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刻二千石益輕或持其微過言於刺史司隸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離畔以守相威權素奪也京房傳房奏考功課吏法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以爲不可行房上弟子曉考功課吏事者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石顯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可見守相畏刺史如此又朱博傳爲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博使從事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師古曰丞尉職卑皆黃綬治所刺史所止理事處）所彈劾者如是而所舉薦者則如王襄爲益州刺史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奏褒有軼才王莽諷公卿奏言州部所舉茂才異等吏率多不稱是刺史有舉揚人才之任合而觀之刺史之權可謂重矣及其遷擢也黃霸爲揚州刺史以高第爲潁川太守（見循吏傳）陳咸由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見翟方進傳）張敞爲冀州刺史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爲眞（見本傳）王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見本傳）馬宮由青州刺史爲汝南九江太守（見本傳）知其秩卑也然刺史權重矣而又內屬于御史中丞使內外相維如陳咸爲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薛宣爲御史

中丞執法殿中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黑白分明是也續百官志御史中丞一人注引漢儀云中丞故二千石爲之或選侍御史高第執憲中司朝會獨坐內糾察百司外督諸州刺史蓋後世都察院之職矣刺史十三部分爲郡國一百三其屬縣有蠻夷者曰道公主所食曰邑侯所封爲侯國每部有刺史每郡有太守守之下爲都尉與丞每縣有令小縣稱長令長之下有丞尉漢官員數據表有十二萬二百八十五人而郡國官其簡如此至於令史掾屬多有通經術至卿相者而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嗇夫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盜賊其非長吏而代長吏治民者又未嘗概從簡省也蓋其時風氣猶樸故能成治若後世之吏負其中固無人才而所謂里長保正總甲牌頭者又烏可多設乎郡國縣道下所注若鐵官鹽官家馬官工官服官發弩官雲夢官樓船官陂官湖官均輸官銅官金官木官橘官牧司官圃羞官洭浦官羞官之類皆微末下吏蓋不足道且多隨時隨地設立事過輒罷不常置者其正官則部刺史太守縣令都尉丞尉外則無他官漢郡國官制可謂簡矣

隋于州于郡于縣但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而已至唐制郡縣有赤畿望緊上中下之差又有輔有雄赤有次赤輔有上輔又有以赤兼上輔者又有稱中下者未能詳考新唐書志每郡每縣下必詳著之惟爲府者不注於府下縣下仍有又於關內採訪使所屬之渭州下云中和四年置凡乾元後所置州皆無郡名及其季世所置又不列上中下之第但言不列上中下不知赤畿等字仍有否也又張九齡傳刺史京輔雄望之郡少擇之新百官志注云文宗世宰相韋處厚議復置兩輔六雄十望十緊州別駕亦見舊書一百五十九卷處厚本傳兩輔六雄十望十緊名義亦皆未詳李吉甫元和郡縣志王存元豐九域志歐陽忞輿地廣記及宋史地理志皆有赤畿等字杜佑通典州郡門樂史太平寰宇記皆無之陸廣微吳地記云蘇州名標十望地號六雄又歐陽詹文集送常熟許少府之任序云始入仕一由縣尉或中或上或緊銓衡評才若地而命之

此類亦當時通俗語。如元人雜劇。猶有赤緊字。大。約。似。今。世。所。謂。衝。繁。疲。難。也。考之他書俱無見。惟宋謝維新合璧事類。縣官門曰。唐制縣有六等之差。赤畿望緊上中下。京都所治爲赤縣。旁邑爲畿縣。其餘則以戶口多少地美惡爲差。凡一千五百七十三縣。令各一人。國朝建隆元年。應天下諸縣。除赤畿外。有望緊上中下。四千戶爲望。三千戶以上爲緊。二千戶以上爲上。千戶以上爲中。不滿千戶爲中下。五百戶以下爲下。六等當作七等。不言輔與雄者。疑輔卽畿。雄卽望緊也。

百官表。雖言守治郡。尉典武職。而實守兼掌之。韓延壽爲潁川太守。傳中述其都試講武甚備。翟義爲東郡太守。以九月都試日。勒車騎材官士起事。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也。後漢書耿弇傳。弇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肄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注引漢官儀曰。歲終郡試之時。講武勒兵。因以校獵簡其材力也。又後漢書百官志注引漢官儀云。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家爲樓船。亦習戰射行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鄣塞烽火追虜。或言八月。或九月。或歲終。大約總在秋冬。淮南王安傳。安欲發兵反。先令人作旁近郡太守都尉印。可見守尉互掌兵權也。又安與太子反謀。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王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卽罷相。觀此知諸侯王國中兵權。相與內史中尉兼掌之。互相牽制。三者有一不肯。卽不能發兵。

出身授官 日知錄

顧炎武

史言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百纔

有一文獻通攷唐時所收進士每歲不過二三十人士之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尙有試吏部一關韓公三試於吏部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獲祿者自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上初卽位思振淹滯賜進士諸科出身者五百餘人皆先賜綠袍靴笏賜宴開寶寺第一第二等進士及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其餘皆優等注擬寵章殊異歷代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驟不聽此太宗初一天下欲以得士之盛跨越前代粲觀史册而不知僥倖之心欲速之習中於士人者且數百年而不可返矣又攷通典舉人條例四經出身授緊縣尉判入第三等授望縣尉五經出身授望縣尉判入第三等授畿縣尉進士與四經同資是唐時明經進士初除不過縣尉至今代則一入詞林更不外補二甲之除猶爲部屬崇浮長惰職此之繇所以一第之後盡棄其學而以營陞納賄爲事者以其得之淺而貴之驟也其於唐人舉士之初制失之遠矣宋初用人之弊有二進士解褐不試吏部一也獻文得旨召試除官二也今衒文之塗已革而入官之選尙輕二者之弊其一尙存似宜仍用唐制若用八股之人才而使之理煩治衆此夫子所謂賊夫人之子也

京官必用守令日知錄　顧炎武

通典言晉制不經宰縣不得入爲臺郎魏肅宗時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郡縣選舉繇來甚輕宜改其弊分郡縣爲三等三載黜陟有稱職者方補京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唐張九齡言於元宗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致理之本莫若重守令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從之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宣宗大中改元制曰古者郎官出宰郡守入相所以重親人之官急爲政之本自澆風久扇

此道寖消頹頹清塗便臻顯貴治人之術未嘗經心欲使究百姓艱危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軒墀近臣盍備顧問如不知人疾苦何以膺朕眷求今從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未曾任刺史縣令者宰臣不得擬議宋孝宗時臣僚言吏事必歷而後知人才必試而後見爲縣令者必爲丞簿爲郡守者必爲通判爲監司者必爲郡守皆有差等未歷親民不宜驟擢因定知縣以三年爲任非經兩任不除監察御史此開元乾道之吏治所以獨高於近代也明代綸扉之地必取詞林名在丙科始分銅墨於是字人之職輕而簿書錢穀之司一歸之俗吏矣漢諺有云取官漫漫怨死者半通風俗而宋神宗嘗謂宰臣曰朕思祖宗以百戰得天下今以州郡付之庸人常切痛心後之人君其以斯言書之坐右乎

州縣品秩日知錄　顧炎武

漢時縣制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唐則州有上中下三等縣有京畿上中中下下六等品各有差太祖實錄吳元年定縣有上中下三等稅糧十萬石已下爲上縣知縣從六品縣丞從七品主簿從八品六萬石已下爲中縣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從八品三萬石已下爲下縣知縣從七品丞簿如中縣之秩洪武六年分天下府爲三等糧二十萬石已上者爲上府秩從三品二十萬石已下者爲中府秩正四品十萬石已下者爲下府秩從四品不知何年始改此制洪武十四年定考劾法府以田糧十五萬石已上州以七萬石已上縣以三萬石已上親臨王府上司軍馬守禦路當驛道邊方衝要者爲繁不及此者爲簡後乃一齊其品而但立繁簡之目才優者調繁不及者調簡古時列爵惟五之意遂盡亡之矣

刺史守相得召見　顧炎武

兩漢之隆尤重太守史言孝宣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當日太守常得召見或賜璽書當陛之間不甚濶絕文帝謂季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武帝賜嚴助書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賜吾邱壽王書子在朕前之時知畧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師古曰太守都尉皆二千石今壽王爲都尉不置太守故云四千石也）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光武勞潁川太守郭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並蒙福也合天下之大不過數十郡國而二千石之行能皆獲簡於帝心是以吏職脩而民情達以視後世之寄耳目於監司飾功狀於文簿者有親疏繁簡之不同矣其在唐時猶存此意元宗開元十三年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諸王餞於雒濱御書十韻詩賜之宣宗時李行言自涇陽縣令除海州刺史李君奭自醴泉令除懷州刺史皆釆之民言擢以御筆入謝之日處分州事萬里之遠如在階前夫人主而欲親民必自其親大吏始矣

郡國守相得自置吏考

趙翼

漢時郡國守相皆自置吏葢猶沿周制唐時魏元同疏曰周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而命之曰愼簡乃僚此令其自擇下吏也周官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則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羣臣而統以數職也漢時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則朝廷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則牧守自置之按漢書高五王傳贊漢初諸侯得自置御史大夫羣卿以下漢獨爲置丞相而已是諸侯幷得置御史大夫等官也杜佑通典云景帝懲吳楚之禍乃罷御史大夫以下不令置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自置則其令漸嚴然二千

石以下猶得置故通典謂自置四百石吏也此侯國自置吏之故事也後漢書和帝問陳寵在郡何以爲理對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鮑宣爲豫州牧郭欽奏其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置吏乃二千石之職州牧且不得而侵之也此郡守自置掾屬之故事也又郡守置掾屬幷皆用本郡之人杜氏通典謂漢時惟三輔許兼用他郡人按漢書循吏傳黃霸淮陽人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輔郡得用他郡人其餘則否京房爲魏郡太守自請得除用他郡人以欲用他郡人而特奏請尤可見掾屬無不用本郡人也魏晉六朝猶仍牧守置吏之制後周書蘇綽傳云京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是宇文周時尙然隋書劉炫對牛宏謂往者惟州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則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據此則天下官員盡歸部選之制實自隋始也唐時亦尙兼用漢制沈既濟疏云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則辟吏之法已試於今但未及州縣耳韓佽爲桂管觀察使部二十餘州自參軍至縣令三百餘員吏部所補纔十一餘皆觀察使量才補職則幷州縣亦觀察所置矣顧甯人引之以爲古時置吏得人皆由於此然此亦矯枉過正之論吏歸部選則朝廷之權不下移若聽長官辟置無論末俗澆漓夤緣賄賂之風必甚卽其中號爲賢智者亦多以意氣微恩致其私感觀史策所載屬吏之於長官已有君臣分誼降及後世若行之不變未有不成黨援門戶背公向私者春秋時晉殺欒盈令欒氏之臣勿從其臣辛俞行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自臣之祖世隸欒氏於今三世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乎魯昭公攻季孫氏孟孫叔孫謀救之叔孫之御者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則無叔孫曰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昭公遂敗是春秋時家臣之徇其主而忘公家已如此降及東漢氣節相矜

幷至有廿以身徇者王允命衡云會稽孟章爻英爲郡決曹掾郡將遇殺無辜英引爲已罪代將死章爲郡功曹從太守討賊爲賊所迫亦代將死後漢書臧洪爲太守張超所置功曹超遣詣幽州中道爲袁紹所留以洪爲東郡太守會曹操圍超洪乞師於紹以救超紹不許超竟破滅洪乃與紹絕紹興兵圍之至城破被執不悔卒以死殉公孫瓚初爲劉太守郡吏太守坐事徙日南瓚祭先人塚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今與先人辭於此遂隨太守往亦見魏志太守歐陽歙欲舉督郵繇延主簿將引延上郡吏郅惲起而言曰延資性貪邪明府以惡爲善主簿以直從曲此既無君亦復無臣則幷顯然有君臣之稱矣劉表遣從事韓嵩詣許欲以觀虛實嵩曰若至京師天子假一職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不能復爲將軍死也吏可見未仕於朝者猶爲私臣也甚至有爲舉主及長官持服者荀爽爲司空袁逢所辟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桓鸞爲太守向苗所舉孝廉除膠東令始到官而苗卒鸞卽去官奔喪終三年此爲舉主持服者也王吉被誅故人莫敢至者獨屬吏桓典收斂歸葬服喪三年劉瓆以冤死王允爲瓆吏獨隨至京送喪還其家終三年乃歸此爲長吏持服者也後魏書公孫邃爲青州刺史卒佐吏疑所服詔曰主簿近代相承服斬過葬便除可如故事自餘無服殊覺寥寥可齊衰三月則感恩知已私自制服之例且上達朝聽至發詔爲定令矣南史宋武陵王誕反或勸其長吏范義出走義曰吾人吏也吏不可以叛君柳慶遠傳梁武初爲雍州刺史辟慶遠爲別駕慶遠謂人曰天下方亂定霸者其在吾君乎因盡誠協贊遂成帝業可見六朝猶沿漢時長官得自置吏之制而爲所置者輒有君臣之分抱節者雖能周旋患難究何益於公家桀黠者且至傾心於其主如慶遠等出死力以抗朝廷此又長官得自置吏之流弊也甯人但見後世選法不盡得人而以爲不如古制抑知古制有不可復用者唐

時固亦嘗兼用辟吏之法然如韋皐在蜀幕僚雖官顯不使入朝即署爲劉州刺史竟有終身不得見天子者不特此也朔方節度使安思順表李光弼爲副知留後事白敏中爲邠甯節度使亦表蔣伸爲副是節度副使亦得由藩鎭自置矣安祿山之能叛豈非以數年前請以蕃將易漢將故得廣樹腹心一朝舉事爭爲效力遂至傾陷兩京唐祚幾覆故德宗晚年方鎭副倅多自選於朝防一日有變則就授以節制益深慮威柄下移易致尾大之漸也

省官 日知錄

顧炎武

光武中興海內人民可得而數裁十二三邊郡寨破壞亭燧絕滅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流民帝笑曰今邊無人而設長吏治之如春秋素王矣以故省并郡國及官僚屢見於史而總之曰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以此知省官之故繇於事少今也文書日以繁獄訟日以多而爲之上者非於裁省則天下之事必將叢脞而不勝不勝之極必復增官而事不可爲矣晉荀勗之論以爲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甯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畧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此探本之言爲治者識此何事紛紛於裁官多寡之間乎

裁官論

儲方慶

皇清受命屢議裁官　世祖皇帝罷巡方　今上卽位又減科道員盡去天下理刑推官以爲省不急之俸可以佐國用臣謹議曰官有可裁者有不可裁者若今日所裁之官皆必不可裁之官也古昔先王設立官爵使之輕重相維大小相制而又有發奸摘伏之司睥睨其旁以杜天下之回邪而預爲之備其法至密也

是以天下卽有苟且容悅之臣而無同聲附和之患有一不肖則羣起而攻擊之不使有所滋蔓以遂成其黨今減科道員是弱言官之勢也言官之勢弱六部之權重矣罷巡方是削憲臣之柄也憲臣之柄削督撫之令尊矣盡去天下之理刑推官是蔽法司之耳目也法司之耳目蔽府縣之恣睢莫有與爲難者矣蓋天下之官以數萬計而其大勢常出於兩途六部操政柄行之於督撫督撫下之府縣以集其事此一途也科道糾部臣之奸巡方制督撫之專而推官寔爲之爪牙此又一途也故設科道遣巡方重推官於人主甚有利於羣臣甚不便不便於羣臣則此三者之官爲　朝廷計決不可裁而決然裁之不少惜者省費之說誤之矣夫天下之患莫大於外託爲國之名以亟行臣子自便之私臣子之私遂而人主之勢孤矣且今之裁官誠爲省費乎抑有他旨乎誠爲省費也則內之府寺散員何以不裁而獨裁科道外之一省二三督撫與一府五六府佐何以不裁而獨裁巡方裁推官然則今之裁官其意不出於省費也明矣臣伏見去年裁推官時郡縣豪吏莫不欣欣得志舉手稱慶徵歌會飲以明得意　朝廷省費而裁官於彼何與而若此之樂亦足以見推官爲郡縣所不悅　陛下奈何徇郡縣欲自蔽其聰明也愚謂天下之大天下之人之衆幷爲一途以亂一人之視聽恐非天下之福今上自六曹下及州縣苟有設施舉措可以內外聯絡上下相蒙必無一人敢發其奸目前之弊不過容隱奸邪恣奪民力然亦足以亂天下有餘矣古之人非不知政本在尚書而動引新進小臣許其攻擊者蓋豫養天下發奸之人以破黨同之局則外之督撫州縣不知所備以工迎合惟有奉公守正可以杜天下之議論而結人主之深知其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治亂非細故也臣愚以爲今日所裁之官莫若盡復之便

省冗員疏 順治九年

陝西巡按何承都

臣聞之治天下者一文一質相循環文敝救之以質質極漸以增文古者官有定制吏長子孫唐虞惟百夏商官倍周三百六十始未嘗不簡朴平易而後稍煩縟凌夷也　國家設官分職一因明代明季吏道龐雜祿薄於宋而秩卑於漢唐祿薄則廉者不能自潤而貪者以朘削小民秩卑則高才無由表見而汚者苟且流競以矜僥倖安望其養廉恥建功名乎夫　朝廷設官以爲民也不惟其備惟其人或得其人境外千里可治弗得其人郊關之內譁然今天下幅幀初定戶口未集官患於民少地荒賦額未完民患於官多賦重供應弗給此交困之道耳漢光武六年詔幷省四百餘縣郡國置長吏者幷之吏職減損十存其一唐太宗貞觀元年以民少吏多命大加幷省命吏部四時選集幷省吏員謂房元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幷省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宋太祖三年省州縣官增其俸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爲率差減其員舊俸日增給五千咸得開國之要矣臣以爲宜按版册計戶口度道里遠近人民多寡删繁就簡其荒殘僻陋郡縣者概可幷省倣漢唐宋遺意使州邑城郭稍蠲文書調役之勞而阡陌隴畝少紓奔走絡繹之苦且臣廵歷甘肅時據廵西道李日芳議甘州昔建五衛今衛兵汰省官可幷爲一復據五衛守備沈琦等呈爲餉乏俸缺乞幷裁又據臨鞏道于明賓議昔年蘭州肅府立中衛今府廢衛亦應裁由是觀之數衛之冗員可去也其中各縣亦有宜裁者據廵隴道于之士議兩當縣漳縣戶口無多錢糧稀少又城郭俱明季殘破縣官寄居民堡臣以爲兩當即附徽州漳縣即附岷州令州官監牧同知兼理則二縣者亦可裁也至佐貳等員可幷管而不必委署也夫省官則省賦賦省則簿書節減徭役晏靜上下無擾推之天下節省不知凡幾矣伏乞　皇上勅下部議斟酌直省郡縣度戶口多寡遠近大小煩簡幷員

兼管。及臣屬甘州五衛蘭州中衛兩當漳縣二縣。酌裁并省。刊爲章典。勒成治書。使天下曉然 清朝規制。卓越前季也。倘如臣言不謬。將政簡令清。或亦裕國安民之一助乎。

桂林裁官役議 盧紘

頃遵奉部文。凡盜賊荒殘。偏僻無事。民糧稀少。官役應酌裁減之議。此誠當事留心國計。纖悉畢至。芟繁冗裕度支之至意也。但計桂林處粵西首郡。地據上游。領州二縣七。東接荊楚。西控滇黔。勢若建瓴。桂林當首郡。而次及平樂柳州。又次及梧州潯州慶遠。又次及南甯思恩。又次及太平諸土司。環仰向化。故首郡勢居其重。而設邑立官。不得不詳。或與他省接壤者。則地勢取犬牙相制。或與猺獞雜處者。則官守取出沒有防。論桂林所轄之地。合之不足當內服一大縣之地。除臨桂實領首縣。全州上接湖湘陽湖。下接平江古田。因山險多寇。而近改永甯靈川。水陸俱衝。而屬省肘臂。此斷斷無容議裁者。若灌陽永福義甯之小而僻。興安之小而瘠。地似可議。歸併官似可議裁減。然在昔兵荒之際。非無長慮遠計之人。卒不能於此議併議裁者。明知存其縣不過一。荒土存其官不過爲贅疣。似無甚關係。然一旦議併議裁。而患有不可勝言者。灌陽與楚省零陵道州接界。山險多猺。不專設縣立官。則兩省之交。不能相制。此灌陽之不可廢也。興安居全靈之中。水陸驛遞至此。宜有止宿代換。且分水塘爲湘灕東南之界。斗河轉運所關。不可無專設之縣。專立之官。督治其事。且六峒猺人。不時出爲盜賊。去全靈稍遠。莫能控御。興安爲近。得以制之。此興安之不可廢也。至於永福義甯。居臨桂陽朔永甯之中。而距三州縣道里稍遠。義甯在省北而近永甯。有都狼嶺隔。永福在省西而近陽朔。有潯江河隔。所謂桑江之猺七十二團之猺。又居義甯永福中間。度其地勢。以義甯永福歸併於臨桂陽朔永甯。而不得卽以義

甯與永福相歸併而亦不得矧永福在近日又為大兵征勦柳州雒融通衢此義甯永福二縣之尤不可廢也縣既不可廢則官自不可裁查數縣歲徵之糧尚不足供一歲經制之用即今裁減官役自開國以來縣官雖僅有而吏目典史教官巡檢等職多缺胥役民皁亦甚寥寥俸廩工食十不能支給一二是有官役之名而無有官役之實矧近年巡哨等員已半裁革而萬不可革者必其於地方利害甚有關切故當計久遠之大勢而不可計一時之權宜也矧裁一官之俸減一役之食於國家之公費未見有加於毫末而留一官役自多收一官一役之用田糧之荒有官役而後可責以勸開墾寇盜之擾有官役而後可責以備緝捕若裁則適所以益之荒增之擾耳總之 朝廷制里定疆設官分職祇爭大體不爭小利小害粵雖偏方居然省會桂林居首諸外郡觀望存焉紛紛議裁議減未免較銖量錙非所以昭一統開治平也

乞留教職疏

王命岳

臣聞近者 廷議欲裁天下教官蓋謂知府即可兼攝府學知縣即可兼攝縣學則各學教官似屬贅員裁其俸薪足以佐兵餉之萬一也但教官職分雖微而關係甚重有萬萬不可裁者夫教官一職下以約束諸生上以奉祀先聖故諸生久不到學者教官得而申飭之諸生有不守學規出入郡縣結交有司者教官得而董戒之有不孝不弟干倫犯紀者教官得疏其名於督學而黜退之然而躍冶之徒猶有出入公庭包攬詞訟抗違錢糧者夫欲端士習當嚴教官之考核考核嚴則教官之督率必勤而士風自正今議裁教官而歸郡縣則劣生豪士偃然與有司往來無所禁忌曰太守吾學師也邑令吾學師也是驅天下之生員而日與郡縣相酬酢既與郡縣相酬酢必與衙役相表裏歲時餽送結納夤援起滅詞訟隱熟作荒下病民生上侵國課士風日就

敗壞人才日益汙下職是之由矣此以約束諸生而論教官之不可議裁郡邑之不可兼攝者一先聖孔夫子德與天地相配道爲帝王之師各府州縣設立學宮肇祀數年於茲矣教官之署實在其內朝暮省視屏除穢濁廟貌毀則重新宮牆頹則整頓皆係教官職掌今議裁教官而歸郡邑郡邑有刑名之事錢穀之事承上御下迭往迎來隄防盜賊接代兵馬日不暇給何暇過先聖之門詢其啓閉問其掃除勢必使學宮之內蕪穢不治鞠爲茂草又其甚者奸胥猾吏潛穴其中莫之敢問男女雜處汙濁之氣觸犯聖域皆事勢之有必至者臣聞福州府官探得有裁教官之信卽議欲廢明倫堂爲府堂幸撫臣許世昌力持之而止則學宮之萠廢胥吏之侵占使先聖日聞敲撲之聲日與皂隸爲伍已漸見其端矣夫梵宮道宇猶有焚修廟祝之人以孔子至聖宮牆之內不能留一二教官以司啓閉備掃除曾二氏之不如良可嘆也此以奉祀先聖而論教官之不可議裁郡邑之不可兼攝者二且使天下後世謂裁聖廟之員廢弟子之師自今日始大非美談甚傷治體臣知而不言是臣不忠於　皇上臣心不安也或以　國用不足省此錙銖之俸足備餉臕之資臣亦有說以處此臣見在京漢官公費錢每官一員歲支三十六金皆在俸銀之外明可裁扣在外文官自邑令以上每官一員可捐歲俸十之一如所謂土黑勒威勒者以佐軍需計內外官所歲扣已溢於天下教官薪俸之外夫讀孔聖之書受　朝廷之祿捐其涓埃以存聖廟之微官亦大小臣工所樂從也臣偶患中暑誠恐實錄一定則反汗爲難爲此力疾敷陳伏望垂鑒施行

知府久任疏

魏裔介

臣觀三代以後惟漢之吏治近古而漢之吏治所以近古者以其能重刺史守相久任而考其成功也昔宣帝

嘗曰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用之此漢世良吏所以盛也明初猶倣此意迨其後兵備繁多陞遷數易而太守之權益輕體益損治效亦遂不可覩矣今我 皇上遵古之道愛養元元行保舉之法重知府之選吏治自當改觀然久任之法不行即有賢守輕於變更百姓猶未蒙治安之福也臣以爲自今以後知府俸深有薦應陞副使者即加副使職銜服色仍管府事督撫按監司等官即以副使禮遇之若俸深有薦應陞之時與各副使一體論俸加參政職銜服色其應陞時亦與參政論俸自此而按察布政皆可以漸而加若遇京堂有缺加銜者得與同銜司道一體推陞如是而知府之職任得久庶盡心民事吏畏其法民安其業遠追漢代之盛不難也雖然知府爲表帥之寄捕盜分之同知刑獄分之司李知府皆得以兼之而有司賢否尤爲緊要自今督撫按薦劾開列賢否自下而上尤必先責之知府庶事權一而職掌明於久任之良法愈有裨益也

書賈中丞調缺煩簡疏後

蔡方炳

聞之先達曰凡爲撫按者于有司調繁一事最宜愼重其當愼重之故何也蓋縣官求調斷非無故必先與地方不相安而爲此脫身之計及既調之後又恃上臺褒美于前不便旋劣處于後反有恣意妄行者防其流弊是則然矣然止得其一端耳若以繁劇之州縣如蘇松常杭嘉湖所屬苟非八面之才鮮能勝任而況授之老邁昏憒之輩有不隳政事而貽患害者乎或謂地方有萬難料理之勢即才力優裕豈能保無僨敗然頻年以來所見白太倉董長洲二公一以仁慈化之一以強幹濟之皆料理有序錢糧如額吏畏民安使久于其任必

能底績惜也以微罪去由二公觀之則固不患地方之難治而患才力之不及耳第擇才于選授之日則難擇才于更調之中則易今銓衡豫防更調之流弊而慳于破例則有一法于此當以報最應升之州縣加以應升職銜調管繁劇州縣之事則以巳效之長才再呈游刃之妙用三年以後仍照其加銜陞轉則地方收得人之益而亦不蹈卸避之習矣或曰如從前未有此例何夫朝廷制度隨時更易不吝轉圜使行此法而不效何難再改況精明昇敏之材除蠹胥之積習清錢糧之夙弊或三年或六年則後來者苟非老邁昏瞶便可遵守而治是行此法而效亦可卽停　朝廷爲千萬里需爲一方民命何憚而不與此創舉耶矧觀近例以知縣陞知州比比皆是夫州縣職稍崇卑體統相若升之而知州事與升之而仍知縣事固可通其意以行之也不然地方日敝人才日乘上與下均無利焉故惟此可以濟選授擇賢之窮可以參調繁防弊之說然亦成其爲狂夫之言而巳非所當于廟堂碩畫也

清釐世職疏 乾隆二十七年

御史 紀復亨

竊惟爵賞爲名器之大防而世襲尤軍功之鉅典我　皇上聖武布昭擴二萬里之嚴疆凡効力行間而賞延及世者皆由在事大臣等據寔開報及經　聖鑒親定等差藏在司勳永永無斁法至愼而典至渥也惟是我　朝定鼎之初削平閩粵戡定滇黔當日鼓勵戎行錫爵特從其厚是以綠營將校每一敘功無不人膺懋賞而各省之中閩省尤多因其先有海寇之投誠其後有臺灣兩次之克捷市井之徒操舟之卒會逢其適皆得爵分右職庇及後人蓋巳百數十年于茲矣臣惟前此大功克捷皆有總理軍務之大員此等偏裨効力與夫勢蹙投誠幷有僅帶功加虛銜而未膺戎閫者迨一經議敘優予世職其人既榮寵終身而子若孫襲替

後對品補用武職卽可至副參等缺彼行伍出身者非著勤勞不能拔擢而紈袴無籍之徒往往唾手而得以故冒濫不已奸僞滋生如現在督臣楊廷璋拏獲鄒文等假劄及林承武等以市儈細民而賄買頂冒其明驗也臣因思屬近　天潢襲封亦從遞降此等世職人員竟與帶礪之盟並垂奕禩竊謂處之太優卽　國家酬庸之典念其先世少有勤勞然自祖父延及孫曾則待之者亦不爲不厚至日久相沿官司之冊檔彌繁氏庶之譜系難據以致奸宄譸張致爲販鬻螟蛉假借謬託宗支褻名器而墜法紀莫此爲甚臣請皇上勅下廷議嗣後凡係綠營軍功人員核其何項功勳准予世職次數其子孫承襲應作何遞降分別等差著爲定例其從前得過世職人員請通查各省核其所得功勳及襲過世次並現在應行承襲之子孫是否嫡派或有世絕無可繼嗣應行削除者轉飭地方官詳細造冊取具宗圖印甘各結咨送兵部嚴查底檔彙合具奏請　旨定奪再現今由世職補授將弁者各省甚多雖皆由督撫保題而果否係世職的裔有無影射頂冒等弊正當乘此淸釐或恐畏法不吐幷懇准其自首如何處置恭候　聖裁

州縣界域日知錄

顧炎武

自古以來畫疆分邑必相比附天下皆然乃今則州縣所屬鄉村有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門之外卽爲鄰屬者則幅員不可不更也下邽在渭北而併於渭南美原在北山而併於富平若此之類俱宜復設而大名縣距府七里可以省入元城則大小不可不均也管轄之地多有隔越如南宮屬眞定威縣屬廣平之間有新河縣屬眞定地淸河屬廣平威縣之間有冠縣屬東昌地鄆城屬兗州范縣屬東昌之間有鄒縣屬兗州地靑州之益都等縣俱有高苑地淮安之宿遷縣有開封之祥符縣地大同之靈邱廣昌二縣中間有順天之宛平縣地或距縣一二百里或

隔三四州縣藪奸誨逋恒必繇之而甚則有如沈邱屬開封之縣署地糧乃隸於汝陽屬汝寧者則錯互不可不正也衛之所屯有在三四百里之外與民地相錯浸久而迷其版籍則軍民不可不清也水濱之地消長不常如蒲州之西門外三里卽以補朝邑之坍使陝西之人越河而佃至於爭鬬殺傷則事變不可不通也周禮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有王者作謂宜遣使分按郡邑圖寫地形奠以山川正以經界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庶乎獄訟衰而風俗淳矣洪武十七年以州之民戶不及三千者皆改爲縣改者凡三十七州

分縣議

陳祖范

周禮序官首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王制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華者折而不絕也離者絕而不續也此皆古聖人經世要旨也邇者聞制府有分設十三縣之請方俟旨舉行而常熟所分之縣卽福山小城建廨宇焉夫利不什不變法害不什不易制分縣之利未見而害頗多端然非草茅所敢言也就分言分似宜卽城中另設一署如長吳兩縣東西分轄倉廒不必更造黌序不必更立市肆不必更張民之輸將控訴者仍不易其所則在官有分理之逸在民無分給之擾不勞民不傷財更制之善者也福山僻在海壖現受海災平地水深三尺營作新邑竊恐有後患卽欲別建縣治亦不宜在彼然而上臺既有定見亦非草茅所敢言矣請就福山而言分土之法古者建國必度土中爲其四方貢賦道里均也建邑亦然常熟治四境之中東西南北遼者不過四十餘里今也割其半則當以虞山爲樞循山而西以湞澄塘爲界循山而東以梅李塘爲界不足則以縣治東之白茆港抵徐陸涇爲界凡在虞山之陽者東南西南仍隸常熟凡在虞山之陰者東北西北割隸福山如此則管轄近而

道里均矣。今聞欲斜跨西南以州塘爲界。而四十九都等處。反舍近而隸遠。是周禮所謂華離之地也。非辨方正位。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之道也。何則。四十九都等處。到常熟南門水路五十里。又四十里而後至福山。別無捷徑可通。一往反則百七十里矣。動涉百七十里。而欲其依限完銀。是日日道途也。失農業害一矣。差吏到鄉。其資糧屝屨。勞費倍往時。則需索民錢必益。橫害二矣。冬月載米上倉。或遇風雨。竟日不得達。達又不得即交卸。栖宿無所。猥藉道路。浮費五斗而致一石。其爲毒痛不可勝言。害三矣。民有控訴人命盜賊之事。所貴朝聞而夕報也。今來告一日矣。拘提一日矣。案驗又幾日矣。分縣之意。本爲地近則力易及。效易奏耳。今坐福山而遙控四十九都等處。愈覺鞭長不及。而奏効難也。即上官按圖而稽之。毋乃亦有疑於此乎。夫數百年壯縣。一旦刳而裂之。闌出北門一步。便異縣。或家在此而輸糧於彼。或事在近而赴訴於遠。固已牽掣擾攘而不便矣。盡心於民者。爲之公心區畫。不計田之肥磽。糧之多少。於業已不便之中。重慮其大不便之處。勿以一時苟且。成千百年不可挽回之局。使此一方永有向隅之悲。則庶乎民之父母哉。謹議。

覆議分立州縣書

沈起元

某月日。憲臺以福興泉漳汀邵六郡內。欲分立州縣。飭行查議。敢不竭其所知。以仰佐萬一。竊以封疆事重。度勢審時。有未易舉行者。夫畫疆定界。割此分彼。其建治之處。必扼形勝之地。其分裂之境。必帶山谿之險。是必專委能員。親身遊歷。相度地勢。揆其去舊治遠近若何。編隸之戶多寡若何。犬牙勾制之勢又當若何。而後可定。非可坐一邑按圖計里。即可發一議者也。卑府識見既淺。履迹未周。何敢妄議。竊以爲此時最難措置。而宜先籌畫者。莫如分縣之經費。往者江南蘇松諸郡。於州縣之大者。設官分縣。止以漕賦太重。非一令所能辦理。

故分立州縣。此專從賦稅起見。不爲控制地方而設。故所分新縣。率皆同城而治。纔設官署牢獄。更不添造倉庫學宮。然資用公帑。頗費經營。所設廨宇。皆苟且完葺。率非久遠之計。若閩省之議及分縣。自專以控制地方爲重。爲控制計。則斷無不築城池之理。以閩藩庫較之蘇松藩庫。其多寡虛實。憲臺所灼見者也。以設立城池之分縣。較之不立城池之分縣。其經費之萬萬相懸。尤憲臺所灼見者也。夫以蘇藩之財力。經理不設城池之分縣。猶且不支。況以閩省之財力。而欲添設幾縣城池。新立幾縣官署學宮倉庫牢獄。此項經費。正恐不貲。將取之民間。則百萬窮黎。欲加以一絲一粟。而勢有所不能。將取之公帑。則公帑不足。將取之公費。則自憲臺以下官斯土者。其蕭然意境。上下洞知。合一省之公費議養廉而不足。而顧有餘力乎。以此而論。處雖區畫已定。而終難舉行耳。自古有治人無治法。紛更易以滋擾。安靜所以養恬。誠慮地里寥廓。政教難於浹洽。 國賦每多逋欠。意惟加意遴選練達廉恕之員。寬其歲月。無繩以苛細。使得從容展布。久於其地。則四境雖遼。政教可以漸洽。在上者如治其家事。在下者如戴其父母。誠意相孚。董率自聽。頑者可以漸馴。玩者可以漸振。所患屢易縣令。如客投逆旅。門戶啓閉之法。前堂後宇之徑。東鄰西舍之家。且不及周知。而匆匆又去矣。縱使分邑甚如彈丸。亦何所施哉。夫邇年大吏。動以添設改制。爲經理民生之要。實則意在逢時。此因大人之所不爲。卑府亦不願大人爲之也。至興化一郡。濱海要衝。地接漳泉。止轄兩邑。莆田錢穀較多。民俗頗湻。仙遊民俗狡黠。錢穀數少。似不必更有損益。承憲諭諄諄。忘其狂率。謹陳管見。伏候採擇。

并黔省附郭縣治疏 貴州通志

閻興邦

查各省會城。多有兩縣並設者。蓋因地方遼廓。事務殷繁。必得分治而後克濟。非徒取其備官已也。然臣承乏

河南省會附郭止有祥符一縣即今鄰省雲南亦止昆明一縣附郭維黔省藉爾會城度其規模不敵腹省一大州縣乃獨設有附郭新貴貴筑兩縣雖徵收地丁承辦驛站似亦各有職掌竝行而不相礙然此亦如編甲捕盜通行案緝等件奉文轉發不得不兩縣互行往往朝奉新編夕承筑緝一事而受兩番之約束恒多未便於民若在地廣人稠之會控制難周利於左右分任如此彈丸山城寥寥烟戶不但平居備員無益一遇地方公務每以勢偪權分此推彼委反滋貽誤臣愚以為徒存竝設之虛名不若收專屬之實效也合無裁去新貴縣歸併貴筑縣治舉凡民苗之訟牒賦役之審編夫馬之派撥盜賊之詰捕統歸一縣管轄該縣既得耑心志以循其官守小民亦得安任使而樂其均平政體人情俱為妥便其新貴縣學亦應改為貴筑縣學補廩出貢悉照現定例行其文武童生仍照兩縣舊額併案考取則雖裁併縣分而於學校無異仍舊貫矣至於通省十一府止有同知通判三員其同知一員在省尙承審捕緝而無暇其安籠通判一員專轄十八寨之田賦苗猓不可少離止有威甯通判一員遠在威甯查同知通判之員居恒無事視若閒員遇有州縣員缺便為委署兼攝所必需況黔處萬山之中羊腸鳥道名為一站險實千盤各屬程途相隔計二三日四五日不等一遇官調隣近州縣設在衝衢者既難舍己而耘人其偏僻之區窮谷深箐苗蠻出沒刻難乏員又豈能長駕遠馭遙制鞭腹莫及之處合無於貴陽首府仍設通判一員遇有差使委任可以朝遣夕行無論衝僻州縣缺出皆堪委令署理該員原無專司之責一經委署則該地方糧驛等務自可悉心料理而無分身兼顧之虞實於吏治有裨夫裁縣而添設通判其縣之衙署通判可駐不煩改作其俸工等項亦有新貴縣令典史二員裁費相當無庸增設抑臣更有請者兩司首領[illegible]貳等員停其署理州縣印務自應遵守定例何敢有異議但歷遷職官交

代例有嚴限。不便稽遲。奈黔省遠在天末。銓補之員。類多相距數千里外。領憑之後。縱令遵限星馳。保無江河阻滯。疾病侵凌。急切不能速到。礙難懸待。除異途出身者遵例停委外。其各項首領佐貳等員內有旗員並正途出身者。循分稱職。原應陞授正印。似於委署無礙。若果才守頗優。醇謹自愛。可否破格委署。以全公務。敢因一得之愚。合諸司道。偕議請裁請設。而併及之。

改設縣治議 貴州通志

潘超先

黔省地方。上抵雲南。下接楚省。乃往來咽喉之路。凡一應驛遞差使。以及運送餉鞘。人夫絡繹不絕。是以運民有偏苦之累。每每嚚詞呼籲。在衝煩之處。固不可不亟爲裁改。即偏僻之處。亦不可不亟爲歸併也。查通省驛站。自鎮遠以至省城一路。則由興隆清平平越新添龍里貴州貴前等衛。自省城以至亦資孔一路。則由威清平壩普定安莊安南普安新興關嶺等衛所。以上共計一十五衛所。內如平越衛原與平越府同城。普定衛原與安順府同城。文武既不相轄。軍民未免歧視。似應議裁平越衛。改設平越縣。議裁普定衛。改設普定縣。即將該衛之屯地屯丁。編爲縣土。縣民縣屬府管。庶上下相維。軍民一體。可以經久無弊也。又如清平衛原係清平縣。後因裁縣留衛。以至地方日見廢弛。軍民日見紛爭。今議裁衛。復設清平縣。並將該衛屯地屯丁。編入縣屬爲便。又如龍里衛逼近省會。原設貴陽府廳官一員分駐料理。後因奉裁歸府。以致屯田日用驛務難支。今議裁衛。改爲龍里縣。並將該衛屯地屯丁。與從前龍里廳舊管民賦錢糧。一併編入縣屬爲便。又如安莊衛與鎮甯州同城。屯賦屯丁寥寥無多。今議裁衛歸併州治。尤爲軍民兩便。以上五衛。皆係最衝最煩之處。所當亟爲裁改者也。又如都勻衛則與都勻府同城。府衛既屬同城。亦應裁衛。改爲都勻縣。即將該衛之屯地屯丁。編爲

縣士縣民則催科撫字尤爲軍民兩便又如黃平所與黃平州同城新城所與晉安縣同城俱屯賦無多屯丁有限今議裁所歸併該州縣爲便以上一衛兩所雖係偏僻之處亦宜亟爲裁併者也至若議改之縣每縣止設縣官一員典史一員縣治見有衛署可駐卽官吏俸薪較之衛官歲支無甚懸殊誠有如憲檄所云不過一轉移間耳再查歸黔賞功十八寨糧賦見係貴陽府通判駐劄安籠經徵但安籠地方屬於安順而賢否官評又出于貴陽似有未便今議將該通判改隸安順府屬仍分駐安籠則名實不致混淆矣更有請者至若鎭遠府屬之施秉縣安順府屬之晉安縣當設縣治之初未經設立典史查典史有巡緝逃盜之責勢所必需之官應各添設一員以資巡捕可否統候憲臺酌採會題定奪

常熟分縣條議

陶貞一

分縣之議聞諸道路曰地有肥瘠必配幷而後均爲是說者爲夫西鄉之有高區而欲割以分屬也邑之東西其北境皆有高區而東鄉又獨多低區割西鄉之高者與東亦應割東鄉之高者與西而東鄉之低區又應割以分屬不割則仍不均割則取田土而瓜分之有是理乎凡東西之高區不同而所以畜水宣洩之道則一往者蘭陽耿侯嘗大興水利著有成書案而行之則變瘠爲沃在指顧間常熟之名可以不虛今不以是屬望於賢父母而首以畏難避就爲說是以細民分爨之智而爲體國經野之規何其繆也議者徒見連旱四年西鄉被災較甚故視爲畏途設有不幸連歲遇澇則東鄉之爲害亦何異西鄉乎水利修則高低皆可熟水利壞則東西皆可虞不此之問而但顧目前斯亦愚矣然此猶未究極其害也今農家治田同段異邸猶往往以爭水起釁若瓜分兩屬則數里之內便如秦越人之肥瘠而界上之爭當無已時卽有耿侯其人欲爲民興利而悶

尺相埒。難以措手。其或遇災請命。亦必觀望推諉。此其爲害。豈可一二計歟。且制府建議分縣。固謂分則事減。若疆界錯雜。奸宄必多。每一事發動。須會勘。至於命案。跬步可移。東訴未伸。西控已至。文書紛然。奔走不暇。兩縣胥役。接跡於途。從此民間無甯宇矣。欲事減而適得紛擾。此尤大害也。常熟都圖甲分。多至數千。東西兩分業多更換。如更錯綜互置。則所在破圖易甲。當此辦治倥傯。欲以何月之間。推收量丈。胥吏因緣作奸。隱占飛灑。一二萬金錢。必歸若輩之壑。而叢弊滋甚。所謂治絲而棼之也。天下事本有不能盡均者。今分縣爲兩。猶以一府而分數縣也。推而廣之。猶以天下而分十五司。未聞以雲貴之瘠。分配江浙之饒。何則地勢固然。非可強同也。爲國家牧小民。就令高下迴殊。亦惟所命之。況如吾邑東西。互有肥瘠。大略相同。今止就詳憲原圖。稍加損益。即未能銖兩無差。然亦不甚懸絕。君子爲政。務宏大綱。而不必算及米鹽。務規久遠。而不必爭於目睫。惟執事深察地方之所便安。而毋惑於猾蠹之說。謹條分縣事宜如左。

一議大勢。常邑地形。北高南下。高者苦旱。低者苦潦。必高低不甚偏枯。庶水旱各有救濟。利以東西分。不利南北分。若交叉搭配。不問而知其不可。

一議疆界。體國經野。疆里爲先。必得大勢方幅。界址分明。則管轄易而姦弊少。宜北自耿涇海口爲界。南入坊濱出福山塘。至北水門。南出小東門。遶戈莊西南。出昆承湖。沿湖而南轉。東入洋浩涇。史家濱南入廟涇。又東至儒家濱。又東至羅公濱。南遶唐墅。入尤涇。出斜堰。抵崑山界。

一議城廟倉廒。兩縣既以東西分界。在城亦如之。當就通衢勒石。使平直易曉。不當仍以圖分。分參差錯互。致臨事推諉。奸民得以避就。邑中原有東西兩倉。各就便分管。至濟農一倉。向爲舂白糧之所。應仍就分用。

一議湖山常邑東西兩湖濱湖舊有敵樓設立巡船防緝盜賊應東西各轄其一華蕩與西湖相連鎮山全在西城並宜專歸西縣

一議市鎮常邑大鎮有四在東者曰梅李芝塘在南者曰唐墅在西者曰田莊其他二三百戶者東西錯雜不下十數西縣原議止有田莊一鎮今酌以唐墅之河西益西縣戶口大略相當而黃涇以東尤涇以西水田二百餘頃亦應西屬以補瘠區

一議沙洲常邑在江海之交東曰薛家沙在海中去岸八十里西曰福長壽沙在江口去岸十餘里薛家沙應屬東縣福長壽沙應屬西縣不特地勢宜然而薛家沙糧重累多福長壽沙糧輕累少以薛家沙歸東縣庶與西縣高區相準

一議賦稅常邑舊以四科起則而灘地山塘附焉大抵近海者爲高區地瘠而糧輕近湖者皆低鄉地肥而糧重濱海分轄則高鄉均而旱災則西縣爲甚兩湖分屬則低鄉均而水災則東縣較深如欲有利無害必如耿令之書大與水利而後可否則勢有不能如欲尺寸而計之必使錙銖不爽亦非愚之所能知也

一議差役常邑僻處海濱本無他役惟煙墩馬路時須修葺或遇海上巡閱例應供備必得彼此適均方無偏重今以耿涇爲界則煙墩四十二座各得二十一座馬路一百三十里各得六十五里最爲均平不可移易

兩縣分管議　陶貞一

竊惟分縣之議不出拈分坐分兩說舊縣署中據則或東或西分管俱便新縣既就防禦之署偏在城東則便於東而不便於西其理顯然此憲批所以有拈分後或將衙署互易之說也但部議原令新縣建署則互易似

屬未便不若遲遲需批無庸拈管竟行坐分之說尤爲妥當今議者欲參用兩說城中則東西坐分城外則拈分愚竊以爲不可何以言之新縣既在城東應坐分北水門至大東門小東門若拈得東縣以東管東城至便矣倘拈得西縣則將越舊縣出西南門然後爲新縣之境而舊縣反越新縣出東南門然後爲舊縣之境莫非王土不知何事爲此自擾也即以倉漕一事言之縣雖分猶各辦漕十萬若西縣之民越境以交東倉東縣之民越境以交西倉城中河道狹小歲冬水涸處處阻礙即陸運交錯亦必日有鬬爭分縣本以省事便民何爲紛擾若此且又大不便者縣令有城守之責假如盜賊竊發在城則東西分轄而城外跬步皆非吾民雖相去不過數里而呼應不靈指顧之間便失機會此於　朝廷設官守土之意不亦大相剌謬歟不佞竊以縣之肥瘠詳於前議既已不甚懸殊則亦無庸趨避宜東而東宜西而西直截分明旬日而事定矣苟爲不然舍平易正直之道而多所瞻顧若民家析產惟恐失一毫便宜於彼於此不能自決而託之公道歸於拈分有如昭文拈得西縣則縣衙必非另建於西必當與常易署是雖不能化多事爲少事然猶爲近理異乎城內城外或坐或拈自相矛盾以貽害於無窮也夫官猶傳舍也執事者於敝邑利害得失僅在目前甚不必相爭也而不佞輩生長此土則不可以默默盍非好爲異同欲貽地方以久遠便安之計而已

辨名

錢大昕

天下府州縣名相同者如江南廣西俱有太平府山東雲南俱有武定府（雲南之武定府今改爲州）順天江南俱有通州直隸雲南俱有趙州直隸貴州俱有開州江西甘肅雲南俱有甯州山西廣西貴州俱有永甯州直隸河南俱有唐縣陝西湖北俱有咸甯縣福建湖南俱有永定縣江蘇陝西俱有山陽縣浙江山西俱有山陰縣山西湖南

俱有甯鄉縣。山東廣東俱有海豐縣。江西四川俱有東鄉縣。江西山西俱有樂平縣。山東貴州俱有清平縣。直隸廣西俱有宣化縣。江西廣東俱有石城縣。河南廣東俱有鎮平縣。山東廣東俱有海陽縣。江蘇甘肅俱有華亭縣。江蘇陝西俱有甘泉縣。湖南廣東俱有會同縣。江西湖南俱有安仁縣。浙江湖南俱有石門縣。江西福建俱有德化縣。奉天廣東俱有廣甯縣。直隸江蘇俱有清河縣。江蘇湖南俱有桃源縣。安徽山西俱有鳳臺縣。安徽浙江俱有建德縣。安徽雲南俱有太和縣。奉天浙江俱有甯海縣。浙江廣東俱有昌化縣。直隸貴州俱有安平縣。陝西甘肅俱有安定縣。陝西廣東俱有三水縣。山西四川俱有大甯縣。直隸廣東俱有龍門縣。直隸江西俱有廣昌縣。浙江江西俱有新昌縣。江西山東俱有樂安縣。江西浙江俱有龍泉縣。陝西四川俱有石泉縣。直隸廣東甘肅俱有西甯縣。福建湖北廣東俱有長樂縣。湖南甘肅貴州俱有安化縣。直隸河南廣東俱有新安縣。順天湖南廣東俱有東安縣。安徽四川雲南俱有定遠縣。安徽甘肅廣西俱有懷遠縣。江西湖南四川俱有永甯縣。江西四川廣東俱有長甯縣。湖南四川廣東俱有新甯縣。直隸山東浙江江西俱有新城縣。安徽浙江山西四川俱有太平縣。數年前有條奏當改者。皆格於部議不行。然攷之漢書有上曲陽下曲陽東武陽南武陽之名。泰山郡有東平陽。山陽郡有南平陽。別於河東之平陽。涿郡有南深澤。別於中山之深澤。則因其舊名加以區別。古人固有行之者矣。至如廣西爲省會之名。而雲南又有廣西州。舊爲廣西府乾隆三十五年改雲南既爲省會之名。其首府曰雲南府。而大理府又別有雲南縣。此則於體制有嫌。不若易以它名之爲善也。

請更同名之縣疏 雍正九年　　江西巡撫謝旻

竊惟各縣以印爲憑。一切案卷文冊皆必徵信於印。查江西省吉安廣信二府所屬皆有永豐縣。其印信篆文

同一字樣並無分別共在一省之中而有相同之印倘姦徒假借以此縣所用印信朦混於彼縣恐一時難辨易滋弊端仰祈　皇上賜將一縣另改嘉名庶免混淆之弊至此外江省州縣又有同名於各省者如江省有甯州而陝西雲南所屬皆有甯州江省有長甯縣而奉天四川廣東所屬皆有長甯縣江省有新城縣而直隸山東浙江所屬皆有新城縣江省有龍泉縣而浙江貴州所屬皆有龍泉縣再如江省有新昌縣而浙江亦有新昌縣江省有德化縣而福建亦有德化縣江省有安仁縣而湖南亦有安仁縣江省有廣昌縣而山西亦有廣昌縣江省有石城縣而廣東亦有石城縣江省有興安縣而廣西亦有興安縣江省有永甯縣而貴州亦有永甯縣其他各省之州與州同名縣與縣同名者倘有并有府與府同名者如姦徒有意作弊則借此影射隔省更恐無從辨察皆應一併查改者也

議州縣不必設副官鄉官疏 雍正七年

鄂爾泰

上諭御史龔健颺所奏著鈔寫分發與總督鄂爾泰田文鏡李衛巡撫尹繼善署巡撫費金吾謝敏令
奉
其各抒所見確議具奏朕又思邇來八旗於參領佐領外添設副參領副佐領辦理旗下事務甚有裨益至於各省州縣事務寔爲繁多或於知州知縣亦添設一官爲副地方如有查勘工程檢驗命案等事州縣一人不能分身兼顧者添設一人協同辦理亦不致耽延遲誤而州縣官陞遷離任之時有平日同事熟習之員接辦亦是有益但兩人同爲一官或因事無專責互相推諉或因意見不合彼此爭執轉致事務稽遲即如從前宜兆熊劉師恕之在直隸於公事甚屬無益今添設州縣副員是否可行有無裨益之處亦著鄂爾泰田文鏡李衛尹繼善費金吾謝敏各抒所見一併議奏欽此併鈔御史龔健颺奏請州縣自牧令丞尉而下於東西南北

四鄉各設鄉官一員取用本鄉之人以資治理臣查得設官分職專司而外原有佐理如州牧縣令以下設有州同州判吏目縣丞主簿典史等官而縣分大者則添設縣丞為之征比錢糧審理詞訟鄉鎮多者則分設巡檢為之緝捕匪類查拏盜賊定制立法固已屬盡善況　本朝定例官員不許陞任本省其選授鄰省距原籍五百里以內者亦應另補親屬同官一處又有迴避之例蓋近隣本地或易於屬託營私而遠離桑梓可杜徇私報復諸弊也今若添設鄉官即用本鄉進士舉貢生監耆民人等若輩世居其土非親即故內有恩有德亦有怨有嫌一旦令其羣居民上予以事權無論假公濟私施威市恩料事所必有既不能保其盡得賢能矣不賢不能之鄉官縱能確知一鄉之中某某刁惡某某抗欠某某酗酒賭博某某行竊窩強保其能秉公據寔密告牧令明申法紀乎夫今之州同州判丞簿巡檢吏典等官即論語所云應先之有司漢制所稱三老嗇夫游徼等職之屬類也唐書所載縣下於鄉者即今之鄉約鄉保總甲總練之屬類也名異寔同人存法立如果牧令得人則此等人原俱可以助其不及而進其不知即鄉進士舉貢生監內品行才德之選亦未始不可以資耳目而益心思是不必增鄉官而堪以佐理者甚多設使牧令不得其人則雖賢能鄉官亦原不能主其事或遇不肖鄉官且適足濟其惡且鄉官既應設則佐貳可裁佐貳不可裁則鄉官為冗臣愚以為該御史請設鄉官之議似不可行者也至所陳衙役差票之為害錢糧盜賊詞訟賭博保甲之不清與夫宣講　聖諭解釋律條之難周寔屬切中但差票可以酌裁而衙役必難竟革不但牧令在所必需即鄉官一身亦難日遍鄉村家喻戶曉勢必轉用委差謂鄉官之委差必善於牧令之衙役又誰能信其必然如征收錢糧則原有自封投櫃并滾單紙皂之例如緝拏盜賊則原有着落隣右保結之例如查禁賭博則原有責成佐貳轉責鄉甲逐戶

具結之例如調處詞訟則原有戶婚田土細事先批鄉鄰公講息結之例如編行保甲則原有戶口門牌細開名數並記簿稽察之例凡此諸條並無遺法據該御史所請委任鄉官之事皆牧令之所得爲亦牧令之所能爲下屬奉行之不力寔由上司督率之不勤人之過也於法乎何尤至於宣講　聖諭廣訓以及解釋部頒律條亦非鄉官四人所能周至在鄉官既仍須率用各村貢監生員而牧令亦何不可分用各鄉貢監生員臣以爲但使天下大小官吏誠能各抒寔心各宣寔力既謹依良法更善體美意則因執爲法權宜亦爲法無庸別議紛更此自古有治人無治法之言所以爲不可易也再八旗事務原與州縣不同在參領佐領半多世職其所管轄半多舊屬雖有頑劣乖張之員而瞻顧隱忍在所不免今添設副參領副佐領既已貳其事又以分其權公同辦理寔大有裨益至於各省州縣雖事務煩多要止不過數項得其頭緒亦不難料理況如邊省簡僻之州縣並未設有佐貳如大省煩劇之州縣業經分畫管理若復添設副員於查勘檢驗等事固可以分任而一治兩官非統非屬儻不能和衷共濟或復此忌彼猜則誠如　聖諭或相推委或相爭執轉致事務稽遲甚屬無益者也

鄉亭之制 日知錄

顧炎武

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風俗通曰亭留也蓋行旅宿會之所以今度之蓋必有居舍如今之公署鄭康成周禮遺人註曰若今亭有室矣故霸陵尉止李廣宿亭下張禹奏請平陵肥牛亭部處上以賜禹徙亭他所而漢書註云亭有兩卒一爲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爲求盜掌逐捕盜賊是也又必有城池如今之村堡今福建廣東凡巡檢皆有城韓非子吳起爲魏西河守秦有小亭臨境起攻亭一朝而拔之漢書息夫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邱亭姦人以爲侯家富常夜

守之匈奴傳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公孫瓚傳卒逢鮮卑數百騎乃退入空亭是也減宣怒其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將吏卒闌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是上林中亦有亭也又必有人民如今之鎮集漢封功臣有亭侯是也亦謂之下亭風俗通鮑宣州牧行部多宿下亭是也其都亭則如今之關廂司馬相如往臨邛舍都亭嚴延年母止都亭不肯入府何竝斬王林卿奴頭并所剝建鼓置都亭下陳王寵有彊弩數千張出軍都亭會稽太守尹興使陸續於都亭賦民饘粥酒泉龐娥刺殺讐人於都亭孫權出都亭以候邢貞是也京師亦有都亭張綱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竇武召會北軍五校士屯都亭何進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王喬爲葉令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是也蔡質漢儀雒陽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人謂之旗亭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言與方士孝功會旗亭下是也後代則但有郵亭驛亭之名而失古者度地居民之義矣晉書載紀慕容垂請入鄴城拜廟苻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是晉時尚有亭名

鄉亭之職 日知錄

顧炎武

漢書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宋書百官志漢制丞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小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宋書伍家爲五伍長主之二伍爲什什長主之十什爲里里魁主之十里爲亭亭長主之十亭一鄉鄉有三老秩張昌傳注師古曰鄉有秩者嗇夫之類也嗇夫游徼宋書又有鄉佐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盜賊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高帝紀二年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此其制不始於秦漢也自諸兼并之始而管仲蔿敖子產之倫所以治

其國者莫不皆然（管子書曰擇其賢民使爲里君）而周禮地官自州長以下有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自縣正以下有鄙師酇長里宰鄰長則三代明王之治亦不越乎此也夫惟於一鄉之中官之備而法之詳然後天下之治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至於今日一切蕩然無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設之監司監司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積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無與分其職者雖得公廉勤幹之吏猶不能以爲治而況託之非人者乎後魏太和中給事中李冲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强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勿征戍餘若民三載無愆則陟用陟之一等孝文從之詔曰鄰里鄉黨之制所由來矣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榦之總條然後口算平均義興訟息史言立法之初多稱不便及事既施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內安之後周蘇綽作六條詔書曰非直州郡之官皆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隋文帝師心變古開皇十五年始盡罷州郡鄉官而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由此論之則天下之治始於里胥終於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文獻通考言唐之初止有上中下都督府其後則有節度觀察團練諸使宋之初止有轉運使其後則有安撫提刑等官 唐書代宗紀大歷八年晉州男子郇模請獻三十字一字爲一事其言練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其言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興亡之塗罔不由此

漢時嗇夫之卑猶得以自舉其職故爰延爲外黃鄉嗇夫仁化大行民但聞嗇夫不聞郡縣（後漢書本傳）而朱邑自舒桐鄉嗇夫（舒縣之鄉）官至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師古曰嘗謂烝嘗之祭）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共爲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漢書循吏傳）二君者皆

其縣人也必易地而官易民而治豈其然哉

今代縣門之前多有牓曰誣告加三等越訴笞五十此先朝之舊制亦古者懸法象魏之遺意也今人謂不經縣官而上訴司府謂之越訴是不然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七年命有司擇民閒高年老人公正任事者理其鄉之詞訟若戶婚田宅鬬毆者則會里胥決之事涉重者始白於官若不由里老處分而徑訴縣官此之謂越訴

宣德七年陝西按察僉事林時言洪武中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二亭民有善惡則書之以示勸懲凡戶婚田土鬬毆常事里老於此剖決今亭宇多廢善惡不書小事不由里老輒赴上司獄訟之繁皆由於此天順八年詔軍民之家有爲盜賊曾經問斷不改者有司即大書盜賊之家四字於其門能改過者許里老親隣人相保管方與除之此亦古者畫衣冠異章服之遺意

惟其大小之相維詳要之各執然後上不煩而下不擾唐至大歷以後干戈興賦稅煩矣而劉長卿之題礬溪李明府曰落日無王事青山在縣門蓋縣令之職猶不下侵而小民得以安其業是以能延國命百有餘年迄於僖昭之後大壞然則鳴琴戴星有天下者宜有以處之矣

洪熙元年四川巡按御史何文淵言太祖高皇帝令天下州縣設立老人必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者使勸民爲善鄉閭爭訟亦使理斷下有益於民事上有助於官司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隸僕規避差科縣官不究年德如何輒令充應使得憑藉官府妄張威福肆虐閭閻或遇上司官按臨巧進讒言變亂黑白挾制官吏比有犯者謹已按問如律竊慮天下州縣類有此等請加禁約上命申明洪武舊制有濫用匪人者并州縣官皆寘諸法然自是里老之選輕而權亦替矣蓋漢書之於三老命之以秩頒之以祿而文帝之詔俾之各率其意以道民當日爲三老者多忠信老成之士也上之人所以禮之者甚優是以人知自好而賢才亦往往出於其閒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爲義帝發喪而遂以收天下壺關三老茂上書明戾太子之冤史家炳然爲萬

世所稱道近世之老人則聽役於官而靡事不爲故稍知廉恥之人不肯爲而願爲之者大抵皆姦猾之徒欲倚勢以陵百姓者也其與太祖設立老人之初意悖矣（英宗實錄言松江知府趙豫和易近民凡有訟屬老人公正者剖斷有忿爭不已者則已爲之和解民以老人目之呼稱耳吏至正統以後里老往往保留令丞朝廷因而許之尤爲弊政）

明初以大戶爲糧長掌其鄉之賦稅多或至十餘萬石運糧至京得朝見天子洪武中或以人材授官至宣德五年南京監察御史李安及江西廬陵吉水二縣耆民六年監察御史張政各言糧長之害謂其倍收糧石準折子女包攬詞訟把持官府累經禁飭而其患少息然未嘗以是而罷糧長也惟老人則名存而實亡矣

巡檢即古之游徼也（元史成宗大德十年陞巡檢爲九品）洪武中尤重之而特賜之敕（見御製文集）又定爲考課之法及江夏侯周德興巡視福建增置巡檢司四十五自宏治以來多行裁革所存不及曩時之半巡檢裁則總督添矣（崇禎年至薊州保定各設總督唐自乾元以後節度觀察防禦使之設正與明代累添總督巡撫兵備相類）何者巡檢遏之於未萌總督治之於已亂

常熟陳梅曰周禮五家爲比比有長五比爲閭閭有胥四閭爲族族有師五族爲黨黨有正五黨爲州州有長五州爲鄉鄉有大夫其間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綱舉目張周詳細密無以加矣而要之自上而下所治皆不過五人蓋於詳密之中而得易簡之意此周家一代良法美意也後世人才遠不如古乃欲以縣令一人之身坐理數萬戶口賦稅色目繁猥又倍於昔時雖欲不叢脞其可得乎愚故爲之說曰以縣治鄉以鄉治保（或謂之都）以保治甲視所謂不過五人者而加倍焉亦自詳察亦自易簡此斟酌古今之一端也

雜流（日知錄）

顧炎武

唐時凡九流百家之士竝附諸國學而授之以經六典國子祭酒司業之職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令有六學

爲一曰國子二曰大學三曰四門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歐陽詹貞元十四年記曰我國家春享先師後吏日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束脩既行筵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講抗牘南坐北面大司成端委居于東小司成率屬列于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太學長序卿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自其館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彥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書家算家術業已明亦自其館沒階雲來即席鱗差攢弁如星連襟成帷觀此可見當日養士之制寬而教士之權一是以人才盛而藝術脩經學廣而師儒重今則一切擯諸橋門之外而其人亦自棄不復名其業於是道器兩亡而行能兼廢世教之日衰有繇然也

漢武帝從公孫宏之議下至郡太守卒吏皆用通一藝以上者唐高宗總章初詔諸司令史攷滿者限試一經

昔王粲作儒吏論以爲先王博陳其教輔和民性使刀筆之吏皆服雅訓竹帛之儒亦通文法故漢文翁爲蜀郡守選郡縣小吏明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後漢欒巴爲桂陽太守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吳顧邵爲豫章太守小吏資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而梁任昉有厲吏人講學詩然則昔之爲吏者皆嘗執經問業之徒心術正而名節修其舞文以害政者寡矣宋文恪訥言天下未有舍儒而可以爲吏者是以東京之盛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貞觀之時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豈不然乎

周官太宰乃施典于邦國而陳其殷置其輔後鄭氏曰殷衆也謂衆士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夫庶人在官而名之曰輔先王不敢以厮役遇其人也重其人則人知自重矣歐陽公集古錄晉南鄉太守碑陰官屬何其多邪蓋通從吏而盡列之當時猶於其間取士人故吏亦清修其勢然爾迨唐書選舉志始言嘗爲州縣小吏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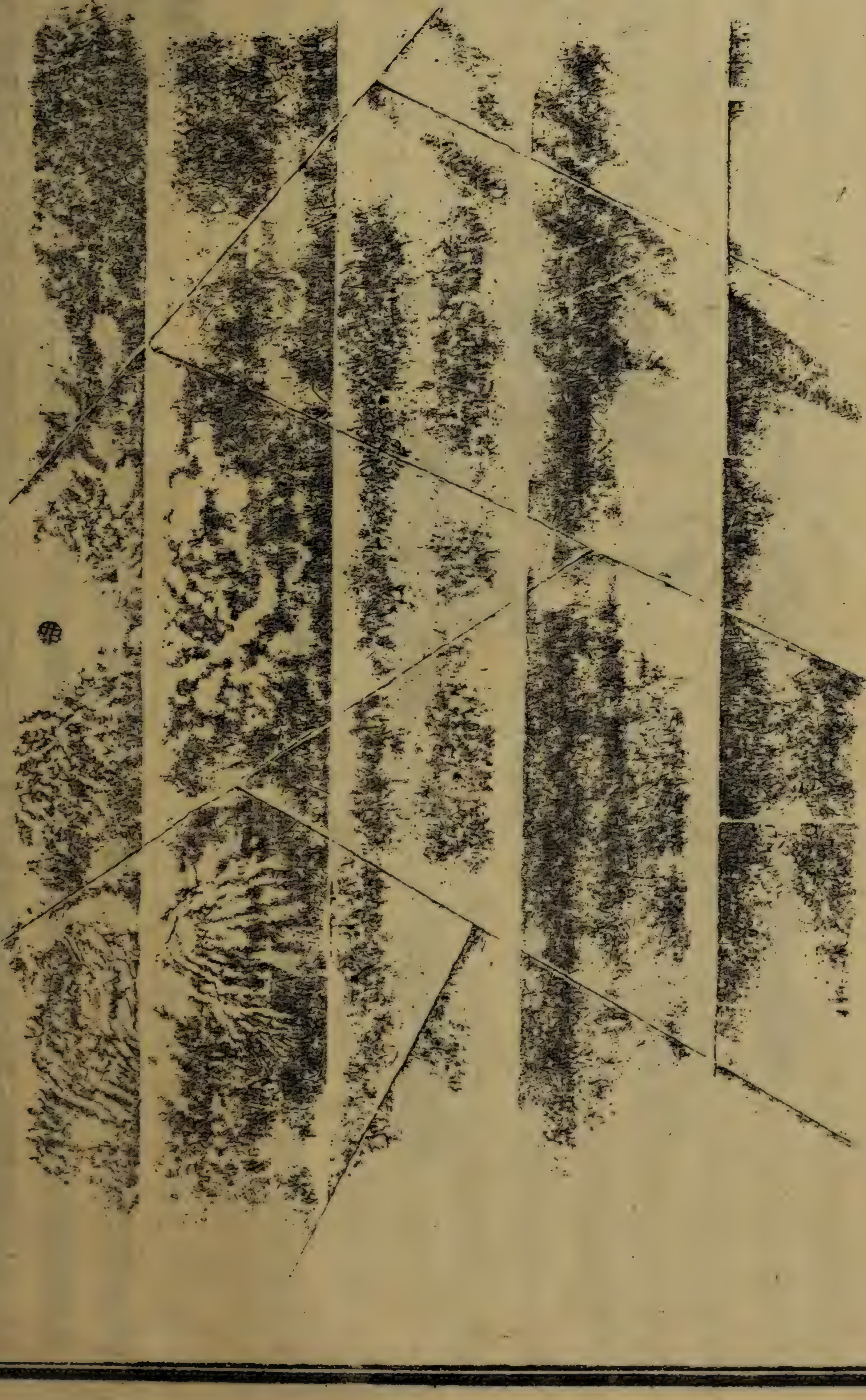
雖藝文可采勿舉劉晏亦言士有爵祿則名重于利吏無榮進則利重于名其途日輕元順帝六年雖命左右二司六部吏屬於午後講習經史其時朝綱已弛人心將變雖有此令而實無其益是以太祖實錄言科舉初設上重其事凡民間俊秀子弟皆得預選惟胥吏心術已壞不許應試又詔凡選舉毋錄吏卒之徒然而嘗與羣臣言元初有憲官疾吏往候之憲官起扶杖而行因以杖授吏吏拱手卻立不受憲官悟其意他日見吏謝之吏曰某爲屬吏非公家僮不敢避勞慮傷理體是則此輩中未嘗無正直之人顧上所以陶鎔成就之者何如爾陸子靜嘗言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能於分別之中而寓作成之意庶乎其得之矣

攷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凡舉人出身第一甲第一名從六品第二名第三名正七品賜進士及第第二甲從七品賜進士出身第三甲正八品賜同進士出身而一品衙門提控正七品出身二品衙門都吏從七品出身一品二品衙門掾吏典吏二品衙門令史正八品出身其與進士不甚相遠也後乃立格以限其所至而吏員之與科第高下天淵矣故明初之制謂之三途並用薦舉一途也（天順二年詔罷舉保經明行脩及賢良方正以言者謂其奔競冗濫無裨實用也）進士監生一途也（或以科與貢爲二途非也從考試而得者總謂之一途）吏員一途也（蘇州況鍾松江黃子威二郡守並有賢名而徐稀萬祺皆累官至尚書）永樂七年車駕在北京命兵部尚書署吏部事方賓簡南京御史之才者召來賓奏御史張循理等二十八人可用上問其出身賓言循理等二十四人繇進士監生洪秉等四人由吏上曰用人雖不專一途然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若刀筆吏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用之任風紀使人輕視朝廷遂黜秉等爲序班諭自今御史勿復用吏流品自此分矣

請移縣丞駐湖坊書　蔣士銓

某謹白執事閣下鉛山疆界惟西鄉最廓地與閩接都鄙村鎮若干去縣八九十里阻以疊巘攀涉艱難其間流丐聚處數百人實閩匪逋逃藪丐有長朔望踞坐郵亭諸丐班列羅拜每至人家則居者闢外門扃鑰中戶列米甕于庭以老病一人司給發丐連臂升堂列坐如上客老病者按橐注之請益者再乃去或拂之則破壁碎屛几譁而後去田間婦女獨行者失去不知所往居人有婚喪事丐自擬賓客登堂醉飽求索無饜而有喪之家禍尤烈受弔之先榜于門曰某日受丐弔是日客皆避匿主家倦于施則羣起挺擊所觸盡粉且攫木主出擲溷廁中又圍前後戶雖強者不能奪門出或從樓垣縋而逸歷八九十里號于官官曰細事也置不理或飭捕蒯練總逮之不得已擇丐之庸下者縛一二人來吏與役向主家索錢不可計數而後官予杖釋去主家從此不能安枕以此甘受丐蹂躪不願見官于是丐日橫鄉人益屛息官且樂鄉人之無事也噫嘻此太平之世也使水旱頻仍譁而倡亂者非此輩而何然奚以至于此極則西鄉距城且百里無官彈壓是以不知忌憚計惟移縣丞分駐于湖坊街而西鄉之民與丐皆有所隸夫丞乃敝邑冗官也無衙署僦民屋而居無職守倚印官批發而取錙銖以自活名曰佐宰擅受則獲罪名曰糧廳收漕弗與聞是冗官也移駐爲便或曰石佛司有巡檢前以無事移駐河口今西鄉之湖坊與石佛近昔移官去今移官來矛盾甚對曰否否石佛司一隅耳湖坊控數都刻舟膠柱烏乎可此敝邑西鄉之大畧也竊謂　朝廷設官所以安民戢亂也亂不戢則民不安既亂而戢之弗若豫防以泯其安民之蹟夫今之有司汲汲皇皇日以簿書爲政徵輸之不虧也命盜案之苟完也郵驛之未誤也水旱之苟可彌縫也上官之求索可以供給也則曰吾官不曠矣吾政有異矣上官亦曰

此才吏也此能吏也至爲民謀教養籌利害計安危者無有也今觀執事設施則異是相度繁簡綢繆風雨屢告得允民之福也某故不以多口爲嫌直攄一邑所關甚鉅者以告惟執事審擇施行必待甑墮瓦解而後掇而更新之竊爲智者不取也一邑如此州郡之與都會可推而及焉惟執事不以常人自待　國與民交相慶也死罪死罪



皇朝經世文編卷十九目錄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吏政五考察

顧炎武

部刺史日知錄

漢武帝遣刺史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一條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倍公向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削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貨賂割損政令又令歲終得乘傳奏事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權之重此小大相制內外相維之意也元城語錄漢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秩分行郡國秩六百石而得按二千石不法其權最重秩卑則其人激昂權重則能行志　本自秦時遣御史出監諸郡史記言秦始皇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蓋罷侯置守之初而已設此制矣漢書百官表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人成帝末翟方進何武乃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而朱博以漢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州牧秩眞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勝於是罷州牧復置刺史後漢書劉焉傳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刺史威輕建議改爲牧伯請選重臣以居其任從之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劉昭之論以爲刺史監糾非法不過六條傳車周流匪有定鎭秩裁六百未生陵犯之釁成帝改牧其萌始大唐戴叔倫撫州刺史廳壁記云漢置十三部刺史以察舉天下非法通籍殿中乘傳奏事居靡定處權不牧人合二者之言觀之則州牧之設中材僅循資自全强者至專權裂土新唐書李景伯爲太子右庶子與太子舍人盧俌議今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生殺刑賞使授非其人則權重釁生

非强幹弱枝之誼願罷部督置御史以時按察秩卑任重以制姦宄便繇是停都督然後知刺史六條爲百代不易之良法而今之監察御史巡按地方爲得古人之意矣又其善者在於一年一代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也監臨之任不可以久也久則情親而弊生望輕而法玩故一年一代之制又漢法之所不如而察吏安民之效已見於二三百年者也唐李嶠請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爲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此法正明代所行若夫倚勢作威受賍不法此特其人之不稱職耳不以守令之貪殘而廢郡縣豈以巡方之濁亂而停御史乎至於秩止七品與漢六百石制同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金華應氏曰方伯者天子所任以總乎外者也又有監以臨之蓋方伯權重則易專大夫位卑則不敢肆此大小相維內外相統之微意也何病其輕重不相準乎夫不達前人立法之意而輕議變更未有不召亂而生事者吾於成哀之際見漢治之無具矣

唐自太宗貞觀二十年遣大理卿孫伏伽黃門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帝親自臨決牧守已下以賢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其流罪已下及免黜者數百人已後頻遣使者或名按察或名巡撫至元宗天寶五載正月命禮部尚書席豫等分道巡按天下風俗及黜陟官吏此則巡按之名所繇始也開元二十二年置十道採訪處置使其後或請專擇守令停採訪使者姚崇奏曰十道採訪使猶未盡得人天下三百餘州縣多至數倍安得守令皆稱其職乎

于文定筆麈曰元時風憲之制在內諸司有不法者行臺御史劾之卽今在內道長在外按臺之法也惟所謂行臺御史者竟屬行臺歲以八月出巡四月還治乃長官差遣非繇朝命其體輕矣明代御史總屬內臺奉命出按一歲而更與漢遣刺史法同唐宋以來皆不及也唐中宗神龍二年遣十道巡察使詔二周年一替章忠謙言御史一出當動搖山嶽震慴州縣明代多有其

金史宗雄傳。自熙宗時。遣使廉問吏治得失。世宗卽位。凡數歲。輒一遣黜陟之。故大定之間。郡縣吏皆奉法。百姓滋殖。號爲小康。章宗卽位。置五路提刑使。此卽今按察使也

漢時部刺史之職。不過以六條察郡國而已。不當與守令事。三國志司馬宣王報夏侯太初書曰。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法。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爲官司耳 故朱博爲冀州刺史。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鮑宣爲豫州牧。以聽訟所察過詔條被劾。而薛宣上疏言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翟方進傳言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自刺史之職下侵而守令始不可爲。天下之事猶治絲而棼之矣。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一年四月。諭按治江西監察御史花綸等。自今惟官吏貪黷。鬻法及事重者如律逮問。其細事毋得苛求云。

秦置御史以監諸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魏晉以下爲刺史持節都督。魏志言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於外。非若曩時司察之任而已 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杜氏通典曰。以州治民。職同郡守。無復刺舉之任 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後雖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有時改郡爲州。則謂之刺史。有時改州爲郡。則謂之太守。一也 非舊刺史之職。理一郡而已。由此言之。漢之刺史。猶今之巡按御史。魏晉以下之刺史。猶今之總督。隋以後之刺史。猶今之知府及直隸知州也。

尹翁歸爲右扶風。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所謂收取人。卽今巡按御史之訪察惡人也。武斷之豪

舞文之吏主訟之師皆得而訪察之及乎濁亂之時遂借此爲罔民之事矯其弊者乃并訪察而停之無異因噎而廢食矣

子產問政於然明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是故誅不仁所以子其民也董安于治晉陽問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謂乎曰忠於主信於令敢於不善人是故去不善人所以全善也

明初吏治

趙翼

明史魏觀等傳贊云太祖起閭右稔墨吏爲民害嘗以極刑處之然每旌舉賢良以示勸不專任法也嘗遣行人齎敕賜平陽令張礎建陽令郭伯泰旌其治行又或因士民之請留良吏輒進秩留任并有坐事被逮部民列善狀上聞亦復其官且轉加超擢者既擢矣而其人改節易操則又重法繩之所以激勸者甚至故一時吏治多可紀今循吏傳可考也天下府州縣官來朝帝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如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在安養生息之而已惟廉者能約已而利人爾等當深念之又嘗諭戶部國家賦稅已定撙節用度自有餘饒使民得盡力農桑自然家給人足何事聚斂也洎及成祖仁宣英景憲孝諸帝亦皆加意吏治其有政績卓著往往特敕獎之如成祖之於史誠祖仁宗之于劉綱是也諸良吏秩滿當遷或罣誤罷黜亦多因部民之請俾進秩視事往往至二三十年不易其有因而作奸者如永甯稅課使劉連結耆老請留漢中同知王聚求屬吏保奏則又斥譴隨之宣宗時事閱數年輒遣大臣分往各直省考察官吏嚴其黜陟而緊望之地則特詔大臣各舉所知以爲守令如宣德中先擇京官九人爲郡守繼擇二十五人爲郡守正統中

擇京官十一人爲郡守後多爲良吏爲名臣蓋朝廷既以吏治爲重中外大臣亦無不留意人才仁宗詔各舉所知郎中況鍾以張宗璉薦帝問楊士奇士奇曰宗璉實賢臣與王直將舉之不意爲鍾所先耳其後況鍾之出守則蹇義胡濙所薦也翟溥則魏源所薦也李湘則胡濙所薦也李信圭之知蘄州則張敞所薦後守處州則金濂所薦也吉水令錢一本罷官郡人胡廣在朝力保之遂復職楊榮當國時其家人犯法邑令魯穆嚴懲之榮反以爲賢而薦於朝其時朝臣之汲引如此在外大吏亦多持心公正如葉宗人爲錢塘令人呼爲一葉清其死也按察使周新哭之田鐸知蓬州巡按御史過其境無一訟者知其下無冤民遂薦之擢廣東僉事此又外省舉劾之大概也且是時吏部考察之權最重蹇義王直馬文升先後長部事尤以獎廉黜貪爲要史稱蹇義慎擇守令考察明恕而王直察舉天下廉吏以范衷爲第一翟溥秩滿到部以年老乞休侍郎趙新舊嘗爲其上司曰此江西第一賢守也遂不聽其去句容令徐九思爲巡撫所劾吏部尚書熊浹知其賢特留之此又吏部之能擇人而任也(以上俱見各本傳)一時風氣如此故爲守令者無不潔己愛民恥干清議循吏傳序云洪武以來吏治澄清者百餘年當英宗武宗之際內外多故而民心無土崩之虞由吏鮮貪殘故也嘉隆以後吏部考察之法徒爲具文而人皆不自顧惜撫按之權太重舉劾惟賄是視而人皆貪墨以奉上司於是吏治日偷民生日蹙而國亦遂以亡矣後人徒見中葉以來官方隳裂吏治窳敝動謂衰朝秕政而豈知其先崇尚循良小廉大法幾有兩漢之遺風且駕唐宋而上哉

立法議　　儲方慶

國家懲貪之法綦嚴矣官得贓滿十兩吏得贓滿一兩者坐以流徙絞斬之罪視其贓之多寡遞加焉然赦宥

亟行寬縱者衆臣竊歎　朝廷之立法何其嚴用法何其寬也夫立法嚴則人無所措手足用法寬則人將狃于法輕犯之而不以爲懼故善立法者不爲不近情之科條使天下有以守吾法而不幸有小人焉冒昧而犯之則示天下以必信而無所事于亟行之小惠是以天下之犯法者少而人主之法足以立威于天下今犯得贓者自一兩以上輒坐以流徙流徙重罪也其去絞斬無幾也今以坐一兩之贓天下之官吏其不至于流徙者幾希矣必有一日數犯者焉必有一月數十犯者焉彼其心豈不畏禍而甘爲不肖以自入于刑辟哉蓋驅之于無可自容之地則舉足措手便入網羅雖有畏禍之心不如轉而爲避禍之計且有以逆窺　朝廷之法未必盡行而我不妨姑且嘗試遂其私圖也幸而無發其奸者則　朝廷之法不加于其身不幸而奸發矣所謂流徙斬絞者隨而議其後矣遲之一二年間流徙之獄成而赦又至矣故夫今日之官吏皆有不信　朝廷之法是以法雖嚴而不足畏夫立法以威天下而使人不足畏法雖嚴與無法等愚以爲與其立法嚴而用法寬何如立法寬而用法嚴立法寬則人之犯法者少犯法者少則官吏皆得優游于法外以自養其廉恥而無迫促不自容之狀如是而猶犯吾法焉是其心好爲慝唯以蹈不測之罪更不必有所顧惜以養天下之奸治之流徙即流徙治之斬絞即斬絞天下既得自安于法外而又不能倖免于法中貪吏之風庶乎其少息也

懲貪 日知錄　顧炎武

漢時贓罪被劾或死獄中或道自殺唐時贓罪多於朝堂決殺其特宥者乃長流嶺南睿宗太極元年四月制官典主司枉法贓一四已上並先決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文每曰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官典犯贓不在此限然猶有左降遐方謫官蠻徼者而盧懷愼重以爲言謂

屈法惠姦非正本塞源之術是知亂政同位商后作其不刑貪以敗官夏書訓之必殺三代之王罔不由此道者矣

宋初郡縣吏承五季之習黷貨厲民故尤嚴貪墨之罪開寶三年董元吉守英州受贓七十餘萬帝以嶺表初平欲懲掊克之吏特詔棄市而南郊大赦十惡故劫殺及官吏受贓者不原史言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而不赦犯贓其一也天聖以後士大夫皆知飭廉隅蓋上有以勸之矣（石林燕語熙甯中蘇子容判審刑院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論當死故事命官以贓論死皆貸命杖脊黥配海島子容言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殺則殺仲宣五品官今杖而黥之得無辱多士乎乃詔免黥杖止流嶺外自是遂爲例然懲貪之法亦漸以寬矣）于文定（愼行）謂明代姑息之政甚於宋世敗軍之將可以不死贓吏巨萬僅得罷官而小小刑名反有凝脂之密是輕重胥失之矣蓋自永樂時贓吏謫令戍邊宣德中改爲運甎納米贖罪洎至於寬而不復究前朝之法也（宣德中都御史劉觀坐受贓數千金論斬上曰刑不上大夫觀雖不善朕終不忍加刑命遣戍遼東正統初遂多特旨宥）嗚呼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爲吏者之毋貪不可得也人主既委其太阿之柄而其所謂大臣者皆刀筆筐篋之徒毛舉細故以當天下之務吏治何由而善哉

北夢瑣言後唐明宗尤惡貪吏鄧州留後陶玘爲內鄉令成歸仁所論稅外科配貶嵐州司馬掌書記王惟吉奪歷任告敕長流綏州亳州刺史李鄴以贓穢賜自盡汴州倉吏犯贓內有史彥珣舊將之子又是駙馬石敬瑭親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無私豈可徇親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權貴監倉犯贓侍衛使張從賓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祿盜我倉儲蘇秦復生說我不得並戮之以是在五代中號爲小康之世冊府元龜載天成四年蔡州西平縣令李商爲百姓告陳不公大理寺斷止贖銅敕曰古之立法意在惜人況自列聖相承澆天無事人皆知禁刑遂從輕喪亂以來廉恥者少朕一臨寰海四換星灰常宣無外之風每革從前之弊惟期

不濫皆守無私李商不務養民專謀潤已初聞告不公之事件決彼狀頭又爲奪有主之莊田撻其本戶國家給州縣篆印祇爲行遣公文而乃將印歷下鄉從人戶取物據茲行事何以官爲宜奪歷任官杖殺讀此敕文明宗可謂得輕重之權者矣

金史大定十二年咸平尹石抹阿沒剌以贓死於獄上謂其不尸諸市已爲厚幸貧窮而爲盜賊蓋不得已三品職官以贓至死愚亦甚矣其諸子皆可除名夫以贓吏而錮及其子似非惡惡止其身之義然貪人敗類其子必無廉淸則世宗之詔亦未爲過漢書言李固杜喬朋心合力致主文宣而孝桓卽位之詔有曰贓吏子孫不得詳擧豈非漢人已行之事乎

有庸吏之貪有才吏之貪唐書牛僧孺傳穆宗初爲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中貴人爲之申理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安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是其言乃止今之貪縱者大抵皆才吏也苟使之惕於法而以正用其才未必非治世之能臣也

後漢書稱袁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此近日爲寬厚之論者所持以爲口實乃余所見數十年來姑息之政至于綱解紐弛皆此言貽之敝矣嗟乎范文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若夫唐柳氏家法居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此今日士大夫居官者之法也宋包拯戒子孫有犯贓者不得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此今日士大夫敎子孫者之法也

史記酷吏傳武帝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此漢世所名爲盜賊課而爲法之敝已盡此數言中矣漢書言張敞爲山陽太守勃海膠東盜賊並起上書自請治之言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漢紀作十七人）他課諸事亦略如此久處閒郡願徙治劇夫未得之盜猶有七十七人而以爲郡內淸治（紀云敞爲太守郡內淸治）豈非宣帝之用法寬於武帝時乎然武帝之末至大盜羣起遣繡衣之使持斧斷斬于郡國乃能勝之而宣帝之世帶牛佩犢之徒皆驅之歸于南畝卒之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是則治天下之道有不恃法而行者未可與刀筆筐篋之士議也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六年郡國羣盜處處並起攻劫所在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靑徐幽冀四州尤甚上乃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遛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光武精於吏事故其治盜之方如此天下之事得之於疏而失之於密大抵皆然又豈獨盜賊課哉

懲貪議

王命岳

臣聞致理必在懲貪懲貪莫先旌廉今天下吏治方飭而糾舉之章日滿公車議者謂小吏之不廉大吏導之也至大吏之不法又誰導之臣於是不能爲在內部臣諱也蓋其一能蠹朝廷之爵而使天下無廉吏其一能賣朝廷之法而使天下之貞良無所勸汙黷無所懲也夫天下無廉吏而又善者無所勸惡者無所懲也幾何

不縱千百虎狼於天下而盡吮天下之蒼生哉舉朝大小臣工莫不心知其故然而莫肯爲　皇上言者人懷自爲心也今夫同一遷除也或則以遲或則以速遲必有爲而遲速必有爲而速也同一削黜也或復其故物或錮之終身其錮也必有爲而錮其復也亦必有爲而復也今有同犯一科也或則以出或則以入出非無故而出入非無故而入也同罪同情也或則議輕或則議重重非無故而重輕非無故而輕也凡若此者皆貪人所以盜名器竊威福而行其黷貨之私者也彼所借以文其貪者則例爲之階耳夫　朝廷惟典章法度爲不可移若夫例則亦有輕有重有予有奪皆足便其轉移遷就之端以遂其私圖也今懲貪必自近始而懲貪艮不易功令糾參贓吏必有實跡證據否則以其罪罪之夫買官於選曹受金者隱受官者亦隱肯出而證之曰若人以某官購吾金乎買法於秋曹者賣法者隱脫法者亦隱敢出而證之曰若人得吾金而宥吾罪乎如是則證據必不可得實跡必不可求夫貪廉之行不同也廉者不告人以廉貪者亦不告人以貪然而品行在人公論難掩質以國人之輿情廷臣之僉議與衆棄之可也昔者楊綰爲相而百僚減騶從毁第舍毛玠爲尙書而羣吏無敢爲好衣美食者今豈遂無其人乎苟專其委任待以至誠以風勵庶官矯易俗尙卽有貪人能不革面而回心哉而其大本則在　朝廷崇惇大之政毋使貪人得借以圖其私蓋貪人往往於賕賂不入之時行其刻深故惜名器似忠嚴用法似正人君不察而信其心則彼於其受賕者得以徑行其私而人主不之疑今　朝廷事事寬大則貪吏無由操其急以要索寵賂豈惟吏治可淸將　國家悠久之福實始基之矣

原盜　彭維新

有盜者有盜盜者有盜盜盜者盜者驅于貧者也盜盜者愚于神者也盜盜盜者戕夫民者也差等較然矣宜

陽城南有富家裔曰張承少游惰失業衣食于竊一夕行竊小村穴其壁出入數四得衣物積穴外無以束復入竊井上轆轤繩適鄰村農吳祿與其子夜過其處見墉畔隆然度爲竊者物負以歸承得繩出四顧無一存恚悔自經林樹繩絕墜地傷股跰躚匿叢冢中閒道遁走嵩山寺爲僧踰年吳祿以負歸之衣衣其婦女爲邑邏者所物色盡指其家衣物爲盜贓知其家素不貧詭呼其曹迭取其財物未幾鄰邑邏役踵至借事拷迫無虛月恐喝橫索竟傾其家祿父子徙避他所十餘年寒餓不支遂隨巨盜爲封河內濟源盜案俱有名祿已獲復懸賞緝其子婦女復就羈纍索財諸邏卒不能舉其姓名里居矣而嵩山之爲僧者今以有戒行爲人爭禮也然則承之獲全盜盜者貽之吳祿父子之罹罪盜盜者迫之明矣是故盜不足惡也民不貧無盜者矣盜盜亦不足惡也有盜盜者而盜者悔且改矣惟盜盜盜者殊足惡力能使不貧者貧不盜者盜而已反得自脫於局外也必欲盡貧者皆盜不貧者皆盜盜而已始得盡舉而快一噉也嗚呼是孰使之然哉既不能使民之不爲盜又不能使盜盜者之得申其情而不至於貧徒使盜盜盜者之日四出而迫民爲盜則是盜盜盜者之罪猶可未滅也參盜盜盜者縱盜盜盜者當之矣因閱吳祿供語而爲原盜

論吏治不清皆由舉劾不當疏

王命岳

臣竊惟天下之治亂由於民生之安否所與　皇上共安百姓者不過一二有司而已　皇上孜孜求治痛惡天下貪官汚吏不得已爲犯贓十兩以上籍沒家產之諭無非欲令諸外吏洗心滌慮潔已愛民以昭宣

朝廷德意宜司牧者各懷敬慎化貪作廉然而糾黜之章無日不上法愈嚴而貪不止其故何也臣愚以爲皆由舉劾不當所舉未必皆賢故舉不足勸所劾未必皆不肖故劾不足懼人人皆思圖目前之利以爲善事

上官之資則日懸懲貪之令而貪必不可止當明季時綠撫按啓事不實廉謹者苞苴不入門則目爲罷軟貪
婪者金帛相饋奉則盛稱幹才甚至糾爲貪者皆眞廉奬爲廉者乃大貪黑白倒置濁吏橫行民生日蹙馴致
亂亡與言前事足爲殷鑒我　皇上乾綱獨攬羣吏承風諸督撫按必不敢公然顚倒是非以負　朝廷而
臣因貪風未息不能不請責成於督撫按也臣於目不經覩之事不敢指陳卽如去歲十月內科臣道臣各駁
糾督按舉劾互異內開陝川督臣金礪所首薦左布政黃紀及興屯道僉事白士麟旋被巡按陝西御史王繼
文特參貪汚贓私累累督臣業經奉　旨罰俸使非按臣執白簡於後則黃紀白士麟方且以薦剡望內遷
矣此一人之身而督薦之按參之者也又如督臣金礪初爲遵　旨薦舉官員事內開分守關內道左參議
何承都持己品同金玉憂時念切痌瘝旋又爲道臣貪婪事糾參據督臣疏稱藩司黃紀初揭何承都考語甚
優列應薦之內及至黃紀被按臣糾參仍覆揭何承都事跡此則一人之身而始薦之繼參之者也又如偏沅
撫臣袁廓宇初薦永興知縣周渾旋因士民執詞赴訴乃始具題檢舉爲有司縱蠹等事此又一人之身而始
薦之繼參之者也卽是而推則從前之官評不可問者恐不止一二人一二事已也夫舉劾關係勸懲何等重
事宜親訪確當然後可入告　君父之前其游移無定倏賢倏愚非屬輕率失詳卽屬線索由人至於賄賂
偏私又臣所不忍逆億於諸臣者也前事業蒙　皇上處分臣不必更贅今復陳及之者以見督撫按舉劾
未必件件確當所宜立法振作愼重將來以後凡遇督撫按舉劾疏上奉　旨下部者吏部當參酌公議果
有賢而見毀不肖蒙譽部臣據實覆駁毋得只憑原疏覆與紀錄革職字樣如部臣耳目有限科道臣皆得執
奏駁參庶賢否辨而吏治淸民生其有賴乎又按臣原有都察院考核甄別雖賢愚不齊而黜陟亦隨其後至

督撫本係重臣且多久任選臣言官歲有外轉人懷瞻顧恐一旦爲外吏仰鼻息於屬下故言官參督撫者絕少伏乞　皇上特發玉音遍諭責成各省督撫從頭洗滌勿以喜怒爲低昂勿以厚薄爲愛憎務期簡別精實以稱　上旨每歲終仍命選臣憲臣同加考核某督某撫舉某人劾某人皆確當某督某撫舉某人劾某人或失實詳列開呈聽　皇上親加甄別去留庶幾源本既清末流自淨是亦激勵大法以倡率小廉之一助也

請復入覲考察疏順治十年

給事中魏象樞

臣惟人君御世之權莫大于賞善罰惡　國家察吏之典不外乎黜幽陟明故虞廷考三載之績周官垂六計之法典甚重也我　朝兩次展覲方在定鼎之初進退固嚴規制未備雖抒萬國拜舞之心猶缺　御前考察之事今值　皇上躬親大政首舉計典明一代之令甲所以立萬禩之章程大非從前草創可比者臣爰考舊章竊思三年　朝覲義取述職其名爲大計者乃天子自計　天下官員之賢否令部院科道諸臣分理而共佐者也卽如　御前有奏大班有劾怠職者有免冠之責還任者有飭戒之敕廉能超衆則面加獎賞地方利弊則各許陳奏在會典班班可按前此皆未行之令若嚴愼之心有加清澄之效益著苟令入覲諸臣不聆　天言之赫奕尤非所以勸懲天下也臣謂鱗集　闕下者布按二司實爲百官綱領兩司稱職則道府州縣可知也恭請　皇上面召各省兩司等官問水旱頻仍有無救濟招徠所報地荒丁逃者誰爲致之問錢糧混冒官侵吏肥每至數百餘萬者誰爲掌之問劣員絀課纍　國久列優評者誰爲縱之問款項混開徵解淆亂賦役全書屢飭不定者誰爲司之問地方有竊法行私縱賊窩盜罪害及於職官百姓者誰爲

制之問法律不明任情出入入罪者誰爲議之問　欽案沉閣久不完結者誰爲諉之問奸蠹盜折官糧成千成萬弊由竇謀濫差者誰爲主之凡三年中　國賦之盈縮民命之生死官評吏議之是非公私關係大綱者逐一面奏稱職者作何奬賞不稱職者作何處分庶足爲表率百僚之戒倘有支吾欺飾容科道官以白簡隨之欵欵糾駁以服其心俾郡邑小吏咫尺　天威怵然于　雷霆雨露之下仰見　盛世之計典昭明海內之人心鼓勵卽千萬世永爲遵奉矣

嚴飭官箴疏順治三年　　給事中林起龍

臣惟天下治亂視百姓之安危百姓之安危係守令之賢否我　皇上取天下於明室喪亂之後勵精圖治銳意安民四海咸仰太平之化但守令不盡其職積弊未除實政未舉有負　皇上望治之誠臣以新進儒生不識忌避敢爲　皇上痛陳之夫爲　朝廷教養百姓者守令也今之守令有能招徠流亡者乎有能開墾荒蕪者乎有能巡行阡陌者乎有能教民樹藝者乎有能稽覈戶口者乎有能均平賦稅者乎有能輕省徭役者乎有能驅除盜賊者乎有能抑制豪強者乎有能禁戢衙蠹者乎有能賑恤災患者乎有能救濟孤寡者乎有能修濬城池者乎有能平治橋梁者乎有能興舉學校者乎凡此十五者皆守令之責臣非刻論天下知其未有能舉行者也卽其善者不過急賦歛聽獄訟謹簿書而已至于貪酷暴虐朘膏血以肥己昏庸罷輭縱虎狼而噬人守令如此百姓安所得生乎臣請　敕下該部申明守令職事嚴行撫按急加督課務令實心任事勿尙虛文仍于臣所言十五事分別多寡用爲殿最如全行者爲上一半者爲次少者爲下上者許巡按御史不時特薦次者復　命保舉下者論劾如此庶人知職事實政舉行積弊自除矣若夫貪酷暴虐必拏

問重處蓋此輩以市井無行濫盜名器一入仕籍即垂涎民髓及囊橐充滿自揣不過罷官而已歸買良田美宅揚揚得計是罷職反投其願也請自今如遇贓官不論多寡必如數追出助餉依律問罪贓至五七百兩者必籍沒資產使彼有身家子孫之慮庶貪殘斂跡守法矣若昏庸罷輭必題參斥革蓋此輩以老憊聾瞶謬膺重寄任憑書吏縱橫滿堂皆官較貪吏雖未得財而誤　國殃民爲害更大今法止降調簡僻夫何地非　皇上之疆土何民非　皇上之赤子且簡僻之地窮鄉下邑悉無告窮民以此輩治之是益重其窮矣況天下之大何患無才必欲姑息如此也臣請自後如遇老邁龍鍾即行斥革不必降調庶人知鼓勵不致因循廢弛矣

獎勸清吏疏順治十六年　　御史田六善

臣惟清濁者人品之分途勸懲者　朝廷之大法是懲猶繼乎勸而爲言者也今日貪風日甚處極重難返之勢不得不嚴懲以儆然懲之雖嚴其弊日巧密廉恥漸至於不可問惟懲與勸並行則今日雖不能必人之自爲勸而行之既久人將見清吏之可爲亟勉自持亦可不懲而自勸於以上登至治不難也今州縣未嘗無勸矣緝拏逃人則有勸輸銀輸粟以及開荒完糧則有勸夫民之安危原係乎吏之清與不清而所以勸清吏之法未嘗議及也督撫亦未嘗無勸矣州縣能拏逃人則彼有勸州縣能開荒以及完糧等事則彼有勸夫吏之清與不清原視乎督撫之公與不公而所以勸督撫之法未嘗議及也且緝逃開荒等勸是賞能也輸銀輸粟等勸是賞富也何如得一清吏之爲有益乎且州縣有功督撫皆積累以爲己功爲其能督率也何如能使吏無不清之爲有益乎夫督撫之不得薦舉不過謂其有虛文無實用然參易而薦難此後督撫將每歲參數人

以塞責至于吏之清不清則亦漠然視之而已矣伏祈 勑下督撫不得效平常薦舉習套止查地方歷年
所得清吏果有幾人一一開報祈 皇上記名左右以憑優擢竝祈 勑下該部或一年或二年類查各
督撫地方有清吏五人者如何褒嘉有清吏十人者如何優異無清吏一人者如何處分庶人人自奮治道可
興然行此有五便議此有三難不可不講也何謂五便清吏勸則飲氷茹蘗之人謂人雖榮華己雖冷落而公
道尙存聲名尙美則持守之志益堅一便也清吏勸則不在清吏之數者謂己卽有緝逃輸賑等功操守尙未
見信白簡可畏矣誰敢不力自濯磨二便也清吏勸則 皇上憂吏治之日壞求其人而不得者今後可以
知某省尙有清吏幾人以驗吏治之修廢三便也清吏勸使天下曉然知 國家之勸有能者如彼勸有德者
如此風俗可以丕變四便也至勸清吏兼勸督撫則督撫向日謂清吏之無益於己摧殘訶斥令廉介之士寒
心者今見清吏之萬不可無則必卵而翼之親而愛之矣五便也何謂三難議者必謂一勸清吏則其餘之不
清可知也無以處乎不在清吏之數者一難也夫今天下果皆清吏乎與其不勸而涇渭不分何若勸之而使
有清名者知勉無清名者知戒乎議者必謂一勸清吏恐督撫依舊受賄徇私二難也夫不有巡方之互察乎
巡方之在地方雖不如督撫之久然以察督撫所薦之虛實則甚易不公不明爲法已嚴督撫亦何肯以一己
之功名爲他人之地步乎議者必謂一勸清吏恐錢糧等事未必能無罣礙三難也夫周官六計弊吏總貫之
以廉平常加級紀錄皆可抵算罰降豈一塵不染之吏爲 皇上愛養斯民獨不可加級紀錄并受 殊
恩乎茍行者力致其五便議者不惑其三難將見廉恥可興名節可振循良之風不讓前古矣臣工幸甚天下
幸甚

請分別賢能疏　曹一士

伏見我　皇上卽位以來勤求民瘼加惠元元欽讀　諭旨有云百姓安則朕躬安矣大哉　皇言聞者皆爲感涕臣愚以爲欲百姓之安務在弗擾之而已而其要莫先於愼擇督撫督撫者守令之倡也督撫不擾守令守令不擾小民而天下之民莫不安矣自大吏以至小吏皆有賢員有能員賢能兼者上也賢而不足於能者次之能有餘而賢不足者又其次也何謂賢務持大體與民休息者是也何謂能趨事赴功綜核名實者是也天下能吏多而賢吏少則吏治必有不得其平者不可不亟加甄別也臣査督撫之保題守令其辭約有數端曰年力富強也爲人明白也辦事勤愼也其實跡則錢糧無欠也開墾多方也善捕盜賊也果如其言洵所謂能吏也乃未幾而或以贓汚虧空聞或以草菅民命劾所謂貪吏酷吏者無一不出於能吏之中彼誠有才焉以濟其惡耳若夫吏之賢者則不然惻怛愛人而已悃愊無華而已方於事上不爲詭隨而已吏人同聲謂之不煩而已此數者皆督撫所視爲無能者也然而賢者則必出於其中度今世不少其人而督撫薦剡曾未及此毋亦重視能而輕視賢之故耶抑亦狃於積習以能吏卽爲賢吏耶且臣恐督撫所謂能者非眞能也以趨走便利而謂之能則老成者爲遲鈍矣以應對捷給而謂之能則木訥者爲迂疏矣以逞才喜事而謂之能則鎭靜者爲怠緩矣且或以武健嚴酷不恤人言而謂之能則勞於撫字拙於鍛鍊者謂之沽名釣譽才力不及而掇拾細故以劾罷之矣好尙一乖取舍頓異及至所取者潰敗決裂則曰臣不合誤舉於前統聽部議而已夫有誤舉必有誤劾誤舉者可議其罪誤劾者復何從而加之罰乎臣聞之子輿氏曰尊賢使能又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明賢與能之宜別也臣愚以爲今之督撫明作有功之意多而惇大成裕之道少損下益

上之事多。而損上益下之義少。此誠當世治體所關也。治體一偏。必滋流弊。轉移之機。實在今日。伏見我皇上於凡丈量開墾。割隸州縣。改調牧令。一切紛更繁擾之舉。皆頒　旨罷革。爲督撫者。度無不承流而宣化矣。臣所慮者。彼或執其成心。則且飾非以自護。否或意爲迎合。復將姑息以偷安。二者皆不明於賢能之義也。敢請　皇上特頒諭旨一道。剖晰賢能。詳加開導。俾於精明嚴肅之中。布優游寬大之政。能者務勉於賢。而賢者益勵於能。書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蓋勉之於賢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蓋勵之於能也。若賢非眞賢。能非眞能。則必諭之而不悟。導之而不從。惟　皇上卽賜乾斷。以罷斥之。庶督撫靡不洗心滌慮。以仰答　聖明矣。至其所屬守令。　敕於保題薦舉時。各分塡賢員能員字樣。然後條疏實事於下。如能員而有敗行。許督撫自行檢舉。若賢員而著劣跡。則督撫從重處分。倘其屬所舉。皆能員而無一賢員。則非大吏乏正已率屬之方。卽賢者有壅於上聞之患。督撫之賢否。且視其所舉而瞭如矣。如是則以知人之哲。爲安民之惠。則　皇上之仁心仁政。寄之數人。天下百姓。有不並受其福者哉。

請禁躐陞疏 順治十五年

給事中姜希轍

臣惟詔功詔德。　朝廷載有爵祿。以賢以勞。臣子惟效靖獻。良以職掌所在。矢心盡業。不敢曠厥官。方貽譏覆餗。否則降罰褫革。用警冥頑。所以勵振興而勤趨事也。若夫職業既舉。簠簋修飭。行不妨八法之議。材或有一得之長。積俸敍資。陞遷罔後。未聞掩沒勤勞。而不核乎名實也。乃今之吏治有大不然者。如逃人之拏獲。荒田之開墾。漕糧之報竣。或加級。或不論俸滿。躐等驟陞。莫斯爲甚。究其躐等之故。不過曰逃人易匿難獲也。荒田易拋難開也。漕糧易欠難完也。不得不開功名之路。以示磨鈍之權。否則人心不暢。而未易奏功也。夫此三者。

臣子職分中所應爲之事。以應爲之職守。若泄玩不舉。則自有罰以懲其後。今則紀錄不已。又復加級。前已陞遷。後復再陞。甚至級無可加。而陞猶不止。在 國家勸賢之典。不無濫觴。而臣子循分之心。亦覺未安。且此二者。非其人之有異能卓犖。以應不次之陞者也。亦視其地爲若干畿輔齊豫之間。卽逃人不勝緝。荒田不勝墾。漕糧不勝完。而問之他省。或曰逃人非其故鄉。而無隱匿也。或曰無尺寸之土不墾也。是無所用其力。至漕糧則又恃有天年。爲若歲荒民貧。雖欲竭智索能。又何所用其力哉。所謂貪天功以爲己力者。豈可爲臣下訓乎。臣以謂是三者。不宜有加級。幷不論俸滿之 特典。止宜一歲一考核。因事立程。盡職者紀錄以旌其功。怠廢者嚴罰以創其後。何至令人以一事之修舉。勝三載之考績。薄循分之陞遷。冀非常之倖進乎。且 國家課功之典。不止三者。如徵輸敎士祀神勸農練兵訓將興化厚俗。未聞事事有加級。事事有陞遷也。抑臣更有請者。捐俸亦屬臣誼。紀錄用彰勸勉。乃竟有誇多鬭靡。金錢米穀。盈千累百者。是紀錄不足以風示。而反足以獎貪也。是豈 國家鼓勵之初心乎。嗣後竝懇 皇上敕諭督撫按。務須核實數目。方行具題。毋得徒尙虛文。用誇耳目。是亦警戒之微權也。

白

二三

皇朝經世文編卷二十目錄

吏政六 大吏

吏治六大吏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奏陳封疆難以勝任疏雍正七年　　山東布政使費金吾

伏念臣譾劣凡材仰荷　宸眷寄屏藩之重任歷嵩岱之要區每以措置未當自知罪愆孔多迺蒙　天言嘉許欽召赴京竊喜小臣或可常依於輦轂何期　聖意直欲委任以封疆　恩遇之隆至矣極矣微臣何修邀　眷至此惟有奮勉以荅高深何敢暴棄以辜化育第臣心之報効甚切而臣力之擔荷難勝有不得不直陳於　聖主之前者夫巡撫總庶務之成雖案牘較藩司爲稍減而巡撫統羣僚之職其董率較藩司爲倍難必有經文緯武之才而具達權通變之識可決疑於俄頃之際能審幾於未形之先任巧幻之來而中有主宰知緩急之序而出之從容救前人之偏而不致矯枉過正補庶事之闕而不使弊隨法生持大體而不爲瑣屑之圖務遠謀而不計目前之利苟有益於　國勿存畏首畏尾之心但無愧於人勿避招怨招尤之舉然後能整頓地方挽回風俗練兵籌餉而餉足兵精飭吏乂民而民安吏肅必如此方可膺封疆之寄庶不負　委任之隆今臣質既迂拘才復駑鈍且風聞湖北安徽二省吏治民風尙須加意整飭以臣之愚陋尤恐難以勝任在人臣宣力效忠東西南北惟　君所使豈容趨易避難但必力克仔肩方於　國事有濟臣所以自揣而惴惴也孫國璽來京約在年底微臣赴　闕約在春初統乞　皇上量臣之才力以授職示臣之法守以循行臣惟有愈殫愚誠不敢一事苟且塞責一毫瞻顧因循以仰報特達之知逾格之恩於萬一耳

自陳辦事情形疏 雍正四年

鄂爾泰

十月初二日雲南府知府袁安煜到任口傳 聖諭汝到雲南下旨與總督鄂爾泰聞伊不論小事每辦至二三更天若是勞壞時不是欲報朕恩反爲負朕矣嗣後但辦大事斷不可如此欽此臣既捧誦 硃批復疏聆 慈訓感激踴躍非口所能述而荷蒙 聖鑒宛在心目形之欣悅重以慶幸敬繹一德一心之義君臣期共勉之之 旨心動神依不敢復作三代以下想臣復何言實難以自寬也伏念邊方大事惟賦與兵彌以刑名期於無壞凡諸瑣屑皆所分寄若使各已就緒自應持其大綱示以鎮靜以馭羣材今於尚無條理時尙不亟加整飭破其因循雖託言知體實無以濟用況督撫所謂小事至府縣則爲大事府縣所謂小事至本家本人則爲莫大之事稍有疎忽貽累匪淺臣每念及此實不敢少自懈怠以昧天良至於墮官守辱名器又其餘事矣

覆奏駁案等事疏 雍正九年

湖北巡撫 魏廷珍

竊臣接到大學士張廷玉蔣廷錫字奉 上諭嚴訓臣偏執多疑駁查案件以致遲延不結計及米鹽等事臣捧讀之下惶悚無地敬將各件爲我 皇上陳之臣平日遇事過于拘謹臣亦自知屢加改悔至於偏執已見臣則不敢凡地方應咨應題之件必須會稿臣若偏執其非督臣亦斷不肯會稿況案件俱上達於 聖主之前日月照臨之下豈容偏執即如湖北民欠有查出書役侵蝕者從前僅私行催追補項臣於此極言必參出審追使以前侵蝕者力爲完結則以後之書役知所懲而不敢侵蝕所以公同會稿參出並未有督臣不會稿而臣偏執獨行之事至楚省歷年案件遲延臣到任後即用三催之法遲則參其官如遲至二限不結

者卽照例嚴參將遲延之官革職留任在案如果因臣駁查至於遲延臣何能再參以革職蓋湖北案件以前幾年拖延不結者皆因案內牽連督撫司道大員府縣不能取上司之供所以甘受參罰久而不結臣到任後已將田闕一案審結將以前巡撫藩司參處再假印水程一案又將兩司參出革職發審並不敢有瞻顧之處此二條係臣所自審俱已　題明至徐鑒倫揭武闕一案係督臣與臣會審之件司中尚未審解至於駁案如情節未明定罪不當此應駁者若無情弊一駁卽可回覆若駁之卽遲延不回覆者皆有弊也凡有弊之案多不早審早解挨至限滿迫以無可駁之時日欲朦混結案一經駁下又歸遲延於上司此楚中審案之積弊也臣已屢加嚴參無奈積習已久恐駁出以前之弊端故有是言現今假印水程之案五年不結其明証也至地方官歷來求巡撫爲之擔當者多是不當外結之案求作外結以免參罰或倉庫錢糧求通融支放除此之外別無求擔當之處但此乃是上下通同之積弊臣則力除之於應參者必參錢糧不合例者不支此所以謂臣不爲之擔當或因此謂之偏執然此皆弊也臣故不敢與之通同也至官員議事應行應止臣必面爲分晰不使有疑似之處蓋地方官卽臣所屬如有事件卽可當面問明又何用臣之疑乎至山東饑民一件係上年冬月江邊忽來小船數隻既非漁人又不載貨恐爲匪船令人探視其形跡不似匪人臣故云既非匪船聽他去罷不必驅逐但必查其來歷及查其來歷又有自陸路來者方知爲饑民遂令武漢兩府查明賑濟現今陸續委官送回原籍不誤春耕至臣衙門每早開門放水菜時恐胥役傳遞信息賒欠貨物及私添數目字句俱可暗藏作弊臣所以將日用菜蔬及胥役食米各釘一簿凡開載明白者方許買入每早令一人稽查此臣所以防其弊並非臣親身計及於此也臣見歷來官吏參案俱是門僕作弊臣在湖北故用此法門僕之弊庶乎可

賚臣蒙　皇上格外洪恩畀以封疆重任今年已六十有三僅生一子甫及三週臣之有後惟望　天恩保全夫復何所疑懼何所瞻顧一切傳聞臣過伏望　聖明時加教訓有則徹底洗滌無亦倍加勉力夙夜勤惕策勵駑駘以仰報　高厚於萬一耳

與湖北巡撫莊公書　袁枚

古之人非水火則兵農弊弊然以天下為事非好其名也適逢其所當為者耳巡撫之所當為莫如察吏以安民而立功垂名不與焉何也一吏之不察必有數十萬人不安者十吏之不察必有數千萬人不安者以數千萬人之未安而為巡撫者方且增倉儲浚河渠改棘闈以為吾勤大勳以施于烝常彝鼎氓之蚩蚩笑且詫曰吾儕朝不保暮而何儲倉穀為吾儕怨氣壅塞而何通水路為目擊士林沮喪而何修試院為宜祝而詛宜喜而怒非民之無良也緩急不稱故也且此數者非財不辦今天下之至不足者財也財不足而強為之勢必有勸捐勒罰之舉捐罰一行而不察之吏因緣為姦然公勇於自信故違物情而持之愈堅卒以罰朱聃事受譴譴亦何足為公累也譴而宜乃累公矣使公仍在吳僕未敢言或六月暫息又不必言今幸而忽仆忽起曾不終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恐公益自信所守真可以歷夷險經大故而不動從此孤行一意立功名愈勇察吏愈疏再一失足不深負遭逢而為好已者所戚乎昔張曲江居憂奪情兼政富鄭公居憂五徵不起公此時不師富公師張公必非得已然即此可以見天下義理之無窮而執持之難定也伏願公先致知而后誠意先察吏而后立功知果致則意自誠矣吏果察則功自立矣孫興公稱劉尹云居官無官之事作事無事之心宋神宗與韓維論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先有此心此二語者所見俱超願公察之許趙兩公

均以公故得罪。今首事者遷朝。附和者未起。似宜引罪辭位。以召復兩人為請。在兩人果君子。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而公居上臨下之道。不如是則心不安。日後用人亦難得力。貧賤之交。蕭閒之筆。故敢布其腹心。

覆兩江制府策公問興革事宜書　袁枚

某月日明公公牒到縣。命將地方應興應革事宜。明析敷陳。具見大君子尊主隆民。卓然有所建立之意。枚伏念江南州縣七十有奇。其間剛柔異俗。風土異宜。印官為所得為。不必煩稱於大府。若肩陳細事。在上為侵官。在下為塞責。非所以副盛意也。其所應陳者。或同是恩施而應分緩急。或名為成憲而實可變通。或事關全省而非敷奏不為功。或效在百年而非駭俗不能辦。此則責難君子之事。明公其有意乎。夫從古蠲租賜復之恩。未有隆於　本朝者。　皇上登極未久。已兩免天下全租。含哺熙熙。貧富共之。獨不免累年積欠者。　聖心非有吝也。以為蠲者上之特恩。稅者國之正供。兩不相假。政體宜然。然積欠有應徵者。有不應徵者。有雖應徵而不能徵者。民欠吏侵。此應徵者也。坍荒水旱。此不應徵者也。吏雖侵而吏亡。民雖欠而民亡。此雖應徵而不能徵者也。今一例徵之。勢必屈管而行。或命後來業戶。為前人代償。或取現在田廬。將坍糧飛入官。雖逼認而不能言其理。民雖強認而無以服其心。此處似宜分別詳勘。奏請徵免也。與其寬百萬應納之稅以恩富民。孰若免錙銖不應納之稅以恩貧民乎。常平者。漢時良法也。東漢劉般傳中。已極言其弊。而今更甚。某地登穀。官往買。商亦往買。商買而穀仍賤。官買而穀必貴者何也。商東買而西賣。官一買而不出故也。當其買時。運工若干。潑撒若干。及其貯也。雀鼠耗之。霉蒸耗之。一縣貯三萬石。十縣便三十萬石矣。十縣之地。不滿六七百里。而虛糜三十萬石。此米貴之本也。及至新穀已升。例應平糶。大府慮州縣巧為出脫。一駁不許。再駁不許。或竟

許之矣則又準守糶三之例溢米不增挈其盈餘上輸司庫仍發奏定之價嚴督買補州縣明知糶易買難則甯坐視米價翔貴而姑且貯之以省累夫錢穀之在民間猶血脈之在人身也商賈之在民間猶氣之行血脈也氣一日不行血一日不流則人病枚愚以爲錢之所在卽穀之所在也今之民未聞有抱靑蚨而餓死者商之所在卽倉之所在也今之商未聞有積死貨而不流通者爲積貯計妄存穀價於庫待本地豐收隨糶隨補成災時有穀賑穀無穀賑錢於鄰省之撥賑亦然其輓輸便故無糠粃糅雜之弊其除放明故無升斗侵削之弊四方之商聞某地之錢多而米少也雖萬千石往矣至於糶價盈縮本無一定原非公家之利應交州縣仍歸原額不必上輸如此則錢穀流通而政體亦得社倉者宋時良法也金華社倉記已極言其弊而今又甚社何穀民穀也爲貧民借者計也今貧者求借不得富者不肯借而必强與之所以然者慮借者不償而社長代償慮社長不償而官將代償故也然則非社長過矣幷非官過矣是督撫之誤民穀爲官穀而奏入交代者之過矣州縣敷衍成例不得不詭立姓名申於上曰某也借某也還其實終年屹然存社長之家而已有若無實若虛與民何益而且社長一與官接役累不支纍封之家賄賂吏以求免而里胥知其然也則又故報多人爲索賄計是社倉於貧民無角尖之益而於富民有邱山之累枚愚以爲鄉閭任恤非官所强每一邑中或應捐應借應還或竟不必捐不必借不必還聽州縣自爲區畫待至災年然後核其成效以定課最所謂良藥期於利濟不期於古方也訪濟者上游剔弊之苦心不知訪不足以禁弊而徒生訪之弊州縣者命官也尚疑其非賢而訪之所遣訪之人非命官也何以知其爲賢而信之乎且也民不畏有形之浮收而畏無形之勒索雖極貧者負粟而來莫不多帶升合備耗折之需今操之已蹙邏察成羣風影未來消息已到料量掩覆仍取之民

從來弊不生於法中則生於法外法中之弊易見而法外之弊難稽上之所禁者浮收也不禁其擇米也其應否掄篩米雖自言矣上之所察者斛面也不察其抑勒也其誰爲後先無從察覈矣於是有行賄爭先者有倍價折帛者有囑紳衿誣諉者有罄其行李資糧而號呼於路者噫好除弊而不善除弊之效乃至此乎故以爲訪官者密訪之於平時而不必專訪之於收漕察漕者密察之於民間而不必專察之於倉內王道蕩平不先逆詐果有橫征聽民上控嚴禁抑勒而寬假於浮收如是則大體立而要領得矣蝗爲天災春秋書有蜚未書捕之之法晉劉聰不捕蝗關中轉豐唐姚崇始議捕之而白居易詩中已極言其弊今督捕之官太多一蝗甫生衆官廝集車馬之所跆藉兵役之所輘轢委員武弁之所驛騷上官過往之所供應無知之蝗食禾而已有知之蝗先於食官而終於食民捕蝻而裂其衣熏鼠而拆其屋固不如勿捕勿熏之爲愈也且蝗之捕果可盡乎凡所謂捕蝗而蝗盡者皆欺也皆待疾風暴雨而后殲旃者也聽民自捕而官不與焉民間之禾蝗食者半存者半強民分捕而官督焉民間之禾蝗食者盡蝗不食者亦盡故愚以爲嗣後捕蝗之法宜專責有司不必多差官弁果匿災耶自有輿論果成災耶自有王章若因其所小不便而轉生其所大不便固不可也今大府訓州縣輒曰爾其察吏乎勸民乎除盜乎故以爲上之所以相詔與其所以相率者事事相反也夫州縣之胥所恃以剝民者無他文檄而已上官之胥所恃以剝州縣者亦無他文檄而已無端而取遵依無端而取冊結無端而駁式不合無端而印文不全此固若輩剔辦之故智而爲上官者乃亦不信人而信法偏好立規條教令畀之權以濟其姦卽以江邑近年論之一行版圖順莊再行保甲循環簿再行印契之三聯完糧之版串再行道府之提比約正之値月當其始也明罰敕法若不可終日而意在必行及其終也形格勢禁亦自悔其初

心而視爲故紙枚愚以爲督撫之使吏治民如使工人之製器也物勒工名以考其成足矣何必爲之製一斤造一削代斵而迫驅之乎又如田主之督佃也予之牛種待其菑穫足矣何必爲之隔疆越界揠其苗而助之長乎遂古以來未有多令而能行多禁而能止者也詩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鬵言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也荀勗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省心上行文書能省尤善其必不能省者挈其最凡月行若干行少則大府之體尊必行則　朝廷之法立其在上也官與官共事而不使吏與吏共事其在下也官與民共事而不許吏與民共事捐死法而任生人隋劉炫對楊素之語深可思也左氏有之曰非德莫如勤尚書曰六府三事惟勤勤之益於政也如是今公亦知州縣中有求勤而不得者乎赤緊之地四衝之衢嚴上官之威以及其妻孥子姓以及其傔人別奏若行轅若水驛若廚傳酒漿若關錢雜賜瑣屑繁重而爲大吏者方且盱衡厲色矜矜自持餽芻禾不受餽牲牢不受然而不受之費往往更甚於受者何哉在大府以爲吾既不飲若一勺水矣其所應備之館舍夫馬當無誤也而不知扈從之人所需不遂則毀精舍而汚之鞭人夫而逸之詭程途而誤之入山縣則索魚入水縣則取雉臨行或并其供應之屋幕几帟銀杯象箸而滿載之雖忠直之士亦多畜縮隱忍佯爲不與較之說以自寬而不知爲政之精神已消磨於無益之地矣其在會城者地大民雜事務尤多不知每日參謁之例是何條教天明而往日昳而歸坐軍門外聽鼓吹者幾何時投手板者幾何時待音旨之下者幾何時忍渴飢冒寒暑而卒不知其何所爲以爲尊督撫耶至尊者　天子而未聞在京百官終日往宮門請安者以爲待訓誨耶一面不謀何訓誨之有而父之教子亦無終朝嘵嘵者及至命下許歸而傳呼者又至不曰堂廡瓦漏則曰射堂須圬不曰大府宴客則曰行香何所略一停候一籌畫則漏鼕鼕下矣雖兼人之勇

其尙能課農桑而理獄訟哉不知當其雜坐戲謔欠申假寐之時卽鄉城老幼毀肢折體而待訴之時也當其修垣轅治供具之時卽胥吏舞文匿案而逞權之時也朝廷設州縣果爲督撫作奴耶抑爲民作爹耶淸夜自思旣自愧又自笑也故以爲國家設佐貳丞尉本屬閒曹一切雜徭宜委辦治使州縣得盡心民事如此而田野不闢獄訟不理者宜亟亟劾去以讓賢路除盜之法自當責成捕役然庶民在官久無下士之祿吏胥分潤良民猶之可也捕役之財取之盜賊取其財而捕之無是理也而大府一行提比則來往有需經承有需行杖者有需彼方跼膝跪足供張之不暇而何暇禽盜且以忠恕之道待捕役勢有不得不取盜財者就江邑論之額設捕三十法當領八十金以八十金養三十捕每名約得二金有奇而其所謂二金者制府之鳴鉦者分焉揚旗者分焉巡道之擊柝而張繖者分焉名下之白役又分焉其足不足尙待問哉及至詣府受遣踐更遞換莫不鮮衣肥體稱娖而前遞解軍流莫不器械資糧犁然具備思其所以謀生所以應官與其所以甘心敲扑之故而不禁心悲髮指矣雖然彼養盜者名捕也能養之必能擒之今之充捕者乞匄類也不能養盜而盜亦不屑供養之然則何以自給曰賴朝廷有樂戶蒱博宰牛等禁彼取月例嚇飛錢以度其日而攫獄遏訟以及爲盜囮者亦間有之彼之所藏身立命者仍在朝廷禁令之中然則禁者何以禁而令者又何以令乎故以爲欲擒盜宜先養捕將嚴罰宜先重賞嗣後請核縣庫司庫一切贓罰閒欵合計若干增爲稟假充爲賞費俾此輩守法度於平時貫細作於臨事則路不拾遺非難事也天下人才本於學校學校之設多在州縣選士學臣一過便已造士校官率多頹廢與士相親非州縣而誰令執州縣問曰爾所治某士賢某士不肖大率不知也其所知者非巨紳卽大賈而已其病亦自上率之也州縣進見大吏無問文風士習者上有不好下必有甚焉

者矣且夫　國家武學之設似可省也天下之民秀者爲文勇者爲武其勇者既有兵丁行伍收而用之矣其秀者又有膠庠生貢收而用之矣　國家養兵業已多費復爲之設武學而三年一大比爲糜各省錢糧萬計其所得者多非文非武之人臨試則習跅張具韝鞿平時棄之倚符騙張一邑之中破敗者十之六七大抵虓勇之人無所拘束則必橫行兵之不敢橫行者訓練多而管約衆也武生卽兵類也督學遴教職卑其誰訓練約束之按武舉始於武后武學始於宋紹興本屬權宜之制公盍題革此科以其費爲各省養士養兵之用未嘗非盛舉也凡上數條明知日不增燭費有餘光然春雷既聲百蟲雖嘿亦倘有明知不能強公而又不敢不告者則莫如用人夫用人何以不能強也以苛令之明而失之嚴象以諸葛之明而失之馬謖公羊曰聽遠者聞其疾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形不察其貌此之謂也然綜要亦有可言者大凡居高位者能識同體之善而忘異量之美故使人得以揣合倖進願明公起而矯之已高明則必加意於沉潛之士已厚重則必寬容夫倜儻之人已苛察則不可輕信讒言已靜鎭則不可竟無耳目已不媚　天子而後能覺人之諂諛已能力追古人而後能識人之庸俗病百姓者雖小必誅誤頓遞者雖大必赦工獻納者雖敏非才昧是非者雖廉實蠹龔黃不同術而同歸於治周來不同虐而同歸於亂要在觀其大節之所在而審其性情之眞而已枚所見如是未必皆當然於大君子之前布露所畜或不以人廢而采其言或卽以言觀而知其人幸甚

上兩江制府黃太保書　袁枚

嘗聞天子有諍臣而不聞督撫有諍吏者何也蓋忤天子旨雖得罪而所以被罪之故天下共知好名之士或優爲之忤督撫意督撫不能以忤意罪之必摭別事方登白簡雖得罪而所以被罪之故天下不知好名之士

亦不肯爲況以明公之威重視天下才若踞泰岱而臨邱陵較諍尋常督撫吏有難焉然枚一乞病吏耳公獨勤勤咨詢豈非知其難而欲聞所未聞耶伏見公撫甘肅時　上命公提兵勦邊公毅然不動封還詔書卒至邊民大安此公之以識量抗　天子也鄂西林當國人多目懾之公以一總兵官獨不爲屈此公之以氣節抗宰相也夫公之識量氣節能抗　天子宰相而人之進言乃不敢抗一制府此亦公所深悲而日以巳之所能者望天下也然則公來江南三年矣未嘗鷹鷙毛摯而民怨未嘗彈劾貶竄而官愁未嘗偏聽喜事而武弁放紛未嘗鬻獄賣爵而幕府受謗是誠何故哉夫本無愛民憂國之心而悖於行事以傳於此名者勢之無可奈何者也實有愛民憂國之心而忘其流弊以傳於此名者事之立可改移而豪傑旁觀之所深惜者也竊以爲大臣之弊有識可以得小人不可以得君子者有威可以治邊防不可以治中土者有察事明於遠而暗於近敬君知其小而忘其大者是數者不可不察也夫黜陟賞罰先王治世之大權也先王有治世之大權足以制天下矣然必推心置腹以要之筐篚酒醴以文之委曲繁重若是者何哉孔子曰賢者避色孟子曰禮貌衰則去之古之君子雖君父前尙爭此區區者以爲重其身而後道可行也況同食天祿同供天位者乎夫南面而臨能薦人能劾人此天子之所託於督撫者若夫剔𠠝之奴叱之斜睨而唾涕之此非天子所託於督撫者也在公以爲不輕劾一官不輕誅一吏惟於聲音笑貌故爲峻厲使人憚而不敢爲非殊不知彼小人耶劾之非刻而辱之何足以爲懲彼君子耶薦之非恩而慢之徒足以爲怪天下固有受千金而不感得一言而馳驅者又有見微色而深恥受刑罰而恬然者人之不齊或相什百或相千萬故先王以禮貌待君子以爵賞勵中才以刑戮加小人猶懼勿給也明公乃欲以區區之聲色取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一例陶鎔之先推之

於廉恥以外而後置之於腹心以內不已過乎一切大府出巡舟車廚傳之飾傔從入謁磬折趨拜之爲皆吏治之末節臧獲之能事也人之精神必無兩用悃愊無華者必不能供張儲待奔走捷給者必不能愷悌宜民公之獎許往往在彼而不在此故曰可以得小人不可以得君子也公治西川又治甘肅皆邊地也苗夷相鄰機貴神速故耳目宜周纛下將校纖悉必報非得已也若南民柔弱無所用之明公偵事委之武弁武弁受委託之兵丁此輩不知是非實固有賞虛亦無罪朝匭一投暮符立下東馳西突所在驛騷在公以爲仍付有司鞫訊然後裁之以法當無頗戾不知督撫之威有雷霆萬鈞之勢從空而下訊詳拘解逐層核轉縱或深明無罪立釋拘繫而被訪之人已棄產破家而不可救萬一委訊之官人本傾危以有事爲榮以深文爲技妄控擋公意張口輒曰大人訶察甯有誤哉其幕客亦曰縱十事九虛亦須坐實一二爲制府光顏在公澄剔之苦心爲小人迎合之捷徑豈不可惜夫州縣屈法有公可申訴也公屈法誰北走長安以申訴乎而兵丁者習慣於刺探經營於恫喝勢必相引爲曹挾持有司文武交惡詩曰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又曰無易由言言不可逝矣言誤聽詭隨之言政令一發便不可挽故曰可以治邊防不可以治中土也遠莫遠於傔從之家庭近莫近於明公之左右今屬吏牀第訴誶公能知之文牒宣揚及至衙前之散從養馬之健兒謥詷不法而公不知所過州縣捽轡叫呼在公不過一榻之安一飯之適而乘高勢而爲邪者如雲而起易稱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言自治貴嚴也今反其道而爲之故曰公之察事明於遠而暗於近也　上南巡所治橋梁山川原許開除正供不必門徵戶罰況　詔書重疊惟恐累民而公故欲反之以爲心知微旨君行制而臣行意非所以待堯舜也公之言曰南民狡獪無忠愛之心故一大創之不知忠愛者民之油然自生者也非可以威力取也今聞紳

士設綵棚經壇公聽之可止之亦可乃嚴拘爲首將置之法及紳士懼而星散又大逆公意而牽持洶洶公之心以爲彼紳士者當捆載而來爲有司者當拒絕而去陰用其貲而陽不受其名然後　上不知而其道兩便也然紳士既欲獻媚於　上必不肯捐貲於無名之地　上尙不肯累百姓又豈肯加罪於獻媚之人此理之易明者也彼納手旁坐而禍至醵錢効忠而禍又至進退倀倀其能無怨乎古人先庚先甲革言三就皆所以帥民趨事也公於迎鑾大典而無匪怒伊教之思故曰公之敬君知其小而忘其大也以上四者皆公之過而無人敢言者也枚之意公當行者蓋不在是焉其一曰遵定制以肅官方夫屬吏見督撫會典甚明府以上法不當跪道州縣以上法不當自唱名先王制州縣卑其職而不卑其禮者何也卑其職所以使民親也不卑其禮所以防民輕也公何不體此意敬士尊賢其不法者劾之不使跪拜營求而得免曰爾固得罪於天子百姓也非得罪於我也其賢者薦之亦不使感恩曰爾固有益於天子百姓也非有益於我也如是則正人出人才得矣其一曰總大綱以扶政體朝廷官職各有攸司丞尉之權縣不可侵州縣之權府不可侵苟非其人甯劾去之官果冗甯奏裁之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今宰牛捕博之事動煩公訪過矣枚聞雷霆之威不輕擊人然一旦虺虺而下未有能跪而求免者公之訪漕也檄張七縣及其終也不劾一官使七縣不當訪而訪爲失明矣當劾而不劾爲失刑矣疑者曰是何若蒿火之暴怒而無繼也黠者曰是公之用詐也公明知七縣漕政之不善而利其多費以辦供張恐其不喩意也故威脅之又恐御史之糾之也故先爲訪案以待奏對地步非眞欲剔其姦也在公未必有此意而形跡固已如是可不戒哉其一曰遠僉壬以停羅織夫官之爭名猶商之爭利也善爲商者不居奇貨則物價不騰人心亦靜不善爲商者挾奇邪譎觚以來則街巷聚觀矣

公一則曰振作再則曰鋒利於是在位者莫不嚴乎如有怠色兩袪高蹶而張之曰某賦功某屬役某薰一豪某速一訟及考其實雖尋常簿書尚茫如也要知事果當爲君子雖日行數百端必不肯煩稱於上以炫其才今之事未行而言先至者公亦可知其故矣有事然後可藉端求見求見然後有言可陳有言可陳然後有恩可冀其同寅僚友往往互相攻發以求見悅於公而代其位又憚公之明而難欺也故司馬謀太守之位必假別駕以擠之縣丞謀州縣之位必假簿尉以擠之何也使公之不疑也然公之不疑而去其一用其一則固已墮其術中而不悟樹荊棘者徒受其刺樹桃李者終飲其甘舉錯之間故宜慎也其一曰去權術而歸至誠公之忓衡厲色呵官吏而忤朝貴者豈公之性哉蓋公之術也從來英明之君惡人沽名尤惡人立黨　上之英明冠百代者也公知之深矣務在孤行一意時時爲率作興事毫無顧忌之狀使官民訕我詈我而我之不好名也明矣內而九卿六曹外而撫司提鎮從不以寒暄相接使人人怒目相視齊其口都無好語則我之絕攀援而無黨也又明矣縱有過失難免彈射而一託之於招怨有素使　上若曰黃某者孤立之臣也彼只知有君耳愚民憎之同列忌之是甯足相排笮耶愈毀之乃益所以深譽之久而人人知其毀之無益則亦不復有以蜚語上聞者矣古大臣則不然不求名亦不避名不與人爲同亦不與人爲異公何不勉而進焉伏念公官宮保尙書子作監司年屆六旬受　國之恩可爲極矣人臣之榮可謂至矣自此以往雖爵上公加袞服於公亦何加增哉惟願公聲名流千萬歲揖讓於古大臣間而不以挾術固寵自足則於枚所傾盡陳說者或不無采取焉死罪死罪

請入覲藩臬面奏條陳疏

徐元文

竊惟三年大計藩臬兩司並令赴京朝覲蓋以一方之政治於藩臬兩司是寄爲羣有司之綱領是以三載考績之期毋論道里遠近俱令趨事闕下固將以閭閻之利病陳之黼座而　皇上因以鑒察其才能爲黜陟進退之地既明試以功矣又必敷奏以言此卽古者述職之典也舊例藩臬入覲俱許條奏地方事宜但僅得由通政司投遞引見一次辭朝卽行於述職之實猶爲未盡茲逢宇內底平之會鉅典復行臣請　皇上特諭各省藩臬朝見之後卽將所屬地方應行事宜各具本章面行條奏仰候　皇上親加諮訪聽其敷陳其才具之優劣議論之得失自難逃於奏對之下　皇上知人善任睿照至明從此黜陟進退在　宸衷自有洞鑒而各省藩臬跋涉赴京亦得面陳事理展竭悃誠於　天顏咫尺之間較之封投銀臺尤加親切臣又伏見　皇上愼重用人凡廷推巡撫遇有藩司多蒙馳召與其臨時赴闕何若卽試之于入覲之時況今年大計藩臬舉卓異者極多　皇上鑒其才能之高下兼可以知督撫所舉之當否於察吏用人之典似皆不爲無補也伏祈採擇施行

清釐吏治三事疏 順治十三年　給事中柯聳

臣思圖治之道杜絕營私方可澄清官守軫恤民困先在嚴革弊端以臣得之耳目最確者約舉三條敬爲　皇上陳之　一嚴上下之體以杜徇私自古有一定之官守卽有一定之名分上官非養尊屬吏非曲謹也蓋以體統嚴則情面可杜名節重則操守必廉近時積習相沿莫如屬官拜認門生明末凡經撫按復命列薦者去任之後方稱門生乃流弊日甚凡州縣之與府廳府廳之與司道司道之與督撫按往往師弟相稱執禮維謹借門生爲獻媚之階梯假執贄爲行賄之捷徑甚或曠廢職業專務逢迎餽節賀壽百計結歡上官樂其

趨承每至曲爲徇庇安望有強直自遂私謁不行所稱清白吏乎臣請勅行督撫按以後如有屬官拜結門生密訪得實特疏糸處不得知情容隱俾各官絕意鑽營自必盡心職守簡省結納並可勉勵公廉是亦清官守而肅吏治之一端也

一重巨蠹之法以窮奸竇夫 朝廷重任巡方總在安民察吏故官府既有糾糸胥吏亦有考察至于一二巨蠹尤應執法嚴懲然臣見近日察訪衙蠹只行于小而不行于大不知官府之衙門益尊則胥役之狐假愈甚統計各省上而督撫中而司道書吏承差爲數繁多通省之事在其掌握一切錢糧出納文移遲速刑獄大小賦役高下那移脫換線索由己故一入衙門無不乘堅策肥良田廣廈不知得之何來故江浙之閒司道掌案書吏每名充頂之費輒須數千金苟非思取償于一二事不難倍收于一二年胡肯出此重貲以營一胥吏之缺也年來州縣之積蠹無不改名易姓投入上司衙門雖屢奉 申飭究竟具結遵行總屬虛文朦混按臣稍有瞻狥便多投鼠忌器不過以州縣數人報解贖鍰充數塞責乞 皇上嚴飭巡方諸臣上自督撫司道衙門諸吏務須一體察訪苟有罪蹟昭著立行拏究如果能訪拏大蠹巨憝考核之日當加奬賞如仍前僅以州縣下胥充數者竟以不職論處庶律令從公而人心允服矣

一禁官買以甦民累臣思人臣撫理一方官職無論崇卑俱宜仰體 皇上愛民如子之心以惠養小民然愛民務先潔己自古廉吏有懸魚瘞鹿之操酌水投錢之節方能扇布仁風助成化理近者貪汚接踵大者無論即其小者如官買物件一事積習難除在上司封發價銀塗飾耳目未嘗不謂發價平買其實所發之銀不足原價之半而州縣下吏陰喻其意或私派于里民或取辦于行戶物數既完原銀并繳百姓累賠而不敢明

言州縣奉行而[illegible]之無奈故地方有一土產則百姓受一大害吏或差役執票橫索除買物件之外有供應飯食餽送路費數倍之苦乞嚴飭督撫按以後每府州縣前及大市鎮處勒石一通明刊奉　旨不許官價勒買物件違者即以違　旨論幷計贓坐罪如州縣官有奉上司衙門官買者罪亦如之如此則見　國法旣嚴人心知儆廉隅少飭而民得安生矣

請考覈州縣實政疏乾隆九年

吏部尚書訥親

竊惟吏治貴有實效奉行務去虛文外省自督撫以及各州縣皆有應盡之職守而州縣爲親民之官凡教養大端能盡一分實力則百姓受一分實惠加以督撫綜覈得宜自然令行禁止有月異歲不同之象乃外省政務非不遵循成憲辦理然浮文常多實惠殊少如欽奉　上諭覽內外臣工條奏應行事務在督撫大吏固皆恪遵罔懈督課維嚴由司道行之州縣亦復鄭重嚴明然於行文出示之外求其遵奉之實際則十無一二前蒙　世宗憲皇帝降旨令各督撫每年於十二月將奉到事件各條各款如何施行及行之如何已有成效繕本具題蓋洞悉外省因循積弊藉以儆省振刷之意乃行之旣久又復視爲故套不過令書吏隨例塡敍旣鮮稽核之實有違述職之義臣之愚見似應將具題成效本章停止竊思朝廷良法美意凡以爲民也但其中有未能期效於旦夕者亦有實力奉行即可收實效者如興學校端士習振民風及農桑樹畜河渠水利諸善政皆所應行其造麴燒鍋賭博健訟刁悍諸事定例綦嚴皆所應禁然當因地制宜從容觀效未可以期之旦夕也至於盜竊打降及崇尙邪教等事關係於民生風俗不可不爲急除果能力爲整頓固可旋至而立效也其所以行之而無效者蓋以各省州縣惟以簿書錢穀爲事其於境內戶口之貧富地土之肥瘠物產之

豐嗇民情之趨向習俗之美惡以及山川原隰橋梁道路一切漫不經心官之與民條教之外既無餘事民之與官納課之外漠不相關上下之情不相聯屬安望其令行而禁止乎臣請敕下各省督撫酌量各州縣地方之大小事務之繁簡定以一年半年之限令該州縣官徧歷境內鄉村逐一體訪確查各就地方情形將某事所當興舉某事所當整飭行之有無效驗之處據實造册詳報該上司卽據此以爲考核歲終督撫將通省某某州縣某事興舉若何某事整飭若何有效無效核實具摺奏聞如此則爲州縣者知上司之考核以實不以文則凡職分所當爲考成之所係自必實力奉行不敢虛應故事況百姓之休戚果能相通地方之情形又能熟悉其平日一應戶婚田土詞訟錢糧自易於措辦可省案牘之煩卽猝遇水旱不齊亦可斟酌緩急措置得宜則事事皆爲實政於吏治民生不無裨益矣

請釐吏治五事疏 嘉慶五年

御史 張鵬展

臣邊省庸愚知識淺陋蒙恩擢置諫垣夙夜兢惕無可自効竊思來自田間於民風吏治間有所聞謹條列五欵恭陳御覽

一嚴幕友以肅吏治也幕友所以襄吏治而其弊也適以蠹吏治蠹之最者厥弊有三一則督撫用屬員爲幕友前經諭旨申禁聞督撫仍有踵行之者不可不嚴禁也蓋督撫於屬員上下之體嚴肅苞苴不易通卽有私通尙恐礙旁人耳目惟用屬員爲幕友且題補駐省之缺晨夕出入無避忌外與各州縣爲同寅往來交密最易夤緣無從覺察是以營私之督撫無不用屬員爲幕友其害最深卽使督撫無私而該員上下通透借端撞騙亦所不免否則與官親瞞隱該督撫表裏爲奸勢所必至督撫養廉優厚豈力不能請一二幕友而必

借　朝廷名器提拔陞遷以代束修之費卽如直隸之吳兆熊李三晉係梁肯堂親用爲幕友之人聲名狼藉吳兆熊由主簿微員不數年陞至同知胡季堂復題授冀州直隸州知州且題李三晉爲駐省同知恣其出入所以不能免於物議也一則上司薦幕友於屬員外省陋習遇有新州縣到任作幕者營緣求上司薦舉或賄託上司之官親幕友央求轉薦督撫司道府均所不免其缺大者往往至人浮於事甚則有空食束修而不理事者謂之坐幕且該幕友以爲上司所薦自高聲價多方需索挾制本官稍有拂意卽轉至上司衙門煽動鈎連以取重價凡幕友積習其慣在何省卽于其省樹聲氣黨援倘有別省請來者卽於上司同寅各衙門五是非或與上司幕友遇案情翻駁作難是以州縣之畏幕友更甚於畏上司其弊不可不除也一則幕友互相相排擠使不能容而彼之黨與乃固如福建之漳浦侯官廣東之番禺南海等缺每缺須用幕友四五人每人束修至千五六百千八九百不等一缺之束修已近巨萬卽小缺亦不下數千官之廉俸本有定制此種出自何項不得不朘削民間吏治愈難清理卽有稍知節儉之州縣而幕友之結黨盤踞不可復挽其爲害地方不淺也凡此三弊宜嚴行查禁而吏治可以肅清矣

一專倉庫責成以重帑項也州縣虧空倉庫挪新掩舊各省積弊皆然近年間有督撫費力稽查設法補綴一二而一轉手又已蕩然各州縣見積習相沿愈生玩狎終無完補之日蓋州縣自有廉俸且陋規未經盡革何至虧空臣思數十年來虧空之故有四一素性奢靡者需次旅邸已負逋累累甫到任卽挪項償逋在任內復縱性豪侈遂虧短日甚一專意逢迎投所好以邀上歡遇有美缺竭帑鑽營希圖保題倘上司經過多方曲探上意不惜巨費抑或劣跡經人告發竭帑饋送以求曲護一心地糊塗或官親及長隨散耗漫無覺察或因上

司徵厲聲色即茫無主意遂不復顧惜帑項者有之一專意營私見近日虧空未即發覺自分才短無可上達到任即事侵漁或將帑項私寄回籍或開庫爲子弟捐官以爲虧空係衆人之事牽纏攀累或難盡誅所以徒私迄無顧忌也若因公賠墊以致短少實不過百中三五而已如此而督撫豈盡無知覺乃全無參辦者何也臣思其故蓋亦有四一則避處分屬員虧空上司有失察之咎且有攤賠之責所以欲圖趨避遂成徇隱一則恐牽連上司或受過屬員之饋送供給所以不敢辦一則徇情面雖有潔清自守並未受屬員餽送辦差之費而所屬藩臬道府不能保無需染連累多人動成大獄所以甯隱忍而不肯辦也一則狃積習近來各省虧空俱未辦出一人獨辦反或招刻薄之名遂至習爲固然而恬不知怪夫以積習既深之後誅之不可勝誅但不早爲設法經理軍國重計聽其縻耗日甚何時爲認眞之時是必思善後之宜以挽數十年積重之勢也臣以爲從前虧空須徹底查清而善後不可不預欲善後在易於舉發欲易舉發在專其責成若督撫司道同分重責反瞻顧而不易發惟以清查虧空專責之各道道員事務稍爲清簡且一省數道分巡耳目易周或有虧空准其特參如無虧空亦每季出結咨部稍有虛揑一經發覺與虧空之員同罪則該道必不肯身負重責聽州縣之奢靡縱侈借公帑苞苴以邀彼功名也且有貪婪之督撫兩司亦稍懼該道之乘其後該道事關切已人亦不得議其刻此所以相制相維也雖該道權似於重然道之所查者虧空耳使倉庫完全該道又何從而勒詐之且道若貪婪不法督撫原可參奏此更所以相維相制也

一寬童試考額以絕苞苴也歲科兩試文武童生由州縣錄名送府由府錄名送學政向來並無額數自前山西學政戈源奏請錄送童生須大加淘汰務取清通有五十卷不通者即議處州縣戈源初意因年老厭事卷

多艱於翻閱欲耽一時之逸而不知貽無窮之累臣見近來州縣借詞淘汰視爲利藪有將應考童生僅錄送一半及僅小半者而留其一半以爲居奇之地往往有不錄取者出銀賄買數金以至數十金不等名曰買卷買多者多送買少者少送以臣前歲告假回籍一路目擊耳聞所在多有伏思童生聰慧亦隨時長進由縣府試待至院考遠或年餘近亦不下數月不清通者轉而清通正宜寬以勵之況一爲漁利起見有錢者不通必取無錢者雖通必棄寒畯數金何處設措以致裹足不前小試爲士子進身之階似此其爲人才之害實非淺鮮懇乞停止此例止許查明身家清白除刑喪過犯以及籍貫與例不符外其餘概行全送以杜絕弊累亦以廣勵士氣也

一嚴禁濫役以舒邊民也廣西自乾隆五十三年兵靖安南而思恩南甯太平鎮安泗城各府按戶派撥民夫於各塘堡搬運軍需自大功告蕆之後十餘年相沿事竣而派累未裁每日需夫或數十或百名在塘堡伺候每一州縣多則十餘塘堡少亦五六塘堡而一邑農民散居各村離官道遠者或數十里百餘里二百里不等每日輪帶糧食在塘堡露居野處荒廢功業其小村之人少力竭棄田逃散者更不一而足且塘堡本無當差之役惟往來胥役長隨幕友客商人等出小費於各衙門營取夫票累路派撥近年村民屢次上告督撫批飭禁革而州縣離省會遠者其胥役長隨俱願塘堡有夫以任其恣派且每塘堡有登記往來公文之號書借此向用夫者討取小費或村民間有不能當夫者每月暗補銀於號書號書借此與衙門之胥役長隨分肥慫恿本官拘累良民而地方官又或受號書等之月規遂仍顢頇奉文而不即裁革拘服田力穡之民日寢食於風雨塵塗之苦饑而不能謀食寒而不能謀衣奔走流離實難度日數府民生所關非淺此臣之所目擊情形者

伏乞　飭下督撫嚴禁毋許堡立牌宣示並細訪吏書胥役有仍前私斂侵肥者重治以示炯戒庶邊氓胥安耕鑿矣。

一嚴採買以安民心也。去歲吏部尙書劉權之奏准採買穀石。須於鄰邑採買。今春直隸總督胡季堂。又請以鄰邑難於搬運。請仍在本境採買。竊臣前省親回籍。家居三年。往來數省。訪知民間之不便。莫甚於採買。而地方官之欲借以網利者。亦莫易於採買。臣籍隸廣西上林縣。即以一縣言之。自近年來地方官俱私行採買。按戶分派。每年或五六千石八九千石不等。俱折銀漁利。乃嘉慶二年淸查額應貯穀一萬四千石之數。反欠一萬一千石。奉文分三年買補。每年三千餘石。而地方官因既奉文。派累更多。上年地丁糧米六千五百餘石。按糧支派。每石糧穀二石。已成一萬三千石。除應實買三千餘石。已冒買一萬石之多。外又按烟戶。每團買穀三百餘石。上林十三團。又成四千餘石。重重派累。百姓之苦。不可言狀。且百姓或數十里百餘里運穀至城。街巷露居。一旬半月而不肯收。復向索費用。謂之隨封。蓋必如此而後使百姓願升價折銀也。其實收穀不過十之一二而已。一年如此而民困。疊年如此而民吏難支也。臣原不宜言本地方之事。第一邑如此。各邑亦不相遠。一省如此。各省亦不相遠。且採買普按錢糧戶口。則受累既同。民力實不能支。以至相約不領。則官必多遣差役。追捕勢急。即事端多矣。前年貴州之興義府。毗連廣西之西隆州。邊民不靖。鬧實因採買迫勒而起。特地方官不肯實報。而以邪教飾其名耳。此種積弊。南省視北省爲甚。至邊省又更甚。由一省言之。離省會差遠者又更甚也。劉權之所奏。亦必有所見聞。請於鄰邑買採。不過欲杜派累之害。而胡季堂又請於本境採買。臣思派民採買。向有例禁。尙難盡杜不肖者之營私。今明使於本境採買。恐擾累更無所底。且　畿輔雨水頗少。穀價

稍昂恐亦不可多方致擾懇乞　嚴飭胡季堂直隸所屬欲於本境採買可否能保不派累閭閻如有私派一經訪出惟該督是問則各州縣方不敢派累而民氣常靜實久安長治之道也

復秦小峴廉使論吏弊書

周錫溥

示記浙獄數則乃仁人之用心不當作文觀矣易噬嗑豐皆言治獄豐以明爲體噬嗑以明爲用也愚謂以明爲體者明在下州縣是也以明爲用者明在上內而廷平外而臬司是也然州縣於民親而情之最初者易辨其體明也順而易臬司去民遠而情之已變者難知其用明也逆而難閣下之平反浙獄非其逆而難者乎非今之明於吏事者所謂可已者乎爲之下者卽欲進而請益安所得稱於是者而陳之因又讀所著按察司題名記與諭告郡州檄書而知閣下固以察吏爲安民之本今日州縣之弊其積於隱曲深秘者旣牢不可破而民又不敢以言是使閣下不得聞也竊以爲利弊相倚去其弊卽謂之利賈長沙之論積貯曰天下之大命路長君之論刑獄亦曰天下之大命閣下之于刑獄爲專責而于積貯爲兼司故錫溥不言利言弊而終無以易夫積貯刑獄之說夫今日之州縣非弊之始患在於因請析而言之則弊之在倉儲者二而一弊之在刑獄者一而二何言乎倉儲之弊二而一也常平之設所以備荒斂之民者散之民故民不得不買糴之官者糶之官故上官不能不察其買之於民也例擇有粟之家以濟公糴先時官民一體不勞而辦未幾變爲派買矣派買者官召殷實上戶而觴於廳事先注擬某某應買若干自五十石至三百石不等雖不至者必勒領附卷納穀時率以兩石抵一石他費半之額溢折價亦如之其時民富而重犯法故莫敢齟齬次變爲助買矣官召客派買如故而穀價漸昂領買者返價於官而自獻橐金如其領之數名曰助買門戶以十之二爲率官則派屯戶

商店以充買爲馴至貧戶多而官之令不足信於富室雖召不至則助買又廢始有散買之例矣散買者民田百畝以下不買過百畝皆買而校其田之多寡以爲差名曰均苦樂然納穀時官之奚餘家丁倉書斗級之分潤皆取於斛面門印券票有規例以部價計之猶再倍有奇富室足任之中人之產力不勝也（永州每石折收五千七百文則十倍部價無漕故也凡無漕處採買類此不得與有漕處例觀）亦有照糧攤買者其法微有異同而辦理則一戶書傳會里甲版籍既多高下其手至有串通影射如甲應買使乙代領而狀具甲名踰限則逸乙而比甲雖百喙莫辨有鬻田質宅以償者非有振刷廓清之力竊恐此法又不能行大抵買於富室者力雖獨而實出於有餘買於散戶者力雖分而實出於不足總由作法於貪以致更張無漸屢變愈下其勢然也然且有買無貯者何也蓋當其盛時物力饒裕自徵令一切以至公帮私稅無一不取贏於民以其得之之易而不甚愛惜進則用餽獻博能名退則恣聲色極玩好未嘗知有國計也至新故相乘穴孔百出爲之後者假彌補爲名倖恩斂怨既已利盡錐刀矣反更增飾虧缺以脅其上輾轉濡忍而卒無如何故常儲遂匱其有悃愊之員挈瓶不假而指駁之端不絕於司書盤查之檄時下於道府然則豈獨州縣之咎哉夫委員加結成例固然然使教令果嚴原可權宜濟事而向之大府以此爲散吏之美差向之本管又私爲潤己之常數甚至明知其虧而唯恐其虧之或露明受其給而反諷其給之不工上下相蒙始終一轍此愚所謂倉儲之弊二而一者也何言乎刑獄之弊一而二也則一曰宿訟也楚俗故險健者以官之宿訟成之也湖南州縣自理詞訟批率半月始出嗣是有訴又互有控訴行於官者有喚票有拘票有集人證票差有原差有改差有加差實皆具文也因而有毆有搶報狀差票繁複重沓又皆具文也所以然者批出內幕之手官書諸牌票出門書之手官不省也幸而訊有日矣則有投到錢有送案錢

有掛牌錢。有派班錢。如是而胥役之欲未饜。則以某某未到誣禀。如是而閒人之欲未饜。則以鄰証不備爲詞。不知被訟者。日聚數十人於市而食。廢三時之農功而無所告訴也。不幸官又他出。則不得不歸。甫及門而催差在戶矣。家安得不破哉。又如田土墳墓等訟。偶獲一訊。而官作欲後語曰候勘。屆期兩造人夫。除道治具。郵聲靁動。久之不至。則纍纍陳狀。請不至。迫而扳其轅。命駕輒不果行。行則騎從雲閬。漿酒藿肉。若不得直。其案輒積年不可解。是以險健之徒。欲破人之家以快其私忿者。必假手於此也。官之整齊民者聽斷耳。聽斷廢則險健者何妨從旁而玩弄之。一訟之卷。翻手盈帙。一訟之詞。炫幻百端。以此咎民。指爲好訟。不知水壅不決。必將旁溢。本蔹不剔。則將綴蔓。拔本塞源。斯爲善術。聞長老言。前邑令沈公尅期決訟。猾吏奸民。屏氣震慴。而訟亦皆罷。好訟之民。可使無訟。其已事也。今則所謂有名美缺州縣。向日所視爲谿壑者。其連甍巨室。既皆化爲草宿鼪游矣。而小戶之僅完者亦少焉。論者道及某官時事。以爲訟其餌也。險健者其媒也。吏胥其矰繳罼弋也。遂使缺傚民罷。訐風日甚。豈不惜哉。次曰諱盜也。盜有竊有刼。而役有捕。捕之緝竊以方向。以技之生熟。而其緝刼也以津要。一盜發。則能推類鉤摘。而制其死命。故盜不畏民而畏捕。雖然。以嚴吏馭猾捕。則捕者民之耳目也。以慢吏馭劣捕。則捕者又盜之耳目也。耳目改易其故處。於是捕不足以病盜。而反足以病民。近日都市小竊。往往而有。門索費而後入報狀。書索費而後出票。差索費而後行。事主之家復具食而遺之。未幾。詰盜於捕。如景之係風。控捕於官。如水之投石。其贓亟上聞者。官必多方迴護。以脫捕人之罪名。事主卒亦畏累而罷。或値上檄嚴切。捕不得已而縛賊以獻。則又逸其魁桀。秘其窩主。瓜分其贓物。而官之所訊詳者。不過苟完之局。事主之所給領者。乃其吐棄之餘。況累千百而盜無一獲。偶一獲而贓無半領。則理之所必無者。官豈竟

受其罔哉。玩視民瘼故也。漢時嚴能之吏。莫如趙京兆尹扶風。其發擿奸盜。豈盡自行哉。張子高召貰偷長而諸偷畢致。朱子元抆拭循方禁而馮翊肅清。皆精於用捕之效也。故官嚴則捕精。官慢則捕劣。牧令不揣其本。一遇報竊。輒授意代書。剔去強暴器械。刪減贓單。短估價值。使不滿貫而後受狀。蓋爲規避處分起見。不知州縣之例。得處分者不盡以盜。盜案之例。有嚴限者不必不獲也。預爲不獲之地以庇捕。又曷設末減之罪以誨盜。愚實未見其可。一人善射。百夫決拾。一禽貫矢。百鞏皆奔。烏有藉蟬翳以自蔽。養癰疽以貽患者哉。是以穴牆胠篋。無地無之。非其甚者。多不具報。賊部負豪。騎從出入。里中無敢忤視。不獨官以爲諱。即民亦以爲諱。諱盜果可爲長策乎。民間之事。無過訟盜。舍此不理。所理者何。不聽其訟。何不屏卻其狀。狀卻而訟有時釋。不卻無時釋也。然而官以施其疑鬼疑神之術。非狀曷恃乎。不治其盜。何不並去其捕。捕去而盜有時獲。不去無時獲也。然而官亦利其于囊子橐之資。於捕何誅焉。此愚所謂刑獄之弊。一而二。二者也。錫溥所見。向來弊政。有此三者。而一言以斷之曰不仁。州縣親民。謂之父母。父母望子之孝。官望民之良。而人不得議其過者。慈先之也。苟父母於子。坐視其疾苦而不顧。反更嗾其僕婢與里之惡少。加以楚毒。而冀其速死。則必無是父母。果其有之。即亦不能強顏以責其子之孝。況爲民父母者哉。今以所親之民。而委之於左右。委之於胥役捕快。甚且委之於盜賊。聚不仁之人。以謀所親之民。則是加以毒楚而冀其速死耳。如此而責民良。其可得耶。夫民之可恃者。不忍不敢之心耳。往聞薦紳士庶。殉公之急。如其私。而惜官之去。如失父母。民間小有鬭爭。聞騶從聲。則歛手而退。今一切不然。彼見官之視民。如秦視越之肥瘠。而無所措意。其所圖度。又不免類於市駔郵販之所爲。既無所不忍於其心。而又無所不敢於其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遂盡洩其忍心敢氣而不疑。以彼三弊。成此兩

患不有仁人何以善其後乎欣逢　皇上軫念民依懲貪黜墨上游潔已以率承奉陋習裁汰無餘是以州縣皆有起色獨民間瘠瘓如故豈上之仁有以及於州縣而州縣未有以及於民歟抑積弊之深有未易掃除更張者歟夫長於奉上短於惠下此向者弊之相因也今在上者既皆操本治末澄源汰流如是而尚不勇於剔弊果何憚而不爲哉天下大命無過倉儲刑獄則凡有積貯刑獄之責之人皆天下托命之人然上官之于倉儲非歲終不會于刑獄非重者不讞自非弊之既破則雖以上官一視同仁之公不能勝州縣積漸殺人之私今天下大命獨懸於州縣而已矣其惟救之以政乎閣下躬體至仁於上而求端吏治與爲更始由是訓之廉儉以正其趨立之程督以核其實時之董勸以防其潰嚴之關人胥役以殺其惡而閣下之德又自有其神明變化之者雖非草野所及窺而他日得以與觀吏治之盛則兩大命之維持不敝著誰貽之也敢竭其顓愚覶縷積害以補明聽之闕以資仁術之窮幸垂察焉

條陳粤西二事上金撫軍　于成龍

一雜派之不可包於官由單之亟宜發於民也夫禁雜派　聖旨嚴飭不啻再四然亦有確不可少者每歲之中造由單紙張工墨有派在縣造實徵紙張工墨有派藥材本色額銀不足有派表箋包袱額銀不足有派春秋二祭禮不敢儉起解編銀水脚盤費有派兩次奏銷水脚費用有派是皆一定之例萬不能除但當堂與民公議期於足用眼同交出其派單有司硃墨點定散於見年存照縱有不肖料不敢將多派硃單留之百姓爲口實也至於意外之事如往年助解雲貴之餉費有派助各道之進表有派助潯州之水脚有派凡如此類咸由上派定原有定數應將原牌付與百姓從公議派完解庶有司無不可告百姓之事百姓亦無疑畏有司

之心上下相知而緩急可以相濟若夫愚弄猺獞欺其無知藉口派項之多任官一力包管初則猶相照顧終則包外加派民苦不堪而逃亡相繼是在亟爲勸諭禁止也正賦雜項界限不明總由不發由單之過猺獞雖不識字彼亦知遇人而問不發由單則原熟新墾混淆不明雜派得而入之矣然今功令日嚴諱過愈巧印結甘結徒事紛煩若出其不意稽查一二鄉民問其有由單否則官吏無所施其巧矣即如收銀大流水簿俱係奏銷時憑虛搆撰無關實事止將納銀發票與由單合否而官吏又何所肆其貪也一有司之廉恥宜養百姓之泣訴宜詳也夫官之於民猶父之於子父不慈則子不孝官不清則民不良況邊徼之民雖刁與腹裏大異腹裏有勢宦挾制嚚衿把持光棍肆惡若蠢爾猺獞則不諳官語不識文字惟聽外江流棍唆哄告狀誆騙使用及至提審茫無一應此粵西開闢初年之情形也數年以來百姓告官吏者不一非盡流棍之唆哄實有逼於不得已者且有司之於民宜化刁爲良上下親睦至於致民控訴亟宜引罪自悔聽上處分辭職離任庶不致於官民搆訟以傷體統若反復爭辨以祈免罪加民以刁縱使辨明無辜復何面目覥居民上乎倘民含冤不能剖訴則復增一仇民之官如立意與民洗冤則此風一倡復恐開刁詐之漸是在憲臺默挽風化如有告官吏等事留中而不必明行按事而漸除之以去地方之蠹以伸百姓之冤則官吏知警不至與民廷辯公法行而廉恥亦全百姓知狀之未有准行也必俯首歸家不敢居告官之名及官掛彈章百姓羣頌爲上之明而不自以爲得意是官之罪狀取之羣議而無隱匿叅劾之權耑之於上而不顯恃乎告訐如此則民情上達民風可淳且以省案牘之煩而上下蒙清靜之休矣

請禁濫調疏 山西通志

田從典

我　皇上舉賢用能知人善任羣策羣力成例不拘故督撫仰體　上意於州縣中廉能並著者亦往往破格請調以示鼓舞意非不美事非不善而沿習既久弊端遂生有秉公而調者即有徇私而調者在州縣求調之弊大約有三一曰希圖美缺也一曰規避衝地也一曰預爲卓薦之基也在督撫濫調之弊大約亦有三一曰曲徇請託也一曰公行賄賂也一曰引用心腹之人也然而皆借整飭地方爲名簡拔賢能爲說既不拘歷俸之淺深復不論參罰之有無巧爲朦朧意成捷徑幸而得計魍魎爲之公行不幸而敗露遠邇爲之駭異即如前安徽巡撫李鈵調桐城縣知縣錢啓鰲一案指桐城縣之繁以爲簡指休甯縣之簡以爲繁近日山西大甯縣知縣許晉賄調被參一案先圖夏縣繼圖介休縣手本開銀至一萬數千兩之多其他調繁之員如調歷城縣之管承寵調南昌縣之王廷對等或以貪婪敗或以虧空參若不將濫調之例永禁長此安窮且營求得調之員其貪酷必甚或前任之錢糧未清或上司之酧謝未足雖欲不侵用庫帑剝削民財其勢有所不能上既蠹國下又害民如是者宜禁且他員即有不肖猶畏上司覺察若不肖之員一經調繁則督撫司道皆其護身之符也亦復何所忌憚如是者宜禁且一人調繁得計通省州縣必皆探其獻媚之方人心不靜奔競成風如是者宜禁且小州縣調繁得計大州縣必皆尋一自固之術人情不安行止易壞如是者宜禁查調補舊例原爲江南浙江等七省中錢糧難徵之一百一十餘縣而設又邊遠煙瘴地方必調補熟悉風土之員臣請嗣後除舊例宜調者仍照舊題明調補外其餘一概不準濫調且嚴定督撫違例處分則妄念既息而吏治自清其或眞有要地需才本官果不相宜者許該督撫明白奏請　皇上照山陝例揀選好官補用則至公無私官方澄而民生永賴矣

察吏八則

謝振定

一州縣官宜辨其品。庸陋無能。剛愎自是。固不可以牧民。而專意逢迎。應酬周到者。必非認眞辦事之人。如果實心實力。爲地方興利除弊。其視缺之繁簡無二也。雖僻壤小邑。必有應辦之事。卽日夜勤勞。猶恐不給。何爲孜孜於世故周旋耶。但辦事認眞。未能隨俗附和。則長吏同寅。鮮不以爲迂拘。甚且相與譏刺之排擠之矣。故衆惡衆好。不可不察。而訪察臧否。在各道府尤親切。宜有責成。　一州縣宜節其用。除署中修膳日用應酬外。本道本府有規禮。有攤捐項。有幫貼項。有一切解費冊費考棚費。多者萬餘金。少亦不減五六千金。州縣養廉俸銀不過千餘金。而費用如許。是從何來。上司能設法籌畫。爲之省去費用。庶責其廉而罪其貪。於勢爲順。於心爲安。　一州縣宜禁其奢侈。儉以養廉。亦以端化。自是作吏之要。近來外官輿服僕從之盛。飲饌應酬之豐。雖較前稍減。而積習未除。爲害不小。祛貪汚杜虧空。似必於此塞其源。還淳返樸。在大吏倡之。吏易爲力。至官僚幕友終日宴飲。或與僕吏輩晝夜聚賭。恬不爲怪。此風尤宜痛懲。　一州縣宜養其廉恥。州縣官縱不自愛重。未有不顧體面者也。上憲視屬吏無論賢否。皆等之隸卒。吏風所以日下。凡有憲札事無鉅細。輒以參揭套文重加申飭。連文屢牘。嚴示而不信行。無怪州縣官一切皆視爲具文。此其弊在胥吏幕友率意籤行。上司所不及察。至於上憲差提委員。徒滋煩擾。殊乖政體。似宜斟酌。　一州縣倉穀勿輕准借糶。每年春借秋還。直是官吏家人藉此分肥。毫無實惠及民。每次稟請借糶。司房使費甚重。挪移虧空。弊竇多端。惟荒年發賑。萬不得已。然且昧心染指。比比皆是。何怪民間之盜賊紛紛也。　一州縣利弊宜責令指陳。何事當興。何事當革。不妨各抒所見。縷悉上呈。大吏藉以覘牧令之才識。知地方之情形。因而措施得當。旌別有權。在實心任事者。可得

所稟承即有意見長者亦從兹鼓勵或者不致任意廢弛也　一州縣勿輕更調官不久於其任雖敏才未有能裨於地方也如上憲謙沖懇摯使賢良吏得以盡心利濟豈必急急於遷擢乎用才獎許不窒自新之路不開躁進之門大君子當有灼見或有案件差錯札調來省最足滋累或實缺州縣藉端赴省夤緣干求最爲惡習即有司官逢五十日必上衙門似亦煩瑣有事不妨每日求見無事則朔望可也　一州縣毋任欺罔凡牧令事無輕重必由道府轉申中途阻格累月經年且緊要事必與首府首縣商通辦理往往變幻失眞串謀蒙蔽上司殊難覺察而外州縣必有坐省家人與院司吏役及首州首縣家丁勾通探聽凡大憲語言喜怒陞遷降調事未舉而通省皆知彌縫夤緣無所不至此賢否所以難辨而錯置未易允當也若使事可徑達機不外洩則屬吏之志可通而上憲之柄不搖矣

論驛傳之害

徐文弼

凡驛傳之設有衝有僻衝則謂之驛站僻則謂之里甲馬僅以供本州邑之馳遞故又謂之遞馬遞馬之設不過數匹驛站每州邑或再設甚衝或三設每站額馬六十七十不等其廩糧工料存留項下支銷而歲終隨地丁奏報焉其爲差也官則給以勘合役則給以火牌而水驛之船隻陸驛之夫馬則遵照部塡其馬有官坐有緊差小差散差包馬之不一其役有總理馬號家人有兵房有馬牌馬夫背包送差醫獸之同事至於額外之差有上司之紙牌有隣封之協濟額外之累有過差之越站額外之苦有馬匹之多索各項之苛求辱官毆吏鎖撻馬夫之肆橫在昔明代末年海疆多事差使繁多往來絡繹員役狠如狼虎拷索慘同盜賊方解鞍下馬酒肉如山任其醉飽但喧呼索馬不與牌抄馬集成羣皆非中選其意在于勒詐也迨飽其欲方許抄牌試馬

多索之外又要折乾詭云馬不堪騎貼併之外又需借馬若遇水陸交衝之地既索諸費又欲坐舟及撥至官船又嫌滯重欲坐民船於是埠頭行戶四出封拏及集河干衆皆歛金餽送方坐一舟而行或竟不用舟仍乘驛馬而去所乘不過數馬所坐不過一舟而官役受其騷擾水陸遭其剝削前差甫去後差又來銜繁疲驛何堪此累然此猶其小差也若大差出京部文先行知會沿途督撫地方州縣預期料理馬匹伺候供帳辦買用物傳集工匠無不畢備遣騎偵探于數百里外聞風所至盡皆膽落官有才能應付麤具者尚能黽勉支持以圖僥倖其庸員苦缺則束手無策附近統轄上司懼禍及已乃于所屬州縣調馬協濟輒一二百匹守候多時離鄉窵遠芻糧俱盡馬斃夫逃不可勝數及差使將臨督撫護送標員兵部差官及各差前站帶領司庖飛馳先至本官詣館接見供應之外各送規禮先求差官前站包收而旌節使至又致敬贐儀餐畢登程始保無事稍有不周艮讟指爲駑駘盤饌匿爲草具辱官鎖胥毁房掠器協濟諸騎盡行越站鞭箠馳驟必使馬斃而令賠償于他驛也然此猶爲經過之差言也若本省上司按臨及紙牌應付則更有甚焉夫州縣之獲罪于經過使臣也督撫知之猶或垂憐衝劇尚爲掩覆縱使臣蓄怨思報猶事緩而禍遲至于上司按臨其供張之盛儀衛之隆姑不具論此外幕客內司與夫書門承舍皁隸輿臺之屬無不有餽苟或少疎則媒孽有司之短長播弄屬役之過失功名身命屬在須臾豈不發速而禍大乎若夫督撫值班之書役司府公務之差承亦本省之子民也然而狐假虎威需索淩虐甚于過差附帶親朋互爲羽翼黨惡橫行恬不之怪嗟乎朝廷置驛所以速郵傳而驅馳王事詎容此無端之荼毒耶嗚呼賢牧令覽此未有不寒心酸鼻者吾願默一繹思爵此生有居尊位乘軒輶之日斷不蹈此故轍則無形之造福已不啻隨車之甘雨矣

嚴蔽　袁枚

某大府御下嚴。巡鳳陽。奚奴召謳者侑飲。事發。𣪊其頸。繫意以警衆也。嗣後每巡。羣奴挾妓而博。強索州縣錢。箕坐大啜。大府竟不聞。袁子曰。是嚴之蔽也。漁者謹提其綱而網疏焉。故常得巨魚。或捉搦於鰍蝦間。則吞舟者逃。天下人善不善而已。其善者見一罪發。即一人死。有所不忍。則專務爲隱匿縱捨。其不善者。知罪小死。大亦死。均死也。則甯爲其大。以自溢於法之外。而姑快吾意。故橫溢甚。然則上之嚴。將禁惡也。而乃生惡。慮失入也。而反失出。豈非有所蔽歟。既蔽之。將并其嚴而失之。然則宜如何。曰多其察。少其發。此御下者之法也。匪亟匪輕。適協其平。此用刑者之經也。

思過齋記　法式善

思過齋者。頤園同年紀　恩而作也。頤園官侍郎。有直聲。一日以言語失職。廷議重譴。上　天子鑒其繫而宥其罪。俾閉門思過。以養其親。侍郎感　聖恩之優渥。奉其定省之身。不敢有退閒自適之念。爰以思過額其齋楣。而屬余爲之記。夫侍郎失職負咎。引慝方自以爲罪矣。言乎過則非罪明甚。書曰。宥過無大。易曰。无咎者善補過。然則常人無過。君子有過。君子不患有過。患有過而不自知其爲過。職思其居。職思其外。思之固不可已哉。且夫過之爲言。失乎中之謂也。侍郎與余交三十年。其心術學業。知之最深。有特立孤行之誼焉。然嫉惡太嚴。求治太急。嫉惡嚴可也。太嚴則不辨其惡之大小。而盡欲去之。勢不能盡去。將小者去而大者留焉。有之矣。求治急可也。太急則不辨其治之輕重。而盡欲行之。勢不能盡行。將輕者行而重者沮焉。有之矣。大惡期於必去。重治期於必行。其小者姑可以聽之。士貞子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侍

郎者社稷之衞也他日　召用吾願侍郎於嫉惡求治二端務持其平譬如射焉期於中鵠斯已耳譬如音焉味焉取其配與調斯已耳酬　聖恩於萬一而慰蒼生之望所以盡其忠於平日者豈不在此時哉豈不在此時哉

諮詢民情土俗諭乾隆十九年　陳宏謀

民生之休戚風俗之美惡固由積漸使然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因俗立教隨地制宜去其太甚防於未然則皆官斯土者所有事也苟非情形利弊熟悉於心胸焉能豫防興除有裨於士庶府曰知府州曰知州縣曰知縣則四境之內有一不爲官司所當知者乎況閩省環山濱海地瘠民稠食指繁多風俗慓悍號稱難治地方官所以及民之事有知之而不能盡行者矣未有全不之知而能行之而當者也本部院蒞閩兩載雖已隨事體察苦於未盡明晰叩之各屬亦非片時所能條對且有不能置對者除四境道里村莊形勢已於繪圖案內行令査塡外所有民情土俗因革事宜行査不勝其繁彙列條件該府州轉行各屬悉照冊式逐條登覆淡防澎湖二廳一體登覆並移丞佐一體知照曰田賦曰地丁曰糧米曰田功曰糧價曰墾殖曰物產曰倉儲曰社穀曰生計曰錢法曰襍稅曰食鹽曰街市曰橋路曰河海曰城垣曰官署曰防兵曰壇廟曰文風曰民俗曰鄉約曰氏族曰命盜曰詞訟曰軍流曰匪類曰邪教以上三十條皆地方所必要之事卽地方官所必應辦理之事本部院以此諮詢未敢遽期事事盡善無非欲地方官平日體察及此講求及此孰爲於民有利孰爲於民有害了然於心遇事査辦緩急輕重自能恊宜有利無弊各州縣奉到此行惟宜就現在情形據實登覆該地方應興應革之事如有所見不妨據實敷陳於逐條之下以備採擇分防丞佐如有所見另稟呈覆如無確見不

必勉強本部院就此得知各屬利弊各屬亦可以隨時舉行卽或格於時勢限於識力有未能卽見之施行者而事已了然於心於知府知州知縣之稱亦可以無負況知之旣眞者行之必力乎不以善小而不爲不以惡小而爲之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循良著蹟造福地方未始不基於此此本部院所跂予望之者也

飭取州縣輿圖檄 乾隆二十年十月

陳宏謀

本部院到任飭地方官各將輿圖憲綱事宜册呈送原以輿圖者備載四境之道里遠近幅幀寬狹村莊疎密及山川形勢原委也至於憲綱事宜册則凡境內所有及地方官應辦之事均宜備載不但舊例宜然撰之初次相見之義上司諮詢屬員登荅亦莫要於此乃展閱之下圖則東塗西抹方位不明道里不確册則草草數行非浮泛不切則舛錯不堪竟係無用之廢紙各官相沿套數原未寓目卽爲轉送殊非循名核實之道況本部院初涖此邦人地生疎聞見寡陋正藉圖册以知梗槩卽地方各官平日亦於圖册有一番講究方見留心地方不愧知府知州知縣之職不宜始終視爲虛文故事也但逐處逐條駁查未免紛繁今酌定條件分發照造庶資治理仰該官吏移行所屬廳縣遵照發來式紙應入圖册各條逐事體察悉心稽考據實列入期於眞切不訛止就現在情形登覆並非遽求美善毋庸遮掩粉飾如有所見隨事興革者另稟條陳俟奪此圖册不妨緩至三月以後徐徐查造送到或先造册或先繪圖皆可不拘各官平日已留心於此者此番再加考訂自更確切卽平日未曾留心者乘此考究亦未爲晚古人左圖右史册卽史也爲學如此爲治亦然各官果能於圖册各條有一番查考了然心目之間不但自己熟悉地方上司問及可以隨事登荅從此因地制宜隨時措置隨事經理凡有興革必協機宜遇有災荒查勘等事緩急必有布置於地方民生必有裨益於各官才情識

見亦必長進本部院展此圖册得悉地方情形民生利弊并即以此覘各屬辦事之虛實勤惰幸勿視爲迂闊不急之務而忽之也分防之丞佐一體造送知府則不必也

取賢否册 資治新書 賈漢復

爲甄取官員賢否事照得本部院職任撫綏撫綏之權首在察吏未有吏治不清而能嘉惠元元者也茲値莅任之初激揚伊始當有罰一人而使四境震疊者但有司布列旣廣一人耳目難周因思各郡之賢否不能欺司道各邑之賢否不能欺府廳佐貳首領之賢否不能欺堂官若肯從公品騭絕無混淆何難肅清吏治但恐司道府廳等官不無養驕市恩之習憂讒畏譏之心或以資格爲拘泥或狥請託爲委蛇或保全親識或瞻顧津要或喜趨承而隱庇大奸或聽誣謗而中傷正直或惜窮途而姑容竊位一路之哭徒聞三尺之法莫逮不幾以 朝廷彰善癉惡之典竟爲胥人顚倒漁利之資乎言之拊心急宜痛革本部院端本澄源期於貪墨解綬所有各官賢否合行查取爲此仰司官吏即將撫屬大小官員秉公採訪嚴加品題某官德政卓犖某官治行平常某官才不稱職務令繪心肖貌刻畫逼眞據實開塡援事證考總不得虛應故事中有不肖之尤者另開事蹟密揭呈報以憑糾參本部院即以品定賢否之眞僞定秉筆者之賢否所謂不知其人視其所與者是也如或瞻狥故縱毀譽失眞則本官之治行可知自簡無情恐不獨問之下吏也

飭巡道清查州縣詞訟檄 陳宏謀

自理詞訟原奉部議定例責成該管巡道稽查督率巡到州縣地方即將訟案號簿提到查核勒限催審有關積賊刁棍衙蠹及胥役弊匿等情立卽親提究治仍將未完幾件開列移司報院如玩延不結卽行詳參知府

直隸州未結詞訟亦卽照此辦理等因法至善也乃兹據兩司會議以一道所轄之州縣多寡遠近不同一時難以遍歷請通飭各州縣各於月底將一月准理事件開列事由已結者就簿登銷其有証佐未齊原被患病不能依期完結者亦於摺內據實登明各於次月之朔呈送巡道查核遞月倒換院司府廳批發事件各聽原行衙門催辦並飭分理容欠之丞倅各循此式一體申送查核等情惟查自理詞訟逐月造報久奉定例祇因事涉繁冗造報難信徒繁無益所以近又定例責成巡道到縣就近提到號簿逐一稽核既有號簿可查不必再令各屬造報如果巡道每到一縣卽肯坐守查辦未結詞訟縱號簿或有遺漏而有告無審之事兩造必然告發不難查出正可卽此參核以定所報之虛實今若令其月底造報勢必仍如從前止將已完者造入塞責又成故套本部院蒞任悉心體訪從前雖議行月報仍然漫無稽核亦未曾催結一案近則報者亦少更有全然不報則所報之有無遺漏更無從查考矣至於道員所轄州縣至多不過十餘處二十處如駐劄之縣正可日日查催原不待巡方始查其餘各縣遇有因公往省及查勘公出之事經過之州縣停驂數日卽可查辦此事其不在沿途者相離大路亦不過數十里至遠不過一二百里迂道一行亦自不難何至憚此一二日之程不肯一往況此等州縣之民生利弊水利農田皆賴巡道經心措置主持籌畫所謂一道之慘舒係焉者又不必專爲詞訟而詞訟亦其大端非沿途經過之縣道方巡歷不在沿途卽不必巡歷也況分巡所至原應有放告之事凡民間冤抑道遠未能赴控者皆得就近具控巡道亦可就近辦理應查審者查審應提卷者提卷三四日之間卽有可以辦結之案是巡道一到地方是非明白勸戒昭著庶巡道不爲虛設分巡亦非空行辦過一縣卽將一縣先未結而今結者若干尙有未結者若干經巡道提審完結者若干止須簡明開單移司報院

則該縣未結案件之多少巡道辦結案件之多少亦有可考凡一時未能即結者回署後又復指催待下次再巡又為核其虛實或有赴控者亦可定其虛實各屬官吏皆知巡道將到雖極疲玩亦必上緊審結胥吏亦必不敢任意延捺清理詞訟之中即寓策勵屬員懲戒胥役之道不得以州縣篤遠不能分巡為言更不可止令造報不必分巡也此事於江蘇最有關於吏治民瘼奉行不實所宜改圖仰各道官吏立即遵照

嚴飭官方以肅功令示　浙江巡撫趙申喬

吏治之清濁關係民生之休戚而屬員之賢否尤視大吏之貪廉本都院總藩一載矢念澄清雖剔除宿弊嚴行禁革而波靡難挽積習猶存今荷　聖主特恩陞授浙撫深懼蚊負夙夜靡寧惟冀司道府州縣恪遵法紀加意撫綏以仰副　皇上愛養元元至意第大吏者小吏之表率有守者有為之根本前以欲除州縣之虧空先革藩司之陋規等事嚴切誡諭諒共聞知今日端本澄源則更自巡撫始巡撫取之於司道則司道不得不取之於下屬知府取之於州縣則州縣自不得不取之於小民層層剝削咎實有歸今本部院撫浙伊始首飭官方念正己乃可正人小廉必由大法亟除陋習布告宜先仰司道府州縣官吏知悉務期潔己奉公不得忘身黷貨如本都院有一毫之不肖一事之非法該司道府廳州縣則據實　上聞願甘重典倘司道苛求下屬以及知府勒索州縣知縣需詐小民一經告發或有訪聞立以白簡從事弗顧一家之哭本都院不諳世法不徇人情各宜洗滌肺腸勿以功名性命嘗試也

禁絕火耗私派以甦民困示　湖南巡撫趙申喬

居官之要首重律身民困之深莫如橫斂頃者屢奉　嚴綸諄諄以暗派私徵為戒誡以惟正之供尚煩敲

撲斷難容無藝之求不經之費以重累小民也年來錮弊日滋流風莫遏爲有司者身居民上罔恤民艱凡害民粃政非止一端而惟橫徵私派之弊爲禍尤烈如收解錢糧私加羨餘火耗解費雜徭每浮額數以致公私一切費用皆取給於里民若日用之米蔬供應新任之器具案衣衙署之興修蓋造宴會之席面酒餚上司之鋪設供奉使客之小飯下程提事之打發差錢戚友之抽豐供給節序之賀慶禮儀衙役之幫貼工食簿書之紙札心紅水陸之人夫杳應官馬之喂養走差與夫保甲牌籍刊刷由單報查災荒編審丈量等項皆有使費陋規難以更僕枚舉總之無事不私派民間無項不苛斂里甲而且用一派十用十派千以飽贓官婪蠹之貪腹嗟嗟小民膏血有幾而能滿此漏卮巨壑哉即使加意撫循猶恐積疲難起豈民窮財盡之時災眚頻加之後而尚堪無端剝削也本都院深維禁飭之方可無補救之法大抵士人廁身官籍其榮華享用之志久已膠錮於胸中即脊屬親朋之徒盡仰賙旋於鼻息所以幸博一官靡不身家念重廉恥心隳縱有稍知自愛者亦謂地方用度無出勢不得不取於民間殊不知果能矢志狷介自然節用愛人諸凡宦守之奚妻妾之奉與身衣口食日用常行之需俱當刻意簡省所謂儉可養廉是也且一介不取之屬員上司具有良心敬愛不暇又何禮節之誅求乎至於躬既淡泊則鄉親遊宦無豐可抽守若端嚴則兵馬公差有威可畏方將退避三舍尙敢肆其需索哉夫居官者若於操守有玷雖其他才小能不足錄也即安民者不除橫歛私徵而欲家給人足有是理乎故本都院於申飭官常之外特爲拈出此條誠以遵　功令肅官箴安黎庶首務莫先於此爲此通行示諭自今以後務須力洗陋弊易轍改絃如前所指加耗私派等事痛加禁止一意以潔己愛民爲主誠恐昔賢懸魚留犢之風豈異人任本都院採訪極確衡鑒最公能遵守者有特疏薦舉之例有三年卓異之典自

當特爲表揚以備超擢倘仍志在溫飽冥頑不悛稍有違犯定即糾叅請 旨拿問追擬彼時功名不保身家隨之愌悔晚矣惟是大法而後小廉形端而後表正標榜之立請自本都院與監司方面爲始此後若有不肯上司需索屬員苞苴賄賂者俱許據實呈揭以憑立付白簡本都院甫僚貞度決不自食其言此外過往無名之費有妄干者俱即指名具報法以懲之誰敢不惕凡此公私費用需索之源流盡杜庶幾火耗私徵橫斂之錮弊可止矣

臨行曉諭

江蘇巡撫湯斌

照得本院撫吳二載一飲一食何非爾百姓脂膏而地方錢穀刑名簿書鞅掌晝夜拮据未嘗暇逸心雖無窮力實有限兼以 功令嚴切有心知有利於民而事須題咨定例有礙心知有害於民而職掌各分掣肘殊多如長洲之版荒崑山之田糧崇明之稅務江海之坍田邳州之沉地或事尚有待或咨報未明至於驛遞之復二蘆洲之辨銅山陽之缺丁皆新拜疏而未奉 命者民生疾苦莫大於蘇松之浮糧淮揚之水患雖請 命於 朝而事關重大未易舉行此皆本院夙夜負疚者今蒙 聖恩優擢輔導 東宮 君命召不俟駕此固臣子之禮輔導 東宮尤與尋常職任不同豈敢遲迴以蹈不敬之罪爾百姓念本都院愛民有心忘本都院救民無術罷市扳留日聚集院署哀號之聲至不忍聞本都院與爾百姓一體相關豈忍因本都院之行使爾等士廢詩書農廢耒耜商廢貿易本都院爲之寢食不安本都院於地方利弊民生疾苦知之頗眞入 朝之後或 至尊顧問或因事敷陳或九卿會議當盡力罄言之倘蒙 聖主垂鑒誠未必不大有造於爾百姓若身在此地去 天甚遠或有奏請格於部覆未必有濟況 聖主脊念財賦重地必

愼簡公忠清惠才德兼全之大臣十倍於本都院者來撫茲土爾百姓何用多慮本都院平日告誡爾百姓之言歷歷俱在即朔望率爾百姓叩拜　龍亭講解鄉約亦欲爾百姓知君臣之大義　朝廷之恩德自今以後願爾百姓孝親敬長教子訓孫勤儉公平謙讓事要忍耐勿得妄興詞訟心要慈和勿得輕起鬬爭勿賭博勿淫佚勿聽邪誕師巫之說復興淫祠早完　國課共享天和此本都院所拳拳於爾百姓者本都院身在

京華此心猶當往來此地本都院見爾百姓如此情狀既愧平日救民之道未盡亦不忍遽恝然而去但

君命不敢違輔導　東宮之任誼不敢辭惟爾士歸書舍農歸田疇商歸市肆使本都院之心稍安毋得紛紛擾亂也

皇朝經世文編卷二十一目錄

吏政七 守令上

吏政七守令上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讀吏縣令箋

張望

君子之仕以爲人也至於輔弼佐理爲宰相爲宰相必自縣令起令者縣之父母也父母莫不愛其子則爲之計深遠視其寒若通其飽饑憂其疾貧祝年樂豐教者悅其性也事者程其功也勞者勸其力也戒者防其淫也必有癰疽而決之必有蠭蛇而除之夫如是故順不逆順不逆故天人交順不逆故服其事服其事故富有財富有財故禮無爭禮無爭故閭閻洽閭閻洽故上下和上下和故縣君百姓信愛昔唐貞觀二年詔縣令親民不可不擇開元初引見京畿縣令戒以惠愛黎元之意四年召新除縣令試理人策九年勅舉縣令視其政善惡爲舉者賞罰二十四年頒令長新戒周顯德二年制舉令錄法明正統元年詔廷臣舉堪任知縣者各一人十年命舉縣官治行卓異者如此舉重民命矣夫上所與共天下者民而已書言邦本詩歌父母故曰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故曰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雖曰國非可以一人與也非可以一人亡也而其所與亡必自於縣令故貞觀之詔曰縣令親民者也士而入官甯可不讀書而加之意耶故箋陳之如右臚列其人當有先後錯舉者史不可詳亦姑已焉

吏難一

張惠言

古之吏難乎今之吏難乎古者民食君之食而衣君之衣服君之教而事君之事生齒以往至於老死皆有以給之人民車輦馬牛六畜皆得以數計故其民有貧富而無凍餒而其爲州縣之吏者其始皆與其民壟作耋

學其德行道藝爲衆所興也而還以長其鄉里故衆服以聽其所治上者五百家降是乃百家以下至五家而止其人習故不察而悉其事簡故不勞而詳當其時吏奉法守條教而天下治後世之吏則不然出五百里乃聽仕宦南人使之治北山人使之治澤其土俗固非素悉也州縣大者數百里小者乃百里戶口以萬計簿書案牘出入之擾強者弗能勝也送迎之煩供億之禮舟車廚傳之費廉者勿能節也民富者貧者安居者轉徙而流亡者吏不肯不知其何以然也賢者知之矣然而不可如何何則耕無以爲之田貲無以爲之貲居無以爲之宅稟而粟之則無以食之迫而抑之則亂故不得不聽其貧而轉徙以至於流亡不幸而有盜賊水旱之患雖貰其租寬其賦日賑而月貸之民之死生固不可知也幸而水旱不告盜賊不發租稅以時入徭役以期辦上下相慶以爲太平而顚窮之民父賣其子夫鬻其妻爲臧獲奴婢以自存者吏不得而知也饑寒之不忍起而爲竊盜矯虔無行以入於刑僇枕首死者吏不得而知也失業無告槀項以死塡委於溝洫者吏不得而知也然則吏無虐無囂無失法而民之死者已不可勝數矣嗚呼今之吏而欲古之治其亦難矣夫民賴上之力以生其生以長其子孫自食其力之所出而以其餘奉上以相養故尊其君而親其長無事則長安有事則可用今也民自以其力養生營死以幸脫饑寒死亡之患而未可必得而又損其所以自養者以給君長奉期約吏有求焉號囂而令之帖帖若奴隸錙銖而算之充充若外府然而有以窮困告者庸吏作色賢吏蹙額卒莫起而爲之籲若是求民戴其上不可得也愚以爲方今之患獨患吏與民闊而不相親民之視吏也憚然若神鬼之不可即吏之視民也芸然若履崇山而視原隰之草木無所別之民之疾痛顚連而瀕於死者有執途人而哀之者矣未有號呼求拯於州縣者也其愚者不知州縣之職之宜生我也其知者知號呼之無益也且

不唯無益而已州縣出一令行一法傳呼者數十人奔走者數百人利未見而已受其害故賢士大夫多以爲戒而民亦願相與休息而無爲夫立法而不便者上不悉下也法便而民不勸者下不信上也今夫良將領百萬之衆雖竄下厮養莫不知其所爲而士卒亦莫不與其將同腹心幷耳目者非能日偵伺而人撫循也審于其利達于其害法度明而誠信著也故苟有以相親則百萬之衆措之若指臂苟無以相親則內治一妾外馭一僕且不足審其旦暮所事而何以謀長乎里有正圖有保是古之閭胥鄰長也宜擇士人有行者爲之誠能略仿周官管子之意立之敎法使各掌其治以時課而問焉暇則與之論利害省謠俗閭閻幽隱之故必可知也令有謀焉則謬之鄉鄉以修之都都以修之國千里之遠可使猶一家也上有以知其下故舉而不過下有以信其上故令而不悖然則生民之政舉而措之可也

吏難二

張惠言

夫吏誠有以信於下而有赤於生其民則必無狃於目前旦夕之安而務治其原本今夫古之所謂休息無爲者不爲矯絕之法不立詭俗之制不咈乎民心以求譽如此而已非謂泛泛焉任其自生自死自榮自悴於其下而我不與知乃曰上與民不相擾也若夫管子之治齊子產之治鄭孟子之治滕矯然一變其故綱立紀具朞月之閒犂然也故三子之治可謂究其本矣非之而不懼沮之而不撓及其經制既定上下晏然子孫蒙業數十百年而可以無壞然則休息無爲未有大於此者也今之賢吏曰寬徭役謹賦稅去其盜賊而理其獄訟則民安而治得是則然矣然而其所及者樂業之民也若其失業者雖有寬徭恤役之令而彼無與也飢寒之不恤則所謂盜賊者皆此人矣吏見其盜賊也而以爲不足惜嗚呼孰知其始之本非盜賊耶而況有不肯爲

盜賊而死者耶。天下之地。皆足以衣食天下之民。而利之所出不均。故得其源者生。失其源者死。且夫一人之利。而二人資之則微。十人之利。而百人資之則匱。今民之所以求利者。一人得之。則千人趨之。然則利安得不絀。而民安得不貧。是故欲民之無飢寒。莫若均利源。欲利源之均。莫若正民業。管子曰。聖王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四民者勿使雜處。故教有恒而事有攷。蓋古者度地居民。而須執事。其要如此。今計一縣之中。田上下之率。給幾何人。山澤所出。給幾何人。四方貨賄。市井之贏息。所食者幾何人。謠俗所資。技藝工匠之巧。須幾人也。磽瘠之可化者幾何。草木水石之未取者幾何。四圻之內。都會者何所。鄉里市肆之不當其所者幾何。行資四方而不棄其鄉里者幾何人。通游者何所利矣。總其數而乘除之。必使所業與利相當。而濟其有餘不足。其農之能盡地力者。工之能立物利者。商之能裕本計者。所在以告吏。發幣聘之。建以爲師。使長其曹黨而教其不及。稽其怠惰者。不任者斥之。農聚於疆。工聚於肆。賈聚於市。田而不能播穫者。不容於疆。藝而不能飭材者。不容於肆。貿遷而不能阜通者。不容於市。其無田而無資者。使相假貸。而時其出入。男年十六而不業業。女年十三而不治絲枲者。罰其父母。則民勸其業而利修。其有飢寒者或寡矣。或曰。管子之法。四民各處其所。今民之雜處久矣。亦將分之乎。否乎。曰。夫分民者。非奪其居而徙其鄉也。百室之聚。必有市。有肆。有民居之廛。其爲賈者必就市。而工者必就肆。其常也。吾因其宜而安集之。使其不至哤雜而已。何難焉。曰。民既習其業矣。利不足。又使其他習如之何。曰。非徙已習之業也。禁其方欲習者而已。夫習焉而不獲其利。苟願有徙者。吾有以安之。而又有以教之。則彼亦樂得其所矣。今夫一家之中。有操作者。有厮役者。有芻圉者。其爲之者。皆其人之所自欲也。而分處其所爲者。則主伯之事也。今一邑之民。爲士者。爲農若工賈者。問吏以其數。則茫然而不知也。嗚

呼。僕隸無經事而主伯且得有其家者哉。

守令篇　　洪亮吉

守令。親民之官也。一守賢則千里受其福。一令賢則百里受其福。然則爲守令者。豈別有異術乎。亦惟視守令之居心而已。往吾未成童侍大父及父。時見里中有爲守令者。戚友慰勉之。必代爲之慮曰。此缺繁。此缺簡。此缺號不易治。未聞及其他也。及弱冠之後。未入仕之前。二三十年之中。風俗趨向頓改。見里中有爲守令者。戚友慰勉之。亦必代爲慮曰。此缺出息若干。此缺應酬若干。此缺一歲之可入已者若干。而所謂民生吏治者。不復挂之齒頰矣。于是爲守令後。其心思知慮。親戚朋友。妻子兄弟奴僕媼保。于得缺之時。又各揣其肥瘠及相率抵任矣。守令之心思不在民也。必先問一歲之陋規若何。屬員之饋遺若何。錢糧稅務之贏餘若何。而所謂妻子兄弟親戚朋友奴僕媼保者。又各挾谿壑難滿之欲。助之以謀利。于是不幸一歲而守令數易。而部內之屬員轄下之富商大賈。以迄小民。已重困矣。其間即有稍知自愛及實能爲民計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爲迂。以爲拙。以爲不善自爲謀。而大吏之視一二人者。亦覺其不合時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過。則去之。亦惟慮不速。是一二人之勢。不至歸于七八人之所爲不止。且有爲今日之守令。而并欲謂三十年以前守令之無術者。然吾又嘗驗之。三十年以前守令之拙者。滿任而歸。或罷任而反。其贏餘雖不多。然恒足以溫飽數世。今則不然。連十舸。盈百車。所得未嘗不十倍于前也。而不十年。不五年。及其身已不能支矣。無待其子孫也。則豈前之拙者誠拙。而今之巧者誠巧乎。亦心術有不同者乎。

書李翺薦所知於張徐州　　張　望

李翺薦所知於張徐州其一孟郊翺之言稱堯能知舜於是舉禹稷咎繇二十有二人以成唐虞之治以爲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在于擇賢得其人措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其說是也然而雖有堯舜之聖擇賢而用之而郊固不適於是選其言則是其人則非堯舜湯武之朝無論大官末職皆以賢者處之未有賢者居尊而庸者居卑也未有賢者不獲居尊而亦不肯居卑也未有居卑而不守官也柳下惠不辭小官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貞元十一年郊爲溧陽尉坐水石間長吟廢事則豈足以堪朝廷而膺禹稷咎繇之所任乎以翺之不已殷殷流連嗟嘆若唯恐徐州之或失也何也豈徒以其詩人哉郊嘗投徐州詩矣嘿嘿弗聞曾無以動其心良以空言不責實效而翺且曰使郊爲他人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者不誠誇與

與沈位山書　殷慶惇

都門握別忽已六載知吾弟杜門養道立德立言眞足追配古人具徵德器深厚學問堅定視僕之碌碌風塵不啻鯤鵬之與蟣蝨矣當此時勢日就衰薄居官無一事可爲不過要錢耳論古人之道自當深潛隩伏超然事外但吾弟年尚少力正強非隱居之日又出宰百里作民之牧或有一二利益百姓之事亦士君子讀書用世素願但須拚此一官不畏不疑亦不必作過情之事但從百姓起見吾盡吾心其他利鈍聽之於天但得如朱邑之桐鄉亦足永永不朽矣僕自少有此志欲作一親民之官好作條教少立名迹此志不遂蹉跎至今顧吾弟勉之只此一官尚可爲餘則向背俱觸僕又見今日所稱好官纔到任便減陋規革常例標榜清節矯飾聲譽而其實私門旁竇暮金日進人皆謂之清官欺世盜名尤爲可恨僕所見眞正清官湯潛庵先生一人而

已清不絕物和而不隨此人若在聖門不亞四科之列願吾弟以此爲法而今之所謂刻薄寄覈一流切勿效之也

送沈椒園序

趙青藜

青萊積歉之區萊又新有災　天子簡自諸臣屬之侍御沈君椒園其有以也雖然難言之東省爲南北通衢獨此三府僻處東偏濱於大海又多崇山峻嶺壤地磽瘠歲即告豐猶難仰給其或協濟他屬馱載維艱以故民無係戀輕去其鄉一遇水旱流移滿道蓋其積漸使然匪伊朝夕也近者亦嘗遵海轉闕東粟以拯救之而地方官吏拘於成格撥運請費動輒需時粒米雖多緩不及濟此眞所謂救荒無奇策者何如有備無患之爲得耶憶在東省時椒園與余商水利事未嘗不蒿目當事者之憚於改作也度所自任因將何如以上慰

聖主之憂勤士君子居一官即盡一官之職澄一民即圖一民之利此三府者固椒園所得以左提右挈者也吾聞海口地昂當夏雨時潮汐必與俱涌諸屬邑既受境內行潦大清河復挾濟東二郡諸水注之若盡力宣洩開乎海口又將有倒灌之虞此歷來監司守令忍於坐視吾民之淹沒而吾民之淹沒者亦幾習以爲天行地勢而莫可誰何顧博興樂安等邑民有營其地作水田若吳越種秔稻者斯豈不悉於水而畜以收其利哉又豈不畜之即洩而爲四鄰隱除其害哉相陰陽度流泉決壅閼謀歸宿青固齊地也臨淄即墨戶口之衆今未必有加何昔之食焉而卒不聞其寡乏也就令陵谷變易事難泥古而利害之數較然可覩水田之營民已自爲之因而導也以此風彼有故而準耳夫人之爲其事而不能必其成者大抵有好名之心則上忌有專利之意則下怨故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立精神到處金石亦透惟椒園其愼思而審處焉可矣若夫興

教化敦禮讓於既富後措之裕如也

送張子白還鎮番序　程同文

鎮番東西北皆倚邊邊城環之如半規然以俯臨於邊外邊外之地惟鎮番形勢足以控之康熙中噶爾丹強盛套西額魯特爲所破其長上書求內附　詔許之畀以牧地置之甯夏賀蘭山以西土人謂曰阿拉善王阿拉善者蒙古語賀蘭山也雍正中始卽鎮番改衛爲縣而屬以甘涼肅邊外地東至於沙河西至額濟納河其廣二千餘里皆北界於額魯特蓋以一縣而蔽河西三府州之背其寄爲最重土曠而不治則莫急於井渠之利民僿而不文則宜講於庠塾之教耕牧相錯或慮其爭亭障晏然亦戒其弛非其令之具幹濟有恩與威者未見其效也其治爲最難夫寄之也重而治之也難則意非其人莫屬也然而鎮番之令則由乎部選常以資格而得之非視夫大縣之必調而任也故任鎮番者苟材與智則且旦夕謀所以去之而大吏者苟有見其材與智亦必謀所以轉諸善地以爲此不足以辱吾賢也俗貧而人物之聚不饒地瘠而賦斂之入蓋寡其遂不得與大縣比亦其勢然也嗟乎自爲政者惟地之擇而事之重且難者之廢而不理也久矣張君子白知鎮番既至則曰是豈不足爲政乎於是墾者舉之仆者植之期年其民大和君曰未也乃以時導民審徑遂表封界當乘橐駝行邊連旬日不返手畫而口示蓋種柳掘壕以萬計而民益勸君嘗語所親曰使復數年俾壕盡成而柳盡活數世之利也總督惠公齡聞君賢一日語君曰吾將借君以臯蘭君曰蓋嫗有受人之嬰而爲之乳者當其未能食也則不忍以去然則某誠不以臯蘭易鎮番嗟乎此足以見君矣嘉慶甲子君以卓異徵入見其明年二月乃還君故善歌詩知君者咸爲詩以道其行而屬余以序余既偉君之政而尤賢其眷眷於鎮

番也是不可以無述

答南汝張觀察書　沈起元

辱示教化一事成效固非數年後不可遽言故弟於此番見委欲不論民間之有效與否而第論有司之奉行與否蓋亦斡旋之微意也來教云宜以政爲教誠屬至論政教本無可分而亦有不可概論者數教之無人乃此時無可如何之勢以身爲導後世安能勉力從事抑亦可矣若以政爲教又豈易言倘非其人亦安能隨時隨事曲爲開導耶現在諸屬能之者亦約有幾人其餘則聽斷之際能得本事情形處決恰當者已鮮求於事外剖析至理感動至性者更難之矣或以案牘紛繁急於了事或以胷無點墨原乏卓識强爲大言未能中窾不足動人故高明之論亦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可以曉才吏賢令而不可以律庸有司也弟雖無似憶昔爲郡時有兄弟爭產結訟三年而令不能決弟爲提審案情則兄曲而弟直兄貧而弟富攷其分契則其分時母有偏愛弟有偏厚因卽廣引推產故事繩以友恭大義撥其多得之產以歸赤貧之兄當堂論讞兩造宗親數十人環階叩首歎服從此兄弟式好如此者事無定形理無膠柱能者從之而已故不得已而求之勸惰核之舉報亦聊以爲章程而已聞舉行以來有委之村長者有設立木鐸者果盡如其說實實行之雖未必有效而亦不可謂必無一效教於一鄉而得一二人感化教於一邑而得數人慕義亦卽是效豈敢遽求移風易俗周禮閭師族師月朔讀法蓋卽此意先王所不廢故弟意但考其所委之村長果否得人勸導之法有無定期定所木鐸之設果否有人其人果否歷行村莊唱孝弟之歌振諭民之響耳若以爲具文而竟不一設則惰廢無能盡見於此矣至報舉之中弟近據各屬報册翻閱則本官之優劣亦有較然者所舉之善實有事蹟一

一可紀且詳於孝義而略於修橋飾廟者必向日所知之良吏也非是則泛泛空言漫稱好善樂施者則平日所知之俗吏也甚至有如淮甯何令二月中舉善行二十人概以解紛息訟處事公平八字作考語是顯係衙門訟棍鄉曲武斷之流以此而稱曰善人舛謬已極豈非笑談是何令之識見亦盡於此現在具詳申飭弟非不知善善欲長買骨致駿之義正恐是非一淆善者不屑與伍旌賞不足爲重遺議孔多故欲令舉者審愼毋濫必核實事毋綴空言古人臥冰泣竹原不在大小善一節必有所據則雖其人平生可議而上之所取者在此一節自可人人共見是固與鄉飲之必求全德者異矣弟之意於良吏則望其有實心有實心則政卽是教本無定款於庸吏則責其有實事有實事則虛文亦實若夫學校之設教其本職但積輕之勢幾不及村長木鐸且無論知識卽耳目二事恐聾瞶者半豈堪責之宣勸似可毋庸置議也清查山寺一節已有憲行通查拆毀弟處固不全報有報而率略者弟必駁查是固去匪驅邪之一善政也

答周仲和書　張士元

去年聞署涇邑甚勤理事之暇治文書不少忽此誠讀書人本色亦爲政之道當然也昔歐陽永叔爲夷陵令齋中無書可讀乃取積年案牘盈箱堆屋者盡閱之因此得究知人情物理後時深有補於相業其接引後進亦不多言文章往往與言政事近代王道思晚年亦以少時居官不留心世務但雕琢幾句不唐不漢詩文深用自悔觀此則知古人爲學入政之要矣來書云一行作吏諸事盡廢不知所謂廢者何事耶豈詞章夙好今日尚不免技癢而以不得近筆硯爲憾耶將亦事上接下之間掣肘而不得行其志也承諭漕務經涉爲累頗深此弟所耳聞目見者非但當局者難幹卽旁觀者亦難說矣大約治縣諸事難了而漕糧爲尤甚雖然文忠公

愛民亦視其力之所能爲者爲之而已竊嘗謂居官之所恃者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儉而今之治縣則又非纖微省嗇所能濟事蓋左支右詘之情形時時有爲然亦當以制節謹度之意推之期於濟事而止若事不可濟則眞可以去矣閒讀後漢書馬援傳援告梁松竇固曰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竊歎謂名言因增一語曰居富當使可貧居貧當使可以不富凡仕宦方始願常存此心也

子賤治單父說　沈寓

子賤治單父語於孔子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敎不齊所以爲治之術孔子許之曰賢者百福之宗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之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故子賤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此其於後世之爲令者何如也邑有賢士大夫爲令之資也令不資於賢士大夫令不穀士大夫納善而不獻士大夫不賢令將於是邑推士大夫之賢否而賢士大夫亦於此日之令徵賢否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必愷悌而後可以作民父母父母者所好好之所惡惡之之謂也日坐堂理民事民之所好民之所惡令何由事事逆之於心而施之於政適合於民之所好所惡非與邑之賢士大夫朝夕講究之不能也雖然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古今世比比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模棱世事者亦不少不由徑非公事不至非所言不言必有中者什百中難一二見令能辨而父事兄事友相與者予日望之天下之邑令也賢士大夫邑不皆有賢父老隱居鄉里抱經濟不見於世者邑往往不絕令能細訪而商之是亦爲令之資不減於賢士大夫也令無不職之咎矣民皆賢夫令矣然又豈獨一令之政當然哉天子於民上下遼絕日月不照覆缶蠛蠓不能叫閽邑有賢士大夫助其令以是非夫一邑一邑之事無不理而合於是則朝亦有賢士大夫輔翼其世主以是非

夫天下天下之事無不理而合於是則天下之民安得不望其天子乎則知邑多賢士大夫朝亦多賢士大夫邑皆賢令世皆聖天子矣故孔子歎曰不齊之所以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豈虛語哉

蒞任求言示三篇

闕名

本縣之爲理也奉功令惟謹奉吾先君政譜守而勿失亦惟宜民通變庶免膠柱之患爲顧蒞任之初利病難於周知所恃士大夫之賢耆老之練達者不我遐棄而惠之以言何利當興何病當改合之時宜勤相斟酌俾得虛心以受而次第施之或有當焉人逃竄而易去其鄉地荒蕪而糧多失額錢糧逋負大戶者孰爲包攬田地飛詭大力者孰爲隱占在鄉土豪之武斷愚民怯弱而不敢言在市態霸之縱橫衙門把持而不得入慣捏造以訕謗乎上唆刁訟以魚肉吾民者必有人也風俗之澆漓所當首禁者何在衆惡之淵藪所當急格者何鄉乎盜生何地窩盜何人何人爲消彌之法衙蠹誰爲窩訪誰是誰實爲線索之主乎若夫城不築池不濬將誰與守士無甲倉無儲其何能禦民壯如何團練有無包替夫馬如何清釐有無虛糜以至勸課農桑隄防旱潦催收正餉招撫流移莫不有因病製藥之方以起吾民於塗炭者某既爲一邑之父母則一邑之事猶我家事一邑之人卽我家人於此而若盲若昧如此邑何勿避嫌疑明以告我無論前人弊政當改卽我有過而爾輩不言爾既不肯爲幹蠱之子我欲不爲頑父嚚母其可得乎除揭榜彰著外倘有忌諱不便面陳者毋於放告之時投諸櫃中或於講約處所投入瓶內非同鈎距刻以求人實磬韶鐸之遺也倘有裨益於吾民而不便使聞於士豪衙蠹者本縣藏之於中斷不輕泄以開釁於能言之人也其各直陳無諱

爲願聞已過願達民情事人非聖賢不能無過況以本府愚拙過失更多但不聞則不知不知則不能改此本

府大懼也古人以萬物得所爲極本府卽不敢望此倘民有疾苦愁痛而漠不相關何以恧顏立於民上但不達則不知不知則無由興除此又本府大懼也凡我境內軍民人等或得於旁觀之淸或出於風聞之及或念切維桑之急或身在水火之中有心豈不能知有口豈不欲言但或以上下相隔不能遽通或以嫌犯忌諱不敢入告以致本府空抱血誠莫適措手爲此特設木櫃置大門外不問諸色人等但是聞見本府過失與民間利病不論大小悉聽備細開寫投入櫃中聽本府不時開覽庶幾警省覺悟勉圖自效以期仰報　聖明俯酬民望至於假此爲由言人過失甚至發人陰私律有明禁本府豈爲姦民指使而與良善爲讐乎犯者訪出必罪不宥

爲諮訪利弊以便興除事照得民間疾苦與地方利弊惟父老得而陳之古設三老五更必取年高有德正爲諮訪民瘼今本縣視事方新一切興除事例合行諮訪與其謀之都邑不若詢於芻蕘凡民有年過六旬從未罹法者果有灼見地方何例當興何害當除卽於望日條陳具告本縣察其有裨卽便舉行或係難緩之事不論時日具呈卽於道途拉告本縣亦當止馬受言但不得假公濟私及以迂濶不近人情之語相瀆

照得本道蒞任之初曾經出示諮訪利弊乃紳衿時畀讜言屬僚間進條議獨於黃童白叟之口寂無聞焉豈慮本道以人廢言不請芻蕘是詢之議乎抑爲貪官蠹吏所懾慮以口舌招尤故爲投鼠忌器之防乎本道熟知民間疾苦還宜詢之民間以富貴之人而談貧賤之事其痛癢未必相關猶之問耕於食祿之人而訪織於衣錦之輩也爲此再申曉諭爾父老人等凡有灼見時宜舉一事可以利萬民革一事可以祛衆害者其各盡言無諱

答門生王禮圻問作令書　　袁枚

書來問作令之道甚勤且摯夫吏治有不可學者有可學者天之生才敏鈍各異或應機立決或再三思而後決或臥而理或戴星出入而後理此豈可學哉然行政之方與安吏民之道則循吏不同同歸於治今以縣令所當知與僕行之而有效且與才性無關者爲足下告焉夫治民者州縣之職也然治民不自民始胥吏者官民交接之樞紐也家丁戚友又胥吏交接之樞紐也不治胥吏不能治民不治家丁戚友不能治胥吏治家丁戚友胥吏柰何曰用之而勿爲所用是已其用之而勿爲所用柰何曰通之而勿隔是已官與吏終日見則無勞家人之轉通官與民又終日見而不許胥吏之壅遏則彼胥吏家丁戚友者不過供奔走佐使之職而已矣而何弊之能爲且夫用戚友不如用家丁用家丁不如用胥吏用胥吏不如用百姓戚友果賢何所不可如其不肖法難遽加若家丁則利在前法在後矣然家人之來去無常胥吏之曹缺永在其畏法媚官甚於家丁較可用也胥吏之職大都拘人集衆若受訟時朱書牒尾卽令某甲喚某乙甯不省需索而免稽遲乎是百姓尤可用也吾不解今之爲政者一則曰嚴胥吏再則曰嚴胥吏夫胥吏卽百姓也非鬼蜮禽獸也使果皆鬼蜮禽獸宜早誅之絕之而又何必用之而嚴之周官所謂陳其殷置其輔輔卽胥吏也雖聖人不能不用也然三代上有庶人在官之祿今既無之則上之人宜爲若作設身想而何嚴之爲彼嚴者豈不曰胥吏舞文乎病百姓乎夫使之舞文病百姓者官也非胥吏也試問已舞之文判行者誰耶加印者誰耶彼舞而我亦隨而舞之不自責而責人何也胥之權在行檄役之權在奉檄今之縣令檄行若干不知檄書云何不知某當理不知某當銷又不知如是而欲除弊雖日殺百胥吏無益也夫欲大權在我莫如手記而手銷之以州縣之繁而謂事必

親記似屬奢濶之論不知訟牒極多每日所進能過百紙乎百紙中其理者能過十事乎每日記十事未爲難也次日再收百紙大半覆詞訴詞其應記者又減十而得五矣受牒十日書所記而召之訊訊吏何以不行檄則吏窮訊役何以不集犯則役窮窮則免冠謝罪請嗣後十日內行檄集犯永爲例矣檄行犯集隨判而隨銷之任胥役之需索姦匿之侜張而不出十日之期則所費有限枝節不多其初情未改訊斷亦易彼百姓者知十日之必結也又何畏乎吏役而賄之法立半年可十日中竟無一事此胥役之所大懼也然民不告賍上不訪吏有提吾胥吏者官自當之不許胥吏索百姓之錢亦不許上官胥吏索吾胥吏之錢彼胥吏者不懼於始而感於終乎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非速結之義乎夫可以探喜怒轉關鍵者胥稟也有減增有株引者檄稿也有移換有竄入者供詞也有暗阻有明催或早或遲者訊期也吾一切目覽而親裁之許一檄不許重檄檄中人數空之而待親裁差某役亦空之而待親裁內銷外結檄焚卷撤彼胥吏何權焉於胥吏又何誅焉今之州縣非不勤也所惜者精神在上而不在下耳不知上行不答則嚴飭至內幕外胥俱能相促惟夫寡妻弱子鄉民村戶不遠百里而來望官如望歲而又無門探刺不爲之結於浹旬以內吾心安乎政綱既舉首清刑罰清之云者非寬滅之謂得當之謂也皐陶曰罪疑惟輕言罪之疑者輕之其不疑者不輕也孟子曰省刑罰言省察之不使刑罰繁也蓋刑以戒惡也刑繁則不足以懲惡而轉生刑之惡以爲吾既已受刑而無所損矣尙何懼哉以此干瘨痏而逞毒淫者比比焉要知刑具而部頒之亦無庸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彼衣冠辱民加細荊而呼號不勝何事於部頒之具積蠹大猾其筋骨皆習練之餘當巨梏而含笑囊三木而無聲何畏乎部頒之具吾以爲其畏者雖應笞亦宜寬省以洒其恥其玩刑者法止杖四十而吾以二十當之

其酷則更甚於四十。使彼知二十之委頓如此也。況四十耶。乃凛凛乎懼心生而惡念除矣。凡判尾必親書諭。非炫才也。以便日後展卷而了然也。判事必坐堂皇。非矜衆也。以觀國人之顏色。而是非使共見也。勿輕置人於獄。非徒仁也。所以清狴犴而防雜處之不虞也。勿輕申詳。非專擅也。所以免提擲而成難結之案也。勿問坐獄者之貧富。恐有成見而誤大公也。勿故反聽請者之乞求。恐事未可知而矯枉過正也。勿勸捐以安富。恐抑勒者多。勿罰鍰以遠嫌。恐徇財者惑。勿交鎖練於胥吏。必內存之。當用者加朱票圈。使不得開。不當用者不署鎖字。使不得混。勿委監獄於典史。必躬臨之。審其輕重。辨木索之有無。覩其氣色。知衣糧之尅扣。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聖人甚言無訟之難。非言聽訟之易也。今之人不能聽訟。先欲無訟。不過嚴狀式誅訟師。訴之而不知。號之而不理。曰吾以息訟云爾。此如防川。怨氣不伸。訟必愈多。不知使無訟之道。卽在聽訟之中。當機立決。大畏民志。民何訟耶。所謂側弁垢顏。不投於明鏡是也。然而一関之獄。情僞萬出。或在案中。或在案外。聽之者恃才恃氣恃廉恃公。皆不足以聽也。虛以受之。蘊以應之。周詳以求之。旁見側出以察之。庶足以聽也。大凡事過而常自悔其誤者。其誤常少。此所謂政如農功。日夜思之者也。事過而常自信無一事之誤者。其誤必多。此所謂氣矜之隆。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者也。對簿之民。宜分爲六。重者獄。其次繫。其次管守。其次保釋。其次待喚。其次聽其所之。數者能臨事料量。而不容胥吏持之。則聽訟之道。思過半矣。和息非不可允。但須書明曲直。以防日後之終凶。狎邪非不當嚴。但須戚屬投明。不許匪人之恫喝。律設大法。而通融者存乎人。否則傀儡而已。案無確據。而闕疑者法乎史。否則武斷而已。觀漢江充之巫蠱。而知贓之可栽也。觀南史傅炎之斷獄。而知凶器之難據也。天性之親。絫而不殊。雖父訴子。亦使自答。否則傷慈愛矣。墳田之事。勘而後斷。

雖風霜寒暑不可辭勞且借以巡鄉村矣刑名之外則有錢穀錢穀役使者多民貧者少比役無益也役又借比以索民錢藉催科者不輕比役但擇其負多者召花戶而欲見之吾未見眞花戶來而稅不登者也慮飛灑則細刊科則昭示鄉氓防重耗則突取衡平率較一二漕無抑勒則浮取皆恩糶果應時則盈虛有備所謂催科中寓撫字也百姓之上尚有紳士凡今之閉門塞竇而不見客者其中有所不足也古人於一邑之中有鄉先生鄉大夫歲時伏臘飲酒習射當其時豈有苞苴竿牘之嫌乎作吏者日對里魁伍伯而不親賢士大夫不特天閼下情亦且無以自輔記有之曰貴貴爲其近於君也尊搢紳即所以尊朝廷其他生童皆吾子弟亦宜月課季試以無失黨庠術序之義漢吳公治行號第一而史只載其薦賈生一事此其故可思也總而論之爲政在外尤須爲政在心心正則羣邪消心和則衆善集心周於庶務而法令不必苛煩也心淡於榮祿而上官無所挾持也大府一過而億從之誅求無厭知我之巡鄉亦猶是也崇轎一入而守候之饑渴無時知民之望我不甚殊也威可使人畏不可使人恨恩可使人感不可使人狎廉不自知者廉之眞公不自恃者公之大民信則順風而呼吏服則指臂可用告示爲吾之仁言不必輕發而發必手書訪聞非政之大體行或偶然而行必眞確求心安不求名重察物議並察邇言仕無術而不行政師古而毋泥吾之所行者在是矣吾之所能言者亦止於是矣若夫神而明之化而裁之則在吾子矣

循吏約　沈起元

分職守土之官未有若州縣之於民至親而至切者也故易於見功莫如州縣而難於稱職亦莫如州縣上之爲民求良有司不啻爲嬰兒求乳母亦鄭重而迫切矣乃全材罕覯政化何以克成本司不揣用竭平日讀書

所得與先輩所教訓者為諸君諄諄詰誡焉夫人之才識豈無高下或剛或柔或敏或鈍賦稟有定固所不能強然才識之高者不足恃下者亦不足慮唯視其心何如耳才有不同心無不同也識有不一心無不一也心者何一曰實心 國家澄敘官方吏治章程纖悉具備特患視為具文故事苟可以塞上司之責免功令之罰便為了事巧於趨避競尚浮華則雖有良法美意都成虛設於地方毫無補益苟能將士習民風獄訟賦役水利盜賊諸事凡一切令甲之所垂憲檄之所飭民生之所繫 國計之所關一一實心整理如飲食衣服之切己飢必求飽寒必求煖不因上臺督責而粉飾不因進取階梯而奮勉不因同列異同而依違一民未安一事未究寢食不敢甯也焦勞不敢恤也有一分不慊於心不肯歇手有一毫負疚於心不肯瞞昧苟事不宜民雖上臺訶譴不懼也功令處分不顧也則才識之高者心以實而尋理必細操持必堅更無難事足以沮我何患政之不立雖才識稍下而心之所至識自開明才自展拓於境內必日有起色矣二曰虛心夫心本靈明不虛則蔽有欲念則不虛好利好名皆欲念也有成見則不虛務嚴務寬皆成見也心既不虛於是是非之衡不能定情偽之隱不能燭動而輒誤無所適從要皆蔽之為患也惟撤其所蔽使好利好名之念無所介於其中不計祿位之得失不問俗情之毀譽則事之是非民之情偽自無遁形事至而應就事論事不以姑息市恩不以執泥行法成見一空漸歸無我有過即改何妨舍己從人有善不矜常覺彼長我短虛則能受虛則生明豈獨居官之切務實亦治心之要訣矣顧心之所以不能實與不能虛者其病根又有二一在于不知其苦蓋勞心之苦甚於勞力不獨牧令為然而牧令尤甚自設官分職以來固以極勞苦之事責之而非以為我逸樂之具矣今試以一身為一家之主仰事俯育胥責之一人即數口之家無不以為苦者況牧令地大者數十萬戶邑

小者數萬戶其數萬戶與數十萬戶之身家華責之牧令之一身而倘得以為我逸樂之具耶自世教之衰徒知以仕進為榮寵得一美官親友握手相賀而為官者亦自以為得不念其苦也比者　朝廷清明綱紀整肅貪黷恣睢之行無復敢試亦旣知飲冰茹蘗之況矣夫飲冰茹蘗之況苦況也而猶未知苦乃其職也不盡其苦不安於苦則苟可以偷安可以逸欲怠氣即乘而又安能實心與處心哉故必知苦乃盡其職我盡其苦而民乃得樂我安其苦而心乃日休自必孳孳亹亹夙夜不遑甘入於苦之中而職無不盡矣一在不知其重夫億兆芸生士農工商不知其幾而居官者不啻千百中一二則一命之士皆上天之所厚也天心愛民而付之君以治斯民又以不能獨治而分任之百職試觀今日自牧令而上惟大學士總六部之政務自大學士而下亦惟牧令總六部之根基是豈惟潔己奉公即為臣職之修有一事草率一時怠惰一毫放縱一念詐偽便非

君上命我之意即非上天生我之意誠念及此而精神敢不奮勵才識敢不凝練乎知斯二者則自能實心行事虛心自考而不肯苟且從事矣噫生堯舜之世而為虛糜廩祿之士所謂邦有道穀恥也有志之士於此必有恧焉不啻瞿然而起者豈以免掛彈章為幸得邀鄂擢為慶乎諸君其各留意毋忽

誡子書　　聶繼模

爾在官不宜數問家事道遠鴻稀徒亂人意正以無家信為平安耳山僻知縣事簡責輕最足鈍人志氣須時時將此心提醒激發無事尋出有事有事終歸無事今服官年餘民情悉熟正好興利除害若因地方褊小上司或存寬恕偷安藏拙日成痿痺無論將來不克大有所為即何以對此山谷愚民且何以無負師門指授見答黃孝廉札有為報先生春睡熟語此大不可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居官者宜晚眠早起頭梱醴懶二

梆硯事雖無事亦然庶幾習慣成性後來猝任繁劇不覺其勞翻爲受用長公負文章遭時不偶憤激而談何必拾其唾餘耶山路崎嶇歷多虎患涉水尤險因公出門須多帶壯役持鳥鎗夾護不可省錢減從自輕民社之身又不可於途中旅次過行瑣責此輩跟隨亦有可憫御之以禮撫之以恩二者相需偏倚則害流民在衙供役者亦然邑中除去五患人咸爲爾慶我每思及反覺蹙然李忠定公譬此輩猶痰乘虛火而生火降水升仍化爲精痰與精豈二物而頃刻變化如此天下無德精而釀痰者皆自吾身生在反身而已此後須設法處置無使數千里外老人魂夢作惡也爾家書屢言辦過軍需并未賠墊此殊可疑湖南州縣無不賠墊者況爾初任幾戶窮民額糧不滿二萬又適逢荒歉之歲肯於此時加一分恩全活實多兼可不誤大件人笑爾迂我心彌喜若云全不賠墊則將取之誰耶若爾本曲爲此言冀寬我心猶爲有說爾視我爲何如人好消息惡消息以善養不以祿養彼閭閻中人能分晰言之況八旬鬚眉老翁哉此後凡遇上司公文關係地方興除須設法行之至萬不能爲而後已大抵自己節省正圖爲民間興事非以節省爲身家計同一節省其中殊有義利之分如此俸薪須寄回爲歲時祭祖用尚有条罰即不必如數寄毋致上欺祖宗且可爲辦事疎忽戒養廉銀兩聽爾爲地方使用通邑僅得二社目前即須謀增建窮戚友亦不宜恝然京師鄉老重修會館此是義舉既有札通知須量力應答年誼中曾有以詩文送贈者須有以報之如一時不能不妨遲致空札告窮苦此最是習氣取人厭罵且非誠心待人之道也往省見上司有必需衣服須如式製就矯情示儉實非中道知州去知府尚遠然既屬直隸州即當以知府相待須小心敬奉又不可違道干求盡所當爲而已官廳聚會吏屬是非之場大縣遇小縣未免驕氣彼自器小與我何預然切不可以小縣傲之又不可存鄙薄心須如弟之事兄如

庶子之待嫡子如鄉裏人上街事事請教街上人可否在我斟酌誠能感人謙則受益古今不易之理也官廳子內不可自立崖岸與人不和又不可隨人嬉笑須澄心靜坐思着地方事務若有要件更須記清原委以便傳呼對答山城不得良幕自辦求爲不可但須事事留心功過有所考驗更須將錯誤處觸類旁通漸覺過少乃有進步偶有微功益須加勉不可懷歡喜心阻人志氣耳鎭安向來囹圄空虛爾到任後頗多禁犯但須如法處治不可存怨恨心寒暑病痛亦宜加恤我雖非官醫每入禁視因病痛給以藥物十餘年來地方官因爾通籍不便延我入禁視病然我自樂爲之爾母亦親手做丸藥近來益以此爲事爾體此意自宜於牢獄盡心由中地廣人稀責令墾荒原屬要着但不時奬勸切不可差役巡查如屬已業不可强令報官有願領執照者卽時給付不可使書吏勒索銀錢日積月累以圖功效生童文理晦塞耐煩開導畧可取卽加奬勸又當出以誠心莊語不可雜一毫戲嫚此二事皆難一時見功須從容爲之不可始勤終倦我最愛雷先生與爾書云種子播地自有發生爾在鎭安正播種子時但須播一嘉種俟將來發生耳知縣是親民官小邑知縣更好親民作得一事民間卽沾一事之惠尤易感恩古有小邑知縣實心爲民造福一兩事竟血食千百年士人或呼爲某爺某公視彼高位顯秩去來若遂人者何如哉蒲城羅明府名文思者查鄉會年譜都無其人在省契合且多勸勉此最難得宜相處在師友間然不可以此望之人人爾性狷介若不慮其不親賢慮過以賢望人也州縣中聞亦有曾係中丞公加意者卒罣白簡可見大人愛憎至公無私爾蒙格外勉望吾既喜復憂爾能自憂卽吾之喜也曾子云涖官不敬非孝也我老矣因爾作官益信此言糟糠之婦布裙荆釵安之若素不致累爾萬水千山來此窮鄉情殊可念當相待以禮凡有不及須以情恕官場面孔毫不宜施鎭安僻陋爾子不致染

紈袴習氣吾無他慮但暇宜課以讀書爾亦藉此得與典籍相近至於律文精奧尤須字字研究中肯所謂憲章即此也詎得以法家者言忽過護送人等囑令到即回家勿聽久留署閤爾士民時時念我足見風俗淸古我身健儻能復來得親地方起色爲樂餘言爾妻自悉不暇談

欒山聶翁布衣也精於醫仲子燾令鎭安翁寄書誡之陳榕門相國撫陝時嘗手錄此書者三次并命撰入鎭安縣志云

官戒示長兒 子守誠任金衢嚴道　　陳道

初到地方宜博訪僚屬察其俗尙美惡舊政沿習何似無甚害義者且循故迹無輕率變動未能洞悉原委而輕妄動不惟無益而且滋擾漸次熟練知其端的而後可以圖議治屬疆界山川道里均宜先知托同官練達者將各府繪一總圖地之肥瘠高下土地所宜水利開塞以及州縣接壤水陸道途所通及大市鎭並細注圖內吏胥機巧非智計所能防察當立定章程使不能爲弊恩信相孚使不能欺不假權於若輩批判一由內幕而尤嚴飭門僕無與爲比內署左右爲書吏耳目所係本官性情又爲左右所伺察必自守嚴正安重無偏好無輕言妄動使人得而玩之

日用物件悉照民間平買無貪小利短折累民或舊有官價陋規須潛訪察明張告示無爲買辦蒙蔽食用須酌定章程豐儉適中他物甯自節省無好侈靡奢而不足必致妄取於人所得甚小而所失甚大

衙署房屋足蔽風雨即便安居不必修葺如令屬官代修尤爲不可圖一己之快而爲累於人何爲也凡有餽遺槩宜謝絕即食品不便却亦須擇其至輕者凡送物投汝所好必將有所爲且與門僕相通方能如是宜峻

拒之稍涉游移後將引類而至所累甚多而覓物甘言尤足中汝切宜謹守至於托人購買物件尤爲非理此口一開人無不輕而玩之

發廉按月支給無預借諸友館穀逐季送清餘以給日用能節存十之二三以備急用爲妙萬一不敷當家中補湊斷不可妄取人錢祖父以清白傳家非義之物一介不可取事上宜恭謹而不可卑諂平素守正不阿人自不以非理事相委若素常詭隨臨時豈能謝絕凡與人交不可求一時親密人之易見喜者必易見怒惟遵禮致敬不見好亦不招尤所謂淡而可久是也見兩司及在撫軍坐中凡言他屬能否與計議政事不可輕易出言本屬有公事及官當遷調之處均宜先與兩司商定再陳之撫軍蓋兩司總持風紀通省政事皆其主張分巡職當聽命無專擅之理遇公事差遣切不可推諉院司書禀宜常通但須擇地方切要有益而可行者無泛舉動以啓人厭

待僚屬宜寛平和易使人相信而不疑故作威福欲以生人敬畏而不知適足以使人輕賤遇一老猾者慮其不測即先發以相制未能制人而先自敗屬吏能否當於政治實績問驗之語言狀貌未足爲憑固不可先設疑心待人亦不可以片語投合便深信不疑也今有察吏之責益不可不詳慎矣

州縣相見並須和悅顏色論地方政事須聽其暢言畢後方詰其曲折或所見不同亦宜和婉相商有能抗論是非者必其中有所見尤宜平心下氣加意採擇無執己見遽折人非人有膽弱者一折便將不顧事理曲附上官之意貽誤民事不淺同是公事只期事理得當而已人己意見斷不可留

本境武官尤宜和協若有事相關者和同辦理無分彼此無大小接待總宜謙下

出巡於地方未能有益而先於屬官有損但初任不能不一行部切宜輕裝減從一幕友二三老實家人書吏曉事者各二人足供使令便好此外無多帶僕從夫馬及船自發錢價無取於縣尤要在不遺頭站人諸弊皆從此生先已行牌通知斷無須人前去屬吏預備執事郊迎俱拒回隨留數人備傳呼而已所帶家人只一可信者應門餘俱不得與府縣人相通所到地方或有訟獄當折者就近理之利害當興革者細心察看與同官參議回署再酌無以己見遽出令也一切饑遺除酒食外槩行謝絕無因語意殷勤稍涉游移也或辦差務及往省均須酌定合用人數無多帶閑人

善柔之人能以曲說巧語入人心腹當前甚覺可喜或引而進之謂此人必為我用而不知為此者蓋有所圖也圖之既得或他事未盡如意即生怨怒心我之勢又或稍失彼將轉媚他人遂不難加以譏謂陷害此自古迄今小人之常態未足為怪閱歷未深者往往為其所中事後追悔已無及矣官場中傾軋之事甚多而此尤難測好諛者尤當隨地自省加意防察

幕中諸友須情意親洽禮貌周到不可疎忽飲食酌定數品只一二席稍豐時常陪飯使令厨子不敢損減論事當和婉相商無執己見輕行改竄即或意見不合亦宜以禮貌相別無出惡言

分巡雖有察吏之責而無進退之權稍一專擅欲自見長則上疑於僭下嫌其侵矣要以安靜恬退為守官之道為政最不可喜事喜事見能必致生事滋擾而奉行不善者非藉以取巧即因緣為姦然又不可因此而自怠苟安也事到面前無大小皆當細心體察分所得為者審時度勢隨事救正於民生不無小補也

人惟能受善言能知人善任使雖無才亦可免過矜智恃才以自用者乃下愚小器適以自害而已用人聽言

之道前已詳說今更提撕當時時以此自省

此篇雖係戒巡道之書然處己接物官箴無二與專言察吏御屬者不同故仍入之守令中不以職分泥也

寄董大兄書　　牛運震

僕見墨卷揣摩家有典題淺訣僕爲縣官亦謬效之猥有三言拙謀曰儉簡檢而已儉者薄於自奉量入爲出所謂以約失之者鮮此不虧空不婪贓之本也僕頗爲秦安中產分衣食甘苦簡者令繁而民難避體亢而下難近一切反之毋苛碎毋拘執毋聽陋例毋信俗諱儀從可減減之案牘可省省之無日不與百姓相見差與之齊而訊其苦樂惟求一切便民雖驅世笑我以黃老吾不知也檢者天有理人有情吏部有處分上司有考課豪强在國將吾伺姦吏在衙將吾欺入一錢乙諸簡得毋納賄施一杖榜諸册得毋濫刑即今日去官吾倉庫不畏後任明日還鄉吾心跡可白友朋此又所謂檢也三項之外僕又有平生自矢可信於心者蓋實心愛民四字常舉以告人不敢自負如其負之願尊兄屏諸西戎勿復與相見也

申飭官箴檄乾隆十年三月　　陳宏謀

朝廷設官原以爲民官必愛民乃爲盡職故府州縣官皆以知爲名又名之曰地方官謂地方之事府州縣當無所不知也百姓稱官曰父母自稱曰子民謂民間苦樂府州縣當無不關切如一家也屢奉上諭令惠愛生民力行教養近又奉准部議覆條奏行令地方官遍歷鄉鄙體驗興舉飭禁事宜有無成效無非欲地方官周知民事之意一則使小民知官司之政令有所遵從一則使官司知民間之利弊有所措手惟是巡訪雖在臨時而籌畫端在平日官衙之內未曾有一番講求下鄉之時必不能有一番措置徒然遊目四境究竟仍

無實濟而屬員衆多接見時少亦難領悉今酌定數條合行通飭即便遵照

一曰耐煩勞　一郡一邑何事不待理於我何人不仰望於我每日所事非關百姓身家性命即關地方風俗人心其中情僞百出疑難多端小心翼翼猶恐有誤豈可有厭煩之心惟日孜孜猶恐不及豈可有憚勞之心故人謂居官則可免煩勞不知正爲居官則不能不煩勞亦不敢不煩勞也看案而耐煩勞則原委透明審事而耐煩勞則虛實可辨立讞而耐煩勞則供看明切檢驗而耐煩勞則屍傷明確後來案無疑竇鞫囚而耐煩勞則反覆研訊不事刑求眞情可得批詞而耐煩勞則批斷切中小民不致守候再告稟覆而耐煩勞則確切對鍼不致答非所問踏勘而耐煩勞則界址分明堂審更有把握簽票而耐煩勞則票內字句輕重名目多寡俱有斟酌胥役不能朦混而里民免無端之驚擾絕意外之株連耐煩勞以興利則利雖難而必可興耐煩勞以除害則害雖大亦必可去固有官司耐一時之煩勞而百姓受無窮之福澤即有官司厭一時之煩勞而百姓受無窮之擾累者矣況事雖極煩雜自有端緒能耐煩勞則心與事習理得心安久之將有不煩而得不勞而理之效近見各屬明知事之可爲職之當爲而或畏其難或以爲迂或陽奉而陰違或始勤而終怠即如日行案件亦有潦草塞責得過且過甚至上司公文並不全看頒發條欵並未細閱偶遇叩問驚愕失措茫然不知皆坐不耐煩勞之病苟非充類至盡不能自袪痼習故以此爲諸君勗

一曰戒揣摩　人有本心事有定理當時不免浮言事後豈無公論無如仕途惡習不講實在是非惟以私心摹擬即如舉一人也不以其政蹟過人而以爲因某事爲上臺偏喜也不然則某人吹拂也劾一人也不以爲奉職無狀而以爲因某事觸上臺之忌也不然則某人中傷也豈上臺全無公是公非而祇有偏好偏惡耶全

以私心揣測上司一倡百和而激揚之公泯勸戒之意不昭矣至於辦理案件一有私意揣摩必至是非混淆輕重倒置何以彰法紀而服人心況一有揣摩之心便工迎合之計奔競鑽營無所不至其有關於吏治風俗人品心術殊非淺鮮所願各屬蒞民理事本心而推循理而行自守以正相勉以公論人則平心而察在己則自反而思毋囿於積習毋惑於浮言去一分揣摩即擴充一分天良即存一分公道爲自己展布事業爲地方維持風教卽爲朝廷推廣德意矣

一曰禁擾累　居官而有意擾民累民雖愚不至此但鄉民至愚地方甚廣奸胥猾吏地方奸徒情僞百出稍有舉動便可藉端擾累故無論官政煩苛卽良法美意而體察未到擾累不淺無論奉行錯謬卽遵奉力行而防閑未周亦足擾累如應速而遲則有守候之苦應遲而速則又有逼迫之苦取結造冊需索生焉傳諭問話詐嚇生焉卽不耗費銀錢而廢時失業民已苦之卽不受刑坐罪而驚受怕民已苦之本人之拘縶此擾累也無干之株連亦擾累也至於官衙借用物件雖云給還而取送無非民力守候吏爲失時況未必全還也買賣物件雖云給價而多寡不能相值遲早不能如期況未必給價也加以簽差出票展轉守催則酒食使費更在應付物件之外矣卽如州縣因公下鄉巡歷鄉郵原以爲民徇或候迎送或事鋪設或備供應或供馬草或平道路均屬擾累卽或不須伺候不肯苛求亦宜不時檢點以防里甲指派或自己絲毫不擾而隨帶人役亦須防其暗地需索總之州縣乃親民之官下鄉乃親民之時非立威之時止宜拜跪坐立之有禮不在儀從供張之可觀雖無擾民累民之事須時存惟恐擾民累民之心周歷一鄉可使鄉民羣聚樂觀毋使鄉民愁苦相對必使民幸其復來不可使民憂其再至至於道府直隸州巡歷州縣吏宜輕裝減從迸絕饋遺供應以爲表

辜不然則未得巡歷之益先受巡歷之累矣干咎亦不小不可不切切留意也

一日絕回護　官司治事原宜慎重於先乃不致翻覆於後但事理無窮物情變幻初時或見聞偏於一偏或事多不暇致詳及至推行不去已知錯誤則惟有及早回頭據實改正庶幾理得心安更見虛懷遠識即或有干例議而改過不吝事得其平上可以見上司下有以對士民所謂公可服人也無如官場陋習樂於見長不樂於見短明知前此未妥或以民愚可以計誘勢逼或恃才長可以彌縫牽合安心不肯改悔抵口不敢認錯前此錯誤猶云無心之過後此回護已成有心之惡小事回護必至釀成大案小過不改必至積為大惡往往有破百姓之身家性命供為官者一時之遷就種種罪孽無不因回護而起況此習不改不止回護自己也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則為經手之上司回護羅案外無干之人解結中難解之結則為承辦之同官回護以莫須有之裝點加乎民不可解之冤累則更為詐贓誣拿之書役回護方且恃為周旋巧計一時目為幹辦能員殊不知　聖明在上功令森嚴欺人適以欺己自作還宜自受明干　國憲陰遭天譴往往而是善乎諸葛孔明云違覆而得中猶棄敝履而得珠玉諸君常熟服此言增一分虛公之心即少一分回護之念始而難終而易救過在此造福亦在此矣

一日息忿怒　臨民之官平心靜氣猶恐下情難悉處置失當一有怒意堂上官之氣先不能平焉能平階下之不平再加以忿則偏向偏惡非刑逼辱何求不得雖有眞寃實情申訴難入不但事失其平破家喪命皆不可知迨至事後氣平雖知民寃而獄讞已成悔亦無及若夫乘官怒而陰肆其毒激官怒而側持其柄則又胥役慣技固惟恐官之不忿不怒也每見官司逞一時之怒小民抱終身之寃官亦造無邊之孽者矣世俗謂堂

上一呼而下百諾假居官易於生怒又若可以怒者殊不知惟居官獨不可怒更不敢怒雖遇可怒可恐之人尤不忘可哀可矜之念呂氏云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此為篤論能息一分忿怒即昭一分平允以此臨民庶幾無過至於上官接屬一有忿怒是非混淆吏治人材所關不淺克己可以治怒自治而後治人又在上官之身先作則也

通飭各官熟讀律例 江右集

程含章

大清律例一書乃　國家之大經大法昭示萬古大無不統細無不包為牧令者吏戶禮兵刑工之事無一不當辦即無一不當知非講讀律例何處更問津梁本部院到任以來察看各州縣中才具優長知勉為好官者頗不乏人而於承審案件聽斷詞訟及一切政事每有輕重不得其平緩急不得其當或濫傳婦女率交官媒或濫押人證輕施縲絏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自居謹慎者一味畏葸當斷而不斷自詡才華者任意草率應慎而不慎遂使胥役訟師始則揣官之性情而慫恿舞弊繼且持官之短長而挾制逞刁卒致畏葸者一事顢頇釀成多故草率者一時意氣貽悔後來此無他皆由律例不熟事理不明之故孔子所謂正牆面而立是也誠取而熟讀之則事體之輕重緩急是非疑似詐偽變幻無一不了然心目即以辦案而論知何事為法所不恕何事為情所當原某案以某項情節為重某事以某項人證為重重者應如何辦理輕者應如何處置平日反覆討論知其當然復知其所以然至臨事而成竹在胸施行自然中肯矣至命案全憑屍傷屍親呈報致死之情節兇犯所供下手之情形皆以相驗辨之生前死後之傷如何分別金刃他物之傷如何分別同一受傷而有速死不速死之分同一下手而有欲殺不欲殺之別深淺之分寸痕瘢之顏色孰真孰假差之毫釐謬於千

里。而其法備載於洗冤錄中。今見各州縣驗報命案。或部位錯誤。或分寸遺漏。不破口之傷。則混填血流血污。已破口之傷。則率報紅色紫色。致屍親兇犯藉以狡執。開檢之案。層見疊出。甚至有故意不驗。以詳請開檢諉相驗不實之咎者。試思百姓不幸而死於非命。已屬可憐。復因驗不如法。而令死者遭蒸檢之慘。爲民父母者於心安乎。皆由平時於洗冤錄不能領會。及到屍場。始行翻閱。無異臨陣讀兵書。自然茫無頭緒。至以驗屍爲穢污。假手於仵作家人。則荒謬更甚矣。夫農商百工。一身一家之計也。而不明其理。不通其法。則弗能爲良。況牧令爲　朝廷治一州一邑之民。理一州一邑之事。而不明其理。不通其法。僅憑幕友之略節。以審案據仵作之喝報。以塡格。遇事茫然。毫無依據。可乎哉。州縣至繁。亦不過半日之公事。各牧令如不溺於聲色之娛。斷不致刻無暇晷。律例洗冤錄。想亦案頭所有。何意束之高閣。不一講求耶。合行通飭所屬各廳州縣。嗣後於辦公之暇。將大清律例及洗冤錄二書。每日反覆披閱。深思熟讀。務令事理之輕重緩急。是非疑似。詐僞變幻。無一不了然心目。勿以迂闊而不爲。勿以淺嘗而輒止。則臨民蒞事。從違自有定衡。加以踏履潔清。心術醇正。如是而謂不能敷政優優者。吾不信也。良有司其共勉之。

論用人學治臆說

汪輝祖

吾友邵二雲編修言。今之吏治。三種人爲之。官擁虛名而已。三種人者。幕賓書吏長隨也。誠哉言乎。官之爲治。必不能離此三種人。而此三種人者。邪正相錯。求端人於幕賓。已什不四五。書吏間知守法。然視用之者以爲轉移。至長隨則罔知義理。惟利是圖。倚爲腹心。鮮不僨事。而官聲之玷。尤在司閽。嗚呼。其弊非說所能罄也。約之猶恐稽察難周。縱之必致心膂並肆。由余官須自作之說而詳繹之。其必有所自處乎。

選官初至省城及簡縣調繁間遇資斧告匱輒向幕友長隨假貸子錢挈以到官分司職事此等人既有挾而來必攬權以逞辭之則負不能償用之則名爲所敗所當謹之於初無已甯厚其息而不用其人（勿令幕友長隨爲債主）

財賦繁重之地印官初到嘗吏之有倉庫職事者間有饋獻陋規若輩類非素封其所饋獻大率挪用錢糧一經交納玩官於股掌之上矣無論不能覺其弊也覺之亦必爲所挾持不敢據實究辦諺云漏脯救饑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其斯之謂歟顧官既洗心則門印亦難染指必且多方慫恿非有定識定力不惑者尠矣（勿受書吏陋規）

幕賓長隨利弊前已歷歷言之若寮友訪人於我果相信有素自當應其所求如以素未深信之人姑爲推薦以塞責使寮友以信我之故過信其人萬一誤事何以相見故素未深信之人斷不必徇情說項或有推薦亦當詳其所長不諱其所短使用之者可略短以取長庶於事無債於心可安（勿濫薦幕友長隨）

用人弊不一端撮要言之則曰上下壅隔而已爲上官者類以公事爲重萬不肯苛求於下而左右給事之人不遂其欲輒相與百方媒孽昔吾浙有賢令素爲大吏所器會大吏行部過境左右誅求未饜一切供儲皆陰爲撤去曉起鐙燭夫馬一無所備遂攖大吏之怒摭他事劾去此隔於上之一端也又有賢令勤於爲治纖鉅必親賞罰必信其吏役有不得於司閽者遇限日硃單必濡遲而出比其反也又不即爲轉稟率令枉受逾限之譴此隔於下之一端也被害者據實面陳何嘗不可立懲其弊然若輩勢同狼狽所易之人肆毒尤甚安能事事瀆稟頻犯投鼠之忌故下情終不可以上達（須防上下壅隔）

長隨與契買家奴不同忽去忽來事無常主里居姓氏俱不可憑忠誠足信百無一二得缺之日親友屬託到

省之初同官說薦類皆周全情面原未必深識其人之根柢斷不宜一槩濫收至親臨上官面言者其勢不得不允處之散地尚非善策不若任之以事留心體察足供驅使固爲甚善覺有弊竇立時辭覆使其無可歸怨亦有辭以對上官勿濫收長隨

濫收長隨之弊始於誤人終於自誤蓋若輩求情面而來者猶可其曾出薦資者一經收錄爲主之責已卸投閒置散不惟薦資落空且常餐之外一無出息若輩又多貪飲嗜食加以三五聚處賭博消閒勢不得不借債鬻衣此皆由我誤之彼不自度材力又不能諒我推情收納之故而署中公私一切彼轉略有見聞辭去之後或張大其詞以排同類或點綴其事以謗主人訛言肆播最玷官聲濫收長隨之弊

宅門內用事者司閽曰門上司印曰簽押司庖曰管厨宅門外則倉有司倉驛有辦差皆重任也跟班一項在署侍左右出門供使令介乎內外之間惟此一役須以少壯爲之司閽非老成親信者不可其任有稽察家人出入之責不止傳宣命令而已心術不正將內有所發而寢閣外有所投而留難攬權婪詐無所不爲其後必至鉤通司印伺隙舞弊此二處官之聲名繫之身家亦繫之管厨辦差則有浮冒扣剋之弊管倉則有盜賣虧收之弊皆斷累所由基也用長隨之法

用人不可自恃往承乏甯遠止錄游幕時先後所用舊僕五人一門一印一跟班一司倉一管厨其中一人素無才識余以閽人耆猾稽察不易特令專司啓閉不甚檢覈閱歲之後捺銷票閣稟單稍稍婪索間有言者余念大小公事一一手治渠不敢旁參片語未之深信又一年而事敗乃痛懲焉已幾幾受累矣兼視並聽如之何可過恃耶嗟乎不可自恃又豈獨在用下人哉用人不可自恃

用親不如用友　學治臆說　　汪輝祖

諺曰莫用三爺廢職亡家蓋子爲少爺壻爲姑爺妻兄弟爲舅爺也之三者未必才無可用第內有蔽聰塞明之方外有投鼠忌器之慮威之所行權輒附焉權之所附威更熾焉任以筆墨則售承行舞差票任以案牘則通賄賂變是非任以倉庫則輕出重入西掩東挪弊難枚舉卽令總司買辦雜務其細已甚亦必至於短發價值有玷官聲故無一而可事非十分敗壞不入于耳迨入于耳已難措手以法則傷恩以恩則壞法三者相同而子爲尤甚其見利忘親者無論意在愛親而孳孳焉爲親計利勢必陷親於不義所以危也余佐幕三十年凡署中有公子主事者斷不受聘蓋坐視其害義有不安以疏間親分有不可目擊官之受此累者比比皆是乾隆二十九年諸暨令黃汝亮之重征五十一年平陽令黃梅之苛歛並因子累身干重辟子亦罹刑尤炯鑒之昭然者矣然則壻與舅猶可用乎曰否特其恩較殺於子其分較疏於子或不致十分敗壞尙易發覺耳然至於發覺亦復不易收拾治壻則礙女治舅則礙妻隱忍黜逐已累不可言總不若擇賢友而任之友以義合守義則尊而禮之苟其負義何嫌乎絕交蓋友有瑕疵旁人皆可啟白且一經受玷之後託足無方故自愛者恒多也至親不可用事

然則一行作吏至親皆可疏乎曰不然自未遇以至通籍莫不厚望於我其情重可感也幸得服官如之何勿念不畀以事權則負才者無所肆不責以功效則無才者可自容稱吾之力衣之食之分祿以周之盡吾心焉而已心有餘而力不逮無可如何也若夫任之以事以致廢弛決裂情面兩失則是陷人于惡耳豈愛人以德之謂乎至親但盡心力

官衙習氣最足壞人子弟。凡家居不應有之事。官中無所不有。雖居官者紀範極嚴。然時而升堂。時而公出。檢束總有不至。僕從人等飽食羣居。烏能盡安素分。如賭錢唱曲養鳥魚嬖優狎倡之類。何地蔑有。衣美食肥。猶其小者。子弟血氣未定。易爲所惑。且若輩唯恐不當公子之意。用事者以此固寵。未用事者以此邀恩。一有所溺。父兄之教難行。爲害不淺。況官非世業。久暫靡常。子弟即幸無外染。而飽煖嬉閒。筋弛骨解。設不能仰給於官。將無所恃以自立。故惟子弟可治儒業者。擕之官中。俾受嚴師約束。其他不若各就所長。令其在家治生。以爲久遠之計。（子弟不宜輕令隨任）

至親密友。義不可卻。其可資照料者。偕至官中。不無臂指之助。即酌量贈遺。力尚能支。然有恒產有恒業者。必不肯離家遠出。惟無用之人。多樂隨任。不知官中公事。須延慕友。官親可辦者。不過倉庫。倉庫並關重大。非深可倚信之人。不敢輕託。一時面輭。挈之而去。至於無所事事。徒滋悔怨。非惟無益。而又害之。何如實言婉謝之爲得乎。（親友不宜概聽赴署）

挈眷之官。累固也。然實有萬不可已者。署無眷屬。則宅門內如客寓然。一切俱無檢束。官一升堂拜客。僕從即無顧忌。遇公出晚夕。印匣亦難信託。昔有同寮子然在官。腰間懸匙纍纍。每出必與印偕。殊非體制。或以姬妾任之。則又不可。賢明者百無二三。小家女何知大義。屬理內政。勢有不能。萬一小有色藝。馴至恃寵攬權。禍更有不可勝言者。采蘋之詩。頌有齊季女。有以夫。（任所不可無眷屬）

論用財學治臆說　汪輝祖

士既服官。凡官之所需及應酬種種。與官俱來者。斷不能省。然官一而已。非闔家皆官也。一人官而家之人無

不官樣祿其足濟乎且即官之一身衣服可以肅觀瞻輿僕可以供任使似亦足矣而必備美是求有一帶而懸表佩玉費及千金他物稱是者試問官聲果否繫此而虧累因焉果何爲哉優伶宜屏讌會宜簡裘馬宜樸家人之衣飾宜儉借曰缺美息卑則有原思用九百之義在豈忠貨之棄於地者而況其未必然耶故用財宜節不節必貪人即不自愛未有甘以墨敗者資用既絀左右效忠之輩進獻利策多在可以無取可以取之間意謂傷廉尚小不妨姑試利徑一開萬難再窒情移勢偪欲罷不能或被下人牽鼻或受上官掣肘卒之利盡歸人害獨歸己敗以身徇不敗亦殃及子孫皆由不節之一念基之故欲爲清白吏必自節用始不節必貪

宅門以外官也規模狹隘則事上接下無往非獲咎之端宅門以內家也規模闊大則取多用宏隨在皆虧帑之漸而其要則在勿使家人有居官之樂而已造物勞我以生無論在官在家總無逸居之日仕路何常宜止則止顧有知止而不獲止者大率家人累之家人樂於在官即有不能去官之勢故居官時須使宅門以內仍與家居無異女紅中饋不改寒素家風則家人無戀於一官而退計不難自決矣勿使家人有居官之樂

身兼庶事萬不能瑣屑理財然出納之數斷不可不知盡委經手之人而已不與聞則我不挪移有挪移者我不侵盜有侵盜者至交代時水落石出噬臍無及矣宜屬司筦鑰者分別正入正出雜入雜出四簿按旬一小結按季一大結隨時檢閱則倉庫出入相符不相符有餘不足之數一一在心設遇去官交代冊籍頃刻可成雖猾吏無能爲弊更可不致遺漏款目受後任之推敲或曰此行於簡僻小縣則可恐繁劇之地勢不能行余應之曰苟不耐煩雖簡僻何所用之否則地異而理一也何難行之有夫號稱繁劇不過增驛站多迎送耳亦可另設一簿以覽其要特立法非難任人爲難有治人無治法安所得誠信之人而任之歟出納不可不知

賓友僚屬之酬贈賻貸慶弔一切分所常有斟情量力各視其時不應則已應之須令其人實受吾曾見官中陋習以此等應酬無可質證司出納者任意短色輕平甚有至八折九折者剋其贏以入橐加者費實受者虛承乏可浩歎劉仙圃令浙江時（今爲貴州石阡太守）遇有公分屬帳房封固加簽其應標名目必俟手署故色或未必全足而平總不敢稍輕亦厚交之一道也（財宜實用）

用財須儉爲一己言之也若以財用人則處處宜留餘地人之聽用於我無不爲財起見不使之稍有所利其心思材力豈肯實爲我用且不惟不爲我用將轉爲我害矣且我亦何常不計利哉席官之位食官之祿尙欲儉用以自贏彼事官者而使一無所贏其家何賴焉寬其分乃安其身惟恐我之不用斯收用人之益耳（以財用人宜寬）

甯遠舊無庫徵收餉銀皆貯內室遇批解始發匠傾鎔余以爲非制創設庫房三間命庫書司筦鑰此正項也即廉俸所入亦儲帳房應酬日用皆取給焉蓋一歸私室則當問出納於室人性嗇者慮其絀也出之不易或誤事機性奢者見其贏也用之無節必致匱乏且財之所主權之所歸也並有因以干預外事者若之何勿愼（財不可入私室）

侈靡之爲害也取之百姓不已必至侵及官帑其始偶然繼乃常然久且習爲固然而忘其所以然夫因公挪移即干嚴律虛出通關亦罹重譴況以私用而虧官帑實爲侵盜乎縱或倖逃法網神且鑒之矧法亦未可苟免耶上官之喜怒一身之疾病公事之降革皆不可知官帑無虧不過奪職而止不然將有制其命者所當於用財時先自謹也（官帑不可虧挪）

夫民亦知積貯之不可少也。實貯實貯。事原易行。自換斗移星。權歸胥吏。而有名無實。窒礙多端。初猶藏價於庫。終且庫亦虛懸。而倉愈難言矣。遇有交代。輒移價作收。然堯水湯旱。盛世不免。設遭歉歲。生民之命。繫於倉儲。萬一欲賑無糧。欲借無種。嗷嗷哀鴻。恐不能以美言市也。蓋庫虧尚可補苴於一時。倉空萬難籌措於臨事。有備無患。守土者何等關係。其可度外置乎。（倉儲宜實）

吏不可墨。固已。余謂非特不可。亦且不必。數十年前。吏皆潔謹。折獄以理。間以賄勝。深自諱匿。自一二虧帑之吏。藉口彌補。其徑漸開。且家人吏役。皆甚樂官之不潔。可緣以為奸。雖官非事事求賄。而若輩必曰非賄不可。假官之聲勢。實役之橐囊。官已受其挾持。不能治其撞騙。且官以墨著。訟者以多財為雄。未嘗行賄。亦冒賄名。其行賄者。又好虛張其數。自詡富豪。假如費藏三百金。必號於人曰五百。而此三百金者。說合過付。吏役家人。在在分肥。官之所入。不能及半。而物議譁傳。多以虛數布聞。上官之賢者。必摭他事彈劾。即意甚憐才。亦必予以媿厲之方。其不賢者。則取其半以辦公。而所出之數。已浮於所入之數。不得不更求他賄。自補其匱。而上官之風聞復至。故貪必愈貪。陽譴在身。陰禍及後。則何如潔己自守者。臨民不怍。事上無尤乎。（墨不必為）

清特治術之一端。非能是遂足也。嘗有潔己之吏。傲人以清。為治務嚴。執法務峻。雌黃在口。人人側目。一事偶失。環聚而攻之。不原其禍所由起。輒曰廉吏不可為。夫豈廉之禍哉。蓋清近於刻。刻於律己可也。刻以繩人不可也。（清不可刻）

裁陋規。美舉也。然官中公事。廉俸不敷。是以因俗制宜。取贏應用。輕于汰革。目前自獲廉名。迨用無所出。勢復取給於民。且有變本而加厲者。長貪風。開訟釁。害將滋甚。極之陋規不能再復。而公事棘手。不自愛者。因之百

方揞克奸宄從而藉端詐良轉難樂業是誰之過歟陋規之目各處不同惟吏役所供萬無受理他若平餘津貼之類可就各地方情形斟酌調劑去其太甚而已不宜輕言革除至署篆之員詳革陋規是謂慷他人之慨心不可問君子恥之陋規不宜遽裁

凡有陋規之處必多應酬取之於民用之於官諺所謂以公濟公非實宦槖也歷久相沿已成常例萬不容於例外加增斷不可於例中扣減倘應出而吝象齒之焚不必專在賄矣常例應酬毋獨減

俗所指美缺大率陋規較多之地歲例所入人人預籌分潤善入而善出惟才者能之或不善於入而不能不出則轉自絀矣慮其絀而入之不謹禍不旋踵懼有禍而入之稍慎又不足以應人之求故美缺尤不易爲自好者萬不宜誤聽慫恿垂涎營謀白香山詩云妻妾歡娛僮僕飽始知官職爲他人今之爲美缺者飽僮僕而已妻妾歡娛其名也實且貽子孫之累焉居美缺者可不常自儆乎美缺尤不易爲

事上 學治臆說

汪輝祖

獲上是治民第一義非承奉詭隨之謂也爲下有分恃才則傲固寵則諂皆取咎之道旣爲上官其性情才幹不必盡同大約天分必高歷事必久閱人必多我以樸實自居必能爲所鑒諒上官之賢者使人固必以器矣卽非大賢未必不用守正之吏我向穩處立身辦本分之事用亦可不用亦可舍己徇人斷斷不可若夫屬吏受上官之知可展素蘊矣然先受知者忌之將受知者嫉之求知而不得者伺隙而擠之百密一疏謠諑生焉上官不一不能無愛憎之別卽皆愛我矣保繼來者之取舍一轍乎故要人不可爲私人尤不可爲受寵若驚唯閱事者知之所謂私人者不特私事也名爲公事而行私意於其閒一有迎合便失本心爲之愈熟委之愈

堅其勢必至喪檢敗法此當於受知之初矢以樸誠不知有私惟知有公上官以爲不達權宜便是立身高處爲吏能不趨媚上官者須有定見定見有三一信得久任方可稱職爲州縣者得百里而長之即此百里之中人情風尙非及期月斷不能周知梗槩知而措之順人情因物理信而後勞又非期月不可事事了徹方與士民有臂指之聯故功令計典定以三年無速效也躁於衒鬻者歷事未幾輒圖調署擇善而赴或無煖席其於百姓休戚漠不相關如富家屢易乳媪者其赤子終不受乳哺之益父母官之謂何二信得簡僻地易盡職缺簡則酬酢無多地僻則送迎絕少六時功課盡歸案牘隨到隨辦無虞壅滯日日理事常與士民相見不難取信於人而吏役無能爲弊官職易盡官聲易著衝繁之處勞我心力者紛至沓來日不過一二時可以親民而此一二時又皆精神疲困之候非具兼人之才鮮能自全最而後入古人所爲重致意歟三信得飲啄皆有前定牧民之職百姓倚爲休戚不有宿緣安能爲治緣盡則去非可以人力爲也能者有遷調之勢而或以發揚見抑庸者無遷調之才而或以眞樸受知且有甚獲上而終蹉跌甚不獲上而荷提攜者謀而得不謀而亦得愈謀而愈不得有定命焉知其爲命而勤勤焉求盡其職則得失皆可不計即不幸而以公過挂議可質神明可見親友不足悔也

天下無受欺者矧在上官豈無耳目心思安能逃其鑒察一言不實爲其所疑動輒得咎無一而可故遇事有難爲及案多牽窒宜輸誠據實陳稟上官自獲周行之示若誑語支吾未有不獲譴者也至于申上之文必須委曲詳明然申上有三曰驗曰詳曰稟驗止立案詳雖批回而自道以上皆經承擬批上官有無暇寓目者稟則無不親閱遇有情節繁瑣不便入詳及不必詳辨之事非稟不可宜措詞委曲敘事顯明上官閱之自然依

允凡留意人才之上官往往於稟揭審視疏密惟事尚未定勿向上官率陳凡率陳之故有二一則中無把握姑餂上官意趣一則好爲夸張冀博上官稱譽不知案情未定尙待研求上官一主先入之言則更正不易至較詰之後難以聲說勢必護前遂就所傷實多耳

論處同僚學治臆說　　汪輝祖

人無全德亦無全才所治官事必不能一無過舉且好惡之口不免異同去官之後瑕疵易見全賴接任官彌縫其闕失居心刻薄者多好彰前官之短自形其長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不留餘地以處人者人亦不留餘地以相處徒傷厚德爲長者所鄙耳勿彰前官之短受前官交代是到任先務其時官親長隨急欲自見往往盤量倉穀百計搜求以爲出力甚有不肖長隨借刁難爲名從中需索一信其說便著刻薄之名迨監交持平說亦終歸無用至平庸幕友大處不能察核每斤斤於細小節目苛較見長亦不可輕聽第同監交官三面核算正項虧缺斷難接收留抵如有詳案自不妨斟酌承受其他雜項短少些微直可慷慨出結此實品行攸關勿效宦情紙薄受代須從忠厚事由專辦自可愼始圖終若以數人會辦一事心術難齊材畧亦異尤宜細細協恭商酌萬一意見齟齬或罪關出入或案有支離當將利害關鍵剴切明言言之不聽不妨直抒已見向上官委婉稟陳切不可附和雷同味心分謗特論須秉公愼勿偏持矯激轉自居於理絀也會辦公事勿瞻徇立身制事自有一定之理惟人是倚勢必苟同以已爲是勢必苟異苟同者不免詭隨苟異者必致過正每兩失之惟酌於理所當然而不存人已之見則無所處而不當故可與君子同功亦不妨爲小人分謗勿存人已之見

田宅日知錄　　　　　　　　　　　　　　　　顧炎武

舊唐書張嘉貞在定州所親有勸立田業者嘉貞曰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饑餒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何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及身沒後皆爲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歎服此可謂得二疏之遺意者若夫世變日新人情彌險有以富厚之名而反使其後人無立錐之地者亦不可不慮也唐書又言馬燧貲貨甲天下既卒子暢承舊業屢爲豪幸邀取貞元末中尉曹志廉諷暢令獻田園第宅順宗復賜暢中貴人逼取仍指使施於佛寺暢不敢悋晚年財產並盡身沒之後諸子無室可居以至凍餒今奉誠園亭館即暢舊第也王鍔家財富於公藏及薨有二奴告其子稷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憲宗欲遣中使詣東都簡括以裴度諫而止稷後爲德州刺史廣齎金寶僕妾以行節度使李全畧利其貨而圖之教本州軍作亂殺稷而取其財吾見今之大家以酒色費者居其一以爭鬬破者居其一意外之侮奪又居其一而三種之子孫微矣

與友人論羅城事書　　　　　　　　　　　于成龍

廣西柳州羅城偏在山隅土司環繞山如劍排水如湯沸蠻烟瘴雨北人居此生還者什不一二土民有猺獞狑狠之種帶刀執鎗性好鬬殺父子兄弟反目操戈恬不知怪順治十六年冬初入版籍成龍於十八年之官還後親者不以爲親故者不以爲故友者不以爲友賒脚錢寄口食行至清源同年生王君吉人其人慷慨好義反覆開譬謂粤西非吉祥地夙知成龍家食尚可自給勸之勿往以繳憑爲高成龍時年四十五矣然英氣有餘私心自度讀書半生曾知見利勿趨見害勿避古人義不辭難之說何爲也揮淚而別五月抵家別母及妻兒資斧艱難典賣田屋止得百金攜蒼頭五人勇壯可伴臨行族人相餞歡飲至夜古云壯士非無淚不灑

別離間此不情語也天明舉家拜別以祖遺田產文券交付長子但云我作官不管爾作人莫念我攬轡登程不復回顧此時壯氣直可吞猺獞而餐烟瘴也行及湖南冷水灘一病顚連未免英雄氣短扶病陸行至桂林謁上司皆見羸體伶仃詢及病狀驚憫特異惟勸以方藥調治勿亟赴羅抱病之人至是膽落往日豪氣消靡何所病幾危苦孽未盡不速死及柳州稍痊尚未知羅城在何許也羅城與融縣沙聳連界行至沙聳遇許鄉老細詢之乃知對山即是羅境登山一望蒿草滿目無人行徑繞山都似營壘陣塌瘴雲慘澹苦霧淒迷哀哉此何地也胡爲乎來哉悔無及矣回憶同年生之忠告不置也癡人作夢以爲邊界如此漸入腹裏或不更然可憐黃茅一路直抵城下八月二十日入縣中一如郭外居民六家草屋數椽寄居漢壽亭侯廟支牀周倉背後多不瞑目心焉如割黎明到縣廷無門垣兩墀茅草一如荒郊中堂草屋三而東斷爲賓館西斷爲書吏舍中開一門入爲內宅茅屋三間四面皆無墻壁哀哉此一活地獄也胡爲乎來哉鬱從中來病不自持一臥月餘從僕環向而泣無一生氣張目一視各不相顧無如咎孽未盡死而弗死乞歸無路扶病理事立意修善以回天意凡有陋弊清察釐革自憾已命不殞禍及從僕黃瘦如鬼相對而泣莫能相救無何一僕既死餘僕皆病康熙元年正月謀爲歸計成龍自忖一官落魄復何恨諸僕無罪何苦貽累丁甯令各逃生一僕蘇朝卿仗義大言若今生當死於此去亦不得活棄主人流落他鄉即生亦何爲哀哉幸有此也當時通詳邊荒久反之地一官一僕雖以理事乞賜生歸當事者置之一哂而已其年逃僕歸家大兒悲念天涯萬里一主一僕何以安身續覓四僕來而三僕皆登鬼籙止存一僕晝夜號咷一如風魔事處兩難一人難以遠行欲遣此僕歸則子身更苦無如此僕更切思歸之念聽其浩然長往萬里惟餘一身生死莫能自主夜枕一刀牀頭樹二鎗

爲護身符然思爲民興利除害蠹無一物猺獞雖頑想無可取之資亦無可殺之仇帖然相安事到萬不得已時只得勉強爲之申明保甲不得帶刀攜鎗咸遵無犯間有截路傷命無蹤盜情務期緝獲隱昧情事盡心推詳必得眞實立時誅戮懸首郊野漸次人心信服地方甯靜而上臺採訪眞確於是有大事始行解省小事即行處決之通行境內雖平憾與柳城西鄉爲鄰此地祖孫父子生長爲賊肆害無已申明當事輒以盜案爲艱置之高閣成龍思漸不可長身爲民父母而可使子弟罹殃咎乎約集鄉民練兵親督勦殺椎牛盟誓齊力攻擊先發牌修路刻日進攻此未奉委命而專征自揣功成亦在不赦之條但奮不顧身爲民而死勝於瘴病而死也渠魁俛首乞恩講和擄掠男女牛畜皆送還仍約每年十月犒賞牛酒敢有侵我境者竟行勦滅蓋獞人不畏殺惟以剝皮爲號令而鄰盜漸息至是上臺採訪更確反厭各州縣之請兵不已報盜不休爲多事也嗣後官民親睦或三日或六日環集問安如家人父子言及家信杳絕悲痛如切巳膚土謠武陽岡三年必一反比及三年食寢不安人心既和謠言不驗又云三年一小勦五年一大勦比及五年又復無事而民俗婚喪之事亦皆行之以禮感之以情羅城之治如斯而已謬蒙上臺賞識列之薦章遂有四川合州之擢自數年來本非爲功名富貴計止欲生歸故里日食二餐或日食一餐讀書堂上坐睡堂上毛頭赤脚無復官長體夜酒一壺值錢四文無下酒物亦不用箸惟讀唐詩寫俚語痛哭流涕並不知杯內之爲酒爲淚也間嘗祝城隍我無一毫虧心事當令早還鄉井今得遇合豈非上蒼默佑回思同寅諸人死亡無一得脫與言及此能不寒心是以赴蜀之日益勵前操至死不變此數年之大概也偶書寄以發知已萬里一慨

陳廷敬曰公嘗自言一生得力在令羅城蓋與王文成之龍場同一動心忍性故余於公傳特載此書以俾

世人知公澹泊堅剛之操所自來云

皇朝經世文編卷二十二目錄

吏政八 守令中

吏政八守令中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論治邑思辨錄　　陸世儀

治天下必自治一國始治一國必自治一鄉始治一鄉必自五家爲比十家爲聯始予嘗作治鄉三約先按地勢分邑爲數鄉然後什伍其民條分縷析令皆歸於鄉約長凡訟獄師徒戶口田數徭役一皆緣此而起頗得治邑貫通之道

今之爲治者動行鄉約社倉保甲社學紛紛雜出此不知爲治之要也鄉約是綱社倉保甲社學是目鄉約者約一鄉之人而共爲社倉保甲社學也社倉是足食事保甲是足兵事社學是民信事許多條理曲折都在此一日講究不然徒羣聚一日說幾句空言何補益之有

治天下須用得幾賢督撫賢督撫古牧伯也治一省須用得幾賢縣令賢縣令古諸侯也治州縣須用得幾好鄉長好鄉長古鄉大夫也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

論作縣數則　　汪琬

舜典言恤刑必先曰欽哉欽哉蘇公之爲司寇亦惟是式敬由獄而呂刑一篇之中凡言敬者七可見敬爲居官之本而恤刑之道無出於此也予往來諸州縣間見幕中司刑名者率意批判不假思索放下筆輒非諧謔即賭博而政事反若爲餘事者然乃居官者恬不爲意方且亦與之爲遊戲夫素無學識一旦當民命重任盡心竭力猶恐不逮而又加以遊戲之心胸粗浮之識見其何以堪之賢者於此當痛加禁絕盡不賭博不諧謔

則無所分心自然專於所事語曰用志不紛乃凝於神不可不加之意也

凡詞訟涉兄弟親戚便當委曲勸諭使歸和好若以官法治之勝負一分仇寇便成後雖欲和好而有所不能矣然今居官者動云息訟安民於是以不准詞訟爲得計則又不可蓋如此則含寃負屈不得伸理令強者愈橫弱者受虧爭訟愈多矣昔嘗有賢令於民之爭訟召至案前委曲曉諭使知爭訟爲害和好爲利且曰爾歸自思如果有寃必不可忍者明日復來我當爲汝伸理後不復來矣蓋爭訟不過一時之氣氣過即平其有必不能平者俟其再來然後爲之伸理蓋即於准詞訟之中寓息訟安民之意斯得之矣至吏民未經責杖者小有過犯不可輕加箠楚惟當嚴加訓飭以警將來使知所懲創而已

催科自不可免然當量其有所入而後可以責之以所出夫所入亦自不同矣士子以教授之所入以爲出商賈以貿易之所入以爲出其傭工度日者亦即以傭工之所入以爲出而又四方之風氣不齊人事之蚤晚亦異所當一一體貼使窮民省一錢之費便爲窮民留一錢之用若徒拘二八月開徵之例不問民之有所入與否而勒限追比悍吏下鄉豈復顧人死活民畏其威含怒隱忍惟命是聽蓋有閒費什倍於正供者矣於是苟令吾賦可完蹈湯赴火無所復顧遂有輕棄其田廬賤鬻其器用賣男賣女不暇愛惜迨後少有所入而已棄者不可以復得已賣者不可以復完惟有哭泣痛恨而已然則何如少需時日使民有所入而後責之以所出之爲勝也是宜於開徵之時照例設櫃如有力能完納者不拘多寡陸續完納聽從民便其有力未能完納者須令預先稟明以某事故須寬限至某月日完納如期不完然後催之則催科皆所以撫字矣蓋二三月開徵設櫃所謂律設大法也量其有所入而後責之以所出者所謂禮順人情也

署中用人最爲緊要其罷官時波累之人自不可不少有以酬之然祇可償以銀錢不可假以事權蓋此輩一旦權柄入手倚勢作威無所不爲一經破敗雖欲保全有不可得者是適所以害之也

凡事上官須如父兄待同官須如弟兄撫百姓須如子弟誠意懇至雖遇兇暴未有不感動者百姓有見不到處一一與之作主不使有失足上官及同官有見不到處一一與之爭辨不令有過舉上下交孚然後可以有爲又不可以不知也

胥吏乃民之蠹一寬縱則無所不爲而民受其害官聲亦從此壞矣故不可不時加約束使之有所畏而不敢肆然後以善言教導之擇其中仁厚少有信義者信任之而其頑梗不可化誨者懲治之賞罰嚴明感畏兼到彼亦有人心者豈不可翻然改悔耶

凡官吏有不悅於民民向上官訴之此亦民情之所常有者被訴者亟宜自反不得因此遂謂民之無良也周禮太僕之路鼓司寇及朝士之肺石皆以達民之情使無有壅蔽宋制凡有寃欲上達者先經鼓院進狀或爲所抑則詣檢院然則古人正欲導之使訴耳豈可反禁之使不得訴耶不然則一任州縣官之肆行妄爲而莫之控告焉何用更有道府以上官耶今每見有訴州縣官吏者輒以告官告吏罪之甚者即發與本州自已鞫訊而州縣官吏遂借以洩其積怒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孟子曰治人不治反其智今不知自反而徒以罪人過矣宋穀城令狄栗以訟田誤斷爲民所訴被劾已而縣籍強壯爲兵有告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栗笑曰彼寃民能自伸此令之所愧也其敢挾此而報以罪耶縣民由是悅服如此大度然後不愧爲民父母官矣

古人學優而仕然當既仕之後稍有餘力猶須從事於學況以素未嘗學之人而一旦策名仕籍顧不稍稍留

心典籍。其何以知居官服物之道耶。凡讀書須要切己。如今爲州縣。一退堂得暇。便須將古來循良如魯公卓茂劉矩劉曠諸先哲所以愛養斯民者。細細觀玩。自有一番觸發處。學得一分。便有一分受用。而民亦受一分之賜。資治通鑑及循吏傳。置在案頭。不時繙閱。受益多矣。蓋升堂視事。退堂觀書。二者循環。所謂仕學相資也

通論居官 學治臆說　　汪輝祖

官聲賢否。去官方定。而實基於到官之初。蓋新官初到。內而家人長隨。外而吏役訟師。莫不隨機嘗試。事事投其性之所近。陰竊其柄。後雖悔悟。已受牽持。官聲大玷。不能鉗民之口矣。故蒞任時。必須振刷精神。勤力檢飭。不可予人口實之端。官聲在初蒞任時

實授之官。吏民皆知敬畏。浹之以德。感而化焉。俗雖敝。可以循循誘也。署印官地方格格不入。風土馴良。猶可循分爲之。若刁悍疲弊之俗。萬難措手。養癰貽患。既心有不安。稍欲整頓。則羣詫爲怪事。吏役既呼應不靈。士民亦恩威難治。緩之則驕恣益甚。急之則謗讟繁興。上不負公。下能善俗。其何道之從。人地相宜。唯用人者權之耳。署任與實任不同

疑人則信任不專。人不爲用。疑事則優柔寡斷。事不可成。二者皆因中無定識之故。識不定則浮議得以搖之。凡可行可止。必先權於一心。分應爲者。咎有不避。分不應爲者。功亦不居。自然不致畏首畏尾。是謂膽生於識。多疑必敗

有才有識。可善治矣。然才貴練達。識貴明通。彼此殊俗。今昔異勢。故須相時因地。籌其所宜。若自恃才識有餘。獨行其是。終亦不能爲治。譬之醫師用藥。不知切脈加減。而專襲成方。則殺人未始不與砒信同禍。宜用時地

爲治

今人才識。每每不若前人。前人所定章程。總非率爾。不能深求其故。任意更張。則計慮未周。必致隱貽後累。故舊制。不可輕改。舊制不可輕改

同城文武。休戚均之。捕盜緝私事。皆一體。小分畛域。動多窒礙。原厥所始。半由兵役不睦。偏護成嫌。道在約飭衙役。和輯兵丁。如兵丁多事。則傳喚至署。剴切勸諭。且勿知會營官。全其顏面。既免革糧。又不被責。一丁感而衆丁漸化。營官性情爽直居多。遇有事故。推誠相白。時時以禮貌接之。斷無芥蒂之理。至武職養廉之外。別無贏羨。總比文官拮据。少有通融。量力應付。自然情投意洽。休戚相關矣。和營伍

州縣之屬無幾。才畧自易周知。此中非無端人畸士。然朝夕相見。性情易爲窺測。甚有內與閽人相狎。外與訟師相聯。揣摩恐嚇。無弊不爲者。槩以坦白相待。多爲所賣。操之稍急。輒云難乎爲下。嚴恕得宜。嗚呼難言哉。待察屬

私罪。必不可有。公過。不可盡避。一部吏部處分則例。自罰俸以至革職。各有專條。故語云。州縣官如琉璃屏。觸手便碎。然如失察。如遲延。此等公罪。雖奉職無狀。大率猶可起用。若以計避之。則事出有心。身敗名裂矣。故遇有公罪案件。斷斷不宜迴護。余歸幕平湖。先後佐兩劉。若遇盜案。皆力贊詳辦。不敢諱抑。後犯皆弋獲。主人亦未被議。是無論例應爾也。兩害相形。則取其輕。盜案四參限滿。止於降調。往往仰荷　恩原。猶得棄瑕錄用。諱盜褫革。則一蹶不起。命案亦然。善乎劉冰齋之言曰。吾自朝至暮。何時不擔處分。何事不可去官。顧必避盜案之降調。耶有味乎其言之也。公過不可避

事無鉅細權操在手則人爲我用若胸無成見聽人主張將用親而親官用友而友官用長隨而長隨吏役無一非官人人有權即人人做官勢必尾大不掉官如傀儡稍加約束人轉難堪甚有挾其短長者矣國人知有穰侯華陽而不知有王速取之道也故曰官須自做（官須自做）

事來輒理即非曠官每有恃才之吏假私人爲耳目風聞訪事幸而偶中自詡神明流弊所至必有因風吹火李代桃僵者夫民間多事全賴官爲檢省官先喜事則好事之徒安得不聞風而起小則累人大且自累知政體者不宜爲此察察也（勿用私人）

事雖甚繁先要澄心定氣分別緩急輕重次第應付方能有條不紊如事到著忙必致忙中多誤名爲諸事皆辦實且一事無成環伺者窺其底蘊因緣爲弊亦萬萬無暇檢察矣（事至勿忙）

天下未有不畏官者官示以不足畏則民玩至官畏民而獷悍之民遂無忌憚矣抗官鬧堂犯者民而使之敢犯者官也事起倉猝定之以幹允貴定之以靜在堂勿退堂在座勿避座莊以臨之誠以諭之望者起敬聞者生感獷悍者無敢肆也張皇則釀事矣臨民者不必猝遇其事而不可不豫其理所以豫之者全在平日有親民之功民能相信則雖官有小過及事遭難處亦斷斷不致有與官爲難者（遇倉猝事勿張皇）

一人之身侍於旁者候於下者奔走於外者不啻數十百人莫不窺伺辭意乘閒舞弊不特聲色貨利無一可染即讀書賦詩臨池作畫皆爲召弊之緣每乘其興到時輒試以公事稍有不耐煩之色即弊所從起也人非聖賢誰無嗜好須力自禁持能寓意於物而不凝滯於物斯爲得之（嗜好宜戒）

豪士文人類多善飲必止酒而後可爲治勢所難行然不爲之節最易誤事即於事無誤而被讒者必曰適逢

使酒即官聲之玷矣余佐幕時主人多善飲者皆與之約非二更扃宅門後不得舉杯故不必有止酒之苦而未嘗居耽飲之名（飲酒宜節）

經言其理史記其事儒生之學先在窮經既入官則以制事爲重凡意計不到之處剖大疑決大獄史無不備不必槧舟求劍自可觸類引伸公事稍暇當涉獵諸史以廣識議慎勿謂一官一邑不足見眞實學問也（暇宜讀史）

聽訟不協情理雖兩造曲遵畢竟是孽斷事茫無把握以覆訊收場安得不怠原其故只是不諳律例所致且官之讀律與幕不同幕須全部熟貫官則庶務紛乘勢有不暇凡律例之不關聽訟者原可任之幕友若田宅婚姻錢債賊盜人命鬭毆訴訟詐僞犯姦襍犯斷獄諸條非了然於心則兩造對簿猝難質諸幕友者勢必游移莫決爲訟師之所窺測惟熟之平日則因事傳例訟端百變不難立時折斷使訟師慴服誣狀自少即獲訟簡刑清之益每遇公餘留心一二條不過數月可得其要憚而不爲是謂安於怠甘於作孽矣（律例不可不讀）

朝廷廟祀之神無一不當敬禮而城隍神尤爲本境之主余歸就幕館次日必齋戒詣廟焚香將不能不治刑名及恐有冤抑之故一一據誠默禱所館之處類皆審讞館仁和則錢塘多獄館錢塘則仁和多獄其後館烏程歸安亦然當事戲號余爲福幕自維庸人庸福荷主人隆禮厚糈所以冡神佑者大矣竊祿甯遠亦以素心誓之於神凡四年祈禱必應審理命案多叩神貺然當敬者不獨城隍神也凡地方土神爲闔境尊信者其先必有功德於民始能血食勿替或以非祀典所載不爲之禮此尤不可盍庸人婦穉多不畏官法而畏神誅且畏土神甚於畏廟祀之神神不自靈靈於事神者之心即其畏神之一念官爲擴而充之俾知遷善改過詎非神道設教之意乎（敬神以信民）

稱職在勤學治臆說　汪輝祖

呂氏當官三字曰清曰愼曰勤嘗與同官論三事次第皆謂以清爲本余則謂非勤不能何也兢兢焉守絕一塵而宴起晝寢以至示期常改審案不結判稟遲留批詞濡滯前後左右之人皆足招搖滋事勢必不淸何愼之有力求稱職之故固無一不于勤也獨是勤之爲道難言矣求治太急者病在躁疾行無善步其勢必蹶道貴行之以漸一鼓作氣者病在銳砮末不穿魯縞其後難繼道貴守之以恒漸則因時制事條理無不合宜恒則心定神完久遠可以勿倦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念之哉

州縣一官作孽易造福亦易天下治權督撫而下莫重於牧令雖藩臬道府皆弗若也何者其權專也專則一一則事事身親身親則見之眞知之確而勢之緩急情之重輕皆思慮可以必周力行可以不惑求治之上官非惟不撓其權抑且重予以權牧令之所是上官不能意爲非牧令之所非上官不能意爲是果盡心奉職昭昭然造福於民卽冥冥中受福於天反是則下民可虐自作之孽矣三十餘年來所見所聞牧令多矣其于陽譴陰禍親於其身累及嗣子者率皆獲上朘民之能吏而守拙安分不能造福亦不肯作孽者間亦循格遷官至于勤政愛民異於常吏之爲者皆親見其子孫食報榮赫當世天之報施捷於響應每一念及輒爲汗下吾願居是職者愼毋忘福孽之見也造福云者非曲法求寬之謂福孽之因其在于勤怠之分乎怠之禍人甚於貪酷貪酷有蹟著在人口闒冗之害萬難指數受者痛切肌膚見者不關痌瘝聞者或且代爲之解曰官事殷忙勢不暇及官遂習爲故常豈知民以力資生荒其一日之力卽窘其一日之生其造孽已無窮乎余少鄉居見人赴城投狀率皆兩日往還已而候批已而差傳倩親覓友料理差房勞勞奔走動輒經旬至於示審有期

又必邀同隣證先期入城及至臨期示改或狡者有所牽引論俟覆訊則期無一定或三五日或一二十日差不容離民須守候工商曠業農佃雇替差房之應酬城寓之食用無一可省迨事結而兩造力已不支輾轉貸乏甚有羈縶公所饑寒疾病因而致死者嗚呼官若肯勤何至於是其負屈不審抑鬱畢命者無論已更有事遭橫逆不得已告官候之久而批發又候之久而傳審中間數日橫逆之徒復從而肆擾皆怠者滋之害也故莫善於受牒時詰訊虛即發還其准理者越夕批發剋期訊結官止早費數刻心省差房無限需索養兩造無限財力至訟師教唆往往控一事而牽他事以爲拖累張本得其本指立可折斷爲吏者有常祿有養廉居官之日皆食民之日乃不以之求治而博奕飲酒高臥自娛民必怨神必怒如之何其不畏耶

官之一身實叢百務精神稍不周到即開左右窺伺之機宜設粉版一方將應辦事件隨手登記辦一條抹一條自無遺忘之患事須謹愼者或密書手摺誌之總不必陽詡精明授人罅隙然此謂意中經籌之事若日行常件宜各立一簿法最簡易具列於左

一稽獄囚簿記獄囚事由及收禁年月其待鞫而暫禁者尤須加意應禁應釋隨時可辦

一查管押簿管押之名律所不著乃萬不得已而用之隨押隨記大概賊盜之待質者最多審定則重者禁輕者保無干者省釋立予銷除命案牽連應即時詰正取保勢不能速結者至四五日斷不可不爲完結若詞訟案件自可保候覆訊不宜差押蓋管押之干係甚重或賊押而捕縱行竊或命押而懼累輕生至訟案押而招搖撞騙百弊錯出此外向有班房夜間官須親驗以防賄縱數年前禁革班房名目令原差押帶私家更難稽察似不如仍押公所爲妥又役之貪狡者命案訟案及非正盜正賊藉論押以恣勒索每繫諸穢汚不堪之處暑令薰蒸寒令凍

餓至保釋而病死者不少故非萬不得已者斷不可押既押須親自查驗不設此簿或有遺忘勢且經旬累月民受大害矣　一憲批簿記上官批發詞訟奉批月日及易結難結之故余向幕劇邑凡到館之初即飭承稾記此簿置之案頭日弔卷查閱或須籌結或可詳銷自爲注記其原稾牽連多人可以摘除者一一注明核稾時俱行刪去遇有訟師指告經承弊改舊稾即可明白批示上官提催亦不難將應急應緩緣由據實詳覆以免差擾次第辦結不使吏役操權　一理訟簿記兩造之住址遠近及隣證姓名邑雖健訟初到時詞多然應准新詞每日總不過十紙餘皆愬詞催詞而已有准必審審不改期則催者少而誣者懼不久而新詞亦減矣手自注記日不過數行何至於勞幕中爲之已有明效官則受詞時可以當堂駮還新詞斷不能多何憚於記故欲求無事先在省事此方試之歷驗者也放告須在日中可以從容閱訊令代書旁何情節不符即可根問立究訟師不致被誣者受累安民之道莫善於此斷不可委佐貳收詞　右四簿佐幕爲之已極利便若官不憚煩則事無不治矣

一客言簿民情土俗四境不同何況民之疾苦豈能盡一好問察邇是爲政第一要著胥役之言各爲其私不可輕信閒人之說往往爲胥役左袒紳士雖不必盡賢畢竟自顧顏面故見客不可不勤余初到官見客即問其里居風土再見則問其里中有無匪類盜賊訟師如有其人并其年貌住處皆詳問之而告以遲遲發覺必不使聞風歸怨故紳士無不盡言者客去一一手記於簿或問其地某多平原某多山澤與某里連界亦手爲詳記扃之篋中置之內室將升堂逐一檢視有改名具詞而與所記年貌相類者猝然詰之其眞立敗或爭水利等事問以所聞正之覩者驚爲不測不半年而訟師盜賊他徙匪類匿跡上官問境內利弊及界址皆能詳

對勞心者不過半年而遂以數歲皆此簿之力也但勤於見客則周知外事非吏役關人所樂須先嚴約束客來無阻以示禮士之誠以收聽言之益　一堂籤簿事非急切斷不可常堂籤提役齎堂籤甚於狼虎往往人未到官貲已全罄余里居見堂籤破家甚於常行故不可不慎萬一發籤須當日訊結若遷延一日即民多受一日之累如路遠人多須至兩日三日者立簿登記恐事冗偶忘則役操其柄所關匪細其籤必須蓋印發行其他硃單硃諭事與堂籤一例總須蓋印登號以防蠹役地棍詐僞指撞之弊　右二簿官中必不可少且須時時檢閱歷時久則客言簿可省矣

一正入簿記銀穀應徵之數及稅契雜稅耗羨等項　一正出簿記銀穀之應解應支應放應墊之數及廉俸幕修等項　一雜入簿記銀之平餘穀之斛面及每歲須有之陋規等項應入已者可質鬼神人所共知不必諱也若額外婪索是爲贓私不可以入簿者不可以對人即不可以問心鬼瞰之神鑒之悖入悖出自愛者必不肯爲　一雜出簿記應捐應賠之斷不可省者及日用應費各項　右四簿乃官中理財之道官事稍暇隨時考校正入稍虧或有借墊則先以雜入補之而用自不敢不節此皆記其總數或十日一結或半月一結其流水細帳則責之司出入者而權不任焉否則雜入者濫用而正入者有虧至交代時或不自知其故矣

尤有當囑者二一曰退堂時不可草率堂事畢後精神易倦稍有疏略則黠役刁民乘隙嘗試此時尤宜細心檢校勘結案件應發文移議照之類而給兩造領回俯不及取領狀附卷即於讞後標明發字不必令其再經吏役之手藉端需索致滋守候其他遲依甘結等項並可類推至兩造供詞起訖鈐縫處皆須一一過目硃筆點鉤標識以免他日胥吏抽換增減之弊斷不可草率退堂貽民訟本二曰堂事簿不可不設堂事簿者值堂

書登記所理之事也凡讞斷顛末及論辨公務勾攝保續如不逐日摘敘一有遺忘則吏役朦混百弊叢生故必於堂事完竣之時取簿覽察過硃摘錄案頭隨時檢閱可與內號參考互稽叢脞之處庶幾可免矣

論親民學治臆說　汪輝祖

官之所難爲者莫患于上下暌隔而初任尤甚風俗不知也奸良莫辨也此其要有二一在禮士一在稽衆稽衆如何入國問禁爲吏亦然初到官時師心判事不協輿情卽滋議論每聽一事須於堂下稠衆中擇老成數人體問風俗然後折中剖斷自然情法兼到一日解一事百日可解百事不數月諸事了然不惟理事中肯亦令下如流水矣但各處方言多難猝解理事之時如令吏役通白必至改易輕重當於到任時雇十一二歲村童早晚隨侍令其專操土音留心體問則兩造鄉談自可明析不致臨事受朦矣禮士如何官與民疏士與民近民之信官不若信士朝廷之法紀不能盡喻于民而士易解析諭之于士使轉諭于民則道易明而教易行境有良士所以輔官宣化也各鄉樹藝異宜旱潦異勢情瀉異習某鄉有無地匪某鄉有無盜賊吏役之言不足爲據博採周諮惟士是賴故禮士爲行政要務第士之賢否難齊槩從優禮易受欺蔽自重之士必不肯僕僕請見見而昧陳言愈親之而其跡愈遠者宜敬而信之若無故晉謁指揮唯命非中無定見卽意有干求甚或交結僕胥伺探動靜招搖指撞弊難枚舉是士之賊也又斷斷不容輕假詞色墮其術中故能濬知人之明始可得尊賢之益

然尤有宜防者二一則防左右壅蔽也給事左右之人利在朦官舞弊最惱官之耳目四徹凡款接紳士勤見吏役皆非左右所樂必有多其術以相撓制者須將簡房號房不得阻滯及吏役事應面稟之故開誠宣布示

貼大堂。俾人人共見共聞。並於理事時隨便諄諭。庶左右不敢弄權矣。一則須機密不泄也。地棍訟師姓名。雖得自紳耆之口。斷不可使若輩知所由來。則摘發若神。不戒而肅。且紳耆與若輩。非宅毗連。今日使有訐發之名。他日必被遷怒之禍。我方資以爲治。而致其因我受累。於義不可。於心何安。故訪察固不可不詳。舉發尤不可不愼。

司牧之道。教養兼資。教非止條告號令具文之謂。有其實焉。其在聽訟時乎。使兩造皆明義理。安得有訟。訟之起。必有一閡於事者持之。不得不受成於官。官爲明白剖析。是非判。意氣平矣。顧聽訟者往往樂居內衙。而不樂升大堂。蓋內衙簡畧。可以起止自如。大堂則終日危坐。非正衣冠尊瞻視不可。且不可以中局而止。形勞勢苦。皆以爲不便。不知內衙聽訟。止能平兩造之爭。無以聳旁觀之聽。大堂則堂以下竚立而觀者。不下數百人。止判一事。而事之相類者。爲是爲非。皆可引伸而旁達焉。未訟者可戒。已訟者可息。故撻一人。須反覆開導。令曉然於受撻之故。則未受撻者。潛感默化。縱所斷之獄。未必事事適愜人隱。亦既共見共聞。可無貝錦蠅玷之虞。且訟之爲事。大槩不離乎倫常日用。卽斷訟以申孝友睦婣之義。其爲言易入。其爲教易周。余前承乏甯遠。俗素囂健。動輒上控。兼好肆爲揭帖。以誣官長。余唯行此法。纔祿四年。府道未受一辭。各憲因爲余功。乃知大堂理事。其利甚溥也。故爲政親民。莫切于聽訟。

教民之要。不外勸懲二端。如朔望行香。宣講 聖諭。勸農課士。鄉飲賓興。尊禮師儒。採訪節孝之類。皆勸懲之灼然者。近多目爲具文。余初莅甯遠時。方孟夏。示日勸農。皆訝異數。至鄉飲酒禮。吏莫詳其儀注。不揣迂腐。一切典禮。次第行之。三四年中。耳目一新。頑惰革面。士奮科名。婦知貞節。用力無多。收效甚鉅。夫通都大邑。猶

曰公務殷繁不遑兼顧若簡僻之區何致夙夜鞅掌而亦一槩廢弛乎故典關勸懲者不可不舉

吏役鄉保均無遠識凡差遣聽斷不將所以然之故詳細諭知必且憒於遵率吏役則周折貽誤鄉保則含混滋疑均足累治故告下之語必須詳細

論省事 學治臆說

汪輝祖

民氣本靖也縱惡以陵之縱役以擾之恩既莫敷威亦難濟於是愿樸者亦鬱極思奮不得不奔愬於上官上官憫其情迫而理之刁民聞風以起恣意訐告而地方官不可爲矣使爲地方官者以地方爲己任悉心撫字與民休養雪民寃抑民之於官無不可白之隱自無不樂從之令而民氣倘或不靖者未之有也百姓去縣近去省遠縣果勤職百姓何愛乎越愬 民氣宜靖

勤於聽斷善已然有不必過分皁白可歸和睦者則莫如親友之調處蓋聽斷以法而調處以情法則涇渭不可不分情則是非不妨稍借理直者既通親友之情義曲者可免公庭之法調人之所以設於周官也或自矜明察不准息銷似非安人之道 斷案不如息案

定例徒罪以上通詳杖枷等罪均聽州縣發落所以歸簡易也多一重衙門便多一重費用百姓何能堪此故尋常戸婚田土細事總以速結爲美勿聽書辦蠢鼓輕率詳報

不惟小案不宜申報也即奉上官准理事件除牽涉書役必須解訪外其餘民閒細故亦不妨錄供詳結以省跋涉至兩造纔息則倫紀贓盜而外俱可取結詳銷亦息事甯人之一端也 常案勿輕申報

投牒候批示期候訊最費百姓時日唯期有一定則民可遵期而至無守候之苦凡示審案件自量才力斟酌

挂牌如飾耳目之觀以多為貴日留一案即有一案守候之人愈留愈夥累者何堪至勘丈事件人多費多守候更復不易雖風雨寒暑必不可失信（示期不可失信）

兩造訟牒官為結斷脫然歸去可以各治其生夸大之吏好以示審之勤飾為觀美往往審而不結或繫或保宕延時日訟者多食用之費家人增懸望之憂是虐民也中有富家牽涉好事者從而妄為揣度謂官可賄營則又重自玷矣故不審不如不示期不結不如不傳審（案已審即結）

勘丈之事大端有四曰風水曰水利曰山場曰田界其他房屋基址易見者也田界水利亦一覽可知唯風水山場有影射有牽摺詐偽百出稍不的實張斷李翻甚至兩造毀家案猶未定皆勘官瞶之禍也勘時須先就兩造繪圖認正山名方向然後往復履勘凡所爭之處及出入路徑一一親歷毋憚勞瑣尤不許兩造隨興譁辨以淆耳目勘定將兩圖是非逐細指出為之明白講論諭以子孫可大可久之故再行剖斷自然心平忿釋不致再競能使一勘無翻所全不小故遇有勘案總宜親到轉委佐雜徒費民財不惟不公即公亦不足服人至於人不能服仍歸親勘重勞吾民不可也（初勘宜確）

昔年佐幕每屬主人勿輕僉差及身親為之於此尤慎或傳近日有原役號役改役加役黎役之名換一役多一費民何以堪其實准無不審則一票已足示期不到自可比責原役何煩別添役名乃役催屢催案終不審徒張役威飽役橐為民父母之義安在且屢催不到非原告情虛規避即被呈贖怯在逃例得暫行註銷追呼不已又何為者吾願幕之留神尤望官之加意（差票宜省）

自愛之人雖事甚切己尚不耐匍匐公庭況非己事乎藉口地方公事聯名具呈必有假以濟其私者其非安

分可知昔趙韓王得士大夫所投利害文字皆置二大甕滿則焚之李文靖過中外所陳一切報罷云以此報國二公皆宋名相所爲如此蓋所見者大且遠也聯名公呈不宜輕准即事關利害言有可采姑受而不批別自體察舉行切勿輕聽據詳致開紛擾之弊至胥吏禀陳公事尤不可信用（公呈不可輕准）

告示一端諭紳士者少諭百姓者多百姓類不省文義長篇累牘不終誦而倦矣要在詞簡意明方可人人入目或用四言五六言韻語繕寫既便觀覽亦易庶幾雅俗共曉令行而禁止乎（告示宜簡明）

諺有之破家縣令非謂令之權若是其可畏也謂民之家懸於令不可不念也令雖不才必無忍於破民家者然民間千金之家一受訟累鮮不破敗蓋千金之產歲息不過百有餘金婚喪衣食僅取足焉以五六金爲訟費即不免稱貸以生況所費不止五六金乎況其家不皆千金乎受牒之時能懇懇惻惻剴切化誨止一人訟即保一人家其不能不訟者速爲讞結使無大傷元氣猶可竭力補苴庶幾無忝父母之稱歟（勿致民破產）

非甚不得已止宜率由舊章與民休息微特擧不可造即福亦不易爲不然如社倉如書院豈非地方盛舉而吾言不必創建獨非人情乎哉社倉之弊前已言之書院之名經始勸捐於民總不無所費及規模既定或倚要人情面薦剡主講其能盡心督課者什不得三四師既僅屬空名弟子亦無實學以閭閻培植子弟之資供長吏應酬情面之用已爲可媿其尤甚者資不給用則長吏不得不解橐以益之而歸咎於始謀之不臧是何爲乎夫書院猶有遺累況其他哉故善爲治者切不可有好名喜事之念冒昧創始（事慎創始）

論邮民 學治臆說　汪輝祖

爲吏者但知責民試思身爲法吏果能時時畏法事事奉法乎貪酷者無論即謹慎自持終不能於廉俸之外

一介不取如前所云陋規何者不干　國法特宿弊因仍民與官習法所不及相率俾免耳官不能自閑於法而必繩民以法能無媿歟故遇愚民犯法但能反身自問自然歸於平恕法所不容姑脫者原不宜曲法以長奸情尙可以從寬者總不妨原情而累法（能反身則恕）

先儒有言一命之士苟留心於愛物於物必有所濟身爲牧令尤當時存此念設遇地方公事不得不資於民力若不嚴察吏役或又從而假公濟私擾累何堪故欲資民力必先爲民惜力不惟弭怨亦可問心（須爲百姓惜力）

地產土宜非守土官之利也偶因取給之便奉上官贈寮友後遂沿爲故事甚至市以官價重累部民毒流無既如之何爲此厲階也故舊規所有尙宜斟酌裁減若所產之物素未著名斷不可輕用饋遺貽後人之害禍同作俑（勿以土物充饋遺）

境當孔道酬酢殷繁器用食物例有官價之名或取自鋪戶或供自保役非攤派即墊賠原非善政然陋習相仍概予裁革轉恐事多棘手此宜量爲節制可已則已萬勿任見小幕客漁利家人借端市索致民力不堪激而上控（官價宜有檢制）

藏富於民非專爲民計也水旱戎役非財不可長民者保富有素遇需財之時懇惻勸諭雖慳者亦感奮急公而事無不濟矣且富人者貧人之所仰給邑有富戶凡自食其力者皆可藉以資生至富者貧而貧者益無以爲養適有公事必多梗治之患故保富是爲治要道況邑境之無賴專好擾富人以逞其慾保富之道惟在嚴治誣擾使無賴不敢藉端生事富人可以安分無事而四境不治者未之有也（保富）

剽悍之徒生事害人此莠民也不治則已治則必宜使之畏法可以破其膽可以鍛其翼若不能嚴治不如且

不治蓋不遽治若輩猶懼有治之者治與不治等將法可翫而氣愈橫不至殃民懽辟不止此萑苻多盜先聖思子產爲遺愛也然其中閒有勇幹之才倜儻錯路者亦宜隨時察識陰爲籍記或選充練保成收補民壯鎮之以威懷之以德使其明曉禮義就我範圍設遇緩急未始不可收驅策之功第此乃使詐使貪之妙用非有知人之明者不能畧一失誤關門養虎矣治民芻

論治訟佐治藥言　汪輝祖

一摘喚須詳愼省事之說大屬不易蓋詞之訐控多人者必有訟師主持其事或以泄忿旁牽或以左袒列證我苟不墮其術則反以經承槃脫爲詞百計抵懟甚且含沙射影妄指幕友關通致官疑竇故核稿時必須細加量衡惟庭訊應問及者方予傳喚則凡摘釋之人自有確然可刪之故遇有刁懟無難明白批斥使訟師不敢肆其譸張庶株蔓之風漸息而無辜不致受累矣

一批駁勿率易一詞到官不惟具狀人盼望准且訟師差房無不樂於有事一經批駁萃起而謀抵其隙批語稍未中肯非增原告之寃即壯被告之膽圖省事而轉釀事矣夫人命姦盜及棍徒肆橫原非常有之事一切口角爭鬬類皆戶婚細故兩造非親則故非族則鄰情深累世衅起一時本無不解之讐第摘其詞中要害酌理準情剴切諭導使弱者心平强者氣沮自有親鄰調處與其息於准理之後費入差房何如曉於具狀之初誼全姻睦

一核詞須認本意諺云無謊不成狀每有控近事而先述舊事引他事以曲證此事者其實意有專屬而訟師率以牽摭爲技萬一賓主不分勢且糾纏無已又有初詞止控一事而續呈漸生枝節或至反賓爲主者不知

所以駮裁則房差從而滋擾故省事之法第一在批示明白

一人命宜防牽連前明徐相國階柄政時作家書示子弟尙誠命案不可牽涉何況尋常百姓往往有兇犯赤貧累歸詞證者故在官閱報詞非緊要人證即當塲省釋不令入城應取保者訊後立追保狀然猶聞有官保私押之事一日不歸則其家一日不甯如之何勿念至路斃案件差保無可生發每將地主牽入此則眞屬無辜尤須禁絕核稿時更宜字字檢點以防株累

一侵佔勿輕查勘豪強侵佔律所不容然世業相承重加修整或本非官產原聽民便往往地棍藉端挾持需索不遂即飾詞訐控一經准理必先差查差查不已必須勘斷官或不暇遽及則棍差朋比貲已不貲此等借名啟訟之人多非善類能於呈控時嚴切批斥使小人畏法固爲上策否則速勘嚴懲必有陰受其福者矣

一勘案宜速結事關田房墳墓類須勘結官事甚殷安能日履山澤且批勘之後凡遇催詞無可置心故批勘最易不知疆界不清每易釀成他故如案圖辨址核計魚鱗弓口劵𠕋明著者或批斷或訊斷自能折服其心不得已而批勘必須爲之速結所全不少至示勘有期勢必多人守候尤萬萬不宜臨期更改

一押犯宜勤查案有犯證尙須覆訊者勢不能不暫予羈管繁劇之處尤所多有然羈管之弊甚於監禁盜犯歸監禁尙有管獄官時時稽查羈管則權歸差役差不遂欲則縶之穢處餓之終日恣爲陵虐無所不至至有釀成人命貽累本官者若賊犯久押則縱竊分肥爲害更大此等人犯官雖畢記全在立簿檢察以便隨時辦結卽官有代任幕有替人亦可免賄脫之患

一勿輕易僉差訟一僉差兩造不能無費卽彼此相安息銷亦且不易余向佐主人爲治惟必訊之案方僉差

傳喚其餘細事多批族親查理或久而不覆經承稟請差催從不允行亦不轉票葢事可緩擱必其氣已平因而置之有益無損加以差催轉多挑撥矣且族親縱有袒護終不敢蔽沒其眞役則惟利是視更不可信也

一宜隨機杜弊葢地方風氣以官爲轉移地棍揣摩卽視官爲迎合官有善政未始不資若輩腐附如官欲賭博則棍首局誘官治小錢則棍訐攙和官淸水利則棍控侵佔官嚴鬬毆則棍飾僞傷官禁錮婢則棍告佔揹官恤窮佃則棍訟業橫如此之類悉數難終大槪有一利必有一弊甚且利少而弊多全在因利察弊力究寃誣固不可因噎廢食斷不宜乘風縱火使棍姦可戢官法可行而平民自安無事之福矣

一上臺批駁宜細繹初報宜愼前已言之或奉上臺駁詰尤須詳繹葢駁法不一有意在輕者而駁故從重者有意在正犯而駁及餘證者非虛心體會易致岐誤至案可完結而碎瑣推敲萬勿稍生煩厭付以輕心若我所持甚正與上臺意見參差必當委曲措詞以伸己意斷不可游移遷就使情罪不符亦愼毋使氣矜才致上下觸忤

一治獄以色聽爲先書言五聽非身歷不知余若短視兩造當前恐記認不眞必先定氣凝神注目以熟察之情虛者良久卽眉動而目瞬兩頰肉顫不已出其不意發一語詰之其眞立露往往以是得要犯於是堂下人私謂余工相法能辨奸良越年餘僞者漸息訟皆易辦葢得力於色聽者什五六焉較口舌爭幾事半而功倍也

一聽訟宜靜明由靜生未有不靜而能明者長民者衣稅食租何事不取給於民所以答民之勞者惟平爭息競導民於義耳片言折獄必盡其辭而後折之非不待其辭之畢也嘗見武健之吏以矜躁臨之一語不當輒

懾以威有細故而批頰百十者有巨案而三木疊加者謂所得之情皆其眞也吾未之敢信未得犯罪眞情難成信讞致罪之由犯者自知之不得其情非特入於重彼不能甘即從末減彼亦以官固易欺必闘黜異求即於無罪而後快於是爲之官者惡其無良也刑以創之愈久而愈失其眞古云獄貴初情一犯到官必當詳愼推求畢得其實然後酌情理之中權重輕之的求其可生之道予以能生之路則犯自輸服讞定如山不可動矣

一要案更不宜刑求詞訟細務固可不必加刑矣或謂命盜重案犯多狡黠非刑訊難取確供此非篤論也命有傷盜有贓不患無據且重案斷不止一人隔別細鞫眞供以僞供亂之僞供以眞供正之命有下手情形盜有據贓光景揆之以理衡之以情未有不得其實者特虛心推問未免煩瑣耳然官坐堂上可茶可煙可小食從容自如犯跪堂下外則饑憊內則畏懼雖甚刁譎言多必失靜聽其隙而蹴詰之受之以辭何患不得而必酷以取供愛民者不以爲然也

一姻族互訐毋輕笞撻諺曰刑傷過犯終身之玷不惟自玷而且上辱祖父貽羞子孫爲民父母其可易視笞撻耶黠者豪者玩法而怙惡者非撻不足示儆愿者能知悔罪已當稍示矜憐矣至兩造族姻互訐細故能分曲直便判輸贏一予責懲轉留釁隙訟仇所結轇轕成嫌所當於執法之時兼寓篤親之意將應撻不撻之故明白宣諭使之黝然自悟知懼且感則一紙遵依勝公庭百撻矣然此爲相對相當之訟可以情恕理諭者言如犯者實係兇橫或倚貧擾富或恃尊陵卑稍從曲宥則慾壑難填爲之族姻者必致受害無已遇此種人必須盡法痛懲即老病或婦女亦當究其抱告使知親不可恃法不可干庶幾強暴悔心善良安業

一假命案斷不可蔓延應抵命案吏役尙知畏法惟自盡路斃等事更易蔓延滋擾蓋百姓無知最懼人命牽連恐嚇撞騙易於藉口全賴相驗時力歸簡易凡自盡人命除釁起威逼或有情罪出入尙須覆鞫其餘口角輕生儘可當場斷結不必押帶進城令有守候之累如死由路斃及失足落水則驗報立案不待他求每有鶻突之官妄向地主兩隣根尋來歷以致輾轉攀拉徒飽吏役之槖造孽何有紀極哉

一辦重案須得條理一人治一事及一事止數人者權一而心暇自可無誤或同寅會鞫事難專斷或案關重大牽涉多人稍不靜細卽滋寃抑遇此等事先須理清端緒分別重輕可以事爲經者以人緯之可以人爲經者以事緯之自爲籍記成算在胷方可有條不紊不墮書吏術中其土音各別須用通事者一語之譌毫釐千里尤宜愼之又愼總之辦案宜有斷制斷制云者非師心自用也案無大小總有律例可援援引既定則例得無干者皆無庸句攝人少牽連案歸簡淨矣

一隣境重案不宜分畛域守土之官治不越境然遇接壤命盜重案一有風聞卽宜星速緝防稍分畛域受之以需致犯得遠竄已失敬公之義其或假道境內終且牽連被議豈非自取之乎

一據筆跡斷訟者宜愼尋常訟案亦不易理也凡民閒粘呈契約議據等項入手便須過目一發經承問或舞弊挖補初之不愼後且難辨向館嘉湖吏多宿蠹聞有絕產告贖者業主呈契請驗蠹吏挖去絕字仍以絕字補之問官照見絕字補痕以爲業主挖改竟作活產斷贖致業主負寃莫白余佐幕時凡遇呈粘契據借約之辭俱於緊要處紙背蓋用圖記並於辭內批明以杜訟源至楚省則人情雖詐只知挖改絕賣爲暫典而已欲以筆蹟斷訟者不可不留意

用吏役學治臆說　汪輝祖

署中翰墨不能不假手親友至標吏辦稿僉役行牌雖公事甚忙必須次第手治若地處衝要實有勢難兼顧之時不便留牘以待則准理詞狀即付值日書吏承辦其應差班役可於核稿時塡定姓名總不可任親友因忙代筆開賫緣賄託之漸（差遣吏役不可假手代筆）

拒捕不宜輕信已具佐治藥言今復及之者幕不見役而念民故意常平官未見民而信役故氣易激役不得逞志於民輒貌爲可憐之狀或毀襖或毀衣以民之頑橫面陳於官從而甚其辭焉謂其目無官法官未有不色然駭勃然怒者官怒而役狡行民害生矣夫拒捕有罪人盡知之爲鹽梟爲盜刦犯罪而求倖脫是以敢拒捕也若催賦傳訊民尚無罪何致拒捕偏聽而輕信之一役得志羣役轉相效倣民之得自全者幾何當役稟時平心熟察則裝點之弊自然流露姑將原襖存銷而止以應辦之事另襖改差及其人到官事結告以拒捕罪名及所以不遽辦拒捕之故民知愛畏即役亦不敢再萌故技矣（拒捕不宜輕信）

少年吏役急於見知原易節取其老年奔走逢迎往往不如少壯然服役既久歷事必多周知利害頗能持重選一二人朝夕承侍以備顧問總有裨益惟若輩性多蒼猾揣摩附會是其所長駕馭之方尤須留意（吏役須用老成人）

老成之人多知顧惜顏面既已用之須曲爲體卹度其才力不能勝任將來難免笞撻之事即愼之於先不以驅遣或應驅遣則明示以此意使之知所感畏自能實心圖報獲效不尠（老成吏役宜留其顏面）

寬以待百姓嚴以馭吏役治體之大凡也然嚴非刑責而已賞之以道亦嚴也以其才尚可用宜罰而姑貸之

卽玩法所自來矣有功必錄不須抵過有過必罰不准議功隨罰隨用使之有以自效知刑賞皆所自取而官無成心則人人畏法急公事無不辦姑息養姦馭吏役者所當切戒馭吏役在刑賞必行

上徐方伯書錄首條

于成龍

一曰親吏書　朝廷之有百官百官之有吏書一也百官之內豈乏不肖吏胥之中豈無賢者亦在因才器使而已耕問諸農織問諸婢必然之理一身之精力有限衆人之耳目無窮各執事分辦于下一人察核于上彼焉廋哉但不可過疑亦不可過信用人勿二古之道也樂彼之園其下維蘀古之言也好而知惡惡而知美衆吏莫不樂爲之用何憂財用之不足乎若寂處尊嚴屏絕吏胥止有一二親信恐利歸他人禍歸一已種種弊生不可救藥矣

爲宰議

楊名時

官之爲民親者莫如宰宰之難爲也久矣國課不可緩民生壅於下左右蔽其明刑訟擾其智大吏以法繩於上宰求免過之不暇何暇優游盡心興富教之務哉然使有人焉能以誠心實學練達其才循序有常務期成理則綱舉目張弊革利興至於期年可以觀效荒僻之壤生齒必稠凋敝之鄉室家必遂刁詐澆漓之俗習尙必清禮讓必興四方之爲宰者可依吾法而共奏治績也政有本曰孝弟曰廉政有要曰虛曰靜曰信曰儉曰威曰無銳於始慮善乃動曰不弛於終愼持晚節曰暇卽讀書其條目二十有二一內署肅清家屬不過數人刑名錢穀不過數人勿令與吏見吏亦勿令與內署人見可以節用可以防姦二嚴汰吏役以去蠹至任卽令各陳所能嚴試之無能者盡汰依經制錄數人期足任事而已必獎勵優䘏使樂盡其能以爲上用且深察其

八之賢姦。而無爲其所營。非常衆屬耳目處。勿見吏。吏不得擅稟他事。一切事勿經僉押。御下必莊。三。徵糧既去加耗各弊。其法莫如依時案欠摘多掛比。不可差擾。掛比不完不到。方行拘比。不宜輕用笞責。流亡死戶。及窮民拖欠。當隨時善酌之。使上不逋賦。下不病民。其糧簿但發戶書登記完欠數。隨卽繳入內署。案欠摘提。勿令滋閣欠做比諸弊。以飽吏腹。四。清訟之機。大訟則理。小訟銷息。嚴好訟之罰。重誣告之罪。有誣訟者。力究訟師。記其名。確拏懲治。將名登入訟師號簿。塡明年貌居住。令自畫供於上。以備後稽。查及再犯。加等治罪。收獄羈禁。或一年或數月。必待悔悟自新。方釋之。既釋後。每逢鄉約。另查其後行。五。嚴稽核之法。如十家爲甲。甲有長。甲內有訟師游民不孝敗倫無賴竊盜姦宄等。甲長以聞之官。十甲爲保。保有長。保內有諸不善者。亦悉聞之。察出不舉。治保甲長。保甲長挾私生事。坐反誣之罪。保甲長輪充均派。鰥寡孤獨免役。大抵保甲之名多隨俗而異。或名保甲。或名都圖等。在因俗利導之。六。朔望舉鄉約。令保甲齊集百姓。勿得視爲具文。申論孝弟諸條約。舉行至三月後。令鄉公舉善者不善者。善者旌賞。惡者懲治。俱登名入善惡簿。惡尤著者。令自畫供於簿。責罰收禁。如治訟師法。有不善不舉。察出。罪保甲長。立閭師於各鄉公所。教其鄉無力者。凡民間婚娶必以時。吉凶諸禮。毋奢靡過分。俱於鄉約飭之。七。密訪土豪及不孝弟不務本業者。如治訟師等法。八。治獄。平恕公聽竝觀。旬日入獄勸諭罪人。發其良心。令改過自新。九。令保甲細查有產游民及無產游民。各造冊呈報。游民有產者。飭令歸業。登名附鄉約善惡簿後。每遇鄉約。嚴加申飭查核。若仍前不改。或舉發或察出。治法如訟師土豪等。果係無產可活者。注名入無產游民簿。令各保查報荒田若干畝。開明冊籍。出示諭田主。有願將荒田入官者。自立狀在官。將各項罪贖等。通計得若干銀兩。相度各鄉荒曠處。立廬舍。備牛種。令游民各執業幾畝耕

種。量給銀幾兩。爲衣食耕種之費。逐漸安集。一面嚴稽勤惰。以行勸懲。申飭保甲查報。約有仍前游惰。照訟師等重處要之此事甚煩經營。必隨時制宜。盡心力而爲之。十。鰥寡孤獨。不能活者。令保甲具冊呈報。注名附鄉約善惡簿後。行鄉約時。勸諭一鄉殷實者。每月量出米穀。令鄉公舉素行老成者主之。每逢朔望鄉約日。查給窮民。十一。修社倉之法。十二。令士農工賈各言其積弊。陳其便宜。順情利導。斟酌盡善。相其緩急。漸舉行之。十三。相境內土宜水利與田工關切者興之。鹽法捕務諸弊革之。十四。盡心封疆寇賊之備。嚴明機密。十五。以忠廉化其僚屬。十六。課文拔士。造就有用人才。共致治安。十七。誠求無倦。察民間隱情如一家。十八。嚴立刑具。民有化之不改。教之不順。再犯加等。三犯斃刑。終惻然存哀矜之心。十九。設各簿。鄉約善惡記名簿一本。有產游民及鰥寡孤獨。俱附於後。設無產游民記名簿一本。訟師土豪等惡人記名簿一本。盜賊記名簿一本。俱令當堂親書花押於上。收存內署。以警頑梗。便稽核。又設雜項所入爲民所費銀數簿各一本。以示無私。二十。懲民好作無益者。及富民當笞者。俱罰令修治公事。二十一。信乎朋友。以獲上。二十二。讀律令。人苦於學之難。爲輒自託於君子不可小知。以爲爲宰非吾事。平時不一究心。宜其臨事而僨矣。庸詎知民之待命於宰者切乎。且治一邑之道。即治天下之道也。烏得曰優於爲宰。即非大受之器。

仕學一貫錄

陳慶門

世上原無易爲之官。雖抱關之吏。亦須夜行早起。方爲稱職。纔說爲官好。便非爲好官之人矣。士子平日讀書。博得一第。居四民之上。自謂朝廷倚重。生民利賴。孰知日日行害人事。件件行折福事。時時做違心違理事。反在人前揚揚得意。略無愧色。豈復有廉恥哉。故人以得官爲可喜。我正以得官爲可懼也。

山川里居土風氓俗其遠近多少饒瘠若爲澆樸宜周覽目省麗於政甯險遠自惜耶顧往實難居無何屬當巡行因戒吏卒往里中出郭渡渭水至南山下山盡闢勢不可進見兩崖間忽谺坼若扉半啓土石中裂類斤斧鏟刻所成然狹逼甚望之疑徑道無所通吏前告曰此往招墾路也予勇而入視其間纔容一騎行導從不得列羊腸佶屈蛇盤迴紆宛轉循岸壁仰視天光如在井底度行且百里已日暮無止舍得里人穿室山間爲神祠者僅一楹就休其中明日復行約五六十里許連山皆分境忽大闢平原廣陌井聚廬落悉見馬首意方豁如吏曰卽招墾里矣里籍編甲凡六居者數千家其地宜五種而菽麥尤盛其含奥吐腴而田多膏壤故歲常登其材木富而桑柘菓蓏足於資其俗安於耕蠶供衣食吉凶里相婚姻隣佑和樂而寡訟鬪居其間者蓋幾若自爲一世然亦以其去城郭之遠而縣邑之人常不至也以是絕去華靡之風而久安樸愿余少時讀桃花源記特以爲出於作者之寓言及覩於是始歎與淵明所云未有異者雖然向使予怵於吏之所謂難往者卒亦如前爲令者之勿肯至亦烏知其俗清境美有如是哉里中之民自少至老既未嘗以事涉縣廷見官府其賦稅亦不勞催科凡田舍市易不爲券契以口成質而已亦訖無變者嗚呼是猶太古之餘而樸未散歟特問其人多未嘗讀書識文字孔子與冉有論衛庶以富以教予於里俗之美而歎其不可無教也於是爲造講舍凡六楹買田五十畝擇諸生良謹者爲之師使詔其子弟以歸於學俾禮義益明而孝弟睦婣成俗愈厚爲令者與父老偕尤有樂乎是歟里之四周皆羣山包環開其西入山道路險窄若予自贊雖至招墾者凡數十里中谿大谷復爲墟井自此可達鳳縣其東山徑亦如之凡百餘里至岐山縣北出爲五丈原昔時魏延語諸葛孔明欲以五千人出子午谷直抵長安卽其處也予既去里中後牽於事數欲再往不果思其俗之清與其

士風之美蓋久之不忘因記焉以告後爲政者

飭吏正俗四約

陶元淳

自受命以來隨遇諮訪深知茲土之民墜於塗炭頃入縣境所過田疇蕪穢村落邱墟竟日行榛莽間不見一人既抵縣治則城垣頹敝學校廢弛士無絃誦之聲家鮮缾罌之積物產蕭條商賈不至較其疾苦殆百所聞知縣惻焉心傷思欲救其彫敝而未知所從爾父兄子弟生長此邦凡所以致此之故必知之深矣其悉心條列利何以興害何以去務鑿鑿言之使下不病民而上亦不至病國此則知縣之所深期於爾者也知縣筮仕日淺材薄力綿四境中有通曉世務諳練事情者不拘何色目人即列其名以報

爾曹生長邊海向來民牧未有以禮教先之者其自安樸陋宜也今欲變易風俗當自我左右之人始有仍襲服徒跣不衣不襪囚垢入公門者必重加懲治夫法紀尊嚴之地固不容此倨侮之風矣爾其知之勿慢

陰陽之氣不相淩內外之職不相紊故男耕而女織人倫之制王化之基也今爾民晝居於內而使其婦沾體塗足力作於外易陰陽之位亂男女之別傷化薄俗莫甚於此且非所以勸勤也夫一夫不耕必受其飢況通邑之民皆怠棄職業乎今與爾民約男子治外女子治內不得復循困陋自致飢寒即日天氣稍涼知縣當身行田野親察勤惰先爲布告如左凡我諸生父老通曉文義者宣明我意家喻戶曉毋復爲此蚩蚩矣

爾民生長茲土一旦飄然遠適必有大不堪於中者非天災之所迫即橫斂之所加雖欲須臾少留而勢不可得其去此之彼宜也今知縣下車之始諮訪向日舊例可裁者即裁可減者即減志欲休養斯民凡我父兄子弟孰無廬井鄉土之依孰無祖宗墳墓之戀孰無姻戚故舊之歡而乃轉徙外地失業流離生爲旅人死爲客

竟可寬縱也但當推明律文權其輕重用刑時不可以犯法爲怒不必以得情爲喜蓋怒則以爲彼罪當受絕無矜憐喜則謂我見甚明惟知痛快常存此心以調伏之不言造福實所以盡心也

夾棍一物原有不得不用之時不過欲取確供耳初審狡展不妨屢呼要夾而其難其慎不肯即夾三木之下動關人命堂上一聲催刑衆役奮力受之者魂飛魄散氣蔽血壅卽有供吐昏迷之中隨口強應亦未確鑿乎日於行刑之人明白指示如不得已必須用夾不得遽收先就情理反覆窮詰此時問者之狠狠着急較受刑之人爲更甚如不從實供吐催令收刑但一收止二三分又就案情反覆詰問有證據者質之證據使其計窮詞塞自必吐供此時官府審問本犯呼號行刑者暗暗鬆放再有狡展仍如初置刑內再收亦不過二三分一放一收痛則有之傷人則不能也且其神魂清白語言不至混亂此時供吐方爲確切可以定讞俗稱夾棍爲大刑示不可輕用更不可錯用也然不獨大刑爲然卽行杖亦不可忽罪當杖者亦視其氣體壯健足以當之然後如法責杖凡行杖時官暫停閱審卷亦不可別有問答惟注目凝神以觀受杖之人一則視其人能受與否倘不能受量減數杖杖雖減而法已盡矣一則防行杖者有任意重責要害毒打一處之弊（如專打板頭專打腿灣）余歷任二十年從未因杖責而損傷一人者率是道也

牢獄之苦雜穢疫痢暑月爲最常遣人灑掃圊圂洗滌枷杻不時調取監簿稽查囚數以自察其治狀務使眼前火坑化作逍遙世界此只在當官者念頭舌頭筆頭一霎時之間耳

盜賊未起防守爲要盜賊既起擒捕爲要昔李崇刺兗州令村中建一樓樓懸一鼓諸村聞樓鼓聲各守要路遇盜輒擒李肅爲宰不必建樓比戶置鼓盜發輒擊遠近相應盜遂斂跡吾以爲建樓置鼓猶有所費止須家

置一梆或竹或木一處起梆各處四應有被竊而不傳梆者罪坐失主一家傳梆而四隣不應及應而不出身協拿者查明責究亦何盜賊足慮乎

州縣親民之官非特貪酷足爲民害卽拘謹之流未嘗不潔清自好而暗昧不明優柔不斷識不足以剔弊力不足以懲姦彼雖不貪有代之而吸民膏者彼雖不酷有代之而戕民命者其與貪酷害民無異且百爲叢脞諸務廢弛或反不若貪酷者流猶能理繁而治劇所謂廉而無能不若貪而有幹古之人誠有慨乎其言之也

爲政說寬說嚴皆迹也莫如切實講理理者人心自有之天也發一言施一事以我心之天感乎人心共有之天非言人所不能言實言人所必欲言也非行人所不能行實行人所必欲行也寬之可爲杜母嚴之可爲召父寬嚴之跡悉化以此大畏民志所謂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此道得也何寬嚴之足云

古人云太上化民以德其次莫如猛是說也非謂猛愈於寬猛以濟寬適所以成其寬也緣民愚無知彼見上之寬而玩心生後又從而刑之則怨毒起矣爲民上者視事之初卽嚴加整飭吏役士民苟有過犯毫不假借見之明行之果人心震動恪恭各懷一不敢慢易不敢欺蔽之心如此則呼應既靈法在雖犯而處心積慮卻時時欲與民休息事事爲愚頑鑒原準情度理足以快人聽聞卽盡法處之身受者不敢怨觀聽者靡不服畏威懷德一時並到若其始不振後卽整頓徒招怨耳

與王春溪書

周鎬

某聞之愛民者安得士者榮又聞凝士以禮凝民以政夫邑宰之政不外乎刑名錢穀也江南爲財賦之區然士氣浮而不實民間無數月之蓄以邑宰之權處目前之勢斟酌變通道在去其太甚而已卽如地丁之銀兩

以兩計分以分計囤也然而勢不能也視鄰邑稍輕焉節吾之浮費以補之而民已受一分之賜矣漕白之糧斗以斗計升以升計囤也然而勢不能也視鄰邑稍輕焉節吾之浮費以補之而民已受一分之賜矣至於獄者萬民之命其道更不容不慎然在易之賁則曰無敢折獄在旅則又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蓋獄有大小自一二重案外其事多起於微細雞犬之爭乾餱之愆往往至於涉訟秉筆而判之責者責勸者勸不踰時而兩造平矣某鄉居頗悉鄉中事竊見鄉愚爭訟候批示數日候牌者數日幸而懸牌聽審矣忽焉而改期者數日或數十日此數十日中原被告若而人四鄰証佐若而人牽連失業典衣貰飯其間刁猾訟棍串通蠹役恐嚇變詐無所不到曲直未判而中人之產破矣此皆留獄之過也聽訟者除一二疑案外清慎而加之以勤則民已受一分之賜矣夫以足下之才之識何難正本清源而某僅爲此得半之說者誠欲其卑近易行也然其要則莫如得士士者民之精華也聚民之精華以輔一身則民之甘苦易周而政之缺失可補所謂帝與師處王與友處邑宰何獨不然但須慎擇其人甯拘毋濫耳昔子高好畫龍而真龍至若某者爲足下之畫龍而已

論吳中吏治書　陳宏謀

牧令之事煩雜難理江左較多蘇常二府尤甚而訟獄其大端也大抵人多智巧好事喜爭理曲者強詞奪之尙易辨白或將無作有或欲揚先抑或欲取姑與官司聽之急則不暇致詳輕喜易怒稍有失平民得持柄而搖以聳上司之聽緩則日久變生狡計百端莫可究詰以致一案化爲數案小事釀成大事逆料其詞不可信置之不理則虛實難明繁者益見其繁刁者愈逞其刁矣惟有先之以鎮靜繼之以虛公而又終之以迅速民知其官不可欺法不能逃事入官衙是是非非確乎不爽則身受者折服無言即聞風者亦知誑詞無益釜底

抽薪庶幾近之所謂迅速者只在於勤蓋吳中風氣最講打點又善營求夜長則夢多事久必弊生官司耐一時之煩勞則小民受無窮之福向聞赴縣告狀竟至二三十日尚不批出所批仍屬含糊似准不准應拘不拘有拘不審偶審不結以致鄉民皆以告亦無益非政簡刑清也案牘中留一分精神即可爲百姓主持一分公道矧官衙之是非即里閈之從違境內頑惡有所警懼良善得以保全其爲勸懲者不少矣能令州縣官時時事事存一點惟恐寃民累民之心庶可望風俗移易古人所謂刑罰得中即刑罰中教化也然欲能如此又在屏省應酬人之心思物力祗有此數於浮文上多一分即於實事上少一分居官者能以周旋上官之心力致之於民地方民生未有不實受其惠者究竟凡事莫逃乎實動物不外乎誠及至政簡刑清循聲卓越亦不患無知音也

與泰安各屬　李文耕

夫教化之最親切者莫過於放告鞫案之時蓋官之牖民原不能家喻戶曉其親切見面者惟在此時誠能出以誠心矢以耐性深入於案情之中而曲盡事理推廣於案情之外而婉示開導審斷之公既足以服人牖廸之切更足以感人即或兼用刑威而慈祥之意已流貫於桁楊笞扑中矣現宰官身說菩提法非衣冠中大修行處乎至進求教化之本則惟在平日正己率物可以對百姓而後可以教百姓尤可以一言以蔽之者也

居官大戒第一朦蔽蓋上下內外非朦蔽無以行其姦欺也朦蔽之在內者有官親家人朦蔽之在外者有猾書蠹役內外句連竊情賣法則爲官者孤立無與而坐聽聲名之敗裂其亦危險矣哉獨是官受朦蔽人以爲官之不明也不知朦蔽之害中於不明者十之二三中於不勤者十之七八蓋人即智識短淺而事事躬親則

奸欺者不能盡售其術惟因循積歷怠玩廢弛則顯予人以作奸叢弊之地而欲人之不欺我也難矣治平既受朦蔽而後以察察之智勝之一人之智不足敵衆人之智而狡黠者或反得迎其私智而巧中之是皆治之賊也今欲力袪諸弊惟有一主於勤勤省閱而閱牘之壅擱者少矣勤勾稽而出入之侵欺者遠矣鞫訊勤而情僞悉孰能亂我聰明決判勤而拘繫釋誰得肆其魚肉且閭閻之所惡者訟師勤廉獄而雀鼠息爭訟師之伎倆無所試鄉里之所苦者盜賊勤巡閱而萑苻遠跡盜賊之根蔓無所滋一勤而百事治何朦蔽之足患乎至於勤之明效大驗昭人耳目而人不務於勤者則自有故蓋勤即仁也無恫瘝在抱之隱必不能孳孳於民事而性情嗜好之與俱勤即誠也無旦明對越之心必不能凜凜於官箴而飲食起處之弗遑然獨不思
君上以職司責我統四境之農桑教化待治於官而爲官者因循浮沉莫之綜理也其可以對　君乎百姓以父母仰我合衆人之疾苦訟訴待命於庭而爲官者詩酒聲色莫之省顧也其可以對民乎某與各寅好同舟泰汶其聰明各有優絀不能強同其材力各有強弱不能強齊其學問各有淺深不能強合各用所長事無不集惟所以仰對　君民而力除其壅蔽者則非勤莫由雖不敏竊願與各寅好共勉之

泰屬爲南北通衢行旅往來不絕於道司土者自應以弭盜爲首務弭盜之法莫難於用緝捕之人蓋不熟賊情者既不能緝捕而熟於賊情者又多非善良苟用之不善不惟不得其力而豢賊誣良之弊將無所不至是以用捕役者必先籌緝捕之費能養其身而後可用其力復重賞以獎之嚴法以懲之引於前而策於後雖怠者亦知奮勉矣然此皆治之於已然者耳夫盜賊非窩家不行以其善藏聚而售贓物也春秋之法治亂賊者先嚴亂賊之黨緝捕何獨不然地方官於盜賊隱匿之處嚴密訪拿搗其巢穴俾淵藪肅清而逋匿失據而又

勤巡査嚴守望責成地保多派吏夫有疎玩失吏者加以重懲在我先無隙可乘在彼自無間可入治於未然乃爲得力而其要則尤在於居官者之一心誠能以愛民爲心主於去強暴而安良善至誠懇切洞中達外遇有公暇不時親巡即身之所不能到者以神周之精神所不能周者聲名及之使爲捕役者曉然於官之必不容於怠緝而倍加奮勉爲盜賊者亦曉然於官之必不容於盜賊而聞風遠遁庶幾捕務日有起色而察賊誣良之弊亦可以不勞而自弭矣

諭各道府書　陳宏謀

監司原佐兩司所不及錢穀專任於藩刑名專任於臬與聞易至越俎不聞又覺尸曠然使勤勤懇懇體察講求設誠致行委曲求濟則兩司方喜其相助爲理必不以攙越爲嫌況夫巡歷所至事事可以稽査平反故兩司所不能親歷者巡道皆得親歷官役有所顧忌士民有所倚賴此官不同虛設出巡不同閒遊今奉新例每年親歷秋審則刑名之大者以身先之以心入之不特重囚冤滯可以平反凡大小案件民間利弊有一番體察即有一番措施豈徒爲巡歷之具文已哉太守體統較州縣爲崇境地較州縣更廣而於百姓則較州縣不免疎遠務視州縣之事皆切己之事上下文移悉心核閱毋以率轉率行了承上起下之故事且不時輕騎減從周歷屬境得以體訪境內士俗民情並以察州縣之留心地方與否詞訟之疑難積蠹之把持均可就近提究闔屬士民必以太守之惠至爲有益唯恐太守之不常至者如此乃不愧領郡之職守在郡一日即有一日之實蹟矣

通飭留心圖冊檄　陳宏謀

地方官職在牧民民之事卽己之事也一舉一動皆須從民生起見舍爲民而言辦事其事可知其居官亦可知矣先經本都院將三十四條列册諮詢在本都院固欲知各官如何辦事亦正欲各官知職分之內原有如此應辦之事也又令繪畫都莊輿圖呈送本都院固欲知地方之情形亦欲各官皆知境內之情形所以縣曰知縣州曰知州義正取此其送到册圖除有遺漏舛錯者駁令另覆另繪外其餘俱存以備查閱第恐各屬未曉本都院列册繪圖之本意仍視爲新官查取事宜地圖之故事或以爲圖册既已呈送了此公案其圖册所載可以不復置念或册內事件彼時隨意登覆未奉批駁遂謂事有報案縱有他弊未便更改牽强回護益復錯誤在不復置念者安於懶玩難以振作卽牽强回護者習於因執亦欠通達均非本都院取圖列册之意仰該官吏轉飭所屬務將册內所列各條隨卽體察或宜整飭或宜變通或宜推廣而力行或宜因時以措施或宜去弊以存利或宜循始以要終其圖內都莊則宜時加展閱民有詞訟可披圖以察其遠近因公下鄉再卽圖以參觀其情形他如借還常平借還社倉勸種蠶桑興立義學選充鄉保稽查匪類緝拿竊賊一展輿圖都莊疎密道里遠近宛然在目情形既已熟悉措施自然協宜可以補前册所未載可以改前圖所未明每日披圖列册卽常覺有應辦事件不致放浪官齋而民瘼全不在念足跡雖有不到心思則無不周四境之內如一家萬民之衆如一身如此庶不負本都院繪圖列册之意其有新任而前任已將圖册送過者亦可將送過之圖時加展閱以悉境內情形並將原奉諭帖及覆册時加查核悉心經理限三月之後就所辦情形照式另造登覆以覘才識卽本官先已登覆而過後續有變通推廣與前不同者亦許將不同緣由備細回覆以覘長進該府州亦就所屬圖册隨時稽查隨事指督以覘實效均毋視爲迂泛而忽之

通飭州縣巡歷鄉邨諭 乾隆十年　陳宏謀

奉準部文。州縣巡歷鄉邨。原令將境內興除事宜。如興學校。端士習。振民風。及農桑。樹畜。河渠。水利。并造麴燒鍋。賭博健訟。刁悍及盜竊打降。崇尙邪教之類。逐一查明。有無成效。於年底彙核奏聞。本部院因部文內統言興學校等類。而各省地方風土人情。各有不同。恐州縣浮泛一查。籠統登覆。仍屬奉行故事。未見有無成效。是以就陝言陝。將應興應除之事。列爲二十四條。通行曉諭。又恐告示甚長。抄貼難遍。遠鄉士民。難於盡曉。另刊示本。令其散給莊邨。轉相傳述。使士民俱各曉然於興除之條。庶官司得以力行勸戒之事。其所發示本。雖按州縣大小定數。但州縣四境遼濶。邨莊衆多。所發示本不敷分散。在州縣如肯行勸戒之計。自必先將示本到處分發。所費無多。比之抄示徧貼。更爲省便。更可經久。乃數月以來。有以原發示本不敷。隨即多刷分散者。有稟請再爲多發者。有照示本另刊者。有將各條另刊告示多貼者。雖未知將來力行勸戒如何。而目下已肯作廣行勸戒之計。本都院心竊嘉之。此外既不赴省刷印。亦不稟請多發。本部院細加體察。不過以上司所發幾本。儘此一散。便爲了事。亦有原發示本尙未發完。仍存科房者。有按里分散各里鄉保。收存在家。並不傳述。官司經過。亦不一問者。有止抄貼於署前通衢。掩人耳目。而遠鄉僻邨士民聚積之處。又不知有此一示者。有初行時曾廣行分發。而發後即不介意。並不過問者。夫移風易俗。原非旦夕之可期。而令行禁止。必須精神之貫注。似此漫不經心。全無籌畫。如何使民周知率由。如何廣行勸戒。如何逐條登答。本都院如何彙冊奏聞。將來如何漸觀成效耶。又巡歷鄉邨。原爲此二十四條而設。恐各屬拘泥部文。特地下鄉。逐次具報。公出回署。茫無頭緒。日逐奔忙。故另有檄行。令其隨時隨事經過邨莊停驂詢問。如僻鄉邨莊無事經過者。亦即特地前往。凡

所到之處務必傳集士民相爲告語不可急去急來所歷郡莊情形詳悉登記以備逐條登答今聞各屬奉到之後以此爲事實心力行者固亦有之而漫不經心視爲紙上空言者甚多更有問及倘不知有此一事者在各屬不留心文檄之陋習本部院久已知之竟不料此等諄切聲呼必須逐處巡查逐件登荅以待彙冊奏聞之件而亦如此率忽也時已七月各屬如此因循苟安將來非憑空捏混卽籠統粉飾仍是紙上空談虛應故事所關甚鉅合再諭知仰卽轉諭各屬細閱節次示檄並今諭內情弊悉心查辦告示曾否分散如有未徧赴省補刷甚便其已散之地曾否轉相告語士民曾否通曉或一時尚未通曉或甫經通曉尚難遵行縱不能令士民一一遵行當先使士民漸漸通曉然後可以徐觀地方官之教化何如也其巡歷郡莊已經咨明吏部展限今年年底必須彙冊奏聞轉盼十月屆期必須逐條明白具詳唯有上緊巡歷到任一日卽盡一日之心力巡歷一郡卽記一郡之情形實心體察虛衷採訪公聽並觀勸戒並行務將二十四條或有此事或無此事難行或可行或不必行或漸有效或尚無效據實登荅造冊通報倘此時不早留心查記臨期催取茫無記憶隨意登塡非憑空捏混則籠統粉飾重負皇上課吏愛民之盛心循名責實決難姑容況府州巡道尚須分頭巡查各屬如敢怠玩草率及因巡歷鄉郡而有絲毫擾累之事府州巡道查出立卽揭參該府州亦宜身先作則加意振興以端表率毋使屬員有所藉口也

申飭閱屬不閱文稿陋習檄　　陳宏謀

治政之因革損益官司之上下通聯全憑文書而每事經營籌度期於可行要於可久則有稿案常因字句之舛錯模棱而滋無窮之弊累有因詞意之詳明懇到便貽萬姓之福澤案頭片紙隻字皆關小民休戚所謂其

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政令修於戶庭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者也閩省官吏歷經整飭經理庶務具有條理見之案牘情文兼至本部院檢閱之下時爲欣佩第其中亦有上司諄切告戒而各屬每含糊塞責者有上司發端諮詢而各屬全無體會或答非所問或似是而非者近於屬員來見就現行之事一加諮詢竟多茫然不知方謂未曾奉到前文而其實前文早已奉到矣更有面見時尚不知有此一事轉盼而覆文已到者不但細小事件如此緊要大事無不如此不但存案不須查辦之事如此而必須查辦難以空言了事者亦無不如此細揣其故皆由奉到一切批檄官多未盡寓目即或寓目判日發房不求甚解及至胥吏送稿幕友閱定即便回覆其實本官於文稿始終全未經心所以問輒茫然上行之件如此平行可知民間呈狀吏可知每每有堂審與斷案互異訊供與詳文迥別小民有武斷揑詳之控皆此故也此等之官見理未嘗不明心思亦多可用無奈耽於安逸陋習相沿以爲官衙文稿只須付之幕友抽此閒身應酬官場何苦勞心案牘來見上司則向幕友索一紙節畧臨時彊記問及則以眼前浮泛語句來相抵對一加駁問原委未悉左支右吾不覺面赤如此虛擁一官是非賞罰聽人指使何啻土木傀儡耶本部院蒞閩未久見事生疎凡有批行披瀝愚忱詳晰相示冀各屬傾心告語稍資聞見而各屬未諒苦衷仍事率忽無非不閱文稿所致仰司官吏立即通行所屬自後凡一切文檄批移均須耐煩細閱如何辦理如何回覆就各情形悉心籌畫定稿之時更加斟酌毋事繁縟祇期明白易曉毋事模稜務求切實不浮毋因事有關係而語涉兩岐爲可出可入之地毋因已有違礙而計圖回護爲掩耳盜鈴之策至於審理事件訊得確供加以切看毋逞無根之彊詞毋狥一時之偏見上司之稟詳同官之關移士民之呈訴總宜虛心平氣準情度理每立一稿體驗情事參酌內幕有一番

講究復費一番推敲書吏僅供謄寫不可任其撰擬假以事權果有疑難之事不妨再四推詳然後定議切不可將緊要情節遺漏不議隱開不了訟端適中胥吏奸計果能如此事事經心語語着意於上司覆文則鍼孔相對更且推廣施行有裨地方於民間審案則入情入理信賞必罰人人服從素有才識者如此習熟益見優裕即才識遲鈍者經此磨練即事即學蓄積而通不難日漸長進久而習慣不覺其苦理得心安翻然可樂況閩省胥吏舞弊頗巧竟有內稿已定而繕寫轉行時擅改字句顛倒是非移易黑白之事現在屢有犯案是斟酌定稿之後送印時尚須有一番核對方杜弊混若於文稿全不寓目權歸胥吏百弊叢生更難究詰總之勤能補拙敏則有功居官者長才識振官聲樹政績杜奸弊未有不由細閱文案而得者本部院於各屬有厚望焉幸勿以爲迂泛而忽之仍移各道及丞佐一體遵照

申飭陝屬不閱文稿檄

陳宏謀

官民之聲息相通專藉文書官衙之斟酌可否先在稿案案頭片紙隻字皆關生民休戚郵筒羽檄星馳罔非官常政要件件寓目經心尚恐未能明白縱明白矣尚恐辦理未善未有官未能了然言下而能措施盡善有益生民者也陝省民湻事簡上下文稿尚不甚繁官即件件檢閱未至日不暇給無奈官場陋習動云官止出此一身事上接下其文書稿案則有書吏敘送幕賓點改焉能件件親閱又何必事事煩勞所以上司所行之文本衙回覆之稿均未細閱來省相見止就眼前之事強記畧由細加詰問茫無以對叩詢別件則以想當然之詞作莫須有之對甚至諉稱尚未奉到其實奉到許久竟未寓目現在應行查辦之件有本部院前次所行者杳不記憶即近日所行者亦不記憶上司雖有美意良法由院司遞行尚係空文州縣接到則須措辦如州

縣肯實心措辦則空文無非實事不然則實事亦成空文乃幷空文而不留意所關吏治不淺仰布政司會同按察司轉飭各屬嗣後奉到文書務須耐心閱明各就地方情形悉心籌畫能行者何處不能行者何處或可推廣或須變通應回覆者將現在情形明白回覆或眼高手硬不必盡出心裁而事理之是非民情之順逆豈可漫無講究果於奉文時自己有一番玩味定稿時與幕友有一番參酌及至奉行因地制宜隨時補救又有一番布置防範自然事得其理民受其益自己經心籌計亦必增長才識每見官場中貽後悔招民怨多因一時不細閱文稿之故其肯細閱文稿者則政績官聲不難卓然表著本部院連次莅陝吏治民瘼有所見聞不肯因循泥過不憚盡心規畫無如識力有限籌畫未周正賴僚屬協力同心相助指臂僚屬中儘有心思才力可以辦事者現在能留心文稿可以坐言起行者亦自有人而狃於陋習躭於安逸全不留心者亦正不少此習不除難資治理此志不立難望長進故先不憚煩勞為之諄切開示各屬如再悠悠忽忽甘於頑玩教而不從本部院難以姑容也

皇朝經世文編卷二十三目錄

吏政九 守令下

吏政九守令下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審興革　　　　黃六鴻

夫新官蒞任。條陳地方利弊。一以除從前之積累。建本任之新圖。又有上司下車之始。咨訪各屬之所宜興革者。條晰具詳。冀以知閭閻之休戚。覘各官之才識。然事有宜于此而不宜于彼者。有宜于今而不宜于後者。必絜一事之始終久近。而深思遠慮。罔弗攸宜。又必訪求最確合紳衿百姓之議。而衆見僉同。然後爲興爲革。雖或他有所不便。陰相阻撓。亦毅然行之而不顧。何者。利爲千萬人之所共。而不便乃一二人之所獨也。故小則可以自行。大則請之大吏。或以仰副上官之清問。苟或不然。自矜已能。喜出獨見。未暇詳求。輕舉妄動。及其事已更張。扞格難行。然後悔之。靡及。不徒滋擾怨乎。宋慶歷間。籍陝西民爲鄉弓手。使守護鄉里。原爲地方防禦計耳。韓魏公建議于陝西義勇三丁刺一。可益兵二十萬。以震讋羌祚。使不敢內侵。亦不過一時權宜計也。且請降勅榜與民約。永不充戍。而司馬光爭之不得。後不十年。而沿邊運餉。率以爲常矣。王安石請以常平錢數十萬作青苗錢。貸之民間。倣周官國服之制。以收民二分之息。民得錢以助耕。農官得息以資邊餉。法未爲不善也。不知始施以抑配。繼迫于催呼。鬻產賣子。殆無虛日。夫韓魏公有宋名臣。王安石亦一朝學者。豈忍有心累民哉。亦見其始。未及慮其終。矜乎獨。未肯謀于衆耳。宰相謀國之不臧。禍流天下。司牧謀政之不臧。禍彌州邑。可不慎乎。卽以州縣之事言之。鴻任郯時。奉部文查報開墾荒田。議敘超擢。鴻思郯民屢遭水旱地震。人丁流亡。間有新墾。乃復業窮民以資餬口。而遽卽陞科。里社派擾。則哀鴻又將四散矣。何忍奪百姓之饘飧。博一

已之功名乃具文申報云郯地負山瀕河旱澇頻臻昔日老荒瀰漫砂磧已不可耕近日逃亡之荒鞠爲茂草賦多賠累方今現在招徠俟有主一經復業無主情願開墾者卽行申報照例起科郯民聞之不勝感悅以爲父母不重功名而愛養我民也未幾忽發投誠官兵于荒田多處令其安揷開墾部議山東于沂費郯等處上行一至郯民震駭無措將來占熟棄荒爭鬬無已鴻乃具詳歷陳其不便且荒田多砂磧不可墾葢造室廬無地中丞以爲然遂止分撥沂費民乃免于騷擾夫鴻向者具申現在招徠開墾非盡無主之荒也所云砂磧難耕非皆可種之土也正若爲今日投誠不可安揷地耳然後知爲地方措意貴在虛圓而可復爲上司申文貴在前後相關若止顧敷陳痛切說成鐵案使後日難以轉移是亦立言未善而思慮未周也若使前此所覆但云百姓流亡無人開墾則安揷投誠正其所宜雖復極力斡旋又安能回上官之聽耶夫查報一事猶須前後始終顧慮如此況夫興革之大豈可輕議而不加審處乎更以近時私例言之每見州縣新硎自勵務博聲譽以見重上游錢糧羨耗衙門舊規一切裁革百姓未始不稱廉父母矣迨乎餽送應酬妻子饔飧幕友脩俸意外之補苴交相告急設措無從于是復取昔所裁革者漸次施行以致怨謗交作夫今之所復卽向之所裁有何增益于其間然而民既安于所裁矣忽然而復之則其所復者非卽同今之所創乎欲民之不爲怨謗不可得也故審于吏事者微獨關于地方之事未可輕議興革而官長平昔養廉之具亦未宜一槩蠲除也然則地方利弊衙門舊規將聽之而不問耶曰非也害去其太甚利求爲可久而已若謂民有弊而弗除有利而弗與與已所取則濫而弗剔又安賴此尸位之牧宰也哉

覆方本府求言札子 石甫文鈔

姚瑩

某一介迂儒。濫膺劇地。冰兢自矢。疎拙堪虞。惟有過事虛衷。悉心經理。察輿情。因土俗。安輯閭閻。慎重賦課。不敢偏聽幕友。不敢委任丁胥。不矯激以沽名。不因循而廢事。蒞任一載以來。地方差覺安甯。士民頗相親附者。不過因地制宜。寬猛兼施而已。至於漳郡七屬民情。卑職不能盡曉。然以所聞見。大畧相同。既承明問。俾竭所知。敢以愚見畧陳于左。

一開誠心以調文武。夫　國家設官定制。各有職司。文以撫民。武以除暴。蓋如手足之相爲用也。乃往往不和。以致齟齬僨事。在文臣體統自持。每心輕武人爲不曉事。而武臣亦每以此自疑。不肖兵役從而播煽其間。或兵民交涉而爭權。或禮儀上下而爭勝。私隙既成。遇事自相掣肘。此激變生亂之所由來也。漳泉民風強悍。械鬬頻仍。陸路海洋盜賊時發。用兵之地。常多使不能調輯和衷。一心并力而能濟事安民者。鮮矣。故宜開心見誠。相接以禮。相通以情。顧大體。捐小節。文臣與武臣相和。胥役自與弁兵無間。則士卒効命。悍民有所畏。而盜賊無所容矣。

一和鄉情以息械鬬。夫械鬬之緣有數端。或宿讐不解而鬬。或訟獄不平而鬬。或大小相凌而鬬。或睚眦倉卒而鬬。其要皆由負氣而好勝。一夫倡怨。千百爲難。爲地方官者。苟不究其緣。而冒昧輕進。或不顧事後而取快一時。又或畏怯不前。而因循示弱。若此者。罔不釀成巨患。故有兵已臨而鬬不休。兵已退而鬬如故者。此皆鄉情未和之故也。蓋其釁衅之始。不過悍族村惡。及至鬬勢已成。遂乃無分良莠。執法以往。既已不可勝誅。抑且互鬬並兇。死者不能起辨。與其濫殺無罪。莫如善處爲良。故宜震之以威而不用。示之以恩而不怯。順其情而平其怨。懲其強而撫其弱。執法而稍通變之。則民和悅而鬬可息矣。

一籌經費以資緝捕。查漳郡一廳七縣。壤接永泉。界濱海粵。其中山嶺險阻。溪嵩曲深。盜賊藏匿。旣便出沒無常。緩則登山。急則浮海。而巨族大姓。輒擁丁千萬人。亘地數十里。兵役入社。時有拒捕之虞。故緝捕之難。不但盜賊。即案犯亦十無一獲。非懸賞購拿。即須會帶弁兵勇役。多者千人。少亦數百。駐社圍拏。動以旬日。又四路險要。除設兵防汛外。必須擇選家丁。派撥壯役。巡邏搶擄。此等捕費。皆不能動項開銷。而漳屬府縣。素無羸餘閒欵。此項將于何出。故須善爲籌畫。非空言所能濟事也。

一延紳士以通上下。夫爲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巨室者。衆民之所取信也。州縣雖日親民。而仁信未孚。愚衆豈能盡曉。官之賢否。取于紳士之論。若府道之尊。則去民益遠矣。且漳俗族姓大小強弱之分最明。小役大。弱役強。由來已舊。搢紳之強大者。平素指揮其族人。皆如奴隸。而性畏見官。有事則深匿不出。或陰使其族人爲諸不法。愚民不知畏官。惟畏若輩。莫不聽其驅使。苟失馭之。則上下之情不通。官雖甚惠愛。而民不知。民或甚寃抑。而官不察。此前人之所以多敗也。誠能折節降禮。待以誠信。使衆紳士咸知感服。則所至敢于出見。紳士信官。民信紳士。如此則上下通。而政令可行矣。

一崇文教以明禮讓。夫爭鬬不息。由禮讓之不行。禮讓不行。由文學之失教。今州縣中。亦多能興脩書院。捐設膏火。加惠文士。然或以爲市名之舉。而無誠意以將之。勸課無方。師道不立。雖月有課文。而于明禮講讓之事。未有實濟。甚或以書院爲應酬上司之虛席。不問品學。濫延掌教。以至士不翕服。即文藝尙不足矜式。況于禮讓之事乎。故必慎選名師。品望素重者。爲之模楷。嚴立規條。厚給廩膳。俾掌教者時以孝弟忠信禮義之事相爲講習。吏不時親臨接見諸生。從容與之言論。使其知敦品立行之可貴。察其尤者。特加獎異之。以勵其餘。而

後文學可興禮讓之事可漸明矣

一嚴刑罰以免姑息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禮曰刑亂國用重典夫所謂威與重典者豈必曰以刑人殺人爲事哉亦使悍民有所痛切知畏而已瑩始未來漳即聞有會營圍捕破屋焚巢之事頗疑其過及親履久之然後知其不得已也葢漳民所以敢爲械鬬不法者恃其族大丁多所居皆堅城築堡鎗牌火藥器具悉備兵役往捕勢衆則空室而逃勢寡則閉門拒捕夫民苟良善則一差役可捕何事用兵捕犯而至用兵甚且當官械鬬此與亂民何異則即破其巢穴焚其居舍亦無可姑息者第恐不肖之員挾此妄及無辜耳苟當其罪即焚之而民不怨如故方伯李公之焚歸德堡是也夫邊鄙之地尤重 國威今使官勢重而民勢輕猾可以資彈壓苟爲姑息之政使民愈輕官必且有尾大不掉之虞豈所以忠誠謀 國者哉仁以存心義以制事罪當情眞無所用其姑息此亦刑亂用重之一道也

一嚴保家以究越控漳郡民風既悍而刁或挾嫌而誣控或畏罪而抵飾但圖聳聽不顧情理有辭無人有告無審又風俗最重原告一經奪先則役不敢捕其或縣中圖爲原告不及者往往不赴縣審即驀然越控初非甚有寃抑必求伸理也不過以此抵制延案而已故親身上控者十無二三類皆訟師爲之包攬代遞及至催審並無一人殊使下情壅閼實大有妨于政體夫州縣如果貪汚昏暗偏聽曲斷自難逃乎輿論有 國法在叅革之可也誅罰之亦可也若夫姦民畏罪逃審徒以片紙虛辭越控輒不察而概准親提則是示民以州縣無權也當此民風強悍之區即重與之權猶恐不足乃更從而掣其肘使民益輕官官何足惜獨念 國家設官定制之體乃適以長奸民爲亂之漸乎伏願奮明斷飭紀綱訪察輿論各屬中如有聲名不肖者立予揭叅

否於部民上控之辭平心察其虛實嚴究保家跟交押發本衙門辦理使賢能自愛之員無掣肘之歎而不肖之員亦畏法自新則民志可定矣

一嚴書役以清訟源夫奸民逞刁誣控法固宜懲矣然推其所以敢控之原則實訟師爲之主謀訟師非他即各衙門之書役也蓋漳俗皆強凌弱衆暴寡弱小無以自存往往結各衙門書役爲援或禮拜爲師或虛名掛卯及至有事則若輩問計此固以有事爲幸者于是唆之使控而從中把持之事本細也而蔓延之使大愚民方引爲心腹此輩實陰爲魚肉包准包提無所不有至于會盟爲匪皆敢包庇故民本不控也而若教之民本不刁也而若導之民本不敢爲匪也而若庇縱而主之官稿未行若輩已先通消息此其所以爲巨蠹也故欲清訟源必嚴治書役惟辭入不輕准理收呈必究保家則若輩無權而弊可稍止矣

一責賠贓以弭盜賊查保甲之法所以嚴于平日使無藏匪也然而漳屬搶刦之案大抵眞盜少而仇刦多既已行刦則雖仇亦盜矣是宜立賞罰之法嚴飭各家約分地立籤各有界段何處被盜即責該地家約先使賠贓苟能救護者免能獲盜者有賞蓋漳屬各村社皆有刀仗火器既不能禁之械鬬莫若即用之捕盜苟坐視該地人民被盜而不出救則必其通盜也否則無義之民也責以賠贓夫復何辭誠使賞罰行則該家約自能率其子弟互相救援以求獲盜之賞而免賠贓之罰如此則盜賊之風亦庶幾可稍弭矣

一寬法禁以容姦人曹參有言毋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至哉斯言可謂知爲政之要矣天下蚩蚩愚不肖者常多勢不能人皆守法必盡執而誅之焉有是理哉爲政者但使各安其所而不爲亂斯可矣苟激之必且生變以漳郡論之如倡優賭場煙館此皆法令之所禁也然天之生民日衆矣漳郡尤爲繁庶耕商工賈之

事不足以養之。懦無能者。或爲傭及諸賤役。其強力而不肯者。則相聚爲諸不法。自倡優賭場煙館之途開。藉此而活者萬人。此皆所謂奸人也。然較諸攘奪竊刦。則有間矣。今必禁之。此數萬人安往乎。彼無所得食。有爲盜耳。是不可不深長思也。伏願體立法之意。操爲政之要。寬其禁而嚴其法。苟有犯。必重懲之。而不問其餘。如此則民安其所。而不敢滋事矣。

革火耗

胡衍虞

爲吏欲爲良吏。必加意於有關萬民之事。隆禮搢紳。搢紳曰好官也。而未登搢紳者不得與。加惠學校。學校曰好官也。而未列學校者不得與。又或好在折獄之無私。何以處夫不與一訟者。又或好在用刑之不酷。何以處夫不犯一法者。又或好在公平物價。不斷行戶。何以處夫不入市廛。不爲商賈者。夫此禮搢紳惠學校折獄平刑體恤商賈。豈不當一一盡心。而求其有關萬民人人可沾實惠者。莫如錢糧一事。蓋一邑之民。非有地即有丁。無一家不在錢糧之內。即無一家不在徵比之中。然富而易完者十之一二。貧而難辦者十之八九。每見徵比逼迫之時。重利稱貸者有之。減價變產者有之。逃竄流離者有之。甚而賣男鬻女者有之。又甚而經縊致斃者有之。此時僅完正供。尚恐民力難堪。若再加耗橫徵。是猶病夫方在呻吟。而又督以力作。加之鞭撻。痛上加痛。何以克當。所以廉吏到任。務須痛革火耗。前官之重者。我不敢重其所重。即前官之輕者。我更要輕其所輕。天平不敢欺天。法馬不敢違法。大張告示。凡里民交納錢糧。止將由單派定正數。依庫平秤納。自封投櫃。不許私置重等。不許櫃頭阻索。官府去一分之耗羨。小民受一分之利益。澤普萬民。有不家尸而戶祝者乎。不然。取百姓之膏脂。充一已之囊槖。往往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正所謂毒脯充饑。鴆酒止渴也。其亦何益之有。

請禁苛派鋪戶狀　周亮工

夫以官價買民物致有賠累民已不堪矣從未有公然出之鋪戶不給以毫釐之價者亦未有不給毫釐之價而尙責其物之精麤美惡令之求死不得者亦未有本非鋪戶而必令其子若孫承當不替者有之自上杭之供應巡漳道始自借供應巡漳道名色以恣其餘之無窮取索始巡道之執事旗幟桌幃座褥上下鋪陳旣出之鋪戶矣二十年之前猶給以半價十年之前尙有三分之一邇來但有供應並無價值矣所謂鋪戶者葢先年其祖若父或經營於吳浙或張肆于本鄉或歇宿商賈覓有蠅頭或充當行戶分其牙用雖多賠累諸端尙有分毫利息勉力支持已覺難勝今兩廣路阻商賈難通且向之所謂鋪戶者半登鬼籙半徙他鄉矣士之子尙不恒爲士農之子亦不恒爲農而上杭之鋪戶則如充問祖軍其祖若父雖死其子若孫雖改而之他業而鋪戶之名終不可得而去也幸而本戶死絕矣又必累及其親枝幸而逃之他邑矣又必速及其姻戚間有賢有司至爲自了之計者則曰我但不取爾等一物耳勢必不能通之上及之下爲調停之術者則曰我多報名數使之衆擎易舉耳實則不能去其籍絕其根間有求情脫免受賄更易者亦必有一名頂替而後有一名開除其頂替之人卽出之開除者之口所報者非衙門中所共垂涎之人卽彼平素所最恨之人也一名旣入籍中千年不能更易今日取紬緞明日取氈絨非嫌其色不鮮明則怒其物之粗惡道路旣阻又往往取邑中所絕無者以難之求之鄉紳而不得謀之他邑而不能差役之權從此尊矣非曰代爾回官受責必曰諒情代稟收用取一物卽有一番之刁難交一物卽有一番之使費富者求貧貧者求死其來非一日矣況鋪戶之名旣當無論其家之貧富而富有之名已四溢矣貪吏垂涎奸胥側目旁枝錯出意外誅求皆此鋪戶二字累之此

其苦又不止於應當官物而已也。幸近日文武官僚。加意撫字。民少有起色。然相沿已久。若不申請禁革。爲累終自無窮。合無請乞憲臺嚴批勒碑。永遠禁革。其答應巡道鋪陳等項。當使簡省。據所開帳目。應用二百餘金。除上杭縣動綱銀備辦外。其餘不足者。令七邑量行協濟。官自差役赴省置買。不許分毫取之鋪戶。其應支相傳鋪戶姓名册籍。但有存者。俱令該縣焚燬。其所屬各邑大小官員。并道標中軍千把之類。日用蔬菜鹽米魚肉等樣。俱發紋銀平買。如官價擅取一物者。即容本道按法解院究治。如此則民命少甦。逃亡復集矣。本司見各鋪戶衆聲動地。不覺激切言之。伏乞鑒察施行。地方幸甚。民生幸甚。

敬陳風化之要疏乾隆二年

內閣學士凌如煥

伏讀本年七月　上諭。朕覽法司本章。各省命案。大率鬬毆居多。甚至挾持兇器。互相殺傷者。小民愚昧無知。不忍一朝之忿。遂致罹於重辟。後雖追悔。亦已無及。深可憫惻。夫貪生惡死。人之常情。即下愚編氓。亦斷無不愛惜身命之理。總因平日不知法律。而地方有司。又且不能時時化導。勸其從善去惡之天良。申以觸法觝令之嚴典。無怪乎編氓之日蹈法網。而不能止也。嗣後直省督撫。率有司。必多方宣諭。實力勸勉。務使閭閻咸知法紀。顧惜身家。以遠於罪戾。則教化行而刑罰可省矣。欽此。仰見我　皇上欽恤生民。精思馭吏。務省刑而行敷教。誠正本清源之盛治也。臣數年以來。於民情吏治。稍有見聞。竊以爲今風俗猶未能正。教化猶未洽者。其弊有三。在民者一。在官者二。敬臚列爲　皇上陳之。

一各州縣游惰之民。猶散處鄉城。宜亟爲整理也。凡民之生。士農工商。各執一業。然後知愛其身家。而教化易入。所最難布置者。游惰之民耳。幼不習詩書。長不勤手足。不習詩書則不明理法。不勤手足則不免饑寒。當其

游惰之時尚未至有殺人爲盜之事而賭博出其中酗酒出其中頑童娼妓出其中命盜之基實由於此近奉
諭旨令州縣官於公事之暇各巡歷鄉村詢民疾苦宣布教化此親民之隆規良吏之法守也臣查直隸各省現在舉行保甲每十戶聯爲一甲將某里某甲某人姓名生業悉記册籍懸掛門牌爲州縣者按甲稽察即可知一邑之中讀書者若干人力田者若干人爲工商者若干人其不列四民之內而習游惰若干人初無難查核也請嗣後州縣官巡歷鄉村時每至村鎮會集之所即令保甲傳齊附近游惰之民面加訓誡諭以圖謀生計愛惜身家其間有本無恆產流爲游惰者如係老幼廢疾應照例給發孤貧口糧安於養濟院內至若強壯之民雖無田疇當勸諭爲佃戶雖無店業當勸諭爲傭工使之馴其性情勤其肢體則族黨鄉鄰亦斷無始終棄置不相容留之人也其有游惰之民處於城郭者與州縣衙署附近猶易隨時覺察一體撫循向來雖隳頑實因目不睹官長之面耳不聞官長之言習於放廢改過無由一旦民之父母代謀其生計代恤其身家未有不翻然悔憬然覺者儻或下愚不移則董戒以威之鞭撻以辱之亦不待其有殺人犯盜之罪然後委之爲無可如何也如此則各州縣游惰之民可漸次消除而教化流行矣

一有司奉行教民宜務其實不當飾其文也　朝廷敷布政教全賴州縣奉行今之州縣問其錢糧無不知之以徵比錢糧有火耗之利益耳問其刑名間亦知之以　欽部案件有遲誤之處分耳至其視教化之通塞既無利於身家復無礙于功名則漠然無復留意者十居八九矣臣常見通行部文不過照抄原稿出示一道粘貼街衢衙門即以塞奉行之責而鄉城百姓尚未能周知也即如宣講　上諭一事督撫荐舉屬吏率皆首列此案究竟天下州縣皆不過於朔望近地齊集紳衿約保及隨從衙役人等遵照原文口誦數件事畢

而散其荷鋤負耒之夫闤闠貿易之子並未有一人舍其本業前來聽講者其聽又於　聖言之精義未能入耳會心即此一事虛文可知凡事之失實　世宗憲皇帝念州縣官簿書紛煩不能專力教化令添設約正值月等擇生員使充其任量給廩餼甚盛典也其時言利之臣乃謂約正值月情願贊教不需廩餼而約正值月之良規又不廢而自廢矣臣請嗣後仍復舊制須以廩餼飽其身家然後責以司教飭令隨地隨時宣揚　上諭並令繹出鄉語剖晰詳明使人易曉再如命盜擬辟之條尤宜諄諄講解警惕愚頑州縣即于巡歷時察民俗之清澆驗該生之勤惰毋使奉行不力虛糜錢糧則一鄉一邑之中司教多人皆可爲有司之助而小民不啻家諭而戸曉矣

一督撫之舉劾羣吏考課宜在平時而報最宜求實効也　國家簡任大吏寄以封疆凡有舉劾例即准行所以重其責也乃或由一時之喜怒或憑一日之見聞當其被劾時欵証羅列穢跡難堪及致承審之後一無實據則改輕完結者有之竟請開復者間亦有之至于舉荐之員亦有甫經嘉獎旋被叅劾者非於新任內改變操守即于舊任內劣跡敗露種種流弊難以枚舉求其一舉一劾實足爲鼓勵之勸懲者未易多得也臣愚以爲下屬官吏縱有貪酷虐民不可一日姑容者亦將訪聞劣跡先發布按二司從公審實然後詳覆具題惟案証皆已僉同而本員倚恃職銜不吐實供者准其題請革職若該兩司審無實據即當外結銷案其有虛有實者亦止將審實之事備載入　告審虛之事悉予刪除以省犯證延累之苦至於大計考績黜陟幽明既待三年之久然後舉行即于三年之中訪察宜實也臣查州縣官辦理刑名錢糧之事凡屬杳題完結者皆經上司核准核駁其辦理妥協者有嘉獎之批辦理錯謬者有申飭之批惟教民化俗之事本無限期止憑州縣奉

行不必具本申覆者督率之不力所由起也臣請自　皇上御極以來所有須發　諭旨凡有關於化民成俗者該督撫應逐案逐件開單飭發府道令其將所屬州縣某案某條作何奉行之處一一查明每月之終將某州縣辦理某事妥協者行文記功使之奮進錯謬者行文記過使之愧改其府道之開列有實與不實併可知其督率之力與不力又於每歲之終將屬員內功過事由造冊咨明部科存案迨至大計屆期彙在三年之內功過大小多寡爲舉劾之實符功過足以相抵者照常留任以觀後效外至於有功無過者舉之有過無功者劾之不徒憑一時之喜怒不止狥一日之見聞雖仇讐爲上司亦難于有功者加之叅劾雖親戚爲上司亦難于有過者謬列舉薦如此則考課精而舉劾宜舉劾宜而勸懲立督撫提鎮三年軍政之事應否推廣一例舉行統候部議以上三條事有殊科理惟一貫督撫之董率有方則州縣之舉行必力州縣之奉行有法則小民之游惰潛消教化翔洽刑獄減省庶幾　皇上仁育義正之盛心或可以仰副萬一耳

勸民種殖講學疏 雍正十年

廣東巡撫楊永斌

臣前奏粵東礦廠宜嚴加封禁一摺欽奉　硃批云粵東地方多盜且米穀又非雲貴粵西價平省分可比所以不得不嚴禁開採當以此意曉諭之假若粵東民風丕變人人皆知力田務本米穀充裕價值亦如數省平減時聽其開採何須禁止也欽此臣查粵東不乏可墾之土因民間不勤稼穡以致米穀不能如雲貴粵西等數省之平易臣仰體　皇上重農至意督飭屬員勸導粵民務勤耕作盡力開墾其高亢之區不宜禾稻者則令樹藝豆麥亦可以資食用至附城陸地及山麓偏坡雖不能播種糧食尚可栽植樹木今俱閒棄實爲可惜臣令番禺縣買桐樹試種於土性相宜已經成活現在廣購桐子令地方官倡率捐貲勸民栽種可以獲

利其他木植隨地土之宜聽民酌種禁飭兵民踐伐併將從前欽奉歷次勸民務本力農及栽種木植諭旨敬謹刊刻分發州縣散給里民務令家喻戶曉力勤耕植以收地利以謀衣食不得坐待饑寒迫身流入匪類再查惠潮兩府戶口較繁民尤不務本業從前趨利之徒多於礦山私挖甚至叢聚為匪近因稽查嚴密雖已渙散但必俾有恒業庶得永無滋事茲因大官田新設縣治委員丈荒給墾惠潮無業之民紛紛投至悉令墾戶招為佃民又墾戶分墾之外餘剩二十頃率同司道公捐資本分給前項無業之民墾種諭令各安耕作毋再甘蹈法網將來似可不致竊挖滋事矣其前項田畝將來成熟每歲可收官租千餘石査省城向有粵秀書院現為義學教習生童請歸租作為膏火之資事屬兩益至粵東士子文藝庸陋雖前經欽奉諭旨著地方官訓導又雍正六年定例諭令有力之家在於鄉省延請官音讀書之師教其子弟轉相授受以八年為限如不能官話者生童舉監暫停送試俟官話習會之時再各准其應試奉旨依議欽遵在案但粵人皆狃於積習歷今四年仍未能漸移臣擬將粵秀書院捐資脩葺倣照大學士鄂爾泰前任雲貴總督時在昆明書院教士之法將學臣歲科兩試所取優等生員品行端方者每學撥二三名赴書院肄業在於鄉省延請老成篤行之士為之教習砥行課文每月臣與督臣各課試一次加以訓勉俾知立身行己尊君親上之義每人月給膏火之資於前項官租內取給科舉之後散歸本籍另將新學臣歲科所取者照前撥入肄業如此合一省之優生訓誨造就三年之間文行既得以交脩官音亦易於學習及至散歸本籍復可轉相授受陋劣者亦可知所勸勉矣

議覆社倉保甲疏 雍正元年

廣西總督　孔毓珣

竊惟社倉一事爲濟衆備荒極善之政臣輒轉圖維請先行常平借貸之事而漸通乎社倉之法臣查粵西各州縣俱積有常平倉穀請於明歲爲始將此穀大縣以二千石爲率中縣以一千六百石爲率小縣以一千二百石爲率令州縣官於春耕時小民欲借者零星借給秋收還倉豐年還息歉收止還借本荒歲則緩俟下年還本如是三五年必有贏餘其贏餘之數即分貯四鄉建造社倉擇里中老成信實者爲社長司穀之出入收息免息悉依前法日久穀多一方可無饑饉之患矣臣未敢通行先將州縣中之明白者選擇數人行之以期漸次通行至於保甲一事乃弭盜安民之良策臣先於城鎭店肆商民聚集之處舉行查編至於各州縣鄉村因粵西地廣人稀山多田少零星散處又有猺獞雜處之地未能一體編立臣因細加查訪各屬鄉村居民向有團練堡目欵頭之設雖名色不同而借以禦盜則一其下又有鄉勇村大者十餘名村小者五六名屬團練人等統率近因日久廢弛臣請隨其土俗令府州縣官將原有團練堡目欵頭鄉勇人等查有誠實强幹者留之如不堪勝任者汰之另爲選補以備捍衛設盜賊竊發若能奮勇擒獲者報官獎賞倘有怠惰必加議罰如此則賞罰既明人自踴躍猺獞亦易於遵守其於弭盜安民亦同保甲一轍也

與胡邑侯書

任啓運

葢聞聖賢之爲政也莫大於興民之利去民之害視風俗之所極弊而先救之今宜興之風俗極弊矣賭博之徒日夜讙呼而破家廢業也賊盜日見竊發而捕役因之爲利也高臺演戲歲費以萬計而不知節也寺廟興作舁神出會開場聚衆日費以千計而不知禁也婦女盛服入廟遊觀而爲姦盜媒也積逋歷數十年而國課莫肯率先也生女屢行淹溺而父子恩絕也縊溺强死動成命案而告訐之風勝也衿監與胥吏結納出入把

持而廉恥道喪也不有大賢何以救其弊而反之正哉恭聞賢侯之蒞茲土也未及一月而仁風大行四境良民歡呼載道有再生之望豪強惕息莫敢出聲是賢侯之作新斯民者已見於初政矣然愚猶望賢侯以實政而爲經久之規也所謂經久之規者鄉約也保甲也二者其大端也夫　聖諭一十六條其教諭愚民者至詳且切矣而邑中之宣講者不一二舉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無地而非學也農工士庶無人而不學也今卽奉功令舉行不過朔望而止耳孟子云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況今並鄉而不舉是蚩蚩之民終歲而不聞一善言也求其爲善豈可得哉然愚以爲鄉約之不舉由於保甲之不立何也保甲與鄉約相爲表裏者也鄉約之設遠或數十里近或數里凡賭博盜賊之潛匿者約長多不及周知而鄉里所推爲約長者非鄙俗之富民卽年邁之鄉老彼其心豈知有公事哉無事則酒食以爲娛有事則以道遠爲辭年老爲解此人所以視鄉約爲具文而莫之舉也若保甲之法則不然五家爲伍周禮所謂五家爲比也十家爲什周禮所謂十夫同遂也賭博賊盜之有無五家之中無不周知也友朋親戚之往來十家之中無不共見也一有可疑則得以察之察之得實則告之官賭可懲也賊可擒也知而不舉則五家連坐彼四家者豈肯以其身家爲他人受累哉然而賭博盜賊之不敢報者又有故博徒皆無賴也盜賊皆梟雄也其暴如虎狼其毒如蛇蝎良民方惴惴焉吞噬之是懼敢鬭其牙攖其尾哉諺云姦近殺賭近盜故里之中有博場而穿窬至矣有一穿窬而穿窬之類畢至矣日聚而居日賭友夜而散去卽賊黨也故賭博盛則盜賊借之以自藏盜賊盛則汛捕因之以自利月有餽歲有例故多一賊則民多一害而汛捕多一利也汛捕倚盜賊以自肥盜賊卽倚汛捕爲恩主故附近之民有日夕危懼而不報矣有屢見竊掠而終不報矣非不欲報也不敢報也一有憤而告之官者

則汛捕萃起而攻之需索百端淩轢備至而盜終不獲也一不如意則轉誣其家爲綫盜或失主的知盜賊之所在而使擒之則汛捕反授意於盜使反噬失主爲枉盜爲挾仇故有一報盜而千金之產立散者矣有一報賊而所需索反倍於賊之所竊者矣蓋官慮盜賊之闕乎考成而胥役遂窺其隱而中之也盜賊且如斯博徒又何論然則若輩又何所憚而不恣行哉若夫逋賦之害又可畧陳矣其一則因賭而逋也其一則因訟而逋也鄉約廢則禮讓少而以勢相使以力相爭保甲廢則結報無人而刁唆告訐之徒皆得以乘其隙故兩智相軋則並亡兩愚相抗則並亡兩愚受制於扛訟則又並亡株連數十人捱延二三載鄰佑證佐困於波累則又並亡蓋貪官藉猾吏以爲羅猾吏藉刁訟以爲餌至苞苴之賄既窮然後水落而石出如近年命案歲以百計而其實曾有什一否哉此風不革而欲民之富不可得也又有非賭非訟而日趨於貧者則戲會二者爲尤甚村落之居大者數十家小者十數家每歲必演戲曰以酬神也梨園之餽贈供給必十數金也迎送往來之費必數金也親戚聚會宴享之費又必加數金也故半日之謳吟歌舞而三四十金之費已盡矣出會之法千百人爲羣其盛者數千人舁一土木之神周遊村落車輿僕從必數千也騾馬必數百也旌旗矛戟之具延數里也金鼓笙管之繁聞數十里也冠服珠寶賃借之費不下數百金也男女雜沓老少奔波至一村落則有香金之餽迎犒之席其費又不知數十金也故出會三四日而總計所費不下數千金矣費日甚民日貧賦安得而不逋哉又況出會先期一月環戲所闢地數十畝設棚百十間名曰接場列市肆陳博具設酒食廣召異方之衆使相角而取其贏故接場設而賭博盜賊之徒皆羣集而莫可致詰此其害幷不止糜費逋賦而已也且逋賦之故有出於民者有出於上者小民終歲所入有限而不經之費無窮以有限供無窮固不足以相給矣而

上又以數年積壓之逋賦雜然而征之。小民欲應此則必負彼。吏胥乘其不能盡應也。則怵之以必責之形。民畏責則不得不轉謀之吏胥。吏胥乘其急而教之以抽擱之法。故餽以十之一者。三月無征。餽以三之一者。終歲無征。經三四年之擱而民之餽於胥吏者。已過於所當納矣。其餘糧書有虛串之弊。副役有代比之約。則以欵項繁多。而長吏之聰明有不及察也。且宜興之地。西南百里而遙。東北百里而近。故有一人入納而宗族親戚附之以納者。有孤寡疾病遠行勢不得不託之人以納者。吏胥執納者而詐之曰。爾何包攬。長吏不察則亦立納者而責之曰。爾何包攬。夫包攬以禁紳衿之抑民以自肥耳。豈以責急公趨事相周相恤之民哉。故包攬之禁嚴。而不能自納者必託之差役之手。差役因匿而吞之。嗟此醫創剜肉之民。何堪飽此虎狼之腹耶。差役未易則姑為推挨之法。差役一易。則仍責之民。民安得而不日困。賦安得而不日逋哉。夫吏胥役於官者也。而以詰盜則聽之。以鞫獄則聽之。以催科則又聽之。幾何不以役吏胥者役於吏胥也。且邑長者民之父母也。吏胥者邑長之僕也。為民父母者。坐視豪奴悍僕魚肉吾赤子而莫之救。非惟莫救。且張其翼而附之牙。若必盡食吾赤子而後快者。是何心哉。此貧民所以嗷嗷待命而幸賢侯之有以生之者也。何以生之。治賦以簡。則民力易供也。治獄以明。則民隱易達也。治賭博盜賊以威。則民居易安也。禁無益尊碩彥。則民志易定也。而吏胥之必嚴。則又祛弊除害之大要也。數者生之之道也。若夫擴賢侯好仁之心而當嚴禁者。則又有溺女一事焉。父子至愛也。殺之至慘也。呱呱何罪。甫見天日而使之畢命盆水之中。則以衣食之不周而忍而為之也。習以成風。而家飽煖者亦踵而為之矣。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仁心耳。父子之愛而忍以相殘。則何事不可忍者。其背生人之理。而干天地之和。不亦甚哉。賢侯誠嚴禁而痛懲之。為天地廣生育之氣。至德也。為小民養惻隱之心。

至致也。夫賢侯一令。而無賴畏威。吏胥惕息。萑苻屏跡。使民得以優游養老樂生。迭往而又及於嬰赤之細。如此。豈不洋洋乎至治之風哉。然愚抑有請者。天下有治人。無治法。賭博盜賊溺女諸禁。可責之保甲。而保甲之嚴。不在保甲也。演戲出會刁訟遊女。可申之鄉約。而鄉約之明。不在鄉約也。古之言曰。表正者影直。源潔者流清。必至誠至公。使民情無不達於左右。則吏胥姦欺紳衿闒說之弊。不得至乎其前。又何害之不戢。何利之不興哉。此又愚所謂實心行實政之說也。某固陋。讀孔孟之書。有以自樂。生平無片紙隻字入長吏之門。而今喋喋於此者。誠聞賢侯之新政。而慶宜民之得有父母也。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執事其察之。

寄周人驥書　陳宏謀

湖南風俗。素稱刁悍。年來訟牘日減。刁徒斂迹。自是執法明允。訟無留牘之效。上下孚信。可以想見。至于上臺凡有興舉。下吏勉強粉飾。全無實際。反多擾累。久爲官場必有之積習。所見誠是。然當此生齒日繁。生計日蹙。凡可以有資衣食者。自當切爲計及。其間驟然獲利者。民自爭先爲之。何俟于官。其一時不能有利。小民力薄計短。難于興舉。須官爲導引。官爲籌畫者。亦自不少。預存一必行之見。強官民以必行。此好事喜功。固屬不可。而竟視世間無可爲之事。亦未免因噎廢食。惟相其地土所宜。行之有漸。相宜者爲之。不宜者聽之。既不苦以所難。亦不至于擾累也。天下凡百事體。有一利必有一弊。決無百利而無一弊之事。始事或難。觀成則易。決無甫行而即易成之事。朱子所以有七分利三分害。或利久而害暫。即當行之。三分利而七分害。或害久而利暫。則不當行之之說。呂新吾有毋執偶然之弊。而誓當然之法。毋鶩偶然之利。而貽經久之害之說也。

與五弟書　牛運震

吾在秦裁餘政簡無事審斷平允聲名漸著甚爲上憲所知百姓亦大懷服吾本非長才不過殫精竭慮極吾耳目所能而出之以至誠將之以小心事自易辦保甲嚴行禁令漸張鬬爭獄訟日卽于少五月中縣北玉鐘峽山崩塞河河水上浸居民漸就漂泊吾聞報單騎往視親荷畚鍤募卒丁夫併夜開濬凡兩日夜河開水下大小七百口獲安堵水退緣山步行載米與錢俵諸災戶百姓資以活濟吾爲此事廢寢食心力幾瘁此亦汝兄一功德也近日淸查戶口確覈地糧異日另有成效當再以告五弟至于責士過嚴懲盜已甚初來時誠亦有之五弟以爲言大是但邊鄙之地風俗獷悍不如此則法不立令不行民不可得而治且吾當官治民要通盤打算與其輕刑十八而不足懲不如重處一人而九人畏是我懲一而恕九也吾惟於此行之不疑然迺日吾法禁已行漸亦歸于平允當俯從吾弟之言也

上汪制軍書 石甫文鈔　　姚瑩

竊自受事平和及今兩月接見搢紳耆老咨訪老成吏胥考歷年案牘之所以紛繁前人之所以得失大略有可言者蓋平和地界閩廣從古爲盜賊之藪自王文成平寇亂而始建邑其地溪嶺深阻樹篁叢密無三里五里之平遠巖壑蔽虧彼此阻礙民皆依山阻水家自爲堡人自爲兵聚族分疆世相仇奪故強凌弱衆暴寡風氣之頑獷亦地勢使之然也田不甚膏腴而山泉叢生溪流瀠曲灌溉便而蘇樵易有地瓜以備水潦之虞有芬草以通商賈之利其田畝依山開墾甚多而納賦不及十之二三故民力強而富強則鬬富則淫是其情也治斯地者莫不以刁悍刦擄爲慮矣瑩愚以爲和民之刁非刁也悍非悍也盜或非盜擄或非擄也何以言之夫刁健之民逞其鬬訟莫不工于彌縫巧爲出入和民則好訟而不顧理陳詞而不近情但知聳砌爲能實則

罅隙易露。意取得財而止。瑩以爲非刁也。貪也。凡桀驁之民。性氣剛暴。習袵金革。皆脅力強而伎勇著。和民則以戶姓之大小。支派之富貧。爲強弱。一夫攘臂。和者千百。勢甚洶洶。及其黨散。不敢越足一步。蓋伎止負嵎。初無絕人之力。故瑩以爲非悍也。狡也。若乃白日持械。刦人于途。不可不謂之盜。然和民比黨。毗鄰無非寇讎。睚眦之怨。報之以死。平素彼此不敢入境。惟伺刦諸途。以快其私怨。故瑩以爲是仇而非盜也。若擄人勒贖則有之矣。其始或由強怨。近則奸僞之徒。往往藏其子弟。而以擄控。或婦女私奔。而以擄聞。及推究之。往往非實。故瑩以爲是詐而非擄也。更有異者。命盜之案。控者姓名累累。指證確鑿。及按究之。則大枉。蓋和民相習。凡被殺刦。姑不卽控。則取其素所嫌怨富有力者。按戶指名。揚言將控。其人畏誣。卽賄求除名。否則不免。故所首控。往往不實。而眞兇眞盜。反以賄脫無名。卽有名。毎錯雜臚列。不可辨別矣。又地多毒草。有不甘。輒服毒索詐。其輕死而好貨。知此。至于倚衆抗拒。差捕莫施。動需督帶兵役。親臨圍捕。則漳泉以下。皆然。然亦以其富強而不和也。故民有內鬩而無外盜。有抗悍而不敢爲逆。控制安輯之方。殆不可以常律。毎覽古名將駐邊。賢臣治外。莫不因其俗宜。作爲教令。其道有三。不外恩威信而已。夫姑息不可以爲恩。暴虐不可以爲威。貪詐不可以爲信。前乎此者。往往不免於偏弊。今思兼而用之。蓋必知四難四懼焉。夫安民首嚴捕盜。而和民習袵金革。好鬬輕生。睚眦之怨。大者報之以死。小則擄掠人財。五里之外。不敢越境。一族之內。互相侵淩。論以殺人之律。則所坐盜也。及以盜論。原情則非。其難一也。夫除暴必需逮捕。和民丁多族巨。役捕莫施。動輒親臨。前人毎多率兵役圍社。焚巢。往往蹂躪已深。卒無所得。卽或族衆畏懼。執人以獻。悉非正賊。不過無賴餓夫。而兵費之糜已不貲矣。其難二也。夫息事甯民。必慎決獄。和民則好訟而貪。不論曲直。惟以得財爲申理。苟不得財。雖立與剖決。

意猶未慊。故兩造皆有控無質。現在積案不下千餘。大半命盜械鬬擄掠之件。其難三也。夫居官守廉。莫如守儉。儉者捐其起居服食嗜好而已。其從事治公有必不可闕者。平和自常費外。兼因行役。一歲之中。催科督捕勘驗止鬬禁擄。幾無甯處。雖輕騎減從。所費已多。掣肘捉衿。未足以喻。其難四也。故讐盜不辦。則懼枉屈。豪強不除。則懼長亂。獄訟不決。則懼株延。費用繁鉅。則懼虧累。至于科條嚴重。酬應紛煩。又其最難者也。瑩自受事以來。兢兢自矢。思欲本清慎勤之心。行恩威信之政。嚴捕誅以安閭閻。鋤強暴以扶善類。聽斷必與民共見。以示懲戒。勸諭必至誠開導。以化愚頑。每親臨四鄉。皆自出費。即有圍捕。亦以身先。未嘗輕假營伍。故所至雞犬不驚。民無擾累。杜械鬬之源。重購捕之賞。現今釐定章程。設局清理積案。而事緒膠轕。無异棘手。茹蘖飲冰。未知所濟。誠恐力薄不任。空竭區區。覆越之虞。深以滋懼。

論去弊學治臆說

汪輝祖

論治者僉曰。興利除弊。方今久道化成。閭閻樂業。無甚可興之利。惟積弊相仍。未能盡絕。在官者如採買折收徵漕浮勒及官價民貼等事。在民者如地棍滋擾訟師教唆及盜賊惡丐等事。皆為民害。各處情形不同。須就所官地方。相其緩急。次第整頓。去得一分。即民受一分之福矣。故興利不如去弊。（興利不如去弊）

唆訟者最訟師。害民者最地棍。二者不去。善政無以及人。去之之本。則在治吏役。始若輩平日多與吏役關通。若輩藉吏役為護符。吏役借若輩為爪牙。遇有地棍訛詐訟師播弄之案。徹底根究一二。使吏役畏法。則若輩自知斂迹矣。（地棍訟師當治其本）

若輩有犯。即干譴戍。然罪一人。應有證成其罪者。勢將累及平民。且若輩黨羽鉤連。被累之人。懼有後患。往往

不敢顯與爲仇。重辦頗亦不易。緜在甯遠邑素健訟。上官命余嚴辦。余廉得數名。時時留意。兩月後有更名具辭者。當堂鎖繫。一面檢其訟案。分別示審。一面繫之堂柱。令觀理事。隔一日。審其所訟一事。則薄予杖。懲繫柱如故。不過半月。憊不可支。所犯未審之案。亦多求息。蓋跪與枷皆可弊混。而繫柱挺立。有目共見。又隔日受杖。宜其懲也。哀籲悔罪。從寬保釋。已挈家他徙。而無更犯者。訟牘遂日減矣。治地棍訟師之法

士而干訟。必不可縱。然遽懲以法。又非育才之道。甯遠士習澆漓。好以干訟爲事。余至與諸生約。　國家優待衿士。雖己事許用抱告。如事非切己。或爲隣右。或爲干證。護符袒訟者。點名之後。概不問供。給予紙筆。令在堂右席地作文。隣証中自有白丁。在審係白丁左袒。則與白丁並列之衿士。即以白丁之罪罪之。立會教官當堂扑責。白丁非左袒者。衿士亦不復取供。而以所作之文。年終彙送學使。職員監生。則先責後詳。必不姑恕。自有此約。竟無紳士試法者。終四年未扑一衿。故知衿士原多知禮。不當與訟師同日而語。蓋士不自愛。乃好干訟。官能愛之。未有不知媿奮者。愛之之道。先在導之於學。爲月課。爲季考。拔其尤者。收之書院義學之中。鼓舞之。振興之。隆以禮貌。優以獎賞。與干訟者榮辱迥殊。則士以對簿爲恥。莫不砥厲廉隅。不獨文教之可以日盛也。治士子干訟之法

盜必有窩。且類與捕役鈎通。嚴比捕役。未嘗不可獲盜。顧盜之黠者。即以平日餉捕。爲反噬之計。官避處分。率多顢頇完結。而盜益難治。夫捕既獲盜。功過相抵。盜果應辦。當據實陳請上官。治盜罪而錄捕功。再責其獲盜補過。庶捕知感奮。盜可廓清。亦權宜之一法也。至弭盜之道。比捕尤不如親巡。印官不憚巡歷。佐雜駐防。無敢自逸。時時有巡官在人意中。則捕役常知儆畏。而賊盜莫不潛踪矣。除盜之法

力行保甲是注考時必須之政蹟然已成故事矣往余佐州縣幕二十餘年欲贊主人行之竟不可得歲丙午謁選至京師會稽茹三樵先生自述令南樂時會歲歉以舊無門牌種種棘手捐資設空白簿備筆墨每一地保給簿一本筆二墨一令將所管村莊挨戶塡註閱三月另給一簿複塡一次半年後乘便抽查與簿記相符乃捐資塡門牌逐戶分給頗著實效余謹識之不敢忘比至甯遠俗稱健訟牒中隣右率以數里數十里外左袒之人列名充數縣無魚鱗冊山原相錯各以意爭又地多外籍流民以墾山爲名潛留作匪皆不易爲治因如先生教行之令地保將管內四至接壤及山多田多有塘堰若干橋梁若干大路通某處小路通某處某土著住已屋業何事某流寓主何人有無恒業一一註入簿內凡四換簿始抽查無漏然後捐發門牌間有漏戶亦皆具呈補給不半年無業之流民莫爲之主冒充隣右者可以按冊予儆山原亦稍稍有界址可據盜息訟簡民稱便去甯遠時彙三十六里印簿移送後任且語之曰四年承乏無一稱職惟此一事可爲他年稿本不無小補故詳誌之以廣先生之教云能行保甲之益

余初至湖南令廣信太守張公朝樂方保舉知府在省候咨謁訪時政公言永州壤接廣西流丐頗不易治余請其治之之法言前令武陵下鄉相驗適丐匪羣集役少不能捕諭之去則譁然乞賞路費幾不可制見道旁有桑園可容百餘人令皆進園候點名登簿按名給賞羣丐入則令幹役當其戶逐一唱名放出擇其壯者令隨至縣城領賞至則分別究遂皆散去此公之急智也不可以再余至甯遠聞其流丐橫行民間大槩詰其故則上年隣邑歉收扶老挈幼而來什伍成羣徧於各里以其捕之不能捕逐之不可逐是以愈來愈衆然鄉民莫敢誰何緩之急之皆恐釀事諮詢僚屬均無良策會初蒞例應點卯知三十六里各有專役催糧乃刷印小

票數百番給役分發各里耆民協保捕逐使人人有捕丐之責處處皆協捕之人流丐無地可容不旬日而境內丐匪相率遠去花戶納課踴躍倍常因是遂以得民其亦可備逐丐之一術乎（逐流丐之法）

催科中寓撫字談何容易根串不符釀弊甚大宜於中縫盍用完數木戳官民截分可無弊混至戶糧各書往往擱大戶摘小戶此宜責成幕賓實心檢核凡比校時細對完欠多寡確數分別責免完多之役立予功單記名酌賞而嚴查需索之弊庶不致追呼滋擾若自圖安逸常委佐貳比課終屬虛名無益也（催科之法）

談積貯於民間社義二倉尚已然行之不善厥害靡窮官不與聞則飽社長之橐官稍與聞則恣吏役之奸蠹貸粟之戶類多貧乏出借難緩須臾還倉不無延宕官爲鈎稽吏需規費筦鑰之司終多賠累故屆更替之期畏事者多方規避牟利者百計營求甚有因而虧挪僅存虛籍者此社長之害也其或勸捐之日勉強書捐歷時久遠力不能完官吏從而追呼子孫因之受累此捐戶之害也此等良法固不宜因噎廢食究不容刻舟求劍欲使吏不操權倉歸實濟全在因時制宜因地立法舊有捐置者務求社長得人爲之設法調劑捐戶如果無力完繳亦不妨據實詳免若本未捐設斷不必慕好善虛名創捐貽患（義社二倉之弊）

花戶欠賦是處有之顧亦有吏役侵收冒爲民欠者余署道州因前兩任皆在官物故累年民欠不得不收因創爲呈式令投牒之人於呈面註明本戶每年應完條銀若干倉穀若干無欠則註全完未完則註欠數除命盜外尋常戶婚田土錢債細事俱批令完欠候鞫欠數清完即爲聽斷兩造樂於結訟無不剋日輸將間有吏役代完侵蝕字據可憑立予查追清款其無訟案者予完新賦時飭先完舊欠行之數月完欠過半第此事必須實力親稽力有成效倚之幕賓胥吏總歸無濟（清理民欠之法）

書桃源縣志後　吳卓信

自來邑地志者多侈陳人物富庶風俗醇樸山川城郭之壯麗詩書絃誦之可風牽合附會以粉飾太平其於農田水利賦役兵刑有關國計民生諸事不過抄撮文移以充卷帙不敢一言利病旱潦則諱而不書饑饉則匿不入告　聖天子雖恫瘝在抱留心民瘼亦何從而知之哉予讀康熙二十六年桃源令蕭文蔚所輯邑志而不禁涕泗之交橫也曰嗟乎此賈長沙之痛哭鄭監門之圖繪耳豈僅邑志云爾哉其自序云桃源之民以十分計水災去其七蝗災去其二僅得遺民一分而歲修夫又去一分之三衙門廿餘皆有役又去一分之一二送銀餉解逃人曳撥兵船牽又去一分之四五然則桃源猶有民哉抑豈無民但無歇肩之民耳邑土多被黃河衝潰自築遙縷二隄民得稍安但沃者多瀕河有例許植官柳柳已無算磽者悉沉沙泥中若陸城吳城兩鄉爲魚鱉所占者過半餘皆湖蕩能豐茂草春冬猶有涸時夏秋則波濤撼及牀席人皆搆巢而居邑之物水雖多無蓮芡魚雖多盡鯫鰷布帛絲枲販自他邦棗栗蔗菱輳於過客是民不能自養土不能養人物不能爲養居官者性雖好貪亦無可貪性即好廉亦邑能成之也此非愛民如子愷悌性成而能爲是言者乎書凡十二卷藹然肺腑惻惻動人洵古之遺愛也爰節其序而存之以爲世之修志者法

鄉治　張望

天下之治始乎縣縣之治本乎令然而縣令成敎化一風俗以聞於宰相天子非其特立而孤行也下有丞又有尉亦非丞與尉之輔而足也此其故爲縣令者殆未有以明焉　朝廷垂意爲縣矣勤勤於必得其人得人矣又慮以一邑之大民之衆上與下不相屬政令無與行威惠無與徧雖謹且廉而其政不舉於是里有長鄉

有約族有正擇其賢而才者授之然後縣令之耳目股肱備也縣令勤於上約與正與長奉於下政令有與行矣威惠有與徧矣族之人有一善則其正勸之一族矣里之人有一善則其長勸之一里矣鄉之人有一善則其約勸之一鄉矣有一不善則斥之一族矣斥之一里矣斥之一鄉矣既已如此縣令於政理之暇又時召見此三人者而問百姓疾苦人情嚮背而以考吾政優優怡怡勞來而益委重之以樂乎其心而警其怠宣上之德意於民民皆曰上之愛我如此也上之期我以君子善人如此也吾日見鄉里風俗之美也一鄉如此他鄉可知也一縣如此他縣可知也豈非鄉治而國治國治而天下治乎如或縣令不能奉承　朝廷之意以求化民成俗至以苟且疏闊爲事族正既授以虛名而不問鄉約殆非所謂約也里長殆非所謂長也其小者理戶口治館驛大者剽掠殺人必以告一切奔走奴隸之而已一不當則鞭卒叫號於其家而怒詈辱之於廷矣而率其民以奉乎令者固不責焉況不選擇而使使之又不以禮則夫自愛者固不肯爲爲者類鄉里無賴之人耳借以生事容姦貫禍於民而陰享其利且彼亦窺上之以無恥待也衆之所謂下流而居之雖欲潔清不汚不得也遂甚從而棄之上之人又孰從而信之不惟上之人不信而已即以己之不善而教人善以己之惡而謂人惡乎居譊譊其誰信而服之乎不信不服而鄉里之患不可言矣訟獄盈庭簿書矻矻縣令日昃而不暇食焉極於囹圄充塞赭衣半道而不知誰之爲之也其亦疏而失其本哉論鄉治

招墾里記

喬光烈

招墾里在寶雞南萬山中去縣郭絕遠爲人跡所罕至乾隆初余令寶雞按縣版得其里名以問吏吏曰是僻處山谷與外邈隔前來官此者雖出行縣卒未有一往其地蓋畏其荒險而憚崎嶇也予顧謂吏知縣事者凡

天非私富一人原以衆貧者相託也非私貴一人實以衆賤者相託也在貧賤者自己血汗自己消受天之鑒察也常寬若富貴之人高爵厚祿萬民血汗一人消受天之督過也常儆天心不遠以民爲心者也撫民卽所以奉天也每歎居官之人事上則俯首鞠躬臨民則逞志作威暴斂酷刑而苦役之詎知禍民者天必禍之乎忠恕違道不遠未有不合人情而能得天理者也

當官處事嘗思有恩以及人而以方便爲主卽如一催科也其勢萬不能免但就其間求其所以省民力者不使騷擾重爲民害則所全已多一聽訟也準之以人情物理出之以靜氣平心不事煅煉羅織而人心各得其平至於怫災捍患移易風俗當顛困欲斃之時而起諸溝壑予以生全尤不若先事區處不致顛頓危急之爲妙也當越禮犯法之日而嚴刑峻法重懲示警猶不如止惡未萌不至用刑而俗美民安之爲愈也

官場上下相承分誼攸關其當盡禮儀乃衙門體統如此唯有忠厚以盡事上之禮直躬而行本職之事一切升沉須晦非援上者所能救其萬一也且上官之責望於下屬下屬所仰承於上憲者無非期其施行之咸宜耳顧其中利害相參是非互異上官或得之紙上未必盡悉其曲折萬一見解不符事機乖錯爲下屬者忠告以盡其誠善道以致其禮但得誠意交孚自可相助爲理夫何委靡不振悅諛成風上官曰是彼亦曰是上官曰非彼亦曰非迨其後事勢乖違民怨沸騰彼則曰此上官之意非距心所得爲也其居心之險大非事上之敬卽此庸懦卑鄙之態亦甚失士大夫立心制行之正矩矣

既爲上官誰不知以人事君之大義誰甘爲妨賢病國之小人如其兩賢相契方將以言論丰采試人才品格果其持論忠正剛方白矢彼方欲引而進之豈肯妄加禍於守正之人乎卽不然或意見相左或好尚相違甚

至妬疾深惡亦不過如梁冀之惡張綱使之爲廣陵守耳不過如鄧騭之惡虞詡使之爲朝歌長耳彼原假借賊手以殺二子而二子卒能驟起事功彪名後代是殺之適以成之也蓋才全則運險爲夷命在則因禍爲福人各有天人各有命造化有定人其如天何其如命何哉

地方官訟詞無日無之最足見居官者之明暗而亦戒飭乎反卑薄從忠之一大工夫也慨自人心變詐明明被毆而稱殺傷分明爭財妄云搶刼又或牽引其父兄連及其婦女意謂未辨是非且先使追呼擾動耗財以洩其忿耳更其中誣賴人命尤極慘酷或以奴僕脅主人或以頑佃誣業主或以卑幼制尊長有親人逼死而乘機索詐者有冒認親族而毀門壞屋者種種誣罔不可枚舉官長止以屍場一驗了事而豈知其魚糜肉爛鯨吞虎噬已無所不至哉此弊不除人心日益險事變日益多官府亦應接不暇矣吾謂戶婚田土當視其情詞虛實不宜濫准不准者必指批其不准之故毋使再來翻瀆不可粗心浮氣畧觀大意以不得混瀆一語批出了事其准者則必親問不可聽其講和問則必速不可稽遲拖累審明則必斷結不可含糊遂出候示又起探聽打點之弊若於投詞之日使原告證佐同時到案當堂取証佐確供偷詰出黨惡誣証之弊不待被告到案證明先懲其誣証扛幫之罪其有情節可審者則限日投審原告情虛罔必加罪三等而証佐則尤必加重不過一二月間扛幫積弊無情誣訟即可去其七八矣誣命一事直是父子兄弟間以死爲利槩屍滅法揣其情節與手刃無異是必嚴誣告加三等之法懲一警百更榜示告諭則親族利死之心末俗攙搶之惡風亦可從此漸息

呂叔簡刑戒一書是從鐵牀火坑邊行清涼之劑蓋痛酷吏深文峻法以毒無辜故以此致戒非謂巨憝元兇

鬼。汝等自顧。何以堪此。今汝等出業尙在。但能幡然來歸。即具名報縣。其充差役。其有貧窮下戶。實在無力者。當量給牛種。決不復令失所。汝宜體我之誠。勿復淹留彼中也。

敬陳治化漳泉風俗疏

汪志伊

查閩省漳泉二府。宋時有海濱鄒魯之稱。由風俗以思教化。美可知也。自明季倭寇內犯。練鄉兵以衛村堡。募其勇豪。授以軍器。尙勇尙氣。習慣成風。嗣遂逞忿械鬬。禮義廉恥之風微。而詭詐貪橫之習起。始結爲天地會匪。繼流爲陸洋之盜。結黨成羣。肆行刦掠。實爲地方之害。此等莠民。激切則生變。姑息則養姦。惟有督飭地方文武。不動聲色。隨時訪拏。以期逐漸芟除。而澆風悍俗。猝不可移。臣愚以爲過其流。不若治其源。懲其暴。不若化其俗。謹將會匪械鬬二事。并治源化俗四條。爲我　皇上敬陳之。查閩省天地會。起於乾隆二十六年。漳浦縣僧提喜首先倡立。暗中主使。謀爲不軌。歷年拏獲懲辦。共三十五案。每案或數百人。或數十人不等。蓋因滋蔓日久。即淳良殷實之家。懼其騷擾。不得已而脅從者。亦復不少。該匪等恃其人衆。或出洋強刦。或在陸搶奪。或擄人勒贖。經事主呈控。地方文武。帶領兵役。密往捕拏。或逃入深山。或竄入大海。以致根株不能淨盡。從前尙有公正家長。縛獻送官。亦有義民指引追捕。旋因匪黨將縛獻指引之人。恣意報復。以致家長義民。畏懼不前。臣任內又節次訪拏八案。其平時安分者。並不搜求。一有犯法者。即拏懲辦。此會匪之實在緣由也。然會匪由來雖久。而不致釀成如川湖巨案者。則以各鄉邑械鬬。互相仇殺。其仇不可解。其心不能合。其勢不能聯之故。查閩省械鬬之風。漳泉尤甚。緣民俗獷悍。生齒日繁。仇怨甚深。且聚族而居。大者千餘戶。小者亦百數十戶。大戶欺凌小戶。小戶忿不能平。亦即糾合親黨。抵敵大戶。每遇雀角微嫌。動輒鳴鑼號召。千百成羣。列械互

鬭。其兇橫若此。且各立宗祠。元旦拜祖後。即作鬮書。寫多名。以爲毆斃抵償之名。次拈得者。頗以爲榮。族人代爲立後。並設位於祠。其愚若此。間有稍知禮法。退避不前者。即懷恨逞兇。毀其器而焚其房。挾以必從之勢。其脅良從暴又若此。是以彼此報復。乘機擄掠。仇殺相尋。將兩造被殺人數。互算互抵。有餘則以拈鬮之姓名依次認抵。到案茹刑。總不翻供。其甘心自殘又如此。方其初鬭也。地方官當場勸諭。則云抵命有人。何預公事。若立時嚴拏。則操戈相向。其頑梗又若此。迨釀成命案。稍稍畏法。或動祠租。或鳩家貲。打點文武衙門兵役。爲之庇護。否則盡宗竄逃。甚至將殺斃屍身。移藏滅跡。無可相驗。更有本身躲匿。串令親屬捏控被殺。並將素有嫌隙之人。並殷實之人。指爲正兇。混行呈告。其刁詐又若此。地方官因無實據。往往遷延時日。不能詳辦。即有時偵知兇犯下落。移營會拏。而逞兇拒捕。傷差者有之。此械鬭之實在情形也。以上二事。會匪較械鬭尤重。現在連年豐稔。脅從者少。尚無大虞。若一值歉歲。頗從者多。實堪爲慮。蓋民心之陷溺日深。皆由吏治之敗壞已久。自乾隆六十年查辦以來。將最爲民害之牧令。明正典刑。嗣後又加意整頓。陸續參劾。問擬遣戍降革者十六員。又另因別項參處者數十員。察吏綦嚴矣。辦過械鬭數十案。並會匪二千六百餘名。洋盜四千餘名。除暴亦已嚴矣。奏奉 恩旨豁欠糧九萬餘石。革除銀糧浮收及各使費陋規。絲毫不以累民。加惠亦已至矣。乃刦奪之案頻聞。械鬭之風未息。甚至錢糧糧米。居然抗欠不完。推原其故。整頓雖嚴。化導未徧也。蓋其民血氣用事。釀成習俗在此。尚可化導亦在此。然非廉明之吏。不能行其化。一曰。慎選守令。查漳泉病在官與民不相親。民與官不相信。欲移風俗。必自官與民親始。而欲官與民親。尤以得人爲要。顧武健者操切。則患其急。拘謹者怯懦。則患其玩。必須有忠信慈惠之心。而又有明敏幹濟之才。方能視民事如己事。因時制宜。與民相浹。其次

則廉靜寡欲實心任事之員亦可除弊興利從容與民更化臣察核漳泉現任人員內有必須更換調補者格於成例不能行可否仰懇 聖恩逾格准於通省現任及候補知縣內遴選賢能之員聚而治漳泉極敝之區其更換遺缺除照例以簡調繁外或以繁調簡或繁簡對調或以候補人員補用俾要地得人於以移風而易俗所謂有治人然後有治法者此也一曰責成久任守令既選賢員凡所謂立社首以聯鄉村責家長以清族匪設更長以儆夜警購線民以備偵捕除兵役之貪饕散積惡之黨羽定村莊守望之法講比閭親睦之風教孝弟以動其天性勵廉恥以正其人心勸耕桑以豐其衣食崇儉樸以贍其日用振學校以廣其教化者非久於其任不能收實效查成例海疆要缺知縣三年俸滿如果著有成效准該督撫具題以陞銜留任註冊再滿三年保題陞用等語無如閩省丁耗糧米鹽課之處分承緝遲延之參罰不一而足到任未久而降革已來雖有久任加銜之例亦迫不及待是以頻頻更調即有實心實政官既未及行民亦不相信安望其丕變翕然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俯准漳泉兩府及十六廳縣凡遇前項因公降革處分一體改爲從寬留任俾官與民習默化潛移以收實效皆出自 聖主矜全逾格之恩該員等三年著有成效將前項處分准其開復仍照舊例以陞銜留任再滿三年陞用以示鼓勵倘有始勤終怠改操易行者隨時參辦以示懲儆各直省及閩省別府均不得援以爲例一曰革除蠹役凡良善之民鮮有充當胥役者其奸胥猾役率皆本處之地棍土豪爲之作奸犯科諸弊百出遇有命盜案件串通奸民訟棍擇其身家殷實者或誣指爲首犯或羅織爲同夥或株連爲跟拘任意訛詐必飽其欲而後止迨至正犯到案又復教供妄扳以爲索詐分肥之地而要緊人犯轉置不問甚至通風送信縱令遠颺即有地方官發憤緝捕伊等面從心違迄無一獲昏庸貪鄙之員輒又墮其

術中儼同狠狽是不肅清胥役雖有美意良法亦不能行然盡行嚴拏究辦則衙蠹與匪類固結益堅轉使地方官成孤立之勢不得已留為以毒攻毒之法臣惟有督同府廳州縣互相覺察拔其尤者嚴懲之逐漸而去之豪惡既不能盤踞而良善斯可漸進飭地方官分別募補以備繕書差遣之用擾累除而官民相親則治化自易行矣一曰整飭營伍設兵原以衛民如果操練熟嫻稽查嚴密奸匪斷不敢肆行猖獗查漳泉二府駐紮二提二鎮額設水陸戰守兵不下二萬有奇分營設汛棋布星羅兵制未嘗不備乃募兵民間非貧困無聊即市井無賴遂以豢賊通盜為生涯平時得規包庇臨事或通信遠颺或受賄縱逸竟至積年巨盜夥刦橫行該將弁等似以緝捕為文官專責與己無干迨經府縣備文移會則又轉向文官索取弁兵盤費盤費有資即宜踴躍追捕乃又意不在獲犯而在乘機擾取鄉民之財物鄉民不勝其憤因而糾衆拒捕釀成巨案者有之此皆平日號令不明約束不嚴階之厲也應請責成漳泉提鎮大員董率將弁洗心滌慮慎選行伍申明衛民之義如有擄刦之案即將失事地方之守汛員弁先行提營重責仍照案參處倘弁兵怙惡不悛平時仍有包庇臨時復敢擅取民間一絲一粟者即案法重懲如此嚴切儆戒則弁不縱兵兵自守法兵不庇盜盜自易除兵不擾民民自向化可以收設兵衛民之效以上四條似為整飭漳泉扼要之方惟內議破格調用賢員因公降革從寬留任二條均屬例外乞 恩跡涉沽名市惠但非遴用賢員俾得久於其任雖有良法不能化行收效是用據實上陳

治械鬬議

鄭振圖

或問泉漳械鬬何自昉乎曰昉於前明之季海氛不靖剽刦公行濱海居民各思保護村莊團練鄉勇製造戈

兵逮入　國初耿鄭交訌戈鋋蔽野至康熙二十六年臺寇始定百姓習於武事其問聚族之人挾睚眦之嫌輒至操戈相向彼此報復率以爲常械鬬之興有自來矣然則海寇既定以來曷爲鬬而不已曰漳泉之民多販海維時海禁甫弛島上諸夷習尙魯樸販者利皆倍蓰故二郡之富甲於通省富則驕驕則縱邑有司黷其貨也有弱肉而強食者苞苴入則左袒焉富者訑訑焉曰爾奚敢敵我哉斃爾命直耗我金耳于是弱者愈益憤憤而無所訴則愈益鬬強鬬弱以族勝名曰包包者必勝之謂弱鬬強以聯族勝名曰齊齊者協力取勝之謂斃一命則斂金購一人償之斃十命購十人償之所購之人以皆貧無聊願得貲以潤其家屬者歷臺讞誓不改供名曰頂兇凡頂兇官與吏皆受賄焉此從前械鬬之情形也後數十年富者之家日以落販海之利日以微亦退然有息爭之意而仇已堅不可解雖童子爭拾矢於道舉族亦爲之鬨然一家不出則百姓將聚而焚之雖婦孺亦搰然思攘臂起時二郡漸彫耗有司於庶獄無所罔利則於其鬬也命伍伯詣有貲力者嬲之武弁亦剖食焉而皆以鬬爲利藪此後來械鬬之情形也先是鬬者頂兇而已不擄屍也對壘而已不焚屋也近年鬬者皆非出於豪強之徒而出於無賴之輩本無尋仇之意而出於擄奪之謀積鬬既久匪類愈多不農不工艱於得食則樂因鬬狠之舉計口受粟得以兼旬累月飽啖壺飧幸而獲勝追逃蜂擁彼村所有米穀貲財盡行席捲搜括既罄並將房屋一炬焚燒且燬棄屍身揚滅形跡荼毒之慘所不忍言則是從前之械鬬尙涉於兇頑近時之械鬬更甚於盜賊也從前械鬬之案官藉以漁利近時無利可圖則亦不得不事和解值其鋒刃交接則遙望縮瑟不能措一辭即或遣人諭止則答以不關公輩事我等自拚性命耳擒拏不能申報不敢琴堂寂坐日聞礮聲如轟雷而已此則近時械鬬之情形也然則官竟無策乎曰有之有爲勸諭之謀者責

成紳衿俾其化導紳衿則俯首而已責成家長令其首告家長則引咎而已文告之詞幾於汗牛充棟舌敝唇焦則置若罔聞而已有爲保甲之說者計家爲保則閭保皆然編里爲甲則遍甲同病譬諸厝薪以制火引水以制河益其深且熱也用武則激變以文則迂緩治莠民難於治劇寇然夫何策信斯言也泉漳之民其終不可治乎曰惡是何言也經國之道有易俗無易民有治人無治法泉漳二郡古稱佛國又號鄒魯其爲習俗可知數百年來浸淫至於近日所謂往者必復其殆是矣若謂化外之氓付之氣數是渤海不必有龔遂河內不必有寇恂豈理也哉然則曷爲而可曰是固存乎其人修謹之吏可以治簿書而不足以伸擊斷武健之吏可以伸擊斷而不可以言撫循子產西門豹不世出必也其誠敏而能馭者當之乎蓋二郡之人憑恃血氣而威屬里黨自相魚肉一至於此足見其愚愚而設之以誠推我肺腸納彼心腹能令其歌並能令其哭自古戡亂之才不出此道況區區庸闒之流故立誠爲先誠而不敏則智略爲左右所窺張弛爲胥吏所梗虛奉以長者之號實目以易與之流則推誠而實爲所愚致玩者以誠相詬病故敏次之且械鬬之徒竹爲胄枇爲鎧灰瓶礮石火器列陳視死有如歸之概實可謂悍或柔道牽之或鬬道制之則必資駕馭之才焉大將之治驕兵也本有指臂之形其駕馭也尙易長吏之治頑庶也已成解體之勢其駕馭也倍難駕馭之法要卽在誠敏中耳大抵治泉漳之員先須徵選極有聲名之良吏使未到官之先赫然有神明之譽已足以攝服羣心到官之初不宜驟有作爲以養其氣舉前吏一切虛文故套概予剗除以示別有作爲之局嗣是臨民聽訟凡有戶婚田土細事一一虛衷剖晰至當至公先使附近之人翕然稱服然後召集父老子弟與之講明文理藹然如家人骨肉之歡斯時觀聽所孚漸有遍及各鄉之勢因而慨然太息卽詢所以處置械鬬之法而後可以從事也用

兵之法伐謀爲上伐交次之凡鬬必有端倪必先訂期是卽謀也不知其謀則失之蔽謀而不伐則失之需伐謀之人初亦不外於紳衿家長從前官無實學紳者不願爲之用卽用亦無濟於成茲得賢員循聲鼓舞紳衿得有所藉手愚頑之輩初亦不知此長令如何爲神聖爲雷霆相視色沮紳耆遍宣意旨未幾而此鄉繳器械矣又未幾彼鄉講和好矣少有成效尤當益敦吾誠於其息事者爲之勸拊摩焉爲之剖曲直焉俾人人饜所欲而後已於斯時也樂鬬者少不樂鬬者多間有怙終之徒觀望遲疑未幾聞某鄉某人有爲紳耆縛獻矣又聞有鋌走旁邑者矣互相傳述情孤意怯將百年積弊以一文弱書生處之而旦夕霍然如沉痾之去體豈不茂哉雖然此非易言也智取術馭可得之於一時不能得之於持久久而潰決防維愈難且息事之後課農桑訓誨子弟使永永有安居之樂尤非淺謭之衷所能辦也且與械鬬相表裏亦非一端刦掠之徒則公行城市矣鹽梟之橫則結隊聯艅矣寶場花會之賭則布滿鄉邑矣方鬬則聚而相戕罷鬬則散而爲匪權其事勢賭黨易散鹽梟刦掠次之得要領以治刦掠則賭博鹽梟亦迎刃以解譬之於木枝枝節節共一根柢械鬬可治則無弗可治矣蓋自古以來有亂民無亂國醜類雖衆必不敵善類之多盜賊亦有天良娼妓亦有廉恥奸胥所侮者必庸員豪猾所侵者必愚吏械鬬不戢必推之無本格之無術良醫之視病先固元氣而疹氣自消如謂泉漳之疾在攻剋則亦將取二郡十一邑盡虔劉之乎爲斯說者吾不知之矣

論息鬬書 嶺南集

程含章

粤東風俗之壞誠莫過于械鬬矣此風起于福建之漳泉流傳至于潮州漸染及惠嘉肇韶南而以潮州爲尤甚禍流數十百年而未有止其初由地方官惟知魚肉鄉民不理民事民間詞訟延至數年不結甚或數年

不得一見官面愬民無所告訴不得已激而成鬬鬬後官仍索賄並不與民曲直於是黎民咸怨而抗官拒捕之事作矣民旣抗官遂致用兵夫馬口糧解費出自民間兵役所到室盡爲空由是官視民如寇仇民亦視官如豺虎上下隔絕情意不通此所以愈治而愈壞也查民間好鬬之故弊有十二其性兇悍而好勝其俗重財而輕生口角細故卽忘身命戾夫一呼從者雲集鳴鑼擊鼓刀鎗若林初不計其事不干己也數十金之償爭欲頂兇銀若到手雖縱之而亦不逃也頑民習演鳥鎗以待顧倩專以殺人爲生涯不畏明有　國法幽有鬼神也祠堂積蓄饒多有易鬬之資兇手預先估定有敢鬬之氣大鄉欺小鄉而鬬小鄉不服聯合多鄉以圖報復而亦鬬而且族豪藉以自肥而樂于鬬族棍藉以分潤而樂於鬬訟師從中播弄而樂于鬬劣衿從中慫恿而樂于鬬胥役從中關說而樂于鬬有此十二弊驅之使鬬愚民欲不鬬而不得又安望鬬風之可息耶今則祠堂之積蓄已空田園拋荒民間無銀買兇案多不結帶兵往索民已習見不畏故官斯土者昔以械鬬爲奇貨今乃以械鬬爲苦事物窮則變道固然也能不急思所以轉之乎竊計自有械鬬以來各前院司道府牧令或究主謀或辦頂兇或封祠堂或搜鳥鎗或責成族長地保飛報非不認眞整頓而卒不能挽回者治其末塞其流未有以正本淸源之法行之耳正本淸源之法伊何亦曰勤政親民以通上下之情而已矣潮州之弊在官民隔絕情意不通譬之人病在臟腑而胸膈閉塞攻之不下藥之則吐必先通胸膈藥乃可施昔者昌黎在潮化及鱷魚潮民雖蠻亦有血氣心知何至冥頑不靈鱷魚不若耶雖然有難焉者百年以來潮民之惡官如惡蛇蝎今欲與之親民必遠避而不肯親官卽百般解說嘔出心血與示民亦不信曰是爲某案而來以甘言誘我欲縛我而置之獄以剝我皮也必閉門而不許入然則爲之奈何余曰吾于此得牧人之法焉野馬之初

見人也。非踢則齧。不可得而近也。牧人乃朝而誘之。暮夕而遊之。水今日飼之芻。明日秣之粟。漸引漸近。暫乃得施。可以任我馳驅矣。吾于此又得獵人之法焉。人之逐虎也。若叫囂而往。人少則反爲所噬。人多則跳哮而逃。否則負嵎莫攖。勞而罔獲。善獵者乃姑緩之。探其蹤跡。伺其睡熟。直入其穴而擒之。用力少而成功大。則智力使然也。官斯土者。初則當用牧人之術。先其所易。後其所難。隨帶彼所素信之三兩人。直至其鄉。存問耆老。但得三五人出見。與之道家常。談風俗。問疾苦。將伊村數十年來上苦官兵。下苦強鄰。妻子流離。家室破敗。男不得耕。女不得織之故。痛切言之。雖使彼人訴冤。不能如是之沈痛悲慘。該耆老必潸然泣下。婦女聞之必出而哭訴。吾但撫慰一番而去。不言鬬事。已而再至其鄉。或至鄰鄉。仍用此法。再加深切。聽者漸多。乃爲之謀生計。課農田。講水利。教樹蓄。仍不言鬬事而去。已而三至四至。仍用此法。聽者愈多。乃爲之剖曲直。解紛爭。釋仇怨。立鄉規。設族長。置黨正。立義學。作人材。教孝弟。訓睦恤。所作之事。無不青天白日。躬先倡率。而身任其勞。雖使其父爲子謀。兄爲弟謀。尚不能如是之周至。民非木石。能不知感。若乃頑梗之鄉。獷悍之族。非德化所能轉移者。必放出巨手。痛加剪除。乃克有濟。此時人心已歸。線路已熟。乃用獵人之法。出其不意。擒其最惡。有敢執械抗拒傷人者。格殺毋論。如是嚴辦三五鄉。而餘鄉有不畏威懷德。令行禁止者乎。余前在南雄。卽用此二法。雖雄民之蠻。稍不似潮州。而械鬬搶擄之案。亦每歲不下數十。其打巡檢。毆汛官。層見疊出。余嘗帶兵拏犯。頑民竟敢拒捕。鎗刀若林。大呼而出。余命點放排鎗。頑民乃退。率兵圍拏。如是者屢矣。雄民之蠻。去潮州能幾何哉。惟不畏難苟安。是以終能治之。而後且讋焉服矣。故曰天下無難爲之事。惟在得人。天下亦無易爲之事。惟在實心。果以精心果力行之。未有不底于成者。而粵東治理。惟以轉移鬬風爲第一要務。故作爲此書。以勗同

官。亦不過大冢言之。若夫神明變化。存乎其人。且恐所言不當。尙冀同心贊助。啓我之蔽。繩我之愆。俾閩風日漸止息。稍塞余責耳。嗚呼。安所得鄭子產漢龔黃尹虞之倫。相與從事于嶺海間耶。余將瓣香奉之矣

請定緝捕事宜疏 河南通志　　田文鏡

一各屬捕盜奪犯之禁。不可不嚴也。雍正四年。欽奉　上諭。嗣後交界地方失事。探實賊盜之處。無論隔縣隔府隔省。一面差役執票密拏。一面移文關會拏獲之後。仍報明所該管地方官。添差押解。以副朕息盜安民至意。欽此。倘大小臣工俱能欽遵。何患黠盜之遠逸疆界之交錯哉。今既奉有卽行密拏之　旨。而捕役仍不敢越界密拏者。蓋慮奸徒賊黨之刦奪也。奸徒賊黨之敢於刦奪人犯者。仍由地方官之不能嚴禁約束也。彼其膜視隔屬之盜案。曲庇境內之人民。橫據胸中。往往因拒捕刦犯。而致成人命。復回本縣稟官。關拏兇犯。而彼處地方官。仍視爲無關緊要。並且抗不發人審究。揑逃揑病揑故。無所不至。屢次申詳督撫咨提。比比而是。是以奸徒得恃以肆行。盜賊得藉以潛蹤也。臣請嗣後如有隔屬遵　旨密拏賊盜。而彼處有縱令刦奪。狥庇不解者。卽許拏盜之地方官。據實詳明督撫題參。如在隔省。亦卽詳明本省督撫。移咨彼省會疏題參。將縱刦庇盜之地方官。摘印解任。該管之鄉地保鄰。嚴拏法究。俟此案盜犯既獲。審明題結之日。方准將解任之員。出具賢否考語。題請開復。庶幾地方官有所畏懼。則必能約束於平日。而奸徒黠盜。亦失所倚恃矣。如隔屬本無搶犯。而捕役賄縱。揑稱被刦。鄰邑本無庇盜。而承緝官誤聽捕役誑稟。揑詳庇盜。審明之日。照誣告律治罪。

一盜賊之窩線。不可不究也。夫盜無窩則無處藏身。盜無線則無從得主。則是無案無窩。無盜無線也。如雍正

元年以來查條奏窩家之弊未嘗不詳議定捕窩之法未嘗不盡而臣猶必爲之瀆奏者蓋必最兇最惡平日爲鄉地保隣不敢過問捕役不敢緝拿者方敢窩盜必最奸最黠平日慣能闖村入寨探州訪縣者方能爲線是以窩線難獲十案之中竟無一案有窩有線者惟因無窩線之盜案但能獲賊亦可審題完結得免處分故承緝之員惟以獲盜爲事而不究其窩是何家線爲誰氏即捕役擒盜亦不肯幷擒窩線蓋窩線所在捕役無有不知捕役平日得其賄賂飽其贓私且見官不深究何肯獻出窩線不除盜源不靖而惟擒一二夥賊以治其末盜於何日而絶跡小民於何日而安堵乎臣請嗣後獲盜必期究出窩線不得以並無窩家並無踩線混語成招如窩線不獲止獲夥盜者承緝官照不獲盜首例叅處捕役但獲盜夥不獲窩線者仍行勒比倘能擒獲窩線者加倍給賞再窩家律有正條而賊線罪無一定除同行上盜得財者即係强盜自應斬決倘有旣不爲窩又不上盜而但爲賊採聽事主通線引路者律無正條幷請

勅部議定賊線之罪以便遵擬

館舍街道橋梁官樹之政 日知錄　　顧炎武

讀孫樵書褒城驛壁乃知其有沼有魚有舟讀杜子美秦州雜詩又知其驛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驛舍殆於隸人之垣矣予見天下州之爲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爲唐舊刱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此又樵記中所謂州縣皆驛而人情之苟且十百於前代矣然今日所以百事皆廢者正緣國家取州縣之財纖毫盡歸之於上而吏與民交困遂無以爲修舉之資延陵季子游於晉曰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說苑又不獨人情之苟且也漢制官寺鄉亭漏敗墻垣弛壞不治者不勝任先自劾古人所以百發具舉者以此

古之王者於國中之道路則有條狼氏滌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潔清於郊外之道路則有野廬氏達之四畿合方氏達之天下使之津梁相湊不得陷絕而又有遂師以巡其道脩候人以掌其方之道治至於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則舟車所至人力所通無不蕩蕩平平者矣晉文之覇也亦曰司空以時平易道路而道路若塞川無舟梁單子以卜陳靈之亡自天街不正王路傾危塗潦徧于郊關汚穢鍾於輦轂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豈斯之謂與說苑楚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以莊王之霸而留意於一巷之溝此以知其勤民矣

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四（河則蒲津大陽河陽雒則孝義）石柱之梁四（雒則天津永濟中橋灞則灞橋）木柱之梁三（皆渭水便橋中渭橋東渭橋）巨梁十有一皆國工脩之（此舉京都之衝要）其餘皆所管州縣隨時營葺其大津無梁皆給船人量其大小難易以定其差等今畿甸荒蕪橋梁廢壞雄莫之間秋水時至年年陷絕曳輪招舟無賴之徒藉以爲利潞河渡子勒索客錢至煩章劾司空不脩長吏不問亦已久矣況於邊陲之遠能望如趙充國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從枕席上過師哉五代史王周爲義武節度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脩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爲治其橋此又當今有司之所媿也

周禮野廬氏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國語單襄公述周制以告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釋名曰古者列樹以表道道有夾溝以通水潦古人於官道之旁必皆種樹以記里至以蔭行旅是以南土之棠召伯所茇道周之杜君子來遊國已宣美風謠流恩後嗣子路治蒲樹木甚茂子產相鄭桃李垂街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柳亦多見之詩篇猶是人存政舉之效近代政廢法弛任人斫伐周道如砥若彼濯濯而官無勿

翦之思。民鮮侯甸之芘矣。後漢百官志。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土木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是昔人固有專職。後周韋孝寛傳。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頹毀。每須修之。自孝寛臨州。乃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芘蔭。周文帝後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冊府元龜。唐元宗開元二十八年。於兩京路及城中苑內種果樹。鄭審有李使巡簡兩京路種果樹事畢入奏詩 代宗永泰二年。種城內六街樹。中朝故事曰天街兩畔槐木俗號爲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號爲柳衙以其成行排立也 舊唐書吳湊傳。官街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湊曰。榆非九衢之玩。命易之以槐。及槐陰成而湊卒。人指樹而懷之。周禮。朝士注曰。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淮南子注同 然則今日之官其無可懷之政也久矣。

治蘇

沈寓

東南財賦。姑蘇最重。東南水利。姑蘇最要。東南人士。姑蘇最盛。治蘇者不廉不勤無才。則不能彈壓衆望率屬屬官彼之爲。固不可一朝居。而蘇益受其大病。何則。廉者德之體也。勤者德之輔也。才者肆應不窮足以幹事。而爲德之用者也。蘇爲郡。地方方不過五百里。糧三百萬有奇。而滸墅關稅。顏料雜色之征在外。郡城之戶。十萬烟火。郊外人民。合之州邑。何啻百萬。而搢紳士大夫肩背相望。太湖之鉅。三萬六千頃。宣歙常嘉湖五府之水。匯聚於此。瀉湖之水者。古稱三江。潮水已塞。今已湮其一。不可問矣。長江遶於西北。大海環於東南。蘇爲郡奥區。耳山海所產之珍奇。外國所通之貨貝。四方往來千萬里之商賈。駢肩輻輳。至於皇華使臣之所經臨。南北大兵車船之所絡繹。撫藩道總兵之所駐剳。朝廷織造之所出。京師漕白。各省兵餉之所需。朝暮一一。靡治郡者之心思。而凡往往受大吏之節制。奔走不暇。絆其手足。治郡者於此。廉而不才不治。廉而才而不勤亦不治

廉而勤而不才亦斷斷不克治也而況不廉而才而勤又胡以治耶江南之人惠中秀外閭閻之家亦事詩書柔和易使耳然言語輕佻刻薄成風健訟易撓亦易於爲亂而在治郡者相其時勢以利導之按其善惡以區別之隨其地土以整齊之蘇屬州邑八耳風俗之染各有專好附郭長吳靡麗爲最崑太喜於附勢崇嘉好鬬江熟鬬與勢各半地土之宜江多水最下長崑半之吳多山最高太嘉熟瀕海半高半下崇海中土浮坍漲不常邊湖者萑苻藏匿邊海者鹽盜出沒時勢然也若治郡者槩以一例治之不治槩以已意治之不治治之者亦各有其道土俗人情時與勢耳若夫禮義以率之廉耻以勵之去奸頑飾詐之風而歸於孝弟忠信一也然而國家以財賦爲重人民以財賦爲憂府縣以財賦爲急居官者惴惴焉惟恐財賦之不足考居下下終日憂失乎官而何暇憂人民之不治移風易俗以興王道爲能事雖然財賦之甲於天下非一朝一夕治郡者亦莫可如之何耳獨不思能移風能易俗能憂人民之不禮義不廉耻不能孝弟忠信而反之至於道德齊禮有耻且格之時則風自淳俗自厚家富足而戶詩書而所謂財賦者車轂擊人肩摩輸將恐後又何不足之爲憂而坐南面日事敲扑哉夫子曰庶矣哉今蘇屬之民也繼以富之教之正今日治蘇者之所有事也而今日治蘇者之遑遑思至於富而富日不足思至於教而教日頑梗無他徒責之民耳亦治蘇者究未知所以思之也思之思之不足者何奢華故也無端之酒船佛事唱戲迎神至於衣冠艷治水陸珍羞一旦滌除而返之節儉則凡爲蘇屬致貧之風俗者一一移易之而後富可長富也頑梗者何汚染是也無端之鬭門打降賭博遊蕩至於婦女好巫上下無級一旦滌除而返之淳朴則凡爲蘇屬倡邪之風俗者一一移易之而後教爲眞教也雖然治蘇者非躬率之久于其任則不能而王道治天下三代以後望之何人哉要之東南人士最盛而眞禮賓

用恒少東南水利最要而朝潮夕汐易淤東南財賦最重而輕徭薄賦何日嗚呼此姑蘇之所以望治而卒難於治也

治崇

沈寓

蘇屬州一縣七縣遠者百五十里而崇明遠倍之秦晉地郡縣遠者將千里崇明較之近又三倍矣而治郡者往往政教之不能遠及任治崇者之自爲治何也一水百里之隔也惟其有一水百里之隔此治崇者之所以易亦治崇者之所以難也崇土性浮浮則輕輕則賦亦輕也賦輕則易治崇土性剛剛則激激則訟易起也訟激則難治雖然崇四塞之地也沙土衍沃無逃亡之戶多恒產之家木綿紗布魚鹽之利民則易豐治崇者因其地而利導之率其性而漸摩之剛者禮義易動也浮者壅積可培也然而有崇以來民不克如其治者何也視崇太易者以己意治之而崇不克受治視崇太難者以民意治之而崇亦不克受治是故凡治縣者本不可以己意民意任其間也一視縣之爲縣何如耳猶之治病者不視人之肥瘠脉之浮沉洪細一以吾之劑投之寒者寒治之熱者熱治之不知病之根有不自寒熱始也崇之大弊有五一曰兼併不除之弊江田浮湧坍漲不常移表補裏週可百五十里然強者侵漁僻竊田連阡陌而弱者拱手他人身無立錐夫天下之兼之併之者恃吾之富而貧者有所急故賤其價以併之並其區而兼之崇則不獨恃富尤視人力之強弱而又不獨兼併暗則侵竊明則占奪也崇設城村廂東西沙圖一百一十一圖十甲甲共一千一百籍民分田辦賦民與田與賦宜無隱漏於其中也然籍民於甲三十三丁之外隱漏者正多也分田於甲塗蕩止民之外隱漏者正多也辦賦於甲民止蕩升塗合之中隱漏者正多也田與賦之隱漏其原皆起於沙總沙總者豪強之鷹犬也三

年之報丈不可任其有無多寡也狀甲之不可任其冗長瑣狹也（狀者崇明田段之名）一人許充三年不許終身蠶食於斯也其間弊發雖年遠必追懲之不恕也崇土五等崇賦六等始漲曰灘有草曰塗塗賦五合有柴曰蕩全熟曰止田熟久曰民田蕩塗丈撥之後以冊板懸之堂壁曰某處某圖狀甲界限曰某戶若干至於止民田熟久者終其田無勞沙總再丈也豪強者沙總之漁利也堂冊昭然三年另用鷹犬無從奮其爪牙漁利何緣入其網罟若夫豪強恃強擅圍他戶作已業者即以搶奪罪論而狀首小甲名目鷹犬之毛蚤也除之可也如是而力之強財之富者俱無所施其奸計而竊奪兼併可除也二曰賦稅不均之弊崇之田自白灘種青始青者草苗也故田之畝數獨以苗計有苗則有糧三年一撥民則以苗計畝數歸戶辦糧夫撥民者撥之於圖與里長也里長值年之費撥以償之撥時沙總儘報三年中各沙之塗蕩而圖之里長值年者百十人百十人中豈曰無豪強治崇者臨時臨事察之多寡美惡之弊自絕也但各沙之田苗歸圖不無民止蕩塗之別三年一科賣買推收奸戶串詐則倒置混淆田連阡陌者糧盡止合薄田餬口者糧盡民升而民蕩不均之弊可勝言哉治崇者莫若每沙另造一冊南北東西某民某止及糧戶若干貯之堂櫥狀冊炳然人人可閱如狀本民田則內有止者必奸戶也立提奸戶與是屆之沙總重懲之仍追每年之糧以補善戶如狀本止田其內有民者必善戶也追提歷屆之沙總重懲之仍償還善戶每年之糧而比糧簿亦每沙另冊之追徵時上沙先之次沙次之如是不獨苗雖盜竊田亦無以隱漏沙沙有圖合之則成一邑地圖短長濶狹田溝蕩塗俱在指顧間而賦稅何有侵婪不均也三曰保甲不清之弊保甲者所以籍人丁稽奸宄察游惰守望相助也崇沙環海逃亡莫慮[illegible]慮者打降窩盜穴竊放火賭博偷魚耳治崇者勿視此六者為事之瑣而勿治也崇民之不古惟此耳此而

不治稽奸宄察遊惰之謂何治之者爲之申明保甲之法縣牌稽察若六者出一於甲罪以九家連坐十甲一保幾保中共設一公所保擇一老成讀書知禮教者農隙時於朔望申解律條庶人丁可籍奸宄息游惰無而保甲可清也四曰河道不疏之弊河道者地之血脈也田欲通潮地欲免潦崇有已成之河道潮泥易於壅塞歲宜疏濬有未成之河道宜及時開通然民心不一必俟教戒或親身臨之或委員相度民自服從易易吾信于民民信于我河道自然不待教而後疏也五曰學校不興之弊學校者孝弟禮義廉恥之所自出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其白虎通云古之教民百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今治崇者于三甲之中立一小學館一保之內立一大學館擇師教之治縣者更如明道之親正句讀元晦之采古喪葬嫁娶儀制揭以示民如是則廉耻脩於家庭禮義行於鄉里俗厚風淳而作奸弊者自知愧恧而不爲矣崇之病不出此五者然其中之浮沉洪細可按脈而推理也治崇者一如治病竭吾之心思眼力視民之肥瘠而以劑投之崇無不受治也傳吾之方善儲其藥移之治郡無不受治也即移之治天下亦無不受治也愚崇人也首爲治崇者借箸進一策

皇朝經世文編

二九

一

一

皇朝經世文編卷二十四目錄

吏政十 吏胥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吏政十 吏胥

顧炎武

令史 日知錄

通典。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都臺事。宋齊八人。梁五人。謂之五都令史。舊用人常輕。後漢百官志尚書令史十八人二百石然梁冀傳曰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名儒冀召補令史以辱之則知此職非士流之所爲也 武帝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理衆局。亦乃方軌二丞。頃雖求才。未臻妙簡。可革用士流。以盡時彥。乃以都令史視奉朝請。其重之如此。彼其所謂都令史者。猶爲二百石之秩。而間用士流爲之。然南齊陸慧曉爲吏部郎。吏部都令史歷政以來。咨執選事。慧曉任己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人語慧曉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參懷。慧曉曰。六十之年。不復能咨都令史爲吏部郎也。故當日之爲吏部者。多克舉用人之職。自隋以來。令史之任。文案煩屑。漸爲卑冗。不參官品。至於今世。則品彌卑。權彌重。八柄詔王。乃不在官而在吏矣。

金史。皇統八年。用進士爲尚書省令史。正隆二年罷。世宗紀。大定二年。復用進士爲尚書省令史。二十三年。謂宰臣曰。女眞進士可依漢兒進士補省令史。夫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爲吏。習其貪墨。至於爲官。性不能改。政道興廢。實由於此。章宗紀。明昌二年。詔御史臺令史竝以終場舉人充。李完傳言。尚書省令史正隆間用雜流。大定初以太師張浩奏請。始統取進士。天下以爲當。今乞以三品官子孫及終場舉人委臺官辟用。上納其言。選舉志言。終金之代。科目得人爲盛。諸宮護衞及省臺部譯史令史通事。仕進皆列於正班。斯則唐宋以來之所無者。豈非因時制宜。而以漢法爲依据者乎。

天子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天工人其代之今奪百官之權而一切歸之吏胥是所謂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而已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國與役處吁其可懼乎秦以任刀筆之吏而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驗也然胥史之權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之然也開誠布公以任大臣疏節闊目以理庶事則文法省而徑竇清人材庸而狐鼠退矣

謝肇淛曰從來仕宦法罔之密無如今日者上自宰輔下至驛遞倉巡莫不以虛文相酬應而京官猶可外吏則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過已往之舊牘歷年之成規不敢分毫踰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責下則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虛文應之一有不應則上之胥曹又乘隙而繩以法矣故郡縣之吏宵旦竭蹷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者職此之由也明初立法太嚴如戶部官不許蘇松浙江人為之以其地方賦稅恐飛詭為姦也然弊孔蠹竇皆由吏胥堂司官遷轉不常何知之有今戶部十三司胥算皆紹興人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者矣

覈吏胥

侯方域

今天下吏胥之橫何其甚也雖少猶當有以覈之而況其多乎夫以吾君吾相朝夕所講求之法日夜所撫循之民厲精而施之跂予而望其治乃一旦蠹且壞焉於群吏胥之手朝廷之上大聲疾呼三令五申遂熟視而無如之何此其故何也違令之誅不嚴而容匿之藪不破也蘇軾曰天下之人有甘於自棄爲惡甚毒而不可解者吏胥之謂也古之馭吏胥也必有選而任之之道所謂掾屬者是已學而後入材而後試其賢能略與其官長等非鄉里所舉者則不得當也故其途不襍其數不可多設其人亦自愛惜勉厲於功名之路有士君子

之風。今則不然。姦猾者爲之。無賴者爲之。犯罪之人爲之。搢紳豪强之僕。逃叛之奴。爲之。吏胥之子孫。相沿襲。親若友。相援引者。更迭爲之。凡若此者。豈復有毫末之餘地哉。是以雞鳴而起。孳孳爲不善。不擇人而食。不擇科而犯。以是爲應然也。嗚呼。吏胥之固結也久矣。爲之官長者。精明强固者少。闒茸嗜利者衆。初聞其害。亦未嘗不驚且怒。既而黐焉。以爲是固吾之左右也。浸假而備顧問。浸假而寄腹心。託爪牙。藉以營其私囊。夫且四顧躊躇。以爲吾非吏胥誰與爲理。是一郡嘗有數守。一縣嘗有數令也。既已有吏胥矣。而吏胥又各有貳有副。或一人而兩役。或一役而數名。莫不親近其官長。而以招搖於鄉里。曰我吏胥也。縣有吏胥焉。郡有吏胥焉。郡縣之佐貳有吏胥焉。其郡縣之人。又有叢蔽於諸道。而爲吏胥者焉。縱橫巡按之署。盤踞督撫之衙。而爲吏胥者焉。嗚呼。天下之官冗。而吏胥日以夥。每縣殆不止千人矣。以三百計。是一城社之中。而有三百狐與鼠。一郊原之中。而有三百虎與狼也。其災焰之所及者。或代之役。代之稅。或無故而魚肉。有事而勾攝。疾首痛心者幾何人。吞聲飲泣者幾何家。是吏胥一而受其害者且百也。今天下大縣以千數。縣吏胥三百。是千縣則三十萬也。一吏胥而病百人。三十萬吏胥。是病三千萬人也。天下幸無盜賊之擾。水旱之災。謐甯無事。而日有三千萬人不得其所。吁。亦大可爲寒心也哉。此皆無以額之之過也。近者數有裁革之詔。亦稍稍奉行之。然今日汰而明日復矣。巡按之署撤。而督撫取而用之矣。吏胥之有罪者。縣發覺之。則入於府。府發覺之。則入於道。道發覺之。則入于院。至于院。而人不敢復問向之所爲府者縣者。轉而與之抗禮。道者降而接之以溫顏。是其不可向邇之勢。始猶處於降殺之閒。而其後乃反驅之於積重之地。彼大吏之不賢者無論。其賢者持己有節。而御下無術。吏胥乘其峻刻之風。威猛之性。以市其重權。而取民間之財。顧有倍蓰於往昔者矣。嗚呼。從來天下

之亂固氣運爲之有洪水之害有猛獸之害有暴君之害豈今之氣運在吏胥耶夫以朝廷之尊立意欲革一事去一人易置大將如呼小兒罷遣卿相朝下而夕出國門獨於吏胥之至微賤額而限之易若舉手乃若泰山之不可拔決水之不可禦天下之患未有壅蔽因循怠廢不舉至於此極者此其故何也不悉其不額之弊與必額之之法雖欲額之而不可得也不額之弊在官不在吏必額之之法亦在官不在吏不額之弊有三而額之法惟一官之不能而畏事者以爲吏胥之多非自吾始也吾姑仍之且觀望其他者之未盡汰焉交相觀望而吏胥卒以自若此其弊一也月而閱其簿朔望而稽其名奉令而裁之榜而示之陽以虛文塞責而陰挾其金錢還之以故物此其弊二也去者去矣而留者未去彼此營護而以浸潤其官長三窟之兎百足之蟲必濟其黨與之私而後已此其弊三也夫朝廷而不知吏胥之弊也倘其知之而下之令曰是皆有額踰三人者其官譴踰五人者其官削踰十人者其官殺無赦彼吏胥之爲惡而不顧其死者固有之矣亦有官代其吏死者乎周書曰刑罰世輕世重當其積弊非重法無以制之夫殺一人焉而舉天下三千萬人咸受其福雖堯舜用心不過如此而豈其爲商韓之峻也哉

吏胥議

儲方慶

今夫聚百十奸人日夜講究行事而又假之以得爲之勢且無所畏忌于中則其謀事也日工而其爲毒也日甚宜邑向有吏胥之患然爲毒未至如今日之烈者蓋二十年前奸人分散于豪家或間歸于卒伍故其恣睢害人之智各有所出而吏胥不至甚毒而難制今豪家皆破敗羣懾于功令而武夫之氣亦少衰獨有吏胥一塗可以憑官府之威靈肆行其縱恣故舉一邑之奸人羣起而趨之然猶幸其有所畏也則欲爲而不敢爲之

事。庶可冀什一于千百。而邑之通顯于朝者。士之強毅有志節者。鮮不摧折于吏胥之手。是以吏胥之心益無所顧忌。而惟吾之所欲爲。吏胥之心既無所畏。吏胥之奸又日益多。吏胥雖萬被罪。吏胥其何悔哉。獨惜夫出身加民者。幸而得一官以榮其身。而不幸而至于吾邑。重爲吏胥之所誤。以自入于罪咎而不可挽也。何則。凡人入官之始。莫不以吏胥爲可惡。而及其與之久處也。則吏胥之言皆順適吾意者。人情莫不喜順而惡逆。故于吏胥爲易親。而士民之受吏胥之毒而赴訴之者。輒以爲攻我之私人而樹之敵。或至忘其身以徇吏胥以摧抑士民之氣。而後惟吏胥之言是聽。吏胥之任既專。士民之情益塞。士民之情既塞。吏胥之毒益深。毒發于官長之身。而發其毒者必士民之桀黠。禍成于吏胥之手。而營其禍者。又同患之吏胥。夫至與吏胥同患。雖而疾視士民以爲仇。故雖陷于刑戮而卒莫之悟也。嗚呼。盍亦謹之于其始矣。謹之于其始。則吏胥之說不得進于吾前。以通士民之情。奚所不可。夫士民之不類。不可強也。愚懦無知之民。不能自言于守令。而士之廉隅不肯與吏胥爲緣者。又多落落不合。取憎于人。故夫士民之情。恐其爲吏胥用。而吏胥之隱于士民者至難辨也。愚謂長吏苟有抑吏胥之心。不必盡寘之法。而但當孤其黨以殺其勢。求士之正直者咨之。進小民之無告者問之。使吏無所阻抑而有畏心。則吏胥之奸可漸息。而吏胥之毒不至及于吾身。其慎毋以吏胥爲私人而以士民爲仇也。

馭吏論

儲方慶

今天下之患。獨在胥吏。吏之驕橫。與官長同。縉紳士大夫。俛首屈志。以順從其所欲。小民之受其漁奪者。無所控訴。而轉死于溝壑。盜怨讟之入人深矣。推其所以。則馭吏之道未得。而吏胥之心無所畏也。凡人出身爲吏

胥者類皆鄉里桀黠者流不肯自安于耕鑿然後受役于官而爲吏吏之所爲固已異于常人矣是以先王馭吏之法倍嚴于馭百姓之法今日之吏茍犯科禁者上而比之官長官長有罪曰革職吏胥有罪曰革役夫吏胥之役豈可與官長之職同日而語哉官長之受職也或承先世之勳業以襲其蔭或積數十年之勞苦以得一官取之至不易矣不幸而至蹉跌則前此之勞盡棄而不可復振是以官長皆有甚惜其職之心而　朝廷亦得挾之以威天下若吏胥之役不過入數十金數百金之貲于官已耳不幸而有禍敗不過失此數十金數百金之貲而幸而不至于有罪則可以橫行無忌殫百姓之脂膏以自肥其家而其所謂禍敗者又非有不可復入之禁如官長之除名者也故吏胥皆有不甚愛惜其役之心而　朝廷欲以此制其爲非豈可得哉向者　朝廷亦嘗患吏胥之盤踞思有以禁之亦既立之年限以定其供役之歲月矣然吏胥之姓名非若士人之登天府列賢書者可一一稽也朝而革暮而復入革于此復移于彼至萬不得已而又使其子弟爲之爲之官長者特取提給可供事左右而已固不暇考其所由來也　朝廷雖設重法糾之而人亦莫敢發其奸故夫革役之說甚不足以懾豪吏之心也愚以爲吏胥之役既不足革而吏胥之奸復不可止其治之以贓罪者又足累法司之考成而莫爲之嚴詰則吏胥之心尚何所畏而不爲小民惜身家顧妻子惟恐觸其放縱之怒是以拱手聽命之不暇愚謂吏胥之心所畏惟有一死其所挾以淩轢百姓者亦謂縱犯贓罪不能置我于死故恣睢而無顧忌耳　朝廷欲禁其奸當擇其所畏者明示之則彼尚存不敢之心于萬一而又不可概責之以死也莫若恕其小過以全小人之命其必不可免者置之于法以儆其餘雖遇赦宥而吏胥之罪不少假焉吏胥雖無良豈盡如盜賊之愍不畏死者哉

覆陳書役不必定額疏 雍正七年

河東總督 田文鏡

臣查條奏內稱弭盜之法先嚴窩盜之家。而窩盜之人。半屬掛名之役。查各省督撫司道以下。其書吏衙役皆有經制定額。不容冒濫。而有一等游手好閒無業貧人。每於額設吏役之下。空掛一名。書吏則爲貼寫爲掌案。下役則曰幫役。曰白役。小則希免差徭。大則借端生事。自恃衙門情熟。因而包攬錢糧。把持行市。窩娼窩賭。無所不至。而猶未遂其欲。每與捕役上下其手。窩頓盜賊。發蹤指示。名曰放線。所獲之贓。盜得其三。彼得其七。且以語言恐嚇事主。令勿報官。即使事發。而州縣捕役。向爲一線串通。或以強爲竊。或故意縱放。有司爲之掣肘。百姓被其擾害。請嗣後各省掛名書役。嚴行禁革。照額設之數。每名止許添一人幫辦。一正一副。可不誤公。現在掛名書役。悉令歸農。則窩盜之人少。而盜藏身之地亦少矣等語。臣查掛名書役。各處皆有。如科臣顧祖鎮所奏貼寫掌案幫役白役等名色。則皆非掛名書役也。蓋貼寫乃甫經學習幫寫文移之人。掌案則久於衙門熟諳章程辦理稿案之人。幫役白役。即各役內之副役。跟隨正役以効奔走之人。皆非徒掛空名者也。所謂掛名書役者。乃足跡不至衙門。經年不見本官。不知辦案爲何事。差遣爲何事。按册有名。服役無人。惟津貼紙筆之費。以幫辦事書役。此則謂之掛名書役也。查各衙門書役。除州縣書役近在本處。向不換班外。其督撫司道府書役。皆散處各屬。幸分爲上下班。輪流辦事。若按經制額定之數。每名再添一人。則各衙門不過寥寥數人。安能辦公無誤。即如臣衙門經制書吏上下兩班。每班十名。共二十名。今現在辦事書吏頭班二班。俱有百餘名。是較經制十倍有餘。事務殷繁。尚苦趕辦不及。若以一正一副計算。每班不過二十人。以百餘人辦理不及之事。而欲責成於一二十人。其可得乎。由此而推。則各衙門書吏以一正一副留用。乃萬萬不能之事。其貼寫

一項跟隨學習幫寫卽將來辦事之經承而且書寫需人不能革除者也經制典吏役滿出缺新募典吏何能辦理文案故必需熟諳書辦職掌稿案無掌案則事務茫然是又掌案之不能革除者也至若幫役白役專視差遣之繁簡如差多事繁正役不能親身出差因有幫役白役爲之代勞上司稽查不嚴本官有意徇縱則一票到手便爲利藪所至之處如狼似虎恣意勒索正副分肥臣深知其弊是以嚴禁司道之差不許下府州府州之差不許下屬縣其有萬不得已之事必須差提者則令所差之衙門將差役姓名報臣查考如犯有需索之弊必痛加懲處所以一年之內各衙門之差提甚少差既絕少利何從覓正役之盤費尚且竭蹶何能更養副役此又幫役白役不禁而自除者也至掛名書役既不服役衙門其所以掛此空名者葢亦有故或家有田產藉以支持門戶或居鄉被人欺淩藉以禦抵外侮具呈投認之後必行地方官查其身家是否殷實有無過犯違礙取具印甘各結方准註册雖人之誠僞難必大抵皆有產業之人也若科臣所奏是乃市井無賴一無恆產之窮民不但不能掛名于官幷書役亦不肯與之爲儔又豈能把持行市窩匿娼賭使令盜賊其他包攬錢糧等事更不必言矣要之窩盜通盜第一係不法捕役其次則不肖營兵與勢豪土棍臣雖不敢謂掛名書役中必無窩盜之人然如科臣所奏窩盜之人半屬掛名之役去掛名之役卽少窩盜之家實非確論臣愚以爲但當嚴查其行止以分別去留如平時果有生事把持等類不但掛名書役急當革究卽現在辦事之書役亦當革究若實係安分自守藉支門戶以禦外侮雖有書役之名實與農民無異似可不必盡行革除葢司道府衙門書吏本無額設工食又有紙筆等費既將各項陋規裁革不許受賄作弊若併此掛名津貼亦爲革除則紙筆之費亦無從出矣況各衙門書役實非一正一副所能辦理所有科臣顧祖鎭條奏盡除掛名之役止

留一正一副之處應毋庸議

覺察奸蠹內外畫一疏 李之芳

臣惟吏胥作弊壞法處處皆然實未有如在京各衙門之最甚者故澄弊剔蠹當先自在京各衙門始京師之蠹清天下之蠹亦消矣京師之弊除天下之弊皆除矣無如各衙門事務殷繁易於叢奸滋弊該管之官一有不察則招搖撞騙無所不爲且授受隱秘難以舉發與受同罪之贓出錢之人必不肯首告即旁人告發亦必不肯據實供吐其承問之官亦不過以夾訊不服朦朧完結所以 朝廷清釐庶政諸弊皆易芟除而惟此胥吏之奸牢不可破即如現在各衙門吏胥豈果人人奉法而無作奸犯科之輩者乃數年以來未聞某衙門註一某蠹某衙門發一某弊即尋常責革亦屬罕有之事可見向來胥吏作弊皆該管司官因循容縱置若罔聞且以爲雖事發而身不任其責故也臣思衙役犯贓失於覺察者本官革職煌煌 功令莘士凛遵而惟在京衙門不用此例如往年門文秀一案詐辦犯贓至數千兩該管司官竟不坐以失察此甚非均平之法也夫在內在外皆 朝廷法紀之地內外官員皆 朝廷發弊之人況部院事務關係更重部胥作弊賄賂更多若謂衙役犯贓難於覺察豈外官偏有過人之精明而京官皆當無聞無見乎寬於內而嚴於外何以厭服郡縣有司之心哉臣乞 敕部確議嗣後在內蠹役犯贓本官失於覺察者一體照例處分則在京各衙門官必自覺察其胥吏而奸蠹斂跡內外肅清矣

飭懲衙蠹之法疏 張惟赤

從來剝啄小民惡莫甚於衙蠹 皇上嚴綸申飭不啻再三禁蠹役革項首有犯贓十兩之明刑又有犯贓

一兩之新令。然立法雖嚴。而蒙蔽之局。愈不可破。究之殘民肥己。盈千累百。而未嘗發覺。即使發覺。又有巧術多端。打點彌縫。終成漏網。故肆意虐民。曾無顧忌。且自郡縣以至督撫衙門。串成一片。互相救援。雖有三年更替之令。而移姓改名。出此入彼。引接下手。非其親族。即其子孫。盤踞日深。線索日熟。內則伺本官之性情。窺打點之捷徑。外則聯唆訟之積棍。交不肖之紳衿。因而瞞官嚼民。無所不至。近見浙撫佟某疏。巡撫三省以來。恪遵功令。但有蠹役。憑民間告發。然後訪拏。在巡臣甄別有方。自當一清積蠹。但恐此輩日在上官左右。聲勢赫奕。若督撫按三衙門各役。郡縣尚在曲意將迎。惟恐得罪。小民安敢遽然訐告。即巡按訪實拏問。既拏之後。必索欵於臬司。臬司轉索於刑廳。刑廳無從驗知。必詢之本廳書役。然本廳書役。必與此輩向結心腹之交。因密通消息。即令本人自行造欵。遂將眞實惡跡一字不提。反假捏無影無干之欵。上報塞責。夫蠹役作惡。必名聞通國。始爲巡按之所訪拏。在訪拏之時。非不眞知灼見。及至公堂質審。率多僞欵。或姓名不對。或破証差訛。一無指實。無論問官徇庇。即執法者欲直窮到底。而其事實屬無干。無從坐罪。俾免以後。招搖得意。自誇打點神通。人人畏服。故訪拏一次。愈增一次之威名矣。在初訪之時。非不出示令人告發。但近年巡按所訪人犯。往往發下府縣監禁。以致央情保放。盛服逍遙。遊行市上。愚民見之。謂彼雖屬訪拏。現在安然無事。又孰敢犯其兇鋒者。惟恐補狀訐告。而此輩彌縫術巧。日後仍在衙門。則借端報復。身家立破。況每見縣閒各蠹。訪拏問革後。反買府廳頂首矣。府廳各蠹。訪拏問革後。反買充道撫按頂首矣。衙門愈大。則肆惡愈深。至於種種贓私。告出未及十之一二。而審問時且盡付子虛。或不過問成八九錢贓銀而止。何則。蓋 上諭有一兩籍沒流徙之新例。故必不滿一兩之數也。上下蒙蔽。打成一片。總之此輩之身家。必不至敗壞。則小民之冤苦。必不敢自鳴。

臣請　勅部嚴行各省撫按以後必須嚴拏勿待告發拏到之日先責迎風然後發下按察司監禁不許轉發府縣以致保放仍即出示招人補狀其採訪各欵務開實跡若揑造塞責以致審質全虛者即追究造欵之人治以扶同黨惡之罪葢訪拏衙蠹必無冤濫欵贓必多被害必衆一憑諸直欵再憑諸告發從公嚴審依律治罪被拏之蠹斷不仍留地方則小民知蠹役之可除自無所顧忌而敢於伸冤矣除撫按不時訪拏外大小各官更將本衙門蠹役自行覺察其府廳縣每季各造本衙門入役花名冊并並無訪過再進印信甘結移送刑官刑官不時嚴察如有犯者立刻揭送撫按坐本官以徇庇之罪倘刑官隱匿不報撫按訪實題參刑官一併治罪倘撫按隱匿不參科道官風聞一併參奏治以徇縱之罪如此積蠹可除而民得安枕矣

衙蠹宜剔其源疏

孫光祀

夫剔弊釐奸之典內外官員皆有參劾府縣吏胥亦有考察而獨京師之衙蠹與外省撫按司道之衙蠹未有一定之法可摘發其奸者此猾吏叢弊所以日甚一日也即如各部衙役天下官職財用兵刑工役諸大事在其掌握倚法爲奸上下其手外官之不肖者賫緣鑽刺先與此輩句連通同行賄能使仕途之功罪無憑銓樞之多寡易混文移之遲速由己財用之乾沒不清其衙則障日蔽天其贓則盈千踰萬該衙門官或爲其朦蔽而不覺即覺之而掩飾遮護不肯搜求若輩積弊相沿益肆然無忌矣若撫按司道之衙役通省之事咸經其手詐官害民弊難悉述下官既不敢問上官又復護短惟恐發覺有礙官聲是以因循容隱愈難禁制且此輩狡兔三窟在州縣作惡已極則轉投司道在外省罪蹟已著則潛入京師衙門益贊益成若輩藏奸之藪不急爲釐剔弊源何自而清耶伏乞自今定制令各衙門每年自行察覈其蠹役有奸狀著聞犯贓有據者如部司

則列欵以呈堂官司道則據事以報撫按以便彙奏不許猶鼠同眠曲爲囘護徒審實贓罪照原定衙役例按律發遣重者正法庶大蠹不至漏網而衙門難以容奸若年終該衙門不肯開送衙蠹即令本官註明結報日後倘被別官指參仍查犯事年月以徇縱追論每歲一行如甄別之法使巨奸易發猾胥知儆亂法者少而京省內外各衙門肅然就理其事似小而所關實大也

寇永脩日記治道之衰起於文法之盛弊蠹之滋始於簿書之繁所謂文法簿書者不但經生黔首懵不見聞即有司專職亦未嘗一檢閱校勘何者千宗百架鼠蠹雨浥或一事反覆異同或一時互有可否後欲遵守何所適從徒爲積年老猾媒利市權之資耳其實於事體無裨弊蠹無損也嗚呼百家之言不火而道終不明後世之文法不省而世終不治

上王撫軍條議

田鎬

夫書吏之弊至今極矣然愚以爲州縣之書吏易治而上憲之書吏難治何也州縣之書吏弊在虐民害者百般勒索貧者任意留難或勾通訟棍借事興波或授意罪人誣扳嫁禍甚或藏匿舊案抽換卷宗使是非可以混淆而本末無從考信其弊誠不勝枚舉然州縣爲親民之官統馭少而耳目近少則易遍近則易知但使爲州縣者實能以民心爲己心視民事如家事日坐大堂與民相見表裏洞達無阻無隱其有勒索而留難者許民面愬立提質究則弊除矣其被誣牽累者卽從所以誣牽之故訊出勾通授意之由立予責革則弊除矣且藏匿抽換必乘新舊交代之際或數年數十年而後發防範最難然苟鈐印卷宗又令各書將經手案件登記號簿官爲用印以入交代倘有遺失惟最後接收之書吏是問則其弊亦可肅清故曰州縣之書吏易治也若

夫上憲之書吏則魚肉州縣之書吏而幷能挾制其官州縣莅任先索到任陋規其後交代有費[illegible]有費經徵有費奏銷有費滋生烟戶有費賦役全書有費錮除有費工程有費　恩賞有費領有領費解有解費劃扣有劃扣費舉州縣毫毛之事莫不有費誠如憲劄所云動筆卽索事無空過者稍不遂意則駁換捺延處分降罰其禍立至故州縣畏之如虎而奉之如神州縣之書吏亦不得不多方搜索以求解免此吏治之所以日離而虧欠之所由日積也且夫州縣之書吏上司得而懲治之上憲之書吏州縣不能約束之而倂不敢誦言之譬諸城狐社鼠灌之不可焚之不得稍一非議不以爲去狐鼠也而反以爲攻城社也故曰上憲之書吏難治也其所以難治者有二一曰書缺買定也某書管某縣某吏値某科皆量其出息之多寡以爲授受州縣特其佃戶耳買定之後則以此缺爲傳家之寶官有遷調而吏無變更卽或因事革除而易名頂替者仍其人也是以州縣甯隱忍以免目前不敢觸犯以貽後禍一曰權從書出也幕賓案牘旣繁一切片稿半由擬送稍爲出入便已低昂雖有核裁豈無疎忽誠如憲劄所云高下在心也更有不可解者如戶口之增減倉庫之盈虛惟州縣知其確數以爲具文則具文可也以爲實報則實報可也而司書則曰彼有程式所謂程式者又不肯顯頒於下屢送屢駁無所適從費到而冊始定其實上下仍相蒙也去此二弊約有三端一曰汰冗濫酌公事之繁簡定書吏之多少擇其勤愼廉能者留房辦事其餘悉裁去之俾歸民業如敢掛名射利及私相頂替重治其罪一曰定額費使各衙門之書吏開具實在必須之費詳院核定行知州縣遵爲定額上下曉然敢有額外濫索及借事刁難傾陷者許州縣據實指稟違則參辦又如處州於通省最爲貧苦甚有歲入不及千金者日用尙慮不敷何力應酬諸費應請概予刪除而將該縣應辦事宜倂入經管大縣之書吏兼辦庶公私兩無貽

誤。一曰頒冊式。一切造册章程縣書未經目覩者。卽請頒一樣本。飭令縣書如式照造。以免駮換。如是則憲書之事簡。而其權亦輕。庶幾無所容其奸矣。至於州縣之書吏。前說已詳。設有昏庸不職之令。任其舞弊者。自有憲法治之。無難立斷也。雖然有治人無治法。在上位者能正己率屬。剔蠹除奸。則書吏自然斂跡。否則防一弊又生一弊。州縣且救過不暇。何敢與之爭費哉。

請杜書吏舞文疏 嘉慶六年　　御史喬遠煐

臣查各部辦理題咨事件。惟以例案爲憑。而書吏卽從中勾通外省。串同舞弊。上年恭奉　諭旨申嚴飭禁。現在內外奉公守法。吏胥已不敢營私。而積習相沿。其弊或有不盡除者。緣例有明條。遵循已久。案無定準。出入多端。此由從前辦理。狥私意爲高下。以致事無區分。一部而彼此兩岐。一司而前後互異。因而書吏影射包苴。已遂輒援舊辦准案。有意矇衜撞騙。未成卽援舊辦駮案。多方吹索。雖以明幹司員及持正堂官。或多被欺蒙。亦有堂司各官意見牴牾。偏持莫決者。所不免也。臣思各部率由舊章。均有則例奉行。又每屆五年。卽將該衙門則例續纂一次。該堂官揀派熟練司員。于隨時脩改事宜。分別增删。校繕黃册。恭呈　御覽。刊行各直省一體遵照。立法極爲詳備。其已經登垂則例者。自係可以通行之案。若已經續纂不登則例者。卽係不通行之案。顯而易見。豈有舍定例近例不遵。而遠摭十數年成案。轉足依據之理。況例外求案。部中或援成案議駮。而外間亦可援成案邀准。往返究詰。究致部駮無辭。違例議准。殊屬不成事體。此則無論准駮。皆中猾吏舞文之弊。不可不大爲之防。臣愚以爲欲絕弊源。不如明申例禁。各部既有　欽頒則例。無論准駮事件。皆宜援例遵行。除無例可援者。自應由部臣隨時條議。請　旨遵辦外。其一切遠年成案。凡係原刊則例及續纂則

例不行採入者槩不許附會摭引以杜書吏朦混之弊至按款查核因何與例相符與例不符之處有宜明指例文者即明指例文毋任准駁含糊有宜全引例文者即全引例文毋任節删要義有例涉兩可宜折衷至當者即悉心稽核回堂秉公酌辦毋任比擬失當更有例外苛求至稱未便僅照常例辦理者亦應槩行禁止如此詳慎綜核諸事靡實用以垂定例而昭法守雖有猾吏取巧嘗試將無所用其技倆或亦剔擿積習之一端也

說吏胥

卓顧相

漢以前吏胥士也卿大夫多出焉其人自愛而重犯法以是吏胥貴唐宋以來士其業者不爲吏胥爲吏胥者則市井奸猾巨家奴僕及犯罪之人以是吏胥賤吏胥既賤爲之者皆甘心自棄於惡行己若狗彘臨人若虎狼以是吏胥橫吏胥日橫其勢足以攫財貨快恩仇因而向之士其業者稍慕而爲之既而搢紳之族不肖者亦復爲之搢紳之族爲吏胥雖甚不肖不可得而擯搢紳者仍兄之弟之伯叔父之祖之其異姓仍中表之與之抗禮矣搢紳所與抗禮姻親而吏胥者也久之凡吏胥雖不爲姻親皆得與搢紳抗禮以是吏胥大

分發在官法戒錄檄

陳宏謀

有官則必有吏有官則必有役周官有府史胥徒之名漢唐以後名稱不一職掌則同蓋居官者責無旁貸事有兼資抱案牘考章程備繕寫官之賴於吏者不少拘提奔走役之效力於官者亦不少凡上下文移不曰該管官吏則曰一應官役吏役蓋未可忽矣祇以人之才質不同趨向各別往往一入公門圖利之心既盛辦公之念遂輕竭智盡能無非爲網利營私之用氣求聲應不外乎舞文骫法之中行險徼倖恬不知非而人之指

而目之者胥號曰奸吏名爲滑衙役則目之曰蠹所以賤而惡之者亦太甚矣不知是人皆有天良何地獨無君子況吏役中多有名家子弟科第未就託業公門未必皆卑汚苟賤之流歷觀古今以來以掾吏起家爲名臣者固不可勝數而我　本朝由吏員出身躋顯秩者亦復有之至於身爲吏役爲善種德以致子孫貴盛者更復不少若一概鄙夷其人不加教訓大非有教無類之意且官衙所理者非關國是卽涉民瘼何事不經吏胥之手而竟視爲不可與言之人不思所以感發其天良湔洗其積習任其陷於罪戾縱吏役不足惜而吏治何以肅清民生又將何賴乎本都院自筮仕以來歷官內外其馭吏不敢不嚴而其望於吏役之遷善而遠罪也不得不切所至必開誠勸勉不欲遽加以法而敢有蔑良而舞弊者究懲亦不稍貸今忝任封疆約計全省吏役不下數千人既不能將此意與羣吏役耳提而面命之欲檄行誥誡又恐言之未詳聽之不廣因採舊事輯成一書以廣勸誡仰司官吏卽便移行遵照將單開各衙門應領在官法戒錄遇有便差至省領回分發官存一本餘各散之各房書吏幷及於役惟望得此書者偶寓於目有動於心常念禍福無門感應可信善者可以躋通顯爲名臣卽不能盡登仕進而取法乎上亦得乎中果能積德行善可以福子孫奉公守法可以保身家其惡者則一念之非纖毫之利近則虧體辱親遠則禍流身後無術能逃悔則已晚莫如隨時提醒天良到處務存公道由一二人以及人人由一二事而推之事事衙門多一奉公守法之吏役則小民免遭寃累官司得一奉公守法之吏役則吏治日見肅清官有恩澤可以下逮閭里官行教化可以移易風俗而胥吏之得以利濟鄉里種福子孫者亦自不少本都院以此勸誡於吏役正所以保全乎吏役也各吏役其各體此意以自圖保全地方官幷宜體此意以保全吏役均毋違忽

亟更役法疏

傅維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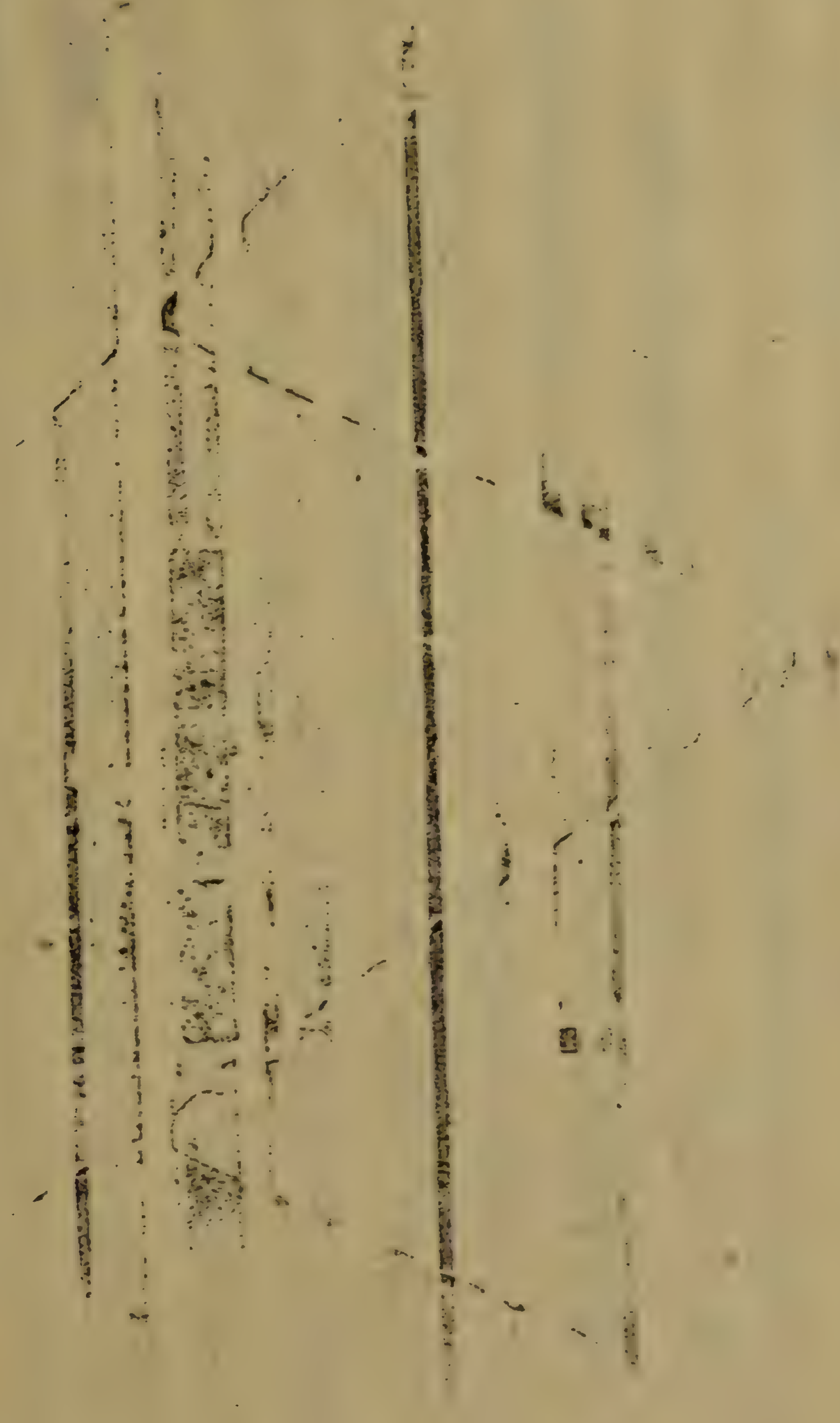
臣以今日蠹壞而極重難反者。莫役法若。今所行者僱役也。僱役者周禮所謂游惰之民也。其弊無窮。數難更僕。官聽察則借官之嚴以害民。官貪橫則張官之威以害民。或陰用官之能以害民。或陽竊官之權以害民。或害民以奉官。或害民以壞官。官墮其術。民受其病。役收其利。以至錢糧破其侵欺。是非由之顛倒。刑罰由之不平。訟獄爲之興變。有司數易。而 朝廷之銓選滋淆。人才之摧折益甚。大率由此。蘇軾云。數十萬虎狼在民間者。可不可也。 皇上赫然下 明諭。蠹役計贓定擬。不許援引無祿輕條。凡情罪重大。分別絞斬。其餘俱流徙。且遇 赦不赦。亦可謂法嚴而行之斷矣。然行而益繁者何也。他不具論。即如一流徙也。勢必用兩解役。無論南方數千里。即近而數百里。此兩役之資斧自備乎。需索乎。盍必是需索之物。此兩解役又當流徙需索而不問。是縱蠹也。需索而問之。又將安所底止。況一役之工食。每年多不過十二兩或七兩二錢。每日不過三二分。僅供夫婦一餐之用。古人云。黎民一日不再食則饑。此數十萬游惰之民。肯枵腹而鵠立乎堂側。馬走于堦前乎。必不能也。窮則變。變則通。此其時矣。臣請歷陳古役法。周禮小司徒之職。凡起徒役。勿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漢法二十而傅給徭役。唐立租庸調法。有丁則有庸。每丁定役二十日。宋有衙前諸役。韓絳爲三司使。曾言衙前之害。而王安石爲新法。則更爲僱役。當役者以等第出免役錢。一切如單丁女戶。皆出助役錢。司馬光甚以爲非。是自古及宋。實皆出于里甲。第名之不同。法之各異。然亦何嘗不變革也。臣以爲欲盡除蠹弊。莫如仿古典。行里役之法。以一州縣計之。裁去冗役。惟酌其必用者存之。乃以里甲鱗次排比。自書門皁快所用若干。如以丁論。或百丁一人。或七十丁一人。如以畝論。或五百畝一人。或七百畝一人。三年一審。編定某里

某人至某人出一役或某人之畝至某人之畝出一役臨時其父老里長自推舉便使撿攝約束餘者每丁貲一二分爲日費州縣官量其才授之役歲兩更大要數年用一周督撫道府則取之州縣每州縣推舉量授先撥若干爲上司之役如此則方爲衙役旋作鄉民焉敢害民焉敢害民雖欲其有蠹役害不可得矣其原設工食除冗役扣解充餉歲可得數十萬金而所留者仍給見役亦聊佐司農之仰屋然 朝廷又無抽扣之名所謂上下兩全之道也其有擅用舊僱役者官爲參革役即重治設有起而難臣者曰昔鄉戶衙前往往破產宋吳充言之詳矣里役得無似乎臣以爲宋鄉戶典領官物衙前部送綱運鄉戶即今之收頭衙前即今之解戶今未嘗無之也里役者第令奔走服事又不似宋之臨門籍記何破產之有難臣者必曰歲兩更不滋擾乎臣以爲今日之里長甲首率季更排年歲更民亦不擾何也丁畝有一定編審無挪移何滋擾之有難臣者必又曰宋司馬光不言山野愚贑之人不能幹事乎臣以爲此爲破損官物者言若但奔走服事何用其能幹事且今之各處衙蠹大約皆素所稱能幹事者耳又必曰門皂諸役可矣書辦不諳文移奈何臣又以爲書辦今納吏及五年起送之法既行是各衙門房科有主文移之人矣其次不過謄寫且見在巡方皆不用舊役既已可行安在各衙門不可行乎前定例書辦五年起送夫在衙五年則積蠹矣莫若吏其法爲三年每一房科當以兩吏爲率舊府州縣有司吏典吏之名大衙門有掾吏都吏之名可一一綜理也考宋之僱役蘇轍疏稱以坊場錢僱衙前他色人役止如舊法未嘗云諸役皆僱也諸役皆僱亦明朝之變法耳臣非敢強所難行爲百姓累第以衙役之法一日不更則衙蠹之害一日不除致廑 皇上勤勞宵旰披覽爰書不勝其繁故臣請

皇上當此 盛朝開闢之初創制顯庸此其一端也伏乞 敕下廷臣集議可否覆候上裁

皇朝經世文編卷二十五目錄

吏政十一 幕友



吏政十一 幕友

善化賀長齡耦庚 輯

幕友論

韓振

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求助于人者也上者輔德次輔事天下之事誰爲政曰二顯二隱何謂顯曰三公統六部六部各統其曹是謂內之顯治以司道察守令以督撫察司道是謂外之顯治何謂隱曰內掌曹郎之事以代六部出治者胥吏也外掌守令司道督撫之事以代十七省出治者幕友也是皆上佐天子以治民事而其跡不見者也今有強有力過人之材爲總百里之賦稅獄訟文移簿書倉庫差驛而責之一人之身曰顧此毋失彼詳細毋略大則目必不兼視而明耳必不兼聽而聰于此而曰吾惟自任焉而生民之命萃于自任中矣而曰吾不有吏胥乎不有僕閽乎而生民之命萃于吏胥僕閽中矣人有可馭不可用有可用不可任可任之人必求友而得士而第曰吾固有幕友焉而生民之命又萃于幕友中矣何則恃已而輕人輕之中無士也徇請而濫收濫之中無士也易與而便己便之中無士也求其人矣得其人矣教玉人之雕去者半等庸人之遇去者半嚴貞女之防去者半得士而不能用之猶無士也然而或謂知人之明不可學則如之何然而或謂任人逸求賢難則如之何曰羶胡爲而致蟻磁胡爲而引鍼腐鼠其可以召鳳涸澤其可以棲鱗有終日練事之人而久不能曉事者耶有洞然曉事之人而不辨孰能治事孰不能治事者耶部曹孜孜日治其職而吏胥莫能爲奸監司守令孜孜日敬其業而幕友咸竭其才夫是以交爭歷難而異同不生曰爲其求公是而非求白是參用親故而旁肘不掣曰爲其決壅蔽而去偏聽關防以全不肖而賢者有以自安曰爲存其意而不立其

跡豈有逆耳不聞庶務叢脞者哉豈有政委僕僮權歸令史者哉故曰取人以身修身以勤勤故明明故知人善任而事無不成

佐治續言　汪輝祖

關防之名必不可受而可以不受關防之故全在謹飭朋友爲五倫之一主賓特朋友之一亟一主人而盡疏朋友固非端人之所以自處然因主人不我關防而律己不嚴將聲名有玷爲主人輕薄終有不得不受關防之勢故親友往來必須令主人知名有事出宅門亦須令主人確知所往事事磊落光明主人察其可信自不敢露關防之迹否則主人舉身家以聽安能禁其不加體訪也不受關防宜先謹飭

吾言不合則去非悻悻也人之才質各有所偏賓之於主貴相其偏而補之審於韋弦水火之用始盡佐治之任不合云者必公事實有不便不可全以意氣矜張主人事方未善分當範之於善不能就範則引身而退是謂不合則去若吾說雖正而主人別有善念此則必須輾轉籌畫以成其美方於百姓有益斷不宜堅持不合之義恝然舍去即諺所云公門中好修行矣須成主人之美

人知賓主初交不易而不知交久更難蓋到館之始情誼未甚浹洽盡我本分即可告無愧若相處多年交既投契則議論必有粉紜事事必謀萬全任勞分謗俱義所應得引嫌避怨便失朋友之道特不可恃主人倚重挾勢以濟其私耳處久交更難

交至忘形方爲密契獨吾輩之於主人賓主形跡斷不可略蓋幕客之得盡其言以行其志全在主人敬以交信一言一動須主人有不敢簡慢之意忘形則易狎狎則玩心生而言有不聽者矣余與光山劉君仙圃甚

仙圃令平湖時欲聯齒敍之歡余曰俟去館日如何同事者多笑之予不顧也故余贈別詩有形迹略存賓主分情懷雅逼弟兄眞之句蓋紀實云（賓主不可忘形）

署中銀錢出入其任甚重其事甚瑣不惟刑名幕友不可越俎即錢穀職司會計亦止主簿籍之成筭贏絀之數而已出入經手非其分也蓋旣經手銀錢勢不得不計較節嗇其後必爲怨府況權之所歸將有何顏色逢意旨者而公事多礙人品因之易壞且出入簿記一時難以交卸雖有不合亦不能去如之何其自立耶（不宜經手銀錢）

入幕以賓爲名主人禮貌盛衰即敬肆所別大段儀文何可不講若誠意無渝則小節亦須從略飲饌之類當覘主人之自奉何如果其自奉素豐而儉以待我是謂不誠若待我雖儉而已豐於彼之自奉即爲加禮更不宜瑣瑣求全嚮客胡觀察文伯處因言肉敗責逐庖丁常以爲悔故後來歷幕從不以口腹責人至主人所用僕從大率不知大體萬不可稍假詞色或啟干求之漸若小小過失最爲包容亦遠怨之一端也（勿求全小節）

鬻文爲活非快意事固不可有寒乞相使主人菲薄而本來面目卻須時時自念食饒粱肉念家有應贍之妻孥自不忍從粱肉外更計肥甘賚及僕傔念家有待濟之戚友自不暇向僕傔中妄博歡笑且客中節一錢之費則家中贏一錢之資家食無虧行裝可卸又何必以衰年心力長爲他人肩憂患哉（勿忘本計）

前言就館宜愼猶爲處館言之實則人品成敗所關尤鉅蓋尋常友朋鮮能經年聚處惟幕友之與主人朝夕相習性情氣質最易染移所主非人往往遠離其本矣余初入幕時懵無知識在外舅署二年未甚預官事也迨至常州主海陽胡公舉目生疏始凛凛自勵公官太守而自奉儉約過於寒士無聲色嗜好無游談諓語日

未出先僕從起坐書室治文書夜必二更餘方入內室風雨寒暑無間每辦一事必徹始終反覆辨難以求其是嘗言心之職思愈用愈出思字之義以心爲田田中橫豎二畫四面俱到缺一面不可故其于事之過去現在未來無不周計也余司書記而公善余持論遇刑名錢穀大事必招共議頗多芻蕘之采余是以樂爲知己用旣敬公正直廉勤又以公之生年月同先君子僅後先君子一日益嚴事之公亦雅器重余有國士之目禮貌視他友加等故他友皆苦公瑣細不樂久居余獨相依六載覺立身制事之道師資不少其後擇主與公巽輭者輒不就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豈可苟焉已哉擇主人獲益

余安貧自守固稟母訓不敢隕越然玉我於成實有自焉而人未之知也往歲庚辰二月余館長洲有某髯者蠱余以利謂非此不足濟貧且詭玷前輩知名諸君以相歆動並導余納賂之術余笑而不答髯意余諾也如其術來嚴斥之增賂以復余甚恐擬批提主訟人髯來謁大詫余謝曰主人意也遂絕之至七月余歸應鄉試代庖者誤爲所惑比余九月至館甫三日而事敗奉桂林中丞訪究二人倉皇竄逸於是余私自幸益竦然於法之不可試利之不可近貞初志以迄今未嘗見棄於大人先生蓋數十年來得力全在懷刑二字也玉成有自

訪延賢友 學治臆說

汪輝祖

有司之職禮士勤民迎來送往謁上官接寮屬日有應理公事簿書凌雜雖能者亦須借佽幕友況省例不同俗尚各別惟習其土者知之故到省先宜諮訪賢友聘請入幕同寅推薦不宜濫許上官情勢有必不可卻者甯如數贈修隆以賓禮勿輕信妄任馴致誤事

嗟乎幕道難言矣往余年二十二三初習幕學其時司刑名錢穀者儼然以賓師自處自曉至暮常據几案治

人皆無博奕之娛無應酬之資遇公事援引律義反覆辨論偶遇上官駮飭亦能自申其說爲之主者敬事惟命禮貌衰論議忤輒辭去偶有一二不自重之人羣焉指目而訕笑之未有唯阿從事者至余年三十七八時猶然已而稍稍委蛇又數年以守正爲迂闊矣江河日下砥柱爲難甚至苞苴關說狼狽窩援端方之操什無二三初入仕途往往坐受其誤而不自知於此欲得賢友宜向老成同官虛心延訪庶幾遇之

幕賓之名曰刑名曰錢穀曰徵比曰挂號曰書啟其大較也刑名錢穀動係考成盡人而知其當重矣抑知賦繁之地漏催拖闕及大頭小尾諸弊實皆徵比核之而詞訟案牘刑錢多不上緊全在號友稽查催辦至書啟庸拙疏忽亦足貽笑招尤無一可以易視惜小費者率計較於歲修之多寡第其人不自愛重往往隨緣曲就若心地光明才學諳練之士歲修外別無染指非餼廩足稱必不久安其席與其省費誤公而貽悔何如隆禮厚幣而獲助

人之氣質大概不同吡於陽者剛不免伉直忤物吡於陰者柔類多和易近人然非平日究心律例斷不能高自持議較之隨波逐流胸無定見者遇事終可倚賴擇友自輔當無取其軟美也

幕賓固不可不重一切公事究宜身親習練不可專倚於人蓋己不解事則賓之賢否無由識別付託斷難盡效且受理詞訟登荅上官倉猝自有機宜非幕賓所能贊襄不能了然於心何能了然於口依樣葫蘆底蘊一露勢必爲上所易爲下所玩欲盡其職難矣

佐治藥言　汪輝祖

士人不得以身出治而佐人爲治勢非得已然歲修所入實分官俸亦在官之祿也食人之食而謀之不忠天

豈有以福之。且官與幕客。非盡鄉里之戚。非有親故之歡。厚廩而賓禮之。什伯於鄉里親故。謂職守之所繫倚爲左右手也。而視其主人之休戚。漠然無所與於其心。縱無天譴。其免人讁乎。故佐治以盡心爲本（盡心）

盡心云者。非徇主人之意而左右之也。凡居官者。其至親骨肉。未必盡明事理。而傔從胥吏類皆頤指氣使。無論利害所關。若輩不能進言。卽有效忠者。或能言之。而人微言輕。必不能動其傾聽。甚且逆彼之怒。譴責隨之。惟幕友居賓師之分。其事之委折。旣了然於心。復禮與相抗。可以剴切陳詞。能辨論明確。自有導源迴瀾之力。故必盡心之所欲言。而後爲能盡其心（盡言）

嗟乎。盡言蓋難矣哉。公事公言。其可以理爭者。言猶易盡。彼方欲濟其私。而吾持之以公。鮮有不齟齬者。故委蛇從事之人。動曰匠作主人模。或且從而利導之。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耳。嗟乎。是何言哉。顛而不持。焉用彼相。利雖人所易貪。害亦人所同懼。果能據理斟情。反覆於事之當然及所以然之故。抉利害而強諍之。未有不悚然悟者。且賓之與主。非有勢分之臨也。合則留。吾固無負於人。不合則去。吾自無疚於己。如爭之以去就。而彼終不悟。是誠不可與爲善者也。吾又何所愛焉。故欲盡言。非易退不可（不合則去）

或曰。寒士以硯爲田。朝得一主人焉。以言而去。暮得一主人焉。又以言而去。將安所得爲之主人者。嗚呼。是又見小者之論也。幕客因人爲事。無功業可見。言行則道行。惟以主人之賢否爲賢否。主人不賢。則受治者無不受累。夫官之祿。民之脂膏。而幕之脩。出於官祿。吾戀一館。而坐視官之虐民。忍乎不忍。且當世固不乏賢吏矣。誠能卓然自立。聲望日著。不善者之所惡。正善者之所好也。故戀棧者或窮途偃蹇。而守正者終到處欽孚（得失有數）

必行其言者弊或流於自是則又不可賓主之義全以公事爲重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況幕之智非必定賢於官也特官爲利害所拘不免搖於當局幕則論理而不論勢可以不惑耳然隔壁聽聲或不如當場辨色亦有官勝於幕者惟是之從原於聲價無損意在堅持間亦僨事故士之伸於知己尤不可以不虛心（虛心）

信而後諫惟友亦然欲主人之必用吾言必先使主人之不疑吾行爲主人忠謀大要顧名而不計利而他人之效於主人者率惟利是視不得遂其所欲往往易爲媒孽其勢既孤其間易生稍不自檢毀謗從之故欲行吾志者不可不立品（立品）

幕客以力自食名爲傭書日夕區畫皆吏胥之事而官聲之美惡繫焉民生之利害資焉非與官民俱有宿緣必不可久居此席者自視不可過高高則氣質用事亦不可過卑卑則休戚無關（素立）

諺云官斷十條路幕之制事亦如之操三寸管臆揣官事得失半爲所爭者公私之別而已公則無心之過終爲輿論所寬私則循例之獄亦爲天譴所及故立心不可不正（立心要正）

正心之學先在潔守守之不慎心乃以偏吾輩從事於幕者類皆章句之儒爲童子師歲脩不過數十金幕脩所入或數倍焉未有不給於用者且官有應酬之費而幕無需索之人猶待他求夫何爲者昔有爲余說項者曰此君操守可信余聞之怫然客曰是知君語也夫何尤余應之曰今有爲淑女執柯而稱其不淫可乎客大笑而去（自處宜潔）

古也有志儉以養廉吾輩游幕之士家米素封必不忍去父母離妻子寄人籬下賣文之錢事畜資焉或乃強

效豪華任情揮霍炫裘馬美行膳已失寒士本色甚且嬖優童狎娼妓一讌之費賞亦數金分其餘貲以供家用嗷嗷待哺置若罔聞當其得意之時業爲識者所鄙或一朝失館典質不足繼以稱貸負累既重受恩漸多得館之後情牽勢絆欲潔其守終難自主習與性成身敗名裂故吾輩爽檢非謀本懷欲葆吾貞先宜崇儉用儉

身之不儉斷不能範家家之不儉必至於累身寒士課徒者數月之脩少止數金多亦不過十數金家之人目擊其艱是以節嗇相佐游幕之士月修或至數十金積數月寄歸則爲數較多家人以其得之易也其初不甚愛惜其後或至浪費得館僅足以濟失館必至於虧諺所謂擱筆窮也故必使家之人皆知來處不易而後可以相率於儉彼不自愛者其來更易故其耗更速非惟人事蓋有天道矣範家

衙門必有六房書吏刑名掌在刑書錢穀掌在戶書非無諳習之人而惟幕友是倚者幕友之爲道所以佐官而檢吏也諺云清官難逃猾吏蓋官統羣吏而羣吏各以其精力相與乘官之隙官之爲事甚繁勢不能一一而察之唯幕友則各有專司可以察吏之弊吏無祿入其有相循陋習資以爲生者原不必過爲搜剔若舞弊累人之事斷不可不杜其源總之幕之與吏擇術懸殊吏樂百姓之擾而後得藉以爲利幕樂百姓之和而後能安於無事無端而吏獻一策事若有益於民其說往往甚正不爲徹底熟籌輕聽率行百姓必受累無已故約束書吏是幕友第一要事檢點書吏

諺云衙門六房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非謂官之必貪吏之必墨也一詞准理差役到家則有饌贈之資探信入城則有舟車之費及示審有期而訟師詞證以及關切之親朋相率而前無不取給於具呈之人或審期更換則費將重出其他差房陋規名目不一有官法之所不能禁者索詐之贓又無論已余嘗謂作幕者於斬絞流

徒重罪無不加意檢點其累人造孽多在詞訟如鄉民有田十畝夫耕婦織可給數口一訟之累費錢三千文便須假子錢以濟不二年必至鬻田鬻一畝則少一畝之入輾轉借售不七八年而無以爲生其貧在七八年之後而致貧之故實在准詞之初故事非急切宜批示開導不宜傳訊差提人非緊要宜隨時省釋不宜信手牽連被告多人何妨摘喚干證分列自可摘芟少喚一人卽少累一人堂上一點硃民間千點血下筆時多費一刻之心涉訟者已受無窮之惠故幕中之存心以省事爲上 省事

聽訟是主人之事非幕友所能專主而權事理之緩急計道里之遠近催差集審則幕友之責也示審之期最須斟酌宜量主人之才具使之寬然有餘而不至畏難自沮既示有審期兩造已集斷不宜臨時更改萬一屆期別有他事他事一了卽完此事所以逾期之故亦可曉然使人共知若無故更改則兩造守候一日多一日費用蕩財曠事民怨必騰與其准而不審無若鄭重於准理之時與其示而改期無若鄭重於示期之始故便民之事莫如聽訟速結 詞訟速結

詞訟之應審者什無四五其里鄰口角骨肉參商細故不過一時競氣冒昧啟訟否則有不肖之人從中播弄果能審理平情明切譬曉其人類能悔悟皆可隨時消釋間有准理後親鄰調處籲請息銷者兩造既歸輯睦官府當予矜全可息便息亦寧人之道斷不可執持成見必使終訟傷閭黨之和以飽差房之慾 息訟

求生者千古法家要訣法在必死國有常刑原非幕友所敢曲縱其介可輕可重之間者所爭止在片語而出入甚關重大此處非設身處地誠求不可誠求反覆必有一線生機可以藉手余治刑名佐吏凡二十六年入於死者六人而已仁和則莫氏之因姦而謀殺親夫者錢塘則鄭氏之謀殺一家非死罪二人者起意及同謀

加功二人。平湖犯竊而故殺其妻者。有毛氏一人。竊盜臨時行強而拒殺事主者。有唐氏一人。其他無入情實者。皆於初報時與主人再三審慎。是以秋審之後。俱得邀　恩緩減。是知生固未嘗不可求也。求生

獄貴初情。縣中初報最關緊要。駁詰之繁。累官累民。皆初報不慎之故。初報以簡明爲上。情節之無與罪名者。人證之無關出入者。皆宜詳審節刪。多一情節則多一疑竇。多一人證則多一拖累。何可不慎。辦案之法。不唯入罪宜慎。卽出罪亦甚不易。其人應抵而故爲出之。則死者含冤。余每欲出人罪。必反覆案情。設令死者相質。有詞以對。始下筆辦詳。否則不敢草草動筆。故二十餘年來。可質鬼神者。此心如一日也。慎初報

命案出入。全在情形。情者起衅之由。形者爭毆之狀。衅由曲直。秋審時之爲情實爲緩決爲可矜。區以別焉。爭毆時所持之具與所傷之處。可以定有心無心之分。有心者爲故殺。必干情實。無心者爲鬭殺。可歸緩決。且毆狀不明。則獄情易混。此是出入最要關鍵。審辦時。必須令仵作與兇手照供比試。所敍詳供。宛然有爭毆之狀。鑿鑿在目。方無游移干駁之患。命案察情形

贓眞則盜確。竊賊亦然。正盜正竊。罪無可寬。所當慎者。在指牽之人與買寄贓物之家耳。指牽之人。固須質審。其並無實據者。亦可摘釋。至不知情而買寄贓物。律本無罪。但不得不據供查弔。向嘗不差捕役。止令地保傳諭。檄內注明有則交保。不須投案。無則呈剖。不許帶審。亦從無匿贓不繳。自干差提者。此亦保全善類之一法。蓋一經差提。不惟多費。且竊盜拖累。幾爲鄉里之所不齒。以無辜之良民。與盜賊庭質。非賢吏之所忍也。盜案慎株累

吏治以安良爲本。而安良莫要於去暴。里有地棍。比戶爲之不甯。訛借不遂。則造端訐告。其尤甚者。莫如首賭

首唱事本無憑可以將宿嫌之家一網打盡無論冤未卽雪卽至審誣而破家蕩產相隨屬矣惟專處原告不提被告則善良始有賴焉惟是若輩倚胥吏爲牙爪胥吏依若輩爲腹心非賢主人相信有素上水之船未易以百丈牽矣嚴治地棍

幕客佐吏全在明習律例律之爲書各條具有精蘊仁至義盡解悟不易非就其同異之處融會貫通鮮不失之毫釐去之千里夫幕客之用律猶秀才之用四子書也四子書解誤其害止於考列下等律文解誤其害乃至延及生靈昔有友人辦因姦拐逃之案意在開脫姦夫謂是姦婦在逃改嫁並非因姦而拐後以婦人背夫自嫁罪干繯首駁詰平反大費周折是寬姦夫之遺而幾入姦婦於死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故神明律意者在能避律而不僅在引律如能引律而已則懸律一條以比附人罪一刑胥足矣何藉幕爲讀律

學古入官非可責之幕友也然幕友佐官爲治實與主人有議論參互之任遇疑難大事有必須引經以斷者非讀書不可向在秀水時有陶氏某以長房獨子出繼叔父生五子而長子故絕例得以次子之子爲後其三子謀以己子後其伯兄因乘父故僞託遺命令仲子歸嗣本生祖次房者謂以孫禰祖禮難歸繼祖三房者謂本生有子而無後於情不順歸繼之說未爲不可薦紳先生紛如聚訟上臺檄下縣議余亦無能執中長夜求索忽記禮經殤與無後者祔食於祖之文爰佐令君持議謂禰祖之論必不可行陶某既出繼叔後斷難以子歸繼本宗本宗有子而絕情有難安請以其主祔食伊父聽陶某子孫奉祀大爲上臺所賞後在烏程有馮氏子因本宗無可序繼自撫姑孫爲後及其卒也同姓不宗之馮氏出而爭繼太守允焉余佐令君持議據宋儒陳氏北溪字系義重同宗同姓不宗卽與異姓無殊之說絕其爭端向非旁通典籍幾何不坐困耶每見幕中

公暇往往飲酒圍棋閒談送日或以稗官小說消遣自娛究之無益身心無關世務何若屏除一切讀有用之書以之制事所裨豈淺鮮哉讀書

提人不可不慎固已事涉婦女尤宜詳審非萬不得已斷斷不宜輕傳對簿婦人犯罪則坐男夫具詞則用抱告律意何等謹嚴何等矜恤蓋幽嫺之女全其顏面卽以保其貞操而妬悍之婦存其廉恥亦可杜其潑橫吾師孫先生爾周言令吳橋時所延刑名幕客葉某者才士也一夕方飲酒偃仆於地涎沫橫流氣不絕如縷歷二時而甦詰還居外寓詢其故曰吾八年前館山東館陶有士人告惡少子調其婦者當核稿時欲屬居停專懲惡少子不必提婦對質友人謝某云此婦當有姿色盍寓目也余以法合到官遂喚之已而婦投繯死惡少子亦坐法死今惡少子控於冥府謂婦不死則渠無死法而婦之死實由內幕之傳喚館陶城隍神關提質理予謂婦被惡少子所調法合到官且喚婦之說起於謝某神謂婦被調之後夫已告官原無意於死及官傳質審始忿激捐生而傳質之意在窺其色非理其冤念雖起於謝某筆實主於葉某謝已攝至葉不容寬余必不免矣遂爲之移寓於外越夕而隕夫以法所應傳之婦起念不端尚不能倖逃陰譴況法之可以不傳者乎婦女不可輕喚

余族居鄉僻每見地總領差勾攝應審犯設勢如狼虎雖在衿士不敢與抗遇懦弱良民需索尤甚拂其意則厲聲呵詬或自毀官票以拒捕稟究人皆見而畏之無敢公然與之相觸夫兇盜重犯自問必死拒捕之事間或有之若戶婚田債細故兩造平民必無敢毀票以拒者拒捕之稟半由索詐而起然一以拒捕傳質卽至審虛民不堪命矣余在幕中遇此等事直將毀票存銷改差承行止就原案辦理其果否拒捕屬主人密加確訪

而改差票內不及拒捕之說以免串詐然其事每訪輒虛故差票拒捕斷斷不可偏聽（差票言宜察）

親民之吏理當與民一體況吾輩佐吏爲治身亦民乎嘗見幕友位置過高居然以官體自處齒鮮衣輕漸不知民間疾苦一事到手不免任意高下甚或持論未必全是而強詞奪理主人亦且曲意從之恐其中作孽不少余在幕中襄理案牘無論事之大小必靜坐片刻爲犯事者設身置想幷爲其父母骨肉通盤籌畫始而怒繼而平久乃覺其可矜然後與主人商量細心推鞫從不輕予夾桚而眞情自出故成招之案鮮有翻異故佐治所忌莫大乎心躁氣浮及拘泥成見（須爲犯者著想）

成案如程器然存其體裁而已必援以爲準刻舟求劍鮮有當者蓋同一賊盜而糾夥爲盜事態多殊同一鬬毆而起釁下手情形迥別推此以例其他無不皆然人情萬變總無合轍之事小有參差卽大費斟酌審求生之道在此失入之故亦在此不此之精辨而以成案是援小則翻供大則誤擬不可不愼也（勿輕引成案）

恃才之官喜以私人爲耳目訪察公事彼所倚任之人或搖於利或蔽於識未必俱可深信官之聽信原不可恃全在幕友持正不撓不爲所奪若官以私人爲先入甚復以浮言爲確據鮮不僨事蓋官之治事妙在置身事外故能虛心聽斷一以先入之言爲主則成見在胸動多挂礙矣故訪案愼勿輕辦（訪案宜愼）

辦理幕務最要在勤一事入公門伺候者不啻數輩多延一刻卽多累一刻如鄉人入城探事午前得了便可回家遲之午後必須在城覓寓不惟費錢且廢一日之事小民以力爲養廢其一日之事卽缺其一日之養其覊管監禁者更不堪矣如之何勿念況事到卽辦則頭緖淸楚稽査較易一日積一事兩日便積兩事積之愈多理之愈難勢不能不草率塞責訟師猾吏百弊叢生其流毒有不可勝言者譬舟行市河之中來者自來往

者自往本無壅塞之患。一舟留滯則千百舟相繼而阻而河路有擠至終日者矣故能勤則佐劇亦暇暇自心清不勤則佐簡亦忙忙先神亂（勤事）

官能予人以信人自帖服吾輩佐官須先要之於信凡批發呈狀示審詞訟其日期早晚俱有定準則人可依期伺候無曠時失業之慮期之速者必致輿人之誦即剋日稍緩亦可不生怨讟第欲官能守信必先幕不失信蓋官苟失信幕可力爭幕自失信官或樂從官之公事甚繁偶爾偷安便踰期刻全在幕友隨時勸勉至於幕友不能剋期而官且援為口實則官之不信咎半在幕也（示民以信）

條教號令是道齊中一事告示原不可少然必其事實有關係須得指出利弊與衆共喻或勸或戒非託空言方為有益若胥吏視為故紙士民目為常談抄錄舊稿率意塗飾者儘可不必非惟省事亦可積福每見貼示之處牆下多有陽溝及安設糞缸溺桶之類風吹雨打示紙墮落穢中褻字造孽所損正不細耳（勿輕出告示）

廣交游通聲氣世人所謂覓館之法然大不可恃得一知己可以不憾同心之友何能易得往往所交太濫賢多力圖致有不能自立之勢又不若硜硜自守者轉得自全且善善惡惡直道在人苟律己無媿即素不相識之人亦未嘗不交相推重也至於寒士聲名所繫原不能不藉在上位者齒牙獎借然彼有相賞之實自能說項如攀援依附事終無補且上位即甚虛懷下士而公務殷繁勢不能懸榻倒屣司閽者多不能仰體主人之意懷刺投謁徒為若輩輕薄甚無謂也總之彼須用我自能求我我若求彼轉歸無用故吾道以自立為主（勿攀援）

州縣幕友其名有五曰刑名曰錢穀曰書記曰掛號曰徵比劇者需才至十餘人簡者或以一二三人兼之其事

各有所司而刑名錢穀實總其要官之考成倚之民之身家屬之居是席者直須以官事爲己事無分畛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後可益宅門以內職分兩項而宅門以外官止一人諺云一人之謀不敵兩人之智如以事非切己坐視其失而不置一詞或以己所專司不容旁人更參一解皆非敬公之義也特舍己從人其權在我而以局外之人效千慮之得則或宜委婉或宜徑直須視當局者之性情而善用之否則賢智先人轉易激成乖剌耳辦事勿分畛域

幕之爲學讀律尚已其運用之妙尤在善體人情蓋各處風俗往往不同必須虛心體問就其俗尚所宜隨時調劑然後傅以律令則上下相協官聲得著幕望自隆若一味我行我法或且怨集謗生古云利不百不興弊不百不除眞閱歷語不可不念也須體俗情

余向在胡公幕中初讀律書惴惴焉不能習幕是慮友人駱君炳文端方諳練獨嚴事之嘗語余曰以子之才之識爲人佐治所謂儒學醫菜作齏者非不能之患正恐太能耳余請其故曰衙門中事可結便結情節之無大關係者不必深求往往恃其明察一絲不肯放過則枝節橫生累人無已是謂已甚聖賢之所戒也余心識之不敢忘數十年來覺受此語之益甚多戒已甚

賓之佐主所辦無非公事端貴和衷商酌不可稍介以私私之爲言非必己有不肯之心也持論本是而以主人意見不同稍爲遷就便是私心用事蓋一存遷就之見於事必費斡旋不能適得其平出於此者大概爲館所羈絆不知吾輩處館非惟賓主有緣且於所處之地必有因果千慮之得有所利千慮之失有所累小者尚止一家大者或徧通邑施者無恩怨之素受者忘報復之端所謂緣也宿緣有在雖甚齟齬未必解散至於緣

戀留戀亦屬無益且負心之與失館輕重懸殊何如秉正自持不失其本心之爲得乎（公事不宜遷就）

合則留不合則去是處館要義然有不能卽去者不僅戀館之謂也平日過受主人之情往往一時卻情不得歲修無論多寡饋廩稱事總是分所應得此外多取主人分毫便是情分受非分之情或不得不辦非分之事故主賓雖甚相得與受必須分明卽探支歲修亦宜有節探支過度則遇有不合勢不得潔身而去矣（勿過受主人之情）

官之得民與否去官日見眞幕之自愛與否去館日畢露佐主人爲治須算到去官日不可令惡聲至耳與主人相處須算到去館日不可有遺議敗名總之官之得民要在清勤慈惠故苛細者與闒冗交譏幕之自愛要在廉愼公勤故依回者與剛愎同病（去館日勿使有指摘）

幕賓之作善作不善各視乎其所主賓利主之修主利賓之才其初本以利交第賓主相得未有不以道義親者藎蕕強合必不可久與其決絕於不合之後不若先愼重於未就之前彼我同心自無掣肘之患愈久而愈固異己者亦不得而間之余自維樸戇故就館最愼然從無半途割席之事職是故也（就館宜愼）

皇朝經世文編卷二十六目錄

戶政一 理財上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戶政一 理財上

劉晏理財論

郭起元

自古有國家者不耆言利之臣。後世有主于流通天下之財以濟國用者。其間利害不一。或失于損下益上。或失于上下各有損。或得于上下各有益。其等差蓋懸絕矣。聿稽漢武之世。用兵財乏。桑宏羊乃創爲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于亂。此損下益上者也。宋王安石以治財之說誤神宗。創制置三司條例司。散放青苗錢。遣使者數十輩周行天下。講求遺利。卒之民生困敝。宋祚中絕。此上下交損者也。若夫劉晏之理財。有上下交得者。唐肅宗朝。晏以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使。時兵戈之後。中外艱食。京師斗米直千。晏所經歷。盡得其利病之由。運其謀畫。轉漕輸京歲四十萬。由是關中賴以無饑。唐開寶間天下戶口千萬。至德後殘于兵。戶不滿二百萬。晏察州縣災害。不使流離死亡。生齒遂日滋。嘗曰。王者愛人。不在賜予。當使耕耘織紝。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收之。又時其緩亟而先後之。其法諸道巡院皆募駛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他利害。雖甚遠。不過數日即知。是以能權萬貨之重輕。使天下無甚貴甚賤而物價常平。所置諸道使者。皆慎選寥闒士爲之。倚辦督成。故能有功。嘗言士有爵祿。名重于利。吏無榮進。利重于名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其所任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不敢欺隱。每州縣有荒歉。則計官所贏儲。先令蠲某物以貸其民。民未及困而得財。其補救爲有濟。嘗曰。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不使至賑給。蓋給少則不足以活人。給多則帑廩虛而國用闕。則復重斂于民矣。況賑給多僥倖。吏緣爲奸。

强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刑法莫能禁也又謂災沴之鄉所乏惟糧耳他產固尚在也賤以出之易以雜貨而災民得其利又移其物于豐處以收其值則國用亦不乏矣又多出藏粟恣其糴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者轉相沿及不待教令以驅之也而其本則在于常平豐則貴取饑則賤與率諸州常儲米三百萬斛故百事可無憂也故晏之運思精密用法神速有非他人所能及者而其爲言也以救災爲主惻然有恤民之心豈宏羊剝民之謂哉切情當理而不迂有非介甫之所能窺見者後之言理財者莫不希踪于晏而無敢訾議也有以夫

理財　易學實

宋臣蘇轍曰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夫植苗欲其碩也害苗者不時而去之苗不可得而碩矣牧畜欲其蕃也害畜者不時而去之畜不可得而蕃矣天下之財非盡不足百姓非盡不赴公家之急搢紳衿士罹峻法以懲之非盡甘如昔者抗頑以蹈不測良以害財者日多而日工故生財者日勞而日拙以生財者日勞而日拙當此害財者日多而日工吾恐雖欲生之而生之不暇矣亦將欲取之而取之不給矣民生安得不促國用安得不匱哉然則爲今日害財之事者果何在耶一在征歛之不時也一在奸胥之中飽也一在雜派之橫流也一在功令之繁瑣也一在貪吏之酷烈也一在本源之不清也何謂徵歛之不時也夫天之生財有時人之迸力有候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乃土膏未釋追呼在門前代之法夏稅必於八月秋糧必於十二月玆顧新蠶未吐新禾未播之時催科何太急刻限何太促而剜補何所措耶何以謂奸胥之中飽也有一圖必有一圖之簿承有一戶必有一戶之勾管公賦未入私規先之正供未半勞費過之問何以

逋者終逋抵欺有人也問可以逋者非逋推移有術也甚則放赦雖出于　朝廷恩旨盡肥其私橐官如虎而吏如鬼虎可搏而鬼之魍魎可影測耶何以謂雜派之橫流也夫京運存留條鞭具在增之不得損之不得然無如軍興旁午使客往來陸需夫役水索舳艫雖餼糧芻秣動曰開銷而不知　朝廷雖悉為銷算郡縣仍派于民間至若供帳廚傳與凡衙前官物之類又其科派之小者也是　朝廷雖曰禁私派而私派已公行矣大吏雖曰禁雜科而雜科且益甚矣軺車入境旗旄在郊官吏笑而一路哭三空四盡之時其何以堪此乎何以謂功令之繁瑣也夫保甲者古今之良法奈何保甲之令一行鄉亭之悉索盡矣以興水利為愛民而簿尉之谿壑即在陂塘以散官鹽為普利而戶口之苦海深于鹺政故興一利不如除一害多一令不如省一事小民乃得享治生之暇日也由是而貪酷之吏在所宜懲蓋近日認貪為幹濟執酷為風采人人自喜在在成風是以奸胥之中飽貪酷之分甘也雜派之橫流貪酷之漁獵也功令之繁瑣貪酷之奇貨也且小臣以繭絲之能否為殿最大臣又以包苴之厚薄為幽明黜陟無憑賞罰不當本源之地僭差若是又安望守令之能休息元元樂田里而勤樹畜以成國家之大儲哉嗚呼六害不除而豐財是亟雖有善者如之何哉

周禮考後序

楊椿

余既作周禮考序復為之書其後曰國家之病莫深於好貨怨讟之興災害之至未有不自貨始者是書天官地官之屬以掌貨財為職幾於無地不賦無物不貢無人不征矣而死馬之賈尚納於校人屠者之皮角筋骨亦入於王府官府都鄙之失財用物辟名者誅之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雖鹿臺鉅橋未聞至是而大司徒載師之任土孟子所云任土地也遂人之須萊孟子所云闢草萊也孟子目為民賊周公顧以為良臣乎大禹弼

成五服。欲其各迪有功耳。豈爲貨財計也。周語五服。蓋與之同。而是書忽爲九服。忽爲九畿。又忽爲六服。前後之間。彼此互異。及觀其制所詳者。諸服之貢。番國之寶贄而已。夫此果周公所爲。則穆王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乃其成憲。荒服者胡爲自是不至。而太保之作旅獒。亦未免多事矣。分土惟三。周室頒祿等也。是書乃列爲五地。又較多祿。有君有卿有大夫。有上士有中士有下士有庶人在官。是書其食者半。其食者三之一。其食者四之一。食者何人。所餘又爲何人之食耶。註謂半者半入於天子。三之一四之一者。一亦入於天子。疏謂天子所食者。諸侯市美物以貢天子。審爾。諸侯雖有錫土之名。其實天子食之。求金求車之使。春秋何可不書。景王之責彝器於籍談。又焉足怪。且匪特此也。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非耕者九一矣。關市之賦。非譏而不征矣。園廛二十而稅一。非廛而不稅矣。廛布入於泉府。非無夫里之布矣。山林川澤有厲禁。非澤梁無禁矣。鄉遂稽夫家衆寡。周宣王之料民。唐明皇之括客戶也。夫布之征。漢之歛算也。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孟嘗君之收責也。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明之礦監也。司市分地而經市。宋之場務。明之稅監也。懷方氏掌致遠物。山師川師掌致珍異之物。漢之市珍寶於益州交趾南漢之媚都川也。盜賊之物入於司兵。漢之如責贓。唐之倍贓也。訟獄入束矢鈞金。漢之繫囚入縑也。財物犯禁。貨之不出於關舉之。漢之治緡錢。唐之白著也。質人成人民之質劑。南朝買奴婢之輸估也。以璽節出入貨賄。漢均輸之兆端。陳肆辨物而平市。量度成賈而征儥。漢平準之先聲也。九府之藏。羨餘進奉也。內宰佐后立市。漢以閹人爲中準令。唐以宦者爲宮市使。宋以內侍參主雜買也。其他聚歛之事。不可枚數。蓋舉文考治岐之仁政。是書無不反之。後世暴官汚吏所爲。是書無不有之。且并後世所未爲。亦有見於是書者。而謂萬民惟正之供乎。作書者亦知黷貨已極。後之必將有患也。故爲

設勸導之官。遣偵伺之使。若掌交匡人撢人之屬是已。夫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王者事也。若知王好惡而辟行。諸臣媚子所爲。可責之諸侯萬民乎。且王所好非足用長財善物者乎。王所惡非失財用物辟名者乎。掌交乃以節與幣巡諸侯及萬民之所聚者。使咸知王之好惡而辟行之。以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夫以節是威之也。以幣是貨之也。焉有諸侯萬民而可以王之好惡威之使和貨之使說者乎。周人謗厲王以榮夷公專利。王說之以肆虐耳。故令衞巫監之。匡人撢人或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或巡天下而誦王志。使萬民和說。亦監謗意也。夫曰慝曰反側。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匡人止中士四人耳。觀之者何。衞匡之者何道而能使無反側乎。天下之大。萬民之衆。撢人亦止中士四人耳。欲往巡之。日亦不足矣。且民無疾怨。巡之何爲。民果疾怨。即日巡而日語之。曷益乎。而謂周公畜憸人以雠斂。又用此爲勸相之吉士乎。在易益之爻曰。有孚惠我德。屯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渙曰。渙王居无咎。自古人君未有不損上益下而興。損下益上而亡者。商周之閒。其事昭然可覩。已周公豈不知之。而爲此掊克强禦之書。與所繫爻辭自相背戾哉。後之理財者可憬然悟矣。

書王介甫度支廳壁題名記後　　黃中堅

介甫此作文筆甚美。然其說則邪說也。夫人有知愚賢否之異。而貧富因之。愚不肖之不能不見役於智能。貧者之不能不見役於富。自古有然。雖有善齊物者。不能强之使齊也。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然則使輿臺圉牧之屬。一有不備。即事必有所不集矣。且夫公卿以下。雖各有相君之勢。而亦孰非天子之臣。設天子而有所役使。

則雖王公之貴孰敢不竭蹶以趨事而況乎其下者故曰振其綱則目自張挈其領則末自舉今夫富民設財役貧內有臧獲婢妾外有田丁園戶然一牽徵發之令州縣之符則皆相率供辦奔走恐後安在其能與人主爭黔首也吾爲富民乃助人主養黔首者然謂其能好行其德也役人者食人役於人者食於人其勢然也故周禮以保息六養萬民六曰安富而介甫顧首欲援之苟如其說必將使利盡歸於上而齊民之才且智者皆終身於畎畝其愚不肖者至無所得食而後已是大亂天下之道也異日青苗市易之禍不已兆端於此言哉

讀宋史陳遘傳

顧炎武

吾讀宋史忠義傳至於陳遘史臣以其嬰城死節而經制錢一事爲之減損其辭但云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而不言其害民之罪又分其咎於翁彥國愚以爲不然鷄林玉露曰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東王師討之命陳亨伯（宋人諱高宗嫌名稱其字曰亨伯）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醬糟商稅牙稅與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歷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爲總制使倣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靖康初詔罷之軍興議者請再施行色目寖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於今爲州縣大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廟謂剝民斂怨禍必及子孫其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錢而天下乃可爲治平乃可望也然則宋之所以亡自經總制錢而此錢之興始於亨伯雖其固守中山一家十七人爲叛將所害而不足以償其剝民之罪也孔子述古書之文凡紂之臣附上而雖斂者雖飛廉之死不得與於三仁之列若亨伯之爲此也其初特一時權宜之計而遺禍及於無窮是上得罪於藝祖太宗下得罪於生民而斷脰決腹一瞑於中山不過匹夫匹婦之爲諒而已焉得齒於忠義哉知此然後天下之爲人臣者不敢懷利以事其君而但以一

死自託於忠臣之列矣

策問　韓菼

問古之治國用分掌於三府而統之以太府經之以太宰以九賦歛財以九式節用而軍食不與焉井田之民皆兵井田之賦皆餉兵食咸足之道也自漢有水衡少府司農之職暨唐設轉運使宋置條例財用司言財愈急而用愈絀矣迺蕭何在關中寇恂在河內當征伐四方而餽運相繼卽唐之劉晏於用兵之時而能轉輸不竭者其斟酌盈虛固有道與抑其遺意猶有可踵行者與我　皇上慈惠元元不忍一夫失所間者軍旅數興日費大司農金錢而一不以及民恩澤甚厚惟是捐不急省浮費酌俸入覈經制而歲登之額猶不償出也將何策以濟或以爲宿兵太多則浮冒宜核比者亦嘗清軍伍矣芻茭糗糧以次核減而猶多煩費也得無節之道已無可復講又或節者已至而生者猶未裕與歷代贍兵之法咸資屯田議者多以爲迂以其利積於歲月之久難旦夕效也然趙充國之屯金城諸葛亮之屯渭濱鄧艾之屯壽春羊祜之屯襄陽皆烽火相望枕戈帶甲之區也且戰且耕卒以制勝豈昔人行之則有道與抑古今勢異容有難行者與騎兵慓勁誠不可以耕若步兵若守兵若所汰之老弱月廩縣官而無事也去其伍籍又無以生也果可授地以屯與至夫中原曠衍之區誠多未闢之土或以爲師行供億益勞苦矣其猶有游閒者可勸之耕與議者又謂治礦之利不加賦而用足得毋利一弊百徒煩擾百姓與夫利析秋毫誠非所以恤民生而崇大體者若夫庚癸之慮亦所當未雨而綢繆也意必有不傷民不絀用可以生財之大道試條其可者

理財三策疏乾隆十年　御史柴潮生

竊惟治天下之要務惟用人理財兩大事用人者進君子退小人而已理財者使所入足供所出而已我
皇上旰食宵衣勞求籲俊用人之際 聖心自有權衡惟是理財一道則承平日久供億浩繁損上益下之
念無日不厪子 宸衷而量入爲出之規尙似未籌乎至計禮曰財用足故百志成若少有窘乏則蠲徵平
賦恤災厚下之大政俱不得施遲之又久則一切苟且之法隨之以起此非天下之小故也大學之言理財曰
生曰食曰爲曰用夫生與爲事屬乎下者也今天下之人皆知致力上不過董其綱紀而已食與用權操乎上
者也非通各直省爲計合三十年之通俾寬然有餘不可頃見臺臣請定會計疏內稱每年所入三千六百萬
出亦三千六百萬食不可謂寡矣又直隸修水利部臣至請捐道府大員用不可謂舒矣臣觀往古承平之餘
每以乏財爲患其時之議不過曰汰冗兵省冗員行節儉令行伍無虛籍廩給無枝官宮府無妄費是節之無
不至也過此則刻覈吝嗇矣唐宋之稅糧有上供有送使有留州催科有破分即明萬歷以前征追亦止以八
九分爲準至張居正當國乃以十分考成今直省錢糧俸餉之外存留至少而且地丁有耗羨關稅有盈餘鹽
課有溢額是取之亦無不至也過此則爲横征暴歛矣然就今日計之則所入僅供所出就異日計之則所入
殆不足供所出以 皇上之仁明國家之休暇而不籌一開源節流之法爲萬世無弊之方是爲失時以臣
等荷 厚恩備官臺省而不能少竭涓埃協贊遠謨是爲負國雖其事至重斷非弁昧之見所能周悉然
事無有要于此者固不能默而息也以臣之計一曰開邊外之屯田以養閑散一曰給數年之俸餉散遣漢軍
一曰改捐監之款項以充公費三者行而後良法美意可得而舉也何也臣聞宋太祖之有天下也舉中國之
兵只十六萬至英宗治平年間至百二十萬國力爲之耗竭神宗思革其弊于是王安石行保馬之法以汰兵

行市易免役之法以生財而國事已去明之宗枝不仕不農仰給宗祿至中葉以後乃共蓬而居分餅而食男四十不得娶女三十不得嫁何也力不足以給之也今滿州蒙古漢軍各有八旗其丁口之蕃昌視順治之時蓋一衍爲十而生計之艱難視康熙之時已十不及五而且仰給于官而不已局于五百里之內而不使出則將來上之弊必如北宋之養兵下之弊亦必如有明之宗室此不可不籌通變者也臣竊以滿州閑散及漢軍八旗皆宜設法安頓查沿邊一帶至奉天等處多水泉肥美之地近日廷臣如顧琮等俱曾請開墾請遣有幹略之大臣前往分道經理果有可屯之處　特發帑金爲之建堡墩起屋廬置耕牛農具令各旗滿州除正身披甲在京當差外其家之次丁餘丁力能耕種者令前往居住其所耕之田即付爲永業分年扣完工本此外更不陞科惟令其農隙操演則數年之後皆成勁卒復可資滿州之生計其逐年發往軍臺之人養贍蒙古徒資縻費莫若令其分地捐資効力此後有願往者令其陸續前往此安頓滿州閑散之法也至漢軍八旗已奉有聽其出旗之　旨以定例太拘有力願出者爲例所格例許出者多無力之人恐出旗後無以爲生以故散遣寥寥今請不論其家之出仕與否概許出旗其家現任居官者各給以三年之俸餉其無居官者統給以六年之餉銀其家產許之隨帶任其自便蓋彼在旗百年勢難徒手而去若許帶家產又有幷給三年六年之俸餉將此一項經營亦可敵每年所給之餉則貧富各不失所而五年以後國帑之節省無窮即一時不能盡給分作數年以次散遣帑藏亦不至大絀其都統以下章京以上等官各按品級陸續改補綠旗提鎮將弁此安頓漢軍之法也臣又按耗羨歸公者天下之大利其在今日亦天下之大弊也往者康熙年間法制寬略州縣于地丁之外私徵火耗其陋規匿稅亦未盡剔釐上司於此分肥京官于此勒索遊客于此染指分肥則

與爲蒙蔽勒索則與爲游揚染指則與交通關說致貪風未泯帑庾多虧自耗羨歸公之後一切弊竇悉滌而清之是爲大利然向者本出私徵非同經費其端介有司不肯妄取上司亦不敢強其賢且能者則能以地方之財辦地方之事故康熙年間之循吏多實績可紀而財用亦得流通自歸公之後民間之輸納比于正供而絲毫之出納悉操內部地丁之公費除官吏養廉之外既無餘剩官吏之養廉除分給幕客家丁之修脯工資事上接下之應酬輿馬蔬薪之繁費此外無餘剩每地方有應行之事應興之役捐己貲既苦貲竭請公帑實非容易于是督撫止題調屬員便爲整頓地方矣不問其興利除弊也州縣止料理案牘便爲才具兼優矣不問農桑教養也臣不敢泛引請以近事之確鑿有據者言之足民莫大于墾荒而廣東一省荒田至二萬頃無有過而問也足民莫大于水利而西北各省水道從無疏濬陝西鄭白二渠昔人云溉田六萬頃今湮塞不及溉百餘頃湖廣出米接濟東南而湖岸之堤工派官派民究無長策也足民莫大于平糶而官糶則時價不得平搶糶則採買無所出紛紜議論究無定局也而他可知矣此皆由於一絲一忽悉取公帑有司每辦一事上畏戶工二部之駁詰下畏身家之賠累但取其事之美觀而無實濟者日奔走之以爲勤故曰此天下之大弊也夫生民之利有窮故聖人之法必改今耗羨歸公之法勢無可改惟有爲地方別立一公項俾任事者無財用窘乏之患而後可課以治效之成臣請將常平倉儲仍照舊例辦理其捐監一項酌充各省之公用除官俸兵餉之類照常動用正項其餘若災傷之有拯恤孤貧之當養贍河渠水利之當興修貧民開墾之當借給工本壇廟祠宇橋梁公廨之當修治採買倉穀之價值不敷皆于此項動給以本地之財供本地之用如有大役大費則督撫合全省之項而通融之又有不足則移隣省之項而協濟之其稽察之權屬之司道其核減之權

操之督撫內部不必重加切核則經費充裕節目疏闊而地方之實政皆可舉行或疑復採買則穀貴不知常平之行二千年矣最爲良法前者採買與收捐並行又值各省俱有荒歉賑貸告糴雜然並舉故穀貴非一常平之買補可致穀貴也且捐監一項或銀粟兼收或豐收本色歉收折色皆可以調劑常平之不逮也或疑此項不歸正供有司必多侵蝕浮冒不知巧黷之夫雖正供亦能耗蠹廉謹之士雖暗昧不敢自欺設官分職付以人民只可立法以懲貪不可因噎而廢食唐人減劉晏之船料而漕運不繼明人以周忱之耗米歸爲正項致逋負百出路多餓殍大國不可以小道治善理財者固不如此也此捐監之宜充公費也三法既行則度支有定他如關稅鹽課之溢額皆可量加裁減以裕民力經費有資則如好善樂施之類皆可永行停止以清仕路民力裕則教化行仕路清則風俗正教化行而風俗正 皇上以敬勤之身總其綱紀鞏固靈長之業猶泰山而四維之也臣日夜思維以爲當今之要務無急于此者伏乞 皇上深宮睿慮並 敕公忠有識之大臣詳議可否以漸施行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生財裕餉第一疏 康熙 年

靳輔

臣惟我 國家車書一統薄海內外莫不尊親自唐虞迄今幅幀之廣無如我 朝夫地方既如此之大宜乎財賦日增貫朽而粟腐矣乃司農猶鰓鰓焉患兵餉之不足此不可解也查地方一里有田五頃四十畝地方十里爲方一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頃地方百里爲方十里者百有田五萬四千頃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萬頃依王制所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計之凡方千里之地實有田三百六十萬頃或其間有種棉花蔬果菱荷藥餌之類以其非係五穀姑再除去四分之一計地九十萬頃外

亦實有田二百七十萬頃。什一取民。古之常制也。每田一畝。合夏麥秋禾計之。至瘠之土。亦可收糧一石。以什一之制科之。每畝征糧一斗。每田一頃。應征賦糧十石。二百七十萬頃。應征賦糧二千七百萬石。內以一分征本色。歲可征糧二百七十萬石。以九分征折色。每石牽科折銀四錢。而布帛魚鹽之利不與焉。直隸十四省之地。不下方五六千里。然以步弓徑直量之。不過方四千餘里。今姑止作方三千里科算。為方千里者九。每歲額賦。亦應有糧二千四百三十萬石。銀八千七百四十八萬兩。此臣準古證今。寗從至少科算。乃不易之理。必得之數。而非無稽之臆說也。今司農之所必需者。大抵兵餉軍需驛站與官役俸工營修祭祀而已。蓋兵無餉則無以資飼贍。官無俸則無以養廉。德役無工食則無以餬口腹。效奔走。三者不備。其弊皆能害齊民。傷邦本。又軍需為蕩寇之先資。驛站通國家之氣脉。以及營修城郭宮室與祭祀天地神祇。均屬必不可少者。然臣約而計之。歲有銀二千萬兩。足以餉兵而有餘。官役俸薪工食。即使多加數倍。驛站人夫馬匹。亦或量為加增。并一切軍需營造祭祀等項。不過再費銀二千萬兩。亦云至矣。設使國家每歲所入銀米。果有如臣前科之數。則每歲即多其所出。亦不及所入之半。庫藏積帑。必且充棟盈庭。尚何不敷之足患哉。然各直省見徵額賦。較臣前科之數。不及三分之一。自無怪司農之仰屋矣。夫天下既有實在之地。自當有必產之糧。既有必產之糧。自當有應輸之稅。今量幅幀而計地畝則甚多。按全書而稽額賦則甚少。其故何耶。蓋天下有三大弊。而世莫之察也。其弊不起於今。而來自故明。且故明以前。久同其弊。祗以世遠難稽。臣亦不復具論矣。何為三大弊。一曰水利不修也。二曰賦輕而民惰也。三曰生者寡而食者衆也。考之經書。孔子贊大禹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孟子對滕文公曰。民事不可緩也。古之聖賢。深知民以食為天。故凡論治國平天下之道。必以足民為首務。農事

爲先資齊用管仲之策而富於山左秦用鄭國之術而强於關中即漢唐而下亦有開渠溉田者俱能利民益國惜其不過行之一隅一時天下後世不得盡蒙其利耳今我國家地土之廣古莫與京荒而不治者所在恒有即治矣類多平原無蓄洩之資不待奇旱大潦雨暘稍不時若即便失收以致國賦日逋民生日困此水利不修之弊也堯舜取民必以什一爲準白圭欲二十取一孟子非之蓋過於什一則民力難供不及什一則國用不足也古來天下之利全在西北其江南之蘇松常鎭浙江之杭嘉湖等府在漢唐以前不過一澤國耳自錢鏐竊據南宋偏安民聚而地闢遂爲財賦之藪故明初年見東南之賦足以供用於是惟知盡東南之利而不復謀及西北是以西北之賦日少而民日窮迨及季世盜賊蠭生而不可收拾矣我 朝定鼎之後凡故明一切弊政盡皆革除惟生財之道尙未復三代之古雖墾荒闢土之令時下而奉行之有司俱無探源之論是以未有實效今臣奉命督河奔走平原曠野間目擊淮徐鳳陽之地蒿萊多而禾黍少是以前於經理河工疏內請將沿河荒地募丁墾種以固河防及方將用其荒地而即有主出認多稱係伊納糧之田臣不解其故細爲訪問始知淮徐鳳陽一帶之民全不用人力於農工而惟望天地之代爲長養其禾麻菽麥亦不樹藝而惟刈草以資生者比比皆然也究厥所由大抵每地一畝其歲所產之草茂者可得千餘觔稀者可得四五百觔刈草千觔者運至城市値銀五六錢內去運價一半實可得銀二三錢有奇刈草四百觔者運至城市値銀二三錢內去運價一半實可得銀一錢而每畝額稅不過徵銀一二分不等在小民有地一畝不費牛種不事耕耘每畝止輸分許之額租而可得草價一二錢有奇不等是以相因成俗而廢棄國家之地土一至於此此賦輕民惰之弊也古來經野之制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蓋受地有肥瘠

之不同。故所食有多寡之各別。大抵一夫終歲勤動。受地肥者其所穫之粟不過養九人。而受地瘠者其所穫之粟。亦可養五人也。臣訪之蘇松嘉湖之民。知壯夫一丁止可種稻田十二三畝。其歲收粒米。肥地不過三十餘石。瘠地亦可得二十石。以每人每日食米一升科之。則三十餘石者可食九人。而二十石者可食五六人。準古證今。原無異也。至農夫五等。牽上中下而合算之。每夫可食七人。內除本夫與本夫之母妻女。以及本夫之耄父幼子。約共食其半。計可餘一半以食他人。古者民之類有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士能明先王之道。佐人君治天下。農能力作畎畝。收粒米以養天下。工製必需之器物。以適天下之用。商則通有無聚貨財以利天下者也。又庶人在官。如今胥役之屬。爲政所必不可少者。亦得附於四民之末。此四民之中。力農者居十之七。而士工商與庶人之在官者居十之三。是以每歲天下之穫。除供天下之食用外。尙有儲積以備凶年。夫天下之治也。在於家給人足。而其亂也。由於凍餒流離。若使天下之民。果能樂歲有餘。而凶年不困。孰願爲寇攘奸宄以自取死亡耶。是故欲天下之治。必先使天下多力田之人而後可也。乃三代而下。四民之外。更有僧道之流與夫遊民乞丐。悉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以病民而蠹國。蓋近世僧道往往多途窮無告。鬱鬱不得志之輩。與干犯法律無所逃罪之徒。竄入其中。或談經設法。或念咒書符。或擊磬敲鐘。或遊方托鉢。千百成羣。以惑此愚夫愚婦。求所謂實在焚修恪守其教者。百不一二。固有損無益矣。至於乞丐一途。言之似屬可憫。而其弊不可勝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以其無力自食。窮而莫告也。後世設養濟院以待孤貧。亦猶文王遺意。豈知近來乞丐。大半皆屬壯夫。手竊穢毒之物以窘良民。而總屬之者。更有丐頭。其孤貧口糧。俱係丐頭領出。與蠧役分肥。不得充實於孤貧之腹。且民間凡有吉凶慶弔之事。必先喚丐頭。勞以酒食。給以銀錢。否則羣丐立聚

其門撒潑呼號無所不至是以富庶地方之乞頭類皆各擁厚貲優游坐食其溫飽氣象反勝於士農工賈之家坐而得食相因成俗遂有拐賣良家子女者夥入刼盜橫行者他如說書唱曲打把勢掠戲法賣假藥請仙扶鸞煉丹禱禳偷雞剪綹之徒不可悉數此何爲者耶韓愈曰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此止指僧道而言也又孰知近世除僧道之外更增此無限游惰之民莫不仰給於各地方之良善乎夫天下之民求其樂歲有餘凶年有備全在力農者之多於士工賈故十人之中科農民七而士工賈三良以農民七人所獲七分之粟除自食其半仍有餘粟三分五釐以售士工賈而士工賈亦須止食其三分尚可餘半分以爲儲積也自佛老之說興不得不於農民七人之中驅一人以爲僧道加以乞丐游惰之民悉皆徒手求食者又去半人而農民七人者僅存五人有奇矣約僧道之飲食衣服器具資財俱不下於士工賈固已非若農居儉約而其營造之費等於王侯則又百倍于士工賈焉勢不得不又驅農民半人以爲其工賈是十人之中農民僅居其五而士工賈與異端游惰之民以及異端之工賈亦居其五向之士工賈三人全賴力農七人之餘粟三分五釐以資食用是以常見有餘今農民七人僅存五人是止餘粟二分五釐矣以二分五釐餘粟養向有之士工賈三人尚恐不足而況益以異端游惰與爲異端工賈者之二人羣起而爭食乎無怪樂歲之不免凍餓而凶年之死亡相枕藉也此生者寡而食者衆之弊也嗟夫此三弊者關於民生國計最切最深安可不亟爲早圖耶圖之之道惟在修明水利水利修則遍處沃壤然後準什一之制辨土作貢則賦不輕而民不惰更將一切游惰之民嚴行禁絕不許官民施舍盡令改爲良民各各給與地土編入版圖使之自食其力而以餘力奉上如是則不出十年民康物阜賦稅繁

增。永免司農仰屋之嘆矣。至於修明水利之法。臣前任安徽巡撫時。目擊地方荒蕪。曾具有敬陳溝田一疏。備陳行溝田之益有五。一曰水災之小者可不畏也。二曰旱災之小者亦不畏也。三曰高寶淮城之河患可殺也。四曰裕將來國課於無窮也。五曰隱占包賠之弊可除也。并請廣開事例。募民開濬溝田。詳悉陳奏。後直隸與孔亟。至今尚未舉行。然在今日而欲求實在生財之道。斷宜倣此法。隨地制宜而亟行之。不但可行於江南。即直隸山陝東豫諸省。若俱一律舉行。則所以益國利民者無窮無盡。惟是援納事例。見已廣開。則欲行溝田。必須另措墾本。又臣從前止閱鳳屬而未歷淮徐。止見地方之情勢而不諳河務之機宜。止知水患之由於積霖而不知鳳屬兼受黃河之害。且更不知河害之不特可除。而並可因之為大利也。今臣自受任總河以來。朝夕奔馳往來相度。深知江南鳳徐淮揚四府州屬逼近黃淮。實有無窮之利。祗因從前未經講求。是以不但不能得水之益而反受水之害。即臣奉　命大修河道。亦止僅僅求其避害而未議所以興利。臣知之已確。安敢不力請修舉。以為我　國家久遠足用之謀乎。惟是其間經理事宜。頭緒繁多。且係微臣創建之論。若臣不躬自請行。則諸臣必且疑而難舉。雖臣自知庸劣。現在拮据河工。尚且日虞隕越。何能任此創舉煩難之務。然臣受　恩深重。何敢畏難避勞。倘蒙　皇上不以臣為不肖。准臣將江南徐鳳淮揚四府州。并山東兗州一府荒瘠地畝。會同各該撫臣。隨機斟酌。盡心經營。則先用墾本銀五十萬兩。照臣前疏溝田之法。量加更改。召募無家無業之人。計口授食。督令墾土挑溝。引水滋溉。并照大修河工之例。多用監理分管等官。每分管官一員。募夫二百四十名。墾田一百二十頃。其所收之粟。俱歸公家。更為來歲加墾之資。以五年為率。輾展經營。五年以後。竟將所墾之田。給與開墾之人為業。止量其所產。每歲科什一之稅。交有司徵收。除經始第一年不算。

外約計六年之後可爲　國家增賦米三百萬石儘可就近運赴京倉將江浙等省遠處漕糧盡行改徵折色充餉其每歲漕運經費等銀亦可酌量節省誠一舉而數善備焉者也至臣之以六年爲請者蓋臣年將五十目昏鬚白精力就衰犬馬餘生未知盡於何日安敢遠期年歲第此事若行則非六載工夫不能使規模大定臣故不敢不以六年爲請也至此係創舉之事必須分外設官破格用人倘蒙　皇上俞允准行容臣另疏題請其所需墾本五十萬兩臣不敢請動錢糧查臣先於敬陳經理河工第七疏內請令武生納監已經部覆允行後因奉　旨治河著動用正項錢糧是以此例未開今若仍開此例約可得墾本一半臣請於第四疏內撥足濟用又六年以內轉展經營之時雖有每歲所收米石然亦必得有銀兩兼用方爲有濟此項將每歲所收之米代江浙等省兌運漕糧而令江浙等省將應徵漕米照時價改折徵銀以濟加墾之用又五府州屬一切地畝除見有水利幷膏肥賦重之田俱聽其仍舊外其無主荒地幷有主荒地以及有主糧輕瘠地俟開成溝田之後卽另給開墾之人而有主荒地瘠田則俟濬成溝田規模既定之日仍行給還爲業照什一之數徵納錢糧其規模未定之前凡民間應納額賦俱於經理案內代爲辦納如此庶人人情願樂趨而功效亦易於速見矣至其閒更有未盡事宜應俟果奉　俞旨允行之後容臣另疏逐一題請此生財經常之至計誠足民足國之本謀也

仁和張靄生河防述言曰靳大司馬撫皖時幕士陳潢以廬鳳閒多曠土因議爲溝田之制繼以靳公移節河干其事不果迨兩河奠安向所淹溺之區漸次涸出陳子復理溝田之說先於安東之野就湖地而屯墾焉試之而利其志遂決乃先搆廬舍定疆界給牛種耕具以招徠流移歸者如市疇昔汙下之澤國行見比

成沃壤矣及闢土漸廣而豪强佔利私墾亦多司事者從而淸釐之怨謗乃起散布流言阻撓屯政而忌者乘之因得誣陷矣陳子方赴京會勘奠巡 聖明洞鑒乃抵京積勞且憤一病不起悲夫

吳江陸燿曰屯政一事誤用縣丞于宣駱龍友頗爲擾累兩江總督董公訥勘覆劾奏盡以屯田還民其事遂罷非常之原黎民所懼抑亦見奉行者之難其人也

水利足民裕 國疏　慕天顏

惟 國家歲入常賦原足供歲出之用而有餘即兵興以來需餉殷繁 皇上睿慮周詳決不令加賦於民而捐輸並行廣開事例酌增諸稅集寡成多于軍前糧餉曾無告匱部臣籌畫軍需不足請 旨宜行督撫陳奏祇以彌賑所缺不得不行預計耳蓋盈詘之數不詘則無不盈當思所以詘之之故即得取盈之道而今之所絀爲百姓困苦也百姓之苦爲災患洊臻也人言天災流行非人力所能挽救其說誠然然臣獨謂異變奇災自不多見若果盡人事以弭天災未嘗無善策但應圖於機先不圖於臨時應計其永遠不計其目前夫小民之輸賦者在農田而田功之失收者因水旱使旱不至于枯槁水不至于沉淹者非蓄洩之有方而何臣在江南十年矣頗悉江南之農事不敢漫言他省而即以江南論江南賦甲天下又大半出于蘇松常鎭故亦姑不論通省而以蘇松常鎭論莫若大興水利而後可言足 國富民也大興水利必先費于今而後可收效于長久也康熙十年間正當九年大澇之餘臣任藩司建議開濬劉河吳淞二江經前撫臣馬祐具題動帑挑浚建造石閘不一年而告厥成事十年以後蘇松常嘉湖杭六郡遇水旱不至大困即康熙十五年淋雨連旬滔天水漲而皆不至重災有明徵矣如去歲之旱赤地千里眞百年所僅見乃逼近吳淞之華婁上三邑

與嘉興一帶界連劉河之吳江嘉定仍不告災太倉崑山青浦災亦甚輕此數邑者上年未嘗不旱甚也當年開兩江費公帑十四萬金假使不開兩江則此數邑亦必如武無常等邑之顆粒無收矣錢糧一例蠲免甯僅十四萬則知陰受開江之利爲功甚鉅即此一年之不告蠲者已足補昔年之所費從茲以往甯有量哉蘇之長洲吳縣距兩江最遠然以通邑計成災亦未及半再如無錫宜興二縣水則受劉淞洩導震澤之益旱則不能分沾其潤常武江徒陽壇等處則與劉淞絕隔而本地之河道淹塞故致高低並災矣爲今日計臣屬蠲缺之數十萬另圖生計止在一時賑動之數十萬已開捐例自可償補而嗣後能保年年豐稔乎以窮困既極之遺黎聽不可知之天道臣竊凜凜危懼焉惟是議與水利則必規畫孰爲幹河當發帑以疏濬孰爲支河當勸民以引導又必幹河先通而後可從事於支河如常熟之白茆港福山港三丈浦江陰之黃田港申港武進之孟瀆河包港丹徒之安港西港皆係沿江通潮幹河最有益於農田而年遠淹廢者也內而無錫宜興可連太湖之河瀆甚多金壇丹陽可接練湖之水澤不少與夫太倉通七丫之運道其間淤塞者或數百丈或數十里約略興工開浚爲費三四十萬兩而又必相度地勢將所通河道建立石閘于要津之處以時啟閉遇旱納來潮以蓄去水遇澇洩內漲以遏外潮斯爲有益程工辦料又需數萬倘不惜此費在在疏築將見農力紓而水旱無虞我稼同而閭閻充實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言豈誣哉歷代之循吏無他異政每紀其廣渠貲溉之績良有以也臣逕年非不時加講求修舉止因民力難勝鉅工而軍興旁午不敢請帑徒切憂惶但民患剝膚　國課日損與其災後請蠲請賑而議補苴不若一勞永逸以圖悠遠至于江北淮揚屢年災患沉淹昏墊病在黃淮與江南之田疇實不相侔更非平常隄防蓄洩之可治若黃淮安瀾則當議涵洞分瀉之法潮汐迎導之方

皆在平成以後之能事矣。然則現今因賦詘而議生財。反欲耗財而期補盈于後日。不幾啗臣之迂拙乎。臣實謂生衆用舒。當謀遠大。且水利一興。效在旦夕。原非迂闊之見。惟念工費斷難措給于公帑。則舍捐輸一途。更無別法。臣思現展賑濟事例。補足賑項。卽應停止。仍請 皇上俯鑒于報停之日。將現行各例再寬展一年。可得輸助二千萬。臣另疏議展童生捐例。內再分二千萬。其用必濟矣。使江南水利全功既奏。賦額常盈。更可墾闢荒土。增益稅糧。人民殷富。 國用自饒。推而行之天下。利益有不可勝言者。斷不敢以空言涉欺罔之罪也。

論增兵籌餉疏 乾隆四十六年

阿桂

臣前次奉到 諭旨。令各省營伍賞卹銀兩。開銷正項。及名糧裁添養廉。仰見 聖謨遠大。不惜多費帑金。爲足兵衛民之計。惟是 國家經費。歲有常規。有不得不通盤籌畫者。臣於乾隆十年在銀庫郎中任內。曾詳悉查核每年各省所入地丁關稅鹽課漕項等銀。約三千餘萬兩。災賑蠲緩。不在此數。此歲入歲出之大略也。又查康熙六十一年部庫所存八百餘萬兩。雍正年間漸積至六千餘萬兩。而自西北兩路用兵。動支大半。我 皇上御極之初。戶部庫項不過二千四百萬兩。自四十六年以來。並未加增賦稅。而府藏充實。國用富饒。部庫增至七千餘萬兩。 皇上時時以藏富於民爲念。凡三次普免天下地丁錢糧。兩次普蠲各省漕糧。以及遇災卽賑。河工海塘。歷年各處用兵。凡爲捍衛生民計者。所費又何啻萬萬。在 皇上原不稍存靳惜。但此等動支。尚非經費可比。夫經費驟加。不覺其多。歲支則難爲繼。從前開拓新疆二萬餘里。每年所費。卽以陝甘兵額餉糧裁移添補。於國用並未加增。茲奉 訓諭陝甘各營酌添兵額一萬二千七百餘名。西安增

設滿兵二千五百名。京營添兵四千九百名。其馬步糧餉。合之各省兵丁賞䘏紅白銀兩。遵　旨開銷正項。約算歲支已有百餘萬兩。若又將武職名糧改給養廉。其所扣兵餉。挑補實額。核計歲需。又約三百萬兩。以每年額增三百萬經費而論。統計二十餘年。卽用至七千萬兩。況武職所得名糧馬乾由來已久。營員本不至拮据。今　諭旨改照文員之例。一體議給養廉。固屬核實辦理。而其所扣兵餉。似毋需盡行挑補實額。伏思滇黔等處。控制邊陲。兵力不宜單弱。川省於平定兩金川後。內地兵丁移駐新疆。未免不敷守禦。其他閩廣海疆。亦屬緊要。均宜查明增添兵額。以資彈壓。其陝甘兩省。業已派滿漢兵一萬五千餘名。併此外省分俱係腹地。所扣名糧。均可毋庸挑補實額。再近年來滿漢兵制。裁添移改者甚多。歲需經費。是否與從前相仿。伏乞
皇上敕交戶部。先將每年一定出入銀款數目。通盤核算。並將增兵餉養廉三百萬兩之後。每年是否尚有餘存。其各省兵額。是否無須一律挑補之處。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一併詳悉妥議。務使理財足兵兩不相妨。量入爲出。有餘無乏。以爲萬年長久之計。

開源節流疏 嘉慶十九年

吏部尚書英和

奉　上諭。前據侍郎吳璥請開捐例。當交戶部核議。查推廣常例。事多格礙難行。暫開捐例。能否於經費有裨。或于此二議外。別有良策可裕國用。著再行妥議具奏。欽此。伏思治國不可言利。而聖人不諱理財。理財之道。不外開源節流。常捐銀數行之已久。未便議加。而大捐屢開之後。再議開捐。有名無實。均出一時補苴之計。未爲良策。臣等會議。意見亦未必盡合。若稍涉依違。心同漠視。若再致兩議。殊乖政體。惟有敬陳所知。仰祈
睿鑒。臣查戶部原奏。現在軍需善後並河工撫䘏各事宜。通盤籌計。約需銀一千萬。現在內庫存銀一千二

百四十萬若少爲支用加以各處商捐又前經奉　旨停止各處工程并所停　巡幸每歲可節省銀百餘萬一時足敷辦理惟應於此時預籌萬年經久之道務使入浮於出歲有所餘則　國用常足不僅爲一時苟且之謀辦集一事即爲塞責現在開捐無論不能得一千萬之數即得一千萬之數將現在軍需河工撫邮各事辦集而歲入歲出　國家大計亦應預爲籌畫臣愚昧之見開捐不如節用開捐則暫時取給節用則歲有所餘　皇上至聖至明洞悉直隸辦差不無藉資民力特降　諭旨今歲暫停謁　陵中外臣民無不同深感戴臣伏讀　聖製宋孝宗論以天子之孝不同庶人　聖謨廣大萬世定論蓋天子之孝在愛民保國始爲丕承先烈不比士庶墳園密邇必藉春秋霜露克展孝思應請嗣後　皇上謁陵之典或三年或五年始一舉行則民力益得寬舒至木蘭秋獮肄武習勞聯屬外藩爲　本朝家法然臣履經進嚮查看蒙古情形迥非昔比昔之蒙古馬匹衆多樂於從事今則馬匹蕃庶不能如前每歲行圍不無賠累恭查　世宗憲皇帝時即未舉行秋獮嗣後秋獮亦應請酌定年限間歲一行於肄武綏藩大典仍不致有曠廢無庸每歲前往如此則國　家經費所省者歲不過數十萬而於直隸民力蒙古生計所全實大裕國之道先求裕民十年計之休養生息日加富庶矣各處工程業經奉　旨停止每歲可省數十萬自餘萬不等我　皇上於節用之道業已講求但天下各項無名之費不一而足分計之則爲數無多統計之則所費甚鉅惟在承辦之人實心實力爲國爲民苟於國體無傷即不得避苛刻之名任其糜費即如裁撤武官名糧添給養廉一事係乾隆四十六年奏准武官役使兵丁勢所不免其時建議者因庫藏充盈奏添武官養廉裁撤名糧在彼時原係覈實辦理但自裁撤之後未必能禁止天下武官不復役使兵丁而驟添此項養廉百

餘萬初由耗羨項下給發繼因耗羨無存遂致動用地丁正項　國家經費有常因一時庫藏充盈不思久遠之計遽行添設一年百餘萬三十餘年計之即三千餘萬臣聞其時阿桂即有恐數十年後經費不支之奏可見老成謀國諸事務期久遠應請　勅下部臣詳查一切正項經費之外歷年添出各款斟酌輕重可裁則裁可減則減務使歲入之數浮於歲出一時不見有餘積久行之　國計日臻充裕矣節流之道既應講求開源之計不得以事涉言利槩行斥駁夫損下益上謂之言利若取天地自然之利公之天下且可贍養貧民取

朝廷舊有之利還之　朝廷不致侵吞官吏何為不可伏查新疆地方自古未入版圖我　朝平定之後歲支兵餉百數十萬內地頗受其累其地向有金礦銀礦恐聚集多人滋生事端久經封閉竊思天地生財原以供生人之用開之而礦苗旺盛裕課足民固屬全美即或礦苗消乏不敷工本而工本自散在民間究竟天地間多此一項流通亦為有益況新疆礦廠自開闢以來未經發洩旺盛可知如辦理有效足敷該處兵餉則內地經費日見寬舒其他各省礦廠亦俱久經封閉棄同泥沙臣伏思天下大計東南洋貨西北皮貨以貨易貨閑多而以銀易貨者亦不少兼之器皿首飾裝飾等項消耗金銀之處不一而足中國金銀有日減無日增安得不致短絀則莫若取諸礦廠以補消耗之數應請毋庸封閉或官為經理或任富商經理無論所得多少取之於天並非取之於民即使官吏難保侵漁富商或飽囊橐總係取棄置之物以濟生民之用實屬有益無損且可贍養貧民雖聚集多人而多人即藉以謀生人有謀生之路即無滋事之心慮其滋事不令謀生未免因噎廢食如蒙　俞允請　勅伊犁將軍並各直省詳查奏　聞辦理仍須　勅諭不得畏難苟安寬其罰賠俾有贏餘則人皆樂從上下交益又查戶部入官地畝一項乾隆年間入官者姑不具論即以和珅福

長安兩家而論入官地畝不下二三千頃此項地畝至今並未陞科臣久任戶部侍郎與諸臣屢飭井田科司員行文查催無如直隸地方官奉行不力大約此項地租歷年盡飽胥吏之橐且風聞有以城濠抵換膏腴之弊應請 敕交戶部查明嚴催直隸總督即作速陞科無令隱匿侵蝕抵換 于國用亦有裨益以上二事一則天地自然之利一則 朝廷自有之利並非取之於民雖爲數不能預定或亦開源之一端我 皇上勵精圖治躬行節儉愛育黎元諸臣能仰體 聖意盡心盡力無玷厥官定可感召 天和年穀順成百物蕃昌 天府日臻饒裕臣世受 國恩仰見我 皇上籌備軍需籌賑籌河 宵旰焦勞臣實不敢以取給大捐苟且塞責謹就見聞所及披瀝直陳伏求 敕交妥議具奏

論理財書 嶺南集

程含章

帝王生財之道不外乎開財之源與節財之流今之財源無可議開也亦在乎節流而已矣今之財流別無可議節也亦節乎軍需河工而已矣 國家出入有經用度有制自災傷賑恤而外無虛糜也惟軍需河工動輒費數百千萬不此之節將安用節前者 皇上因用度不足 詢問內外大臣有能爲裕國之策者條具以聞竊驗之往言按之當今之務舍軍需河工而別言生財者皆苟且目前之計也 國家車書一統聲教大同血氣之屬莫不尊親內無思亂之民外無邊疆之擾所謂軍需不過教匪能禁教匪則兵革不試而財用足矣教匪之禍流毒無窮我 皇上本德禮以化之懸重刑以威之又 命天下有司編查保甲以稽之天下學臣隨地作爲論說以教之可謂明備矣愚以爲有治人無治法欲禁教匪在乎擇賢能之吏而使州縣皆得其人州縣者親民之官也風俗之醇漓宜所深知民氣之靜躁宜所素講吏果賢也能也則防維之道敎化

之方皆可隨地見效彼教匪者何自而起即有一二倡亂之徒亦無難立就誅滅而軍需可以不作矣然而道府者州縣之領也督撫藩臬者又道府州縣之綱也領不振則衣不申綱不舉則目不張但令道府不曠其官則州縣之賢否瞭然也督撫藩臬不尸其位則道府州縣之賢否亦瞭然也先儒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誠有味乎言之也爲大吏者嚴以率屬毋稍姑息取貪劣闒冗無能者一切罷之則賢能者出而事治矣一縣得其人則一縣治一省皆得其人則一省治天下皆得其人則天下治安有教匪哉安有軍需哉故曰用人與理財相爲表裏也若夫河水之害自唐虞已然歷代之治河者不一人其論治河者亦不一術自南宋至今六百餘年河道未改歷代苦之增高培厚訖無良策今淮徐之間河道高出於地者或數尺或一丈數尺危乎險哉

國家歲費數百萬以防之及其決也又費數百萬以塞之塞乎上必決乎下塞乎東必決乎西何則水性就下必强之使上以就吾道勢不行也則故道之不可復用亦已明矣董子曰琴瑟不調甚者必改絃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竊謂今日必求復禹故道者非也不明禹治水之意與孟子所以論禹治水之說而常守增培之法而不變者亦非也欲求黃河數百年之安必參古今之變酌地利之宜順水之性舍故道而別行新道然後可其舍故道而別行新道柰何河決之後如得其道不必堵塞因而成之則水得其就下之性自安靖矣或曰順水之性將聽其行南道耶抑聽其行北道耶曰天下之大勢西方高東方下故凡水皆注於東河至兗州本欲東入於海因有泰山障之不得不折而之北不得不折而之南天津東北最下之處也水欲赴焉故禹導由此入海安瀾者千數百年迨九河既堙無人疏瀹至東漢永平時河乃南徙由東北次下之千乘入海安瀾者又九百餘年迨入河（東漢王景王吳二人所瀹）復堙至宋南渡時乃折而由泰山以南吞淮入海（今海州安東沭陽）此三道者皆黃河

入海之口今不必叅以人見聽水所歸其改而欲歸於北耶因而堤之使北可也其改而仍歸於南耶因而堤之使南可也總之順其就下之性而已矣或曰水行北道不礙運道乎曰運道自分水龍王廟以下勢若建瓴故多建石閘以蓄水則德州天津之地勢低下可知也而天津之地勢尤低如河行北道由利津入海則河之南運道本高於河無慮其淤惟河之北須多作石閘以防之糧船至此然後啓閘勞費與今之清口無異也若河由天津入海則糧船至河即可順流而下直至天津起剝矣焉有礙乎或曰聽河北行北邊之郡縣不受害乎且何以處失業之民也曰河行北則害於北河行南則害於南均之害也惟擇其害之小者而處之耳河行北但能歲歲修濬當用滾龍搜沙之法俾不停淤復於水落時挑挖河身厚築長堤自可久安長治若河行南則所受南方之水較多竊恐黃沁淮沂汝泗渦潁同時並漲海口消洩不及必吞洪澤諸湖南入於江害不愈大乎若夫河行新道當徙失業之民業諸故道之中毋令失所昔殷人五遷以避河非得已也或曰斯事重大請思其次曰必不得已而思其次則當使河自河淮自淮毋藉淮刷河而反受累於河且使河自河沁自沁毋使沁入河而愈助虐於河此分其勢而治之害或稍輕乎然此特救急策耳欲求數百年之安必順其就下之性固不必泥禹之跡但得孟子行所無事之意而河治矣河道既治則運道自治　國家歲防之費塞河之費賑溺之費一切可省省數年而財之積當以數百萬計省數十年當以數千萬計省數百年當以數萬萬計所謂捐小費節大費不聚財而用無不足者也故曰欲理財者當自河始

請開海禁疏

蔡天顏

查得戶部疏稱需用錢糧甚多今內外諸臣有將米豆草束等項價值題請加增者有稱百姓困苦題請錮緩

者有稱百姓困苦條奏賑救者今江南等處災荒又見告矣倘概議不準恐民生不遂有負　皇上愛養斯民之至意若竟從所請則錢糧愈少軍需不足豈得不預行籌畫在外督撫身任地方知之必悉如何使百姓不致困苦以足　國用有益兵餉之處俱行陳奏等因具題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具奏欽此臣查生財之道必致其源而理財之法當從其大目前興師征討四出靡甯雖蜀道漸開楚江咸順而貔貅之衆綦布星陳資餉甚殷所在告急議節省則事款通裁幾于節無可節矣議捐輸則事例多案幾于捐無可捐矣然而軍馬之供億每患不敷度支之經營尚苦莫措者良由講求之術徒循其末而未深探其本也蓋自庸調之制廢而民力之輸納無復本色之供自兩稅之法行而　國用之徵求惟以金錢爲急上下相尋惟乏金之是患也久矣然銀兩之所由生其途二焉一則礦礫之銀也一則番舶之銀也自開採既停而坑冶不當復問矣自遷海既嚴而片帆不許出洋矣生銀之兩途並絕則今直省之所流轉者止有現在之銀兩凡官司所支計商賈所貿市人民所恃以變通總不出此而且消耗者去其一壓沒者去其一埋藏製造者又去其一銀日用而日虧別無補益之路用既虧而愈急終無生息之期如是求財之裕求用之舒何異塞水之源而望其流之溢也豈惟舒裕爲難而匱詘之憂日甚一日將有不可勝言者矣由今天下之勢即使歲歲順成在在豐稔猶苦於穀賤傷農點金無術何況流亡迭見災歉頻仍于此思窮變通久之道不必求之天降地出惟一破目前之成例曰開海禁而已矣蓋礦礫之開事繁而難成工費而不可必所取有限所傷必多其事未可驟論也惟番舶之往來以吾歲出之貨而易其歲入之財歲有所出則于我毫無所損而殖產交易愈足以鼓藝業之勤歲有所入則在我日見其贏而貨賄會通立可以祛貧寡之患銀兩既以充溢課餉賴爲轉輸數年之間富

強可以坐致較之銖守故局議節議捐其得失輕重有不啻徑庭者矣然而議此者必謂海氛未靖方事勦除
若一通洋勢多扞格則更請衡今昔事勢而言之按故明海島諸國並許朝貢惟以倭彝獷悍絕不使通然而
市舶之往來于彼不廢故有舶商匿貨之禁原以專計泛海之船行之累朝深得其利其後雖有倭患原非兆
于商舶也再以 本朝而言閩海之餘孽未殄而荷蘭琉球等國之貢仍至也粵地之風帆接閩而暹羅紅毛
等國之貢自若也貢船本外彝所來猶且無礙商舶由內地所出翻謂可慮又事理之必不然者矣猶記順治
六七年間彼時禁令未設見市非貿易咸有外國貨物民間行使多以外國銀錢因而各省流行所在皆有自
一禁海之後而此等銀錢絕跡不見一文即此而言是塞財源之明驗也可知未禁之日歲進若干之銀既禁
之後歲減若干之利撲此二十年來所坐棄之金錢不可以億萬計眞重可惜也今則盛京直隸山東之海船
固聽其行矣海洲雲臺之棄地亦許復業矣香山粵門之陸路再準貿販矣凡此 廟謨之籌略豈非見於
海利之原可通融而故弛其禁耶今所請之開禁亦即此意擴推之而已惟是出海之途各省有一定之口稅
賦之入各口有一定之規誠畫一其口岸之處籍算其人船之數嚴稽其違禁之貨察懲其犯令之奸而督率
巡防並責文武統之以兼轄責之以專汛彈壓之以道官總理之以郡佐一切給票稽查抽分報納諸例皆倣
定議之日可逐一妥酌舉行也總之此事誠關重大今之言者明知此禁之當開乃瞻顧而不敢輕言即言矣
議者亦明知此言之可行又因循不敢決斷則財終從何裕而用終從何出乎茲因需餉浩繁民生困苦上廑
廟堂之憂更煩院慮之切再三籌計展轉思維以為微利輕財未足以補救今日必當致財之源生財之
大舍此開禁一法更無良圖抑臣更有請者江南棄沙雖已復業過半尚有界外未復之洲實則在大江口內

而不在外洋遷民失業更爲可憫今若開禁并可期令復歸故土墾種補課又係生財之一端而海舶通商所資在天下之大百世之遠甯僅江南一隅足餉一時已哉

禁用洋貨議 異之文集　　管同

天下之財統此數今上不在國下不在民此縣貧而彼州不聞其富若是者何與曰生齒日繁淫侈愈甚積於官吏而兼并於大商此國與民所以併困也雖然是固然矣而猶有未盡今鄉有人焉其家貲累數百萬率其家人婦子甘食褕衣經數十年不可盡既而鄰又有人焉作爲奇巧之物以誑耀乎吾吾子弟愛其物因日以財易之迨其久則吾之家徒得乎物之奇巧無用者而吾之財盡入於鄰今中國之與西洋固鄰居也凡洋貨之至於中國者皆所謂奇巧而無用者也而數十年來天下靡靡然爭言洋貨雖至貧者亦竭蹷而從時尚夫洋之貨胡爲而至於吾哉洋之貨十分而入吾者一則吾之財十分而入洋者三矣昔者聖王之世服飾有定制而作奇技淫巧者有誅夫使中國之人被服紈綺玩弄金玉其財固流通於中國之中而聖王必加之厲禁者爲其壞人心而財勢偏積也今中國之人棄其土宜不以爲貴而靡靡然爭求洋貨是洋之人作奇技淫巧以壞我人心而吾之財安坐而輸於異域其在聖王宜何如天下之物取其適用而已矣洋有羽毛之屬而中國未嘗無以爲衣也洋有刀鏡之屬而中國未嘗無以爲器也儀器鐘表彼所製誠精於吾而爲揆日觀星者之所必取矣然而舜有璇璣周有土圭之法彼其時安所得是物而用之然則吾於洋貨何所賴而不可絕焉

國家之制販粟出洋者官吏之罪至於大辟夫粟之與財其爲國與民所貲也奚以異以粟而易洋之財與以財而易洋之貨其爲傷民貲而病中華也又奚以異今也獨禁粟而餘皆無禁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

昔漢之時匈奴愛漢繒絮食物有中行說者教以得漢繒絮以馳艸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由是匈奴遂大爲漢患夫欲謀人國必先取無用之物以匱其有用之財故表餌交關互市之事古之人常致意焉洋之樂與吾貨其深情殆未可知就令不然而中國之困窮固由於此則安可不爲之深慮也哉宜戒有司嚴加厲禁洋與吾商賈皆不可復通其貨之在吾中國者一切皆焚毀不用違者罪之如是數年而中國之財力必紓矣

論洋害 嶺南集

程含章

天下之大利在洋而大害亦在洋諸番所產之貨皆非中國所必需若大呢羽毛嗶吱銅錫綿花蘇木藥材等類每歲約值千萬金猶是以貨換貨不必以實銀交易於中國尚無所妨惟鴉片一物彼以至毒之藥並不白食而乃賣與中國傷吾民命耗吾財源約計每歲所賣不下數百萬金皆潛以銀交易有去無來中國土地所產歲有幾何一歲破耗數百萬十歲破耗數千萬不過二三十年中國之白金竭矣近來白金日漸昂貴未始不由於此實堪隱憂或曰嚴海口謹關津但令海關不收其稅便可禁其不來不知沿海數千萬里處處皆可登岸雖有十萬兵不能守也利之所在不脛而走不羽而飛豈必定由關津海關向無鴉片之稅皆係傳聞之訛至於禁兵役之包庇拿煙館之售賣有犯者重治其罪皆係皮毛之治無益於事必欲正本清源惟有絕其人不與交通貿易而後可然試思其人之能絕焉否耶彼諸番之與中國交易已數百年矣一旦絕之則必同心合力與我爲難兵連禍結非數十年不定而沿海奸民素食其利且將陰爲彼用海濱僻靜不可勝防且勝負兵家之常但令中國小有挫敗則謠諑紛乘羣起而攻之矣天下事自我發之須自我收之豈可以兵爲戲

而洱開邊釁哉。爲今之計。止可嚴諭各國不許夾帶鴉片。某船有犯者。即封其艙。不許貿易。而於沿海口岸及城市鎭集。嚴密察訪。有屯賣大販。即置於法。沒其財產入官。妻孥配邊。其關津口岸之查禁。自不待言。又廣爲教戒。使民回心向道。或者其稍止乎。事有明知其害而不能卽去。必姑俟之異日。以待其幾之可乘者。此類是也。

籌滇理財疏　蔡毓榮

滇省叢山密箐。賦稅無多。每歲供兵。俱仰給於協濟。頻司農之籌畫。累驛站之轉輸。而遠道崎嶇。未能朝發夕至。一有未濟。兵心皇皇。故籌滇莫先於籌餉也。今制兵歲需餉七十餘萬。重以駐鎭大兵。歲又需餉二百餘萬。

國家戡亂之餘。正在度支告絀。乃必分數省之財力。歷數千里之險遠。以供此一隅。亦甚難乎其繼矣。是以因滇之利。養滇之兵。斯輓運不煩。而緩急足恃。臣周諮博訪。進羣議而折衷之。務審時地之宜。畫經久之法。則可因利於滇。而以佐協濟之不及者。有四焉。一鼓鑄宜廣也。銅鉛滇之所自出。非如別省採辦。而滇人俱以用錢爲便。業準開爐鼓鑄矣。今省局設爐十座。蒙自局設爐十六座。祿豐局設爐三座。大理下關局設爐七座。鑄錢無幾。又米炭一時騰貴。出息無多。歲約得銀四萬餘兩。稍俟年豐穀賤。息且倍之。若令按局添設。更行量地添局。歲獲錢息。何可勝計。臣請省局蒙自局各設爐至二十座。祿豐局設爐十座。大理下關局設爐十五座。再請於迤東之臨安曲靖等府。迤西之楚雄姚安永昌等府。酌量開局。約可設爐三四十座。各委府佐一官董其事。專責藩司總其成。委官歲獲息一萬兩以上者。作何紀敘。其有耗費工本。尅剝匠役。廢壞錢法者。作何處分。幷請著爲定例。以示激勸。凡銅鉛悉令委官各自採買。每百觔不過銀四兩。毋許州縣辦解。苦累小民。至民間

應納條銀槼以銀七錢三爲則制營兵餉宜令銀錢各半兼支官俸役食及本省一切經費俱給全錢銷算則錢之用日廣錢之息未有不日贏者也再査蒙自局前此吳逆鑄出僞錢專發交阯以易交條銀兩蒙自逈南二百里即交江之蠻耗設有關口又水路二百里至地名蠻灑立市賣錢交人喜於得錢蒙局因以爲利自大兵恢復滇省嚴行禁止久矣臣思安南素稱恭順若因其所利便而使　本朝錢法通行蠻貊之邦尤見一道同風請設蠻耗巡檢一員領貯蒙局制錢聽交人赴官平買毋許民間私通貿易致啓釁爭或請　敕部行文安南國王將每歲需錢若干納價若干豫行報部準令一年二次委官赴蠻耗納價領錢隨到隨即發回既俯順乎夷情仍無傷於　國體於以通錢法柔遠人兩得之矣一礦硐宜開也滇雖僻遠地產五金先經　廷臣條議開採部覆將可否開採之處令督撫査明具題誠重之也臣愚以爲雖有地利必資人力若令官開官採所費不貲當此兵餉不繼之時安從取給且一經開挖或以礦脈衰微旋作旋輟則工本半歸烏有即或源源不匱而山僻之耳目難周官民之漏卮無限利歸於公家者幾何哉是莫若聽民開採而官收其稅之爲便也今除全書開載蒙自楚雄南安新平之銀錫等廠易門之三家老銅廠定遠之苴九鐵廠仍應照額徵課無庸置議外査呈貢之黃土坡昆陽之子母營羅次之花箐尋甸之迤曲里建水之魯苴沖老鶴塘石屏之飛角甸路南之泰來廣通之火把箐定遠之大福山和曲之白露順甯之老陰坡俱有銅廠易門之新舊縣馬龍之紅路口尋甸之白土坡石屏之龍明里路南之小水井陸涼之三山大姚之小東界武定之只苴馬鹿塘蒙化之西窰俱有鐵廠羅平之塊澤河建水之淸水溝姚安之三尖山俱有鉛廠尋甸之歪沖建水之黃毛嶺判山廣通之廣南蒙安之戈孟石羊趙州之觀音山雲南之梁王山鶴慶之玉絲順甯之遮賴俱有銀廠鶴慶之南

北儹金沙江則有金銀廠或封閉有年或旣開尋廢目今因米珠薪桂用力爲艱然有此自然之利而終棄之良可惜也宜請專責臨元洱海永昌三道各按所屬親行察驗分別某廠可開某處廠不可開報部存案一面廣示招徠或本地有力之家或富商大賈悉聽自行開採每十分抽稅二分仍委廉幹官監收務絕額外誅求額內侵隱之弊凡有司招商開礦得稅一萬兩者准其優陞開礦商民上稅三千至五千兩者酌量給與頂帶使知鼓勵又嚴禁別開官硐嚴禁勢豪霸奪民硐斯商民樂於趨事而成效速矣蓋官開則必派取民開則自顧覓礦夫民夫各有本業或力不能深入礦硐往往半途而廢且恐派夫擾民　朝廷未見其利而地方先見其害也若礦夫多係游手無籍有膂力而無衣食之人彼知利不專於官而與民共之未有不趨赴如市者礦夫旣集礦稅自盈且予此輩以逐利之途而漸息其爲非之念是以理財而兼弭盜之一法也一荒地宜屯墾也屯田之法一以取賦一以節餉利莫大焉其在今日格而未行者以官兵防禦地方無分身畎畝之術耳惟是滇居天末地方所出幾何聚數萬之兵以取給於民則物力之贏絀不齊也天時之豐歉難定也自非豫爲之備其勢不可以久且滇之物價無不與內地相什伯兵丁一月之餉尚不敷半月之需一人之糧豈能贍父母妻子數人之口窮愁日久必氣阻而心離夫豈邊境之福哉臣是以鰓鰓爲慮亟請屯墾者非必如故明之分別衛所棸屯而居有事則荷戈無事則秉耒也查兵丁之有父兄子弟餘丁者十常五六請將附近各鎮協營無主荒田按實有父兄子弟餘丁之兵每名酌給十畝或二十畝臣會同撫提臣督率鎮將營弁設法借給牛種聽其父子兄弟餘丁及時開墾漸圖收穫以贍其家俾在伍者無俯仰之憂有田園之戀斯兵心固而邊備無虞矣三年之後仍照民例起科應納條銀抵充月餉應輸夏秋二稅抵給月糧計所省糧餉實多而於操

練徵防仍無貽誤其間或有死亡事故即擇其同伍之殷實者頂補註册毋使拋荒稍俟　國用既充民間生聚既廣前項所墾田賦悉歸有司或準永遠作營田歲抵額餉均有裨益至於投誠兵丁安插爲民者既鮮恒業迄無生理徒置之不兵不農之間宜令有司量撥荒田給令墾種爲業起科之後編入里甲承辦糧差將見賦額日增奸回日化是又一舉而兩利存焉者也以上四者有益於　國家無損於民滇之言興利者率不外此仰祈　聖明採擇下令舉行則滇餉漸充而邊疆永賴矣

滇南經費略　師範

經常也費而曰常則其非常者亦有矣滇之所入惟條丁銀二十萬九千有奇公件銀六萬有奇鹽課銀三十二萬有奇廠課銀十萬有奇稅課銀十萬有奇錢局餘息二萬一千有奇秋糧二十萬石兵米所餘尚存米七萬餘石該折銀八萬四千有奇年約進銀八十七萬三千有奇出則文職廉俸祀典廩餼工食驛站堡夫該銀二十八萬有奇武職養廉兵餉該銀八十二萬兩有奇不足者部撥鄰省協濟歲二十萬或三十萬不等夫以十四府三廳四直隸州二十七散州三十九縣之地而所入不敷所出其故何哉蓋由于官冗且由于兵多然一郡所轄幾他省之半深山密箐猶慮鞭長莫及則官之不得不冗者勢也三面鄰邊而各州縣中往往漢夷錯處則兵之不得不多者亦勢也而爲官者眷屬不能無幕友不能無隨從不能無或由永昌調昭通抑由麗江調開化遠者二千餘里近亦二千里夫馬之費極省亦須數百金其難一履任及三載必委運京銅收兌之苛灘河之險船脚之刁詐竊盜之窺伺至撤批回滇已若重生其難二而兵亦有二難焉所關月餉除扣剋外食物漸貴一身尚欠温飽遑計室家即少負才技者拔至千總守備三年送省六年送部往來盤費債累盈身

嗚呼去此四難是在綜理者之善于撙節而熟爲調劑矣此特其略耳若錙毫擘察抄撮一會計吏即可畢之否則有須知冊在又何俟予之饒舌哉

足民裕國二事疏 順治十六年

給事中王啓祚

一曰民竈經界　皇上軫念國用民艱允臣同官王命岳疏請　特遣御史二員前往山東河南二省清理荒熟田畝以期上不病國下不病民眞朝野胥慶臣民同悅之舉矣然命岳止知臣鄉有荒地熟地之不同而不知臣鄉更有竈地民地之不同也止知臣鄉荒地之不可溷于熟熟地之不可溷于荒之當察而不知臣鄉民地之不可溷于竈竈地之不可溷于民之當察也臣鄉係古青州海濱廣斥厥篚鹽絺煑鹽之區也竈戶于海濱原有分就竈地每畝止納銀六七釐不等民地則上中下下下四等不同即下下地亦納銀三分有零竈地民地重輕不同原有定例自明末以來典籍不存經界不正則有本一地也在運司則征竈糧在有司則征民糧甚至運司代竈民而與州縣爭州縣代百姓而與運司爭是一地而納二糧也則病民而其實運司征竈糧竈戶則詭其地而竄爲民州縣征民糧民戶又詭其地而竄于竈奸民並不納一糧也則又病國病民不可病國亦不可伏祈　敕下撫按察委道員與運使于產鹽處所督率州縣詳核典籍詢問父老在運司不得以鹽地考成而與州縣爭民地在有司亦不得以民地考成而與運使爭竈地審其何者爲竈地即定之爲竈何者爲民地即定之爲民詳明撫按題報再祈各省有產鹽地方亦令該處按照山東一例委官行查庶竈地民地各得清楚民地不納竈地之輕糧而國用不詘竈地不征民地之重賦而民用不匱矣

一曰釐剔錢弊　皇上允該部疏請著爲銀七錢三分之令刊入大糧由單使上可行于下而下亦得行于

上上下通行全無阻礙固官錢貴銀賤民用日舒而　國儲日裕也乃爾來銀不加賤錢不加貴而錢法未見疏通者則以銀七錢三之法甚善而有司未之實行者以于有司不便耳既無戥頭之折卽無羨餘之入以貯私囊則攜取不便以敬上官則餽納維艱所以由單則照例分派而收時則不用錢而用銀是名雖銀一兩派錢一千而其實錢一千仍收銀一兩也與不派錢無異矣甚有巧于立法自設錢桌數張每錢一文必得銀二釐然後換給若非官桌所發之錢則不收是納錢一千用錢四千較之用銀反一倍而二倍矣銀七錢三之法至此不幾窮乎是欲以疏通而反以壅滯此所以錢日賤銀日貴欲寶源之流行無礙也不可得矣以臣愚見除銀七之數照常設櫃收貯外其錢三之數另置一櫃另設一役專司錢責如收錢而仍收銀以及收錢而多方取巧者撫按官立時指參有司計贓坐罪收役重則處死輕則流徙如撫按隱匿不報許臺垣指實糾參庶有司知所警惕而錢法疏通矣

軍需報銷疏　蔡天顏

臣惟今日之錢糧無項不應節省苟有銷算浮冒則經管官員欺朦之罪固所當誅而核報督撫扶混之愆更難自逭惟是江南供應滿漢各營節年米豆草價各案不蒙准銷屢駁屢核萬難減報不得不直陳仰冀睿鑒者也臣查康熙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等年採買放給旗營提鎮與夫過往官兵支應米豆草束未銷價值前撫臣與臣暨總督臣安撫臣具題駁覆之案不下數十件部臣皆以侍郎臣溫代訪報之價與請銷之數不符節行駁減但部臣溫代在康熙十五年秋初所訪江北舒桐之價一隅耳一時耳貨物市情之不齊卽二三百里內外一兩月日前後亦有異同何況遼及千餘里歷經歲月二三年之久豈能一律較量乎若執此爲一

定不易之數。可以槩遠近垂永久。何以下江蘇松接壤之浙杭。與上江安廬接壤之江右。是年一體報價。可以允銷。而獨駁江南為浮多乎。至于產處價賤。而遠販則貴。初收價賤。而過時則貴。米豆則盤剝水脚納稅耗折種種滋費。草束則蓬鬆艱運。堆貯灰爛。實多虧損。是以積算加增。而舒桐偏僻一隅。不通商販。適當收成之候。本地莊家爭售。又不過關納稅。價值自然較省。前安撫臣靳輔今安撫臣徐國相于錢糧等事案內。歷歷陳明。即臣亦于議折豆草一案疏內。敷對詳晰。而積案久懸。終難銷結。細查康熙十三四年。正當　王師雲集。商賈絕跡之時。糧料市值騰湧。而司府各官。倘買備稍遲。法當身膏斧鉞。竭力多方。購求充用。造册報奏銷。原已再三減過。實實無浮。至十五年以後。訪據各地時價。業已損之又損。今若遵依再減。責之經辦窮員。萬萬無力賠補。而追[illegible]則買賣人無定踪。名姓亦無可紀。追兵則飼秣久已果腹。苦戍曷堪苛求。勢必以紙上虛言塞責。及至追無可追。仍請豁免。究莫裨于餉需。是歟　君也。臣將有據而可信者數端。仰懇　特賜敕議。如部臣溫代先後兩經舒桐地方。即在兩三月間。而前訪之價甚賤。及後隨又頓昂。此部臣溫代現在可問也。蘇松密邇浙江。為程僅三百里。舒桐距蘇松二千里。近者價必相彷。遠者價必懸殊。即安徽亦近江右。今浙江江西歷年已銷之案可查也。商貨必從市牙發賣。草束必藉村農搬運。價之輕重。牙戶鄉愚一經博訪。直吐如繪。臣與地方官安得人人囑制之。此小民之萬口可信也。各該年豆草給與營伍。倉廒出入之虧耗。遠近買運之艱難。昭昭耳目。則本色時價。為將弁兵丁之所熟知。此又在營之弁兵可詢也。江南孔道往來使節甚多。先後奉差滿漢官員。甯無一二留心民事者。某地之出產何若。某年之物情何等。必所周知。而且江南人之立　朝為大臣為言官者亦多。此又在　廷之諸臣可諮也。　皇上遣官密訪。惟獨江南江甯鎮江蘇松徽池駐兵之

處則未嘗訪報臣今敢請　特敕　廷臣會議將臣等報銷節年各案原題疏冊與浙江江西相聯道里遠近報銷多寡逐加磨對博詢旁諏倘臣扶同罔上臣甘治罪而追賠于各官亦復何辭則是非不難立辨矣

苛駁宜禁疏　靳輔

臣惟錢糧應銷與否自有一定欵項如原未動用而揑欵報銷與所用本少而開銷甚多希圖侵蝕肥已者自是難容　國法若實支實用並無揑欵朦報用少開多之情則斷不宜屢行苛駁以啓科派部費之弊也查邇來各省銷算錢糧科鈔到部承議司官雖不乏從公議允之案然偶值一事或執一已之偏見或信部胥之唆使任意吹求苛駁無已錢糧數目繁瑣頭緒牽雜非精於核算洞悉欵項熟知卷案者萬難得其要領司官專司其事設或稍欠精詳便爲吏胥朦蔽況堂官不過總其大概止據說堂數言安能備知底裏加以從愼重錢糧起見自是一照司議由是而部胥之權重矣部胥之權既重則經用錢糧之官不得不行賄以求之所謂部費也此項部費官無神輸之術勢必問之於民若清廉之官費一欽一民猶不至大困一遇貪劣不肖之官借此居奇或費一欽二或費一欽三甚至欽四欽五欽十均不可定而民困滋甚矣　國家滋厚歛之名而部胥得婪賄之實有司多一分之費而百姓出數倍之資其害可勝言哉臣前任安徽巡撫之時知有江安兩藩司積案一件動用錢糧數百萬兩而部駁不准開銷暑往寒來歷十餘年而始得清結今臣帶管漕務知邳宿等州縣康熙元二三四五六年分民欠漕項錢糧三萬餘兩業已屢奉　恩蠲經漕撫兩臣數次題請豁免而部議堅執不允坐以明係官侵之名而嚴著追比臣據司道各官痛切呈詳已經具題請豁在案又部議裁減運軍耗贈銀米一案臣帶管漕務據各屬屢詳灼知斷不可裁之故是以仍請照給昨閱邸鈔部議又復不准

且稱此項銀米從前原無皆係順治六九等年添給之項等語殊不知順治六九等年添給此項銀米彼時原非得已祇因旗軍費用不敷往往勒索里民兼之盜賣漕糧拖欠甚多公私交困是以議加銀米自此銀米一加軍民兩安國儲不欠已歷多年今部臣若必欲議裁勢必仍蹈前轍里民遭勒索之苦漕糧多盜賣之弊豈國家之益耶況錢糧自有定額其地方官民因時制宜另爲調劑之項原在額外惟因恐涉私派之嫌是以不得不爲題明要之原非司農之項也在司農總會計之權止當稽其額徵不宜收及額外若將里民自願樂輸求免勒索之項而又裁歸司農則里民既已出資而仍遭勒索恐亦司農之所不忍聞也諸如此類臣聊舉三案其他可知伏乞　皇上嚴飭部臣嗣後一切錢糧如有不肖官員揑欵朦銷用少開多部臣察出實情訪知的弊卽便據實題叅將不肖官員置以重典督撫知情者同罪不知情者亦照失察處分若並無朦銷多報情弊則應銷者卽銷應豁者卽豁可裁者裁不可裁者卽止毋再徒爲混駁使在外不肖官員得以藉口部費肆行科斂致傷國本抑臣更有請者錢糧之難於核算者以尾數太繁也查銀自一分以上方可稱其重輕米自一升以上方可量其多寡若銀止於釐則難稱米止於合則難量矣又或銀至絲毫更至於忽則不過微末之間米至於勺抄更至於撮則不過顆粒之間失銀至於微末米至於顆粒數亦可以止矣乃銀之尾數自忽之下尚有微纖沙塵埃渺漠逡巡灰等算位米之尾數自撮之下尚有圭粟顆粒黍稷禾糠粃粞等算位不惟無益而適足以滋奸胥之駁竇蓋尾數多則淸算難淸算難則可藏奸逞弊若一目了然人人可核之數則部胥從何弄權耶臣請嗣後錢糧尾數算至忽位爲止如一忽之外尚有餘零竟作一忽科算米麥尾數算至撮位爲止如一撮之外尚有餘零竟作一撮科算餘俱倣此裁無益之算位以刪無窮之弊端其於國計民生

實均有裨益也

覆部議禁米囤核城工疏 乾隆十年

陳大受

戶部議覆條奏令察禁商販收米不即發糶貿當典鋪更番購買之弊等因臣竊以除弊務去其太甚立法必求其便民固當因地制宜體察妥辦查商販之資本稍豐者每有於秋成後收積待價之事然得價亦即出糶仍為本處食用市價亦藉此不致愈昂豈可概為察禁如令其隨收隨糶則市價太賤勢將販往他處一至青黃不接民間轉致全無積蓄其何所恃況米糧非比他物可以收貯數年富民積粟槩於次年秋前發糶斷無留待下年者是一歲所收原供一歲之用出產只有此數儘先賤糶而不計日後之缺曷若藏之於民而源源出售之為得也又部議辦理城工嚴核估計一條伏查各項工程委員估計每多浮冒若不嚴加核實必致虛耗帑金然或意在節省而不計工料之是否敷足則工程究多苟且難於經久二者均非持平之道臣愚以為浮冒侵蝕之弊若委任得人稽察嚴密自可杜絕倘用匪其人漫無查察即大為核減而經手之員復肆侵漁則工程萬不能堅固現在雖有節省之名而未久坍廢前功盡棄其虛耗帑金殆有甚焉伏思城垣一項內地則為民生保障沿邊沿海則為疆圉重務應修應建必期為千百年之計而不可為目前苟且之圖所有工程應節省者固不可不詳為綜覈而實需之費亦當妥協勘估勿令簡率但使地方大吏留心稽察遴幹員而任之其有不肯之員偷減侵冒者立予參劾則工程自有實濟而堅固可期矣

此本兩疏因從年譜內錄出未見全文難于分載故合為一篇存之

與當事論經費書

陳宏謀

爲國理財節愼爲要量入爲出自是正論然愚見當問所用之爲何事倘事在可已無關利害費雖少亦所當惜若事關民務久遠利害者雖重有費亦當不惜就大學生財大道而言如此經久有益之費乃在爲之者疾生之者衆之內不在用之者舒之內也況事勢成敗各有其漸當爲之事惜費不行後雖多費而不及行或能及行而所傷已多矣在司計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可免目前駁詰又可少日後干係實於私計甚便第恐人人如此事事如此地方諸事日就廢棄亦非長策也事關久遠之計均非可以常例相拘亦未可以旦夕見效而行之稍有疑難便成話柄旁觀者不諒作事之無恒動謂事不可爲日趨于苟且旦夕之圖以爲穩著司庫者皆以愼于出納免於侵挪爲能事勢必作不終日之計費小時不肯爲必至害大費重而後爲之聖人以出納之吝列於四惡之末正此意耳寒素書生家無長物幾歷仕途豈不知動帑之難豈不念賠累之苦而事關應行費當不惜有時不費固省有時多費而亦省惟熟計其事之有益與否不能惜一已之後累而忘 國家之遠圖也竊謂居官不費心思物力一說便就者必無好事縱好亦不能經久凡經久好事必有許多阻難必受許多熬煎官場所動色相戒以爲何苦乃爾者我能看透機關力任不辭乃能於事有濟迨至事成從前之波折皆爲磨勵之具自古如斯又不獨今日也

請杜設法名色疏　張玉書

方今民窮財匱多因有司私派在廷諸臣人人能言之而有司敢行私派無所顧忌者每借口督撫之檄與內部之咨文蓋每年正供賦額各有抵銷遇有別項費用部臣輒請　敕該督撫酌量設法不得動用正項錢糧在部臣之意原以各省事難遙度須本地方官從長商榷庶無貽累小民法非不善但百姓除正供糧稅

外別無餘物可以設法名爲設法實則加派而已夫額外因事量增原應一時不得已之用獨是部文一下貪婪官吏借端使源本應設處者十之一而私派者已十之五百姓但見奉部文轉行不敢復向有司問多寡之數而有司之申詳督撫督撫之轉報內部者與科斂小民之額多不相符百姓不得知內部亦不得知也取敲骨吸髓之金錢塡官吏無窮之谿壑豈不重可惜哉臣請 勅下部臣凡遇正項外一切別項費用應作何挪辦者須酌量妥確行文該督撫遵照奉行仍請 勅該督撫嚴飭州縣有司不得事外借端科派庶幾各省貪吏朘削之害可以少止矣

皇朝經世文編卷二十七目錄

戶政二 理財下

書朱文正公在戶部事

韓

戶政二 理財下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耗羨私議

彭端淑

醫者之言曰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未至於急而治其標其病不可得而去也善醫者審脈察形調其元氣固其根本元氣調根本固而其人自安方今天下之病不在標而在本何謂標所議耗羨云云是也夫耗羨之名不知起於何時我　朝定鼎歸於官而民不勝其弊　世宗以來始歸於公而加養廉此萬世不易法也今或議曰仍歸於官臣以爲大不可何以明其然也天下之吏不必盡廉吾加以養廉而歸其耗羨彼雖有貪心其所贏不必爲己得也則不得不有所顧忌而拘於額撤其養廉而予以耗羨是導之使貪也吾禁之使廉而彼未必廉況導之使貪而彼有不爲貪乎且今日之所以議耗羨者爲民貧故耳爲民貧而歸耗羨於官譬之抱薪而救火也抱薪救火火不可滅而其熾愈滋歸耗羨於官民不必富而其害益甚此非天下之細故也或以爲宜存於民臣又以爲不可夫計民之田大約多者百餘畝少者數十畝及數畝而止其所爲耗羨者大約多者數錢少者數分而止乃銖銖而積之遂已累百餘萬存諸民於民無濟歸於公而自督撫以至州縣佐雜諸官養廉出其中國家一切興役亦半給其中是加耗羨而民未必因之貧去耗羨而國用或因之而減也故歸耗羨於公此萬世不易法也及歸耗羨於公而民不必其不貧者何也天下之大本在農與桑小民之致富由勤與儉今　國家承平日久無大兵革大徭役矣其民安於逸樂圖目前苟且之計一歲所出僅足供一歲而止一旦天災流行遂不能自保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臣謂宜慎督撫之選天下之大天子不能清理也不

得不寄其責於郡縣又恐郡縣之不能盡職也不得不寄其責於督撫郡縣於民近而督撫於郡縣近今飭督撫務使郡縣親視民事勤者獎之惰者戒之其不足不給者發常平之粟以補之郡縣率民督撫復率郡縣歲以其績申於朝循職者陟反是者黜則郡縣有所畏而不復弛而小民亦復知所勉而不敢惰是古先王省耕省歛之遺意行之數年而不效者未之聞也或曰天下有田之民易安無田之民難安非若上世畫井分疆可以驅天下而盡入於農也臣又以爲不然夫先王之世民亦不必盡農也考之周禮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百工飭化八材五曰藪牧養蕃鳥獸六曰商賈阜通貨財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歛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自農而外其可職者多矣且夫貧富何常之有勤則無田亦可使富惰則有田亦可使貧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金灑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各任其職俾閒曠之輩無所容不率則登名於籍薄笞以辱之天下之人見勤之可以致富而惰之足以取辱且無以爲生也則莫不感激愧奮相率而入於勤是亦先王夫征里布之遺意也民富矣然後定經制孟子曰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今富人大賈侈擬侯王閭閻之家起而效之以奢爲尙以儉爲羞終歲所藏耗於一事將何以給臣愚以爲冠婚喪祭及日用服食皆宜限以式定以度令曰毋敢越越者懲無赦愚民多狃舊習謀始則難至於風流令行既安其分復守其財遂相與便之夫若此者其言近迂而其實自五帝三王以來治天下之道未有易也往者　陛下嘗屢下勸農節用之詔矣而民不加富則奉行之不力而有司徒視爲具文也昔漢文帝中主耳躬行節儉爲天下先天下化之黎民殷富斗米數錢非明效乎故治其本則富不治其本則貧不此之圖而兢兢於耗羨所謂治其標者也

議覆提解耗羨疏 雍正二年

山西布政使 高成齡

臣近閱邸抄。見內閣交出請禁提解火耗之條奏。臣竊不能無議。伏思直省錢糧正供之外。向有耗羨。雖多寡不同。皆係州縣入己。但百姓既已奉公。卽屬 朝廷之財賦。蒙 皇上體郵羣臣。通院司道府而酌盈劑虛。以補其常俸之不足。俾大小臣工。溥徧均沾。其法至善。今如條奏所云。竟以耗羨爲州縣應得之物。上司不宜提解。殊不知耗羨與節禮。原屬相因。上司不提解耗羨。屬官必呈送節禮。夫下屬既送節禮以取悅上司。則有所恃而生其挾制。必至肆行無忌。上司卽有所聞。亦礙於情面。徇隱不言。損名節。敗官常。朘民膏。虧 國帑。實由於此。若禁止餽遺。一概不許收受。其不肖上司。必將尋隙勒詐。別生事端。恣其無饜之求。卽有淡薄自甘者。思欲屏絕餽遺。而上司衙門。別無養廉。枵腹辦事。勢實難行。故臣愚以爲州縣耗羨銀兩。自當提解司庫。聽憑大吏酌量分給。均得養廉。洵天理人情之至也。況耗羨提解於上。則通省遇有不得已之公費。卽可支應。而不分派州縣。上司既不分派。則州縣無由借端科索里甲。是提解耗羨。亦可禁絕私派。豈非因時制宜之要務乎。再閱條議。謂提解火耗。定限每兩若干。不得寓撫字於催科等語。如山西一省。現將州縣火耗。逐一詳查。酌減。較之昔日已減大半。若不限以一定之數。不肖州縣。反得任意多徵。今既固封糧櫃。又較定分數。州縣不能入己。誰肯多徵。是提解耗羨。卽禁止濫加。亦撫字之一法也。又謂公取分撥。非大臣鼓勵屬員之道。殊不知上司卽清慎禔躬。亦必有請幕賓養家口之費。與其暗收餽遺。常懷貪黷之懼。何如明分養廉。共拜 聖主之賜。且既不受餽遺。則亦無所瞻徇。廉者濟之。貪者劾之。未必非砥礪廉隅之道也。至以羨餘賠補虧空。如前任巡撫有彼此通融之處。則無辜者爲人賠墊。虧空者事外優游。實非情理之平。今撫臣諾岷將每年存貯耗羨銀

二十萬兩留補無著虧空之處先經奏明一遇虧空之員即照例參革離任先於任所原籍搜查衣物產業令其自行賠補如果家產盡絕逾限不完將本犯正法之後方以留貯耗銀補其虧項仍將補過某人虧空銀兩數目造册題報既無絲毫假借又無分釐染指何至有假揑虧空希圖幫銀如從前之弊竇乎惟是有治人無治法倘或上司不肖借名提解自便其私如條議所慮亦未可定臣請　皇上敕下直省督撫倶如山西撫臣諾岷所奏將通省一年所得耗銀約計數目先行奏明歲底將給發養廉支應公費留補虧空若干之處一一具摺陳奏則　電照之下誰敢侵呑總之耗羨非州縣之己資應聽分撥於大吏提解乃安全之善策實非爲厲於屬員

辦理耗羨疏 乾隆七年

孫嘉淦

四月初六日奉　上諭辦理耗羨一事乃當今之切務朕夙夜思維無善策是以昨日臨軒試士以此發問意或有可備採擇者乃諸貢士所對率皆敷衍成文全無當于實事想伊等草茅新進未登仕籍於事務不能曉徹此亦無怪其然今將此條策問發與九卿翰林科道閱看伊等服官有年非來自田間者可比可悉心籌畫各抒所見若無所見亦不必勉强塞責至外省督撫寄重封疆諒已籌畫有素並著各據所見具摺奏聞務期無隱無諱以副朕集思廣益之意欽此仰見我　皇上愛民無微不至求言無遠不周臣職任封疆再三籌畫乃知耗羨一事固有所不可已提解歸公其法實不可輕變也伏查古者取民之法不過粟米布縷之徵而輦送官物皆用民力卽在力役之徵之內故有正供而無耗羨不需耗羨也嗣後變貨幣爲銀兩則傾銷有費矣變夫役爲傭僱則解送有費矣故隨正供而輸耗羨不得不需耗羨也然皆陰有其實而不欲居其名故

未嘗明定其加耗之數與夫支用之章程以致不肖有司得任意私徵而爲上司者轉因以爲利苞苴公行而廉隅不飭徵收無定而朘削日深一有地方公事其已飽囊橐者不肯捐出則又派之民間因公科斂之舉借端百出而不可究詰葢自定賦輸銀以來其弊相沿而未有止也　世宗憲皇帝明燭無遺謀成獨斷以爲與其暗取而多徵不若明定其數與其營私而中飽不若責其辦公故就各省情形酌定一分數釐之額提其所入於藩庫中以大半給各官爲養廉而留其餘以辦地方之公務嗣是以來徵收有定官吏不敢多取計其已定之數較之未定以前之數尙不及其少半則是迹近加賦而實減之且養廉已足上司不得需索屬員辦公有資州縣亦不敢苛求百姓餽送謝絕而攤派無由故曰雍正年間無清官非無清官也夫人而能爲清官也是則耗羨歸公既無害於民生復有補于吏治而議者猶訾以爲加賦可謂耳食者矣夫事當核其實不可竊其名今避加賦之名則當舉耗羨而槪除之試問傾鎔解送之費州縣能盡賠墊乎不能則將復使暗取於民而多寡無定乎試問各官之養廉地方之公事正項能盡支給乎不能則將復使因公科歛而擾累無已乎況耗羨未定之時凡得一官親戚僕從之待養者數百人尙能餽上司而送京官今則無餘潤以及人矣耗羨未定之時凡遇公事強輸派捐公務既竣尙能有以飽私橐今則資正項以接濟矣是昔之取民也多今之取民也少亦既信而有徵矣所取少則所留多自可漸有富民之實此事昭然本無可疑凡設爲疑似之言者皆遊客惰民之欲借潤於官與夫不肖官吏之欲變歸公之法者顯以名動　朝廷實欲自便其私可槪置不議也抑臣更有請者天下無不弊之法當及其弊之未成而救之昔　世宗憲皇帝立法之始廷臣沈近思等以爲耗羨歸公必成正項勢將耗羨之外又增耗羨　世宗憲皇帝面諭以此項銀兩止令督撫將

收支之數年終奏明不必報部查核自不致成正項羣臣翕然從之其議遂定雍正四年河南巡撫田文鏡咨部以耗羨銀兩製造盔甲工部駁令題銷欽奉諭旨耗羨銀兩與營伍中數分公糧存貯公所原爲本省本營之中有公事需用使地方營伍備用有資不致派累兵民乃通權達變之法並非正項錢糧可比也今因製造盔甲咨部部中並不請旨駁令具題甚屬錯謬工部堂官著交部察議此時若將耗羨銀兩俱比照正項具題報銷相沿日久或有不肖官員指耗羨爲正項而於耗羨之外又事苛求必致貽累小民此風斷不可長洋洋聖謨指示明切其爲百姓計至深遠也嗣因各省督撫辦理有不能謹愼者於雍正十三年欽奉諭旨令按年造冊隨同正項錢糧送部核銷自是以來定例日加密矣每有動支無論多寡必先報部不准則不敢擅動矣隨同正項造冊報銷不合例則駁令追賠矣夫督撫之辦地方公事原有後不可以爲例而一時不能不然報部不准開銷而情事必不容已者賴有此項銀兩通融接濟則官不賠而其累不及於民今隨同地丁錢糧報銷則與正供不復能有差別而凡地方公事之不容已而又不准銷者必需賠墊上司賠則取償於屬員而餽送之路開屬員賠則取償於百姓而重戥徵收因公科歛之端起然則耗成正項耗外加耗之弊雖峻防之其流有所不能止也今欲少寬假焉議者必謂無以杜督撫之侵用不知此在任人不在任法督撫茍賢雖不報部其肯自穢乎若其不肖則報部之册即其作弊之藪未見其果能杜也且耗羨歸公於今有年矣報部核銷於今亦有年矣則某省之耗羨僅足敷用某省有餘某省不足戶部亦知之詳矣其僅敷與不足者雖欲侵用而末由所可作弊者在有餘之省分耳今若將有餘之省核留敷用之數其所餘者減輕耗額以予百姓使百姓受輕賦之益而督撫又無侵用之由其法乃益盡善併可不煩戶部之查核而所謂耗成正

項之流弊亦可以永杜也故臣之愚意以爲耗羨有所不可已歸公之法有所不可變但當思其流弊而預爲之防伏願　皇上核耗額之昔多今少知其無不便於民官吏之昔貪今廉知其必有益於　國而後耆耗羨之有餘者輕減之使百姓益沐　皇仁而官吏無由侵蝕復年終奏銷之舊例無使濫報於前苛駁於後以杜耗成正項耗外加耗之弊則百姓長受耗羨歸公之利而不滋其害不惟敷政甯人之切務亦繼志述事之大端也

耗羨請仍歸公疏乾隆十一年

御史趙青藜

臣查耗羨一項行之自昔未嘗無其實沿之至今正不必辟其名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民人樂業上下相安乃當日所爲耗羨者官吏不以顯白于朝廷而朝廷亦不以苛核官吏第不令貪夫分外誅求即民情帖然允協間有一介不苟之士矯矯然并此不取此康熙年間無耗羨有淸官之說所由來但利之所在其弊滋多誠如　聖明洞鑒所云上司苛索京官勒助因而借名樂輸按畝科派者往往而有我　世宗憲皇帝悉知其弊舉耗羨一項輕其額而歸之公俾有司不得濫取以病民上官不得苛求以病吏養廉有貲公費有貲條分縷析光明正大因補救之權宜實弛張之善道也我　皇上恐或不便于官民是用疇咨博採期折衷于至當所以殷殷致詢者必有不欲終安于歸公者也耗羨不歸公則歸之民與歸之官二說而已爲歸民之說者于義甚正於利甚薄而於時則有所未暇于勢則有所難行蓋　國家之經費有常各官之養廉安給臣願　皇上時存此意以徐俟之豫大豐亨之後無遽責成效于目前也爲歸官之說者謂以公濟公使上之人多此一布置何如以私還私使官吏自爲之通融此亦足動　明主之聽矣然臣不知其所

通融者將仍舊額而操之自督撫乎果爾則取之民者如故也與歸公何異豈歸公爲加賦而此遂不爲加賦
乎其不可一也則且泯其額以聽之徵收之縣令乎泯其額誠不爲加賦而聽之州縣其果以何爲貪以何爲
㕰將必有肆無㕰之求以剝吾民者其不可二也且歸之州縣即爲州縣之私橐遇有地方公務必且按畝科
派封疆大吏亦心知其不合而徐原之甚至上下相蒙莫能究詰其不可三也且議歸州縣則必議復上司之
規禮復上司之規禮而一取一與即爲逢迎贈狥之媒彼藉端以苛索者更無論矣其不可四也臣查耗羨視
正稅爲等差今使各州縣私其耗羨則正額多者俯仰有餘正額少者且展轉經艱同一牧民而相懸不啻霄
壤政之不平莫甚于此其不可五也然則歸民則格于時勢歸官則有不可者五故臣愚以爲照舊歸公便如
以辦公不足至動正帑斷以損益之義臣固知我
皇上之必不少爲靳惜也近者江省連歉錮賑並施故
公項微有不足臣計歉後必獲豐登正供充盈耗羨隨裕核算藩庫果有贏餘請照雍正十一年河南山東二
省量免正稅撥補還項則上無虧于
國計下有裨于民生矣至官吏養廉在始定諸臣過于矜慎誠有不敷
請仿漢制賜金以勸循良則鼓舞其志氣而且優卹其私計此所謂裒多益寡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者也外
此而創勸輸之說立議敍之條取富民以養窮民意非不善正恐挾餘貲者得議敍而一旦與
朝命同其榮
將益以動其相耀之心倍珍其居奇之術緩急不以相濟有無不以相通鄉里乏推讓之風宗族無親睦之誼
又其甚者父子異居兄弟鬩墻雖以骨肉至戚臨勢利而輒變實積爲風俗人心之隱憂臣尤願
皇上愼
之無輕議變更也議者或謂此項不除積久之後必視爲正稅而耗羨外又另生耗羨然臣謂既存其耗羨之
名自不得求多于正額之外豈盡一之規模反得以肆其巧而無藝之徵歛竟莫以售其奸此尤不待辯而知

其說之非矣臣是以再四思維終無以易于歸公之舊也

條陳耗羨疏

錢陳羣

本月初七日奉 旨辦理耗羨一事乃當今之急務將此一條發于九卿翰林科道閱看悉心籌畫各抒所見具摺陳奏欽此伏查正供之外有耗羨一項昉于唐之中葉立羨餘賞格于是天下競以無藝之求爲進階之計五代相沿滋甚宋太祖乾德四年從張全操之請罷羨餘賞格宋史羨之然入于公者雖罷而出于民者未必盡除明代徵收正賦之外有傾銷耗銀即耗羨也有解費有部費有雜費有免役費種種名色不可悉數大率取之鄉宦者少取之編戶齊民者居多不特私派繁興亦且偏枯太甚 本朝定鼎後耗羨一項尚存其舊康熙六十餘年州縣官額徵錢糧大州上縣每正賦一兩收耗羨銀一錢及一錢五分二錢不等其或偏州僻邑賦額少至一二百兩者稅輕耗重數倍于正額者有之不特州縣官資爲日用自府廳以上若道若司若督撫按季收受節禮所入視今之養廉倍之其收受節禮之外別無需索者上司即爲清官其止徵耗羨不致苛派者州縣即爲廉吏間有操守清廉如陸隴其之知嘉定每兩止收耗羨銀四分並不餽送節禮上司亦或容之者以通省所餽節禮儘足敷用是清如陸隴其亦未聞全去耗羨也其貪得無厭橫徵箕斂者時于糾察自節禮之說行而操守多不可問其勢然也議者以康熙年間無耗羨非無耗羨也特自官取之官主之不入于司農之會計無耗羨之名耳 世宗憲皇帝御極之初見吏治日就侈靡侵牟之習驟難掃除爰是宸衷獨斷通計外吏大小員數酌定養廉而以所入耗羨按季支領當時初定耗羨視從前聽州縣自徵之數有減無增奉行以來吏治肅清民亦安業特以有徵報支收之令典不知者或以爲加賦其實治于人者食

人治人者食于人乃古今之通義非唐之耗羨立賞格以致之使歸諸左藏比也　皇上即位以來蠲租稅免浮糧以紓民力興水利捍海患以奠民居又加京官之俸周兵弁之窮天下臣民無一不涵濡沾被而猶以耗羨一事爲當今之切務謀及多士詢及盈廷實有以洞燭夫取民之制必如何而盡合于古百官之費用必如何而後使之寬裕度支之出入必如何而後可以常盈而不絀斯三者勢若相歧而理歸一致偏于一必致絀其二偏于爲民者則曰耗羨宜裁此迂儒之見不知自雍正年間至今農民安業者其盈甯大勝于前以耗羨所入散之民間不見其增而日出正項以養廉則國用易絀國用稍絀必致仍復耗羨以養廉不幾多此一舉乎此耗羨之未便輕議裁也其偏于官者則謂宜仍照康熙年間聽其自取必至私相餽遺導欲長貪不可止抑以　世宗憲皇帝十餘載之勤勞　皇上之繼志述事躬行節儉整飭多方而始得此吏治澄清之一日豈可輕易紛更且　皇上試飭各省督撫細查今之耗羨可有浮于康熙年間之耗羨者乎如其有之自應議裁然聞之康熙年間之耗羨州縣私徵往往矯患多輸而縉紳胥吏豪強聽其自便則今之一體輸納至爲公道浮言亦何足計乎臣請就現在之情形稍爲變通凡耗羨所入仍歸藩庫各官養廉及各州縣公項銀兩照舊支給外查康熙年間公用之款有應動正項者有地方官捐賠者捐賠之款自雍正二年各官分給養廉後既無餘力可以捐賠俱于耗羨內支應臣思續添之公用名色不能畫一多寡亦有不同應令直省督撫查明酌量某件應動正項某件應入公用銀兩支給分別報銷計每省約撥正項一二千兩三四千兩不等爲費無多于經制似屬妥協再各省州縣自酌定養廉之後榮悴不能畫一即一府之中有儘足支應者有左支右絀稱貸無門者令督撫于通省中確查此等州縣不論事繁事簡每處酌添一二百兩俾得稍寬裕其

耗羨有餘之省分。辦理足用外。尚有所餘。留貯藩庫。倘遇蠲免正項之處。耗羨無著。即將所餘銀兩添補。仍嚴飭州縣勿得耗外加耗。以致累民。則既無加賦之名。並無侵用耗羨辦公之事。而州縣各有贏餘。益知鼓勵矣。至于施從其厚。歛從其薄。古之制也。罷羨餘一事。豈有宋太祖能行之。以我 皇上之至仁大知。事事法古。而未見及于此者。同一薄歛之事。行于三代封建之時易。行于一統之朝難。行于開創之日易。行于承平既久之時難。以今日幅員之廣。生齒之衆。供億之繁。有數倍于前代者。趁此倉庾充裕。民安物阜之時。內而公卿大夫。外而督撫大吏。仰體 皇上宵旰勤勞之盛心。悉心調劑。使養廉之入。不爲素餐。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將見明作自能有功。惇大自然成裕。天休滋至。歲書大有。戶慶豐亨。則帑藏自益長盈。然後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或量撥公用。以資養廉。便可量減耗羨。以紓民力。臣固知 聖恩寬大。不必廷臣建白。如張全操其人者。而德音自下也。夫亦少俟焉可矣。

戶部平餘案畧 豫乘識小錄

朱雲錦

按凡有解部錢糧。每千兩隨解餘平銀二十五兩。飯銀七兩。俱於耗羨內動支起解。至雍正八年。奉 旨減去一半。每千兩止隨解減半餘平銀十二兩五錢。飯銀七兩。雍正十二年。復奉准部咨。凡有解部錢糧。將減半餘平並飯食照例動支起解。其協撥外省兵餉。及本省傾銷銀兩。亦自十二年爲始。將餘平飯食銀兩。在於耗羨項內照數扣貯。年底分晰造報。附暈提解等。因每年按照通省正項銀一兩。扣餘平銀六釐二毫五絲。遞年扣貯司庫。至乾隆三年。復奉 上諭。平餘即係耗羨。並非別有加徵。解交部庫與存貯藩庫。均爲國家公事之需。從乾隆三年爲始。將減半平餘銀兩。一概停其解部。即存貯本省司庫。遇有荒歉。及裨益民生之務。確應

賦郵辦理者即將此項奏明動用欽此每年於耗羨內扣貯減半餘平銀兩遵奉在案嗣於嘉慶五年大學士慶具奏請 旨飭交戶部通行各省將減半餘平是否歸入耗羨及有無存貯之處查明咨部核辦等因經部查明仍遵前例辦理在案

請清釐鹽穀弊耗疏 雍正二年

廣西巡撫李紱

臣查廣西地僻民淳向來從無虧空自捐納開而銀糧耗於穀自鹽政壞而錢糧復耗於鹽今日合鹽穀與銀混而爲一而虧空愈不可稽矣從前捐穀每石收銀一兩一二錢及發交州縣每石止算三錢轉相交盤近年奉 旨積穀並須本色歷任撫臣漸次買補十之六七然交價不敷買價勢必賠累而錢糧耗於穀矣鹽法陋規過多商不能支州縣始私那庫帑運鹽自賣以應引課然官不能親臨各埠勢必假手於人奸商代官行鹽奢侈花費鹽課未足而錢糧又耗於鹽矣現在各州縣頗多虧空各自支吾問其庫帑則曰借出運鹽問其鹽包則曰現發民買穀於是銀與鹽穀混而爲一而錢糧愈難稽矣幸而今歲頗豐每稻約七分收成米價五六錢不等六月中旬以後甘霖時降晚稻可望全收即倉穀亦可全補不致那用鹽包而鹽引官運官銷亦不必假奸商名色致令花費庶庫帑漸可清查耳

請立法清查錢糧疏

王命岳

臣叨任計垣竊見各處拖欠錢糧益多查參之法綱日嚴徵補之欵數日虛臣嘗目焦心晝夜推求苦未得其要領日辦事垣中見浙江撫臣陳應泰錢糧交盤不清一疏奉 旨據奏烏程等縣節年未獲批領侵冒銀米共至三十餘萬非常可惡劉璽郭尙信孫奕煥著各該撫按差的當員役押解至浙與經管各役面質侵冒

情由欽此臣於是知天下侵冒錢糧之故其要領盡在此矣抑清查錢糧之法其要領亦盡在此矣以臣所聞東南各州縣每解錢糧到府到司自解批出門之日解役即日鮮衣綵輿包娼納妾做戲延賓儼然素封家舉止目視官鏹如數家珍其弊不過二端而已一則挖補解批如解二萬兩者即挖二字改作一字赴府赴司投文及得批迴仍挖一字改作二字赴本官銷算一則應侵前解如該縣差役收解銀萬兩便不獲批迴俟後次再解萬兩始領前解批迴詭稱上司稽延下官何敢仰叩二者皆由解役與布政司幹辦通同瓜分也有此二弊是生三窮掛欠分數日多懸追竟成畫餅而國用窮胥役巧避查核欠數仍攤里戶而百姓窮前官貽累後官後官又累後官至有甫登天部之啟事已掛司農之白簡而人才窮臣愚以為及今不立法清查雖照依分數叅罰不過去此數十人之功名於 國家財賦毫無一補也臣按東南如華亭上海諸邑官未抵任錢糧先欠數十萬以待之不獨烏程等縣為然也合無請 敕各省撫按察各州縣欠數多而或因那借或因有解無批有批未獲者悉宜查叅具奏案各經手前官至本任與領解胥役對質如果官有侵冒追賠在官役有侵冒責追在役庶幾民不為官累官不為役累後官不為前官累而 國課亦以得完此清楚已往之法也伏乞申飭州縣以後解銀解糧或親解或輪委佐貳代解有仍差役解者以不謹論 申飭布政司及各府以後州縣解銀解糧到務立發批回有遲至一二日者該撫按訪出叅罰亦以不謹論至於前官離任毋論陞降丁艱必與署官徹底交盤如有虛冒在官者官補在役者責立認狀估抵家產方許身離地方署官交盤後官亦然此戒毖將來之法也如此則前欠庶有頭緒而後徵漸無侵冒乎臣尤有請者各省財賦責在藩司凡有解無批有批未獲該司安得辭其責臣愚以謂亦宜令去任該司到各省與各縣對質徹底清查方無遁情而現

今各省藩司某人收銀原封不拆某人收銀加索火耗某人案無留牘某人塵封山積乞 敕各督撫按據實查奏以備甄別此又原本之論也

與馬虞樽少司空書　彭維新

奉到密函各屬有輸納者即飭該首府另櫃暫收登註所造冊糧名下俟弟還蘇商奪此大誤矣我聖奉
命總理清查江南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又雍正五六兩年積欠錢糧千餘萬兩惟應悉心查察一一得實俾官侵不混入吏蝕吏蝕不混入民欠民欠不混入官侵吏蝕始不負澈底清釐之至意然清查不混談何容易一有所間則清查之實離一有所雜則清查之緒亂一有所擾則清查之弊滋而事必極三年期限業已過半略涉紆折紛紜不但自致逾違抑且事蹈欺罔殊可悚懼夫清查所務者查也非務及輸納也 上諭肫摯許自首免罪惟期根柢明晳未嘗偶及輸納我輩滋事後曉示城鄉檄飭司道府州縣惟以首欠注欠挨查核查務須確實反復丁甯亦並未隻字及於輸納各屬遵行年餘漸次既清詎借此說致名實乖離煽惑遠近非巧於用間敗清查垂成之局而何其核實查法面議數四始定章程畫一始飭遵守前據官吏民遞次輸誠吐首又遞次飭委各員迴環調換確查又遞次嚴飭絲毫不符務細核改正草冊底本積累已多清冊攢造繕寫及半此後惟應示續首續改者以停止月日至誠開諭多方訪查人非異類未必昧天良而抒法網若復有不實不盡之人懲一二以儆其餘更通行核正斯清冊疊証堪憑不須屢易清查亦一綫到底無有紛煩今正在冊繕首數忽令登注納數猶治絲而棼之也總理受 命率大小各員清查而自欲代州縣有司催科查不成查催亦不能盡催兩俱無當紕繆極已況爲侵爲蝕爲欠數各有定而輸納之或多或少或遲或速或

無或有事難預期數月來覆查覆核而對互證草册定始造清册前功可念忽以輸納擾之輸納者給繹則現成之册不時改更輸納者寂寥則繹册之胥遷延停待非滯卽誤勢所必至且紙筆飯食之費日增日延出之於官究必巧取於民而且清册頻更更易舞弊弱弩之末磨對爲難以不可信之册累無可訴之民民未受清查之益先受清查之擾仁人奚忍出此至於徵收之例從無並集一時夫帶徵之項猶必分年兩稅之徵尙有定限 朝廷所以紓民力也秋杪地丁漕白均追正糧戶供輸拮据之時而欲並徵十五六年之積欠應者其誰卽或見歷查弊根盡露怵於浮言勉強輸納少許冀破減其累萬盈千之欠數非眞好義樂輸者也其餘卽心欲輸納而力難勉強東南有司利於徵輸多項既喜可實私囊兼以曲迎憲意胥役慫慂追呼四出猾書莠民乘機恐嚇飛灑核明確之首項增告訐延案之訟端册成復改改册復造造改相尋何時竣局又況畸零小戶耳目易欺賑收包納私票㬹票等弊因此復熾沉痼之疾甫除腹心之疾續起後卽三令五申不足示信於下弊滋勢梗居然可知矣故惟宜鎭之以靜持之以約導之以不欺卹之以不煩費官使吏蝕民欠核查截册者無一遊移清册報竣其有自願輸納者聽赴各州縣印官交收另櫃仍用連三串給與執照另編一册於某某糧戶總欠數下登註已完若干將來於黃册尾後結一完欠總數是則查自還查納自還納兩相關而不兩相混清晰簡要限期可副辦理無淆庶可仰慰 聖衷不然者漫無定見猝爲更張各弊循生三年之限固不免於逾違兩可之行更莫辭夫欺罔清查不查以致不清總理之臣其何以自逭於辠戾哉夫流水不鑑而鑑於澄水秋毫可數而迷於飛蠓者動靜之勢異也清查之道實與相類檄飭未久猶可及止身在事中不敢不盡言伏惟垂察幸甚

釐剔安徽虧空疏道光元年

安徽巡撫李鴻賓

接奉 諭旨清查安省虧空緣由仰奉 硃諭所奏清查情形甚屬明晰允當務期實力爲之勿避嫌怨方不負委任之意事有關前撫臣者尤當據實秉公辦理毋存迴護之念慎勉爲之欽此嗣臣奏報到任日期復奉 硃諭清查一事斷不可含糊了事緩急輕重務要辦理得宜第一要勿瞻徇勿隱飾一切嫌怨皆宜置之度外欽此仰見我 皇上清釐積款 訓誡諄詳臣惟當殫竭心力核實妥辦斷不敢稍負 委任深恩竊惟安省歷年虧缺爲數甚鉅現在辦理清查之法大要有三先於已查者而覆查之必詳核其疏漏次於未查者而確查之在截清其界限又合已查未查而皆順揭其冊檔之據使之條分縷晰前後各任不得互相推諉庶幾循其序則無虞紊亂扼其要則不致紛更也臣查安省辦理清查前此已有五次自嘉慶五年初次清查後至九年而二次清查嗣於十四十六十九等年復有三次四次五次清查自五年起截至十九年十月初六日止節次共原報虧抵銀五百五十一萬四千七百四十三兩零除已陸續追完銀二百六十萬五千三百二十九兩零尚未完銀三百四十四萬九千四百一十三兩零凡報出之正雜捐攤款目已定案入奏者俱已載明冊檔原可無事更張惟前辦清查皆據在任人員自行開報其本身虧缺隱匿未開者在所難免即就已開者而論其中抵墊之項前因核其款數轇轕飭令自行清理謂之提歸另冊此等提歸另冊之項即係未入清查之數可見五次清查顯有不實不盡若非復加考核則其源先已未清恐此後仍多牽拽必須將清查積案內隱報漏開移東補西各款和盤託出方得實在虧數此已查者必再加覆查也至於十九年以後至今又閱五年有餘續虧諒復不少茲欽奉 諭旨詳查自應一律查明通盤計議應自十九年十月初七日

起截至二十五年十二月底止爲未經清查之欵於此劃清界限按年確查俾道光元年以前之虧數徹底算清斯道光元年以後之錢糧無從牽混此未查者宜即確查也此辦理清查之次序也若夫合已查未查而統之悉歸於有據則必以各項冊卷爲憑蓋清查之際現任州縣往往隱匿本身所虧以多報少若後任開報前任虧空則不免浮開虧數以少報多種種糾纏弊端百出今欲杜其弊而得其眞惟有飭提州縣歷任交代原開底冊及監交議單票據等項逐一稽查方爲核實緣後任接收前任交代絲毫不肯受虧凡有前任應交不應抵各項無不從頭至尾逐欵載明並有監交之員從中會算寫立議單票據以爲確憑此等議單票據原係州縣自行收執所開俱屬眞情非如詳報上司之文意存掩飾者可比是以歷來以交代爲盤查總以此等單據爲準今即用此法飭查一經提取底册單據等項逐加考核纖悉畢露斷不能稍有隱藏計自十九年十月以至於今州縣更換者十之八九凡十九年以前未清之欵俱在十九年以後交代之中以交代所欠之欵較核清查開報之數則從前之有無隱混並現在開報之是否確實悉皆朗若列眉不復再有掩飾如十九年以後並無交代之處恐仍蹈故轍隱匿本身虧缺應飭令該管道府州將該州縣本任經徵正雜錢糧之紅簿串票及解銀之批迴庫收等項逐年吊核並查其存解銀欵是否符合督令據實開報倘報數或與解欵懸殊卽將該州縣撤任另行委員接署盤查亦不患其不水落石出如此辦理十九年以前遺漏之數悉可補出十九年以後續虧之項亦可查清此合已查未查而統歸於查之之確據也此清查扼要之法也其各屬倉貯穀米麥豆等項飭令各道府州親往盤丈將實貯數目開報不得僅以倉收爲據而倉貯虧數亦可不致朦蔽臣督同藩司悉心商酌業經派員設局並飭刊刻條欵及分年分欵分任簡明册式分發各州縣遵照填開俾無舛

錯仍時時督令局員以次查辦認眞核對毋許稍有蹭蹬淆混絲毫惟是年分既久款目又繁若持之過急轉恐疏率致有遺混合無仰懇

聖恩稍寬時日俾局員得以盡心察核臣與藩司亦得以逐款稽查庶可無隱無漏以期仰副

聖主釐清倉庫釐剔弊端至意統俟查明之後究其致虧之由或應執法或應著追或應彌補卽當遵

旨酌定限期分別辦理其中未經報部有案核其款項確在嘉慶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欽奉

恩詔以前與部議奏明查免條款相符者亦俟查明後具奏請 旨辦理

籌補安省歷年虧空疏 嘉慶二十五年

安徽巡撫康紹鏞

奏爲查明安徽省倉庫新舊虧缺完欠各確數分別酌議追補章程竊臣前於藩司任內因安省虧空爲數甚鉅必須確實查明分別追補當經奏奉

諭旨飭將各屬歷任交代卷案逐細詳查分任分年分款核明確數據實參奏卽照江蘇省議定章程分別辦理欽此嗣臣擢任巡撫行據該藩司以隔任承查勢難猝辦稟請展限又經臣奏蒙允准在案兹據藩司韓克均督同委員調集各屬卷據分任分年查明新舊各虧數分造款册呈送前來臣覆加查核安省倉庫兩項截至嘉慶十五年止歷次清查共原報虧缺銀二百九十萬餘兩均經前任撫臣奏明設法催追並提巡撫藩司道府州縣五成養廉及各屬節省銀兩彌補無著之款至十八年十月奉

旨暫停彌補之日止已完補銀一百二萬餘兩仍缺銀一百八十八萬餘兩嗣又追完銀八萬八百餘兩現實未完銀一百八十萬餘兩此係核實清查以前舊虧完欠數目謹參酌江蘇山東兩省追補舊虧章程擬議條款請

旨遵行外又查有虧缺正雜錢糧銀數在舊虧之外而年款實在十五年以前舊虧之內者共銀二十二萬四千餘兩又米三千六十六石零此次遵

旨逐年逐款詳細確查年款相符委無捏

飾牽混情弊。亦應遵照山東省奏案併入舊虧數內。一律辦理。以歸核實。此外有歷次清查時據各屬報有流抵流攤各款銀兩。前任撫臣因其有款可歸。未經入奏。此次各屬亦有續報抵攤銀兩。前後並計內流攤一款。計銀四十三萬九千二百餘兩。又穀二百六十六石零。米豆八千四百五十三石零。查係各屬墊辦工程及奉文採辦倉穀棕毛桐油顏料等項物件。例價不敷。詳明流攤。尚未攤完。并十八年亳州防堵豫省教匪軍需案內。例不准銷之款。前任挪款墊用。力難獨賠。詳准流交後任分年攤賠。及事故人員家產盡絕。如有應追銀兩。亦歸後任分攤。此項銀兩並非本任之員虧缺。應行議令各州縣按照詳准原案分年攤賠歸款。又流抵六款內。有因民欠未完。歷任墊解奏銷分數。及因災墊撥南兵米糧等銀三十萬三千餘兩。又歷年歷任因胥役領解銀米脚費折耗借欠。及緝捕長支工食等銀三十一萬八千餘兩。又有歷年歷任以田房鋪墊作抵銀四萬九千餘兩。此三款銀兩並穀七千八百一十五石。零米麥一萬三千六百四十八石零。均屬有款可追。有物可變。應列議責成現任分限追變。限滿追變不足。著落原墊原放原抵並歷任接手之員分賠歸款。又有司庫未領各款銀六萬三千餘兩。及此縣應歸彼縣。如馬稻橋租等銀三萬四千餘兩。墊補舊虧。應行追還銀一萬三千餘兩。此三款銀兩并穀三千六百五十一石零。米八百四十九石零。係司庫有款可領。并關追即可歸款者。亦列議飭令現任分別具領催追還款。其間有逾限未領之款。係前官承辦未清。後官收抵庫款。續已辦清者。仍准具領外。又有虧欠捐賠款共銀一十二萬二千餘兩。并米七百六十四石。查係從前蒙城及宿州兩次匪徒滋事案內。撥兵擒捕。各州縣墊用未經准銷。及歷年獄囚棉衣書院膏火考棚修費等類。此係自出己資。並非虧缺正項。應照山東章程。于虧數內摘出。免其併計科罪。仍飭於正項完清之日。接續完繳。不容懸宕。所有

十六年正月以後至十九年十月止實虧倉庫正雜錢糧計共銀三十一萬一千餘兩內除兩年來追完銀五萬七千餘兩仍欠銀二十五萬三千餘兩又穀八百三十六石零米麥四千七十三石零此項八員即予參革監追籍產作抵實屬罪所應得第察其致虧之由多因地方瘠苦十七八九等年災歉頻仍物價昂貴辦理一切公務在在賠貼其中衝途州縣更爲入不敷出以致挪墊成虧尙非侵盜入己合無仰懇我　皇上格外天恩俯照山東撫臣陳預續奏濟南等府州虧缺展限勒追一案所奉　諭旨將新虧在一二萬兩以上知縣均革去頂戴暫留本任本省均賞限一年勒追限內全完奏請開復如限滿仍虧在一萬兩以上卽照例嚴參革職拏問查抄治罪其虧在一二萬兩以上之原任病故知縣三員應於各該故員子孫名下著追並將虧數在五千兩上下之現任知縣等四十三員分別降革留任定限勒追限滿無完查產作抵監追治罪至新虧兼有舊虧及本身有應完虧缺正項而有代人攤賠捐雜之員同時並追未免力有不逮并懇　聖恩准俟新虧完楚再行接追舊欠本身正項完淸再行接追捐賠以歸核實第查追補舊欠必先杜絕新虧而杜絕之法不外乎革除浮費嚴查交代力提上下忙錢糧三事臣到安後節次諄飭屬員去奢從儉潔己奉公凡遇交代不許濫行接受一經查出虧數立卽參革監追以期懲一警百所提兩年上下忙銀兩較之十八年以前有增無減計三年來司庫提貯銀兩除本省支發及撥解河工共銀一百九十五萬七千餘兩外實存司庫正雜各款銀三百一十八萬九千餘兩較之三年以前已增貯二百餘萬兩總不使屬庫有徵存未解之銀以絕挪掩之弊惟安省州縣腴瘠不同簡僻之區一經查察緊嚴自不致再蹈前轍若缺苦差繁如鳳陽靈璧等縣勢不能不有賠累查前撫臣董教增奏准酌提優缺州縣之羨餘以補衝途苦缺之不足最得調濟之宜應請仍

復舊章每歲提銀三萬餘兩以爲津貼之用則衙疲州縣亦不致藉口積虧矣然以後之虧固宜實力杜絕以前無著之欠尤應設法籌補臣與藩司再四籌商就安省地方情形欲求其有補於　國計無損於民生者別無良策祇有仍照前撫臣董教增奏行成案扣捐臣與藩司及各道府州縣五成養廉并津貼餘剩每歲可得銀四萬兩按季提貯司庫俟虧項追變賠補暨遞完繳之外所剩無著之欵將此項銀兩按欵次第撥補則虧數內有著之欵勒限追完無著之欵按年彌補實力奉行懸欵自可漸歸實貯此外如另有裨益　帑項之事臣當留心稽查隨時辦理以冀倉庫悉臻完善

條陳安省虧空八事疏道光　年

安徽巡撫陶澍

一追補人員限期應量爲區別也查此次虧鈌銀數尙不甚多追限分四年亦稍寬展原以追補須有實濟期寬庶得從容彌補免致挪移積弊此內有升任道府以上者亦有候補試用丁憂告病降革無鈌者情形既有不同追限亦宜區別應請將升任人員照現任限期酌緊一年無鈌等員照現任限期酌展一年逾限無完照現任章程一律辦理丁憂病故降革等員如有子孫出仕係現任知縣以上者亦照現任定限著追係知縣以下候補者均酌展一年限期追繳在皖各員以奉　旨日起限升調回籍者以皖省咨會到日起限追繳銀兩即解庫歸欵

一交抵物件應趕緊勒變歸欵也查州縣交代本不應將房屋什物作抵乃節次清查均有以物作抵者如果可抵何難自行售變是其高張價值以少抵多顯而易見此次查出抵欵應照上次定限著落現任之員趕緊變繳限千兩以下半年千兩以上一年三千兩以上二年掃數歸欵變不足數著原抵之員與承變之員各半

分賠如有意延宕致房屋什物年久不能變繳即著承變之員獨賠其承變限內遇有交卸各照在任月日計算分賠勒限一年完繳逾限無完及完不足數照例參革抵缺銀款仍著該管道府州賠補

一書役借欠應分別追賠也各州縣書役承辦案件緝匪解犯一切緊要差使透支工食以爲盤纏紙飯之用在彼時原擬按季扣還及至案件繁多借欠日重一經革故逃亡遂成無著前此五次清查會議革除此次查出仍有此項抵缺銀款即嚴參著賠亦咎所應得惟其中多有歷次清查漏未查出之款且究係因公墊給情非得已如概令官賠置原欠書役於不問轉使奸胥猾吏得計將來更難整飭應仍照五次清查原辦分別勒追賠補無論銀數多寡概限二年在原欠書役名下嚴比追完逾限無完及完不足數照例治罪一面抄產變抵抵不足數著落原借之員名下賠十分之六懵追各員名下賠十分之四如接追限內遇有交卸各照在任月日按數分賠追不足數之欠項直隸州在於該管道員名下州縣在於該管府州名下著賠歸補嗣後地方遇有公事應由州縣自行辦理各歸各任不許抵交至差役墊完挈串易致侵蝕尤應嚴禁以除積弊

一倉項宜核實買補也查倉儲原以備緩急之用如有動缺自應隨時歸還不容延緩但從前採買係按照州縣缺穀之多寡發價買補內中派買較多之處即遇價平之年加以轉運水脚就每石六錢之例價僅敷市價之半設穀價昂貴賠貼更多州縣力不能支往往挪動正雜款項補於倉而缺於庫此亦實在致虧情形臣思與其多買而不能交有名無實莫若稍寬時日分作數次買補遇豐稔之年就各屬情形核定數目發價購買年豐則穀價自平買少則挽運亦易即有賠貼在州縣亦易於爲力庶倉項漸以充實而庫項亦不致虧挪矣

一流攤宜禁革也查各州縣流攤如墊修衙署倉廒監獄驛號橋道歲科修理考棚桌櫈緝拏捻匪棍徒設卡

巡防及例價不敷各項往往稟求本管府州批准分年流攤或交代之際憑監盤說合立議分攤或以抵款不敷將交項剔出數條歸入攤欵或以前攤未交又請展攤以爲延宕之計迨收接之後又視爲攤欵無關緊要並不交出陳陳相因愈積愈多此等名爲攤欵實即正項誠致虧之一大端流攤一日不止積弊一日不除臣自到任以來即經剴切通飭應請嗣後不准再有流攤名目違者前後任一併嚴參究追如該管府州批准流攤或經監盤說合私議流攤查出一併參處

一捐欵應嚴提也查捐欵名目不一皆係辦公不可少之件從前各州縣捐欵爲數甚鉅又有彌補節省津貼等項名目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各州縣養廉幾何安得而不虧缺臣自到任以來首將此項捐欵分別應裁應減核數在養廉三成以內詳經前撫臣奏奉　諭旨遵行在案州縣去此大累如釋重負實已無可藉口惟前所定之數僅敷辦公而止本無餘剩若提解不前辦公又必掣肘且係奏定之欵未便稍任懸宕計各州縣每年捐數僅在二百兩內外零星批解亦於州縣非宜是以臣經通飭各屬於批解上忙錢糧時隨同解司備用如有未清即於耗羨內劃扣庶得年清年欵公私兩益至酌提羨餘一項溯從二次清查彌補無著每年各州縣提銀十五萬兩皖省虧空之愈積愈多實起於此上年經臣遞減爲一萬兩詳請奏明辦理專以津貼衝途最苦之潛山鳳陽靈璧三縣亦係斷不可少之數應按四季提解以免拖欠

一嚴存庫欵目以重交代也查嘉慶二十五年以前各州縣欠解一切正雜捐欵現俱報入清查已可按册而稽至道光元年以後各清各欵無許絲粟虧欠第恐考核不嚴仍蹈虧挪故轍查從前州縣交代册內每將前任短交之欵列作存庫造報彼此商同將無作有積久愈多遂成虧缺是前任之得以支飾後任之敢與通融

皆存庫二字爲取巧藏掩之方也臣前在藩司任內卽通飭各屬凡前後任交代務將現存銀兩悉數批解册內不准開列存庫故如績溪縣虧缺元年錢糧立卽顯露業經照例參奏但必須明定章程以垂久遠應請嗣後州縣交代册內不准開列存庫如已報入淸査者或虧或抵均於册內逐一載明倘有應領銀款作抵交項者亦於册內明晰登註俾得核實稽考卽時査辦至如紙張飯食一切無關正雜額捐之款不得列入交代册內以免紊雜

一交代之議單欠票應嚴行禁革也査州縣交代如果款目淸楚何須議立單據倉庫無虧更無所用其欠票此等名目原係州縣通融交接之弊此次淸査前撫臣李鴻賓因各州縣開報欵册易致朦混或將本任虧欵捏報前任是以奏請調査議單欠票原以鉤稽舊虧之是否確實並非交代案內應有此名目也今淸査已竣自宜明定章程俾知遵守應請嗣後州縣交代責成接任之員據實盤收倘再私立議單欠票徇情接受一經發覺卽將前後任嚴參治罪該管道府州及監盤各官一併査參懲辦庶通融之弊旣除而續虧自可杜絕矣

杜州縣交代積弊議 道光元年

安徽布政使張師誠

爲酌擬革除州縣交代通融積習以絕新虧而杜弊源事竊照安省倉庫虧空纍纍淸査一次續添一次凡遇交代無不遲延轇轕每多通融結報以致虧數日增舊虧未補新虧又起通省倉庫幾無完善之區推原其故大半由於攤欵之多攤欵約有數種州縣在任之時欲圖侵蝕往往虛報工程等事自謂力難獨任稟請本管府州分年流攤府州徇情批准恃爲護符後任見前任有此辦法亦復效尤遂改換題目另造一案倣照辦理此其一也州縣卸事之後欠欵甚多或捏一名色藉稱因公賠累私求本管府州批准分年流攤或憑監盤說

合公立議單分年攤認或以抵欵不敷將交項剔出數條歸入攤欵或以前攤未交又請展攤數年以爲延宕之計此又其一也卽偶有一虧空之員恐其罪名較重不肯將虧數全行託出仍删除數欵歸入流攤此又其一也接任之員其始也未嘗不刻意認眞及至交相勸說見上司批准流攤有案仍卽接收既接之後又視爲攤欵無關緊要並不按日交出任其短缺陳陳相因愈積愈多此等名爲攤欵實皆正欵總由本管府州姑息市恩一意通融徇隱以致不肖之員肆無顧忌習以爲常又如墊完民欠私糶倉穀寫立欠票物件作抵等類均係積弊之大端本司自上年七月到任以來細加訪察得悉前情卽經剴切通飭不准混攤以冀痛除積弊現奉　特旨清查舊虧所有從前虧抵各欵皆當徹底嚴查務令水落石出舊虧既應查明新虧尤宜杜絕若不藉此畫清界限革除積習何以挽狂瀾而杜流弊今就本司管見所及酌擬數條臚列於左

一凡修理一切工程概不准流攤也查州縣修理城垣監獄倉廒衙署廟宇棚廠橋道以及一切工程如逾保固限期實在坍塌應修例准詳請動項原不責令地方官捐賠如果工程緊要必須修葺何難照例詳請委員勘估領項興修乃近來州縣往往以一詳立案不候批准輒動庫項墊辦旋卽浮開用數率稱獨力難支詳請分年攤補竟有並無要工平空捏造專爲交代流攤地步者此等因虧空而捏報工程私求本管府州批准立案遺累後任實爲第一大弊安省似此流攤作抵者處處皆有日多一日若不嚴行革除何以杜欺詐而絕漏巵應請道光元年起凡有一切地方緊要工程悉令照例通詳聽候委員勘估分別辦理不准再行擅動庫項墊辦率請流攤如未奉院司道批准率擅動庫項興修者不准後任接收作抵仍責成該管府州據實詳請撤參倘府州徇情容隱批准流攤卽將府州嚴行揭參或經監盤說合私議流攤卽將說合之監盤濫接之後任

一併嚴參所攤銀兩分別著賠

一凡一切因公費用概不准議攤也查地方偶有公事或緝拏匪犯或偶遇差使及一切因公費用本應各歸各任辦理乃州縣於得項則視為分所應得於公用則不肯自出己貲往往於交卸之後私求本管府州批准分年流攤或憑監盤說合公立議單分年攤認自開此端之後不肖之員遂相率效尤揑造賠款紛紛詳禀為掩飾虧空侵挪肥己張本以致攤款日積日多虧空愈積愈大更當嚴行禁革以杜流弊應自道光元年起不准再有此等流攤名目如果各州縣實有因公賠累過多之事且能辦理妥善者自當酌量調劑倘敢仍蹈前轍即照前條分別嚴參

一民欠不准再有墊完也查徵收錢糧定例按日計考原所以察州縣之勤惰各牧令如果秉公催科將胥差銀匠人等之弊查察革除百姓自必踴躍輸將斷不致任意拖欠無如近來州縣往往任聽書差朦蔽滋弊日多以致催徵不起及至奏銷不足分數又復規避處分挪新掩舊接任之員亦各輾轉挪移經年累月變成無著此亦致虧之一大端也查揑報全完例干革職乃竟相習成風任意揑報不可不申嚴禁絕應自道光元年起凡丁地漕項蘆課等欵再不許絲毫墊解如敢規避處分仍前挪解即照例請參並著落本員賠補不許後任接收作抵如後任徇情接收除揭參外即將所墊民欠著落分賠該管府州知情容隱一併參處

一倉項不准作價流交也州縣倉貯米穀麥豆等項均應實貯以備緩急之用定例原不許作價交代乃州縣平日署中食用往往動碾倉穀甚有藉請出糶出借之時私行多糶漁利種種弊端不一而足蓋私糶可獲重價而交代只須每石作銀六錢是以相率效尤任意動缺名為作價流交又不以實銀交出問其穀則曰有價

問其價則在抵欵銀穀兩空實堪痛恨其或奉文買補由司領去價銀仍不即買轉將價銀挪用虛出倉收並又以例價不敷擅行挪墊委員盤驗又往往通同徇隱並不親往丈盤僅取該州縣覆文率行加結及至交代短缺輒以氣頭厫底爲詞作爲賠欵殊不知氣頭厫底不過數十石一二百石焉能盈千累萬之多乃相習成風以致通省倉項大半空虛此亦致虧之一大端也應自道光元年起州縣倉貯米穀麥豆等項除奉文碾撥及舊虧奏報有案未經買補各數外其餘應貯若干不准作價流交倘有短缺令後任據實揭報不准接收價銀如敢仍蹈前轍通融接收亦照前條分別嚴參

一接收交代不准私立欠票也查倉庫錢糧絲粟均關　國帑如有虧短應即據實揭報參追治罪不容稍有隱徇如後任通融接收虛出通關例應革職分賠定例不爲不嚴乃近來交代往往互相通融私立欠票輾轉流交幾致　國法可廢倘復成何治體更須嚴行革禁力挽頹風應自道光元年起凡遇交代不許絲粟短交如有虧缺責成接收之員據實揭報請參不許稍有容隱倘敢仍行接收期票一經發覺即將本管府州及監盤同前後任一併嚴參治罪

一接收交代不許以物件作抵也查州縣錢糧應儘徵儘解不容稍有存留致滋虧挪節次清查案內竟有以陳設玩器及衣物等項暫行作抵者此等物件如果可以售變何難即時變價移交乃必欲暫抵其爲高擡價值以少抵多顯而易見況倉庫均關　國帑豈容以此等物件作抵急應嚴行禁革應自道光元年起永不許再有此等抵欵亦不准後任接收倘敢故違即嚴參治罪

以上各條皆各州縣掩飾虧挪之弊必須嚴行禁革有犯必懲而其大要尤在本管府州同心協志實力稽查

蓋府州爲親臨上司見聞最近不能隱瞞凡州縣交代虧缺不應抵而混抵不應攤而混攤之欵雖有監交說合無不先向本管府州請示如果府州秉公持正監交之員何敢擅行立議接任之員亦何肯濫行接收嗣後如再有濫抵濫收各弊應將本管府州一併專摺特參庶足以昭炯戒其直隸州交代係本管道員專責應照知府一律辦理如此明白通飭庶俾各牧令咸知道光元年以後倉庫一有虧短卽當嚴參治罪絲粟不能掩飾自必各顧身家諸從節儉續虧之弊可以稍杜矣

籍沒財產代民租　趙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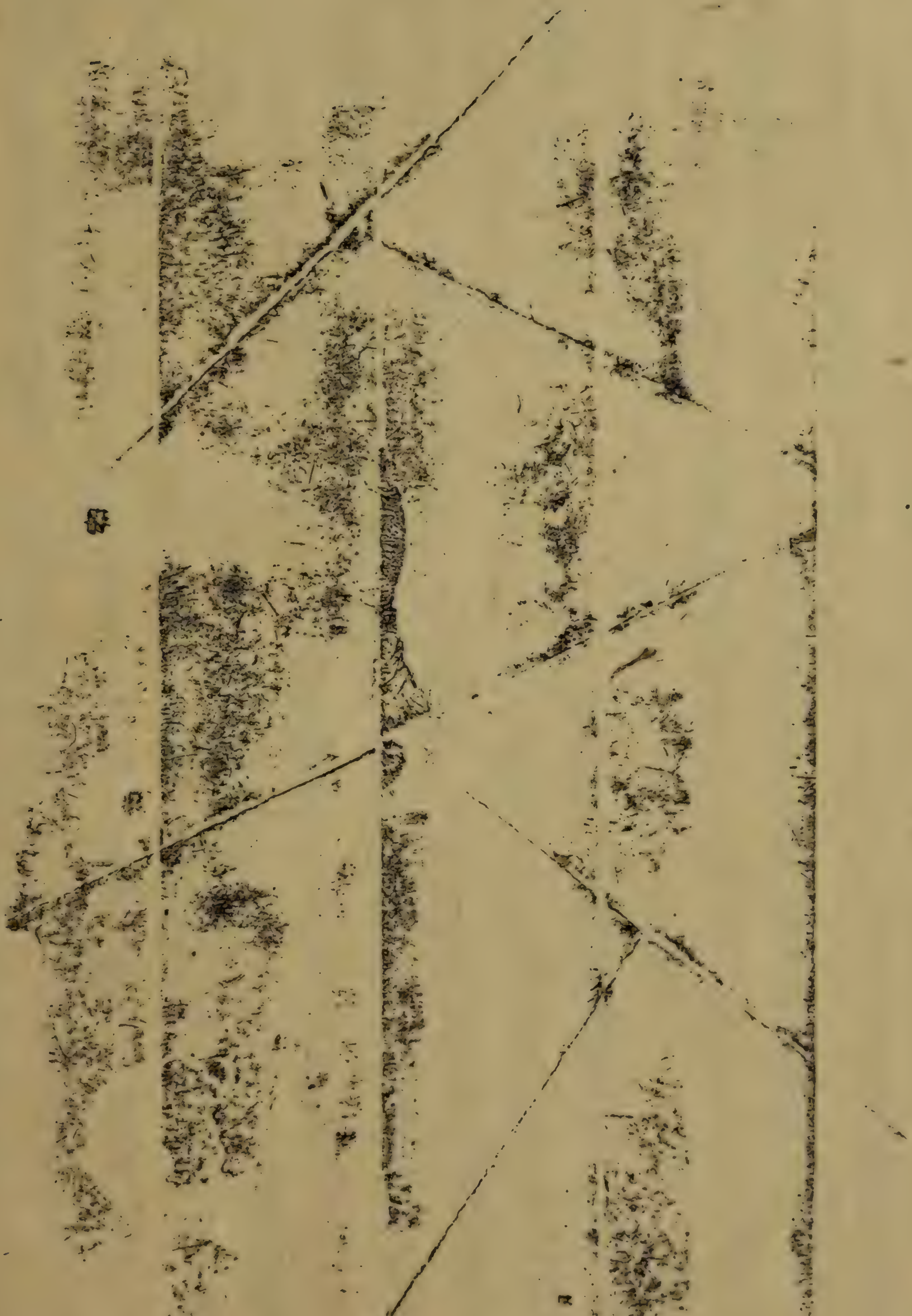
權臣強藩積貲無藝或親行掊克或廣收苞苴無一非出自民財漢桓帝誅梁冀收其財貨縣官斥賣三十餘萬萬以充官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冀傳)唐李錡反兵敗伏誅後朝廷將輦其所沒家財送京李絳奏言錡家財皆刻剝六州之人所得不如賜本道代貧下戸今年租稅憲宗從之(李絳傳)以橫取於民者仍還之民此法最善憲宗英主其說易從不謂桓帝先已行之也後世有似此者籍沒貪吏之財以償民欠籍沒權要之財以補官虧亦裒益之一術也明臣王宗茂劾嚴嵩請籍其家以充邊軍之費意亦同此

書朱文正公在戸部事　韓振

大興朱文正公以講幄舊臣當國輔政其造陛敢沃密勿翊贊外廷莫得聞其可知者則兼掌部務力主于不言利初公以安徽巡撫于嘉慶四年正月聞　國郵奉召還京途中疏言親政伊始遠聽近瞻思修身嚴誠欺於覲人辨義利君心正則四維張朝廷清則九牧肅盜賊不足平財用不足患也惟　陛下不忘堯舜自任之心臣敢不勉仁義事君之道及入朝懲舊輔秕政一以崇節儉獎廉清爲本停貢停捐四方有以言利

至者輒力格之時屢奉　旨飭漕政禁浮收外吏俱以旗丁運費不足索之州縣州縣不得不取之民於是漕督請每石加一斗爲津貼費奉　旨交有漕督撫議奏江督乃有上江加增贈銀下江加增耗米之請其數較原徵銀米上江加倍下江一倍有餘因疏內有上下江互相仿照以歸畫一之語事似可行公已書諾矣思之不寐復至部與堂司官面議之自爲駁稿稱小民未見淸漕之益先受加賦之害請予進倉漕耗內每年畫出八萬石折給旗丁奉　旨嗣後凡事近加賦一切議駁五年長蘆鹽政奏請每斤鹽價加錢二公奏言長蘆山東鹽價緣錢價過賤於乾隆中屢蒙奏允加價至蘆東積欠各欵於嘉慶二年全免利過於本帑銀二百六十餘萬又借領兩淮無利銀百萬分限十年歸還本年請將積欠銀展限又荷展限三年且查屢次加價之請皆因錢價過賤各商以錢易銀未免支絀今錢價漸昂更未便以積欠六百餘萬爲詞復行瀆請又廣東布政司請將濱海沙坦地畝照上中二則民田升賦公又以爲斷不可行查沙坦俱海濱淤洲之地坍漲靡常小民墾築多費工本海水偶至悉歸烏有是以照下則田減半之例每畝徵銀一分二釐米七合七勺其額外山陬海澨土淺力薄之地照斥鹵則例每畝徵銀四釐六毫四絲米四合二勺八抄定賦至輕原使小民得有餘資庶肯盡力開墾被水衝刷尙可別墾復業今該司請照上中民田增賦是與沿海小民計徵末利且小民苦於交納將必紛紛報坍請豁此外或別有灘漲之地亦不肯復種名爲升賦轉致虧缺於裕課富民兩無裨益時四川陝西湖北連年勦賊兵餉鉅萬倉場侍郎奏請預徵錢糧四五十倍准爲義監生終身免賦公自爲駁稿云　國家正供自有常經名實允關體要取民有制蠲免有因從無預徵數十倍而賜復終身之事於名不正於實有傷枉尋直尺殆有甚焉　詔俱允行故嘉慶之初吏治蒸蒸此與己未庚申三駁稿皆公自書

之猶存戶部也



戶政三 養民

戶政三 養民

養民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朱澤澐

天下有其人至賤。其力足以有爲。散之不見其多。聚之足以爲亂者。閒民也。古之閒民十之一。今之閒民十之六。通都大邑之閒民十之三。窮荒州縣之閒民十之六。有無田之閒民。有無業之閒民。有有田而無田有業而無業之閒民。夫民何可以閒。知其爲閒民而不處之。使自力。幾何而不爲亂也。自井田毀。限田之制。累朝不能行。非通都大邑財貨聚積之所。則取財之途不廣。謀生之術無所施。周禮九職曰閒民。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廛之設也。所以處閒民。夫布之罰也。所以驅閒民使業。廛三代聖王位閒民有地。教閒民有法。閒民之多寡有無。上皆知其數而措置之。今則督撫不問郡守。不問州縣。不問豐歲。優游坐食。一遇凶荒。相聚爲非。何所不至。夫吏之於民。州縣爲親近。日州縣之吏。司錢穀之出入而已。百姓多寡虛實之數。不知也。司催科之緩急而已。百姓流離生死之故。不知也。災祲猝至。閒民嗷嗷。仰望官粟。給之不足於用。不給展轉溝壑。目傷心。一歲飢則爲盜。再歲三歲飢則爲寇。一郡飢則流離就食。一二省飢則寇盜之變有不可言者。呂祖謙曰。上者修先王預備之政。其次修李悝之政。不修預備而講求於臨時。未見其有濟。先王預備之政自井田毀。數千年不復。呂氏猶以此爲上者。貴得其意耳。詩曰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月令曰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邱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農乃不惑。古者設農官。親行田畝。教誨農事。至再至三。非故事也。王制曰。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庶

羞不踰牲。又曰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月令曰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古者有司教民蓄積。食時用禮。諄諄懇懇。非故事也。三代聖王養民之制。縱不能復。猶得於載籍中推求其懷保無已之意。今並其意而亡之矣。既亡其意。即日修補救之政。欲民不閒遊坐困。豈可得哉。夫預備之政不復。徒存此區區之意。烏足以濟而不知其非也。今日州縣之吏。所漠然無有者此意耳。責今日州縣之吏。使顚連無告之民。代稱富民之田。定之以令。不行也。隨之以罰。不行也。設又使顚連無告之民。日習百工之業。教之不勝教也。督之不勝督也。所望於州縣之吏者。惟此意也。今之爲吏者。有能致意於溝之洫之耕之耨之者乎。有能致意於食之用之節之者乎。有其意而行之不善。於民無益也。亡其意而靦然處於民上。將焉用之。一邑之勢。養無田無業之閒民難。養有田有業之閒民易。養閒民於災荒之日難。養閒民於豐亨之日易。邑有里。里有鄉。鄉有圖。圖有老一日也。有田有業者幾家。有田不耕有業不勤者幾家。無田無業傭工操作者幾家。老預教之。官親行之。教之以耕耨。教之以攻業。教之以濬畎澮。教之以遠服賈。教之以量食。教之以節儉。教之以多蓄積。民自爲積。先王預備之政也。官之教之。不以爲民之事。而以爲己之事。民之奉行。不以爲官之事。而以爲己之事。官之意入乎民。民之意體乎官。有田有業之民有所餘。無田無業之民有所賴。而又有常平社倉義倉之積。以備不時之用。此在吏之善爲之也。嗚呼。其亦難矣。漢唐以來。養民之政。陵夷墮壞。無一存者。循吏如龔遂朱邑輩。傳其人不傳政。非政之不傳。一人之政。而非一代之政。宜其不傳也。當此政敝壞。民游佚之時。望有循吏其人者。因意以立政。立政以養民。豈不難乎。幸有其人。所用非所長。所長非所用。加之時勢之倥傯。賠補之累累。大吏之阻撓掣宄之譏毀。卒不得志以去。坐使有田有業之民。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又何問乎無田無業之民乎。此

有識者所深憂也。

論鹽糧賑貸諸法　陸世儀

鹽茶與民爭利。似非王道所宜。然此利自管仲劉晏而後。一開不可復塞。梁元緄有言。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稅。收關市之征。以助什一之儲。其言似亦有理。爲政者去後來之弊可也。

軍運造船。官價甚費。而船又不耐久。宜于各處州縣運糧處所。設處糧田。募人承運。能造糧船一隻。來應募者。與之田若干。俾歲收其値。以當打造修理之費。有事則運糧來往。無事則聽其裝載取息。庶幾運有堅船。官無雜耗。

社倉不如常平。常平倉不如常平田。社倉春散冬斂。取息什一。得先王春秋補助之意。然出入之際。最須得人。否則爲青苗之續。常平增價而糴。減價而糶。出入便捷。無追索之擾。然止利于市民。與農民無涉。且二者之粟俱恃官錢以爲工本。一遇貪墨。官錢耗散。二法便成廢棄。若買田以爲常平。歲收其所入之粟于倉。欲賑則賑。欲貸則貸。欲減價則減價。所糶之錢。又可糴粟爲來年張本。源源無窮。歲有增益。即遇貪墨。侵漁倉粟而去。任之後一得良吏。田脚固在。修舉不難。視前二法。兼之且勝之矣。社倉不如常平。然常平之法。有糴而無賑。不如立子母倉。先以千石或萬石爲母。遇小饑則減價糶之。薄收其息。以入子倉。使歲恒小饑。則子母俱減價收息。大飢則母倉備糶。子倉備賑。治國者能使子母常盈。則無憂飢矣。

一曰爵賞以勸富民。二曰平價以賑平民。三曰興作以役貧民。四曰施捨以活窮民。五曰詰姦以戢亂民。六曰周給以惠秀民。治國之道。使富民出粟以養平民。貧民出力以衛富民。此其常也。然其要在使貧富之心相通。

貧民食富民之粟而知感則其效力必勤富民藉貧民之力而有用則其出粟必樂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古人發政施仁必先煢獨　國朝體古人之意設孤老院給孤老糧以養煢獨德可謂至矣嵗久法弛縣官漫不經意孤老院坍廢殆盡孤老糧爲富家乞作存留煢獨之被惠者十無其一豈不重負　朝廷德意愚謂爲縣官者始莅任時當卽以此事爲急身臨其地親爲經理凡院屋宜編號稍加寬敞井則畢具四等窮民中惟寡婦宜獨爲一處其餘三等當各因其所親熟束以伍法使之老稚相依聾瞽相濟送死養生互爲倚賴是亦處煢獨之法

佛教無補於天下而獨有益于煢獨是不妨因勢利導凡孤老院中縣官宜擇僧徒之有行者使居其處許之募化俾朝夕看養煢獨有功則縣官勞之其煢獨之人願爲僧者亦聽蓋垂死之人其心別無所樂使其注念西方亦可消遣餘生解其愁苦今僧徒中往往建放生菴開放生池畜養雞魚豕畜而獨無有念及煢獨者眞可哭也

論直隸興除事宜書　　陸隴其

賤書生也何知天下事但嘗靜觀今日之時勢百病之源起於民貧非無憂民之吏懷痌瘝乃身之志而民卒不免於凍餒者拘於法而無如何也得　君如憲臺可爲民請命於法之外矣敢略陳一二以備採擇

一緩徵之宜請也自古稅歛必於秋成稼穡登場而後上供可辦此一定之理亦必然之勢也今則以兵餉之故正月開徵民間尚未播種而追呼敲撲急踰星火有餘者尚可勉强支吾不足者勢必轉貸完官富豪之家乘其急迫重利盤算及至秋成子金積累一嵗所入不足以償債何暇論仰事俯育轉眼改嵗而新徵又至所

以四月日第一日逃亡日多一日地畝日荒一日也。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古人猶以爲苦。今則新絲不待二三月而賣。新穀不待五月而糶矣。堯舜在上。何可不念及此也。方兵興之際。國用浩繁。固無可如何。今四方甯謐。而農不至告匱。上請緩徵。此其時也。戶部若可通融。總計一歲春夏二季兵餉若干。上年撥剩之銀若干。以上年所剩之銀。暫抵本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催解。以補庫額。上無損於國賦。而民力以紓。富豪之家。不得乘機盤剝。逃亡可復。敲撲可省。一轉移之間。而其利無窮。先試之畿輔。次推之天下。興唐虞三代之治。此其首務也。伏候睿裁。

一墾荒之宜勸也。畿輔各州縣荒田累千百頃。 朝廷屢下勸墾之令。而報墾者寥寥。非民之不願墾也。北方地土瘠薄。又荒熟不常。近山之地。砂土參半。遇雨方可耕種。稍旱卽成赤土。近水之區。水去則略有田形。水至則一片汪洋。一報開墾。轉盼六年起科。所墾之地。已枯爲石田。蕩爲波濤。而所報之糧。一定而不可動。始而包賠。繼而逃亡。累有司之參罰。責里長之攤賠。所以小民視開墾爲畏途。聽其荒蕪而莫之顧也。且報墾之時。冊籍有費。駁查有費。牛種工本之外。復拮据以應誅求。非中等以上之家。不能開墾。何怪報墾之寥寥哉。職竊謂此等荒地。原與額內地土不同。與其稽查太嚴。使民畏而不敢耕。何若稍假有司以便宜。使得以熟補荒。如有額外新墾之地。復荒者。聽有司查他處新墾地以補之。其荒糧卽與除免。不必如額內地土必達部奉 旨。始准豁除。無賠累之苦。無駁查之煩。民不畏墾之累。自無不踴躍於墾矣。其已墾成熟者。或更請寬至十年起科。使得償其牛種工本之費。然後責其上供。亦所以勸墾也。伏候睿裁。

一水利之當興也。欲民之富在於墾田。欲田之墾在興水利。北方土性燥烈。灌溉易涸。雖與南方不同。然使川

澤流通隨便灌溉猶愈於聽其焦枯而莫之救也但古人溝洫之制隨時修理故不覺其煩費今以久湮久塞之河道一旦欲疏其淤而防其潰工費浩繁勢難猝辦又當公私交困之時州縣錢糧一絲一忽皆有款項不敢擅動民間十室九空正供尚難完辦安有餘力成此艱鉅之事若不量時勢不計贏詘驟然興舉其爲擾害必甚水旱職竊思屢年以來　朝廷憫恤災荒州縣議蠲議賑所費錢糧不可勝數與其蠲賑於既荒之後何如講求水利於未荒之前蠲賑之惠在一時水利之澤在萬世今憲臺撫臨畿輔欲成久遠之業無有大於斯者矣宜通查所屬州縣水道何處宜疏通何處宜隄防約長濶若干工費若干彙成畿輔水利一書進呈

御覽請司農度錢糧之贏詘以次分年舉行而不擾於民以一時言之雖若不免於費以久遠言之比之蠲賑所省必百倍或鼓舞官吏紳衿能開河道若干者作何優敘作何獎勵此亦一策也伏候憲裁

一積穀之宜廣也今功令最重積穀定有議敘之例所以爲窮民計至深遠矣然欲穀之多當廣開穀之源今止有捐輸一途故積者寥寥在富庶之邑猶可鼓舞勸捐若窮僻疲罷如靈壽者雖懸獎勵之典以勸之其誰能應耶職竊謂此等窮縣當稍爲之通融使得廣積以備賑如縣內有荒地可開墾者許有司設法募人開墾收其所入貯倉備賑勿責其起科其一切河淤地畝雖已入糧原非額內者許其量留積穀吏員應納銀者許其入穀縣倉卽准報充不必起解牙帖雜稅原額外新增者編審人丁溢額者悉許留本地方積穀諸如此類推廣行之庶幾疲僻之邑皆可有穀以救災荒若止藉捐輸一途其能有濟者鮮矣卽就捐輸言之徒令二三有司嘵嘵勸諭所得有幾巧者陰派之里下名爲捐輸與加派無異又非　朝廷愛民之意是宜請　旨酌定旌獎之例使紳衿富民皆樂於捐輸將不待勸而粟自多至於在倉之穀宜聽有司之酌量支放如遇凶荒

則先發後報。平時出陳易新。聽從其便。勿因不肖之侵欺。而盡輕賢者之附。則鳩然之民。庶有賴矣。伏候憲裁。

一存留之宜酌復也。查賦役全書舊額。有一項人役。則有一項工食。有一項公務。則有一項錢糧。蓋未有用其人而可不予之以食。辦其事而可不費一錢者也。用人而不予以食。則必至於貪法。辦事而求不費錢。則必至於派民。自兵興之際。司農告匱。將存留款項。盡行裁減。由是州縣掣肘。貪墨無忌。私派公行。不可禁止。百弊之源。皆起於此。自康熙二十年以後。再頒　恩詔。漸次奉復。海內始有起色。然尚有應復而未復者。敢爲憲臺陳之。如衙役犯贓之律甚嚴。而書辦之工食獨不復。不知此輩能枵腹而奉公乎。不給以食。不得已而犯法。加之以刑。其肯心服乎。此其當復者一也。心紅紙張。修宅器具。此州縣所必不能免者也。既奉裁革。不知天下有司。皆能捐俸而自備乎。抑或有責之鋪戶。派之里下者乎。有正項開銷。雖貪吏無由借端苛派。無正項可動。將藉口以責之於民。　朝廷之所省有限。而小民之受累無窮。此其當復者二也。上司過往。下程餽送。雜支供應。此州縣所必不能無者也。既奉裁革。不知上官之臨州縣。皆能自備供應。自發價值乎。抑或不能不資藉於地方乎。有司之懦者。恐觸上官之怒。百計逢迎。賢者亦恐失事上之體。多方補苴。無米之炊。不知其安從出也。此其當復者三也。存留盡復。則私派可禁。私派盡禁。則百姓可足。在主持國計者。惟知復一項則費一項之金錢。不知裁一項則多一項之掣肘。掣肘之害。層累而下。總皆小民受之。小民疲罷逃亡。其害仍自國家受之。此留心民瘼之大臣。所當急請酌復者矣。伏候憲裁。

一審丁之不宜求溢額也。直隸舊例。人丁五年一審。分爲九則。上上則徵銀九錢。遞減至下下則徵銀一錢。每遇編審。有司惟恐部駁。必求溢額。非盡應當加於其舊。亦強以煢獨無告充數而已。王成僞增戶口。處處皆然。

且編審既定五年之內卽有逃亡死絕不得開除夫煢獨無告之民而責其每年出銀一錢已不堪矣況已逃已絕而猶不得除乎職竊觀直隸各州縣現在之丁已不爲不庶但求無缺額足矣不必更求溢額也一審一溢日積月累不知何所底止或果有丁盛而額溢者宜命有司留爲積穀之用不必入額如五年之內遇有逃亡絕戸卽以此之溢補彼之缺其荒殘州縣無溢而有缺者得隨時報上於奏銷時量準豁免倘或慮不肖有司將溢額之銀侵入己橐無缺而揑作有缺則自有糾劾之典在總之寬一分在州縣卽寬一分在窮民州縣之不肖者固有賢者實多上之搜求於州縣者無餘地則州縣之搜求於窮民者亦無餘地不肖者固樂於搜求賢者亦不能不搜求而民之塗炭日增日益矣伏候憲裁

右所陳無非書生之論然欲爲　國家固根本培元氣必先從此數端下手孟子所謂王道之始也伏惟憲臺不以其迂腐而忽之則生民幸甚至於一切刑名錢穀務持大綱而止無益煩文俱宜省去如錢糧册籍釐毫絲忽之差可以卽行改正者無庸駁詰刑名案件明白顯易之事可以卽行完結者無庸提解多一番駁詰則多一番需索多一番提解則多一番拖累吏胥所深喜而小民所深苦也漢蓋公有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此雖非中正之論然事之煩簡當隨乎其時時病在太簡者宜濟之以煩時病在太煩者宜濟之以簡今之功令稍煩苛矣去煩就簡此正所謂時中若夫鄉約保甲之當重也土豪衙蠹之當除也陋規雜派之當禁也俱地方利弊之所在以虛文視之則皆故套也以實心爲之則皆仁政也今之論治者類能言之無待職之贅陳

巡歷鄉村興除事宜檄　陳宏謀

陝省地方遼闊村堡零星州縣雖曰親民究不能常見士民士民亦難常見官長以致有關生養之大端無人

爲之振興有干倫紀之大法。無知易於違犯。愚民淺識。止顧目前。不計久遠。或染於習俗。惑于謬見。日復一日。生計漸難。犯法漸衆。究竟小民非盡無良。不可化誨也。玆者欽奉　諭旨令地方官遍歷鄉村。廣爲化導。力行教養。無懈興除。本都院恐各屬漫無頭緒。匆匆巡歷。徒滋官民紛擾。謹就陜西一省土俗民情。所有應興之利。應除之弊。逐一列出。使州縣道府以時巡歷。有所遵行。士民有所法守。本都院亦有所稽考。應興應革事宜。開列於後。凡二十條今節錄六條、

一廣行蠶桑。　陜省爲自古蠶桑之地。今日久廢弛。綢帛資於江浙。花布來自楚豫。小民食本不足。而更賣糧食以製衣具。宜其家鮮葢藏也。現在城固洋縣。蠶利甚廣。華陰華州織賣縑子。甯羌則採取槲葉。喂養山蠶。織成繭綢。因係前州劉名棨者教成。遂名劉公繭。鳳翔通判張文桔所種桑樹最多。興平監生楊岫種桑養蠶。遂近效法亦衆。足知陜省未嘗不可養蠶。現今各地方可以種桑者甚多。并有大株野桑之處。其非不宜蠶桑甚明。正宜加意興起。今各處地方官。多有能種覓桑秧。兼於城內買桑養蠶者。凡小民摘取桑葉。或賣於官。或賣給就近養蠶之家。均可得錢。士民雖一時不諳養蠶之法。凡有舊桑。正宜保護培植。其屋旁隙地。更可赴官領取桑秧種植。一二年後。自己便可養蠶。即不能養蠶。亦可摘賣桑葉。若養蠶之家。不能自織。亦可賣絲。向後日久。其利愈廣。比之別項營生。甚有便益。切不可惑于地土不宜種桑之說。坐失美利。其放養山繭之法。荷蒙

上諭令山東將飼養成法。分送各省。陜省已經照刊分發。藉山木以成功。有槲葉橡葉椿葉之處。俱可行之。再木棉一項。其利甚廣。陜省宜種木棉之地更多。亦須分別種植。或初種未能即爲長茂。漸次熟習。必有成效。既成之後。士民衣食。永有賴矣。如有倡種桑棉者。地方官量予獎勵。但不可差查滋擾。

一興修田功。陝省農作所種豆麥粟穀。惟知翻犁布種。前少肥壅之功。後少鋤耨之力。所種稻田。惟在有渠泉之處。其近河傍溪堤岸稍高者。遂不知引水種稻。未免地多遺利。民有遺力。我 皇上首重農事。屢頒 上諭。以興修水利。經理田功。諄諄訓勉。安可不詳加講究。實力董率。向後所種旱地。先期加工肥壅。既種之後。勤加鋤耨。近河之處。有可以開渠築壩。引水灌田。而苦於心力不齊者。報官查勘。設法興修。或用車斛水車有龍首車。有轆盤車。或用人足。或藉水溜。均可將河水吸取而上。陝民未識用車之法。如有工匠能造此等水車者。地方官捐造一二輛。試行水岸。令民學習仿造。以廣其利。至於鑿井灌地。初鑿雖費物力。成則久享其利。除山高土厚不能及泉者。不必勉強外。如有平地可以鑿井者。勉力開鑿。或通力合作。或漸次成功。鑿成一井。其水可灌田數十畝。現在鑿成之井。旱年獲利甚多。是其明驗。有能開渠造車鑿井者。地方官分別獎勵。但不可加以督責。反滋紛擾。有渠之田。各按成規分灌。不得違例强奪。

一廣植材木。 種樹地土。各有所宜。其廣地利以資民用則一也。我 皇上於勸農教稼之外。更 敕令地方有司。時勸樹植。廣收地利。以益民生。陝省山木叢雜之地。砍伐出賣。每雖遠運。似屬無用。第此崇山峻嶺。樹木繁茂。其中如藥材竹筍木耳蘑菇香蕈核桃栗子棕樹構櫰桐漆葛根之類。亦自不少。但可食用。即可賣錢。小民生長山中。田地窄狹。衣食艱難。即此便是恒產。其無木之地。全在轉相學習。以廣生計。延榆一帶木植艱貴。民居土窰。現在山麓水涯。可以種樹之地最多。正可種植樹木。十年之後。即可造屋。亦可賣錢。豈不善歟。

一分積社糧。 陝省社穀。乃動耗羨買貯。 世宗憲皇帝恐民間以爲官物。不輕借領。曾頒 上諭。爲陝民分貯社穀。永遠接濟。現令分貯各鄉附近村民。年年借還。不須遠涉。不須守候。加一之息甚輕。息又生息。

爲附近村民之公物積漸加多可以聽民多借豈歉皆獲接濟不必遠赴城中求官賑借最爲便益但須有借有還不可負欠方能經久如有離社倉甚遠之村莊許爲酌分社本就近分貯如社穀原少不敷分貯者若能量力捐添積少成多亦許各自立社若一時無力建倉將附近空閒寺廟收拾一二間亦可貯放有能捐社本者官仍分別給匾獎勵多至三四百石詳請題咨給以頂帶況各鄉士民每年常有無益之費如賽會迎神唱戲之事所費不少若將多費節省買糧化無用爲有用豈非美舉但捐輸聽從民便不可少有彊派追促也社正副公平出入實心經理者地方官加意獎勵年久者照例請給頂帶

一勸種甘藷　陝省高地多而水田少民食多資雜糧每處歲歉惟甘藷一種易種易生水旱冰雹均不能傷以充民食與米麥同功非尋常果品可比陝西高地沙土最屬相宜而向來未見此種本都院敬採　欽定授時通考所載并訪種藷諸法刋刻分布廣行勸種夫事每難於圖始易於觀成苟能覓得此種如法栽植一經發生轉相傳習到處延蔓人人爭種以佐民食詎不美歟特用刷印二千張飭發該司可酌量分發通省府廳州縣并佐雜等官及士民人等其中必有留心利濟覓種試栽以爲民倡者是亦盡地利以廣資生之端也

一禁止喪戲　喪中宴飲已屬非禮而陝省喪葬奢侈更有喪中演戲之事或親友送戲或本家自演名爲散死其實忘親哀戚之時恒歌舞酬歡男女聚觀悖理傷化莫此爲甚從前屢經禁止至今惡習未除風化攸係未便因循嗣後應先從紳士爲始遇有喪事禁止演戲違者無論鄉保地鄰許其首告并令教官嚴切訓誡不時稽查倘有違犯卽爲詳究然後及於齊民一體禁止

養民四政

黃六鴻

一曰興水利。南北地勢有高卑之不同。故水旱有蓄洩之或異。南方地低窪。多湖蕩陂池。北方地仰亢。多平原曠野。卑窪者利于疏洩。仰亢者利于瀦蓄。此其大較也。然而南方亦有山田隴地。未嘗不畏旱。北方亦有濱河近淀。未嘗不畏水。夫農民往往坐視其爲旱爲水而不知救。何哉。貧富之力有不齊。愚庸之智有不逮。而遂因循苟且付之無可如何也。有司誠能愛民。視四境之土田如己之莊產。四境之農夫如己之傭佃。于農功既畢之後。單騎裹糧。親爲相其地勢。諭以雖勉一時之勞。終享百世之利。其卑窪者爲之築堤堰建斗門。旱則閉而蓄之。澇則啓而泄之。其仰亢者爲之引河渠。通溝洫。旱則灌溉有資。澇則流行無礙。則南北之地勢均可無虞矣。若夫山磐之田。于下流築大壩。寸寸而壅之。引以牽車。使不傷于大旱。河淀之田。於四隅亘長圩。層層而過之。疏以涵洞。使不傷于大水。是依山傍水之地。又可無憂矣。夫如是。常有地力之弗盡。而天時之足患哉。邇來牧宰處衝衢。指爲應接無時。値凋疲。又云催科孔迫。獨不思與賓朋奕棋飲酒。呼鷹犬縱獵從禽。非公餘之暇日乎。倘舍此自適之娛。轉而念民事之急。則農功有賴。豈不爲賢父母哉。

二曰墾荒田。蓋荒田有老荒。又有新荒。老荒乃兵燹之後。人亡地棄。久成榛莽。新荒乃偶値歲凶。人民流散。漸致拋廢。有司宜親爲相度。老荒之內。尚有可耕者。其原主若有子孫親友。情願領種者。准其開墾。照五年之例承糧。若無子孫。聽人具呈領種。批准給票。令墾其新荒。或原主流寓他處。安土重遷。宜出示曉諭。招徠復業。如示後一年不歸。卽爲無主。聽人具呈領種。亦照三年之例起科。成熟之後。原主不得爭競。鄉農之家。每慮耕種無人。未遑多及。更宜戒遊手而飭惰農。凡子弟年十六以上。卽屬成丁。不能讀書。卽當力穡。豈可任其優遊以自佚乎。農之務耕。如士之務學。士惜寸陰。則業必加進。農惜寸陰。則地必加闢。所以古之婦工。月三十日而當

四十五日。以夜作之居其半也。豈非其勤之效乎。小民愚而多自晝。惟賴司牧者鼓舞而勸導之。則未有不勉予力作者矣。

三曰植果木。夫民之當種者。豈獨五穀哉。即果木之樹。亦宜廣爲栽蓄也。昔李衡爲丹陽守。敕兒曰。龍陽洲上千頭木奴。歲上千匹絹。亦可足用。木奴橘也。董奉治病不取錢。但令種杏數年。十數萬株。鬱然成林。杏熟時。買者以穀易杏。悉以所得穀賑救貧窮。秦東陵侯邵平。秦破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五色甚美。世謂之東陵瓜。宋處士林逋甚貧。結廬孤山。種梅三百六十株。梅子熟。賣之日取一株所値爲用。凡此者。是責果木之利。卽可贍子孫。拯貧乏。以自供其高潔。況乎躬耕南畝。兼稼穡之饒乎。然而財不患多。以有餘而後豐。土不患生。以徧植而愈足。爲民司牧者。于方春之時。宜曉諭四方居民。擇其土地所宜果木。及實繁而易成者。無論池傍隰畔。悉行栽植。不使地有空閒寸土。較之田畝所種。不納稅糧。不煩耕耨。不憂水旱。因其地方而坐收厚利者也。如此而蚩蚩愚民。又何憚而不廣栽徧植乎。須令村長莊頭等。嚴飭所在居民。及時栽種。如官長單騎親勘。仍有寸土荒閒者。本主重懲。村長莊頭並責。庶有所責成。而懶民不致自失其資矣。

四曰種桑榆。夫果木所以佐正穀之不足。兼之資五穀之有餘。而桑榆則以供飼蠶之用。且以給炊爨之需。況乎製器用。蔭行路。皆吾民之取益乎。昔諸葛武侯遺表有云。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是又以桑爲子孫衣食之利者也。古者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通衢之傍。植榆柳以表道。其所由來久矣。爲司牧者。宜出示曉諭。牆間隙壤。廣種柔桑。以供蠶事。于女紅衣服。不爲無助。其郭外以及莊村。由川塗以及孔道。約通車馬者。中留二丈許。通負販者。中留丈許。左右兩畔。悉栽榆柳槐松之屬。每樹相間五尺。不成者去之。

其茂盛者。枝榦挺舒。陰繁而蔭遠。時當炎暑無風自涼。行者坐憩其下。不忍遽去。其益多矣。周單襄公過陳。見其田蕪穢不治。道茀不可行。樹不表道。而知陳必亡。然則種植修飭。有關于治道也。顧不重歟。然須立一賞罰。凡所植之樹。令本主勤加灌溉防護。毋爲牲畜損踐。茂盛者量加獎賞。倘不成林者量責。仍令補栽。庶幾有所激勸

松問　　　　欽善

通務先生者。通當世之務。遊大人之門。與正念居士迹不涉也。一日過居士於委巷。痴瘵入室。厍厍無言。良久曰。耳子名舊矣。子居松。必知松。故松之美利果安在乎。居士皇然起對曰。天施地生。所以養民。松苟無利。民何以存。然昔松綷於利。今松憊於利。嗣此以往。松將匱於利。予世居此土。苦樂同氣。暇嘗爲之悸心不寐。而先生何爲有是詢也。先生歔欷跽席曰。我行天下多矣。藎利於松。見其綷未見其憊也。子奚所惙惙焉。幸爲我一二詳之。

居士曰。松有乾藝之利。倚府東偏。跨江越浦。百里迴邅。莽莽葬葬。鬱鬱綿綿。竹岡沙脊。塩塥高原。凸岸窪五。平地仰盤。塊剛氣燥。種宜木棉。種棉之民。冬沈雪子。春溉餅錢。窖糞如金。覆溝而挺。一尺一穴。汁沃秭叩。荷鋤而出。夫夫婦婦。灑汗坳墝。人踏二畝。青而萌。黃而芽。行行列列。整整斜斜。弱頴稺苕。强葉雄花。謂草七削。打心去衝。天風徐吹。油桃自紅。天鵝展翅。毳毳飛空。前捉後白露。絡收絨。計一鋤之力。竭終歲之功。畝縉十千。焉利矣。然而搯秸籮穰。近衣遠食。錢易東消。穀艱西糴。陽魃爲災。硃土先赤。陰霢瘀時。柔鈴脫力。當斯時也。囟囟擾擾。流轉而西。擔載子女。標插而啼。數年之前。往事未遠矣。迺者犁夫倦趴。欺歉厚息。濱水耕田。稻花並植。潭汙不撈。土宜爲逆。多棉百觔。少米二石。是豈非農病乎。先生曰。子何不通務也。生人之道。金粟並重。得金不患無粟

焉且緩急轉移多金无使棄稻就棉非下策也居士曰松有勞紅之利七邑皆是捆載萬里功歸女子棉乎棉乎棉綻核鐵竿短棉彈朶木弓緩棉浮絮氷搭捲棉結紗纏車絡團如酥毬散如粉線豎如單輪橫如匹練剔帶如扛鼎接綜如伏案軸管既滌篋梭未轉曉星芒芒夜燈煌煌人在匪鄉非官非商萬機齊張啞啞似語聊聊是訴聲苦心寬明日賣布紫花蒲匯飛花泖灣烏泥象眼龍華藥班九寸兼絲七寶金山南塘北塘濶幅狹幅緊勝雲綢稀疑霧縠左手疊白右手橫折絇縷十尺贏錢一百積一機之勤疲一女之力月可取布三十丈焉冀北巨商挾資千億岱隴東西海闗內外券驢市馬日夜奔馳驅車凍河泛舸長江風餐水宿達於蘇常標號監莊非松不辦斷壟坦途旁郡相間吾聞之蘇賈矣松之為郡售布於秋日十五萬焉利矣嗚呼秋農渴竭照且贏而秋稻熟矣青不可炊託命剡縷三日兩飢抱布入市其賤如泥名曰殺莊近日之狡駔為之昔一丈之布羨米五升而今則二升有奇是豈非女紅之害乎先生曰子何不通務也織人賈師其與時俯仰也同貴出賤取術自當爾何殺之有且百莊得多一機失少未為不利也

居士曰松有濕殖之利府東西北大圩小圩鈎衔簰逐為頃五萬梟甘土沃去山池塗蕩十三不可耕十三一稔十四再熟仙山海隅北亭新江白沙修竹長人高昌枕松書欬廬井相望中多佃農頭著泥漿正月燒枯二月犁方三月化草四月簇秧扶秧成禾農汗如沱擁禾成稻農腹將餒撮之蒔之布之匊之灌之祝之其視水也溫湯濯足其去莠也纖莖刺目活乎潑乎突乎茁乎蓬乎勃乎櫐櫐實乎阪者隰者秫者秔者赤者白者黃者蘆者穄者穲稏者紫芒者慧者釵者箭者烏口矮兒者舊品五十新種繁焉冷粒滯穗覂陷糜阡穫焉播焉礱焉舂於室擠於廛掩囷籮載車船佃不知稅挈租於田佃主不耕稍稅於官錙斧瓦寄隱利存焉且夫八十

以上老農之言曰往日肽苗畝三石粟近日肽苗畝三斛穀澤鞆猶是昔厚今薄地氣使然農脂日削今夫平口計入食米不及四石耳松田四百萬松民二百萬郎土孽不發多粃厚糠補短截長猶不至困淫夷而死旱暵無如鯨滄未靖齎盜奸民夕棧朝屯罡舸大艑䑽截而奔市無常價三日一增昔之一斗今之五升此十年以來窮黎淘滲糲餅之苦情也先生曰子何不通務也田猶是穀半之野人之言耳何必信米猶是價倍之此固農夫之大利也

居士曰松有苦煎之利東南海濱九團九竈四十八墩三沙一浦袁部青村慕轉四五百里長波天合茫茫然庵庵然冷冷然炎炎然青黃赤白之氣膠葛無痕吾嘗登危堡之高城坐滄溟而長嘯騁莽莽之奇懷極睇鹵之所到行百步而港繞渺十里而人少遠疑芒坂近知諸屋人不類人鴉棲檗伏男女五六甌甌羮粥問之亭戸也六場隸額視此者蓋五萬丁焉羅紋緯水恭眼布沙一鄄一非一非四窪壘壘土槖潛吸鹺脈渥筒淋滷風吹日炙一易三易投蓮驗滷而屹此槖者豪右所畫丁非直不可得也丁無薪滷溢不燒心愁滃雲買草撥場望竈流涕郎郎雪轎旰旰玉沸峭崚鶡鶣不見其美一突四鑊是血是水蓋丁又無盆納錐盆主羅稅柴租逢十退五皚皚如晶邊邊如銀屑屑如冰含情藏雲現現璘璘霓霓霦霦麗光揚芬洋洋紛紛積荒堆屯負擔逡巡官與之盟價不敢爭跳火而踞暑暍爲涼熱鹽罰杖貸本不償洗霖凍雪冷鹽不出司匣拘執總綱待擊大倉廣廈蟠帶錦鞍養客東閣列伎西園大揮千萬小費百千此鹽商之所爲也佌傂下風色目多端誇妻炫子悉有歡顏顧其阜貨通珍之所由致首力是物者反敝敗而摧殘無米無蔬咽麥齧原上書優恤前古漫漫此亦松之黎元也先生嘗睹之乎先生曰子何不通務也夫民不生于商而生於竈又不幸而爲丁也天淵之

也我與子雖欲恤之烏乎恤之

居士曰松有禦髩之利外塘內圩捍海萬里埂湖千區飛濤泱漭鴻濛無邊淙閎洮蕩澒洞瀰漫朝浮玉山夜擁銀盤無雨無風捲雪鋪天下吳松上鹽官開元以後筦磔甃堅而守邊摩穿漏溢溢時有漂人口至一萬幾千玲瓏鼓石鐵闞木塞墉墉屹屹萬古百坏實始於　興朝之雍正五年谽閜滉柱礧石坦水新梱浮泐雷鼓吼地而椿起凥遝土塘官借民科磈砑迫阨墟疏脂枯滑胥乘遞簋咢叱呼徵金問帛醉舞婆娑不知其外爲瀏濫潏湙之溟波也衍地之匽橫塘縱浦涇歷門堰往滙滯陸郟大夫能記者二百六十餘所亟惟西北五湖門戶澶澶隱汨奔流翔舞瀉平落窊勃戾下府正月點簿里正鑿鼓畚鍤綆杵𧦝讙築土斗渠資溉鍾洩有常寶灑潯滴澤瀦汪洋潏淈灝渺澤釃川防隘颷鼓浪盤溢鬱沒搶岸鳴鉦車牛齊出外扉曝淤蘇苗三月紫洳黃汚炎梁無失是故望之如牆恃之如堤拒溜放澇平停沸溢下及一尺二尺三尺四尺昔之修利者急五等之水圍及今蕩舟顧曾泛任所之陂皆平視壩與禾齊桃花水上黃梅雨肥危乎不危蕩禾漾稻朝灌夜出一汎半月溫濁黃慘泝潮汐而東歸魚跳上屋甲子無粟橋不容舠戊辰無苗十年以來沈竈倒井蓋兩見矣官有兼職農無餘力出溺忘溺不知所極我思古人爲我心惻矣先生曰子何不通務也海泖之患折入浙境矣淙閎之外實有攔沙天之所以便江南也圩圍之築有司雖不視塗亦終年拳文矣民自誒詒奈何罪有司

居士曰松有狃習之利崇藪妄民束繩題表揭竿水濱長蒲一丈圍田十尋腐蒲十丈圍田百尋滋蒲百丈圍田千尋自坻而沚而潬而隝而垌而林望水起科殺水利蒲灰濕就燥殺蒲利稻爭淺於深爭升於沈必奪必侵磨鎌銘銛削荻兼蒹裹血而擔糾告鼎沸府縣求比八十一斷橫謀縱議下利括羨上曰剗平呬尺勘毀其

沙至十數萬而盈子母相生孤泜獨突官漲民灘調停小汔然而弓䀢之磧壇漫之洲潭港塞埂日日不休爛草盤滓墳遏涓流自湄一線泝湢閣舟凡皆二十年前海潮所未到藻滔漫滅之巨浸也今則蒼蒼四望一過而下飛鳧再過而曳耕牛潑山陂湖臧里包望羅點不生山門誰掘青龍南蹌灩沙淤泥弊至百年人力難施近者大小烝民徒步而過長泖曹路之濤糾糾漫漫渾渾泡泡所恃者圓泖大泖逐龍竄於斜塘達區區之橫潦而白鶴徙男再請度於露槃之南此雖混混汲汲浤淌不絕者陌陌阡阡胥混而爲大田亦不足以捄其貪也力占勇智縶巧士日多水日少行不溺坐可飼思悠悠我心槁先生聞之不亦悲且懊乎先生曰子何不通務也洪波蕩頃魚鱉所樂耳塡淤畝收新墾賦輕天之所以裕松民也

居士曰凡先生所誨一鄉一邑一夫之利也先生亦知松有疏導之利爲吳越數百萬烝民生聚所賴乎民食爲天首利農田農田何利利水爲先縈青繞白呹澮達川一成百脈斜錯環攢股引土內昂涸庳淹今松爲水春申右郭爲隄陁之原廢閘壞埭陳跡漂墜黃楊白茅三林千步鹹潮汭而涇婁都澶慈陽無田多雨豐年列舍豬川壞仄泉懸沃沃洸洸其勢直瀉而不可擱此固巽維負日任勞之氓獨抱難辛也而西北隱病則鼎瑩浩瀁汨滑泥瀊泱瀼潮上浛集濤上渺渺瀁瀁萬派砰磅滔滔東向淼不可抗濫涌不暢同坼盆盎溢隄決障綺繡吹浪茍至於是則與蘇常嘉湖四郡黔黎同一淪喪矣是蓋太湖湧三萬六千頃之水迫而下漩礚雹訇黿鱉湍震亂汎爲數十白蕩淵渚溟澌飛銷虹梁跳闔薛瀏怒不可遏激而散竄驟入平漫者其患歷千年治非一策不出於我松七邑之地爲注瀍之歸墟泄瀉之門堰焉東阻吳淞北走新洋劉河滂而三泖婁江紓一時之厄於太倉其全局則漫水不敵千墩亦傷汾師蔓萊灣泠瀝長澱汗而來納之惟白蓮金練濮陽吉陽凡

此混混而浪浪渺渺而湯湯昔自圓河含瓜米包鹽鐵馬足登鸛嶲抉以入於大海之茫茫今再封淤泊耕則瀏浦相去五十餘里扼嬰梳之喉截五湖之尾扞淮伏濟使之擁胸脹背活流遽死曲掩不闢復生周夏陸海驗區葑泥裹稼官執圖經民執國課震澤上游萬壑齊奔別求出海何道可循洄洑旁齧前古水患吾不忍聞吾不忍言惟松妄民之無狀而使四郡同惴此潦盡顛連先生愀乎改容浩然長歎曰子所謂迂濶之士也後世之害今日慮之然其思則遠矣我今知權宜之必將孽其民也亟世賢公卿士大夫攘臂軒眉爲時職志未有如子所言子所言毋亦有所反忤乎居士笑而不答客退錄問藏之

論滇省利弊

師範

滇之累鹽爲重裔次之鹽之害始于省城設立總商之舉而甚于加煎餘鹽以補虧空之議夫井之出滷有盈縮欲求多鹽不得不插和泥土以敷加煎之額鹽既加煎則行銷必致壅滯不得不壓散煙戶罔顧民困加以商役大戥小秤土販高擡市價而民困不可蘇矣裔之設原有堡夫民夫牌問名數乃違例應付動至數百因而索折夫價勒取供應鋪司本遞公文而令負行李哨兵久已裁革而仍派押護甚至男夫用盡派及婦女土棍承攬復立包當兼之憲役過往汛兵調換亦索路夫需供酒食而民苦無從訴矣楊文定公蒞滇之初即嚴行禁革一掃積弊民如出湯火登衽席帖然者四十餘年乙酉軍興山僻愚氓皆踴躍趨赴其狀若可憫而其心則甚安蓋休養既裕亦無不知奉上之道宜爾也緬已請撫猶謂駐防未撤例無所減民稍稍不支而無良之徒復進以加煎壓消之說誅求搜剔鹽之患遂甚于寇丁巳春釀成大變於是官民交困矣已未十月初頤園撫軍至始定民運民消之局而于一切夫馬亦以職之崇卑事之緩急勒有定額蓋楊公則纓冠止鬭

變在將發之時。而初公則拔釜抽薪。變當已發之後。嗚呼。滇之人亦　王人耳。土地瘠薄。輸轉艱難。而征稅之紛繁。供應之冗雜。胥役之苛擾。將弁之攙越。有求如他省之十一而不可得者。夫飲冰茹蘗。固難遍責之當道。然于水深火烈之中。略寓惻怛慈祥之意。吾不能不于後之君子有深望焉。

倉儲之設。爲救荒計者十五。以備非常之用者亦十五。滇處西南陬。墝埆瘠薄。歲出僅支口食。而山僻小民。尤多餐蕎稗雜糧者。鄂西林尹望山兩總制。陳臨桂藩使。經營籌畫。所貯至五十餘萬石。未及四十年。盡化烏有。間存者徒爲猾胥之壟斷。兼充市儈之侵漁。糴採買而富民獨受其殃。議平糶而貧民不受其惠。夫滇之地素饒水泉。滇之俗頗急周郵。雖凶年饑歲。道殣無聞。惟爛于鹽。疲于役。乃又陷于倉一社長之累。必至數百金而其所儲終鮮實際。倘有不虞。未審當事者復創何策也。前之人以之便民。今之人即以之厲民。常平義倉無論矣。吾輩之有心世道者。尚倣其意以行之。鄉先積穀二百石。穀貴照市價賣出。穀賤照市價買入。不須博貴入賤出之名。而其澤自溥。每遇歲除。確查農民之無依者。大口五斗。小口三斗。秋成時收本去利。上廣　朝廷子惠之恩。下以助桑梓溫飽之計。切無謂迂闊之談。不關痛癢。予其拭目俟之矣。

賦差關稅四弊疏 康熙十九年

給事中　許承宣

奏爲請禁賦外之賦。差外之差。關外之關。稅外之稅。以蘇農困。以拯商病事。竊惟天下之大。無踰四民。民之俊秀者爲士。士僅處十之一耳。而農與商賈則大半天下。農有田則有賦。有賦則有差。商賈有貨則設關以稽之。立稅以斂之。此自古以來之常法。聖主所不廢也。而今日之農不苦于賦而苦于賦外之賦。不苦于差而苦于差外之差。何謂賦外之賦。即如江南揚州府屬。　國家正賦每畝二錢四分五釐零。田有高下。約數畝折一畝。

每畝納銀不過四五分。其取之于民者固有定則矣。今也不然。船廠軟廠須用鐵則賦鐵。河堤須用夯木則賦。決口捲掃須用稻草則賦草。椿須用柳則賦柳。紮掃須用白蘼則賦蘼。夫民以其土之所有為上用猶易辦耳。若採鐵于不出鐵之鄉。責蘼于不產蘼之地。旱暵草枯。水潦木壞。徒肆苛索。祇費緡錢。或倍價以相鬻。或乾折以倖免歲。凡數供。追呼不息。此苦于賦外之賦也。何謂差外之差。 國家賦役全書定為經制。是賦之中已兼有役。今臣見揚州府江都縣每歲一里貼淺夫工食銀二千四兩。則田已役其二矣。頃河流潰決。復按畝起夫。則田已役其三矣。挑河夫之外。又有幫工夫。則田已役其四矣。四役之不已。而又有所謂莊差。莊差者。取之耕田之窮農也。農夫代人出力以耕田。其所耕之田。即里地已起差之田也。在里地起差者此田。今起莊差者亦此田。即令田係農夫所自有。而田已在里地起差之內。若更加以莊差。不一田而二差也哉。自莊差之名一設。則有供土船之害。有供土籮土基之害。有供車輛之害。賣妻鬻女。尚不足以應其求。敲骨擢筋。惟恐不獲終其役。嗟此疲勞告瘁之民。即我 皇上捐賑煦哺之民也。差一及身。進無以邀廩餼。退不能就粥糜。有轉死溝壑已耳。此苦于差外之差也。今日之商賈。不苦于關。而苦于關外之關。不苦于稅。而苦于稅外之稅。何謂關外之關。 國家設關通天下。凡十三處。皆相隔三四百里。然後有一關。所以明禁網疏闊。不欲多為之制以妨商旅也。又定例船不抵關。貨不抽稅。料亦如之。自有攬典之設。而各踞口隘。橫行村落。處處皆關。則處處有稅與料矣。順治十八年。臺臣鄭為先具疏極陳攬典之害。奉 旨裁革。然攬典之名去。而攬典之實猶存。監督諸臣。借查稅名色。私用家人及胥役。散布各方。重抽稅料。夫果在通江濱海之處。扼守隘口。猶可也。已非 朝廷務存寬大不尚煩苛之意。況近在數十里間。又無旁港支河。而可多設私人以滋擾害乎。即如揚有揚關。淮有淮關。

其中一綫漕堤有何滲漏而于邵伯一鎮必又加攔阻夫邵伯乃商賈卸載之地自南而北者揚關稅之自北而南者淮關稅之已稅之貨已稅之船則可聽其所之矣而所以攔阻者將禁其不及內地乎將令其屯聚一處而不散而之州縣乎無非留難指索重重剝徵是咫尺不百里之間而再稅也近聞滸墅關于無錫地方亦私立老人關置設水栅攔截河干又用兩櫓快船遍歷鄉村晝夜巡邏遇物索詐稍不遂意揑指漏稅報官其他睹聞所不及者何可殫述商賈舉足罹網移步觸禁莫施其徵賤徵貴之智徒嗟乎顧左顧右之變風雨停檝而傷心衣囊質錢以輸稅此苦于關外之關也何謂稅外之稅　國家立關有稅貨之關有抽料之關大小各有定制輕重悉載成書順治二年奉　旨凡民間米麥稅課概行禁革今則農船小艇一米一豆莫不徵稅甚至鄉民驢背肩挑不免悉索又有貨本無多而所稅之數反過其本數倍至願棄其貨以逃而不可得此甚可憫也若船料各關不同如揚州鈔關滿料不過二兩六錢七分滸墅關滿料不過十兩五錢今正數一倍納至四五倍而于正數之外又名曰加倉一倉至十倉聽其增益莫敢誰何夫船料則固有經制矣加倉之說何自來也且既稅船則不稅貨而又有落地之稅有寄鈔之稅是兼船與貨而兩稅之矣商賈之力幾何而堪此朘削耶此苦于稅外之稅也伏讀康熙十八年　恩詔一欵各處關差將不應納稅之物額外橫徵差役四出把守關隘擾害商民者該部嚴行察禁一有覺發從重治罪仰見　聖慮淵微無遐不矚又屢經部議凡濫派小民錢糧差徭俱有處分即督撫亦曾行文申飭不啻再三而積習難破病竇日深不得　天語重申何以令諸弊悉革伏乞　敕下督撫嚴飭各府州縣及各關監督務使將賦外之賦差外之差關外之關稅外之稅概行禁止勒石立碑於通衢處所縱不能盡繩已往猶可永戒將來庶農民無困敝之憂商旅有貿

易之便矣。

請推恩掩骼疏 康熙二十三年　　工科給事中任辰旦

竊考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周禮蜡氏掌除骴。先王之政。非徒恤民之生已也。於其死則必使之有所歸。故凡無主而暴露者。既及春而掩之矣。而平時又設官以掌之。此誠仁厚之至。而無所不用其心也。是以周文王澤及枯骨。諸侯聞而歸之。唐太宗瘞隋人暴骨。屢書於史。宋太宗頻遣使收瘞暴骸戰骨。明太祖太宗累收中原暴骸瘞之。皆流爲善政。傳爲美談。恭遇　皇上至德深仁。愛民育物。凡閭閻疾苦莫不備軫　聖慮。善政善教。推行畢備。自古帝王之仁。未有過於　皇上者。臣謂宜及此時修先王之仁。飭戒天下有司。所在設立義冢。舉凡無主遺棺。悉察明埋葬。其棄道路及溝壑者。務令藏掩。得所勿使暴露。凡軍興以來。經戰陣地。尤宜加意收瘞。此亦所以佐仁政而宣厚德也。至於盛京如松山諸處。凡明師潰沒之所。聞委骨荒塵。縣亘數里。望如積雪。尤可軫憫。白骨既多。恐難責有司區置。伏祈量發帑金。專遣一官督理掩葬。使數十年暴骸。一朝就土。所費不多。而爲德甚厚。　皇上如天之仁。推之益廣。史策所載。莫與比隆矣。

皇朝經世文編卷二十九目錄

戶政四 賦役二

戶政四　賦役一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賦役議上　　　　　任源祥

三代賦役之制。一變於商鞅。再變於楊炎。三變於王安石。每變愈下。而古聖人良法美意。澌滅殆盡。變制之始。不過趨於苟簡。規一時之利。而遂以壞萬世之大經。其勢如水之就下。至於今。雖古聖人復起。欲返古而不能。是故因勢利導。隨俗立法。而不失古聖人愛民之意。天下亦大治。查洪武賦役黃冊。以一百十戶爲里。推丁多者十人爲長。餘百戶爲十甲。甲凡十人。輪役里長一人。管一里催辦勾攝之事。每歲類報。總報十年攢造黃冊。核隱漏。清逃亡。第民爲上中下三等。大約以田爲經。以人戶爲緯。人戶之丁糧有消長。而田無消長。照田起賦。照賦著役。至今遵行。此誠所謂因勢利導。隨俗立法。而不失古聖人愛民之意者也。明之中葉。甲總不勻。故行十段錦法。嘉靖四十四年。每年銀差力差。總計十甲之田派爲定則。而留餘提補。挪移參錯。款項多端。故行一條鞭法。隆慶四年。江西題准。崇禎中通行。力差計其代當工食之費。銀差計其扛解交納之費。併入丁糧幷納。然法之行也。其始未嘗不盡善。而後稍益滋弊也。何也。立法之始。以田爲經。以人戶爲緯。上中下三等。以糧爲差。積重在糧。積輕在丁。律註賦出於田。役出於丁。其實役亦出於田。是故賦役一準諸田。而人丁之消長。無甚關於會計之大數。其弊也。或有人無丁。或有丁無人。有司不及問。亦不必問。夫耕田者人也。天下之大。人爲重。而積輕之勢。乃至於不必問。其法豈盡善哉。按戶口總數。洪武二十六年造冊。人戶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口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弘治四年造冊。人戶九百一十一萬三千四百四十。口五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一百五十三。竊計洪武兵革之後。戶口消耗。弘治盛時。蕃息不啻倍蓰於前。而造冊總數。不惟無益。且有損

焉則脫漏者多也脫漏戶口律非不嚴弘治君臣察非不精也而所以得容其脫漏者爲其無甚關於會計之大數也有司惟以賦役之辦集爲課最而不以戶口之消長爲賢否積玩之餘一隱於游手再隱於相冒三隱於浮客田有併兼而人亦併兼亦法之流弊使然矣嗟乎商鞅變古而井田不可復楊炎變古而租庸調不可復王安石變古而踐更卒更不可復呂祖謙曰寓兵於農賦役乃定夫寓兵於農人皆能言之而施之實事揆之時勢罕覩其效當此賦役大弊之餘而欲善其後亦因勢利導隨俗立法而不失古聖人愛民之意斯已矣

賦役議下

任源祥

賦役之弊莫甚於折色何也開闢以來取於民者不過三端孟子所稱粟米布縷力役唐初租庸調是也此三者古有古之定額今有今之定額雖欲過加之而有所不可是故謀利者巧立爲一切之法以愚天下之耳目既削其名而收其實復隱其實而增其名于中間收放因而隱射乾沒則亦折色之爲害也按洪武十八年令兩浙及京畿官田折收稅糧鈔絹金銀棉布各准米若干三十年重定折色價額大約銀每兩准米四石兩浙及官田折收非兩浙官田未嘗折收也鈔絹金銀棉苧布皆准折收未嘗專以銀折收也兩浙人多田少逐末者衆故用折色其餘府州縣舟車不通或用折色折色始不過從民之便其後乃通行折色惟銀是徵久之折色名項多難於督併乃隱其說於一條鞭折色久而忘其爲稅糧一條鞭久而并忘其爲折色忘其爲折色而折色之爲害乃大矣按洪治六年題准山西州縣可通車者悉從民便徵運本色嘉靖九年題准浙江溫台處三府稅糧照舊徵納本色不許巧立名色徵價害民由此觀之折色害民而本色便民昭然可見即如江浙每歲漕糧無升合拖欠而折色拖欠無慮數十萬以上則本色易徵昭然可見也大抵折色有五害本色有五善

折色用銀。銀非民之所固有。輸納艱難。一害也。輕賫易匿。便於官役侵欺。二害也。銀非貿易不可得。人多逐末。三害也。銀不制之於上。如泉府之操其柄。又不產之於下。如布帛之可衣。菽粟之可食。而偏重在銀。使豪猾得擅其利。四害也。銀雖多。非國之本貨。一旦有急。京邊空虛。五害也。夫民之所有者力也。土之所生者粟麥也。布帛也。取其所有所生而不責之以所無。民不苦。課不逋。一善也。稅糧科則各有原額。數目易曉。不得借端那移上下其手。二善也。輸納不用銀。銀不足貴。人多不逐末而務本。田地皆闢。三善也。務本則勤儉。勤儉則人心思善。風俗易成。四善也。所慮者本色重滯。難於起運。然通漕之處。漕運事例可照。不通漕之處。酌量道里。於都會要害之地。建倉收貯。從其長便。數年間。京邊要地。本貨充牣。軍國之需裕。富強之形成。五善也。總計天下便於折色者。舟車不通之處而已。其餘皆便於本色而不便於折色。即有時偶便於折色。而終不便於折色。謀國者奈何不五善是圖。而狃於一切之法。病天下乎。

賦役後議

任源祥

三代井田之法。壞於商鞅。隋唐均田之法。廢自楊炎。商鞅興一時之利。楊炎救一時之弊。而古制再亡。何者。賦出於田。役出於丁。古無無田之丁。丁與田不相離。故賦役相準。用緩可權。自阡陌開而丁自丁。田自田。丁田離。則賦役無準而民病。自兩稅行而罷丁計田。併役入賦。既削其名而收其實。復隱其實而增其名。則賦役無艾而民病。然觀古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則後世賦役皆出於田。固勢所必至者矣。明制魚鱗冊以田為經。以人戶為緯。黃冊以人戶為經。以田為緯。人戶有消長。田無消長。編審以丁田為宗。蓋用兩稅之長。去兩稅之弊。所謂因勢利導。隨時立法。而不失古聖人底慎之意者也。顧法久弊生。萬歷初。以天下困於丁徭雜泛。乃行一條鞭

法頭綷歸一民甚便之崇禎中江南里甲如倉頭北解無不破家鼎革以來首改白糧爲官解次改倉頭爲圖兌而江南於是無重累康熙二年行勻圖法總計每縣圖甲田地截數均編推而行之與隋唐均田相似法亦善焉雖然今天下之勢積重在銀積輕在田何以言之古者粟米布縷力役視民之所有土之所產而征之間有折征所以權一時之輕重非定額也而唐之庸錢宋之免役錢始以錢爲額然惟役折錢賦不折錢也明季條鞭始以銀爲額然條鞭征至七八分不礙有司考成是於稅糧徭雜項中猶存用緩之義也今起運存留裁扣總作十分未完分釐俱在參處之例且條鞭既併雜泛而征之矣故原編存留所以免雜泛之役今皆裁作正賦起運則雜泛不得不更派是故征愈急則銀愈貴銀愈貴則穀愈賤穀愈賤則農愈困農愈困則田愈輕田者民之所依國之所寶也而積輕之勢至有棄如敝蹝者有視如毒螫者嗚呼豈謀國固本之道乎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謀國者誠能審勢而權其平則不失底慎之意而賦役無病矣

錢糧論上

顧炎武

自禹湯之世不能無凶年而民至於無饘賣子夫凶年而賣其妻子者禹湯之世所不能無也豐年而賣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嘗有也往在山東見登萊竝海之人多言穀賤處山僻不得銀以輸官今來關中自鄠以西至於岐下則歲甚登穀甚多而民且相率賣其妻子至徵糧之日則村民畢出謂之人市問其長吏則曰一縣之鬻於軍營而請印者歲近千人其逃亡或自盡者又不知凡幾也何以故則有穀而無銀也所獲非所輸也所求非所出也夫銀非從天降也丱人則既停矣（周禮地官司徒丱人丱古礦字）海舶則既撤矣中國之銀在民間者已日

消日耗而況山僻之邦商賈之所絕迹雖盡鞭撻之力以求之亦安所得哉故穀日賤而民日窮民日窮而賦日詘欠逋則年多一年人丁則歲減一歲率此而不變將不知其所終矣且銀何自始哉古之爲富者蓄粟而已爲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錢權之然自三代以至於唐所取於民者粟帛而已自楊炎兩稅之法行始改而徵錢而未有銀也漢志言秦幣二等而銀錫之屬施於器飾不爲幣自梁時始有交廣以金銀爲貨之說宋仁宗景祐二年始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廣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章宗始鑄銀名之曰承安寶貨公私同見錢用哀宗正大間民但以銀市易而不用鑄至於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歲課之數爲銀至少然則國賦之用銀蓋不過二三百年間爾今之言賦必曰錢糧夫錢錢也糧糧也亦惡有所謂銀哉且天地之間銀不益增而賦則加倍此必不供之數也昔者唐穆宗時物輕錢重用戶部尚書楊於陵之議令兩稅等錢皆易以布帛絲纊而民便之（舊唐書穆宗紀元和十五年八月辛未兵部尚書楊於陵總百寮錢貨輕重之議取天下兩稅榷酒鹽利等悉以布帛任土所產物充稅並不徵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農人見免錢賣匹段請中書門下御史臺諸司官長重議施行從之）吳徐知誥從宋齊邱之言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於是諸稅悉收穀帛紬絹是則昔人之論取民者且以錢爲難得也以民之求錢爲不務本也而況於銀乎先王之制賦必取其地之所有今若於通都大邑行商麕集之地雖盡徵之以銀而民不告病至於遐陬僻壤舟車不至之處即以什之三徵之而猶不可得以此必不可得者病民而卒至於病國則曷若度土地之宜權歲入之數酌轉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間凡州縣之不通商者令盡納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徵錢錢自下而上則濫惡無所容而錢價貴是一舉而兩利焉無蠲賦之虧而有活民之實無督責之難而有完逋之漸今日之計莫便乎此夫樹穀而徵銀是畜羊而求馬也倚銀

而富國是恃酒而充飢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於國與民交盡是其計出唐宋之季諸臣之下也

錢糧論下　　顧炎武

嗚呼自古以來有國者之取於民爲已悉矣然不聞有火耗之說火耗之所由名其起於徵銀之代乎此所謂正賦十而餘賦三者與此所謂國中飽而姦吏富者與此國家之所峻防而汚官猾胥之所世守以爲子孫之寶者與此窮民之根匱財之源啟盜之門而庸懦在位之人所目覩而不救者與原夫耗之所生以一州縣之賦繁矣戶戶而收之銖銖而納之不可以瑣細而上諸司府是不得不資於火有火則必有耗所謂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賤丈夫焉以爲額外之徵不免干於吏議擇人而食未足厭其貪惏於是藉火耗之名爲巧取之術蓋不知起於何年而此法相傳官重一官代增一代以至於今於是官取其羨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輸國之十里胥之輩又取其羨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輸國之十其取則薄於兩而厚於銖凡徵收之數兩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長者也銖者必其窮下戶也雖多取之不敢言也於是兩之加焉十二三而銖之加焉十五六矣薄於正賦而厚於雜賦正賦耳目之所先也雜賦其所後也於是正賦之加焉十二三而雜賦之加焉或至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謂之羨餘貢諸節使謂之常例責之以不得不爲護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愚嘗久於山東山東之民無不疾首蹙額而訴火耗之爲虐者獨德州則不然問其故則曰州之賦二萬九千二爲銀八爲錢也錢則無火耗之加故民力紓於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賢里胥皆善人也勢使之然也又聞之長老言近代之貪吏倍甚於唐宋之時所以然者錢重而難運銀輕而易齎難運則少取之而以爲多易齎則多取之而猶以爲少非唐宋之吏多廉今之吏貪也勢使之然也然則銀之通錢之

猾吏之賣民之賊也在有明之初嘗禁民不得行使金銀犯者准奸惡論夫用金銀何奸之有而重爲之禁者蓋逆知其弊之必至於此也當時市肆所用皆唐宋之錢而制錢則偶一鑄造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貨弱而害金興市道窮而僞物作國幣奪於上民力單於下使陸贄白居易李翺之流而生今日其咨嗟太息必有甚於唐之中葉者矣陸贄上均節財賦六事其二言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繒纊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焉曾有以錢爲賦者哉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爲差使以錢穀定稅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李翺集有疏改稅法一篇言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乃今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請一切不督見錢皆納布帛白居易集有贈友詩云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胡爲秋夏稅歲歲輸銅錢錢力日以重農力日以殫賤糶粟與麥賤貿絲與綿歲暮衣食盡焉得無飢寒吾聞國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計桑田不求土所無不強人所難量入以爲出上足下亦安兵興一變法兵息遂不還使我農桑人顦顇畎畝間誰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權復彼租庸法令如貞觀年曰子以火耗爲病於民也使改而徵粟米其無淋尖踢斛巧取於民之術乎曰吾未見罷任之倉官胥家之斗級負米而行者也必鬻銀而後去有兩車行於道前爲錢後爲銀則大盜之所睨常在後車焉然則豈獨今之貪吏倍甚於唐宋之時河朔之間所名爲響馬者亦當倍甚於唐宋之時矣

田賦總說

宋澤澐

先王井田之制不能驟復爲之裒多益寡廣行社倉以通其意而必先之以里甲排門魚鱗者何也張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術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井田之經界不可復矣牧民者若不知民數之多寡戶口之貧富田畝之肥瘠雖欲裒益之其道何由里甲之册由來已久其中混擾不清胥吏奸詐任意飛灑弊竇萬端若不徹底澄清則民數終無實據故先之以里甲爲排門册即周禮伍兩卒旅比閭族黨之制保甲

之綱目實甚於此魚鱗册卽周禮辨野土上中下地之制遂溝洫澮水道之通塞實紀于此不但定其制度而已須守令親履其地莊村田畔以次巡行相其道路識其居址與父老子弟常常接見訓告方能熟習其戶口之淸濁田畝之高下而條教號令有所施行因勸之自行節儉存耕三餘一之法以備水旱又勸之鄰里相保稍分其百分之餘以爲社倉之本全在積誠感動使其義理明白良心發見人人知賢守令爲地方愛養窮民而後有端緒可理故必賢才久任一年而誠意感孚三年而規模畧定五年而治功成矣迨由家而族莊鄉鋪倉徧一邑則周禮遺人鄉里門關郊里野鄙縣都皆有委積以待施惠之制可復見焉豈偶然哉蓋三册之法里甲排門二册以人爲經以田爲緯則民之貧富善惡風俗之淸濁時時在心有賞罰政教之用焉魚鱗册以田爲經以人爲緯則田數之多寡田土之肥瘠田利之盈縮時時在心有因地制宜之用焉凡保甲之法彰癉之典力役之征水利救荒經界射獵等事皆從此三册田圖而出具有無限妙用惟有識者用心精之安靜行之方知其條理脈絡耳

田賦說 豫乘識小錄

朱雲錦

夏后氏旣修六府以三壤之則成賦中邦其後殷助周徹法雖有殊其寔皆什一也自暴秦開阡陌而廢井田古制不可復追兩漢以下因時立制論者謂法之近古莫若唐之租庸調其法以丁爲本租者丁男十八以上給田一頃以二十畝爲永業以八十畝爲口分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石二曰調每丁隨鄉所出歲輸絹綾絁各二丈棉二兩如以布則加五之一麻三觔三曰庸用人之力每丁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調租皆免並不過五十日正孟子所謂粟米布縷力役也其簡而易明

便而易行則又推有明之一條鞭法一條鞭者總括一邑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爲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爲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贈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併爲一條皆計畝徵銀折辦於官故謂之一條鞭嘉靖間屢行屢止至萬歷間張江陵當國始力行之其後因四方有兵革之事三次疊加九釐今所謂九釐銀者是也 國朝順治十四年頒賦役全書於各省恭讀 御製序文有曰當明之初取民有制休養生息至萬歷年間海內殷富家給人足及乎天啓崇禎之世因兵增餉加派繁興貪吏緣以爲奸民不堪命國祚隨之良足深鑒茲特命戶部右侍郎王宏祚將各直省每年額定徵收起存總撒實數編撰成帙詳稽往牘參酌時宜凡有參差遺漏悉行駁正錢糧則例俱照萬歷年間其天啓崇禎時加增盡行蠲免地丁則開原額若干原額以萬歷刊書爲準除荒以覆奏諭旨爲憑地丁清核次開實徵又次開起存起運者部寺倉口種種分晰存留者款項細數事事條明至若九釐銀舊書未載者今已增入宗祿銀昔爲存留者今爲起運漕白二糧確依舊額運丁行月必令均平胖襖盔甲昔解本色今俱改折南糧本折昔留南用今抵軍需官員經費定有新規會議裁冗改歸正項本色絹布顏料銀硃銅錫茶蠟等項收折色者照督撫所題價值開列本色者照刊書價值造入每年督撫確察時值題明填入易知單內照數辦解後有續增地畝錢糧督撫按量題造册報部以憑核稽綱舉目張勒成一書名曰賦役全書頒布天下庶使小民遵茲令式易於輸將官吏奉此章程罔敢苛斂爲一代之良法垂百世之成規大哉王言直堪媲美官禮矣伏繹序言是 本朝賦役實採用萬歷之法然明自定法後糧長里長名罷實存諸役猝至復行僉派至崇禎時勦練之餉屢增至末年乃有七百萬兩之多安在其守成法乎 聖朝定鼎以後明

季一切累民之政既盡予蠲革徵之有則取之有經不惟錙緩之　詔史不絕書康熙五十二年奉　恩詔
云海宇承平日久戶口日繁地畝並未加廣宜施曠大之恩共享恬熙之樂嗣後直隸各地方官遇編審之期
察出增益人丁止將實數另造清册奏聞其徵收錢糧但據康熙五十年丁册定為常額續生人丁永不加賦
欽此欽遵在案雍正四年奉　旨以各色丁糧均派入各邑地糧之內無論紳衿富戶不分等則一例輸將
以昭畫一以垂永久又匠價亦向係另徵乾隆三年奉　旨均攤入本邑地糧之內無論紳衿富戶不分等
則一例輸將由是地丁匠價統歸一則眞所謂一條鞭矣又荒缺之項例不補額（荒缺者謂向例所定支銀額數嗣因熟田報荒徵不及額
故支領之數亦從而裁減者）而府州縣　文廟祭祀缺額之銀雍正八年奉　旨在地丁內支給民壯工食缺額雍正十
年奉　旨民壯工食並置備器械每名照八兩之數支給乾隆元年奉　旨教職增添全俸又於三年奉
旨各役工食銀不扣荒缺照額全支於經費有常之中而體卹又無微不到飲和食德之衆咸翹首而仰
帝力矣按河南田則明洪武時以中原田多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司農司開治河南掌其事田僅二十七
萬五千頃編為魚鱗册魚鱗册者命官分行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分書主
名及田之丈尺編類為册狀如魚鱗又詔天下編黃册以戶為主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為四柱式魚
鱗册為經土田之訟質焉黃册為緯賦役之法定焉又役法里甲除當復者論丁多少編次先後曰鼠尾册嘉
靖中田之登籍者八十萬餘頃較洪武時幾三倍至萬歷時額田九十五萬餘頃　國初田額一仍萬歷之舊
免荒徵熟除荒地二十六萬餘頃陸續報墾陞科至嘉慶十五年新修賦役全書載原額民衛更名等則地共
一百七萬四千八百五頃九十三畝零除荒並豁除沙鹻河占等地共三十五萬四千五百七十九頃九十四

畝零現種行糧成熟民衛更名等則共地七十二萬二百二十五頃九十八畝零較明中葉地額尙爲有歉然一遇偏災則蠲賑兼施　國有慶典則錢漕並免小民家沾浩蕩之恩　聖祚有無疆之慶其在斯與其在斯與今將徵支各數開列於左以備靖共者之考鏡云

田賦總考 邵陽縣志　闕名

荊州之地厥土塗泥厥田下中厥賦上下則壤成賦三代之制詳矣漢初約法省禁十五稅一晉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唐高祖武德七年定均田賦稅立租庸調法開元中又令庸調租課皆以米南唐宋齊邱請蠲丁口錢餘稅悉稅穀帛紬絹疋直千錢者稅三十又於正賦之外別輸鹽舫謂之鹽米宋太祖建隆初遣使監輸民糧荊湖夏稅以五月一日起納七月十五日畢秋稅以九月一日起納十二月十五日畢後以荊湖土多秔稻至十一月一日始收租神宗熙甯十年定荊湖北路有官田額稅之分元世祖至元十五年稅仍宋舊例折輸綿絹雜物成宗元貞二年定秋稅止命輸租夏稅則輸木綿布絹絲等物數視糧爲差尋阿里海牙克湖廣時罷宋夏稅依中原例改科門攤每戶一貫二錢蓋視夏稅增鈔五萬餘錠矣明太祖既定天下覈天下土田及夏稅秋糧宏治中再編官田民田夏稅有米麥桑絲綿花準折之異秋糧又有米豆芝麻綿布折色之課嘉靖中行一條鞭法量地計丁丁糧畢輸于官力差銀差額辦一切以及土貢方物悉併爲一條皆計畝徵銀折辦於官民實稱便我　朝順治元年定直省錢糧照明萬歷年間則例其天啓崇禎時加增者悉予蠲免十年題准截票之法以便於追比十八年覆准州縣徵收將花名繕造糧冊謂之易知由單又州縣官不許私室稱兌令納戶眼同投櫃以免扣剋又令立循環二簿按月徵收康熙四年題准

徵收錢糧定限四月完三分之二。八月內全完。六年覆准夏稅定于五六月。秋糧定于九十月。三十九年。題准徵糧設立滾單。發給甲內首名。挨次滾催。令遵照部例。自封投櫃。雍正三年。以耗羨充公給養廉。因有七分三分之成例。此制賦之大概也。考　國初明藩田畝。召民納價。其米一斗以上起科。民田米一斗以下起科。均爲正賦。自康熙三年。布政使耶永清以寶慶灘河陡險。改漕爲折。始無漕糧。又明代有南糧之名。今改爲折色。謂之秋折米。亦名本色米。凡兵丁及曾出師打仗。年老廢疾。賜養皆取焉。卽古粟米之徵也。所謂夏稅桑絲稅改折徵米。其新加顏料改折徵銀。卽古布縷之徵也。所謂條編銀者。給官薪役食爲均徭。祭祀雜支爲均平。按里僉民爲民壯。計糧點馬爲驛傳。令均攤於糧。卽古力役之征也。九釐餉。起於明萬歷間。康熙初滇黔用兵。因復行之。謂之遼餉。其民丁每丁派銀二錢六分零。屯丁每丁徵銀二錢。俱於秋糧帶徵。所謂丁隨糧派也。此外若麂皮京擴雜課商稅班匠地基。則派于丁糧之外。分部起解。至關榷鹽引一切雜支。或裁或存。或增或減。俱有成例。具詳於正賦之下。

畿輔田賦志序

李紱

昔禹則三壤。成賦中邦。冀州之賦。獨居上上。今畿輔之地。乃古冀州之域也。視堯舜所都。稍徙而東。然天下地氣。每自西而趨於東。方元明以來。建都立極。垂五百年於茲矣。天地變化。草木蕃廡。則土田稼穡可以知已。禹貢稱厥田惟中中。然銍秸米粟。獨詳於甸服。漢唐以來。乃飛芻輓粟。以實京師。畿內土田。貢金而已。粟米無徵焉。夫豈有所私哉。蓋四方之極。食之者衆。又根本重地。儲峙宜殷也。我　國家監於二代。京師不改。而八旗之衆。從　龍而西。五百里以內。撥給旗地。人增於昔。地不加多。旗民錯處。壤地參差。旗地有給有退。有改給有

官莊王莊徵租督責蝟攢蠭集民地有圈有補圈此而補彼東處而西食代徵轉解間不以時呼籲猥冗戶部句稽文移之煩直隸當天下什之四五易傳所謂天下之至賾而不可厭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其直隸田賦之謂乎粵稽我　朝定鼎以來　二祖如天之仁煦嫗覆育人民沐膏澤庥勤苦旣已家給人足　今
上御極恩被寰宇而畿輔尤渥親王大臣經營疆理興水利闢水田觀風勸農之使交馳於道蠲租截漕建倉積貯民力以寬民生以裕蓋熙熙乎唐虞三代之風已作田賦志

巴陵志田賦論

古者田賦之法一因乎天一因乎地一因乎人而總之皆因乎官如荊田八等而賦列三等係民力之勤此因乎人者岳之賦山重而洲輕此因乎地者水旱不一災耗不時爲之減租免稅此因乎天者然而察年歲之凶豐而增損之審土地之肥瘠而進退之問民生之苦樂而緩急之考戶口之貧富而均安之閱疆里之盈絀變遷而消息之則官司之任也東陵之地宋元以前不可得詳問考諸史尙聞其畧唐之田賦有戶口有土貢租庸兩稅而岳州五屬巴陵爲首戶口日增丁糧日益山取紵布水取鼈甲可謂悉矣五代之亂馬氏割據其初縱採買鑄鉛鐵與蠶桑公私交利上下殷富其後正供之外稅地稅屋稅牛稅骨暴斂橫征民無甯日宋興悉除馬氏苛政民皆稱便而酒課歲額岳州則設四務茶榷歲額巴陵則分十品（有大小巴陵開勝開捲小捲生黃翎毛雙上綠芽大小方凡十品）酒醲於民而課日盛茶出無多而供日繁勸之惜穀而耗日多錫之嘉名而生日蹙矣有明正供亦云平澹而經費無常攤派無數徵目日益小民不知其名改解歲更胥吏因緣爲蠹自條編法出而民氣始甦我　朝秋糧夏稅有一定之則戶口滋生免造報之煩有開除有減則有裁解高腴有田塘地畝之分窪下有稀密蘆

地之辨歲有旱潦則爲之減租國有大慶則因之免稅其於民生培養厚矣存䘏至矣雖然抑又有說焉巴陵土瘠民貧高苦旱下苦水十分其土而山水居其七十分其民而工賈居其四十分其農而佃種居其六十分其力而傭工居其五十分其入而耗用居其半此古人所以歎息於民生之不易也觀鄉閭之疾苦紓婦子之愁困以歲之上下數那用以年之豐凶出斂法是所望于良有司者

論賦役

陸世儀

古者有田則有賦有身則有役未有稅其身者漢高帝四年初爲算賦民年十五以上出一賦人百二十錢爲一算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傅給繇役亦五十六而除是一人之身役之兼稅之也後世因之計口出財遂謂之曰戶口唐租庸調法亦皆論丁一年之間納租之外一丁出銀十四兩出力二十日是不惟稅役兼于一身而稅役之法又視漢爲過重矣今制賦稅一出于田役民之力一以黃册爲定十年編審以次輪當其法視漢唐爲簡然漢唐之弊在併賦役于丁丁困則多逃亡今時之弊在併賦役于田田困則多拋荒均之未得古法也

差役雇役二法王安石司馬公各主一法邵伯溫以爲吳蜀便雇役秦晉便差役呂公著又謂二法利害相半因其利而去其害二法皆可行是皆得其一說而未爲至當邱文莊有言古今役民之法必兼用是二者然後行之不偏斯言殊爲中窾蓋即一縣之中有某役宜用差者有某役宜用雇者一役之中有某地宜于雇者有某地宜于差者是必縣官一一用心經理未可執方用藥也

凡戶口丁田册籍最爲難定非縣官坐于堂上耆正吏胥奔走于堂下便可支吾辦事也必須簡求一縣人才

縣官親臨講究旣得其道則授之以法俾之逐鄉逐里一一踏勘報明無分毫滲漏方爲得法此作邑致治之根本根本一立以行政教以比追胥以詰訟獄以簡師徒萬事皆原于此治邑者不可不知予于治鄉三約中頗詳其法

凡戶口丁田册在州縣斷不可不詳而在朝廷則但當職要不必瑣詳也每見十年大造致民間無限金錢不過置之高閣終未必得實數則何如令州縣竟具總數達部之爲得哉但府與司不可不存副本恐有散亡遺失之患耳

歌謠有極切時事者亦有不可盡據者賈似道當國行推排法民間大擾太學生爲詩云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河寸寸量總使一坵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此切時事者也萬歷時江陵相公當國丈量田地吳中詩云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那有閒州渚寄語沙鷗莫浪眠然是時吳中經界久壞賦役不均得此始正至於今賴之此不可盡據者也總之同是一法用得其人則治用不得其人則亂君子亦擇人而愼用之耳至于愚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孔子與子產尙不能免初政之謗況他人乎苟行之有法則一二年間公論自出也

田畝賦重則人爭隱漏以逃賦欲增田畝者無如薄賦故李翱曰人知重賦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丁口之徭重則人爭隱漏以避役欲增丁口者無如輕徭故馬端臨曰庸調之征愈增則戶口之數愈減也二公之言可謂知本矣

凡州縣錢糧有多年未完者有已完那借不明者有未解者有已解而多年未獲批回者蓋因頭緒甚多文卷

急緊官司不及致詳吏胥因而作弊剛峯設格眼冊凡一應錢糧俱照年分逐年開列某項已解某項未解某項領否批回其存留給放等項亦俱細細開列凡遇撫按巡歷不必造冊即將此冊送比比後印官仍自親收遇陞遷事故即中撫院交代明白方許離任如此可杜官吏侵漁之弊

錢糧外有均徭一事錢糧正供有額獨均徭官自爲政時時增益吏胥上下其手小民不知無從控訴剛峯設均徭法凡一縣中科其田地人丁及一歲雜費之數約爲通法定制每畝出均徭銀若干不增不減其一縣費用聽縣官于均徭銀中自爲伸縮斷不許于均徭溢額使吏胥不得上下其手誠至妙之法也

紀順治間錢糧數目

張玉書

從來創業之主享有勝國之資不煩征歛而國用滋富漢之承秦唐之承隋明之承元皆是道也惟宋當五代紛爭之後海內衰耗差遜漢唐而左藏之庫積金如山則猶有餘蓄焉前明之末秕政厲民始以軍興旁午議加遼餉繼以民貧盜起復加勦餉終以各邊抽練復加練餉催科無藝中外蕭然迨國家以仁義之師入關靖寇而中原赤子業已折骸斷骨於百戰之餘其所謂內庫之窖藏又已盡爲賊刦蓋實遺我一空虛之國也

世祖章皇帝既定大業裕席疲民下　詔首除三餉如拯焚溺繼定賦役全書一準前明萬歷中年舊額稅歛亦綦薄矣獨是多方未靖虎旅四征今年下兩浙明年定八閩又明年克楚蜀克兩粵輦金輸粟相望於道方順治八九年間歲入額賦一千四百八十五萬九千有奇而諸路兵餉歲需一千三百餘萬加以各項經費二百餘萬計歲出至一千五百七十三萬四千有奇出浮於入者凡八十七萬五千有奇至十三年以後又增餉至二千萬嗣又增至二千四百萬時額賦所入除存留項欵外僅一千九百六十萬餉額缺至四百萬

而各項經費猶不與焉國用之匱乏蓋視前代爲獨甚而我　先皇帝愛民如子必不忍爲苟且目前之計於額賦外少加毫末汰冗員抑繁費躬行儉約爲天下先自親政以後在宥十年未嘗興一不急之工採一玩好之物軍需浩繁悉取給於節省之餘而發帑金以賑凶荒賜田租以甦疾困數歲之中　詔書屢降自古開創之主寛仁恭儉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謹錄十七年歲入之數如左後之覽者仰惟　先皇帝忠厚開基損上益下其經營締造之難如此庶幾　聖子神孫席履豐盛而益務息民重農減徵寛賦其司　國計者壹意以稟法師儉輔導　聖明則　祖宗撙節愛養之物力不致委棄於土木甲兵而人殷物阜可與成康比隆也已

論魚鱗圖册

陸世儀

舊制定賦役有二册一曰黃册以人戶爲母以田爲子凡定徭役征賦稅則用之一曰魚鱗圖册以田爲母以人戶爲子凡分號數稽四至則用之向來通行無弊法久玩生弊且百出若欲釐整法宜從簡莫若廢黃册專用魚鱗圖册凡賦稅徭役一以魚鱗圖册爲主卽所謂坐圖還糧也其說用黃册有六不便用魚鱗册有六便何謂六不便凡州縣田爲都爲圖共若干畝俱有定額斗則俱有定數主者一覽而知自用黃册卽有推收田旣混淆數難稽核啟奸人飛灑之弊一也有推收卽有簿書紙筆之費書寫計算之勞糜朝廷之工食役長吏之心目二也荒區熟區本言坐落自推收一亂荒熟混淆豪強者得輕糧貧弱者累重稅偶遇水旱蠲減盡歸强有力者貧弱毫無沾惠三也開河築圩有或得利或不得利皆當以坐區爲準若依賦役册則彼此雜亂隔區利病終不關心四也國初立里以一百一十戶爲里皆取居之相近如今十家牌法里長催辦不出里巷今

推收任意里長終日奔走亦不暇及又僉點徭役十年一次既點之後人戶消長不齊產去役存被累無限五也所收之田既非同區人戶多不識面遇有水旱逃亡則排年累賠動至傾貲六也何謂六便若專用魚鱗冊則田一歸坐落頃畝斗則向成定額不可增減或加減錢糧或比較賦稅一覽易曉奸胥不得上下其手便一去推收之繁省無限紙筆之費計算之若吏得休息長民者亦多暇便二荒熟區不混水旱蠲減易于分派便三開河築圩悉聽本都耆正以本地方之人爲本地方之事事半功倍其有利病關一邑者則通計公費民助役而官任之不偏累塘長便四惟僉點徭役戶頭分散則貧富難稽徵收賦稅大戶田多則零星不便然用此法則可以化有役爲無役何者今所謂役大則南北二運小則糧塘里老而已南北二運可以官收官解也十排年則可以不用而專用耆正凡爲耆正者必慎擇其人不特丁產優厚必其人公平正道爲一鄉之所信服者蠲免其稅糧優其禮貌凡一鄉之事皆以責之一應徵收稅糧開濬河道皆耆正董其事而縣官視其成仍辨其可否而爲之賞罰或終身任之或三年一易惟一鄉之欲則南北運與十排年皆可不用也何必僉點且一區稅糧即本邑耆正收納若田主窎遠即于佃戶處收取給票與田主算明有何辦納不便便五其若逃亡累賠則由排年不識甲下所管之田所管之人也今既任耆正則田坐本區其主之奸頑良善與田之肥瘠荒熟皆先知之可預爲計不至束手代賠便六有此六便而人不之行未知其利故也昔元末靖江朱本思嘗悉其利著論名待練匣閩中諸郡曾彷行之法甚稱便嘉靖中海忠介公亦欲以此法行于吾吳去任不果則知此法先賢固有行之者矣爲民牧者不可不知也

一條鞭議　　袁一相

一起解錢糧之議每年額徵錢糧應于年內全完本年不完流爲遞年帶徵年復一年拖欠無窮按奉部文有
歲內全完紀錄之例又有六月全完之限在有司祇承功令誰不欲副考成急功名者而拖欠不完其故安在
蓋由于錢糧之不清也按錢糧之弊有六一曰侵欺一曰那移一曰透支一曰冒破一曰未獲批一曰未獲領
總之皆侵欺也夫那移一條以此項那作彼項以此年那作彼年並非入己之贓按大清律凡那移出納還充
官用者並計贓以監守自盜論杖一百流三千里免刺夫以還充官用之錢糧而痛懲之至此者蓋緣侵欺之
源實由于那移也惟那移而後胥吏因緣作奸得以行其侵欺惟侵欺而後民脂民膏上不在官下不在民而
盡歸於中飽此錢糧所以不完也然而兵餉急則解兵餉協餉急則解協餉漕項急則解漕項起運各部寺錢
糧急則解起運各部寺抑或大兵經臨軍機緊急則解軍需此皆通融緩急萬不得已者也至于昏愚有司任
意那移或存留甚緩反那起運以給存留或雜費無額反那正項以充雜費則額解錢糧滔滔乎成逝波矣於
是經承胥役乘機作弊千變萬化莫可究詰其朦混上司也希冀一銀兩銷其朦混本官也惟圖一銀兩支盜
一經那移彼此牽混簿書至猥雜也款項至繁瑣也況作令者皆甫入仕途之人雖有明敏長才尚多不諳會
計況中材以下者乎此錢糧積弊所以無紀極也本司敬陳一議各州縣之徵于民也係一條鞭徵收合令一
條鞭起解假如仁和一縣起運戶部折色若干禮部折色若干工部折色若干額編兵餉若干裁扣充餉若干
里馬優免裁官經費等項各若干以及科舉歷日海來等項幾及二百餘款統計歲額解司錢糧共若干除輕
賫行月淺貢應解糧道站銀應解驛道鹽課應解運司採辦本色錢糧應解該府外凡係解司錢糧彙爲一條
又除缺官柴馬契稅牙稅牛驢雜稅等項原無定額相應另案起解惟將全書刊載年額解司錢糧并全書既

定以後里馬優免等項亦有定額每歲共該解司銀兩科算總額若干內撥留府給兵若干實該解司銀若干各縣隨徵隨解其解文內開列年額解司條銀若干第一次解條銀若干尚餘未解若干其第二次解文內仍列年額若干除第一次解過若干外今第二次解司條銀若干尚餘未解若干其第三次解文內仍列年額若干除第一次解過若干第二次解過若干外今第三次解司條銀若干尚餘未解若干嗣後逐次起解俱倣此式則是通縣解司錢糧止有一條無第二條完欠瞭然無容纖毫掩飾并經承洗補解役逗遛匿批不投之弊皆可杜絕矣惟是奏銷歲參二冊各部錢糧應分款項本司查明該縣解過若干并解府兵餉若干完十分者將各部各款槩註十分全完完九分者將各部各款槩註一分未完蓋各款錢糧合之則爲一條分之則數百條假如一條未完一分則數百條皆未完一分一條未完二分則數百條皆未完二分司書造冊既不能以欠作完亦不能以完作欠此最直捷最簡明之良法且令爲有司者先因款項龐雜完欠難稽今止有一條於胸中則完欠瞭然如或自夏徂秋完解尚少自必惕然警惕誰不欲十分全完以副考成者再有解糧道一條解驛道一條解運司一條解府一條歲額應解錢糧止有五條再有缺官柴馬契稅牙稅雜稅等項爲數無多另案考成亦甚易辨此法誠立雖有中材之吏可以鳴琴而理不費稽核而錢糧自清吏胥無所容其奸矣至于奏銷歲參二冊本司仍照往例造報未嘗輕變舊章似屬可行伏祈憲臺俯賜裁奪如果可行特疏題明請以康熙二年爲始各縣俱照一條鞭起解可也

問條編徵收之法　任源祥

明之條編猶唐之兩稅兩稅之行也天下有不得不兩稅之勢楊炎不過因其勢而行之議者或咎其輕於變

古卒未有更兩稅而善其法者條編之行也天下有不得不條編之勢張江陵不過因其勢而行之議者或病其奉行之不謹名實之不孚卒未有舍條編而善其法者愚以爲聖人復起其法不易但奉行之職在有司有司之本在督撫督撫之本在部曹部曹之本在　朝廷故條編之法在審其名實而已矣自古賦出於地役出於丁明初編審稅糧則以地爲經丁爲緯編審銀力差徭則以丁爲經地爲緯二者相爲經緯法至善也但銀差力差有數雜汎差無數中葉以降官吏得以上下其手而供億無艾里長率至破家隆慶中江西巡撫奏行一條編法合算銀差力差雜汎差之數折入田畝併徵頭緒不紛徵輸兩便民有更生之樂此條編所由始也萬歷初江陵當國知天下差役之苦非獨江西爲然遂通行天下著爲定令也當是時天下有不得不條編之勢而因而成之者江陵也是以兩稅合而租庸調併徵條編合而稅糧銀力雜差併徵其義一也丁有消長而地無消長丁不可盡一而地可盡一凡有地者卽其丁也併丁於地而天下便之且盡一則胥吏難以爲奸而官代支給則小民得盡力南畝終萬歷之世庶民多富天下饒樂則條編之明效也　國朝勅戶部徵收錢糧悉照萬歷初年科則刊布賦役全書易知由單今又屢行申飭嚴禁科派豈不以條編之不可易乎雖然條編已折差役而里徭之科派不止則條編之名實舛矣科派之禁　明旨煌煌而有司瞢莫之顧居然科派此其罪誠在有司也然法之行自督撫而科派之名有出自督撫者法之立自部曹而科派之實有出自部曹者則非盡有司之罪也而要其源則自裁扣始按舊全書存留項下多係里徭折入條編之數卽如供應一款原屬里長供應官府之銀非正賦也今皆裁作正賦起運本州縣毫無所存若上司經臨果一無擾於民得乎卽本州縣公務出入果一無取於民得乎州縣俸薪所存無幾彼其八口果枵腹以處能乎果一無取於民得乎故

裁扣不除而欲禁科派此必不得之數也科派不止則條編之名實舛矣若夫動稱設法問之督撫核減太刻問之部曹借名多派問之有司凡此皆所以病條編者而裁扣實啟其端裁扣仍歸本款則科派當不待禁而自止矣即有司以科派罪之亦無辭矣故曰有司之本在督撫督撫之本在部曹部曹之本在　朝廷條編之法審其名實而已矣

食貨策

任源祥

問金粟有生死之情準平有輕重之權故有道之世本末交利王者之民饑穰無病頃者湖廣兩江等處水旱不免流離幸遇豐年則穀大賤而條銀無措甚民食爲天而有無皆積輕之勢通寶惟銀而上下致偏重之困歎昔聞窮則變變則通或彼此劑緩急之數或因時制本折之宜爾多士準古酌今必有確見其竭悃敷陳可藉手以入告

自古理財之道未有不明其經權操其輕重而可以裕國便民者也則壤成賦一定而不可易曰經隨時制宜變通而不可執曰權權不反經而貴可使賤賤可使貴操之自上準之適得其平曰輕重輕重之權得則豐凶成樂其生輕重之權失則公私兩受其困夫至公私兩困豐凶皆病謀國者不可不知所變計而通其窮善其後矣自古賦出於田田之所出惟米賦亦惟米米之外有布絹棉絲亦地之所生也他如竹木材器品金珠寶之類不過各因其土產特置貢物非常賦也禹湯鑄金爲幣以救荒太公立九府圜法以通流泉管仲相齊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李悝相魏平糴勸農故穀不甚貴亦不甚賤後世賢者彷其意爲常平義社等倉是賦爲經貨爲權食貨爲經金爲權金之爲用所以濟粟之窮而不以金之用

菽粟之用也明矣漢曰田租唐曰租庸調明曰稅糧査洪武中有金一兩準米二十石銀一兩準米四石棉花一斤準米二斗之例永宣以後或本或折而所爲折色者或布或絹或鈔或棉絲未嘗專征銀嘉靖行條鞭法正折以銀科其漕糧間或改折而因時爲權不以爲例大抵改本爲折亦輕重之義也順治中賦役全書一準條鞭正折與漕糧相配頃年來或漕糧改折或蘇松常嘉湖之白糧改折乃順治十八年江西米價石不滿四錢而漕折每石一兩二錢三不完一康熙三年江南米價石不過五錢而五府白折每石二兩四不完一竊計改折所以輕重便民而高價額征豈輕重之本義乎且使歲誠稔米誠多而出其數倍以完官其誰敢不聽若乃秋收無幾而米價日詘米已告竭而改折未完稔而米賤猶可言也荒而米賤不可言矣米貴而民饑猶可言也米賤而民饑不可言矣自非輕重失宜何以至此愚謂條鞭徵銀已非古制糧米改折尤非定例果遇饑荒除量蠲外應着地方官確察民情酌定價目暫行改折而可行於今年者未必可行於明年可行於此者未必可行於彼因乎時與地通其緩與急而本折皆從其便則徵收易完民生可遂愚所謂權不反經而貴可使賤賤可使貴操之自上準之適得其平者此也抑愚更有說焉天下之物輕重在勢緩急在意故緩之則輕急之則重在

天子之意向所趨耳今天下積重在銀已非一日而錢之爲物寒不可衣饑不可食非如布帛菽粟之必不可少也倘一旦赫然改制凡徵收支放概不用銀則銀亦如珠玉之藏於笥篋適於玩好已耳安在其非此不通乎果爾則布帛菽粟日以益重而制錢必大行布帛菽粟重則農民勸制錢行則國用饒向所爲制一時之輕重者茲乃制百世之輕重言之似駭於聽而實爲救時急務足國裕民無過於此

設立里催議

袁一相

海甯縣里催一案。該縣三百六十里。每里議立里催一人。統催一里之糧。先據該府縣詳議前來。本司初有疑焉。所立里催者。將用里民乎。抑用衙役乎。如用里民。則當編審之年。審其戶內丁產有充一二分者。有充一二釐者。每里長一名。朋當者數十人。此皆照產定役者也。今舉一人以任一里之役。祇取殷實忠誠。不論產業厚薄。誰爲任此役者。勢必報名充當。既報必思營脫。勢必再報一人。每里一報。通邑沸騰。此用里民之不可也。如用衙役。是爲坐里總催。各縣往往有之。吏書欺官。每於開徵之時。民壯重賄戶書。每里寫一催牌。縣令不知其奸。但見催糧從而行之。錢糧從此不完。官聲從此大玷矣。夫催糧而糧反不完者。蓋衙役謀票催糧。原非完官之計。惟藉一紙催牌。以爲全家衣食私詐。愈重正項愈虧。此用衙役之不可也。里民衙役。皆不可用。則所謂里催者。將用何人。本司是以議稱止許里民願認。不許報充等語。詳奉憲批。本司遵即行該縣傳集紳衿會議。今據該縣備述各鄉紳公議前來。皆謂本縣糧長零星串役者多。故公舉一人。徧催應比。而比較杖責全不及於糧長之身。雖每歲有飯食年規之費。糧長所甘心也。所用之人勤慎。則通里受托。怠惰則十甲呈革。其用舍在民而不在官。絕非差役之比等語。本司細繹各紳之語。而後知所謂里催者。乃糧長所僱倩代催之人。而非報充之殷戶。亦非奉差衙役也。蓋里長一名。朋充者一二十人。凡士農工商有產業者。皆充里長。平時則催糧。臨卯則聽比。於是士者輟讀。農者輟耕。工賈手藝之民。皆舍其本業。而聽命於催科。甚至鰥寡孤獨之民。苟有寸土尺田。皆不免於充役。一進衙門。則股栗而聲嘶矣。是以公僱一人。以任催糧之事。既代催收。復代比責。衆享其逸。而獨任其勞。於是各甲之人。給以飯食。資其腳力。而任里催者。於催糧應比之外。亦叨餘資以自潤。此情理所宜然也。零星朋充者。非此人不能總其成。花戶散處者。非此人不能識其面。但其人勤慎。則年年可用。其

人情說則同里議革所謂用舍在民而不在官此其順乎民情者一也再查催科之例每里十甲每里長一名催十甲之糧應一年之限但里長一名原非一人或數十人朋充而縣令比期非盡人赴比也以一名爲十分計分輪限計一年之限期每一分應值一個月零六日是以充一二分者不必催糧全完止要出錢應比輪過應比之期則下限輪與他人與己無涉矣是以嚴刑酷比而糧仍不完職此故也此係昔賢未發之論而司催科者從無善政特未講求及此耳今公立里催一人則一年比卯總在一身若糧一日不完則逐限聽比完糧之後花費可省則正項未有不完此其益于吏治者一也夫縣令之事莫重於催科考成之完欠與民生之休戚全在於此今陳楊各鄉紳公議里催一事既便於民又便於官允宜舉行但該府縣前詳聲說未明是以本司猶豫未定自奉憲臺駁查之後而直答詳明洵爲有利無弊應請憲臺批允舉行者也第各里中有願自充者即一里之內亦有願自充者聽其自行催糧自赴比卯不必膠執一定强之使齊抑本司更有慮焉天下事從無有利而無害者也里催之事洵如用舍之權操於民而不操於官善則用之不善則更之則國課與民瘼交受其利但恐積漸既久里催不得其人或報名充當或衙役包攬則其流弊有不可言者辨別在疑似之間而利害有霄壤之遠本司是以悉數利弊是否有當伏祈憲語申飭恐聽各里糧長任用里催以代催糧應比之勞而嚴禁其流弊則匪獨一縣通省舉行可也匪獨一時百世遵行可也統候憲奪批示以便轉行該縣勒石縣門永爲遵守

請定催徵之法疏

趙廷臣

今天下民生之利害亦多端矣臣謹就催征得其法百姓受無窮之利不得其法百姓受無窮之害者詳言之

夫徵糧之法至不一矣苟能寓撫字于催科雖二徵並舉即百姓亦受其福是故加意百姓之有司必于催科致其慇懃加意有司之督撫亦必于催科試其賢能蓋催科不擾其餘可知也抑催科不擾其餘皆可不問也邇來催科無法其弊有八惡勞喜逸不親簿書一也假手戶書任其作奸二也止核里欠不稽戶欠臨比不清移甲爲乙三也里立圖差責比催辦入鄉叱哮坐索酒食欠者貣金完者代比四也一月六卯限勒期迫四鄉之民僕僕道路公私咸誤五也見徵帶徵並日而比民無適從而皆拖欠六也軍需不可緩也而開徵則數滋于軍需協餉不可緩也而追比則過倍于協餉起存宜有後先之分也而催徵則無分于起存七也箠楚列于堂下拶夾並于一刻小民畏一時之刑有重利稱貸減價變產而不顧者雖明知剜肉醫瘡且救目前不復計死八也八弊之外又有坐管經承之費有坐差摘追之費有奔走赴比之費有守候應比之費有轉限寬比之費有倩人代比之費小民止有此膏血多一分之旁費必致少一分之正供坐此積弊糧終不完而民日以困不特民困官亦受累然則催科非能病民而以催科病民者不得其人與法也今誠欲得其人與法而行之媮惰當戒戴星而作秉燭而息事事精察戶戶詳細此以勤補拙之法可行也坐簿必剔流水紅簿必出親手印欠乙欠完多完少毫忽經心此不假手混徵之法可行也里有總數之欠戶有散數之欠若止稽里欠不稽殖戶則僱比代完者身任其事而拖延不交者轉屬局外矣臨比分別洞若觀火此澄清完欠之法可行也官之精神有限役之機變無窮臨比之時按簿而稽如圖差催欠多者赴比必無受賄之私欠少者應卯必有賣放之弊此絕禁大戶躲避之法可行也民無多力比數太多則一時交納不起比限太勤則日日奔馳不遑甯減卯而寬比勿濫比而增卯此留餘力與民之法可行也民無多積今日完見徵必不能完帶徵今日完帶徵必

不能又完見徵分限而比先比見徵後比帶徵此用一緩二之法可行也本省軍需要緊鄰省協餉要緊解院項下要緊約數先徵俸薪可緩且緩工食可緩且緩大凡存留可緩且緩先其急而後其緩此分別先後之法可行也急公好義人情大抵皆然誰肯甘心逋糧忍辱受比爲有司者止以箠楚爲能幹而箠楚之外一無別法止以拶比夾比爲長才而拶夾之外毫無鼓舞民安得不重利借債減價賣產者乎錢糧固完而地方則壞矣聞廉有司禁革火耗月吉之日集士民而約之曰但能交完正賦切勿再添耗羨天平不敢欺天法馬不敢違法人未有不爭先交納者矣又聞良有司比糧禁絕差擾城有欲保則禁之鄉有坐催則禁之定限徵比去其差擾凡一酒一飯無不爲閭閻節省人未有不交納恐後者矣又聞賢有司比糧不動聲色遇良里殷戶依期交納以花紅鼓樂送出縣堂人皆歡悅惟恐輸將不及矣遇紳士大戶方開比期盡數先交或給匾額或予以奬勵相率而傳惟恐趨納不勇矣遇窮民小戶有穀帛而無售主有雞豚而待市販或代爲設法或曲示變交田父村叟感而流涕因之相勸全完矣此又催科而兼撫字之法可行也夫徵糧之能存乎其人不在乎法然而不得其人而循法行之亦得半之道也今日之爲有司者誠能酌此法行之又益之以精勤兼之以明敏實徵戶籍俱立實在戶名以杜詭計推卸之弊流水紅簿俱送本府印發以杜私換侵蝕之弊易知由單必遍散窮山深谷以杜橫索之弊如是雖有頑戶奸書無所用其蠹僞上紓　國計下蘇民困豈非吏治第一要務哉雖臣于浙屬見在立法通行而催徵得法之吏若不稍示勸勉則錢糧全完地方受福與錢糧雖完而地方暗壞之有司又何所分別伏懇　勅部酌議如有催科與撫字兼用百姓無追呼之擾者許督撫查明據實題請以憑奬勵如是則督課催徵之羣吏敢不留心民瘼推廣　皇上嘉惠元元之盛心哉

徵輸良法

胡衍虞

催徵之法莫善於滾單乃有行有不行或行之而作輟不常者則以吏胥惡其害己而輒至沉閣也若賢明邑宰必當始終力行每圖設一滾簿首依易知由單驗派本折各項銀米之數次開都圖官田民田山蕩漊圩基地徵地之類若干本年通編本色折色共該若干各色條鞭加餉加需鄉丁市丁銀之類共該若干以為一圖之總數每甲每戶亦先貫田數於前次開實徵銀數於後以為花戶之撒數使民一目瞭然其比較大簿亦照滾單每圖每甲每戶先貫田數於前次開實徵銀數於後務令比簿與滾簿對同總數與撒數符合官執比簿以稽查民遲滾簿為符信中間不致有飛灑私加之弊矣編派之善莫善于此將滾簿於十甲中只揀銀數之第一欠多者滾至其家令於本限齎簿銷比則此甲定當如數納清此甲既納又擇他甲之欠數次多者滾去則次欠者亦定當如限完納倘慮一滾難清每圖置設滾單二件上五甲為一單下五甲為一單從五甲中各自為滾利於速轉亦甚便也催輸之善莫善於此納銀先二日投櫃先一日裝數隨將比簿繳進內衙細查完欠各圖各甲有依限完納者本日清晨掛牌免其聽比則急公良善幸免一日守候之苦下限必自輸將恐後矣是日止於應比圖中令彼齎簿聽比對查滾簿責比無怨如滾簿所納數多而比簿所裝數少便知吏胥作弊應將收吏櫃書嚴行訊勘於是水落石出而急公之民免賠比之苦矣倘有滾簿沉閣臨限不到者卽飭提到縣倍加責治罰令完清限頭然後交卸別甲如有竊提不妨偶出飛籤以為沉閣滾單之戒清弊之善莫善於此況當事不煩全比止摘欠多圖甲掛牌聽比人知完限銷欠免其伺候無不爭先赴納將見縣庭應比之人日就寥寥漸可不煩敲扑則省比之善莫善於此滾單一到則此甲八戶知有聽比飛提之督其後自然依

限赴納以徵免比比諸差票催提省多少費用省多少敲扑省多少弊竇則又不用差擾之善莫善於此故曰滾單一行而五善備焉是在賢明邑宰加意力行始終無間而已

雜徵餘論

黃六鴻

夫有司之職大要錢穀爲重而錢穀之重祇在催徵比較折貯解給與漕項收兌數者而已催徵有法而百姓不得受其累比較有法而胥里不得播其奸折貯有法而侵蝕之弊可免解給有法而款項之數可清求其欺官侮典盜餉逋糧得乎至于漕項惟收之便民而塞倉中之漏巵兌之便丁而杜幫中之掯枘則錢穀之司庶無餘事矣田之所稅爲糧人之所供爲丁統正賦之名曰地丁然南北繁簡之不同各處款項之不一如直隸山東止一條編總歸地丁江南浙江財賦甲天下銀則有地畝有漕項耗贈有漁蘆等課牙雜等稅銀米則有漕糧有耗贈有白糧白耗南糧南耗等米至于定額之外或又有本年開墾之新增有閏年之加閏有淹荒豁除奉赦奉蠲等銀米則本年徵收之額賦役全書易知由單尤必預爲改刋今由單停刋惟全書與司核會計冊東南必不可少然正項錢糧皆係解支定額額有缺則累民包賠徵比無法則滋民擾害解給不清則上下考成所係故數者不得不嚴爲稽覈而防範之固非苛刻居心賈怨于奸胥猾棍也若夫雜課除有額徵未敢少寬絲粟至于儘收儘解原無定額是　聖君賢輔早已留有餘不盡于民而有司亦無所累于考成矣若以爲此羨餘所在吾之不察將飽奸胥鳴呼是未審其情與道也雜課之于田房當稅乃有力之交易吾雖櫛比而稽尙無損于心肉至如牛驢等項小民日用之需若覈徵踈算賈販將裹足不前民用因之日縮而價騰牙行身帖市儈養生之具彼終歲早夜奔馳不憚嚴霜烈日而僅獲此蠅頭以活父母妻子尤必剜筋剔髓而

誅索無遺。是官與胥爭搏蝕于小民矣。揆之情道。兩有未安。爲有司計毫末之微。惟蠧太甚。不必過求。尤宜出示曉諭城鄉市集牙行經紀。除經本縣投認領帖外。其餘念係窮民。未忍苛察。如該胥私行嚇詐。毋得槩與分文。以爲本縣德意。其客商凡有貿易。須眼同該牙將貨實某物稅銀若干。登塡印簿。如不眼同登簿。徑自私收者。一槩不准擅給。以資中飽。違者立究。如此該胥不敢暗索。牙行知感。牙行不敢私侵。商販來者自多。是又司牧留有餘不盡于窮民者。天將貽有餘不盡之報于子孫。則所得甯止釘頭之屑屑哉。

白糧本折議

董以甯

歷代征輸之額。無所謂白糧也。有之自明朝始。明初建都金陵。供用庫。光祿寺取給焉。五府六部都察院以及國學內官監。咸取給焉。其後因之南北京均取給焉。其後則瑞惠諸王祿米又取給焉。供之者。止江浙之蘇松常與嘉湖五郡耳。而計其數。則正米二十一萬七千四百一十石有奇。加耗及春辦米十六萬六千一百四十石有奇。又夫船等銀二十九萬三千九百四十兩有奇。漕運之外。復徵此數。更責民自運至京。雖嘗兌運幾更。而白糧之民運如故也。則白糧長之羈留跋涉。斷折包賠。與里甲之朋幫均貼。其被累皆如故也。此最不便于民。而　本朝初下江南。卽允撫臣之請。改爲官解。而五郡三百年來之積困。一旦得蘇。徵本色。則計額以輸民固不任其責。卽間徵折色。亦不過以米易銀。一轉移間。遂可省夫船經費數十萬金。解入司農。以充國用。便于官而民亦未嘗不便者何也。其時米價方高。入銀之數。不踰于入米之數也。按順治初。江浙之米石皆二兩。以外。卽折徵二兩。再加餘羨。其數亦畧相當。承平以來。價日益減。每石之值。初猶一金有餘。後至五六錢。不足。雖正項折色之輕者。尙尙難供。而白糧之折。石必二兩。至耗辦亦與正米同科。而夫船等銀。又不在此數。爲部議

曰舊例也勿可改州縣曰部檄也勿敢違于是乎一石折色之入費民間五石有餘之本色而不能支雖云官解難于自運矣且此五郡間銀非所產除夫船經費而歲徵三十餘萬之米則僅出其田間之所有卽可全解如期合夫船經費而歲徵九十餘萬之銀則多責以田間之所無必至催徵不給鞭笞之下賤售以償而米價愈賤價愈賤則銀愈無徵舊負猶追新征更急累十餘年而無可如何甚至經徵者已多故絕而簿籍難稽遂至急公者不掛毫釐而派增復及民生國計兩敝俱傷當事大臣不得不仰邀寬大之恩盡行蠲放合而計之是朝廷徒受多折之名小民原未有全輸之實也是小民空受剝膚之比而朝廷原未得倍入之供也何如不多折之爲愈又何如不折之爲更愈矣而愚于此且欲幷減白糧之數增入于漕蓋明代白糧之額所由多者以兩京官監之俸也以瑞惠親王之祿也今　國家定鼎以來舊藩已廢江甯亦改爲省無所事于白糧而輦下自親王以下品官以上每年俸銀百八十萬金又多不于白糧支給當照正耗舂辦之數槩派于漕運之中不必另爲徵解至于供用庫光祿寺在所必需則亦分撥漕船令其帶運將浮費減而正額亦無虧不煩損上而自能益下者此也愚竊以爲便

請稽保甲以便徵輸疏 雍正五年

杭嘉湖道徐　鼎

竊查保甲一法屢經奉　旨通行而浙西里書之弊又久蒙　皇上洞悉曾頒　勅諭是二者誠相須爲用可一舉而兼得一勞而永逸者也蓋浙西湖河交錯支港相通賊船之忽去忽來最難防範沿岸之寄囤窩引最難蹤跡無事則均屬平民遇事則頓作匪類必得水陸一體俱立保甲且不徒空造文冊務在挨戶核實按船編號方可釐剔至錢糧包攬飛灑以致歷年拖欠亦由戶名不淸村莊不順所以里長雖行禁革而變

爲圩頭圖總甲首種種名色甚且有衿監吏胥暗占爲鈌者蓋浙俗糧冊並無的姓的名或子孫分晰承用詭名至輾轉授受又聯合數姓報作一戶因而互相推諉並不知爲何人或投託豪戶名下代納任其侵蝕無從稽考又或一戶之糧數人應交而散居各處別鄉之人買產此地而相隔窵遠於是滾單不能挨送不得不用一熟識根柢之人令其查造傳催伊等既操其權遂致從中舞弊若果按保甲之實戶問田產之坐落以田產之的名編行糧之圖甲挨莊順敍戶戶可稽則錢糧何從詭寄抗欠何難追比乎但浙西州縣事務極繁保甲順莊以及船隻編號等事有司實無專功親身查驗一惟虛應故事終於無濟臣已稟請撫臣於　命往浙省時試用人員內派發數員酌量委辦即以試其才否專令協助漸次料理則雖有豪強不願者無可藉口阻撓行之自有成效第既成之後民間遷徙不常田畝時有典賣必得隨時推收過戶始不致日久混淆而稅契亦不至於隱漏然欲令隨時開報改註冊籍事誠繁劇州縣官止能總司察核或令佐貳代收代註或於大邑酌添閒員協理伏惟　俞允似宜將實力挨查水陸各事宜並請　勅行蘇松等府瀕太湖泖湖連界處所姦民無所隱避而三吳田賦均得清釐矣

請均賦役以收民心疏 順治二年

巡按御史　趙宏文

竊聞先賢論治嘗曰治天下有道親賢遠奸明而已矣治天下有法信賞必罰斷而已矣治天下有本禮樂教化順而已矣恭惟我　清以明斷開國遠邁前代惟是疆域初闢禮教未遑臣因斟酌時宜亦曰治天下有要去其太甚機而已矣何言乎機也小民愚頑何知至計惟見有利于己者便思就之清夜沈思慮多深願不可必得之事見有害于己者輒思去之輾轉徬徨中多忍死難言之苦惟審于去就之間畧加存卹而天下之

精神心志維繫于　皇上而不可解古之聖王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用此道也請就江南之賦役言之明朝開基收取姑蘇張士誠抗守經久未下及天下大定遂以極重之糧額困之此吳縣每畝三斗四升四合長洲縣每畝三斗七升五合遂貽民間三百年未有之苦況目前商賈不通城市罷織民無生業矣若重困以舊額恐富者貧而貧者死此亦歸于盡之勢也伏乞　勅部詳核或照宋元舊制或照常鎮二府減太重以蘇民困此亦收攝人心之第一義也賦如此矣再就江南之役言之向閱邸報見保撫郝晉有優免太濫一疏奉　旨云優免太濫致虧正額取盈攤派最爲厲民宜嚴加禁革此後再有違犯著該撫按即將濫免之人並有司官一體叅究欽此是撫臣以賦言臣復以役言也竊照江南有官戶有民戶復有子戶民戶當差此不必言至今日服官明日便稱官戶曾典內官一品者免田千畝今且過萬矣即降而九品以至陰陽醫學在在然矣且本官果有是田免之可也迺纔登仕籍原屬寒素而一切大姓富室盡寄其門出平日力役之費以供本官薪水之資里下差役終身不及是市井平民公然又一官戶其如將欲投獻轉苦無資者何也且本官云沒可以已矣又巧立子戶之名一世再世長此安窮南中小民何道不爲溝中之瘠也此等濫觴較江北之免賦者似爲尤甚伏乞　下部議覆詳定某官應免若干畝此外與百姓一體當差計品詳列著爲令甲敢有仍前投獻容以欺隱治罪如本官無地代人優免即以其罪罪之庶窮簷小民無復苦樂不均之歎矣

條陳賦役利弊疏 順治元年

巡按御史　何承都

臣竊惟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漢高祖元年立獻郡國口賦法唐高祖七年初定租庸調法宋太祖二年度民田二月遣使監輸民租咸剗除夙弊採其良法行以美政準爲時宜使天下歡欣一代德意浹洽綿遠如此

也我　皇上定鼎以來賦役一依萬歷初年條編之例甚善矣臣聞之天道三十年一變三百年一大變明代行之三百年矣法久而敝敝極思通大意以授我　皇上政惟新之時也臣奉　命甘肅下車入境首問民疾苦乃秦地最苦者莫如賦役一事臣因思之　國用豐絀道在理財理財之責專在藩司今所恃稽核者銷算冊而已銷算之冊歲比日計錙銖銖兩載于冊者尺寸不爽其實巧文周致乾沒那移非冊所載臣以為在清其本而已請先言其弊一曰徵比二曰支銷三曰借題夫徵比欵件一依部文然長吏追呼愚民奚知胥執簿以敲惟恐或後一履吏之庭鞭扑笞責魂驚魄悸安敢詰而問焉追比已盈吏收券而焚之小民即控訴拾繳而已無案可結矣上下相蒙百姓股骨此徵收之弊也支銷欵件一準實收今任意挪移欵件不明毫無定則或曰本處支銷或曰客兵支銷支者有名無實銷者扯甲移乙頭緒繁碎舞文為奸此支銷之弊也至借題之害更不可言者如大兵經過郡縣不能卒應間或借之民間小民奉公輸將乃行之而為例矣借題之外復有預辦吏派之里里派之戶起于分毫積于百千輾轉加增愚民奚知安敢錙銖抗違長吏乃行之為例矣此借題之弊也清此三弊其道有二一曰赤歷凡應徵欵件皆為赤歷州縣申之道府道府轉之藩司藩司呈之督撫按先期印給欵件而後藩司下之道府道府下之州縣州縣大榜遍示百姓然後徵之其印給不截者即係巧取重科間有大兵借用者亦先期如前轉呈印行借徵此赤歷之法也赤歷行而徵比借題之患亡矣一曰存留起解度一府之中現兵若干應本色餉若干折色餉若干文武俸薪站價公用經費若干度一府中現徵本色幾何折色幾何商稅鹽課地畝草價節裁雜項幾何應給本府用者即存留支領其餘者起解布政司其不足者布政司于某府應解者撥定支領不許臨時挪移則本處支銷定矣間有客兵經過另立為預

備欵項。一府預備若干。計通省預備若干。明開欵件。有則支銷。無則預備。則客兵支銷定矣。今秦地之弊。一應兵餉。俱解布政司。遠者數千里。近或數百里。俱到布政司關領。出納起耗。十費其一。兵將經過。關領盤費。十又其一。經過州縣。驛站供應。借名科索。十費二三。往來轉手。絡繹疲困。其甚者錢車一事。鞏昌至省。千有餘里。自鞏運銅到省鼓鑄。自省運錢到鞏。支餉錢重車疲。一車不過數十貫。數十貫之錢。爲餉無幾。而千餘里內。經過州縣。雇車之費。已浮于所領之錢矣。又甚者將領夾帶貨物。兵丁鞭箠車夫。站困民苦。咸因存留起解之無定式也。存留起解。定則銷算簡省。而那移之患亡矣。且不獨此也。秦晉苦于丁徭之重。江南苦于賦稅之重。此所當議爲變通者也。抑臣又有請焉。臣前赴部進 京。道經江南。父老各言昔明太祖以蘇民爲張士誠固守。遂加徵煩派。稅及牛頭。斂及絲毫。以故蘇松諸郡。重賦苛稅。倍于各處省直。今三百年矣。民不堪命。代已革易。邇者水旱頻仍。或亦天心仁愛。惘念下民。以示我 皇上弘開湯網。蠲郵更新乎。 勅下部議。頒行赤歷。嚴定起解存留禁革錢車。以杜出納起耗。將兵往還。驛站疲困之苦。平賦輕徭。章程畫一。昭著治書。刊布天下。永永遵式。將億萬年 聖子神孫。實式賴之矣。

因災請折漕米疏 順治八年

給事中 姚文然

臣惟 國家經制。每歲運東南漕米數百萬石。以實 京師。計費數石而運一石。蓋以東南爲出米之鄉。西北爲用米之地。通其有無。以備荒歉。故不計道路轉輸及船閒人夫之費也。至于今歲。則與往年時事大不相同。臣請迫切陳之。今歲江南浙江水災異常。見經撫按諸臣屢疏入告。 聖心憫惻。奉 旨察議。而近時崑山吳江各縣士民。亦以水災奇荒。匍匐數千里。伏 闕上疏。據所聞見。苦不忍言。至于直隸河南等處。皆年

歲豐熟夏麥秋禾價值甚賤亦爲數年所未有是東南反苦于無米而西北不患于無糧此天時與往年不同者一也又數年來漕政積壞兌米水次將銀折米留米於南挾銀而北名曰折乾故南有餘積之米北多掛欠之糧我　皇上親政漕務肅清除乾折之弊糧米顆粒登舟計今歲底抵通者較前兩運可多米百十萬石是東南之積米一空而京通之儲藏宜倍此人事與往年不同者一也方今江浙大水一望汪洋田不得耕米從何出米不得收糧從何徵七月尚報水災九月便徵漕米是今年極力徵米米無可徵明年百計催漕漕必多欠民困既不得蘇　國儲又必至誤臣待明歲爲　皇上言之晚矣臣考漕運議單一款各省遇有災傷奏留奏免改折又一款災傷改折漕糧查被災八分以上七分以下分別折價具有成例臣請　勑部速議將江浙漕米量行改折酌定分數價值下該督撫察勘所屬地方以被災之重輕爲改折之多寡勿使災輕者折多災重者折少致苦民不霑實惠且今歲漕米抵通者數溢往年乞　勑部細查兌收若干餘堪收貯京通倉若干以備來歲湊給軍糧之用又西北各省大熟糧價甚賤或將漕米改折銀兩及省出腳價等費備解貯部以備一時收買糴糧之資如此則　國儲不誤民命得生通變權宜計無出此不然今年不議改折明年便成掛欠紙上索糧不可充飢欠後追銀不及措餉東南財賦之區逃亡日多隱憂方大臣疏具在言責難矣事關重大貼黃難盡仰祈　睿鑒施行

請除折漕溷冒疏 順治九年

給事中　姚文然

臣惟我　皇上軫念南北災荒俯　允部議量折漕米且　天語諄諄務令災黎均沾實惠　堯舜猶病之心何以踰此臣愚謂惠不出自　朝廷而令民沾實惠者則有司奉行之責也蓋漕折款項既多規

則新立小民難以周知官吏易於作弊且米價甚貴折價稍賤多寡之際即有侵漁遲速之間便生朦混或有既折正米復將免折耗米混算入隨漕銀兩項下一同徵折是既徵改折正米之銀又徵免折耗米之銀也此謂重折之弊或有先徵漕米及改折文至不肯退米於民託言別項銷算反再徵折價是既徵米又徵銀也此謂重徵之弊或府縣戶書表裏爲奸將布政改折文書暗行停擱先期嚴比勒限正耗米全完然後張掛藩文折銀彙解是百姓所納官者重價加耗之米而官所解布政司者輕價無耗之銀也此謂後先那移之弊或有一府一縣之中折數本多而貪官奸吏詭言折少希圖多徵漕米巧肥私橐是百姓所輸重價之米其數不全納于　朝廷而　朝廷許折輕價之銀其　恩又不盡沾於百姓也此謂多寡朦混之弊如此弊端不一皆臣愚愚過慮恐災黎不得沾實惠者此也方今總督漕臣劉鼇夙著巡漕臣叱馭方新有弊必燭有聞必糾但臣以爲糾繩於事後不若嚴飭於事前請　勅各省藩司速將戶部改折全疏及某府某縣改折漕米若干細數一同刋示勒定限期下之郡縣頒之學宮使地方處處張掛百姓人人知曉又耗潤米一項最易混徵本年二月戶部題覆遇災改折止折正米原無竝折耗潤等米之例自應免徵奉　旨欽遵在案再祈　天語明行申飭其有郡縣奉行不實巧於作弊者總漕巡漕及該督撫按諸臣立以白簡繩之而今歲江南浙江江西山東河南五省按臣正同時奉　命出京其躬巡郡縣之時體察吏易糾劾必嚴庶災黎均沾實惠不負　天語之丁甯矣

請塡蠲抵由單疏 康熙六年

給事中　姚文然

爲流抵必載由單蠲免方沾實惠敬陳一簡明可行之法以杜官吏擾冒之弊事臣惟蠲免災荒係　朝廷

至大之恩除本年應蠲錢糧即于本年扣免外亦有本年納戶之錢糧收完在前奉蠲在後則以本年應蠲伊等錢糧抵伊等次年應納正賦名曰流抵此乃　朝廷為民委曲體䘏德意若不使人人均沾實惠則蠲免徒有虛名豈不虛　朝廷大恩乎欲使人人均沾實惠必須先將流抵一項填入由單各州縣每年每戶各頒一單以為徵糧之據戶戶皆有人人盡知故名曰易知單也臣查康熙二年內戶部覆科臣史彪古由單關係國賦等事一疏內稱各直省應蠲免錢糧流抵次年者如科臣所請填入次年由單請　敕各直省巡撫嚴飭通行奉有　俞旨遵行在案誠以由單為最重也及臣查康熙五年分各直省已送到臣科奏銷冊內除山東蒙　恩全蠲外其餘各直省康熙四年蠲銀應流抵康熙五年正賦者約有十數萬兩又查各直省送到臣科康熙五年由單互相查對竟未有開載流抵一項者臣竊異之謂奏銷冊者報于　朝廷者也既有流抵一項由單者頒于民者也因何又無流抵一項豈各地方官竟皆不遵　旨奉行耶再四思維而後知流抵一項不填入次年由單者非盡地方官之不奉行也勢不能也何也部題定例次年由單于上年十一月頒發里民計該州縣磨算錢糧數目欵項造成式樣送布政司磨對必須在上年九十月間而各撫題報災傷夏災報在六月秋災報在九月計題報到部又需月日部中具覆行查必須該撫查回再題部覆奉　旨然後行咨該撫又轉行各地方官極速已是本年十一十二月及次年正二月間久已在頒發由單之後矣何從填入乎是則流抵一項究竟無填入次年由單之法也流抵竟不填由單則部中所取者地方官印結耳然印結不過出于官吏之手民間未必知也又所申飭該撫不過大張告示耳然不肖官吏或有匿告示而不張掛者即張掛不過數日城市知之而遠鄉愚民安得人人盡知也竊恐貪官奸吏因此侵冒者不少矣臣思之又

恩流抵一項不塡入由單則不可欲塡入次年由單又必不能則于開征之前曉諭里民之法已窮然旣必不
能曉諭于前亦必立法稽查于後唯有于流抵之下年塡入由單之一法譬如康熙五年免災錢糧應流抵康
熙六年者自應于康熙六年抵免訖卽于康熙七年由單之首塡入一欵內開某府某縣于康熙五年分蒙
皇恩蠲免本縣重災田若干畝每畝免錢糧十分之三或次災田若干畝每畝免錢糧十分之二輕災田若
干畝每畝免十分之一合縣共該免銀若干兩除本年已免若干兩外尙該流抵銀若干兩俱于康熙六年分
內于本戶名下額賦各照數流抵訖幷無官吏侵欺等情此後方刋入康熙七年分地丁額賦等項譬如奏銷
册內各州縣錢糧先開上年舊管之式也如此則由單之上增刋不過百餘字而朝廷應蠲之分數與本
地方已抵免之銀數每戶各執一單一目了然蓋明布朝廷之大恩刋載于由單之上卽暗取有司之結
狀分送入百姓之手儻有不肖官吏將上年被災各戶額賦未與流抵及流抵而短少不全者災戶卽可執此
由單赴上控告卽有富而懦之民不敢赴控然上年溢完之銀雖不能退還而本年應納之銀亦可扣算此法
一行則卽有不肖官吏於流抵之年雖欲隱匿肥已而恐有下年之告發亦預有所忌憚不敢恣意肆行矣至
於有應蠲免本年錢糧卽於本年蠲免者則本年由單頒發在上年錢糧蠲免在本年愈無從塡入相應亦於
下年由單之首照依此式塡載明白但改流抵字樣爲蠲免而已立法不難行之甚易也而更有要緊稽查一
著則在每年由單到時其中有蠲免流抵欵項該部科將上年奏銷册內某州某縣所開蠲免流抵銀若干兩
米豆若干石顏料麻膠等若干斤逐一磨對如有册內報數多而由單上開數少者卽行指叅查結如此則册
與單畫一上之奏報朝廷者有此數下之頒發百姓者亦同此數一兩一錢不得參差官吏無所容其侵

冒不虛　朝廷至大之恩矣

與張慕葊漕院書　　彭維新

收漕叢弊久矣府州縣知之糧戶知之經過士大夫游客知之往來商旅氓庶皆知之而督撫苦不盡知至漕院則未敢定其知不知也何者府州縣舞弊者糧戶受弊者士大夫行旅諸人飫聞其弊者督撫職務繁冗漕務特其一端欲察弊恐不精詳故苦於不能盡知漕院專司漕政漕弊宜無不知而或不知或知之亦若弗知故其知不知不敢以意定之新始奉　命撫蘇期屆收漕極知癰不宜養然欲奏告咨請恐均稽時日且開兌例有常期即民間挑載輸納亦不宜屢疲往返急則治標去其太甚應先杜其浮收因提驗各州縣舊斛率面闊底狹板疏隅裂斛唇四旁板厚及寸適諭以淋尖踢斛而已是以咨取部頒鐵斛親率職漕各員以勻淨粒實再四較準所容確數貯之小口斛綠以鐵片陡薄斜殺不能溢積闊底平穩無能撼搖不過縮舊式之闊以補舊式之狹底面小異而腹之容受則一謂之釐弊則可謂之更制則不可夫遵制違制惟視其實之異同與否苟求諸形貌之末失實踰甚矣較斛爲漕院專責今執事每年較發較其腹貯之實乎抑較其外具之形乎較其實而實未可盡信無爽也即鐵斛雖貯郡庫而司事者別有其人恒以鹽醋沃其裏瞬刻鐵繡磊積各省糧道較斛時司此者視意誼之厚薄酌爲熾燒剷刷之等差而制其鐵繡去留之有無多寡所爲實者如此其選兌不至闕少者以此斛歲經燒刷不免如泰山之霤且各省收漕不盡平概故也至核其形徧閱各屬舊斛或高或卑或旋或豎甚悉經漕政衙門較發而形製已不畫一若此惟闊口狹底寬邊則無弗同焉者茲小口斛方者仍方未嘗規方而爲圓也實同脗合形亦大同執事昨較山陽桃沭小口斛曾有圭撮之增損乎

哉。吏制之說。可以息矣。茲揚州守楊繼椿傳執事語云。小口斛誠便民。但恐以吏制滋口實。此必殃民之府州縣詭為此說。以洶清聽。願勿代為過慮。此蠹弊也。並未吏制也。聖明在上。新不敢為畏首畏尾之行矣。瑣瑣累牘。伏望照察。

請通融停徵之法疏　　李紱

臣竊查直隸去歲偶因被水歉收。皇上大沛恩膏。蠲賑並行。糶借兼施。又特降諭旨。將新舊錢糧一槩停徵。既遂民生。又紓民力。閭閻百萬。鼓舞懽欣。盡力南畝。甘雨應時。夏間三麥豐收。為數十年所未有。目下秋稼登場。豐收之盛。與二麥相等。此皆我皇上敬天勤民。故休嘉畢集。天人交應。至於如此之盛也。但停徵一法。臣再四籌畫。似當稍為變通者。凡小民之愚。未能遠慮。當豐裕之時。雖無益之費。不免妄用。及其艱窘。雖維正之供。不免後時。今二稼豐收。而錢糧停徵。恐有於昏喪食用之間。以當用而或過用者。即燒香賽神之陋。以不當用而妄用者。迨至明年。豐歉未定。而一歲並徵二歲之糧。其果豐也。猶恐不足。其或歉也。斷不能支。臣請於九月為始。許令州縣開櫃徵糧。聽民之便。自行輸納。其州縣官吏。止許出示勸輸。不許行一票出一差。於皇上停徵之恩。毫無所礙。而良民之踴躍急公者。得以先完本年之糧。不至耗有用為無用。以免明年新舊二糧並徵之累。似於公私均為有益。此臣一得之愚。可否採擇。伏乞敕部議覆施行。

病起與薊門當事書　　顧炎武

天生豪傑。必有所任。如人主於其臣。授之官而與以職。今日者拯斯人於塗炭。為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故一病垂危。神思不亂。使遂溘焉長逝。而於此任已不可謂無尺寸之功。今既得生。是

天以爲稍能任事而不遽放歸者也又敢怠於其職乎今有一言而可以活千百萬人之命而尤莫切於秦隴者苟能行之則陰德萬萬於于公矣請舉秦民之夏麥秋米及豆草一切徵其本色貯之官倉至來年青黃不接之時而賣之則司農之金固在也而民間省倍蓰之出且一歲計之不足十歲計之有餘始行之於秦中繼可推之天下然謂秦人尤急者何也目見鳳翔之民舉債於權要每銀一兩償米四石此尚能支持歲月乎捐不可得之虛計猶將爲之而況一轉移之間無虧於國課乎然恐不能行也易曰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至於勢窮理極河決魚爛之後雖欲徵其本色而有不可得者矣救民水火莫先於此病中已筆之於書而未告諸在位此讀國史正統中嘗遣右通政李畛等官糴米得銀若干萬則昔人有行之者矣特述此說以待高明者繇之

皇[illegible]

三四

七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目錄

戶政五 賦役二

戶政五 賦役二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配丁田法辨

董以甯

田有定者也。而丁無定者也。古者計口受田。大約田多于丁。而有萊有易。至後世生齒日盛。而丁率多于田。總不能各配以一頃也明矣。明邱文莊濬患民貧富不均。議以丁配田。使丁占一頃。即以定差。且欲一年爲限。論者以爲良法。惜其不行。而愚則非之。夫田而既不能授之於官。則凡丁多田少者。非不欲買也。必其欲買而不能者也。而一年之間。欲令買足其數。得乎。至丁少田多者。許賣而不許增。是已。但彼固連阡累陌。而丁多者又或苦于貧窶。不能各出其貲以易之。但可禁之勿增。其可奪之使減乎。即曰田多者以二頃視一丁。出錢僱役。田少者以二丁視一頃。出力當差。亦具通變之法。然必使丁少者所餘之田。與田少者所餘之丁。合一縣計之。適如其數。而後可行也。不則難配也。若隨其多寡以配。不必盡出於一頃乎。以有定之田。配以無定之丁。是一戶增丁。即將一縣所配之田數。每歲必爲一易。而後常均也。不則仍非配也。不可行也。況行之數歲。版籍相淆。推排無術。田少丁多者。勢必隱匿其丁。而不肯出自有之身。以代勞于甲戶矣。而田多丁少者。又樂得僞增其數。以竊保米糞之田。而徐待之子孫。縱役均而天下之爲貧爲富。終未常均也。亦視田起役。視丁起徭。而毋配焉可矣。欲民之富者速貧。管商勿忍。欲民之貧者忽富。堯舜不能。恐文莊復起。亦難置辨也。

江北均丁說

盛楓

經國之大計曰財賦。財賦之所出曰江淮。江淮之所以甲於天下者。土沃饒而人能盡地利也。人知盡地利之

職在於農夫而不知通僱科之法在於富民故天下之富民陰受其利而陽辭其害此其弊莫甚於丁而丁之害莫甚於江以北淮以南何者區方百里以爲縣戶不下萬餘丁不下三萬其間農夫十之五庶人在官與士夫之無田及逐末者十之四其十之一則坐擁一縣之田役農夫盡地利而安然食租衣稅者也今田稅而外舉一縣之丁課徵什一於富民寬然而有餘其十之九非在官則士夫也否則逐末者也其最下則農夫之無田者也彼既以身役於官焉能復辦一丁士夫既委身　朝廷亦當不附此例逐末者貿遷無定且恍於法外以求倖免勢必以十九之丁盡徵之無田之貧民而此貧民方寄食於富民之田值豐歲規其贏羨以給妻子日給之外已無餘粒設一遭旱潦盡所有以供富民之租猶不能足既無立錐以自存又鬻妻子爲乞丐以償丁負爲吏者上格於國課下迫於考成且爲剜肉補創之計鞭箠囚繫忍見其轉死流亡故逋賦愈多而貧民愈困或曰如子言將令朝廷盡蠲丁課耶曰非也今試總一縣之田稅按畝爲科會要之得若干又總一縣之丁課編戶爲籍人賦之得若干其丁課之數常不及田稅三十分之一又以一縣之丁課均之田稅中常不及五釐以上農夫一畝之所獲通豐耗而權之富民之入恒不下一石卽於稅外稍爲溢額不爲大病而使貧民盡免一切之供輸豈非窮變通久之道耶或曰審爾古之人何不爲此曰晉時計丁戶調並行者以有限田之法天下無無田之人以丁耕田卽以田之所入輸調故兩不相左五季大亂江淮以北轉徙而南者不知幾千萬戶故江南置僑郡甚多而淮北河南至數百里無人烟此時患在土滿土滿之患惟恐愚民之爲游惰嚴其課其賦自最於是不得不行計丁之法重口稅以督其盡地力強壯者或占田至一頃而尚有汗萊未闢者乃盛開屯田以兵爲農元魏由此法以致富強開皇以後生齒日增人滿之患甚於土滿其弊由於富民獨居

厚實賣課於舊籍之貧民而賦益虧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而輸調者多無田之人乃按籍而徵之令其與豪强兼併者一例今鼎建以來五十餘年自西蜀而外戶口皆有增無損況在淮揚四達之都既無尺寸之荒蕪人不勤則不得食故不待教而自務農桑此時貧民惟恐不得富民之田而耕之故豪家之田不患無十五之稅而貧民丁課幷不能辦當時戶調二十分之一此豈可與古同日而論乎或曰是則然矣何以江以南有丁課而不至大困曰江南之丁寓於田賦田則丁隨田去故貧民之丁俱歸於富民是有丁之名而無丁之實也故不大困或曰子所爲溢額於田稅者卽是法耶曰善變法者不若併丁之名而去之條目歸於一人既易知而事不繁何用巧立諸科以滋文案乎且仍立丁名則富民意中若代貧民償丁課者故去之善或曰若然得無於古計口授田之義大相齟齬且富民之兼併益甚矣曰此迂儒之談也今欲爲井田可乎欲官授田可乎既不可而慕其名是陽避而陰遂之智者不爲也且田歸於民久矣三代以下無發民之權而徒有取於民之名亦既取於民矣顧不取於富而取於貧此經世者所宜熟審也

丁役議

邱家穗

周官之制以歲時定民之衆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數於小司徒以行徵令三年則天下大比按爲定法而其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力役之征故其時戶無脫漏人無游惰比閭族黨相友相助而不病其役之不均後世田不井授戶口流離徭役不平小民重困將籍其數而悉役之則逐末者多而轉徙無常聽從而不爲之究則僑戶甚逸而無以寬土著之民皆有不可得而盡行者 國家定爲五年一編審之令稍得以覈其稅糧之高下而酌其戶口之登耗庶幾丁役可均而有司復不能究其實徒與一二書役按冊唱名參以口語截日限

期務在速定或以意見爲去留或視貨賄爲增減而其登耗之大數卒不敢越乎前人所已上之籍則豪强倖免而貧弱受累者終亦莫能袪其弊也然議者不察徒見貧富之不均遂欲以糧配丁併丁於糧而創爲一定不易之額則又大不可愚嘗攷論古今三代粟米布縷力役三征至唐名之爲租庸調各不相併所輸猶輕自楊炎始取大歷十四年賦歛最多之數併租庸調而爲兩稅是丁口之庸錢已歸入兩稅中矣而自宋以來復算丁口以定役法而所謂兩稅者猶如楊炎之舊不少減至前明定賦又或舉一切無名雜征而併之正供是力役一征既先混入於常稅之中而復使其重出於常稅之外其視楊炎之舊法抑又重矣然猶幸國家編審之令丁自爲丁糧自爲糧糧固隨業推收無可易者而至於丁之多寡不一未嘗如秦人虐政頭會箕歛亦未嘗如南宋金元推排之法復於田稅外校其浮財物力以爲輕重第於編審之年有司稍以糧之損益而均其丁其間有不能無輕重者猶冀五載一編通檢貧富斟酌行之要使客戶土著隨時通融貧者得以少紓富者不至苟避而止雖有糧之丁不如無糧之丁爲可憫而糧之富者實兼丁丁之貧者不兼糧貧富無常更迭爲之終不至以無定之糧而累有定之丁且使一時游手末作之民猶有所覊縻而不得肆此誠彷彿周官之意臣民所當共遵之令典而不容輕有變焉者也奈何復創爲以糧配丁併丁於糧之議至使游惰無罰脫漏不禁而又貽後世以糧去而丁獨存之累乎余頃遊秦中鄠縣士大夫每言其邑併丁於糧之弊起自明季某令至今卒不可變遂使富戶坐困於輸丁而一切游手末作者皆相率而爲化外之民雖或逃丁以貿販邀厚利而官曾莫得歛而役焉彼併丁於糧之患猶如此則以糧配丁者又可知也夫人無貧富莫不有身丁可役而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無田者什九乃欲專責富戶之糧包賠貧戶之丁將令游惰復何所懲而通計戶口之

脫漏又已不啻過半。幸而安常無事。而多欲橫歛之官。猶將排門點竈。別科貧戶。不幸而有水旱盜賊之變。富戶之糧盡去。而額丁不免獨存。將仍責之富戶。而富戶已不能輸。將復攤之貧戶。而貧戶去籍已久。莫可究詰。是又踵兩稅舊弊之外。而復生無窮之弊也。豈國家編審之本意哉。竊見宋南渡後。士大夫於鄉里間頗倣朱子社倉遺意。有自爲義役之規。大約會集宗黨。以力厚薄割租若干畝。使應役之人更收其歲入以充役費。而官無所與。宋甯宗元英宗及泰定帝時。皆嘗以其法頒行天下。民稱其便。旣至正中劉煇尹上海。亦勸豪右逹官出粟爲義役常平本。於是賦役以均。此皆往事有可行者。近順治中。先王父逸六公爲闔族戶長。嘗深悉賦役之苦。而患吾族之官丁有加而無已也。乃捐金寄子母錢。家爲免役計。曾不二十年。旣用其利千金建祠供祭。而所爲納丁之費。亦率稱是。族之一二好義者。皆聞其風而踵捐之。至今以爲永利。是則遠追周人相友相助之俗。而近符宋元義役之遺風。舉世所可推而行之。以救丁糧之窮者乎。吾願有官君子。依宋元舊法。勸民沿鄉多歛財穀。各立義役。而擇富而賢者主其出納。別加旌奬以風勸之。庶足以佐編審之所不及。如徒患徭役之不一。而欲以糧配丁。與併丁於糧者。愚未見其可也。他若近日吾邑之變法者。始附蔣令之十段錦而寄米之弊。變速而禍小。終附楊令之一條鞭而加賦之弊。變遲而禍大。是皆入士之無識者爲之。抑又出鄭令下矣。

畿輔戶口志序　　李紱

賦以田科。役由戶制。力役之征舊矣。周禮制役之法。任以地之媺惡。辨以國野之遠近。均以歲之上下。而實則以家爲率也。顧其役甚繁。或於鄉。或於官。或於兵。他若追捕守衛治城郭溝渠涂巷共牛馬車輦委輸六鄉皆

然。而大司徒掌稽國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至冗雜。則畿輔戶役爲尤難矣。漢唐以來。名稍更而實同。名錯出則吏易緣爲奸。自明定條鞭之法。然後名簡而弊清。而地媺惡國野遠近歲上下之別。則後世無聞焉。我 國家愛民如子。恐民力不齊。貧戶丁錢。不能時輸。乃酌盈劑虛。視地緩急。稍均丁於地。以紓丁困。益天下有貧丁無貧地。役科於田。則地與國野與歲之別在其中矣。而直隸猶未被其澤也。雍正初元。 皇上從督臣之請。畿輔丁役。悉均於糧。於是戶役之征。下丁弗擾。視條鞭之法愈益簡明。雖然。民者天之心也。戶口之繁。以徵昌運。非徒制役而已。周禮王拜民數。聖人式負版。明初法每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壇下。薦之天。祭畢而藏之。其重若此。我 聖祖仁皇帝膺圖既久。念生齒益繁。 特降德音。丁口編審如例。而丁錢永不加增。蓋數千年以來所未有之盛事。煌煌 聖典。垂爲世法。庶幾天下後世。知戶口之重。不專在力役之征。而民數之稽。不可以已。夫作戶口志。

戶口說 豫乘識小錄

朱雲錦

周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民爲邦本。故綦重之。皇甫士安帝王世紀。歷紀自古至漢戶口。遐哉邈乎。不可稽已。惟豫爲土中。在周禮爲二男三女之地。 國家深仁厚澤。煦育者殆二百年。蕃殖既久。口數滋加。是不可不詳考以志其盛。按通志順治十六年見在丁九十九萬三千一十七丁。至康熙五十五年。編審額管人丁。並收併衛所一百八十四萬一千四百五十五丁。 盛世滋生人口。又五萬五千二百餘丁。凡丁按三門九則定等。每丁歲徵銀自八分至三兩四錢有零。通徵丁銀十二萬七千四百餘兩。自康熙五十二年。奉 旨徵收錢糧。但據五十年丁冊定爲常額。續生人丁。永不加增。欽此。雍正四年。

豫省撫院田文鏡題請豫省丁糧按地輸納以均賦役疏畧云丁糧同屬正供與其派在人而多貧民之累孰若攤在地而使賦役之平況　盛世人丁永不加賦則丁銀按地徵收更易爲力今就一邑之丁均攤於本邑地糧之內無論紳衿富戶不分等則一例輸將如某縣原額丁銀一千兩攤入地銀一萬兩之內則每地銀一兩應加丁銀一錢在丁少地多之區每兩不過增之分釐卽間有丁多地少之處亦不過增之一二錢而止如此則地多之家力能輸納而無地之民得免光丁之累矣糧如有升增應將丁糧隨年另行均派攤入應額賦無虧其有裨於國計民生實非淺鮮奉　旨允行永著爲例至乾隆三十一年編審舊管額丁並　盛世滋生人口共二百六萬四千六百八十六口截至嘉慶二十一年烟戶册共二千三百四十萬餘口近時力行保甲而編審之法卽寓其中不待料民而戶口自無漏數較定鼎時三倍過之蓋天地之氣化日趨於盛無以蹙其生則蕃息而未有艾也毋令敗其羣則萃處而不相害也無使游食惰窳之衆不業作而衣食其生殖蕃庶不可數計而億度也方今休養生息涵濡太和之效不彰彰哉按古用民之力有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凶札則無力政秦用商鞅之法月爲更卒巳復爲正一歲充役一歲屯戍漢初爲算錢（卽今丁銀）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百二十爲一算而傳給徭役則始自二十五至五十六而除是民之一身既稅之復役之矣其後減算錢爲六十三錢曹魏定冀州制賦戶絹二疋綿二觔晉平吳之後制賦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觔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元魏令每調一夫一婦帛一疋粟二石宇文周置司役掌力役之徵凡人自十八至五十九皆任於役每年不過三旬中年二旬下年一旬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若凶札則無力徵隋初制役丁爲十二番匠則六番（每番約三日侯考）開皇十三年減十二番爲三十日唐制用

人之力每丁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宋承諸僞國之後各路有身丁錢大正中每三丁納絹一疋其後物價貴乃令每丁輸絹一丈綿一兩元時仿唐之庸法制丁稅每戶科粟有額令諸路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一石至五升不等後於丁稅之外又增科差之名曰絲料曰包銀絲料或二戶出絲一觔或五戶出絲一觔包銀始徵六兩既徵四兩二兩其徵數多寡各視其戶高下以為差明役法定於洪武元年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他田足之名曰均工夫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之田主出米一石資其用非佃人而計畝出夫者畝資米二升五合以上中下戶為三等五歲均役十歲一更造自行條鞭法通計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均徭里甲與兩稅為一其時又有銀差力差馬差之分崇禎時河南巡撫范景文上疏曰民所患者莫若差役錢糧有收戶解戶（卽銀差）驛遞有馬戶（卽馬差）供應有行戶（卽力差類）皆僉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戶究之所僉非富民中人之產輒為之罄是前明丁役竟未畫一此歷代之大畧也夫用民力之輕者古公旬三日之法極矣然其時寓兵於農軍實戍役一辦之於民漢率口出賦算而宰相之子不免戍邊迨至後世雇役雜泛名目繁多又無可論大約賦稅必本田畝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是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是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自魏至唐是也丁錢徭役因時所急而別立名目以取之者自宋至明是也　本朝立制以來丁銀既有定額而復均丁於地無漏遺偏枯之慮生斯世者幾不識丁徭之名蓋數千年未有之盛使天下之耕鑿者相忘帝力於何有不獨在康衢問矣又竊計豫省　國初額報成熟之田約六十餘萬頃而行差人丁亦止九十餘萬丁按畝計之則人可得田七十畝近報墾並額田七十二萬餘頃而人數倍蓰田無遺利而人益滋繁此粟

水之所以昂而百物爲之增價也當事者其抑末作崇儉質闢墾荒萊興修水利一夫之力耕旱田可三十畝治水田不過十畝而畝之所入水較旱可倍增以仰佐億萬年丕丕基哉

紀順治閒戶口數目

張玉書

古者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歲登下其死生三年大比而民數上於天府則王者拜而受之其重民如此戶口之有算賦非古也有田則稅有身則役未有既役之復稅之者也公家之事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亦以歲時上其書是則生齒之數與力役之數當各有籍而非以賦役之多寡爲生齒之贏絀也自西漢初有口錢算賦而戶口之賦以起歷代相沿未變獨所紀戶口登耗之差不知自生齒以上悉紀之歟抑收口錢算賦然後列於丁男之數歟如以口錢算賦爲紀則民間漏籍不可勝指而卽據此以爲贏絀可歟隋制男女三歲以下爲黃十歲以下爲小十七歲以下爲中十八歲以上爲丁六十爲老唐制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不知隋唐所紀戶口抑自黃口以上悉紀之否歟我國家戶口冊仍前明黃冊之制分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四則以田土從戶口分豁上中下三等立軍民匠竈等籍而役之輕重準焉顧西北土滿人稀隱避恒寡東南則有田然後有丁其載諸冊籍者皆實輸丁糧之人而一戶之中生齒雖盛所籍丁口率自其高曾所遺非析產不增丁則入丁籍者常不過數人而已其在仕籍及舉貢監生員與身隸營伍者皆例得優免而傭保奴隸又皆不列於丁則所謂戶口登耗之數於生齒之贏絀總無與也夫丁之不能無隱避者勢也東南之賦繁役重極矣欲審丁以增賦雖奸無所容而民益不堪命是固不可行也按黃冊載某戶丁幾名於某丁下注男

婦若干口。而總數專載實在當差丁若干名。似宜變通昔人之法。分爲二册。一載實在當差丁共若干名。一載不當差人口共若干名。以爲每歲登耗之驗。其輸丁糧者。俾日增日盛。不至有流移轉徙之患。而不輸丁糧者。亦生息蕃衍。有登而無耗。則民氣盛而國勢強。庶幾乎王政矣。頃康熙九年以省無益之費。議令罷造黃册。夫每縣造册煩費。罷之良是。然而各省布政使司彙造簡明册。開列人丁戶口總數。上之天府。以示重民事之義。倘亦古人存餼羊之遺意乎。玆紀順治間戶口數如左。我國家幅員以次開拓。自十六年雲貴下。而後輿地盡入版圖。故戶口亦歲有增益。而　世祖章皇帝休養疲氓。勝殘去殺。仁漸義育者十八年。然後兵燹孑遺之民。得悉宥於成周太和之治。則夫奕葉而後。所以保有元元者。可無愼歟。

答曾邑侯問丁米均派書　　李光坡

竊謂當道有政事。必集紳士耆民共議者。蓋以居官一斷於法。而經生得引經而議也。伏承就米均丁之令。反覆思度。竟不可行。三代賦自賦。役自役。賦出於田。役出於丁。周官載師掌任地之徵。均人掌人民之力政。明是二事。然丁與賦所以相關者。古者民二十受田。六十歸田。故三歲則大比。以登下其死生老幼之數。此後世編審之所由倣也。自漢以下。唐租庸調最爲近古法。蓋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故天下無曠土。亦無游民。所謂貴賤皆有事於王室是也。楊炎兩稅。始因地而制賦。因賦而制役。大亂古昔盛時之良法。然自彼法一立。歷代雖有更革。皆倣其意而爲之。今　天子仁聖。發德音。自康熙五十年以後編審。有增丁而無增糧。德至渥也。福州府縣。率意遠思。欲將丁口糧額。按田派丁。通詳上官。臬臺又謂就丁編丁。而不計田均勻。夫今之編審。皆因米添丁則已。計田矣。何嘗就丁乎。且富者雖田連阡陌。不過一身。貧者雖糧無升合。亦有一身。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食毛輸稅賦既無容偏枯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均履后土而戴皇天富者則責急公貧者必盡蠲其手足之烈除其公旬之義則役非偏枯乎今之丁銀既有定額與糧並徵何富可賣何貧可差何能脫漏何有加馱坡請陳其利害夫米不一有屯米有寺米有民米有官米屯寺重於民民重於官今欲按田派丁將計糧額而均派乎則輕者依輕重者加重將計田畝而均派乎則廣狹有異瘠腴亦殊條緒轇轕百弊叢生此不可者一也且現徵之糧額有業去產存者現在之額尚且苦輸若就米加丁何以克堪坡不敢遠引即如今感化里十甲張家終歲敲扑官受其累人至窮時毫釐莫措若更加丁折必有不可名言者以此類推之其不可者二也人之貧富不定則田之去來無常今就現在田多者增以多丁田少者減使少丁設使富者當身有事或子孫不類將田別售彼買田者買田安肯買丁賣田者賣田安能賣丁則一轉手間富者依舊田多丁少貧者依舊田少丁多矣此不可者三也若曰通計丁折之額銀勻添通邑糧額之內萬一行之既久大農之官方岳之吏忘乎此額是並丁於糧而以為有糧未有丁再設科丁之條萬世之害實由於此其不可者四也大凡利不百則不興害不百則不去今 朝廷清明大法小廉載其清靜民自安樂不必更求良法矣仁人君子當計百世之碩畫不可顧一時之虛譽父臺明通公溥斯事必灼如觀火然所繫匪輕一隅之差或致弊於寰海晷刻之誤或貽患於百年是以恃愛忘其狂愚娓娓陳之伏望採擇

勸明沔縣丁銀宜隨糧行議

曾王孫

賦役均則民樂業而富庶可期賦役不均則民偏苦而流亡日甚此必至之勢也沔邑丁糧誠不均之至者矣或糧數石而一丁或糧十數石而二三丁或糧數升而一丁甚或無糧而有丁或有糧而無丁推原其故總由

積書上下其手富者巧于夤緣因之糧多而丁日減貧者無力周旋因之糧少而丁日增毋怪乎沔民之存者之皆有去志而去者之不復返也誠使沔民之去者歸而復業存者守而勿去則丁隨糧行之說誠救時之急務請得而論列之丁不隨糧有三弊焉丁差之法二十上丁六十下丁今則耄耋不下強壯不上其弊一丁有死絕者開除古之制也今則素封之家多絕戶窮簷之內有賠丁其弊二糧多者爲富民糧少者爲貧民今富者既多倖脫承差者俱屬窮黎或逃或欠下累里甲上礙考成其弊三丁隨糧行有三利焉舍糧編丁可以意爲增減若一槩從糧起丁則買田者糧增而丁亦增賣田者糧去而丁亦去永絕包賠之苦其利一就丁論丁弊端百出若照糧編丁則歲有定額富者無所庸其力貧者適以得其常一清吏胥之弊其利二丁與糧分則無糧之丁無所戀而輕去其鄉丁隨糧行則丁皆有土有所藉而不致流亡里甲不累考成不礙其利三去三弊而得三利計無便于此者蒙憲臺并發各詞而訊李登龍等俱云情願丁隨糧行永絕大弊具結存案查漢屬城固縣于明季崇禎八年據鄉紳張鳳翮等條議丁隨糧行南鄭縣于順治十三年據鄉紳李聖翼等亦條議丁隨糧行俱申詳院道批允遵行民至今稱便襄城亦然沔縣土宜與南城襄三邑無異誠宜援例題行垂之永久將見賦役均而逃亡歸百里殘黎皆攘臂而樂業是則憲臺一勅行而沔民受再造之施漢水雖廣不足喻憲恩矣

請丁銀仍歸地糧疏 乾隆三十年

監察御史 戈濤

竊臣任山西道御史于該省事務時加體察竊見丁銀歸入地糧徵收一案各省遵循已久該省獨未盡行伏思丁糧合辦在無地有丁者既免追呼之擾即有丁有地者亦省輸納之煩吏胥不能藉編審爲奸小民亦不

至以勾稽爲累其法簡約均平天下稱便何以該省獨有未宜臣謹就其節次改歸成案推原始末考較得失敬爲我　皇上陳之查丁歸地糧自雍正九年試辦之後至乾隆元年撫臣覺羅石麟奏請改歸者十八州縣乾隆八年因鹽臣吉慶條奏議請改歸者十八州縣乾隆二十三年因御史姚成烈條奏又議請改歸者五州縣計三次改歸共四十一州縣其餘則或請將丁銀一半及三分之一歸入地糧或請將丁銀統按下下則征收而以餘額歸入地糧或請將無業窮丁盡行刪除而以其應征銀兩均勻攤入地糧如此所云調劑辦理者三十七州縣此外二十六州縣則仍丁糧分徵此歷年查辦之大較也夫以天下通行之良法而辦理獨多參差揆諸畫一之道已有未協且其所謂不可歸辦者或以晉省賦額本重加丁則未免過多或以各屬地土瘠薄併徵則慮有逃亡又以爲俯從輿論則民情相安可以經久且以爲閒有逃缺而編審既屆可以擦除此數說者臣皆不能無疑查賦額之重無過江蘇而江蘇則丁歸地糧地土之薄無過貴州而貴州亦丁糧合辦何獨異于山西夫有地而稍增其額即慮逃亡若無地而按徵其丁逃亡不更甚乎此尤其易明者也臣竊求其主于分辦之說蓋謂晉民多出貿易故不欲寬其丁賦而重地徵若然則是欲徵有力之丁銀因以逼徵無力殊失持平之義況無地之民寬裕者終少拮据者實多觀于乾隆元年及二十三年查辦案中所稱祁縣壽陽各有無力窮丁三千七百餘人其他固可概見矣至于待編審爲擦補正前撫臣所謂調劑之一法而實則弊有不可勝言者何者在各次辦理之時皆謂輕重適均民無不便及至後次查辦便已多有逃亡即如二十三年所辦其去乾隆八年僅十餘年而岢嵐州則逃亡六百三十餘丁五寨縣則逃亡二百五十餘丁苟屬民情所安何以逃亡至是是則所謂俯順輿情可以經久特虛語耳然而州縣動以輿情爲請者一由紳衿富戶

之畏攤丁賦。一由經承里胥之貪存編審也。蓋分征而不免逃亡。必藉編審爲撥補。而吏胥經手。因緣爲奸。增新丁則放富升貧。除故丁則移甲換乙。百弊叢生。莫可究詰。然則五年編審。特爲若輩舞文漁利之期。而百姓之拖賠包納于未撥補之前者。固無論矣。臣所謂調劑之終不能無弊者此也。夫古今立政。固欲順民之情。而至于民情所同。則又權其輕重。貧民之不欲輸丁。與地戶之不願增額。情同也。而輕重大異。歷任撫臣固當從民情起見。然而富民之情易達。貧民之情難訴。臣愚以爲與其狥有業之欲。何若紓無業之戚。與其從傭工負販者而按徵其丁。何若于資生有藉者而稍益其額。與其作逃亡故絕而始爲之撥補。何若攤丁歸地而使之不至逃亡。且夫理有可信。則事無可疑。就三次辦理而論。前之所謂難行者。後既多有改歸。則知後之所謂難歸者。原盡屬可行。臣請 勅下山西撫臣悉心籌辦。將從前丁地分征各州縣一體查核歸併。即或地有不齊。亦祇就一縣中分等攤入。毋復瞻顧舊案。瑣屑參差。如此則丁戶不至逃亡。吏胥無由滋弊。良法美政。歸于大同。而無業貧民永沐 皇仁于無旣矣。

請撥糧均丁疏 雍正六年

陝西鳳州按察使李元英

竊臣沐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凡關係通省事件。無論所管與非所管。均當時刻留心。細加體察。謹以時下所聞。并臆見所及。不揣冒昧。謹備悉陳奏。一。估撥之例。宜爲畫一也。查甘省估撥定例。於九十月間。將本年額徵糧石。估撥次年兵食。先爲報部。次年照數支散。又因甘省營驛歲需糧五十六萬餘石。而每年額徵糧止有四十九萬餘石。每於本色之外。約估折色。此例行之已久。惟是州縣營汛多寡遠近。總無一定章程。以致胥吏作姦。上下其手。竟成錮習。每於估撥之時。州縣營汛紛紛營謀。以求各遂其私。臣查雍正二年間。曾奉部文令

將兵糧秉公撥定畫一造冊報部永爲定例嗣經前任布政使傅德以甘省非他省可比朦混沓覆至今舞弊如故以臣愚見仍請將州縣額徵之多寡與營汛之遠近逐一計算定爲某州縣應撥某營汛若干俱爲畫一以定章程永遠遵守每年奏銷不得增減改易如此則積弊可除似於倉穀兵民均有裨益矣一均丁之法宜加詳議也臣見甘肅奉行均丁之法有與他省似同而實異者蓋他省則以本州本縣之額丁均入本州本縣之地畝原額仍無增損小民自樂輸將今甘省均丁則不按地畝止按通省額徵銀糧通計合算每銀九錢零每糧九斗零攤入一丁額徵多則攤丁亦多額徵少則攤丁亦少以致各州縣有比原額多增至二三千兩不等者毋怪乎紛紛具呈以爲均丁之不公也推原其故因甘省州縣中有糧少丁多者若就本州縣均攤誠恐糧額少而載丁過重是以泥於通融之說不復詳議但查甘肅州縣其糧少丁多之處有產有丁現在完納者已居其六七無產有丁艱於完納者止居其二三若以二三分之窮丁歸入六七分之糧戶仍無過多之處況查甘省地多糧少如有餘剩窮丁即就本地近報開墾猶未陞科並所有熟地未經報糧之戶均攤則有地者不蹈隱糧之咎而無糧者免受空丁之累一舉而兩得矣

均編要略序 松江府志

沈荃

三吳之困於役也戶口侘傺漸致逃亡當事者無日不抱杞憂武水給諫柯公條利病以均田均役請

世祖章皇帝軫念民瘼亟報可下之計部移咨巡撫中丞奉行者艱於改弦檄催數四而未有應山左李侯治婁邑慨役法之日敝喟然歎曰松郡舊有布解南北運收倉收櫃諸重役今皆貼官料理民得息肩矣若圖中催辦該年總甲向稱小役而厲民若是豈得膠柱而不思所以拯之乎未幾侯以他事被劾候勘者年餘已而

事得白奉　旨復任遂慨然以均田均役爲己任諸曹吏逡巡脁朒多築舍語馬天麒獨曰此固便民良法也害不百不變法今其時矣顧力行何如耳侯喜甚遂捐廉俸集羣吏備文冊開局西郊專委天麒董其事三閱月而告成其一切徵輸之法俱直捷簡便可永爲遵守華亭上海青浦皆仿婁例亦開局均編松民自是無役四邑歡呼頌侯之德不衰而侯竟以河工詿誤去位婁民匍匐詣制撫訟冤不可得侯亦以積勞致病卒於旅邸病且革猶以版荒未定爲嗛嗛也婁民既載道輟舂爰梓其均編要略屬予序予曰自故明迄今日造福我雲間者有名宦三人蠲免雜賦則有巡撫周文襄釐正阡陌則有僉憲鄭善夫均田均役則有我侯皆奕世不忘者也且勿謂均役之功小也廻思未均之時羣奸攫嚼喻舌萬姓敲骨吸髓爰有三害五不便四弊遂均編行而雪霰咸消當事者亦曾聞其說乎何謂三害一曰審役之害二曰補役之害三曰花分避役之害役惟審而貧富始定也乃圖奸得肆其欲壑矣造冊歸幷塡單開報戶戶可以勒索況臨審而鄉民之往來守候賫緣賄脫訐告爭訟之費百出乎均編行而役不須審審役之害絕矣往時編審大役五年小役十年有刻冊印冊以爲據也自役困逃亡不得不開報另補乃一圖補而十圖效之朝張暮李移甲換乙圖蠹衙蠹又喜役之無定而指爲利孔凡有立錐者人人自危均編行而役不須補補役之害絕矣有田之民皆良民也自役重禍深爰思避役輸賄圖奸花分鬼戶苦役則小戶任之民生之所以日促也均編行而有田者樂於歸圖無論多寡和盤拓出而花分避役之害絕矣此三者皆未役而先罹其害者也若乃承役之後其大不便者五一曰圖碎而分圖承役之不便也假如一人有田百畝挂五六圖此鄉催辦彼鄉該總安得百其身而應之圖奸乘機包攬侵漁虧空釀禍無窮今者幷其田而歸之一圖不必分頭四應也一曰田少而代人承役之不便也主戶

有役必催辦外戶之田皆素不相識之人臨限而以他人之完欠爲完欠血杖其能免乎今者均圖而獨彙本名之田責成既有專屬卽合彙親友之田痛癢亦復相關也一曰圖額之大小不一而承役不便也本郡圖額大者八九千畝小者三五百畝圖大則人力有餘乃田多糧多難於催辦圖小則催辦頗易乃各項雜差與大圖一體承值民力何堪今者均圖而田畝適均永無勞逸偏枯之患也一曰圖田之荒熟不一而承役不便也蓋各邑熟圖之外原有舊荒圖新荒圖載在郡乘從無徹底清完之額奉法者甘心受杖畏法者結隊隱匿其中偶有殷實富民則必年年硬役甲甲拖累不至於懸磬不止今者均圖而荒圖熟圖一幷彙入本名凡受荒圖之田者但有水旱歉收之患別無株連拖累之苦矣一曰客戶承充總甲不便也遠居數十里之外有不諉公犯法者乎今均圖而止用排門甲長比閭族黨之間遇有獄案則是非必公遇有夜警則救護必力也處此三害濟之以五不便苟均役之法不行是生四弊何謂四弊各圖之田多寡負益盡出於圖奸之手年來逃亡多冊籍散隱漏飛灑之難稽是謂圖弊均役行則田皆彙收不復授權圖書既無造弊之人亦無留弊之地而圖弊絕矣東南賦額繁多雖有劉度支因難指鞭而算也若使圖額糧額參伍不一總房可以先期押捺管比可以臨限賄脫是謂胥弊均役行而每圖每甲止有此數後先之完欠瞭然卽一行之算法可省而胥弊絕矣錢糧收入衙胥之手雖保其無侵蝕也或銀已納而未經出串或串已出而未經登號或號已登而未經投櫃種種欺舞不一而足是謂櫃弊均役行而先期嘗串自封投櫃完者以領去之串爲據不完者以未領之串根爲據完欠既已分明收書無從影射而櫃弊絕矣且各房經承未有不望蠅頭以自潤者也如向來所派青樹水夫等項用一派十玩法良多是謂衙門之通弊均役行而偶有雜差必齊集鄉三老從公酌派申憲定奪雖

有意外之役。總無不均。而各項之通弊皆絕矣。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今此均編之法。直捷簡便。平易近人。黃童白叟俱能遵而奉之。循是道也。朝野官民。藹然家人父子。馴至剖斗折衡而天下平。然非侯智足以燭奸。勇足以服物。仁足以利濟萬姓。鮮能排衆議而力行也。後之覽者。蕭規曹隨。成畫一之治。　先皇帝愛養黎元至意。於是乎大慰。豈獨食侯之德勿諼哉。

均田均役議 松江府志　　李復興

竊念均田均役。久奉憲行。其如所定捆束。皆由圖蠹把持。圖書掌握。田多者受賄兎脫。田少者無賄雉罹。造冊則朝更暮改。分數則換李移張。先後任其倒置。多寡聽其游移。雖有均田均役之名。初無均田均役之實也。急公奉法。一時之賠累靡窮。遷徙他方。異日之株連難盡。始則年首逃亡。繼則全圖驚竄。以致催辦無人。糧白毫無完納。官府之受罰受參。經承之被提被解。總由於役法之不均。故其弊有不可勝數也。今試查歷年之積欠。官儒役有乎欠者。唯圖催也。今日之逃亡。官儒役有乎逃者。皆圖民也。則知官儒役之錢糧易起者。其田有定而累少。民戶之錢糧易欠者。其田無定而累多也。今惟從前之役。盡照舊冊。來年之役。悉仿嘉湖事例。毋論官儒民役。將各圖田畝。囊爲一處。其有眞正賠荒絕戶。造明圩段細號。通盤籌算。量行均派。使圖棍不得移熟作荒。業戶可以開荒成熟。俟收數既定。然後配搭成圖。糧白則照田完納。雜差則按畝均攤。以本名之田。完本名之稅。則催辦省而小民無賠累之苦。比較約而官長無督責之煩。以本名之田。立本名之戶。則不必簽役而役自定。不必均田而田自均。有利無害。一勞永逸。救時良策。莫便於此。亦莫急於此矣。今若因查舊冊。現充者皮骨空存。僉補者脂膏殆盡。況役而復役。民實難堪。上臺之催檄如雲。圖役之逃亡日衆。將來　國賦何由而足。

兵餉何由而應。平阜職荷蒙覆載。敢不以　國計民瘼爲念。回任以來。目擊時艱。稔悉里困。於均役一案。只加意釐剔。不勝痛心疾首。於是嚴行飭革。不憚勞瘁。按戶催徵。非屬逃亡。卽係鬼戶。種種無著。隨誤糧餉。爲查均田均役。久奉　旨奉憲飭行。誠屬愛民善政。第奉行不力。俾良法虛懸。國民交困。夫民之困於役者。催辦差徭其大關也。今日之錢糧考成綦嚴。乃日事追呼。而積欠如故者。皆因田役不均。逃亡所致耳。今據自行幷田之議。如一人有田百畝。向皆花分爲數十鬼戶。跨立幾圖。思避差徭。殊不知反中圖蠹之計。此報彼除。東免西補。終歸隨涸而後已。因之民日窮而糧日逋。害官累民。固非一日。今盡議除年首甲首之名。將通縣之田。仍照原詳。均編三百圖。每圖一百束。每束辦田二十八畝。計一年之餉。約四兩五錢有零。每月所完四錢五分。一限完足。則給單免比。卽力有未逮。兩限輸納。亦僅二錢二三分。爲數無多。十月全完。殊易爲力矣。在田多者自辦自田之餉。田少者朋辦合束之銀。辦省而役輕。則鬼名詭寄。又何利而願分。如此則圖書不必革而自退。有力者不待僉而役定矣。其歸幷朋辦之法。聽從民便。以就其相識者。便於催徵耳。庶田田皆役。戶戶均差。此誠衆擎易舉之良法。貧富咸安之善政也。再照差徭一項。奉　旨奉憲紳民一體均差。浙省蘇屬。悉皆遵行。惟獨松郡仍有官儒役民之別。査除塘工一差之外。其餘雜役。悉皆民圖承值。以致田幷勢豪。役歸細戶。紛紛逃竄。軍餉有虧。今議必均之法。總於三百圖爲準。奉有大工差徭。詳請憲裁。按田均派。設有萬不得已之小役。挨次輪流。照圖承值。設立號簿三百本。申請撫憲印發各圖。凡有差徭。許圖民明登於簿。按季繳縣。彙申查核。旣絕規避不均之端。幷杜騷擾橫索之弊矣。更有請者。査婁邑荒地。較之他邑尤多。非盡田之荒蕪也。逃亡者衆。則有田無戶。或貧民無力開墾。自棄其土。或田歸豪强。而戶仍逃亡。偏累圖民代賠。今議必均之法。將合縣版籍

荒田。統計縣額。均攤於三百圖內。共相開墾。庶不至拋荒缺餉。并可以墾荒開熟。不止民受其惠。即　國用亦由此足矣。又照塘嶼之役。上無濟於軍需。下實民間重累。徒充無益之使漁。遂成難革之積弊。並應詳請永禁除豁其名。逢有開濬小工。附近居民業戶。均派承值大工。遵照海塘事例。通縣合算計畝。均派使無偏枯之弊。至於坊廂之役。比之鄉圖之苦尤甚。排門小夫。比戶日繁。一體子民。何忍勞逸迥別。必須酌逸準勞。以資其費。卑職待罪有年。已悉役中大槩。況職司民牧。何忍令斯民之疾呼而不為之請命。以上數款。俱均役之切要。仰祈逐一批示。非卑職所敢擅專者也。

一均圖之法。一縣區圖田額。多寡不齊。若一體承役。必致大小不均。茲蒙科憲柯題定均圖之法。先將該縣田地通盤打算。均分若干圖。每圖應均準熟田若干畝。一圖分立十甲。每甲應準熟田若干畝。無論紳衿役民。一并照田編甲。則田必入圖。圖無虧田。永杜偏枯之弊矣。

一并田之法。人之有田者。不必其盡在一圖也。不盡在一圖。而乃逐圖承役。田多則僱辦他人之田。田少則又派辦於他人名下。分頭四應。日無休息矣。為思窮變通久之方。誠莫便於并田之法。凡有田者。不拘原舊區圖界限。如一人有數百畝之田。而坐落不等區圖者。即以數百畝不等區圖之田。彙歸本戶。遵照均定新圖田額。分為各口。編列一處。完糧其小戶田不足甲。仍許因親及親。因友及友。共并一甲。即於甲內分註明白。各自出口。聽其自己造冊呈遞。冊內開明收并原某某都某某圖某某圩號田若干。俟遞到之日。查其住址相近者。挨順編配。是為以田就人。非以人就田。人人自收自田。已完已稅。不用僱辦之勞。可杜僉點之弊。徵輸俱便。較之原圖挨順剳配之法。更為盡善也。

一均役之法。里役之苦。至今日而甚矣。至今日之年首爲尤甚。夫一圖之漕白盈千累百。分比各甲。倘遇花戶之挂欠。而竟責之年首一人。日受敲扑。究無補於正供。兼以株連不已。詐索百端。逃亡日甚。能無林木之恐。夫紳衿役戶。向有優免之例。故田多者類皆詭寄避役。其在圖承役者。悉屬貧民小戶。獨膺繁苦。今已仰遵 朝廷一體當差之旨。並入均圖。照田編甲。在錢糧則各自輸納。差徭則各自承應。既不偏枯。亦無牽累。夫役之均也。由於均田。逮田之均也。則幷無役矣。

一銷圖之法。通縣田地。每圖俱有圩號。務先著令各圖造明挨號一冊。開注現業戶名。呈遞存案。以爲均田張本。俾從前飛灑隱漏之弊。盡行釐剔革除。然後令業戶查明號冊。照數收幷。卽將業戶造成田冊。逐號參對原圖。核準無異。隨於該圖原號內注銷。俟編圖之日。注明新編某圖。訖倘有田數無多。不願自己出名。寄幷親識名下。務要開明原戶姓名。以便銷圖。仍再取戶領號一冊。以與號冊爲經緯。比如某圖一人。共有田若干。內某某圩某某號各若干。就田之多少。挨次攢造。其存圖零星田畝無人收幷者。亦卽按田按戶編歸一甲。各照徵輸。則無不稅之田矣。

一徵輸之法。徵輸條銀。奉有部定之新限。若分數不歸畫一。串單不行編定。則頑戶挂欠。奸胥舞文。弊從茲生矣。務將業戶額銀。照依會計。先行算派。卽將所派之額銀。分作十分。按月一分。一月之中。又分三限。先令櫃書編定串單。其式一單存查。卽爲根串。寫明某區圖甲戶某月首限銀若干。二限銀若干。三限銀若干。前連三單。謂之甲戶免比單。每限一單。則各開一限之銀。令業戶悉照串額將銀自封入櫃。投一限之銀。卽截去一限之單。遵限完截者。不用比較。竟自歸農。不用差押。以杜滋擾。如一月不截。卽吊櫃上串根。繳查明白。倘有存留不

截之時。立時差拘。著令完截。不可預行差押。致使完欠無分。勤惰無別也。其算額編串。如一圖十甲而止一戶者。以一戶出額。即以一戶編串一甲。而各戶朋幷者。以各戶出額。即以各戶編串。方爲便民。至於秋糧。應作三限。以一月爲一限。亦須編定串單。照前徵輸。此法一定。則急公者截票省家。可不見差役之面。而費累全消。即抗頑者。拘到必完。亦不致有拖欠之處。而奸弊畢除。總之串存則欠。串去則完。竟査串根。而比簿可不用也。第糧書無歷欠之弊。而皁快無索錢之門。則此法非其所願。然欲便於此輩。即不便於小民矣。

一分戶之法。一年之內。田有授受。戶有去來。糧從田出。田隨戶轉。倘編圖之後。若有售賣之田。驗明文契。務將業戶姓名。即於甲內另行分出。以便各自完納。不得移之他處。致圖額復有盈虧。或有不出戶名之田。始則寄幷一人名下。倘者怠玩抗糧。亦許甲戶稟明分額。專行追比。蓋編定之圖。帷戶可換。而田不可換也。

編審論

盛百二

編審者。治道之根本也。蓋積州縣而成天下。積鄉里而爲州縣。積戶口而成鄉里。故戶口清而鄉里治。鄉里治而州縣治。州縣治而天下亦治矣。周禮鄉遂之法。始于比鄰。詳稽其夫家之衆寡貴賤老幼廢疾六畜車輦田野。以施政教。以行徵令。以辨施舍。以起徒役。而奇衺奸宄亦無所容。此歷代以來不易之法也。明洪武十四年。令天下編黃册。在城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共編爲册。册首爲一圖。里有一百十戶。以十戶爲長。餘百戶爲十甲。里長甲首董一里一甲之事。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爲奇零。其册凡十年一更定。此即今編審之制也。明初但有夏稅小麥。秋稅粟米。及絲綿之征。百姓皆聽役於官。十六成丁而役。六十而免。無所云丁銀也。自後乃有銀力二差。力差者差役也。銀差者僱役也。又其後雖有二差之名。亦皆一例徵銀而已。于是胥吏上

下其手隱匿脫漏百弊叢生又丁銀之增損關于考課故丁銀有增無減所謂溝中之瘠猶爲籍上之丁黃口小兒已入追呼之冊此仁人君子所以歎息也自我　朝康熙五十二年滋生人丁永不加賦至雍正四年又行丁歸地畝之法百姓優遊於耕鑿之中有司無考課之累從容而賦繭絲良法美意三代以來未之有也然因此有司遂視編審爲具文惟胥吏是任以至戶口不淸而貧富不辨貧者有貧之實而無貧之名富者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又飛灑詭寄遂有無田之稅無稅之田矣且僱役惟可行于平日如非時力役河防土工之類其勢有不得不出於差者于是徭役有不均之歎況編審時吏胥按戶索其飲食筆之費百姓又恐差徭之及身也于是并戶減口專爲一切徼倖平時按籍而常見其少不幸天災流行　朝廷有大恩邮計口給發則其數又驟見其增於是編審賑邮二冊自相矛盾雖有才能亦無所措其手足始悔平時之失計亦已晚矣況欲求賦役均平奸宄屛息安可得哉論者不察竟以編審爲不足憑而無益于治道益惑矣

請編審仍照舊規疏

蘇霖渤

臣謹査各省倉穀甚切民依每歲將存用實數通盤覈核可以酌盈劑虛實於民生大有裨益惟是歲査各省民數一事臣竊反覆思維而覺有不便施行者不敢不直陳之蓋古者民皆授田於官故民數與田數相爲表裏可以按籍而稽毋容隱混且耕三餘一耕九餘三皆實有數年之蓄而後可以穀數之盈絀待民數之多寡後世時移勢殊古制遠不能復民皆各自爲謀然爲上者誠因其所利而利之擇人而牧之厚積儲以補助之有所養而無所擾則亦足以臻治安古今異宜事勢各別正不盡規倣舊文始可講求康阜也今天下生齒日繁上屆編審新舊人丁共二千六百三十餘萬雖係照例按戶定丁尙非詳細實數然一戶之數不過八口以

內按冊而推再參以糧賦之多寡亦可得其大略至各省倉穀現奏報有二千六百餘萬石亦屬豐裕但貯穀雖多亦止存以備常年之借糶凶饑之散賑爲因時補救之計原不能計口授食遍給閭閻而借糶應聽貧民自便無容按戶派領若散賑則皆地方大吏臨時督率有司清查被災各戶分別造冊賑濟是不遇荒歉不動倉儲既無從據此民數辦理卽遇荒歉散賑之時乃係另造應賑確冊勢不能照平時之戶口均攤是又無從據此民數辦理也至若人滿滋慮先事綢繆則如開墾樹植薄徵免賦轉粟通商一切政務我 皇上念切民生已無不次第舉行亦豈俟查清民數而後乃見之設施乎故臣就此時揆度事勢而覺民數一項僅可以驗生息之蕃實難據作施行之用似可緩其清查至若查之而轉致滋弊則又有難於縷陳者蓋州縣民戶之多類皆散處鄉僻若令其攜妻抱子絡繹公庭而赴點則民不能堪若令地方官遍歷村莊挨家查驗以稽數則官不能堪是仍不過委之吏胥造冊以畢其事耳而吏胥果可委任乎事本煩重則借口之需索多端地復遼闊則乘便之貪求無厭重則入室搜查生端挾詐輕則冊費路費坐索無休至斂錢之鄉保人等就中分肥皆屬情所不免州縣官刑名錢穀趕辦不遑加以造冊紛紜日不暇給雖有精明之員亦難勝稽查之力是小民未及沾惠先已耗財不貲矣夫五年編審事已不易況欲年年遍察而無遺是雖奉行盡善似亦難爲常繼也再如行商寓旅往來無定流民工役聚散不常以及番界苗疆人性頑蠢亦有種種不便清查之處且吏胥造冊自料地廣人衆本官不能詰問暮改朝遷實數無憑指証勢必任意隱漏草率完事迨至彙冊奏聞仍僅得其大略究非確數而小民滋累亦不可以數計也伏乞 皇上俯念編審業有成規億萬生民不宜以歲歲輕擾 恩准將每年清查民數一事收回 成命特賜停止惟於各省倉儲嚴查實貯以期有備無患

因利勸導。順時休養。四海蒸黎。自沐　皇仁於永久矣。

編審釐弊疏順治十八年

戶科給事中柯聳

竊惟任土作賦。因地起差。此古今不易之常規。亦各省通行之大例也。但恐人戶之消長不同。田畝之盈縮亦異。所以定十年編審之法。則役隨田轉。冊因時定。富者無兔脫之弊。貧者無蚊負之憂。勞逸適均。輪將恐後。法至善也。臣三年里居。每見考課雖嚴。而各省之報完甚少。　恩詔屢赦。而錢糧之拖欠仍多。細思其故。官吏之侵漁。差徭之繁重。固非一端。然其根源。總由於僉點之不公。積弊之未剔。今年前冊已滿。目下編審屆期。卽先經戶部題覆。請停無益之黃冊一疏。亦云以十四年爲始。五年編審一次。此小民身家利害之關。亦胥役張牙吮血之會也。若不徹底更張。痛除宿弊。何以拯民困而垂永久乎。以臣聞見所及。約略五端。爲我　皇上陳之。一。里甲田畝之額數。宜均也。查一縣田額若干。應審甲長若干。每里十甲。每甲該田若干。田多者獨充一名。田少者串充一名。其最零星者。附於田尾。名曰花戶。此定例也。所以各項差役。俱係里長挨甲充當。故力不勞而事易辦。獨蘇松兩府。名曰僉報殷實。竟不稽查田畝。雖云十年定役。又復每年小審。前冊里甲輪至後冊。有田已賣盡。貧無立錐。而仍報重役者。遂有田連阡陌。坐享膏腴。而全不應差者。不特十年之中。偏枯殊甚。甚至年年小審。行賄求情。挪移脫換。蠹弊多端。田歸不役之家。役累無田之戶。以致貧民竭骨難支。逃徙隔屬。斷　朝廷之正賦。荒成熟之腴田。務祈　嚴敕撫臣。通行兩府。及今大造之時。必期田盡落甲。役必照田。務將本區之田。均入本區十甲。倘本區田多。則派入下區。按田起役。至公至當。不得濫空僉報。以致貧富差貧之弊。庶幾役均而民便。未有不急公輸納者矣。一。花分子戶之積弊。宜清也。夫里甲十年一定。田多僉里長。田少爲

花戶。因奏浙省各屬。有等奸頑富民。串通本里冊書。每於編審之年。揑立鬼戶。飛灑田數。少者四五畝五六畝不等。多不及十畝而止。田數既已無多。重役便已漏脫。及至臨審缺額。反將貧民脊產串立應充。是田多者以花分而得卸擔。田少者以愚實而應重差。是皆冊書舞弊。以致苦樂不均。今後各縣審役。悉照上屆榜冊。其一應推收。必驗實有絕賣稅契。方許分戶。如並無戶丁。詭立花名者。查出其田入官。冊書與本人依律治罪。則飛灑之奸絕。而田皆歸本戶矣。一詭寄之陋規。宜懲也。　國朝優免則例。原照品級之大小。派免丁銀之多寡。嗣後部覆。止免本身丁徭。將優免丁糧。悉應停免。則紳衿士民久矣一體當差矣。但查前冊定自順治八年。時部覆科臣劉顯績優免有畫一之規一疏。止準免其雜辦。不得濫免正賦。致累小民等因。奉　旨遵行。所以進士舉貢生員。猶有各立的名。或書職銜。名曰官戶。儒戶。凡雜項差徭。量行豁免。至於正額糧賦。各自照規完納。但因雜差繁苦。未免有親族人等冒借名戶。希圖幸免。以致紳衿名下之田。半皆影冒。蘇州長吳等縣。有名自輸戶。有名下幾甲。任意揑名挂立甲外。且有鄉紳物故已久。生員學冊無名。并寺觀香火。上司承差書役。亦皆各立戶名。公然討免各差。自今造冊。務將紳衿的名之田。另造一冊。送部存案。倘仍前陋習。借名入冊。將田入官。本紳及親族人等。嚴加議罪。如有仕紳遠宦。其親族私自立戶。竟將本人加等治罪。原田仍行入官。庶詭寄之弊革。而小民不致偏累矣。一冒籍之立戶。宜禁也。紳衿即在本邑。止免本身丁徭。況係隔省。豈宜冒免。即或鄰近各邑。閒有置買地畝。亦當編入民里。一體應差。乃江浙陋習。竟有隔省鄰縣。並無寸土。偶有親戚往來。便爾揑立冊戶。冒籍之客戶日多。本地之充役更苦。今編審之時。凡有隔屬仕宦。另立名戶。希圖免差者。本縣據實申報。嚴行處分。如縣官徇情不行具申。另被發覺。一體治罪。各紳亦當於鄰省各縣。著意稽查。如有冒立本

戶卽以早自首明。不得待事露之後。藉口不知。諉免議處。則客籍不至濫觴。賦額自歸畫一矣。一冊書之買充。宜革也。江浙各縣。每於經制吏書之外。每里各有冊書一名。或號里書。或稱扇書。專司書算。似不可少。然此輩智昏於見金。術工於舞弊。乘今大造之時。每人各出頂首銀若干。買定里區。至造冊之弊。移甲換乙。漏富差貧。卽前花分詭寄之弊。皆出其手。更有臣鄉秀水縣積棍包頭。名曰歇家。卽係區書一人買充數里。每年包納錢糧。額外私派。俱屬積歇掌握。甚至收愚民之額課。而臨比不完。包富戶之差徭。而散派各戶。況各縣並無此役。獨秀水一役。盤踞難革。積蠹萬端。更聞杭州各邑。有以生員包充冊書。官法既所不加。舞文益復何忌。此次急請 敕行新撫臣。將秀水歇家。杭州生員應充者。嚴檄革除。至各縣冊書。止許本里公報誠實無過精於推算者。專管推收書算等事。是革蠹除奸之本也。以上五款。實係編審時大弊。臣訪之江浙兩省者最眞。計今編審屆期。必須預行禁約。祈 敕兩省撫臣。通行各屬。摘法除革。并勅限冊報部科。以便稽查。庶役均平。而民咸樂業。徵輸有法。而 國課無虧矣。

請改編審行保甲疏 雍正四年

直隸總督李紱

臣查丁銀一項。卽古時力役之征。 國家定例。五年編審一次。稽查戶口。仍造具滋生冊籍。進呈 御覽。所以重民生恤民力也。第每逢編審之歲。民間派費甚多。有里書里長之費。有州縣造冊之費。有院司道府吏書紙筆之費。有部冊之費。有黃綾紙張解冊諸費。悉向里戶公派。追索甚於丁糧。各省皆然。而直隸尤甚。臣查直隸丁銀。業已照糧均攤。是編丁之增損。與一定之丁銀。全無關涉。而徒滋小民繁費。似宜斟酌變通。臣伏見特諭直省臣工。力行保甲。現在九卿會議。臣因思編審之法。五年一舉。雖意在清查戶口。尙未能稽察遊民。

不如保甲之法更爲詳密既可稽察遊民且不必另查戶口自後請嚴飭奉行州縣於編排保甲時逐戶清查實在人丁自十五歲以上毋許一名遺漏歲底造冊申送布政司彙齊另造總冊具　題進呈　御覽冊內止開里戶人丁實數免列花戶則簿籍不煩而丁數大備其向來編審之例在直隸永行停止則戶口既清擾累亦省誠爲兩便

論編審福惠全書　黃六鴻

編審之時有二一在十年大造將錢糧戶口攢造黃冊進呈　御覽所以重民數也一在五年均役清覈丁差所以甦民累也今黃冊停造惟五年均役直省遵行無異夫均之事亦有二一田與役並均一專均役而不均田田役並均以闔縣之都圖里甲合都圖里甲田糧之數而均分之使裒多益寡無偏多偏少之弊蓋糧由產派差照糧行糧之數定而差亦于是定焉亦無畸輕畸重之處法未嘗不善也然而今之民非如古井田之制計口授畝子孫相守以爲世業十年之內貧富無常鬻產時有若任便交易則彼圖售入此圖所畝仍屬參差若貿不出圖則貧產遽難求脫勢豪益復刁難此均田之所以未易言也惟專均役而不均田宜永行之而民大有賴焉然役之均亦有二一有田而有丁謂之糧差一光丁而無糧謂之力役蓋田多則糧多糧多則差多所謂差照糧行者是也乃奸豪巨猾欲減多糧而就少避重差而就輕于是花立戶名詭寄別里而總書冊房或受人賄囑或將已田糧飛灑各戶移換斗則脫漏頃畝冒裁田地種種弊端莫可窮詰夫留心斯政者若不先除斯弊雖日求均而終無可均之日也況于審丁之際戶長之開報不實有司之覺察無憑其弊又不可殫述者乎雖然欲除匿糧之弊惟在推收之逼清欲除匿丁之弊惟在減增之悉當而已大約南方糧重在

審役北方糧輕重在審丁以役繫于丁而不繫于糧也是在司牧者有以權衡而變通之耳

按南土糧重照產派役不重丁銀故田地雖多立一戶卽是一丁丁銀多寡不遠北土糧輕照丁派差丁銀大有輕重故屆期審丁不可不愼除新成之丁例令戶長舉報入冊逃亡老絕許里遞公舉以定開除若陞擦之際惟視產業之增減爲至公宜將前屆合里丁糧通盤一算約糧銀若干該有丁銀若干較量配則貧富悉均而不偏累窮苦矣又按北地糧輕丁重每有差徭俱照丁派故每丁有派至一二兩者若窮苦之人將何所取辦乎此照糧陞擦所以爲至當也然紳衿之豪以包攬成風恬不爲怪貧窮親友及鄉間稍裕者其田地攬歸戶下每年錢糧包爲代納百姓火耗有加三加二加一不等其包納火耗亦不爲減及紳衿完糧藉曰自封投櫃竟有銀色不足銀數短少者縣官若一查究追補輒持官短長列欵控告拖累衙役所以紳衿公然包攬大獲其利而百姓亦樂于紳衿包攬者其本戶之丁卽係紳衿供丁鄉紳供丁多至數十名青衿亦有十數丁者每有差徭里遞不敢派及每遇編審供丁名下卽有應增新丁戶長總書亦不敢開報若竟依糧陞擦則紳衿所包攬之田地勢必增丁則所增者非紳衿之丁而卽包攬之丁是又爲紳衿增包攬之丁也乃百姓見按糧增丁益懼丁多爲累爭附紳衿者愈衆恐光丁無糧者亦求附供丁以逃差如是窮民常處其苦累而紳衿常處其樂利矣且里胥知以糧多寡爲陞擦又安保其不分灑他戶以多易寡避陞而冀擦乎此又照糧陞擦亦未能盡無弊也然則北地之丁終不可均乎夫求均無他異術亦止丁糧並覈與酌除供丁而已夫有丁無糧者照丁據實增除有丁有糧者又照糧據實陞擦先嚴飭里書不許私爲增減愼選戶長不許揑虛開報其爲丁爲糧劃然可考至於供丁之說乃陋弊成習朝廷除免本身丁徭外非別有所謂供丁也若一槩盡除定生

怨謗于舊例之中稍爲減汰所謂爲法去其太甚則富貴貧賤不致苦樂失均如斯而已然其立法必于無弊法立在于必行又須素履清操居恒政尚仁恕優以待紳士而嚴以馭里胥凡爲地方區晝一皆出于至公至明秉于至誠至信而我無所執意其間焉於是紳衿不以刻已爲怨胥役不敢作弊罹愆百姓亦不忍倖法而見歟以之爲政將無往不可豈又患區區之編役爲不可均哉

編審詳文　陸隴其

照得靈壽人丁舊額順治十四年賦役全書載三等九則通折下下人丁一萬四千七百零一丁歷年遞增至康熙二十二年賦役全書實在下下則人丁一萬五千六百八十八丁查其遞增之故則非盡民庶而富加於其舊也因編審者惟恐部駁必求足額故逃亡死絕者俱不敢刪除而攤派於現存之戶且又恐僅如舊額猶不免於駁也必求其稍益而後止更復嚴搜徧索疲癃殘疾鰥寡孤獨無得免者溝中之瘠猶是冊上之丁黃口之兒已登追呼之籍小民含辛茹苦無所控愬加以屢歲荒旱上年又被水災現在強壯之民飢寒切身不能自給而又責其包賠逃亡之糧代供老幼之差所以民生日蹙閭井蕭條卑職編審之際號呼滿堂不忍見聞然亦恐缺額太多不敢盡數芟除其閒逃而有著落可招撫者即不除亡而有地畝遺下即量加於承受之人而不除孩童而有產業者即不除老而有產業者即量加於子孫而不除窮無寸土而未至垂斃者即不除惟是逃亡之無踪跡老幼之無立錐者鳩形鵠面奄奄一息者雖欲不除不得不除因復搜求新增之丁冀其不失舊額而應增之數不足以抵刪去之數共計現今審定丁數較之賦役全書之額缺一千五百五十六丁此等缺額之丁實因屢年編審有增無減今若照舊攤派以求無缺恐非盡臺軫恤窮民之意而卑職一點頁

心亦不肯自昧也謹將增除數目造册呈報伏候憲裁

與邑令論編審　　葉映榴

邇者國課之功令綦嚴役務斷難刻緩草莽遙度惟有修圖一法可以速成而無妨目前之徵比今老父母已先得之利國便民兼舉並善可勝慶幸從來大審在立良法提充貴合人情一圖之中業戶之貧富異田畝之多寡異當事豈能家至而戶詢之勢不得不假手於圖書而取裁於公正然書正非愚民所樂任也地方之桀驁利口任爲富者田廣賄則縱之貧者田少懦則及之此貧富差貧之一大弊也又如各圖之田不必盡爲本圖人之產客圖人亦或有之非擇土著殷戶承充催辦其不爲兎脫者寡矣乃書正狥戚里之私庇土著而役客戶主客之情枘鑿不入賠累之苦膏血俱枯在民則竭蹶無濟在官則呼應不靈此貧近差遠之一大弊也又如各圖業戶家有消長田有去留或勉充前役而力不繼或田已別售而名尚存書正所熟知也力不繼者與爲休息別售者與爲更定亦書正所易爲力也乃利其消長去留之不同緣以爲奸窮民手足無措此罔上行私之一大弊也蠹弊則利興利興則課足從古興利之方即在除弊之內如理亂絲解其結轖緒不引而自出矣如疏流泉決其壅滯水不導而自行矣況老父母以宏濟之才理彈丸之邑總大要於上而吏書圖正承流於下直咄嗟立辦耳

粵西編審議 廣西通志　　熊飛渭

邇查舊例編審之法五年一行蓋以人丁田糧隨時消長計糧多寡爲差之輕重其爲民生遠慮可謂意美而法良也粵西不知何年編審以至今日丁糧混淆差徭苦累一縣之中里不成里甲不成甲戶不成戶糧差安

得不偏累百姓安得不逃亡今欲急施補救之術惟有均幷便民以補其殘缺查核欺隱搜剔飛詭飭禁科派以杜其奸弊如憲臺所云者之數者若但整其大綱去其太甚則集甲戶於庭按籍而編審釐正之可也若欲徹底澄清以垂久遠則非履畝丈量不可顧丈量難言之矣從來清丈必度其地必度其時粵省之地行丈較難於他省今日之粵行丈更難於他時夫丈量則必正經界必擇人必嚴法先正縣界次正里界戶界宜預檄布置也不用戶房里書必得各里中老成殷實一二人爲之長預令公舉也分發各里印簿四鄉同日舉行里長挨丈印官掣丈有奸民抗冒大戶阻撓或丈後那移以多作少以熟作荒者本人法處隣保連坐不赦宜預行申明也且無論其地今何時哉大亂初平兵革未息瘡痍未起田里未定流移未歸而欲驟行丈量保無紛然滋擾雖曰查核欺隱而查核則有查核之擾雖曰搜剔飛詭飭禁科派而搜剔飭禁則有搜剔飭禁之擾天下安得實心任事視國如家之人而用之故曰難也爲今日計惟有按籍編審責令各州縣官取其大不便於民者去之丁糧之偏累者均併之務在秉公持正毋徇情面毋聽奸私懸自首免罪之條絕詭寄花飛之弊大綱既挈而諸弊略清居者樂生逃者思返然後優游展布漸次興除夫古今有治人無治法愼選其人而責之事以考其成取其大而不苛其細天下何事不可爲而甯獨編審一事哉本縣額丁止一千零三十七丁半民糧二千五百九十七石三斗而計里則有六十九里里甲之殘缺尤甚卑職就其相近者參伍而比附之併爲十一里中間尙有未盡事宜應俟編審核明釐定詳奪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一目錄

戶政六 賦役一

戶政 賦役三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墾田均田 日知錄　　顧炎武

後魏雖起朔漠據有中原然其墾田均田之制有足爲後世法者景穆太子監國令曰周書言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餘材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材任虞以澤事貢其物乃令有司課畿內之民使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爲之芸田以償之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畧以是爲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游戲者於是墾田大增高祖太和九年詔曰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覽先王之典經綸百氏儲蓄既積黎元永安爰暨季葉斯道陵替富強者幷兼山澤貧弱者望絕一廛致令地有遺利民無餘財或爭畝畔以亡軀或因饑饉以棄業而欲天下太平百姓豐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勸課農桑興富民之本其制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男夫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是有口分世業之制唐時猶沿之嗟乎人君欲留心民事而創百世之規其亦運之掌上也已宋林勳作本政之書而陳同父以爲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於一變之後豈非知言之士哉

明初承元末大亂之後山東河南多是無人之地洪武中詔有能開墾者即爲已業永不起科（是時方孝孺有因其曠土復古井田之議）至正統中流民聚居詔令占籍景泰六年戶部尚書張鳳等奏山東河南北直隸幷順天府無額田地甲

方開荒耕種。乙即告其不納稅糧。若不起科。爭競之塗。終難杜塞。今後但告爭者。宜依本部所奏。減輕起科則例。每畝科米三升三合。每糧一石。科草二束。不惟永絕爭競之端。抑且少助倉廩之積。從之。戶科都給事中成章等劾鳳等不守祖制。不恤民怨。帝不聽。然自古無永不起科之地。國初但以招徠墾民。立法之過。反以啓後日之爭端。而彼此告訐。投獻王府勳戚。及西天佛子。見實錄無怪乎經界之不正。賦役之不均也。

州縣稅賦 日知錄

顧炎武

王士性廣志繹曰。天下賦稅。有土地肥瘠不甚相遠。而徵科乃至懸絕者。當是國初草草未定。畫一之制。而其後相沿。不敢議耳。如眞定之轄五州二十七縣。蘇州之轄一州七縣。無論所轄。即其廣輪之數。眞定已當蘇之五。而蘇州糧二百三萬八千石。眞定止一十萬六千石。然猶南北異也。若同一北方也。河間之繁富。二州十六縣。登州之貧寡。一州七縣。相去殆若莛楹。而河間糧止六萬一千。登州乃二十三萬六千。然猶直隸山東異也。若在同省。漢中二州十四縣之殷庶。視臨洮二州三縣之衝疲易知也。而漢中糧止三萬。臨洮乃四萬四千。然猶各道異也。若在同道。順慶不大於保寧。其轄二州八縣均也。而順慶糧七萬五千。保寧止二萬。然猶兩郡異也。若在一邑。則同一西南充也。而負郭十里田以步計。賦以田起。二十里外則田以絙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約計不絙矣。官賦無定數。私價亦無定估。何其懸絕也。惟是太平日久。累世相傳。民皆安之。以爲固然。不自覺耳。夫王者制邑居民。則壤成賦。豈有大小輕重不同若此之甚哉。且以所轄州縣言之。眞定三十二。西安三十六。開封平陽各三十四。濟南三十。成都三十一。而松江鎭江太平止三縣。漢陽興化止二縣。其直隸之州。則如徐州澤州之四縣。郴州之五縣。嘉定之六縣。潼川之七縣。儼然一府也。而其少者。或至無縣可轄。且明初之

制多因元舊平陽一路共領九州殆據山西之半至洪武二年始以澤潞遼沁四州直隸山西行省而今尚有五州若蒲州自古別爲一郡屢次建言皆爲戶部所格歸德一州向屬開封至嘉靖二十四年始分爲府天下初定日不暇給沿元之非遂至二三百年（崔銑言今之郡大者千里屬邑數十爲長者名數且不能悉奚望其理也宜令大郡不過四百里邑百里）然則後之王者審形勢以制統轄度幅員以界郡縣則土田以起徵科乃平天下之先務不可以慮始之艱而廢萬年之利者矣

明祖實錄洪武八年平陽府言所屬蒲解二州距府闊遠乞以直隸山西行省爲便未許至天啟四年巡按山西李日宣請以二州十縣分主河中府治運城以運使兼知府事運同兼清軍運副兼督糧運判兼理刑事下戶部戶部下山西山西下河東河東下平陽府議之竟寢不行（按漢河東郡二十四縣後漢二十城魏正始八年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爲平陽郡）此所謂欲製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也且商雒之於關內陳許之於大梁德棣之於濟南潁亳之於鳳陽自古不相統屬去府既遠更添司道於是有一府之地而四五其司道者官愈多而民愈擾職此之由矣昔仲長統昌言訓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後漢酷吏傳亦言漢制宰守曠遠戶口殷大而後漢馬援傳既平交阯奏言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庭縣庭也）請分爲封溪望海二縣許之華陽國志巴郡太守但望（字伯門太山入見風俗通）上疏言郡境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屬縣十四土界遐遠令尉不能窮詰姦凶時有賊發督郵追案十日乃到賊已遠逃蹤跡絕滅其有犯罪逮捕證驗文書詰訊從春至冬不能究訖繩憲未加或遇德令是以賊盜公行姦宄不絕太守行農桑不到四縣刺史行部不到十縣欲請分爲二郡其後遂爲三巴水經注山陰縣漢會稽郡治也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稽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爲吳以東爲

會稽此皆遠縣之害已見於前事者也北齊書赫連子悅除林慮守世宗往晉陽路由是郡因問所不便子悅答言臨水武安二縣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車步艱難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民便不覺損幹子悅答以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心嗟乎今之牧守其能不循於私而計民之便者吾未見其人矣自古郡縣之制惟唐爲得其中今攷地理志屬縣之數京兆河南二府各二十河中太原二府各十三魏州十四廣州十三鎭州桂州各十一其他雖大無過十縣者此其大小相維多寡相等均安之效不可見於前事乎後代之王猶可取而鏡也但其中一二縣之郡亦有可幷憲宗元和元年制屬東川六州制曰分疆設都蓋資其理形束壤制亦在稍均將懲難以銷萌在立防而不紊故賈生之議以楚益梁宋氏之規割荊爲郢酌於前事宜有變通此雖一時之言亦經邦制郡之長策也

地畝 日知錄

顧炎武

古先王之治地也無棄地而亦不盡地田間之涂九軌有餘道矣遺山澤之分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有餘水矣是以功易立而難壞年計不足而世計有餘後之人一以急迫之心爲之商鞅決裂阡陌而中原之疆理蕩然宋政和以後圍湖占江而東南之水利亦塞（宋史劉韐傳鑑湖爲民侵耕官田收其租歲二萬斛政和間涸以爲田衍至六倍　文獻通考圩田湖田多起於政和以來其在浙間者隸應奉局其在江東者蔡京秦檜相繼得之大概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墾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將胥而爲水也）於是十年之中荒恆六七而較其所得反不及於前人孟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夫欲行井地之法則必自此二言始矣

古帝王之於權量其於天下則五歲巡狩而一正之虞書同律度量衡是也其於國中則每歲而再正之禮記月令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是也（洪武初命三日一次較勘斛斗秤尺）故關石和鈞大禹以之興夏謹權量審

法度。而武王以之造周。今北方之量。鄉異而邑不同。至有以五斗爲一斗者。一國之市。兩斗並行。至其土地。有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者。有以三百六十步爲畝者。有以七百二十步爲畝者。大名府志有以一千二百步爲一畝者 其步弓有以五尺爲步。有以六尺七尺八尺爲步。此之謂工不信度者也。夫法不一則民巧生。有王者起。同權量而正經界。其先務矣。後漢書。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簡覈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而隋書。趙煚爲冀州刺史。爲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令頒之天下。以爲常法。儻亦可行於今日者乎。以近郭爲上地。遠之爲中地下地。蓋自金元之末。城邑邱墟。人民稀少。先耕者近郭。近郭。洪武之册田也。後墾者遠郊。遠郊。繼代之新科也。故重輕殊也。

廣平府志曰。地有大小之分者。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由國初有奉旨開墾。永不起科者。有因洿下鹻薄而無糧者。今一概量出作數。是以元額地少而丈出之地反多。有司恐畝數增多。取駭於上而貽害於民。乃以大畝該小畝。取合元額之數。自是上行造報。則用大地以投黃册。下行徵派。則用小畝以取均平。是以各縣大地。有以小地一畝八分折一畝。遞增之至八畝以上折一畝。既因其地之高下而爲之差等。叉皆合一縣之丈地。投一縣之元額。以數一縣之糧科。而賦役由之以出。此後人一時之權宜。爾考之他郡。如河南八府。而懷慶地獨小。糧獨重。開封三十四州縣。而杞地獨小。糧獨重。蓋由元末殘破。故獨重於他郡邑。天下初定。日不暇給。度田之令。均丈之法。有所不及詳。解縉大庖西封事言上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是則洪武之時即已如此 而中原之地。彌望荊榛。亦無從按畝而圖之也。唐陸贄有言。創制之始。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致弊之端。古今一轍。而非地

不均。賦稅不平。因三百年於此矣。故東昌府志言三州十五縣步尺參差。大小畝規畫不一。人得以意長短廣狹其間。而大名府志謂田賦必均而後可久。除沙茅之地別籍外。請檄諸州縣長吏。畫一而度之。以鈔准尺。以尺准步。以步准畝。以畝准賦。倣江南魚鱗冊式。而編次之。舊所籍不齊之額。悉罷去。而括其見存者。均攤於諸州縣之間。一切糧稅馬草驛傳均徭里甲之類。率例視之。以差數百里之間。風土人烟。同條共貫矣。則知均丈之議。前人已嘗著之。而今可通於天下者也。

宋史言宋時田制不立。甽畝轉易。丁口隱漏。兼并冒偽。未嘗考按。王洙傳洙言天下田稅不均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法頒州縣以均其稅 又言宜和中。李彥置局汝州。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指為天荒。魯山闔縣盡括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輸租。訴者輒加威刑。公田既無二稅。轉運使亦不為奏除。悉均諸他州。宦者傳 是則經界之不正。賦稅之不均。有自宋已然者。又不獨金元之季矣。

限田論

龔中堅

聖王之治天下也。所以使之各得其所。而無所偏陂不平之患者。非能設為一切之法以整齊之也。亦因乎時勢之所宜。而善用其補救而已矣。天下之人如此其眾也。其不能有智而無愚。有強而無弱者。勢也。智者強者常有餘。愚者弱者常不足。亦其勢然也。夫既已不能無有餘不足之分。則智者不必其欺愚。而愚者自為智所役。強者不必其淩弱。而弱者自不得不折而入於強。此雖聖人復起。豈能使之均平若一哉。故但使人之智者強者。皆兢兢不敢自恣。而愚者亦安為之愚。弱者亦安為之弱。而天下固可以長治。苟隱隱焉存抑彼伸此之見。而欲以古人之成法。治今日之民。則其勢必有所不行。昔者井田廢而阡陌開。固亦窮變通久之勢所必至

也而兼并之風遂日以盛於是董仲舒師丹諸儒建限田之議而卒不果行至元魏口分世業之法則其法較密而亦行之有效說者以爲得井田遺意而惜其後無踵而行之者嗚呼執是說也幾何而不爲安石之周禮耶吾觀三代盛時以九職任萬民自邱陵園廛漆林而外大率盡歸於井田每夫受田百畝餘夫又別受田二十五畝宜其民之皆有以自養然其時卽有若閒民之轉移執事待人而食者且夫鰥寡孤獨廢疾之倫窮於天游惰不率教之屬窮於已至不可勝紀也是貧富之不齊固自古而已然矣況積漸以至今日而安得不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也哉凡事處積重難返之勢而一旦欲力矯其弊未有不至於擾民者彼口分世業之法吾謂獨元魏之世可行之耳蓋北方本土廣人稀而魏又承十六國從橫之後人民死亡畧盡其新附之衆土田皆非其所固有而戶口復可得而數是以其法可行要之田無盈縮而人有衆寡則更一再傳而其法當亦不能無弊也若夫大江以南則更有不可行者非特奪富民之田以予貧民而以爲不可也夫憫民之貧無立錐也而欲奪富民之田以予之則必人有以予之而後可也而今之大縣戶不下數萬苟欲計口而授田則田少而不足以給其不可一也今之承事於官者率富民也徵發之令不及於小民彼小民竭終歲之力不過能耕十畝蓋有見徒隸則心惕息者矣設與以數畝之田而責以賦役之事彼將爲賦役所困而并不得安其耕其不可二也量人量地斟酌損益雖得良有司竭力奉行而亦非期月所可辦其閒奪者巳奪受者未受國家之財賦力役將責之何人其不可三也至於既行之後又當鉤考其受田還田吏胥上下其手弊孔必且百出其不可四也且緩急人所時有今既官爲之限則賣價之際必多窒閡而難通其弊也勢必富者有多田之實而無其名貧者有受田之名而無其實而民之困乃愈甚其不可五也故欲以多限之如綏和之名田無過

三十頃則雖稍可裁抑豪右而實無補於小民也欲以少限之如太和之人受露田四十畝桑田二十畝則富者必見怨而貧者不必見德不適足以擾民哉故夫以限田爲良法而欲行之者皆不審於時勢之說也吾謂後之君子留心田制亦務時其消長正其版籍禁其侵欺而且輕徭薄賦以與民休息使富民皆得推恩於貧民而貧民亦皆知自好而恥犯法則物各得其所而天下治矣何必附會井田始爲仁政哉

授田論

陳之闓

法有可變不可變不於變之日知之變有可復不可復不於復之日知之文質異尚子丑殊建尸夏立而殷坐禮麻冕而今純此可變者也汙尊抔飲易以金罍兕觥茅茨土階易以刻桷丹楹此變而不可復者也天下有古今常行之法不必古今常行然當其制之早自樹於不可變後世而變矣不可變而變則可變而亦可復昔者先王之馭天下也探其源而治之制爲授田法以闢萬化之門建一事而三物備焉田均而苦樂之塗不偏故天下育也法立而僥倖之路不開故天下定也民安而性情之節不亂故天下治也智愚賢不肖不可得而齊而三物者備遂人懷敦樸俗臻醇美害可委也仁有所不忍利可專也義有所不爲蓋不待四術崇八刑糾而早已陰養其恩愛廉恥忠信禮讓於畎畝間矣後世治民不揣其本顧欲勸督責驅而之善教令揭於日月刑罰威於雷霆綱益密而俗益敗壞譬則張弓挾矢以馴鳥獸不足爲治反滋其亂論者顧歸其獄於人心以爲江河日下雖堯舜重生不能砥橫流則已誤夫木性直遂得雨露之潤日新月盛至於蔽日干雲而不屈然而懸崖之下必無直木夫豈生而盡不材有迫之者也飢寒者民之懸崖也千金之子賞之不竊非其性獨異人治生有餘也治生無賴而禮義繩之故上求而下不應非不應也心甚欲之而不得取手足有所急也自擇

田法廢而民無常生之業夫即豐年能豐之於田之所在不能豐之於田之所不在君即薄征能薄之於斂之所及不能薄之於斂之所不及民既已汲汲皇皇謀生之計百出矣苟可以救一朝之死何所不忍故恩愛薄而乖離起苟可以延一日之生何所不爲故廉恥輕而慳貪生苟可以智取何所不譎故忠信漓而詐僞出苟可以力獲何所不爭故禮讓衰而攘奪起由是言之立授田之法非止教民爲善也而善焉往廢授田之法非止教民爲不善也而不善焉往故曰古今常行之法不可變也不可變而變則可變而亦可復論者猥以聖人創法以利一時時移而不得反其故漢唐以來代有令辟卒不能復法與人而亡矣殊不知萬物無始聖人無創玉在石中人過而不知良工剖焉天下見玉矣不可謂未剖之前無玉也法在道中人眊而不察聖人制焉天下見法矣不可謂未制之前無法也天不亡法亦不亡待人而行耳論者猥以人衆則田不給奪富人之田恐其生亂嗟乎火鼠不可與語熱冰蠶不可與語寒今人不可與復古皆梏於身之所處而不能盡物理夫亂離久則戰爭酷而人寡太平久則生息深而人衆固常反覆相尋非必古獨凋殘而今獨蕃盛且人寡則生者亦寡而土曠人衆則生者亦衆而土闢雖有饑歲未聞菽粟告絕盡塡溝壑天下之田自足以供天下之人準於人以酌分田之數而不必百畝安在其不給也哉今之世富者一而貧者百此百人者盡悅也助人爲亂以去已之所利患者不爲豪強即挾異志固已有將而無兵矣且即富人又何嘗不悅蓄良疇美宅所以遺後人然往往祖父繡闥雕甍肥馬輕狐餘粟波鄰里而子孫或茅舍敝襦每食不飽猶仰給於他人甚者及身而墜若燎毛然富不可恃以長保受田於君奕葉世有之玆法之行乃人心所不言而同欲因民之欲以施惠用力少而成功速安在其不可復也天下之患莫大於未或爲之而豫斷其不可未或爲之而預斷其不可則雖斷

斷可爲者。亦將有所不爲。且夫未或爲之。而又何以知其不可也。世疑孔子之道。累世莫殫。相魯三月而大治。使當時不相魯。孔子千載受其誣。子產爲鄭。一年而民怨之。三年而民頌之。假令數月而罷。子產爲酷吏矣。物必以用效其實。事必以試考其歸。輪轅具而勿御。雖以騏驥駕輕車。猶將自止。人立於車上。攬轡執策。不必王良造父。可以致遠。事變何常。操縱在人。人不勝法。則驅天下之人而聽命於法。法不勝人。則挽天下之法而受命於人。誠使一代開創之初。得寡欲知人之君。鑒後世之所以亂。思前世之所以治。一體君民。勵精復古。行之以誠。布之以公。度其地之可耕者。一夫授田若干畝而不必井。（今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田無經界民各自守其業並無兼并之患故不必井）復以百里之地。付之一人。其功成而民不擾者。遂使君之。則豪傑皆樂爲之用。可以不殺一人。數年間復見先王之制。則教化易行。禮樂可興。盡人物之性。以輔相天地。恃此具也。而其要在於朝廷得人。朝廷不得人。則擾之者衆。而計不定。計定而任事者或藉以便其私。利未興。弊先起。曠日持久。徒以擾民。而迄無成效。故曰必知人之君也。故養生不必五穀。舍五穀養生。別無長理。治民不必授田。舍授田治民。別無善策。

論清丈田畝

陸世儀

清丈田畝。極爲地方美事。然往往反爲大害。不特無法。即有法矣。而奉行猶有四難。一則縣官無才。一則吏胥作弊。一則豪強橫肆。一則小民奸欺。人人可以上下其手。故爲人上者。雖極精明。安能分身徧察。所以自古迄今。一聞清丈。則小民如畏兵火。誠難之也。然其要只在縣官得人。晦庵行之于漳泉。剛峯行之于興國。未聞其擾民也。而安石一爲方田。則天下皆震動。奉行不得其人也。又豈惟安石方田。即瓊山丈量一事。是時剛峯退休在瓊。事事與地方官斟酌而行。事事皆剛峯爲條例。而上司催督無法。里胥人人作弊。民怨特甚。況其他乎。

甚矣丈量之害之難居官者不可不知也

丈田橫斜伸縮之間最多弊海剛峯令民以灰畫地而數其眼方六尺爲一眼一眼爲一步二十四步爲一分二百四十步爲一畝謂之癡算使人人皆曉是亦妙法然不如用棕綱爲尤妙棕綱者以棕繩結綱每六尺爲一眼遇地之尖斜畸零難算處則以此鋪之更捷于用灰蓋灰算便于民棕綱便于官二法俱不可不知

清丈田畝莫如行方田方田即張子厚經界法安石知其麤而不知其精知其略而不知其詳無怪乎紛紛擾民也苟得其法則縣官不必履畝而勘而吏民自不能欺吏民即欲朋比爲奸而其勢自不能混其法每千步爲大方方立大標竿百步爲小方方立小標竿大標竿以石爲之如今之華表小標竿以木爲之如今之旗竿下立兩石足夾而立之大標竿常立而不仆小標竿或立或仆皆不妨以下有石足可驗也立之之法先須正南北以針盤準之如立一標竿于南則自此以至極北地方皆依針路豎立直如引繩不許一毫參差有參差則罪其司吏東西亦如之如遇山險及江河水道不可立標竿者則竟不必立蓋此處雖不立而有左右前後之標竿可以相準故不立亦無礙張子厚所謂經界則不避山河之險也標竿既立則標竿四至之中其田地自有定數如大標竿之中千步爲一方在今法當田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在古法當田萬畝小標竿之中百步爲一方在今法當田四十一畝一十六步在古法當田百畝不用量算已有定額其間使有山林川澤不毛磽确凹凸不平之處則令本方業戶里老自行公同量算畫爲方帳更不許出一方之外每小方爲一小圖大方爲一大圖圖各以名號列之一縣一郡又爲一總圖自此以至天下皆可攢集湊泊總爲一大圖不惟田畝畀數可以無差而地形之方圓曲直亦可分毫不爽此古今以來至妙之法也如吏胥作弊乃從來

通病。獨此法不畏吏胥。蓋吏胥之所以作弊者。以打量田地時。田各有業主。主有貧有富。有強有弱。吏胥俱有利害存焉。故雖以嚴刑禁之。而不能必其無弊。今則吏胥惟令豎立標竿。標竿無分爾我。民無所用其賄。吏胥何所行其弊。又打量之後。吏胥有弊。官府覆勘。無從指實。必更用打量。其法繁雜。又欺官府多不知算法。故敢于作弊。今則官府覆勘。不勘田數。止勘標竿之準與不準。一望瞭然。凡有目者皆能辨。至如每方中田畝細數。則不用吏胥打量。即于本方之中。擇年老公正者為方長。而令各田業戶。自請善量算者。各算本田步口。各書四至。如魚鱗冊法。畫圖貼戶。攢出步畝總數。獻于官府。其有不合或相欺隱者。官府為直之。蓋量田不用吏胥。則吏胥無所容其奸。各任業主。則業主各有四至。不肯受其欺隱。其有通同作弊者。官府不難覆勘。此法最簡最明。即中才之縣官。不難從事。而古今以來。從未有知此法者。無怪乎一聞丈量。則舉天下皆為騷擾也。

方田法　蒿菴閒話

張爾岐

方田法。始於宋神宗景祐時。其後屢行屢罷。至徽宗大觀五年。復行方田。官吏妄增田稅。至幷不食之山而方之。御史臺受訴有二百餘畝。方為二十畝者。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為七十畝者。虔州之瑞金是也。有稅租一十三錢。增至二貫二百者。有稅租二十七錢。增至一貫四百五十者。虔州之會昌是也。民大擾懼。乃遂罷之。其時又以中官楊戩主後苑作。始立公田。以樂尺打量民田。取其羸者入官。別立租課。有宋仁厚之澤盡矣。方田法。用竹繢方量。每面千步。立封訖。乃令民於方內認所種田。竹繢不能引之使長。稍屈稍邪。便虧原數。豪強者各自取盈。則貧弱者不得自有其地矣。且有一段分割三四方內者。奇零袤曲。打算為難。一聽猾胥之分派。此瑞金之所以有地而無地。會昌之所以無稅而有稅也。順治己亥。東省行方田法。親見其弊。故知之頗悉。孟子言

方里而非井。九百畝。周以百步爲畝。每里三百六十步。方之當得一千二百九十六畝[illegible]百九十六畝。以爲溝塗遂路之地。則地之不稅者多矣。此商鞅之所以銳意剗除也。

丈冊末議

姚文然

丈量之冊有二。一曰魚鱗冊。一曰簡明總括冊。魚鱗冊者。以戶從田。細列邱段畝步。簡明總括冊者。以田歸戶。詳晳清丈總數。此丈量造冊之大概也。今簡明總括冊。巳經備造申解矣。至於魚鱗冊之造解藩司。則愚竊有末議焉。蓋東南地勢險狹。與西北地勢平衍廣闊者不同。東南狹隘峭峻。山岡之田多。平坂之田少。平田畝雖多而坵數少。山田畝雖少而坵數多。此一定之勢也。故造魚鱗冊之煩難。較之西北爲甚。即以桐邑計之。計折實一畝。田大者或一二坵。或三四坵。小者或八九坵至十餘坵。酌中約算。每折實一畝。爲田五六坵不等。而桐邑田畝三十九萬有奇。計坵近二百萬。魚鱗冊式。一葉寫田八坵。計冊一本。用紙近二十餘萬。計冊一葉。紙劄刷印筆墨傭募抄寫磨算。約費需銀一分有奇。約造冊一本。民間所費巳二千餘兩。而彙解藩司。紙劄浩繁。卷帙重大。途次水陸解扛之費。又復不貲。一邑如此。則一府之費可知矣。通省之費更可知矣。然此猶爲一無差訛而言也。若有萬一差訛。必致駁改。文移往復。動以月計。勢必遷延。更非旦夕所可清結也。且申解魚鱗冊于藩司者。不過以爲便於稽查。及爲遣官抽丈張本而巳。自愚觀之。則徒爲具文。無裨實用。何也。魚鱗冊中之坵段細數。雖解藩司。而田之坐落何地。仍遼隔在各府縣。即有情弊。必須抽丈方明。紙上何從查核。至於抽丈之時。勢必按臨各縣。即取各縣貯庫清丈魚鱗冊。按圖履畝。方便查勘。萬無將申解藩司之魚鱗冊。輦載轉發各府州縣。以憑抽丈之理。似此則魚鱗冊解司。既無益于稽查。又無關于抽丈。倘得免其造解藩司。但須嚴檄各

縣將現在丈量交縣魚鱗清册一本用印存縣貯庫以備不時抽丈則坵段之細數存縣田畝之總數申上存縣者積步分明抽丈一目了然申上者直截簡要民間可省勞費即以桐邑一縣計之已省二千餘金則一府之省可知矣通省之省更可知矣愚又竊查科疏止云清丈共熟好地若干頃言共則不過清丈總數而已部覆止云請嚴勅各撫嚴查田地之荒熟備造清册夫言造荒熟清册則非造魚鱗清册可知是今所現造簡明總括册正與部科原疏相符再查安撫院牌行藩司內載江西撫院回咨云止造總括册達部言總則不及撒數言括則不及細數是江西總括册可以達部則江南亦可援例矣似此則簡明總括册上有部科原疏可放近有江西成例可援其魚鱗册當存縣庫以備抽丈免行解司以省煩費公私兩便萬姓沾恩矣謹議

靈壽志論 共二則

陸隴其

地丁之額不過一時所定自當視民力爲上下故禹貢賦法有上上錯者有下上上錯者有下中三錯者未嘗以一定之額責之民也以一定之額責之民此孟子所謂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者也豈經久可行之道哉余考各州縣折徵糧之法輕重懸殊求其所以然之故蓋因萬歷九年丈量是時江陵當國政尙嚴切有司不敢缺額故各以其原額之糧派於所丈之地地寬者糧輕地窄者糧重如元氏縣上地每三畝六分七釐四毫折徵糧地一畝至下下地則每十一畝折徵糧地一畝以靈壽較之不啻倍蓰則拘於額之故也又考明會典戶口之數洪武二十六年天下戶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有奇人口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有奇宏治四年天下戶九百一十一萬三千四百有奇人口五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一百有奇以宏治全盛之世而其戶口反減於洪武豈非當時軫恤民隱舉疲癃殘疾鰥寡孤獨盡去之所以額賦驟減如此至萬歷六年天下

戶口又復與洪武相等由此言之不缺額者莫如萬歷之世也而言明祚之衰必始萬歷缺額多者莫如宏治之世也而言明祚之盛者必首宏治左氏傳稱尹鐸損晉陽戶數而趙氏世賴之其宏治之謂歟損額之利孰與增額甚矣額之當因時隨地而不可必取盈也國初定鼎懲明之覆轍荒糧逃丁不惜豁免民力稍甦矣然煢獨之未得上聞者猶不乏也自承平以來有司謹守原額如天經地義之不可移易鳩形鵠面之人呼天搶地無所告訴甚則人已亡而不肯刪除子初生而責其當差溝中之瘠猶是册上之丁黃口之兒已入追呼之籍苟無缺額而已遑恤其他嗚呼額之厲民一至是哉司牧者誠三思於禹貢之錯法尹鐸之保障願爲宏治之盛而勿學萬歷之弊視其時與地而上下焉吾民其庶幾乎 右論審丁

學者多言井田然觀周禮載師之士田賈田皆不用井法而左氏傳載楚蔿掩定土田自度山林至井衍沃有九等之殊是一國之地有井有不井也祝鮀言魯衛晉之始封有彊以周索彊以戎索之異是天下之國有井有不井也孟子所謂野九一國中什一者恐亦就滕之地勢言之耳余觀靈壽地形高下不齊肥瘠各殊其在三代以前亦所謂彊以戎索者耶隨其土宜定其經界斯善言井地者哉至若徵斂之法近代大率多本唐之租庸調及兩稅元史言元制取於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倣唐租庸調也取於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此倣唐兩稅也今州縣或分地丁爲二卽租庸調法或合地丁爲一而總派於地卽兩稅法二法各有利弊去弊就利亦存乎其人焉 右論賦稅

論折田 潛邱劄記　閻若璩

按寶應縣志載邑人上田議曰竊見直隷各布政司起科則例有大地小地上中下地之殊有一二等至六七

等三四則至數十則之別。不但各司不同。即一司之中。各府各州各縣。亦多互異。蓋地形有高下平陂。土性有沙鹵肥瘠。古人則壤成賦。固不彊之使同也。但賦役全書內。將各則田地註明折數者固多。而遺漏未註者亦復不少。某江南揚州人。即以揚屬論。江都之田一萬七千餘頃。額徵銀五萬餘兩。全書幸註明折數矣。高郵田二萬五千餘頃。額徵銀四萬一千餘兩。泰州田九千餘頃。額徵銀四萬四千餘兩。非泰州之田。僅高郵三分之一。非泰州之賦。重於高郵三倍也。蓋泰州大地。而高郵小地也。又如興化田二萬四千餘頃。額徵銀二萬八千餘兩。寶應田二千餘頃。額徵銀二萬餘兩。非寶應之田。僅興化十分之一。非寶應之賦。重於興化十倍也。蓋寶應大地。而興化小地也。小地則一畝爲一畝。大地則數畝折一畝。一畝爲一畝。則賦輕。數畝折一畝。則賦重而全書之內。皆未經註明也。竊謂錢糧欵項。不可不簡。而田畝大小。尤不可不明。故名曰簡明新書。愚識至此。而不覺有感於吾邑近事也。山陽原額制田。一萬零八百四十二頃八十一畝五分三釐六毫七絲一忽。今折時田四萬六千頃。刊諸易知由單者。班班可考。崇禎及順治間。皆然。祇緣賦役全書。偶遺今折時田四萬六千頃九字。而河隄使者。以爲山陽田有隱漏也。丈量議起。將奪民田四之三以入官。勢甚洶。民執兩易知由單以爭。弗省也。賴奉 嚴綸方行停止。予因上考魏襄王時史起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此即折數也。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鄭司農註。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畮。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地又薄故家三百畮。如此則民授田有多寡。而所獲則無不齊。此亦即折數也。然則折田之制。由來尚矣。後居洞庭山中。討論直隸真定廣平諸志。而後益曉然于今制折田之故。蓋緣明初新罹兵燹。地悉拋荒。太祖有儘著開墾。永不起科

之令由是太平日久。田日加闢。每多無糧而有糧者。苦其不均也。請行清丈。又并涔下𤍣薄磽瘠本無糧者。一概丈出。故原額制田者。明初洪武之定數。不容增損。名曰大地是也。今折時田者。屢次丈量之實數。浮于故額。名曰小地是也。當時良有司恐畝數增多。取駭于上。而貽害于民。乃以大畝該小畝。取合原額之數。此後上行造報。則用大地以投黃冊。下行徵派。則用小地以圖均平。是以各縣大地有小地一畝八分以上折一畝者。有二畝以上折一畝者。有三畝以上折一畝者。有七畝以上折一畝者。有八畝以上折一畝者。折畝之少者。其地猶中中。而折畝之多者。其地殊低薄。又皆合一縣之丈地。投一縣之原額。以攤一縣之原糧。而賦役由之以出。故各縣地之折算。雖有多寡。而賦之分派。則無移易。宜無不均也。山陽田之折也。亦若是而已矣。說者謂起天啓間孫令鎰。興通行均丈。以四畝折一畝。私爲惠於邑民。不知孫北人也。亦舉向來北方之例而行之。議其概折無差等則可。議其隱田損上而益下。豈可哉。且清丈較他處最晚。而民食均徭之惠亦最淺。豈忍復有所更變哉。或曰如是。則山陽之賦最輕。予又以爲不然。嘗經過保定府新城縣。其土田甲天下。古所謂督亢地。至今禾稼樹藝最勝。而田賦最輕。合計夏稅秋糧及草。每畝征銀五釐五毫足矣。以山陽視之。值米價賤。尚一倍有餘。安在其爲最輕也。且山陽產之腴者。水旱咸登。不足十分中之一。他若有糧而田荒。或永沉水底者。不可勝數。今不于此等議蠲議減。而偏思所以奪其產。是與不仁之甚者也。嗚呼。果報之說。雖儒者不道。然林機議緩蜀賑。禍至滅門。馬默奏除投海。天賜兒女。王安石議復肉刑。父子冥謫。王僕射請貸飢夫。神報相位。布在傳記。歷歷不誣。漢武帝之橫征。危而不至亡。祗在田賦不加。明懷宗之勤樸。卒無補于危亡。則在屢加田賦。此誠古今治亂之大關也。具以淮揚兩府折田之數。告徐司寇健庵。令纂入一統志中。公曰。是吾心也。因記之。

堂邑賦役論　　劉洪

明萬歷三十五年以前賦役之科凡四。曰夏稅。曰秋糧。曰馬草。曰徭役。徭役者丁也。夏稅秋糧者。楊炎之兩稅也。馬草又其額外改折者也。唐租庸調。即古者粟米力役布縷三征。以明賦考之。足知兩稅但兼租調而已。力役猶自爲一科也。至萬歷中始行條鞭法。三徵遂併爲一。但額外諸立名色。盡編正賦。一時便之。沿之至今。然條鞭既屬正供。一遇度外事。不得不額外羨取。條鞭未行。不過取之額外而已。至是則額外之中又額外焉。此明季以來已著之弊也。自條鞭行。而催科分數之法立。麥出地未二寸。而民已受笞於庭。桁楊相望矣。二月賣絲。五月賣穀。殆近此也。善乎淄川高司寇珩之言曰。明初定隔征現征之法。季世猶踵行之。隔征者今年徵去歲之糧。如夏稅秋糧馬草之類。現征者如徭役驛站兵餉之類。場圃既登。先後辦賦。長吏從容而課。繭絲直從枕席上署上考焉。法至善也。今夏稅秋糧緩征之期。屢蹙　睿算。且日討萬歷年間則例而講求之。卒未嘗議及隔征現征之舊政爲可循也。又按縣原額大糧外。復有額外荒地諸項。初不知其所自來。考舊志。載嘉靖元年。知縣耿鎰踏勘闔邑白地。凡八千九百八十五頃七畝有奇。萬歷九年。知縣高東光淸丈。除官隄古道。實在白地八千六百三十七頃十畝有奇。則是正額大糧地外。更無他地昭然也。至明末正額地多荒蕪。因有荒田納租之額。歷來知縣。每遇催糧戶頭報完之日。即賞給荒田二三畝。責令開墾。三年納租。或勒令捏報開荒二三畝。其間有地遠人惰者。率有納租之名。無受地之實。愈積愈多。由是戶戶皆有有租無地之民。然後知額外增田。實此之故。當時賞給荒地。多是正額原熟之地。既經豁免。雖已開墾。不入正賦。但收其租入充巡按公費而已。巡按裁後。改充巡撫公費。既而巡撫急公奏歸大部。定以額外二字。爲其納租少輕。與大糧有異。不在

舊額存留起解之內也。然正額八千六百餘頃地，太平既久，勢必盡數開報，以足國賦，則此荒田二百二十餘頃，復著落何所乎。且此項尤可憫者，當大荒大兵之年，各地俱准報荒，唯此不准，以爲荒地無更報荒之例也。不思熟田尚且逃亡，豈荒田獨無榛蕪乎。是宜急爲清查，其無地捏報者，准行除豁外，如有實在開墾者，盡歸正額下田之中，每畝納銀一分五釐，斯窮民無包糧之苦，而賦得其平矣。又各縣田地分上中下三四等，大抵下地多於上地也。堂邑雖分上下兩等，而下僅一十三頃有零。舊傳下地三千餘頃，然則今所謂上地者，其實有下地二分之一不止也。其何以堪。更可異者，各縣每畝二分有零，米六合有零，獨堂邑每畝納銀三分有零，米一升九勺有零，其獨重之故，殊不可曉。豈堂邑地獨腴乎。又舊志有代編各州縣驛站銀一千六百四十兩五錢。康熙七年，撥回本縣，改爲地丁起解。考代編起於嘉靖末年，因各州縣驛遞煩擾，紛紛告病，當事者遂通融損補，設爲代編之法。代編者，代別州縣而加編，明其非正額也。此不過一時權宜計耳，其後遂爲一定不易之規，漸增漸煩，遂至一千六百餘兩。且從來協濟他縣，止有撥補之例，撥補者，因他縣錢糧不足支用，將此縣之有餘，那移他縣，以補其缺，是仍在正額之中也。代編則除本縣起解存留舊數之外，而代爲他縣加派矣。夫加派於各州縣驛站不足之本處，猶且不忍，而況於無辜之鄰乎。此大不可解者也。然代編既已歸併丁地，則豁除益難矣。堂邑正賦獨浮於他縣者，代編當亦在其中。然不過三之一耳。又舊志載萬歷三十六年初行條鞭時，每畝猶用二分一釐有零起科，此與他縣無異，厥後增加之故，遂莫詳其始。訖當是天崇以後，百費俱興，故日倍一日，且又喪亂刓劚，失於記載耳。前張侯茂節每及此項，輒義形於色，嘗已定議爲一邑請命，而吾邑人因循憒鹽，不能仰承德意，永除病累，予冀後人遭得爲之權，與時而爲之，故書此以發其觀感焉。

孝感縣志田賦總論

梁鳳翔

田賦。國典載之。舊乘詳之。茲復何所志。志丈量也。志丈量何。覈壤均賦。關乎國計民依。不敢不登諸故府之籍。昭臣職也。三代而上。壤均而賦平。三壤九賦。禹貢周官。億萬斯年可也。阡陌開。交易起。交易起。簿書繁。簿書繁。則政由蠹吏。以眾多之胥。掌廣劇之土。戶碎冊吏。奸藪弊窟。而欲供之民者。奕禩無渝。誌之籍者。百世不舛。雖申酉督刑。撓首總算。亦必不可得之數也。環水壤列四等。賦分三。則此經式之無容增損者。迨其後亦屢變矣。邑境北抵申羅。其地多崇岡峻嶺。磴谷低昂。不啻山國。稍罹旱魃。即成焦土。南接川漢。爲潰河夢澤。及三里城山河之匯。地形卑汙。雨漲即付波臣。又澤國也。高鹵不毛。荒喬榛礫。沿濱水泛。崩坼沙洲。田既子虛。稅將烏有。是壤賦之一困於地勢。民壤有田地山塘瀦壤。有潞淤莊楚所有。安陸千戶。衛有武昌籽粒。軍有黃陂帶徵。河課湖課。有注泉代辦。界紛疇錯。莫辨魯魚。溝互洫連。任指鹿馬。是壤賦之一淆於影射。兵燹疊經。黃赤散佚。黠者溢稅而售。弱者滅畝而收。舞文者那甲換乙。兼併者使李代桃。錮弊相沿。菀枯日甚。是壤賦之一壞於刓法。三變所積。重者益重。輕者愈輕。鄭白之渠。四十五頃。莫或問焉。而窮民終歲輸將。樵蘇無託。逋賦者計窟徙催。科者迫考成。哀鴻可念也。繼正且若之何。不啻惟是。孝邑賦額上。田每畝載糧一升三合。而澴俗交易。有言石田斗米之例者。則每畝幾二升矣。無疇者病。有疇者亦病。數十年後。孝邑之國計民依。尙可問哉。余丙寅歲。式臨此邦。經徵國稅。目擊民艱。怒焉有憂之。會邑人公籲丈量。披閱呈詞。怵然心動。即爲申請臺司。布期舉行。維時衆議沸騰。有多方撓阻者。鳳翔曰。凡民憚於謀初。豪強惡其害己。築舍奚可哉。吾不遷矣。又有以覆車奔馬。折箠敗輪之說。恐吾後者。鳳翔曰。苟利於民。死生以之。成敗利鈍。非所知也。苟上憲不以鳳翔爲罷駑。可其請。

因爲取毛册遴公正較弓尺考算技正疆界焚舊册有陋規之禁有錯發之册有圭撮之記謀及紳士誓於神明單騎裹糧履畝勘丈沐霜露廢寢餐不敢告勞戊辰夏甫丈畢方議歸戶適裁兵譟閧余將鱗册潛匿胥樓得不燬及　天兵蕩除後繼理前事復爲察鄉土之高下較田地之肥瘠酌塘堰之多寡廣狹計畝歸戶則壞科糧又慮僻野愚氓弗能周知更爲印發知單遍給田戶蓋已家喻而戶曉之矣是役也肇舉於丙寅之冬東作西穫時卽爲停丈恐妨農也三載始觀厥成小民分莊有準正供有式照單投櫃猾吏無所使其巧豪右不能肆其侵其便在民直開徵不事追呼不煩敲扑爭先輸將其便又在官國計民依咸有賴焉因思前志張公論曰孝邑有糧無田之弊無頭無緒非奉淸査之令而丈量之不可蓋深有志而未逮者也朱子知漳州謂經界半年可了以半年之勞革數百年之弊向後亦須五十年未壞應令作樓以貯簿籍然則鳳翔淸丈之舉實以補紫琅張公未竟之志且冀遵守於五十年以當朱子漳州之樓也若夫補偏救弊踵事淸釐是所望於後之官斯土者

塊册序　　梁鳳翔

余丈量之舉册有三一曰魚鱗册一曰歸戶册而此其塊册也淸丈初恐紊亂飛越致滋匿漏先正經界挨次遞丈隨置簿登註之民吏則其名沖撈別其坵方圓別其圖弓尺別其數闔邑田地山塘萬餘頃按册披閱較若列眉如鱗次之班班不紊也故曰魚鱗册繼而則壞科糧撮田從戶會合一册開載業主花戶田地若干正米若干闔邑秋糧數萬石歸之烟民數萬家如衆壑支流之歸海也故曰歸戶册二册告竣印發知單家喻戶曉固已賦無虛懸人無賠累矣第歸戶之後田有交易人有遷移恐相沿日久戶册既有紛更鱗册必致舛[illegible]

若不永定規式為詐後之策安知不有猾胥豪右如曩時之飛詭併兼而為無疇者耶查孝邑五鄉二十三里一百七十八會以里統會大者五六會為一里小者十數會為一里以一會為一塊造冊各二本臚編花戶的名田糧確數總散分合務期相符存縣一本每里選德行一人為耆約給一本使收掌之俾編民周知自某年始定立章程如樹之根柢不可動搖後有交易者但繳知單更換姓名田坐處所不許挪移總使此會之田不得跳入彼會此塊之米不得飛入彼塊以人從田不以田從人即有豪強憑何兼占即有奸宄從何欺隱每年終將受授開收之戶另造更名析戶冊各二本收掌如前例俾內外數一歷年不替雖百世以後溯流窮源可按籍而考也節歲開徵各會發單一張給里約使里約傳催會甲會甲傳催烟民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不煩差比入樂輸將此周禮均土之法同井之意故曰塊冊所以維鱗冊戶冊之變而善始善終者也比類以推一會一塊也一里一塊也一鄉一塊也一縣亦一塊也擴而極之天下一大塊也則以此塊還田之法塊天下之田亦可

鳳臺縣志論田賦

李兆洛

謹按田賦之棼舛至鳳臺而極矣無魚鱗黃冊無戶區細冊坐落無准四至無稽士有田地之分而田或變地地或變田不能分也田有三則之別而孰為中則孰為上則無從別也官徵其賦不能問所徵者何田之糧民完其糧不自知所完者何糧之額所以依檔則原科折實田地每畝科一分八釐而贏而民間口號止云每畝頂分每畝頂分者云一畝定額銀一分也蓋下則之地二而折一每畝幾及一分上則中則為數頗少民間止以下則取成數也一切推收大約以分為率地既寬廣地植又賤口號之地甚者加實丈之半又湖窪灘淺向

時荒壤。漸或開墾。往往地浮於額。黠者因緣爲姦。于是有賣地。而不過糧。私向業主收銀。謂之代完。又私置大弓。大於官弓。或六寸。或一尺。方言謂弓爲標。於是賣田論價。有官標大標之別。而有糧無業。有業無糧。業多糧少。業少糧多。紛紛訐控。奚官無魚鱗册。所指地界。漫無定準。雖于丈量上則中則。亦無依據科斷。加以衛田衛地。從中夾混。不可究詰。治此之法。惟有重覈地册。更正賦額。庶可望積弊滌除。而賀鶩貲薄。能意之而不能行之。是以滋愧也。

江西新城田租說　陳道

田計畝分賦。別九等。古今通制。顧其法不能徒行也。歲久弊生。高下多少。並失其故。明制丈田册籍。藏之藩庫。暨各州縣衛。副本散布鄉都里甲。便民稽考。時或有所侵隱。故爲藏匿。猶得追尋官册而糾正之。國家賦稅輕減。民樂輸將。有司見上供無虧。蔑視其籍。因循已久。漫漶湮沒。册之存者。十蓋二三矣。而新城尤無一留遺。問畝分步算。上下科則。雖故老茫無以對。俗但以石斗名田。田供租一石。稅糧三升。而斗斛大小不一。南鄉石視官斛大六七升。田且腴。西北多磽田。石小官斛五六升。稅皆同科。稍清晰者則有老牙桶(與官斛等)糧二升七合。小牙桶(少官斛升餘)糧二升五合之別。然此類十之一耳。他皆漫無別白。且田無定額。石斗往往隨人自占。邑賦未嘗加。而田額日增。故有田多而賦少者。亦或賦多而田少。鄉民買田承種。田入稍薄。仇視其主。抗持之風漫衍浸漬。雖豐入者亦且效尤。爭訟盈庭。主佃交困。皆田則不清所致也。余聞南昌新建佃田者。上則畝止租二石。中或一石五六斗。下則畝率一石。新邑志載每十五畝五分六釐有奇。合科糧一石。以俗例三升糧額通較。每畝合租穀二石一斗餘。視他處上則且溢。豈新邑田則獨寬耶。抑或田浮於賦耶。非丈量復古畝分不可得而

稽也。明萬歷初。以賦稅不均。詔天下丈田。江西參政喬懋敬上議丈田法甚具。屬吏奉法急促。以增額爲能。民訴不平。尋幾沮。建昌守許孚遠獨力任之。以爲及今不治。册籍散亂。後益難理。請復丈田分三則。曰上中下。塘二則。曰魚池陰塘地二則。曰肥曰瘠。田地圖形長廣具載鱗册。時建郡屬邑惟黃昌民自言糧均。求不丈。他皆條行如式。新邑令章宗理。尤勤心措注。民大便。此效之見于昔者也。然昔之議丈者以平賦稅。今則重在均租。建郡田皆主佃兩業。佃入轉貿承種。田主無能過問。其弊滋多。故議丈視昔尤急。然細分九等。高下相去僅毫芒易眩。不若三則簡直無欵。新城田皆依山傍溪。其高下一因山水。故惟山深水沃。平疇塗泥之地。可爲上則。去水稍遠。待人力溉糞者。爲中則。下則沿山臨谷。畸零小邱。大水旱不能任。中歲猶可爲田。若夫童山惡水。歲受旱澇。磽薄不宜稻者。當別之爲地。使種菽粟麻蔬。上田畝租二石。中一石六斗。下一石二斗。地或五六斗。賦稅如之。通計邑境糧數等次而均分之。無溢無歉。租定賦平。即有訟獄。可按籍而理。其法先將弓步積算諸圖形。遍行曉告。都編一字。設鱗册數本。鄉各舉公正三四人同往丈量。官監之。主佃並至田所。公同區別上中下則。長廣圖形。核實註草册。別給一票。與田主收執。後有訛誤。持以爲質。至於積畝成賦。人可自爲核算。便易莫過於此。田既均矣。水利興焉。高燥之地。勸民築塘聚水。灌溉塘地租賦。凡受水者均之。瀕河則立車引水。其費一責於田主。此又變瘠爲腴之方。不可不籌也。

新泰丈田議　　盧紘

國家鼎新之初。百制維新。凡經費所需。必以田賦爲準。費之需於上者。頻浩而無窮。正供之出於下者。支吾而不給。是以內則司農。外則藩省。動見掣肘。惟皇皇蒿目而憂之。憂之而終不得其所爲變通之術。補救之方。則

事之蝟起而相呼者殷日加殷用之坐困而莫支者窘日加窘夫以開創伊始而規模不立遽有因循苟且之意露肘見踵之形敝之積也日見其甚數年之後莫之云救恐煩當事之憂者正不止如今日而已也大凡一代初興經十餘年擾攘而後定軍旅賓興封告賞賚諸費耗用不貲故所支常浮於經制之外然天下屢經戰伐而又加之旱潦災荒盜賊焚俘是以戶口日見其耗地畝日見其荒國家田賦之正供原取足於戶口地畝夫既已日耗日荒而出之無自故所供常歉於歲額之中而上之所需必期其無缺稍不給則羣起而呼者歸咎於度支之司下之所歉又不問其所由稍不逮則考成而核者重繩爲守令之罪於是計部不能支而責之藩省藩省不能支而責之守令守令不能支而不得不課求於小民無論現在之丁現懇之地常數倍而供億甚至人已逃已沒而名尚未去於籍地已荒已蕪而課尚未宜於徵名未去籍課未宜徵則上按成額以責守令守令按成額以督現在於是因親族鄰里互相波及而逃者不得歸生者不敢報即荒蕪者亦幷不敢代認而開墾誠恐未收地畝分毫之利其害已百倍而隨之此郡縣之逃亡荒蕪者日見其加多而歸復生息開墾者十餘年而不得其故誠有由也然弊又不止此當其報亡報荒之時有司既非履畝按籍而親察一求考成之易完於己一求私恩之見德於人報既不以實而奸吏猾胥與作勢之紳衿有力之豪暴表裏依附蠹弊滋生爲有司者或受欺於左右之壅蔽而不能問或見制於權勢之阻撓而不敢問是以現在爲逃亡而逃亡反爲現在荒蕪爲成熟而成熟反爲荒蕪甲乙互移半爲烏有李桃相代莫問子虛丁地既不得其淸而賦役安所得其正也曩時直指使者持繡國計首倡淸丈之議閭閻莫不踴躍歡呼人人有更生之幸愚任新泰邑本山僻又逼寇災是以逃亡荒蕪較他邑爲甚愚既深哀小民之患苦而又鑒弊蠹之滋深確信當事淸丈一議

誠救時急務乃毅然奉行而不疑於　今上初御政壬辰之歲自春迄冬殫智畢慮躬親履畝逐鄉逐村逐戶逐段一一丈量先造魚鱗編冊後造歸戶總冊地段頃畝長闊積步親督對算二冊適相符合井然可觀凡十閱月不費民間粒米而功已告成矣按新邑原額人丁一萬五千有奇地畝五千二百九十頃有奇後人丁逃亡一萬八百有奇地畝荒蕪三千七百頃有奇實存人丁四千七百五十八丁地畝一千五百五十五頃有奇至今請蠲雖屢而　殊恩未沛此愚之所以不辭勞怨取十餘年之積弊釐剔而更張之較近額逃亡荒蕪之數計增人丁一千一百有奇增地畝五百七十三頃有奇其效亦既彰明較著於國計不謂無小裨於民生不謂無少益也就一邑之小而推之天下之大凡百守令之多莫不皆然誠欲立太平之基奏富强之效必取環海內之戶口地畝而清理之以戶口之徭役地畝之租稅準諸國家經費多寡之數定爲一成之規人丁地畝則有每歲原定之赤歷經費錢糧則有每年核發之則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有隨時而增減者要將種種名目歸作一條上之制纖悉而畢具下之課一例而兼該寓重於法之中俾一成而可守毋溢於法之外致輕重而游移凡守若令有殫心於國計民生者先事則假以便宜後事則察其功效如是則賢人君子縱無樂於其利而自幸其可不及於患凡有益國計有益民生者皆可以獨斷而力行之將見丁地清則逃者日歸亡者日息荒者日墾蕪者日開國家之賦稅日增當宁之殷憂日省斯時治效成而功施普矣

長洲清田紀事一

蔡方炳

清田云何乃中丞慕公特疏題請長洲令李敬修嵛清長洲之土田者也蓋長洲賦繁爲江以南最歷歲逋賦累數什萬亦屬江以南最民困於下而吏茲邑者並因此詿誤去今中丞慕公天顏先任方伯目擊疲敝慭爲

以思豈長之民盡頑長之吏盡拙長之役盡寡與是必有其受病處宜改弦而更張之於時詢之父老採之輿論咸曰賦從田出也田有肥瘠故賦有重輕向設版籍載土田之高下廣狹圩櫛坵比名曰魚鱗册民間習產按册而稽核其實數以辦課從無淆訛自明之季豪民猾胥相緣爲奸移輕重改荒熟盡去其册於是買賣止憑契開某圩之田不知屬某坵也推收止憑册開田若干畝不知此坵若干彼坵若干也黠者浮其所以賣虛者受之强者縮其數以收弱者聽之日積月累以致熟冒荒荒作熟瘠辦重腴辦輕甚之有田無糧有糧無田莫可究詰於是包賠之禍作包賠不已死者塡溝壑生者輕去其鄉逃絕日多田畝荒蕪日甚課安得不缺非按圩坵實在之田俾輕重荒熟悉還舊貫弊終不清課終無補計安上全下惟是爲亟公然其言乃頒發坐圖銷圩條約飭長洲令沈恩舉行之沈亦廉幹吏也諮求研究務得其窾要一時求舊册使有依據惟舊册終不可得者方許丈量也一履畝以稽業戶不必符現在辦糧之數以免瞻顧也一禁民告訐不追求已往隱占之弊以杜詐擾也一擇士之端方正直有心計者任之吏胥不得干與也行於康熙十一年春幾月之間功奏其半因東作將殷暫停以待而沈公尋以他事去豪民猾胥議論蜂起或謂此事迂不必行或謂勞民傷財宜勿舉或謂須概行丈量乃有濟故雖其說總不利此事之成嗣後尹茲邑者因循廢閣公知其不足與謀亦姑緩之迨李公履任精明强幹公以爲舉百年之廢非其人不可然不專任無以一事權不清丈無以杜多口特疏題請　命李令暫釋縣務專事清田豪民猾吏始心慴於此事之必行矣李令乃詳爲條格布置部署要於易簡而不擾自康熙十五年十月開丈夏秋之間苗田蓄水難以施弓至冬復丈康熙十七年二月始竣計長洲縣原額田地山蕩漊共計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一頃六十五畝五分四釐計平米四十五萬四千三百九石

九斗九升八合五勺內荒平米二萬一千六百七十七石六勺今丈見田地山蕩漊計共一萬三千二百七十九頃一十四畝七分一釐二毫計平米四十五萬四千二百七十七石六斗八升四合二勺內荒平米二萬一千五百一十三石六斗六升二合一勺除無主荒土如庵廟頹址攤墳絕塚永爲不毛者丈見二十一頃六畝四分五釐六毫又現今積荒冀後日尚可募墾者丈見一頃六十八畝八分五釐九毫不入數內已於原額有溢無虧蓋長洲地當巨浸其濱湖之區爲風濤所衝齧積漸坍沒昔田而今波者不可勝計恐坍沒之課不蒙允減故搜查種菱蓄魚之濱漊量陞科則以免缺額此其苦心籌畫者一也長洲尺壤寸土皆隸版籍豈有無課之田得以清出補額但昔人定賦視其土之大相懸絕者分則以課之其不甚相懸而肥磽間殊者亦必磽田之步稍寬於肥田之步今恐仍計寬窄則豪猾得以叢奸因一體丈步故微有增長耳然仍令抵扣極低水區荒多熟少之畝不欲以溢額邀功貽累百姓其苦心籌畫者二也民之勝此役者疲困已極尙須造册報蕆爲費不支今以田形四址斗則輕重業佃姓名備細開列者曰信册鈐印存縣以字圩坵數平米業戶開列如鏡者曰鏡册以呈憲以縣總倉總圖總圩總開列大端者曰簡明册以達部而民間又省無數金錢其心籌畫者三也是舉也剔豪蠹積歲之欺蒙豁兆姓無窮之賠累使非上臺力爲仔肩賢令精爲釐定固未易奏成功也昔張文忠柄國時飭行丈量士人有詩云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那得閒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江陵賢相其舉動皆爲國計民生而奉行不善遺嘲若此今與曠世未行之役而小民感心豪猾屛息伊誰之功歟語云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苟非其人可輕言丈量哉

長州清田紀事二

蔡方炳

清丈之不易曷故耶。蓋今日之土田。皆三百年來久定之版籍也。江南承平時多田畝。不致盡蕪。人民不致盡徙。與他省無主新墾之土不同。所當清者。不過荒熟輕重之混淆。飛灑包賠之拖累。銷圩足矣。何庸丈。而長洲必需清丈者何。曰舊冊無存也。存縣之冊不可問。存圖之冊自在也。乃吳縣有底冊。長洲獨無底冊者。何吳縣之里長論籍。未均田以前。里長皆世役。冊亦世守。故存也。長洲之里長論田。一番編審則一番更易。其冊不知所歸。故或存或不存也。有冊可稽者。兩月之功。可以告竣。而不遴錄要者。動言清丈。夫清丈得宜。尚有勞力費財之苦。曠日廢業之苦。如長邑清丈。以李公之精白乃心。及上臺之稽察甚密。吏胥不敢上下其手也。豪強不敢縱恣爲奸也。差役從不到鄉滋擾也。親臨覆丈。自具舟楫。自裹餱糧。不破民間一文。不飲民間一勺也。然且兩年勞瘁。日用飲食。爲費不貲。彼不然者。其勞費更何如。李公信賞必罰。民奉其令。惟恐後。猶竭蹶二年而始竣。若清丈不得其實。殆有甚焉者矣。一曰欺衙之弊。一曰紛更之弊。一曰把持之弊。一曰掩飾之弊。見總圖書圩甲業佃公同丈量。就塍插簽。標明步尺。造冊聽官覆丈。倘有不合。即究原丈之人。此成法也。乃有爲之說者。曰先發單與業戶。親供業戶。肯先丈後填乎。有不丈多填少者乎。是予以欺蔽之路也。及據單覆丈。業戶巧飾前非。官長不能執法。是自開賄衙之門也。長洲幸無此弊。一圖之內。田地山蕩。輕則重則。原額有定。苟非冊沒。斷不至淆紊。頓殊。自應丈完一圖。就圖總以撥盈缺。丈完通縣。就縣總以撥盈缺。然後斟酌補苴。如此則無甚紛更也。乃有爲之說者。曰輕重荒熟廣狹。聽業戶自認。于是以強以賄而得輕。輕糧逾於舊額矣。以強以賄而得減。實田少於舊額矣。由是借缺額以公加。圖圖增減。弊竇多端矣。長洲幸無此弊。挨坵順號。無不量之土。初不必問何氏之業。迨丈已竟。數已准。冊已定。然後填業戶姓名。據此坐圖立戶。辨糧。次年再行推收歸併。如此。

則田爲主而戶隨之誰得把持乎設令業戶認田自收強梁者少收而不敢問是把持者在強梁矣又以缺額之故多推與愚弱之民是把持者又在胥役矣長洲幸無此弊上臺一片爲民經久之意始有此舉須以實心行實政帶初丈不實而以已實報覆丈不親而以躬親報輕重不均而以至均報擾費百端而以無擾無費報皆掩飾也鄉紳不受虧不復言小民有所畏不敢言將一時美意反留爲數世之遺殃長州幸無此弊故爲長民稱慶云然竊有隱焉伏讀藩司詳文云長邑首先清剔僕有成效諸邑倣法推行又讀蔡中丞原疏云一縣已有規模他邑亦易於從事上臺德意將遍諸邑而清釐之豈使長民獨蒙其福第有治人無治法帶不得精明強幹潔白之賢侯毋甯緩

清丈論

儲方慶

清丈以爲民乎愚不得而知也清丈以爲國乎愚不得而知也愚之所知者以爲爲吏胥耳爲吏則清丈可以不行而當事決策行之則以事雖爲吏而托于爲國爲民之名故當事者不及察也今夫爲爲民之說者曰民之貧富不同起于民之賦役不均有兼并之家而業無稅之田有貧弱之人而受無田之役是以貧者益貧而富者益富惟行清丈則富者不得逞其欺隱之私貧者可免于賠累之苦斯誠卹民之至計也然而名焉已耳富者恃其有餘以爲結納之術而莫敢發其奸貧者苦于無告以爲隱忍之謀而無由免其累而爲民之意失矣爲爲國之說者曰國之賦稅不給由于民之田畝不清有墾荒已久而尚未列于陞科有析產過多而或至敢于飛詭是以賦無由核而役無由稽行清丈則荒熟不至混淆而有田必供田之稅里甲不至欺隱而有賦即兼賦之役斯誠足國之善算也然而名焉已耳意主于增賦則斥鹵可謂膏腴而不必按其田之上下意主

于增役則寡弱可謂富庶而不必考其戶之有無而爲國之意又失矣爲國之意失則凡爲國之事知無不爲也而吏能借國之權以脅之于是以爲國之心轉而爲吏爲民之意失則凡剝民之事知無不爲也而吏能因民之弊以糾之于是以爲民之心轉而爲吏吏曰清丈以爲民也賂我則民之爭息不賂我則民之爭不得息人惟恐其爭之不得息而相率而賂吏也是以爲民之名而收爲吏之實也吏曰清丈以爲國也賂我則國之事竣不賂我則國之事不得竣人惟恐其事之不得竣而相率而賂吏是以爲國之名而收爲吏之實也夫以爲爲吏則清丈可不行以爲爲吏而託于爲民爲國之名則清丈不得不行究之清丈行而不爲民不爲國適以爲吏也然欲概舉清丈之事而置之則又不可何者郡縣之從事于丈田者三四年矣小民之拮据于丈田者亦既罄貲蕩產以供上之役矣吏胥之醉飽于丈田者又各得其所欲矣如此而不竣其局則貽患於後日者且方大也故愚以爲莫若卽其已然之事而急成之而不得復開告訐之門不得復駁圖冊之謬使吏胥之窟穴其中者益以逞其無厭之求是猶今日休息之方也而何爲國爲民之與有

請停丈量以甦民困疏　　楊雍建

臣辦事垣中見江南督臣郎廷佐特參貪婪縣官一疏內稱高淳縣知縣葉自燦丈量闔縣田地朦聽蠹胥票催四十一里耆假稱使費名色每里科歛銀一二兩不等名雖貯庫使用實圖官蠹朋侵怨聲載道又安徽撫臣張朝珍縣令縱蠹婪贓一疏內稱貴池縣知縣王還沖下鄉抽丈蠹役指稱造冊使費名色每保勒銀一二十兩三十九保共騙銀四百餘兩俱奉有該督撫親審確議之 旨臣思各省官吏借丈量以肆貪婪者恐不止葉自燦王還沖二人也夫丈量一事將以清查隱弊然奉行不善履畝均查則弊未除而害已滋開貪吏

誅求之門長蠹胥科派之術無益於　國計徒擾乎民生所當亟議停止者也何以言之丈量必用圖長圩長奸胥明以妄報愚民畏懼求脫朝勾夕補條報條除紛紛扳累此僉報之害也有司躬親履畝隨從多人加以弓手索手算手書手等役工價之外舟車火食供億煩多圖長派及各戶此供給之害也應用廠舍樁繩界牌木植爲費不一即如攢造圖册逐號繕寫自縣府至道自藩司督撫至部紙張筆墨工費浩繁毫無官價悉出民貲又如提册繳册駁册經承需索無有虛日此造册之害也業主居或窵遠裏糧奔赴既苦艱難況乎上司差承府縣快役借名催弓催役催丈催册絡繹不絕彼差甫去此差復來多方勒索不飽不已此差役之害也印烙舊弓恐不百考吏胥意爲增減分寸之誤毫釐之差便爲詐局此弓式之害也事繁未竣立限比較該管衙門圖長必僱人分應日用工食既有常例一經扑責費愈不貲此比較之害也丈完一圩勢必更員覆丈舟輿從役再費經營其或地形曲直雖齊屋宇參差盤錯山勢崎斜水蕩尖圓引繩就墨積算爲艱雖所丈絕無弊端而執弓者未充所欲上下其手那移之間杖責立至前功盡棄後費更滋此覆丈之害也更有舞文之徒藉鑽營以充書算飭法之吏嚇良善而庇奸豪種種弊竇不可究詰縱使良有司實心任事未免驚擾村落況有不肖州縣剝民潤橐利己邀功遂或揑報溢額致令民小包賠則其流害益不可問如臨鞏二府知縣許上通等揑報開墾荒地有奉　嚴綸議處非其明驗乎臣聞西北之地有熟有荒東南之土熟多荒少與故明萬歷年間賦役全書所載頃畝數目原自符同糧額未嘗減也版籍未嘗更也按圖以考雖豪右不能匿矣夫興利竟如除害節裕國先在安民請乞　勅部責成該督撫止嚴隱漏之令許其自首陞科不必遍行履畝徒增勞擾如拋荒原有定數勘其荒者不必核其熟者額徵自有底册察其缺額者不必查其如額者有弊可

袪而於民不擾又何必經年累月合督撫司道府廳州縣之心思聚數千萬圖長圩長弓手書手算手之人力奔走郊原騷然煩費竭生靈有盡之膏血以供貪官汙吏無厭之谿壑也哉近者海氛已靖楚賊方平正宜與民休息無事丈量滋害免各省之擾累所以卹民而培萬世之根本卽以裕　國矣

請成賦稅定額方冊疏順治三年　御史張懋熺

臣閱邸報竊見　皇上加意元元以各直省錢糧冊籍無存增減任意　特遣大臣徹底清查在內在外嚴行稽核刊定賦役全書俾法制畫一民生永賴仰見我　皇上經國愛民加意財賦當開闢之初立久遠之謀誠今日之第一要務顧天下財賦至繁至雜理清頭緒亦簡亦易以舊冊爲底本以新例爲參考先定其入數而後清其出數案簿有據則官吏無所肆其貪猾小民不復困于濫派矣前朝有賦役全書會計錄二書通行天下彙藏戶部財賦出入之數纖悉備具今府縣之籍存去不可考戶部所藏者現在雖經兵火未聞焚燬但取其冊一加披閱條欵原明除三餉之濫加者一筆勾註外其原額起解存留一定之規無容增減則入數已清十之八九矣其餘微有不同者不過因革損益之間通融參差之數耳如昔有九邊之餉而今無也昔有京營之餉而今無也昔有宗祿之費而今無也昔有靴帽之賜器皿之造而今無也此問之在內該衙門而可知者也如屯衛之租昔屬之軍而今屬之有司也閣撥之地或以他縣抵補或虛懸竟未抵補也荒熟地畝之不同也蠲免分數之不一也此問之在外各督撫而可知者也明開欵項數條令之登對清楚出入相符總撒相投除收相合今昔相準明白直捷勒成一書然後執是書而問在內該衙門各項作何收支某項作何銷算不容游移于定額之中則　國用常足矣執是書而行之在外該衙門起解者有無批迴存留者有無挪移

不容潛加于定數之外則民生不困矣若不據舊册清釐漫令開送申報隱漏淆亂徒滋駁查動經歲月臣猶親見明季會查錢糧設官專司其事檄催府縣嚴限疾呼竟有二三年而不送一册者及催提册至又瀾搜欺隱日致參駁竟未清楚蓋撫按取之府縣府縣委之吏胥利在存奸不利釐弊雖 新朝法令森嚴不同明季而官吏貪猾成風終不肯剔盤托出駁正愈嚴歲月愈久弊竇愈多矣是以察核莫如直截直截莫如查取舊册使經制早定一日民口早甦一日矣然方册既備勾銷磨對不可任之吏胥必得公廉敏練之才以資元勳輔臣之協理戶部漢官侍郎原額三員今止有謝啓光一人雖有兼人之才豈能分身而應必令現缺補足官皆備員而無虛位則事有專司而局可立結矣

臺灣田糧利弊疏 雍正五年

御史尹泰

竊查臺灣全郡盡屬沙壤地氣長升不降所有平原總名草地有力之家視其勢高而近溪澗淡水者赴縣呈明四至請給墾單召佃開墾其所開田園總以甲計每田一甲約抵內地之田十一畝有零鄭氏當日分上中下三則取租開臺之後地方有司卽照租徵糧而業戶以租交糧致無餘粒勢不得不將成熟之田園以多報少欺隱之田竟倍於報墾之數臣等細訪向來任其欺隱不行清查之故則其說有五現徵科則計畝分算數倍於內地之糧額若非以多報少不能完納正供此其說一也臺灣沙地每歲夏秋大雨山水奔瀉田園衝為澗壑而流沙壅積熟田亦變荒壤若非以多報少將何補苴虧缺此其說二也臺地依山臨海所有田園並無堤岸保障海風稍大鹹水湧入田園滷浸必俟數年鹹味盡去之後方可耕種若非以多報少何以抵納官糧此其說三也臺郡土脈炎熱不宜用肥兩三年後力薄寡收便須荒棄兩年然後耕種若非以多報少焉能轉

換辦公此其說四也佃丁係漳泉潮惠客民因貪地寬可以私墾故冒險渡臺設使按畝清查以租作糧伊等力不能支勢必各回原籍以致田園荒廢額賦虛懸此其說五也夫田糧之欺隱若此其所以致此欺隱而難以清釐者又若此宜作何變通以除欺隱之弊海疆重與內地不同臣等愚昧不敢輕議謹據實奏請　聖裁至於北路彰化一帶縣係新設地稍偏遠臣等見多未闢之土亦宜召民開墾案查淡水同知王汧曾經具詳稱北路虎尾溪以上閒原寬曠其召民開墾之法毋許以一人而包占數里地面止許農民自行領墾一夫不得過五甲十夫連環五保定限三年比照內地糧額起科再如熟番場地向有姦棍認餉包墾久假不歸之弊若任其日被侵削番眾無業可依必至退處山內漸漸變為生番宜令大社留給水旱地五百甲中社留給水旱地四百甲小社留給水旱地三百甲號為社田以為社番耕種收獵之所各立界牌將田場甲數四至刊載全書使日後勢豪不得侵占其餘草地悉行召墾並限三年起科臣等細加尋繹事屬當行惟召墾農民似宜照臣等前摺所陳亦令歸莊併甲務使匪類姦徒無處托足以靖盜源

民田無庸給由帖檄　　袁一相

據諸暨縣里民呈稱丈量之後請給由帖則糧課無弊爭訟永絕又據該縣詳稱暨邑兵燹之後民間由券焚失給由則戶可清業可安賦稅有著本司查丈量一事舉大事動大眾民力殫瘁殊可憫念今幸冊籍告成此斯民稍得休息之時也訪聞各縣有給發號單一事每一號給單一紙每紙索銀三分通里數千號通縣數百里計贓累萬此係因公科歛獨喜仁錢二縣之言曰多一事卽滋一累不如省一事民受一分之惠已經詳憲毀批申飭通行矣玆諸暨縣給由之議較之號單之說更有甚焉據稱若不給由則產業無憑不便有六則給

由之關係綦重如此第思民間產業其祖遺者自有先世置買文契幷祖父分書爲據若新置者自有賣主文契中証花押爲憑此天下之通例也何獨諸暨縣必憑官給由單且縣令一身豈能盡知某田某地某山某蕩爲某人之產業其中倘有參差向誰告理如有兩造爭界勢必奮鬭一邑之內沸如蜩螗矣況民間產業不憑文契而憑由單則一縣之人皆向官役買產而官役將一縣之田地山蕩賣與一縣之人此中情形不待智者而後見也其石蒙恩等原呈不過衙役造揑裝點之詞豈眞出該縣士民之公請耶揣度情理利少弊多況丈量之後民力已竭卽使休息無事尙恐元氣未復豈可再生一事致起聚訟玆再加申飭如有假借給由需索分文者應照因公科斂八十兩以上論絞之律從重題參可也

屯糧序 江西通志

盧傳

古者有屯田而無屯糧以田原爲屯兵設而不復稅其田也故自漢唐至宋代各有屯或止數鄉或止數路或止九百九十三所多寡不同江右爲郡一十有三自南昌郡外卽首推吉郡吉屬九邑立屯者止廬陵安福永新三處新邑之屯考之洪武初年本縣防守軍將著伍此地之軍授以西鄉各處之田使之自耕自食輪流詣縣守城從未徵糧自　本朝以來防兵另設始將此田起課初僅徵銀八百餘兩至順治十五年每石加銀一錢及續報開墾陞科者遂至徵銀一千二百餘兩且自康熙五年千總領有印信豈顆其各項票遣如進萬壽表及冬至元旦表費用遂已繁多且屯田與民田勢原不一民田買自祖父則子孫必須掌管不敢拋荒至十甲編爲一里輪年互相催收則糧安敢後若屯田給自　朝廷或父死子絕則田已難查且承催原無定人皆此侵彼匿則糧安得淸楚此從來代徵之官所以歷歷受困也予于康熙六年莅任旣奉徵七年分屯糧

跋山度嶺備歷艱辛多方借貸始得完解因熟諳屯糧徵收之苦總緣隱匿屯田之故勢必清查歸併民糧業已詳之本府軍廳無何勢隔不行皆留未發幸上天仁愛勢極必與以反窮極自受以通歲己酉冬撫憲董公具疏上題將通省屯糧併歸縣徵時卽諭軍籍人等將十所各屯田逐一查出報數在册隨喚耕田之人願歸某甲納糧卽併歸某甲不兩月畫然一淸迄今田不隱匿糧從田輸人無敲扑之苦官有完解之樂此誠萬世不易之政也茲欲事久益彰率由有舊將徵收顚末及田土地方與錢糧安頓都圖纖毫必載登之梨棗亦誠萬世不刊之心也軍籍人等復以予曾代徵一年知此中從前之弊與今日受事之安索予敍之

屯糧歸縣徵疏 江西通志　　董衛國

竊照　朝廷設官分職各有攸司如衛所守千等官原爲領運徵屯而設此外別無事事查江省屯田坐落各縣零星不一軍民雜佃衛徵則謂民田縣收則曰屯賦彼此規避兩相觀望是以每年屯糧衛官不能分身以應多有委令有司代徵完解然責成不專終非久遠之策臣思縣令一官職司百里謂曰專城寄屬食土咸歸掌握繭絲保障悉屬持籌其中有賦稅之多者數萬有奇少者亦不下二三萬每歲徵解如期況江省屯糧爲數無幾少僅數百兩多不過萬餘兩以臣管見將各衛所屯糧一槩歸併縣官徵收庶事權專而催輸易且見准部文嗣後衛所錢糧俱總入民糧一處考成然屯糧既與民糧一處考成則歸併縣徵更爲稱便其衛所守千專司領運更免顧此失彼之虞況從前漕屯俱在衛所不足僉選尙有增設守千之請今若以屯糧歸併縣徵則經制之守千亦可酌裁以省俸食臣查江省各衛所守千等官共計三十七員以江省通漕一十四幫計之每幫需弁二員輪流領運共需弁二十八員內猶恐有事故不一應再留一員以備通融僉選之用尙多八

員似應裁汰以省縻費伏祈　勅下部議施行

圈佔記　姚文燮

圈佔非古也然考周禮司勳掌賞地法諸如賜田職田屯田無不取給於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　本朝八旗禁旅帶甲數百萬制於近畿四百里內圈地以代餉雄爲鑲黃旗所分屬焉凡圈民地請　旨戶部遣滿官同有司率筆帖式撥什庫甲丁等員役所至村莊相度畎畝兩騎前後牽部頒繩索以記週四圍而總積之每圈共得幾百十晌每壯丁分給五晌晌六畝晌者折一繩之方廣其法捷於弓丈圈一定則廬舍場圃悉皆屯有而糧籍以除烏瞻靡止惟所駭散向南多道殣也常歲圈內間有汙萊計畝請於部不受交有司收籍更擇他沃壤以償是以岐路盡鳩鵠中澤少雁鴻矣雄其虛存版籍哉頼　今上聖明鴻慈睿照特諭永停遺黎生於望外光垂史冊慶流歷祚猗歟盛哉

與朱參議書　彭維新

閱來詳有各屬告訐隱溺田地六千九百餘畝姦詭田戶百四十餘人請單騎親行勘丈兩旬可竣又遽將銀數米數造冊甫見彈卵遽求鴞炙太覺早計查鎮屬三縣舊額田賦二十七萬六千三百四十餘兩入　國朝來近百年歷報坍荒無幾經疊勘疊核未曾概予豁除何有隱匿如此之多豈從前守令盡屬夢夢抑里巷小忿藉此借題控告是皆未可懸揣但自來清賦之法甚多何至遽議勘丈勘丈不善非惟不能清賦適以擾民而已夫清賦之法以鎮靜爲本以精到爲用以符合爲程而勘丈則一一反是以監司而自欲履畝彌滋糾紛苟冒然一舉弊有不可勝言者盡用獨懸用衆亂證難憑多難徧散難稽時難待暑雨難麾供用難給事緒難

終。必使一人之身百役具備而後可否則需人不得不衆必使禹皐爲官伊周司書算楊震吳隱之諸賢充弓手各役而後可否則朦混賄賂必不免必使王烈陳實之流爲族長鄉保里鄰田鄰而後可否則互相朋比售其欺謾更必與地謀必使田戶地畝無多舉目易竟而後可否則阡陌交錯識察難周又必使田地片段止一二處別無畸零而後可否則假借影射顧此失彼更必與天謀必使勘丈之時常如秋杪冬初而後可否則阻泥淖而躪損禾稼又必使勘丈之時霪霖大霧炎歊遠遁而後可否則雨立汗浹不能卒事又必使中田款有廬舍飲食器物自然具足而後可否則晝餐夜宿非苦田戶則累附近居民數者備矣又必與己謀必使監司之身別無他事移其耳目紛其心志而後可否則或斷或續或疏或密積旬累月終無結束凡此者爽其一能鎮靜乎能精到乎能符合乎恐未必能也故知勘丈之事不可冒然而一舉也然則奈何夫既爲訐告者揚波敢遽信田戶之不匿垢善其所發惟有與人謀而已應飭各該縣先令被訐田戶自行丈量寬以期日俾反覆疊丈將所坐地名田畝分數縱橫弓數并四至八到與田鄰姓名一一據實造册具結呈報并取族鄉里田鄰各甘結令田戶以小片竹籤照册清寫釘插該田四畔密飭該縣于他事下鄉時出其不意悉心抽丈倘與册籤不符更細加訪察詳悉質審欺隱果實依律定擬通詳以憑奏請另案查辦虛即反坐告者如此辦理似頗妥貼然自田戶而外民之被擾者已不少矣特此善于彼云爾記不云乎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恐膠執成見聲張勘丈姦胥扐棍必有乘機嚇詐之事可無愼乎緣批詳尙未暢悉聊復引伸其說惟熟思之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二目錄

戶政七 賦役四

戸政七賦役四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浮糧變通議

王應奎

糧曷以浮名也。蘇州府現額三百五十萬石矣。松江現額一百二十萬石矣。然在宋時。蘇州府不過三十餘萬也。松江府不過二十餘萬也。即有元增定賦額。蘇州府亦八十餘萬而止。松江府亦七十餘萬而止。是今日之賦額。較之於宋。浮至七倍。比之於元。亦浮至三倍。不特此也。即如湖廣全省額徵二百三萬。而蘇州一府之數浮之。福建全省額徵一百萬有奇。而松江一府之數浮之。豈天下之田皆生粟而二郡獨雨金歟。建文詔免而復於永樂。文襄請減而增於萬歷。豈非極重難反之勢哉。近世撫臣之請減浮糧者相繼。而事寢不行。大抵以蘇松財賦重地。爲國家之根本。難議蠲䘏耳。於是有爲變通之說者。或曰。明時雖曰重額。而漕運贈米即在正米之中。且平米一石。派本色五斗外。止徵折色銀二錢五分。周文襄巡撫江南時。重糧田納銀一兩。准米四石。輸布一疋。准米一石。正額如此。加耗可知。今則每米一石。除去本色折色至五錢有奇。而加耗猶在外。既有五米十銀。復有浮數不貲。或致一畝之租。不能辦一畝之稅。此加耗之害非淺也。浮糧雖豁。耗贈不可減乎。或曰。故明折色於次年二月。然後分十限開徵。今則於本年正二月間通行截票。其時宿土未翻。青苗未插。天時之水旱未卜。秋成之豐歉未定。遂以臨司督之有司。有司督之里役。里役督之編戸。有不如限者。則虎吏即隨其後。苟非揭券於債家。入衣於質庫。其將何以應之。此早徵之爲禍最烈也。浮糧雖豁。備科不可緩乎。或又曰。徵輸之法。減一分則小民受一分之惠。試以蘇松之田計算。如極重科則每畝三斗以至四斗外者。每平米一石。

請減一斗科則二斗以外者每平米一石請減七升科則二斗以內者每平米一石請減五升其一斗五升以下地蕩山塗等則不在議減之列如是則於國計無虧而三百年之痼疾自此而有起色矣至紛難議遞減獨不可行乎夫是三說者皆變通之得其道者也但減耗緩徵之說可以救一時非所以垂萬世科則遞減之說可以甦民困非所以裕天儲為今之計莫若以蘇松之浮糧攤之於天下輕額之田每畝以一合為率而兩郡所浮便可以減其大半是天下無加徵之苦而兩郡有減賦之實國用無毫釐之虧而民生有再甦之樂也昔宣德正統間蘇州一府逋稅七百九十萬石巡撫周文襄察知其故遂規畫便宜令民田加耗一斗有差以通融官田之虧欠至嘉靖中知蘇州府王儀請盡括官田民田而裒益之於官田之重額者以其糧攤之輕額之民田此攤之之說昔人已有行之者然以蘇松之糧而即攤之於蘇松何如以蘇松之糧而攤之於天下蓋普天莫非王土率土莫非王民固不應蘇松兩郡之黎庶獨受此偏重之累也語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　皇帝清問則大臣入告庶南山復禹甸之疇大東無饛簋之歎乎謹議

浮糧變通議

沈德潛

蘇松之困莫甚於浮糧其始也賈似道倡買官田之說而增其額其繼也明祖怒吳民之附強寇以守城而重其賦其後也楊憲改一畝為二畝趙瀛均官田於民田而民益受其累遷延至今日積月盛較宋時原額七倍有餘元時原額亦二倍有餘（宋時蘇松稅額共五十餘萬元時共一百五十餘萬今共三百七十餘萬）而民困遂不忍言留心經國者不得不思有以甦之矣顧一旦欲遽復宋元之舊其勢不能何也蘇松為天下財賦之區軍需廩祿匪頒之類仰藉日久地方官惟恐度支不給則必執祖制之說出而爭之爭之而勝勢益牢固而不可復減就今日財賦言惟有變通

之說矣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其在斯時乎議者紛紜迄無定論愚輒先舉衆議之非而後折衷之道庶可舉行議者曰天下之稅豈平能均蘇松之田居天下八十五分之一而所出之賦任天下一十三分之二比之他省不均之甚今於他處稍增而蘇松可以全減此其說非也夫加賦之名普天共畏在此日可以稍增在異日卽同爲故例此端一開有加無已試思同爲天家之赤子乃移此之禍置之於彼譬猶剜臂之肉補股之瘡舊痛稍已新痛又加且蘇松之減者後或緣他故而仍增而他處之增者定爲規則而不可復減其弊何可勝窮議者曰時下蠲租之詔雖多取於下而實多赦於民夫多赦云者因逋欠不貲而後爲此舉也財無所出因而征比征比不已因而逃亡逃亡不已因而賠累與其追迫既窮而赦免之何如追迫未加而善處之且蠲租所及者多包攬侵蝕奸胥豪右之徒於良民未必均蒙其惠可以暫行不可經久議者曰前明之世有司寬於考成完及七分者卽爲上考今宜倣其遺意於州縣最重者別立懲勸之典不與小縣一例考成則官可久任而民得撫字之益不知部議從寬官既稍安民亦懈怠民之良者或緩徵而不誤其期民之黠者遂沿而欺罔其上徒有重賦之名終鮮輸將之實以云無弊未之前聞議者又曰蘇松版荒隨在多有今於田之可耕者招集窮民量給牛車兼予穀種使之耕作幾年以後履畝陞科新賦既增舊賦可減夫版荒非必不可耕之土也特恐既已陞科漸次增加賦從上上官私交迫力難任役舊賦之累未去新賦之累日滋小民誰肯不顧身家冒然承佃此亦非救時之策也然則變通之術奈何曰計莫切於量減已嘗考明宣宗時周文襄忱撫吳與知府況鍾奏減官田之稅因田則之多寡酌量裁減蘇郡減至八十餘萬松郡減至三十餘萬戶部責其變亂成法而宣宗不之罪也其時民困稍蘇國家殷盛今誠舉古人之善法仿而行之以救民窮以培國本書之簡册傳

之千秋爲世洵　聖朝盛典也抑又有說焉嘉湖常鎭諸郡雖境分二省與蘇松實接壤也而賦之多寡輕重難以較量豈四郡之田額皆狹而蘇松之田額獨寬四郡之年歲皆歉而蘇松之年歲獨豐四郡之民俗皆貧而蘇松之民俗獨富爲目前變通計或準嘉湖常鎭中賦之重者以定蘇松之則使他郡之民亦免追呼則民困漸除民力漸裕而亡身破家鬻賣男女之患不至復見於盛明之世所謂先舉衆議之非而後可行折衷之道者也若夫因東南之重困悉舉而更張之使仍復寶祐以前舊額此　聖天子之隆恩而非草茅所敢妄論者矣謹議

書揚州田賦後　胡渭

今天下號爲財賦之藪者江東浙西數百里之地蘇松常嘉湖五郡而已或瀕太湖或夾松江自唐以來其田日增大率圍占江湖以爲之者也禹之治水也空其旁近地以居水故水潦大至而得所豬其於震澤亦當若是紹興二十三年諫議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平時無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爲兵卒侵據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漑而民田不沾其利澇則遠近泛濫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沒此上流圍田之害也其下流則吳南古有笠澤在松江左右春秋時此澤尚存不知何代始變爲田其地葢卽葉少蘊所云平望八尺震澤之間水瀰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可隄而爲田者也在今吳江縣界（五代梁開平三年吳越於吳縣之松陵鎭置吳江縣）故蘇子瞻云若欲吳淞江不塞吳江一縣之民可盡徙於他處上源寬闊清水力盛沙泥自不能積何致有湮塞之患單鍔云松江漲塞是以三春霖雨則蘇湖常秀皆憂瀰漫雖增吳江一邑之賦顧三州逋欠者不貲笠澤既盡爲田僅存松江一衣帶之水上源狹隘水不清駛故江尾之潮沙日積茭蘆叢生而太湖之水入

海逾緩矣好利者因其塞而堤土以為田潮沙茭蘆之地悉成隴畝元潘應武曰澱山湖中有山寺宋時在水心中歸附後權勢占據為田今山寺在田中雖有港漊皆淺狹潮水湖水不相往來歸熙甫云傍江之民積占茭蘆指以告佃為名所納升斗之稅所占即百頃之田而稅又多吏胥隱沒昔宋時圍田皆有禁約今奸民豪右占田以遏水道更經二三年無吳淞江矣此又下流壅塞以鄰為壑五郡同舊者也蓋自江左偏安限於一方務盡地力以給軍興而不暇計久遠此與戰國時大河隄內之地利其填淤肥美耕田築室其中其弊正同而後之論墾田者謂人功之修浙西最盛不知揚州土塗泥故田下下而圍田之土則塗泥之尤者十年之中不能五稔而又累及於上流得不償失田之日增民之所以日困也烏足道哉然宋時兩浙之田每畝稅不過一斗（見杜實桓上巡撫周忱書按景定二年鄭寶上書曰國朝之法一夫之田為四十畝出米四石此即杜說所自出）民猶易辦自景定公田之法行（丞相賈似道主其議）浙西於是乎多官田下逮元明籍沒之田愈多皆按其租簿以輸額而浙西之稅糧天下莫比矣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九以今觀之浙西又居兩江十九也即蘇州府計之以準其餘墾田九萬六千五百頃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徵科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蓋蘇州一府無慮皆官田而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稅糧五郡之冠夫奪民之產以為官田而重稅之殊非為民父母之道然其所奪者皆豪家富人之田與小民無涉小民佃官田亦與輸豪家富人之租不甚相遠而私田之賦自若也迨其後版籍淆訛逋租無算國家有官田之名而無官田之實有司考成坐此為累至嘉靖二十六年嘉興知府趙瀛創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蘇松常三府從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始官田有多至一石以上者宣德五年詔遞減三分二分故止於七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為一則而州縣

之額各視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輕重爲準多者長洲至畝科三斗七升少者太倉畝科二斗九升顧甯人曰國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無涯之租賦事之不平莫甚于此嗟乎田猶是下下之田也而賦則不啻倍蓰於上上三江震澤之區昔之民溺於水今之民溺於賦有能惻然於東南民力之竭而爲之曠然一變其法使水復底定之迹而賦不失則壤之規斯眞所謂功不在禹下者矣

蘇郡田賦議 蘇州府志

蔣伊

今論蘇郡田賦者皆曰元末張士誠久據蘇州不下于是明洪武初將僞吳時義兵頭目等田沒入爲官田而按其家入私租之簿以定稅法此今日蘇松稅糧較天下獨重之由也其說是已然未嘗究極其害而詳言之也凡沒入爲官田者其初糧重至七八斗洪武十三年所有官田七斗五升起科者俱減至四斗四升止四斗三升三斗六升起科者俱減至三斗五升止者民田則不過五升至一斗起科而已其時官田早已減額民田未嘗增額也至建文二年有詔曰蘇松準私租起稅特以懲一時之頑民耳豈可爲定則以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照各處起科畝不過一斗此蓋專郵官田之困其時官田之糧額雖減而猶重民田之糧額不減而自輕也宣德正統間蘇州一府通稅七百九十萬石吉水周文襄公忱先後巡撫江南察知其故一則官田糧重民不能辦一則豪强大戶不出加耗偏累小戶倍償是以貧民逃徙積逋如山周文襄於輕額民田每畝加耗一斗有奇以通融官田之虧欠又與知蘇州府況公鍾曲計周算疏減蘇州一府重額秋糧八十餘萬石他府有差其時蘇州一府糧額正米二百餘萬耗米七十餘萬其耗米令大戶與小戶均出謂之平米則是官田之糧額雖輕民田之糧額加重矣然所加者耗米也非正額也惟其爲耗米周文襄於撥運外有餘則入濟農倉以備

水旱賑貸及農乏食與夫官府織造供應軍需之類均徭里甲雜派等費運夫遭風被盜修岸導河不等口糧俱取足於此其時糧雖加於民餘利亦歸之民自耗米之外更無擾民色目也至嘉靖中知蘇州府王公儀請盡括官田民田而裒益之於官田之重額者以其糧攤之輕額之民田為之履畝清量始定不等科則長洲縣三則重至三斗七升五合吳縣二則重至三斗四升四合崑山三則重至三斗三升五合吳江三則重至三斗七升六合常熟四則重至三斗二升太倉三則重至三斗三升嘉定科則不等重至二斗八升此其均田之策發之知嘉興府趙公瀛其時周文襄之所謂耗米驟加於輕則民田者遂為正額則是官田之糧雖輕而猶重民田之糧一重而不復輕矣然王公儀視周文襄時又請減糧額三十餘萬總計蘇州一府糧額正米二百三十萬有奇耗米四十萬四千二百餘石其時糧一石折徵銀止於二錢五分兌米耗贈即在原額之中未嘗加於原額之外也又按永樂十一年更定京庫金花銀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宣德正統間周文襄奏請重額官田極貧下戶兩稅准折納金花銀銀一兩准米四石解京折支官俸今則折銀之重幾至五錢矣兌米及輕白二糧耗外加耗矣以愚考之宋初蘇郡田一畝秋米八升下田一畝米七升四合元世祖時江南稅糧悉依宋舊又考元史元之稅糧取於江南者大約倣唐之兩稅中統中白地每畝認徵三升水地每畝認徵五升其夏稅布絹絲綿等物所輸之貫以糧為差糧一石或輸三貫或二貫或一貫或一貫五百文或一貫七百文元柳貫經世大典內賦稅一則亦然元之錢法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田廿畝即五升起糧不過一石糧一石即輸及三貫計白銀不過一兩五錢又考元之賦法上田畝三升中田二升有半下田二升二戶共絲一斤此其尤輕者也如以蘇州一郡言之洪武十二年修蘇郡志元時蘇郡之稅夏曰絲稅一萬二千四百

九十五斤一十兩五錢七分秋曰租糧八十八萬二千一百五十石九斗六合輕齎二千二百四錠二十七兩三分係官房地糧六十四石七斗七合鈔二百二十三錠一十一兩三錢三分一釐較其所入已大加於宋伊常熟人也如以常熟一縣言之嘉靖中修常熟志洪武二十四年秋糧正耗四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十八石比元增一十一萬四百八十九石此尚未分去太倉州地也宏治十年分去太倉州官民田地後秋糧減至二十九萬八千一百石此俱載在前人邑志今常熟正糧增至四十餘萬一縣如此一郡可知又王文恪公鏊姑蘇志按禹貢揚州厥田下下唐天寶而後東南財賦始增蘇郡秋糧宋三十餘萬石元八十餘萬明幾至三百萬蘇郡今日之民安得而不大敝蘇郡今日之賦安得而不積欠乎今若議減糧額有 大清戶律一則可援也按戶律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五合五勺蘆地每畝五合五勺四秒草場地每畝三合一勺沒官田每畝一斗二升普天莫非王土率土莫非王臣何獨蘇松之民不得徼寬恤之政也又有順治十八年查洪武讐怨加重錢糧處所命部臣具奏一詔可援也洪武讐怨加重錢糧處所無如士誠之久據無如蘇郡之重糧十八年之一詔正指蘇松而言之也又有 本朝江西布政莊應會奏減袁瑞二府陳友諒所浮糧之例可援也江南之田糧重歲止一熟江西之田其糧重於江南歲且二熟江西之浮糧尚得減免而江南終無解縣之日何吳民之不幸一至此也尤有不可不辨者前此蘇松之糧完及七八分者在官即屬上考在民得免追呼今賦役已有全書毫釐挂欠官有考成之累民有徵比之苦勢殊事異有未可同年而語者何況頻年以來蘇松水旱相仍十室九空民不堪命減糧一事雖極重難返之勢實救時之急著亦國本之攸係耳愚又按嘉湖杭蘇松常六府昔之理財者並舉此爲東南財賦之地今常鎮起科

每畝重至一斗五升六升獨蘇松之糧重至三斗六升七升田賦不均莫大於是倘得請減蘇松糧額照今日常郡起科庶幾二郡之民命得以稍甦若欲以宋元之賦法行之自今則又不識時務之論也

賈似道公田論　林潞

一日之利萬世之害聖人所以惡言利乃自古小人之誤人家國必以利進其始以裕國便民聳動人主爲人主者當國計匱乏之時驟聞其說喜而行之府藏頓盈公私並給以爲其言果可用而不料其禍之至此極也宋王安石言利之徒也神宗時開邊生事用兵糜餉安石創行青苗助役均輸諸新法剝民奉上四海困窮而北宋遂轉卒以亡南宋至淳祐寶祐間賈似道首創買公田之策劉良貴吳勢卿等助之藉口祖制限田而實以聚斂困民敵未壓境民心潰散以速其亡而其流禍且歷宋而元而明至于今未艾也嘗考公田初買之時以官品計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是猶有抑強嫉富之意也繼而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又後而百畝之家亦不免焉官吏奉行率以多買爲功有不勝任者知臨安府劉良貴輒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敘平江嘉興安吉常州鎮江江陰買田皆有專官而包恢在平江至以肉刑從事廖邦傑催督常州害民特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浙西六郡買田多至三百餘萬畝號曰公田嗚呼自秦商君廢井田開阡陌以至于宋幾二千年民俗習之各田其田各業其業祖父以長其子孫其間雖有多寡廣狹肥瘠之不同而貧不必忌富不必藏今縱不能舉井田復之反一旦取民間之田不問可否强進于公且從而刻減其價石租之田償以十八界會子四十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更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郎告准三百楮將仕郎告准千楮許赴漕試校尉告准萬楮承信郎告准萬五千楮承節郎告准二

萬楮安人告准四千楮孺人告准二千楮所得者虛告所失者實產雖富民不免于破家失業夫求國之富不令國有富民可乎哉然而似道之意未嘗以為病民也假公田以為號買之於民非攘奪也每歲秋租特與饒減有水旱則別議收數民為官耕者照例輸租非有多取之名也屈人主之尊以為田主田三百五十餘萬畝歲收可得二三百萬石餘賦稅常額之外忽增此數雖天下賢君未有不顧而樂者豈知其流毒至於此哉夫公田之名昉于殷周其時私田並屬公家故有授田還田之制非如似道之買私田為公田也買私為公則田數有定盈于公必縮于私名是實非又為立官倉以儲之分司以主之官佃以耕之莊官以督之比及收租原額已虧則取足於田主或內有磽瘠及租佃頑惡之類又從而責換于田主民產既去而獲累無窮比諸白晝摽掠之盜荼毒閭閻殆有甚焉明太祖起兵江南定天下與新政宜改矣而銜吳人為張士誠死守承元之舊以此苦之論者謂明祖開剏太平豁達大度反以私怨仇其民不知似道柄國時苟不作法于涼後世人主雖極刻薄寡恩又豈能創此苛政為困民計乎故當明初公田之說每畝至九斗八升蘇州賦至七百九十一萬石民棄官田而逃者鄰田一沽足則執以償其賦良田皆廢而不耕宣德間周文襄公巡按江南始奏減歲四斗一升以上至一百石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升一斗至二斗者減作一斗蘇州一府獲減課七十餘萬石其絕戶官田召佃開墾而薄其賦照民田例民命獲甦然公田之賦雖減而所減賦仍均攤于民田凡州縣之公田其數少者民田稅輕其數多者民田稅重故至今浙西田賦輕重錯出要比浙東為加浮蓋似道變法之後四百五十餘年大害雖除餘毒未止古今之法其宜革而不革者又豈少哉嗚呼窮則變變則通獨利竇一開難以遏絕　本朝深仁厚澤漸被四海前明江西瑞州臨江等賦多增至十餘萬

蓋因陳友諒降將誤書册籍以訛傳訛沿爲定例而　本朝盡豁除之則浙西田賦將來必獲減裁無疑也昔者范忠貞公開府兩浙欲奏減矣顧未竟厥施而去嗚呼後之來者其亦體　朝廷仁儉至意舉數百年來未盡革之弊一旦清之毋使忠貞遺愛不獲再見也然而難矣

浮糧坍荒二弊議

慕天顏

准吏部咨開通查所屬地方從無陞任之官因何事故悉心確察作何調劑不致枉棄人材本司查看得　朝廷設官分職無非愛惠斯民之意士子策名奉公無非酬報養士之恩故凡牧民者苟非喪節敗檢靡不自知勉勵稍期振拔乃惟蘇松等郡長吏動多鐫職止爲錢糧未清羈留縶累項背相望面目堪憐三十年來求其陞轉寸階如河清之難覯是豈　朝廷之法獨嚴于蘇松之官而蘇松之官豈盡庸劣才短者耶夫地方之艱難民困也人才之廢棄官困也使民困而有益于官官困而有益于民即官民交困而有益于　國在盛世猶不願有之而況民則日敝官則日壞毫無裨于　國家之萬一可不亟爲調劑補救之方者乎本司謬叨簡任方在力圖興革茲蒙頒　旨訪查遵奉憲檄採集屬郡之議茲陳其情事切確者二端一則曰錢糧額重征輸難完夫江南賦重甲于天下而蘇松二府尤甚計其額糧不惟較他省輕重懸殊即較接壤之常鎮亦已倍而有餘考其由來明初以張士誠竊踞蘇州怒地方之附逆抗順遂取民間租籍照額定課故常鎮之田每畝科平米一斗五六升下至八升五升不等蘇松獨有浮糧重在明朝雖已屢減猶每畝至三斗七八升至三斗二升二斗五升二斗三升下則之田亦科一斗九升夫收糧不能倍于他處之產而輸課獨多于他處之額歲豐則穀賤傷農入不敷出一畝之租未能完一畝之賦歲凶則顆粒無收追比不應一畝之糧反增數畝之賠

富者貧貧者逃在小民膏血無存有司智勇俱困付之無可如何且額徵之課奉撥緊餉完解稍遲即膺譴謫席未暇暖已造交盤故削職者殆無虛歲而逋賦者終成逝波今通計蘇松二府自元年至七年民欠未完九十二萬有奇司府之催檄已告敝而唇焦州縣之敲追止血飛而肉爛官徒削籍餉竟虛懸此實因賦重以致地方敝壞而人材枉棄之由也次曰坍荒田地缺額無補夫三吳州縣有地處極高遇旱則無水可戽者有地處極低遇潦則連禾漂沒者如此磽瘠之區全藉雨暘時若庶幾可望薄收否則終歲勤動竟無顆粒之登然歲收偶歉 皇恩猶可拯恤良吏猶能補救若板荒坍江坍海公占田地未經請豁累民包賠其苦實甚焉沿江沿海州縣如太倉嘉定常熟上海等處怒潮衝擊沃壤立付洪流沙土崩頹片刻能消數頃始也坍去猶少攤賠已屬難堪繼而日削月深逋累漸多逃絕無田無主縣官向誰徵索其不束手掛愆豈可得乎至板荒之田大抵在高燥之區佃戶拋逃業主故絕相沿數十載一望不毛即使廣為招募給以牛種土堅如石葦根盤結艱于犂鋤況地絕水源栽種之後仍無灌溉斷難開墾陞科者此坍荒板荒之害額糧何從措辦此外則又有公占之荒公占者馬路橋梁烽墩土堡營房等類是也太倉常熟崑山嘉定上海等州縣各有公占田畝及長洲丹陽武進無錫逼近官塘之處又有馬踏荒田 國家為封疆之計立保設墩特築馬路無非保護斯民但沿海各省遷截界外田糧例俱蠲豁此雖非遷截者比然地已為 朝廷公用貧民且悲失業豈堪又苦賠糧不知當日有司何不申請豁除錮害一至于此今通計蘇松常鎮坍江坍海板荒公占荒田未完各年錢糧不下數十萬在有司即八面長才未有不力竭計窮蒙冤削職實為此荒缺以致地方敝壞而枉棄人材也夫賦額之繁重如此荒糧之逋缺如此而明季時州縣有司完及七分者即得報最故猶間有陞任之官即我

朝。世祖章皇帝時未完不及一分者亦予免議今則未完一分以下者州縣罰俸一年司府罰俸半年俱停陞轉夫各州縣額徵起存地丁雖多寡不等分釐俱關考成即使賦非重額田無荒廢而巨萬金錢豈能無零星尾欠概以嚴法繩之惟有坐受參處然就州縣而言之猶或有勉完及額者至于知府管轄各屬此縣即已報完彼縣又或掛欠此項或偶無欠他項斷無盡完而分釐有欠即列住罰之條似非鼓舞激勸之道如蘇松常鎭四府無一歲能全完無一官不參者矣若夫藩司統轄歲額三百五十餘萬蘇松等處四郡錢糧最緊鎭或完而常不完常鎭或完而蘇松不完總計歲額即使竭蹷督催或不欠至二分之多亦止能完及九分以外若概與他省錢糧易完之藩司一例奏考自不免掛名參罰矣惟考成如是之嚴參罰如是之迫州縣官思爲苟全功名之計因而那墊欵項連年不清前官所缺之銀爲後官之代累歲復一歲官復一官即今錢糧遞年那混案內撮借至六十餘萬兩有奇非彰明較著者耶此外更有無編之欵最緊之需如修造沙船備辦將軍船隻巡界賫京供應藩兵養馬閩浙來往滿漢官員船隻等項動關軍國重務應付刻不容遲既無額設錢糧又不敢絲毫分派自不能不動撮庫帑以應燃眉迨詳請開銷申憲達部核駁又需時日及至大部准銷之時經撮之官先已被參降革矣而況未經咨銷者盈千累百蘇松常鎭四府那混案內透冒至三十九萬五千餘兩豈盡官役侵蝕入已者乎此賦重賠荒以致墊應之累地方敝壞枉棄人材之由不得不痛切并陳者也今奉 旨確察地方從無陞任之官緣由本司所屬州縣如蘇州府之太倉長洲吳縣常熟崑山嘉定崇明松江府之華亭婁縣上海青浦常州府之無錫宜興鎭江府之丹徒金壇計十五州縣自順治年間以至于今從無陞轉之官迴其事多因考成即或開闢之初有一二量移者爾時之功令猶寬也或以貪殘露章參處

仍有錢糧未清者。間有乍轉。而新任之席未暖。旋以舊任錢糧革職者。更有署印僅及兩三月。即以誤餉誤漕例革者。其掩抑尤可傷也。爲今之計。請憲臺特賜具題。亟爲調救之方。以垂永久之利。蘇松兩郡額賦。量爲酌減。即不能如他省之輕。亦得照常鎭科則。一體分別征輸。則民力稍寬一分。國課總收實數。而民困可甦矣。坍海坍江板荒公占田地。現在遴員詣各府州縣。逐一踏勘。造册呈憲報部。其板荒田內。有尚堪招募開墾者。力行設法勸諭墾種。許以五年後陞科。有司仍准守錄。則虛糧既豁。款項亦減。無包賠掛欠之憂矣。其考成則例。即不敢過望寬息。請照　世祖章皇帝舊例。未完不及一分者。准予免議。則司府多方督徵。長吏安心比解。如是而地方之官。猶不能整頓精神。以樹尺寸之效者。此庸駑不肖之材。即行褫革。又何有枉棄之歎哉。本司更有請者。人才各有長短之殊。地方各有煩簡之別。往代舊例。得量才調補。我　朝向未舉行。竊謂蘇松常鎭。財賦浩繁。半處衝劇。即將來蒙恩寬豁賦額。猶十倍于他省之中。爲請憲特題破例。仍准調煩調簡。或于鄰省採訪長才。有司調補此地。或于本省徽甯廬鳳及淮揚屬邑內。果有才堪任劇者。請調蘇松常鎭。他省不得爲例。蓋拙短之材。而處以劇地。則不惟錢糧不能完解。即民間一切利病。亦皆闒茸廢弛。若夫肆應之才。則綜核既見其非然。幹辦自見其優裕。大小事宜。皆隨人而振起矣。洵乎調煩調簡之舉。斷斷宜行。誠如是而長才得展其能。即才短之官。原非貪墨昏庸者。補一僻簡之地。亦得保全寸進。此則經權互用之道。而鼓舞人才之大端也。或者謂浮糧豁荒二事。今　國用未當充裕之時。似難輕議減豁。且既請減豁。未便更寬考成。然三吳重地。財賦甲于天下。即今日布減賦豁荒之令。歲額猶繁。披枝者其根必傷。源遠者其流必長。與其悉索敝賦。加之以弗勝。無甯節力養民。取之而不匱。況今日徒有煩賦之名。止懸掛欠之累。得失輕重。較若列眉。若仍苟

且因循期于奉法無過竊恐蘇松四郡民艱日甚吏困日深地方之敝壞將來實切隱憂不止于枉棄人才使國家不收養士之報而已也至淮揚二屬向來錢糧尚稱易完止因邇年疊受水災奉錮缺額高寶山清桃宿邳等州縣七八九年錮缺驛站銀四萬幾千餘兩各屬應差無資飛章申籲業經屢請咨部撥補在案此雖一時之天災人事非關經久之謀然臺疏內原稱有或係驛站倒斃難支之語是皇華要務二屬亟望解懸統祈採擇入告倘邀俞允則吏圖自效民慶更生地方可無敝壞之虞人材亦無枉棄之歎矣

蘇松浮糧疏　　韓世琦

臣查當今財賦之重首稱江南而江南之中蘇松爲最按其地在禹貢本屬下下之壤厥後地窄人稠小民勤於耕作漸輸上上之賦自上古井田之制不可復論自秦而降率皆稅畝漢初田租十五而稅一東漢初行十一之稅後仍漢末三十而稅一迄唐末歲兵革四起東南之稅始增至宋更定江浙稅法每畝不出一斗考之郡誌宋代之徵于蘇州者夏稅科錢秋糧科米約其稅額不過三十餘萬徵于松江者不過二十餘萬元初仍宋之舊至延祐中增定賦額蘇州徵至八十餘萬松江徵至七十餘萬元末有張士誠者竊據姑蘇取民無藝蘇州徵至一百萬松江亦于舊額有加迨故明洪武初怒民附寇乃取豪族所收租入之私簿付諸有司以定田稅遂一時驟加有一畝徵糧七斗以上者自此蘇州多至三百萬石松江多至一百四十餘萬石于是民困勿堪連歲逋負至洪武十三年知取民之不均命稍減其額自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自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自三斗四升以下者各如其舊及建文二年下詔有云蘇松準私租起稅特以懲一時之頑民耳豈可爲定例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照各處起科畝不得過一斗未幾永樂奪位盡

革建文之政。蘇松之民復罹重賦。至宣德正統間。民之逋賦日甚。特遣侍郎周忱巡撫其地。清逋不能。屢議捐免。蘇州得減秋糧七十餘萬石。松江得減秋糧三十餘萬石。然十分止輕其二三。存額尚屬繁重。不惟與他處稅畝之例。相去猶若天淵。即與同省連壤之常州。起科亦自不侔。從茲以後。主計者但曰東南財賦之鄉。減之則國用不足。自萬歷迄于明末。惟有不時額外之浮增。無復寬省之恩澤矣。雖然。明之科徵。縣有其額。而民之實完在官者。歲不過十分之五六。故殿最蘇松之有司。終明之世。以完及七分者。即爲上考。徒有重歛之名。原無輸將之實。我　皇清肇造。萬化聿新。凡故明弊政。莫不釐然革除。而田賦一照萬歷年間則例。其末季冒濫浮加之項。固已删去。第所照萬歷應徵之數。載今新訂全書者。蘇州則平米二百五十餘萬石。每畝猶有科至三斗七升。與三斗四升不等。松江則共平米一百二十餘萬石。每畝猶有科至三斗六升五合不等。竊觀疆域田土。古今止有此數。與宋元之先。無異。賦稅之輸。即不能遠比有宋以前之太輕。獨奈何三倍于元時乎。在故明有虛額。而不責其實完。民力難支。已不可言。今司農握筭。但按全書所載。有一項之編徵。即有一項之撥解。完限考成。必責十分全完。否則參罰隨之。故順治二年至康熙元年。歲歲壓欠。積逋之數。動盈千萬。守令之銓授斯土者。往往席未暇煖。褫削旋加。日懷參奏處分之懼。莫展催科撫字之長。百姓之生于其地者。煢煢僅存皮骨。衣食不謀。慘受追呼敲扑之苦。而無安土樂生之心。即今康熙二三兩年。臣竭盡心力。多方勸徵。雖僅能如額措完。斯實迫于功令。遂令吾民剜肉醫瘡。論之考成。雖可免過。揆諸撫字。爲罪實深。竊恐繼此而往。日甚一日。民髓愈枯。民力愈詘。倘終欲取盈。而不亟圖變計。則鳩形鵠面。啼飢號寒之遺黎。不胥塡于溝壑。必流散于四方矣。伏念我　皇上仁覆如天。明見萬里。去年察舊欠之難追。閔民生之困苦。特降　諭旨寬免

順治十五年以前逋賦矣。今又因星變。復頒　旨盡捐順治十八年以前錢糧矣。臣之愚昧。竊敢推廣計度。與其民力弗勝。逃亡莫保。議蠲于催徵不得之後。孰若預渙　恩綸。施惠于浮賦當減之先。將蘇松二府錢糧。彷彿元時制賦舊額。兼照各省見徵大例。准與酌量大賜減省。如以目前軍國多需。勢難多減。則亦乞依常州接壤之科則。再若萬萬不能。亦祈于十分之中。稍減其二三。庶　皇上子惠元元。率土同觀。甦民困而召天庥。永培國本于億萬斯年矣。

上蕭巡撫請抵糧支穀議　陶元淳

去夏六月。昌邑遭遇水災。幸當小熟收割之後。黔黎不甚失所。正供不甚虧缺。然衝埋之田。不可復耕。實非尋常水潦。可計分數。可望來秋者也。而儋州李牧妄稱災止五分。竟寢其事。前府湯君。復以違例委勘。揭參職名。彼其處心積慮。不過以題豁之難。迎合時局。概置不行耳。夫題豁誠難也。身為民牧。坐視斯民之死。獨不可從長商推。平昌邑正供之外。歲辦公費。尚有多金。獨不可酌議通融。免此一邑乎。今之虐取於民者。雖違例而不顧。雖犯法而不辭。獨至於利民之事。又輒以例為解。雖其可以商推。可以通融者。而亦不肯稍一留心。民何不幸而遇此能循例之良有司也。今昌化之災。鍾於去歲。而禍發於今年。老弱行乞于公庭。壯者流離於道路。誠欲發倉借貸。而失業之民。春可散而秋無可償。民敢支而官不敢放。除未災之孑遺。勉完兵餉外。其餘萬難措處。加以浮糧挂額。從前已行攤派。此後何有抵銷。惟有束手待斃而已。職深思曲算。為昌民一時之計。又為昌民永遠之計。謹條上二事。仰冀仁人君子。俯賜採擇。

一抵補浮糧。　本朝臨高縣賦役全書。有撥補昌化縣廣儲倉米銀三百七十餘兩。瓊府臨邑二志。抽撥昌化

縣秋糧米一千五百七十餘石半充兵餉半留備支此係從前抵補之額今查臨高自三十年捐荒之後多解銀三百四十餘兩又報墾銀二百七十餘兩此二項已達部者可以咨明給還未達部者可以暫行撥補共銀六百餘兩適符昌邑浮糧之數此昌民永遠之計其事之始末詳見撰浮糧考中謹繕寫呈覽一放支倉穀昌化舊有三十年放支倉穀四百一十六石於康熙三十四年奉文追補又有士民捐輸穀三十八石二斗此二項未經報部職刑具文書詳請賑濟仰祈俯從所請准民支受免其還官雖不足救災傷之萬一然亦一時權宜之計

已上二條一係藩憲職掌一係糧憲職掌勢必行司查議懇乞大人嚴限時日即賜處分毋假手吏胥稽緩時日夫衽席之人豈知水火之苦飢渴之衆豈望水陸之珍早一日即受一日之賜捐一分即受一分之益伏冀大人破格行事以救生靈昌邑幸甚

請查田糧影射疏　雍正元年　　闕名

按地輸丁原屬優恤窮民之善意但直隸江浙等處田地多有名爲有地而其實無租稅可收者其故大略有四從來置產之家多係鄉紳富戶其棄田之人貽通置田家人將高下錯雜一概指爲美產往往以九畝作十畝或以九畝五六分作十畝當其富饒之時無從細察亦并不覺有代爲納糧之累及至家業漸貧必鬻其實在八九分之產而此一二分之虛地虛糧無從推去不得不照戶納課此有地無租之一也再向日置產之時原係高下錯雜今則急而求售不得不盡鬻其高者而獨留其下此下地所入十年九空偶有收成僅足完一年之糧不足賠九年之累此有地無租之二也再有一種棄產之人原因一時急用希圖日後取贖故趙甲之

田賣於錢乙。而戶名不卽改換。趙甲收錢乙之糧。爲之代完。久之究竟無力取贖。傳及子孫。戶名仍在。而趙甲遂爲無田有戶。不得不照戶納糧。此有地無租之三也。又有一種棄產之人。原係出入衙門。窮困無賴。或係武舉劣衿。身倚護符。旣以棄產。仍復希圖包納。於中取利。然其利止於一時。而其累及於子孫。遂有年代久遠。無從推收過戶。趙甲之家。有不得不爲錢乙每歲納糧者。此有地無租之四也。至於直隸之順天保定河間永平宣化五府。多有圈佔之地。其所撥補。大約遼隔數百里不等。而地畝半屬窪下。每年除完糧之外。所餘無幾。應令該撫查明。分爲上中下三則。其上則中則。按其多寡攤入丁銀。至於下則。及有地無租之人。免其一體均攤。務期糧歸實在有田之人。不得私相影射。如此則無地窮民。與有地無租之窮民。均不致有賠累之苦也。

敬陳派徵檄 河南通志

賈漢復

錢糧關係軍　國重務。少派則虧　國。多派則病民。原不容一毫增。亦不容一毫減者也。故前奉　欽定悉照萬歷年間等則派徵。刊刻賦役。除荒徵熟。永爲遵守。　朝廷之嘉惠元元。何其周且詳也。尙奉行者上體國課。下念民瘼。當順治十二年刊造賦役之時。若俱照萬歷年間則例銀數。磨對清楚。勒之版圖。頒以由單。何至於虧　國。又何至於累民。今本部院接准部咨。行查多派少派緣由。及將各屬派徵文冊與賦役全書。逐一查對。其各州縣每畝徵銀數目。有比賦役多者。有比賦役少者。咸與萬歷年間等冊不符。至於少派者虧　國。不待言矣。其多派者。每畝有多幾毫者。有多幾釐幾分者。甚有多至一錢者。如河南府新安縣上地每畝徵銀六錢零。宜陽縣上地徵熟。則例每畝比舊則多至一錢零。若以地復原額計之。多徵銀數。每州縣不下盈千累萬。病民之大。莫逾於此。況豫省羣黎。自經凋殘之後。寥寥孑遺。皆是患難餘生。照額派徵。尙苦無措。此額外包

荒其何以堪皆因順治十二年始造賦役各官全不詳愼以致賦役舛錯貽千百年之巨害俾窮民剜肉包荒枉苦莫訴何日是其底止也故諺有云糧爲萬年贓其斯之謂歟本部院撫豫以來何利不爲民興何害不爲民除似此多派厲民之事知之既切察之既眞斷不肯任聽前官之誤貽殘黎無窮之累除行布政使查省屬地方遵照萬歷年間則例派徵者係某某州縣比照賦役包荒多派者係某某州縣比照賦役少派者係某某州縣其中多派者何故多派少派者何故少派再一合盤籌算多派州縣除荒熟額銀之外共計額外多出銀若干少派州縣合荒熟額銀之數共計額內尙少銀若干逐一查明作何更正造册具詳第此多派少派之數雖係從前司府州縣錯誤其中少派者僅止毫釐之謬爲數無幾而多派者竟至每畝幾分幾錢爲害最鉅俟藩司查明日咨部具題但事關百姓永害本部院不避嫌怨期於力除以甦民累合行仰撫屬官民人等一體通知亦見本部院惓惓爲民至意也

革場稅疏 貴州通志

閻興邦

貴州一省舊設貴陽安順普安鎭遠四大稅又有永甯畢節烏撒鴨池四中稅皆載在經制可考者也後僞逆占據橫徵苛斂遂設立各山場小稅名色深爲民害我　朝闢黔之初錢糧需用繁多踵而未改窮鄉僻壤在在有稅歲額多者百餘兩少者拾數兩不等皆於歲初臣衙門印發循環簿責令徵收足額按季報查但黔省羊腸鳥道舟車不通凡有貨賣皆肩挑背負爲數無多一線大路已納稅數次及其今日赴此場則此場稅之明日赴彼場則彼場又稅之展轉交徵貲本易竭勢必裹足不赴收稅之官慮正額不足或稱貸以完者有之或苛索以充者亦有之以致山僻民苗數年不能易衣終歲不得食鹽商民實爲交病而稅額恐終至難足矣

臣思各省商稅。唯關津有徵。至於城市集鎮。唯取牙帖小稅。未嘗徧徵商賈也。獨黔省彈丸殘區。沿途大稅。不爲不密矣。而復徧及山場。瑣徵負販。於　國體爲不宜。於民生爲大困。臣愚以爲除四大稅四中稅。再如稍接江干。可通商賈如烏茶渡等六小稅及思南之鹽稅。新疆平大黔三稅。俱應照舊徵收外。其餘各府之二十七小場雜稅。應自本年爲始。一概停止。不得仍存稅場名色。庶便民生。臣非不知黔省錢糧。仰給外省。本處搜括之數。未可輕言裁減。然　國家用財。取之有道。似此無藝之徵。去之唯恐不速。且計一年所入。不過一千六百餘兩。在　朝廷捐之。僅同涓滴。而深山窮谷。賤賈愚苗。皆永戴　皇仁於無窮。所捐甚小。所得至大。臣受恩深厚。身任巖疆。實見不便于民之事。不敢因循緘默。貽誤地方。既據該司呈詳。造具清册前來。臣謹會題。伏祈　睿鑒。

書韓中丞請免省存餘耗疏後　　蔡方炳

嘗聞漢臣不加賦而國用足之語。與唐史進羨餘以媚君上之事。每訝其不倫。而猶幸近世無此舉動。今讀韓公請免省存餘耗一疏。乃知人臣心術。不同古今。殆如一轍也。夫糧之有耗。朝廷明禁之。旗丁陰索之。方且禁之不能。而忽明開一例。曰有旗丁勒索未盡之餘耗。可佐司農軍餉未足之急需。旗丁聞之。將執此爲例。曰糧之有耗。朝廷實聞之。非私也。于是耗贈幾同正供。可以勒索而無忌憚。設更有州縣額外加征。亦得援以爲例曰朝廷固取省存之耗矣。則所謂禁勒耗禁濫征。止成具文而已。原夫始事者之心。豈眞採漢臣遺意。倣唐史餘風乎。特未深思其害焉耳。予因是而推之。如役田花利也。學租銀兩也。並征充餉矣。亦曾思二項田畝所始乎。因差役煩重于里中富人捐資置田。公收租米。除完納正供外。以田中餘利津貼里中役費。誠有合于富者

輸財。貧者輸力之義。今乃以役田花利。歸之公家。在承役者津貼無資。固已苦矣。而每畝需納花利銀七錢。一畝所入。完去糧折。安得有七錢之餘。里中歲歲賠累。遂以昔日好義之人爲罪府。謂蘇吾困者適以重吾困者也。學田之始。亦當日上臺有司。敦崇學校。置田收租。除完納正供外。以田中餘利。爲修葺考課之需。并以助給諸士之極貧者。後人不體此意。徒飽蠹腹。則清理之。俾復舊制可也。卽不然。猶餼羊空存可也。今亦征學租以入公家。學役不能賠納。勢必取盈于佃戶。佃戶畏累。則棄田不耕。田不耕。則不特學租無辦。而正供亦將缺額矣。夫舉一事。必當思其後日之爲民害與否。且當思此項所從來。果爲公家當取之財與否。使爲公家應取之財。久當入之額賦。其不入額賦者。皆非公家所得取也。特因司農仰屋之時。故言利之臣。進此多方搜括之術。得韓公以救其誤。　聖人在御。仁政旁流。當不惜幡然反汗。必且有繼餘耗而議革者。予故僭引其端。以備當事之採擇焉。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三目錄

戶政八 賦役五

戶政八 賦役五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論役法

陸隴其

差役雇役各有利弊傳承問有疏言差役之善雇役之不善至詳悉矣然良民之畏役已久惟游惰之民樂於爲之欲禁樂者之不爲而驅畏者使爲之此勢之至難也此法行勢必良民陰雇游惰之民在官以爲差役在民則仍雇役特官雇與民雇殊而游惰之民充役則一且官雇則有定額民雇則誅求無已其或犯法究及僱者利則歸於游惰害則及於良民其爲弊更無窮此熙甯元祐大臣所以各持一見而不能定論治者止可因其弊之最甚而稍通融之難以一槩論也周禮有轉移執事之游民雇役之法恐不待後世而始有大抵治之得失在官不在吏官誠賢則雖雇役亦足以爲治官誠不賢則雖差役亦足以生姦讀此疏者知雇役之害而謹防之可矣若欲舉其法而盡變之亦未易言也至疏中云原設工食除冗役扣解充餉而所留者仍給見役此亦可商今賦役書所載各項工食皆民之雇役錢也如役當留則此工食因應給役役不當留則此工食應還之民或即以補現役之不足者若扣解充餉是朝廷既役民而又得其錢也可乎先生一時之言未慮及此敢僭論之所以推廣先生憂民之心也

田役

儲方慶

今天下止有限役耳安得有限田哉然觀今日限役之法而嘆昔人限田之法爲未盡善也抑推昔人限田之意而知今日限役之法即所以限田也何則昔人以田限田田多者既不能驟減而欲分富民之田以與貧民

則又拂于人情而不可行若今日以役限田耳以役限田固不禁民之有田也而田多者苦于奔命之不暇勢不能以多占而兼幷之弊自絕豈非不言限田而限田之法莫善于此哉雖然又不能無弊凡今之所以限役者以其有一定之田也有一定之田則田之任役者既不可踰限而多亦不可不及限而少踰限而多者必以法裁之而使一人任數役不及限而少者亦必以法合之而使一役有數人夫一人任數役人不勝役之煩也一役有數人役亦不勝人之累也人不勝役之煩而豪彊隱占之弊絕役不勝人之累而朋黨牽累之患生牽累始於一人之身而均攤遍於里甲之內方今立法之始流弊已至此又安能保數十年之後乎然天下皆相安于限役而不敢議其後者則以其法之可以懲富民也不知天下富民少而貧民多今使懲富民而有利于貧民猶不可爲況乎懲一人之姦而因以爲千萬人之害者哉則夫立法以捄限役之弊者誠不可不亟講也愚以爲限役之利利在分富民之田而限役之弊弊在合貧民之田分富民之田而官不知其民之富猶可言也合貧民之田而官不知其民之貧不可言也合貧民之田而官不知其民之貧猶可言也合貧民之田而官欲以一貧民之身償衆貧民之賦不可言也故夫利在分者法以分治之弊在合者法亦以分治之合其戶而分其田田之外不以同戶累也分其田而仍合其戶戶之制不以多寡亂也多寡定于畫一之令而富民不得施盈縮之才同戶判于僉科之日而貧民不至陷于賠累之辜如此則田不必限而已收限田之實役未嘗不限而又有不限者存乎其中將所謂限田之說莫善于此而董仲舒師丹諸人之議似不及今之通變而不擾民也又何必世業口分諸法爲哉

小役册序

張超

竊稽華邑有大役有小役大役如北運細布收兌收銀是也小役里催是也年來當大役者一經僉點立見破家幸蒙　恩錫改爲官解細民得稍安枕席此眞百年之利也獨里催一役傳徵正課勢不得已但人謂大役難小役易不知大役竭其財力以竣事如壯夫卒病稍能堅忍仍見昭蘇小役有經催埧長總甲種種雜差如孱稚而病勞瘵不盡其元氣不止人猶議謂大役難小役易不知大役或一區數戶或一保數戶小役則與是止論圖分大至七八千畝不必逾於十分之外小至七八百畝不能虧於十分之內其荒小之圖與役益甚則營卸益巧縣官竟無可措其手足是以難也余承十甲乏役奉憲編僉矢之神明虛公采訪一手編定並不假權於左右以向來當大役之人當大役則不足以向來當大役之人當小役則尚可勉力以從事故謹酌其零星細戶以及孤寡殘疾之人責成於中人之產立意似偏撫心無愧也前審有圖書代充之說圖書大抵皆赤棍也恐不畏死寬比則婪津貼而蝕正賦嚴比則黏門單而越境根尋正身徒重累耳今不敢也前審有一甲均充五甲均充之說役無所主零星攤派豪强者搶辦以自肥懦弱者賣妻鬻子以代比不均孰甚焉今不敢也前審多立詭戶今原報單書其名必詳其號注其居并著其業驚疑恫喝移張換李今不敢也前審如奸徒王堯生胡陞鳴葉懋陳沛如等各捏一名渾渾淪淪並無花戶及至輪役按畝報補既補復賣既賣復補婪索無窮仍至虧空今不敢也前審有圖書匿數賣數之弊皆由經界不清恣其蒙混今特造挨號冊自一號以至千百號號號著落號號著明業戶即有蕩漾公占沙海荒絕等地和盤拓出均勻品搭自無偏枯圖書藉口賠荒經催藉口無辦今不敢也至如荒圖酌幷以減民勞坊廂追貼以蘇重困此皆隨地立法大費斟酌超以三年之采訪重以兩月之贊對破從來之積習定五載之役次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想亦有乖謬者矣

今役册具在與當日役榜一字不更所以昭信也繕寫已竣將申各憲并存縣以告神君因列其顛末不禁詞之複云

均役議

蔣九儀

田有田役里有里役如經催糧長等項所謂田役也如支應大兵經過承值各項衙門及稽察奸宄隄防火盜所謂里役也田役應從田起里役應從戶起向以田役盡歸之于戶而役不均今則欲矯其弊因以里役盡歸之于田而役亦不均必也兩得其平而民始不至大困則莫如分而二之經催糧長諸役從田起見年總甲諸役從戶起從田起者計田之多寡以爲役之差等此易行者也從戶起者應循編審之舊例十年大更五年小更衰耗者減之貧乏不能自振者去之逃亡廢絕者汰之擇里中殷厚有力之家必周諮耆老詢謀僉同即榜示其姓氏而登之于册不許營脫凡爲守令者毋徇情而毋受財賄歸于至公而後已如是則貧富均貧富均則役不均而自均矣若計田受役田多之人每以一人而兼數人之役一丁而徵數丁之銀其不便一也小民之受田者其冠婚喪祭疾病訟獄力不能勝則舉田而售于富室固有無相通之道也今買田即以買役人而畏役即畏田而不敢售其不便二也至昔之見年總甲率多土著附近之民其盜賊奸宄易爲耳目若論田不論戶則有身在鄉而其役在城者身在城而其役在鄉者居址窎遠即有地方之事無由而知其不便者三也昔鼂錯論貴粟意在崇本抑末今有田之家賦役鱗集而富商大賈土著于茲者列廛爲肆操其奇贏收倍稱之息吏卒不一至其門是教天下之民皆將棄本業而趨負販也豈　國家重農之至意乎如以田役歸之于田里役歸之于戶俾有田者得盡力于輸將而土著者亦使知有地方之責于以清逋賦而遏盜源莫善于此

此晉督所稱糧因地出徭按丁差誠不易之論也余故因而推廣之爲均役者佐一籌云

徭役議 蘇州府志

趙錫孝

古者按地畝而征賦役編圖以總理之編甲以條分之其業田之民比戶而居者謂之莊按莊戶以編征謂之順莊大江以北皆順莊供賦卽按莊田之版圖供役然不行于江南者南北地理不同水陸之勢異也北方陸地舟楫不通糧米轉運多用牛車牛車致遠則費繁費繁則農田之利薄故東莊之民不業西莊田者勢不能也其有兼業西莊田者必置丁戶于西莊經其田中出入卽兼供西莊之賦役此版圖與順莊所以通行北省也若乃江南澤國舟楫可通行故住此圖者多兼業彼圖田住城郭者多兼業各圖田卽田不過數十畝亦多分散四鄉各圖者田有分圖役出一戶以一戶兼衆役則力役難均此均田均役所以奉旨通行也何謂均田統計一縣之田分爲若干圖圖分十甲每甲均入田若干是也何謂均役統一縣之田使各自編甲或類聚編甲以圖中第一甲當本圖一年之役至十年而週或以本圖一六甲當本圖上下半年之役至五年而週是也均田役之法行則按年値役之外俱可自謀身家以生以養均田役之法不行則田不可爲恒業而小民之業田者苦矣何以明其然也曰江南田畝其徭費經里已編入正項錢糧原不應復有徭役今日之役飛差而已所謂飛差者各縣不同卽一縣之差亦無定形其費亦無定數凡甲之充役者如在蘇州謂之現年地方在常州謂之總甲其當役之年凡圖中盜賊鬬毆人命匪類逃入私鹽漏稅撩淺作壩修築煙墩營房橋梁馬路城郭官舍水陸木柵開造煙戶與夫浮戶無著命盜案死無棺木者一一地總是問一事失措刑辱隨之破產辦公所在多有至於大工大役如近年開河出夫之類雖合圖公辦役費而爲地總者必任其難是以業戶

之能親爲地總者必偏圖中無所事事之敝民俾充其役其雇充之價幸以田均役均通縣有成例智愚強弱貴賤同科故小民尙能供命若此法不行而如北方之按版圖以供役則版圖業戶渙散零星誰爲傳集其業田多寡不均誰爲統理且遇豪猾爲圖長勢必苛派遇鄉民爲圖長則彼豪猾者召之不應派之不從必代爲供役由是智詐愚勇欺怯貴凌賤百弊叢生矣或謂版圖分役亦可按田之多寡分派此甚不然者也所謂分派者官分之乎民分之乎官分之將惟胥吏之操縱民分之將惟豪右之指揮且凡業田一甲者用均田計之十年此役一年耳若按版圖則田隸五圖五處當役田隸十圖十處當役夫以一人當一圖中一年之役與以一人分當五圖十圖中共一年之役其事勢之繁簡難易懸絕又令一人之中有甲乙兩人共役十日甲值前五日苟且塗塞卸役于乙乙將訟之官乎將代之役乎訟之官官不勝其理代之役人孰甘爲代則版圖之難以定役也審矣議者又謂不用版圖當以煙戶編役此又可共明其謬者也何也江南煙戶業田多而聚居城郭者什之四五聚居市鎮而分之相懸殊絕計圖而分之其業田有以萬計者有以千計者以業田千畝之圖畝萬畝之圖之役則千畝之業破以萬畝之圖貼千畝之圖之役則花分混灑蠹果胥吏之腹而良民乃失業不安　國課必因之以絀夫順莊本以淸課若使民不安而課反絀豈稱奉行之職哉則煙戶之難以定役也審矣然則奈何曰順莊以淸賦均田以均役並行不悖者也今有業數甲田戶於此家住某莊其田向編某圖分若干甲當役者仍係之某圖若干甲圖甲雖分莊戶則一止名之曰某圖某甲某莊某戶糧則按莊戶而催役則按圖甲而値此立法之至簡至易者也其有業田半甲者既編烟戶之某莊仍繫之以向編某圖某甲之上半甲或下半甲以分値上下半年之役其業不及半甲者則與他戶湊成半甲之數田則准甲而合戶則順

莊而分分莊則田歸的戶戶立的名而詭名虛寄之弊絕合甲則類聚成聯緩急同憂勞逸同恤而相凌相詐之端泯其奉行之法先順莊編里開造的名以清戶次按號對册逐年推收以清糧但令將推收過册之田仍編均田之圖甲以定役其戶居他縣者則仍照例分編無使規避至逐年推收糧則改註本名莊戶役則仍辦原編圖甲需至銷圩再爲編定則田糧戶役若綱在綱條目井然官民兩便矣伏念均田均役最爲我　朝便民善政與官收官兌之法永垂記職長老傳言康熙十三年前均田之法未奉　旨通行差徭偏重鄉民以役破家者接踵小戶附于大戶求爲代役其小戶田中所收半餽大戶于是棄産逃亡錢糧逋欠所在多有舊籍可查是戶役不均始則病民終則病國我　皇上明諭地方大臣將李玫條奏酌量辦理原以便民裕國則田役之均亦屬經國大計凡奉行官吏自當鑒于成憲斟酌通行定澄清之經制紹公溥之良模損益因宜各得其宜永永年代奉爲典則庶幾克宣　聖明之德意者矣

徭役考 蘇州府志

陶正靖

康熙元年巡撫韓世琦奉　旨通行均田均役之法案開三吳田賦十倍他省徭役困苦莫甚今日豪強兼併之家膏腴滿野力能花詭避役以致富者益富貧弱無告之民役累隨身每至逋負流離將見貧者益貧是皆有司不念民瘼編審無法任憑胥蠹作姦流弊莫可究詰近奉　旨均編當亟遵條例通計合邑田畝按圖裒益品搭停勻凡圖外官庠自兌附戶花詭等項盡行裁汰一惟論田起役俾戶無無田之役田無不役之人庶幾積弊頓除窮簷蘇息常熟縣共四百九十圖圖分十甲每甲均田三百三十七畝一應修築沿海土堡營房橋梁馬路及催漕候比等役論田均差每圖上下里役二人共九百八十餘人本縣徐六涇土堡一座營

房六十餘間官舍三間每年一修及承修橋梁馬路并低區里役二百餘名免役外寔應役里役七百餘人凡業田之家田多者或一家而占數甲田少者或數家而占一甲其戶名曰排年有事則里役督之排年任之此法之定于官者也排年之田不必同阡陌居不必接里閈役有遠近不必借作息力有贏絀不能通有無臨期鳩集不免誤事于是預儲以待畝率銀一分有奇畀諸役代任其事而排年遂若無與方之古法排年則出免役錢者也里役則任雇役之事者也變而通之有利無害其或有大役則另議科率然以通縣數十萬戶之所同也雖黠猾亦不能上下其手厚有侵漁而其役于官府則排年必不能如里役之練習故民相與安之此法之便于私者也由康熙初元至今垂七十年閭左晏然如白茆福山諸大役雖帑由官給出自　國恩而鳩工庀徒民閒曾無繹騷則法良之效也若所云催漕候比諸役蓋亦前明弊政相沿　本朝已次第改革今併著原委于後考洪武初編定黃册以一百一十戶爲里（里又名圖縣凡九鄉鄉統都都統圖都之大者復爲扇以分轄各圖扇又名區）計里編役推丁糧多者十人爲里長次百人爲甲首里長輪年應役管攝一里之事十年一周每里編爲一册册首總爲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于圖後名曰畸零大役五年一編充南北運收兌收糧等差小役十年一編充經催總甲塘長該年等差其餘在官斗級庫子雜役將均役編銀雇充于是有催糧候比之役有收兌糧長之役有白糧解戶之役按民閒丁糧與時消息未有久而不變者而黃册既定改易爲難雖十年一編審而差次贏縮弊孔已多若承役之累則有不可勝言者此外復有塘長疏河之役罷廢已久有坊廂總甲之役在城圖當之煙墩馬路沿江海一帶當之要自均田均役法行皆無過擾者矣

右役法諸弊皆始于簽充簽充之始雖以丁糧之多寡爲差然富者以役重而易窮役猶不免貧者不以綴役

而縣富役亦終及是貧與富先後皆困不如論田起役之爲均也田有東西役分遠近且如田在東而役與于西則西逸而東勞田在西而役與於東則東逸而西勞且臨期調發轉滋隱漏吏胥必緣以爲姦不如歸之圖甲易核屬之里役不爲擾也立法之初實爲盡善設有變更則宿弊立見矣又案古之役民資其力不費其財所謂力役取之于冬者也公何三日近役也其遠役亦不踰時而還戍勞還皆曲有恩意則所以恤其身家如行月糧之類者可知已漢唐以降算丁口輸庸錢既資其財矣仍不能不賴其力端臨馬氏所謂職役者是也其法大畧有三曰差曰雇曰義差役之弊差役不公漁取無藝雇役之弊庸錢白輸苦役如故義役之弊豪強專制寡弱受淩馬氏亦粗論其概矣夫差役古法也然古之主調發者黨正鄙長皆以士人爲之而後世屬之胥吏顧能盡公廉乎不均不平弊害斯甚雇役則由召募而假手胥吏亦不免朘削備值緩急呼應或不足相赴義役始自宋紀其初民間苦于征繕自爲經畫如葛觀之類是也（見邑志者）其後官爲之制端平時令王爚常行之矣明宣德中知縣郭南常立義役倉矣然皆不能無弊故均田均役之法爲不可易也近奉順莊法議者僉謂賦從莊辦役從圖辦是二法者固並行不悖而不可偏廢謀野則獲敢以諗之司牧者考焉

敬籌直隸減差均徭疏 道光二年

直隸布政使屠之申

奏爲直隸吏治不肅民困未蘇擬請減差均徭以資整飭事竊思大小州縣均爲牧民之官官民相安然後可以言治理直省爲畿輔重地差務殷繁立法之初因徭役較多故正賦獨輕於他省而賦有常經徭無定額日久弊生遂至派差之名色不勝枚舉挾制之控案幾無虛日官有不能恤民之勢民亦無復畏官之心兩不相安亟應減差均徭以期整飭查直隸每歲春秋兩差輪令州縣承辦各有舊章或每年一次或間年一次而衙

途驛站所需夫役車馬公館食用則不能一日無備即僻路州縣解犯解餉考棚謄錄監獄倉廒一切應辦公事需費之處亦難悉數例價既屬不敷養廉又被攤捐扣去無米爲炊勢不能不派之於百姓而硃票一出胥役鄉保逐層漁利佐雜營弁羣起分肥刁生劣監肆行包攬即有自愛之州縣被其牽制轉不能不扶同一氣多立名色肆意誅求既無定時又無定數百姓知其違例紛紛上控一經審得實情立應參處民氣日張官氣日餒積久相沿漸至因循苟免甚或聽斷詞訟遇刁健衿民慮其以派差上控理屈而不敢懲強橫不法之徒明知而不敢究即經上司查案亦不過粉飾求容斷難力圖振作此吏治之所以不振也至百姓承辦差務歷係按地勻攤無如奉行不善始因縉紳大族加以優免繼而舉貢生監亦予優免甚或書吏門斗兵丁差役一切在官人等均謂以身充役概行優免不但自役日多更有同姓之人擇族中狡黠者湊捐微名以免一姓之差免差之地愈多則應差之地愈少地愈少則出錢愈增以致力作之農民每地一畝出錢至二三四百文不等較之正賦每畝征銀一錢上下者多逾倍蓰此民困之所以未蘇也伏思力役之征自古有之總因向無定額以致流弊日滋考之賦役全書直省正賦于雍正年間歸丁於地即有行差名目是差由地出與漕務浮收物折及各項陋規不同應請就歷來按地行差之法酌定額數以均徭役減重差而清積弊直省民地共六十餘萬頃每畝攤銀一分歲可得銀六十餘萬兩承辦春秋兩差毋庸州縣多帶人夫親至差次以省往返浮費伏蒙

皇上黜奢崇儉遇事節省以銀十八萬兩由藩司分交委員經理儘可足資用度以四十萬作爲院司道府廳州縣辦公之用分別衙門大小衝僻繁簡核實鹽當襍稅陋規酌幫銀數多寡即奏定條規立以限制不許任意浮銷餘銀留備荒歉合數年而統計之責成藩司量入爲出亦可無虞不足辦公既已足用上司

即不得再令攤捐收受規禮而州縣一切派差名色出示遍諭鄉民永遠裁革每畝一分之外不得再派絲毫則種種偏枯擾累之弊不禁自除衙役均而重差減民困何患不蘇州縣既不苛派無虞挾制人皆勉爲良吏間有不肖之員上司既無攤捐規禮無所迴護亦可認眞察究吏治又何患不肅惟事關酌定通省章程臣亦未敢輕心妄議每與屬員中熟悉情形實心辦事之人細加商榷有謂攤差于地跡類加賦名不可居殊不知直省地畝正賦與行差本屬兩事因須按地出差是以正賦輕於各省歷古以來卽係攤差于地因無定額愈派愈增今每畝定爲一分較近年所派已省至數十倍之多止可謂之減差不得謂之加賦又有謂紳衿吏役向係優免恐難一律勻攤查衿民一體當差前經御史條奏而未能奉行者因無定數州縣慮其上控先已不敢攤及今每畝定爲一分在紳衿所出無多而窮民可免重累人各有心諒亦無不樂從又有謂衝途驛站馬匹可發人夫可雇而車輛須用較多恐致貽誤查春秋兩差需用車輛向係在京雇用其驛站車輛既有幫貼儘可每站發車十餘輛上下三站相聯足資常行差使若遇喇嘛包苛差需用牛騾車輛官爲發價向民間雇用亦不過每年一二次再有緊急要差准其詳明上司查照成案辦理此數百年未必卽有之事不足爲慮又有謂每年攤銀六十餘萬誠恐收解難齊致滋缺乏並恐積習難改不肖州縣仍行私派查直省一百四十餘州縣共攤銀六十餘萬合計似覺其多分計則每州縣不過數千兩且每畝僅止一分較之現在科派之數多寡懸殊衿民無不周知何慮完解不前定議之後卽明示曉諭俾衆周知更無慮復行私派又有謂賦輕徭重遵行已久莫若嚴禁一切流弊仍復舊規可免物議查派差流弊非止一時亦非止一事積重之勢已成縱使嚴禁亦不過徒托空言終于無益又有謂通省州縣派差多寡各有不同一律攤差于地同時更易舊章恐致

格礙難行查省以南之保定正定順德廣平大名五府定州趙州易州深州四直隸州情形大概相同應請先行查辦其天津河間宣化永平四府及冀州遵化兩直隸州並四路廳等處預爲出示曉諭俯順輿情次第舉行仍就各處情形酌定增減數目另議詳細條規自可期于周密總之行差必有定額始無科派之弊官民兩下交利彼此相安然後可以言治理欽惟 皇上惠愛黎元無微不至直省爲首善之地尤應熙皞成風以期仰副 聖懷用敢不揣冒昧謹將地方實在情形及一得之慮據實陳奏

覆議減差均徭利弊疏 道光二年

直隸總督顏檢

爲遵議覆奏事前據直隸布政使奏直隸吏治不肅民困不蘇議請減差均徭以資整飭欽奉 硃批公同妥議詳細奏聞再降諭旨等因欽此臣莅任後復將通省情形細加體查并于接見僚屬之時周諮利弊竊謂原奏立意未嘗不善而其事則窒礙難行殆未能詳思而熟計之也按賦役之制原有常經東南則賦重而役輕西北則賦輕而役重昔人立法之初本于用一緩二之精心而權衡至當也直隸爲首善之區民氣淳良皆知急公奉上一百數十年來辦理差役官民相安從無貽誤近年來地方官奉行不善不能于使民之際寓恤民之心而于差務復踵事增華日形朘削以致蠹役奸胥藉端苛派刁衿劣監過事把持遂至控案日多而且流弊滋甚該司有見于辦差之弊幡然思所以更張之擬于每地一畝攤征差銀一分其意在藉賦以收減差之實效不知適藉差而添加賦之虛名即如其法以行之而累官病民之弊仍不能免竊恐殆有甚焉臣請得而詳陳之查直隸通省有按地畝出差者有按騾馬出差者有按行戶出差者名色各不相同行差即難畫一今欲比而同之專于地畝攤派是逐末者差輕務農者差重此不可行也直隸賦額有每畝征銀一錢以上者

有征一二分至數分者。亦有僅征數釐者。地有肥瘠。故賦有等差。今若概以一分攤之。是差費與正賦相符。且較正賦倍增矣。失輕重而滑定制。此又不可行也。辦差章程。各處情形不一。省北州縣有旂三而民七者。有旂不辦而民獨辦者。省南州縣。有衿三而民七者。有衿不辦而民獨辦者。歷久相沿。竟成積習。今欲概以一分均派。恐豪強奸滑之徒。藉端啓訟。轉滋紛擾。且一郡與一郡。事例不同。一邑與一邑。章程互異。甚至一村與一村情事亦不能相合。今欲執一法以繩之。恐不能強以相從。民不能從。事多掣肘。此又不可行也。春秋兩差派令州縣辦理。有一年一派者。有隔年一派者。原在上計因地制宜。以紓其力。今若照賦加攤。必須按年完納。致無寬暇之期。轉不若輪流派差。得均勞逸。況派差折錢。民間稱便。若令同正賦完納。則必須逐一傾鎔。其火耗解費。逐項加增。勢將浮于所定之數。此又不可行也。至于中途驛站。每值護送餉鞘。遞解獄囚。及往來差使過境。需用車輛。自一二輛至十數輛。或數十輛不等。不能不借資民力。派民出車。官給喂養。一呼即至。各邑亦有向定舊章。今欲一律官為備辦。則一切皆須僱覓。差務喫緊。車戶必恃以居奇。稍加裁抑。又必以勒捐累民上訴。民之情偽。官實難防。官既無權。民且益肆。此時雖出以重價。亦將不應。設有票差。恐滋貽誤。地方官不敢誤差。其力又不能備辦。日久自必仍然派累。且恐派累滋甚。是既累官。又復病民。此更不可行也。再地方官派辦差徭。果能留心民瘼。如零星小戶。凋敝村莊。儘可加意撫綏。隨時酌量減免。今若攤派于地。則征收既有定額。閭閻難免追呼。將恐貧乏農民。避差遷徙。轉致地畝荒而不治。不惟無補于差。必致有虧于賦。此又不可行也。凡州縣征解正賦。例有考成。而每年尚多拖欠。不能全完者。今又加以每畝一分。無論事屬創始。民多觀望。即使踴躍輸將。恐不肖官吏。視非奏銷正賦。無關吏議。或竟那移侵蝕。全不報解。亦為事之所有。參之不可勝參。況

遇水旱偏災正賦尙應蠲緩豈差費獨能照舊征收如照舊征收是差費轉重于地糧實爲非例若一例蠲緩則遇有差務又將何以處之彼時上下交相諉卸欲復舊章而不可得此更不可行也至直隸近年多以派辦不公紛紛訐控推原其故非出于民之無良亦非盡由于官之苛派半因于戶有優免本身丁銀之文影射包攬或有以一人而隸其宗族者或有本人已故而延及子孫者甚至串通書役鄉保地方人等朋比爲奸挾制官長無賴之徒又復因而效尤以致殷戶差徭日益減免而窮黎仍歲以爲常年復一年漸至苦累此所以控案日多而刁風愈長也此時籌調劑之法如恭值 大差衿民自當一律遵辦其餘雜差則衿戶准免本身一人其影射包攬諸弊概行嚴禁有力而應當差之戶無計譸張無力而不避差之民可免煩瑣如此則以有餘補不足似爲持平臣愚以爲自古有治人無治法立政貴持大體無事紛更守土重在得人自臻治理現惟有嚴飭該管道府各就地方情形幷向來辦理舊制隨時斟酌妥爲布置一有差務卽嚴查各州縣如有能體卹民艱公平允協之員據實保舉以示鼓勵有聽信書役任意浮派苦累者立卽指名糾參治罪勿稍姑容若有劣衿藉端包攬刁民串通妄控者卽當秉公研審按律嚴懲不得稍從寬縱是黜貪墨而杜誅求民生可裕除根蠹以去擾害民困可蘇務期畿輔之內百姓返朴還淳大小臣工莫不砥礪廉隅共襄 聖治固不在明設科條更張舊制也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理合恭摺奏聞

均徭文　　張杰

竊惟 國家所以設立州縣者爲牧民計耳牧民之道莫貴於平其政持之以公而役民爲尤要古者役民之法莫詳於周小司徒一職稽人民以察其多寡虛實驗畜產以權其貧富有無尤必先均土地別其寬狹磽腴

無輕重厚薄之不齊。秦漢以來。役法屢更。惟唐租庸調之法。最爲近古。其法每夫受田一頃。租調之外。每歲定役二十日。不役則日爲絹三尺。謂之庸。其後楊炎爲相。作兩稅之法。而租庸調之名遂泯。宋淳化中。令天下諸縣以第一等爲里正。第二等爲戶長。謂爲差役。其弊也差役不公。誅求無藝。因轉而爲雇役。雇役。熙甯以來之法也。其弊也庸錢既輸。苦役如故。因轉而爲義役。義役。中興以後江浙民戶自相爲謀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受凌。故復返而爲差役。訖於末造。終無良法。明初凡各處有司十年一造黃册。分豁上中下三等人戶。仍開軍民竈匠等籍。除年里甲依次充當外。其大小雜派差役。各照上中下三等人戶點差。其既也差鑛頻興。徵繇繁重。而役法之壞。不可問矣。雍正二年。 世宗憲皇帝軫念人丁貧富不一。按丁輸銀。恐累窮丁。遂攤丁銀於地。計畝均派。使富豪兼併之家。不得避匿。迄今永爲定例。百姓咸便。役民之法。獨不可師此意乎。直隸地方每值 巡幸謁 陵。諸差凡在人民。無不爭先踴躍樂効輸將。惟州縣行之不公。以致力役之徵。竟成虐民之政。有按門戶者。不論貧富。按戶出夫折錢入官。一戶有地十餘頃。出錢若是。一戶地無升合。亦出錢若是。公平不公平。有按牌甲者。按段落出錢。如東段數十戶。有地數十頃。出錢若是。西段止數戶。地止數頃。亦出錢若是。公平不公平。有按村莊者。按村出錢。有一村數百戶。地數百頃。出錢若是。有一村止十餘戶。地十餘頃。亦出錢若是。公平不公平。有按牛驢者。按牲畜出錢。富者賄通鄉長。往往以多報少。貧者照數實出。較比富者浮多。公平不公平。間亦有按地畝者。而富者地多。可以隱匿。惟貧者分攤。必科亦不能畫一。種種弊端。不可枚舉。所尤甚者。則莫如紳民兩岐。有紳辦三而民辦七者。有紳不辦而民獨辦者。夫紳與民雖貴賤之不同。而其爲 朝廷赤子則一也。且既名爲紳。則必世受 國恩。簪纓罔替。否則家給豐足。坐享厚貲。今遇有大

差是宜急公報效十倍于小民而反僥倖優免使隣里鄉黨之貧弱獨任其累况富紳中之强梁者不但優免己田且幷其親友而包攬之日復一日不辦差之戶愈多辦差之戶愈少而差錢則有增無減也昔者十人而舉千鈞今且一人而任之矣嗟此小民其何以堪而州縣之安於不公者其故何也公則無以遂其浮派之私耳彼以爲按地均攤則地畝額數載在賦役全書難以高下其手不如門戶牌甲牛驢村莊參差不齊使上司無從考查之爲得也又以爲紳民同辦則耳目甚周差費浮加難以强令輸納不如鄉曲小民無知無識即使不甘而勢孤力薄不能上控之爲得也于是胥吏得以分肥豪强得以包攬使自食其力之小民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露體塗足終歲勤動而摒擋差錢有拆房蕩產者有因此賣妻鬻子者有因此棄家逃亡者困苦流離死而無告因而盜賊竊發民不聊生此關心民瘼者所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杰竊爲今日計莫若遵照攤丁於地之例無論紳民地多則多攤地少則少攤其法爲至公也查直隸有糧地七十萬頃試以每畝一分而約計之即可得銀七十萬兩每年　大差不過需銀二十餘萬將通省州縣勻作三起每起承辦一年三年一輪週而復始遇有水旱偏災則暫予停派將次年應輪之州縣先爲派辦以次輪替不亦善乎即有貧士應予優免者或三十畝或五十畝著爲定額不得逾越其已入仕途者無論官階大小概不得免蓋官有俸祿之入家道自裕且以敬事後食之義衡之亦其宜也至捐納官職本屬素封令其輸公誰曰不當如此則上既有所考核下復無所弊混事昭平允民無觖望陳平所謂治天下如宰割者此物此志也抑且思之直隸之役民折錢猶江南之漕糧折色然漕糧之弊其升斗之浮收價值之勒折不過每冬一次且係按地交納自有定數非如直隸役民折錢橋道車馬工程支應等項名目不一派辦不時而又不按地畝紳民兩歧

其弊較之江南漕糧。殆有甚焉。本年十一月。奉 上諭准言官之奏。毋許直隸州縣。藉差苛派。而院司大吏。亦已通飭各州縣。實力遵行。其在一二同志。未始不欲改絃更張。力除前弊。然思之不得其術。則徒善不足以爲政。既得其術。而或委蛇觀望。始則慮其費之或有不足。致滋賠累。繼則惜其利之久爲己有。難於棄捐。因循不果。理欲交戰。以是屢議屢毀。迄今終不能行。是必有定議定力。私計有所不顧。浮議有所不搖。一意孤行。蘇民困而解倒縣。若痛楚之切於肌膚。其情不能自已。而後可以有成耳。吾願大吏據情入 告。明定章程。使役民政典。務持其平。而行之以公。庶幾整齊畫一。既克遵 本朝攤丁於地之義。又不失先王藏富於民之經。將見穀何康阜。閭里恬熙。駸駸乎成周體國經野。分田制賦之遺也。豈不懿哉。

均徭辯

張杰

月初諸公會議。本省差徭。咸以減差均徭。每畝一分。無論紳民。按地均攤。爲公允。惟某君獨指稱加賦。期期不可。杰請得而辯之。查直隸差徭。今惟大差雜差兩項。因未明定章程。故派之於民。各處情形不同。有按牛驢派者。有按村莊派者。有按牌甲戶口派者。雜亂無章。致上司無可稽考。其出之於民。亦各處情形不同。有城居優免者。有紳士優免者。有在官人役優免者。偏枯不公。使小民獨任其費。惟雜亂無章也。州縣官吏。遂得以遞相浮派。惟偏枯不公也。豪强胥役。遂得以影射包攬。夫浮派者衆。則所派之差錢。日見其增。包攬者多。則應差之民戶。日形其少。以應差日形其少之民戶。而承辦日見其增之差錢。年復一年。伊於胡底。計今十畝以下之戶。其一年所出差錢。每畝有二三百文者。有五六百文者。甚至有一千餘文者。較之所完正賦加十倍。直隸地畝。既多荒磽。又鮮水利。縱有收穫。用以完正賦交差錢。所餘仰事俯畜之資。寥寥無幾。蓋藏既少。偶值水旱荒歉。

困苦流離之狀實有不忍言者其不鋌而走險特民情湻良非謂差徭不均不足以迫之也夫欲民困立蘇必先減差欲差之實減必先均徭欲徭之實均必先明立限制不使逾越又必核計其大差之所必需與夫大小衙門之津貼俾州縣有以辦公而無所藉口通盤籌畫酌定一分從此州縣不許再出一票百姓不復再辦一差法未有善于此者也夫州縣上承院司道府以辦公而下以牧養斯民任其藉差肥已固不可令其無以辦公亦不可計自耗羨改歸正款以後院司道府一切繕書口食囚糧囚衣刊刻書籍等項費無所出不能不攤之州縣而州縣所得羨廉悉被攤捐扣去其延請幕賓等費已屬無米之炊況地當首善差務殷繁一切車馬工料止准報銷例價較之實用須賠十倍各牧令既有攤捐之累又需辦公之用無術點金從何賠墊勢不能不派之民里也從此而大差之外銷差費與州縣之各項雜差於是乎起然皆陰有其實而不欲顯居其名既無派辦之定額又無支銷之准數以致官吏從而浮派豪強從而包攬使薄產小民獨當其苦是豈差徭之未可派歟抑派差而未明定章程之過歟今議令按地均派則地畝載在賦役全書易於稽考而向日雜亂無章之弊可除矣紳民同辦則無分貧富衆擎易舉而向日豪強包攬之弊可除矣定以一分則明立限制不得逾越而向日官吏浮派之弊可除矣諸弊既除紳民每畝每年止出一分較之從前每畝數百文所省實多是徭既均矣差既減矣然後以此一分為供應大差即不復以車馬橋道再派州縣津貼院司道府即不復以攤捐再累州縣而又復酌量州縣之衝僻事務之繁簡分別給予津貼則州縣辦公有資即不復再出一票百姓交納有數即不復再辦一差此誠減差均徭實惠及民之善政也乃向日浮派之官吏與包攬之豪猾以為有便於民而不利於已也遂倡為加賦之說以相搖奪其說以為正賦之外每畝一分是為加賦津貼各衙門是為

分肥噫此眞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耳夫由少而多謂之加自多而少謂之減今以一畝數百文之差錢而均之以一分加乎減乎向之百姓所交數百文差錢獨不出於正賦之地乎豈將以一分爲多而轉以數百文爲少乎明明差錢也而謂之賦明明減差也而謂之加賦此不待知者而辨矣若以院司道府津貼爲分肥則院司道府之因公攤捐將開銷 國帑乎抑仍攤扣州縣養廉而令其有以藉口乎若以州縣津貼爲分肥則州縣本署各項雜差將動用正項錢糧乎抑仍派之百姓而多寡無定聽其任意誅求乎且夫名者實之賓也實者名之券也未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亦未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如果直隸向無差徭忽於正賦之外議添一分以予大小衙門則誠加賦分肥無疑乃直隸之有差徭前此者勿論卽以去歲言之永年有案完縣有案此皆遠勞 欽使形之奏章其他內而都察院步軍統領外而院司道府各衙門控差之案不一而足是直隸州縣取之於民正賦而外明明有所謂差徭者在也今將昔日一畝數百文之差錢減至一分上以之承辦大差而下以之津貼各衙門辦公並非指爲地丁錢糧報解戶部是 朝廷既無加賦之實卽無加賦之名各官既無分肥之名卽無分肥之實此更昭然較著無可疑議者矣乃但言一分爲加賦而置數百文之差錢於不議是必欲差不復減徭不復均一任官吏浮派豪強包攬使薄產小民愈累愈深而後可乎哉或其意以爲現定一分恐將來州縣仍復派差致滋流弊爲慮然止在明立科條以禁遏之責成上司以糾劾之而後之主度支者不再似耗羨之改歸正欵使州縣無以藉口倘再有不肖州縣浮加另派卽以枉法贓治罪上司不行糾劾卽以故縱例治罪如此嚴刑峻法卽有以杜之矣未可防噎而先廢食也且將來流弊猶有俟於後日而現在積弊則已顯於目前顧安可因慮後日之流弊而置目前之積弊於不議乎

論差徭書

張杰

杰有慨於直隸之差徭焉。杰宦遊直隸。十有餘年。目擊心傷。有害切民瘼。急如倒懸。莫若今日大差之不均。雜差之不除。爲時下至切之要務。所當亟亟論之者。查每年直隸承辦巡幸木蘭與謁陵大差。一切橋道工程。車馬支應等項。雖有經費。不敷支銷。而差次費用。名目不一。有難以報銷。而必須使用者。名曰外銷費。此項銀兩。向由司道派之州縣。州縣派之民里。此爲從前大吏面奏。並不借資民力。相沿不敢據實陳奏。而派辦則仍如故也。司道因派差未經奏明。遂畏州縣之挾制。凡派銀兩。不敢印札直書。僅令差局委員潛通消息。於是州縣中之貪劣者。藉此加倍派歛。而司道無可如何也。州縣以司道未經明派銀兩。亦畏紳士之挾制。不敢按地均派。僅令胥役鄉地暗中調撥。於是吏胥中之刁惡者。藉此偏枯倍派。而州縣亦無如何也。而又鄉間辦差。各處情形不同。省北州縣。有旗辦三而民辦七。有旗不辦而民獨辦者。省南州縣。有紳辦三而民辦七者。有紳不辦而民獨辦者。（從前原爲優免貧寒生員起見後此則併地多生員及捐監捐職者亦俱優免今若按地均派一年之久每畝止出錢數文無論貧富生員均不致於受累若仍留優免一條則官吏乘隙舞弊矣即或以士子當異於百姓亦應明立定額每生優免若干畝逾此者則仍辦差庶有限制而易稽查至於捐監捐職以及仕宦之家則家計饒裕更當急公斷不可優免也）因而地畝稍多之家。或掛名衙門。或捐納職銜。以圖免差。強梁者且併其親戚族黨而包攬之。日復一日。以致不辦差之戶日益多。辦差之戶日益少。而州縣官吏藉差肥己。又止有增而無減。是年年直隸所承辦之大差。非州縣官吏也。非富紳大賈也。乃地畝至少之良善窮民也。嗚呼。此等地少窮民。一年所入。納糧償欠。而外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勤勞終歲。摒擋差錢。有因此而拆房去產者。有因此而賣妻鬻子者。有因此而棄家逃亡者。流離困苦。死而無告。眞言之可爲痛哭也。杰自受事以來。痛懲其弊。雜差則無論何項。全行革除。至于大

差則無論紳民按地均派（六月內奉辦之大差支應銀三千兩止將州屬村莊分為三段今年以一段承辦無論紳民按地均派每畝僅出錢十文留存二段為明後兩年承辦大差之用合計州屬村莊三年始輪派一次民力甚為舒展卽刁紳惡吏亦不敢少存挾制也）誠以仰體我朝廷愛民之心當實力遵行不敢陽奉陰違耳今言路大開凡可以實惠及民者無不舉行倘能明定章程使旗漢紳民按地均勻辦差則民困可以立蘇誠如是由司道先將差次一切動用無論車馬橋道支應工程概行折算共需銀若干兩再查通省糧租各地無論旗漢紳民共有地若干畝約計每畝應派差錢幾文詳請總督明出告示即將每畝派錢幾文塡註示內鈐用印信頒發各州縣實貼城鄉該州縣遵照派歛將錢易銀解省再行給發承倅佐貳及候補牧令分別承領辦理如此按地均派明白曉諭通省皆知則州縣官吏無從浮派刁紳惡役無從包攬而地少窮民亦不致獨任其累如出水火而登衽席兼使現任州縣得以在署辦公不似從前辦道曠職而差務仍可不致貽誤矣至於雜差累民尤甚如米車如煤車如酒車如委員過境車如遞解人犯車（委員過境及遞解人犯兩項車輛杰自到任後自行捐雇每輛市價用錢七百文若派民間每輛出錢十四千文約計一年需車五百輛杰止捐錢三百五十貫卽省民間車錢七千貫雜差累民可類推矣）如草如料如麸如炭如天棚如挑夫如壕墻如栅欄如井蓋如井欄如蒺刺如劈柴如枝子如秫稭等項種種名目離奇古怪悉難枚舉俗云衙門一點硃民間一片血良不誣也卽以米車而論從前不過派車運米需車尚屬無多近則所派者車而所折者價既可折價則前之一輛今几十輛八輛矣他項亦復類是蓋所謂衙門一點硃者月月點之日日點之時時點之所謂民間一片血者村村出之戶戶出之人人出之緣此等雜差既無一定額數又無一准時期可少可多無早無暮禀甫出而錢卽至止在州縣一舉手之勞而盈千累百已入私囊矣嗚呼小民之脂膏幾何而能任此無厭之誅求乎其承辦大差尙間有旗戶紳戶之分辦而雜差則無論省北省南概係地少窮民獨力承當是誠可痛也

從前陋規未准明取州縣猶得藉口今則明奉　諭旨凡錢糧之平餘雜稅之存剩行戶之津貼鹽當之規禮悉准取用是儘足辦公尚何所借口乎且恐州縣藉有明取陋規之　旨將雜差影射混作陋規勢必明目張胆愈肆誅求而愚民無知孰能辦白何者爲雜差何者爲陋規予取予求莫敢誰何而窮民益不聊生矣是州縣派取民間各項雜差于此時尤當革除淨盡不可稍留萌芽者也夫直隸爲首善之區而邪教疊出且有謀爲叛逆者蓋由于教化之不明教化之不明由于民里之過窮民里之過窮由于大差之不均雜差之不除耳今誠能革除雜差均派大差則民力漸舒民力既舒則教化可施尚何有邪教叛逆之事哉又如湖南衡永諸郡市鹽一斤賣止十有二兩半雜沙土需價百數十文窮戶往往淡食其間接壤川廣遍地私鹽官引轉不得銷文武員弁亦莫如之何河南汝光等處類亦如是彼處與山西相近私梟尤爲猖獗似宜酌量情形或准食就近所產之鹽將引課攤諸地糧亦如山西辦法未識如何幸加察之

答方制府官車之弊書

陳兆崙

乾隆壬申順天府屬置官車三百兩募民充領凡一車給白金八十兩爲造車置馬騾之用有事應用無事聽自營生理每車年終出息四兩至滿原領之帑而止其應用時復分別重載回空守候之日給以日費有差此本爲休息民車公私兩利起見前府尹蔣公炳所建議也議既行民爭上其名願充按二十有五邑之大小定所領車數各屬稱便行之數年車敝馬病有力不任修復而求退籍者官或簽富民以代胥役從中爲奸而官車之弊始見矣某初涖京尹任送兵出關馬上與霸昌巡道言擬於軍事竣後議除此法王君遽誦之執事執事以爲然欲即日奏罷之誠大君子之用心也唯是其弊既見即亦未易驟除除之過驟則徵用民車必多而

去一弊又生一弊矣。以某等愚計謂宜用之有方除之以漸。今且分路分年立番休之法。如此路應休之車。雖有急不令承應。俾得盡此一年自營生理。休一用二。既有二百兩爲主車。則添僱民車較易爲力。又況軍用少時。此二百兩亦不必盡用。無煩更問諸民。所謂用之有方也。又如官車內有極疲敝者。地方官自必知之。密令裁汰。約共百兩之數。所留用二百兩亦如此法。按年徐爲脫卸。使民車不致驚擾。而公務亦濟。此則除之以漸也。番休之法。某已見行之矣。餘俟軍書迭喜後更議。曾疏何如。至各該道所議停罷官車。後令各屬登記所治民車入册。此似不可。向置官車以紓民力。弊且見於前事矣。今爲廢官車之故。而籍記民車。是民車悉爲官車。向之官車。纔三百兩官所自置。今之官車。則凡車皆官。而又民自置以供官。弊將有甚於昔也。某未習吏事。識見迂滯。特以不棄蕘言。輒復縷縷如右。

酌派河夫疏（河南通志）　李及秀

竊惟河南之大政。首在河工。臣屢渡黃河。士民環馬而泣。僉云河夫重累。旦夕難支。臣初入地方。未得要領。不敢輕瀆　宸聰。因行文管河道開封府。逐一察明。詳覆到臣。臣查黃河爲患。自古皆然。從無一勞永逸之規。而有因時制宜之法。立法善則官不能行其私。奉行公則民得以忘其役。若不審百姓之筋力。不察地方之遠近。不斟酌河工之有無。止於循例而行。以勢相督。宜其筋力日盡。遠近皆勞。而河工之患爲甚酷也。臣愚以今日之河工。當更議者一。當酌議者二。如舊派夫以地四十五頃。而今派夫止地二十二頃五十畝。蓋昔年荆隆甫塞。朱源繼潰。每年之間用夫萬計。是以派夫加倍。僅坐地二十二頃五十畝。今稍稱安瀾。河工有限。豈可以河口潰決之日爲例乎。此一欵所當更議者也。夫隄岸雖有一定之地方。而百姓亦有一定之筋力。今河南額

課每年大率五分若河夫一名每年計用銀五十兩如瀕河州縣或每夫止坐地四頃或止三頃甚有止地一頃有奇是河工之費十倍於正項矣雜項偶同於正項民猶告困而反十倍焉民何以支況河患關乎通省原非一縣之力所可禦若不通長較算惟本縣之民是責如河道詳稱各府州縣皆地二十二頃五十畝派夫一名者安所用之乎臣聞近河百姓有棄其家而逃者矣夫使小民無安土重遷之情此其心可憫此其勢可慮也臣愚以爲近河地方亟當酌議每夫一名應坐地若干頃至於逾額則議所以協濟之而後近河之工可以相繼此其所當酌議者一也至於南陽一帶去河工數百里離河益遠則僱覓益難據河道開報各州縣協濟夫數不敢增減是與附近河工地方一同按畝計夫又豈爲情理之平乎臣愚以爲遠河地方倂當酌議每夫一名應坐地若干頃須加倍於附近州縣非河有大工不得輕派而後遠河之地可以相安此其所當酌議者二也以上三款皆河工不平之數均當更定以蘇民困臣非不知河道自有專轄然通省利害之所關臣目擊既眞敢不據實入告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敕下部臣議覆施行

沿河民困四事疏 河南通志　佟鳳彩

一河夫之偏累宜通變也臣查修築黃河每歲用夫或至萬餘名或至七八千名自二三月起至十月終止俱按地畝起派似乎公矣其實弊有不可殫告者如狡猾之徒以自已田土飛灑於人勢豪之家以他人地畝包攬於已甚至紳衿衙役借題優免兼有不肖有司礙於情面以致懦弱鄉愚愈累愈貧每月或三四兩不等方能雇夫一名及解到河上又爲積年河棍夫頭百計欺壓授以至重之工苦不能受勢必至于逃逃而復向該州縣提補又得二三兩重雇是每夫一月已費至六七兩矣卽以初雇每月三四兩而言一歲萬夫計之每年

費至三四十萬矣。在　廟堂之上。止知河有歲修。而不知歲修之夫如許。卽知有歲修之夫。更不知費百姓如許之金錢。爲今之計。莫若官雇一策。查舊例河工夫役管河道每歲預估用人夫若干。方行各州縣按地起派。今若官雇每夫每月雇價二兩足矣。每歲上工九閱月。每夫止用雇工一十八兩。卽以萬夫計之。止用一十八萬。較百姓之自雇。不啻天淵矣。其每歲雇用夫若干。該銀若干。除歲征河銀外。不足者於河南八府一州地畝。分別等則每畝派銀若干。刊明由單內。出納亦照地丁錢糧。年終河臣奏銷。倘有餘剩。留爲下年之用。如是民知有定額。不但狡猾之徒。勢豪之家。紳衿衙役。不能影射倖免。卽河棍夫頭管工官役。亦無所施其巧矣。此歲修之議。若是倘遇意外大工。則歲修之雇價。實不足以敷其浩繁之費。是又在臨時或動何項錢糧。再行酌題可也。一里甲田地多寡懸殊。宜均平也。竊照均平里甲。久奉　兪旨通行直省。惟河南比時爲荒多熟少。遂爾因循如故。雖有里甲之名。其實多寡不一。多者每里或五六百頃。或三四百頃。少者每里止一二百頃。甚至或數十頃。以至寥寥數頃者。遇有差徭。有司止知照里編差。不知里大則田多戶殷。衆擎易舉。里小則田少人稀。難以承役。更有官儒戶名。或不入甲。或入甲而不當差。甚至避重就輕。詭寄飛灑。大里愈得便宜。小里愈增苦累。名爲一例當差。實有不均之歎。爲今之計。莫若行各州縣詳察。除已均平者不動外。凡有不均平者。不許拘喚各戶審編。亦不許里書分派。止令州縣印官。按見在徵糧地畝册。如一州縣有地一千頃。原分爲十里者。每里均分一百頃。一里之中。各分十甲。一甲均分十頃。遇有差徭。按里甲均當。不許少有增減。如是則豪強無計躲避。貧弱不致偏枯矣。一柳梢之協濟。宜通變也。夫豫省沿河地方。雖云產柳。然除隄柳園柳外。餘俱係民間納糧地土。栽種以供採辦。且生之者有限。用之者無窮。自康熙七年以來。如桃源宿遷牛市墩。六塘七里

溝等處共計河南協濟之柳已二百七十餘萬矣又加之以本省之黃河歲修不下百餘萬即去歲開封府屬陽武縣之潭口寺工險事迫無柳可用將民間之果木無論桃李杏梨等樹盡行砍伐堵塞方保無虞是黃河之害惟豫省為甚本省歲修尚不能支倘一有決口之患本地無柳可需鄰省又不能挽流而上斯時欲之不可堵之無術不有誤大事乎況柳必栽種數年方能得用原非數月週歲可以易生者是修防本省河工尚且不敷百姓四出採辦已屬苦累年來協運外省更苦難堪嗣後或江南鄰省無河患之地方派協江南之河工將河南有餘不盡之柳稍待生息以備本省之河患庶漕運民生兩有攸賴矣一裝運協濟柳梢之船隻宜通變也竊照黃河水勢洶湧洪波直瀉原無商旅船隻往來不過各河口寥寥之渡艘耳一遇協濟之柳渡船不敷將朱仙鎮小河民艇從陸地挖溝引水將船拉至大河每隻裝柳不過二三百束每束腳價貲銀一二錢不等然尚有船可雇有法可設猶可言也今朱仙鎮之客船見封雇無已俱各畏縮不前大河又無片帆往來百姓運柳至河干者止有望洋而歎官吏束手無策若不亟圖變通將來必至誤運即如見今協濟七里溝之柳九十餘萬束而隄柳園柳每束官給腳價銀一分五釐民柳遠運腳每束給銀四分五釐察當時議定以本省之柳修本省之工每束尚給五分今遠運江南千里之外止給四分五釐小民無術飛運安得不賠累乎仰懇

睿慈敕下河臣動用捐輸錢糧于江南出船處所雇覓到豫使民止備辦柳束輓運河干庶百姓亦稍得蘇息大工不致遲誤矣

請造役船禁封民船疏 江西通志　張朝璘

查江右路當衝要兵馬不時往來舟楫必需支應何出勢必封捉民船動至千百餘隻未封之先商賈聞風遠

遞既封之後長江絕無片帆設或兵馬接續而來凡山河僻岸無不窮搜遺覓以求足數不特商民已不堪命而軍機由此遲誤矣此歷來封捉之苦誠江省第一大害也臣於入境後目擊江帆稀少商旅裹足日夕籌思不遑寧處何以急濟軍行而支應無誤何以急甦民困而樂利漸臻非打造船隻不可臣前是以條議上 聞幷疏後即行驛傳道議動水驛錢糧酌銀兩之多寡量縣分之大小行令各屬備數成造計上自贛州下抵江甯雖路徑有長江山河之不同惟木樓紅槳茅篷等船可以通融兼用庶利涉各得其宜錢糧不致糜費定以船數限以完報此臣造船之初議也然縣驛衝繁之處各有動支應募而通盤會計錢糧有限派造數少應付繁多不足以應一時之需臣不能不慮始及終特捐發俸貲打造大船三隻小船五隻先爲興工而合省各官有能輸助急公者聽其自便此臣捐造之公議也惟是差船既造水手隨之臣先議令各縣召募定以紅槳船每隻議用五名茅篷船每隻議用三名以爲看管撑駕之需但查水驛錢糧已支用造船而工食慮恐虛糜臣再四商確議以夫分久暫糧定行坐之法每船先募有家眷水手一名常用管理共計三百五十七名紅槳船大一夫難以料理議增單身水手一名協管器具共計四十六名若臨行出差大船則添僱水手三名小船則添僱水手二名責之幫駕以便長行約計七百六十名此管船水手之定數也然水手既備工食必需臣議以有家眷水手一名每年倍給工食銀一十四兩四錢單身水手一名歲給工食銀七兩二錢共約歲該工食銀五千四百七十二兩其臨差添僱水手度程計日每日給銀四分但兵馬過往不一差使繁簡不同用船多寡難定今就其少者而論每船年輪大約以三差通融計算上至南贛下抵江甯今止以二十日計往回之程歲約幫駕水手銀一千八百二十四兩連常水手之數共歲需銀七千二百九十六兩加以原有額載差遞坐站

各船等項。可以資工食而贍修葺。似可無匱乏之虞。此水手工食之定數也。據該道報稱各縣陸續解驗。共造完木樓紅蔑船一十八隻。茅篷船二百零四隻。共二百二十二隻。共銀一萬五百一十九兩零。又提督鎮臣與司道府廳州縣各官捐資樂輸。共造完大船二十八隻。中小船一百零七隻。共一百三十五隻。共銀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五兩。二項共造完大中小木樓紅蔑茅篷等船三百五十七隻。俱已先後竣工。解泊省河。交與驛傳道總理。編列字號。豎牌爲記。并委南昌府同知統領收發。兼司修艌。又責令南浦驛驛丞經理器具。稽查夫匠。臨差則酌量應付。無事但灣泊省河黃牛洲之滸。以免風波損失之虞。是役也。以本驛之錢糧。供本驛之應用。不費公帑。不煩民力。從此兵臨獲免掣肘之患。商民永無封捉之苦。于以速軍行而致克勝。安民業而歸樂利者。良有實濟也。惟是捐助各官。或竭貲俸。或賣馬匹。以襄此舉。均爲　國計民生起見。伏乞　皇上俯念愚公。優加敘錄。不獨江右廢墜之役。可以鼓舞將來。而各省造船之舉。咸有所觀感而興起矣。更祈　天語申飭。凡江右新造差船往來截送。經過地方。驗明字號。免予封捉。是又仰望　皇恩之遠被者也。

粵省夫務議粵東文海　　唐化鵬

粵東向年用兵。百姓死於盜賊者十之一二。死於徵調者十之五六。其害莫慘於取夫。蓋名則取夫。其實取工匠。取器物。以及豢養牛馬之類。無不在取夫之內者。取夫舊例。五十家出一名。則有那移增減之弊。有不及五十家而出一名者。有不止五十家而出一名者。縣官每十名多取一二名。其甚者多取三四名。夫房則以一而派十。保甲奉行箕斂。又加取一倍二倍不等。每月每名需用銀二三十兩。甚而有用數十名。甚而有用百數十名。百姓至賣兒女以雇夫折夫。即此一事。官取之。夫房取之。保長取之。譬如病夫更遭顛撲。幾何而不立斃也。

欲絕其弊莫若通計一省夫額若干每名每月徵銀一錢通廣州之夫不下數萬每月卽有數千之銀取給通省之調遣應酬各差自見其有餘不見其不足矣而或者曰百姓向者每夫一名每月出夫銀多至數十或百數十公家尙且不足而每名每月出銀一錢而足者未之信也不知前之夫銀如此之多然公家用之縣官用之夫房保長亦用之其不足也宜矣今每名每月一錢輕而易舉投之於官則白無弊夫房保長不得而染指則以積而待公用鮮不足矣夫以五十家出夫一名每名每月出銀一錢是一家每月只出銀二釐耳且聚於公家有事方按籍而取之無事則留以待賑濟否則全免之公私兩便無有過於此者矣至其徵收之銀則以一府佐之廉明者司之各縣徵解藩司發所司府佐開支每月造冊分繳督撫藩司覈其用否查其存留互相稽察而所司之府佐於每驛鎭馬頭衝繁之處各選夫吏一名凡有往來各官取夫名數明塡夫簿皆於總數內支銷清算其夫預雇貧民願充者報名入冊有事支給夫銀無事自食其力不病公而又不病民何憚而不行之粵東僻處嶺外吏治素弛　國初民害甚多派夫爲最派夫有二種其一謂之均平各里派銀數千兩繳之縣官需夫官發銀以雇夫之多少官任其盈縮其一派之里下夫之多少里下承値官唯發夫票而已然一過差使正夫之外不免多派餘夫吏催差逼人不聊生後盡革除民乃保聚耳

伐石志　胡天游

越山石多而採習百材資焉宮室之基礎輿梁之搆道路之布礪磑杵臼鐘氏之砑具罟師之櫂杠封墎之合皆取給焉以需之博也將盡山伐之其始發集十百儔登巔東西視相厥陵脈剝土之膚于外者乘其燠氣輸水激之已則硼礐然後環巨鑿竭勇擊焉塊而材礱或値大堅不可猝伐橫崖梳椽腰絙縣撞之則岸劃絕下

臨洞黑生活乎中者縛柔木爲雲梯接數十仞猿猱臂聯力附惴升或緊綯陷絕罹飛鳥墮骨無完收伐之久門戶砑豁漸入愈深中空室堂側穿奧竅龜行狐蹲吹炬鑿敲石時傾砟墜臨于內或石盡底通冒洪溺漂歲死者數焉予遊于山間憫其險劬試慰之曰若拮据乎是毋或懟與工人㬥然太息曰豈謂斯役之不吾困耶吾始爲農佃田耕之計幸卒飽比歲登收者繹至飲食舟車之泉償算贏穀無多矣設穰餘二三月食謀貸補餓困貧決芸矣歉卽賣質子矣吏視吾里之農者或鋌甫釋而釜空于家矣所以炙烈暑風沍冬犯虺蜴鬭虎豹雜倀鬼乾汗涸噓腫裂肩肝而來役此庶無罹傷死博入不缺得日食吾躬且饋其家自頃之歲海汐大潰入漂其捍堤官出符築之籍吾名于府旅往工遂禁民買倂爲致傭苟私有貨事輙降重罰以故利絕乎百豁而費之罄于呼者僅膚不剝也若估價視常減十一發金于藩吏乾沒十一經縣郡吏復然持以散吾徒值旣不足又料責侈亙倍衆力加日時愈適就困然以成之不效亟也時扑于廷裹創以趨罷雨雪奔道路病不得休吾玆役也三年矣痛孺婦之瘠弗遑及秦越視者勢使焉假無向擾而仍吾初工或太守令尹郵其罷而薄墍之吾雖瘏手瘃足猶私循以甘而庸惜憊于吾躬者耶曰然則予盍返諸農雖艱食庶少逸乎曰隸旣不得脫且吾嘗以工迫懾吏狀觀催歛于鄉者迫殆甚焉吁可悲哉吾徒以其勞也憫工之言推農之事是蒸蒸之不困也鮮思夫養人者焉

民夫記粵東文海　　王鳴雷

年月日師出征至於閩海廣之大船數十小船至數百馬丁用長小船四五丈許至載芻草米穀豆料之屬爲哏大馬大船用夫二十人中船十人小者或六七人先是郡縣吏稽花戶冊以民間食田之出入均派夫之多

寡。有怠夫有約夫有月夫夫之家一而食粟之家九吏所至鄉村夜鳴鑼催點怠夫夫有班頭包有官差押或派門頭或派田畝除食田外荒田有稅無耕者槪弗蠲上之所取下恒倍之每次諜票下州縣押運夫至省會邑令掌簿坐堂上捕官立階左文書吏居側清晨點卯至漏三鼓吏叱官差官差喚班頭班頭喚花戶夫兩階翌魚貫而入入右出左班頭押至鎖頸赭衣若囚繫其或隆冬促緣不掩其長形肘竹筐小筐所載飯食之具莠柴一小束瓦甑爍汗凡背繫薄葦席俱截草繩縛之腰袷橫數尺麤布裹八升之黑豆神宮佛寺坐無空塲宿敗絮展石伸脚則足出彎捲則背露至操舟牽纜弄潮日行盡夜輙五百里不得休息如以少緩則丁壯數以百鞭日不替手沿厓習獵所至則背揷箭箙手挽刀韔而言語侏𠋫北軍莫辨其逃去死亡子回也不得半面攤脛如水堤指如竹筒腹大如飯箱兩足明如琉璃皮膚不啟四體𨫼𨫼歸來駭幼子婦子曰當國家太平無事民不知兵揷秧蓑牛種焉知夫足樂然猶有逞血氣以憂廟堂今海上烽烟誰塞其禍而使邊海窮民徙其父母所居帛麻水車雞桑田秫顛倒魂夢以額叩閽者不聞以际夫官夫牧大馬駕樓櫓猶得駐船頭與班頭索酒錢買醉洲邊也

蜑人采珠說

呂星垣

余往讀後漢書孟嘗傳合浦珠徙交阯嘗到官珠還後人幸爲廉吏誦余嘗疑之及遊京師訪之合浦李君廉山詢其說信且屢驗並告以蜑人采珠乃爲之說珠產交阯者曰拂菻瓜哇浡泥沙羅產粵東者曰烏泥海豬沙平江獨攬沙楊梅青鸎斷望皆廉屬曰對樂雷屬曰東莞大步海廣州屬王者政平德及淵泉產珠恒豐廉吏布上德化亦豐其衰旺若五穀珠品九寸八九分至五分爲大品覆釜平光小曰璫珠不覆釜光小曰走珠

有光不圓曰滑珠次螺砢次官雨次稅次葱符皆曰珠又次如粱粟曰幼如豌豆曰常珠碎曰璣精曰璫其人形者率曰珠佛物形率曰珠蝌凡采珠用三月將采先禱海禱用五牲五牲不備禱不敬颶風翔不得采采或巨蜂守殺采人若巨珠潛海底有城郭羸母抱居卵物環守其采也環池聯巨舶互緪沉石抵海乃繫懸蜑人腰蜑人善水居啖其腥入水能視其視水色識龍遠近多寡曰龍戶凡蜑人繫而下氣逼則撼繫絲緪上既出覆以熱毳柄少緩輒死或于水陸觸蛟鼉蛔像髻鬣血縷輒死死皆不救其器鐵槎木柱板口兩角隊以石又兜麻爲鬷懸舶兩旁或既貯復飄失凡珠三十年采曰老二十年曰半老十年以下曰稚凡珠升重四十七兩凡守珠有禁凡蜑人編戶亦計丁或責戶或責丁或丁缺戶存責募丁官廉者如所責輒已又或察其病除其缺矜其生恤其死功其得勉其失故十年下得不采二十年三十年上者亦往往潛泳于重淵深幽之境以若其天以媚其川而田穀以順成百姓少夭札疵癘至珠之徙而去每視吏貪之甚不甚爲節焉者天地之滋神物怪異窟居其族類相傷弱肉強食爲禍至烈即肆攘奪總貨賨亦饕餮罔饜故珠徙近人以居冀其廉儉慈愛仁民及物迄人戕物勝物物不得已姑徙避重就輕亦因其理珠盡徙蜑人少死者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四目錄

戶政九 屯墾

戶政九 屯墾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田功論

顧炎武

天下之大富有二上曰耕次曰牧國亦然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烏氏橋姚以畜牧而比封君此以家富也棄穎栗而郃封非子蕃息而秦祚此以國富也事有策之甚迂爲之甚難而卒可以并天下之國臣天下之人者莫耕若嘗讀宋魏了翁疏以爲古人守邊備塞可以紓民力而老敵情唯務農積穀爲要道又言有屯田有墾田大兵之後田多荒萊諸路閒田當廣行招誘令人開墾因可復業則耕穫之寔效往往多於屯田蓋並邊之地久荒不耕則穀貴貴則民散散則兵弱必地闢耕廣則穀賤賤則人聚聚則兵強請無事屯田之虛名而先計墾田之寔利募土豪之忠義者官爲給助隨便開墾畧計所耕可數千頃明年此時便收地利可食賤粟況耕田之甿又皆可用之兵萬一有警家自爲守人自爲戰比于倉卒遣戍亦萬不侔無屯田之名而有屯田之寔無養兵之費而又可潛制驕悍之兵不惟可以制虜而又以防他盜之出入不數年閒邊備隱然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愚以爲此策行之今日爲尤易夫承平之勢田各有主今之中土瀰漫蒿萊誠田主也疾力耕不者籍而予新甿不可使吾國有曠土若是人必服一易歷豐之日視粟爲輕今干戈相承連年大饑人多艱食必勤於耕二易古之邊屯多於沙磧今則大河以南厥土塗泥水田揚州陸田潁壽修羊杜之遺跡復上元之舊屯三易久荒之後地力未洩粟必倍收四易然而有三難大農告絀出數十萬金錢求利於三四年之後一難朝不能久任人不甘獨勞蘄以數年之力專任一人二難天有旱潦歲有豐凶若何承矩之初年種稻霜早不

成幾於阻格三難愚請捐數十萬金錢予勸農之官毋問其出入而三年之後以邊粟之盈虛貴賤爲殿最此一人者欲邊粟之盈必疾耕必通商必選定安集邊眾而盈則物力豐兵丁足城圉堅天子收不言利之利而天下之大富積此矣

屯田攷 贛州府志

屯田之設即古寓兵於農之義唐以前祇沿邊有之漢趙充國因轉運維艱始於北邊立屯兵民無擾當世便之東漢則置農部都尉主屯田殖穀而大河以南尚無有也唐開軍府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每屯五十頃自此各郡有屯田矣漢之屯田兵耕之唐之營田募民耕之雖有屯之名而田之所出不盡爲兵用宋則撥令弓箭手種之而收其租於是營田有徭役科配元時各郡皆立屯守禦耕營田以爲戍分兵屯民屯爲二贛州之屯亦仍唐宋之營田不募民耕發寨兵及宋舊役弓手與抄數漏籍人戶分給之使耕種戶有可稽田有可計其來實始于此明仍元制設指揮千戶各一人俾世其職復分設信豐所千戶會昌所千戶無事爲農有事爲兵隱然有充國之遺意焉至成化間各省漕糧改民運爲軍運守禦之丁僉爲領運之丁其初立法綦嚴及乎末流丁多逃亡田半蕪萊不得已清丈之分爲活絕二種絕田召民開墾活田仍屬軍產然先世受田者習知田之所在地方無事租石所入坐享其成歷年久遠子孫生長城市主佃生疏以致互相欺詐百弊叢生而屯政日淆矣　國朝兵由召募守禦無藉於屯順治間部議凡無衞所屯丁悉行裁汰贛撫劉武元題准將漕船三十隻令贛衞及信會二所均運當興革之後田有爲民佔者有售之於民民復售於軍者有祖父已棄其田經民開墾成熟其子孫起而爭之者有屯田與民田相錯久而民佔爲己業者蔓引愈長案積

如山有司遂無從剖斷先是軍丁運船係衛官經理康熙九年調衛官押運屯糧僉運改歸縣管衛官嫉之未將鱗冊移送以致屯田無從查攷按屯田之名不一康熙三年每船每丁各給三戶每戶或百石或百四五十石不等一戶祇完屯糧銀三兩一錢輸運之丁臨田收租自辦漕運官不徵收解給名曰活戶屯田自田地拋荒各丁自備牛工開墾或召佃開墾成熟之後報明陞科均曰自墾屯田有隨運公田則係各戶於額田之外留爲領運之丁辦運者而其中又剔出一戶之田以爲辦軍屯公事者酬勞之費則曰勛勞屯田也若額丁逃亡本戶無人派歸別戶濟運者則曰缺丁屯田其世職屯田則以本丁祖父於明季著有軍功順治六年命其子孫世襲千總之職撥給田畝者也抑或從前原屬荒土各丁私費工本懇熟隱報陞科爲尖丁夾帶康熙四十年巡撫謝詳查尖丁之家有夾帶四五戶七八戶不等令其每戶還租二十石與墾熟之家謂之工本屯田外有優恤屯田係查出之田撥給各船存爲優恤軍戶孤寡之用凡此八者皆屯田也故辦公優然有餘贍養無虞不足雖訐訟繁興而贛州夙稱富衛乾隆二十四年巡撫阿思哈奏請清查委員勘丈田有溢於額之外者照畝加賦有缺於額之中者不減其徵又於加賦之外每畝分則加一錢六分八分不等謂之餘租而活戶自墾之田皆官徵其租入屯糧餘租內解司除給本衛造費外餘皆撥充江省各幫公費自是田之所入皆在於官向所謂勛勞缺丁世職工本優恤隨運屯田皆去矣及後以租賦加重遇有年歲不調拖欠累官賠墊乾隆三十五年巡撫吳紹詩又題請徹底清查發令衛謀悉心籌畫請之於上得以除去缺田而餘田分則遞減上則徵七分六釐中則下則皆四分八釐有水沖沙壓者仍准報豁屯丁雖藉以少舒然而軍戶丁口日繁入不敷出貧窘之狀久益難支以故每屆僉運輸將殊費擘畫則先事圖維俾得 國課常盈窮簷獲濟豈非在上

者之責任哉

屯田議

沈珩

今日興屯之難其害有三一在軍卒驕惰夫督兵以屯而且耕且戍至勤勞也今皆婾衣而美食平時鞭撻民夫供其役使一旦令之秉執干戈春服耒耜其能安乎宋陳恕嘗言之而今更什百倍也一在清查生事明時屯衛久廢民間視同永業若欲追收必大煩擾此蘇軾所以論水利之害也而清屯殆亦類是一在牛種擾民屯地牛種安能盡給於是有差借耕夫州郡括牛之擾此宋弓箭手諸法之難行也而今又何能無慮然今日興屯之易其利亦有三一在耕穫可恃明代沿邊屯種每至禾黍登場輒虞蹂踐今則萬里奠若金甌而何勿盈倉之有一在侵占不行明時屯地膏腴每折而入於戚畹豪右之手今孰不凛凛三尺哉而何官莊之侵不可問也一在掣肘無虞明時閫帥事權每受中制故興廢不能自由功罪或以賄取今文武各行耑制而何慮乎十羊之牧一瓢之興也雖然利者固誠利而所謂害者亦非誠足害者也今支放耗剋饟糧異微若給之以地酌明制授田輸粟之例以優裕之其誰不爭勸者是驕惰不足慮也舊屯誠難盡復然正不必皆清追也今邊腹多不耕之地無主之田以荒曠之棄餘為墾荒之官土庸非利乎是清查不足煩也牛種誠難盡給然正不必皆公帑也或修鹽政以勸商賈或縣爵賞以勸富民或標異格以勸將領則種糧之備當必盡費大農乎是牛種不足擾也明乎此則利害較然而興屯可決矣至若因時興利大抵古今異宜而不可以成法膠者一則邊屯之法有異明之屯邊多在西北今諸邊固宜修復然天下大勢扼吭拊背而修戰守之備者當在楚豫之間晉羊祜杜預墾田之地即今之荊襄唐鄧也若於此地建屯可以坐制滇蜀控馭淮南而吳楚省餽餉之

艱禁旅息弃命之勞矣二則民屯之法有異宋之營田置務如何承矩歐陽修陳恕范仲淹多在河東河北陝西而成績罕覩者止於因邊興制非相地審宜也今兵民交困莫若東南如揚州水田多荒穎壽陸田多棄晉鄧艾有淮南北之屯唐史射陽湖之洪澤屯壽州之芍陂屯遺跡俱可考也宜召江南無田之民設渠開隄可以化萑苻爲秔稻變斥鹵爲膏腴而東南之民力可甦矣三則京屯之法有異元用虞集之策於京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沮洳之場設海口萬戶勸民闢土得穀數十萬斛以資國計今畿輔東西民田圈授滿旗農民失職何不倣元遺制開水田給旗而以圈田還民則萬姓再蘇而國儲亦充盈矣四則商屯之法有異明初召商入粟止在西邊以西餉最重也今則凡有閒田可屯之處宜聽商擇便與屯于中以所召募之民爲耕而酌量出鹽多寡之地通融支給則諸鎭之餉廩並充而鹽政之良規復飭矣凡若此者屯政之切當於今而救時豐國之至計若其間之節目條貫次第施焉可也

屯田議　　盧紘

屯田之制卽倣井田遺意而通變行之卽寓兵於農之意然當時民但知有農不知有兵器械自具糧糗自備無調發訓練之煩無輸輓追呼之苦易曰改邑不改井井者聚也亦相聚爲守之義也至阡陌既興古法不可復行　朝廷專立兵制或驅農以爲兵經數十年之役而不得罷或斂農以養兵竭千萬衆之力而不能供於是漢唐以來善爲持久之計者始有屯田之議趙充國行之塞下棗祗行之許下諸葛武侯行之渭南此皆爲軍興而設縱不勞民以養兵然耕於兹土者朝而服耒暮而荷戈彼莫不曰我兵也而非農也我暫耕此而代兵者也非久駐此而爲農者也以此觀之則兵農之勢形合而情不得不分暫合而終不得不分也明制分立

衛所。而兼分屯田。其寔衛所之軍。未必即屯田之民。然民自為民。軍自為軍。是又不獨民之與軍。分而為二。乃
民田與屯田。又分而為二。且并食屯之人。與養軍之屯。又分為二。此所以雖具軍與屯之名。而終不獲其用者。
弊正坐此也。　本朝繼變亂之餘。戶口虛耗。地畝荒蕪。憂國者因正供日缺。而倡興屯之議。招集流移。貸之牛
種。蠲其額糧。督以專曹。理以屯長。且又告以興屯之意。原以開荒。非以備餉。原以聚民。非以供兵。始初雖有屯
名。其後永為民業。此在立法者不啻三五申令。為民家諭而戶曉焉。然民卒多惶懼不安。有司力驅迫就。始有
強而應命者。民非有畏其土之荒而力不能開也。正慮其兵之擾而害不可支也。上則曰屯以聚民。非聚兵。名
與古同。而寔不與古同也。民則曰屯原養兵。非養民。實既不為兵而設。則名何不并屯而亦去也。剏立法之初。
乘傳而過者。騷然煩費。至於牛種之支還。籽粒之銷算。田畝之稽查。册籍之呈核。乘除於胥吏之手。即不必其
養兵。而害亦有所必至。豈盡出於浮言之搖惑哉。愚謂招流民以開荒地可也。立監司以理荒田可也。其事但
當責成於有司。一歲之中。流民之歸復者幾何人。荒蕪之開墾者幾何畝。勸民牛種。相貸相周者幾何家。蠲其
雜稅。量輸畝穀。一歲儲而積者幾何石。春作秋成。每一造報。一切胥吏。禁勿騷擾。專責有司。歲終定為考成。其
民之歸。地之墾。而粟之積。分數多者。定上考而優異之。否則列下考而懲罰之。如此則有司知其關係之重。而
務盡心。小民無復煩苛之憂。而務盡力。當事者并省其經營督責之煩。而坐收其成。則不數年之間。流移漸復。
荒蕪漸墾。　國課漸裕。益上益下。莫便於斯也。且患尤有最甚。而當事未慮及者。郡縣人丁之逃亡。土地之荒
蕪。雖申報已久。而蠲免卒未徼　恩。則逃亡之人已無。而名未去籍也。荒蕪之地全虛。而課仍入則也。彼死者
無論矣。如逃者欲歸。而數年之逋。并責族黨之負。并累如荒者欲開。而前此之荒糧未除。後此之屯租重納。彼

小民其能支此數困哉此愚議必除荒而後荒可開必免逃而後逃可復此尤招撫開墾之一大機權至於察其眞逃亡無以現在而當招撫察其眞荒蕪無以欺隱而當開墾則有司不得辭其責矣

商屯議

張宸

竊惟大學理財之道第言生之爲之而不言取之凡以取之之道已寓於九賦九式之中自有井田之田有什一之賦使外此而言取則必出於掊克聚斂之所爲此大學之所深戒也是故有財必始於有土有人所謂有土有人者非必開疆廣衆之謂但使無不耕之田無不藝之力而人土乃眞有矣夫使家給人足而必欲上供之賦受催科之擾愚未之信也今天下幅員既廣生齒日繁有土有人莫盛於今日而司農懷仰屋之嗟度支有坐困之嘆議者輒歸咎於逋賦夫逋賦誠足病然總計出入之數卽使賦額全完入數猶不抵出數則何可不思所以變計也愚以爲今天下之計莫大乎開墾荒田而開墾荒田則必使富人爲之何以言之　國家亦嘗設官置吏議屯田矣然民屯則恒產殷足之人必不赴令而其應募者必貧民浮戶欲自備牛種則無其力欲官爲之備則無此財且朝令而夕課效田未就墾而考成已迫於是董其事者必於鄰近熟田指爲隱占爲漏稅强取籽粒以塞期會由是荒者未熟而熟者先累國未利而民已困屯之無效蓋以此也言兵屯則令之滿兵皆禁旅也勢無久暴原野胼手胝足之理而漢兵則汰之又汰方隅未靖以之守汛瞭望尙且不給而又課之耕屯無牛種之備有籽粒之追與其勤苦力作貽後日之追呼何如坐食縣官享目前之宴安乎卽使復衛所屯操之設而現在屯糧尙煩敲扑又何力以辦此乎故議屯于今日兵與民俱有所不可而莫善于使富民爲之夫所謂富民者制田里供賦稅給徭役者也使其舍現有之業耘不耕之田雖則爲之且責富戶則

必議僉報譏遝徙姦徒猾吏因而作姦求賄入雖輕去其故鄉此戀彼割必致騷然多故屯未成而害見又何利之能爲則有說以處此盛王之制抑逐末以驅之於農實畿內以固其本周制廛人莽人皆有賦斂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漢承秦弊募富民實關中實塞下又凡有市籍者禁不得衣絲乘馬子孫不得爲吏而唐宋之君往往較讐鹽鐵征榷商賈以當大半之賦其制雖非盡善然抑末作以息農民猶有近古遺意其最善者莫如明初開中之制明永樂時下鹽商輸粟於邊之令每納米二斗五升給鹽一引小米每引四斗復令近邊荒閑田地得自開墾使爲永業商人憚轉粟之勞無不自出財力招致游民以事耕作既有田產之利遂爲家室之謀由是守望相助墩臺保伍不令而具田日就熟年穀屢登至天順成化間甘肅甯夏粟石直銀二錢軍國大裕蓋其時國家之府庫倉廩僅以給都中而其餘盡委之商人無修邊之費無遠輸之勞國富而彊職此故也自成化六年戶部尚書葉淇請更其法課輸銀於運司類解戶部雖鹽銀驟增百萬而轉粟於邊之令既廢西北商亦徙家於淮以便鹽千里沃壤委於草莽米石直銀五兩淇故淮人意獨爲淮商地且徒見粟石二錢則以爲二斗五升之米所直五分不如納銀二錢五分有四倍之入也迨其後而米石五兩則二錢五分之銀僅易米五升矣且有轉運之勞修邊之費鹽課雖日增漕米雖日絀既不能呼應於臨時勢必至鹽漕之並弊因緣積漸以至於貧弱而不可振明之已事得失不較著哉且夫國用之不足者以逋賦也賦之所以日逋者以民貧也民之所以日貧者以漕耗日重也明萬歷年間漕規每正耗米百石加民耗米八石四斗銀二三兩不等今則每百石加二三十石矣外之踢斛淋尖層層有贈則不啻三四十石矣綱司話會有錢通關小票篩羅會釋有錢酒飯有錢約計銀七八錢米一石三四斗然後可完一石之兌是官比

一石而民費二石餘也查會典開載凡運京交倉米一石給官耗米七八斗或五六斗不等又有輕齎銀兩造船銀兩夫脚銀兩短運脚價行月二糧而旗丁之侵欠者又歲數十萬是官徵米二石有餘方有一石輸京也州縣徵收耗米與正米一概編額條比一體出兌而私耗又復加倍是民間有四石之費　國家始有一石之用也方秋成既畢官民拮据完漕春二三月間漕完甫竣顧其室中已無所有繼而徵比條銀完納自不能前完納不前則箠楚日甚勢不得不暫救目前之死買求寬限齎發差役胥役知其無策需索愈甚雖復嚴懲猾蠹嚴追侵欠猶鑽既朽之木木盡而火不出亦何益哉是故漕不減則民不富民不富則賦必逋賦必逋則國用必不足假使民有餘力可以完納正供何苦而供吏胥之需索吏胥見民之完納及額又何費而事誅求且民既完矣無逋額矣貪官汚吏雖欲挪移侵蝕又何自而借民欠之名爲影射之地數者如環無端而總由於漕事之壞故救本澄原先自漕始然則爲省漕之計奈何曰莫善於復開中之令令商人輸納鹽課易銀而粟向者鹽課每引二錢五分今且增至八九錢矣則大米二斗五升不可增至四五斗小米四斗不可增至七八斗乎向者開中於邊今令納粟於京京與邊不較近乎既出於輸粟之途則必爲墾田之計向者令耕邊遠荒地今則大江以北山東河南畿輔近地在在而有內地之坦而近不猶愈於邊北之險而遠乎[illegible][illegible]而商既輸粟則即以所輸之數量減東南漕兌之額即以東南所減之額代商盡輸其銀於是而在官則耗米之費夫船之費輕齎之費行月糧之費短運脚價之費侵欠之費盡可易銀而歸之於公是商輸一石之粟　國家即有二三金之贏也若使運粟百萬石　國家即有二三百萬之羨也在民則私耗之費綱司話會之費通關小票之費篩羅會算之費酒飯之費盡可歸民計石米民費四倍是商輸一石之粟民間即有三四金之省也商輸

粟百萬石民間即有三四百萬之餘也　國家歲益三四百萬民間歲省三四百萬而猶謂逋賦不清國用不足必無之事也然而變法之始則亦有道行鹽之所如河東險遠閩廣奥區地非產米運涉爲艱宜令仍舊納銀若長蘆則近畿之地於墾田最便兩淮兩浙產米之地初年令其買運繼年便可開荒無甚苦難也惟是引課之納多寡不同查萬歷年間會典有七八錢一引者有四五錢一引者亦宜以現課銀數折而爲米約銀二錢以內爲大米一斗若小米則一斗五升商人舟船具備即使年年買納二錢之價脚耗已裕況開墾之後取之田間輸之近畿乎是輸銀與輸粟不大懸殊也漕運以三四金致石粟今以二金易石粟損益不逕庭乎或曰商既輸應納之粟又令墾未熟之田貲本將何自出曰是又不難如初年應納米一石止納九斗留此一斗以事田工計辦課萬金之商歲應餘銀一千兩十萬金之商歲應餘銀一萬兩以千金萬金而召募游民葺理房舍疏通水利以至牛種耕具其力易辦如是而行之三四年或六七年田之闢者不知其凡幾矣田既墾足方收全課則貲本自裕也然額征而輸九漕額不既虧乎曰無虧也商輸百萬之粟即折百萬之漕商輸九十萬之粟即折九十萬之漕準此度彼無虧折也不虧商不損國愚故曰欲省漕富民莫大乎復開中之制而開墾荒地必使富人爲之也抑又有說民間荒田與熟田畝畛相接今富商大賈令自占種保無有淩土著而掩其所有乎曰是在乎責成地方之官先令清丈荒熟地畝明開四址則立標準上書某地荒田若干頃畝造册送部召商開種其不入荒田數中者一概徵糧小民懼於商民之奪其田雖向未升科之熟田亦應報稅則隱漏不又清乎商既開墾然後三年升半科五年升全科十年之後賦額盡增在國則既饒鹽課復益正供在商則既獲鹽利復得恒產不兩利乎畿輔近地在在成熟百萬人之食可咄嗟而具根本強壯大命以立至便也

三代食粟取之王畿五百里之內堯都冀州禹貢所載百里納緫二百里銍三百里秸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無不令近者致重者遠者致輕者故四方諸侯僅貢其土物所宜而不以米粟累之凡以惜道里費重勞民也今商輸近京之粟而漕事最省合古宜今至當也京師根本之地富室大家百無一二使商人就北耕種共立家計無遷徙之擾而都內以實居重馭輕屹然改觀至盛也歷代創始必有大因大革以成一代之規今明之所以盛與明之所以衰瞭然在目不返其盛而惟弊政之是循何以垂後乎惟是行之宜斷任之須人前代之用鹽用漕故事宜晰今時之孰利孰害心計宜周以至水利當興施行有序鹽場之積困宜甦通倉之交納宜厘酌所餘以補不足留寬剩以裕張弛權衡措置在在宜周　皇上如與心膂大臣熟計其可毅然以爲當行則請縷析言之

荒田議　　儲方慶

宜興之弊莫荒田若矣荒田之害民受之吏受之舉宜之民皆受之民業荒田則稅糧缺稅糧缺則斃于刑是民受之也民力竭矣敲扑之威無如之何矣而考成隨而議其後是吏受之也吏以功名爲念而不遑恤其民民以死生爲憂而不遑恤其鄰里親戚於是攤派賠償之法取盈一時而牽引徧于一邑是舉宜之人皆受之也嗚呼一荒田耳民不保其生吏不保其位舉宜之人不保其鄰里親戚禍莫烈于此矣可不思救之哉顧欲詳救害之法當先明致害之由荒田之害始于宜之亂民而成于宜之姦民宜邑西有山有湖南有山東有湖盜賊潛伏至易也　國家初受命時竊發之姦在在皆有而宜尤甚故濱湖帶山之地居民失業而竄于城市田之荒者以數萬計而田一荒于兵順治七八年間一歲旱而兩歲潦又有疾疫流行其中人民死徙不暇守

田園而田再荒于歲明季兼幷之勢極矣貧民不得有寸土縉紳之家連田以數萬計及 國家受天命豪強皆失勢而鄉曲姦詐之民起而乘之禁其鄉之愚民不得耕搢紳之田以窘辱其子孫而田三荒于人夫荒于兵荒于歲者天為之也無如之何也荒于人者人為之也可以力制之也可以力制之而卒莫之制者類皆有摧抑豪強之念存乎中而不察斯事之不可一概論也故二十年間豪強之力盡而長吏亦身受其害而莫能辭是亦無可如何者也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上寬之以蠲下勉之以墾而已矣

蠲之道如何縣請于府府請于藩臬藩臬請于督撫而以聞于朝如是而已矣雖然如是而已乎縣請于府府不之信也府請于藩臬藩臬不之信也藩臬請于督撫督撫不之信也督撫以聞于朝朝廷不之信也府信矣藩臬信矣督撫信矣朝廷信矣而按數以考其地勘地以責其實吏任之乎民任之乎民任之而業荒之民其瀕于死亡也近矣吏任之而任事之吏其戒于苛派也嚴矣民其如吏何哉吏其如民何哉吏與民皆有無可如何之勢以阻其欲為而不得為之機故有百倍之利明明在目前而不敢一出其身以嘗試焉者為此也不特此也今使朝廷下之督撫督撫下之藩臬藩臬下之郡縣以稽其荒而蠲之而民亦必不應何則今之所為荒者未必荒而其荒者又不能以荒告也宜之荒田半為姦民攘利之窟其寔業荒田者皆逃亡遷徙不能自直于長吏之前今而曰清荒是破姦民之利也姦民既懼其敗利又畏其發姦每創為利害不根之說以震恐業荒之民使之不敢自言其荒而姦民因得匿于混淆莫辨之中故夫業荒之民無力之民也冒荒之民有力之民也一二有力之民可以愚千百無力之民而千百無力之民勢必轉而為有力之民之所用以愚夫不知其弊之縣官嗚呼欲官不受其愚也不亦難乎愚以為姦民之所恃在縣官不能履畝而稽耳破姦民之所恃

然後可以釋愚民之所疑破姦民之所恃在于窮極其情而使之無遁形則數十年之積弊可以一日除之而無難故夫蠲荒之道莫先於核寔莫急于不憚煩上官當寬時日之限以緩責其成功下吏當竭心計之精以盡除其夙弊首報荒無荒而報者罪之有荒而不報者亦罪之次辨荒荒之僞者宥之荒之眞者免之次審荒荒之有業者歸之荒之無業者請之荒之有業而窮困者亦赦之次用荒荒之比于山者責薪蒸荒之比于水者責萑葦取其供賦而已不毛之土不在是焉既辨其荒又審其業又資其用荒可知矣知之而以聞于朝其數少而易從蠲之易也知之而以核于野其民無所容姦而業荒者無不平之心蠲之當也

難之者曰縣官司一邑事理簿書奉期會晨起視事夕猶不得安寢奚暇勘荒荒田連百十頃其多者以里數計移此飾彼舍近趨遠至易也一人之心力有限萑姦之欺蔽無窮盡抉其弊以別眞僞勢必有所不能愚謂宜邑之大患在荒田荒田不清吏雖勤于他事無益也省獄訟緩征輸并力而謀之不過數月而眞僞之形判若黑白矣難之者曰等荒耳則均應蠲奚必辨其有業與無業奚必辨其孰麗于山而孰濱于水愚謂今之亟于議荒者爲稅糧計耳業主之力足以辨稅糧墾之不難也麗于山濱于水可以供稅糧蠲之太過也是烏得無辨難之者曰請于朝而朝不從則奈何愚謂宜之荒田不能及十萬辨其僞者而已及半矣辨其業主之能勝者而又去十之二矣辨其土之足用者而又去十之一矣十萬之荒可以二萬計也二萬之荒其爲稅糧也不過二千朝廷之于二千毫末耳奚爲而不蠲卽不蠲而一歲之中縣官之于二千其亦易爲力矣

或曰朝廷蠲荒稅可不議墾矣愚謂惟蠲而後墾可議也　國家則壤成賦以佐國用至不得已而議蠲爲有司者不以時勸耕桑復舊額非忠臣也愚故曰惟蠲而後可以議墾雖然使聽民自墾則墾必無效何則彼業

荒而逋者非一日矣此等客處已久忘其田園之樂且有所業以謀食于異鄉甚有父死子存兄終弟在者其心已不知爲宜人而況其先之荒田復何足戀而返而求其世業也哉愚謂墾荒之事必責之業荒之人人不復緊田必不墾宜邑逃亡之餘民無生氣爲長吏者當先有以鼓舞之示之以墾荒之利而不責其目前之收入而又動之以親戚之情聯之以宗族之誼使以漸而歸其故里如是而猶有甘爲流民就食異地與夫力不任墾之人則當按其數而收之于官官以次理之或募民墾或募兵墾或罰有罪者墾或汰不急之胥役墾墾田之人多石荒之地少不過數年宜無荒田矣未墾之前有二難已墾之後有二患逃亡不歸一難也弱民力不任耕種二難也已墾之田即聞于朝民必畏而復逋不聞于朝而姦人起而訐之一患也墾荒之人無長久計展轉趨利以求其便則墾者可復荒而瘠者不復墾二患也彼二難者既籌之于未墾之前矣則夫已墾之患可不慮其未然乎愚謂墾田之始當立報墾之限限以三年限以五年自其初墾之日而已著其輸稅之期于官姦人何所訐墾荒之人授之以田而著其籍墾于東者不得移于西墾于北者不得遷于南一如世業之有戶口而特寬其糧役以息其力遲之數年之後所寬之期滿則使爲里甲以供公上之役彼即欲不爲久遠計其可得乎

饑民墾荒議

儲方慶

宜邑荒田幾十萬畝吏緣是受譴者踵相接也嘉會熊公署宜事民有以荒田之困告公者公憫然曰若是則宜之民終無生理宜之吏亦無以功名終者矣何前此守茲土者不思所變計也乃令于民曰田雖荒而近熟鄉者農弗勤也不可以言荒田雖荒而業主之力任包賠者無損于稅糧也不可以言荒田雖荒而麗于山澤

可以收地利也不可以言荒三者之外乃可以言荒矣爰核寔而計之得板荒田三萬有奇將以請于督撫而以聞于朝其事未竟也會淮揚兩郡告飢民之死徙者纍纍不絕于路　天子惻然念之命大臣以時賑濟于是江淮布政使鶴鳴慕公議徙江北之飢民墾江南之荒田即以賑給之資令市牛種余惟舉大事動大衆利害不可不審也竊以爲斯事之大利有三大害有四何則淮揚之民流徙失業積荒所困不能自振而　朝廷遣使議賑其能長久不乏乎徙之江南俾墾荒土使得自謀衣食至便也且兩淮風俗剽悍平居尚有跋扈飛揚之態今聚數百萬人而驅之以飢寒其勢不爲盜賊不止因江南各縣之田散處之以分其勢則不至聚而爲姦而耕墾事殷得以各守其職業而生其係累此一利也江南水旱之餘田土汙萊在在皆有即以宜論已三萬有奇小民業荒者逋賦無償斃于敲扑者不可勝計重以逃亡之攤補里甲之賠累展轉相加至力不勝而虧賦之罪卒中于守令當此之時議蠲免不可望也議流抵不可久也議散派不可行也惟有驅飢民墾之不過一年而無主之田變爲有主欠糧之產易以完糧使民不困而吏不憂此二利也　朝廷蠲數十萬金錢特遣重臣按行賑救不過一朝一夕之溫飽飢民常苦于不繼而在國家已費不貲矣若今以發賑之銀盡易牛種本計既得則生息無窮數年之後漸成富庶此三利也飢民千里奔走旅食異鄉非有鄰里親戚之誼可假丐以生官給牛種所得有限田家耕作以糞多力勤者爲上農而責報常在半年之後當春夏空乏之時何以爲生官荒田多在山澤間易于藏姦淮北淮南之人率多不逞置之深山大澤中必有意外之患而又無衣食以慰之是江北無盜賊而江南多盜賊也此一害也人性與土風相合則安其居不相合則僨其俗飢民墾荒必與宜民錯壤而處宜民挾有餘之勢以示飢民飢民懷攘利之心以何宜民其弱者必折而入于宜

民之家。其強者必起而與官民爲難。飢民不安。則官民亦不安。此二害也。江北耕種之法。與江南殊。江北土疏而易治。江南土潤而難耕。故江北一夫之田。可以當江南之三。而江南一畝之入。亦可以當江北之二。其間耕耨之異宜。燥溼之殊性。水旱之異備。非老于農者不知。飢民挾官令而來。置之于荒蕪之土。不諳地宜。不習農事。計其初稅之入。必減于江南之人。當事既以荒田委之。豈可復責業主輸納。江南賦重役煩。非北人所習見。彼見所入之少。而所責之多。則轉徙流亡。亦必不免。縱有一二僅存之人。而一年牛種虧折無償。次歲耕田莫能自必。此三害也。今天下一家。東西南北。皆王臣也。非若鄰敵之境。可以傾此盈彼者。況淮揚之與四府。同在一省之內。今淮揚縱有逃亡之人。亦未至盡越其境。一遇豐年。復謀保聚。養之數載。可反舊觀。今若移之江南。授之荒田。使爲世業。彼見江南風俗靡麗。可以偷生。故鄉之思。十不懷一。淮揚兩郡。必爲邱墟。雖有豐登之時。竊恐舊業難復。此在江南。或墾散處之荒。在江北。竟成久遠不可復問之荒矣。竊意分藩之後。淮揚亦隸江南。墾江南之荒。復荒江南之地。等荒耳。轉移在彼此間。無大益也。此四害也。夫君子舉事。慮其萬全。利害之來。權其輕重。斟酌于彼此之宜。以求爲國爲民之寔效。職在是矣。愚復何策哉。

墾荒興屯疏 順治九年

給事中 劉餘謨

竊查錢糧每歲入數一千四百八十五萬九千餘兩。出數一千五百七十三萬四千餘兩。現在不敷銀八十七萬五千餘兩。其中各省兵餉一年該銀一千三百餘萬。各項經費不過二百餘萬。是 國家財賦大半盡于用兵。即使天時無警。正供不虧。而軍食已急。民力已竭。況今年直隸山東河南江南湖廣。水旱異常。各請蠲賑。大兵南取滇黔。遠則萬里。動必經年。雖可旦晚削平。亦須留兵鎮守。未有轉餉于數千里外。而能接濟不匱者。兵

有枵腹之憂民有輓運之苦臣蒿目憂心晝夜籌畫以爲舍屯田而外別無奇策也夫屯田之法與滿洲圈地無異但圈有主之熟地則爲民害而屯無主之荒田則于民不擾而于國甚益如腹裏久定地方不便軍屯宜聽督撫按有司招徠開墾業經會議毋容瀆陳若湖南四川兩廣新定地方彌望千里絕無人烟據撫按疏稱湖南衡永等處衛所數年並未開墾成都重慶敘州馬湖各屬人民僅存十百粵東拋荒已甚粵西人少賦輕章奏具在歷歷可考是幅員雖廣空地甚多且 國家費數年兵力數百萬金錢若不及時耕種亦安用竭萬姓之脂膏收空虛之城郭乎伏乞 敕諭統兵諸將及督撫按等官凡大兵所過降寇流民務在寔心安插擇其強壯者收歸營伍其餘老弱悉令屯田必明開籍貫編立保甲計口授畝使之屯牧有地耕種有資其湖南四川兩廣駐防經制官兵亦宜擇其膂力強壯弓馬嫺熟者操練講武其老弱餘丁擇拋荒空閑地方照陝西鳳翔隴西徽州之例耕牧屯田爲久駐計但不得于圈地之外溷佔民間有主熟田寓彌盜之法于屯田之中而即寓裁餉之意于練兵之內進可以戰退可以守計無踰于此者至于川廣部選各官向來或因地方未定或地方初定而無人民衙舍者皆暫住他郡既無益于殘疆又虛費 朝廷之廩祿臣前伏讀 明旨獨省凋殘成都等府州縣僅存百十人民似難以照例設官誠明見萬里臣請 勅部酌議裁併俟地熟人稠之後再復舊制庶凋敝餘生不病于官多民少兼可裁其俸祿工食等項以爲牛力種子諸費卽有不足再于他省協濟民知息肩有日亦當勉力輸將三年以後必有成效則軍馬飽騰而荒殘可望富庶舍此不爲束手無策是坐視民窮財盡永無休息之期矣

請輕科勸墾疏 雍正十二年

廣東巡撫楊永斌

竊照粵東生齒日繁。工賈漁鹽樵採之民。多於力田之民。所以地有荒蕪。民有艱食。荷蒙　聖恩廣大。疊頒諭旨。令臣等勸民開墾。務使野無曠土。家給人足。仰見我　皇上睿慮周詳。誠富民阜物之　聖謨也。臣今查得原報可墾六千八百五十頃外。各屬尚有荒地。但或係山深箐密。或係夾砂帶鹵。開闢寔屬艱難。體察民情。固畏倍費工本。更恐磽地薄收。倘遇旱潦。糧賦無出。是以未肯盡力。臣竊思瘠田雖產穀稀少。若多墾數十萬畝。年豐可得數十萬石米穀。即年歉亦必稍有收穫。養活多人。不致乏食爲匪。於民生寔有裨益。誠不可不爲多方勸導。以盡地利。臣查新甯縣徵糧額內。有斥鹵輕則。每畝徵銀四釐六毫四絲。米四合二勺六秒。此通省田賦則例之至輕者。若令各州縣除原報可墾地畝外。凡有磽瘠難墾之地。俱准照斥鹵輕則起科。則民心鼓舞。地利可以廣收。惟是各州縣原編則例。無此斥鹵輕則者居多。臣故不敢冒昧具題。如蒙　俞允。臣即欽遵徧行出示曉諭。宣布　皇恩。令各州縣不論有無斥鹵輕則。但各境內有夾砂帶鹵山深箐密難墾曠土。凡有民人承墾。槩准以斥鹵輕則輸糧。即給執照爲業。照例十年起科。如其地本係沃土。該地方官不行勘明。混准民間冒以輕則起科者。即照官吏踏勘田糧不行親詣田所。及不從實檢踏。止憑里甲朦朧供報律。參處。其混冒承墾之民。照挪移起科等則律。按畝數多寡。分別治罪。如此則肥沃之壤。不致冒承輕則。而磽瘠之地。民知田糧易輸。廣開阡陌。家室盈甯。邊地蒼生。含哺鼓腹。共樂昇平　盛世矣。

請墾馬廠地畝疏　雍正二年

雲貴總督　高其倬

竊查雲南一省。山多田少。生齒日繁。所產之米。有收之年。止敷食用。是以滇省米價。較鄰省倍貴。而省城米價。又較外府獨昂。省城之人。較他處度日爲難。而省城之兵。承平日久。人口日增。且無生理。較商民口食又窘。臣

到滇以來。時時留心。思爲設法調劑。近經詳細訪查。有臣衙門及後營馬廠一處。坐落陸涼州地方。原甚寬大。因其地草毒。馬食之者多死。故三十餘年馬匹不往牧放。附近居民將地可種者。俱漸報糧開墾。惟剩中間積水成湖之地一片。又水傍窪下難種之地。共計有三千餘畝。臣隨捐銀五百兩。委員雇人築閘。護住水邊之地。開得田三千三百餘畝。可以種麥種稻。即招本地民人願種者。薄取田租。令其承種。但今年已過種麥之期。止有稻田可種。計秋收之時。可得米一千石。至來年即稻麥俱收。該地百姓見田租甚輕。紛紛來說此地中心積水之處。因大河泛濫。年年灌注。所以耕種不得。若于上流立閘。兩旁築堤二道。旱時放閘灌田。澇時閉閘。令水順堤而下。則水不灌入。田皆涸出。起初一二年種麥。以後漸可擇種稻田。其閘工官建。堤工則百姓願自出力。俟涸出之後。乞將此田分給築堤百姓承種納租。民得田種。兵得租食。寔屬兩便。如此料理。雖中心深潭一時難乾。而四旁涸出者。定可得田一萬餘畝。臣又委員踏看。與所說相符。隨支鹽規銀一千五百兩。分發該知州吏目等。令其修築閘座。百姓亦共築堤工。八月內即可全完。此時地已有涸出者。其勢可以成功。若再得此田成就。則一年可約得麥米一萬數千石。倘二年有收。則可有二三萬石之租。設有歉歲。省城八營之兵。可不動公儲。即可接濟。若更年久。并可貯作義倉。接濟百姓。再此田若成。恐易有欺隱侵漁之弊。容臣再具疏題明。造册送部查考。庶可永遠有裨。又臣思他處。恐尚有似此者。若查出開墾。或益賦稅。或濟兵民。均爲有益。再行料理。一面奏　聞。

安流民以弭盜疏 康熙七年　　監察御史徐旭齡

臣查各省饑荒。而陝西尤甚。西北地廣人稀。耕種最難。自故明廢開中而邊無商。困軍餘而邊無屯。抑召糴而

邊無質至于末年求食饑民流爲寇盜此前事之大失也我　皇上仁恩特沛蠲賑兼行窮民感泣因有雖死而不忍爲盜者然府庫之金錢有限地方之饑饉無常若非從長經理則今日得賑而生明日失賑而死轉徙流亡終塡溝壑第今籌勘軍屯商糴三法勢難驟復惟有集流民而耕屯地爲第一大計查陝西屯田尙餘七萬四千六百四十八頃此皆膏腴田畝若將河西流移分立民屯則待賑待蠲之民皆可爲耕田納稅之民請　敕部查照洪武永樂招徠流亡事例蠲免包賠聯絡里甲復其版籍不必急責差徭貸以牛種不必急催辦納若慮財乏難以集事則可倣古人屯學田功之法激勸有力人戸招集耕種而屯田易舉昔人謂流民安則轉盜爲民流民散則轉民爲盜況陝西連川控豫山谷綿亘易爲逋藪若今日惜興屯之費恐後日增辦盜之餉何如收流亡而舉仁政不必徙民而塞下自實不勞轉粟而邊食自充此安民息盜之長策也

開墾荒地疏　雍正十年　　廣東總督鄂彌達

粵東地方山海交錯民俗刁悍貧苦者多所以小民惟利是圖每於封禁之礦山潛往偷挖甚至販私盜竊毫無顧忌雖因習尙澆漓輕蹈法網亦由無田可耕無業可守遂致漸流爲匪也臣自抵粵以來將奉到歷次諭旨刊刻遍示曉諭勸導並嚴飭該地方文武官弁時加巡邏勿任礦徒聚夥偷挖臣隨行查各屬曠土及實在無業窮民已據各屬報到二千餘戸正在商酌安插荷蒙　聖主垂念　欽差禮科給事中徐杞偕臣等悉心辦理親歷山塲遍行查勘各處礦硐皆屬封固硐口蔓草叢生並無偷挖之事惟是無業窮民若不悉心調劑使其衣食有賴難保後來不蹈故轍查肇慶府大宜田地方新設鶴山一縣及附近恩平開平等縣現有荒地數萬畝以之開墾耕種安插貧民最爲相宜臣上年曾委糧驛道陶正中料理新縣城工兼令查勘

荒地現據丈出荒地三萬三千餘畝各業戶每耕地百畝須佃五人此可安集佃民一千六百餘戶恩平開平荒地甚多不止一二萬畝現今丈出五千餘畝尚未及四分之一因該處地廣人稀雖有藩庫墾荒銀兩莫肯赴領承墾臣等諭令有力商民招集惠潮等處貧民給以廬舍口糧工本每安插五家編甲入籍即給地百畝復念各佃遠來托居雖有可耕之業仍恐日後予奪憑由業戶不能相安應爲從長計議凡業戶領田百畝外並令各佃俱帶領地五畝一例納糧永爲該佃世業田主不得過問庶佃戶稍有餘資無偏枯之嘆亦可無逋租之虞今惠潮二府貧民就居鶴山耕種入籍者已有三百餘戶現在陸續依棲日益增聚兼聞先到之人安頓得所無不踴躍趨赴其各屬未報貧民亦必陸續報出其高雷廉等各府州縣可墾荒地容俟一并丈出設法安插使窮民皆有恒產足以資生不數年間野無曠土地無遺利全粵深山窮谷無復有失業遊手之民風俗淳美夜戶不閉地方官民均感　浩蕩洪恩於無既矣

粵東開墾事宜疏 雍正五年　　兩廣總督阿克敦

伏念　盛世戶口滋蕃惟墾荒可以足食欽奉　上諭令督撫悉心勸導寔力遵行但粵東勸墾之條屢頒報墾之數無幾民多觀望不前者其故有四一由豪强之占奪一由胥吏之需索一由資本之不敷一由土瘠而畏日後之陞科以上四條百姓之觀望不前者在此而所以勸導之方亦卽在此勸導之方有五一定疆界以絕爭端一禁需索以寬民力一借籽種以助農工一輕陞科以示優恤一廣招徠以盡地利如此則民無觀望不前之心而報墾者自必接踵而至更有請者勸懲之法不可不講也其要有二一荒田既墾其利在民陞科之後倘遇歉收或避稅他往其責成則又在官故官之勸墾不力者職由此耳今宜明示勸懲如州縣官能

勸墾十頃以上者。紀錄一次。多者計算加級。現任官能捐籽種牛具。墾荒至三頃以上者。紀錄一次。多者計算加級。倘勸墾不力。廢厥職守。即據寔条處。則官知勸懲矣。一凡富厚有力之家。率先遵奉。以開墾之多寡。分別獎勵。如墾至一頃以上。該地方官給賞花紅。二頃以上。給賞匾額。五頃以上。照終身力田老農例。 題請給與八九品頂帶榮身。則民知自奮矣。臣查粵省在在俱有可耕之土。而惟惠高雷廉四府。荒地更多。復面令各知府詳議。隨據議覆前來。與臣所見無異。臣與署撫臣常賚面商。亦謂於地方有益。謹繕摺具奏。伏乞 勅下議覆施行。

條陳廣西墾荒事宜疏

廣西巡撫李紱

題爲 國家生齒日繁。邊方既庶宜富。敬陳墾荒事宜。以盡地利。以遂民生事。臣伏見 本朝深仁厚澤。浹於四海。 聖祖皇帝愛育黎元。太和保合。至六十餘年。天下民人。較之康熙初年。不啻加倍。我 皇上視民如傷。務農重穀。期與天下共登富庶之休。 御極以來。親耕耤田。舉行曠典。 恩諭每州縣歲舉老農一人。給與八品頂戴。又 命督撫以下。倡率守令勸農。以視虞書六府。周官八政。蓋巍巍乎二帝三王之盛治矣。臣恭 命鎮撫廣西。莅任以來。仰體 聖心。日以民事爲念。竊思民爲邦本。而食爲民天。民食苟不敷。民生何以遂。廣西古之荒服。土曠人稀。近來生齒漸繁。土宜加闢。而荒蕪尚多。雖勸墾之令日下。陞科之文日上。而民鮮蓋藏。地有餘利者。則墾荒之道有未盡也。臣細思地不加闢。其故有六。山谿險峻。猺獞雜處。防範不嚴。則成熟之後。多遭盜割。種植徒勞。一也。民性樸愚。止知濱江有水之地。易於稼穡。不知興陂池水利。遂使高原可耕之土。棄於草萊。二也。止知水田種稻。不識旱地可種雜糧。三也。水耕火耨。燒荒薙草。古有糞田疇美

土瘠之法。而粵民不知。每耕薄地二三年後而去之。又歷數年。地力既復。然後再種。致多荒土。四也。出產惟穀。納賦需銀。差徭隨田而起。恐貽後日之累。五也。民情墾熟而豪強認占。勢既不敵。官莫為理。勸而無所恒有悔心。六也。此墾荒者所以裹足而莫前也。臣請於屬員中遴選能員專司其事。相度宜墾之地。移營撥汛。俾有恃無恐。則盜竊之患絕矣。或引泉於山。或堰水於河。使旱地皆存灌溉之利。則高下皆可耕矣。多覓農師。分別水旱所宜種者。兼植北方高粱粟米諸種。則高下之土無不宜矣。教以燒荒薙草之法。則瘠土皆沃土矣。親奉恩旨水田六年陞科。旱地十年陞科。廣宣　朝廷浩蕩之恩。寬其弓丈。薄其科則。則差徭可無累矣。可墾之荒。立標招認。定限兩月後開墾。即有豪強不得再行爭認。則墾者不憂占奪矣。然六者之中。興除利弊。法制猶易。而經費為難。購宜植之種。有費。僱教耕之人。有費。為茅廬以居民。有費。興陂塘以蓄水。有費。貸牛種。有費。給食用農器。有費。所墾愈多。所費亦愈多。務使經費有出。然後開墾可行。臣又思之。有可以助開墾之費。而又有益於倉庫之儲者。敬為　皇上陳之。臣自到任後。即將通省銀米穀石。細數稽查。覺廣西積穀過多。共捐穀一百一十七萬餘石。又徧積於四方。深為未便。據冊載九府常平倉穀四十五萬六千石有零。又加桂柳梧南四府。捐穀一百一十七萬八千石有零。又積年本色兵米支放贏餘米十餘萬石。作穀二十餘萬。是共存穀一百八十餘萬石矣。查直省州縣積貯。大縣不過二萬。小縣止貯五千。以中縣計之。每縣存穀萬石。已足備荒。廣西除各土司外。僅六十州縣。存穀六十萬可矣。今數溢百餘萬。又當煙瘴之鄉。每歲出陳易新。則廣西係產米之地。官穀陳蛀。買者恒稀。若永久存貯。則三年而霉。五年而爛。十年而化為灰塵矣。莫若因開墾之便。將捐穀量借貧民。為牛種飯食。置農器。蓋茅廬之資。分作二年補還。出借之穀。先陳後新。借穀之民。五家為甲。互相保

結則穀石不憂朽蠹不虞斷折而開墾之事得以舉行官民兩便莫踰於此其陂塘水利費用浩繁非小民借領穀石可辦當查勘最急者先行修築即以臣衙門稅羨規禮倡捐庶費有所出而事可成矣伏乞 敕部議覆施行

請停察荒疏 順治十六年

左都御史魏裔介

竊惟藏富於民者甯邦之要道搜利無遺者聚斂之小術昔漢文帝捐除田稅化行天下唐用宇文融之言檢括天下戶口田賦百姓苦之明定鼎之初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至萬歷之初已及二百餘年弊僞百出閣臣張居正始建清丈之議不減額亦不溢賦期于利民然不過責成各撫按督率道府州縣設法丈量彼時天下田畝有熟無荒猶且數歲而後畢非一歲可竟之事也今天下初定民之瘡痍未平呻吟未息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初植之木不可搖其根也況東省之民困於修河困於拉船困於驛站困於防海魚網之利亦無所獲目今大兵征滇黔者自南而北勦海寇者自北而南其間供應夫役轉輸糧草徵發日需數千收穫未免失時官吏奔走胥蠹侵剋民之困苦已極尙堪復擾之耶然使前次未經開報則專官往丈或可增益田賦乃原任巡撫耿焞開報已盡言者猶以爲中多虛數百姓莫之控告也東省之田卽再加句考搜括亦無幾矣今專官往察雖有賢者亦不能無擾民之事何者調官吏集耆老督里保較尺丈道里遙濶差役紛紜飲食供應風雨迍邅果能倕般之巧而鬼神之運乎不能也國賦未增而民力已困矣上無益于國下無利于民皇皇者華遐周道而馳驅豈所謂詢民疾苦之意耶臣愚以爲察荒御史宜停止不必復差仍責成山東撫按督率道府州縣設法丈量報繳爲便但能撫恤多方成聚日繁荒何患不墾賦何患不足哉臣因國用殷繁前此

猶恐多增賦額。而濟仰屋故未及言。今既知其增賦無幾。徒多紛擾。而且見目下山東之民困苦至極也。竊以爲多事不如省事。愛國必先愛民。用敢仰體　皇上嘉惠元元之意。敷陳區區之愚。伏冀　睿鑒施行。

勘報開墾虛實疏乾隆五年

河南巡撫雅爾圖

伏查豫省民生。因上厪　宸衷。臣抵豫以來。仰體　皇上子惠元元之盛心。凡一切累民之事。前已具摺奏明。次第釐剔。然前摺所指。尚係累在一時之事。其有貽累於永遠者。莫如前督臣王士俊捏報勸墾一事。以田文鏡之刻薄搜求。設果有如許可墾之地。可陞之糧。豈有尚留餘地。以待王士俊之報出。況上蔡縣勒報墾荒。致成大獄。題案可稽。更屬明証。幸蒙　皇上特頒　諭旨。以王士俊擾亂紛更。借墾地之虛名。成累民之實害。另簡撫臣。徹底查核。并令宣示豫民。咸使聞知。臣聞彼時豫民跪聽　恩綸之下。歡聲動地。即今村夫野老言之。猶有感極涕零者。乃接任撫臣富德。未能上體　天心。地方有司。又復回護前非。僅將毫無影響者。畧爲删除。以致豫省開墾之案。先後經廷臣史貽直趙殿最論奏。從前開墾之地。內有屆乾隆五年應行陞科徵糧者。臣適當其時。不敢不慎終圖始。因細閱舊案。遍察輿情。始知從前諸臣所題奏之處。皆未得寔在情形。分晰指明。以致議論紛紜。徒乖政體。無裨民生。今既屆陞科之期。有不得不備陳於　皇上之前者。查王士俊所報開墾之地。共有四項。一曰河灘地畝。此項原議灘漲靡定。且酌分籽粒充公。免其陞科。應毋庸置議外。其一曰鹽礆荒地。此項王士俊亦明知其難以墾治。所以原疏內聲明必俟四五年後。勘明地氣果否盡轉。另議陞科。乃富德不加詳察。反稱內有可以經久裕賦者。竟請按年陞科。然此項共僅存地六百頃九畝。爲數甚少。應請俟屆當陞科之年。勘明果否地氣盡轉。另行定議。其一曰夾荒地。查原疏內稱係零星墾闢荒

熟相雜者。夫小民既知此地可耕。豈有墾治一段。拋荒一段。錯綜間雜之理。蓋緣豫省地土。有一種沃野之地。年年可耕。即禹貢所謂厥土惟壤也。又有一種磽瘠之地。樹藝一兩年。則其土無力不能生發。必另耕一處。將此處培壅一兩年。然後復種。如此更番迭換。始得收穫。即禹貢所謂下土墳壚也。前人立法。不分高下等則。一體納糧。止於弓丈之間。准其獨大。以恤民力。賦役全書開載弓數。班班可考。俗所謂大弓地是也。乃王士俊即指此項為夾荒地。勒令普例耕治。捏指為新墾。是以此項地畝多至七千餘頃。已經陞科納糧在案。臣查此項若果大為民累。欣逢　堯舜在上。臣亦何敢因循不請減豁。然此地究屬弓丈獨大。小民原有地畝可耕。即每畝報陞分數。亦不失任土作貢之意。況豫民感戴　皇上天恩。踴躍輸將。已經數年。不為苦累。亦無庸再議更張。徒滋勘丈之擾。其一曰老荒地。此項地畝。即有現屆陞科者在內。夫當時既謂之老荒。則係自古不毛可知。臣思王士俊之才。智非真遠勝于前人。如果自古拋荒之地。王士俊能使之墾治。至數千頃之多。則豫民日見其殷富。乃今反見貧疲。此其欺罔已彰明較著。今臣細加查察。多係村頭溝尾。道左墳旁。沙岡水濱。廟墓屋角。或砂礫之區。或硝磏之處。皆非人力所能施者。開墾本屬虛名。荒蕪不知凡幾。臣若因循玩視。現在尚未徵糧。猶屬紙上空談。將來一成額賦。便屬閭閻永累矣。是王士俊矯誣于前。而臣遂分過于後。雖通計不過一千五百頃。尚非至多。然豫民當此重困之後。力為培養。猶恐不能復其元氣。何堪再加剝削。臣之愚憫。萬不能安。用敢分晰陳明。容臣將此項老荒地畝。設法清釐。一面令民自首。一面委員抽查。不使有絲毫滋擾。其寔在纍纍者。即按年報陞。果係虛捏。則請　旨豁免。嗣後永定章程。不必再言陞科。亦不得復言減豁。庶民心安而元氣復。叨沐　皇上浩蕩之恩。寔非淺鮮矣。

推廣開荒疏 乾隆十年

御史 胡蛟齡

奏爲請推廣成效以闢荒土以裕邊儲事竊查陝省之榆林延安二府各屬近邊無業貧民均賴出口種地以資生計而苦于牛具籽糧無力措辦不得不向富民借貸富民放債起利貪得無厭窮民被其盤剝終年力作所獲無幾乾隆四年經前任督臣奏明每年酌動官銀借給窮民令于秋收照時價還糧乾隆八九年又經前任撫臣先後奏請動項分發借領照例于秋成還糧交官共發銀六萬餘兩共收糧約十餘萬石造報戶部在案此陝省借糧收糧已試之成效也臣愚以爲此法不獨陝省可行凡西北近邊之地似皆可倣而行之如直隸之永平宣化等府晉省之大同朔平甯武等府甘省之甯夏西甯等府俱皆鄰接邊疆隙地曠土所在多有而盛京之奉天錦州二府各屬壤地沃衍水泉豐溢一經開墾即爲膏腴若令概照陝省之法領銀交糧春借秋還邊民之力能耕種者必無不願惟是領銀交糧之時無使勒指需索無令守候稽延而所交之糧照時價又必須准其略爲加增以勸興之民情踴躍而來歲之領銀者自必雲集矣夫小民不願與官從事者懼官府之朘削甚于富民耳若果體恤民艱諸弊杜絕而所交之糧比時價又微有增益窮民于交官之外尚有盈餘以資口食彼何苦避官府而甘受富民之盤剝乎至于能自備工本不願領銀者則聽其報墾限年陞科或官爲開墾而招民承種照安西哈密佃種官田官四民六分收之例變通酌籌亦似可行竊謂宜令實心任事之州縣先試之一鄉一隅果有明效再行推廣其于積粟實邊之計或不爲無補也

請廣開墾疏 乾隆三十一年

大學士雲貴總督 楊應琚

奏爲密奏請廣爲開墾以裕生米之源事切照滇省山多田少產米有限且在在皆山不通舟楫並無外來之

糧可以接濟遇有缺乏卽致周章惟有開未盡之地利庶可補民之不敷查滇省水田旱田大率開墾無餘而山麓河濱曠土尚有勸墾雖有成規邊民獨多畏阻查滇省前于乾隆七年內經題准兵部議覆凡地角山頭坡側旱壩可以墾種在三畝以上者照旱田十年起科之例以下則陞科若係砂石磽确不成片段更易無定或雖成片段不能引水灌溉者永免陞科至水濱河尾人力可以挑培或田稍成片段在二畝以上者照水田六年起科之例以下則陞科如不成片段零星地土不能定其有收者亦准其永免陞科等因在當年定議原屬從寬惟是山頭地角坡側旱壩究非平原沃壤可比水濱河尾挑挖成田亦必多費工本其中之成片段不成片段應陞科與不應陞科雖有一定章程仍須在人區別此等零星地畝遇報墾時地方官因有分別陞免之例必須嚴查或吏胥從中需索不免滋累且有司之能勸民事者親行踏勘細爲分別則陞科與不應陞科尚得公平倘寄耳目于鄉保或卽親勘剖斷未能允當則民夷報墾報陞旣多周折迨墾後恐難保有收倘無收又恐難以告免農民未受墾荒之益先貽賠賦之累此所以畏縮不前報墾者寥寥無幾臣伏思 皇上念切民依凡有惠濟蒼生之事雖費百萬帑金尚所不惜今萬里遐陬時在 聖心軫念之中此些微山麓水涯地土科糧納賦本屬無幾可否仰邀 聖恩特降諭旨將滇省水田旱田仍照舊例陞科外其山頭地角坡側旱壩水濱河尾零星地土聽民開墾不必從中區別槩免陞科伊等無所畏難自必踴躍趨事竭力開墾矣再查乾隆二年奉 上諭雲南跬步皆山不通舟楫田號雷鳴民無積蓄一遇荒歉米價騰貴凡係水利有關民食者皆當及時興修不時疏濬總期有備無患須要因地制宜事可謀成斷不應惜費欽此現今凡舊有水利處所地方官非不按時興修其餘有可以開築渠壩引灌田畝之處農民每因無力開修因循未

辦。如欲請項辦理。必須專摺奏請。地方官未免慎重遲回。是以興修水利之處甚少。應請嗣後凡有可以開築河渠開塘濬溉農田者。如民力不繼。聽其具呈地方官親勘明確。詳請借項興修。統于年底造冊彙題。定限三年還項。至農民內有閒曠之田。苦于無力開墾者。并造冊彙題。俟開墾成田之後。亦分作三年還項。如此則民有鼓舞之心。野無閒曠之土。且水利日興。後可化瘠爲腴。生者既衆。而民食可足矣。

請開墾沿海沙坦疏 乾隆五十年

廣東巡撫孫士毅

竊惟粵東地方。每歲所產米穀。不敷民食。全賴粵西穀船爲接濟。其故緣粵東山多田少。地接海洋。其爲山占者十之三。其爲水占者又不啻十之四。可耕之土。本屬無幾。而民居繁庶。商賈充盈。就廣州一府而論。需米之多。又數倍于他郡。倘遇粵西穀船稀到。糧價即不免驟昂。臣到任年餘。情形畧悉。向來濱海居民。見有漲出沙地。名曰沙坦。開墾成田。栽種禾稻。寔爲天地自然之美利。海民藉以資生者甚衆。乾隆元年及乾隆七年。前督臣先後條議。請給農民開墾陞科。均荷允准。民情稱便。至乾隆三十七年。尙書裘曰修驗收直隸永定河工程。聲明近水居民。與水爭地之弊。欽奉　諭旨通飭各省督撫。凡有瀕水地面。除已墾者免禁外。嗣後毋許復行佔耕。維時經前督臣李侍堯撫臣德保奏覆。遂將瀕海坦畝禁墾。不准報承。此粵東沙坦前後開禁之原委也。查自禁墾以後。民間視爲官荒。轉生覬覦。其間良懦者畏事退縮。豪强者任意兼并。始則偷種。繼則搶割。逞兇滋事。皆由此起。徒有當官禁墾之名。寔起百姓爭攘之路。並有商民串通濱海竈丁。巧借開築曬漏爲名。呈官給照。居然栽種禾稻。並未熬鹽。及被告發。又變爲養竈名色。飾詞搪抵。農民見其有禁有不禁。因此搶案愈多。糾纏不斷。甚至明禁暗墾。民不納賦。而吏則取租。情僞譸張。皆事所有。臣于上年春間。奉　命調任粵東。

清查積案體訪輿情知沙坦原屬無礙水道查從前李侍堯等禁民墾築原奏係專指內河出水要區恐高築隄埝有遏水勢者而言並非爲大海之濱漲生沙坦有礙水道也惟未曾分晰周詳地方官一時誤會隨將沿海沙坦一概禁止幾同因噎廢食且粵東傍海沙坦與他省濱水地面迥不相同河湖水勢利其疏暢順流若任民佔耕則地勢日狹自與水道有礙若大海之濱洋面寬廣一望無涯并不以坦之有無形其地之寬窄正望沙洋多漲一分即民居多增一分衞護非但無與水爭地之患而已伏查粵東沿海州縣皆有沙坦其近省之南海番禺東莞順德香山新會六縣爲最多利之所在爭趨若騖與其禁之而陽奉陰違徒滋訟累似不如開之而給以養欲俯順民情　國家休養生息百數十年嶺表生齒日繁省會五方雜處食指尤衆我　皇上念切民依凡山頭地角苟利耕耘無不准令樹藝惠此羣黎乃粵東以千百頃無礙水道之沙坦一旦置爲廢壞寔爲可惜又復毫無限制似禁非禁不官不私以致窮民不甘紛紛結訟殊非覈寔辦公之道也臣愚以爲若將此種沿海無礙沙坦照舊給民承墾陞科即以千頃爲計每歲約可添穀十萬餘石即毋庸全仗粵西穀船之接濟裨益民食正復不少再濱海荒地若嚴禁開墾則生計寥落盜匪易于出沒沙坦一開恐成沃壤膏腴之地無業窮民俱得搭蓋寮舍盡力南畝既可潛消其爲匪之心地方亦可寗謐矣

請核實開墾地畝疏　　曹一士

伏查開墾者所以愼重曠土勸相農夫本非爲　國家益賦起見也我　朝承平日久生齒浩繁苟屬可耕之土必無不毛之鄉惟是河壖山麓間存廢壞乃係水淹沙壅石多土薄之區雖用人工難興地利故往往棄而不問也今臣訪聞各省開墾地方甚多其中不無裨益然奉行未善流弊有二一曰以熟作荒州縣承望上司

意旨並未踏勘實在荒地若干即預報畝數以邀急公之名達明知荒地不足即責之現在熟田以符所報之額小民畏官之令俛首而從之咸曰此即新墾之荒而已夫使其地少有贏餘亦當不盡利以遺民若則無贏餘豈可履畝而益之賦也一曰以荒作熟歷年荒地在河壖者坍漲不常且地勢低窪河水偶溢即成汪洳在山麓者外鋪平土有似可耕其下三四寸多石皮石子堅不能掘所生之草亦皆纖細無力豈能發生禾稻又有高阜鱗次而溪遠水淺難資灌溉以致荒廢者此種地畝州縣不復踏勘悉入報墾之數未貧乏食之民止貪目下官給牛種官與草舍以餬旦夕之口而不顧其地之不可得而墾也臣恐十年之後民不得不報熟官不得不陞科幸而薄收則完官不足稍遇歲歉即卒歲無資而逃亡失業之患從此起矣然且賦額一定州縣不敢懸欠督撫不敢開除於是飛灑均攤諸弊又將以熟田當之是名爲開墾其實有墾之名無熟之實也茲二弊者緣有司但求地利罔惜貽害大吏惟知慮始不暇圖終是以仁民之政反啓累民之階其有關於國計民生非細故也我　皇上莅政之始首念民依殷殷以天下之安爲已安則必以百姓之足爲君足臣請

敕下直省督撫凡經報過開墾地畝無論已未陞科但令州縣官按册踏勘內有向係還糧熟田混報開墾者卽行舉首除額免其處分如寔係新墾之田取具州縣官印結存案少有揑造一經發覺從重治罪則以熟作荒之弊可免矣至新墾田應行陞科之日督撫再遴委賢員往勘果係田禾成熟可以持久者始與陞科如其磽确瘠薄難望有秋卽與開除免賦倘因報墾在先必於起賦以貽民累察出後正其欺罔之罪則以荒作熟之弊亦免矣如此開墾之虛寔既辨田畝之荒熟難欺新壤先疇均沐　皇仁於奕世安民足民之善政莫先於此也

請開廣信封禁山並玉山鉛礦疏乾隆九年　　　江西巡撫陳宏謀

竊惟盛世滋生戸口日繁小民衣食之源所宜急講我　皇上宵旰勤求孜孜罔懈　特頒諭旨廣山澤之利飭令因地制宜及時經理無非爲民籌日用飲食之事臣仰體　德意凡有地利可以養民者悉心體訪設法興舉不敢畏難苟安坐失地利江西一省惟廣信一府閉曠之山地最多而窮民無業者亦多所有地利可開二事敬爲我　皇上陳之

一廣信府有銅塘山坐落上饒廣豐二縣週遭數百里自明正統間有姦匪盤踞賊平之後遂將此山盡行封禁因名曰封禁山自此耕鑿芻牧之地盡爲鼯鼪麋鹿之場矣臣到江西採訪輿論咸以此山尤宜開禁以惠窮民上年三月臣檄行廣南饒九道帶同廣信府知府知縣等入山細加親勘知封禁之內草木蒙密路徑崎嶇山深廣闊澗水縈紆內中有田地坵段尚存者儘可爲田其餘亦可種靛栽麻並植蔬果雖無杉楠佳木而雜樹竹木極其繁茂山澗水溝順流而出皆可運至大河今久經封閉民生有用之物置之無用已覺可惜且查從前封禁之地原屬廣闊我　朝承平日久附近居民漸於四圍墾植以資生計今樹藝已蕃漸成村落現在所立界牌封禁者較諸從前已窄非復舊時廣闊夫四圍既可開闢中間亦可墾治若得弛其封禁聽民認界開採始則採伐竹木竹木既盡其地即可種植有水可以成田無水可以成地十年之後漸成沃壤然後升科此外藝麻種靛栽植蔬果之類均可獲利資生目下招墾須擇本地良民取具甘結其外來姦匪不許混入且江西民風勤儉人多地窄得業最難山谿嶺側尺寸必爭今將數百里之地聽民爲業人孰不踴躍爭趨養活窮民不知凡幾至其如何約束使人不敢爭佔如何稽查使姦匪無由託足皆可熟籌經理現在各隘口原

有官兵汛防將來事有成效人烟漸廣然後相其形勢移官添汛以資彈壓庶幾事不繁而民不擾亦無藏匿姦匪之患且蒙茸盤踞之氣俾之開通得耀於光明亦昇平之盛事也臣查從前奏請開禁者率以開墾乞銅採木充公爲言及查無銅礦可開無杉楠大木可取又以此山界在浙閩二省可藏姦匪故其議皆格而不行耳臣愚以爲此山若爲開礦取木充公則滋擾無益可以不開若聽民爲業資生則開之實爲有益也至於此山離浙尚遠只有南界接連閩省均係懸崖壁立攀藤附葛亦不能入必取道江西並無浙閩通路之處如無本省藏匿姦匪此等深山大壑各省皆有際此昌期邊遠苗疆在在開闢此一隅腹內之地永遠封禁棄爲廢壤未免因噎而廢食矣凡此皆從前封禁之由臣已一一籌及者也

一廣信府玉山縣之廣平山產有鉛礦居民屢請開採臣行飭廣信知府帶同玉山知縣前往查勘廣平山離城一百四十里並與上饒德興二縣交界相離二縣均在一百數十里之外山之前後左右凡二三十里並無村莊墳墓亦無妨礙之處督令工匠先後開窰五硐俱有礦砂面加煎試銀鉛夾雜實有成效若準其開採所得礦砂無論銀鉛照二八抽課餘者聽民自相運售慎選本地殷實良民爲峒頭招募本地民夫開採以本地之民開本地之廠不慮其來歷不明江西本產米之鄉令以本地之人食本地之米可無米貴之患又不動支工本聽民出資開採有利而來無利而去亦無易聚難散之患雲貴各省礦廠甚多歷無敵徒生事之處近者廣東亦復開廠而各省礦廠大半皆江西之人今本省開廠更無滋事之慮也以天地自然之利爲民生衣食之資所養窮民不少矣

請仍封禁銅塘山疏 廣豐縣志

胡寶瑔

皇朝經世文編 卷三十四 戶政 請仍封禁銅塘山疏

臣竊查勘廣信封禁山。由廣郡之上饒。至廣豐縣入山。復轉至上饒縣所轄境內。將山勢隘口。土色樹木。及舊設汛地。細加看詳。審度查此山原名銅塘山。周圍約三百里。與閩浙連界。而入山之徑。俱在江右地方。上饒縣設三汛。曰源口。曰高洲。曰船坑。廣豐縣設三汛。曰橫山殿。曰下露嶺。曰小峯。由各汛而入。行二三四十餘里不等。抵極峻之隘口。為原立各禁碑地方。約計禁內不過百里。由禁界入山。皆係重巒疊嶂。絕壁懸岩。其適中之處。名曰銅塘。即山所由得名。間有零星平地。俱屬無多。其樹木並無良材。臃腫糾蟠。蔚翳於峻嶺幽壑之間。而山趾錯接。多隔澗溪。水漲則瀰漫無路。山徑壁陡。攀藤援木。方可登陟。而一綫懸通。數武曲折。彼此即不相睹。且地皆砂石。非裹糧無以為生。惟禁絕其入山之路。始可清肅。粵稽前代。無不封禁。以防奸宄。間有建言開禁者。勘明即寢其事。　國初仍舊封禁。嗣經原任侍郎臣趙殿最。前撫臣陳宏謀。兩次請開。經三省勘明。應仍舊制。而近年復有議開者。蓋亦以自然之利。可資耕種。可採木植。可煎礦砂。皆未嘗身親目覩。遂疑環山之內。當有沃壤平原。殊不知既無可墾之地。亦無可用之材。挖土試驗。又無礦苗。惟崎嶇險峻。藏集奸徒。則難裹甑搜剔。招集夫衆。亦恐聚蟻紛擾。官辦則糜費無益。民辦則貲本難酬。且其勢必添駐文武員弁。而建署無地。貿易不通。斷難孤處。嚴密。總之禁則並無棄利。開則必有遺害。嗣後永宜封禁。更無可疑。稽察之法。必加嚴密。始無偷入竊墾。以致日久復成匿匪之所。臣飭府縣另立高厚界碑。鐫刻大字。于隘口當中設立。其入山之徑。皆令各就地勢。畫界看守。並將各隘口指定六汛分管。以專責成。其駐劄該處之巡檢把總。不時周流巡視。每年令道府分季稽查。縣營分月察看。務期遵照舊例。不許陽奉陰違。至向因山徑未塞。附近居民棚戶。或竊入樵採。嗣後概行嚴禁。以杜其漸。而佃種入戶。間有倚傍官山坡崖。搭棚居住者。多係閩人。奸良莫辨。最易滋事。應令

搬移禁界之外。倘有假稱山主。招集容留者。即行嚴究。如此則仍舊封禁。益見界劃分明。而防查嚴密矣。

論南田山開墾狀

宗 桂

接奉憲札以浙江甯波台州兩府。聯界地方。有南田一處。向係禁山。訪聞該處。現有男婦老幼四五千人。草寮一千五百餘間。已墾山田平地約共三萬餘畝。若必執封禁成案。盡數驅逐。此等皆無業窮民。一朝失所。生計全無。恐致流爲匪類。兼慮散而復聚。不能徧歷各處港嶼。時時防守。必須熟籌日久堵禦之法。并爲該民人等妥議安頓。方免將來滋生事端。奏派本司偕漁汛一員。即選帶明幹員弁。親赴該處。周歷查勘。籌議詳覆。以憑核辦等因。旋奉　硃批。此係必應辦理之事。查覆後。悉心妥議。務期經久無弊。方爲至善。欽此。本司遵於七月十二日。帶印起程。於二十三日抵石浦。帶同委員人等。於次日一早渡港。十里抵長山嘴。爲入南田初境。山勢綿亘。進山一里。方見草寮零星散處。隨即按里挨查。其所種多係番茹。亦間有平田。由此而進。路徑崎嶇。地名大小百丈。草房較多。其旁爲黃金墺。均有開墾之處。又進爲樊嶴之中嶼。係入大南田總路。地勢平曠。其旁爲石門嶺。蹓開田頗多。草寮亦漸稠密。再進爲大南田。乃此山膏腴之區。窮民來此開田之山。最爲繁夥。間有築塘者。其毘連島嶼。曰螺絲嶼。曰馬童嶼。俱係沃壤。開墾亦多。又有嶼名小南田。山勢逼仄。開墾無多。又進爲金漆門。山勢陡峻。脊壓峭壁。其下直接外洋。旁有海塗。開墾山糧平田。是爲南田山極處。又轉至林門。係大南田之西。沿港一路甚長。謂之林門掘港。山土尚厚。地多開墾。其下海塗亦寬。計查南田山內十一嶼。共墾戶一千五百七十四家。男女共四千零九十八口。山地平田共一萬三千三百十六畝零。自長山嘴以南至金漆門。約斜長五十餘里。廣約三十餘里不等。皆連山共土。并不隔港。總名南田山。自八月初一日渡港。查附近南田

之山共七嶴曰大小烏巖即珠門山與大小蛤蜊山勢相連去林門港僅二三里地勢甚狹搭寮住者零星數戶每戶所開自數畝至十數畝而止曰箬魚山與打鼓寺合電門各爲一山舊給爲一嶴殊謬其山甚小曰花嶴即大佛頭山雖雄秀地頗瘠薄幷無平疇山前後亦有搭寮開墾者曰蟳礁頭長有十四五里山下有海塗平地窮民開墾漸多曰鵓鴣頭山內有大塘小塘坦塘白箬塘地頗平坦肥饒開墾亦多山雖衹有十六七里而入煙稠密衡宇相望曰花嶴灣居人稀少惟山之半坡亦間有開墾者以上七嶴共墾戶八百三十八家男女二千三百八十九口山地平田共三千三百八十六畝七分係在南田山以外向亦封禁其長約五六十里島小地窄不能多聚人丁亦不能多種田畝本司查看之時幷細爲詢問皆係無業貧民臨海黃岩縣人居其大半溫州平陽居十之二三象山雖附近轉不過百餘人有祖孫父子數世在山開墾者有三四十年二三十年不等者皆攜有家室間有不帶眷屬者皆依棲南田山內耕種所以近年來開田漸廣外來游棍每於秋收後聚集匪徒肆行強割窮民甚以爲苦因在封禁山內私墾有干例禁不敢控官究治本司親歷各島嶴察看情形開田已有一萬六千七百餘畝人衆已有六千四百餘丁由來已久若不因地因時籌度久遠之策轉慮貽患將來惟地處海疆久經封禁必須統觀形勢扼其要隘庶防守嚴密而後安頓窮民始非苟且姑息之謀本司查南田山南面之金漆門爲春冬漁汛漁船畢集之所直達閩廣外洋其地最爲險要又長山嘴爲入南田北面門戶斜對下灣門外洋海口亦屬險要大南田地勢廣闊隨處可以開田係屬居中扼要東西大小百丈之間黎頭山爲南田左臂西面林門嶴逼近林門港爲南田右臂其附近林門港之蟳礁頭鵓鴣頭花嶴等六嶴皆以林門爲控制附近長山嘴之花嶴灣以長山嘴爲控制此南田之大局形勢也應請於金漆門移駐

都司一員水師兵一百名長山嘴移駐千總一員水師兵六十名大南田移駐把總一員陸路兵五十名黎山頭移駐千總一員陸路兵五十名林門嶼移駐把總一員陸路兵五十名林門高砌陸路兵三十名林門大灣陸路兵二十名蟳礁頭鶴鵠頭每處設水師汛兵各二十名如此內外防維處處聲勢聯絡布置已屬周匝無遺惟設兵所以衛民既已安頓窮民生聚教訓聽斷詞訟丈量陞科尤須文員相機經理應請移駐同知一員作爲南田海疆直隸同知管理地方定爲海疆要缺經理三年著有成效請加陞銜再留任三年始終奮勉請歸即陞班陞用似此辦理庶可立經久之規模不徒襲封禁之故事於海疆實有裨益其餘就地方情形量爲區畫謹將見聞思慮所及撮擬數條以備採擇焉

一石浦應歸南田管理也石浦去南田山十里爲入南田陸路之門戶向設巡檢稽查進港船隻去象山縣九十餘里稽查難周且老東門一帶向有匪人應歸南田同知一并就近管理庶可以防偷渡而嚴出入

一應嚴禁游棍以安窮民也窮民違禁開墾游棍即因而挾制強索租錢或於秋收後肆行搶割本司細加訪其最兇橫之金某等大南田一帶窮民受其淩虐今當安頓之初尤宜嚴行查拏以息爭端應令南田同知心懲辦俾地方永遠寧貼

一南田地畝應行丈量報部陞科也本司前於深山僻壤無處不到其住址戶口及形勢險夷實已眞知灼見惟地畝因青禾在地不能丈量僅據山民開報登載恐尚有不實不盡應令南田同知於水涸草枯之候逐一丈量分別上下則詳請陞科以昭核實

一私煎應酌擬官收也海濱之地煮水爲鹽所在多有本司所查處所除零星小戶并無爐灶外惟金漆門林

掘港蟒礁頭鵓鴣頭等處。皆有私煎形跡。其海塗皆易積滷成鹽。似宜官爲收買。以免日久滋事。本司於途接台州鹽商張履豐具稟。以台州運鹽太遠。脚價太重。擬於南田收買配運等語。査浙江向有化私爲官之准本司衙門向無辦過例案。應如何辦理之處。應飭交運司妥議經久之法。

皇

三九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五目錄

戶政十 八旗生計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五目錄

戶政十 八旗生計

戶政十八旗生計

根本四計疏乾隆十年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御史和其衷

臣自奉　命稽察　盛京事務以來。已歷二年。凡地方之情形。旗民之生計。一有見聞。必廣諮博訪。悉心體察。冀效一得之愚。以仰副　聖主擇及芻蕘之至意。

一重邊疆以資防範也。伏查山海關外迤北迤東一帶。共設七邊。邊門之外。則係各蒙古部落。由七邊之東而南。直接鳳凰城。則爲六邊。乃奉天寧古塔之方界。此　盛京東北二面之屏藩也。向來各邊俱編木爲柵。以限內外。柵外浚濠。以禁越度。該管各員勤于巡防。隨時修浚。邊防寔稱嚴密。乃聞近年以來。總理大臣漫無稽查。該管各員遂因之怠玩。附近邊門數里。尚有濠柵。離邊門稍遠者。多成坦途。不惟大夥私參。易于透漏。亦恐違禁貨物。任意出邊。雖近經將軍加意辦理。較前已覺改觀。但積玩之後。非大爲整飭。嚴立章程。誠恐將來日久。視爲具文。仍復廢弛。請　勅交將軍達爾當阿于本年巡邊之時。親身周歷。詳爲相度。木柵務令堅密。土濠務令深通。以復舊制。并將嗣後總理大臣應作何輪流查閱。該管官員應如何更番巡視。以及土濠木柵應如何隨時修浚之處。詳悉定議。奏請施行。再查熊岳所屬旅順海口。設有水師營官兵。以爲巡防之用。與天津水師營聲勢遙相呼應。爲奉天南面之保障。關係綦重。乃聞相沿日久。亦皆廢弛。該管各員既不勤加操練。兵丁巡哨。不過掩飾虛文。即軍裝器械。半皆朽壞。似此怠玩成風。何以固疆圉而資彈壓。亦請　勅交將軍達爾當阿將自今作何整理。嗣後如何稽察之處。一并詳悉籌議。奏請施行。庶邊海要區。防範既嚴。於彌盜稽匪之

道。不無裨益。

一廣積貯以裕民食也。奉天土厚泉甘。深宜稼穡。收穫之多。既倍於他省。糧價之賤。亦半于內地。故每逢豐收之年。轉有熟荒之慮。且小民止顧目下。鮮知蓋藏。偶遇偏災。即束手無策。此皆當預爲籌畫也。伏查乾隆八九兩年。仰賴 聖主洪庥。連獲豐收。今春雨暘調勻。民間俱已及時播種。將來接連得雨。大有可登。請 勅交奉天將軍府尹。將旗民各倉現在實存糧石。是否足用。應否買貯之處。詳審收成分數。定議具奏。若須添補。則動支備用銀兩。揀派廉幹之員。分頭買貯。以裕倉儲。仍照常平之例。每年于青黃不接之時。或借或糶。以濟民食。若倉糧足備各項之用。無須添補。則請將海口之禁。量爲寬展。使內地商賈。源源流通。以免傷農之患。如此通融辦理。于內外民食均有裨益。

一興紡織以濟民用也。伏思小民生計。衣食爲先。務本要圖。耕織並重。獨是奉天各處地多宜棉。而布帛之價反倍于內地。推原其故。大抵旗民種棉者雖多。而不知紡織之利。率皆售于商賈。轉販他省。既不獲種棉之用。而又歲有買布之費。此亦當亟爲經理者也。臣愚見似不必繩以官法。迫以禁令。惟 勅交奉天將軍府尹。加意講求。實心勸諭。多製紡織之具。頒發各屬。令有司依式成造。量給旗民之種棉者。仍雇覓善織之工數人。令其因時隨地。多方教導。即以民間紡織之多寡。爲該管有司之功過。如此行之數年之後。人獲其利。必競相趨。展轉效仿。將不煩程督而各勤其事。出產漸盛。布價自平。于旗民生計。不無裨益。

一廣開採以利民用也。奉天各屬山多樹廣。材木柴薪。用之不窮。近年以來。生齒日煩。取者益眾。附近山場木植漸少。而市價因之愈昂。民間日用。頗覺艱難。查錦州以西。甯遠一帶。山多產煤。現經封禁。向來地方官員自

顧考成。唯恐生事。雖屢經有人奏請開採。而終阻抑未行。伏思奉天東南之北西湖一帶。逼近 盛京。因地多產煤。現已開採有年。附近旗民。寔屬利賴。亦并未聞有媒匪生事之端。今甯遠之煤。事同一體。且離奉天甚遠。較之北西湖。更爲不同。而乃將此天地自然之利。爲因噎廢食之計。置之不問。則深爲可惜。伏祈 皇上勅交奉天將軍府尹。確實查明。如何招商開採。作何設法稽查之處。查照北西湖之例。斟酌定議。奏明辦理。於旗民生計。亦有裨益。

全地利重根本疏 順治十四年

吏科給事中王益朋

臣惟時詘舉嬴。雖與虞始。然事關重大。貴在開先。始之規模不立。則無以垂奕世而示來茲。臣有一得之愚。可以厚功臣。收地利。明官守。宣教化。重根本。備海防者。敢不爲 皇上陳之。臣稽載籍。歷代建都不一。明洪武都金陵。永樂遷北平。以金陵爲南京。雖各功臣隨還于燕。而所賜田產。皆委家人莊頭在彼耕種收穫。租糧供送本主。原非磬國而遷。置舊都于偏廢也。我 朝定鼎燕京。則遼陽發祥之地。寔猶昔之南京也。自墨勒根王苟且補苴。而陪京規制。闕焉未舉。幸 皇上親政。加意根本。懸爵招民。權宜鼓舞。究竟所招不多。生聚無幾。開墾未廣。名器徒輕。頃見遼陽知府張尚賢招徠不繼一疏。有云去歲自春徂秋。招頭絕跡。請 勅部設法招徠。或此法難行。更有彼法可通等語。而部覆以爲招民之例。原經會議題定。已屬破格鼓舞。無庸再議。臣愚以爲與其懸爵招民。應之者少。不如倣明初之制。將遼陽等處田地。酌量分給功臣之家。令其各託家人莊頭耕種收穫。供送本主。彼之地利既熟。而辦種必饒。又無煩司農之籌畫者。況八旗兵丁。加以連年水患。戶部議給撈糧。公私兩受虧耗。孰得孰失。明白易見。至於近畿之地。圈給八旗。 朝廷雖有撥償。恐難盡如原數。以臣

愚計莫如即將遼陽所屬餘地査數撥補有力之家不妨多給在畿民無失業之處不獨無地而有地在　朝廷鮮拋荒之患亦可因地而得民較之近日懸爵招徠其間容易繁難相去逕庭矣且旗下舊人常言關東土地肥饒可惜拋荒無人耕種由此觀之諒亦臣民之所樂行者此所謂厚功臣收地利之一也其陪京舊制在明朝南京設有文武諸司而科道糾察之責部司權關之差咸得與焉査洪熙宣德在儲位時亦曾南京監國不止勳臣留守今遼既稱　盛京則應察照會典量設部院科道滿漢官員按時修舉諸大典禮至于舊時衙字似未盡壞畧加修葺所費不多所關寔大又知府張尙賢全遼文運已開一疏內云遼陽士子遵　旨出關攜妻挈子千里播遷情尤可憫較之寄籍在遼之永平生員視　嚴綸爲故紙畏出關如虎穴不啻雲泥等語臣愚以爲士爲四民之首自當遵　旨奉法爭先恐後以風小民何得藐視法紀如府臣所云者伏請
　皇上嚴勅議令出關各還故土勤學力農一勞永逸則其親友相依攜帶人口正自不少如有直省俊秀人等願赴遼試者許其全家移住即與田產入籍應試每五名一爲互結立法之初暫寬冒籍之禁大抵不在本地開科則人猶不肯挈相趨赴于作養士子之中寓招徠人民之計此所謂明官守宣教化之一也至於遼陽等處原[illegible]郡縣明初盡改置衛止于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我　朝初設一府兩縣其餘各城俱未建[illegible]備無患機要宜詳臣思　祖宗陵寢所在王氣攸鍾寔爲重地若不預爲防維則瀋遼地方一旦賊綜飄忽而至其何以應之臣愚以爲自山海以東凡大小衛所城池俱當建置郡縣設立防守拱護聯屬生聚教養在此一舉此謂重根本備海防之一也抑臣更有請者前代大小臣工怙過不悛或調南京使之砥礪修省果能悔過仍復調回今以衙蠹罪犯徙發遼陽雖亦塡寔　畿輔之一端

然而非法之善也夫甯古塔尙陽堡尙可比之前代邊遠之處而遼陽左右旣屬　盛京當如明之應天等處商賈輻輳士民樂居佳麗富饒斯稱天府豈可使罪人雜處其間哉且此輩舞文狡猾其心必異子孫習染種類不端敗壞風俗尤其小者釀亂思逞勢所必然更不可不早爲區別也

滿洲兵民生計疏順治十二年　　戶部尙書陳之遴

竊惟滿洲兵民實爲　國家根本年來窮苦日甚關係非小但富强霸術利害相參賑濟　恩施久遠難恃臣謹以大道永計爲　皇上陳之

一曰修擧農功昔周代良法寓兵於農　本朝計丁受田兵馬器械皆從此出其制實與周合乃連年飢饉徧野荒蕪雖屬天災流行亦由人功怠惰應請　皇上急擇每旗才幹大臣一員幷諳練農事通曉水利官二三員將本旗地土逐處躬親巡閱招集士民講求濆川何處當修積水何法放出中間地防決口一一審詳預備淫霖兼防亢旱算工估費　敕下所司速措錢糧佃戶量助人力及時修築限日告成雖所費必多實係一勞永逸豐年必然厚獲凶歲亦不大荒此乃務本之大道也

一曰寬恤兵力天下經制漢兵歲費錢糧不下一千餘萬乃守多不固戰多不克一有警急輒勞滿旅遠涉或數千里長征一二年出兵之時買馬置器措費甚難凱還之日馬倒器壞又須買補滿兵月糧幾何堪此重費應請　皇上嚴飭各督撫提鎭將所統轄將士悉照滿洲兵法訓練精强如有棄城逃陣亦照滿例行法若失事重大文武大吏俱依律治罪如此則人知警畏自然力戰固守滿兵可以養威省力力省則財足財足則兵精果有强寇大敵一出立可掃除不至久征多費矣

一曰節省財用大凡多費則貧少費則富治國治家總是一理滿洲兵民素稱樸實非有驕奢但吉凶諸事或循例相沿或用情過厚不無多費致窘請　皇上稽古酌今裁情就禮將滿洲兵民諸事制爲典例務從儉約如吉慶宴會幣物毋過豐華敬禮神祇祭享毋傾家業送終致孝珍貴毋多焚化其餘可以類推仍須深加曉諭除其習見月有所節歲有所省目前可免窘迫積久自能豐饒非惟足兵實理兼亦治世遠猷也

八旗開墾邊地疏 乾隆二年

御史　舒赫德

臣聞治天下之道在乎由親以及疏由近以及遠果能使根本綿固則枝葉自茂臣愚以爲八旗者　國家之根本也我　皇上深見乎此體　列祖愛養旗人之聖心有可利濟之處莫不畢舉兩年於茲裨益多矣然以久遠計之猶未見其可以無慮也蓋養人之道在乎因天地自然之利而利之必使人自爲養斯可以無不養如若按人按戶給衣給食雖一州一縣尚不能徧況八旗之衆乎我　朝定鼎之初八旗生計頗稱豐厚者人口無多房地充足之故也今百年以來甚覺窮迫者房地減於從前人口加有什伯兼以俗尙奢侈不崇節儉所由生計日消習尙日下而無所底止也夫旗人之所賴以爲生者惟有房地別無他項若房地不充雖百計以養之究不過目前之計終非久遠之謀我　聖祖仁皇帝愛養旗人不啻父母之於赤子休養安全歷數十載可謂深矣可謂厚矣而近年以來尙至如此此豈可不亟爲計慮乎惟是京師房屋尙可通融而地畝則昔時所謂近京五百里者已半屬於民人前經臣工條奏動帑收贖奉　旨徐徐辦理尙未舉行臣愚以爲卽便舉行而八旗之人口太多亦未必盡能有濟故臣熟思長計勢不得不變通布置惟使不聚於一方庶可並得其利益苟能收效於日後何必畏難於目前伏思　盛京黑龍江甯古塔三處爲我　朝興隆之

地土脈沃美地氣肥厚聞其閒曠處甚多概可開墾雖八旗滿洲不可散在他方而於此根本之地似不妨遷移居住且八旗之額兵將及十萬復有成丁閑散數萬老穉者不在內若令分居三處不惟京城勁旅原無單弱之虞而根本重地更添強壯之卒事屬兩便由是合計京師及三處地畝均勻攤給務使家有恆產人有恆心然後再教以儉樸返其初風則根本綿固久遠可計矣但安土重遷乃情理之固然而就易避難實事勢之所有遷之之道必先料理于數年之前俟三處一切之規模既定然後於八旗之願往者及生計極窮者一一籌其起身安家等事明白曉諭厚加賞賜俾各欣然就道不知有遷徙之苦方可不礙於事理若料理稍不合宜致有抑勒或有遺漏乃徒生一番擾累轉傷旗人依戀之心更復何益之有是在　皇上揀派忠厚明幹之大臣於臨期悉心料理庶可使之無弊耳至於預籌之道請密飭三處將軍等令其踏勘所屬地方其爲可墾之處應得若干地畝可住若干兵丁作何建造城堡房舍有無禽魚水泉之利逐一審度據實具奏俟准行之後廣募民人擇地開墾其無力者官給牛具籽種而不遽行陞科俟地既熟果有收穫卽動帑建造城堡以居民人商賈該將軍量度情勢如爲其人可以遷徙之時卽奏聞動帑酌定移住人數一面改造房屋分定區宇然後自京派往俟到彼時卽將所墾之地按戶攤給或卽仍令民人耕種交租給兵則旗人不過有一往之勞而較之在京已得世世之恆產矣更祈　皇上仍照舊例開設公庫將各省稅務歸併旗員並將旗地典與民者收贖給還本人其現存公中收租每年散給窮人之地一併分賞無地之家臣請以十年爲期將前項事件次第舉行將見滿洲生計日增一日仍復其初廉恥之風既振強幹之氣自生綱紀益張根本益固然後更爲因時制宜則久遠之謀更在於是矣

八旗屯種疏乾隆五年　　御史范咸

竊惟人生所賴以生者衣食。衣食所恃以足者農桑。故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舍農桑而謀生計。其不可以持久也審矣。我　國家休養生息。於今百年。戶口日繁。生計恒患其絀。而目前所尤宜急籌者。莫若滿洲八旗之恒產。蓋民生有四。各執厥業。士農工商。皆得以自食其力。而旗人所藉以生計者。上則服官。下則披甲。二者皆取給於大官之錢糧。夫　國家之經費有定。戶口之滋息無涯。於此而欲博施濟衆。雖堯舜猶有所不能也。我　皇上御極以來。仁恩普徧。欲使天下無一夫不得其所。滿洲八旗生計。久已上廑　宸衷。而恒產至今未定。蓋以內地已乏閒田。而滿漢總歸一視。其間經畫。固有甚難者。考之前代遼之上京中京。金之北京。元之上都。並在邊外。其地郡縣甚多。建有城郭宮室。遺跡可考。臣夙夜思維。以今日欲為滿洲八旗立恒產。惟有沿邊屯田一法。昔趙充國屯兵緣邊九郡。後至金城上屯田奏。謂有十二利。其大要在張掖酒泉等郡邊外。繕亭障。浚溝渠。春時人予田二十畝。至四月草生。令遊兵護田作。於以收肥饒之利。資捍衛之功。實積貯之益。省屯兵之費。其初舉朝皆疑之。後竟獲其效。此往事甚著者。臣竊思近日甘肅等處開墾。已有成效。而安西一鎮。孤懸關外。自鎮以東。應不乏可耕之地。且聞其處多漢時故城遺址。臣愚昧之見。以為宜特遣能任事不畏難之大臣。往行周視相度。如果有可以經費墾種之處。似宜移在京無業旗人往行屯田。官為給道里籽種之費。俾設法開墾。緩其陞科。且令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將來西北軍營。不惟可省轉運。抑寓兵於農。邊防抽調。亦甚便也。如以迤西為遠。則遼東邊外。原我　國家發祥之地。與京一處。似宜建為都會。擇可墾種之地。派旗人前往駐牧。其餘如永吉州甯古塔黑龍江。幅幁不下四五千里。其間地畝

或僅設爲牧廠或且廢爲閒田亦甚可惜當此全盛之日正宜不惜一時之勞以維億萬年之固至應如何經畫如何善後之處統祈　勅下該部及八旗都統詳細妥議具奏務使旗人之生計有餘而邊圉之苞桑永固此誠因天地自然之利可爲萬年不拔之基也

八旗屯種疏乾隆六年　戶部侍郎梁詩正

竊惟度支經費莫大於兵餉之供惠養深仁當豫爲長久之計臣恭　恩命簡佐農部詳查每年經費出入之數伏見每歲春秋二撥解部銀兩多不過七八百萬少則四五百萬不等而京中各項支銷合計一千一二百萬所入不敷所出比歲皆然蓋因八旗兵餉浩繁故所出者每多各省綠旗兵餉日增故所入者漸少是兵餉一項居國用十分之六七此各項尋常支給僅免不敷而設有額外費用卽不免左支右詘也夫經制有常固無可裁之額而仰給太衆漸成難繼之形臣管窺之見有不可不及時斟酌變通者爲我　皇上陳之查八旗人除各省駐防與近京五百里聽其屯種外餘幷隨旗居住羣聚京師以示居重馭輕之勢而百年休養戶口衆多無農工商賈之業可執類皆仰食於官我　皇上至仁如天慮其資生之不贍特於正賦俸餉外添設佐領之額優給養育之糧免其借扣之銀假以生息之利且爲分置公產聽令認買撥給地畝勸諭下屯凡我爲旗人資生計者無不委曲備至而旗人之窮乏自若者不使之自爲養而常欲以官養之此勢有不能者也臣比年以來再四爲旗人思久遠之計竊謂內地已無閒曠之田而邊塞尙有可耕之土與盛二京實爲根本之地王氣所鍾其附近地方膏腴未盡開闢欽惟　世宗憲皇帝遠獨見之明計萬世之利念旗人生齒日繁而國帑不足以給也欲於黑龍江甯古塔等處分撥旗人居住耕種俾得自爲生養雍正十二三年

聞開查辦已有定議未及舉行我　皇上御極以來廷臣亦屢有以此條奏者惟是人情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在旗人生長輦下一旦遷至邊地必多以爲不便即中外臣工見事體重大亦未敢輕主其說此所以常扞格而不行也夫人爲一身一家之謀或祇顧目前不存遠慮　皇上統一宇宙涵育羣生自當全局通籌及萬年豈得爲因循姑息之計且　國家根本之地既非諸邊塞可與比而爲旗人開樂利之休亦並未嘗使受謫戍之苦此猶盤庚之誥可獨斷於君心而終以共喻於民心也若慮事有難行不及時早爲之所雖現在尚可支給而數十百年之後旗戶更十倍於今以有數之錢糧贍無窮之生齒使僅取給於額餉之內則兵弁之闕支不足供閒散之坐食旗人生計日蹙而民賦斷不可加國用無可減縮即竭度支之所入以資養贍而終苦不敷不且上下交困乎且不獨此也待養者衆固無餘財以給之分戶者繁即京師亦無餘地以處之惟有酌派戶口散列邊屯使世享耕牧之利而以時講武兼以充實邊防則蕃衍之餘蔚成精銳隨京增拱衛之勢外藩仰震疊之威旗人既各有生聚之謀國帑自無匱乏之慮矣至酌邊地方何處寬衍肥饒屯田事宜作何經理開置與旗人當作何抽撥安頓之法臣不能懸空詳度伏乞　皇上密咨舊猷熟計情形斷自宸衷　特勅定議施行

復原產籌新墾疏　乾隆十年　御史赫泰

奏爲敬籌復還八旗之原產試開未墾之閒田以資兵民萬世無窮之業仰乞　睿鑒事臣竊思我　朝創業東土統一區夏以八旗爲根本以四海爲室家四海之衆民也而八旗之衆則兵也民之所以求安與兵之所以待養二者常相需而要之衛民必先以養兵　國家定鼎以來布列八旗分編參佐領爲之管轄猶天下

之省郡縣爲之陪第八旗之設參佐領亦隱然以一旗爲一省一參領爲一府一佐領爲一縣矣每一佐領下所轄不下數十家每家約計自數口以至數十口人丁不等因徒有人丁而無可耕之土是以一馬甲每月給銀三兩護軍每月給銀四兩皆每年給米四十八斛核其數則數口之家可以充足且於京城內外按其旗分地方賞給房屋又於近京五百里內撥給地畝良法美意何以加茲但考從前八旗至京之始以及今日百有餘年祖孫相繼或六七輩試取各家譜牒徵之當順治初年到京之一人此時幾成一族以彼時所給之房地養現今之人口是一分之產而養數倍之人矣　皇上洞悉其故多方籌畫添設馬甲護軍領催以及養育兵丁餉項所須每年不下數百萬　國家恩養八旗至優至渥而旗人生計猶未見充足故前曾　諭八旗大臣各抒己見爲之籌度經營乃八旗大臣止不過取目前之事爲之瀆請　皇上因事關重大料理誠難將從容辦理以期盡善此誠慎終自始之至意臣愚嘗謂八旗恒產之立必　聖天子在位盡心盡力持之二三十年之久其事之首尾始可收功方今宇內清平四海無事又值我　皇上仁明天縱且英年踐祚際此從容閒暇之時正可次第舉行此等經年累月之事不然日愈久而人愈增人愈增而事愈難以數十萬之衆生齒日繁聚積京師不農不賈皆束手待養豈常策耶臣再四思維則清查旗人戶籍爲先務矣旗人散處京城內外皆有檔案可稽先宜查出人口數目實有若干除現在官員兵丁支領俸項錢糧足資養贍外其餘不能盡養之人必須立有恒產始可以爲長計然恒產之立莫出房地二者而已查旗人從前原有老圈地畝與京城內外所有房屋以資養贍者相沿日久如房屋一項或本家遇有急需措費無所從而售出者有之或因拖欠錢糧賠償無力從而入官者有之夫彼此交易其業猶在旗人一經入官之後則由內務府取租入充

公用卽間有將住房賣給旗人者亦殊寥寥況又有每旗生息十萬兩銀該管之人以爲借給旗人恐致拖累乃多扣分半二分錢典賣房店以爲子息故京城內外可以取租之房屋現今爲官產者甚多臣請將八旗之官現在各旗內務府取租之房屋徹底清查酌定官價或扣俸餉或定限交銀賣與旗人則旗房可復原業也至於在旗地畝向例不許賣與民間俱有明禁因旗人時有急需稱貸無門不敢顯然契賣乃變名曰老典其實與賣無二至今而旗地之在民者十之五六矣故前蒙　皇上天恩交直督清查議贖去年查明霸州等五十六州縣衛民典老圈旗地僅九千餘頃但在各州縣畏事惟恐贖地一事紛繁拖累故奉行不無草率而民間又未有不欲隱瞞旗地爲己恒業者臣恐八旗老圈地畝典在民間者未必止於九千餘頃何則近京五百里之內大概多係旗地自康熙二三十年間以至今日陸續典出者多贖回者少數十年來斷不止於此數此次清查卽係定案若少有隱匿則旗人之產卽永爲民人之業矣臣請特派大臣將戶部圈佔地畝原册及陸續給旗地畝檔案逐一查出令各該旗按册查對分交各佐領傳喚原業主詢問此項地畝曾否典賣及已經典賣者在旗在民共若干畝其在旗者令原業主輾轉查明現在何旗何人名下爲業其在民者從前於何年月日典與何人爲業如或年代久遠無從查考及原業主無人俱照部册開明咨送以便查核除在旗地畝毋庸置議外其在民者奏派八旗諳練之叅佐領前往會同各該州縣將民典旗地逐案查對如部册之內有坐落該州縣地畝而該州縣所造查出旗地數目竟無此項地畝者卽於本州縣地丁紅串內查對如係　國初以來卽在民人名下交納錢糧者方係民地若從前並無紅串忽於康熙年間託故起有紅串而其地畝段又與部册彷彿者卽係隱瞞之旗地無疑矣如此淸釐之後再令八旗大臣會同戶部直隸總督詳議動項陸

續官贖而令原業主取贖於官或按限交銀或俸餉分扣如原業主無人及無項指贖者卽令在旗之人認買在旗人得地可以取租在民間出租卽仍種地兩無所損以後將民典旗地之弊永行嚴禁則從前旗人原有之房地盡歸旗人矣至於八旗生息銀兩係　世宗憲皇帝爲賞給兵丁紅白事件之用故每旗發帑金十萬兩交該旗王大臣酌量經營一分起息並非令典買房地佔旗人之恒產爲滋生之策也查康熙年間宗人府卽有生息銀兩一項數十年來滋生者多拖欠者少而且利息微薄便於旗人嗣後各旗料理生息銀兩之法未有善於此者臣愚以爲今日各旗生息銀兩俱宜照宗人府之例亦改爲一分起息借給旗人所得微息自足以充賞給之用矣夫　國家之爲八旗計長久者房地兩項今旣盡數贖還而又有歷年增添之餉項所以養贍旗人之策固已無遺議然而在京之房與近京之地不過止有此數卽使人丁滋生倍衆斷不能倍增恒產於前數之外誠欲爲旗人萬年之恒計則莫如開墾沿邊地方使民有可耕之田爲八旗無窮之業一地兩養元　國家第一之良法也臣近接閱邸抄見大學士伯張廷玉等議覆御史柴潮生奏請開墾奉天等處屯田一摺內稱查沿邊一帶先據調任直督孫嘉淦奏稱獨石口氣候甚寒不宜五穀惟獨石口外紅城子開平城及張家口外興和城北城子可耕之田甚多約計可駐滿兵一萬經　特簡王公大臣前往彼處詳勘妥議具奏嗣據奏稱口外地方寒冷霜降且早所耕大半皆係穈黍蕎麥耕種五穀者少卽使盡力耕種不能保其必穫且每年所穫可否足供兵食之處亦不能預知其開墾駐兵之處應請停止在案臣查從前孫嘉淦所奏惟獨石口一處氣候寒冷不宜五穀而獨石口外北行三十餘里卽係平原曠野再五十餘里爲紅城子墻垣猶在襟山帶河平疇沃衍再百餘里爲開平卽元之上都其間可耕之田不下數萬頃再張家口外西

行七十里為興和城北行百餘里為北城子川原甚廣一望無際土脈之肥過於開平其間可耕之田亦不下數萬頃又云或疑口外聚集多人恐於蒙古滋擾諸城左右皆各旗王公大臣牧馬之廠今墾為田恐旗人有所不便又或疑天寒霜早恐其難於收穫山少林木恐其難於柴薪凡此疑難之處臣皆遍觀而細訪之口外之山綿亘千餘里名曰大壩凡壩內之田皆已招民墾種現在征錢糧此諸城之地逼近大壩皆係旗人牧廠與蒙古無涉旗廠之外乃太僕寺遊牧之地遊牧之外乃察哈爾居住之處察哈爾外乃為內扎薩克地方彼此隔遠無由滋擾八旗牧廠所佔甚大多有餘閒可以併省又遊牧之地方數千里割其一隅即可兌給至柴薪稍遠未嘗缺乏且壩內諸山多有產煤之所若招民開採自可足用臣於三月在獨石口草芽未青十四日在紅城子青草長及一寸氣候可以春耕開平城外隴畝猶存礁碓尚在若非種植何以有此興和氣較暖於開平其為可以耕種無疑也等語是孫嘉淦從前所奏開平興和等處可耕之地乃伊巡閱邊關親行相度不但地方之寒暖降霜之早晚穀種之相宜一一籌畫詳盡而且將日用之水火煤薪旗民之相安蒙古旗廠之無擾以及山場之可牧平原之可獵皆無不悉心區別而聲明矣而原任大學士伯鄂爾泰等議謂口外地方寒冷耕種五穀不能保其必穫請停止乃係約畧慎重之辭惟恐其見功不易而耗費殊多固是利不十不變法之意然旗人之滋生無窮　國家之帑金有數沿邊既有天地自然之利與其使之就蕪何若墾之為田若慮其不能見功何不聊爾小試如其無益則請停止如其有益自當另為籌畫惟孫嘉淦從前所奏料理區別公田民田之法有不可行者其曰興和開平等處地畝令民入墾種擇其近城之地平方寬遠者畫為公田其餘皆為民田每墾民田二頃者必令墾公田一頃民田以為世業公田分給旗人酌定租粟加之月給錢糧則

旗人之衣食自益寬裕等語蓋旗人原不善於隴田欲開荒地必得招民佃種若三頃之中取二頃爲民人世業一頃爲旗人公田不但養旗人之田地無多且此地既有民業而旗人又不善於耕種界址相連易於朦混不一二十年之閒民與旗地之風又與京師五百里之內者無異矣至於月給錢糧一說尤不可行蓋錢糧乃

國家之經費自有定額理宜統天下之所入通盤而合計之斷無隨無限滋生之人數屢屢增添之理有此二不可行則其料理之法自當別籌臣請我 皇上暫派幹畧之臣帶領善於稼穡之民於興利開平諸城境內每處分發數十人量爲開地數頃如彼處天氣之寒暖地脈之肥沃相宜種植實如孫嘉淦從前所奏行之一年果有成效明年將彼處但凡可與稼穡之地逐一查清官備牛具籽種招關內附近居民有願往彼處耕種者令其每丁撥給上地五十畝中地與下地酌量撥給每一丁作爲一牌每十牌作爲一甲甲編名號牌編次第令其相度土脈相宜之穀粟籽種即與東作與之分糧如一年得效明年可以推廣地方加倍行之明年又復得效三年更復廣開地畝十倍行之推而遠之其利無窮所得之糧運至關內平糶於直省歉收之地所得米價抵充牛具籽種之公項行之既久公項抵清之後每年所得糧石平糶於關內而其積於關外其糶出糧價亦存貯彼地積之數年可足分撥旗人之後即動此項銀兩在彼地蓋造房屋量彼地之大小出產之數目酌定撥兵之多寡將京師旗人內無恒產之人陸續撥往駐防即將彼處地畝酌量撥給其願自行耕種者聽其自便其不能種植之人令其佃種於民分糧食租以資養贍如此行之既有成效然後將奉天一帶可耕之處亦照此陸續開闢撥兵居住使其三時力田歲晚講武散則爲農聚則爲兵不但八旗可圖久遠生計而民人賴以資養者亦不可勝數不一二百年之間自西至東綿亘數千里勢如長蛇可以南視九省北鎮諸

狄威揚西陲勢連東土實天下之屏藩神京之保障此億萬斯年之計千載一時也

請發八旗駐防各省疏 乾隆三十五年

張若溎

竊惟八旗為根本之地我 國家景運興隆生育繁衍現在丁冊不下數十萬每丁以數口計之是現有數百萬也待食於官錢糧豈能盡給則生計拮据理勢之所必至近年以來我 皇上籌及安頓之方所以教之養之者法良意美無微不到然生育之數日繁況過此以往數百年以至千萬年將何以策之臣愚昧所見就今日情形竊以為似可廣駐防之制斟酌變通而規其久遠伏查我 朝兵額較歷代本不為多督撫提鎮所轄之兵零星派撥分防塘汛其留在本標多有不及千名者而綠營積習惟事虛誇懦怯無能難收實用比者平定緬匪 皇上特調京城勁旅及關東各處官兵聲勢所加賊首震懾納款乞降則八旗兵丁之遠勝於綠營不待智者而知矣竊查天下相通衹有四路自直隸山東江南浙江以至福建為一路又由江南江西以至廣東為一路自河南湖廣貴州以至雲南為一路自山西陝西以至四川為一路其中扼要地方除已有駐防駐劄者無庸置議此外尚有形勢緊要或為門戶攸緊或屬數省相聯者應請 旨敕下各督撫各就該省情形通盤籌畫如有應行添設駐防者酌量奏明將八旗閒散撥往充補并仿照山東青州之制另建土城居住俾令習氣不染操練彌精又查各省營伍相度地勢於各營參錯中設有城守營舊制此項官兵專守倉庫城池預備鎮壓聲援合計約有數萬名俱屬綠營然既名城守若復冗闒相沿徒滋糜費此內除兵額甚少及設在州縣一隅者均不成營制無庸更張有在省會及有道員駐劄府分將此等城守營並令各督撫悉心籌酌改補八旗規制一準近京城守尉防守禦之例並將應行添設及改補各事宜詳議具奏以待相其先後

遠近漸次辦理。如此則星羅棊布。大小相維。既扼要地之衝。亦爲綠營之表。樹屏藩而資鞏固。因以養育八旗。或亦便宜之一策也。

口外駐兵疏

孫嘉淦

乾隆四年。內閣學士雅爾呼達條奏邊口添兵一案。經臣委員查議。於山海關設副都統一員。添滿兵六百名。喜峰口添一百名。冷口添一百名。羅文峪添六十名。俱歸山海關副都統管轄。獨石口設副都統一員。添滿兵七百名。張家口添一百六十名。古北口添一百名。俱歸獨石口副都統管轄。八溝設副都統一員。駐防滿兵一千六百名等因。具題。經部議覆准行在案。臣此次巡閱邊關。親行相度。山海關爲邊疆鎖鑰。宜設大員。應如原議設副都統一員。添滿兵六百名。八溝爲口外要地。宜駐重兵。應如原議設副都統一員。駐滿兵一千六百名。其喜峰口冷口羅文峪古北口張家口等處。添兵不多。易於區畫。俱應如原議辦理。惟獨石口一處。氣候甚寒。不宜五穀。童山石田。無可樵採。故薪米俱貴。山溝之寬。不能一里。加以河流沖刷。無可建營房之地。即使強爲區處而駐兵。既多。薪米益貴。耕牧無所。實於生計無益。原議設副都統一員。添兵七百名之處。似應暫行停止。臣查獨石口外北行三十餘里。即係平原廣野。土脈肥腴。再五十餘里。爲紅城子。垣墻猶在。襟山帶河。平疇沃衍。遠勝於獨石口內。再百餘里。爲開平城。即元之上都也。城廣十六里有奇。龍岡蟠繞。灤水迴環。實屬形勝之區。計開平紅城之間。可耕之田。不下數萬頃。再張家口外北行七十餘里。爲興和城。西行百餘里。爲新平城。川原甚廣。一望無際。土脈之肥。過於開平。計興和新平之間。可耕之田。亦不下數萬頃。昔有明之初。常遇春逐元兵於漠北。建大甯開平興和三衞。東連遼碣。西控豐勝。爲北平外屏。後漸棄而不守。尚論者有餘惜焉。今熱河

八溝皆大甯之舊境現議添兵駐防歸化綏遠諸城卽豐川東勝之舊境均有重兵彈壓惟與和開平之開田疇未墾弁兵未設東西聲援似覺阻隔臣詳度形勢所宜約計田疇所出大約開平城可駐滿兵三千紅城子可駐二千興和城可駐三千新平城可駐二千若開墾田土修葺城垣而廣爲駐防沃野千里控弦萬騎左提右挈其於邊防大有裨益再 國家八旗禁旅生齒日繁 皇上聖謨深遠屢次爲旗人籌畫生計今幸有此閒田若令民人墾種擇其近城之地平方寬衍者盡爲公田其餘皆爲民田每墾民田二頃者必令墾公田一頃民田以爲世業公田分給旗人酌定租粟再加之以月給錢糧衣食自益寬裕且山場可牧平原可獵弓馬自益嫻習此實王道自然之富強旗民久遠之長計也或疑口外聚集多人恐於蒙古滋擾諸城左右皆各旗王公大臣牧馬之廠今墾爲田恐旗人有所不便又或疑天寒霜早恐其難於收穫山少林木恐其艱於柴薪凡此疑難之處臣皆遍觀而細訪之口外之綿亘千餘里名曰大壩凡壩內之田皆已招民墾種現征錢糧此諸城之地逼近大壩俱係旗人牧廠與蒙古無涉旗廠之外乃太僕寺遊牧之地遊牧之外乃察哈爾居住之處察哈爾外乃爲內扎薩克地方彼此隔遠無由滋擾八旗牧廠所佔甚大多有餘閒可以幷省又遊牧之地方數千里割其一隅卽可兌給至柴薪稍遠未嘗缺乏且壩內諸山多有產煤之所若招民開採亦可足用臣於三月十三日在獨石口草芽未青十四日至紅城子青草長及一寸氣候可以春耕開平城外隴畝猶存礮碓尚在若非種植何以有此興和地氣較暖於開平其爲可以耕種更無疑也臣之愚意仰懇 聖恩於今年秋冬間特簡王公大臣前往開平興和諸城境內查閱各旗放青之馬共有若干約需牧地若干將舊日所分牧地通盤計算可幷者幷之可省者省之可兌給者兌之務使牧馬之地與耕種之地疆界分淸不致混

渚臣於明春飭地方官招民墾種遴員前往經理區畫三年之間田疇可以盡闢然後漸次修葺城垣蓋造房屋通商惠工約計五年百物皆備然後派撥滿兵前往駐防則九邊之外皆成樂土往駐之人自各便安天地之氣與人相通人烟既衆則天氣益暖天氣益暖則田疇益闢田疇益闢則駐防之兵可以陸續增添然則其所益於九邊之防維八旗之生計者億萬斯年而未有已也

漢軍生計疏　　孫嘉淦

竊惟　國家太平日久四海戸口殷繁而八旗人丁尤盛我　皇上隆恩茂育為旗人籌畫生養之計備極周詳而竊謂以君養人施雖博而難繼不如使人自為養利彌普而可久是以前在直隸總督任內奏請八旗人等下鄉種田以為根本之計經部覆准行在案近讀　諭旨有云八旗人等父兄外任者將子弟帶往則本人既可省兩處之食用該佐領閑散之人又得當差支領錢糧以資養贍洵為兩便之道嗣後外任旗員子弟年至十八歲以上者在外仍令督撫題請在內著呈明該都統俱准其隨任其不願者亦聽之大哉　聖謨合天理而宜人情從此外任旗員父兄免內顧之憂子弟受教養之益而所省錢糧又可均之閑散以資養贍一言而利賴無窮矣臣因是更有請焉數年以來臣每見外任旗員罷官而歸旗者必勸以置買田宅為子孫長久之計而據稱一入京城親友人等之借貸佐領人等之需索加以袖手坐食無計營生若准其在外置買田產庶可務農兼商以成家業臣伏思滿洲在外久住或有難行之處至漢軍則與滿洲不同伊等原係漢人一切農工商賈之業習為之而不以為難在外守令之官皆足以約束之而不至於生事仰懇　聖恩嗣後漢軍人等外任者罷官之日如情願在外成家許其無論五百里內外皆聽置買田宅居住報明該地方官

一體納糧當差如有生事犯法地方官卽行究治另立漢軍籍貫每當編審之年將漢軍成丁人口報明戶兵二部及該旗存案將來需其披甲則按籍可稽如不需用則令其在外居住自食其力如此則與古者寓兵於農之意實有相合而數十年後漢軍之在外成家者必多皆有世業以長子孫所餘錢糧以及退存田土又可均之八旗閑散之人以資養贍此則不費之大惠經久之良圖也

八旗公產疏　孫嘉淦

奏爲遵　旨詳議事旗人圈地從前典賣與民人者已奉　旨許令旗人出價贖回然贖地之後旗人承買更須酌議伏讀　上諭曰貧乏兵丁食餉有限無從措價勢必至盡歸富戶富戶或肯周濟親族亦豈能多爲分給則贖地一事恐未必於貧乏旗人有益　聖謨洋洋誠爲旗人思久遠之策也查貧乏兵丁不止無從措價假使措置亦不能多所買不過數十畝至一二百畝而止身在京城不能自種有限之地不可以設莊頭差人討租往返盤費所得租銀隨手花消實無管業之方雖立法以均之終至盡歸富戶此必然之勢也夫依古以來使人自養則有餘以官養人則不足我　國家苞桑鞏固億萬斯年八旗生齒不知紀極若不令其自爲生計皆袖手而仰食則雖多方籌畫恐未必大有益也查八旗公產以及旗退餘存入官等地及此次贖回民典之地不下數千萬畝似應曉諭八旗如有情願下鄉種地爲生者不必取價上地給與百畝中地給與一百五十畝下地給與二百畝令其率領妻子居鄉耕種初種之年量給牛種房屋之資一時雖不無所費而以二三百畝之田可使一家八口之衆永無飢寒之憂且子孫皆有常業不復仰給於官其爲利賴實屬無窮再查八旗有地之家從前亦多有在屯居住耕讀爲生者後因李禧條陳皆令移住京城實與旗人無益臣

之愚意除爲官披甲當差之人在京居住外其餘閑散人等如有情願在屯居住自行耕種者俱各聽其自便如此則旗人皆知務本風俗漸歸淳樸且身能勞苦則筋力強壯將來挑補兵伍必更勇健此則萬年富強之要術也抑臣更有請者査我 朝定鼎之初雖將民田圈給旗人但仍係民人輸租自種民人自種其地旗人坐取其租一地兩養彼此相安從無異說至近年以來則旗民往往因欠租奪地互控結訟其弊皆起於取租之旗奴承租之莊頭攬種之地棍小民欲治良田必積二三年之苦工深耕易耨加以糞治田甫就熟而地棍生心遂添租挖種矣稍有爭執卽以民霸旗地告官矣莊頭取租多索而少交田主受其侵盜佃戶受其侵漁甚且今年索取明年之租若不預完則奪地另佃矣另佃必添升租銀既重逋負必多一遇歉收棄地而逃併少租亦不得矣旗人不能出京多差家奴下屯莊頭地棍聲色哄誘飲博相從所收之租隨手花去則又探次年之租矣至於次年無租可索而懼主責懲則以佃戶抗租爲詞矣今年張甲明年李乙至小民以爲租已預交旗奴以爲並未收取遂至互訟不休矣田主苦於欠租雖有地而無利民人苦於另佃求種地而不得而於中取利華衣鮮食者皆莊頭地棍之家剝良民以養姦民甚可惜也査地棍人等有司可以懲治臣當嚴飭地方官査訪得實或被人告發必從重嚴處至於莊頭旗奴則非有司所能制也仰懇 皇上天恩勅諭八旗王公以及有地之家如有不設莊頭願交有司催征者臣當飭地方按年催征完解如願自置莊頭或差家奴討取亦悉聽其自便但不得輕易更換種地之人如莊頭家奴稟稱佃戶抗租但令田主將歷年收租之額與當年所欠之租開一清單行文地方官査明如係莊頭家奴於中作弊審明治以應得之罪如此則莊頭家奴不敢侵蝕控詐地棍人等自無所施其姦狡旗人按年收租不虞逋欠民人獲有常業不患侵奪臣乃可以勸

其治疆土勤墾闢植菓蔬藝蠶桑庶幾民人漸至盈甯之慶而旗人常享豐亨之福洵為旗民兩便之道矣

會籌旗人疏通勸懲四條疏 道光五年

協辦大學士英和

臣等仰邀 恩遇分任八旗各有教養之責伏見我 朝豢養旗人之恩至優極渥矣我 皇上御極以來軫念旗人生計普加賞賚復經諸臣節次條奏如准令屯居種地添蓋官地官房清查入官地畝移住雙城堡屯田外官准帶族親隨任諸大政陸續舉行凡可以利益旗人者無微不至茲臣等公同悉心籌議 本朝定制已極完善但歷年久遠後人不能深悉旗人立法之意往往奉行不善或苛求過當應寬而反嚴以致束縛而不得疏通或日久懈弛應嚴而反寬以致姑息而無所懲創或應畫一而反歧視或應推廣而反牽拘臣等以為師其跡不若師其意或立復舊制或酌合時宜總期與前人立法之意相輔相成庶幾可行可久傳之萬萬世永無流弊謹就臣等智慮所及臚列四條為我 皇上陳之

一旗人告假閑散與兵丁官員定例原有區別不應一概嚴禁也查兵部處分則例載旗人有事告假前往順天府所屬地方兵丁由參領呈明都統存案給與參領關防閑散由佐領告知參領佐領給與圖記是兵丁與閑散本有區別也如往外省者咨部給與路引因旗人不應逕達外省是以由部給引並非不准往外省也其告假但云有事並未如官員之指明修墳省親等事也其限期但云去來並未如官員之指明勒限也如告假往外省承辦官不報部請引例止罰俸三月處分甚輕可見並無關繫也又旗人私自出境該管官分別知情失察定有處分閑散輕於官兵取債探親輕於挾詐撓害可見並未滋事其有故而去者情節更輕也又各省駐防止有官兵私自出境之例並無閑散私自出境之例又護軍逃走等事該管官例止罰俸兵丁閑散逃走

並無處分私自出境與逃走無異何以兵丁閑散逃走俱無處分而私自出境處分甚重例文殊屬矛盾臣等查官員兵丁各有職守原不應聽其任意告假外出自應勒限回旗其私出者處分亦應從重至閑散並無差使亦無糧餉豈有與官兵一例嚴禁之理該旗承辦之員因不諳例意但見私自出境滋事例有處分遂并未滋事者而禁之每於旗人告假無論官員兵丁閑散一味刁難勒掯遂致無錢糧之閑散株守京城仰給父兄臣等每於挑缺時見一缺常有數十人　國家經費有常無可調劑因而原任大學士伯麟有令近京五百里謀生之奏殊不知細繹例意原未嘗禁其外出但欲告知佐領給與圖記耳臣等伏思閑散與兵丁不同既無錢糧安能禁其自食其力況我　國家百八十餘年旗民久已聯爲一體毫無畛域漢人游學游幕外出經商並無限制駐防閑散又無例禁何獨於京城而禁之若慮其外出滋事何妨嚴辦夫旗人所以易於滋事者其故有二因回京定有例限外人明知其不能久留雖以家奴佃戶應交地租亦往往遷延挾制以致旗人雖有產業不能得租及經告理又不能久待仍屬無益今若寬其例禁不限回京日期則收租者得以從容坐索遇有霸佃抗租得以收回自種則惡佃刁奴無可挾制旗人有地者得獲實利又旗民交涉案件例由理事廳審理軍流徒俱折枷笞杖鞭責旗人自恃地方官不能辦理因而驕縱地方官亦難以約束是於滋事常見其多查屯居原有照民人問擬之例今外出者既已不在京城所有笞杖徒流軍各例自應與民人一體辦理如此則地方官易於管束與蔣攸銛前奏革除屯領催守堡名目因交地方官一體管束之例相符並使旗人絕其所恃則滋事者必少名爲嚴辦實乃保全應請嗣後除官員兵丁告假及私自出境均照舊例辦理外所有閑散告假無論前往何處但令照例報明佐領告知參領註册由佐領給與圖記即准外省營生該參領隨呈明

都統存案年終會咨戶兵二部倘該參佐領有勒揹情事或經控告或經查出卽行參處其回京不必勒定限期如在外有事逗遛准其報明地方官行文該旗回京之日仍准挑差倘出京已逾一年並無地方官展限文書到京卽行銷除該檔或在外滋事卽照民人例問擬或報往親族任所自恃學長挾詐需索准外任各官呈明上司究辦或在外年久願改民籍者照漢軍例呈明該處地方官准其改入民籍其私自出境者卽照逃走例所有分別挾詐擾害取債探親該管官知情失察各處分均與删除其降革休致之官員已退錢糧之兵丁未食錢糧之舉貢生監均照閑散例一體辦理各省駐防亦一律辦理如此嚴所當嚴寬所當寬該管官旣無可刁難閑散自不致困守材能可用者習文習武仍不礙其上進庸碌無能者農工商賈亦可以聽其謀生雖使僞萬年生齒日繁而額兵不增資生有路則舊例之宜講求例意而不當一概徒嚴者也一犯竊刺字寡廉鮮恥甘心下賤銷除旗檔宜遵例實力奉行也　國初定例旗人犯罪軍流徒俱折枷不惟正身卽滿洲蒙古家奴犯徒亦折枷者其意可想而知也乾隆年間定例犯竊銷檔凡刺字者銷檔寡廉鮮恥有玷旗籍者銷檔誣告訛詐行同無賴者發遣賭博生事匪類者發遣又乾隆十八年定例旗人初次逃走一月後不論投回拏獲卽銷檔發往黑龍江又乾隆三十九年定例無差使旗人徒流不准折枷此其意可想而知也　國初旗人尙少欲其團聚京師雖有罪不肯輕棄乾隆年間生齒日繁慮其敗壞風氣將不肯逐漸汰除此在乾隆年間爲因時變通而在今日則爲遵循舊例無如後來諸臣往往以姑息爲慈祥自嘉慶二三年間刑部將逃走發遣之例改爲投回免罪仍准挑差嗣後諸例漸次廢弛犯竊者則作百檢十一切例應刺字者俱爲之曲法開脫以致旗人肆無顧忌窩竊窩娼窩賭或棍徒無故擾害或教誘宗室爲匪種種不法皆由

水惰易玩犯者愈衆甚至託言謀生廉恥盡喪登臺唱戲及十錦雜耍習爲優伶下賤之役接受賞賜請安叩頭上玷祖父下辱子孫實係旗人敗類有傷體制雖於嘉慶十一年一經查辦發遣而其事祇將本身銷檔子孫仍在旗食糧此等人家子弟耳濡目染少成若性安能亢宗幹蠱改務正業近年沾染惡習者更復不少臣等以爲稂莠不除嘉禾不生與其姑容以長澆風何如淅汰以安良善應請嗣後旗人犯竊卽行銷除旗檔如罪止笞杖姑念初犯免其刺字仍許復爲良民若改入民籍之後再犯及罪止徒流以上者再行刺字逃走初次或實由病迷仍准投回挑差如逾限一月後無論投回拏獲及二次逃走者均卽行銷檔若官員有心逃走一次卽行革職銷檔旗人登臺賣藝寡廉喪恥者免其發遣治罪連子孫一併銷檔該管參佐領限三月內據實報出所有以前失察處分概予寬免如逾限不報仍照例分別議處至窩竊窩盜及一切誆騙之類俱銷除旗檔照民人例一體問擬不准折枷則舊例之應實力奉行而不當有意從寬者也

一漢軍有考職捐職之例滿洲蒙古宜畫一辦理也恭照道光元年五月　諭旨佐雜之職雖微亦由佐理民事而設與其兼容並進而聽其壅塞何如嚴核均邀而俾就疏通直省督撫詳加甄別其實在庸猥陋劣不堪造就者概行沙汰則才具出衆之員自可及時自效欽此伏查佐雜一官職分雖卑而親民最近向例並無正途非書吏卽捐班書吏例禁雖熟舞弊實爲長技捐班流品尤雜謀利是其本心一縣之地卽古諸侯之國知縣一人耳目難周不得不寄之此輩民生何以日裕吏治何以日淸查各省佐貳雜職除教職三千餘缺不計外尙有三千八百餘缺鹽課漕運河工均關緊要而無一滿洲蒙古人員推原其故當年八旗人少卽文職州縣綠營武職亦係淅次增添今八旗人多馬兵步甲尙准挑充何妨先予小官試之民事漢軍本有考職捐

職之例行之百有餘年並無格礙官小易就出京者多於生計大有裨益滿洲蒙古外官甚少道府不過十之二三丞倅緣有理事旗缺合計尚及四分之一州縣不及十分之一今滿州蒙古舉貢生監中不乏品學諳練之士應請即照漢軍之例一體准其考職捐職其班次無庸另議應請即於捐班應選班內相間輪用如此則於別項班次並無妨礙而滿洲蒙古登進之途漸廣逐加歷練胥成有用之材佐雜中得正途出身之旗人漸挽捐班書吏之積習於吏治民生均有裨益此則舊例之必應畫一而毋庸別立章程者也

一雙城堡屯田經始維艱宜推廣以竟成功也查雙城堡移駐京旗自將軍富俊條奏經理數年糜帑數十萬兩良非易易原定每年移駐二百戶查上年移駐五十三戶本年移駐七十六戶總未及一百戶誠恐此後願往者少又不便勒派虛費以前經始之力致善政無成功實屬可惜況伯都訥等處亦多可墾之地如能源源而往則京師貧苦旗人既可得有產業資生而該處以荒僻之區漸成巨鎮實屬法良意美查各旗滿洲蒙古原有屯居之例在數百里外居住百餘年數十年者道光元年臣等議覆原任大學士伯麟條奏案內准令旗人屯居種地數年以來呈請者尚少總原有地者先須自往清查而告假甚難回京甚緊以致如前條所陳刁奴惡佃藉端挾制不得自種今告假之例限既寬則往查得以自由嗣後呈請者必衆臣等各飭所屬再將前例剴切申明如近京併盛京等處有地可種者准其告假自往清查如願自種准其呈明遷徙居住或與原佃之人夥種分糧或撤出一半自行耕種仍留一半與原佃種如此則旗產可獲實利而民人亦不致失業以示公平而杜訟端其地畝久經典賣力不能贖無地可種者臣即飭所屬參佐領將移駐雙城堡之利詳細開示諭以爾等貧苦難以度日　皇上施恩將雙城堡處地畝賞給耕種爾等並無產業今得地二頃又有房屋

家具牛種隨行路費沿途供應此係何等　厚恩爾等到彼安分種地可豐衣足食兩年移駐者現俱有信來京稱爲樂土爾等何尙猶疑況現在奏准一切不安本分之人將來滋事俱照乾隆年間例銷除旗檔爾等若有不安分者倘被參佐領查出送部銷檔豈不後悔今將利害明白宣示刋成諭單將家無產業年已成丁之閑散並三兩以下錢糧實在貧苦之人逐戶諭知嗣後每年移駐務期足數原奏二百戶之數如有多者陸續分年移駐仍令每年將移駐數目先期行知該將軍預爲辦理如此則善政可告成功旗人永叨樂利之福而雙城堡地畝房間帑項均歸實用藉人以盡地利卽藉地利以養人我　國家億萬斯年戶口日增土地亦日闢此則舊例之必應推廣而兩有益者也

以上四條俱係遵循舊例之意將後人奉行不當之處或力復舊制或酌合時宜實於旗人大有裨益縷悉數陳如蒙　俞允由值年旗移咨各該衙門遵照實力奉行以仰副我　皇上惠愛旗僕有加無已之至意

擬時務策　沈起元

大學之言平天下也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四者萬世不能易也夫堯舜之治天下非能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也亦惟使之自爲衣食無一夫之不獲其所而堯舜不尸其功故二帝三王之世其受祿於王家者惟公卿大夫士以及庶人之在官者餘皆自食其力而上爲之整齊教導之爾自漢唐而後始有養兵之費大耗國用於是賦斂不得薄民日困而兵日滋常重爲國患然猶曰養兵以衞民也未有舉數十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於王家而可以爲治者賈子云一人耕之十人食之求不飢不可得也一人織之十人衣之求無寒不可得也可不念與我　國家龍興沙漠基王業於遼陽其時部落之故

人爲滿洲漢人之先附者爲漢軍漢軍云者以別於漢人之未附者也迨天與人歸定鼎中原滿洲漢軍分爲八旗皆當日開國有功之人編有尺籍官有俸甲有糧於擾攘之後因廢宅閒田而各授之業其生裕如也於是嚴爲之制漢軍擅出他省者爲逃旗罰及長吏漢軍之仕宦於外者子弟不得隨侍親友不得探問死喪於外必返葬於京師其約束稽察之嚴如此自定鼎以來 四聖相承太平無事者百年於玆深仁厚澤休養覆育生齒日繁天下戶口數倍曩昔而旗人之繁衍視之矣竊聞 世祖時定甲八萬甲受銀若干兩米若干石至 聖祖時乃增爲十二萬甲蓋一甲之丁至今而爲數十丁數百丁者比比於是一甲之糧昔足以贍十家者必不足以贍數十家數百家勢也甲不能遍及而徒使之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不兵不民而環聚於京師數百里之內於是其生日蹙而無可爲計非旗人之愚不能爲生也雖有干木陶朱之智不能爲生也豈惟旗人不能自爲計雖堯舜之仁不能爲之計也今 天子登極洞悉其貧苦之狀加恩優恤之者已無所不至而究不可爲經久之道仰窺 聖心焦勞於此事者深矣蓋 聖主德意方將使九州萬國無一夫不得其所而何忍輦轂之下轉有窮而無告之人然以生齒日滋日用飲食之資無限而 國家之賦入有定以有定之數供日滋之生無限之用雖罄十三省之惟正不足以給之況今 天子仁聖蠲免賑發之令無月不下方損上益下以期厚民之生又何忍朘民之膏以濟旗人之生則所以謀旗人之生計者雖堯舜之仁誠不能矣然堯舜之仁必不以不能而遂不爲之計也草茅之愚竊以爲其道在一視滿漢而已夫我
朝之滿洲即舜之諸馮湯之亳文之岐漢高之豐沛也其發祥之始在是不聞一統之後以其發祥之地之人民悉授之食以長養其子孫也則今之滿洲其處之者似亦宜若直省之士民秀者官之強者兵之弱者農

之工之商之而可矣今山未暇言滿洲也請言漢軍昔以別於未附之漢人而名之爲漢軍今天下一家薄海內外孰非我　朝之赤子而何必尙從而別而二之因示天下以不廣若以爲軍亦必其軍也而後軍之軍有尺籍一軍則一丁而非一姓一族之謂也今漢軍之仕宦班列既從其漢漢之與漢人無分而又獨於其族姓則以軍束之而又概而祿之不可概而伍之不能聚之京師不能盡用亦不盡可用無緩急可恃之實而徒使有朝夕不能自存之勢亦大可惻矣亦大可慮矣夫別之爲漢軍者因其祖父之軍而軍其後之子孫也亦斷毋缺其軍耳我　朝之八旗猶周之六師漢之羽林唐之府兵事關宿衛固不可虛缺也缺之不可溢之亦不必則今之措置旗人者宜莫若於漢軍之內稽其祖籍以一人承占或以材或以齒行其餘子姓則散之出旗軍者軍之漢者漢之軍有甲糧可以自給餘歸四民任其所之使謀其生則宿衛無虛籍而輦下無窮民所裨於經國大計者非淺鮮矣或曰今漢軍雖散之出旗其原籍無產無業終無以生竊謂不然夫人之求生也不學而能不習而利惟束縛之嚴使不得展乃仰食於上耳使縱之自由則天地之大何往而不得其生且聖人之教人也貴使其勞而不使其逸勞則思善逸則思淫者常也今漢軍之不能爲生也固由上之力不足以給之卽足以給之而其生愈不給者以其所爲衣食者不從勤苦經營而來則奢侈縱恣之心習以成性各爲不終日之計況法制禁令吏使之無可經營乎若施非常之恩下恢宏之令俾脫旗籍東西南北除伊祖父作宦郡邑之外許其擇便占籍隸於有司將學而爲士力而爲農藝而爲工貲而爲商以至或爲塾師爲幕客人自爲生何無產與業之足患其秀者仍可爲　王國之用勤者亦可供貢賦之入　國用所節甚多不俟　上之經畫而人人自得於光天化日之下於德爲深厚於治爲光大而於時實爲要務矣且嘗見漢唐宋縣祚久遠

之後卽宗室之苗裔亦散處閭閻齒於四民不能盡爲班祿況數千萬族之衆乎由此言之卽所以安措滿洲之處亦必有道其不可以官爵爲周給稱貸爲長策已在 聖明洞鑒之中無庸贅及者也方今 聖治日隆德化翔洽承天休命萬世無疆而惟此若隱隱重可憂者而謀國者曾不能一爲 國家深計及之此賈誼之所以太息於漢文也與

上奉天府尹論逃人書

御史郝浴

自公祖先生歷事以來閒濟於滿漢衙門權衡於官民經制有體有裁中情中理故上下貼服如改民一事舊任張佟諸公爲民力請而朝議未允今得請於福曜之一日是斯民獲更生於仁人之手也從此廣學宮開鄉選以蓄其經術資其進取旌孝行錫耆爵以睦其宗鄰厚其風俗民將不招不徙而自致此眞賢人君子之心而公祖先生之任也比聞有以勾逃之說進者欲嚴立科條以待之竊恐傳聞之誤而公祖先生未必肯創向來未有之例以加於今日既寬之人也且招民之中去者儘多未聞勾攝何獨至於新民而及之乎況中有至情有補於法而無礙於國不敢不委曲以相告念此屬罪徙天外轄以佐領或有一二隻身無賴之民官不能謀其生聚已不能救其飢寒不逃則坐以待斃名爲逃法其實逃死雖就食他方實難回本籍卽以其名貫報督捕勾之徒騷擾其州縣而已矣剝削其鄉里而已矣繫累其親戚而已矣顧安所得其人乎一有片紙之投便貽一路之害至於托身有籍之人偶或探親變產自求生理則不旋踵而返既不忍於此棄其室家又不敢於彼累其父母非惟情不忍逃亦勢不容逃在民情之可原如此以言夫官於從前之逃不加少在將軍佐未嘗以此受過而向後之逃不加多在有司佐貳何至以此引咎而官職之無礙又如此總之以民情論亦賴

之人。雖勾之而莫得。有籍之家。雖不勾而自來。是科條不必立也。無賴必逃之人。雖勾之而終不能禁其不逃。而有籍不逃之人。乃一勾之而反迫之以不得不逃。何也。守此則無以資生。捨彼則難以入里。又坐成待斃之局。非迫之以不顧一切而逃乎。是立科條不如不立科條之爲愈也。以官職論。不立科條。則尙可如佐領之養晦。一立科條。反立刻來有司之責成。卽以朝廷論。赦之改民。本所以寬恤之也。痛念待罪於身。猶感當家歸獄之恩。而解網之後。反生畫地爲牢之怨。是不立科條。不但下不病民。而且上不病官。一立科條。不但下以病民。而且上至病官。而又病國也。何所利而爲之乎。況公祖先生中朝雅望。在處爲霖。不過暫守留京。不久當高躋崇班。或申明部務。或釐剔憲綱。寄 國家爭大是大非。以造萬方之福。區區勞民。何足以煩碩畫。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六目錄

戶政十一 農政上

說糞　張海珊

[illegible][illegible]寺記　呂星垣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六

戶政十一 農政上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論足食　　陸世儀

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八十萬石。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流散。農傷則國貧。其說皆名語。非執之開阡陌比也。但其意主於富國。而未主于富民耳。

亢倉子曰。人舍本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徙。國家有災患。皆生遠志。無有居心。農則其產複。其產複則重流散。又曰。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此皆知本之論。有天下者不可不知。

只永不起科四字。不勞不費。爲西北足食之本。而守望相助四字。爲足兵之本。但國家須守此。勿失民信。爲急耳。

開中軍屯。宜互相表裏。腹裏莫如開中。邊塞莫如軍屯。

農田議　　張士元

國家自西南用兵以來。所費不貲。又自辛酉之夏。京畿大水。民困未蘇。饋饟與賑恤兼行。財力固不能不屈矣。當此之時。爲公家長計。使上下俱受其利。而有備無患者。亦惟務本而已矣。蓋漢人所謂地有遺利。民有餘力。以今驗之亦然。使盡墾生穀之土。盡驅游食之民歸農。則國家財力之完富。可計日而俟也。愚不能周行天下。不知四方治田者何然。以足跡所至。諮訪所及者言之。則天下之田。未有如大江以南之治者。江南本水鄉。雖

無古井田之法而溝洫畎澮防水寫水之制猶古也其民雖有游手然田無不耕者阡陌之中春榮桑麥秋榮禾稻桑麻茂密雞犬相聞方二三千里幾于尺土必墾所以公私糧食常取給于東南一隅也踰淮而北過山東直隸之境則平原曠野千里荒蕪雖有種禾黍者亦少深耕易耨之功歲收益薄而不足之處又不種桑而種柳甕其民不出于農畝則業于商賈其尤無藉者鬻歌取食男女年八歲以上十四五以下使踏履鳴弦伺候客館而優笑滋多矣此無他北方久無溝洫之制其田專仰雨水命懸于天田者少利則放而之末作耳以一方觀之則天下地力民力之未盡可知也近聞湖南辰州府設碉卡八百餘座募勇丁駐守使居民均出田畝十分之七與勇丁耕種自食厯陽民不願至於赴京陳訴是其地有能耕之民而無可耕之田也又壬戌春見京師水災新退流民散處城內外者以萬億計其飢且病而死者所在多有也　朝廷設粥煮餅以食之又出倉米賤其價以糶之為惠甚厚然使舍業而待朝夕之給所謂以餓殍之養養之也何如與之閒田設法安置而使之耕乎夫田少之處至奪田以耕田多之處或棄田不耕而飢民且置其手足于無所用則大計可決矣其一曰勸農功語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然愚民無所勸則不勤漢以趙過為搜粟都尉教代田入粟之法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自是流民漸還田野辟而儲積多今誠下令使州縣長吏親行課農以勤惰為賞罰召募流亡申明崇本抑末之教而多方以誘導之則游手當日寡而地利日出矣其二曰寬賦科康熙時令郡縣墾荒田約六年成熟起科納賦而畿輔報墾者甚少蓋北方既無溝洫之制則新墾之田旱即成赤土水即成巨浸有收無收不可知而賦科一定不可復免所以小民聽其荒蕪而不願墾也當時陸稼書先生宰靈壽縣嘗具陳巡撫于公云與其稽查太嚴使民畏

而不敢耕何如稍假有司以便宜使得以熟補荒因請寬至十年起科其言極明切今宜遵而行之也其三曰權水利古遂人之法未能遽行于天下而穿渠溉田則代有人焉若魏史起秦鄭國之類是也今中原陸地誠引水以溉之則久不耕之緩田其息必倍如慮今日財力不能及此則隨地相視一浦一港善爲蓄洩皆足以利田疇振農氓或亦如虞伯生京東之議募富民疏渠而以其所溉之田多少爲賞爵之上下其補官在諸色捐納之先則民必有願效力者久之則水利廣矣由北方推行之則東南之漕運可寬矣漕運寬則積穀儲倉以時斂散而東南之民亦受無窮之惠矣此萬世之利非僅目前小補之計也但當行之有序而需之以歲月耳蓋又聞之王者之富藏之于民故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又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自古治天下者求足用之道未有舍本務而別開利孔者也故言農田于理財之日事似迂遠而實不易之至理也

鳳臺縣志論食貨　李兆洛

縣境侈於西北而縮於東南斷長補短方百里而有餘準今畝度之方一里者爲田五百四十畝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則爲田五百四十萬畝也山水之占地者少民居既稀里落寥曠計城郭塗巷山陵林麓川澤四而去一其餘當得田四百萬畝有奇今歲賦計田之在額者不過四之一民戶近十萬丁口不及三十萬土雜五色多墳衍磽瘠之地十一其穀宜麥宜黍宜菽宜稷宜麻宜胡麻宜蕎麥下地亦宜稻雜稼宜棉宜靛宜菸其蔬宜菜宜蘿蔔宜萵苣宜莧宜菠薐宜葵宜蔥宜蒜宜韭宜胡荽宜芥宜青椒其蓏宜瓜宜瓠宜茄其果宜榴宜梨宜柹宜棗宜桃宜李宜杏宜蒲萄藥則紫艾柴胡江蘺芎藭茴陳枸杞紫蘇之屬亦多有木則槐榆椿

樗山亦宜松柏而種者少晉書稱八公山草木皆如人形而水經注則云八公山無草木惟童阜耳今北山固濯濯也詢之山民或云不宜木然其故老皆云北山向時木甚美中棟梁今城中老屋多北山木所搆其產有青櫕紅櫕大皆合圍以上發老屋者猶時時得之青櫕色青黑堅緻類海楠紅櫕紅澤皆他處所無明季兵火刋伐遂盡今欲求青櫕紅櫕之櫱而辨其枝葉亦不可得矣居民每冬月則入山剗草根以爨木之櫱枿長尺餘者幷其根掘而鬻之以爲薪夫山者實也莫之植而望其茂即地亦窘於生矣故縣雖有山而薪蒸苦貴鬻爨者頗資石炭瀕淮之地宜柳宜萑葦亦樵蘇所賴也畜宜六擾闞疃產馬有佳者稍駊騀耳魚則鯉魴鰱鯛鰏鯸青鯶銀魚鱠殘魚唐書地理志潁州土貢有糟白魚今淮河白魚猶甲他處矣又有青金魚形類鮎鯎鮮美產黑石潭石穴中亦他所所無也鰉魚不恒有間有之其歲有水土人以爲候黍多釀於酒醪酒皆和藥蒸黍而液之其以麥麴和黍蒸者謂之大麴酒產闞疃者有名富人召客亦有釀糯米爲之者名五香酒味醇實屑豆爲腐推珍珠泉所造爲佳品俗謂豆腐創於淮南王此葢其始作之所斯邑產之最古者矣大約黍麥菽菽菜稻爲大種餘皆閒植之地率兩歲而三收二月種黍七月而收已九月種麥至四月而收五月種菽九月而畢收乃稍息之及明年二月復種黍其一歲再收者麥若稻若菽若瓜若菽菽春秋皆可種其熟又速間種菽者或一歲三收矣田皆再犁犁後耙以去草下種後惟黍及豆或一耡再耡之餘種皆聽其自生不復治也糞雜六畜矢和以土而窖之俟犁而下之一熟一糞每畝之糞多不過二十石值錢三百兩以入土深淺爲量不及寸謂之一鋤雨寸以上謂之一犁雨過此謂之雙犁雨刈麥謂之撲麥撲麥之具謂之綽形如大箕而綴以網刃鐵片爲口謂之釤綽之柄長與人等立而横施之一人執器承其旁其器謂之網揉木如半月施桄於

兩端綱其中度可受四五石曳而行執綽者前曳綱者隨左右若挹若注頃刻數畝麥穗狼籍麥藁之留於地者尺許不惜也農不知擔荷凡田作皆役牛驢穫時不分秉束顛倒納諸車中至場則縱橫播之以牛牽碌碡而碾之畝所收者當其稔時黍麥可二石稻可四五石地之値其下者止數百錢貴者不過四五緡一犂必駕二牛謂之一犋貧者代以驢佃百畝者謂之一犋牛一夫所治常數犋牛慵耕穫時須傭僱餘皆暇日矣凡縣中田地當得四百萬畝有奇計畝歲收二石當得米穀八百萬石丁口計三十萬別其士工商三民不在農者約五萬計實丁之在南畝者不過二十五萬以二十五萬丁治四百萬畝之地人可得十六畝家有三丁同力合作治其屋下之田不為兼并所取計歲米穀常在九十石以上家不過八口人食日一升歲所食三十石以其餘具糞漑供租賦與工商交易其有無為婚嫁喪葬宴會之具又以餘力治塘堰穿竇窖為水旱之備塘可以魚堰可以樹亦足以優游鄉里長子養孫為安足之民矣乃一有小水旱菜色滿野流亡載途鄭念祖者邑素封家也傭一兗州人治圃問能治幾何曰二畝然尚須僱一人助之問畝之糞幾何曰錢二千其鄰之聞者譁曰吾一人治地十畝須糞不過千錢然歲之所出常不足以償値若所治少而須錢多地將能產錢乎鄭亦不能盡信姑給地而試之日與其人鬬町治畦密其籬疏其援剪而培之長而導之燥而灌之濕而利之除蟲蟻驅鳥雀雖所治少而終日搰搰不休息他圃未苗而其圃蔬已實蔬已繁矣鬻之市以其早也價輒倍比他圃入市而其所售者已償其本與他圃並市者皆其贏也又蔬蓏皆鮮美碩大殊於他圃市之即速售歲終而會之息數倍其鄰乃大詫然亦不能奪其故習也嘗行縣邑値小旱見苗且萎矣其旁有塘汪然詰之曰何不戽曰水少而田多不敷也曰少救數畝不愈於盡萎乎曰無其具曰何不為曰重勞且恐所得不足償費其愚

而無慮蓋大率如此使邑之民皆如鄭之圃而募江南民爲佃師以開水田其利豈可數計乎地既寥廓民田之離村落遠者數家合僱一人結草舍於田中以巡瞭之謂之看青秋冬刈穫後或泥門他適春盡始還謂之趁荒方刈穫時貧者挈妻子老幼亦結草舍於田隅不問所來俟其穫隨而拾其穗一人所拾或至石許時乘間竊取倚老弱爲強丐生忿爭相毆擊男女錯處因而淫佚其風之偷惡者也佃人田者牛種皆田主給之收而均分之歲稔則餘數年之畜矣得比歲稔無立錐者或致千金稱貸者其息恆一歲而子如其母故多并兼之家漢書地理志曰沛楚之俗急疾顓已下蔡故沛也俗儉嗇飲食衣服之靡少千金之子比屋可數皆鶉衣蔬食惟博及訟往往傾產不顧能訐控於大府者里中人指引以爲雄訟必斂錢於親族戚黨人亦不以爲怪黠者因緣利而弄之矣其無賴子弟相聚飲博行則帶刀劍結死黨爲俠遊輕死而易鬭無徒手搏者耕農之家亦必畜刀畜鎗甚者畜火器故殺傷人之獄歲以百數雖設厲禁不能止其故老曰自珠隆阿公爲廬鳳道時值宿州致匪滋事僉丁壯爲鄉勇令家必畜一刀一鎗械之門并遣冶工傳造之自是遂以爲習也孔子曰北方之強衽金革死而不厭蓋其天性風土成而不可變抑非教化所馴致歟地亦宜桑柘而無飼蠶之家間種棉亦不知紡績絲布皆資之他邑婦女常牽犢荷鋤與男子雜作富民多居積逐利而無豪商大賈穀之値不以豐凶爲準大抵雨暘調則驟賤稍不調則驟貴矣穀之糶多南行若北行則貲緡錢鮮私惡廱雜較他邑爲良水道沿淮而達江河致迂折陸行自浦口而北者多山險無大車擔負而至率三千錢而致一石故百貨之集者少下蔡濱淮居正陽臨淮間舟楫之會也闞疃北貿亳南貿灊霍多馬牛驢騾硝鹽私販輒以道於此其民雜處又界蒙城阜陽俗益剽急而事末矣

陝省農田水利牧畜疏乾隆四十七年

陝西巡撫畢沅

竊臣接准部咨欽奉 上諭以原任刑部侍郎任克溥前後條陳各事宜皆關係士習民風官方吏治現在有無似此未經整頓者著大學士九卿科道及各督撫直攄所見據實奏聞欽此臣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整飭官方勤求民隱 睿慮旁周竊惟 國家大計不過民生吏治二端而建官之本意則以勤民爲主勤民之要終以足食爲先百餘年來生齒日繁而天地生財只有此數是以民間逐末日事營求不過此絀彼贏生計所資終未優裕臣徧覽載籍竊見民生衣食之源大率農民爲要畜牧次之因土之宜而盡民之力以收自然之利其在西北等省施之尤當而易行卽如陝西古稱四塞雄封地大物博唐虞以來厥田稱上迨及成周尤以稼穡爲重豳風無逸所陳至今猶可想見其遺意惟司牧者以其事無近功不復爲之措意以致小民失業者多往往流爲惰窳臣載撫關中先後十有餘年郡邑巡行所至竊見漢中興安商州各府州屬延亘南山水土饒益邇年楚蜀隴豫無籍窮黎扶老攜幼前來開墾者甚衆但纔里綿邈高原下隰開曠尙多近者山內一帶添設府廳佐貳等官以資控制將來擬卽令其詳加相度廣勸耕屯以無業之民而闢可耕之土若成熟後按夫計畝全活自多卽如乾隆四十三四等年兩湖偶被災祲小民流徙絡繹前來臣彼時閱兵漢南目擊情形督率有司妥爲安插分令就地開荒男婦不下十餘萬人俱得安然樂業遂成土著此地利之宜開墾者一也至西安同州鳳翔三府邠乾二州沃野千里實爲陸海奧區臣近加體察民間耕讀相半素鮮蓋藏殷實之戶十不得一緣其平時所恃不過農田而秦中地厚水深山澤之氣不通每有恆暘之咎夫黃河爲數省患惟甯夏一府引水灌田五邑並蒙其利涇陽龍洞一渠爲關內膏腴之最秦漢至今民沾渥澤前因年久

淤塞。灌田僅一萬餘畝。臣因奏請重加疏濬。今已灌田十萬有餘。可知民間利病。果能悉心經理。未有不收其美利者。伏思關右大川。如涇渭灞滻澧滈潦潏河洛漆沮汧沔等水。流長源遠。若能就近疏引。築堰開渠。到處可行水利。無如司事者意計所在。既不與民瘼相關。小民心知其利。又復道謀築室。不潰于成。即向來本有渠道地方。亦多廢而不舉。以致泥滓淤積。水流旁溢。大者逼窄。小者斷流。是以偶值暵乾。便成荒歉。臣現擬督率司道。飭查各屬將境內形勢。高下川原。細加量度。何處可以開渠幾條。其渠可以灌田幾畝。其舊時所有渠堰。向日灌田若干。現在灌田若干。一一據實具報。倘有不敷挹注者。當即爲之籌酌。或勸民自爲疏濬。或酌借公項代爲辦理。則以時蓄洩。自無水旱之虞。而瘠土變爲良田。三農自獲倍收之利。況三秦爲中土上游。大川半在其地。若分爲溝洫。蓄作陂池。則入黃之水。其勢並可少殺。于事理不無裨益。此水利之宜疏蓄者二也。他如省北延安榆林二府。以綏德鄜州地多砂礫。每以邊境高寒。雨澤少愆。西成即憂歉薄。臣竊見古來雲中北地五原上郡諸處。畜牧爲天下饒。至以谷量牛馬。即唐時開元年間。隴右牧政考成。不過數年。馬至四十三萬。牛至五萬。羊至二十八萬。茲者地土依然。水草猶在。倘能經畫得宜。安知今不如古。臣于七月間巡防所至。見沿邊水草。尚爲豐茂。若飭令各屬有司。詢問鄉堡。每邑計其成數。情形畜牧者約有若干人。駝馬牛羊約需若干匹。由府彙報到司。酌籌閒款。購買分給民間。令其試養。並雇覓善于長養之人。教民喂飼。每屬酌派佐雜等官。查核經理。俟次年孳生後。除交還官項外。餘即賞給本人。以爲資本。嗣是孳生羊羣十取其一。馬駝牛十五取其一。其餘除資本外。聽民自爲販賣。則邊民生計。可望漸臻饒裕。其腹地沿山傍水。如終南太白汧渭沙苑之間。係歷代畜牧之場。亦可徐徐籌辦。倘數年後果有成效。將來新羌各路。屯兵民戶。俱可倣而行之。令其耕作

與畜牧相兼務耕作所入只敷本戶供支畜牧工本無多而休養蕃息日見充盈則民力漸裕兵力愈強實邊土無窮之利此畜牧之宜講求者三也至州縣爲親民之官所關最要得其人則一邑之民享其利不得其人則一邑之民受其害如病在貪酷則日事誅求而良善難安生業病在因循則聽從胥吏而閭里鮮得安居其中稍有才具者又復以酬應爲能不以地方爲事此等病民之官又當隨時甄別大示懲創再一州一縣大者不過數百里而遙近有在任數年而四鄉未嘗一至者所謂司牧者謂何臣現擬飭屬嗣後于本境四鄉或一歲之內或一季之內務須輕車減從周遍歷行按查保甲稽查游惰如有利病所關應行應革事宜具稟上官以便隨時查辦至春秋祈報宣講 聖諭朔望行香雖係事屬儀文然小民日事觀瞻自有隱相維係之故故下情易于上達而匪僻難以潛滋編氓目見耳聞共知法紀所在未始不可化莠爲良地方郡吏皆當實力奉行不得以爲無關考成視爲具文以上各件若就目前而論雖無小效近功然月計不足歲計有餘行之既久則戶慶盈甯人歌樂利官方士習未有不蒸蒸日上者至大吏爲闔屬視效所關自當以 聖主愛民之心爲心以足民之事爲事損上益下潔己奉公董率監司牧守講求實政化導士民俾衣食足而知禮義此臣等守土之責尤所當隨事隨時共相勗勵者也

敬陳農桑四務疏　尹會一

竊衣食爲生民之至計農桑實務本之良圖我 皇上軫念民依重農貴粟特頒 諭旨明示勸課之方復 命廷臣詳籌教稼之法臣伏讀 綸音遵照部議業已飭令各屬隨地制宜因民利導設立老農與修水利實力奉行惟是臣生長田閭頗知農務謹就豫省情形悉心籌畫謬抒管見敬爲我 皇上陳之一

天時之宜乘也凡物之生長必有其候故農時以勿違爲先而力田以早種爲主蓋早種則先得土氣根株深固發生必盛收成必倍今豫省百姓罔知節候往往有時宜播種而未舉耜者有時宜耘耔而始播種者既失天時遂違物性臣查播麥之期務在白露如天氣尚暖當於白露十日後種之種高粱當臨清明節種早穀當臨穀雨節種棉花當在春末夏初豆子晚穀則於五月刈麥之後在麥地播種蕎麥於中伏以內芝蔴多種於棉花地旁即有氣候不同寒暄各異之處要必按時下種不可遲緩應令地方官刊刻告示遍戶曉諭并責令老農督率勸勉仍欽遵　聖諭州縣官不拘時日輕騎減從親往各鄉查勘如逾時而未耕未種者即詢明緣由面加訓飭倘有工本不足者許老農開具名結借以倉穀秋後照例還倉則天時無失而耕種得宜庶百穀繁昌收穫自豐矣一人力之宜盡也南方種田一畝所獲以石計北方種地一畝所獲以斗計非盡南智而北拙南勤而北惰南沃而北瘠也蓋南方地窄人稠一夫所耕不過十畝多則二十畝力聚而功專故所獲甚厚北方地土遼濶農民惟圖廣種一夫所耕自七八十畝以至百畝不等意以多種則多收不知地多則糞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而人事疎矣是以小戶自耕已地種少而常得豐收佃戶受地承耕種多而收成較薄應令地方官勸諭田主多招佃戶量力授田每佃所種不得過二十畝至耘耔之法又須去草務盡培壅甚厚犁則以三覆爲率糞則以加倍爲準鉏則以四次爲常棉花又不厭多鉏則地少力專佃戶既獲豐收田主自享其利且分多種之田以給無田之人則游民亦少仍飭地方官善於奉行不得強抑勒派以滋擾累一樹藝之宜廣也夫木之佳者以桑爲尚其餘如棗梨桃杏榆柳椿杜等均堪利用臣查豫省地方每多鹹鹻飛沙之地小民因難以墾種大半荒棄不知鹽鹻之地挖去三尺必無鹹味飛沙之地挖去三尺必有

濕氣而村尾溝頭籬邊屋角隙地頗多雖不可播種五穀者未始不可栽植樹木似應令地方官責成鄉耆保長廣爲勸諭就所宜之木隨處種植加意培養如法 者保長有能於一年之內勸民種桑五百株梨棗等樹一千株者據實冊報印官給以花紅三年內能每年添種如前數者給匾奬勵則地無曠土而利賴更溥矣一女工之宜勸也竊以蠶桑之利固屬無窮而布疋之需爲用尤廣查江南蘇松兩郡最爲繁庶而貧乏之民得以俯仰有資者不在絲而在布女子七八歲以上即能紡絮十二三歲即能織布一日之經營儘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餘今棉花產自豫省而商賈販於江南則以豫省之民曠廢女工故也臣愚以爲寸絲之直可以買尺布衣布之人百倍於衣絲且織布易而織絲難教以難者或未必其率從教以易者庶可冀其就業但豫省未嘗不織布而家有機杼者百不得一應令地方官曉諭有力之家或多造機杼貸於織布之戶量取賃直或將無礙公項可以動支打造者令其報名給領俟一年之後繳還原項幷廣諭婦女凡牌甲之內有一家織布者即令同甲倣效行之久而比戶連村無不各勤紡織似亦推廣蠶桑之一道也以上四條臣仰體我　皇上重農務本富民足食之至意竊就豫省地方董率官民措施辦理但臣知識淺陋是否有當伏乞訓示

勸農三策疏 乾隆二年　雲南巡撫張允隨

奏爲請酌定考課奬勸補助之規以裨農政事竊惟足食爲民生之本計教養爲王政之先圖　綸音疊沛無時不軫念農功與懷勸相曉諭督撫大吏講求水利而以農桑本務倡課百姓爲先至州縣之能勸民墾種者非有大過毋輕劾去以期勸課有成大哉　王言誠二帝三王之用心而萬世兆民所永賴者也臣奉到　上諭悉心體貼除滇省水利另摺奏　聞外似覺尚有可以推廣善治者敬爲我　皇上陳之查勸課

農桑固州縣之責而州縣政務殷繁不能遍及是以部議倣照周禮遂地之制量設數人以司董成誠農政之先務但恐州縣牧令熟諳農功者少似宜定爲規條示以準的俾選擇之始既有以察其能否考課之時亦有以驗其勤惰臣請定十則一曰筋力勤健二曰婦子協力三曰耕牛肥壯四曰農器完銳五曰籽種精良六曰相土植宜七曰灌溉深透八曰耘耨以時九曰糞壅寬餘十曰場圃潔治以上十條以十得八九者爲上農酌量州縣土田之多寡村落之遠近即于上農之內選擇老成謹厚之人專司教導于井里之中晨夕聚處之際勤者勸之益勤惰者勉之勿惰逐末者引之以務本游手者敎之以學稼不許干預他事至農人雖終歲勤動而其功力之齊則全在春耕夏種秋收之日牧令政務雖繁而一歲之中要當竭此數旬之心力以勸農事如每歲二三月間東作方興州縣親行履畝一次則耕犁之勤惰可得大槪矣四五月間揷蒔方殷再行履畝一次則栽種之勤惰可得大槪矣九十月間穡事告成再行履畝一次則農功之勤惰可得其全矣勤者獎賞之惰者誡飭之老農敎導無效者則另選以代之如州縣奉行不力督撫司道府爲之稽察而申飭之如此爲牧令者既克盡其勸課亦不致滋擾閭閻則用力少而收功溥矣其餘月日恪遵 訓旨凡值公事之暇即巡歷鄉村所至之處詢疾苦而課農桑獎善良而懲頑梗則上下之情通而提撕易入不難合四境如一室矣至部議所定量加獎賞之例固所以答老農敎導之勞而鼓衆農力作之氣但查州縣既多老農亦衆若動帑賞給則 國家經費有定若僅地方官捐給則牧令中急公之員固不乏人而庸謹者不無苟簡從事則獎賞之典將成具文又當斟酌一法以爲風勵斯民之具伏查遂師之制重於成周力田之科隆於漢代而 國家現行鄉飲酒之禮凡鄉民之年高而淳謹者得推爲介賓民間深以爲榮今老農雖未足與於此選然果能率民

康熙古文鑑

朝經世文編

以服先疇若有成效亦有司所當禮貌者也臣請畧倣其意於每歲秋成之後州縣查其所管鄉村如果地闢民勤穀豐物阜則爲之備花紅酒醴設席公所進而觴之併用鼓樂導之以出使耕鑿之儔見農民之細而長吏親爲優禮其觀感興起之忱有油然而生者矣至於貧乏之民堯舜之世所不能無故先王有省耕省斂之典即有補不足助不給之恩倘課農之法既備勸農之典復隆而工本艱難自當更籌補助之典俾得及時栽種查各屬社倉穀石原係春借秋還而常平倉穀每年出陳易新亦得詳明動借然皆於青黃不接之時以之接濟民食安能復作籽種臣查社倉係社長經理出入例應加息還倉應聽民間自行借給外請將常平倉穀于出陳易新之外另立借給籽種名目在存七數內再行酌借一二分俾民間共知其爲作種之項令州縣官春夏巡行畎畝之時查係實在無種窮民即擇倉內堪爲籽種之新穀酌動借給令其作種其力稍能自備及吏胥皂役人等不得揑冒濫借務使貧民得沾實惠秋成照數還倉照例不許加息其或偶有水旱不齊緩至次年交倉一轉移間而貧民既得乘時佈種復得免重利借貸之苦則且咸受栽成輔相之愷澤于無窮矣

論閩省務本節用書

郭起元

某閩人也竊願言閩事閩地二千餘里原隰饒沃山田有泉滋潤力耕之原足給全閩之食無如始闢地者多植茶蠟麻苧藍靛糖蔗離支柑橘青子荔奴之屬耗地已三之一其物猶足供食用也今則煙草之植耗地十之六七原煙出自西北邊外謂可以驅寒耳今則遍於東南飲煙者無間暑寒爲用與食鹽等而又勝之閩中更甚煙葉之雨露入地則地苦而穀蔬不生無益於人而害於嘉種如此閩田既去七八所種秔稻菽麥亦寥寥耳由是仰食於江浙臺灣建延米艘自海來者有風濤魚龍之險自建延下者灘石犖确水潦不時往往阻

灣而江浙官吏又輒禁洋遏糴故閭閻時時乏食執事發令移文採買而境內可以無飢矣竊念古者建國君民不待食於疆外閩地耗於植煙既嚴其禁然小民不知大計終以烟草爲利久且復植秔稌火耕水耨沾塗胼胝用力甚勞海民習魚鹽蠃蛤之利者冒險取之逸獲而利饒故惰於耕耘不知民惟耕耘則氣樸而質固習勤而善生古稱孝弟始於力田者良不誣也今惟飭長吏率三老諭衆民以重農務本之誼俾通曉自悟漸革其俗斯阜成盈甯之效可幾也執事敷教以來士多經明行修今又開設書院義學宜乎孝友睦婣任恤者所在皆是然而士民仰事俯育兼資乎物力孟子曰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今戶口日蕃而地不加增民以日貧者人與土贏詘之勢異也一人之食十人食之則必飢矣一人之衣十人衣之則必寒矣爲今之圖亦惟節儉以濟其不足誠令中人之家去肥甘而麤糲之一人之食可飽數人易羅紈而布絮之一人之衣可煖數人此雖民間纖嗇之務而登耗安危之機寓焉福與泉漳四郡用物侈靡無論其他卽冠帶衣履間動與吳閶杭越競勝不知彼地之膏腴此方之瘠薄財力之難以支也久矣伏望飭吏設禁轉移之衣食足而民仁乃自然之效也仰祈垂鑒而採納之幸甚

府志食貨論

岳震川

府志食貨中無烟草安康之民果不種此此俗之善也今漢中郡城商賈所集烟鋪十居其三四城固湑水以北沃土腴田盡植烟苗盛夏晴霽彌望野綠皆此物也當其收時連雲充棟大商賈一年之計夏絲秋烟烏得與絲並論耶自陳文恭公撫秦滕公天綬守漢中設立蠶局勸蒔桑柘爲生民之本業在是烟何爲者記稱天子巡狩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甘肅士人賦烟草詩曰餉賓先餅餌種

地礙桑廠南鄭城固大商重載此物歷金州以抵襄樊鄂渚者舳艫相接歲糜數千萬金可謂好之僻矣或曰楚人糜金漢中得利何害豈知與漢之人以此糜金者不少耶害有大於礙桑廠者耶故曰安康若不種烟草此俗之善也又聞紫陽務滋烟苗較漢中尤精尤易售此可以為戒弗可效也若云皇皇求利庶人之行則蠶桑之利齊可以富國山南之民豈不能以桑蠶富其家耶

農書　張履祥

桐鄉田地相匹蠶桑利厚東而嘉善平湖海鹽西而歸安烏程俱田多地少農事隨鄉地之利為博多種田不如多治地蓋吾鄉田不宜牛耕用人力最難又田壅多工亦多地工省壅亦省田工俱忙地工俱閒田赴時急地赴時緩田憂水旱地不憂水旱俗云千日田頭一日地頭是已況田極熟米每畝三石春花一石有半然間有之大約其三石為常耳（下路湖田有畝收四五石者田寬而土滋也吾鄉田溢土淺故止收此）地得葉盛者一畝可養蠶十數筐少亦四五筐最下二三筐（若二三筐者即有豆二熟）米賤絲貴時則蠶一筐即可當一畝之息矣（米甚貴絲甚賤尚足與田相準）雖久荒之地收梅豆一石晚豆一石近來豆價貴亦抵田息而工費之省不啻倍之況又稍稍有葉乎但田荒一年熟地荒三年熟人情欲速治地多不盡力其或地遠者力有所不及耳俗云種桑三年採葉一世未嘗不一勞永逸也弗思耳（治地）

農叟有言禾歷三時故稃三節麥歷四時故稃四節種稻必使三時氣足種麥必使四時氣足則收成厚吾鄉種田多在夏至後秋盡而收所歷二時而已種麥多在立冬後至夏至而收所歷三時而已欲禾歷三時麥歷四時胡可得焉惟有下秧極早可補事力之不逮穀雨浸種立夏前下穀稍備春氣至插青之日秧老而苗易長且耐風日所謂秧好半年田也中秋前下麥子于高地穫稻畢移秧于田使備秋氣雖遇霖雨妨場功過小

雪以種無傷也人但知夏前秧之好而不知所以好之故在得春氣備三時也知種麥之多收而不知所以多收之故在得秋氣備四時也湖州無春熟種田早收穫遲即米多于吾鄉北方無水田麥即廣熟非獨地燥歷時多能盡其性也況早麥又有幾善墾溝揪溝便于早早則脫水而掄燥力暇而溝深溝益深則土益厚早則經霜雪而土疏麥根深而勝壅根益深則苗益肥收成必倍掄燥土疏溝深又為將來種稻之利凡事利必兼利害必兼害惰農苦種麥之勞耽撮子之逸甘心薄收甚至失時春花絕望愚矣哉稻秧麥秧

漢文帝詔歲勸民種樹管子云一年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吾里無山土亦罕曠然能于地隙水濱種植豆材百株三十年後可得百金以外若種樹成林大小相替材木可無乏之用矣每年芟其繁枝可以為薪各以地之所宜則桐鄉椿梓榆檀皆上木也紹興祁氏資送其女費至千金人怪其厚祁曰吾費不過十金耳人益駭問其故曰子女生之年山中人包種杉秧萬株株費一厘女十六七而嫁杉木大小每株值價一錢則嫁資裕如矣此雖山林與平野不同然智可通也種樹

農事不理則不知稼穡之艱難休其蠶織則不知衣服之所自豳風陳王業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詳衣食二字孟子七篇言王政之要莫先于田里樹畜今日言及輙笑為鄙陋是以廉恥不立俗不長厚然既治田桑即必須兼治圃古者民淳俗朴瓜瓠俱在疆場今不能然則編籬為圃一以養生以禦盜俗籬用槿易成然實寡用而不固不若尚以枸橘雜以五茄皮枸杞三物有刺可禦暴客其實又皆可食而有用其成雖須十年五年然久而愈密籬下徧種萱花自生自長花開隨采以晒亦蔬之輔佐也園中菜果瓜蒲惟其所植每地一畝十口之家四時之蔬可不出戶而皆給矣古人場圃同地秋收則築堅圃地為場以納禾稼至來春則又耕治之以

種菜茹。此意湖州鄉間往往見之。吾鄉殊不然也。場惟收成時一用。三時廢棄而已。圃則更闢一處。不得已則于桑下種菜。謂菜不害桑也。其實種菜之地。桑枝不茂。此不特地力之不盡。亦見人工偷惰。無足取也。古人規制無大小。俱有法度。何不遵而行之。雜編

嘗論基址墳墓。各宜思糧之所出。墳旁種芋。芟便可取薪。基址寬曠。則前植榆槐桐梓。後種竹木。旁治圃。中庭植果木。凡可取爲祭祀賓客親戚餽問之用。卽省市辦金錢。中庭之樹。莫善于梅棗香圓橙橘茱萸之類。莫不善于桃李杏柿之類。蓋物之易潰。不能藏畜。吾所不取。

農事大綱有三。道惟在豫。一疆界宜正也。田地賦役之所起。我不可以侵人。亦不可使人侵我。本讓畔之意。與其以我侵人。毋甯使人侵我。語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若地段田角。與人相間。彼此便利。則兌換可也。一溝渠宜濬也。田功水利。一方有一方之蓄洩。一區有一區之蓄洩。一畝亦有一畝之蓄洩。淵而不知塞。壅而不知疏。日積月累。愈久而力愈難。燥濕不得其宜。工費多而收較薄矣。其事係一家者。固宜相度開濬。卽事非一家。利病均受者。亦當集衆修治。不可觀望推卻。萌私己之心。且思大禹平治九州水土。與萬世之利。何況鄉黨中被一夫涓滴之澤乎。若乃占公爲私。損人益己。自非人之所爲矣。一塍岸宜修築也。吾鄉濱海甯爲下。既不憂旱。視歸安爲高。亦不憂水。圩岸雖不甚重。然不時爲修築。則地虞攤塌。田患漏洩。積久滋弊。恒至疆界失其舊所。田塍地脚。草根盤踞。所損亦復不少。宜于農隙之月。趁晴清理修治。則省忙工。若閒時蹉失。到插種收成之後。便無及矣。至于墳墓居址。以及道路橋梁。凡屬已所當爲。雖于農務無關。亦當乘隙料理。非度外可置也。田功

種田地利最薄然能化無用爲有用不種田地力最省然必至化有用爲無用何以言之人畜之糞與竈灰脚泥無用也一入田地便將化爲布帛菽粟即細而桑釘稻草無非家所必需之物殘羹剩飯以至米汁酒渣上以食人下以食畜莫不各有生息至于大者勤則善心生愛土物厭心滅又勿論己筋力有用也逸則脆弱丁口有用也閒則虛靡金錢粟帛有用也薪油耗之酒漿耗之瓜蔬又耗之麻縷絲枲亦耗之儉者耗三之一奢者過之至其甚者男習惰游女休蠶織長傲誨淫又勿論已賈子曰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此言雖大可以喻小人能綜其大綱復不厭纖悉家政其庶理乎農事纖悉

吾里田地上農夫一人止能治十畝故田多者輒佃人耕植而收其租又人稠地密不易得田故貧者賃田以耕亦其勢也嘗讀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士庶之家亦如此家法政事也田產土地也傭工人及佃戶人民也佃戶終歲勤動祁寒暑雨吾安坐而收其半賦役之外豐年所餘猶及三之二不爲薄矣而俗每存不足之意任僕者額外誅求脚尖斛面之類必欲取盈此何理耶且思朝廷一布寬恤之詔百畝之家所益幾何而歡傳萬口下加征之令百畝之家所損幾何而怨咨載道豈非民力不可竭乎大凡田所坐落平日決宜躬履畎畝識其肥瘠計其寬隘及泥蕩水路莫不畫圖詳記及佃戶受田之日宜至其室家熟其鄉里察其勤惰計其丁口愼擇其勤而良者人衆而心一者任之收租之日則加意寬恤僕人積弊極力革除至于凶災爭訟疾病死喪及煢獨貧厄總宜教其不知而恤其不及須令情誼相關如一家之人可也近見富家巨室田主深居不出足不及田疇面不識佃戶一任紀綱僕所爲至有盜賣其產變易區畝而不知者侵沒租入將熟作荒退善良之佃任與刁黠種種弊端不一而足坐使生計匱索虛糧積累以致破家亡身無不由此或乃恃

目前之豪横。虐弱民。小者勒其酒食。大者逼其錢財妻子。寘之獄訟。出爾反爾。可畏哉。（佃戶）

西鄉女工。大概織綿紬素絹。績苧麻黃草以成布疋。東鄉女工。或雜農桑。或治紡績。若吾鄉女工。則以紡織木棉與養蠶作綿爲主。隨其鄉土。各有資息。以佐其夫。女工。勤者。其家。必興。女工。游惰。其家。必落。夫婦女所業。不過麻枲繭絲之屬。勤惰所係。似于家道甚微。然勤則百務俱興。惰則百務俱廢。故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資其輔佐。勢實相等也。且如四夫四婦。男治田地。可十畝。女養蠶。可十筐。日成布可二疋。或紡棉紗八兩。寗復憂飢寒乎。刺繡淫巧。在所當戒。（女工）

凡事各有成法。行法在人。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家政亦加之。歸安茅氏。農事爲遠近最。吾邑莊氏治桑。亦爲上七區首。今皆廢棄。一者由天荒亂而盜起也。一則由人膏粱之久。不習稼穡艱難也。司馬溫公居洛。有田三頃。躬親庶務。不舍晝夜。劉忠宣公教子讀書兼力農。曰困之將以益之。宴安害人。遊閒廢事。古之人。無不懼之。今農書所載者法也。苟非其人。法不虛行。行法之要。一曰忠信。一曰精勤。忠信以待人。則人無不盡之心。精勤以立事。則事無不成之勢。要之忠信本也。衛詩星言夙駕。稅于桑田。言勸課之勤也。而終之以秉心塞淵。騋牝三千。言其操心誠實而淵深。故雖畜馬之衆。亦至于三千也。農桑之務。用天之道。資人之力。與地之利。最是至誠無僞。百穀草木。用一分心力。輙有一分成效。失一時栽培。即見一時荒落。我不能欺彼。彼亦不欺我。却不似末世人情作僞。難處也。然與世人相交。農終易處。以傭工而言。口惠無實。即離心生。夙興夜寐。即朝氣作。俗曰作工之人要三好。銀色好。飲食好。相與好。作家之人要三早。起身早。煑飯早。洗脚早。三好以結其心。三早以出其力。無有不濟。推之事事。殆一轍也。（習勤）

人言耕讀不能相兼非也人只坐無所事事閑蕩過日及妄求非分營營朝夕看得讀書是人事外事又爲文字章句之家窮年累歲而不得休息故以耕爲俗末勞苦不可堪之事患其分心若專勤農桑以供賦役給衣食而絕妄爲以其餘閑讀書修身儘優游也農功有時多則半年諺云農夫半年閒況此半年之中一月未嘗無幾日之暇一日未嘗無幾刻之息以是開卷誦習講求義理不已多乎竊謂心逸日休誠莫過此

田制說 [illegible]齋編

楊芳

井田之制起於黃帝三代因之自商鞅開阡陌而井田廢勸農書曰欲仿井田不必盡泥古法縱橫曲直各隨地勢淺深高下各因水勢程子云必井田而後天下可爲非聖人之達道道在倣其意行之而民不病蓋田不可復井而遂徑溝畛之遺意猶存也古者后稷爲田一畝三畎以後隨地制宜田制不一區田之法見農政書云每畝可收六十六石學種者或半之或云一畝可收六十石兗州刺史劉仁之在洛陽曾爲之一畝可收百石人以收穫之數過多致疑失實　國朝康熙丁亥桂林朱公龍耀爲蒲令取區田法試之後爲太原司馬在平定亦然收每區四五升畝可三十石爰爲圖說刊布之近衢州詹公文煥監督大通試之于官舍隙地一畝之收五倍常田又聊城鄧公鍾岳于雍正末亦曾行此一畝多收二十斛王爾緝于大旱時力務爲此畝得五六石因著區田法然則前人畝收百石六十六石六十石與夫三十石之說或未必然大約地少而收倍甚不誣也陸桴亭欲以代田之法參區田之意更斟酌今農治田之方而用之見思辨錄此變通區田之法而善用之者也若夫建堤障水則有圍田築土避水似圍而小其面則有櫃田架木作田培葑泥而泛水上則有架田亦名葑田瀕江沿海積淤泥而成腴壤則有沙田更有塗田梯山爲田又有梯田種植蔬果則有圃田因地製

制。詳見農桑訣及勸農書康濟錄行世。較區田為廣矣。圍田者。四圍築長堤而護之。內外不相通。江以南地卑多水。田皆築土為岸。環而不斷。隨地形勢。四面各築大岸以障水。中間又有小岸。或外水高而內水不得出。則車而洩之。以是常稔不荒。今北方地坦平無岸。潦不能禦水。旱不能畜水。焉能不荒。須令有力之家。度視地形。各為長堤大岸。以成大圍。岸下須有溝洩水。則外水可護。而內悉為腴地。何慮水旱也。櫃田者。其法築土護田。俱置瀽穴。順置田段。便于耕蒔。若遇水荒。田制差小。堅築高峻。外水難入。內水則車之易涸。淺沒處宜種黃穋稻。此稻自種至收不過六十日。能避水溢之患。如水過。澤草自生。穇稗可收。高涸處亦宜陸種諸物。此救水荒之上法。因塌水溉田。亦曰塌田。沙田者。沙淤之田也。今通州等處皆有之。此田迎水地常潤澤。四圍宜種蘆葦。內則普為塍岸。可種稻秫。稍高者可種棉花桑麻。旱則便溉。或旁繞大港。潦則洩水。所以無水旱之虞。但沙漲無時。未可以為常也。塗田者。瀕海之地。潮水往來。淤泥常積。土有鹹草叢生。此須挑溝築岸。或樹立樁橛以抵潮汛。其田形中間高。兩邊下。不及數十丈。即為一小溝。數百丈即為一中溝。數千丈即為一大溝。以注雨潦。謂之甜水溝。初種水稗。斥鹵既盡。可種粱稻。此因潮漲而成。與沙田無異者也。架田者。架田之法。架猶筏也。農書云。若深水藪澤。則有葑田。以木縛為田坵。浮繫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種藝之。其木架田坵。隨水上下。浮泛自不淹沒。自初種以至收穫不過六七十日。水鄉無地者宜效之。以上皆近水而為之制者也。惟梯田則成於山。多地少之處。除峭壁不可種。其餘有土之山。裁作重磴。皆可藝種。如土石相半。則須壘石相次。包土成田。若山勢峻極。人須傴僂蟻沿而上。耨土而種。自下登陟。俱若梯磴。故名梯田。如上有水源。則可種旱稻秔稻。如止陸種。亦宜粟麥。蓋田盡而地。地盡而山。山鄉細民。求食若此之艱也。自圍田以至梯田。俱可植穀。至種蔬果之田。謂之

圃田其田繞以垣墻或限以籬塹負郭之間但得十畝足贍數口若稍遠城市可倍添田數至一頃而止結廬於上外周以桑課之蠶利內皆種蔬惟務取糞壤以爲膏腴臨水爲上否則量地掘井以備灌溉地若稍廣可兼種麻苧果物比之常田其利數倍此園夫之業可以代耕蔬蓁之士亦可託爲隱所乃農事之支流而田功之餘事也大抵田制不一各因地以制宜而力田之事全恃農夫有眞精神流貫於其間凡選種之取其肥實糞力之取其腴厚耕耨之必利其器播植之必乘乎時至纖至悉具有經綸臨民者誠能訪窮簷之疾苦知稼穡之艱難寓撫字於催科寓鞠謀於積貯烏在老農老圃之事非即大人之學哉

區田說

孫宅撰

昔湯有七年之旱伊尹始作區田元王楨農書推本氾勝之之法以爲每田一畝廣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行占地一尺五寸計分五十行其長一十六步每步五尺計八十尺每行占地一尺五寸計分五十三行長廣相乘得二千六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隔一區種一區（留空以便澆灌又可疏風不熱壞苗且以其土壅根）方除隔空可種六百六十二區區深一尺用熟糞二升（用生糞過多糞力峻熱即熱壞苗有害）與區土相和布種勻覆以手按實令土與種相着苗出時每一寸留一株每行十株每區十行留百株別製廣一寸長柄小鋤鋤多則糠薄若鋤至八遍每穀一斗得米八升如雨澤時降則可坐享其成旱則澆灌不過五六次即可收成結實時鋤四旁土深壅其根（種既密穗又長大時恐風吹折）其爲區當於閒時旋旋掘下春種大麥宛豆夏種粟米黑豆高粱䅶黍秋種小麥隨天時早晚地氣寒煖物土之宜節次爲之不必貪多毋論平地山莊歲可常熟近家瀕水爲上其種不必牛犂惟用鑿钁墾劚更便貧家大率區田一畝足食五口丁男兼作婦人童子量力分工定爲課業若糞治得法灌溉以時雖遇災

旱不能損耗矣齊民要術云兗州刺史劉仁之在洛陽曾爲之一畝可百石今人多疑爲古斗三當今之一或者以是歟康熙丁亥桂林朱蘊叔龍耀爲蒲令邑處萬山中高陵陡坡非雨澤不能有秋爰取區田法試之後爲太原司馬在平定亦然收每區四五升畝可三十石於是爲圖說刊布之以爲務農者勸此則近事之明徵也徐元扈先生有言三代制產非以多與之爲厚也語云務廣地者荒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后稷爲田一畝三畎伊尹作區田負水灌溉古之治地者盡力盡法而不務大禹時稷爲農師洪水初治作乂之士甚多恐民務廣地以致荒蕪故限田五十使精於業即五十畝可食八口之家矣豈不諒哉故詳述其說用著於篇

盛柚堂云近衢州詹文煥監督大通於官舍隙地爲之計一畝之收五倍常田又聊城鄧公鍾岳於雍正末亦曾行此一畝之收多常田二十斛

雍正二年直隸巡撫李維鈞奏曰嘗考伊尹耕莘之時有區田之法收穫倍蓰臣繪成區制在保定城內賃地二畝僱人試行之其補種灌溉尚未如法而一畝之地已收穀十六石若無地窮民得荒廢之地數畝俾其區種則數口之家亦能養贍或歲遇旱澇仿而行之于農功大有裨益奏入奉　硃諭區田一說向日視爲迂濶之談亦未聞有行之者覩爾所奏收穫倍蓰則非荒唐矣此法倘能通行獲益良非淺鮮雖係古人成法亦爾一片爲國爲民之心感格神明之所默授朕實欣悅之至俟後再有成效更爲源源奏聞此誠美政也欽此

區田圃田說

王心敬

區田按農政書湯有七年之旱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諸山陵傾阪及田邱城上皆務爲之以是

支六年之旱而民少流殍其說雖無他書可証然要之其法非智者莫辦凡少地之家所宜遵用至旱荒之時水泉闕少之鄉尤宜重留之意也其法大約謂一畝之地濶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計分五十區長濶相間通二千七百區空一行下種於所種行內則又隔一區種一區除隔空外可種六百七十五區每區深一尺用熟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布穀勻覆以手按實令土種相着苗出看稀稠存留鋤不厭頻旱則澆灌結子時鋤區上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搖撼依此法者倘不爲蝗傷每區收穀一斗每畝可收六十石余竊謂其法眞貧家濟荒之勝策但如隔區間種不但中道難行亦且耘鋤水灌皆費周折不如視地濶狹於中畫路以一尺五寸通畛爲度而畫一種禾之溝亦以通畛一尺五寸爲度區規深則一尺用熟糞一升照數均入以手按實視其可灌則按時渥灌之爲工省而法捷也至若一區能收穀一斗一畝能六十石及三十石之說則亦恐不然昔余當庚子辛丑大旱時亦曾力務爲此雖人事未至精到要之工力頗勤亦只可畝五六石而止彼畝收六十石三十石之說或古人誘人力務區種之旨乎然如大旱之歲鄰田赤地千里而區田一畝獨有六七石之獲果若數口之家能殫力務成二三畝區田便可得全八口之家父母妻子之命其收效不亦宏且厚耶嗚呼豐儉不常是乃天道家無素蓄之粟抑且父母妻子之責上下關於已身卽決思患預防可無慮歟

圃田種蔬菜之田也其法繚以垣牆或限以籬塹負郭之間但得十畝足贍數口若稍遠城市可倍添畝數至半頃而止結廬於上外周以桑課之蠶利內皆種蔬先作長生韭一二百畦時新菜二三十種惟務多取糞壤以爲膏腴之本慮有天旱臨水爲上否則量地掘井以備灌漑地若稍廣又可兼種麻苧果穀等物比之常田

歲利數倍此園夫之業可以代耕至於養素之士亦可托爲隱所因得借贍如漢陰之獨力灌畦河陽之閒居鬻蔬亦何害於助道哉

論區田

陸世儀

予向讀區田法而異之以爲播種之中既有此妙法古人何不悉以之教民又民間何以竟不傳此法嘗疑不決及讀元史見元時嘗以此法下之民間教民如法耕種民卒不應又特遣嵩官分督究竟迄無成功未審教督者非人耶抑此法終不可行也王禎曰古人區種之法本爲濟旱惟近家瀕水爲上其種不必牛犁但鍬钁墾劚便于貧家大率一家五口可種一畝男子兼作婦人童稚量力分工定爲課業各務精勤用省工倍田少收多按此云近家瀕水則邱陵城坂之地必不可種矣又聞常州鎮江田甚高仰而土性受水每農夫轉水一日則可停二三日太倉土性獨不然其高仰之地遇旱日必打水二遍若旴地則全不受水未可一槩論也賈思勰曰區田以糞氣爲美不必皆良田又不耕旁地庶盡地力蓋區種不先治地卽荒地爲之也又曰區中生草拔之區間草以剗剗之若苗長不能用鋤則以鉤鐮比地刈其草穢又曰兗州刺史劉仁之昔在洛陽于宅田七十步之地域爲區田收粟三十六石然則一畝之收有過百石矣徐元扈曰區收一斗畝六十六石卽區田一畝可食二十許人矣蓋古今斗斛絕異周禮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若如今升斗則中人豈能頓盡孔明數升已自不少廉頗五斗得無太多計今之畝若斗則每畝可收數石可食兩人以下耳見文學張弘言有糞種壅法卽今嘗種稻田亦可得穀畝二十餘斛也

予欲以區田語鄉人詢其可否恐鄉人以爲書本中語駭而不信乃詭言曰近有自湖廣來者云彼處種田有

區種法畝可得米二十石許果否因以其術詳告之鄉人曰理或有此吾鄉有種芋者其法近此因言種芋法先掘地爲區每區深闊各三尺許熟糞壅之每區種芋一株漸鋤土壅芋既成每區得芋若干斤每斤得金若干計每畝約得金四十兩許卽此法也予又問區芋得利如此今人家何不多種曰工力甚費人不耐煩然則區田之法不行亦工力費而人不耐煩也與然當賦役煩重之世苟能躬耕四五畝卽可爲一家數口之養此莫大之樂又何工力煩費之足憂乎

予聞東鄉有撮穀法種必倍收而人每不肯種又不能多種予問其詳云撮穀有二難一則耘鋤難一則易酣不能耐風潮也葢撮穀之法先耕地車水浸田然後下種以三指撮穀種下之約五六寸一撮如蒔秧狀撮畢以足徐退復撮如初足從水中行水微蕩漾則穀種不定多四散不能成稞簇故不便耘鋤又根出浮面入土不深稞長大上實下虛故易酣且不耐風雨也以此知區田之法之善隔區分種則下種有地不必足立水中以手按實則無蕩漾之患苗出看稀稠存留則無耘鋤之艱漸耨壟草以壅其根則根深蒂固無酣側之虞而耐風與旱以此徵之區田之倍收必矣撮穀區田之倍收有故葢秧不移種元氣未洩也今田家蒔秧先一日拔秧浸水中或一宿或再宿不等甚者或經三四宿而後始蒔蒔之時拋擲堆垜畧不少惜蒔後遇赤日則黃萎數日而後始醒葢秧之元氣洩盡矣其值陰雨而易醒者則稻必勝早蒔之勝于晚蒔亦以辺小暑則氣漸熱秧難遽醒也由此觀之同一蒔也醒之難易猶係禾之善否而況移種不移種之分乎看來秧性亦大耐磨折今草木之類必賤種乃易植其貴種則移種之頃百方調護猶多萎死秧則不然其拔也信手速拔畧不顧惜拋擲堆垜棄置累日其蒔也兩指夾之插入水土縱橫欹斜未嘗壅治然及其既成猶

能畝收三四石使準護愛惜曲盡其道如區田諸法所獲過倍亦何足疑乃今人習于苟簡惟務欲速終不肯加工加力至誣古法以爲必不可用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古人云鹵莽而耕滅裂而穫此言豈欺我哉但野人愚而固未可以言[illegible]爭有[illegible]者能躬行以率之則庶幾矣

漢武帝使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一歲之收嘗過縵田畝一斛以上用力少而得穀多按代田卽古后稷法一畝三甽歲代其處故曰代田后稷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于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詩曰或耘或耔黍稷儗儗耘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甽平則根深而能耐風與旱故儗儗而盛縵田平田也謂如今之田晦不爲甽漫漫然故曰縵田此大約如區田而簡易過之然曰過縵田每畝一斛以上則亦不過畧勝而已區田數倍之說恐未必也

趙過代田之法其簡易遠過區田蓋區田之法必用鍬钁墾掘有牛犂不能用其勞一必擔水澆灌有車戽不能用其勞二且隔行種行田去其半于所種行內隔區種區則半之中又去其半田且存四之一矣以四之一之田而得粟欲數十倍于縵田雖有良法恐不及此今欲以代田之法參區田之意更斟酌令農治田之方而用之凡未下種之初先令民以牛犂治田甽甽深一尺廣二尺長終其畝甽間爲隴隴廣一尺積甽中之土于隴上一畝之地闊十五步步當六尺十五步得九十尺當爲甽隴三十道甽之首爲衡溝以通灌輸夫甽隴分則牛犂用矣衡溝通則車戽便矣甽廣于隴則田無棄地矣乃令民治糞糞之法各以其土之所宜及時播種播種之法一如區田先以水灌溝使土少蘇平其塊壘乃徐播種以手按實蓋之以灰而微潤之苗出耘之如

法使其中爲四行行相去五寸間可容鋤生葉以上乃漸耨隴草隤土以附之其應下壅及應閣水復水俱依今農法試之當必有驗

今人不種區田者一則不知其法一則工力費一則江南水田田中冬夏積水不便開溝分畛惟高田可分畛則又有不便者高田冬必種麥麥至夏至方收穫若區田則清明穀雨之時已將播種其開溝分畛須于冬春之間畢工是因穀而廢麥區田所以終不可行也然予于此又有一說今人欲種早花或早稻則冬間便荒地不種二麥其言曰雖少卻一熟然地力總在內不較輸也早稻早花之獲不及區田然農人猶能舍彼就此況區田乎故吾以爲農人能分早花早稻之田以種區田亦庶幾兩得矣

種區田又有兩便之法凡農家種稻先于清明時治地爲秧田俟小滿前後分蒔其種秧之田亦拔起再蒔今何不寄種秧于區田當播種時分其田十之二三開畛如前法俟苗長插蒔之際則分其餘秧以蒔他田在區田則以當耘耔在常田則以當播種是誠兩便

農家種稻最苦耘鋤蓋耘鋤之時正當溽暑又苗禾已長人行其中暑氣蒸鬱大不堪耐故農家耘鋤多在清早日稍中卽起或有竟不耘鋤者區田費耘故人尤畏然吾又有說于此常田耘鋤多在暑中者以插蒔故晏也若區田不用插蒔則苗長自速大約常田插蒔之時區田已將耘鋤矣何暑之有至于鋤土壅根則今種棉之家日暴于田不以爲苦而不鋤區田壟高足不濡水與鋤棉同亦何憚而不爲哉

稻熟時予往觀刈穫見田傍一禾甚長高衆禾約尺餘顧問之佃曰此予偶遺一粒穀未嘗糞治今秀實如此亦甚奇予因數其穗得二百餘粟時衆禾遍數皆九十餘粟是禾不啻倍之因思此禾蓋未嘗移種元氣未洩

故也然偶遺田勇不糞不耘纖毫未加人力其稍壯碩者特以得全于天耳使如前法盡種植之宜其穗之長茂堅好又豈特如斯已乎信乎樹藝之法不可不講也

恆產瑣言　張英

三代而上田以井授民二十受田六十歸田尺寸之地皆國家所有民間不得而私之至秦以後廢井田開阡陌百姓始得私相貿賣然則三代以上雖至貴鉅富求數百畝之田貽子及孫不可得也後世既得而買之矣以乾坤之大塊國家之版圖聽人畫界分疆立券契評價直而鬻之縣官雖有易姓改氏而田主自若董江都諸人亦憤貧者無立錐之地而富者田連阡陌欲行限民名田之法立爲節制而不果行乃祖乃父以一朝之力奄有之使後人食土之毛善守而不輕棄則子孫百世苟不至經變亂亦斷不至于流離夫孟子以王佐之才其言王政一言以蔽之曰有恆產者有恆心而已曰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而已曰富歲子弟多賴而已一部孟子實落處不過此數條而終之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一也予謂土地之可寶者又有三請一一言之天下之物有新則必有故屋久而頹衣久而敝臧獲牛馬服役久而老且死當其始重價以購越十年而其物非故矣再越十年而化爲烏有矣獨有田之爲物雖百年千年而常新即或農力不勤土敝產薄一經糞溉則新矣即或荒蕪草宅一經墾闢則新矣多興陂池則枯者可以使之潤勤薅荼蓼則瘠者可以使之肥亘古及今無有朽蠹頹壞之例始而養其祖父繼而養其子孫無德色無倦容此其可寶者一也天下貨財所積則時時水火盜賊之憂至珍異之物尤易招尤速禍草野之人有十金之積則不能高枕而臥獨田產不憂水火不憂盜賊不勞守護即有兵戈旱乾水溢離井去鄉事定歸來室廬畜聚一無可問獨此一塊土張姓者仍屬張李姓者

仍屬李芟夷墾闢仍爲殷實之家舉天下之物不足較其堅固者且地德最寶薄植之而薄收厚培之而厚報或四季而三收或一歲而再種中田以種稻麥旁畦餘隴以植麻椒木棉之類有尺寸之壤則必有錙銖之入不勞生計不受忌疾故與其取財于人不若取財于天地此其可寶者二也今人家子弟鮮衣怒馬恒舞酣歌一裘之費動至數十金一席之費動至數金不思吾鄉十餘年來穀賤竭十餘石穀不足供一筵竭百餘石穀不足供一衣安知農家作苦終年霑體塗足豈易得此百石哉古人有言惟土物愛厥心臧故子弟不可不令其目擊田家之苦開倉糶穀時亦當令其持籌使知來源之不易則自知浪擲之可懼此其可寶者三也今人乃視爲鄙事不一留意顯犯孟子之戒而不知亦獨何哉

嘗讀雅頌之詩而嘆古人之于先疇如此其重也楚茨大田之詩皆公卿有田祿者周有世卿其祖若父之采地傳諸後人故曰曾孫今觀其言曰我疆我理曰我田既臧曰我黍我稷我倉我庾農夫愛其曾孫則曰曾孫不怒曾孫愛其農夫則曰農夫之慶以致攘饁者之食而嘗其旨否剝疆埸之瓜而獻之皇祖何其民風湻樸上下相親如此不止家給人足無分外之謀而且流風餘韻有爲善之樂此其所以享國承家長遠無弊也今世士夫之窮皆由于無恒產而鬻產之源則必在乎債負債負之來由于用度不經故不經者債負之由也債負者鬻產之由也鬻產者饑寒之由也欲除鬻產之根則斷自經費始居家簡要可久之道則有陸梭山量入爲出之法在其法合計一歲之所入除完給公家而外分爲三分留一分爲歉年不收之用其二分分爲十二分一月用一分若歲常豐收則是古人耕三餘一之法值一歲歉則以一歲所留補給連歲歉則以積年所留補給如此始無舉債之事若一歲所入止給一歲之用則一遇水旱必至逃亡逃亡則田必荒蕪荒蕪則穀入

必少此時賦稅必暫免而旋急數端相因而至乃必然之理有田之家其爲苦累較常人更甚此時輕棄賤鬻以圖免追呼實必至之勢也然天下凶荒日少豐稔日多及至豐稔而產業既鬻于人向時富厚之子今無立錐矣此時當大有忍力或鬻衣服或鬻簪珥或鬻臧獲藉以完糧打疊精神召佃闢墾乘閒投隙收取些須以救旦夕穀食不足充以糟糠凡百費用盡從吝嗇千辛萬苦以保守先業大約不過一二年過此凶險仍可耕耘收穫不失爲殷厚之家此亦余所目擊者

吾既極言恒產之不可鬻矣雖然守之有道不可不講若不善經理付之僮僕之手任其耗蠹積日累月沃者變而爲瘠潤者化而爲枯稍瘠者化而爲石田田瘠而畝不減入少而賦不輕平時僅可支持一遇水旱催科則立槁矣是田本爲養生之物變而爲累身之物然則如之何而後可哉欲思無鬻產當思保產欲保產當使盡地理盡地理之道有二一在擇莊佃一在興水利諺云良田不如良佃此最確論主人雖有氣力心計佃惰且劣則田日壞譬如父母雖愛嬰兒却付之悍婢之手豈能知其疾苦乎良佃之益有三一耕種及時二培壅有力三蓄洩有方古人言農最重時早犂一月有一月之益故冬犂最良春次之早種一日有一日之益故晚禾必在秋前一日至培壅則古人所云百畝之糞又云凶年糞其田而不足詩云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用力如此一畝可得兩畝之入地不加廣畝不加增佃有餘而主人亦利矣畜水用水最有緩急先後當捄則捄當待則待當棄則棄惟有良農老農知之劣農之病有三一耕稼失時二培壅無力三蓄洩無方若遇豐稔之年雨澤應時而降惰農劣農亦鹵莽收穫隱藏其害而不覺一遇旱乾則彼此優劣立見矣且良佃所居則屋宇整齊場圃茂盛樹木蔥鬱此皆主人僮僕力之所不能及而良佃自爲之劣佃則種種反是此擇莊佃爲第一要務

也禾在田中以水爲命諺云肥田不敵瘦水古人開一畝之田則必有一畝之水以濟之後世人家僮僕管理莊事與塘幾石修屋幾石爲開銷之具而已何嘗有寸土一鍤及于塘堰乎夫塘宜深且堅固余嘗過江甯南鄉其田最號沃壤其塘甚小不及半畝詢之土人知其深且陡有及二丈者故可以溉數十畝之田而不匱吾鄉塘最多且大有數畝者有十數畝者然淺且漏大雨後亦不滿稍旱則露底田待此爲命其何益之有哉日積月累田瘠莊敝租入日少勢必鬻變此與水利爲第一要務也若不知務此而止保守前業勢豈能由已哉予置田千餘畝皆苦瘠以不能多辦價值故力不能置膏腴沃壤也然細思膏腴之價數倍于瘠田遇水旱之時膏腴亦未嘗不減若豐稔之年瘠土亦收而租倍于膏腴矣膏腴之所以勝者鬻時可以得善價平時度日同此稻穀一石耳無大差別且腴田不善經理不數年變爲中田又數年變而爲下田矣瘠田若善經理則下田可使之爲中田中田可使之爲上田故但視後人之能保與不能保不在田之瘠與不瘠況名莊勝業易爲勢力家所垂涎子弟鬻田必先鬻善者予家祖居田甚瘠在當時興作盡善故稱沃壤四世祖東川公卒時囑從人葬於宅之左曰恐爲勢家所奪正此意也予初析產得三百五十餘畝是時吾里田產正當極賤之時人問曰君析產有銀乎予對曰但有田耳亦苦急切難售奈何今始知析產之妙正妙在無銀田之妙正妙在急切難售古者人有恒產之世所以民無甚富亦無甚貧也

人家富貴暫時榮寵耳所恃以長子孫者畢竟是耕讀二者子弟有二三千金之產方能城居蓋薪炭蔬菜雞豚魚鰕醯醢之屬親戚人情應酬宴會之事種種皆取辦于錢豐年則穀賤歉年穀亦不昂或僅可支吾若千金以下之業則斷不宜城居矣何則居鄉則可以課耕數畝其租倍入可以供八口雞豚畜之于柵蔬菜畜之

予圃魚鰕畜之于澤薪炭取之于山可以經旬累月不用數錢且鄉居則親戚應酬寡即偶有客至亦不過具雞黍女子力作可以治紡績衣布衣策蹇驢不必鮮華凡此皆城居之所不能且山水間優游俯仰復有自得之樂而無窘迫之憂人苦不深察耳果其讀書有成策名仕宦可以城居則再入城居一二世而後宜于鄉居則再往鄉居鄉城耕讀相爲循環可久可大豈非吉祥善事哉況且世家之產在城不過取其額租其山林河泊之利所遺甚多此亦勢不能兼若貧而鄉居尙有遺利可收不止田租而已此又不可不知也

予之立訓更無多言止有四語讀書者不賤守田者不飢積德者不傾擇交者不敗嘗將四語律身訓子亦不用煩言多說矣雖至寒苦之人但能讀書爲文必使人欽敬不敢忽視其人德性亦必溫和行事決不顚倒不在功名之得失遇合之遲速也守田之說前已詳之積德之說六經語孟諸史百家無非闡發此義不須贅說擇交之說予目擊身歷最爲深切此輩毒人如鴆之入口蛇之螫膚斷斷不易決無解救之說則擇交尤四者之綱領也

說糞 友人以擔糞圖囑題因作此

張海珊

凡田有厚薄土有肥磽皆緣糞氣爲美惡糞以柔之無彊槩糞以壅之無輕㬰薄使厚過使和糞之利益宏哉

凡糞栽於周禮雜見於諸家種植之書糞之類或以馬骨牛羊豬麋鹿或以禽獸毛羽或以腐藁以敗葉以枯朽根荄或以繰蛹汁以溝瀆泥或以人溲及牛豕溲其類猥且賾凡人溲爲大糞餘爲雜糞苗糞爲蠶豆爲大麥草糞爲翹蕘陵苕爲苜蓿爲苔華江南水田冷宜火糞江淮迤北宜苗糞凡製糞多術有踏糞法有窖糞法有蒸法有釀法有煨有煮而煮尙矣凡置糞處或爲池或爲廁懼其露也爲之屋懼其滲也爲之磚檻凡用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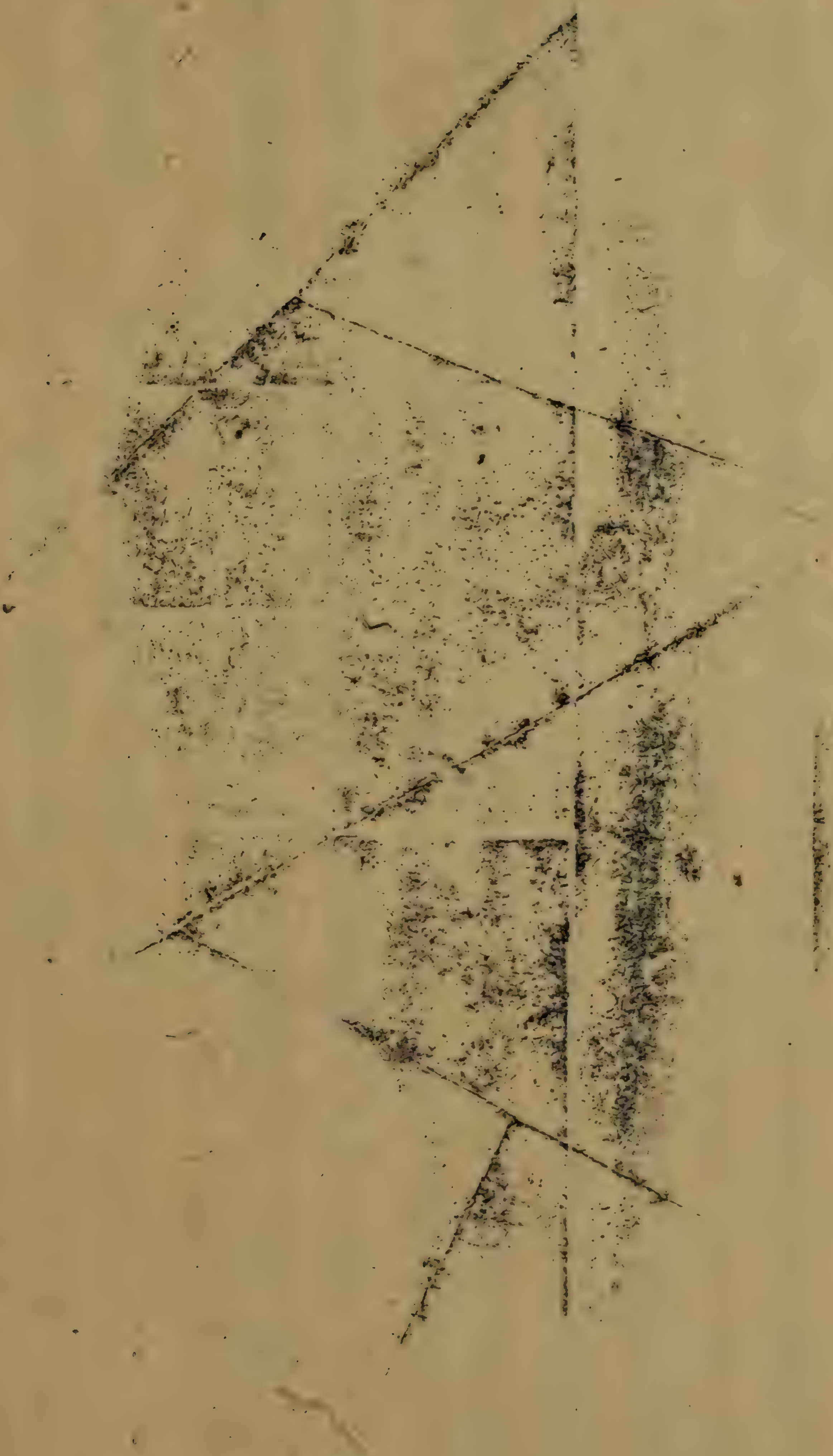
有時與法。用之未種先曰墊底。用之既種後曰接力。不得其時與其法。則枝葉茂而實不繁。糞過多則峻熱而殺物。凡糞具有畚有帚有杴有杁有瓢有柸。載糞有划船有下澤車。嘗試論之。人莫不生於至穢。搆精爲人。蒸腐爲物。積刀貝爲富。賈饜肥甘爲大官。水至清則無魚。人至清則無福。精液化人。穀化精液。土化穀。糞化土。異哉文之所以從異者以此。凡糞蟲有蠦有蛣蜣。

寶相寺記

呂星垣

出宿松縣東門十有五里曰白馬河。河干有寺。不知所始。府縣志皆稱三祖燦建其像。設居門者。相傳唐人所爲。因名曰寶相。先是寺有田數十畝。寺僧率頑惰不事事。田屋廢頹。鞠爲茂草。鄉人聞僧淨輪賢。方自力作瓶居藏經庵。因禮請來主是寺。淨輪辭不獲。既至。慨然曰。吾力能興復之。方是時。寺荒落甚矣。前以土樓門後屋一區。上漏下濕。狐狸嘷于佛座。鳩雉鳴于鐘磬。人驟聞淨輪言。笑不信者半。不數年成堂。堂中增新大像三。小像五。不數年成門。門中像復其舊。不數年成室。室中賓客之位。倉庾庖湢經籍之廚。無不具。于是所謂寶相寺者。煥然改觀。父老相與咨嗟太息曰。吾及見此寺。未嘗有此也。淨輪請予爲之記。予不多淨輪之能興復是寺而獨喜其所以興復之力皆出于力田。而不以乞化布施煩吾里人也。宿松田瘠而賦重。安慶屬縣六。宿松次五。其廣輪不及懷甯桐城遠甚。懷甯桐城田皆三千餘頃。宿松田則至四千四百餘頃。志稱明令屠叔芳虛增畝額。求媚上官。後不免于死。宿松之民。至今蒙害未已也。他邑田皆恒產。宿松田懼爲累。民所以貧困而不可救。田既爲累。故逃亡恒多。力田者恒少。農事不修。率以惰廢爲常。夫有田而不力田。歲賜其復無益也。況重賦乎。宜乎宿松之貧且困也。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此西北高寒。氣候不同耳。若東南則未有逮春始耕

者也宿松濱湖冬逐魚蛤之利棄田不治始春乃耕矣詩曰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必芟柞其草木以罷藏之而發其土膏未有徒耕者也宿松舉耜覆土猶或不全蓋無不徒耕者矣詩曰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蓋始則周行畛隰足治草之萌芽使不得生也又曰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蓋繼則操持利器手芟草之蕪薉使助榮滋也宿松則有植而不芸芸而不復至田者矣田且如此其他一切溝洫蠶桑畜牧之法皆置不講然則民之貧且困也惰廢之害未已也不盡屠令加畝之罪也淨輪初至寶相寺稍因其寺之舊田而力治之蓄其餘而漸買其附近之田燔燒其草木而覆以土漬以盥浴食飲之水以爲之糞鋤併其田之奇零以拓大其畛域平治其崩砠磽确之餘以就其耕負沙雜土築隄防以豬其潦水蓋無寒暑燥溼雪霜而不履于田也故收田之入治五材鳩五工不十餘年而事集然則宿松之田何嘗爲累哉雖以屠令增畝之重而淨輪力而治之猶足賴如此又何患乎貧困之不可救哉予考天下稅糧莫重于蘇州松江然其田畝直十金以上宿松則畝不過五六銖而已甚或棄之聽人耕又甚則出錢以資受者求脫田而去則甚矣宿松之貧且困也先王之法有力田之科惜也淨輪逃于佛倘非然者舉之爲吾邑農師庶類俗其可救乎曾子固謂佛氏之徒不撫耞耒累百十鈞吝飛貨以病民若淨輪者寧有是哉其所收徒多窶人棄子撫于乳幼之初而時養其父母其鄰人貧者常需其餘以濟淨輪其賢矣哉抑非但農師已也予故因其請而推論之爲邑人勸毋徒以增畝罪屠令也淨輪持戒律甚嚴通內典法邑士君子皆與遊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七目錄

戶政十二 農政中

戶政十二 農政中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紡織之利

顧炎武

令邊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織雖有材力而安於游惰華陰王宏撰箸議以為延安一府布帛之價貴於西安數倍既不獲紡織之利而又歲有買布之費生計日蹙國稅日逋非盡其民之惰以無教之者耳今當每州縣發紡織之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給里下募外郡能織者為師即以民之勤惰工拙為有司之殿最一二年間民享其利將自為之而不煩程督矣計延安一府四萬五千餘戶戶不下三女子固已十三萬餘人其為利益豈不甚多按鹽鐵論曰邊民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夏不釋複冬不離窟父子夫婦內藏于專室土圜之中崔寔政論僕前為五原太守士俗不知緝績冬積草伏臥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令人酸鼻後漢書采入本傳今大同人多是如此婦人出草則穿紙袴眞所謂倮蟲者也吾乃賣儲峙得二十餘萬詣雁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織是則古人有行之者矣漢志有云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八月載績為公子裳豳之舊俗也率而行之富強之效惇龐之化豈難致哉吳華覈上書欲禁綾綺錦繡以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謂令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勠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有之無益廢之無損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方今纂組日新侈薄彌甚斲雕為樸意亦可行之會乎

教蠶　唐甄

吳絲衣天下。聚于雙林。吳越閩番至于海島。皆來市焉。五月載銀而至。委積如瓦礫。吳南諸鄉。歲有百十萬之益。是以雖賦重困窮。民未至于空虛。室廬舟楫之繁庶。勝于他所。此蠶之厚利也。四月務蠶。無男女老幼。萃力靡他。無稅無荒。以三旬之勞。無農四時之久。而半其利。此蠶之可貴也。夫蠶桑之地。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逾湖。東不至海。不過方千里。外此則所居爲鄰。相隔一畔。而無桑矣。其無桑之方。人以爲不宜桑也。今楚蜀河東及所不知之方。亦多有之。何萬里同之。而一畔異宜乎。桑如五穀。無土不宜。一畔之間。目覩其利。而弗效焉甚矣。民之惰也。三代以下。廢海內無窮之利。使民不得厚其生。乃患民貧。生財無術。是猶家有寶藏而不知發而汲汲腊脯菓蔬之是鬻也。盍亦謀諸此。與吾欲使桑徧海內。有禾之土。必有桑焉。然亦匪易也。蓋安之久者難創。習之慣者難作。約法而民不信。施教而民不從。則樹植亦不可就。古者田有官。是故棄爲稷官。其後教民田者。謂之田畯。田既有之。桑亦宜然。其在于今。當責之守令。於務蠶之鄉。擇人爲師。教民飼繅之法。而厚其廩給。其移桑有遠莫能致者。則待數年之後。漸近而分之。而守令則省騎時行。履其地。察其桑之盛衰。入其室。視其蠶之美惡。而終較其絲之多寡。多者獎之。寡者戒之。廢者懲之。不出十年。海內皆桑矣。昔吾行於長子。畧著于篇。可以取法焉。

惰貧　唐甄

震澤之蠶半稼。其織半耕。沸鹵漬卵。蠶壯絲美。唐子以家室處於沈氏之廬。飼服安習。綫綿爲經。寒不及緯。市之授諸嚴氏之婦。沈孟孟嫠。橡實之冠。以爲色。登機而織。間以襲乳嬉語。不盡三日而成。孟裁妻佐。縫服之甚

康也絲不於市綫不於市色不于市織不于市一婦之手歲可斷百疋嚴氏不耕夫並作則倍有事損十三一畝之桑獲絲八斤爲紬二十疋夫婦並作桑蠶八畝獲絲六十四斤爲紬百六十疋嚴氏故有土一畝易桑損十五以食三口歲餘半資菜茹蔭桑瓜豆綠垣牧豕陰霤放雞鄰彊抑又爲利嚴氏不然桑不蠶土不剪不[illegible]機廢不理不蓄不蔬故其貧甚于無藝者察一鄉之人無大異者以斯觀之謂吳地蠶利殆不然矣

布帛贏縮說

郭起元

江南膏腴之壤植木棉女紅惟布爲多漢張騫通西南夷攜種至中夏然於楚豫閩粵宋初南省始遍植之而織婦最爲勤苦碾彈紡績工亦勞矣而一布之値不敵匹帛之什一工多利少不足以供口食季女斯飢良不免矣要惟樹桑治蠶之利可當耕耘也永嘉有八種蠶一曰蚖珍三月績二曰柘蠶四月初績三曰蚖蠶四月績四曰愛珍五月績五曰愛蠶六月績六曰寒珍七月末績七曰四出蠶九月初績八曰寒蠶十月績夫農家四時有暇而蠶繭八種可成計至便也苟能講習其業俾布帛兼資以爲水旱凶荒之備人事之修可補天行之缺誠莫善於此者也南省郡邑多濱江枕湖古稱下隰宜桑得地利也而諸邑少植之桑既不足并蠶不育遇木棉不登之歲紡車空懸女紅歇絕坐致凍餒噂𠴲無策其謀生也拙甚矣爰爲說以導之

請海疆禾棉兼種疏 乾隆四十年

兩江總督高晉

竊照大江以南江甯鎮江常州蘇州府屬地方土多沃壤民習耕種且能手藝營生衣食足資利賴惟松江府太倉州海門廳通州並所屬之各縣逼近海濱率以沙漲之地宜種棉花是以種花者多而種稻者少每年口食全賴客商販運以致糧價常貴無所底止臣思衣食並重種棉花雖可織布成衣然而一日不再食則飢是

飢之較寒則又食重于衣矣臣從前閱兵兩次往來於松江太倉通州地方留心體察並詢之地方府廳州縣究其種棉而不種稻之故並非沙土不宜于稻蓋緣種棉費力少而獲利多種稻工本重而獲利輕小民惟利是圖積染成風官吏視以爲常亦皆習而不察以現在各廳州縣農田計之每村莊知務本種稻者不過十分之二三圖利種棉者則有十分之七八又究其所以種稻多費工本之故則因田閒支河汊港淤塞者多艱于車水工本不無多費臣曾諄飭府廳州縣勸諭地方紳士鄉農照業食佃力之例將凡有淤塞溝洫次第開挖並剴切出示使知食重于衣多種稻而少種棉官民固知爲根本之計未嘗不計及于此無如官無考成民惟圖利奉行未免有名無實即如崇明一縣向因本地多種棉花不種糧食准其招商赴上江有漕聚米之區採買運濟乾隆二十年以前臣在安徽布政使任內核計崇商買米之數不過二十餘萬石近則遞年加增已買至三十餘萬石此即生齒日繁本地糧食不足之明驗矣臣再四思維並于過蘇時又與撫臣兩司面爲講求臨民之道固應好其所好而食爲民天又不可不謀其久遠之計各州縣雖有常平社倉以備緩急而水旱無常一旦歉收本地既無積蓄倉糧有限又將何以爲繼此沿海沙地急應改棉種稻以裕民食者也但立法不善非特無益轉恐累民惟有寬其限期善爲化導使民自知務本漸臻饒裕以享

盛世昇平之福斯爲盡善臣請嗣後以三年爲限責成松江太倉海門通州各府廳州縣地方官將應開溝渠並淤塞支河汊港多方設法照業食佃力之例次第勸民開濬深通以收水利之益然後勸諭紳士百姓凡田土在一頃以下者應聽其便若在一頃以上者只許種棉一半其餘一半改種稻田士民之遵行者獎勉之抗違者教戒之府廳州縣果能視民如子實心實力認眞督辦道府隨時稽察如有成效詳報督撫核實特疏保薦以獎循吏倘或虛應

故事奉行不力甚至假手胥役藉端滋擾者以闒茸溺職糾參如此寬以限期則民無擾累官有責成將見本地之產糧日多不專藉于外來商販似于海疆民食大有裨益矣

倡種桑樹檄 乾隆二十二年

陳宏謀

陝省蠶政久廢連年以來官爲倡率民間知所效法漸次振興除省城現設蠶館發給工本收買零繭零絲以供織紬此外三原鳳翔亦設館局引誘學習外其餘各屬民間漸多養蠶計期四十日卽可收功大概皆知養蠶之有利奈老桑枯沒新桑無多雖欲養蠶苦無桑葉此時惟有勸種桑株處處有桑則處處可以養蠶桑多則養蠶必多此情理之曉然可見者也但民間既苦種桑無地又苦桑秧難得全在官司設法購種聽民間赴官領取桑秧庶可廣爲種植官司中亦有不諳種桑者除將種桑事宜開單及金鎖關以北冷不宜蠶毋庸議外仰司官吏速飭西同鳳漢邠乾興商各屬乘此小滿節前購覓桑子布種桑秧桑秧既成卽於境內城壕隙地移栽桑株幷曉諭各鄉赴縣領回桑秧隨處栽植今年種桑二年之後卽可摘葉養蠶或官爲養蠶以示效法或令民摘葉自養總以境內多一株桑樹卽可多養蠶筐多一養蠶之家卽有一家得蠶之利有絲原可賣錢原不必家家學織也地方官費此心思覓人養蠶以爲衆民倡所得之絲原可出賣縱初行無甚利息所虧亦甚有限身任地方定能不吝些須加意率作以爲小民開衣食之源行之既久始而種桑者漸多繼而養蠶者漸多其利漸周其種桑養蠶自必愈衆將來溯厥先事之人利澤何等久遠倘各屬仍前奉行故事惟以現在勸諭種桑養蠶等語混覆或一味迫切彊民養蠶而不買桑養蠶或地方有桑而誑稱無桑可買或差役四處採取民間野桑不肯給錢收買或止覆稱現在遵奉買桑養蠶而其實原未買桑養蠶者別經查出定行嚴

參再興安一州界鄰川楚地候原非寒冷山阿水涯自多可以種桑之處現在緊鄰之洋縣城固兩縣種桑養蠶絲利最多何以興安獨不相宜應行該州再爲悉心確查一面照辦一面回覆毋狃前見坐失美利也

勸種桑樹檄乾隆十六年

陳宏謀

陝省向不種桑本院近年自于省城設立蠶局買桑養蠶并飭鳳翔府等處一體設局養蠶誘民興利民間漸知仿效養蠶各處出絲不少省城織局招集南方機匠織成秦緞秦土綢秦綿綢秦綾秦縺紗年年供進　貢之用近已通行遐近本地民人學習皆能織各色綢緞正須接續勸行方可推廣加多惟有多種桑樹庶幾到處有桑卽到處可以養蠶桑多則蠶絲亦多絲多則綢緞亦多本部院近日循行渭河南北及盩鄠地方經過鄉村樹木叢茂滿目陰翳除棗補樹而外穠樹甚多如謂地不宜桑豈有可以種植穠樹獨不可以種植桑樹之理與其種無用之穠樹何如種有用之桑樹如謂種後人偷斫伐豈有不偷斫穠樹獨偷斫桑樹之理況村堡溝濠地頭屋角一隙之地皆可種桑並非必須平原片段方可種桑致礙蔬穀之利也桑樹既可多種則蠶事正可推廣仰布政司官吏除金鎖關以北鄜延榆綏各屬地不宜樹種植難成毋庸勸行外其餘各府各縣務令地方官巡歷所至勸諭民間種植桑樹舊有之桑各官保護培植不可戕伐有偷伐桑樹者加倍究處現在省城蠶局及鳳翔府每年佈種桑秧聽人赴領各該州縣或亦廣布桑秧聽民人領回種植或赴省城鳳翔領回分散民間其鼓舞勸誘之法當將已種成之桑樹加以獎勵種而未成者不必過問每年官于城中設局養蠶出示民間凡有桑樹或估價摘葉或聽民人摘葉赴局官卽酌量給以價值俾民人知家有桑樹年年可以賣錢路上野桑亦可摘葉賣錢自必愛惜舊桑廣栽新桑地方官每年買桑養蠶不無所費所得之絲仍然

有用雖有虧折亦不甚多地方官果肯有心為民興此大利每年即有所費當亦不必吝惜所得之絲只須稟知不必將絲送驗倘民間有養蠶得繭而不能繅絲者亦許賣給于官官買此繭亦可繅絲同歸有用如此則種桑既可得利養蠶賣繭亦可得利有絲而或賣或織更可得利小民層層得利之處即官司層層引誘之法不必刑驅勢迫自必鼓舞樂從矣現在局中匠多機多如各屬養蠶得絲甚多意欲織紬緞者亦可赴局覓人教習或令人赴局學習地方官一面身先倡率一面設法鼓舞因勢利導自不患桑樹之不多蠶織之不廣也本部院年來勸行蠶桑祗于省城設立蠶局織局為倡導引誘之計未敢徒事文告繩以官法今事將就緒觀成有機地方官民亦皆知陝省蠶事可興故此通行為廣種桑樹多多養蠶之計各屬各隨心力次第舉行積少可以成多由近可以及遠月計不足歲計有餘果肯推行有效決不沒其所長毋再以為迂濶而忽之

廣行山蠶檄 乾隆二十二

陳宏謀

陝省山嶺槲葉最盛宜養山蠶康熙年間甯羌牧劉公從山東僱人來州放養山蠶織成繭紬甚為勻細到處流行名曰劉公紬劉公陞任漸次衰微乾隆九年三月奉　旨勅行山東將山東養蠶成法纂刊送陝本部院初蒞陝省即已發司刊刻分發通省倣效學習隨有鄜縣知縣紀虛中募得善於養蠶之魏振東立為蠶長教人放養已得春繭四十餘萬合之秋繭可得八九十餘萬統計可織紬一千餘丈民間已有販賣鄜繭者又有藍田令蔣文祚商南令李嗣洙連年倡率教習該二縣每年獲繭成紬已自不少其隴州汧陽放養未成同官令曹世鑑從山東覓人來此放蠶因北山早寒秋繭難成與安州劉李二牧亦曾放養未報得繭近據甯羌州稟稱連年借給工本設法鼓舞所得繭紬比前較多略陽縣早已成繭近覓中止再近省到處樁樹易長易

成可養春蠶曾經咸甯令柳大任試養得蠶因爲鳥雀所傷而止就陝省情形而論雖不能處處可以養放山蠶而山蠶所食之槲樹隨處有之可以放養山蠶之處亦正不少若得地方官設法勸導接續行之鼓舞推廣自可漸覩成效況徧山槲樹可作蠶場不比家蠶之必須種桑也繭紬纖細皆宜又耐久穿亦不比絲紬之貴而難賣也本部院前後經理設法振興幸有可興之機並非迂而難成今又蒞陝覩此山場美利不肯坐聽中止除同官以北毋庸再行外仰布政司轉飭西同鳳漢興商邠乾等屬境內凡有槲樹之處官爲勸明砍伐雜樹修理蠶場可養山蠶或僱人試養或官出資本而招民同養或給民人口食令其學習或官借資本聽民人結夥學養其抽絲拈線毋論男婦老少皆可學習其蠶種必須官爲購覓其器具亦須官爲製給其中氣候事宜備載山東養蠶成法或於本省之甯羌鄜縣商南等處僱人教習或於山東河南僱覓善養山蠶之人來此教習地方官用些心思費些物力爲本境倡此美事成此美利俾滿山槲樹向時作爲柴薪棄爲無用者將來皆百姓資生之物養命之源政蹟可觀功德無量本部院尤拭目以觀山蠶之盛並紀循良之績矣

計開養蠶樹名

槲樹大者爲大葉槲小者爲小葉槲

橡樹葉多稜淺結子上圓下尖狀如蓮子名曰橡子橡子落地以土掩之即可發芽成樹

青杠樹類橡葉而小結子與槲樹同

柞樹樹皮紅者名柞樹皮白者名白柞葉皆青色似柳葉而較寬經霜不落結子與青杠同而較大以上餧養山蠶

椿樹即臭椿嫩芽時紅色成葉後青色似香椿而微臭子結繭中如目之有珠名鳳眼草餧養春蠶全賴此種

蠶桑說

福州知府李拔

聖天子加意農桑每歲必親蠶收入供御蠶桑之利遍於天下閩中天氣和暖理宜蠶桑徒以難於創始大利遂秘予蜀人也習蠶利來閩歷守二郡曾于署內試養良絲厚繭俱有成效信乎閩之宜蠶也顧欲養蠶必先樹桑桑之種類不一一名壓桑春初取桑枝大者長二三尺許橫壓土中上掩肥土約厚二寸半月後萌芽漸長三四月後可四五尺次年立春前後翦開移於他處二三年卽成拱葉可飼蠶矣一名子桑乃桑椹所種四月取黑桑椹採碎用糞灰和土種入地寸許一月發芽三四月可長二尺許再逾年種種四五年始成樹仍結子惟葉稍薄然任砍伐枝可爲薪取葉又甚易養蠶者利之而吳越之間每取壓桑條移接子桑其葉更美一名花桑亦由種子而成其葉與壓桑相似但有花無實與子桑異不可多得湖州所種皆小桑蜀中多大桑此種桑之異法也養蠶之法立春日取蠶種置地上或草間使受春氣隨置溫暖處日以爲常越十餘日自出小蠶如蟻蠕動視其多寡用雞翎掃下每日一次各爲一處以免參差初生盛以筐藉以紙先用柘葉食之如無柘用桑亦可每日喂三次天氣晴暖約七日卽當初眠眠則蠶不食漸藏葉下視眠者過半卽暫停無與食伺蠶蛻大半起而後食之初與食不可多多則傷食病死漸長漸多筐不能容移於曲箔蜀中呼爲簞二三日一次攤開令稀掃去蠶糞以利其氣蠶性喜溫暖宜向陽潔淨毋使近陰暗及汚穢惡臭犯則蠶瘟故蠶婦不近喪門不食蒜韭良有由也初眠後約七日而再眠又七日而三眠停食俱如初眠時三眠蠶長寸許蜀中呼爲大眠謂過此則不復眠也蠶既三眠食葉有聲如雨投之立盡每日三食夜則燃燈照之蜀中名爲催老蠶則舉家忙也約食廿三四次蠶卽老不復食置蔟上令作繭漸多不勝摘則多置葉其上而覆以草如鞠梗竹枝

之類蠶老者次第而上其前後亦不甚相遠如遇天冷下置火溫之四五日便成黃白二繭各取歸筐中黃者繅爲黃絲白者繅爲白絲繅絲之法大釜沸水入繭一升攪出絲頭置一木長徑釜上立三柱置二小車長五寸徑二寸下鑽竹管各一抽絲頭由竹管出繞小車周匝而後引入大車車制寬尺六寸徑四尺五寸前輊後軒後二柱架車前二小柱作機納絲二竹鉤下分爲二行上大車每運車則機隨車往來疾徐如意每抽繭絲盡則蛹出不盡者再攪而抽之有不上頭者名水繭去之破頭者入水卽沉鎮以石毋令再起亂絲每次添繭半斤佳者煮繭三斗可得絲二斤卽宜下架軸作一束如繩挽其末如髻卽可貿川中每斤價自八九錢至一兩不等惟其時耳川中又有水絲取法與火絲畧同惟煮繭取頭後卽下冷水盆中繅之與火絲小異色光而細可作綾緞經線然取之較少故價稍貴聞湖州蠶皆火絲每年桑重生復養蠶故有頭蠶二蠶之別此蜀中所無也蜀中牆下樹桑宅內養蠶以爲常業蠶初生每重二錢長大可滿一簟簟長丈二寬五尺編竹爲之屋中立四柱柱下有十齒作架盛簟挂上可容五簟養蠶家多者二百簟少者亦十餘簟每簟可得絲一斤若得絲二百斤則小康之家也又蠶初生至成絲時僅四十日獲利最速其糞可飼豕水可肥田柴可炊爨故人皆寶之每蠶熟置酒相賀又擇其繭之佳者爲種出蛾分雌雄配對半日分開承以綿紙令下子滿紙收貯爲來歲計其出蛾遺繭可製棉綢並無棄物婦工女紅以助男耕心無外用風俗可淸豈不休哉吾閩閩民之昧厚利窮生計而莫爲之所也作是說以導之

種棉說

福州知府李　拔

天生萬物以爲人用草花蟲殼可爲衣被冰繭火蠶皆可爲絲吉貝婆羅皆可爲布然出產不常組織非易閩

閭往往難之求其取多用宏價廉工省貴賤咸宜貧富皆便者惟棉花爲最上古未有棉漢後始入中國流傳遂廣世蒙其休我　皇上念切民依留心耕織溫飽之利遍於天下予嘗北至幽燕南抵楚粵東遊江淮西極秦隴足跡所經無不衣棉之人無不宜棉之土八口之家種棉一畦歲獲百斤無憂號寒市肆所鬻每斤不逾百錢得之甚易服之無斁婦子熙熙如登春臺有由然也閩中地號炎海天氣溫暖土脈疏潤最宜種植而棉花絕少出產購自江浙價常加倍又其甚者男子惟捕螢蛤女子不解織紝寸絲尺布皆須外市苟非素封欲不歎無衣也得乎乾隆己卯予守福寧郡怪而問之或云土地非宜予疑之因於署內隙地試種歲入甚富及調福州屢試有效然後知閩地宜棉而不棉者非地之過也開先無人而種植之道不講也謹爲粗舉其略俾謀生者取爲棉樹挺生葉如蒼耳高二三尺性喜燥惡濕宜種山坡沙磧間或地平則四面掘小溝以洩雨水水聚則葉雖茂不花即花亦鮮實或搖落無餘每歲春三月取花子入土中數日即生非其種者鋤而去之每株相離約尺許毋使太密鋤三次長尺許即開黃花花謝結實如桃又十餘日實開棉出拾而存之自下而上綿綿不絕自五六月至九十月方止有頭花中花尾花之制故蜀中土俗以砍花柴爲農功畢也花既得用車織之去其子彈爲棉紡線織布即可爲被服夫使農民有佐種植之利而工商無衣貴布之累則未有如廣興木棉之得計者也民之欲自謀生與司牧之欲爲民謀者其尙審而行之

勸襄民種桑說三則

襄陽府知府周凱

農桑者天下之大命也一夫不耕則民飢一女不織則民寒民飢民寒强者爲非而罹于法弱者貧且死自古爲然獨襄云乎哉余守襄陽二載見民之于耕不遺餘力崇山峻嶺尺寸開闢其不宜黍稷者藝薯芋雜以爲

食而民之貧猶是豈力之不出于身與抑貨之或棄於地也孟子曰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史記齊魯千畝桑其人與千戶侯等未見有桑陰十畝之夫桑以飼蠶無桑則無蠶矣農之于耕竭終歲之勞一熟再熟所入可計而有水旱之慮蠶則數月之工婦女之事無水旱之虞利與稼穡等且農按畝計稅有什一之征而桑無征爾襄民何憚而不爲也栽桑之地不妨稼穡牆角畦稜道旁場圃閒隙之地皆可栽一家栽十五桑計得葉若干飼蠶若干獲繭若干以絲以帛以供一家之需餘可以易財粟桑宜野亦宜山桑之葉可以蠶桑之實可以酒桑之木可以爲薪桑之皮可以爲紙鄰近荊豫皆有桑爾襄民亦何慮而不爲也而余猶懼民之難于圖始也管子曰十年之計樹木利在十年後而先樂工費于今日是利未入而已費今予先從遠方購小桑八百餘栽之萬山之下大隄之上示以栽種接壓之法蓋桑之爲類不一宜接宜壓而葉始肥任爾民采其枝條接壓之爾襄民又何樂而不爲也昔者范純仁知襄城課民種桑張詠治崇陽拔茶種桑況稱爲建德令一丁種十五桑余何敢與古人比但見爾民之牆角畦稜道旁場圃閒隙之地有大利焉而不知取也故爲說以勸之爾何忍使他木之蕭蕭濯濯者佔爾栽桑之地也

或者曰蠶桑之利宜東南不宜西北遂疑襄陽近西北非桑所宜不知禹貢兗州曰桑土既蠶青州曰厥篚檿絲檿山桑也他州如揚徐東南禹貢亦僅曰厥篚織貝厥篚元纖縞而已考之詩豳風蠶月條桑唐風集于苞桑秦風止于桑桑者閑閑詠于魏鳲鳩在桑詠于曹說于桑田詠于衛按古今疆域計之冀荊豫梁雍皆宜桑利不獨東南也且襄陽古稱南國南屬荊北屬豫介荊豫之交荊州厥篚元纁璣組豫州厥篚纖纊細綿也纁絳幣組綬屬皆絲所織不桑不蠶其何以織昔北燕馮跋下書令百姓種桑遂無桑慕容廆通晉求種江南

而平川有桑息張天錫歸晉稱北方之美桑椹甘香涼燕皆處西北且曰桑爲有生之木利盡西北矣何獨東南其尤足爲襄陽明證者先賢傳載司馬德操躬采桑後園龐士元助之齊書載韓係伯桑陰妨他地遷界鄰人愧謝此三子皆襄陽人則襄之宜桑必矣或者曰橘踰淮爲枳非木之性遷地勿良按農書荊桑多椹魯桑少椹禹貢厥篚檿絲註魯桑宜飼大蠶荊桑宜飼小蠶則荊自有桑與魯桑並著襄陽志載物產桑及山桑檿絹穀城之廟灘有絹南漳之東鞏有絲接壤當陽之河溶有河溶絹天門有天門絹荊有荊綢爾庶民試則而效之加以壓接壅漑之法安見其變爲枳耶或者曰襄有木棉之利與蠶桑匹按木棉古吉貝樹高丈餘今之所蓺者草木木棉羣芳譜所謂班枝花也可爲絮爲布絮與帛同功禮童子不裘不帛帛煖恐損幼者筋骨七十非帛不煖言老者非帛不足衛其筋骨也爾既知織木棉以爲布矣曷不織繭絲以爲衣乎況蓺木棉以畝計使稼穡之地有芟柞之工水潦之慮桑則樹之牆角畦稜道旁場圃閒隙之地較木棉爲尤便且爾既有木棉之利矣益以蠶桑其利不更溥哉爾襄民何其未之思也

余非僅與爾民言利也余甚憫襄之婦女無以專其執業而壹其心志也婦人無事以蠶織爲事士庶人之妻親蠶以衣其夫餘力足以自食而心始貞比者余行郊野見貧民婦女操耰鋤雜耕耦心竊異之謂詩言饁不言耕也乃未幾而婦訟其夫矣未幾而夫訟其婦矣（襄多婦女拐逃嫁買休賣休之案）婦人不再斬（斬衰爲其夫服）今襄之戒雞鳴矣栢舟者蓋亦有人其不止於再醮者比比然也娶者不以爲非嫁者不以爲恥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豈其心之殊人哉夫亦無業之可專無志之可壹而力不足以自食也不桑故也周禮宅不毛者出里布毛桑麻之屬典婦功之職專授女工之事秋獻功辨其苦良謂婦女不親絲枲則耽於逸樂而淫邪易生閭師不蠶者不帛與

不耕者祭無盛，同罰謂不親其事，即不得用其物，抑之使不得齊於齊人之禮，恥之也。聖王之所以設官分職，不惜委曲繁重而為民謀者，誠以農桑者養民之生，即以正民之心也。凡人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勞者多富，逸者多貧，富則禮義之心生，貧則姦盜之心生，無恒產因無恒心，而放辟邪侈無不為矣。今襄之明禮義者，不必盡出於富，而其為盜賊姦邪者，及抵于法，無不諉咎于貧，推其致貧之由，則恒產恒心勞逸之論，間不容寸。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揚子曰：男子畝，女子桑，習其耳目而定其心思，嫺其道藝而世其家業，無非以道率民，其尤深於家塾黨庠之為教乎。知農桑之利如彼，不農不桑之害如此，自古迄今，曾無二理，襄之民亦何憚而不為也。

種桑詩說

周凱

余自荊之遠安購小桑八百餘株，種之大隄之上，皆柔桑也。移栽未善，活者十之七。訪之老農，得栽種法及敎。襄陽本有桑，葉尖小而缺，有刺，性堅，不宜蠶。居民以桑為界，取其易生長，即伐之，即飼蠶得繭，僅堪為帛，售諸豫人以為綿綢，其桑蓋荊桑類也。按農書：荊桑薄而尖，枝幹條葉堅勁；魯桑圓厚多津，枝幹條葉豐腴。荊桑心實，可為樹，能久遠，當以魯桑枝接之，則久遠而又盛茂也。農書又載壓條法，齊民要術及氾勝之書栽種葚法。余浙人，浙重蠶桑，解種桑法，不能家喻戶曉，商之諸牧令，又非文告所能悉。因思士為四民之首，耕讀相兼者多，士為之倡，民必從之，遂託之吟詠，分十二題，各繫四十言，幸襄之能文者廣為傳述之。一曰種葚（齊民要術：收葚之黑者，剪去兩頭，惟取中間一截，其子堅栗，則枝條強茂而葉肥厚。將種之時，先以柴灰淹揉，次日水淘去輕秕不實者，曝令稍乾，種乃易生。氾勝之曰：五月取葚著水中，濯灑取子，陰乾之。肥田十畝，荒久不耕者，善好耕治之，以大麥與葚各三升三合和種之，鋤令稀疏，麥熟時穫之，桑生正與麥高下平，即以利鎌摩地刈之，曝令燥，放火焚之，桑至來春生，一畝可食三箔蠶。此吾鄉種條桑法也。）一曰壓條（八九月間擇桑枝之柔大

者攀至地壓以土節生根就生根處截斷移栽他處一枝可壓數枝惟壓條者不必接枝

一曰接枝。葚之所生其葉多薄俟幹大如指剪取大葉桑枝條接之自茂盛如囊人接果木之法

一曰移栽。柔如指臂大小皆可移栽種樹書云下埋龜甲盛茂不蛀或用大麥亦可先掘地成坎貯以水攪成泥漿務令濾厚然後移桑栽之根令舒暢上用土培厚築使堅實可不必日日澆灌名坐漿種法囊人植果木亦如之

一曰壅灌。冬月就桑根掘坎實以糞加土壅之五六月旱宜灌水

一曰采摘。采桑宜擿葉不可攀折枝條

一曰去初桑。初發葉爲初桑倘飼蠶有餘當剪去之否則明春無力次發爲二桑不須去

一曰伐遠條。桑條之遠出而細長者宜伐去俟明春另長嫩條否恐成雜桑斷風取彼斧斨以伐遠揚是也亦宜相度其勢可留爲壓條用

一曰禁再採。初桑葉肥嫩可飼蠶二桑葉澀飼蠶作絲僅可爲弦周禮禁原蠶蠶與馬同象再蠶恐妨馬

一曰收霜葉。葉經霜而落可治疾兼以餵羊甚肥

一曰剔枯皮。桑老而枯或中空葉黃蠶不食先剔其皮可以爲紙世所謂桑皮紙是也然後伐其木爲器用

一曰兼種柘。柘亦可以飼蠶繭色黃

襄之民果從余種桑矣三年而桑茂十年而桑大茂而余又慮其飼蠶之未善也附飼蠶法按蠶經蠶之性喜靜而惡喧故宜靜室喜煖而惡濕故宜板室室靜可避人聲之喧閙室板可辟地氣之蒸鬱尤宜密以避風火以助煖又蠶背飼蠶弗以雨露濕葉禮祭義三宮夫人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是也淮南子曰蠶食而不飲二十七日而化夫竭二十七日之力而得繭何其工之省且易乎蠶具以箔以簇竹葦所爲聞襄之事蠶者以席置諸地厥其屋不加火宜咎蠶之難養也余將延浙之善蠶者以教爾蠶然桑未茂其事有待姑就余家人所素習者分爲十二詠附種桑之末以示之其成絲而後爲織不一爾襄民當自求之也且勿之載

附懷遠縣志蠶織說略

欲民之厚生必先有恒業懷邑水患頻仍十室空九而窮簷之民謀生之計百出長淮肥渦之產民業寄焉水濱蒲蘆可織席夾岸細柳可編筐筥地宜麻者可索綯其婦女或葺麥稭爲笠豈盡游惰哉顧不蠶織與不稼穡等今吾懷之民僉曰皆欲蠶而乏桑皆欲織而無木棉奈何夫河北白壤與桑宜河東赤泥與木棉

宜用梽種桑及種木棉之法皆可按籍而得或就江浙父老而諮之良法具在況吾邑風土頗近齊豫而蠶織之利不僅江浙齊豫所出綿繭土綢之屬通大商賈大布白氎之美亢彰彰者豈吾懷獨不如齊豫哉互相講習以廣民業亦此時之急務也

請種橡育蠶狀 道光五年

貴州按察使宋如林

查黔省山多田少土瘠民貧生齒日繁除遵義一府農蠶並行生計較裕其餘各郡耕種而外別無利生之業惟黎平一郡漆與茶亦間有之亦不過數邑惟遵義之紬廣行他省詢其由來皆云從前亦無是繭自乾隆中郡守陳君係山東歷城人見此地有青㭎樹即山東之槲櫟樹其葉可飼山蠶惜民間徒供薪樵之用乃捐俸遣人至山東買取繭種雇覓蠶師廣爲教導期年有成至今利賴蠶子甫出置之於樹即能自食其葉及至成蠶即能依枝作繭取繭繅絲俱不費力惟絲麤不能織爲綾緞僅可織紬與山東繭紬相倣現在遵義繭紬早已興販他省可見其利甚溥惟是創始之年收買橡子及收買蠶繭令民遞攤資本收買樹育亦勢有所不能茲公同商議由藩司籌備經費詳請給發委員賚赴遵義定番一帶先行收買橡子散之各府廳州縣令該管衙門就近分給居民不許經書役之手以免滋擾並諭各處教諭訓導官廣爲勸諭於不堪播種五穀之地及時種植二三年後橡已成樹即可收買蠶繭照依散給橡子之法辦理民不出資而實獲其利似與民生稍有裨益是否有當伏候査核批示遵行

通飭黔省種橡育蠶檄

貴州按察使宋如林

照得衣食爲民生之本農桑視物土之宜地無餘利人無餘力斯民氣可以漸舒黔省跬步皆山田土磽薄恒

多苦貧十三郡州惟遵義務蠶功亦惟遵義稱富厚是蠶絲之利不可不講也各屬種橡養蠶已經飭行在案査橡子即青棡子種各不同應用眞青棡子其葉方宜飼蠶如水青棡只供染房之用不可收買買獲之後埋藏不能如法卽易生蟲種之亦難發生其種植處亦須相度其地應於不能樹藝五穀之處排列埋種人力易於經營至橡子雖產於遵義者多然路途費重收買維艱聞上游一帶皆有橡子居民不知育蠶之法收獲轉售殊爲可惜且事在創始人皆畏難若但多張告示諭令栽種禁止斬伐差赴四鄉督責巡査以爲認眞未覩日後之成效但見目前之紛擾是未得橡樹之利先受橡樹之累民將畏避之不暇其何能踴躍從事以興此美利耶總之此事不惟不可視爲具文並不可視爲公務府廳州縣於因公下鄉之便接見士民詳細曉諭俾知其事非難其利甚厚售絲之利倍于售繭故云利無算橡本無稅蠶亦無稅故云永不稅民雖至愚未必無領略其旨者能領略則肯試行試行獲利則衆皆信從轉輾傳播漸次推廣不必董率而自知栽培不必禁令而自知愛護地利可收民生可裕全賴司民牧者善爲之勸導耳査遵義府屬初亦不知養蠶前守陳公遣人至山東購買繭種廣爲教導至今利賴陳守能以山東之利行之遵義現任各官不能以遵義之利行之諸郡當仁不讓見義必爲者當不至此合再札飭仰各該府廳州縣務須實力奉行實心勸諭必使民間知其利而樂爲不得迂緩置之亦不得滋擾閭閻其有無賴之徒盜伐他人樹木者有犯必懲毋以細事置不理問以期良法美意得以遍行實有厚望焉

勸種橡養蠶示道光五年

貴州按察使宋如林

照得本司等蒞任以來訪察黔省地固瘠薄民多拮据推原其故由于素不講求養生之道則地利不能盡收

而民情又耽安逸無怪乎日給不暇者多矣查遵義府屬自乾隆年間前府陳守來守是郡知有橡樹即青棡樹可以飼蠶有蠶即可取絲有絲即可織紬隨覓橡子教民樹藝並教以養蠶取絲之法故至今日遵義蠶紬盛行於世利甚溥也他處間有種植青棡樹惟取以燒炭並不養蠶且樹亦無多若將不宜五穀之山地一律種橡養蠶則民間男婦皆有恒業其中獲利不獨遵義一府矣查種育之法其樹有二一名青棡葉薄一名槲櫟葉厚其子俱房生實如小栗植法於秋末冬初收子不令近火冬月將子窖於土內常澆水滋潤逢春發芽無論地之肥瘠均可種植三年即可養蠶春季葉經蠶食次年仍養春蠶或養秋蠶亦可須隔一季四五年後可伐其本新芽護發又可養蠶其春秋二季養蠶及取絲之法各有不同一得其法殊不爲難端在地方官首爲之勸諭也此時種樹飼蠶大率皆知更非從前陳守之創始者可比惟收買橡子必須價本如令民間自備資斧遠處收覓亦勢有所難兹本司籌辦經費委員前赴遵義定番一帶採買橡子收貯在省各府廳州縣酌量多寡赴省領回散之民間勸諭居民無論山頭地角廣爲種植二三年後即可成樹俟至可以養蠶之日由地方官查明申報仍由省收買蠶繭散之民間令其蓄養于樹凡收買橡子蠶繭無須民間資本不過自食其力而已至種橡育蠶之法現在刊刻條款先發各府廳州縣隨同橡子分給居民及將來散給蠶繭均交各學教官率同鄉約地保分散絲毫不經胥吏之手以期實惠及民自成繭之日務宜繅絲售賣盖售絲之利倍於售繭也爲此諭仰闔省軍民人等知悉爾等於耕作之外更宜盡力蠶絲俟橡子及條款發到該管衙門即向教官及鄉地處請領如法照辦凡胥役人等不許經手以副本司籌裕民食之至意

附養蠶事宜五條

一春季養蠶之法於隔年小陽月旬後揀其繭之重實有蛹者以筬簍盛之迨次年立春後紙糊密室將繭簍置于中央以柴火微烘晝夜無閒漸略增火至春分前後覺蛹稍動用線穿繭成串搭於四圍竿上仍以火烘量其地之寒煖寒則微火緩爲出蛾煖則甚火急爲出蛾隨拾入筐雌雄配合眉纖者雄眉細者雌次日摘取雄蛾另貯數日自僵止提雌蛾微以手捏去溺否則不卵置筐中微火暖之始能生子在筐猶不斷火或借陽光旬餘蠶出大如鍼以青棡嫩葉置筐內外其蠶自上枝葉即將枝上蠶置樹上先食嫩葉五六日初眠不食葉二三日脫去黑殼色分青黃又五六日二眠繼三眠四眠後食葉旬日噤口退膘吐絲成繭閱三日緊固連葉摘下去葉繅絲如不即抽絲越十餘日遂變蛹出蛾不堪抽絲如留備抽絲以火爊之即不成蛹每遇蠶眠時不可翦移俟起眠後葉盡用銀翦連枝翦移他樹蠶一入山須人看禦禽鳥其蠶筐以黃荆嫩條爲之用盎其餘竹木所爲則不能粘子次年定須新製

一秋季養蠶之法於端午節前後收入春繭時將繭穿串晾于竿上不使飛壞旬餘成蛹出蛾拾入筬簍雌雄配對次日午後只將母蛾去溺以四寸長線兩頭各繫一蛾搭于青棡樹上葉盡翦易秋蠶宜少撒樹巔由嫩食老秋天林中多汕蚱蜢宜夜間伺聲以捕

一取絲之法以大鍋盛冷水每次二三千繭煑半時翻轉又煑三四刻再翻俟繭將軟用莜草灰所淋之汁量繭多寡酌傾入鍋再煑一二刻視其生熟試如不熟再加灰汁畧煑以短小竹棍攄其浮絲成絡分作數提仍存鍋內不可斷火若絲不順稍加以火水熱則絲易抽絲之麤細視提絲縷之多寡由絲籠上車旁以大車桄之取剩餘殼名曰湯繭及破口繭不堪取絲者另作紡線墜絲水中所抽名曰水絲織綿輭再合成線織爲合

線爲合線紬尤爲結實所提浮絲亦可洗淨作絮

一繭質輕薄不堪繅絲者名血繭暨出蛾之殼並湯繭均用豬油少許和水浸濕蒸透以水洗淨晾乾扯絲織紬彷彿新繁所產故名繁繭又法以荍灰水煮後罨軟套如拳扯絲墜線織爲毛紬其需用器具如抽家絲法

一收種橡子之法凡青㭎槲櫟二樹至九月間子熟自落檢收時必須挖窖深埋毋使見風日若散置房屋則閱日生蟲盡成空殼入土不生其種植之法與種山糧異遵義等處俱用大鐵鍬長二尺許於瘦土中用椎鑿入土三四寸少著糞土隨置橡子一二顆以土蓋之春即發生其工甚省而易成

紀山蠶

王沛恂

吾鄉山中多不落樹以其葉經霜雪不墮落得名一名槲葉大如掌其長而尖者名柞總而名之曰不落皆山桑類山蠶之所食也蠶作繭視家繭較大禹貢萊夷作牧厥篚檿絲顏師古註檿山桑也作牧言可畜牧以爲生也蘇氏曰惟東萊有此絲以爲繒堅韌異常雖樸質無文然穿著多歷歲時故南北人通服之人食其力習爲業其勤苦殆有倍於力田者初春買蛾下子出蠶蠶形如蟻採柞枝之嫩葉初放不及參大者置蠶其上捆枝成把植淺水中不溢不涸方不爲蠶患看守不問昏曉謂之養蛾保護如法蠶長指許納筐筥中肩負上山計樹置蠶場大者安放三四十千次則二十餘千或十餘千不等狐狸狼鼠鴞鳥雀蛙蟆蟲蟻無巨細皆嗜蠶彷禦疎則飽無厭之腹以故晝則持竿張網夜則執火鳴金號呼喊叫之聲殷殷盈山谷極其力以與異類爭如此者兩閱月鳥獸昆蟲之所餘者十纔四五顧又有人力不得而爭者旱則蠶枯潦則蠶濡雖經歲勤動而妻啼兒號不免矣噫四民莫苦於農而蠶夫則又加甚記之以誌感焉

種樹說 河南通志

俞森

余聞之百歲樹德十歲樹木故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渭川千畝竹其人皆與千戶侯等今豫州歷經闖賊焚掠人希土曠雖蓊翳成林之處不可謂無然極目平原往往而是嘗召土人問之椅桐梓漆無不具也桑柘榛栗無不宜也棗二歲而實五歲而得一石柿五歲而實十歲而得三石榆莢一歲而盈丈柳枝五歲而合圍土壤之沃如此是此地樹木之效尚不須十年也乃熟察四郊家無儲積宗鮮完廬豈此邦之民盡屬蚩蚩抑有司無以導之也余嘗註種樹之效其利有八上之人不肯盡心者其弊有三下之人相視不前者其源有二也何謂八利一畝之地樹穀得二石足矣一畝之地而樹木所入不數十石乎其利一歲有水旱菽麥易傷榛柿栗棗不俱殘也年豐販易歲凶濟飢其利二貧人無薪至拾馬糞掘草根種樹則落其實而取其材何憂無樵蘇之具其利三造屋無木土塹覆草久雨屋頹率多露處種樹則上可建樓居下不同土隔其利四樹少則生無以為器具死無以為棺槨種樹則材木不可勝用其利五豫土不堅瀕河善潰若栽柳列樹根枝糾結護堤牢固何處可衝其利六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宅不毛者有里布今汴州四野之桑高大沃若若比戶皆桑大講蠶務其利七五行之用不剋不生今樹木稀少木不剋土土性輕颺人物麤猛若樹木繁多則土不飛騰人還秀飭其利八有此八利而上下恬熙玩日愒月則三弊不除而二源不擴也何謂三弊在上之人以簿書期會之不遑常恐因所緩而悞所急一也貪婪者每借事而生端謹愼者每安常而襲故二也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未蒙章甫之歌先致麛裘之謗三也至於民間或有廣植之舉工師求大木通國皆無而一家獨有此禍之媒也一也鄰右盡蓬蒿而果實離離雖折柳樊圃亦衆射之的矣二也此所為二源不擴也此非上之

人不顧三弊攢清二源則利不可得也一里之內而種樹者止一家一邑之內而種樹者止一里則利少而害多不得不顧慮也若盡一邑而悉種焉則利廣矣盡一郡而悉種焉則利更廣矣闔省而悉種焉則其爲利尤廣矣而何慮禍之獨鍾乎闔省者一邑之積也夫地道敏樹最易者無如棗柿榆柳柳樹宜於冬月棗柿與榆宜於三月棗柿之實可以備荒榆柳之木可以造屋枝條可以供薪使衆邑之中各有賢令長下一令曰戶無分上下一家種棗三十株柿三十株榆柳各百株能適格多種及園栽雜樹者旌之不如令者罰無赦閱三年之後人不告荒十年之後戶皆富庶八利將無不見矣所慮者但申文告而不稽察其弊徒文具而無利濟之實耳爲邑長者下令之後常以時巡行郊野則人人驚動毋敢荒怠矣語曰樹德莫如滋使數十百年之後諸父老食以得飽居以得安指此參天蔽日者以告子孫曰某樹某樹皆某令君之所視其灌溉者也其德不旣滋乎故詳具委曲申告諸公知不以余言爲迂必爲投袂而起矣

與潘次耕書

顧炎武

接手札如見故人追念痛酷其何以堪古人于患難之餘而能奮然自立以亢宗而傳世者正自不少足下勉旃毋怠承諭負笈從遊古人之盛節僕何敢當然中心惓惓思共晨夕亦不能一日忘也而頻年足跡所至無三月之淹友人贈以二馬二騾裝馱書卷所雇從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旅店此不足以累足下也則稍貸貲本于鴈門之北五臺之東應募墾荒同事者二十餘人闢草萊披荊棘而立室廬于彼然其地苦寒特甚僕則遨遊四方亦不能留住也彼地有水而不能用當事遣人到南方求能造水車水碾水磨之人與夫能出資以耕者大抵北方開山之利過于墾荒畜牧之獲饒于耕耨使我有澤中千牛羊則江南不足懷也列子盜

天之說謂取之造物而無爭於人若今日之江南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雖微如蟻蠓亦豈得容身於其間乎文淵子春泣於邊地立業足下倘有此意則彼中亦足以豪但恐性不能寒及家中有累耳徐介白久不通書爲我以此字達之知區區未死宇內猶有一故人也

種雜糧廣樹植狀

陳宏謀

滇省地方跬步皆山沃壤原少而山确之區不能處處種植卽低下之區亦不能年年種植總因小民狃於積習不知廣積糞土不知栽植雜糧誠爲可惜也節奉憲檄通飭各屬勸民廣種雜糧本司亦復再四指明開導以資民食前據羅次縣任令以羅民不曉栽種旱糧任聽地畝拋荒又不識釀糞之法情願自備牛種將百姓所不種之田雇人耕種照工分麥又築茅置棚於郊外圈牛猪以示釀糞之法庶使羅民見而倣效等情本司當以種植積糞事切農功應如所請幷通行所屬一體遵照此外如山嶺土坯連草帶土晒乾火化拌入糞土皆可肥田又如通衢大路傍開小溝添入雜草樹皮日受牛馬踐踏之水旣便行人尤可積糞其餘山箐嶺窪村傍隙地均可照此行之至於馱載牛馬往來打野之處旁挖小池就近將牛宿糞草掃入亦可積糞茲據羅次縣知縣張應鈞詳稱羅民從前亦知積糞種地但民性疲懶率多曠棄嗣經前任導以置設欄圈多畜猪牛以便積糞之法百姓習之已久數年以來所種雜糧俱已勃然卑職到任仍復率由成規不時勸諭邇來羅邑旱地漸無曠土農人積糞總無遺棄瘦薄地土種無不收頗有成效轉報查核等語是前詳積糞之法頗有成效似應通行各屬督率農民各就土宜廣行積糞以裨種植者也抑本司更有請者滇南承平日久生齒浩繁加以在在廠井一人之耕不足以供數人之食非盡地力之已竭實由人力之未勤有水之處可以種稻穀無

水之處可以種雜糧雜糧之中有春蕎冬蕎燕麥小麥蠶豆黃豆鼠豆青稞等物滇民終年所食皆資此物此外尚有蔓菁野菜蘿蔔蕷薯等物隨處可以種植荒月亦可療飢再滇中本係山區叢岡複嶺草木繁茂柴薪自來充裕乃因鑪非需柴廠局需炭旦旦而伐幾於舉目童山薪炭漸已艱貴即草根樹皮幾爲民間難得之物矣滇中四望山嶺有不能種植糧食之地斷無不能種植樹木之處且原係叢林密箐今始斬伐殆盡正當復行栽種總由性耽疲玩僅計目前不圖久遠將來日復一日柴薪艱貴窮民之苦又在於茲凡此種植之法均宜與積糞並行不悖近已節奉

勅旨通行然民情固難於圖始地方官亦恒視爲瑣屑若非專其責成設法勸懲仍未必有益伏讀

上諭天下親民之官莫如州縣州縣之事莫切於勤察民生而務教養之實政有事則在縣辦理無事則巡歷鄉村所至之處詢民疾苦課民農桑宣布教化崇本抑末善良者加之獎勵頑梗者予以威懲遇有爭角細事就地剖斷以省差拘守候之苦如此從容歲月始可收循良之實効不愧爲民之父母大哉

王言其訓迪夫州縣者切期望夫州縣者專而所以爲民謀衣食之源者誠無微之不晰也今所議積糞種植實爲滇民切要之務請通行各屬於因公出入之便循行勸課之時就其地土情形勸以開溝積糞遇有閒曠地土即傳所在居民詢其所以歷來不種植之由考其可以種植之物無水者尋水導流無種者借本代覓有主之地聽其自種無主之地許其認種既種之後時爲稽查毋使廢棄阻撓偷竊者嚴加究處并責成老農鄉保頭人各於所管村寨日夕勸諭惰棄者量爲懲處勤力者格外獎勵并以所管村寨之種植多寡定老農鄉保頭人之功過年底分別勸懲但不必差役查拏至滋擾累地方官專實册內歲以爲考務使已行未效者接續舉行未行者亦復推廣舉行俾四境之土俗物宜時懸官長心目之間司牧之早作夜

愿不越小民身家之計月計雖云不足歲計自已有餘可以破疲玩之積習卽可以基無窮之樂利矣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八目錄

戶政十三 農政下

戸政十三 農政下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量行溝洫之利

陳　斌

十一者。取民之中制也。漢三十取一。唐宋或二十或三十以取一。但輕於三代。而顧不如三代之民之樂者。以三代田必分授。而有溝洫之利。其民也。三代溝洫之利。其小者民自爲也。其大者官所爲也。溝洫所起之土。卽以爲道路。溝洫所通之水。卽以備旱潦。大雨時行。洩而出之。田不憂潦也。越有小旱。激而灌之。苗不憂槁也。故溝洫者。萬世之利也。後世議之。慮其棄地之多。而實無多也。一井之步。約百有八十丈。其爲溝畛者。八尺而已矣。一成之步。約萬有八千丈。其爲洫與涂者。九積十有四丈四尺而已矣。通計所棄之地。二百分之一而弱也。今更新爲之。必有慮其事之難成者。則更非甚難之事也。斌觀甽田之法。一尺之甽。二尺之遂。卽耕而卽成者也。今蘇湖之田。九月種麥。必爲田輪。兩輪中間深廣二尺。其平闊之鄉。萬輪鱗接。整齊均一。彌月悉成。古之遂徑。豈有異乎。設計其五年而爲溝澮。則合八家之力。而先治一橫溝。田首之步之爲百八十丈者。家出三人。就地築土。二日而畢矣。明年以八家之力。再治洫。廣深三溝。其長十之。料工計日。三日而半。七日而畢矣。又明年以八百家之力爲澮。廣深三洫。其長百溝。料工計日。一旬而半。三旬而畢矣。卽以三旬之功。分責三歲。其就必矣。及功之俱成。民甽田以爲利。一歲之中。家修其遂。衆治其溝洫。官督民而浚其澮。有小水旱。可以無飢。十分之飢。可救其五。故曰溝洫者。萬世之利也。此古之所不惜於區區之棄地。而亦未嘗畏其難成者也。

百姓一夫失業則飢。十日失穀則殍。此宜其家自爲生。人自爲力矣。乃百姓終歲墾田而仍飢以殍者。此必其

所不能自爲者也一則以歲之不時一則以溝洫之不治也歲之不時人所莫能爲也溝洫之不治農民莫能爲官可齊其力而爲之也其不爲者謂其至重而不敢舉至煩而莫之任也竊觀秦漢以下之言限田名田者旣以奪富民而興怨讟已無復置其議矣而魏孝文均田之令其還受畝分之法遠歷北齊北周以至李唐行之且數百年此何以能然況其溝洫之利隨時隨地無不可興者而又何以不能哉蓋時無大水旱則坐視爲不必爲及水旱至而拯恤不遑又萬萬無可爲者加以民食之盈絀必數年而後見國家之利病必數年而後見事無近功官無殿課故晉民之飢飽死生一聽命於不可知之歲而曾無十一之防百一之救也斌謂救荒無善策爲溝洫於未荒之時此豫救之策也即爲溝洫於救荒之時使飢民即功而就食此一舉而兩救之策也然而土異形人異習按方尺之圖動十萬之衆如漢武帝之輕用方士坐廣廈之內度谿谷之外如王安石之欲田梁山泊者則固不可爲也即春議經界秋議遣使如宋天禧之提點刑獄並領勸農之職而仍無纖毫之益於民者亦名美而不足恃也故爲溝洫必訪求於鄉耆里長而總其事於郡守責其成於縣令分其任於縣丞主簿則親而不擾久而必成今集四境之耆長體訪以人情地勢有酌見其可興溝洫之利者丞主簿一相度焉而丞酌之縣令令再相度焉準里計日具圖以請於郡而作其功有廢地可以溝通者則募其旁近失田之夫爲之官助以不足田成而授其人五年而起科畝十而當一有溝洫其業田爲永利者則以任本業之人民實其田官均其力春夏作五日秋作十日冬作二旬丞簿親董之令一作一視先成者籍而存於官其未成者簿志之至來歲續而畢焉民田一頃聽溝地半畝十頃五畝令不當溝塗之道者轉償其鄰田田不及頃則任力而不聽田二十畝以下者貰其力蓄洩之利兩邑共之則郡守責其兩令令或代去則交其簿於受代

之人。凡縣令置農田課。郡守察之。其阻成功及借名生擾者黜。

古揚州之田下下。今蘇湖之田之賦。因上上也。自唐肅代之世。轉稻東吳。至宋南朝。至元明漕運。俱大半取給於是。此孔安國所謂田下賦上。而人功修者也。蘇湖之民。善為水田。春收豆麥。秋收禾稻。中年之入。概得三石。而北方之種地者。乃不能半之。則以無為水田者也。凡穀之種。禾稻倍入。種稻之田。水田又倍。昔時關中鄭下之渠。蜀郡之江。荆之芍陂。揚之七門三堰。本廢田也。而畝收數鍾。民賴以饒。得水之效也。西北土性高燥。宜麥宜粱。所在低平之田。卽為下產。以其非粱麥之性。而雨澤一過。水無所注故也。誠為其守令者。能勤行相度。分年規地。仿溝洫之意。備蓄洩以為水田。種禾稻以佐晚熟。則高地之水四注。而為害者必轉以為利矣。且為溝洫。非古之鑿空求水利者比也。以民之田。興民之利。不遣使。不起徒。不招流戶。視其大小功力。隨作隨成。有小水旱。此豐而彼歉。則隣近之人。必有請其法而自為之者。勿憂事之難於慮始也。斌竊觀有水之處。皆可為田。故浙閩江淮間嶺之上。有泉源可灌者。為山田。江湖之旁。有淤泥可圍者。為圩田。若於西北低平之田。量為溝洫。夫豈有山田圩田之難哉。通其變。使民不倦。此利一興。匪獨散金錢。轉粟米。損此益彼之數也。其在於古。求代田區田之法。其在於今。用水車水盤之制。合乎地勢。信於民情。為之有成。事可經久。此朱子以經界為五十年之利者是也。

請減穀價興水利疏 乾隆十二年

御史趙青藜

我　皇上軫念民依。以所在穀價昂貴。再三求籌盈絀之理。裕流通之源。　特頒諭旨。令暫停隣省採買。及捐監收米之例。酌緩急而藏富于民。猶且　淵衷若谷。着大學士九卿詳議。臣竊以為今日穀價之貴。實

由漸積使然蓋其驟貴也或因歲歉或因採買而及其採買既過歉歲復熟價非不稍減然以視從前未貴時之原價固已略浮其值矣如此經三五次起落三五次浮積而視原價固已大相懸絕矣日貴一日年貴一年習以成常誰肯率先以減者況現在官糶定例適足為商賈居奇之藉查定例大荒減價一錢中荒五分尋常出易即不准減此無論商屯把持胥役需索而庫平庫色民不勝其誅求也造冊給票照票給米民不勝其守候也任發任領以官為政米之良否民不得而揀擇也又糶米之數人不得過五斗即以極減之一錢計之為銀不過五分此五分者足敵其誅求乎足償其守候乎民無所利觀望不前而官欲速其售商乃得通胥役以巧行其屯穀之昂貴愈成牢不可破之局奉行之不善所當急議通變者此也臣愚以為宜酌改定例不妨多減以創率先之路破積貴之局而議者必曰徒以利奸屯也不知減價既多則民之趨買者必眾趨既眾則其自為稽察者必嚴商屯必無所容其掩飾而受　國家浩蕩之澤者莫非待哺之民矣乃議者或曰減多糶多如缺倉額何而臣愚以為減糶而價平價平而糶穀之項即可就本地秋收時買補不虞其缺也抑臣更有請者臣查雍正年間直隸營田水利每歲穀入不下數十萬石比年以來幾成故事漸就廢弛以致穀入多不如前臣甚惜之臣請　諭令直隸督臣查明從前營田處所就現在已成田畝造一清冊從長經理應修復者修復應興舉者興舉總以屬之州縣及統轄之道府分別勸懲無喜事無畏難寬為之期而務收實效焉雖水利事宜非臣之明所能詳悉而營成一處得一處之益營成一畝亦得一畝之益考禹貢揚州之域田惟下下荆州之域田惟下中今所稱產米鄉者乃在湖廣江西二省是豈非西北之水失其道而地失其利之明驗乎且西北佃田廣種薄收人以頃計所以然者以水潦難齊而工本恐棄于無用也誠興水利以善蓄洩使旱乾

水溢不得爲災則深耕易耨而佃人且以畝計至多亦以畝之十計是一頃之地可多容六七佃戶失業之民可漸驅以歸于農而游手者寡矣再查直隸一省旗民居多若任業主以董莊頭任莊頭以率散佃其爲力尤易而爲法尤簡至于大工力難責之民人者令地方官詳明督撫估計請 帑興修以所入租穀按年扣還第恐畏難而奉行不實耳古來大工大役多以行所無事而成以本地官勸本地民與本地水利卽有會同之處而以效役之民視之猶其本地父母不患不聽故臣以爲屬之州縣及統轄之道府而已足也至一切規畫營田定例應有可遵特其多差官役往來道路則臣所謂喜事之適以滋擾而大不可者也臣請 皇上廣集衆議斷自宸衷一意舉行縱無近功之可圖實爲萬世所利賴蓋水滋灌溉而土壤膏沃穀入豐盈久之卽東南輓運可省何至穀價昂貴上煩 聖慮若止暫停隣省採買收捐監穀保無穀不加貴足矣欲減價就平臣有以知其不能微特臣而已卽定議之大臣恐亦不能保其必減也何者積漸之勢已成難可卒返耳且監穀既停將來遇有需穀之處乃向隣近採買價必加昂而旋停旋買抑豈我 皇上從長筭計之 諭旨哉蓋理財足民無過開源節流之道而增糴減糶依然良法美意之初雖減價以糶御史李清芳曾以上請羣臣業經議駁而第以官糴不減則穀價終不得而平價不平則終無以仰慰 宵旰之憂勤又何敢以駁議僉同遂爲緘默不披瀝愚忱於 聖明之前也

同州府荒地渠泉議

喬光烈

夫闢土地以廣農功任流泉以資灌溉使野無不墾歲無旱乾所謂因地用天利民無窮者也然土不可曠而有不可耕非徒草宅之患也潤澤有宜而亦有不可致則視形便之殊也土不可耕必强田之潤不可致必强

取之費徒多而見功少于事無所益于人寡所便唯斟酌其宜施行之庶幾力省而效多同州府所領自潼關外州縣凡九曰華州曰大荔曰朝邑曰澄城曰蒲城曰華陰曰白水曰郃陽曰韓城計其地盡爲田耕種歲播無所荒廢者惟潼關郃陽韓城耳外此華州大荔朝邑澄城蒲城華陰白水舊地荒不治者共九千二百三頃四十有九畝其後累經墾復而今現田于民者合計凡三千七百九十頃七十畝有餘又華州大荔蒲城華陰皆有屯地明時軍衛屯種者也其地以頃計者共一百八十二是已久荒後乃漸墾之得六十一頃四十八畝其未復地尚一百二十頃餘六十二畝而諸州縣泉源所出若昔時引爲渠者于潼關有潼河張公堰禁峪河及麻峪三渠于華州有喬峪渠階峪水渠赤堤峪渠共五堰石堤峪渠西谿渠小敷渠黃家河渠黃家峪渠構峪河羅紋渠太平渠孝感泉于大荔有龍首渠北莊泉蘇村泉于朝邑有雙泉蔡莊象底大奇西莊五泉于郃陽有大峪河洽水橋頭河宮城河王村瀵莘里瀵運斗瀵引之爲三十二渠于韓城有滤河芝河潦河澍河淵水文水盤水引之爲五十八渠于澄城有玉泉大谷河縣西河八渠十分于蒲城有漫源半坡寨常樂三郎諸渠及鄭渠于華陰有際渠靈應泉渠醴泉渠甕峪渠凡合計泉渠一百六十有三今並疏通其流皆可引溉若潼關之周公渠漕渠華州之漕渠利俗渠及天鵞池東西南三谿大荔之滿村坡底洪善三泉朝邑之通靈陂韓城之滤水土門七堰蒲城之白馬泉山陽堰華陰之敷水蒲谷峪段明葱峪黃神長淵漕渠與白水之武子渠或開自唐宋時並多堙廢自論者謂西北少水利故田無霑溉常以旱歲爲虞又其地廣人少或渠地不耕爲民計者務使尺寸之壤無遺種涓滴之潤無遺利以今日之同州而言其未墾復者爲地尚五千數百頃其廢不治者泉渠且二千餘似宜急導之農耕而悉修其水利不可須臾緩然以民之取利甚于官之教民苟利

所在必爭先往蕩忘其勞力孰甘棄可耕之土而任爲閒田誰不樂溉浸之有資而聽其爲磽壤哉唯見其無所利而爲之徒費其勤是以土未墾復者渠泉堙莫疏者歲月久之任廢不治非無故也且夫地利不可不盡而所爲盡地利者亦非必盡于稼穡古善爲民計者原隰腴沃可田者田之其地瘠确與五穀不宜者則樹之果蓏材木故樹桑足以供蠶絲樹之棗栗芋魁足以供貨鬻備凶荒不必爲田而利且饒于菽粟則度地任土當各視其宜焉今同州所屬民稠地狹凡平衍可墾之地皆墾闢無遺其不能墾復之民屯荒地五千五百三十三頃三十四畝非磽确不毛即瀕河漫決難施人力是外山坡嶺側不成坵段者如華州之構峪金堆城郃陽之梁山蒲城之北山大荔之爐地前已督所屬州縣官以次勸民栽植果木務使野無曠土以盡地利至所有渠泉引溉者每逢灌溉之期民間俱立有水排依其序次放水不紊若所灌地畝各就渠水大小分派支流難以續開至堙廢渠泉唯潼關周公渠尚可修復餘或源流微細或水性苦澁或地高水遠或乾涸堙塞常因行縣之便再四講求揆視情勢雖欲復之措施無方蓋今昔既殊而形便亦異也今唯先于平衍之區勸民多鑿井泉且于渭洛兩河製造水車桔槔等令民觀法以收水利于事爲便謹議

盡地利者非必盡于稼穡一語扼西北水利得失之鍵

井利說　王心敬

或問豐川氏曰水利爲救旱第一義然如旱日之久則江且落河且竭淵泉亦且微而涸將取水之路不且窮乎水路窮而生民之旱飢將何濟歟豐川氏曰不然不見吾夫子繫易之辭有曰井養而不窮耶則如掘井一法正可通於江河淵泉之窮而實補於天道雨澤之缺吾生陝西未能遍行天下而如河南湖廣江南北則足

蹟嘗及之山西順天山東則嘗聞之大約北省難井之地惟豫省之西南境地勢高亢者井灌多難至山東直隷則可井者且當不止一半特以地廣民稀小民但恃天爲生畏於勞苦而歷來當事亦畏於草昧經營故荒歲率聽諸天坐待流離死亡耳惟山西則民稠地狹爲生艱難其人習於儉勤故井利甲於諸省然亦罕遇召父杜母爲監司故井處終不及曠土之多至如吾陝之西安鳳翔二府則西安渭水以南諸邑十五六皆可井而民習於惰少知其利獨富平蒲城二邑井利頗盛如流渠米原等鄉有掘泉深至六丈外以資汲灌者甚或用磚包砌工費三四十金用轆轤四架而灌者故每值旱荒時二邑流離死亡者獨少鳳翔九屬水利可資處又多於西安而棄置未講者亦且視西安爲多夫天道六十年必有一大水旱三十年必有數小水旱即十年中旱歉亦必一二值惟地下之水泉終無竭理若按可井之地立掘井之法則實利可及于百世今計其規制之詳則首在視村堡人丁多寡之數次視地勢高下淺深之宜又次計成井取水難易省費之詳又次必先事豫備不至緩時以失事機而緊要則在鄉約村村得人而大綱紐則在太守賢明實心實力嚴飭州縣信賞必罰絲毫不以假借也何以言首視村堡人丁多寡之數也凡乏河泉之鄉而欲興井利必計丁成井大約男女五口必須一圓井灌地五畝十口則須二圓井灌地十畝若人丁二十口外得一水車方井用水車取水然後可充一歲之養而無窘急之憂井若不稱人數即所產不敷人用雖欲不流離死亡甯可得乎此所謂必視人口之多寡以成井也何以必視高下淺深之宜也地勢高則爲井深而成井難地勢下則爲井淺而成井易然又有雖高而不帶沙石成井反易地下而多有沙石成井反難者故地勢所宜次辨也何以又須細計地之成井難易取水省費之詳也成井難者其費重成井易者其費省取水難者其費重取水易者其費輕費省則可

按其地而量助以官穀費重則可稱其費而多借以倉糧鄉約係本地之人必知村中人家之貧富砌匠係久作之人必悉其工料之情實但得鄉約井匠計估不爽官吏勤查而細酌之然後價少而事舉無意外之隱奸耳故成井與取水之難易宜次計也何以又言必先事預備也凡近河近泉近澤一二里間水可引到之處則襄江水車制可用至如井深二丈以上則山陝汲井之車無不可用但井須磚石包砌工費頗多不豫爲之計使一切井工器具豫成於春間俟如夏後驟旱田苗資水將何及乎惟磚料先備則臨時一井數日可完雖水面降落泉不易竭矣故曰必先事豫備也何以言要緊在鄉約得人而尤在太守飭州縣信賞必罰也蓋鄉約不得人官吏豈能一一親視雖上司悉心籌畫而承行盡屬具文且卽鄉約得人下不尊服動輒掣肘亦豈能成就此一大事乎然非太守刻意巡察州縣畏法奚得一郡舉無廢事不致玩愒苟且乎故曰在鄉約得人而尤在太守盡心也至如細計工程辦物料籌費用察舉廢別勤惰而定賞罰尤須切情合宜無令大工之中沮功罷之卒滑則又成事之資藉奏績之機緘爾蓋吾又細計其詳凡爲井之地大約四五丈以前可以得水之地皆可井然用轆轤則易而用水車則難水車之井淺深須在三丈上下且卽地中不帶沙石而亦必須用磚包砌統計工程非淺非七八金不辦非深非十金以上不辦而此一水車亦非十金不辦然既成之後則深井亦可灌二十餘畝淺井且可灌三四十畝但使糞灌及時耘耔工勤卽此一井歲中所獲竟可百石少亦七八十石夫費二三十金而荒年收百石所值孰多誠使相地度力或地段寬長丁口衆多一家而開兩三井又如地段窄短人丁寡少或數家而共爲一大井此則用水車之井雖難而不可忽也至於小井則不須磚砌卽工匠不過數錢器具不過一金可辦若地中帶沙須磚砌者一切工費亦止在三五金外然一井可及五畝但得

工勤。歲可得十四五石穀。更加精勤。二十四五石可得也。夫費三五金。而於荒年收穀十四五石。甚至二十餘石。所值孰多。且卽八口之家。便可度生而有餘。是則用轆轤之井。尤不可忽也。又如居近南山之鄉。非可用石代磚者。則一鄉通力栽取。至其所用之檑木井架水車轆轤等木。則鄉中寺觀之木。可借用者借之。富家之所蓄。與或其地之所產。則鄉約評價。或借官穀立償。或鄉約作保。亦償以秋後之穀。此亦鄉之善人所樂爲也。太守先差的當人員。稽察各鄉之舉廢。仍時乘馬巡行屬邑。務必一周再周。且卽攜帶酒肴。凡勤而如法者。立加賞。勸惰者立加責懲。其待鄉約。亦必一體加以榮辱。而如州縣官之宜獎宜戒。更必毫不得假焉。總之要一鄙之內。村村大小之井。相間而成。戶戶備旱之具。無有不豫。凡工費不足者。皆鄉約通融酌劑。或稟官借穀。或保借於村中。卽於秋成。責其計穀之價。用加二之息。一一盡還。而此外如地高難非石田絕水之鄉。與夫寡婦孤兒單丁獨戶。僧尼流客。師巫樂工。或有人而無田。或有田而無丁。或有田有人而無食用之資。皆須鄉約悉心計處。稟官施行。不使一人一家不同其利。豈非王政之大者哉。

乾隆二年。陝西巡撫臣崔紀言。陝西平原八百餘里。農作率皆待澤于天。旱卽束手無策。竊思鑿井灌田一法。實可補雨澤之缺。臣籍居蒲州。習見其利。思爲廣行。除延安榆林二府。邠鄜綏德三州。所屬地高土厚。不能鑿井外。西安同州鳳翔漢中四府。並渭南九州縣。地勢低下。或一二丈。或三四丈。卽可得水。渭北二十里州縣。地勢高仰。亦不過四五丈六七丈得水。但有力家可勸諭開鑿。貧民實難勉強。擧將地丁耗羨銀兩借給貧民。資鑿井費。分三年完繳。再鑿井耕田。民力況瘁。與河泉自然水利者不同。請免以水田陞科。得旨允行。又疏言陝省水利。莫如龍洞渠。在秦爲鄭渠。漢爲白渠。宋迄元明。或名豐利。或名王御史新渠。或名

廣惠或名通濟上承涇水中受諸泉利賴甚溥自雍正五年督臣岳鍾琪動帑興修涇陽醴泉三原高林四縣咸資灌溉奈未定歲修之法又因涇漲入渠泥沙漲閼諸泉從渠岸泛出石罅滲漏經前撫臣碩色咨部修濬但現在龍洞泉北入涇不南入渠其餘珠瓊珠以下諸泉雖南流奈渠身滲漏亦多入涇若不將龍洞及諸渠泥沙淘盡不但不能引涇卽龍洞泉亦不下達最要莫若於龍洞內築石壩以納衆泉不使入涇龍洞南岸石堤應加高以防濁水溢塞又水磨橋大王橋上下各泉亦應於泉旁築壩收入渠內請設水夫三十名供啟閉歸版之役俱允行明年三月以紀于陝西水利辦理未善改湖南巡撫十五年陝西巡撫陳宏謀言關中之地平原土厚雖有河道岸高難引鑿井灌田實為救旱良法臣諭屬勸導凡以己資開井者地方官驗明獎勵無力者給社穀常平穀作工本報聞

通查井泉檄　　陳宏謀

耕田鑿井農功並重共養不窮著之於經陝西地方平原高阜河渠無多間有河道岸高河低難資汲灌倘爾缺雨便受旱災乾隆二年崔前院曾通行開井西同鳳漢四府乾邠商興四州共冊報開成井三萬二千九百餘眼開而未成塡塞者數亦約畧相同其中有民自出資開鑿者有借官工本開鑿分年繳還者祇因當時各屬奉行未善或操之太急不論地土高下或勉強開鑿有明知開亦無益而粉飾相欺者後因一二處之不可開遂爾動色相戒咸謂陝省開井無益殊非持平之論本都院前次蒞陝見鄠縣王豐川先生所著井利說甚為明切悉心體訪井利可興凡一望青葱烟戶繁盛者皆屬有井之地崔院任內所開之井年來已受其利曾行令各屬巡歷鄉村勸民開井甚多去冬今春雨雪稀少夏禾受旱令各屬分別開報惟舊有井泉之地夏收

皆厚無井之地收成皆薄即小民有臨時掘井灌漑者亦尚免於受旱則有井無井利害較然鑿鑿不爽此外可以開井而未開之地亦正不少正在通行檄查據咸陽臧令稟稱今年現開井七百一十眼灌漑大得其利華州華陰亦然大槪渭河以南開井皆易渭河以北高原山坡不能開井其餘平地開井稍難然穿至數丈未有不及泉者除延榆綏鄜四屬難議開鑿外其餘各府州難易不同必須將新井舊井多寡如何非泉深淺若何通查明白方可相機勸導分別籌辦仰司官吏即便轉行西同鳳漢乾邠商興等屬除民間住房汲飲之井毋庸查開外其灌漑田畝桑園之井查照摺式開明送閱其未開井之處泉水深淺如何開井難易若何內有實不可開之處亦即聲明如開一井約需費若干逐一聲明徑報本都院查考以憑酌奪止須傳令鄉保將本處之井開一草單約略新舊深淺數目該州縣彙敘摺送事期簡易不得苛細駁查亦不必出差往查致未開井而先有一番紛擾也覆到之日如何漸次舉行本都院自有籌酌該州縣不得揣摩臆口混覆亦不得擺累故作阻難也

開溝洫議

張海珊

昔我夫子之稱禹曰盡力溝洫蓋嘗怪其不及疏瀹決排之功而止在溝洫之細豈非以疏瀹決排所以去水之害而溝洫者所以收水之利於以成則壤而粒生民功[illegible]之周禮遂人治野有遂有溝有洫有澮有川而合於匠人之制則所謂澮者必廣二尋深二仞下而至于爲洫爲溝爲遂其廣與深皆殺之以兩然必相地阞順理勢有磬折參伍之制有句矩之法必極其高與深而後巳而溝之行三十者其廣又倍焉遂也溝洫也澮也川也若綱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而又有豬以畜之有防以止之瞭天時之旱澇地形之高下而爲

之蓄洩焉溝洫之制所以輔井田以並行井田可廢而溝洫之制必不可廢東南澤國而吳江震澤兩邑又居其下流水之爲害甚大而爲利亦溥圩田之美聞天下其在三江左右互相游衍而透迤入海者則有若涇若浦其分承諸處之水而散瀦者則有若湖若蕩若漾其承苕霅水而分疏以入太湖者則有若瀆若漊若港或十里或五里或縱或衺隨流隨瀦而其支流曲折又有所謂橫港者各徑其圩之東與西而與田相入於以時水旱資灌漑倘亦古溝洫之遺意乎歲月浸久湖流淤濁隨水以上水去而泥存農人之侵占半之圍岸之塌落又半之而漊與港僅存其跡或略通細流春水時至則無地以瀦隨漫入田一遇亢旱則港底龜坼車戽無所入但見水之爲害而不能用其利豈不惜哉嗚呼古所謂遂人稻人之職既不能復官府又不暇以此等爲事而縉紳士夫又曰事雖刀脧小民之生以高貲相雄百事廢墮道塗不修橋梁不舉漊港塞而圩田之利亦廢蓋以古神聖之所盡力者而目以爲瑣笑以爲迂天下事大抵如是已作開漊港議而以應行事宜附於後

與所屬牧令書 嶺南集

程含章

政莫善於養民養民莫大於水利則陂塘之開不可不急講矣雖然有難焉者令諸君試號於衆曰吾爲爾開陂爲爾開塘而民必不應也更試號於衆曰本府爲爾開陂爲爾開塘而民亦不應也更試號於衆曰督撫司道爲爾開陂爲爾開塘而民仍不應也夫水爲粒食之原百姓甯不知自謀而顧令之不從何哉彼其望利之心不敵其慮害之心也固已久矣何則一陂之開必合數十百家之人爲之且必請勘於官而後決之衆心不同可慮也衆論不協可慮也衆力不齊可慮也官司之守候胥役之需索夫馬之供頓在在可慮也陂水之利沓不知其何鄉而切身之憂紛然莫解此其慮之在於始者也工作方興人懷覬望鄉鄰有訢訐之聲銀錢有

墊支之累陂頭甫築而撓之者來矣溝路所經而撓之者又來矣伐人一木一石而撓之者又來矣讓之則功不可成爭之則訟端立起萬一半途而廢則虛糜之工料衆不與償既前躓後轉悔此舉爲多事此其慮之在於繼者也陂幸告成水汩汩來矣近者以其水過己前也則爭遠者以其水難到田也則又爭強者恃力則又爭富者恃財則又爭爭之不已必繼以鬬或傷或死產業破亡且新築之工多不堅實大雨之後沖決必多怨讟紛騰呼衆莫應前累未淸後累踵至首事之心力既倦二三年後廢爲邱墟而前功盡棄矣此其慮之在於終者也然則陂終不可開乎曰是大不然余在南雄嘗開陂塘五十有三矣民之慮於始者吾愼圖之民之慮于繼者吾預防之民之慮于終者吾善成之民或朝有請焉而吾夕來矣民或夕有請焉而吾朝來矣肩輿就道不勞僕從不費民財示則親給諭則親書書役不得過問也一陂之勘至於再至於三至於五至於十吾不以爲勞也首事之來見吾者如入其家至於再至於三至於五至於十吾不以爲煩也大寒大暑吾能耐之大飢大渴吾能忍之逼仄之區險危之地十里八里吾能步之陂之未成吾目之所視耳之所聽聲之所思夜之所夢咸在於此往往有緊要關頭百姓未言而吾諭先下首事未到而吾已先來陂焉有不成者乎一陂既成百姓見有利無害咸曰吾父母未嘗有尺土於此而如是勞心如是勞身如是費財況吾儕小人衣食之資子孫之計能毋勤乎於是強者斂跡弱者勉力紛紛以開陂開塘請矣今余忝爲郡守所屬各縣民多窮苦倘無可興之水利乎則安得不引爲己責而急圖之也雖然有難焉者郡守牧令皆有地方之責然民之信郡守也恒不如信縣令民之畏郡守也恒不如畏縣令何則守遠而令近守疏而令親也惟冀諸君與余同心以民事爲己事凡有應修堤堰應開陂塘之處董率士民勉力爲之并上其事於余余皆捐廉爲倡暇則親往督之以

代諸君之勞一馬一夫一茶一飯不以累諸君果其著有成效他日荷鍤成雲決渠降雨諸君將與召父杜母並傳不朽余亦得藉以稍塞吾責豈不美歟抑余更有屬者昔伊尹爲政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范文正公有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諸君其有見於此乎此意得也則於與修水利何難之有否則與其擾民毋甯富民其毋以余爲斂怨府也則幸甚

勸民開溝除潦示 道光二年

兖沂曹道 賀長齡

照得地之有水猶人身之有血脈也血脈壅滯則病必及其身水道不通則地必受其害此一定之理夫人而知之者東省連年被水而今歲尤甚本道雖甫經蒞任而觸目困苦深惻於懷推求其故總由溝洫不修河道不濬以致衆水失歸泛濫爲害而溝洫之所以不修河道之所以不濬則由地方官不善經理要亦爾小民貪近利而忘遠害之故也夫有地必有地主各就其地之所在開挖溝渠既不費財且亦不甚費力而鄉愚無知有地必種斷不肯舍此尺寸之土以爲疏通水道之地一遇雨多之年水無所歸一片汪洋不但此尺寸之土一無所獲並所謂良田者亦受其害夫既受其害矣似宜翻然改圖開挖溝渠以爲未雨綢繆之計乃貪戀小利迷而不悟猶希冀于來歲雨水之或不多及至來歲而其害如故或且加甚焉年復一年田畝皆淪於巨浸嗟我小民衣食無出其何以堪此也玆特札飭各州縣督率各莊里長勸導爾民各以己力開挑溝洫一曰田溝就本莊地畝間段開之其應間隔若干畝可開一溝應令州縣相度籌議二曰界溝于兩姓田畝交界之處開之其每溝寬深若干尺亦俟州縣相度籌議此二者不特水大之時足資分納即偶逢旱涸亦可爲灌溉之需且於彼此地界藉爲疆畫尤永除侵佔之弊是偶用爾等之力於一時實爲爾等田畝無窮之利也至於往

來道路舊有濠溝大半湮塞積水之後車馬不通亦應各就舊蹟深挖是曰路溝即以濠內挑取之土墳墊道路路愈高則溝愈深不但免水淹浸而往來車馬亦不能闌入田畝踩踐禾稼而濠水深足地畝亦收滋潤之功是既便於行旅復益於居民尤爲一舉兩利也至各州縣境內舊有河道雖經多年湮塞而河形猶存橋梁尚在可見從前本有河流只因爾等愚民貪顧小利往往私行侵佔開墾播種以致愈久愈塞亦應各自開挖以資宣洩爾小民各宜自計久長及早辦理毋致積水受害後悔無及尤不得貪顧小利妄行阻撓本道志在必行爾等切勿觀望要知本道之意實爲利爾起見非以病爾也

海會寺石堰募疏

陳廷敬

余每歲冬春之交煑粥於海會之東偏玉鵲庵者三月以食原野道途之人時至其處身自經紀其事自玉鵲迤邐而西平沙曠土度可百畝杖藜獨步遙陟寺門流泉濟濟適出百畝之上若疏瀹而挹注之資其灌漑皆可爲沮澤沃壤也而乃皆在荒沙蔓草斷溪亂石中詰其所以若此者蓋傍皆臨河方冬水涸見爲空野夏秋水至故爲河道失流激急沙草漂流茫洋漫瀰其勢可以盡百畝而吞之是以耕者謹避焉且夫將以廣田先須培土一難也田成河衝與無田同二難也不有隄防其曷克固三難也以此三難是以鬱爲平沙閒爲曠土廢置於溪流石積之間者今且將十年矣余低徊彌望浩然而歎於時寺僧言昔者故冢宰窺山張公嘗有意於斯矣輟而弗興今公既歲輸金錢設糜濟衆曷不捐貲築堰堰成而田然後陂山通道舉鍤引渠永作耕畬蔚爲水耨歲以所贏粟爲粥資其德不更多與余曰唯唯獨善不若與人請與衆共之蓋此邦之民亦既苦矣環邑數百里山多地少沙多土少石多水少今數百里之高山有數百畝平陸不可謂非幸矣而將累土引水

築防以其三少搆此三難余何力之與有與衆共之亦其勢也且吾見今留心民事者往往言西北水利近吾邑者惟沁水水既洿下地皆墝埆仰高無所得水利兹寺之流泉如建瓴寫瓶決然出地上而不能爲地用則豈盡無水與水下之咎哉水利之興肇於魏史起引漳水溉鄴田起之言曰漳水在鄴傍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乃吾聞昔者張公所見與今同非前之人盡知之不及也或者其力有待於衆與沿門持鉢雖釋子之事則然而將興事以濟人則余曷忍辭焉昔起又以漳水不溉鄴田二百畝當行田百畝謂之惡田今儻因衆之力以爲善田　聖朝方以養民墾荒爲政田既善而賦以正供民牧人長舉斯義以行之爲益溥哉

吳江占水私議 蘇州府志　趙振業

占田不已進而占水豪民之爲一方蠹何其酷也吾邑環水以居太湖而外爲蕩爲湖爲漾爲瀆者以百數菱芡茭蘆魚蝦之利甲一郡今大半入於豪家民之漁採者先歸其利於豪而後食其餘焉其始豪民以貨囑奸胥爲納水面糧名曰告佃而後得肆爲兼幷而官斯土者不知也太湖爲天目諸水下流常潤之水由之委輸言水利者講宣蓄乾隆二十九年莊中丞有恭撫吳以水道壅塞建言開濬盡剷沿湖茭蘆決淤漲費　國帑民工幾許數年後豪民復以貨囑奸胥先占瀕湖田畝又納水面糧縱人植茭其中蔓延滿湖壅塞更倍於前而官斯土者復不知也以　聖朝之富東南財賦之饒豈惜此區區水面與人爭尺寸之利而奸豪恣爲水蠹罔顧國計此其可歎惜痛恨者也古之時澤梁無禁與民同利必曰寡婦之利王者原以是惠惸獨恤無告令縱不能舉而歸之無告但令瀕湖失業之民衣食其中如獸之生斯山者食於斯山魚之生斯水者食於斯水天地生物之心當必如是必盡歸之豪民是猶山有猛虎而山爲之空水有鱷魚而水爲之竭也或曰豪民

據爲世業一旦奪之是官爲怨府也曰占田不可奪占水可奪占水者本非其有猶盜攫人財而出其贓不容其既往幸矣而不服痛懲之可也何懼召怨哉且名山大澤天子不以封諸侯尚不敢專而況於民以是責之其何說之辭或又曰瀕湖失業之民皆得食於水而無糧則羣起而爭是滋訟端也曰納糧則可豪民告佃則不可明著爲令有田者禁不得占水無田亦不得多占占數畝而止又禁不許私賣貧民得産後即還官告佃至有礙水道處永禁告佃如此則水之爲民利溥矣今錐刃之末盡入豪家而貧民之生計日蹙貧民生計日蹙豈 國家之利哉

請嚴池塘改田之禁疏

楊錫紱

竊惟民生資乎穀食而粳稻則維賴水以生計自播種以至成熟無一日可以缺水故周禮遂人治野之法制其地而溝封之廣四尺曰溝八尺曰洫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指膏腴之地以爲溝洫誠以蓄洩有時則旱不得爲患所棄者小所利者大也後世阡陌既開溝洫雖廢然陂澤池塘實與田畝相依倚近水則腴遠水則瘠所在皆然湖南濱臨洞庭各屬多就湖濱築堤墾田與水爭地常有衝決漫溢之憂經前撫臣蔣溥題請湖濱荒地禁民築墾在案此外各屬非近江近湖之田皆藉池塘以爲灌溉塘池水足則夏秋久晴亦挹注有資乃自滋生日繁荒土盡闢愚民昧於遠計往往廢水利而圖田工不獨大江大湖之濱及數里數頃之湖蕩日漸築墾盡失舊蹟即自己輸糧管業數畝之塘亦培土改田一灣之澗亦截流種稻彼徒狃於雨暘時若之歲以塘爲無用不知偶值旱澇已所得不償所失即本年湘陰武陵等邑各有偏災此皆濱臨洞庭而去湖稍遠卽水無接濟臣確加查訪皆由塘多改田之故又溪澗之水遠近取資若

徃恃已業藏墾爲田則上溢下漫無不受累現在各屬訟案糾紛大半由此往往爭阻鬭毆釀成人命此弊不獨湖南大約東南各省無處不然水利日廢腴產漸變爲瘠實爲民生之患查乾隆九年浙江布政司潘思榘請禁侵佔官湖止指湖蕩官地而言若民業塘池尙未議及臣愚以爲　國家生齒日繁地土因日闢而廣而至於關係水利之蓄洩則仍當以地予水而後水不爲害田亦受益但小民無知不能遠慮而地方官因田糧較塘糧加重以改則陞科爲勸墾之功遂俱貪目前之小利而忘經久之大害臣思從前已經改墾之田逐一清釐因恐滋擾若自今以往嚴行禁止於東南各省甚爲有益應請　皇上勅下各省督撫轉飭地方官將池塘陂澤蓄洩之利明白諄切曉諭凡地關蓄水及出水者俱不許自倚己業改墾爲田其有現在因墾爭訟者令地方官親自勘明但有礙水利卽不許報墾此後如刁民有不報官私將塘池改墾爲田者查出重懲仍予改正地方官有聽民混將塘池改墾田畝希圖陞科微利攘爲勸墾政績者查出參處如此庶溝洫之遺意不致盡廢而田功得水利而倍益矣

查覆封閉山林事宜狀　牛運震

查保護山林蔭泉護雪資以培地脈而益農功洵體國經野之至道亦仁民愛物之良法自宜遵照奉行也衹緣阜縣地高風寒民間日用柴炭是其急務前因柴炭昂貴卑職不揣冒昧酌請分別開禁在案今奉憲檄飭令查明妥議具報伏查阜縣東路阿埧一帶之昌靈山林木頗屬暢茂其處地勢高阜並無河渠亦鮮泉源卽民間需用之水率由水窖瀦注汲飲若使林木益密則積雪愈深一値春融雪消不惟資以潤澤土膏亦可以濟民閒挹取之用況該處薪草煤炭出產頗多卽使封閉山林亦無妨于爨火應請永行封禁未便輕議開採

再有北路鎮羌岔口以西四臺以東等山曾經勦番焚燒之餘祇存小叢短樹該處傍河依渠幸皆民間播種田畝亦賴冬雪深厚而後春水暢流方長之叢木可惜田禾之灌溉攸賴似應酌量封禁以爲儲蓄水利之計至於四臺以西之沙金溝先密寺棋子棹子等山均係曠土草地並無關於民田且長林森茂樹木叢雜附近居民多以樵牧爲業應聽本地居民隨便採伐燒造柴炭售賣度日以爲謀生之資并供本地爨烟之用惟是外來商民操持贏利雇衆入山鋸板燒炭亦不可漫無稽查仍應先令赴縣領照酌定株數限以日期以示節制庶山木叢發取之以節不致肆行斬伐濯濯一空也再查土司管轄地方經卑職移准土司覆稱該管西山連城一帶自旁卜浪峽以至東耳閣隆寺附近土民田地兼有引渠轉磨之用均關水利再有細溝栢蹬溝該處居民汲飲頗艱亦賴松根積雪淌水爲用應請遵照封禁定期開採至於茨兒溝腦乾溝腦七個嶺克岔嶺以及四臺以西之先密寺棋子棹子等山土漢交錯地方山木茂密均無關於水利仍應聽民採取燒造柴炭以便利用亦應附請照依所議分別辦理如此立定章程遵照查禁則護林覆雪既有益於田苗而分別開採即百姓日用之需又不致於缺乏庶幾邊鄙黎氓永享利賴於無窮矣

請水利責成佐貳疏 乾隆六年

江西巡撫 陳宏謀

竊惟耕鑿乃衣食之源而水利實農田要務江西一省所屬郡縣非濱江帶湖即環山逼嶺近湖之地勢與水平民間築有圩堤閘壩以資捍衛地以內之民田廬舍烟火萬家每遇水發全仗圩堤閘壩周圍堅固始保無虞一有沖漫均遭淹害此以圩堤閘壩防水之害者也近山之地高下畸零開墾田地既防衝決之爲患又苦灌溉之無資惟有修砌陂塘堰圳水至可資防禦水少可資灌溉此又以陂塘堰圳防水之害而即資水之利

往恃已業截墾爲田則上溢下漫無不受累現在各屬訟案糾紛大半由此往往爭阻鬬毆釀成人命此弊不獨湖南大約東南各省無處不然水利日廢賦産漸變爲瘠實爲民生之患查乾隆九年浙江布政司潘思榘請禁侵佔官湖止指湖蕩官地而言若民業塘池尚未議及臣愚以爲　國家生齒日繁地土固日闢而廣而至於關係水利之蓄洩則仍當以地予水而後水不爲害田亦受益但小民無知不能遠慮而地方官因田糧較塘糧加重以改則陞科爲勸墾之功遂俱貪目前之小利而忘經久之大害臣思從前已經改墾之田逐一清釐固恐滋擾若自今以往嚴行禁止於東南各省甚爲有益應請　皇上勑下各省督撫轉飭地方官將池塘陂澤蓄洩之利明白諄切曉諭凡地關蓄水及出水者俱不許自倚己業改墾爲田其有現在因墾爭訟者令地方官親自勘明但有礙水利即不許報墾此後如刁民有不報官私將塘池改墾爲田者查出重懲仍予改正地方官有聽民混將塘池改墾田畝希圖陞科微利擾爲勸墾政績者查出參處如此庶溝洫之遺意不致盡廢而田功得水利而倍益矣

查覆封閉山林事宜狀　　牛運震

查保護山林蔭泉護雪資以培地脈而益農功洵[illegible]國經野之至道亦仁民愛物之良法自宜遵照奉行也祇緣皐縣地高風寒民間日用柴炭是其急務前因柴炭昂貴皐職不揣冒昧酌請分別開禁在案今奉憲檄飭令查明妥議具報伏查皐縣東路阿坝一帶之昌靈山林木頗屬暢茂其處地勢高阜並無河渠亦鮮泉源即民間需用之水率由水窖漬注汲飲若使林木益密則積雪愈深一値春融雪消不惟資以潤澤土膏亦可以濟民間挹取之用況該處薪草煤炭出産頗多即使封閉山林亦無妨于爨火應請永行封禁未便輕議開採

再有北路鎮羌岔口以西四臺以東等山曾經勦番焚燒之餘祇存小叢短樹該處傍河依渠率皆民間播種田畝亦賴冬雪深厚而後春水暢流方長之叢木可惜田禾之灌溉攸賴似應酌量封禁以爲儲蓄水利之計至於四臺以西之沙金溝先密寺棋子梓子等山均係曠土草地竝無關於民田且長林森茂樹木叢雜附近居民多以樵牧爲業應聽本地居民隨便採伐燒造柴炭售賣度日以爲謀生之資并供本地爨烟之用惟是外來商民操持贏利雇衆入山鋸板燒炭亦不可漫無稽查仍應先令赴縣領照酌定株數限以日期以示節制庶山木叢發取之以節不致肆行斬伐濯濯一空也再查土司管轄地方經卑職移准土司覆稱該管西山連城一帶白旁卜浪峽以至東耳閣隆寺附近土民田地兼有引渠轉磨之用均關水利再有細溝栢蹬溝該處居民汲飲頗艱亦賴松根積雪淌水爲用應請遵照封禁定期開採至於炎兒溝腦乾溝腦七個嶺克岔嶺以及四臺以西之先密寺棋子梓子等山土漢交錯地方山木茂密均無關於水利仍應聽民採取燒造柴炭以便利用亦應附請照依所議分別辦理如此立定章程遵照查禁則護林覆雪既有益於田苗而分別開採卽百姓日用之需又不致於缺乏庶幾邊鄙黎庶永享利賴於無窮矣

請水利責成佐貳疏 乾隆六年

江西巡撫　陳宏謀

竊惟耕鑿乃衣食之源而水利實農田要務江西一省所屬郡縣非濱江帶湖卽環山逼嶺近湖之地勢與水平民間築有圩堤閘壩以資捍衛地以內之民田廬舍烟火萬家每遇水發全仗圩堤閘壩周圍堅固始保無虞一有沖漫均遭淹害此以圩堤閘壩防水之害者也近山之地高下畸零開墾田地既防衝決之爲患又苦灌溉之無資惟有修砌陂塘堰圳水至可資防禦水少可資灌溉此又以陂塘堰圳防水之害而卽資水之利

者也江西水利大段不外此二者而年歲之豐歉亦卽關係於此二者矣向例於農隙時撫臣行令各地方官將舊築圩堤派夫修葺年底將完固緣由造册報部存案止就南昌瑞州臨江饒州南康九江贛州等府所屬之十有餘縣年年報部有案者彙册開報而近山逼嶺地方一切陂塘堰圳均不在開報勘修之例卽此數府中除所報圩堤而外亦尚有續修未修之圩堤閘壩總因地方官向無承修保固之責視爲泛常竝不親勘督修其間民力之勤惰出夫之多寡圩堤之堅否地方官既未親臨查勘無人督率奸頑田戶每推諉不前不但應修而未修者延挨觀望卽已經派修者亦不過虛堆浮土掩飾一時隨修隨傾難資捍禦以致驟遭大水尺土不保全圩受淹一處沖決闔境罹害現據士民以民間情願修圩築圳請官督修主持以免阻撓等詞紛紛具呈則江省之圩堤堰圳夫力雖出於民督率不可無官也明矣臣查地方縣令身膺民社水利農田本其專責但每年農工畢後正值徵漕聞訟之際勢難親身前往各鄉勘修而各處應修之處無官爲之督率未免心力不齊强弱不一動多阻撓爭執控告不休之事惟各縣均有縣丞一官本屬閒曹幷無專管職掌原應佐理縣務此等圩堤堰圳乃民生要務正宜委令辦理臣蒞藩司任時正屆農隙之時曾經詳明通飭各屬委令縣丞各員分頭勘修但係一時詳行之事若不定以責成永遠遵守仍致始勤終怠難收實效臣請將江西一省縣丞均加水利銜凡有修築圩堤閘壩陂塘堰圳等項工程俱專責各該縣縣丞查勘督修間有幷無縣丞之屬卽委典史巡檢各按本管地段查勘督修每年九月以後農隙之時各該縣丞等官輕騎減從親詣各鄉確勘將應修圩等項查照向例督率圩長民夫合力修築薄者培之卑者增之圩長徇私怠玩田戶恃强抗違者該委員卽可就近分別懲治統限歲底修竣造册移縣該縣察實加具印結轉申彙册報部查核其有向無圩

堤等項查勘情形或應築堤建閘或應修砌塘圳等類及向曾築有工程或年久坍塌過甚者亦即督令該地民夫合力修築如工程浩大關係永遠水利而民力不支難以派修者應請循照從前奏明事例動支鹽規充公銀兩給發興修各該員三年之內果皆實力督修并無沖決被水等事遇有保舉陞用將承辦水利如何列入事實獎薦以示鼓勵倘有扶同揑飾以及借端需索擾累鄉民等弊分別參究自此之後除猝遇異常大水非人力能施毋容議外如止尋常雨水而有圩有壩田地工程修築不堅致有沖漫受淹者將各該委員及知縣一併題參分別議處如此則責成既專修築以時各官咸知境內有不容玩視之工程小民亦知境內有不容推諉之工程上下官民交相勸勉水利興而農田得收實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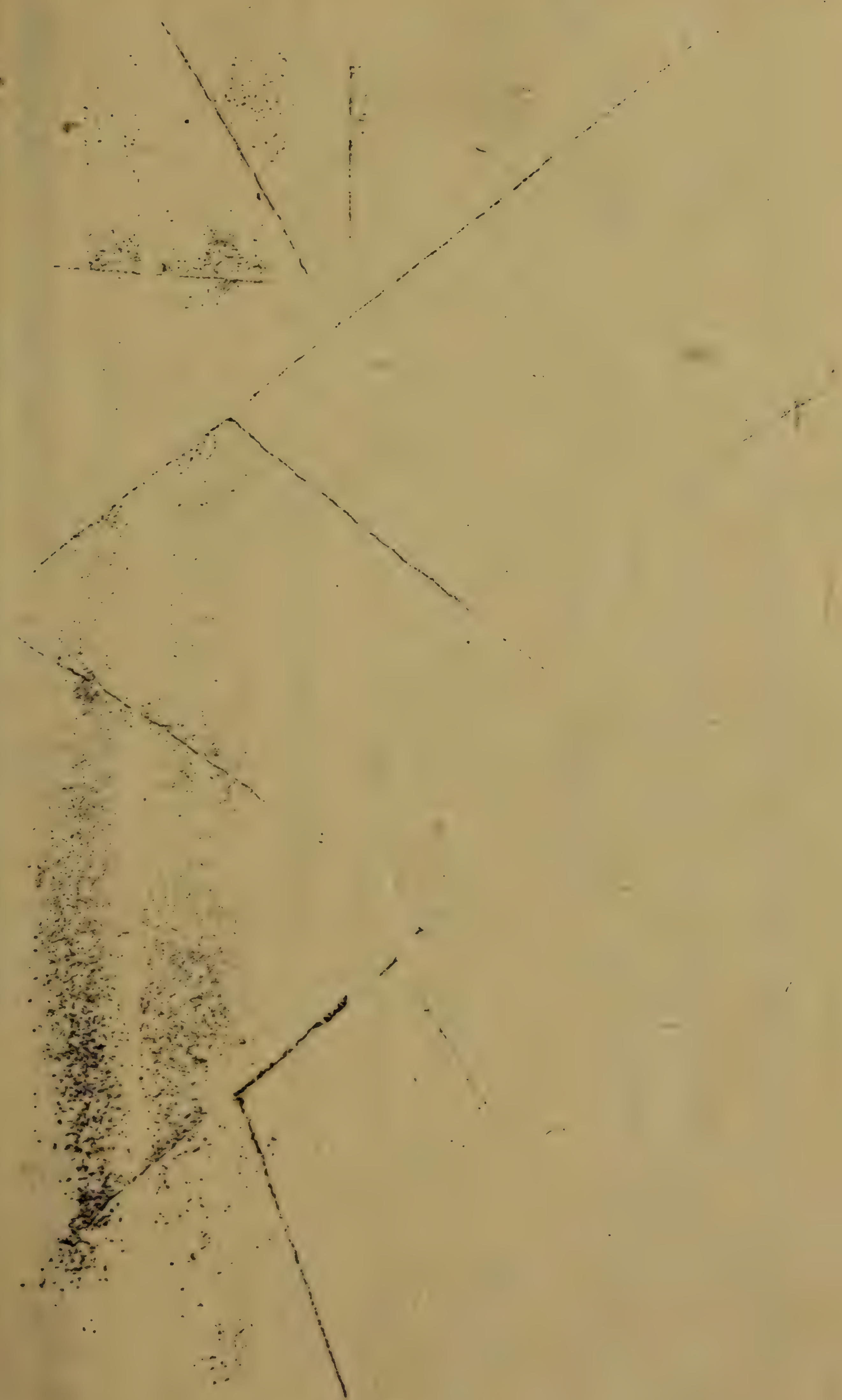
札吳蓊堂觀察

蔣士銓

僕奉先太安人醫舟行離省垣六十里酷熱甚泊趙家圍水曲就樹陰小憩時豆棚中鄉人雜坐語無倫次其老人嗟歎聲尤苦僕傾聽之壯者曰久雨壞圩天災也而人禍隨之至此老者曰田以圩為郭郭崩則水入而據之有田者切膚之痛也苟可施畚鍤則完築恐後功令督責奚取焉今每值圩壞則大吏委官督築所委者皆瑣瑣下僚苟求錙銖不知政體之人至則令爪牙鎖拿田主迫促于水中修築隨築隨崩既莫救已淹之稻復加毒受害之人于是出差役之錢出買鬆之錢苟違之則鋃鐺滿室婦女逃竄布帛菽粟雞犬瓜壺一空是隸卒而盜賊也于是撤屋以館之醵錢以養之使逍遙乎河上醉飽于田家或五六旬十旬坐待水退圩成而去其饔者朝饔夕飧雞豚魚酒橫索無饜至兩月之久如某戶因供給委員而鬻田破家者上官不知也究之圩壞則田主必修水退則諸圩共築農以田為命豈有坐視其圩之壞甘心委產于巨浸者乎甚至仇家乘隙

行賄傾陷。弊害叢生。不可思議。是委員查圩督修之害。斷宜永爲裁禁也。

前篇力言督圩不可無官此篇復力言官督修圩之害信乎有治人無治法也故愛民者以察吏爲第一義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九目錄

戶政十四 倉儲上

捐監兼收[illegible]穀疏　秦蕙田

議覆積穀疏　鄂爾泰

請撥支以[illegible]倉儲疏　[illegible]

戶政十 倉儲上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積貯議

儲大文

議積貯者自管賈而降論綦繁矣而其實莫善於李悝之平糴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足國足民後世胥不能易也漢耿壽昌常平倉穀賤則增價而糴穀貴則減價而糶蓋亦本李悝之遺意而隋長孫平義倉每歲豐令民出穀麥一石貯之社司而不領於郡縣議者謂視唐之義倉於民尤有利故宋朱子社倉請官米六百石後遂積至三千石乃復以官米還官凡領支者盡捐息米止取耗米三升而崇安一鄉遂無饑饉之患此豈直社司出納之計算哉凡國計胥可通爲自漢趙充國請中丞糴米百萬石廣貯金城壽昌雖不能行而後世皆用其策以爲足餉之經書宋張方平言汴梁地平衍以兵立國積貯尤急當時宰執謂非詩常奏議比至殿上雍容而誦之故自唐以降碩輔計臣籌及軍國凡和糴博糴俵糴結糴均糴括糴折糴諸令其名不一其規例亦日以滋繁而唐河西歲收米二十六萬石則瓜沙統此矣隴右歲收米四十萬石則鄯鄯統此矣韓重華營田振武天德歲博易屯伍二十萬石以贍軍則豐勝統此矣此或營糴屯糴之當議者也唐太原集津諸倉置於沿河元亦集乃在甘肅北且獨置屯田尤在瓜肅間且獨置倉明初沿會通河臨清德州胥置倉此或廢曆之當議者也宋李沆制置六路發運令荊湖南北江西路運上供米至白沙者易舟而載鹽以歸夫米艘至白沙既可載鹽則鹽艘至荊湖江西亦可載米而沿江諸綱船准此矣此或轉運之當議者也今 國家制用符禮記委積合周禮宇內之積貯既至足矣而復遣清望官收諸省米以給儲蓄則平糴和

糴之制又奚事繁辭或亦曰使有菽粟如水火焉已矣

積貯

黄六鴻

夫三代而下之言積貯莫善於平糴常平社義諸倉之法矣然而初行有效久則弊壞者蓋創始之人以實心而行良法故法興而利溥繼起之人以良法而濟私心故法敝而害滋如漢耿壽昌之常平始甚益民後劉般以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奸小民不得其平而罷隋長孫平之義倉當社而立即委社司簡校吏不得操儲峙委積小民均利後因貯在民間多有損失又議置倉州郡一遇凶饑賑發受惠者皆近郭力能自達之人而遠鄉僻壤孤煢無告不獲沾餘合唐太宗詔置義倉令畝稅二升爲不登之賑貸又置常平倉以備凶荒後高宗時稍假之以給他費至神龍而略盡宋代屢置惠民常平以防凶荒後因兵食不足乃分常平數百萬緡助三司以給軍費熙甯間王安石乃剏立三司條例司盡廢天下常平本而易爲青苗錢於是百姓無凶年之賙贍而有樂歲之困窮由此觀之豈法之弊哉不得其人之故也然自古及今亦安得盡有其人而後議其法乎今

朝廷備荒之政命直省建立常平令捐穀得補太學明經近復允計臣請聽民間照畝出粟以爲積貯其爲災民計可謂詳且切矣然備貯之粟春則減價以糶秋則增價糴買還倉非即耿壽昌常平之制乎然今之捐納半徇於上司親友之情面半沒于官役朋比之侵漁而廩中之儲濩落無幾恐其一朝敗露遂假潮濕浥爛之辭而爲出陳易新之請以掩飾其欺及不幸而去官虧空之弊水落石出其纍萬盈千見之叅奏者比比皆是是朝廷惠卹窮民之具竟飽奸貪谿壑之吞較昔劉般指壽昌常平之流弊又不獨侵刻百姓豪右爲奸而已也今之常平等穀皆於城郭置倉吏胥掌其出納其意以貯在民間多有損失莫若近之官長就便稽查而

委之主守以專責成亦即隋之社倉改之州郡之謂也然而旱潦偶罹饑荒望賑四遠孤窮既不能爲升合匍匐而來百里元侯又不能爲輓負鄉村而去則賑濟止在城而不在鄉夫又非隋之改置州郡受惠皆近郭而遠僻不沾龠合同出一轍哉鴻以爲欲倉貯有備在於官得其人欲侵刻無間在于制得其法欲遠近均沾在於常平倉社之並設愚請得而申言之可乎夫倉貯之所以空虛者由主守之無稽而本官之懸欠無補也無稽則吏易以作奸無補則漏卮日形其缺欲求充備難矣爲有司者誠能選小心畏法之胥以爲典守俾其出納有考多寡有數以嚴立其罰及出易之際官勿自用使穀去倉而銀須歸帑亦不得聽先賒後補致穀入手而價則無償如是官胥既無染指奸蠹不致騙誆而倉貯猶患其無備乎至於百姓受其侵剋者由于糶糴之不及窮民也出易之際小民弗獲受升斗及減糶增糴又僅有其名而反爲加耗以損益其數此百姓之所以有害而無利也爲有司者誠能春而減價以糶秋而增值以糴酌其數而均與之毋爲強有力所併是則窮甿溥遂其惠而尚有侵剋之爲患乎其社倉雖委之社正社副而一切糶糴及費用之數絲粒必登簿籍彙報之官官不惟按籍而稽尤須履倉篋而察其數單騎減從毫髮不擾則其鄉之人視其倉廩皆我民之有也好義者其勸輸皆爲我父兄子弟之所藏也即典司諸人亦甘爲勞勩不忍侵漁以爲此我鄉人之脂膏性命也如是而四鄉僻遠有不均沾實惠者乎合常平社倉而計之援例所納之穀宜貯之常平建倉于城郭照畝所輸之穀宜貯之社倉建倉於四鄉及當歲饉近郭散之社倉又視城鄉之不足而轉移以濟此社倉常平之並設均爲救民之至計也爲有司者誠能以二倉之詳委申之大吏大吏請之於朝永爲備荒定制洵保邦固本萬世之利矣否則宜與紳士富民商酌于各鄉照社倉自立義倉廣爲樂助亦如前法設施恐力有不贍不妨由

少衆多。如朱子貸常平倉米六百擔。積十四年。除償原貸外。獲現米三千餘擔。而一鄉之中。雖遇凶年。民不乏食。此亦其明驗矣。嗚呼。亦安得長有賢有司而實心任之。使良法美意。行之千年。而有利無害也哉。

富民

余廷燦

自常平社倉外。法宜以時風諭富民歲積穀而貯之。家家約自百石始。遞增至千石止。隨其貲產之上中下而進退之。以爲一家積貯之數。其歲無儲峙。雖有儲峙。曾不及額者。許里社相糾罰。其歲歲及額且有加者。官旌異之。惟出入斂散。則不得與顆粒於官府焉。都計一鄉橫袤數十里。就中中下富民。率什之二三。上富民率百之一二。萬數百石之蓄於十戶中。萬數千石之蓄於百戶中。卽不幸旱荒相隨屬。亦人人隱然有所恃以自固。故藏富不在官而在民。古昔富民更變久。皆知重積穀。富民重積穀。故常平社倉所遂緩。稽滯不及事者。富民實能佐有司之急。紓百姓水旱之憂。一時婚姻親戚。毗鄰告糴告貸於其門者。若取寄物耳。其後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皆務極聲色。窮珍異。侈麗都。喜好佚樂。而矜誇勢餘。漸靡既久。富民遂相率重金錢。而不便利穀粟。至於歲括貲升斗之儲。以奉其所欲。給其所求。猶苦不足。困窮耗矣。一遇旱乾。猝至貧者富者俱若魚之涸而處於陸。螻蟻皆得制其命。而俟其斃。有立枯死耳。嘗竊嘆學士大夫不重經籍儒術。務爲一切文法以周防籠絡其實。乃枵腹空空。無益於用。徒長浮薄散淯樸。皆富民不重穀而重金錢之故耳。昔管夷吾過市有新成京囷者二家。請桓公賞之。民爭爲京囷以積穀。齊用富強。武王立重錢之戍。令民有百鼓之粟者不行。而國穀二十倍。南楚俗允惰。窳安土物。重遷徙。僅僅與穀爲命脈。今穀熟則盡化命脈爲金錢。如穀不熟。則豈可食金錢以全命脈。直莠稗之不若矣。有深思長慮。爲根本之計者。於富民早爲之所。或亦有以佐常平社倉之

所不及者歟。

癸未會試策問一道　　王昶

問王制三年畊必有一年之食。九年畊必有三年之食。而周禮遺人掌凡委積。巡而比之。以時頒之。制莫善也。嗣後管仲通輕重之權。李悝平貴賤之數。其法與古不謬歟。漢耿壽昌之常平。隋長孫平之義倉。暨宋朱子之社倉。皆深得乎王制周禮之遺意。然典守之責。勢不得不寄之州縣。既屬州縣。而弊乃滋多矣。不兌換則弊在陳腐。兌換而弊又在需索。不散給則弊在虧損。散給而弊又在挪移。平日之立法。當何如歟。且一遇饑荒。監臨有司有文移之繁。分給有延挨之慮。監守有出倉之費。斗斛有減耗之患。得穀有蒸爛之虞。臨時之謀畫。又當何如歟。至常平在州縣。則市井游惰者得以沾恩。而不及於僻壤。社倉在鄉里。則豪強武斷者得以自利。而不遍於窮黎。斟酌于二者之間。宜何如調劑歟。況常平必行採買。而一經猾吏。則其價定多抑勒。社倉必行出息。而一遭歉歲。則其本恆至難償。下不至于累民。上不至于欠公。又何道之從歟。州縣之交代。則有冊籍。鄉村之保甲。則有稽查。然奉行故事。率有穀之名。無穀之實。如何而積弊可以悉除歟。抑和糴寄糴俵糴均糴博糴兌糴括糴諸法。其利弊可一一陳歟。我　皇上軫念民依。每遇偏災。議蠲議緩。或賑以口糧。或給以籽種。動支輒千萬計。然求之於臨時者。格外之　恩。而謀之於平素者。經久之策。諸生固將皆有民社之責者也。其悉抒以對。

備荒通論上　　章謙

天下之本在農。農民困則天下困。天下之困解而止。而農民口食之外。尚有事田畝。但解口食之困而不可止。

以故天下卽不困而農常困不獨凶年困樂歲亦困語云可使足民孟云使有菽粟如水火其使之道果安在哉耕三餘一耕九餘三非農自餘之實賴有積貯之政然東漢之常平今則可收不可放隋之社倉又可放而不可收若是者何也蓋不知人民之數故也周禮在六鄉者鄉大夫而下至於五家之比長在六遂者遂大夫而下至於五家之鄰長（六鄉畿輔如今順天六遂如今之各直省）不特知之而且辨之數之而總之於大司徒小司徒（如今戶部尚書侍郎）其數直由五家之比長鄰長而詳不待凶荒而施舍之政補助之法斂散之節易行也後世之法不揣其本無積貯則立而視民之死有積貯則徒滋詐僞而無補於事愚以爲欲厚生必講倉法欲講倉法莫要於知民數欲知民數先清田數田數本有册籍然有一田必確知其一田之主（如近時有田百畝則當一夫而欲避差役則詭寄戶名于是有無田有差者有數百畝千畝而無差者今欲確知田主按籍以求眞名不難也）使邑宰合而計之似難使各倉分而核之則易一圖之大者五六千畝小者二三千畝上農佃二十畝口必多中下以次而降其數他人不知田主未有不知者由倉而核田主之眞名由田主而核佃戶之眞數春頒則田主承領秋斂則田主歸償古者田以非授則管於比長鄰長之官今以買受則業主卽比長鄰長之官也一甲統十戶一保統十甲立一倉皆以士人有家業者主之（今之總甲卽隸於所立之倉正倉副爲役）大小相維綱舉目張宜無便於此者或曰佃或詐諉田主懼累不肯爲之承領奈何曰初行信有之久則無是矣初行時田主曰是眞貧而不能償者也倉主則曰是果貧耶揭其名而定其數不許其借而許其糴雖不借猶借也而不貧者不與焉不貧者田主不憂其不償也不難於承領也而他途之人不與焉夫農民之常困於他途者他途貧謀口而止而農民不但謀口而止一畝之田耒耜有費耔種有費罱斛有費傭募有費祈賽有費牛力有費約而計之率需錢千一畝而需千錢上農耕田二十畝則口食之外耗於田者二十千以中年約之一畝

得米二石還田主租息一石是所存者僅二十石當其春耕急需之時米價必貴（折中計之每石貴一千有餘）勢不得不貸之有力之家而富人好利挾其至急之情以邀其加四加五之息以八閱月計之率以二石償一石所存之二十石在秋時必賤富人乘賤而索之其得以暖不號寒豐不啼饑而可以卒歲者十室之中無二三焉農民之所以困反不在凶年而在樂歲今由倉借米無所謂貴賤也加二斗之息不及富人十之一也來春又借之而出雖名曰借實取之宮中而用之也（實算一石止償二斗）詐諼之民亦深知失信負逋之無利而爭輸恐後矣行之日久而田主猶懼佃戶之累而不肯爲承借者必無之事也古者九等定戶二口起十口止不二口則鰥寡孤獨分餘合養之無難矣因是歷考古來言積貯者惟管子李悝能用周禮民數之法亦可見其時井田未廢朱子則行於一鄉其數易知惜猶未詳求及此故其法皆不久而自廢也或曰田以買受復由佃種參差進退月異而歲不同其數何由盡知余以爲不然假如一人買田百畝其佃種者必有七八戶工本大者不能過二十畝爲上戶能十二三畝者爲中戶但能四五畝者爲下戶上中下各幾戶他人不知業主未有不知者著落業主開明戶若干口若干以交倉將來春放之時按其人口多少定放幾何收時亦然或口數有增減悉由業主隨時更正推至數百畝千畝者皆一例可知矣其佃戶而外或有自種己田者亦分別其上中下戶而託田鄰領放或他鄙之親友皆以取信於倉爲主其他工匠雜色人等不過鎮市公知共見亦分爲上中下戶許糴不許放分造正色雜色二簿及大歉之歲公行義賑則正色雜色一例給放其下戶即極貧也中戶即次貧也上戶不賑此皆不待查覈而按籍了然者以此行社倉則常年春放之數悉當其口數田數何至有秋收逋欠之弊即大荒給賑又何至如近年詭冒無稽一無考核也哉後世田歸於業主則業主即鄰長里長之官業主不經理

之將誰經理之者每鄉立倉正二人以考其成每圖立倉副二人以覈其實每田每戶各業主注册以立其根上下公知互相糾正保甲出其中井田寓其中而謂民生不厚風俗不成無是事也

備荒通論下　　章謙

食餘而不知斂狗彘食人食矣斂而不能散老稚轉於溝壑矣顧易於散者必難於收無論凶年無以振死亡且何以爲恒年再散之地乎不可不詳其道也其道云何一責成田主周知民數二權宜糶糴三存典生息其必分三條相輔而行者誠以各鄉情形不同聽民自爲擇取或當青黃不接之時以倉米平糶價每升酌減幾文使倉有微息而農民亦沾實惠此亦一法也更或每年變價交典生息八釐展轉生息以爲大荒賑糶之用此又一法也三法並行而必以周知民數爲之根柢特恐初行查考未清抑或各鄉致有不同姑以減糶存典二法通其變耳至若城鎮圖分多半不耕之民則惟有糶矣特非荒不糶與農民別而以民數爲主則亦與農民同耳三代後能推行盡利者其惟管子乎管仲輕重篇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人君不理則畜賈遊於市乘民不給百倍其本矣（給足也）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幷也（賈謂居積者）計本量委則足矣（在上者量本而委以所欲居之貨不使有以十取百之弊）然而民有饑餓者穀有所藏也（富人藏穀亦賈類）民有餘則輕之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六斛四斗爲鍾鏹錢貫也）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種穰糧食必取贍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以上管子全文）按商列于四民之中而獨有畜賈之禁者商通貨賈居奇心同而術異商察歲時之豐歉知四方之貴賤以有通無裒多益寡故穀賤而

商糴至則其價必增價增則利農穀貴而商販至則其價必減價減則人與農俱利若夫賈則爲主而不爲客非有關津舟車之勞不能久待也非有旅食貨宿之費以急于求售也商多一日有一日之累賈則多一日有一日之利是以非至賤不糴非至貴不糶挾其至貴至賤之權以乘小民之急夫安得不困故考工稱國有六職而不及賈誠以商尙有利於民而賈者直國家之大蠹也損富賈之有餘以補耕耘耒耜之不足管子其善用泉府法歟泉府云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卽管子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也泉府云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卽管子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也泉府云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鄭司農謂從官借本賈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康成曰貸萬錢者期出息五百卽管子之泰春國穀倍重數泰夏賦穀以理田土春秋田穀之存子者若干是也夫泉府之職列於地官以司徒之屬有周知土地人民之責也管子則曰國之廣狹肥饒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尤爲握根探本之論此法惟李悝嘗能行之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凡不耕而食者曰人）按管子策國籍農而已而悝則兼人其法較密不知管子當穀賤之時已存三分之一以待人民相爲糴糶而商賈之家又復計本量委以使之轉販取贏至於出穀之時平價任買人與農復何所區別哉故李悝之法亦卽管子之法也或曰熙甯行泉府害如彼何也曰非泉府法也泉府云凡民之貸者言民之願貸者（不貸於公亦貸於私）不願貸者不相強也而熙甯則抑配之（提舉司以多散爲功）泉府云國服爲息是隨其所服事之物爲稅鄭司農云或以絲絮或以絺葛是也而熙甯則概徵錢（錢亦可爲息定以錢則不可）泉府之息康成謂萬錢朞五百而熙甯則放錢一千收錢一千三百（六倍）抑配行則領者不必償償者不必領而鞭笞勒扣無所不至矣（富不願領貧不能償強富代貧）

勢所必至徵錢一定則稅非其產勢必於秋成穀賤之時轉輾求售以償官債而卒歲之計且不暇問矣至於息重之害又不待言而謂是泉府法乎其尤悖亂無理者盡散常平錢作青苗錢是使萬萬窮民盡作朝廷債戶不幸有水旱之災而朝廷涓滴之澤不漏於編氓也豈不謬哉

預備倉貸穀私議

劉汶

康熙庚午山東巡撫佛倫請積穀備荒畝征四合別貯於倉　上下其法於各直省癸酉巡撫桑格上言倉穀已足請停四合之征於是天下州縣皆有積穀矣謂之預備倉辛巳御史李發甲疏請開倉貸民春放秋收二分取息如朱子社倉之法方今　聖人在上耆德盈庭嘉謀讜論豈小儒輒能窺測抑民生利病亦聖世甄陶之士所宜究心嘗讀朱子學校貢舉私議謹依倣斯體擬作一通聊當格物質之師友云爾

謹按朱子社倉即王安石青苗之法然而青苗害民社倉便民何也青苗以錢貸民而收二分之息錢社倉以穀貸民而收二分之息穀錢與穀不同也青苗錢必貸於縣社倉穀則貸於鄉縣與鄉不同也青苗之出納官吏掌之社倉之出納鄉人士君子掌之官吏之與鄉人士君子不同也青苗意主於富國故歲雖不歉民雖不急亦必強之而貸取其息社倉意主於救荒故必儉歲貧民願貸而後與之強貸與願貸不同也青苗雖蓄藏充溢猶收息錢社倉始惟借府穀六百石至十四年之後還六百石外尚餘三千餘石足以備荒遂不復取息但每石加耗米三升而已取息與耗米不同也此利害之所由分歟頃者臺奏請以預備倉穀貸民春放秋收二分取息如朱子社倉之法竊以爲臺臣所奏乃朱子始立社倉不得已之權宜非十四年以後經久之良法也又預備倉之制與社倉微有不同誠如臺臣所請其細碎不便於民者不勝臚列姑言其弊最大者有五焉

社倉穀積於本鄉近者比屋遠者數里負戴甚易耳今之倉穀在縣不在鄉遠鄉貧民無舟車引重之具勢不能餉負數十百里而求升斗之穀若欲移穀於四鄉大鎮以便民則儲蓄無地輓運無資然則其能貸穀者不過城中關外游食之子無藉之徒耳本圖賑業農民究竟農民一無所得其弊一也社倉乃鄉黨之私事可以鄉人賑之今則公家之事出納之際必藉吏胥其放穀也朽腐穅粃迫脅領取愚民不敢不受其收穀也淋尖踢斛名爲加二其實則加倍又加四矣其間期程迫促符檄追呼公人飲食之具出入賄賂之需道路往來之費旅宿守候之累必不能免民將重困其弊二也歲之豐儉不常則貸穀多少每歲不等若定例每年春放秋收歲終總核其加二之入則縣令視爲定額不敢缺少以妨考成非按里抑配卽按畝濫征抑配則不借者亦必強之借矣濫征則不得穀者亦必還穀矣陝西籽粒一案不肖官吏以此二法殃民向所目擊心病者今又將徧殃各直省矣其弊三也社倉之法原因借官穀作本勢須還倉又六百石之穀不足爲荒備故不得已而取加二之息及至官穀已償積穀已足遂不加息但取耗米三升假令朱子早得三千石穀必不加息矣豈待十四年後乎今預備倉穀大縣數千石小縣亦不下千石八百石畧足支一縣之飢可以不取息矣若仍依死法不知變通窮民既有償息之苦倉庾又有穀滿之虞蓋藏織席費出何所取辦民間又須生事且五年之後穀備倍於今穀多農少借者益稀而有司仍責每年加二之額其勢不得不出於抑配不得不出於濫征本以救民反以害民其弊四也各縣倉穀那移者多實貯者少朽蠹者多完好者少縣令正苦虧空無術補苴忽得此例必以朽蠹與民或實無倉穀造爲領狀以欺上官上官或受其賕陰爲之庇則縣令益無顧忌公然按里按畝均派還倉此亦陝西籽粒已然之弊必復見於倉穀其弊五也五弊並興則是藉社倉之名而得青苗之

實也甚非計也然則爲今之計宜何從曰亦惟行朱子十四年以後之社倉耳然且不能悉除五弊僅可免其三焉蓋立法防弊十得其七已爲良法其十之三則待人而後行非法所能及也所謂三弊可免者一曰貸穀與民並不取息但收耗米每石三升如朱子之法則弊少十之三矣二曰貸穀多少以豐凶爲酌量歲終造册詳報不預限其數則弊又少十之二矣三曰先查倉穀實貯若干朽腐若干虧空若干據實首明免其前愆責令停陞停俸陸續補完準與開復若以朽穀與民或僞寫領狀私派田里立卽革職拏問從重治罪督撫司道徇庇不卽揭參或被科道糾彈或被旁人告發並治督撫司道知府之罪如此則弊又少十之二矣此法一定設有賢能督撫仰體　皇上嘉惠元元至意任使循良各以其忠厚惻怛之誠爲長久深遠之計盈縮之數因地制宜斂散有方因人授事勿中飽於蠹胥勿漏巵於游手勿任法而苛急勿慢令而後時庶幾彼二弊者亦以漸去而水旱不憂上下與足變而通之存乎其人非可以一切之法束縛而馳驟之者也謹議

積穀會議

張海珊

吾里濱太湖自前明來時患水警而其地土著多人浮於田計一家所耕田不能五畝以是仰貿易工作爲生與夫游手之徒且十室而九向藉楚蜀秈米接濟青黃不幸天災流行客米閉遏則吾鄉先受其害綢繆積貯之政自古所重　國家於常平義社諸法申飭舉行幾徧郡國官司致成殿最每以是爲懲歲久法弛有採買之弊有那借之弊有裒散抑配之弊有出納侵蝕之弊無治法有治人諒哉言矣夫官爲之計固不如民自爲計之爲得考明嘉靖中令士人每二三十家爲立會設立義倉而高念平先生亦有勸募義穀之舉今吾鄉雖累經荒歉室家空匱不能爲出格度外事然苟用此意行之持之以需行之以積漸亦何事不可成夫天下之

事莫不有端方其端緒初見成與否皆未可預定而定乎人之心與力之所至朱子社倉之設自言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爲鄉里立無窮之利然則數年之始固亦岌岌乎未可成而卒成之以貽爲千古之良法美意而吾里今日之舉亦猶是也惟吾同人其各矢實心榖力相與有成勿阻浮議勿存意見幸而有成鄉里無窮之福子孫數世之計于是乎在謹議

飭廣積貯牒　　李光地

照得直隸地方連年屢獲收穫山佃澤農稍有起色然盈虛爲天行常數備豫乃王政先務故本部院年來每以開導水利爲諸郡牧民者勸今年栽有餘或以空文報答或竟寂然無聞雖北方土脈水性與江南不同且其民因循怠惰難與慮始或旗莊鄉宦抗不奉行爲其佃僕者又以非係己業無心從事所以推行甚艱然一日爲民牧則須盡一日民牧之心該府州縣宜於理事辦差之暇輕車減從按行阡陌因地勢以制宜順民心而興事遵照本部堂導溝釃渠開井三法擇其便於民者講究行之縱遇旱潦足以補救此爲民興利之一法也比因屢被召對仰窺　聖意每以民間蓄積爲拳拳又慮有司奉法無人推行不善則利民之事適以滋擾故宜使民牧講試以引其端不可使部文督責以重其累此誠　聖明無隱不矚體念官民之盛心也爲此仰該道府卽移行各道府除從前存倉米石仍嚴飭州縣謹貯外其各市鎮村莊可否倣古人遺意於收歛之歲或勸募富家出穀倡義或詳算田產按畝薄輸何鄉所出卽貯之本鄉司以本鄉之人遇上歲則有入無出年年增捐中歲則平糶務使價極廉賤不必取贏秋成以其價糴補下歲則發貸其力能還者秋成交倉不取利息力不能還者免之如果逢凶饑則盡數煮賑俟豐年從新勸募如此則官不累而民不擾多一分蓄積

則所在獲一分之利。是又爲民藏富之一法。但行法之初。須使民樂從。無官吏抑勒之患。一難也。既行之際。必須得廉善公平之人。以司其事。此在有司察訪真確。否則徒爲蠹蝕貽害。二難也。行法之後。付之民。則漫無稽察。責之官。則吏因緣擾其弊。至使良民不願管掌。而奸棍反用爲市。三難也。有此三難。所以良法美意。或致滋弊。義倉社倉。徒空名而已。該道府將本部堂以上所條利病。深思熟講。仍會集所部賢紳耆老。廣諮博議。如謂可行。即詳悉講議條款。詳請施行。或有應題敘之有司紳官。應旌奬之富室義民。作何分別鼓勵。亦一一條列詳請。古人有言。有治人。無治法。該道府勿視爲易。勿畏爲難。果能實心推行。必有績效可紀。限自文到至秋收日。各道府務將積穀利弊。及所治之內民心曾否樂從。人才有無可託。併該管州縣有無能奉行之人。該道府以爲此事應舉應停之處。一一具文申覆。於八月內到院。勿得遲慢取咎。

陳明米貴之由疏 乾隆十三年

楊錫紱

奏 上諭。米穀爲民生日用所必需。而邇年以來。日見騰貴。窮黎何以堪此。即如川湖素稱產米。而川撫紀山則以商販雲集。米價騰湧爲奏。湖北督撫則以江南被災。資楚糧接濟。以致本省米貴爲奏。又如直隸一省。向藉八溝糧石。今歲畿輔尚屬有秋。而八溝亦以搬運太多而貴。夫商販流通。貴則徵賤。間或暫時翔湧。何至連歲遞增。有長無落。若謂囤戶居奇。此實弊藪。然自地方官力所能禁。何至全不奉行。若謂戶口繁滋。則自康熙年間以來。休養生息。便應逐漸加增。何獨至今日而一時頓長。若謂水旱偏災。則亦向來所有。何以從來未聞如此之貴。且亦當歉者貴而豐者賤。又何至到處皆然。若謂康熙年間倉儲有銀無米。今則年年採買。民間所出。半入倉庾。未免致妨民食。然在當時分省定額。悉經該督撫分別酌議。自按各省情形。且至今足額者寥

寥亟須採買所在皆是藉以備荒撥賑難議停止設或果由於此則當切實敷陳商酌妥辦不當聽其自然而不為之所也朕反覆思之不能深悉其故亦未得善處之方夫人事不修而民生不裕今日政治之闕失何在所以致此者何由米豆關稅業經通免雖不可因此遽求奏效而於米價宜不為無補又何以價不日減轉益日增朕自御極以來宵旰勵精勤求民隱閭閻疾苦無或壅於上聞乃不能收斗米三錢之益而使赤子胥有艱食之累殊益焦勞各督撫身任封疆於民生第一要務必當詳悉熟籌深究其所以然如果得其受病之由尤當力圖補救乃各省督撫或不以介意或歸咎於鄰封或責過於商販而應作如何辦理之處並未籌及可傳諭各督撫令其實意體察詳求得失之故據實陳奏或朕所舉諸條之外別有弊端俱宜確切入告務期實有裨益以裕民天欽此仰見 聖主勤求民隱之至意臣伏查水旱偏災與囤戶居奇雖亦足致米穀之貴然尚非所由貴之源也臣竊以米穀之貴由於買食者多買食者多由於民貧夫 國家休養生息百餘年於茲荒土盡闢宜乎民之日富而反貧者積漸之勢然也所謂積漸之勢有四一曰戶口繁滋一曰風俗日奢一曰田歸富戶一曰倉穀採買倉穀採買之弊我 皇上所謂處處積貯年年採買民間所出半入倉庾未免致妨民食蓋已 洞悉情形毋庸更贅戶口繁滋則 聖諭謂自康熙年間以來休養生息便應逐漸加增何至一時頓長以臣觀之實亦未嘗不係漸增臣生長鄉村世勤耕作見康熙年間稻穀登場之時每石不過二三錢雍正年間則需四五錢無復二三錢之價今則必需五六錢無復三四錢之價蓋戶口多則需穀亦多雖數十年荒土未嘗不加墾闢然至今日而無可墾之荒者多矣則戶口繁滋足以致米穀之價逐漸加增勢必然也臣謂由於風俗日奢者蓋國初人經亂離備嘗艱苦風尚儉樸迨安居樂業數十年後子孫有笑其祖

父之樸陋者矣衣食之類競求佳麗婚喪之事務期美觀始於通都大邑今則荒徼山僻之農民亦漸習奢靡平時揭借爲常力田所入抵債去其大半餘又隨手花銷甫交冬春卽須糴米而食農民日食亦取給市鋪則價焉得不長也臣謂由於田歸富戶者蓋　國初地餘於人則地價賤承平以後地足養人則地價平承平既久人餘於地則地價貴向日每畝一二兩者今至七八兩向日七八兩者今至二十餘兩貧而後賣既賣無力復買富而後買已買可不復賣近日田之歸於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爲佃耕之戶每歲所入難敷一年口食必須買米接濟而富戶登場之後非得善價不肯輕售實操糧價低昂之權夫一物也一人市之價不能增也十人市之則一時頓長矣十人出售價不能求多也一人獨售則任其高勒矣如是而米穀安得不貴乎今就四者之由合而計之生齒之繁此我　國家重熙累洽之效無可議者田歸富戶非均田不可然此法行之開創之初尚虞紛擾今累葉承平之時更難施行惟風俗奢靡尚屬勸禁可施現奉　欽定禮書頒發飭遵應令地方官實力董率但人情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此止可徐徐化導亦不能遽收其效至於常平積貯藉以備荒難議停止　聖明遠見誠爲探本握要然臣再四思維雖不便因採買致貴而議停止而其中亦尚有應斟酌調劑者蓋積貯以足敷賑濟而止不必過多乾隆九年御史孫灝奏請酌定常平貯穀額數以平市價經部議准通行各省雖俱酌定額數然當時督撫究竟爲有備無患之意重而未深計及於穀價之日昂採買之維艱卽以湖南言之州縣之倉有貯至五六萬者府倉有貯至七八萬者亦未免過多應飭各省將定額再加詳細確核有過多者酌量裁減十之一二其已買足者於平糶時存銀歸庫未買足者卽扣除不必再買又從前部議各省倉穀足額後續有收捐監穀設遇賑恤動用毋庸買補第賑恤已有額

貯之穀此額外捐穀與其久貯繁重不如逐歲賣之湖南現在將額外捐穀每歲糶價解司爲修理城垣之用他省似亦可照行又常平糶三爲出陳易新計耳其實豐年之後原無資於平糶而倉穀堅好亦有可存貯數年者州縣官因年例糶三卽穀好年豐亦必出糶請嗣後不必限定每年糶三遇年歉價貴之時多糶固可如年豐價平之時卽不糶亦可蓋多糶一石小民未必多受一石之益而少買一石閭閻卽受少賣一石之惠矣

臣伏讀　諭旨詢及今日政治之闕失何在所以致此者何由仰見　聖德謙沖治益求治誠天下生民之福也臣反復思之今日之政治大綱細目無不畢舉第奉行之下致力不專循名者多而覈實者少卽如定例令州縣官徧歷鄉村體訪應興應禁各事將行之有無效驗造册詳報督撫核實三年一次奏　聞此固責實之意然查所列應興諸政皆係易於鋪張假冒之事其有實跡可據而難於粉飾者莫如地方之水利顧因泛騖之事多而水利亦遂致力不專未奏實效臣竊以爲目今養民之政尤當專意講求者莫如水利一事似應酌立勸懲之法使各認眞料理免托空言蓋近日荒土雖已盡闢而水利尙未盡興夫雨暘偶愆事所常有果水利之蓄洩有資自非異常水旱豈卽坐視無收今江湖河港之水利其在通都孔道者固已逐一整頓然山鄉僻壤之間致有陂塘堰壩歷久湮廢者不少又一鄉一隅水泉隔遠塘井不足雖可疏引開濬而地屬有主倡率無人遂多因循者亦不一而足大約民間百畝之田有一二畝陂塘卽可救蔭而愚民昧於遠計甯爭此一二畝歲收之穀不知偶値少雨併百畝而棄之若親民之官爲之指示開導當無不爽然悟者臣請勅下直省責成道府等官督率州縣專力於水利務必實心講求稽之志乘訪之紳耆凡遇下鄉之便卽留意相度何處舊跡之宜復何處新工之宜興而同該地士庶熟籌詳議或勸其協力或代其設法或量捐薄俸

以爲倡或酌請公項以爲助果有實意感孚於民誰不踴躍從事風聲所樹即身未親歷之處一切水利民間亦必自爲興復則土盡膏腴出穀可倍於舊而蓄洩有備偏災不能爲患庶於米穀之貴不無裨益此等陂塘堰壩之新復新興俱有實跡可以勘查道府勘驗確實果於民田有益即詳請題咨酌與議敘其有平日漫不經心以致旱澇得以爲災亦令道府於勘災之際查有未興水利州縣明知不理者即詳揭參處如此似可使州縣專力講求水利於應興諸政中尤加意料理未必非補救米貴之一道也夫米價之貴今日已成積漸之勢欲令一旦而復歸於賤誠未易易就臣所見不過於採買之中斟酌調劑并請專力水利以期產穀之多是否有當伏惟 聖明裁擇

截留漕糧以充積貯劄子

柴倫瀚

竊惟裕國足民之計首重倉庾積貯產穀運米之地素稱江廣東南是以滇黔閩粵川陝山西諸省例不徵漕山東河南只徵運粟米惟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六省每歲徵運漕白糧米以實 天儲不惟官兵俸餉所需多年以來歷蒙 皇上天恩浩蕩賑糶頻施遠近生民賴以存活者不知凡幾是天庾正供根本重地必陳陳相因而後可爲久安長治之計則京通各倉之不容不足也明矣至各直省所屬之倉糧原以待賑待糶接濟民食預防歲歉亦不容稍有虧缺者內充必須外裕酌盈所以劑虛更不可不因時有以籌策也所謂籌策者貴乎因時有濟不妨行於不足之時仍可歸於有常之例乃今之籌畫積貯只曰速補毋缺而已臣以爲倉糧不可不買而不可急爲買也糧額固不可缺而不可急求如額也謹計盈虛之數合產米之區爲之酌緩急之宜思久長之計有不得不畧爲變通者敬爲我 皇上陳之夫米穀之產於各處也雖其地土

之肥瘠收穫之多寡不等而一年所入只有此數乃所出而爲用者有漕米有兵米地丁完納藉此而供居常用度藉此而辦蓋藏已有難言何況　盛世滋生人口日衆歲時豐歉各處難一以有限有則之田土供日增日廣之民食此所以不能更有多餘以無多餘之所出而欲供各處盡力之搬運此所以米穀日見其不足價値日見其增長臣所謂計盈虛之數者此也至廣產之地米穀之價臣少年隨任江西往來外省各處及補授浙江糧道十餘年督率糧艘前赴江淮又署任湖廣驛鹽道合此數省觀之其米穀之價俱加倍於從前矣即如浙江省分浙東一帶只供本地兵米民食不能更爲浙西之用其杭嘉湖三府屬二十二州縣內每年應辦漕白正耗糧米南秋兵米外仍須本地之倉社積貯所產不敷所需不待言也江南辦糧愈多兼之各處經商人民到處雲集食米更倍江西素爲魚米之鄉邇來生齒倍繁多往外省開墾力作號爲棚民則庶而不富亦可見矣湖廣素稱沃壤故有湖廣熟天下足之諺以今日言之殊不盡然湖北一省宜昌施南鄖陽多處萬山之中荊州尙須由武漢撥濟兵米德安襄陽安陸其地多種豆麥稻田亦少武昌所屬半在山中惟漢黃兩郡尙屬產米湖南亦惟長沙寶慶岳州澧州衡州常德等府係廣產之鄉其中亦復多寡不等餘郡遠隔山溪難以轉運加以本處之生聚外來之就食各省之搬運價乃愈昂而今日之採買運販者動云楚省不知今日之楚省非復昔日之楚省也且亦待濟於川省矣武漢一帶有待川米來而後減價之語則不足之情形已見恐未可視爲不竭之倉不涸之源也臣所謂統核天下產米之區者此也是以就緩急之宜久長之計請爲籌畫變通之策伏思積貯之道原因百姓不能蓋藏是以廣爲儲備以待賑糶之需今歲仰荷　皇仁直隸可稱大有其遠近各省亦多雨水調勻已兆豐盈之慶地方積貯缺額之米正宜及時買補竊恐各處買補並舉每

省莫不以數十萬百萬計交相爭購於一時必致米價昂貴是地方未受平糶之利先受目前米貴之累或謂
買補之法不必本地不必鄰封但擇產穀最多之地而買之則賤值可抵腳價不知此地原因穀多而價賤本
地既有官買之穀今又爲各處分買亦必價增而穀貴是豐年多產之鄉亦等於歉歲薄收之地矣或謂存七
糶三穀仍在民議賑議糶利仍歸下如常平義倉社倉皆自古綢繆之至計然法久弊生未必盡有利而無害
也且古人耕九餘三必有九年之耕無水旱之災無那移之耗然後可餘三年之食若三年而欲謀三年之食
必不可得且所餘已盡爲官貯而不復爲民之所有是不得不有權宜之道而計及積貯也查近經倉場督臣
奏稱倉廒俱已充盈不能再貯新糧是自古　天庾之足未有過於今日者也來歲輸運自必更加豐裕臣
愚以爲臨期籌畫倉廒莫若先時籌畫積貯請將各省倉廒應買補之米穀暫停採購則各處少此採買之米
自必流布於本地以爲民食年豐米多其價自然低減其運漕各省積貯所缺之額請即於應行運京之漕米
內酌量撥留本地以充積貯在京通各倉定例原有應貯之數似不可少自今歲觀之已覺有餘況京倉之與
外倉皆　朝廷之內外府也外省倉儲既足民食已敷其於　天庾不過暫少太倉一粒而數省閭閻即
可充裕十分一轉移間各省倉儲俱少買數十萬石米穀作爲本地之需官倉盈而額數不缺民食足而價值
不貴不待耕九餘三而旱潦無虞不須採買而官民無累一舉而數善備矣況亦不過行之一時明年即可照
舊辦理惟查本地漕糧從無留充本地積貯之處恐格於成例然我　皇上天地爲心歷年蠲免糧賦折徵
緩徵截留漕糧撥運賑濟多方矜恤皆自來例之所未有更蒙　特諭各省督撫甯可　國家多費帑金不
可使閭閻一夫失所大哉王言視民如傷凡有利於百姓之事無不破格行之於今日矣至有漕各省應貯額

數若干。應行買補若干。年景豐歉。地方廣狹。作何分撥留貯。及暫時停運之糧。設丁舵水手。作何給與。古蓋發贍之處。臣未敢擅議。

請通行常平倉法疏 湖廣通志

鄭昱

竊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民安而國運昌隆。食足而民生樂利。此古今不易之定理也。臣辦事垣中。見戶部覆直隸撫臣郭世隆疏內稱。應如該撫題請。各州縣所存米石。加謹收貯。以備賑濟。其餘米穀。平價糶賣。秋收照數糴買還倉。仍將賣買過銀米價值數目。造具清冊。報部查核等因。臣請得而推廣之。竊思直隸而外。各省俱報有積穀之數。俱開有捐輸之例。存貯米穀。無邑無之。但未奉部文。不敢擅動耳。查各省昨年豐熟者固多。而饑荒者間有。如河南山陝江淮等處。內有奏報發賑者。有請停漕糧者。是目下青黃不接之狀。與直隸同然也。至於湖廣江西。雖號米穀之鄉。然每至五六月。穀價不昂。而民多乏食。豐年猶然。況薄收乎。是目下青黃不接之狀。亦與直隸同然也。他如閩越川廣雲貴等省。雖豐歉不齊。要之五六月間。新禾在畝。舊穀已罄。皆青黃不接之時。又與直隸有同然也。夫積穀原以爲民也。穀積而無濟於民食。其謂之何。仰祈我 皇上迅飭部議。凡各省積貯捐輸米穀。行令各撫臣。酌量州縣之大小。詳查存積之多寡。應留若干米穀。以備饑荒。其餘剩者。俱於每年五六月。照市價減糶。所糶銀兩。仍於本年九十月糴買新穀還倉。稍有羨餘。存爲修倉之用。夫夏則舊穀必貴。秋則新穀必賤。穀貴則量減而糶。以利民。穀賤則量增而糴。以利農。豐歲則出所存之銀買穀以補倉。而常使其有餘。凶歲則發原留之穀給賑。以救荒。而無使其不足。更將賣買價值動用銀米數目。造冊報部查核。買穀則覈實。在給賑則予開除。民得通其緩急。穀不至於紅朽。如此則常平倉之良法美意。行之北

直而效行之各省而罔不效雖有水旱而天不能使之災斯誠萬世之計所謂議變通以濟實用足民食以安民生者莫亟乎此也

請各直省行常平捐穀疏　　湖北按察使王　柔

竊臣前以通裕民食之法請於秋成確探上游豐收之處差員領銀前往採買至次年青黃不接之時減價平糶緣摺陳奏業經奉　旨發議惟是豐收地方業經各處差員赴買恐一時米價昂貴更不得不爲籌及臣查豐收之地其米價未得平減者多因富商大戶恣意囤積所致若必強之使賣恐有不肖胥役藉端滋事而需食之民仍未均沾實惠臣再四思維有不禁自除之法莫善於各省府州縣遍開常平倉捐穀之例以備積儲以資轉運也蓋富商大戶蓄積銀穀每思遇開恩例急公上進祇以開例之地離鄉窎遠不能自赴上納輒轉託親友順帶包捐不無多用盤費且有被騙吏納者以故率多觀望今若於各省府州縣悉開常平捐穀之例使本地之人即於本地親身上納既無詐騙亦免盤費節省穩便凡有米穀之家無不踴躍一遇豐收之歲米穀必半在官而半在民矣其所收穀石遇有鄰省差員赴買價銀收貯藩庫即可碾米撥發領運則鄰省採買之員不必求米穀於市而止問米穀於官自無市價高昂之患而囤積者更無所容其姦如有謂捐多米貴者殊不知本地收捐之穀即可於本地隨時碾米減價平糶更不須遠謀於他省尤爲便捷似於通裕民食之計大有裨益也

請禁派買倉穀疏乾隆三十一年　　貴州布政使良　卿

查直省設立常平倉穀春糶秋補接濟民食有備無患法至善也而定例責成州縣等官平價採買運倉不許

轉派里遞者定有議處之條乾隆二十九年又經兩江總督尹繼善奏奉　俞允通飭各省嚴禁派買復勒石永禁蓋以州縣採買倉糧一經按田強派未必全照市價給發而胥役家人又復從中扣剋百弊叢生閭閻滋擾是以特嚴其禁也黔省額貯常平倉米八十七萬七千石每年借糶兼行法良意美惟買補還倉之時酌定村莊大小買穀多寡派分里遞交納係原任撫臣張廣泗題明於前復經撫臣圖爾炳阿奏明於後相沿爲例在撫臣等具奏之際立言皆以黔中跬步皆山不通舟楫民苗背負肩挑多止數斗難供採買不得不向糧戶給價承辦其議近是而擾累之弊由之漸啟臣請申明其故州縣月報米穀價值督撫大吏確核入告原無不實州縣按照時價採買例不許出此範圍在小民零星運送飯食腳費均無所出核之市價已有虧折況黔省地瘠山多烟戶畸零名曰糧戶實鮮蓋藏自派買之例一定不問貧富不計遠近不論民苗按田計畝升斗均攤追呼之擾幾同正賦兼之奸胥按戶派交易啟偏枯里保領銀轉發難免扣剋此又弊端之莫可窮詰者也夫苗性易惑而多貪治此嚴疆重地務在馴順而鎮靜之奈何以惠民之舉而開擾累之端臣伏思黔省荷蒙

聖主格外天恩當青黃不接之時許令地方官詳請出借倉穀接濟貧民秋成交納還倉無論年歲豐歉一照廣東福建之例概免加息　曠典昭垂民苗均沾補助倉糧亦免陳積原無需乎平糶之舉應請嗣後黔省倉穀每年分別歲收之豐嗇酌定出借之多寡不必拘泥存七之數按時借給秋收還倉倘有征收不前及冒濫滋弊者分別參追仍責成該道府不時查察如該處市有餘米不准輕易詳糶如果市值較秋收貴至三成以上地方情形必須糶濟酌照該處可能採買之數詳明出糶秋成自行平價買補一切派發里遞承辦之令永行禁革如此則出借寬裕民有餘粟而市價自平糶易既少而補倉較易派買永除雖有不肖官

吏亦無以藉端滋擾矣

捐監兼收銀穀疏乾隆十年　禮部侍郎秦蕙田

竊臣伏見我　皇上仁覆如天臨馭以來刻刻以愛養黎元爲念　宵衣旰食勤懇切至凡農田水利有關民計者無不舉市租商稅有裨民食者靡不蠲一遇水旱偏災截漕發粟平糶兼施動以百萬計蓋自古及今從未有若斯之痌瘝一體大化旁流者也近又欽奉　特恩將直省丙寅年地丁銀兩普加蠲免使山陬海澨窮鄉僻壤無一不沾　浩蕩深仁大澤敷天歡聲動地從此有田之戶及務本之農民固已無不曲被　隆施淪肌浹髓微臣恭遇　聖世德洋恩溥之時敬體　皇上欲使無一夫不得其所之至意更欲於現行事例通籌利濟以冀少裨　聖主愛民足用之懷於萬一臣惟今日之民非特貧之爲患而貧富不均之爲患非乏財之爲患而財用不流通之爲患是以富者日富貧者日貧日富則奢侈僭踰之弊生日貧則不惟煢獨鰥寡有無告之憂卽讀書士類資生無策有不暇治禮義之苦若此等者賑貸之所難周蠲免之所不及而實何一不在　聖心軫念之中惟是欲以有定之經費供無限之蠲施此固理與勢所難而欲於萬無可商之中求一通融補救之道則莫若裒多益寡以民養民之爲惠大而利溥也前者荷蒙　恩旨准留捐監事例以爲賑濟之用始則內部收銀今則外省收穀此誠通變宜民之善政也臣愚以爲此例專令收穀則捐輸不皆踴躍倉廩未卽充盈以之備荒而不足若稍有變通則捐輸充裕不惟賑濟有藉而其餘尚可沾溉困窮臣再四思維悉心推究則以專收穀石不如銀穀兼收之爲盡善也況銀穀兼收之例山東一省上年業已議准暫行若更推之各省則其效必可立覩臣敬爲我　皇上陳之收穀之便一其不便者四所謂便

者誠以本色收貯利於興發而不失足食之本意也臣思五穀之與金銀其爲利一而爲用不同夫穀有豐歉而金無盈絀銀有定數而穀無定價民間所出之穀止有此數若果係豐稔穀粟有餘乘時收貯以備水旱誠爲盡善若値穀少之時急公者購買上捐不惟穀價騰貴有損貧民而在倉多一石之儲卽在民少一石之食況時價先後不齊雖經議減之後捐者仍屬寥寥一不便也米穀不可久貯直省燥濕不同若陳陳相因霉爛可慮有用化爲無用二不便也倉穀交代盤量折耗不無賠累官吏視爲畏途隱致抑勒撓阻捐者裹足不前三不便也直省之田土不一江浙川廣爲產穀最多之鄉閩粵雲貴有食米不敷之處必欲一例徵取恐多此贏彼絀四不便也有此不便臣所以慮捐輸之不皆踴躍倉廩之未卽充盈以之備荒而不足者也今若概令銀穀兼收其便有五蓋捐輸一事有天時地利人事之不齊豐年則穀便歉歲則銀便此係於天時者穀多之鄉利於穀穀少之地利於銀此係於地利者力田之民利於穀逐末之民利於銀此係於人事者況捐穀尙有時價高下之不齊捐銀則貴賤多寡皆畫一此一便也有穀者不必易銀則穀多不至價賤以傷農有銀者不必易穀則穀少不至價貴以傷民銀穀任便輸納爭先倉廩必致充裕二便也捐賑理應用穀而飢民待哺維亟開倉饒運有需時日卽領穀到手尙須舂簸炊爨若捐項既足銀米兼賑餅餌立能果腹挾貲兼可謀生且賑一半之銀卽留一半之穀倉貯不致大虧三便也水旱告急事存呼吸例應一面奏

聞卽一面動帑惟是正項地方關係重大所司出納過謹災民遺漏堪虞若果銀米充足施展寬裕長吏不屯其膏窮民隱受其惠四便也倘銀穀兩收穀少而銀多則不妨移此地有餘之銀買別處有餘之穀以歉歲有餘之銀買豐年有餘之穀賤糴貴糶倉穀必豐并可濟常平之不及五便也至於各省藩庫爲貯備之根本若此例一行除穀石

仍收本色外所有全省賑項之銀均令解交藩庫通盤核算將應備賑濟之額儘數存留平時則酌量米穀之貴賤以供調度臨期則審視地方之緩急以資接濟以全省之入救一隅之災有疏通而無耗絀庶幾不虛我

皇上籌畫倉儲有備無患之至意若行之日久必有贏餘則各省農田水利之當興者及養濟育嬰諸務與鰥寡孤獨之無告者貧生不能餬口及有關學校書院之待給者均可酌量取資而以本省富戶之有餘濟本省貧民之不足盈虛相濟財用流通即凡賑貸難周蠲免不及之民從此無不均沾 聖澤惠而不費用而不竭此臣所謂稍爲變通則不惟賑濟有藉而可沾溉困窮冀少裨 聖主愛民足用之懷於萬一者也至部臣前議州縣收銀恐開虧空之端今令解交藩庫自可毋庸慮及又近日湖廣督臣鄂彌達奏請停止本色一概收銀已收監穀糶後毋庸買補經戶部議一概準收折色恐未補之倉儲足額無期臨時之購買轉運未便而已收之穀糶後不行買補倉儲日漸空虧均毋庸議伏查鄂彌達所奏欲將本色停止臣則爲銀穀必須兼收鄂彌達謂穀糶毋庸買補臣則謂銀多正便收糴意見似有不同並非現經議駁之條瀆陳 聖聽也

議覆積穀疏 雍正五年

雲貴總督鄂爾泰

臣按積穀一條據稱瑞州府所屬高安上高新昌三縣地方褊小民鮮蓋藏請於三邑常平倉外近水鄉村各設社倉於庫內支銀三千兩買穀存貯俟來歲夏初照時價每石減五分糶濟民食所糶穀價除歸原項外計得贏餘若干該縣造冊報府並布政司轉申巡撫咨部存案其贏餘之銀俟秋收添買穀石歲以爲常如此不數年而倉有餘穀庫無損帑倘行之果有裨益則凡產穀之處皆可通行不僅瑞州一府等語臣查此法行之

江西等處米穀出產最廣水路四通客販甚衆庫原有餘帑農原有餘粟貴糶賤糴上下交濟川陝未詳事屬可行但奉行不善於地方無益若通行他省更有勢不能者臣愚以爲欲行此事在得其人在得其地在酌其時請敬陳大畧凡州縣官皆民父母現銀買米誰不樂從然官不親買必假於吏胥發銀之時屑屑剋減收米之時事事需索是民間之米賣之民間者恒得常價賣之官府者什僅得八九及夏初出糶官減五分吏胥不敢不減而重戥輕升百姓實不敢不依雖大張告示嚴切曉諭百姓亦唯有甘自隱忍敢於告吏胥者百無一二本官方自以減價糶穀平斗便民殊不知百姓受累已多甚至串通客商盡賣向外省本地米價從此愈貴累民更甚此行之在得其人也各地產穀多寡不同水陸遠近亦異若或限以定額各支庫銀數千採買如常毋論如滇黔二省每州縣歲額多不及千百兩民間亦並無多穀難以照行即就江西一省論恐亦難一例臣前任江蘇深悉此弊止可濟以權宜不可著爲例額此行之在因其地也至於時有豐歉歲無盡登今於夏初之間以所買之穀減價糶出據數報部秋成買補設歲一不熟即使價增於前亦復無穀可買而倉儲虧空恐干參罰自必報荒求寬至來歲買補部議不允則官實受累部議若允則端不可開即半收半歉之歲穀不能賤而官必欲買補甚至勒賣而吏又四路搜括如同緝捕民間有穀不敢不賣而饔飧不繼勢且無以自給此行之在酌其時也得其人因其地酌其時庶幾有益不然即存七糶三之例法良意美而或屬員朦混上司因循將名爲糶官米名爲買官米實爲不肖官吏掩飾虧空捏稱民欠之資此弊各省皆然雲貴尤甚臣受事一年已知備細欲概行糾參則一經革職十無一完臣以錢糧爲重又不敢不稍有顧慮因嚴切開示仍倖爲不知密囑司道等勒限清還除調順甯府韓鍾業經臣前題參外現令完米者十有六七以銀抵米仍待買補者

十有八九俱限於閏三月內完抵臣看此輩習染深重終難振拔擬於限滿日通叅請　旨一概解任勒限完補限內全完者酌量開復逾限不完者革職治罪庶於事有濟亦於法無損但雲南萬里銓官赴任動須半載臨時委署亦難得多人懇祈　聖恩於記名賢員內府廳州縣預　命往十數員諸臣按缺委署分別題補則既無曠官自無廢事矣

請撥支以備購儲疏 乾隆六年

刑部侍郎周學健

奉
諭旨朕看州縣有司往往慮及霉變賠補以多積穀石為憂其如何酌量定例俾其從容不至賠補之處交與該部另議具奏欽此大哉　王言誠推恩羣情之隱而籌畫積貯之首務也夫常平積穀不去其累官者而欲倉儲之常盈而無虧庸可得乎累官之事莫如霉變與買補二者本年五月內臣在戶部侍郎時會同遵　旨議請將常平倉穀比照通倉准銷氣頭廒底之例行令各省督撫酌定成規已題明辦理在案是霉變一事將來可免賠累且繕修倉廒及時晒晾照例出易勤慎之員原可不致虧損此猶人力所能為也至於買補賠累則有非人力所及者春夏出糶當青黃不接之時米價必貴秋收新穀登場價值自必平賤似乎買補止有盈餘竟無不敷不知穀價之貴賤視乎年歲之豐歉如出糶之時遇歉價貴買補之時遇豐價賤則有盈餘或出糶與買補之時皆值歉收皆值豐收其價值約畧相等即有不敷尚屬無多若出糶之時則遇豐年價賤買補之時又值歉收價昂斯價值相懸不敷之數每以千計即出糶數少不敷價值者亦每至數百兩不等府州縣官歲給養廉有幾何能堪此賠累乎遇不肖之員派累里民短價領買勢所必至然派買一出而叅劾隨之處分及之矣府州縣官食祿　王朝積儲一事原應盡心辦理第倉儲不出陳易新致有霉變則

有賠補之嚴例出糶之後不依限買補致倉儲空虛則有買補遲延之叅處派買倉穀則有計贓治罪之科條如違功令則叅處不免欲全功名賠累何底焉得不視爲畏途惟冀積穀之少以省賠累之地乎乾隆二年戶部議定買補不敷准將通省糶價贏餘勻撥如再不敷准動存公銀兩撥補自此例一定買補之賠累少減迨至乾隆四年原任江西巡撫張渠因是年江省皆遇歉收價貴並無盈餘可以融補奏請停其撥補經部議定嗣後以本地之盈餘爲本地之撥補將通省融撥及公項撥補之處通行停止在案夫以通省之盈餘撥補通省之不敷則有盈餘之州縣固不容其冒銷侵隱無盈餘之州縣亦不致賠累偏枯事屬公平今以本地之盈餘爲本地之撥補設此一邑之中連遇出糶價貴買補價賤則雖有盈餘無煩動用矣其或連遇出糶價賤買補價貴則更無盈餘可以撥補矣況既定以本年撥補則上年所有盈餘不肖之員必百計浮開以圖侵冒上司因係本地撥補之項不甚愛惜聽其開銷彼上年並無盈餘者則又不准融撥勒令賠補是同一撥補盈餘以之勻撥通省則公而溥以之撥補本地則偏而私其理較然可覩也至於動支存公添補不敷之處必値該省皆係歉收價貴盈餘不敷然後動支若年豐穀賤則盈餘已敷撥補動支存公原非常有之事且查存公銀兩留爲辦理地方公事之需各直省如辦解物料不敷脚價及修理衙署等項皆得動支地方公事孰有大於積儲者而反不准動支亦覺輕重失宜如以勻撥盈餘添補存公恐經管倉儲之員恃有此例遂啓浮冒侵漁之漸獨不思州縣各官辦理之事何處不當稽核其浮冒防閑其侵漁斷無預料其浮冒侵漁遂可矯其弊而廢棄成法也如以買補之時價果昂貴原可咨明展限不知此例一開畏累之員羣起效尤止圖存價在庫矣天時之豐歉難以預料設或年復一年價仍昂貴不且盡倉儲之粟轉而爲存庫之價積儲竟爲虛設矣且上

年既因價貴停買下年春間必係價昂仍須平糶至秋成之時並買兩年之穀更覺艱難是價貴停買一事尤於積儲無益也以臣愚見欲倉儲之常盈必使官無賠累之苦欲使官無賠累之苦必當復通省撥補與動支存公之例方爲有裨仰請　皇上勅下該部定議通行各省將乾隆六年以前凡有穀價盈餘徹底查清解交司庫統俟下年買補時有不敷之處核實撥補如撥補有餘再留爲下年之用倘或不敷動支存公添補嗣後總以上年通省盈餘爲下年勻撥不敷之用其府州縣買穀還倉如有盈餘事竣之日卽解貯司庫另款收存報部查核倘府州縣有將盈餘銀兩任意侵那者嚴參治罪至於買補之時原應稽察其冒報侵漁之弊請責成道府確查本處市價按其買補月日核實准銷如有虛開捏報及道府等官不實力稽查虛應故事聽其冒捏者該督撫嚴參分別治罪議處如此則經管倉儲之員既免賠累之苦且除冒銷之端積儲自充民食有賴於足民之至計不無小補也